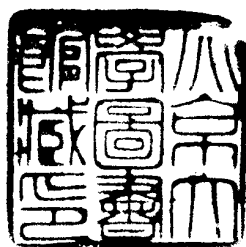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七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史部第一七一册目次

史部・地理類

天下郡國利病書不分卷（一）

〔清〕顧炎武撰

涵芬樓輯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手稿本

編印例言

一本書爲未成之稿原不分卷四庫總目一百卷坊刻一百二十卷黃氏題詞謂俱不足信並據原書面葉所標某省府決爲原分三十四册第十四册已佚今卽遵用原編册數其原闕者亦仍其舊

二原編册數未有次第黃氏定爲起自北直而蘇松常鎭江寧廬州安慶鳳寧徽滁徐揚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四川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交阯西南夷九邊四夷而止今卽從之以第先後

三原編册數厚薄不均且第十四册已闕循是分册數必間斷殊有未宜後人析爲六十册裝本亦嫌過薄今併附注及亭林年譜綱爲五十册冀稍勻整非於原編册數有所變更也

四原本由東河南二省起處各闕數葉黃氏就傳寫本各錄補錄今江西省篇帙獨少與傳寫本刻本相對闕形勝水利二篇雲南省亦闕形勝一篇貴州省闕總輿圖記疆域二篇今悉據傳寫本鈔補亦黃氏非敢僞爲補所當補意也

五顧氏自序言有得卽錄故每篇多自爲起訖書非原裝淩亂尤甚例如北直隸遼鎭形勢當與昌鎭形勝相接者原編乃誤隔十五葉湖廣省有宮殿名稱一篇當屬於承天府者原編乃誤置全省圖經之下葉旁編注號碼必後人改裝時所爲未敢認爲原定次第故均略爲訂正

六原稿隨手撮錄紙有餘幅亦往往廁入他文並非同出一書而性質又不相合者茲均別爲一葉但仍以類相從不令先後歧錯

七顧氏手稿多作蠅頭小楷密行細字驟視幾難辨析今攝照概加展放排比時原行過長者析一行爲數行過短者併數行爲一行

八校注之字或在行間或在上下闌外其爲添補遺漏塗改訛誤或於文義必須加入始能明曉者仍以原字或展放之字留於原位其在闌外者則移至行間適當之地其爲補充事實訂正疑異者無論文字多寡概作附注即於行間原位或其適當之地旁標注幾字樣另印附注一册以免擁擠兼便對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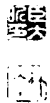
九附注編號每原編一册各爲起訖並記明所在葉數

十校注之字亦有非顧氏手書者編印附注不敢強爲分別黃氏謂某省某府以及備錄二字其爲亭林手書與否任人以字蹟辨之吾於校注亦云

十一校注之字大小原不一致攝照更見參差附注或用原字或用展放之字且紬自各册排列成行尤爲錯落不齊閱者鑒之

十二原稿塗改甚多除改筆加盖字身致攝照後點畫模胡難於辨認者間就所改修正外其餘悉仍原式以存眞相

原編册次

亭林先生博學通儒所撰述行世者皆有關於世道風俗非僅以談洽見長唯天下郡國利病書未有梨本外間傳寫以卷分析失其元第然猶珍為枕中之秘頃蕘圃孝廉購得傳是樓舊藏本卅四冊識是先生手蹟蠅頭小楷密比行間想見昔賢用心專勤不肎假手鈔胥故能卓然成一家言也蕘圃其善藏之壬子十月廿四日竹汀居士錢大昕題

乙卯春再閱於讀未見書齋其中仍不無出自鈔胥手者而朱筆校改皆先生手定予向所題識未免稍疏之之題年月並以自訟大昕又記

崑山顧亭林先生著作富矣予所見棊本惟左傳杜解補正九經誤字石經考金石文字記音學五書吳才老韻補正日知錄譎觚十事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京東考古錄救文格論雜著詩集文集數餘種而已其傳寫行世者自天下郡國利病書外不多見間讀其文集有天下郡國利病書序肇域志序竊疑兩書何以一存一佚書之顯晦殆有幸有不幸耶乾隆己酉九秋友人張秋塘以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稿示余共三十四冊蠅頭小楷密綴行間楮墨具有古氣秋塘謂余曰此亭林眞蹟也蓋寶之余留閱一夕至山東省見卷首部頁不全書中文義亦有殘闕遂掩卷既假而讎閱晨秋塘索書甚急因遂之然余猶不忍舍是書也往晤秋塘秋塘備述是書原委云是傳是樓舊物而徐後得諸顧、後歸諸王此書西澗自王蓮涇家蓋蓮涇奏藏書而健菴係亭林之甥其爲原稿無疑即有殘闕安知非即亭林序中所云亂後多有散佚者乎

重詢是書已歸蔣春皋處余方悔前此之不即歸之也閱歲至壬子春有五柳居書友携是書來余且驚且喜叩其故知以古帖從春皋易得方悟人各有所好春皋所好在古帖而是書不甚惜予所好在古書而是書得復來遂以白鏹數十金易之是書本數与蘇州府志藝文門所引子衍生曰今傳寫本三十四冊之說相合每本旁有小數自一至三十四惟缺第十四本茲之強分十五爲十四者定係後人僞作每本部頁標某省或某府字樣序次先後起自北直而蘇松常鎮江寧盧州安慶鳳寧徽滁徐揚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四川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交趾西南夷九邊四夷而止他省不分府南直獨分者蓋亭林稽隸南直紀載加詳與省府有上中下之別恐卷帙繁重故分分也每本有備錄字姑猶未得其解覆案肇域志序有云本行不盡則注之旁、文不盡則別爲一集曰備錄則此書與肇域志相出入亦未可知否则如利

病書序所云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為輿地之記一為利病之書兩書本合而存之與亞於府志載是書為一百卷而外間傳寫本又強分一百二十卷今觀原稿雖無卷次則分葉葉說俱不足信且各省先後傳寫本不復如原稿次第故取對自所不同即所缺缺第十四本或居十三本河南省之後而所鈔在河南或居十五本山東省省前而所缺在山東皆不得而知知也今十五本從新居淺云云起決非完書取傳寫本相對山東省有起訖數頁河南省亦於起處多兩頁余為錄入非敢偽為也亦補其所闕補耳他若每本部頁悉仍其舊至某省某府以及備錄二字其為亭林手書與否任人以字蹟辨辨可也本數多寡已分三十四為六十有原稿部頁別之仍可弗亂憶古來地理書何限地理書之不全而仍貴於世者又何限後魏酈道元之水經注唐李吉甫之元和郡縣志宋樂史史太平寰宇記王存之

元豐九域志元岳璘所修修一統志皆是也何嘗必求其全也哉向使如外間傳寫寫本強分卷數以託於全幾如無縫天衣已失廬山面目殊不思亭林自序中原以為初稿未即成完書也烏乎可余今得是書以還亭林林舊觀以正俗本本訛謬余有之抑豈惟余余幸耶敢不寶而藏之以俟後後能讀是書能用是書者

乾隆歲在元黓困敦陽月上弦前一日聽松軒主人書

崇禎十二年己卯十月纂輯

北直隸上

天下郡國利病書

備錄

序

崇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為輿地之記一為利病之書比遭兵火多有散佚亦或增補而其書本不曾先定義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勢民風與今不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藁存之篋中以待後之君子斟酌去取云爾

壬寅七月望日亭林山人書

晉書裴秀傳秀為司空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
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強牽引
漸以暗昧於是甄擿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
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
之藏於秘府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
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
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秘書既
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唯有漢氏輿地及括
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
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
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
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深入其岨文皇帝乃命

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
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
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
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
為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
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
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
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
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
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
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
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

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遠近之實
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
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
方之迥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周禮大司馬山名石
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
之名稱為能直路則周之九服亦止五千若隨山川屈曲則為方亦萬里

魏元忠傳有左史盩厔人江融撰九州設險
圖備載古今用兵成敗之事

元十七年十月辛未宰相賈耽上海內華夷圖及古今
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

耽嗜觀書老益勤尤悉地理凡四夷之使與
使四夷還者見之必從詢索風俗故天下地土區產山

究知之方吐蕃盛強盜有隴西異時州縣遠
近有司不復傳耽乃繪布隴右山南九州具載河所經受
洮湟甘涼屯鎮額籍道里廣狹山險水原
為別錄六篇河西戎錄四篇上之詔賜幣馬珍器又
十夷廣三丈從三丈三尺以寸為百里并撰古
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其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
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以朱刊落疏舛多所釐
正帝善之賜予加等或指圖問其邦人咸得其真又
元十道錄以貞觀分天下隸十道在景雲為
按察開元為採訪廢置升降備焉

晉書曹毗好地理學、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還者、必與之從容訊其山川土地之終始、是以九州之夷險、百蠻之土俗、區分指畫、備究源流、自吐蕃陷隴右積年、國家守於內地、舊時鎮戍、不可復知、耽乃畫隴右山南圖、兼黃河經界遠近、聚其說為書十卷、表獻曰、臣聞楚左史倚相能讀九丘、晉司空裴秀創為六體、九丘乃成賦之古經、六體則為圖之新意、臣雖愚昧、夙當師範、累蒙拔擢、遂忝台司、雖歷踐職任、誠多曠闕、而率土山川、不忘寤寐、其大圖外薄四海、內別九州、必藉精詳、乃可纂錄、見更纘集、續冀畢功、然而隴右一隅、久淪蕃寇、職方失其圖記、境土難以區分、輒扣採虞儀擬輿議、畫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等圖一軸、伏以洮湟舊壤、連接皆牧、來涼右地、控帶湖隴、岐路之偵候交通、軍鎮之備禦衝要、莫不匠意就實、依稀像真、如聖恩遣將、復邊新書、授律則畫慶之陵險在目、原會之封略可知、諸州諸軍、須論里數人額、諸山諸水、須言首尾源流、上不可備書、憑據必資記注、謹撰別錄六卷、又黃河為四瀆之宗、西戎乃群羌之帥、臣並研尋史牒、剪棄浮詞、鑒析闡知、編為四卷、通錄都成十卷、文義鄙朴、伏增悚、德宗覽之稱善、賜廐馬一匹、銀綵百匹、銀餅盤各一、至十七年、又撰成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獻之、曰、臣聞地以博厚載物、萬國棊布、海以委輸環外、百蠻繡錯、中夏則五服九州、殊俗則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昔毋丘出師、東銘不耐、甘英奉使、西抵條支、奄蔡乃大澤無涯、罽賓則懸度作險、或道理回遠、或名號改移、古來通儒、罕遍詳究、臣弱冠之歲、好聞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觀研考、垂三十年、絕域之比鄰、異蕃之習俗、梯山獻琛之路、乘舶來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訪求其居處、闤闠之行賈、戎

貊之遺老、莫不聽其言而掇其要、闤闠之瑣語、風謠之小說、亦收其是而芟其偽、然殷周以降、封略益明、承歷數者八家、渾區宇者五姓、聲教所及、惟唐為大、秦皇罷侯置守、長城起於臨洮、孝武部地開邊、障塞限於雞鹿、東漢則哀牢請吏、西晉則裨離結轍、隋室列四郡於果和海西、創三州於扶南江北、遼陽失律、因而棄之、高祖神堯皇帝、誕膺天命、奄有四方、太宗繼明重熙、柔遠能邇、踰太磧通道、北至仙娥、於骨利幹置玄闕州、高宗嗣守丕績、克廣前烈、遣單車賁詔、西越葱山、於波剌斯立疾陵府、中宗復配天之業、不失舊物、睿宗含先天之量、惟新永圖、玄宗以大孝清內、以無為理外、大宛騏騄、歲充內廐、與我師之窮兵黷武、豈同年哉、肅宗掃平氛祲、澗澤生人、代宗剗除殘孽、彝倫攸敘、伏惟皇帝陛下以上聖之姿、當太平之運、敦信明義、履信包元、惠養黎蒸、懷柔遐裔、故濟南貢麗水之金、漢北獻余吾之馬、玄化洋溢、率土霑濡、臣幼切磋於師友、長趨侍於軒墀、自揣孱愚、叨榮非據、鴻私莫荅、夙夜兢惶、去興元元年、伏奉進止、令臣修撰國圖、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出鎮東洛東郡、間以眾務、不遂專門、續用尚輶、婁愧彌切、近乃力竭衰病、思殫所聞見、叢於丹青、謹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纖縞、分百郡於作繢、宇宙雖廣、舒之不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以禹貢為首、外夷以班史發源、郡縣紀其增減、蕃落敘其衰盛、前地理書以黔州屬酉陽、今則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國為安息、今則改入康居、凡諸舛謬、悉從釐正、隴西北地、播棄永初之中、遼東樂浪、陷屈於建安之際、曹公棄陘北、晉氏遷江南、緣邊累經侵盜、故壇日致堙毀、

悉史櫛録、十得二三、今書搜補所獲太半、周禮職方以淄為幽州之浸、以華山為荊河之鎮、既有舛於禹貢、又不出於海內、多闕聞。兹謹散編次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今古殊文、執習簡易、庶學謝小成、才非博物、伏波之聚米開示、衆軍鄧侯之圖畫方知阨塞、企慕前哲、嘗所寄心、輒罄庸低、多慙紕繆、優詔吝之、賜錦綵二百匹、袍段六、錦帳二、銀餅盤各一、銀榼二、馬一匹、進封郡國公、

許州志。先鄧二泉為之新志、書盡攬入後事嘉靖已未知州林洪取許志重刻　寶為此志七年而成自言所閲經史諸書若干卷　李賓之作序稱二泉錄文章而不及其所自著　舊志于人物皆節略其本傳一人僅數語、殊不備終始。寶嘗以為史為天下作也、既用其詳、志為一州作也、反用其略、於事理當。故今備錄傳文、不敢擇繫

偏孟津志　志皆錄八景大略相類、似涉剽竊今去而不錄　凡引古必載出某書、以見考據。古物其見采所傳者並以本傳書之。近世則考舊志及故老所傳者載入　詩文不拘今古工者錄

古蹟所當存者不在此例　古碑文多剝落者從口　古今人物名宦及詩文　直書姓名、臨文不諱又必有關邑政者收之、如事繫一人一家、誌墓酬贈之詞、即出自名筆、載在通志者、不敢並存

旧不書政績、人物亦然、其見存者不立傳　德政碑不錄

因今之地志、敘山川與以興乎險夷、溺淺之用、載風俗無以興乎觀民、有方之資而壞則縣領民數一切不存者之廬墓、榭之廢址、達官貴人之殖基、詞人墨客流連光景之作、滿紙而是、此何以異於人之家籍、專記以為珍玩、為粧綴而租斂錢步、所以需服食之急者漫不足徵也、亦何取於登家也與

張淑學田古者列國志有史而天子之小史外史掌

之令考焉春秋所書田賦兵車禮樂會盟征伐祭
　　災異之屬是也天子巡狩則令太史陳詩以觀
民風而列國亦各采風以貢于天子故歎其詩而其民之
強弱勞佚疾苦居然可見古者簡方謂俗之義凡
以為民者此而後世郡縣之志特詳其城邑津梁公宇
之頃細爲夫淫僞者氏之宮避人驛客之綢繆家臣
族之墓名蹟封至於田賦所以保生民之休戚風俗所
　　崇之形而古之宦遊及其鄉先生之嘉言善行與
夫一方之兵革治亂及其天災流行之大或遠而不書或
　　詳今學士大夫無以考見焉予甚惜之孔子不云
乎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予非能志其
大也之蕪孔子之遺意而下據古列國之史之法詳擇其
綱紀要端均民利害者識之郡縣有司及夫采風者之至
而考之則於地方利病庶亦小補矣若其細者則簡略
尚多予不能無罪焉以俟後之君子覽而折衷焉
耀州志　官職有加領者如劉裕加領北雍州刺史是
也有遙領者如元魏王子炳升耀州觀察使是也實
皆不在其地如此類甚多皆不書　凡事涉　國與海
內兵有者不書　星野古以國論蓋指地廣遠矣今
志一州二縣小不書　國朝官師略以所聞見著其行
事其見任者不書　人物存者不錄其行事蓋君
子身後而事始定也

布政司名同府州縣者

河南　河南有河南府　廣西　廣西有廣西府　雲南　雲南有雲南府又有雲南縣屬大理府趙州

府名同州縣者

太平　府二南直廣西　州一廣西太平府　縣四南直寧國府山西平陽府浙江台州府四川夔州府

永寧　府一雲南　州三山西汾州府廣西桂林府貴州安南府　縣三北直延慶州江西吉安府河南河南府

南安　府一江西　州一雲南楚雄府　縣一福建泉州府

鎮遠　府一貴州　州一廣西太平府　縣一貴州鎮遠府

永平　府一北直　縣一雲南永昌府

興化　府一福建　縣一南直揚州府

西安　府一陝西　縣一浙江衢州府

保定　府一北直　縣一北直順天府

德安　府一湖廣　縣一江西九江府

順德　府一北直　縣一廣東廣州府

臨安　府一雲南　縣一浙江杭州府

建寧　府一福建　縣一福建邵武府

建昌　府一江西　縣一江西南康府

武定　府一雲南　州一山東濟南府

歸德　府一河南　州一廣西鎮安府

南康　府一江西　縣一江西南安府

平陽　府一山西　縣一浙江溫州府

南寧　府一廣西　縣一雲南曲靖府

思恩　府一廣西　縣一廣西慶遠府

鎮安　府一廣西　縣一陝西西安府

嘉興　府一浙江　縣一即屬

長沙　府一湖廣　縣一即屬

金華　府一浙江　縣一即屬

邵武　府一福建　縣一即屬

漢陽　府一湖廣　縣一即屬

大同　府一山西　縣一即屬

南昌　府一江西　縣一即屬

寧國　府一南直　縣一即屬

楚雄　府一雲南　縣一即屬

思明　府一廣西　州一即屬

平樂　府一廣西　縣一即屬

武昌　府一湖廣　縣一即屬

南陽　府一河南　縣一即屬

河間　府一北直　縣一即屬

大名　府一北直

廣平　府一北直　縣一即屬

太原　府一山西　縣一即屬

成都　府一四川　縣一即屬

襄陽　府一湖廣　縣一即屬

遵義　府一四川　縣一即屬

鳳陽　府一南直　縣一即屬

真定　府一北直

縣一即屬　銅仁府一貴州縣一即屬　鳳翔府一陜西縣一即屬　平涼府一陜西縣一即屬

州名同縣者

新寧州一廣西南寧府府一湖廣寶慶府縣三四川夔州廣東廣州府　永安州一廣西平樂府縣二福建延平府廣東惠州府　興安州一陜西漢中府縣二江西廣信府廣西桂林府　新興州一雲南澂江府縣一廣東肇慶府　寧海州一山東登州府縣一浙江台州府　威遠州一雲南縣一四川嘉定州　保安州一北直[illegible]府縣一陜西延安府　桂陽州一湖廣衡州府縣一湖廣郴州　安平州一廣西太平府縣一北直真定府　嘉定州一四川馬湖府縣一南直蘇州府　永康州一廣西太平府縣一浙江金華府　興國州一湖廣武昌府縣一江西贛州府　新化州一雲南臨安府縣一湖廣寶慶府　開州二北直大名府貴州貴陽府縣一四川夔州府　巴州一四川保寧府縣一四川重慶府　祁州一北直保定府縣一山西太原府　涇州一陜西平涼府縣一南直寧國府　萬州一廣東瓊州府縣一四川夔州府　安州一北直保定府縣一四川成都府　威州一四川成都府縣一北直廣平府　蒲州一縣一俱山西平陽府　絳州一山西平陽府縣一即屬　曹州一山東兗州府縣一即屬

州名同者

寧州三江西南昌府陜西慶陽府雲南臨安府　通州二北直順天府南直揚州府　趙州二北直真定府雲南大理府　忠州二四川重慶府廣西思明府　蘭州二陜西臨洮府雲南麗江府

縣名同者

新城四北直保定府浙江杭州府山東濟南府江西建昌府　新安三北直保定府河南河南府廣東廣州府　東安三北直順天府廣東羅定州湖廣永州府　安化三湖廣長沙府陜西慶陽府

貴州思南府　龍泉三浙江處州府江西吉安府貴州石阡府　定遠三南直鳳陽府雲南楚雄府四川重慶府　長寧三江西贛州府廣東惠州府四川敘州府　興寧二湖廣郴州廣東惠州府　咸寧二湖廣武昌府陜西西安府　寧鄉二湖廣長沙府山西汾州府　寧遠二湖廣永州府陜西鞏昌府　懷遠二南直鳳陽府廣西柳州府　安仁二江西饒州府湖廣衡州府　安定二陜西鞏昌府陜西延安府　樂安二江西撫州府山東青州府　樂平二山西太原府江西饒州府　長樂二福建福州府廣東惠州府　歸化二福建汀州府雲南雲南府　德化二江西九江府福建泉州府　昌化二浙江杭州府廣東瓊州府　廣昌二江西建昌府山西大同府　新昌二浙江紹興府江西瑞州府　永福二福建福州府廣西桂林府　永豐二江西吉安府江西廣信府　海豐二山東濟南府廣東惠州府　山陰二浙江紹興府山西大同府　山陽二南直淮安府陜西西安府　清河二北直廣平府南直淮安府　清平二山東東昌府貴州都勻府　鎮平二河南南陽府廣東潮州府　大寧二山西平陽府四川夔州府　太和二南直鳳陽府雲南大理府　華亭二南直松江府陜西平涼府　石城二江西贛州府廣東高州府　石泉二四川龍安府陜西漢中府　東鄉二江西撫州府四川夔州府　唐二北直保定府河南南陽府　桃源二南直淮安府湖廣常德府　三水二廣東廣州府陜西西安府　建德二南直池州府浙江嚴州府　會同二湖廣靖州廣東瓊州府　上林二廣西柳州府廣西田州

衛名同者

瀋陽六左右二衛在京中衛在遼東中屯衛在河間府右衛在和州中護衛在山西潞安府　永寧三一在延慶州永寧縣一在四川永寧宣撫司一在福建泉州府　安東三一在山東登州府文登縣一中屯

衛在山西大同府應州 一中護衛在陝西平涼府

蔚州二 一在山西大同府蔚州 一左衛在京

鎮海二 一在蘇州府太倉州 一在福建漳州府漳浦縣

永昌二 一隸陝西行都司 一在雲南永昌府

寧遠二 一隸遼東都司 一在湖廣永州府道州

衛名同千戶所者

通州衛三 一親軍 一左衛 一右衛俱在順天府通州 所一在揚州府通州

定海衛一在浙江寧波府定海縣 所一在福建福州府連江縣

靖海衛一在山東登州府文登縣 所一在廣東潮州府惠來縣

平海衛一在福建興化府 所一在廣東惠州府

海寧衛一在浙江嘉興府海鹽縣 所一在浙江杭州府海寧縣

海門衛一在浙江台州府 所一在廣東潮州府潮陽縣

海州衛一隸遼東都司 中前千戶所一在淮安府海州

永平衛一在永平府 前前千戶所後後千戶所各一在雲南永昌府永平縣

歸德衛一在河南歸德府 所一隸陝西河州衛

廣寧衛一并左右中等共九衛隸遼東都司 所一在廣東肇慶府廣寧縣

建昌衛一隸四川行都司 所一在江西建昌府

新安衛一在徽州府 所一在雲南臨安府蒙自縣

武平衛一在鳳陽府 所一在福建汀州府武平縣

金山衛一在松江府 所一在山東登州府寧海州

興化衛一在福建興化府 所一在揚州府興化縣

興武衛一在京 興武營千戶所一隸陝西寧夏衛

安南衛一 所一並隸貴州都司

靈山衛一在山東萊州府膠州 所一在廣東廉州府靈山縣

所名同者

安福二 一在江西吉安府安福縣 一隸湖廣九谿衛

海安二 一在浙江溫州府 一在廣東雷州府徐聞縣

永安二 一在福建延平府永安縣 一在廣東廉州府

廣安二 一在四川順慶府廣安州 一在湖廣郴州桂陽縣

衛名與府州縣同而非其地者

武功左右中三衛 親軍 陝西西安府有武功縣

永清左右衛 親軍 順天府有永清縣

濟陽衛 親軍 山東濟南府有濟陽縣

大興左衛 親軍 順天府有大興縣

彭城衛 親軍 徐州舊有彭城縣

大寧中前二衛 在京 山北舊有大寧城

鎮南衛 在京 雲南楚雄府有鎮南州

大同中屯衛 在河間府 山西有大同府

建陽衛 在太平府 福建建寧府有建陽縣

金鄉衛 在浙江溫州府 山東兗州府有金鄉縣

廣南衛 在雲南省城 本省有廣南府

永定衛 在湖廣岳州府 福建汀州府有永定縣

威遠衛 在山西大同府 雲南有威遠州 四川有威遠縣

清平衛 隸貴州都司 山東東昌府及本省並有清平縣

西寧衛 隸陝西行都司 廣東羅定州有西寧縣

所名與府州縣同而非其地者

鎮安 在雲南永昌府 廣西有鎮安府 陝西有鎮安縣

長寧 在湖廣荊州府 江西廣東四川各有長寧縣

大田 隸湖廣施州衛 福建延平府有大田縣

大城 在廣東潮州府 保定府有大城縣

萬安 在福建福州府 江西吉安府有萬安縣

寧津 在山東登州府文登縣 河間府有寧津縣

海陽 在山東登州府文登縣 廣東潮州府有海陽縣

寧化 在山西太原府靜樂縣 福建汀州府有寧化縣

王士性五岳游草

地脉　自昔以雍冀河洛為中國楚吳越為夷今聲名文物反以東南為盛大河南北不無少讓何容有云此天運循環地脉移動彼此乘除之理余謂是則然矣要知天地之所以乘除何以故自昔堪輿家皆云天下山川起崑崙分三龍入中國然不言三龍盛衰之故蓋龍神之行以水為断深山大谷豈足跡能偏惟問水則知山崑崙據地之中四傍山麓各入大荒外入中國者一東南支也其支又于塞外分三支左支環鹵庭陰山賀蘭入山西起大行數千里出為醫巫閭度遼海而止為北龍中循西番入趨岷山沿岷江左右出江右者包叙州而止江左者北去趨關中脉系大散關左渭右漢中出為終南太華下泰山起嵩高右轉荊山抱淮水

左落平原千里起太山入海為中龍右支出吐蕃之西下麗江趨雲南遶霑益貴竹關嶺而東去沅陵分其一由武岡出湘江西至武陵止又分其一由桂林海陽山過九疑衡山出湘江東趨匡廬止又分其一過庾嶺度草坪去黄山天目三吳止過庾嶺者又分仙霞關至閩止分衢為大盤山右下括蒼左去為天台四明度海止總為南龍宋儒乃謂南龍與中龍同出岷山沿江而分蓋宋盡大渡河為界而棄滇雲當時士夫游轍未至故不知而臆度之也今金沙江源出吐蕃犂牛河入滇下川江則已先于塞外隔断岷山矣故南龍不起岷山也古今王氣中龍最先發最盛而長北龍次之南龍向未發自宋南渡始發而久留其少間歇其新發者其當全盛何捷何以見其然也洪荒方闢伏羲都陳少昊都曲阜

顓頊都牧野周自后稷以來起岐山豐鎬生周公孔子秦又都關中漢又都之唐又都之宋又都汴故曰中龍先而久黄帝始起涿鹿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其後盡發于塞外獯鬻冒頓突厥契伏之王殺後遂金至元而亦入主中國故曰北龍次之吳越當太伯特猶然披髮文身楚入春秋尚為夷服孫吳司馬晉六朝稍稍王建康僅偏安一隅亦無百年之主至宋高南渡立國百餘年我　太祖方幾混一故曰南龍王方始也或謂雲貴東西廣皆南龍而獨盛於東南何曰雲貴兩廣皆行龍之地前不云乎南龍五支一止于武陵荊南一止于匡廬一止于天目三吳一止于越一止于閩咸逕江河湖海而止不前則必于其處湧躍潰出而不肯邊收宜今日東南之獨盛也然東南他日盛而久其勢未有不

轉而雲貴百粵如樹花先開必背木表其髓盛而花不盡者又轉而老幹内將溢而成萼薇桂等花皆然山川氣寧與花木異故中龍先陳先曲阜其後轉而關中北龍先涿鹿先晉陽後亦轉而塞外今南龍先吳楚閩越安得他日不轉而百粵鬼方也或謂齊魯亦中龍之委也乃周孔而後聖人王者不生意先輩秀顯所鍾多矣曰固然亦黄河流断其地脉故也河行周秦漢時俱河間入海河間者禹九河之間也故齊魯為中龍自隋煬帝幸江都引河入汴河徑委淮將齊魯地脉流隔尚得太山塞護海東王氣不絕故列侯將相英賢不乏而聖王不興意以是乎然則我　朝王氣何如曰興非前代之比前代龍氣王一支惟我　朝　鳳泗祖陵既鍾靈于中龍之滙留都王業又一統于南龍之委今　長安宮闕

陵寢人孕育于北龍之蹊無三大龍而有之安得不萬斯年也此
余于送徐山人序中已及之而未詳其說

形勝　自古郡國分治割裂茫乎無據惟我
造地設險要不易兩都乃　二祖創建神謨廟畫制盡善弗論如
出都門以西則晉中大行數千里亘其東洪河抱其西沙漠限其
北自然一省會也又西則關中河流與潼關界其東劍閣梁山阻
其南番虜踦其西北左渭右漢終南為宗亦自然一省會也轉而
南則蜀中層巒疊嶂環以四周沃野千里蹲其中岷江為經衆
水緯之咸從三峽一綫而出亦自然一省會也出峽而東則入楚
長江橫絡江南九水滙於洞庭江北諸流導於漢水然後入江沅
桂永吉袁寧諸山包其前荆山界其北亦自然一省會也又東則

江右左黃山右匡廬二龍咸自南來迤邐東西南三面環之衆水
皆出於本省浸於彭蠡一道以入于江去水來山長江負其後亦
自然一省會也五嶺以外為兩廣〻〻右又自為一局三江咸交于
蒼梧以東又分梅嶺以東自為一支以包乎北盡東海為閩皆大
海前遶之亦皆自然一省會也西南萬里滇中滇自為一國貴竹
綫路初本為滇之門戶後乃開設為省者非得已也牂牁烏撒諸
水散流湖北川東轄制非一蓋有由矣獨中原片土莽蕩數千里
無山不得不強畫野以經界之故雖陳以東鳳泗而北兗濟以南
人情土俗不甚差殊然兩河〻流中貫淮衛為輔大行在後荊山
在前泰山西峙嵩高中起亦自然一省會也山東以泰岱為宗其
於各省雖無高山大川之界然合齊魯為一原自周公太公之舊

疆也不入他郡邑矣惟兩浙兼吳越之分土山川風物迥乎不侔
浙西澤國無山俗靡而巧近蘇常以地原自吳也浙東負山枕海
其俗朴自甌越為一區矣兩都一統之業自　本朝始南都轉漕
為易文物為華車書所同似乎宗周北都大行天塹大海朝宗扼
夷虜之吭據戎馬之地似乎成周附龍江客問　○昔在龍城客有問余
黔中百粵風氣久不開者余曰江南諸省會雖咸多山然過作省
會處咸開大洋駐立人烟凝聚氣脉各有澤數停蓄諸水不徑射
流即如川中山纔離祖水尚源頭然猶開成都千里之沃野水雖
無瀦然全省群流總歸三峽一線故為西大省獨貴竹百粵山牽
群列隊向東而行粵西水好而山無開洋貴竹山劣而又無閒水
龍行不住郡邑皆立于山椒水瀆止為南龍過路之場尚無駐蹕

之地故粵西數千年閉塞雖與吳越閩廣同入中國不能同耀光
明也黔中槩可知已昔蒙恬被收自嘆曰吾築長城起臨洮負海
吾不無絕地脉哉宋徽宗時有人于汴城中夜步月偶鑑盆水驗
而歎曰天星不照地脉已絕此地不久當為胡虜矣此未可以堪
輿言少之

風土　南北寒暑以大河為界不甚相遠獨西南隅異如黔中則
多陰多雨滇中則乍雨乍日粵中則乍暖乍寒滇中則不寒不暖
黔中之陰雨以地在萬山之中山川出雲故晴霽時少語云天無
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也粵中之乍暖乍寒以土薄水淺陽氣盡洩
故頃時晴雨疊更裘葛兩用兼之林木薈蔚虺蛇噓吸烟霧繚橫
中之者謂之瘴癘宜也獨滇中風氣恩之不得其故要不甚熱冬

不甚寒、日則單夾、夜則衾絮、四時一也、夏日不甚長、冬日亦不甚短、余以刻漏按之、與曆書與中州各差刻餘、又鎮日咸西南風、、別不起東北、冬春風刮地揚塵、與江北同、即二三百里內、地之寒熱與穀種之先後懸絕、星淵地多海子、似天造地設以潤燥高之地、亘古不潰不堙、猶人之首上脉絡也、李月山謂其地去崑崙伊邇、勢極高而寒、以近南故寒燠半之、以極高故日出沒常受光先而入夜遲也、未知然否、河汝在江北、而暑月之熱反過吳越、蓋夏至日行天頂、嵩高之上、正對河汝、而吳越稍偏也、長沙乃衡岳之麓、洞庭鄂渚上流、而古稱卑濕、蓋其地咸黃土粘膩不漏、故溼氣凝聚、謂卑而濕者臆解耳、附龍江客問 ○客有問余廣右俗冷熱不以寒暑、而以晴雨、即土人亦不得其說、但知此中陽氣太洩、故多熱

而已、而不知其所以然、請以土薄水淺之云而申繹之、余曰此無他、特以地氣有厚薄疏密之故也、黃石地脉疏理疏則陽氣易於透露發洩、故自昔稱炎方、一至天晴日出、則地氣上蒸、如坐甑中、故雖隆冬、亦無異於春夏之日、然其地居萬山中、山皆拔起、純是岩石、無寸土之附、石氣本寒、今走廣右諸洞、深入里餘、雖六月披裘、亦戰慄不自持、氣使故也、一至天欲雨、則石山揄雲、氤氳油霧踵趾相失、咸挾石氣而升、出寒逼人、故雖盛暑亦無異于隆冬之時、及夫雲收雨止、日出氣蒸、乍熱乍寒、無冬無暑、皆以是故、或謂南中同此土也、廣右居交廣之內、陽氣反發洩過於彼土者何、蓋他處山少而廣右純山、山少者地土相粘、脉理本密、兼以地皆種植、尺寸不遺、地氣上升、多宣洩於五穀、又糞壅澆溉、地面肥饒、故

密而地氣不甚洩、廣右地氣盡拔為石山、則餘土皆盛業、已無石而疏理、又滿眼荒蕪、百里無人烟、十里無稼穡、土面不肥、穀氣不分、地氣無所發洩、安得不隨日上升、而散中于人之肌膚也、以是知寒暑之故、半出于天、半出于地、風光日色之寒暑出于天者也、氣候之寒暑出于地者也、地薄而理疏則氣升而多暑、地厚而理密則氣歛而多寒、非專為方隅南北之故也、向讀異域志、見陰山沙漠之北萬餘里、有其地四時皆春、草木不凋者、嘗疑其無有、極北愈寒、安得為是說也、乃今意誠有之、正為地各有厚薄疏密、其果不全係于天與南北方隅之故、與若謂寒暑盡出于天、則今高山峻嶺之上、漸近于天、漸遠于地、宜其多暑而無寒矣、何故山愈高而愈寒、豈非土石厚而地氣隅、故寒多亦其一驗

徐問百川考

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蓋地西北高東南下江海百川所聚海水周於地之四維其流東極氣盡故歸墟尾閭如沃焦釜北海路最遠至極盡處疑與天浮接也東夷女直為墨水韃靼之後國有長白山其巔有潭周八十里南流至遼東朝鮮國為鴨綠江南入於海北流為女直混同江經金會寧府達五國頭城北東入海西夷黑水出漢張掖郡雞山今甘州南至燉煌今肅州過三危界梁雍二州之間程子以為即西珥河與漢志葉榆澤相貫漢武開滇嶲(今雲南滇之)其地古有黑水舊祠而知之但今水渟瀦不入南海中原之水惟黃河來最遠攷禹貢註及諸儒說黃河一自于闐國葱嶺一自西吐蕃之崑崙山發源合流二萬一千三百餘里東北與積石河合屬漢金城郡西南羌中而至龍門河渠志一統志皆云出今西番朶甘衛西直四川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西北一千五百里有水從地湧出泓方七八十里高瞰之若星列俗傳為星海(石)尋滙為二大澤復瀦曰哈剌海東出曰赤賓河合忽蘭也里木二河東北流經崑崙山之南為九渡河水清騎可涉貫山中行西戎都會為細黃河水流已濁繞崑崙山之南折而東流合乞里馬出河復(繞)崑崙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屬陝西)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又東北出沙漠經三受降城東勝諸州又折而東南入冀州(今西境)凡九千餘里乃元學士蒲察篤實所窮歷而得之大學衍義補亦據此當以志為定禹治水時河從積石東北而南計三千里至龍門為西河冀州呂梁山石勢崇峻其流激震禹從呂梁北鑿龍門以殺水勢西因其廻流之性而導之又南而至華陰(在陝之中部縣)自南而東至底柱(在河南陝州之三門山)又東經孟津(在河南府孟津縣)過洛汭(首縣)至于大伾(大名府濬縣之山)北過洚水(在真定府冀州北趙深州)至于大陸(今屬真定中山郡趙州深州三州之地)北分其勢播分為九河復同聚一處為逆河蓋迎之以入于海簡絜

一水先儒誤分而二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徒駭等河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海豐甶寧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在河南延津縣至滎陽諸縣大名清豐一帶延亘千里)武帝時溢平原(屬德州)徙頓丘(今清豐縣)又決濮陽瓠子口(開州河界)注鉅野(屬濟寧州即大野)通淮泗(南河淮入與泗始通)元帝時決館陶(今屬大名舊高唐州)又決清河靈鳴犢口(今屬清河郡)成帝時決東郡金隄決平原溢渤海清河(高唐一帶州)信都(今冀州界)唐玄宗時決博州(今東昌)溢魏州(今大名)冀州五代時決鄆州(今鄆城縣)博之楊劉(今東平之東阿縣楊劉鎮)滑之魚池宋太祖時決東平之竹村開封之陽武大名之靈河澶淵太宗時決溫縣滎澤頓丘泛於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今徐州即)入于淮(自河北入淮之始)真宗時決鄆及武定州尋溢滑澶濮曹鄆諸州邑浮於徐濟而東入淮仁宗時決開州館陶神宗時決冀州棗強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海南渡後河上流諸郡為金所據金獨受河患其亡也始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今南直隸亳壽蒙城懷遠之間)元時決衛輝之新鄉開封之陽武杞縣之蒲口滎澤之塔海莊歸德封丘諸界其臣建議疏塞若今會通河乃世祖所開以通漕運隨時救敝而已當時九河逆河故道久已淪入于海滄州接平州程子以為正南山有名碣石者在海中去岸五百里今平原有馬頰河形存沙渠其跡尚可攷大伾之北不行矣我朝洪武中決陽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南至頓城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故道從淤永樂中疏濬稍引支流自金龍口入臨清會通河正統間又決滎陽天順間決祥符弘治間分流為二一自祥符經歸德至徐邳入淮一自判黃陵岡經曹濮達張秋鎮入海尋命重臣治築黃陵岡等口以塞張秋乃疏為二流一鑿熒澤孫家渡至朱仙鎮經扶溝通許壽潁諸州邑合渦河至下鳳陽亳州達淮一疏賈魯舊河由曹州出徐沛以通運河合淮俱入于海正德間決曹縣者再嘉

靖閒河歲為兗患屢遣重臣治末底績盜溢於金鄉魚臺出沛縣之飛雲橋南下徐邳十三年復塞由新開趙皮寨口盛流合渦河入淮故道今始復矣雍州之水自西近塞內玉門關至蘭州北東至華陰穿黃河繞帶又有弱涓涇汭漆沮灃諸水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張掖郡　丹縣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餘波入于流沙涇出平涼府岍頭山經西安府邠州涇陽至馮翊陽陵縣(今高陵縣)入渭渭出渭源縣鳥鼠山西北谷流入咸陽南至華陰入河汭出隴州弦蒲藪入涇漆出扶風古漆縣北經同官至耀州南合沮沮自方州昇平縣北子午嶺(今延安府宜君縣)出富平縣合漆灃出扶風鄠縣終南山亦東至咸陽俱合渭同入於河冀州之水黃河自陝西西北來經古蒲汾平之間又有汾衛漳恒衛沁諸水祭傳以汾出山西太原靜樂縣太岳山(今霍山)至平陽府靈石縣東入河漳水二一出上黨之沾縣大黽谷(太原府樂平縣)名為清漳一出上黨之長子縣發鳩山(屬潞州今改潞安府)名為濁漳即衛水(俱東北流至河間阜城東光縣入海)恒水出真定之曲陽縣東入滋水至保定之高陽縣入易水泜氏以西南流至真定行唐縣東流入滋水南流入衛水衛出真定靈壽縣東至滹沱河恒在陝西者出吐谷渾界入臨洮因名洮水入于黃河在真定者出衛輝府輝縣滙水出渾源州恒山南流入真定之定州至保定高陽合易水易出代州經保定之易州安州至高陽下與曹徐滋沙諸河合至雄縣南為九滋河過直沽入海滋則出大同府之靈丘縣迴山經真保之行唐無極深澤諸縣東南流滹沱河出鴈門代州東流從真定至東鹿深州青縣合輝縣之衛河俱入于海北京之水曰玉河出玉泉山經大內出都城注大通河至白河與盧溝河合盧溝河出大同府桑乾經太行山入今順天宛平縣界出盧溝橋東南至看丹口分兩流一至通州入白河一經固安武清縣至直沽與衛河合分南北入海白河出密雲流入通州與盧溝河潞河合潞河自塞外丹花嶺分流合螺山鮑丘諸

水為東西二河俱合流入海沁水發太行山東北經輝縣合衛河入運又東南流下徐呂二洪合黃河入淮豫州之水黃河自山西蒲州平陸入境經河南之閿鄉靈寶陝澠池新安濟源孟津孟鞏(溫)汜水武涉河陰原武滎澤陽武中牟祥符尉氏陳留通許杞太康睢寧歸德諸州縣至南直隸鳳陽亳縣合馬腸河城西北合渦河其支流有四大縣交錯於祥符尉氏扶溝商水項城通許太康與南直隸壽州朱仙鎮之間(溫)或兗州出沛或合渦河入淮又有伊洛瀍澗滎渡孟豬濟衛淮諸水伊出盧氏縣東南(書傳以出熊耳)(北山在盧氏之西南悠談)入於洛洛出陝西冢嶺山亦經洛陽縣瀍出洛陽穀城山澗出澠池白石山經新安縣皆會於洛合流至鞏縣入河濟即沇水出懷慶府濟源縣王屋山二源分東西流歷虢公臺至溫縣入河復出其南溢而為滎(即滎澤)東出于陶丘之北(在館陶縣)又東至于菏(在今曹州地已涸)東北會于汶(即今汶上縣)又北東入于海渡為洛水別流孟豬在虞城西北濟之別流衛出河南衛輝府輝縣從大名之內黃濬縣出與滹沱淇漳諸水合臨清之會通河北流至直沽淮出唐縣東南經桐柏山潛流三十里復東出經汝信東流會沂泗俱入海兗州之水其地最下今曹魚為黃河下流又有濟漯濼雷夏濰沮汶泗淄濰濟出河南濟源漯出濟南之長山縣長白山西北流經章丘新城諸界濼出歷城縣入濟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濰沮二水之別流自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濰東入于泗泗出兗州之泗水縣陪尾山經曲阜至濟寧分流南入徐州北入會通河又出鉅野受沛水下流於朧即沮水汶有三源至泰安州靜封鎮合而為一經寧陽平陰汶上又西至東平州注于濟經東阿濟寧入會通河淄水出今青州萊蕪縣原山達臨淄東至壽光濰水出瑯邪郡(今諸城縣)經高密昌邑濰縣東北俱入海荊州之水其澤藪曰雲夢跨江南北八百里又有江漢川九江沱潛江水發源於梁州四川之岷山青城諸山之陽出今茂州汶川縣東別為沱經敘瀘重夔

入瞿峽過巫山出湖廣夷陵州荊州至于東陵(岳州府巴陵縣)合洞庭過漢陽府合漢水至黄州江西九江府合彭蠡(鄱陽湖口)經安慶池州太平應天諸府儀真通州入海漢出陝西漢中嶓冢山之下始為氐道縣東源漾水東至武都為漢過武東(今武都縣皆)中州為滄浪之水過三澨(即郢州今承天府)至于大別山(今漢川)入江經黄州九江合鄱湖諸水同趨入海九江孔氏以為潯陽非是沅辰漵元敘酉澧資湘九水是為九江皆合于洞庭過巴陵合川水入武昌合漢水東南下入揚子江衛北岸甚急與江水俱入于海揚州之水北至於淮東南至於海東合江西江東諸水經豫章之南贛汀吉合衡永長沙別派入袁州出臨江會贛水入洪都(今瑞洪)所聚饒撫信南康諸水於鄱陽(今江西九江府)蓋名棋入口處與前江漢諸水同趨建康(今南京)蓋諸方水道所湊東南合蘇松常三郡水滙而為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又吐納宣歙金壇宜興兆滆湖同百瀆西來衆水而下溢為三江吳江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去吳松江七十里分東北流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其常之靖江則接建康之水入海北為江北通泰至海門縣而入海所謂江漢朝宗者也為時江淮未通賦泝于海至吳夫差與晉會盟黄池始開蘇之邗溝今為運河自常之孟瀆鎮之京口以通于江江自揚之儀真亦開溝以通于淮隋因廣之今貢賦皆自江淮以達于京師也二廣古百粵漢交州部廣西之水一曰灕江源出海陽山南流五里與永州湘水北分為二故曰灕又名桂江合癸水至桂林城下合相思江入昭潭今平樂府會平當樂荔臨賀諸水至梧州為府　一曰左江又名藤江發源交趾至古邕州今思明府經容縣合容江經藤縣合繡江經南寧之合江鎮與右江合入橫州又名鬱江一曰右江又曰黔江源出雲南廣南府之富州西洋江入廣西田州經象州(今柳州)合柳江至南寧府之合江鎮與左江合二江合入潯州大藤峽出為潯江貴州古羅施鬼國其水曰盤江源出四川烏撒府普

暢寨東經古即地又為黔中隸牂牁關(今普安州)東北下流入安南衛經廣西泗城州入慶遠府烏泥江下合柳江即為右江以上三江分合為二入梧州大江即漢武使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是也西流經廣東封川德慶合肇慶之端溪江又名西江至番禺流入于南海廣東省之東南皆大海其水一出惠州博羅縣西流者為東江一出江西大庾嶺即梅嶺者為湞水漢武時楊僕為樓船將軍擊南越出豫章下湞水是也至韶之英德為湞陽峽一出湖廣郴州經武岡南入南雄之樂昌為武水又南為湞水合而為曲江過三水縣與西江合即漢謂牂牁江也皆合至於南海縣入于海雲南古西南夷僰爨地其水曰滇池周五百餘里出激江嵩明盤龍等江九十九泉源廣末狹若倒流者故云滇漢武欲伐滇國於長安穿昆明池象滇以習水戰故亦以為昆明誤也大理之葉榆河即西洱海及瀾滄諸江其流不出本省惟廣南西洋江則由廣西經右江入于海其四海之水北海極遠不可徵東北至於朝鮮東至於登萊東南至於閩浙島夷日本琉球南至交廣瓊厓又南至於安南占城真臘等夷國而西南至於交趾云

楊升菴集子虚相楚〻子享〻賦吉日王以田江南〻夢注楚〻雲夢跨江南北地故有南夢有北夢五代孫光憲號北夢本此潞水有南潞北潞北潞在琅邪雲門南潞在九疑零陵冀州〻潞田潞有東潞西潞東潞今〻張家灣潞河驛西潞山西〻上黨也東陽今〻金華西陽今〻黄州山海經注東甌今〻水嘉在岐海中西甌即閩越今〻建安亦在岐海中山有東吳西吳西頭吳山在湖州水有東漢西漢蜀有上雒下雒上雒新都下雒中江庸有上庸下庸上庸金州下庸夔州

燕京論　　周弘祖

燕京辰山帶海、有金湯之固、真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荊、山海、喜峰、古北、黄花、險阨尤著、故薊州保定重兵屯焉、自山後諸州棄以與虜、則居庸之外、即宣府為藩鎮、廣平以南、水陸畢會于臨清、而天津又海運通衢也、其防禦之勢、山西行都司當其衝、萬全都司護其背、大寧都司藏其備、薊州守備斷其徑、萬全都司一衛一所嵌山西行都之境、大寧都司五衛一所嵌薊州守備之境、以為夾持之法、○以為應遠之兵、大寧都司五衛一所、秦漢備邊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為綫、我　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為綫、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綫東北也、　神京以遼東為左臂、宣大為右臂、古北口、永寧居庸、為腦後、遼東限以山海、宣大隔之居庸、惟大寧淪失、　天壽與異域為隣、宣府與遼東隔絶、腦後之防、蓋甚疎矣、說者欲規復大寧、此豈可易言哉、養威蓄鋭、觀釁俟時、可也、其他如遂城西北之牟山、保州西北之栢山、保安之八角口、定州之北岩與夫石㽞銀坊治山等處、皆臨制中原之道、然山川形勢、與京都大足向背、苟屯兵聚衆、必死、以守未易當也、此外自安順東至任丘二十里、川塹溝瀆葦泉縱横地類天牢、又東北至雄州三十里、又東至霸州七十里、又東抵海口、營田圩岸、集水於寧、地類天牢、又自順安至安肅約五十里、葦草叢茂、地類天羅、凡此皆兵家所忌、遇澇更盛、未易進矣、乃建東徐淮臨德之間、似當練兵儲將、可備緩急、遣發無徒藉手于北可也、

京都形勢説　勞堪

本朝之都燕也蓋與古不同稍雜于周漢而大勝于東漢趙宋矣夫周漢建都西北地資建瓴之險人藉風氣之勁天下莫之競爲東漢宅雒已失全勢宋人捐燕雲則又無限胡之防故卒不能爲守我　朝都燕雖風氣之稟士馬之強不及周漢然據險防胡居外馭內其視周漢一也故自其常論之則　京後爲最急宣大次之遼東次之陝西又次之去　京有遠近也夫　京師爲最急則大寧之內徙三衛之盤據不可不講也宣大次之則獨石之孤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也講大寧則宣薊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講豐勝則山陝有交應而甘肅之左臂伸此立國之宏規保安之上畫也而永樂宣德之間但知兀良哈之試款開平之艱遠豐勝之丁口不立甘心棄土畧不顧惜得非往事之恨乎自其變論之則大寧不可復而　京後之重垣宜設宣遼不可合而花當朶顏之交搆宜防開平東勝已淪異域而宣大之士馬不可一日忘戰而成化弘治之間但知火篩之通貢山海之征商宣大之鑿塹築敵臺　京後之防一不措之籌策又非往事之恨乎夫始也藉開創之威東斥大寧西闢豐勝無難也繼也藉生養之富大垣　京後盛兵宣大無難也時日因循不以爲意愉玩既久孳孽乃生虜犯太原則增忻代澤潞之兵而東寧雁之塞虜犯洪蔚廣昌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夫阻太原之寇在力戰于大同偏頭之間恤洪蔚之擾當不忘乎潮河川黃花鎮之備增忻代澤潞之兵則是支急弛東北之防則發輔震近畿之經營得徼亦有過乎嗟夫白刃在前不顧流矢虜皖目宣大矣垣宣大可也明哲所燭防患未然固垣宣大而併垣　京後亦可也積薪必燃防川必決以宣大爲餌而先垣　京後亦可也悉力宣大置　京後不講則所謂輕重緩急之間失權多矣於戲往有恨無能追也近有過亦幸無大失也今宣大之垣役告成而隆永之荼毒極慘慄矣大城　京後以真金湯宣大以戰而爲守　京後以守而爲戰宣大過秋則東塞餘時有人與之戰　京後有警則東塞餘時分爲番休以習禁軍之勞逸斯皆所謂即體酌用備形勢之道也

燕譚　范守已

輟耕錄云、元初有望氣者言、其地某山有天子氣、金主謂元主曰、請以某山歸我、元主許之、金乃發卒十餘萬、一夕鑿其山、輦致于燕、置于北郭外、及元得燕京、改築城郭、其山遂在大內後、于山上建蓬萊仁智諸殿、為遊觀之所、據此則今禁中萬歲山是也、在金為郭外地、則金之城邑、當在今都城南矣、乃北安門內有蕭太后樓、考其地、又在山西地、豈遼之都邑在金城北邪、不知還山石時有此樓否、有則不應棄于野外、若先無而後構、則非遼氏故物矣、曰蕭太后粧樓也、

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其上、以延天下士、梁任昉曰、臺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為賢士臺、亦為招賢臺、案史記、昭王為隗改築宮、師事之、新序亦言築宮、不云築臺、至後漢孔融、始言昭王築臺以延隗、不知何據、然亦不言金臺也、酈道元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黃金臺、言金言臺、不言在燕王城中、今都城東南十有六里有黃金臺、後人偽為爾、

都穆遊西山記曰、甕山之陽有元耶律楚材墓、其西數百步有玉泉山、金章宗嘗建行宮、今廢、山北質鑿石為螭頭、出泉潴為池、所謂玉泉東流入湖、經大內、注都城東南入大通河、案金史、宛平縣有玉泉山行宮、玉泉之名、其來久矣、

李西涯云、西湖方十餘里、有山趾、其涯曰甕山、其寺曰圓靜、又三里為功德寺、其南路盡、乃有玉泉、散為溪池、池上有亭宣廟巡幸駐蹕處、又一里為華嚴寺、又二十里為香山、樓宇臺殿、與石高下、其絕頂勝甕山、其泉勝玉泉、案金李晏有碑云、西山蒼蒼、上干雲霄、重岡疊翠、來朝皇闕、中有古道場曰香山、上有二大石、狀如香爐蝦蟆、有泉自山腹下注溪谷、亦號小清涼、是香山之勝、亦非一日矣、

蘆溝、或謂為盧溝、即盧龍之水、案水經注、㶟水東逕下洛縣故城南、又東左得于延水、又東過涿鹿縣北、南至馬陘山、謂之落馬河、又南入山、瀑布飛梁、縣河注壑、湍瀨十丈許、謂之落馬洪、自南出山、謂之清泉河、又東南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又東逕廣陽薊縣南、又東與洗馬溝水合、又東南高梁之水注焉、又東至漁陽雍奴縣、入于笥溝、魏氏土地記曰、清泉河上承桑乾河、東流與潞河合、考之水經、㶟水與桑乾異源同流、又會如渾水合為一河、遶山而東、別名清泉河、是蘆溝之本名也、其稱蘆溝者、以至宛平縣境內、從葫蘆溝東南入潞故爾、

昌平志云、高梁河自并州黃河之別源、東逕州治沙澗、又東南逕高梁店、入都城海子、案水經注、高梁水出薊城西北平地泉、東注逕燕王陵北、又東逕薊城北、又東南流入㶟水、魏氏土地記曰、薊東一十里有高梁之水、是高梁水不出并州也、況志云黃河之別源乎、

詩韓奕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朱傳謂為陝西韓城縣、水經注云、聖水東過良鄉縣南、又東過長鄉縣北、又東逕長興城南、又東逕方城縣故城、又東南逕韓城東、詩所謂溥彼韓城者也、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城、世謂寒號非也、觀此、則非陝西之韓城矣、水經注又云、㶟水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涿郡亦有梁山也、詩所謂奕奕梁山、正指此言之矣、不然、馮翊去燕二千餘里、燕師曷得遠離鄉土、築城于彼邪、必不爾耳、

世言易州有涿水、余每過保定北、不知何爲涿水、及查水經言巨馬水出代郡廣昌縣涞山、注云、卽涞水也、東逕迺縣、又東南逕容城縣北、督亢溝水注之、督亢溝受涞水、出涞谷、東南逕迺北、又東逕涿縣樓桑里南、又東逕督亢澤、苞方城縣、謂之督亢水、又南謂之白溝水、南逕廣陽亭西、又南入于巨馬水、則今之白溝河、其涞水之枝流也、涞水正流自涞谷西南出、漸徼不復成川、至迺縣北重源再發、結爲長潭、謂之渠水、亦名巨馬水、又東南逕范陽縣故城北、易水注之、易水出涿郡故安縣西山寬中谷、歷武夫關東出、是兼武水之稱、故燕之下都擅名武陽矣、又東逕故安城南、謂之故安河、又東過范陽縣故城東、與濡水合、亂流入涞、自是易水與諸水互攝通稱、東逕容城縣故城北、渾濤東注、至平舒縣、與代之易水合、代之易水出代郡廣昌縣東南郎山、東逕西故安城、又東南過武遂縣南、新城縣北、又東范陽陂水入之、范陽陂南通梁門淀、東南流注易、謂之范水、易水自下有范水通目、又東逕范陽縣故城南、又東逕容城縣故城南、王莽更名深澤矣、又東逕渾渥城南、東合滱水、自下滱易通稱矣、又東逕易縣南太子丹祖荊軻處、又東至文安縣、與虖池合、是謂之南易、至平舒縣、與北易合、東逕東州縣、東南入于海、是涿水與二易水異源同委、通名互稱矣、今之流離河、疑卽北易、而南易在新城縣北、下經深澤大安、疑今之糾梁河也、

穀山筆麈

唐都長安、每有寇盜、輒爲出奔之舉、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國、祇幸有蜀也、長安之地、天府四塞、辟如堂之有室、蜀以膏沃之土、處其閫閾、辟如室之有奥、風雨晦明、有所依而蔽焉、蓋自秦漢以來、已蜀爲外府、而唐卒賴以不亡、斯其效矣、今日燕京之形、辟如負扆端拱、坐於堂皇之上、而面面臨天下、形勝則甚偉矣、然而勢有所不足者、有堂而無室、況奥窔之閫邪、

金虜卽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卽金人來路也、此數關皆天造地設、以爲華夷之限、今皆在京師之背、若負扆然、可謂天險矣、金坡關卽紫荆關、榆關卽山海、松亭不知所在、

三國時、遼西烏桓以袁尚兄弟入塞、曹操將討之、乃鑿二渠以通運、一自滹沱入泒水、謂之平虜渠、一自泃口入潞河、謂之泉州渠、以通海運、說文、泒水出雁門葰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水經、泃水出無終西山、西北流至平谷、又南流入於潞河、又東合泉州渠口、曹操所築也、渠東至樂安亭南、与濾水合入海、按二

水當時通漕以制遼左、所謂平虜渠者、在今都城之南、疑即滹沱入遼處也、惟泉州渠乃在京北、而東入遼海、不知定在何處、若因其遺迹通之、以饋平虜遼西、亦一便也、泉州故城在幽州雍奴、

王嘉謨北山遊記

自高梁橋水、度至白浮甕山、出薊縣、竟甕山斜芥百望是山也、西阻西湖、神山廟若皆草為、北通燕平、蘊叢嶂巍、背而去者百里、猶見其峰焉、是宜未泰山之陽有祠焉、高十五丈、登之可以望京師、可以觀東澱、出百望十里為長樂河、河水不甚深而駛、又北二里為玉斗潭、潭其圓僅丈、窈草覆之、深不可測、或云是有物焉、有雨牛觸而飲者于潭、輒不可得、又北十里為灌石、駐蹕山在焉、其山長、西北袤凡二十里、石皆壁立、高可十餘丈、峰皆欹危、如墜如挽、前臨平川、一望無際、狐狸時藏、猿鳥悲號、行者慄慄、西望白虎跡、深若天井、湛碧難盡、山之上有臺、是名掛雲、金章宗嘗駐焉、登臺而嘯、超石而歎、下而觀于野、蓋燎而獵焉、子其首長大人擊鼓、從而自擊也、乃歎曰、美哉矣而誰見之、山下石林石室俱存、山之西有洞、是名寒崖、勢殊異、逕中多異草奇石、灌木隨風揚芬、四望則惟北多世云、章宗之成也、上自秋村、游于渾河、是嘗駐蹕、自駐蹕而北、皆崇山也、連綿層匝、又砂礫是綠嶺間、白石斬斬、春夏雨漲、則成巨渎、然亦不竟、又北二十里許迤從西折、斜入南谷、有毀焉、是名淸涼園、園之南有山焉、是名相思、是山也、幽曠多藤蔓、有果蔬、山隘而為坎、有池焉、灑洌如露、是名露池、有北丘一人、上人敬事之、自園而出、舟由是渠西十里許為高崖、崖下有泉、流其然、四面皆山、蔚洞森蕭、幽如也、又西北十里許為清水澗、是澗也、兩山如門、行可二十里、山皆奇峭巍峩、山中飛泉瀑瀑、或決地、或分流、深汩樹木之間、推激巖崖之穴、青如亂髮、白如吹絮、仰視重峰、時有孤石之搖搖、沉黯迷離、天氣自晴、崖間百合忍冬棠杜千蝙相思郁李黃精康衣之屬、參味扶芳、爍紅隕翠、飛沫擊枝、墜而復起、新賞今滿、落而不聚、奇禽異羽、嚶嚶滿耳、為栗雖罔、備其岩穴、

山房之東，事勝之屯，半算隨風，泝流而行，高高真積有嶺，直石一斷人西里許，山益峻，有蘭若二焉，上曰松陰，下曰金壁，其上猶多松。今把而數人者有三，模遊者萬計，登之而望，則大山屏張，豁然斜開，則金壁在焉。金壁下控大巖，巖吐百穴，溜而為湖，決而東流，是為清水之源。迤邐以東，下山行坂而南，翁然紅艳，萬松有光，有陘焉，曰六十，屈折汙衍，黃崖白沙之間，可六十折，舟由是集。又西，有陘曰十八盤，懸壇如金，鬱勃而立，狹可容人，可十八折，登顧徘徊，西則極立夾持，不暇停足，俯視斜行洪枝，匝藤蘿而舞蹈在者，深深真極，旁睨則北山最一陰一陽，關隘孤日，含濡雲彩，山之上平衍，西五里有嶺焉，是曰長城，若懸高峽，下視前坂，其巔丸礫縱橫，嶺有雜環，剝蝕流巻，是曰秦皇之址。有泉出焉，是曰馬跑。其根覆之，背將矣。又西二里有臺焉，是曰了思。衛可二畝，高可數仞，沙顛匝之，椒桯柵柏之木，宛相撲。登之可望，四方斗絕，有足懷者。下臺而西，又十里，皆峻嶺也。牌為中路，嚴之西，閑如樹如障，如層構深藏，如音另饕桌花實齊秀，風泉拉塑，遼闊伐木，嶔嶔岩深，有嶺焉，是曰灰嶺，陰特倚于長城，石如蛤殼，無樹木，大石磋磋，吹籟楊塵，則紛落而起，百里可見，了了如掌，隆口如觚瓴，一線孤懸，瑩然通川，下山有城焉，是曰鎮邊之廢邑。又西八里許，有城焉，是曰鋼邊，西旁皆山，關之。其南曰碧霞之山，曰通朝之山，其北曰鳳楊之山，曰浮洛之山，有湖焉，小而深，在碧霞之巔，圍結不見，每多其草，中有赤鯉，留尺，春夏之交，山水增流，則湖益清可鑒，是曰合觀之湖。鎮邊，嚴邑也，居人僅可百數，地寒不能五穀，五方皆瀛不甘，兵雜其間，狡猾難治。西十里有堠，曰唐年，背據大山，下視懷來，烟波奇麗，足為天險，櫓堞周濱，迦濠軍械精，睨橫嶺而斜界居庸，可甲燕平鎮邊廢邑，其南皆山也，中為衢路，其東曰六華之

巖，其西曰小神之山，曰青利之山，巖分形如六葉，其第四巖有洞焉，蕭深藏士人夜登之，取石為恩有僕鶴飛鳴，是為鳴鶴之洞，南可十里，有煞焉，曰長峪，又西五里，有巖曰隱勝，又曰歷皇，上有蘭若焉，是山也，戚斜阻絕，抵此而窮，曰南環匝，山可三十丈，磴道半之，登之每顧，則山形變，蘭若巳地，然蟠結秀聳，下視三山，側側欲合，東望長峪蔚然開豁，其左右奇尤峻，石稍拉出，山下有泉焉，涓涓可二十里，達于軍，可照映蕭然，叮嚀洸然，據岩而立，終日無人，山之上，奇樹新賞甘香發，風背秋涉冬，空穴消然，萬碧俱立，山之上有臺焉，登之而望則變然兩山，蘭若閑藏，不可俯見，是曰隱鷲之臺。山之西有洞焉，小而險，可容數人，門有古松蔽之，坐其中以瞻西峰，有如指掌，中壁刻觀世音大士像，鐫刻甚深，是曰觀音之洞。又曰孤松之巖。蘭若講堂中有奇樂三株，大可合抱，翠葉多千，團圍數丈，真可寄也。山之南有嶺焉，曰西峪，可以人沿河，山之下有碑，不可辨，自長峪而東可二十里，有寨焉，曰菩提，整有祠焉，是祀菩提臺古人有乞者眾食之，俄而然焉，乃殺之，剖而食，猶紋民神之，是為祠也。有蘭若焉，曰白獸，是山也，險倚於嶺，不適行者，幽阻凄靄，蕭然可託，有壇焉，陛設于上，皆紫英之石，爛若丹霞，有銀杏二樹，大可合抱，旁岑多千，出山而北，有山焉，是曰白鷳，其峰岫繚繞，不易詰也。其中有白色，確然狀如鶴，著於石上，人行而東，則走高崖北山，自高梁至德勝，共百八十里，小山至泉記者二十，為有紅鶴沙雞，大雅半翅，獸有虎豹，奇狸狼，野干白獸，豪豬兔麂，草樹參奇，土人每言二月之交，有山曰青華，下可萬丈，西通四方，每有泥形奇物，且飛且走，衝亂而西，獵人莫敢近也。又言三伏每雨，群山出流大石，洋洋焉奔磨至，有如雷霆，仰視碧霞，鳳楊之山，半在雲霧，成樓臺峰，飛雲積烟，片片入戶，連月不霽，是神京之奧區，山川之都會也。

漢之邊在北長安去朔方千餘里唐邊在西去吐蕃亦幾千里今京師北抵居庸東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荊關近者百里遠不過三百里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荊則吾之喉也卒有急何以搤吾之喉而拊吾之背

燕之山石塊壘危峰雄特水冽土厚風高氣寒其草木皆强幹而豐本鳥之化亦勁踵毳而瞿瞿然迅飛也以故圓頰之粹氣為贊豪上之人文雖沉鷙而不伍于俗感時觸事剛悲歌慷慨之念生焉其猶然燕丹遺烈哉以至閭巷傭販之夫亦多不堅悍不屈硜然以急人為務無閭草皆豪之習此其善也然而風會之趨人情之化始未嘗不樸茂而後漸以濟其流蓋甚焉大都湧胄内而重交游厭老成而尚輕銳以妄遊為佳致以飲博為本業家無擔石而飲食服御擬于巨室囂若縣磬而與惠嬖子以佞佛進香為則遠趣禾收即樹旗疊鼓裳翔雲集德化陵遲民風不競此誰可令貢太傅見也

入學衍義補 曰按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為輔郡所以為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唐亦以華州同州鳳翔為輔而宋初未置建立至於徽宗時亦嘗建郡立為四輔焉每輔則屯兵二萬八為額我 朝建國江南於鳳陽屯重兵以師京軍分散於江北滁和等處為屯田雖不名輔而儼然有蕃屏之意 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於此其初猶以行在為名而立一行部以總之其後備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門如舊制凡京衛之兵皆分其半以來並起江南富民以實之而去其行在之名則是萬萬年不拔之基永定於此矣然而畿甸之間猶未有輔郡蓋有待也臣按漢唐宋之輔郡皆因郡治而立 之建置則以形勝要害為因蓋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遠遠非若我 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為北邊捍敵北最近而東次之南又次之而西為最遠焉請如漢唐宋故事立為輔郡以宣府為北輔因見舊而加以藩守之重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為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控呈左要害其西也以易州為輔或真定以守紫荊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為輔坐鎮神河而總視河南山東之衝凡自此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屯重兵一二萬量其輕重緩急以多寡其數罷而直隸河南山河東山京操備班軍因近屯守以為京師之屏蔽遇京師有事則調發焉大自古為國者必固内以蔽外居重以馭輕譬則人之家居必有藩籬墻壁然後 室堅固而呼而外應若設關扶然有所動於中而四面之機畢應之然後爲之利害財者不敢輕侵犯焉近年以來起調而直隸河南山東軍赴京上班操備半年一替方其新班既起而舊班未回城池雖設而隊伍空缺皆有之幸而無事則已萬一有不虞之徒乘虛為亂將何以支持之論立為輔郡因居屯守則軍士免空家之領而生息日蕃 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置方足籬衛之具而關隘有守如此則都城鞏固 宗社奠安矣萬一臣言可采見之施行其於國計不為無補

大學衍義補　今京師切近邊塞所恃以為險固者內而太行西來一帶重岡連阜外而渾蔚等州高山峻嶺蹊徑狹隘林木茂密以限虜騎馳突不知何人始於何時乃以薪炭之故營繕之用伐木取材折枝為薪燒柴為炭致使木植日稀蹊徑日通險隘日夷設使國家常如今日之無事固無所用之不幸一旦而有風塵之警將何以扼其來而拒其入乎失今不為之限制臣恐日甚一日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臣請下工部稽考洪武永樂年間以來其所用材木薪炭取於何所掌於何人凡其可以措置之方用度之數與夫愛惜減省之節目一一以所必須無損於邊關無虧於國用定為經久之計其事雖小所繫實大　考諸司職掌於工部抽分條止云抽分竹木場如遇客商興販竹木柴炭等項照例抽分若不敷奏聞定奪給價收買或差人砍辦則是　祖宗之時遇有營造不敷方行買辦然亦止言營造而不知當時大庖之爨內臣之炊何所取材意者洪武之初建都江南沿江蘆葦自足以供時之用也蘆葦易生之物刈去復生沿江千里取用不盡非若木植非歷十數星霜不可以然取之須有

盡時也之必待積久況今近甸別無大山茂林不取之邊關將何所取耶夫自立柴廠於易州以來恆聚山東西北直隸數州民夫數千於此取柴炭以供國用又役順天之民以為挑柴夫府縣添設佐貳官以專管之又特　勑侍郎或尚書一員以總督之此事非特　今朝無有定制而前代亦所未聞也然則前代皆不用此耶古之人必有善處之法然而史籍不載無從稽考意者以此為非要之務隨時制宜姑取足用致不必類類設官拘拘督責因吾口食之養以奪民衣食之資也為今之計宜移置易州柴廠於近京之地散遣丁夫各還原籍責其州縣大小人民多寡定為薪炭之數分派輸納內外衙門每歲定為限期俾其依期運納一如戶部糧草例取納足通關以憑稽考又必痛為禁革除去加耗尚薪柴可以燃燒即與收貯不必問所從來限以式樣如來之末世所取之炭必如核桃紋鷄鵝色以困吾民也如此非獨可以為邊關之固而京畿及山東西之民亦可以少甦矣雖然木生山林歲歲取之無有已時苟生之者不繼則取之者盡矣竊恐數十年之後其物日少其價日增吾民之採辦者愈不

堪矣臣又竊有一見請於邊關一帶東起山海以次而西於其近邊內地隨其地之廣狹險易沿山種樹一以備柴炭之用一以為邊塞之蔽于以限虜人之馳騎于以為官軍之伏地每山阜之側平衍之地隨其地勢高下曲折種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若其地係是民產官府即於其近便地撥與草場及官地如數還之其不願得地者給以時價除其租稅又先行下法司遇有犯罪例應罰贖者定為則例徒三年種樹若干二年者若干杖笞以下以次遞減照依揭工司運水和炭事例就俾專業種植之人當官領價認種某樹若干長短大小皆為之度以必成為効有枯損者仍責其陪其所種之木必相去丈許列行破縫參錯蔽虧使虜馬不得直馳官軍可以設伏仍行委所在軍衛有司設法看守委官巡視嚴遣御史人員督察之不許作踐砍伐違者治以重罪待其五七年茂盛之後歲一遣官採其枝條以為薪炭之用如此則　國用因之以給民困因之以蘇而邊徼亦因之以壯固矣又今京城軍民百萬之家皆以石煤代薪除大官外其惜薪司當給薪者不過數千人之煙爨無京民百分

一獨不可用石煤乘價以為便乞下辦納挑運州縣計其買辦僱覓工價所費幾何俾其辦納送官量給與之亦石煤以變是亦良便

大學衍義補　自古國都於其近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必積芻豆以為飼秣之具方無事時資以牧畜國家近便然世道不能常泰而意外之變不可不先為之處宋人紀宋京畿八事之七兵於其近郊之年乾闕聚其芻豆飼其馬以為大壯之計此往事之明鑑也臣竊今　國都去邊伊邇己巳之變為可用言者亂然軍器芻豆何啻千萬當時先者莫不極措然事已即休無復有以為言者竊惟都城東北郊村關二十四馬房其倉場所儲積者如京如坻請於無事之時卽其地築為一城以圍護其積聚及移附近倉場戎器兵仗於騰驤等四衛官署草堂設於其中特敕武臣一員於此守鎮仍司群牧四衛官軍不妨照舊騎操仍直下直四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備之一策也

馬政　先輩謂馬政賦之于民不若買之于邊買之于邊不若養之于官哉　祖宗參用三法至善也然而牧地有廣狹而民病飼養有厚薄而馬病民困于牧畜馬瘦于飼饋而人馬俱病此寄養之馬羸弱恩之不加而冀北之群皆歎殿之不若也

順義志馬政　按正統十四年八月　上北狩十一月虜退十二月令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各處起解馬匹計程分發此寄縣養馬之始也備京師倉卒警報耳事寧之後馬不復散弘治壬子題准十年審編一次嘉靖丙戌改審五年大略地二一頃養馬一匹著為民累乙丑顧御史廷對題請每匹派地二頃合縣原額一千九百二十三匹除優閒併為一千八匹民猶不支多棄夜係馬于縣坊而逃萬曆庚辰張侯夢元減定馬數六百七十二匹十三年崔侯淳比覆坻三河事例乞行減數蒙本道于屯院周題請減去一百七十六戶每馬一匹攢折金地四頃九十畝零歲貼草料銀六兩額編四百九十六戶

元史

世祖至元三年十一月戊戌濬御河立漕倉十九年十月由大都至中灤中灤至瓜州設南北兩漕運司　二十六年五月辛丑御河溢入會通渠漂東昌民廬舍　七月辛巳開安山渠成河渠官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有詔賜名會通河置提舉司職河渠事　英宗至治三年二月己巳修廣惠河牐十有九所　泰定帝泰定二年閏月己巳修滹沱河堰　四年正月丁卯浚會通河

御河自大名路魏縣界經元城縣泉源鄉于村度南北約十里東北流至包家渡下接館陶縣界三口御河上從交河縣下入清池縣界又永濟河在清池縣西三十里自南皮縣來入清州今呼為御河也至元三年七月六日都水監言運河二千餘里漕公私物貨為利甚大自兵興以來失於修治清州之南景州以北頹闕岸口三十餘處淤塞河流十五里至癸巳年朝廷役夫四十修築浚滌乃復行舟今又三十餘年無官主領滄州地分水面高於平地全藉堤堰防護其園圃之家掘堤作井深至丈餘或二丈引水以溉蔬花復有瀕河人民就堤取土漸至闕破走洩水勢不惟澁行舟妨運糧或致漂民居沒禾稼其長蘆以北索家馬頭之南水內暗藏樁橛破舟船壞糧物部議以瀕河州縣佐貳之官兼河防事於各地分巡視如有闕破即率衆修治拔去樁橛仍禁園圃之家毋穿堤作井栽樹取土都省准議七年省臣言御河水泛武清縣役夫一千隄浚至大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左翼屯田萬戶府呈五月十八日申時水決會川縣孫家口岸約二十餘步南流灌本管屯田發軍民併工築塞十月大名路濬州言七月十一日連雨至十七日清石二河水溢李家道東南橫流詢社長高良輩稱水源自衛輝路汲縣東北連本州淇門西舊黑蕩泊溢流出岸漫黃河古隄東北流入本州齊賈泊復入御河漂及門民舍擬差官巡治延祐三年七月滄州言清池縣民告往年景州吳橋縣諸處御河水溢衝決隄岸萬戶千奴為恐傷淇屯田差軍築塞舊洩水郎兒口故水無所洩浸民廬及已熟田數萬頃乞遣官疏闢引水入海又七月四日決吳橋縣柳斜口東岸三十餘步千戶移僧又遣軍閉塞郎兒口水壅不得洩必致漂蕩張管許河孟村三十餘村黍穀廬舍四年五月都水監遣官與河間路官相視元塞郎兒口東西長二十五步南北闊二十尺及隄南高一丈四尺北高二丈餘復按視郎兒口下流故河至滄州約三十餘里上下古蹟寬闊乃減水故道名曰盤河今為開闢郎兒口增濬故河決積水由滄州城北達滹沱河以入于海泰定元年九月二十八日興工十月二日工畢

灤河源出金蓮川中由松亭北經遷安東平州西瀕灤州入海也王曾北行錄云自偏槍嶺四十里過烏灤河東有灤州因河為名至元二十八年勅疏

灤漆河漕運上都量撥水手先以五十艘行之大德五年平灤路言六月九日霖雨至十五日夜灤河與肥如三河並溢衝圮城東西二處舊護城隄東西南三面城牆橫流入城漂郭外三關瀕河及在城官民屋廬糧物沒田苗溺人畜死者甚衆而雨猶不止至二十四日夜灤漆淝如諸河水復漲入城餘屋漂蕩殆盡乃委吏部馬員外同都水監官脩之東西二隄計用工三十一萬一千五十「延祐四年上都留守司言正月一日城南御河西北岸爲水衝嚙漸至頹圮若不脩治恐來春水泛漲漂沒民居又開平縣言四月二十六日霖雨至二十八日夜東關灤河水漲衝損北岸宜委官督夫匠興役開平發民夫幼小不任役請調軍供作庶可速成命樞密院發軍治之泰定二年永平路屯田總管府言馬城東北五里許張家莊龍灣頭在昔有司差夫築隄以防灤水西南連清水河至公安橋皆本屯地分去歲霖雨水溢田苗終歲無收方今農隙若不預脩恐致爲害工部移文都水監督令有司差夫補築三」年五月十日上都留守司及本路總管府言巡視大西關南馬市口灤河迤北隄侵嚙漸崩不預治恐夏霖雨水泛貽害民居工部移文上都分部施行七月二日右丞相塔失帖木兒等奏斡耳朶思住冬營盤爲灤河走凌河水衝壞將築護水隄宜令樞密院發軍千二百人以供役從之

河間河在河間路界泰定三年三月都水監言河間路水患古儉河自北門外始依舊疏通至大城縣界以洩上源水勢引入鹽河古陳玉帶河自軍司口浚治至雄州歸信縣界以導淀濼積潦注之易河黃龍港自鎖井口開鑿至文安縣玳瑁口以通灤水經火燒淀轉流入海計河宜疏者三十處總役三萬三十日可畢是月省臣奏准于旁近州縣發丁夫三萬先詣古陳玉帶河尋以歲旱民饑役興人勞罷候年登爲之

冶河在真定路平山縣西門外經井陘縣流來本縣東北十里入滹沱河元貞元年正月十八日丞相完澤等言往年先帝嘗命開真定冶河已發丁夫入役適值先帝昇遐以聚衆罷之今請遵舊制俾卒其事從之皇慶元年七月二日真定路言龍花判官莊諸處壞隄計工物申請省委都水監委官相視會計

脩治總計冶河始自平山縣北關西龍神廟北獨石通長五千八百六步共役夫五千爲工十八萬八百七無風雨始工三十六日可畢 史卅

滹沱河源出西山在真定路真定縣南一里經藁城縣北一里經平山縣北十里寰宇記載經靈壽縣西南二十里北河連貫真定諸郡經流去處皆曰滹沱水也延祐七年十一月真定路言真定縣城南滹沱河北決隄寖近城每歲脩築閘其源本微與冶河不相通後二水合其勢遂猛屢壞金大隄爲患本路達魯花赤哈散於至元三十年言准引闢冶河自作一流滹沱河水十退三四至大元年七月水漂南關百餘家淤塞冶河口其水復滹河自後歲有潰決之患泰定四年八月七日省臣奏真定路言滹沱河水連年泛溢爲害其原自五臺諸山來至平山縣王母村山下與平定州娘子廟石泉冶河合夏秋霖雨水漲瀰漫城郭每年勞民築隄莫能除害宜自王子村辛安村鑿河長四里餘接魯家灣舊澗復開二百餘步合入冶河以分殺其勢從之 史異 泰定本紀同

會通河起東昌路須城縣安山之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于臨清以逾于御河至元二十六年壽張縣尹韓仲暉太史院令史邊源相繼建言開河置牐引汶水達舟于御河以便公私漕販省遣漕副馬之貞與源等按視地勢商度工用於是圖上可開之狀詔出楮幣一百五十萬緡米四百石鹽五萬斤以爲傭直備器用徵旁郡丁夫三萬驛遣斷事官忙速兒禮部尚書張孔孫兵部尚書李處巽等董其役首事於是年正月己亥起于須城安山之西南止於臨清之御河其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牐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邇以節蓄洩六月辛亥成凡役工二百五十一萬七百四十有八賜名曰會通河二十七年省以馬之貞言霖雨岸崩河道淤淺宜加脩濬奏撥放罷輸運站戶三千專供其役仍俾採伐木石等以充用是後歲委都水監官一員佩分監印率令史奏差濠寨官往職巡視且督工易牐以石而視所損緩急爲後先至泰定二年始克畢事會通鎮牐三土壩二在臨清縣北頭牐長一百尺闊八十尺兩直身各長四十尺兩鴈翅各斜長三十尺高二尺牐空闊二丈中牐南至隘船牐三里長廣與上牐同

隘船南至李海務閘一百五十二里閘空闊九尺長廣同上土壩二李海務
閘南至周家店閘一十二里長廣與會通鎮閘同周家店閘南至七級閘一十
二里長廣與上同七級閘二北閘南至南閘三里長廣如周家店閘南閘南至
阿城閘一十二里長廣同北閘阿城閘二北閘南至南閘三里長廣上同南閘
南至荆門北閘一十里長廣上同荆門閘二北閘南至荆門南閘二里半長廣
同南閘南至壽張閘六十三里長廣同北閘壽張閘南至安山閘八里安山閘南
至開河閘八十五里開河閘南至濟州閘一百二十四里濟州閘三上閘南至中閘
三里中閘南至下閘二里下閘南至趙村閘六里趙村閘南至石佛閘七里石佛
閘南至辛店閘一十三里辛店閘南至師家店閘二十四里師家店閘南至棗林
閘一十五里棗林閘南至孟陽泊閘九十五里孟陽泊閘南至金溝閘九十里金
溝閘南至隘船閘一十二里沽頭閘二北隘船閘南至下閘二里南閘南至徐州一
百二十里三汊口閘入運河南至土山閘一十八里上山閘南至三汊口閘二十五里入
運河兗州閘調城閘延祐元年於沽頭置小石閘一止許行百五十料船某約二

百料之上船不許入河行運至泰三年議於金溝沽頭兩閘中置隘閘二各闊一
丈以限大船若欲于通惠會通河行運者止許一百五十料違者罪之仍沒其船其
大都江南權勢紅頭花船一體不許來往准擬折移沽頭隘閘置于金溝大閘之
南仍作運環閘其間空地北作滾水石隁水漲即開大小三閘水落即鎖閉大閘
止於隘閘通舟果有小料船及官用巨物許申稟上司權開大閘仍添金溝閘板
積水以便行舟其沽頭截河土隁依例改脩石隁盡除舊有土隁三道金溝閘月
河内刱建滾水石隁長一百七十尺高一丈闊一丈沽頭閘月河内脩截河隁長
一百八十尺高一丈一尺底闊二丈上闊一丈

文宗紀至順三年七月乙亥命僧于鐵幡竿脩
佛事　郭守敬傳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議
開鐵幡竿渠守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爲渠
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其言爲過縮
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
没人畜廬帳幾犯行殿成宗謂宰臣曰郭太
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耳
世祖紀至元二十六年四月庚午沙河決發民築
堤以障之　七月癸卯沙河溢鐵燈杆堤決
王思誠傳起太中大夫河間路總管磁河水頻
溢決鐵燈干鐵燈干真定境也召县邑吏責而

懲之遂集民丁作堤晝夜督工期月而塞復築
夾堤于外亘十餘里命瀕河民及弓手列置草舍
於上擊柝以防盜決是年民獲耕藝歲用大稔
乃勞民運碎甓治郭外行道高五尺廣倍之
往來者無泥塗之病
劉德溫傳授通議大夫永平路總管灤漆二水
爲害有司歲發民築堤德溫曰流亡始集而又
役之是重困民也遂罷其役而水亦不復至

元泰定中虞集為翰林直學士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陽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

至正十二年丞相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從之於是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至遷民鎮凡係官地及原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給鈔五百萬錠命悟良哈台烏古孫良禎並為大司農卿又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為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勅牒十二道募農夫一百名者授正九品二百名正八品三百名從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名給鈔十定由是歲乃大稔

大學衍義補　今國家都于燕京師之東皆瀕大海煙火數千里居民稠密當此全安極盛之時正是居安思危之日乞將虞集此策　勅下廷臣計議特委有心計大臣循行沿海一帶專任其事仍令先行閩浙瀕海州郡築隄捍海去處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來從行相視可否講究利害處置既定然後召募丁夫隨宜相勢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職一如虞集之策臣嘗聞閩浙人言大凡瀕海之地多鹹鹵必得河水以蕩滌之然後可以成田故為海田者必築隄岸以闌鹹水之入疏溝渠以導淡水之來然後田可耕也臣於京東一帶海涯雖未及行而嘗泛漳御河而下由白河以至潞渚觀其入海之水最大之處無如直沽然其直瀉入海灌溉不多請於將盡之地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

分其水然後於沮洳盡處築為長隄隨處各為水門以司啟閉外以截鹹水俾其不得入內以瀦淡水俾其不至漫如此則田可成矣於凡有淡水入海所在皆依此法行之則沿海數千里無非良田非獨民資其食而官亦賴其用如此則　國家坐享富[illegible]遠近皆有所資譬則富民之家東南之運其別業所出也濱海之收其負郭所獲也其為　國家利益夫豈細哉由是而可以寬東南之民由是而可以壯西北之勢虞集之言不見用於當時而得行於今日矣

萬曆初、工科給事中徐貞明上疏請開西北水利、爲工部諸阻、未幾以事降外、
著潞水客談見志、言水利甚悉、久之、人思其言、內陞兵部主事、改尚寶司丞、陞
少卿、兼御史、許便宜開水田、貞明謂凡民難與慮始、條列數款、以釋民疑、上命
撫按官曉諭所在軍民、而巡關御史蘇酇復疏言田、治水與墾田相濟、未有
水不治而田可墾者也、畿輔之水爲患莫如盧溝滹沱二河、盧河發源於桑乾、滹河
發源于泰戲、源遠流長、又合深易濡官沙滋諸水、散入各淀、而泉渠溪港悉趨
而注之、是以高橋白洋等淀、大者廣圍一二百里、小者四五十里、匯爲巨浸、每
當夏秋霖潦之時、青腴變爲潟鹵、菽麥化爲萑蒲、夫水患之當除、大略有三、
曰濬河以決水之壅也、曰疏渠以殺淀之勢也、曰撤曲防以均民之利也、唐刺
史盧暉于河間開長豐渠、引水東流以溉田、宋臨津令黃懋屯田雄莫等州、置
斗門、引淀水灌溉、民賴其利、嘉靖初、巡按許宗魯濬三岔口、引滄淀入海、而京
州知州劉深開千頃洼、導決河入渠、民免水患、此皆昔人遺法而近世行之有
效者也、工部請如酇議、并令貞明遍歷郡關、與撫按司道講求疏濬瀦蓄之法
焉、貞明既至永平一帶、設法開墾、戚總兵繼光復以南兵助之、一歲之間已得

熟田三萬九千餘畝、時內侍勳戚恐奪其田、又虞增課爲累、極力飛言阻之、御
史王之棟出疏對劾、神宗親御門諭令停止、閣臣恐違內臣意、不敢爭、人惜之、
崇禎十五年六月、上諭西北水利、長使易舉、又出貞明潞水客談、命閣臣抄發
戶部看詳議舉行、然已無及矣
天啓中、左副都御史董應舉云、臣近到天津、歷何家圈、白塘口、雙港、葛沽、羊馬頭、
大人莊、遡水沽、泥沽、苦于沽見汪司農往日開河舊蹟猶存、可作水田甚多、荒廢
不久、開之甚易、一畝費工止用八錢、可得粟三石三斗、又荒者畝用農工一兩、
其挑濬舊河、爲力不多、只須挑濬數尺、明年萬石之糧可必也、撫天津水田議
之者科臣辭學龍也、董應舉所開四岔口及雙白二港、又同知盧觀象所開何
家圈、蒼措米石、韓鉤關門、此亦善行水利之明效也、今盡汙萊矣
萬曆十四年　月、上視朝畢、御煖閣、閣輔申時行等曰、近聞水田人情甚稱
不便、不宜強行、時行曰、前者科道官紛紛建議、請京東地方田地荒蕪廢棄可
惜、相應開墾、京南常有水患、每大水時至、漂沒民田數多、相應疏通、故有此舉、
昨御史既言滹沱河難治、宜且暫停、若開墾荒田、則薊州等處開成已五六萬

畝、不宜遽罷、上復云、南方地卑、北方地高、南地溼潤、北地鹻燥、且如去歲天旱、
井泉乾竭、水田如何可做、時行等云、臣等遵奉、亦只數開墾荒田、不欲盡開水
田、上從之、又以御史王之棟言竟罷、工部言開墾成熟地數已三萬九千餘畝、
棄之可惜、不聽、

通州志　漕渠　外漕河即潞河也流經州城東至天津接御河
以南通江淮舶艫由此而達元史所謂通州運糧河合沙白榆
渾三河之水名曰潞河是也〔按河即今當河之上流然渾河今在州城之南相去潞河甚遠不知當時何以合流也〕河設淺置鋪以時挑濬河道指引河洪　東關葉手
厰淺　趙八廟淺　花枝石厰淺　供給店淺　白阜圈淺
白阜圈下淺　已上係通州地方軍淺通州左等四衛僉撥軍
夫每淺十名　荊林淺　南營淺　蘆家林淺　里二寺淺
王家淺　馬房淺　楊家淺　和合驛淺　蕭家林上淺　蕭
家林下淺　已上係通州地方民淺州僉民夫每淺十名　長
陵營淺　老河岸淺　馬頭店淺　已上係漷縣地方　土壩
一處在州東城南防禦外河通倉糧米就此起載　土壩剝船

一百五十隻船戶一百五十名自張家灣起剝到土壩每糧一
石腳價銀六釐五毫　石壩剝船〔石壩在裏漕通惠河而剝船在外河故附於外河下〕一百
八十隻船戶一百八十名亦自張家灣起剝至石壩過剝每糧
一石腳價亦六釐五毫　外河官糧剝船嘉靖年來始置正德
以前運船至五月以後俱到通州城下自城東北角停泊迤還
相南七八里許挨次於東關廂起車無攔河要差之擾無起剝
腳價之費近因三四月間河常水淺始置外河剝船若河淺起
剝亦權宜之利是也及河至五六月水必湧漲運船可以長行
仍公然馮俱至通州城下通糧就船起車京糧船今至城北角
就在石壩起剝則剝價可省而運軍甚便今既有攔河之官乃
不論水之深淺運船可否通行一槩攔阻逼令自灣起剝其故

何歟　車戶一百五十名自土壩起糧至中東倉每百石腳價
銀一兩一錢至西倉南門北門者給東門每百石腳價銀一兩
二錢至西倉西門南倉北門每百石腳價銀一兩三錢
裏漕河即通惠河也河之地方雖半屬在京大興縣然河道事務
供撥通州官工二部分司總理而提用當閘官壩俱通州各衙
之官統紀水腳之役則京通人民充而通人居多一河之事通
用紀之　石壩〔在州舊城北門外嘉靖七年建〕　通流閘〔在州城中心船運不能惟時舊淺以船內河之〕
普濟閘〔在通流閘西二十里〕　平津下閘〔在普濟閘西十二里〕　平津上閘〔在平津下閘西四里〕　慶
豐下閘〔在平津上閘西十一里〕　慶豐上閘〔在慶豐下閘西五里〕　大通橋〔在京城東南一里許已上皆以東〕
〔已上係閘俱已造〕　每閘剝船六十隻經紀六十名普濟平津上下慶
豐上下五閘共剝船三百隻經紀三百名每經紀一名領船一

隻自管修理每糧一石腳價銀二分一釐一絲八忽不撤水腳
五閘每閘十七名石壩三十六名共一百二十一名撤抗糧石
每糧一石腳價銀九釐一毫三絲九忽一微御史吳仲曰京師
接通惠河即元郭守敬所修故道也入國朝百六十餘年沙衝
水擊幾至湮塞但上有白浮諸泉細流常消消為沉瀉而中間
命平江伯陳銳疏通以便漕運漕舟曾至大通橋下父老尚
能言之射利之徒妄假黑青之說竟為似燥正德丁卯又當命
工部郎中畢昭戶部郎中郝海參將梁璽復疏通之所費不貲
功卒不就且皆罹于權豪要之三人者亦不能無罪焉然是
集有言者多不得其要實言無補嘉靖丁亥依然視通倉供來
相度閘壩防險且近歷御史何信之言為撤剝之說

仍倡挽之通惠河志恭遇皇上神明言入郡悟贊寧相資力贊之隨命臣
漕工部郎中何棟戶部郎中尹嗣忠參將陳璠同往修之工興
於戊子二月告成於本年五月不四月而糧運通行上下快之
是年所費腳七行兩運糧二百萬石所省腳價十二萬兩功究
仍命民供職如舊又兪年而始得代物年小運單糧今則併民
糧於運之費之水能行舟舟能負重所謂多且盈善斷乎無不
可省其有所不可省乃治河者之罪非河之罪也但地形高下
不無衝擊之患然修治所謂勢如建瓴當暖次之涵則横潰甚
制誠如是言也隨時修濬防守之功尚有賴於後之良工焉

分廠　大運西倉在舊城西門外新城之中俗呼大倉永樂間建
廠九十七連三百九十三座計二千一十八間圍基八百四十
四箇內有大督儲官廳一座監督廳一座各衛倉小官廳六座
籌房各二間井二口各門攀斛廳各一座西南北三門各三間
大運中倉在舊城南門裏以西永樂間建廠四十五連一百四
十五座計七百二十三間圍基二百二十二箇內有大官廳一
座東門攀斛廳一座南北二門內各有增福廟前後一軒作攀
斛廠各衛倉小官廳五座各籌房二間井一口東南北三門各
三間　大運東倉在舊城南門裏以東永樂間建廠一十五連
四十一座計二百五間圍基一百八箇內有神武中衛倉小官
廳一座攀斛廳一座神南石北三門各一間　大運南倉在新
城南門裏以西天順間添置廠二十八連一百二十三座計六
百一十五間圍基二百九十二箇內有各衛倉小官廳四座籌

房各二間各門攀斛廳各一座東北二門各三間內板木廠一
處門一間官廳一間每年收貯各運松板楞木青磚舖墊各廠
用　臘木廠一處在新城外西南角向北門六座週圍牆垣計
地五頃六十畝　東黑窰廠在城東南八里先年領價燒造磚
瓦以備修倉之用後不惟費用不貲且多虧負於嘉靖七年間
將官民船順帶磚料除收撥外其半段者修倉取用則費省而
事便　西黑窰廠在城西南二十里許昔皆燒造磚瓦錄土性
粗惡今亦停止　土坯廠三處東坯廠在舊城南門西南坯廠
在新城南門西北坯廠在新城西門北俱有官地打造土坯修
倉應用

糧額　漕運糧儲每年四百萬石正兌京倉七分通倉三分除京
倉不計外通倉收糧一百四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石內改
米一百一十七萬八千三十六石　粟米二十七萬八千五百
八十四石　改兌京倉四分通倉六分

設官　內總督宣德年間設太監一員總督倉場正統間添設一
員或二員提督後為常例嘉靖十四年言官上疏戶部覆議裁
革　內監督正統元年設太監監督倉糧景泰以來又設一員
或二員至正德間陸續添置十七八員嘉靖初裁革止留二員
嘉靖十四年盡行裁革　外總督宣德間設尚書一員總督
儲正統元年以南京戶部侍郎一員提督倉場正統三年以來
令本部侍郎或尚書總提督京通倉場糧草提督修倉工部左
侍郎一員領勅修倉往年常出駐通州近惟在部代管此倉衛

又景泰二年設並一員專管通倉其京倉並視東城御史帶管

嘉靖七年改屬一員如以提督守而巡歷京通二倉坐糧員外

成化十一年本部初差員外郎一員專管通倉坐糧監督禁革

行移諮於嘉靖十年頒勅令同巡倉御史督理糧運兼管通惠

河事務驗給齎給散漢查解扣剋銀兩　監督主事四員

主管收放糧斛禁革奸弊　協助進士每年差糧運後至戶部

管差辦事進士三四員協助收糧糧完回部　修倉主事一

員專在通州住劄三年一換保障並專管修理大運各倉　監

歷宣德間設六員通州衛一員通州左衛一員通州右衛一員

神武中衛一員定邊衛一員武清衛一員至嘉靖八年御史吳

仲奏革止存三員通州衛帶管武清衛倉通州左衛帶管通州

右衛倉神武中衛帶管定邊衛倉　倉副使共二十二員經收

糧斛避處作弊守支攢典共二十二名以歲役滿起送吏部選

用以倉守支此係通州等六衛倉分為二十二官下每一官下

副使攢典各一員名故各二十二員名此為見任係各為守支

修倉每官兒總通州衛指揮一員通州右衛百戶一員

覺後

中斗每一官下每年額僉通州等六衛軍餘一十五名應

當看守錢糧　鋪夫每一官下額設一十五名共三百三十名

專管通州倉分修理倉倉小腳每一官下額設五十名共

一千一百名專管挑糧倒囤曬晾無定數俱於近倉居住軍民

挖坐糧員外查完餘軍六百八名係通州等六衛正軍內撥充

各倉官守鋪事倉處　倉州守把官軍宣德九年戶部奏

行吏部取撥辦事官兵部取撥致仕軍官守把計四倉共九門

每門各二員老軍餘丁共十名一年一換撥軍官半年一換嘉

靖九年御史吳仲奏改各倉官攢各一員名渾汁八名守把免

差年三月更換今每月一換　修倉官軍四百五十員名通州

衛十八名通州左衛二十七名通州右衛六十九名神武中衛

一百八名定邊衛八十五名營州左屯中屯前屯後屯四衛每

衛二十四名興州後屯衛一十三名密雲中衛二十四名涿鹿

左衛一十名每年額修倉廒五十五座如有損漏隨時修葺者

不在此限修倉軍夫做工八月至冬寒凍難以興作則令辦料

四月

關支　每年除正六七八十一月於京倉放支外其二三四五十

月俱於通倉放支九月十二月於太倉庫放銀折糧如太倉缺

銀通倉領米放支其關糧衙門在京者錦衣衛武驤左右二衛

騰驤左右二衛府軍衛府軍左右前後四衛金吾右前後三衛

旗手衛燕山衛燕山左前二衛龍驤衛豹韜衛濟州衛大寧中

前二衛忠義右前後三衛會州衛神武左後二衛牧馬所大興

左衛鎮南衛富峪衛義勇衛武功右衛留守左右中前後五衛

羽林左右前三衛義勇左右前後四衛興武衛應天衛永清左

右二衛武德虎賁二衛和陽衛蕃牧所寬河衛驍騎衛

蔚州左衛彭城衛神策衛鳳陽衛武城中衛濟陽衛瀋陽左右

二衛虎賁左右二衛龍虎衛光祿太常二寺欽天司設尚

衣御馬御用司禮內官共八監供用庫巾帽織染二局織染所

兵仗局作針工三局承運庫廣庫大軍儲馬二倉太平庫寶鈔提舉司都稅司等衙門中府教坊司長安等四門西城坊草場通州衛在外者薊州左右二衛神武中定邊武清三衛遵州公廣營州左屯中屯後屯三衛通州右等衛修倉縣雲中衛張家灣稅課司北草場倉張家灣抽驗批郭家庄金盞兒白檀下東霸下西霸北霸下北馬房騰下西石渠洋石橋峪口官庄峪口張家庄南石渠西共十二倉北草場北高倉興州後屯前屯二衛洋石倉義倉吳家橋二倉

馬政

國家以地制馬每養馬一匹免徵糧地一半其法本曾病民也乃今兩畿及河南山東之民困於種俵而順天州縣疲於寄養言及馬政民未有不疾首蹙頞者也然方其馬之解俵於太僕也銳猛虎頭良可以摧殘胡而貴死失一儀於百姓之寄養則已傷殘十之三四再覓於官軍之騎操而推折過半矣賴以為用能戰何哉然則馬政之在今日欲使不病民而軍得實用將如之何而後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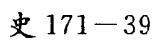
昌平州志　嘉靖四十二年順天府尹高平王公國光因編審日夥時弊考々會典參々部牒較郡邑繁簡難易復詢民隱々答樂更定賦役書冊減去橫徵糧三千餘金省冗役六千餘兩

涿州志　蘇地高寒土宜桑棗桑之葉大於齊魯棗實小而多因日於晉魏然絲之產不多而棗不流於他境者民惰故也弘治四年知州張遜承巡撫秦公令取官田々沃衍者遂築四園課桑棗棗核若干斛俾善于種藝者培壅灌溉歲得桑棗數萬本令民反時移植私田久々漸有成効

三河縣志　官莊之設後世弊政也洪惟我　太
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即覈實民田土額徵稅糧与
民世守真堯舜之道焉至洪武十三年　詔北平等
處民間田土儘力開墾有司毋得起科弘治二年
又令順天等府入官田土供撥与附近無田小民耕種
殊恩渥制載在令典可考見也今之宮田王田乃以
下奉上分所宜然無容議矣何乃戚之家富貴已極
猶不能仰體　祖宗之意輒肆行奏討擇民開力闢
永業指為無糧地土騷奪為已有噫有是哉其弊
積也嘉靖初年蒙差科道部屬會同巡按御史覈
詰查勘退回侵占民田若干雖未能盡復舊制而積
弊已稍除矣　草場　馬房為　御馬設也無容輕
議但其地自廂關外給佃於軍民者似不可不清焉蓋
馬房設在縣西北故地亦盡在西北三河縣之民地及與
營之衛之屯田犬牙相參於其中奸徒乘機侵占兩相影
射漫不可稽至使京衛官餘不但地以千百計且多膏
腴而數復有餘民地屯田盡為所而數復不足夫興馬
房者中貴也養馬者勢族也有司權不相涉奈之何哉
至于兔東兔西二馬房佃戶皆吾民也何兔東之地顆
以八九畝即作十畝且每畝徵銀三分兔西之地顆以十二
畝止作十畝且每畝徵銀二分四厘詎可不為之一均耶
驛遞　三河西接京師東連遼薊使旌旁午子子旅人
又皆杜陵蠛狐其大者則有高麗及朵顏諸夷入貢歲
或再或三至往來經田無慮數千百人每人乘一馬仍索布

五疋十人乘一車仍索布三十疋此皆每日費百金也近馬驛
車戶供係召募商人並皆衛前市豎之徒且無賴又足以
抗怒而恐爭甚相宜也但當召商之時適奉　明旨嚴禁馳
驛一時風清弊絕而各商皆樂於趨事邇來牌票復濫騶
矣此輩不堪重無所得而且借債支吾是豈應募之初心也
哉今時給以草料工食又禁革其私差且每人止令養二馬
則力專事簡斷無獲罪而應付不失也庶則覺覺則通不甚
煞乎　屯田　國家設立屯田有邊屯有營屯邊屯以於各邊空隙
之地且耕且戰者也營屯以於各衛附近之所且耕且守者也即
古寓兵于農之意法莫善於此矣但三河遼民在先而衛下屯在後
凡地之美者民皆得而有之而軍之所得者則地之惡者也軍
墓地多糧少頗足賴焉厥後復稅徵田名曰新增軍始困矣近
照三河縣民地均攤視前似為稍輕但與衛地每畝止徵銀二
分餘而營衛則每畝徵銀四分餘夫一隸地土徵糧懸絕今且
宜起不均之歎也今丈地後增添附糧頗多倘照加額待是亦
平賦之一政焉

青河縣　邑境濱河東南運艘從是以達京通而地窪沙積[illegible]治之
歲設百夫堤障征劇以五十五夫派濬運道民苦勞費官苦省成交困矣又有
鑿運兵夫數十名每重載經過帳荷戈從之輪轉瞭防終朝達旦此白河之苦
也而新河剝船兩項物力更交征焉先是選丁夫三百三名往任新河挑空之
役旋稱不便已之但按丁索錢解工部于彼處募役是皆有自之為累耳鈔關
剝舡分派百七十七隻于本縣縣選有力者領之故事每船正頭一名有朋戶
一三名可幫一兩貼戶三四名可幫一兩八錢以資修艌更報徇追無端騷擾
至四十六年舍完王　題准裁去朋貼止用正頭于通濟庫領銀修艌民困少
蘇　縣界去鹽場路甚近鹽多私販價賤民不樂買商鹽至萬曆九年間以商
鹽雖行鹽課未完則官不得考滿商鹽到本縣按丁派散每鹽十六斤定價一
錢官為追比商收價訖縣官方報完遂為例　太僕寺寄養馬本縣原額六百
九十疋嘉靖四十二五年節經按院題裁一百六十疋今五百三十疋寄養五
百三十六十社屯置十馭群有長有醫數其草料銀通縣均派每地六頃五十
畝零養馬一疋內以地多者一人為頭如頭戶絕逃輪二戶領養每馬一疋于
六頃五十畝內人戶派起草料銀七兩二錢許馬戶兌支本縣每月一點驗太
僕寺每歲終一巡查其肥瘠虛實得賤寢縣官凡瘦損馬疋除退印外姑容留
養者名曰圈槽限三個月添膘群將平時馬有倒失馬戶報縣對領簿驗皮色
失者醫按得實俱取醫獸結狀存案通詳太僕寺三堂及順天府馬政廳下縣
照例處之或免罪納價或免罪買補或問罪買補三等以須養年分遠近為差
其買補馬疋解寺印烙先由馬政廳驗次寺丞堂次太堂次少卿堂或本馬
不中退回再買至調發兌軍亦馬戶管解交納勞費不貲賠累極苦五年編審
乃得代馬近太僕寺須行條款附列于左　一倒死馬疋宜從萬曆三十年少
卿施所題例初次倒死若十年以上追銀十兩未及十年責令買補買補復倒
十年以上追銀五兩五年以上追銀八兩未及五年者追銀十兩凡遇災荒年
分顆粒無收另行申請以憑隨時酌處　一科罰之法宜從萬曆九年少卿蕭
所題例如領養三月內倒死者免罪補買以須養年月稍近不服水草所致三
月外倒死者問罪買補以已服水草以作踐之罪罪之三年內倒死者問罪買
補以須養年近必作踐所致三年外倒死者免罪買補以須養年分稍久或羸
瘦所致倒死買補復倒者倒追價銀十二兩　一若馬倒不行申報寺院并該
府私自買補名為令補者查出從重究治　一如走失之馬問擬當查年月久
近科之如出巡走失不到之馬不分年月久近俱行究擬　按冏寺馬不得不
寄牧近郊近郊之邑不得不分派編戶其勢然也顧解俵之馬傷殘于寄養者
什之三四追充于官軍之騎操而摧折尤甚龍驤可卻強胡者有數然民間一
任芻牧而中人之產不數年而傾盡哀我人斯制命于馬使原額馬數至今在
青河之民有孑遺哉　本縣走遞馬原額十六疋每年按里順甲應役每疋領
庫銀二十四兩外甲內按地私貼至五六十兩民稱煩苦萬曆三十一年知縣
李番倒因稅監高淮往反驛擾應付不給請增十疋申允不從里甲別招商人
養馬走遞名曰馬商每馬一匹歲給庫銀五十二兩聽足馬價工食草料等費
民甚便之遂為例　營州前屯衛永樂初開屯正軍八百餘名貼軍餘丁六百
五十名成化八年將各屯軍調發石塘古北二路防邊嘉靖三十二年將官下
舍餘抽垛新軍五十三名調發石塘路防守家屬隨住月糧布花各路造支本
衛止存老幼餘丁三百餘名今漸消弱　按自永樂初撤大寧都司命以其衛
散屯內地而邑始有衛焉至今日名亡者什七實沒者什九戎政之弛莫可
詰問矣

順治十七年八月御史陸　疏言霸州城南之地保定縣河坵之田文安縣東堤等處俱坐落堤外向時止有琉璃河水道故十年五潦以五年之收賠五年之潦民止勞其力而未嘗盡其財自順治十年開渾河南注從霸州城下達口頭村而赴東淀渾漲所過滿為巨津而三處之地皆成水府淵深不測一望汪洋數十里千頃之良田久已鬧諸水濱矣

文安縣志序　紀克家

敝邑地形如仰盂為十五河尾閭秋水暴至閭殫為河故歲多逋賦不能佐公家急為長吏病然所恃為命脉者惟隄防是賴隄之綿亘百五十里大半在他郡邑地故修築功力亦與他郡邑共之此勤彼怠人緩我急九仞之功虧于一簣千丈之防穴於一蟻此文之第一苦也其次莫若大戶頭役蓋敝邑賦分九則富者為影射為占冒超然計口之外故積年所僉派皆赤貧其實而大戶其名耳至頭役之累尤不可勝言無論一切辦支悉為包賠即過客供張一飯一蔬一饋一席皆于馬取辦故事三年一編千家立見蕩析此文之又一苦也次莫若屯牧課稅夫屯牧地坐落汙和之鄉水至則為江為湖蕩若巨津遇旱而剛鹵不能施耕耨昔人所謂石田者閒或長晃茈亦可療饑總屬不毛之地　既不毛賦于何有故課稅之設皆非正供乃二正時閹人用事投獻紛紛莊田宮稅為名不一皆百姓所鬻兒佃產以賠償者自先宗理倡議力請減徵以蘇其困而害稍稍捐此文之又一苦也次莫若寄養馬薄地四頃養一馬旱則苦水草不充一遭澇溢家且浮矣而況于馬故往往有斃之公門而去者不得已累及里甲萬不得已則以公署闕為官厩甚至馬斃而家隨之且不止斃一家而槩里遭之此文之又一苦也次莫若鬻官鹽從來鹽法之行祇有禁私販以通官商者敝邑則按口而給如期而徵急商課嚴於國賦非通商以裕民而厲民以惠商此文之又一苦也凡此數者不害于法而害于法不法

水經　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至武邑與虖池合（即滹沱）至成平與清河合又東北過章武縣西又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海一名出為澱一水北注虖池謂之嵗口（即大城之王家口）清漳亂流而入于海（濁漳又名衡水即禹貢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孔安國云漳水橫流入河）清漳水出上黨沾縣東至武安縣南黍窖邑入于濁漳　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閻鄉西山酈道元云逕鄚縣故城北東至文安縣與虖池合　滱水出代郡靈丘縣高氏山又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道元云即禹貢所云恒衛既從也說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濡水昭公七年齊與燕會于濡水杜預云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水地里誌云溥水東至高陽入河又東北徐水注之　聖水出上谷東入于海註云東南流注于巨馬河不達于海　巨馬河出代郡廣昌縣淶山又東過渤海東平舒北東入于海（註云即淶水也又謂之白溝于平舒北南入于虖池同歸于海一統誌云一在永清縣南一在霸州治北又徙而南與桑乾支流與水經巨馬河異）派　史記趙惠文王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七年又徙漳水武平南（括地誌云武平亭今名渭城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二里今城東北七十二里勝芳鎮衆水滙流疑即武平）

曹通河在縣治北四十里水自霸州滙者一十有五曰廣陽水涿水范水塩溝水盧溝河胡良河巨馬河夾河琉璃河沙河龍泉河玉帶河磁河汶河霸水自安州雄縣滙者三十曰梁河清苑河石橋河土尾河徐河方順河長流河溫義河馬村河紫泉河五里河拒馬河白溝河白澗河唐河沙河滋河滹沱河雄河鵝兒河遒欄河和水易水女思谷水濡水淶水雷溪子莊溪一畝泉雞距泉自河間任丘滙者二十有一曰滋水西韓河其陶河（即治河）綿蔓河桜陽河衛河濊河派河臙脂河當城河告河濁漳河清漳河夾河恒水倒馬關水滹沱河高陽河漕河長豐渠五官淀以八十步之渠而滙巨浸六十有六此邑之所以歲苦波臣也　石溝河在縣治東北五十里　柳河在縣治東北二十五里　急河在縣治東北二十里　文安澱在縣治北十五里　大寧橋口在縣治東南

五里　玳瑁口在縣治東南二十五里　火燒淀在縣治東二十
五里廣四千餘畝聚石溝柳河急河三水流入衛水達直沽　麻
窪淀在縣治東南　牛臺淀在縣治東　白龍淀在縣治北　腸
芳澱在縣治東北七十里上接會通河下達三角淀
大司馬王公遴議自保定縣東路疃村起自西向東由周家庄戴
家庄曹家庄西營村直抵堂頭村築大堤一道務極高厚南護文
安地方計長約四十里計用夫二千名做工兩月每夫一名給工
食銀一兩五錢計銀六千兩此一勞永逸二州七縣之利義當共
舉事雖惜費俟堤既成即將路疃村迤北至口頭村卜家庄善來
營苑家口蘇家橋沿河一帶南岸之堤盡為決去秋水一發即以
所築之堤為南岸則水豈能復壅所謂不與水爭利是已此策之
上也目前之計但當於苑家口栲栳圈二河之中內有民田京營

地約有四五十頃亦因水患皆曲為防一遇水發最為壅塞若將
民田京營地捐其賦稅一半餘者各州縣代補聽各自種自食春
間無水尚堪種麥夏間稍旱亦可種穀其中曲防盡為決去則秋
水亦不致大壅此不過一舉手之力　邑侯郭公允孚議二策一
起自注窩東行至閻河出保定之南經留寨之北過西營抵蘇家
橋築月堤一道長約二十五里有除遠者去河二十里近者去河
亦數里容蓄有餘水勢漫緩此王大司馬展堤之遺意也雄霸諸
水衆不能東下而佀文安此上策也或曰河之決而入文安也多
自保定之下苑口之上則今築月堤而護文安亦當自保定之下
苑口之上起于保定舊城基下東北經孔家甫戴家庄至西營抵
蘇橋不過十三里許此其工力較前堤減半而黑牛口白家道口
諸水之自雄入文者尚不能救也此中策也　憲副井公濟博選
堤議注一由注窩西里許起自白家道口西北達保定縣上五哥庄築
為遥堤以防廖家黑牛等口之衝上五哥庄經保定縣東北至路
疃村南頭俱極高阜仍用舊防由路疃村南頭起經東北西營村
達蘇家橋亦築為遥堤以防路疃口頭杏葉等處之衝仍修北堤
以縷水復設遥堤以豫防北堤可守則守北堤北堤不可守則決
蘇橋東頭之堤以洩水而共守遥堤水勢既寬必無潰決患矣
霸州道觀察王公戲靈議余觀直沽之上有大淀有小淀有三角
淀廣延六七十里深止四五尺若因而增益又為之堤停蓄衆水
而委輸于海水固有所受也然後濬治舊川為長堤以東之高廣
倍于前功使水有所行又多開支河聯絡相屬使水有所分見在
窪淀不下數十處又各深而堤之使水有所積則雖有淫潦飛流
大川瀉之支河析之諸淀瀦之高堤防之可以無橫溢滔天之患

矣堤易壞必有堤夫歲繕河易淤必有淺夫時挑支河既分必多
有橋梁以通濟則川得安流田得利溉人無病涉戍馬不得長驅
地方大利也文安大城別為一區亦宜用此法多方疏濬然非
朝廷定其議大臣董其役勢必格而難行功或茍而速就求河之
治可得乎　按令姜公楊武議夫水之行地猶血脉之周身欲疏
通不欲底滯其性一也顧咽喉其可噎乎脉絡其可壅乎尾閭其
可塞乎玉帶河抵苑家口水之咽喉也古鹽河水之脉絡也三家
淀與三角淀水之尾閭也今桑乾巨易滙西北洪流而注于八十
步之渠噎乎不噎乎鹽河即衛漳滹沱之故道歲久陻閼為桑
田秋水灌河餘波橫溢壅乎不壅乎三家淀塞則衛漳滹沱之水
不得游衍于欒塘石溝臺山勝芳與三角淀不閉于浮沙即隘于
畎黃而淜易桑乾胡梁巨馬諸水不得奔流于滄海秪聞峻防木

閘疏濬若此者塞乎不塞乎用王司馬展河之策而咽喉之病除
用元人疏河許中丞濬河之策而脉絡尾閭之病除夫水之盈隄
者與水爭勢也以八十步之渠而闊為三里之渠河身廣闊波流
漫衍不惟霸文保大無衝決之害而雄縣新城安州新安高陽任
丘與免壅塞之患矣往時滹沱潰而北柔乾潰而南南北交涸而
南患更慘于北余昔經盐河見故道空曠湧患未熄一加挑濬便
成寬渠南河通流何由北走則西南之水由真定河間而匯于滹
沱河者亦可以殺其奔騰之勢而文邑免交涸之苦矣靜海居民
塞三家淀者有禁凡滹水經由之故道悉濬之使深廣由蘇家橋
逆東烟波浩淼萬派朝宗近為沙草填淤而變為斷港絕流者亦
濬之使深廣下流一塞則上流必溢下流之趨海者既順則上流
之歸壑者愈疾如是則壅塞之弊徹而九河之績奏矣夫展北河
濬南河疏下流要皆相地之脉順水之道貫惟仍舊貫可永寧由
是而咽喉而脉絡而尾閭循閉為閉格潰為癰疽無是理也又議
云憶余垂髫特問鄉徐公諱貞明奉　命開三輔水利阻于浮議
曰北土不宜稻也庚戌陳生國紀與涿鹿覓越人之習水利者疏
畦引水剏為稻田阻于衆口曰北土不宜稻也余私訖曰今涞涿
漁陽廣栽杭稻民獲其利別職方氏云幽州穀宜三種鄭云黍稷
稻賈公彥疏云幽與冀相接冀皆黍稷幽見宜稻故云三種黍稷
稻也是幽之宜稻其來舊矣或曰涞涿之間山泉清淺正劉靖紀
勳碑所云疏之斯溉決之斯散也若吾鄉亢旱則涸及三泉隄潰
則水深五丈障之猶虞為決引之更益奔衝談水田于豈利非徒
無益實增之害也余聞之艱然曰若所云云真夏蟲之不可語冰
者矣且漳水可以灌鄴旁涇水可以富關中何吾鄉之于河獨避

之如仇而畏之如虎耶及讀宋史何承矩傳自順安頻海東西三
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悉為稻田食貨誌云凡雄鄭霸州平戎順
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溉灌吾鄉始為塘濼終為稻
田防塞實邊具有成績稻田有八利多為溝渠引填淤之水利一
分為支河疏壅塞之害利二旱不虞枯槁利三水不虞泛濫利四
通舟楫以便轉輸利五稻一斗易粟數斗利六逋賦易完利七戎
馬不得馳突利八然始必壞民丘壠多起丁夫變置川原遷延歲
月都邑易騰浮議愚民潛布流言未睹截穗之臭已中鑠金之口
必主之　客勿付之重臣勿因小害而阻撓勿徼徼利而鹵莽寬
其文網需以歲時則數百載之曠典庶可次第舉矣
文安地形如釜當十五河之衝為泉流滙歸之區也其三營四淀
皆不毛之地初無類課自正德時始議開墾而大有力者乞為庄
田以進宮税尋有牧馬草場備邊等項名色起科倍于常額斯民
已不堪命兼以旱澇不常相率逃亡漸成荒蕪時屯牧佃户生員
任之龍等捜霸州蒼兒淀減半折徵事例具呈先任〔新編入〕鄭君痌瘝切
身力請監司撫按兩臺俱報可　疏聞然未邀　俞旨屯臺盧公
嗟痛不已循長孺矯　詔發倉之例惟鄭君藏徵之請惟　慈寧
宮庄田子粒歲如其額自　神宗顯皇帝升遐　頒詔首恤文安
除　慈寧宮子粒錢粮不折外其餘放馬等三營火燒等四淀俱
准一體減半折徵

保定縣志天大司馬議展河議　自保定縣東北路疃村起自南但東由周家庄戴家庄西當村亘祇店頭村築大堤一道務使高厚計約四十里計用工二千名做工兩月每月每夫一名給工食銀壹兩伍錢計銀六千兩此二州七縣之利義當共舉俟堤既成即將路疃村迤北至口頭卜家庄善來營苑家口蘇家橋沿河一帶南岸之堤盡為夾去即以所築之堤為南岸則水豈能復變所謂不與水爭利此策之上也目前之計但當于苑家口修桃園二河之中內有民田京營地約四五十頃亦因水患皆由為之防一遇水發最為壅塞若將民田京營地斷其賦税一半餘者各州縣代補各開其水尚堪種麥其中曲防盡為決去則秋水亦不致大變此又策之次也

王應椿曰霸屬三縣析畝原無異同惟是保定澤鄉堤外窪地太半每遇泛漲眾流蓄聚經年不淺根存難耕以故丁逃而累及於戶戶逃而累及於甲人不得不盡甲而逃地不得不還官而荒夫亡業蕪蕪額賦難減錢糧盡歸堤南五百頃內緣是小畝壹畝伍分折大畝壹畝而折畝遂與文大之參畝折壹者異矣為塗地之肥磽什百然均一額賦也輕重異宮懸絕哉

輔兵議　　汪道昆

自古　畿輔之地必設重兵所謂疆幹弱枝隆上都以觀萬國者也我　國家京營之弊末易更張環顧三輔之間尺籍僅僅耳昌平北捍邊圉陵寢在焉　世宗嘗命大將軍軍昌平旋以罷議罷顧畿內巡撫秋駐昌平載在　璽書迄今未改昌平故隸霸州兵備道項復設專道治其兵隆慶初言官上言兵事請昌平團游兵三萬召兵部侍郎譚某總兵戚某專練之　先帝嘉納其言召兩人者至屬增兵增餉議格不行尋以薊昌屬此兩人僅出中策幸而兩人者同心戮力完繕邊防比及數年境外無犯其後輔臣建議增置兵部侍郎二人一守昌平一守通州責以防虜誠知昌平地重宜必重為之防得時而行蓋有待於今日耳邇者薊昌以保塞得兼宣大以　貢市弭兵九邊晏然胡馬不敢南牧議者方欲休兵捐餉以紓大農似也不佞過計竊以為不然我　國家用夏變夷自昔一以備邊為急以　京師而視薊昌宣大皆在肩背肘腋間則視九邊尤急矣頻年內握勝算外藉壯猷財力畢殫卒鮮底績即其弊未可縷指其大較有兩端畫地而守聲援不通一弊也無所不備無所不寡二弊也夫匈奴雖強不過　中國一大縣計彼控弦十萬其餘復何能為通計九邊之闕士且什倍之曾何負於虜顧今督府相望鎮撫比鄰　朝廷分信地而責成之使各保其境內然或聚虜數萬直趨一隅一隅敢戰之兵曾不足以當其什一所謂無所不寡是也既分信地曾何患于其鄰東手而坐視之不啻秦越虜之始至既不能併力而扼其方張及其惰歸又不能出奇而乘其既敝所謂聲援不通是也甚或以鄰為壑賂虜而嫁禍于鄰弊也久矣不佞之聞薊師也薊分十一路將士各有分區使徒籍此以待虜來虜且乘之矣謀者得虜方嚮則當虜者為主諸路悉自遠近赴之譬之常山之蛇首尾皆應向虜犯大水峪少師楊公帥諸部卻之率用此也薊昌亡

論已宣大相距不數百里猶之唇齒輔車借使虜犯宣府則宣府為主大同赴之虜犯大同則大同為主宣府赴之通力合謀交相重矣虜果數能得志乎其未邪由二鎮而觀之則四鎮可知已為今之計請通四鎮之勢而懸衡其間設輔兵六萬軍昌平左右顧以伺虜便四鎮之諜哨皆能深入虜地并得虜情縱或大舉必先旬日知之自此勤兵長驅可一當虜如虜犯薊則薊主兵守以待戰而輔兵赴戰以協守如犯宣大亦然乃若因時制宜戰守互用悉在主將耶如薊昌可戰之兵不啻八萬以輔兵六萬合之則十四萬有奇即虜大舉而來而吾得十萬之師足以制勝矣宣大故有敢戰之兵自今部署而訓習之當不在薊昌下即出宣大亦得十四萬有奇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事之必至者也藉令分犯四鎮虜勢必輕各鎮全力足以應之即分遣輔兵以為之援無不可者夫東西一舉十餘萬衆豈直足以禦虜而已哉俟其聲勢既振部曲既明技擊既精心力既一猶之肩背臂指伸縮自如虜有不庭因而討罪即東擣東虜西控西酋惟上所命耳我　國家威德遠甚　成祖蓋先為之乃今復以堂堂正正之師一收犁庭掃穴之績虜將辟易不暇寧復有他由是而放馬休兵以紓國計簡十萬以張桀旅減半額以戍各邊偃武修文萬世之利也用是謹條四事仍以二議足之然惟因兵為兵無甚高論方今　君相一德文武一道中外一心此所謂千載一時難得而易失者矣不佞祇事行從竊自比于獻曝之忠望望然誠懼失時要非好從事者也高明幸察

三屯營

隆慶二年五月、薊遼總督譚綸疏陳邊務、言敵兵破虜職為制禦長策、而行之有四難、制虜長技、非車不可、召募强壯、歲費甚多、司農告匱、一難也、燕趙之士自備虜以來、銳氣幾盡、募卒吳越、又疑用之不可北、散之不可南、二難也、燕趙之人素驕、驟見軍法、不無大駭、且去京甚近、流言易生、三難也、我兵素未當虜、戰而勝之、虜不心服、能再破之、終身創矣、再攜恐嫌易生、奇禍或至、四難也、不若姑就薊鎮見兵、講求戰守之策、各路選兵十枝、每枝務足三千、列為三營、營分三軍、各加訓練、仍付戚繼光以督理練兵之職、每春秋兩防、三營之兵各移近邊、臣與繼光往來督勵、務各負墻以戰、邊之臺外次為上策、萬一衆殘潰入、亦須步邀罪誅、臣等決一死戰、收桑榆之功、亦不失為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掩取微功、苟圖塞責、是謂無策、又言中國長技、無如火器、欲練兵三萬人、必得鳥銃手三千人為衛鋒、而時加肄習、非遲之一年不可、今防秋期近、請選取浙兵三千人以濟一時之急、從之、既而復條上分立三營事宜、言春秋兩防之時、各屯要地、如永平有警、則遵化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薊

州有警、則三屯一營禦之、遵化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密雲有警、則密雲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遵化出一哨應之、兵皆據墻力戰、以拒虜不入為上功、其或一面失守、致虜潰入、則合三營之兵、併力奮擊、務收全捷、又言薊鎮專用主兵將以罷調客兵、今行之而未效者、任未專也、宜責臣綸與繼光專董其事、勿使巡按巡關參與其間、俟三年練有成、然後遣官閱視、補得主兵幾何、即罷調客兵幾何、疏入報可、　三年總理練兵都督戚繼光上疏言、薊鎮兵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又言兵形象水、之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蓊翳、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於車戰、虜入近邊、利於騎戰、虜在邊外、利於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邊兵所習惟馬、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願於臣浙兵三千戰守、又以三千為鋒手、付臣教練、分發十路、聽臣總領車騎合練、庶臣得展布、而無制於時之虞、部議宜取四總兵部號而獨任繼光、　上是之、

隆慶三年二月丙子、兵部尚書霍冀覆總理練兵戚繼光條陳咨總督撫按會議合練是否、誠云、太公對武王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故車騎不敵、又曰、步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八人、八人當一騎、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四人、四人當一騎、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由此觀之、則今日車騎合練之法、即太公復起、不能易矣、且所謂險地易地、在薊昌皆有之、今計二鎮間可練兵車七營每營用重車一百五十六兩、輕車二百五十六兩、步兵四千、騎兵三千、駕輕車馬二百五十六匹、以東路副總兵一營、合薊撫標下一營、住之建昌遵化、以西路副總兵一營、合總督標下一營、住之石匣密雲、以薊鎮總兵二營、住之三屯、昌平總兵一營、住之昌平、是十路二千里之間、有七營車騎相兼轉戰之衆、即有數萬虜、無能為矣、或者疑於虜騎迅疾、車步遲不相及、臣等為之解曰、用兵之法、有分有合、兵車七營豈皆聚為一處、必以一半合戰而又一半出奇、或邀其前、或搗其後、或出其左、或掩其右、有追奔、有迎擊、有扼塞、有邀截、追奔邀截及險地用騎與輕車、扼塞用重車、迎擊及易地則輕重車騎相合、虜之所恃者馬也、而我有車以制其馬、虜之所習者射也、然遠不能六十步、而我之火器火箭皆可遠二三百步之外、且有車以為之營衛、我得以展其所長、是技又不相若矣、此車騎合練堪用者一也、行則為陣、

止則為營以車為正以騎為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人無挑壕
壘塹之勞馬有從容飲秣之便此車騎合練堪用者二也車不
用食步不用馬以車載步又半不用甲省費甚鉅此車騎合練
堪用者三也前此虜入內地如蹈無人之境四散擄掠遍地皆
虜莫之誰何今有兵車與戰虜既不敢分掠又不敢久住僅僅
自保取道以遁此車騎合練堪用者四也薊昌地方險阻車利
扼塞邀截使虜大失利當有終身之創此車騎合練堪用者五
也臣等又以奕喻駐則布車四隅將卒馬砲俱處其中明以車
為衛也行則馬步各有止節惟車縱橫遠近所向無前明其不
可當也砲則隔子取子明無物可障也此車與火器相須為用
又因可互見矣臣等又以字說戰字從車陣字從車軍字從車

大軍所駐名其門為轅門轅字從車騎字從馬從奇可見古人
以車為正戰以馬出奇其所從來遠矣不獨太公之對武王為
然今都督戚繼光議以車騎合練臣等援古証今實以為得制
虜之長策部覆從之建昌自此設車營矣其條陳有七窾六失
四窾云臣嘗見射者硬弓勁矢射疏及遠俟令射近則云習遠
而不能近彼弓矢由人尚如此今邊墻依山山勢崎嶇有斜坡
百十丈者有平低數丈者所恃全在火器火器力大奪手又非
弓矢由人之物處高臨下又非教場平坦之地若不平日演試
識其高下臨敵一發不中再發不中賊已至墻下火器為無用
矣臣行邊每查庫貯一區之內多者十餘萬少亦不下數萬卷
皆掩卧塵土問之將領則云俟報警方給問之軍曰臨警隨給

汝能用乎皆謝曰不能節歲費數十萬金置造軍器萬萬發邊
以有用之物置無用之地誠竭江河以實漏卮耳此不練之失
也今之所懾虜者惟火器火器之中惟邊銃快鎗彼鎗銃之腹
原造未曾鑽扭粗細不一以致鉛子出口不直口大子小銃腹
有隙以致火氣先失子大者卸於銃口一激落地矣且一手點
火一手執銃手執銃後子出銃動低者入土高者穿雲賊少犯
則命中不能賊環至則銃梯無措由是雖具火器不能退賊次
惟弓矢夫弓矢之力不強於賊則與賊共且堅甲兜鍪非矢能
貫所謂雖練無益之弊也

永平道葉夢熊——戰車議　兵家有勝算之策有制勝之器今
之言禦虜者非不備矣然或各得其一端而其策其器多散漫

而嘗試又不及虜之精專虜所恃惟騎射自少而壯止一藝耳
千人萬人亦止一藝耳故箭不虛發騎追逐如飛飆風疾雨頃
刻蹂躪勢不可當此其所長也中國豈獨無所長哉火器也輕
車也挨牌也此吾之所長也虜弓雖強必近發而不能遠及矢
雖如雨可以善避惟火器一發避之無措一銃可殲數十人千
銃齊發可殲萬人加之萬銃雷震山裂絡繹響應即虜騎百萬
亦無不撓亂矣古人以車戰後人失其意僅用以守戰車宜輕
可便馳逐守車太重僅可備營壘轉輸耳成化間工部及大同
所製用十八人推挽即今薊鎮偏箱亦用十六人後要改衡鋒
車亦非十人不能運皆安營輜重之具非戰具也今製雙輪稍
前退板退後著地如飛平地二人可推遇險四人可舉上列鉛

刀、行時摺疊、戰時前向、火器從中而發、隨虜所往而逐、彼止則我進、彼進則我止、人遇之披靡、馬望之辟易、可戰可守、萬全之計也、挨牌中用薄板、內外皆竹片藤編密釘、試以硬弓、十步內射之不能入、萬曆三年、本職任薊州時、嘗用以破黃鄉犯三萬彼長鎗硬弩飛鏢、俱無所施、今以直抵虜箭、一齊挨前、用砍馬刀與長短器相夾、翼車而衝、然後騎兵隨之、是兵法所謂馬步車混為一法、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潛九地而動九天者也、蓋制勝之器、中國所長也、然惟專而後精、惟精而後長、欲其精專非練不可、欲練非選鋒不可、兵不選鋒曰北蓋貴精也、秦漢擊胡、常用兵三十萬、往往不利、然出塞千八百里、窮極其地、勢不得不用衆如我　成祖北征、亦用至三十萬

是也、若虜入犯縣之對敵、則可以計取、如岳飛以五百人破十萬、劉錡以千人破十三萬、我　太祖用中山開平岐陽分道驅逐胡元、皆以精銳襲擊、所向無敵、此用寡之効也、夫虜之擁衆而來也、徒以驁悍自驕、蜂團烏噪、奔掠無紀、若能設伏出奇、一大創之、如鳥之傷也、可以空弦下矣、故出奇之兵必練、練必選鋒、密雲遵化三屯俱有標兵、每標選一千、西協四路選五千、中協四路五千、東協四路五千、以二人之食食一人、以二馬之食食一馬、南兵三營、每營選一千、人責成總兵、選家丁五百、副參遊以下、或二百、或一百、汰遣食冗員、虛糧冗役、積其餘以陰蓄死士、則兵馬不必加也、錢糧不必增也、於常額之中、而得轉弱為強之術、蓋今日制虜之勝算也、戰車每兩、車正一名、挨牌六

名、長鎗二名、鉤鐮二名、佛郎機手二名、百子銃手三名、無火箭三層推車夫二名、馬八匹、馬上各備百子銃一把、騾一頭、馱滅虜砲一函、百子銃十把、共計步兵十七名、馬兵八名、以二十五人為一隊、十隊為一司、十司為一部、十部為一軍、分為三營、合為一大營、勢小則分擊、勢大則合擊、處處有節制之兵、人人有敢戰之氣、此薊門之命脈、京畿之神臺、忠義之臣所宜剖胸裂眦而圖者也、夫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見其形、而有其實、今之虜形與寇大勢可覩矣、虜未嘗一日忘中國、則中國亦不宜晏然無事、而坐待其變也、自京東撫賞修工之外、宜問兵其半救不飽者能戰否、宜問馬其羸弱不堪者能馳否、宜問火器其棄置已久者能習否、宜問將其煩文縟節以急阿奉憂鍥退識以希

苟延、一旦有急、果可以當虜否、夫時方以歸義款誠為賀、而無故發深憂過計之談、昔遭謫斥、今復不戒、將至於三刖而後已也、誠不自知其狂悖、惟臺下計安　社稷、熟思而銳圖之、幸甚

神銃議　塞上火器之大者、莫過於大將軍、薊鎮一年止放一次、以其勢大、人莫敢放也、銃身一百五十斤、以一千斤銅母裝發、如佛郎機樣、職熟思之、改銃身為二百五十斤、其長三倍之、得六尺、不用銅母、徑置滾車上發之、可及八百弓、內大鉛彈七斤為公彈、次者三斤為子彈、又次者一斤為孫彈、三錢二錢者二百為群孫彈、名之曰公領孫、尚以鐵磁片用斑貓毒藥煮過者佐之、共重二十斤、此發勢如霹靂、可傷數百人馬、若沿邊以千萬架而習熟之、處處皆置人人能放、則所向無敵、真火器

絕技也。初疑其重，今運以車，登高涉遠，夷險皆宜，職製成每日
幾次試之，見其不勝寒。夫 祖宗出塞，專恃神銃為破虜先鋒
天順六年，造兵車一千二百輛，各有載大銅銃車，成化元年，造
各樣大將軍三百個，載炮車五百兩，大約與職意合，蓋善用中
國之長以制虜，此上策也。觀 大明會典神鎗神銃俱內庫兵
仗局管，其慎重如此。知 祖宗所以逐胡元，則知今日之所以
為戰守矣。 其製輕車以備戰守文 夫車戰古今詳言之矣，
用之皆有成効，歷歷可考，間亦有稱不便者，謂其重滯窒礙難
行也，不必遠引，即丘文莊、李文達、馬端肅、許襄毅，每能言之，而
未身試。成化年間，工部造之，名為小車，而一兩挽之，用十八人，
宣大造之，用十人，薊鎮見存，曰偏箱，曰飛車，非十五人不能駕
竟未得古人良法美意，自古謂之馳車，謂之輕車，突騎謂之興
兵十萬，用輕車二千，皆越險數千里，而轉戰者也，安得以重滯
為病哉。今職近日以意造之，雙輪前向，遮板稍後，上列刀銃六
把，併郎機二頭，火箭三層，新製手上百子銃二頭，輪輕着地，若
有自行之勢，假二人推之，如飛翼，以新製鐵拒馬、竹挨牌、砍馬
刀，馬見驚恐奔潰，不敢回顧，平地二人可推，遇險四人可舉，共
可遮蔽二十五人為一隊，馬五疋，稍倣古法，合一萬人而為一
軍，見在各營舊車存之，以備運輓，其軍之壯健者，以駕輕車，其
竹挨牌與百子銃、鐵拒馬，須用南兵，方可教技，每車一兩，并銃
炮器具，價銀五兩，夫造之如法，不惜其費，練之如法，必極其精，
本職預以三年之功，得精兵一萬，必効制虜安邊之策，緣係車

營，更改錢糧重務，伏乞臺下裁議，具題，決意而早圖之，宗社
幸甚，軍門撫按稱善，其製每一車用馬步二十五為一隊，合隊
為司，有左司右司，統以百總二名，十司為一部，為左部右部，統
以把總二員，千總一員，十部為一大營，有左營右營，統以將官
二員，計一大營共用馬軍八千人，步軍一萬七千人，共二萬五
千人，全勢也。惟薊兵既有定額，而各營路之軍，更多寡不同，況
各分信守，湊合為難，則居常訓練，欲必成全營，定於事勢未能
也。惟令因地用兵用車，各從本營本路兵之多寡，便宜各在本
地相為訓練，不必盈此虧彼，不必合遠湊近也。緣此車可用馳
突，一車之兵步馬相兼，多少可為戰禦，進則為陣，止則為壘，無
俟必成一營而後可用，但計有一車，即用兵二十五人，有二十
五人，即用一車，則在在俱有兵車，分練為小營，合練為大營，卒
有警急，審量機宜，勢小則相近一二路分擊之，勢大則調集諸
路合擊之，何練之不効，敵之不克耶？又查計東協見在之兵，建
昌營可用車一百二十輛，燕河路可用車六十輛，臺頭路可用
車八十輛，石門路可用車一百輛，山海路可用車四十輛，共計
應造車四百輛，用兵一萬人，平時有步兵不足，馬兵有餘者，亦
就而用之，有警主兵不足，客兵有餘者，亦就而用之，惟每車合
二十五人，不必拘定馬步主客之數，要在用之得宜耳。本道每
月親歷各營路往來督練，俟稍覺精熟，再合操於建昌臺頭適
中之地，則分合通變，成効漸可睹也。至於千把總等官，即就各
營路見設馬步各員內選用，責成其兵車之數，雖多寡不一，而

營制之體則大小通融此車器兵馬大槩如此 又議添減虜
滚車 查得舊車有騾駝載虜砲安營拒敵臨時方入藥掘土
安炮高下無法退坐丈餘緩急無恃今議製滚車上載滅虜炮
三函高下安置有法試之炮發而舉(火車子)不動以三人挽之每戰車
二輛即帶滚車一輛勢甚輕便似為火器長技炮用營路見在
者車料顏料匠役鹽菜計該二百輛共該銀二百八十兩似應
并前議請造用庶兵車器用全備禦虜利便巡撫蹇達議薊鎮
有險可恃故以守為上先此奉有朝議以匹馬不入為功然非
不用戰也見今東協當薊遼之界羽檄時馳則夷情視西中二
路為急墻臺疎薄舊車無多則邊備當比西中二路加嚴今東
路臺墻之工必需歲月則今之輕車委應亟造今准咨議以錢

糧則取於庫貯堪動及漢莊裁減民兵銀兩既不煩請討以製
造則先急東協而責練於中西輕重並施新舊互用又不至於
偏廢誠切中機宜無容別議該道若心籌畫以圖戰守大裨邊
務當與邊工一併議題用成永計軍門王一鶚題稱永平兵備
道葉夢熊議造輕車四百輛及大炮滚車二百輛臣等躬親試
驗委果便利有裨邊防且邊工卒不可完此項尤應亟舉已遵
奉便宜事理住逕查議審酌調停并計處錢糧行令該道動支
永平遵化各庫貯堪動羊價料價與支剩浮費及省精民兵等
銀九千四百三十餘兩該道選官造完臣等再行查覆如果工
作精堅錢糧並無冒破一體題請優敍以為邊臣任事之勸庶
事有責成人心愈奮其於戰守大計各有攸賴矣制可兵道練

習遂以半合營禦虜以半分路令南兵游擊龔子敬查酌沿邊
極衝設之選膽勇百總一名壽官壯夫放其炮房三面開門兩傍
可擊衆墻之虜向外可擊馳突之酋初設桃林口時適長昂子
伯魂領鐵騎千百餘挾弓躍馬横索賞物撫諭之不馴閉守備
張旆即示以大炮盡殲暈醜甚易不信號笛一發砲聲雷震暈
子飛出北山角轟然而崩石飛旋空若星隕衆虜膽寒俯首叩
地稽顙囁指驚癡半晌方甦遂讋服領賞亟去此絶技神異之
明驗也其操練有圜曰車馬步擺列起操曰長營衝戰曰變方
營出馬步衝戰曰方營四面攻打曰戰畢收營及各號令具載
又曰五花每一營合車八十輛共四百輛曰協路合營方圓每
一面用車一百輛共四百輛及八陣圖刻布而變通在人不述

永道車製木料尺寸 輕車 轅條二根長九尺二寸闊二
寸五分厚二寸二分 前琶頭一根長三尺三寸闊一寸六分
厚一寸三分 前遮牌一扇高四尺六寸闊四尺五寸板厚六
分 立柱二根長四尺六寸 上横檔長五尺一寸 下横檔
長四尺五寸 門二扇高四尺六寸闊二尺二寸五分板厚六
分 撑棍二根長三尺 横耳二根長一寸五分闊一寸五分
厚二寸 推手木二根長五尺二寸方圓一寸八分 車廂横
檔二根長二尺六寸厚六分 車匣一箇長二尺四寸高二尺
二寸 車耳二箇長二尺四寸闊四寸厚一寸五分 車輪二
面徑過三尺八寸 車網十四塊厚一寸八分闊四寸 輻條
二十八根長一尺九寸厚一寸三分 車頭二箇徑過八寸長

八寸　火箭匣一箇長四尺五寸濶一尺高七分　郎機架木二根長三尺濶二寸五分厚一寸五分　横檔二根長四尺四寸濶二寸五分厚二寸二分　上拒馬横檔一根長四尺二寸

鎗桿三根長四尺七寸　下拒馬横檔二根長五尺二寸

鎗桿四根長三尺　大神銃滾車　轅條二根長九尺濶六寸厚四寸　横檔五根長二尺四寸濶六寸厚五寸　立柱四根長七寸濶二寸五分厚二寸　盖板一片長四尺六寸濶一尺八寸　撑根二根長三尺　拒馬鎗桿二根長三尺五寸　前車輪二箇徑過三尺二寸　車網十九塊厚二寸五分　輻條三十八根長一尺六寸　後車輪一箇徑過一尺五分　車網八塊厚一寸八分　輻條十根長八寸　前車頭二箇長一尺徑過一尺　後車頭一箇長六寸徑過六寸　車耳二箇長一尺八寸濶四寸厚一寸五分　滅虜砲車　轅條二根長七尺三寸濶三寸五分厚二寸五分　横檔七根長二尺三寸濶三寸五分厚二寸五分　前車輪二箇徑過二尺六寸　車網十七塊厚一寸八分　輻條三十四根長一尺三寸　後車輪一箇徑過一尺五寸　車網十二塊厚一寸八分　輻條十根長八寸　前車頭二箇徑過七寸長七寸　後車頭一箇徑過六寸長六寸　車耳二箇長一尺濶四寸厚一寸五分　車匣一箇長一尺八寸濶七寸高六寸

永道車器　内上外下　車上　郎機二架　子銃十八門鎗六條　鳫翎刀一把　鉛子一百八十箇　火藥一百八十

袋計九斤　火箭十五枝　火繩十條　藥線盒二箇　藥線二百條　車下　竹挨牌六面　砍馬刀六把　百子銃二門火箭二百枝　大旗一面　長鎗鉤鐮腰刀金鼓旗幟俱於各營路隨宜就用皆護車兵執具

昌平州志　陵寢之重以黃花鎮為之鎖鑰黃花之重以四海冶為之捍衛正猶唇齒相依而聲勢實乎相援也是故四海冶內控□虜外聯陵寢凡有警有事則報黃花路之山前欲行陵備專在鎮後與四海冶潛通有一小道以便文移往來雖非平時備之所也然而承平情來之人咸知捷徑間當由之羊腸歲久人眾遂為常川之道而路險之所不及巡察之所未周惟有斥土之寬高附近軍民吾乎出使皆所致殺為一盜出不測雖無為之禁亦曉矣今若更為其小道則四海冶或有警報而四居庸以達黃花關內外相去之路難阻不測難發夕至而先失誤軍情為今之計必須使通衢絕往來之跡文移得飛傳之速斷關中高峯而永無後患矣愚意當以達塞道通遍之處建一寬敞為大暨關敵臺二三座之間以便五箭臺分內外供用數猶上下黃花撥軍三十名四海撥軍三十名分為三班以示寬恤專責每日黃花軍十名四海軍十名在臺直宿凡遇傳報文移到時即封臨口外而入者至臺下黃花軍人傳遞自內而出者四海軍人傳遞每傳遞必二人同行以防山陰躁虞至於臺軍輪流按定如有推挨將違失誤者實以軍法從事嚴行曉示如此則查核易集而文移傳報永不負難矣

昌平添設武職提督　嘉靖二十九年虜變之後添設提督兼署都督僉事專管入衛邊兵防守　鎮守　仍兼署都督僉事參將　鎮守黃花居庸鎮邊三路參將三員遊擊四員坐營一員守備五員管領永安標下兵馬二枝及統帥鞏華昌平白洋道兵三枝各三千名黃花一路主兵三千五百員名居庸一路主兵四千員名鎮邊一路四千員名　遊兵　嘉靖三十七年總憲副楊公招募軍民三千名立為遊兵一營統兵遊擊一員　標兵　嘉靖四十二年十月北虜犯墻子嶺兵部會議添設昌平總兵下標兵三千員名就於永安營摘發軍二千名召募家丁三百名新軍四百名蔚州等州縣清解軍三百名共三千名立一營統兵遊擊一員　坐營　嘉靖四十三年春軍門議設總兵標下添坐營中軍官一員以都指揮體統行事　鞏華營　鞏華建設出自　世宗朝建鞏華城都督府職為守備官後改副總兵官俱都指揮後改分守官以指揮推補今改設遊擊領兵三千遇閘操日赴永安城演武教場操備　守備　奉　勅協同內守備專保守陵寢以署都指揮體統行事

薊州志

薊當京遼之會驛通車馬之関貢夷相續假款扶市洵北邊要害也數載東虜戒嚴旦暮徵調有帖如織館穀君派供億之費歲計二萬有奇牛馬車輌偶一僉派而中上之産蕩矣今議照地僉役苦樂稍均尚敝〻稱厲

按今之所謂馬車商即前之所謂馬牛頭兵憲徐公規則簿載每年馬牛頭各三十二名每馬頭一名編民地四十頃牛頭一名編地二十頃擇其地多族貴人户為頭其餘地少者幫貼三年一次番編或派在第一年其第二年第三年休息之或在第二年第三年亦然照地僉頭甘苦與同此丁有丁差地有地差不相妨也嗣天啓二年東奴犯順援兵調發驛遞擾甚有謂三年分派一年負累難當時過　兵憲郡公目擊民艱每年每民地一畝編派站銀隨供億煩簡年分量派徵收在公指商應當牛馬頭役百姓不知有差此皆立法之善斟酌行之存乎其人

邊防

薊州東北至馬蘭峪營六十里北至黄崖營四十里西北至將軍石營七十里皆轄于馬蘭路恭將黄崖二營各提調官一員仮統千把関寨等以備禦之提調寛佃峪等関五鮎魚石関水口數十丈前後俱寛其西山墩空十馬可並五里至平山関寨十里至馬蘭峪関水口一里外山峯窄僅雙馬可並四里至獨松峪寨十里至峯臺嶺寨八里至龍洞峪関水口三十丈後山陡窄止通中馬八里至寛佃峪関水口數十丈後山崎嶇僅容馬可並八里至餓老婆頂寨二十五里至恥瞎峪十里至古強峪寨山口丈許後山陡峻通單馬五里至蚕椽峪寨三十里至青山嶺寨山口五丈後山窄厚通單馬六里至大平安寨十里至小平安寨山口二十丈狹絶難守十里至黄崖口関水口數十丈前後俱寛五馬可並西乾澗墩折墻通馬四十里至彰作里関

提調將軍石營関下　彰作里関山口數丈前窄後寛通單馬二十

里至將軍石関水口數十丈前後俱寛十馬可並三十里至黒水灣寨十里至黄松峪関二十五里至峨嵋山寨二十里至魚子山寨二十里至熊兒峪関四十里至南水峪関十里至北水峪関山口數丈後山窄僅通單馬三十里至灰峪口寨三十五里至黄門子関

貢夷　朶顔等衛夷人進貢一年往回六次向東來者由州送至三河驛由西回者車送至遵化驛鞭把羊酒犒賞等費共用銀七千六百四十三兩一錢二分至于任載車輌乗坐馬匹猶在牛馬頭役進貢雖曰來王而驛騷甚屬不貲又且擄掠居民婦女大為民害貢夷亦何利于中國哉

玉田縣志瑚發貢夷議　為酌處貢夷瑚發銀兩以均勞逸以蘇賠累事竊照　國家約束諸夷通之款貢固云開柔遠之門實以寓羈縻之術第其來也果戢心以奉獯索亦何惜賜賚之加即不然掌其賞以厭其心不至生鴟張之勢則又何事撩不必然之畫哉惟金錢費而無名民脂竭而愈困當事者僅支持旦夕而時切杞憂之慮奉公者即亟於賠補而未有息肩之日則又不得不為之慮矣卷查海建兩夷設衛入　貢則自永樂元年始中間致服不常然時時利我貢賞隨叛隨　貢大率　貢期定以三年貢夷定以一千五百人至之日每夷一名給馬一匹以備騎坐每夷十名給車一輌以載行李一應犒賞惟照原單給發間其中或有需索亦不過數兩之銀無重費也自萬曆三十年後建酋傾覇跋扈而年不貢一時疑其有異圖令兩序班往詰之而二三棍徒教之為應付減少之説禀兵禮二部議定每車一輌貼銀拾兩以給之廟堂以此為柔遠之恵而吏不討夫銀之所自出驛遞以此為剜肉之苦而不能辭夫役之便不來狡夷以此收捆載之利而不能

禁夫累之使不作故　貢夷一過鷄犬林木盡皆成空驛遞頭役一聞食於父母妻子相對泣訴甚有撇丘廬以逃者是驛遞雖不為貢夷設而使之畏貢夷以避驛遞又豈長計也見今三十九年正入貢之期矣查三十六年馬頭之費原廩給三千分該銀三百兩外每馬百匹折乾七十匹每匹折鞭布一錢實騎馬二十疋每匹貼息馬銀五錢而提鈴背本猪首之費不與焉計往返馬三千疋該銀六百六十六兩而提鈴背本猪首之費又不下數百兩約費銀一千餘兩矣牛頭之費除　欽賜龍虎車輛每輛折銀二十兩十八九兩十五六兩不等該銀五百四十八兩二錢外每車一輛正賠銀十兩加貼銀五六兩而鞋襪上車下車債房米菜柴舖之費不與焉計每車一輛約費銀十五六兩往返車三百輛共費銀四千五六百兩矣蕞爾五回孑遺幾何五千金鏹從何補辦歆假之

官幣則懸匱而貯積原空徵取之民間則脂竭而皮毛皆盡俟調停而後開發安所得神運鬼輸之財稍減裁而養疲癃且先開啓釁開邊之罪卑縣斟酌事勢博採人情思一通融之使賦不加而事集則無如調停幫價銀之一術矣何者卑縣民地五十二百一十六頃每畝除正供徵銀一分有零外復派有幫價銀八厘協助驛遞共銀四千一百七十餘兩每年當牛馬頭役自相充取并不假之官徵其取數亦多米麥豆谷之類不盡給之銀兩至於開發夷人站協不足亦當各役那湊並不假之官幣此雖聽民之便事誠不擾但惟充補自頭役則償之不以時得之不以實政所謂名存實亡者又均是頭役無事之年有幫價之利無開發之苦當貢之年有開發之苦而無幫價之利是驛遞中且自相胡越矣況財入百姓之手其費用也甚易從當賠累之秋其措辦也甚難故有

開發不得而逃者在在有之卑縣所謂通融者正通融三年之中所謂不加賦者正調停於幫價之內查照卑縣頭役三年一編海夷諸夷三年一至除三十九年幫價銀見今出示徵收預備外其自四十年為始總計三年幫價銀該一萬二千五百一十餘兩貢夷開發除協站外約費銀五千兩於每年幫價銀中扣徵一千六百六十六兩六錢七分貯庫其餘銀二千五百餘兩仍舊聽民幫充積之三年當有銀五千兩貢夷一到即以此銀開發之論賦則民間應納之錢而非出重徵論銀則三年積貯之有而非屬驟辦論事則公平又遠之舉而不為難行論情則有餘不足之濟而不為偏橋卑縣所云均勞逸蘇賠累者此也至於彈壓之使不驚驁限制之使不多入則又非卑縣所敢與也伏候詳示施行

密雲志

石塘嶺關東自陳家谷口西抵丹速口延袤二百四十七里屬下關寨二十三　白馬關　黃崖口　營城嶺　馮家谷　白崖谷　刘車嶺　鷂水谷　左二關　西駝骨關　東駝骨關　陳家谷　开里口　神堂谷　河坊口　大水谷　小水谷　牛盆谷　白道谷　大良谷　東水谷　西石城　東石城　共計邊城二百四十七里附墻臺三座空心敵臺三十九座

古北口關東自盧家安西抵奎房谷延袤一百四十七里屬下關寨十六　師坡谷　龍王谷　磚垜子　丫髻山　司馬臺　鴉鵲安　盧家安　鱉房谷　陡道谷　子馬谷　潮河七寨　潮河川關　潮河六寨　潮河五寨　潮河一寨　共計邊城一百四十七里附墻臺一座空心敵臺一百十一座

曹家寨關東自小臺兒寨西至將軍臺寨延袤一百三十五里屬下關寨二十二　將軍臺　栢嶺安　齊頭崖　梧桐安　扒頭崖　師姑谷　倒班嶺　大角谷　漢兒嶺關　水谷　黑谷　蜂臺谷　燒香谷　悪谷　南谷　遥橋谷　大蟲谷　大水窪　蘇家谷　姜毛谷　石塘谷　小臺兒　共計邊城一百六十四里空心敵臺五十八座

墻子嶺關東自魚子山西抵大黃崖口延袤二百三十一里屬下關寨十一　鎮虜營　灰谷口　北水谷　南水谷　熊兒峪　魚子山　大黃崖　小黃崖　磨刀谷　黃門口　南谷　共計邊城一百四十五里空心敵臺十座

兵制　總督標下除原設振武營外節年題增西路協守副總兵營　左營　右營　輜重營　永勝奇兵營　鎮虜奇兵營　石匣營　石塘嶺營　古北口營　曹家寨營　墻子嶺營　西路南兵營　防守大水谷河大班軍營　防守石塘嶺大同邊軍營　防守古北口山班軍營　延綏邊軍營　原營神樞車兵營　防守曹家寨河間班軍營　保定班軍營　準班軍營　防守墻子嶺大同班軍營　密雲守備營　已上各營設副參游守都指揮無定員兵馬數目俱見四鎮三關志

壬寅五月紀　密雲縣東至墻子路九十里　東北至石匣城六十里　石匣城四門　副總兵　東南至墻子路六十里　東至曹家寨九十里　北至古北口四十里　石塘路四門　都司　南至密雲四十里　西至大水峪四十里　東至石匣四十里　北至白馬關四十里　西北稽騎堡白河從堡西北塞外來經石塘嶺至密雲縣下　北有小水入馬南亦有小水入馬水谷而下四馬　東北石佛堡　北馮家谷堡　又西少北馮家谷軍堡　石塘關小河　東北白馬關二門　操守　南至石匣七十里　東至古北口九十里　西至石塘路四十里　北至邊墻十里　北有山河流至石佛堡南下白河　口西有堡　東陳家谷堡　東有水流至潮河川城

西入潮河 又東為潮河川 大水峪三門 操守 東至石塘路四十里 西至黃花路界四十里 北至邊墻 南至密雲三十里 北西石城堡 西北東水峪堡（東有小河） 南神堂峪堡 西河坊口堡（東有小河 北山下口河） 西南開連口堡 開連口南為漂河營二門（北有河東下白河） 北至懷柔二十里 又南為牛欄山堡四門 南至順義二十里 古北口三門 都司 東至司馬臺二十里 北至邊墻三里 北為北關營城二門 倚（北有水入焉 達古北口城） 關下 川口東南為潮河川堡二門 操守 司馬臺二門 操守（下潮河） 北至邊墻八里 東南有蔡家店民堡 將軍臺軍堡 新城莊民堡 東為曹家寨路四門 守備 西至石匣八十里 東至黑谷關二十里 北至邊墻十里 東大角谷民堡 有水從堡東入下潮河 黑谷關一門（谷水自北入） 操守 西至曹家路二十里

東南北三面皆邊墻 南蓬菴谷民堡 有水入焉曰南峪水口 又南吉家莊 操守 東至曹家路三十里 西至司馬臺二十里 南至邊墻二十里 有大蟲峪水口（口水合而下潮河） 其南有楊家民堡〻 東北大黃崖河口 小黃崖堡（堡南）小黃崖河口 此為墻子路三門 都司 西至密雲七十五里 有河（河出自磨石峪堡西入 其西又有小水門合而下潮河） 西至石匣南入潮河 東三里磨刀峪堡 折而南黃門關堡 有河合于墻子路河 又南魚子山堡 熊兒寨堡（熊兒寨河出石堡東北） 熊兒營堡（谷水峪河口） 墻子路之南為北水峪堡（北水峪河口在堡） 又南為鎮虜營（東谷口十十谷水南入大河） 有二城 東舊城 西新城 各二門 操守 西至密雲六十里 東至北水峪堡十里 北至墻子路三十里 又南為平谷縣 此按周西錄者 當更考之于書

昌鎮邊長二百九十四里九分 黃花鎮東至開連口二十里 密鎮交界 西至驢兒駝九十里 居庸路交界 南至蘇家口四十里 昌平交界 北至火焰山三十里 宣鎮交界 居庸關東至龍嶺等六口 黃花路交界六十二里 西至石峽峪等三口 鎮邊路交界五十二里 南至昌平交界二十里 北至宣鎮交界三十五里 鎮邊城東至五座墩六十五里 昌平州交界 西至南石羊二十五里 保鎮沿河口交界

密鎮長六百八十二里

昌鎮 慕田峪城三門 操守 東北慕田峪堡 白堡 西西 貫兒嶺堡 西北有水入焉 西田仙峪堡 西南渤海所三門 都司 所城西北樑石口堡 磨石口堡 驢鞍嶺 大榛峪堡 南冶口堡 南冶口東南大奇峪堡

南冶口西小長峪堡 西南黃花鎮城三門 操守 黃花鎮川河自頭道關（二道關）入邊鎮城東下懷柔界 黃花鎮西頭道關 外又一重曰二道關 撞道口堡 鷂子峪堡 西水峪堡 八達嶺 ○自居庸關正城西北 石峽峪城北石峽峪口 口東麇子峪口 東接八達嶺口 西華家窰口 西接分水嶺隘口 ○自居庸關南口西 白羊城二門 操守 西白羊新城 新城北為崖口 白羊城正北長峪城二門 操守 長峪城正北橫嶺城二門 操守 北大石嶺隘口 東北分水嶺隘口 居庸路交界 長峪城西長峪新城 橫嶺（長峪新城西北）西鎮邊城三門 都司 西北唐屋菴隘口

甲辰七月抄冊

塞鎮所屬沿邊六百六十七里 ○墻子路邊長二百零九里
鎮虜關東接馬蘭峪交界地名石門廠起西至番路久
界西山廠止 墻子路正關河口花樓迤西起至副將臺止河
水流通無邊墻處闊二十丈 ○曹家路邊長一百二十里
吉家莊東自墻子路交界地名鎮口臺起西至曹家路劉刀峪
墩止共邊長三十三里 黑峪關東自吉家莊交界地名黑沙峪
墩起西至古北路大鍋盔安墩止共邊長八十七里 ○古北路邊
長九十里 司馬臺東自曹家路交界地名鎦木頂起西至古
北路紅門臺止共邊長四十五里 潮河川東自本路紅門臺
起西至石塘路交界地名黃花臺止共邊長四十五里 古北
正關水口闊三十丈 ○石塘路長二百四十八里 白馬關
東自古北路交界地名陳家峪起西至大水峪交界潘兒安
臺止共邊長一百一十八里 大水峪東自白馬關交界地名花
兒臺起西至黃花路慕田峪交界黃草窪臺止共邊長一
百三十里 石塘正關河口闊三十丈五尺
昌鎮所屬 ○黃花路邊長九十三里一分東接石塘路大水峪
亓連口起西至居庸路騷兒峪止 ○居庸路邊長一百三
十一里二分東接黃花路磚廟兒起西至鎮邊路歌棗頂止
○鎮邊路邊長七十一里東接居庸路石峽峪界歌棗頂起
西至挂枝庵斷頭崖止 自挂枝庵迤西俱重山疊嶂木
殺邊墻直抵渾河東岸係保鎮地方

遷化縣志營制 邑舊無營自嘉靖己未之變始募兵為右營後四年而置左
營踰九年而置輜重營三營鼎峙而撫臺復親提虎士居重焉 撫院中軍武
弁遊武副總兵間有府衛者以衛官攝之事權恭重似閑不網頗求老將宿
部 題陞階級遂崇焉 標下左營在邑治西南嘉靖四十二年設統領撫院
標兵專候應援見額遊擊一中軍一千總三把總五 標下右營在邑治東南
嘉靖三十八年設統領撫院標兵專候應援并修工遊擊一中軍千總二把總八
標下輜重營在邑城西門外萬曆元年設統領撫院輜重兵馬轉運兵餉並
應援見額遊擊一中軍一千總一把總三 鎮守中軍坐營一員即三屯中營
永樂年設見額千把總官六 中路協守副總兵官舊營三屯左營隆慶三年
設原係右營萬曆四年立協守統領改為左營駐劄三屯萬曆二十六年題準
爾車營遊擊歸併民兵於左營隨移協守駐劄漢兒莊轄中軍坐營一千把總
十三 三屯右營設自嘉靖四十二年原係左營萬曆四年左右互易為右營
遊擊中軍千把總有九 灤陽營設自萬曆九年遊擊一中軍一坐營一千
把總七 中路南兵營設於隆慶三年遊擊一中軍一千把總等官四十有
八 將鎮中軍駐劄三屯兵士分守四路臺空 按南兵營設設南將統之乃軍士分防四路將獨居中指臂不屬鞭腹
不及贅疣駢枝議為士累且南兵亡失募補多北人其長子孫者久於北幾
北地人也兵且不盡南矣萬曆戊午撫臺劉公曰措言於 上竟罷不設
太平路永樂二年設屢經改移今仍舊參將一轄擦崖子守備一榆木嶺提
調一中軍一坐營一千把總六 本路夷人二十八枝共部落五千四十有
奇俱各忠順帖服 喜峯路永樂初係提調把總嘉靖二十二年因撫賞總
關改為守備萬曆題加參將駐劄轄董家口提調一李家谷守備一中軍一
坐營一千把總凡三 本路夷人一百一十枝共部落二萬五千六十有奇
咸忠順帖服惟駱駝一枝恃其衆強沿邊驕化傅貢華賞固有快心愚逞以
挾增益 撫臺劉公不許遣路將張顧祖等擊之野得首功二十餘級已又
三擒其奸細郎中黃巳又行間使其步下殺之駱駝陽令邊境稍寧今其子
卜答猶困不忘關也 松棚路舊隸馬蘭谷至隆慶二年添設遊擊一轄潘

冢口羅文谷守備二洪山口提調一中軍一千把總各一　本路夷人二十八枝共部落六千三百三十餘名俱已帖服　馬蘭路永樂年設屡經改移至正統巳巳奏添設叅將一員轄大安口寬佃二守備黄崖營將軍石二提調中軍千把總凡十　本路夷人四十六枝共部落四千五百四十九名口暫稱馴帖

關隘

太平路　東自白羊谷關起至榆木嶺止邊垣延袤六十八里有奇　關營寨堡一十有一　樓臺二百一十有九　極衝者五　白羊谷關　擦崖子關　城子嶺關　大嶺寨　榆木嶺關　次衝者六　新開關　五重安關　攔柴溝關　五重安営　太平寨營　青山営

喜峯路　東自青山駐操營寺兒谷起西至團亭寨灤河中西止邊垣延袤六十三里有奇　關營寨堡有八　樓臺七十有九　極衝者五　青山口關　董家口關　鐵門關　李家谷關　喜峯口關　次衝三　青山駐操營　遊擊口關　團亭寨

松棚路　東自滿家口起至羅文谷關止邊垣延袤一百三十九里　關營寨堡一十有五　臺一百八十有奇　極衝者十　潘家口關　西常谷關　三臺山關　龍井關　洪山口關　馬蹄谷關　千家谷關　羅文谷關　沙坡谷關　次衝緩者五　椽八谷寨　白棗谷寨　西安谷寨　搶頭臺寨　羅文谷營

馬蘭路　東自冷嘴頭關起西至蛾眉山營止邊垣延袤百六十八里有奇　關營寨堡二十有三　樓臺一百八十有五　極衝者九　冷嘴頭關　大安口關　鮎魚石關　馬蘭谷關　寬佃谷關　黄崖口關　彰作里關　黄松谷關　將軍石關　次衝緩者十四　龍洞谷　平山寨　馬蘭谷營　大安口營　鮎魚石營　古強谷　青山嶺寨　太平安寨　黄崖上營　黄崖下營　將軍石營　黑水灣寨　莪眉山寨　峨眉山營

烽堠　邊城通人馬衝處建空心敵臺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圍濶十二丈有

十七八丈不等者凡衝處四十步百步一臺緩處二百四五十步或二百餘步不等爲一臺兩臺相映左右相救騎牆而立每臺百總一名專管調度攻打臺頭副二名專管臺内軍器輜重五臺一把總十臺一千總悉以南兵充之凡無空心臺處即以原墩充之有空心臺所相近百步以臺當墩大約相距一二里擊鼓相聞爲一墩每墩設軍五名備號帶火砲什物有差近臺者聽守臺百總調度不近臺者聽信地百總調度烽號賞罰立爲哨守條約分給官軍習學遵行每一提調下各設把總二員每一路各設傳烽官一員用南方人以其性便捷而肯用心也凡遇賊馬所向該墩舉烽左右分傳即邊墻延袤曲折不過瞬息可遍禦備既夙馳援不後

各路哨探說　薊鎮最要緊惟是哨探往年哨探不的屡致闌關蓋邊外有西虜有東虜而三衛属夷雜處其間住牧有遠近夷性有向背部落有勁弱有多寡欲知彼中消息設有暗哨有明哨暗哨則出口按撥常川瞭望者也明哨則夾裏入本路常洽虜營久住探聽者也此不論時日遠近但聞大虜結聚或窺其暗搶要挾綽有的犯隨即星夜回關路將詢拜虜情是真是假又查酋長住其由其可犯其須熟知其路徑再度其向犯果係真信一面通報撫鎮調兵馳援一面傳接臺烽堠晝夜加防其所調應援兵不必擺邊或出口埋伏或口裏荷戈以待虜一犯至我火器大箭天石交下以逸待勞豈不坐有長筭乎所慮明哨之信不的路將料敵或外我不得即緩就急合兵待寇且暗哨須計日以換酌其山川遠近或三四里或五六里每撥兩人人各執快鎗一桿在樹木叢密高處如瞭見虜酋南向十人以内則放鎗一桿二三十人以上則放鎗二桿以次傳至關下我亦如前增截虜或聞砲備我有備必不敢深入自取敗亡所慮夾夜不肯出口赴撥而私竹推挨斧聲震山谷往往被虜捉獲我無耳目賊至關搶掠而高枕臥者有之所以屡入屡創也

平谷縣志邊防

將軍石營提調　統本營　峨嵋山營　黃松峪關　將軍石關　彰作裏關　黑水灣寨　峨嵋山寨　俱屬薊州兵備道及西關峪營參將所轄

鎮虜營提調　統本營　熊兒峪營　南水峪關　北水峪關　熊兒峪寨　灰峪口寨　漁子山寨　俱屬密雲兵備道及墻子嶺參將所轄

薊鎮守邊論主事陳綰　薊鎮京師之環衛也延袤二千餘里其邊防固亦重矣說者謂崇岡疊嶂諸邊惟薊邊爲可守而守之者在於兵所患者兵不足也愚竊謂薊邊固可守矣而今之所謂守者非昔之所謂守也昔之守邊者專守要害而餘兵以備策應故兵雖省而不少力嘗聚而不分虜不敢深入肆毒者制防使然也今則不擇要害不分奇正而徒議擺守擺守未必能全而策應祇見其寡力分勢弱其何以支就使加兵亦豈能遍實二千餘里之邊乎嘗考薊鎮原額兵止四萬有餘自二十九年多事之後抽採召募已增至六七萬矣加以防秋客兵往往不下十餘萬去年虜自河流口入擺守者既無如之何經二晝夜而叅遊所統之兵星散尾鮮竟無一枝一隊爲之應援副總兵蔣承勛特以數卒堵截殲于賊手此何以哉良由薊鎮有擺守之兵而無策應之兵以十萬之衆而分派於二千里之邊聲威既不足以卻敵緩急又不能以相救蓋聚分之勢異而戰守之形不相及也兵法云所備者多則所與戰者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昔之守邊者既有所擇矣且步兵擺守而馬兵以供策應叅將擺邊而遊擊之兵原無定所者備緩急也今則盡叅遊馬步之兵而分派於沿邊名曰各守信地夫擺守果足以禦虜之入則善矣萬一不能使之不入則聲援隔絕首尾衡決其分散者既難倉卒使之聚而彼以各守信地爲名方將藉口以逭其責孰肯相機策應以冒不測之險哉是故擺守之兵不可廢而策應之兵尤不可缺也夫據險省

戍門古為然薊鎮因阜層疊虜難徑入其平坦易馳逐者可敵而盡也則不必隨處而守亦明矣夫惟隨處而守此兵之所以常不足也誠使當事者盡閱薊邊其岡阜層疊虜難徑入者畧置屯堠而省其擺守之兵其平坦易馳逐者則增多其兵以為擺守仍以有馬之兵挑選團練分為數隊駐於沿邊要害及東西適中之處一旦有警則一呼而集或遏其衝或邀其情縱不能勝而牽制聯絡使不得大逞以飽欲當不至星散瓦解如暴日之甚也夫擺守者正也策應者奇也奇正者兵家之形也得其形者可以戰亦可以守此動之所以不跌也不得其形者可以守不可以戰徒恃其不來不恃吾有以待之兵家之所忌也蓋兵固貴足矣而有術以張之守固為急矣而有畧以權之故薊鎮之守邊不可以不深長思也

七里海城西南七十里周匝僅七里可漁　石河城西三里源出義院口莊南入於海沙石叢積褰裳可涉遇以秋潦漲之漲急湍怒流險不可渡頹洪決壞居民田廬云　近　張果老河城西三十里源出溫泉南入於海　鴨子河城西二十五里源出西北山流入於石河　潮河在孤山下海潮止此　南關河水源出關外東北諸山由南水關穿長城入鐵流如成紹雨漲瀰漫溜臨城決解歲恒為患至今庫距後云　北關河山泉行源由北水關穿長城入橫西關南下流入石河

山海關即城之東門　國朝魏國徐公達所建為朝鮮女直諸夷國入貢及通遼商賈所由關法稽丈憑驗年貌出入禁逹卒遁逃并商貨非法者宣德九年始設兵部郎中來守歷四人易以主事正統八年添設守備武臣同事正德三年逆瑾怙權據上命以中官楚綱守之去主事五年瑾伏誅綱坐瑾黨罪廢設主事仍舊十二年復用中官王秩來守又革主事然綱雖逆黨尤知禮重士大夫絕家奴以法不敢大肆秩則縱暴網利錙銖靡遺困及遐邇荼毒之遺在我山海尤甚　今上改元列陳其弊復設主事而求革中官遠鄙都黃公景夔來乃呈部革守備同事越二年黃公代去值主事王公是為遼妖卒所害鎮守太監李能奏設抽分而商賈之掛夫中官時也主事新昌呂公關乃呈部題請永革之則嘉靖八年秋也

南海口關城南十里海岸上　海口敵臺在南海口　北山敵臺在旱門關外山梁上此地高聳虜每入犯輒架山梁城中虛實立見嘉靖四十四年建

嘉靖甲子主事孫應元呈部建立四面磚甃陡絕東可以救一片石所轄三道關麻子峪西可以救旱門關北可以斷角山關窺伺道路

北山品坑角山至旱門關下平川無阻易于馳騁嘉靖甲子虜大舉入冠首攻此關主事孫應元呈部議甃品窖共計一千一百每坑直七尺橫七尺深亦如之東北至山西至旱門關南至瓦舖界上

角山關城北十二里角山之嶺長城補山截谷紆迴其上聯設墩臺三座以便瞭望○以上設守關官一員以指揮或千戶充之事總領於守備注五

三道關城東北二十里　寺兒谷關城東北十三里　一片石關城東北三十里　廟山口關城東北三十里　大安口關城東北三十里

西陽口關城東北十三里　三黃土嶺關城東北十八里　三炕兒谷堡城東北十五里　四無名口關城東北十八里　四大青山口關城東北五十里　片石設指揮一員提調總之○以上於一　小河口關城北七十五里　娃娃谷堡城北七十五里　小毛山口關城北七十五里　大毛山口關城北七十五里　董家口關城北七十五里　柳河衝堡城北七十五里　城子谷關城北八十五里　水門寺關城北七十五里　平頂谷關城北七十五里　長谷口關城北七十五里　義院口關城北七十里　拿子谷關城西北七十五里　花場谷關城西北七十五里　箐子谷關城西北七十里○以上於義院口設指揮一員提調總之注六

新志　一片石關去廟山口二里　廟山口堡去西陽口三里　西陽口堡去黃土嶺五里　黃土嶺關去炕兒峪八里　炕兒峪堡去大青山二里　大青山口關去大毛山一十五里以上俱屬黃土嶺提調官總之　大毛山口關去董家口二里　董家口堡去城子谷五里　城子谷關去水門寺三里　水門寺去平頂谷五里　平頂谷堡去板場十五里去長谷十五里以上俱屬大毛山提調官總之　板場谷堡去義院口五里　義院口關去拿子谷三里　拿子谷堡去花場谷十里　花場谷去孤石谷二十五里　孤石谷堡去甘泉十五里　甘泉堡去平山營十五里以上俱屬義院口提調總之近因撫夷衙門改為守備職衙　老嶺原在舊邊之外因山陡險難修邊牆後零賊每從窟窿山瞭望內地萬曆元年戚總理滑還始於其上建立敵臺以戒不虞云○按一片石黃土嶺多盲

逃軍 秋越

石門路營 參將一員分守具黃土嶺大毛山義院口各以 依提調一員或守備供屬統轄去一片石三十五里 欽

按薊鎮分東西中三協而東協爲路者四舊誌山海也而關堡獨附石門者何哉嘉靖以前山海石門共爲一路以監館内臣守之而山海僅設守備一員至嘉靖二十八年山海召募遊兵三千統以遊擊特猶非額設也暨三十六年石門改設參將而山海守備實屬之俱燕河副總兵所轄後嘉靖末隆慶初虜謀犯山海等處始題准山海仍設參將割一片石以東三道關寺兒峪改隸山海而此路然列爲二路矣然要害相聯聲勢相應二而一者也且今一片石關營閑額總兵統於山海故附錄之

薊鎮疆域 四鎮三協分

東自山海關連遼東界西抵石塘路吊達口接昌平黃花鎮界延袤一千七百六十五里

山海關

東至遼東廣寧前屯衛中前所三十里西至撫寧縣九十里南至海十里北至義院口外

石門路

東自一片石西至[illegible]泉堡延袤一百六十里南至撫寧縣 義院口營下各隘口七十里○ 大毛山營下各隘口七十五里○一片石營下各隘口九十里 北即口外

臺頭路

東自星星谷西至梧桐谷延袤一百一十六里南至撫寧縣 背山口營下各隘口七十 界嶺口營下各隘口七十五里 北即口外

燕河路

東自桃林口西至白道口延袤一百三十里南至永平府 金口營下各隘口十里 桃林口營下各隘口七十五里 北即口外

太平路

東自白羊谷西至榆木嶺關延袤七十三里南至遷安縣 榆木嶺營下各隘口七十里 擦崖子營下各隘口五十五里 北即口外

喜峰口路

東自鐵門關西至團亭寨延袤九十四里南至遵化縣 大喜峰口營下各隘口一百二十里 遷安縣董家口營下各隘口八十里 北即口外

松棚路

東自潘家口西至山口寨延袤一百五十五里南至遵化縣 羅文峪營下各隘口二十五里 洪山口營下各隘口五十里 龍井兒營下各隘口八十里 北即口外

馬蘭路

東自石崖嶺寨西至黃崖寨延袤二百三十六里南至薊州 將軍營營下各隘口五十

里下隘口六十里黃崖口屬遵化縣寬佃谷屬下隘口六十里關口屬下各隘口三十五里大北即口外

墻子路

東自魚子山西至大黃崖口延袤二百三十一里南至密雲縣墻子路屬下各隘口九十里鎮虜營屬下各隘口七十里北即口外

曹家路

東自小臺兒寨西至將軍臺寨延袤一百三十五里西南至密雲縣曹家寨屬下隘口一百八十里北即口外

古北路

東自廬家安寨西抵蚕房谷寨延袤九十五里南至密雲縣潮河川屬下各隘口一百里古北口屬下各隘口一百里北即口外

石塘嶺路

東自陳家峪口西抵开連口延袤二百五十里南至懷柔縣密雲縣石塘嶺屬下各隘口至懷柔縣約三十五里白馬關屬下各隘口至密雲縣八十里北即口外

昌鎮疆域

東自慕田峪連石塘路薊鎮界西抵居庸關鎮邊城接紫荊關真保鎮界延袤四百六十里

居庸關

東自西水峪口黄花鎮界九十里西至鎮邊城堅子峪口紫荊關界一百二十里南至榆河驛宛平縣界六十里北至土木驛宣府界一百二十里

居庸路

東自門家峪口西至厚子峪口延袤一百五十里南至關石峽峪屬下各隘口約五十里八達嶺屬下各隘口約四十里嶺屬下各隘口約遠六十里迤二十里北至永寧城宣府地各屬下隘口約一百里

黄花路

東自慕田峪西至要園寨延袤一百八十里南至昌平州黄花鎮屬下各隘口約八十里北至四海冶宣府地四海冶所屬下各隘口約一百里各屬下隘口約五十里

横嶺路

東自靴棗墒西至掛枝庵延袤一百三十里南至居庸關鎮邊城屬下隘口約一百三十里下隘口一百里橫嶺屬下隘口約一百里白羊口屬下隘口約一百五十里長峪屬下隘口北至懷來城宣府地各屬

真保鎮疆域

東自紫荊關沿河口連昌鎮鎮邊城界西抵故關鹿路口接山西平定州界延袤七百八十里

紫荊關

東至易州九十里西至山西廣昌縣九十里南至滿城縣一百二十里北至馬水口一百八十里東北至沿河口昌鎮界三百里西南至插箭嶺一百二十里東南至保定府一百八十里金水口盤石口七隘口南至關約一百里奇峰口至東峪口五隘口東至關約六十里黄土嶺十隘口東至關約九十里奔門嶺口至乾河口西至關約一百八十里五里馬水口七隘口南至關約一百三十里烏龍潭口五隘口西至關約三百里西至關約三百里一隘口西南至關約二十里浮圖峪四隘口東至關約一百里大龍門十關六十里白石口十三隘口東至關約一百三十里

倒馬關

東至完縣界一百八十里西至山西大同府界五百里南至曲陽縣一百五十里北至廣昌縣九十里上關三隘口東南至關約一十五里四隘口南至關約四十里插箭嶺十三隘口平陽八隘口西北至關約六十里吴王口十九隘口東北至關約三百五十里

龍泉關

東至阜平縣七十里西至清泉寺二十五里南至白草駝三十里北至銀河村四十里北路龍泉關至龍耕嶺十八隘口至關約四十里青杆嶺至三關子口三隘口至關一百里中路鵝子崖至滾嶺八隘口至關一百六十里孤榆樹至紅沙崖十八隘口至關約三百里南路十八盤至油溝二十二隘口至關約三百七十里

故關馬嶺迤西政故

東至井陘縣四十里西至平定州八十里南至泉木頭口六十里北至娘子關二十里北路十二隘口至關約六十里南路二十三隘口至關約一百三十里

邊鎮疆域

東起自鴨綠江連朝鮮國界西抵瑞昌堡山海關連薊鎮邊界延袤一千五百七十五里南起旅順海口北抵開原境外舊歸仁縣邊界九百八十里

遼陽鎮

東至鴨綠江五百三十里東北至東夷建州營七百九十里南至海岸六百五十里東南至東海萬灘島岸七百里西至三岔河一百五十里西北至曲呂金山四百五十里北至境外舊歸仁縣四百五十里西南至平洋橋二百五十里遼陽城東至清河堡邊外二百五十里西至長安堡邊界五十里南至海州界一百二十里北至開原界二百四十里屬下協順所等各邊關口迄東二百五十五里　險山堡城東即邊外西抵遼陽湯水站界南自江沿臺邊界起北抵孤山堡界止邊長三十八里　附虜城東至分水嶺邊界二百里西至遼河八十里南至沙河撫順驛界五十里北至舊歸仁縣邊外二百一十里屬下中固汎河懿路城所轄各隘口迄東四百三十八里　鐵嶺城東至老虎口七十里西至鎮城六十里南至瀋陽蒲河界八十里北至開原汎河界四十里屬下撫安堡等各隘口迄東四十六里　瀋陽城東至撫順關邊界一百里西至靜遠堡邊界七十里南至沙河遼陽界一百一十里北至蒲河所界四十里屬下靜遠堡等各隘口迄東八十四里　海州城東至鳳凰城界一百五十里西至廣寧界一百二十里南至蓋州界七十里北至遼陽界六十里屬下西寧堡等各隘口迄東四十里　蓋州城東至岫巖二百五十里西至海一十里南至復州界一百七十里北至耀州驛三十里　復州城東至東海岸二百四十里西至西海岸四十五里南至古城舖金州衛界八十五里北至八家鎮蓋州衛界一十二里　金州城東至東海岸一百里西至西海岸三里南至旅順口一百二十里北至寧蘭舖復州衛界九十五里　永寧監東至高橦沖二十里西至海十里南至五家屯十里北至五十寨十五里川上蓋復金三衛有本監俱近海無溢口

廣寧鎮

東至三岔河三百里東北至番夷福餘衛界三百五十里南至海岸二百三十里東南至平洋橋一百五十里西至一片石四百五十里西北至大寧故城四百八十里北至屬夷泰寧衛界三百二十里西南至山海關五百五十里廣寧城東至平洋驛抵海州界二百里西至牽馬嶺義州界六十里南至大凌河義州界一百二十里北至中平山九十里屬下鎮遠堡等各隘口迄東二百二十七里　鎮武城　自西寧堡東抵海州界至鎮夷堡西抵廣寧界各隘口邊長一百五里　義州城東至廣寧閭山五十里西至東心山邊界六十里南至廣寧中屯[illegible]湖河界七十里北至駱駝嶺廣寧界六十里屬下大定堡等各隘口迄東一百五十四里　錦州城東至大凌河四十里西至寧遠衛一百二十里東至海岸五十里北至義州醫山界五十里西北至舊建州邊界一百五里屬下大興堡等各隘口迄東一百三十里　寧遠城東至廣寧中屯杏山驛界八十里西至前屯中後所界八十里南至海岸二十里北至松山堡抵錦州界四十里屬下興水城等各隘口迄東一百六十三里　廣寧右屯城東至海岸三十里西至大凌河二十五里南至海岸三十里北至十三山三十五里　前屯城東至寧遠衛界六十里西至山海關界七十里南至海岸二十里北至十八盤山邊界九十里屬下錦川堡等各隘口迄東一百三十九里

螞子頂（嘉靖二十三年建，東自銀洞梁西至螞子頂一帶，通衆騎衝）銀洞梁（永樂年建，西至西缺山頂一帶，平漫通衆騎衝）分水嶺（永樂年建，東北至西缺鎮門，通大衆騎衝）鏡兒谷（永樂年建，通大衆）窟窿山（永樂年建，平漫通衆騎衝）沙嶺兒（永樂年建，自茶芽駝至沙嶺兒一帶，東西俱平漫，通衆騎衝）茶芽駝（永樂年建，平漫通衆騎衝）

邊城一十五里（嘉靖三十四年建，四十四年修）

附墻臺一座

空心敵臺二十三座（隆慶三年至萬曆元年節次建）

橫嶺下

廟兒梁（永樂年建，平漫通衆騎衝）倒翎衛（永樂年建，平漫通衆騎衝）姜家梁（永樂年建，平漫通衆騎衝，通川谷）

小山口（永樂年建，平漫通衆騎衝）鷹窩駝（永樂年建，通大衆）陡嶺口（永樂年建，通大衆）大石溝（永樂年建，平漫通衆）

西核桃衝（永樂年建，平漫通衆騎衝）東核桃衝（永樂年建，平漫通衆騎衝）寺兒梁（永樂年建，平漫）

大石嶺（永樂年建，平漫通衆騎衝）西涼水泉（永樂年建，平漫通衆騎衝）東涼水泉（永樂年建）

水口（迤西平漫通衆騎衝，餘通大衆）黃石崖（永樂年建，通衆騎衝）

邊城三十一里（嘉靖三十四年建，四十四年修）

附墻臺三座

空心敵臺二十八座（隆慶三年至萬曆元年節次建）

鎮邊城下

掛枝菴（嘉靖三十八年建，通大衆）秋樹窪（嘉靖三十年建，通大衆）松樹頂（嘉靖三十年建，通大衆）水門（嘉靖三十年建）

西專兒菴（嘉靖三十年建，平漫通衆騎衝）北專兒菴（嘉靖三十年建，平漫通衆騎衝）

尖山頂（嘉靖三十年建，通大衆）西頭溝（嘉靖三十年建，山陰通大衆）黑衝峪（嘉靖三十年建，平漫通衆騎衝）

北柳樹窪（永樂年建，平漫通衆騎衝）

邊城二十一里（嘉靖三十四年建，四十四年修）

附墻臺五座

空心敵臺三十二座（隆慶三年至萬曆元年節次建）

各路城堡

鞏華城一座（內有行宮，景泰元年建）鎮邊城一座 橫嶺城一座（弘治十八年建）長峪城一

座（正德十五年建）白羊口堡一座（景泰元年建）居庸上關城一座（永樂二年建）八達嶺城一座（弘治十八年建）黃花鎮城一座（景泰四年建）渤海新舊營城二座（嘉靖二十七年建）南口門堡城一座（永樂二年建）岔道堡城一座（八達嶺下極衝，為居庸屏障，隆慶五年建）

邊鎮形勝

東路

遷陽下（二城一十四堡）

中路遷陽城（洪武十年建）毀山驛堡（成）長店舖堡（成）史瑞堡（成）永河舖堡（成）日東舖堡（成）八里舖堡（成）擱退舖堡（成）苛山舖堡（成）板橋舖堡（成）山樹舖堡（成）撥倉廒舖堡（成）

路臺二十四座（嘉靖二十八年萬曆元年節次建。隆慶六）

東路馬根單堡（成）散羊峪堡（嘉靖二十五年建）一堵墻堡（嘉靖二十五年建）鹹場堡（隆慶）河堡（嘉靖二十九年修）張其哈喇佃子堡（萬曆元年建）

敵臺四十九座

邊墻九十四里（洪武四十四年修。嘉靖）

西路長峪堡（衛）長靜堡（衛。嘉靖年至萬曆二年節次建）長安堡（嘉靖四十年修。衛）長勝堡（衛）太結營堡（衛）長定堡（衛）長寧堡（衛）

敵臺八十二座

邊墻一百七十里（洪武十四年建。嘉靖四十四年修）

險山下（堡十四）

寬莫子堡（萬曆元年建。衛）長嶺堡（萬曆元年建。衛）洒馬吉堡（成）散等堡（萬曆元年建。成）靉陽堡（衛）雙墩兒堡（萬曆元年建。成）湯站堡（成）鳳凰城堡（嘉靖四十四年建。衛城）長佃子堡（萬曆元年建。成）鎮東堡（成）草河堡（成）鎮夷堡（成）青苔峪堡（成）組水站堡（成）

敵臺七十四座

邊墻七十四里

附

開原下（城一堡十一）

開原城（洪武二十一年建。成）清陽堡（衛）古城堡（衛）慶雲堡（衛）永寧堡（成）鎮夷堡（衛）鎮北關（衛）靖安堡（衛）威遠堡（衛）松山堡（衛。已上九堡俱洪武年建。隆慶五年至萬曆二十年節次建）馬市堡（隆慶三年特城）

路臺七座

敵臺一百一十八座

邊墻二百七十一里

中固下（城一堡二）

中固城（永樂五年建。成）東路柴河堡（衛）西路定遠堡（衛。已上二堡隆慶五年至萬曆二年節次修）

路臺四座

敵臺二十九座

邊墻六十里

鐵嶺下（城一堡五）

鐵嶺城（洪武二十一年修。舊址在鐵州東北）東路撫安堡（衛）西路鎮西堡（成）曾遲堡（堡北平定）彭家灣堡（成。已上五堡俱隆慶五年至萬曆二年節次修）

路臺七座

敵臺三十五座

邊墻五十二里

汎河下（城一堡二）

汎河所城（正統四年建）東路白家衝堡（成）西路宋家泊堡（衛。上二堡俱隆慶五年至萬曆二年節次修）

路臺八座

敵臺一十六座

邊墻三十一里

懿路下（城一堡二）

懿路所城（永樂五年建）東路三岔兒堡（衛）西路丁字泊堡（成。上二堡俱隆慶五年至萬曆二年節次建）

路臺十座

敵臺二十一座

邊墻六十六里

瀋陽下（城三堡九）

中路瀋陽城（洪武二十一年建。隆慶三年修）奉集堡（成）威寧營堡（成）東路撫順所城（洪武十七

…會安堡衛東州堡衛

路臺七座

敵臺三十九座

邊墻三十九里

西路静遠堡以上長寧堡衛平虜堡衛上榆林堡衛十方寺堡衛以上五堡洪武年建隆慶五年修蒲河所城正統二年建

路臺五座

敵臺六十一座

邊墻八十四里隆慶五年至萬曆二年節次建

鎮武下城二堡十五

鎮武堡衛西平堡衛西興堡衛平洋堡衛西寧堡衛以上五堡俱正統年建隆慶五年修

路臺二十七座

敵臺五十九座

邊墻一百七里萬曆元年二年節次修

廣寧下城一堡三

廣寧城洪武初建永樂中修嘉靖四十二年重修閭陽驛城盤山驛城高平堡衛

正安下堡八

正安堡衛團山堡衛以上二堡隆慶五年建鎮寧堡衛鎮遠堡衛鎮安堡衛鎮静堡衛鎮邊堡衛鎮夷堡衛以上六堡洪武年間建隆慶五年至萬曆二年節次修

敵臺七十九座

邊墻一百七十二里萬曆元年二年修

義州下城二堡十二

義州城洪武二十二年建正統八年修盤馬嶺驛城大靖堡衛大靖堡衛大寧堡衛大康堡衛大安堡衛大定堡衛以上城堡俱洪武年建隆慶五年至萬曆二年節次修大茂堡衛大平堡衛大清堡衛戚家堡衛大順堡衛以上二堡俱嘉靖五年建

路臺八座

敵臺一百二十座

邊墻一百五十六里萬曆二年修

錦州下城五堡六

錦州城洪武二十四年建成化十年修松山所城宣德十年建嘉靖四十二年修大凌河所城宣德四十二年修小凌河城杏山驛城大茂堡衛大勝堡衛大鎮堡衛大福堡衛錦昌堡衛大興堡衛以上各堡俱隆慶五年至萬曆二年節次修

路臺一十七座

敵臺九十七座

邊墻一百四里萬曆元年二年修

寧遠下城五堡十六

寧遠城宣德三年建嘉靖四十三年修中左所城中右所城以上二城宣德五年建嘉靖四十二年重修連山驛城曹庄驛城撒木衛堡長嶺山堡衛沙河兒堡衛松山寺堡衛灰山堡衛寨兒山堡衛白塔峪堡衛興水縣堡衛小團山堡衛仙靈寺堡衛四火河舖堡雙樹舖堡團山屯堡高橋舖堡王刀堡五里橋屯堡以上十六堡俱隆慶五年至萬曆二年節次修

路臺三十二座

敵臺一百五十五座

邊墻二百二里萬曆元年二年修

前屯下城二堡十四

前屯城洪武二十五年建中後所城中前所城以上二城俱宣德三年建高嶺驛城沙河驛城東關驛城新興營堡衛三道溝堡衛黑庄窠堡衛錦川營堡衛高臺堡衛瑞昌堡衛平川營堡衛三山營堡衛永安堡衛背陰障堡衛嘉靖十五年建鐵場堡衛八里舖堡下馬驛屯堡石河舖堡永豐大寨堡雙墩舖堡長安大寨堡徐官屯堡古城寨堡王二庄堡永安寨堡王堡屯堡衛千戶屯堡鐵嶺堡

洛臺三十六座
敵臺一百一十六座
邊墻二百六十八里（萬曆元年二年用磚石包砌）
廣寧右屯下（城三堡一）
右屯城（洪武二十六年建永樂年修）　十三山驛城　鐵場所城（天順年間設）　孫忠堡（缺）
洛臺二十四座
敵臺十一座
金州下（城十七堡八以後四處係沿海防倭地方無邊墻）
金州城（洪武四年建十四年修嘉靖四十二年修）　南關廂城　北關廂城　木場驛堡（缺）　旅順口堡（洪武四年建永樂十年修）　望海堝堡（缺）　黃骨島堡（缺）　石河驛堡（缺）　鹽場堡（缺）　牛心山城（缺）　寨兒山城（缺）　金鹿山城（缺）　虎洞山城（缺）　小黑山城（缺）　中項山城（缺）　大白東嘴山城（缺）　烏山城（缺）　戚絕山城（缺）　可羅山城（缺）　縮刹把山城（缺）　鐵城山城（缺）　望高山城（缺）　庵子山城（缺）　歸服堡（缺）　紅嘴堡（缺上二堡[illegible]嘉靖三十二年）

建
敵臺九十五座
復州下（城一堡二）
復州城（洪武十五年建嘉靖四十二年重修）　大黃山城（缺）　呂紅山城（缺）　駱駝山城（缺）　欒古驛堡（缺）　羊官堡（缺）
敵臺二十九座
蓋州下（城二十三堡四）
蓋州城（洪武五年建嘉靖四十三年修）　熊岳堡（缺）　五十寨堡（缺）　伏兵堡（缺）　岫巖堡（缺）　關山堡（缺）　曹家柞子山城（缺）　鐵鑛山城（缺）　永寧監城（永樂七年建嘉靖十四年修）　赤山城（缺）　貓兒嶺山城（缺）　霧臺山城（缺）　西家山城（缺）　望石巖山城（缺）　氷谷山城（缺）　黃草羅背山城（缺）　一面山城（缺）　西山城（缺）　石丘山城（缺）　小觀嘴山城（缺）　得力山城（缺）　掛利河山城（缺）　夾河山城（缺）　馬爭山城（缺）　松山城（缺）　龍潭山城　七家嘴山城（缺）

敵臺八座
海州下（城一堡三）
海州城（洪武九年建）　東勝堡（缺）　東昌堡（缺）　耀州堡（缺）
洛臺十二座
敵臺四十四座
邊墻四十四里
各路關城
連山關（靉陽城東南一百八十里朝鮮入貢由此）
鎮朔關（靉陽城北三里）
撫順關（瀋陽城東北撫順城東二十里建州朝貢互市由此）
廣順關（開原城東六十里靖安堡地方）
鎮北關（開原城東北七十里夷人朝貢互市由此）
新安關（開原城西六十里慶雲堡地方）

鎮遠關（廣寧城東北七十里夷人互市由此）
分水嶺關（廣寧城北八里達嶺北樓三關）
旅順口關（金州城南一百二十里海運舟至此登岸）
梁房口關（海州城西南七十里海運糧由此入遼河）

四鎮三關志職官
昌平　總兵　永安堂營　標兵游擊　昌平游擊　守備
居庸　參將
黄花　參將　守備
鞏華　游擊
懷柔　守備
灰嶺口　守備
石峽峪　守備
八達嶺　守備
白羊城　守備
鎮邊城　守備
渤海所　提調
長峪城　提調

鎮守總兵官閣府三屯營
協守中路副總兵駐劄三屯營
協守東路副總兵駐劄建昌營
分守各路叅將遊擊將軍
　一駐漢兒庄營　一駐灤陽營
　一駐大喜峯口　一駐太平寨營
提調各關營把總近奉　欽依以都指揮體統行事
洪山口提調　龍井關提調　潘家口提調
董家口提調　擦崖子提調　冷口關提調
榆木嶺提調　李家峪提調　三屯營守備
　建昌營守備
關營
營設曾操官壹員指揮內用之　漢兒庄營（在縣西北百八十里）一灤陽營（在縣西北百六十里）一三屯營（在縣西北百二十里）一青山駐操營（在縣西北八十里）青山營（在縣西北七十里）太平寨營（在縣西北六十里）五重安營（在縣西北五十里）建昌營（在縣北四十里）徐流營（在縣東北四十五里）劉家營（在縣東北五十里）
關寨各設守把官一員千百戶內用之　洪山口關（在縣西北二百里）李家峪關（在縣西北百九十里）一康家寨（在縣西北百八十五里）一張家安寨（在縣西北一百八十三里）椂八峪寨（在縣西北百九十一里）一龍井兒關（在縣西北百八十五里）一小喜峯口關（在縣西北百八十二里）一大喜峯口關（在縣西北百八十里）一潘家口關（在縣

西北一百七十里 董家口關在縣西北一百五十里 大青山關在縣西北九十里
榆木嶺關在縣西北八十五里 爛柴溝關在縣西北七十五里 新開嶺關在縣西北七十
里 遊鄉口關在縣西北六十里 五重安關在縣西北五十里 擦崖子關在縣西北四十
五里 白羊峪關在縣北四十里 白道子關在縣北三十八里 石門子關在縣北三十
五里 冷口關在縣北四十五里 河流口關在縣東北五十里 徐流口關在縣東北五十
里 佛兒峪關在縣東北五十三里 孤窯兒寨在縣東北五十五里 劉家口關在縣東北六
十里 以上山石志 按薊鎮分東西中三協而東協為路者四
嘉靖以前山海石門共為一路而山海僅設守備一員嘉靖三
十六年石門改設參將而山海守備實屬之俱燕河副總兵
所轄後嘉靖末隆慶初虜屢犯山海等處始題准山海仍設
參將割一片石以東三道關寺兒峪改隸山海而屹然列為
二路矣自東虜犯順萬曆四十八年置道山海山石俱為所
轄然要害相連聲勢相應二而一者也

營制

按關門營制之設東事以來總戎時援遼境官如傳舍兵若
借來自天啟二年閣部孫公承宗始置三部元戎設立營伍
迨崇禎五年撫臺丘公禾嘉六年撫院楊公嗣昌九年撫臺
馮公任俱有更置撫臺朱公國棟熟酌人地因勢而變通之
確然有一定之經制矣

天啟二年始定經制 中部五營屬總兵馬世龍 神武營 威武營

戡定營 綏武營 戢武營 南部五營屬總兵王世欽 寧武營
襄武營 定武營 耀武營 龍武營 北部五營屬總兵尤世威 前部副
振武營 奮武營 英武營 雄武營 翼武營
將五營趙率教 廣武營 宣武營 肅武營 壯武營 彰武
營 後部副將五營孫諫 驃武營 驍武營 捍武營 捷
武營 衛武營 一片石五營 招武營 建武營 靖武
營 經武營 脩武營 以上閣部孫公承宗定自天啟五
年至崇禎四年更換營制因東援官椽陣亡文卷無存難稽

崇禎五年酌定營制 驃騎營 鎮標內丁營 驍騎左營
驍騎右營 本道標下飛騎營 鎮城中營 鎮城左營
鎮城右營 羅城營 南海中營 南海左營 南海右營
北山中營 北山左營 北山右營 一片石營 黃土嶺
營 城子峪營 義院口營 中前所騎營 中前所城守
營 鐵場堡并永安堡 海防左營 汛嘯遼船五十隻
山海軍器局 石門軍器局 以上撫院丘公禾嘉定

崇禎六年更換營制 親丁營 鐵騎中營 鐵騎前營 鐵
騎後營 鐵騎右營 驃騎營 驍騎左營 驍騎右營
鎮標內丁營 道標飛騎營 鎮城中營 鎮城左營 鎮
城右營 羅城營 南海中營 南海左營 南海右營
北山中營 北山左營 北山右營 一片石營 黃土嶺

營　城子峪營　義院口營　海防左營　中前城守營
鐵場堡　山海軍器局　石門軍器局　以上撫院楊公嗣
昌更
崇禎七年更營制　監標營　親丁營　内丁營　飛騎營
驖騎中營　驍騎左營　驍騎右營　驖騎中營　驖騎前
營　驖騎後營　驖騎左營　驖騎右營　鎮城中營　鎮
城左營　鎮城右營　羅城營　南海中營　南海左營
南海右營　北山中營　北山左營　北山右營　一片石
營　黃土嶺營　城子峪營　義院口營　海防中營　海
防左營　海防右營　中前所城守營　鐵場堡　山海軍

器局　石門路軍器局　以上自崇禎七年至本年終撫院
楊公嗣昌更
崇禎八年更營制同前
崇禎九年新定營制（撫院馮公任定）　監標兩營　撫標兩營　大撥
營　驖騎中營　驖騎左營　海防營　陸運營　餘營仍前
崇禎十三年更定經制（撫院朱公國棟定）　撫標前營（驍騎左營改）　撫標
後營（監標右營改）　鎮標左協中營（監標右營改）　鎮標左協左營（監標
左營改）　鎮標左協右營（驍騎火攻營改）　鎮標右協中營（鎮標左營改）
鎮標右協左營（鎮標右營改）　餘仍舊

東路協守營（轄於三屯營正總兵故此曰東路協守）　正統元年設鎮守以中官充
之嘉靖九年革中官改分守副總兵四十年
改游兵參將隆慶三年革參將改協守副總兵（駐札建昌營）　萬曆四
年給關防二十四年敕都督僉事為副總兵轄四路（改駐臺頭營建公署）
（以便應援）
山海路（元為遷民鎮洪武初止設衛則曰衛洪武十五年革指揮管事設提調守備築城為關則曰關萬曆三年轄于東路協守營則曰路乃所轄四路之首也　革守備設參將）
關城（周八里一百三十七步四尺高四丈一尺築以磚諸關之城此最高堅東西南北四門各設重樓上竪樓櫓樓鋪舍以便夜巡水門三居東西南三隅因勢下城中積水以便蓄洩石柱為欄置鋪舍設兵值役此三關北山南海相距十里許為畿東險隘遼薊咽喉徐武寧王營建之力也弘治十三年都御史洪鍾各邊修置關營三十大座此關加修尤多鑿池更為深濶）

（冬夏不涸）
山海路舊轄城堡（自寺兒峪起接一片石關南山墩南山崖止計地五十里）
山海關　羅城（即附山海城東萬曆十二年建西崇禎十五年建）南海口關（在城盡處瀕海）　角山
關（有城在城北二十里山守備之所轄以此為界）　三道關（有城）寺兒峪關（有城）旱關（塞仙）
山海路總兵　副總兵　參將　游擊　都司　守備（督標鎮標文武）
（職不可數計萬曆末年置駐劄山海督撫道鎮戶兵二部三協四路皆有中軍官一員大小不等）
山海關邊墻（南入海北抵南山絕壁墻外浚池古稱長城洪武初徐武寧王建沿墻增設敵臺防守）　嘉靖
以前原額墻八千五百七十六丈六尺　萬曆七年增築南海
口入海石城七丈（都督戚繼光建）
敵臺　鎮城敵臺五座　羅城壹座　西南北三座　靖邊一

號臺起至南海口盡頭處立海中戚繼光增修 王受臺 白舖臺 北小舖臺
大湾臺 北水臺 腰舖臺 旱門臺 角山東臺 三道
小口臺 桃林東臺 三道正関臺 爛石臺 唐帽臺 唐
帽臺 尖山東臺 小山臺 松山東臺 松山臺 松山臺
横嶺臺 共二十三號止每座傳烽墩十四處砲空三十六位防守百總一名南兵五名北兵二名號以千總一員把總二員每臺佛郎機八架快鎗八桿大箭五百枝鉛子四千五百六十個石砲三百位火藥五百觔隨火藥什物俱全
本関烽堠一十四處每堠軍士六名遇警旗砲傳接都督戚繼光設
營制督師孫承宗始分中前後左右二十五營最為安確嗣後
更定不一分至三四十營惟遴選内丁飛騎驍騎鐵騎為當

石門路所轄関堡東自一片石南山崖起西至井泉堡西啣接星星峪堡交啣止計一百六十里 一
片石有城二里至 廟山口関有城二里至 西陽谷堡五里至 黄土嶺
関有城八里至 炕兒谷関有城二里至 大青山関弘治年移燕名口併此有城黄土崩
提調轄十五里至 娃娃谷堡小河口関歸併于此 大毛山関有城小毛山失守移入二里至
董家口堡併石門兒栅河衝二堡移此五里至 城子谷堡嘉靖元年移西家莊仍舊名三里至
水関寺関嘉靖元年移黄土坡仍舊名五里至 平頂谷堡以上大毛山提調轄十五里至
長谷口堡五里至 坂場谷堡五里至 義院口関城最壯麗 拿子谷
関十里至 花場谷関移細杏口閆家莊仍舊名二十五里至 孤石堡十五里至 井
泉谷関十五里至 黄土嶺營 長谷嶺營 平山營俱義院口提調轄 星星谷
燕河路所轄関堡西自冷口石門子口関西琵琶稍墩東至河東関止計八十七里

堡移堡退四十里于潘家莊仍舊名 中桑谷堡舊桑奎谷中庵二堡后置梁家湾合為一堡有城
箭桿嶺関 界嶺口関三十三関此関最為要害 羅漢洞堡 青山口関
有城 東勝寨 乾澗兒口関有城 重谷口関有城 臺頭營 燕
河營舊寨 青山駐操營
建昌路所轄関堡東自梧桐峪東尖山至太平路擦子崖白羊峪東啣止計六十九里零七十七丈六尺
梧桐峪堡 桃林口関 正水峪寨 孤窰兒寨 佛兒峪寨
劉家口関有城 徐流口有城 河流口関有城 冷口関 石子関
有城 白道子有城 桃林營 劉家營 徐流營 建昌營有城
赤洋海口營昌黎南 牛頭崖海口營撫寧南 新橋海口營樂亭南俱海濱
永樂七年因倭冦樂亭設

附海運洪武初徐武寧開運馬頭莊有行舡遺址後廢平甞海閘塞萬曆庚申運道不給總督文球令閣道陶珽開運自天津至山海関南海口或直抵寧遠軍民大便 南海口龍武營天啓壬戌閣部督師孫承宗設舡兵以防海沙嘴遼舡五十號
此四路所轄邊城自山海路南海口関起建昌路白道子関止
延袤二百三十六里即古長城間為移置山海路下二十里洪武年建
石門路迤西至建昌路嘉靖後改創增修 墻臺一伯五座山海路十二座洪武年建
石門以東三路嘉靖年建 墩臺一伯六十九座舊建 敵臺北角山南海口各一座嘉靖年建 空
心臺三百三十五座隆慶三年至萬曆九年總理戚繼光創建
山海路屬
山海南海口明李原設海防三營官兵三千員名　順治三年

經制官兵貳百零三員名　本口分防汛守肆處　老龍頭（極衝）上有望海樓一座安設目兵五十名西至南海口五里　南海口（極衝）建天妃聖母行宮一座三官行宮一座小聖行宮一座設立守備一員目兵一百名西至秦王島三十里　秦王島（次衝）建望海觀音殿寺一座安設把總一員目兵二十名西至白峪嶺十里　白峪嶺（極衝）海圻建有小聖廟一座安設把總一員目兵三十名迤西係瀹河營分防汛守

石門路屬

石門路義院口守備下明季時所轄東至大毛山西至界嶺口扒喇嶺止共計空樓八十一座　順治三年改設墩臺十座邊

墻隘口計長百里每墩安設兵三名共兵三十名　大毛山操守下明季時所轄東至黃土嶺關交界起西至義院口交界止共計邊六十里共計空樓七十六座　順治三年本關樓臺撥與黃土嶺關二十四座義院口關撥給本關樓臺三十六座東至董家口七十六號臺起西至板長峪一百七十四號臺止共計邊長八十餘里共計樓臺九十座改設墩臺十座每墩兵三名共兵三十名　黃土嶺操守下明季時所轄東至山海路交界起南山崖石黃一號臺至新尖山六十二號臺止　順治二年奉文均撥大毛山下空樓二十四座至董家口八十六號臺西至大毛山交界止共計八十六座止存改設墩臺十座邊長八十餘里每墩兵三名共兵三十名

燕河路屬

燕河路明季原設參將一員統轄界嶺（極衝）青山（次衝）守提貳員內屬長邊九十七里零六十步原設墩臺共一百六十七座　順治三年兵戶二部大人詣邊挨查隘草參將設立守備一員統轄臺頭界嶺青山三關營設立操守三員改那設墩臺共十六座每臺設墩兵三名共墩兵四十八名

建昌路屬

桃林口　明季沿邊東至梧桐峪西至白家山路長三十三里原設墩臺七十九座傳烽墩二十一處　敵臺七十九座每臺

設臺總壹名臺正副貳名臺兵五名傳烽墩貳十一處每處設墩頭壹名烽軍五名　順治三年更定本口沿邊東至梧桐峪西至香油峪劉家口交界止改設墩臺五座每臺設墩兵三名共兵十五名　劉家口　明季係桃林口守備所管　順治三年更定操守壹員分管沿邊東至本口月城樓西至偏峻樓冷口交界路長四十二里止設墩臺七座每墩設兵三名共兵二十一名　冷口關　明季原管樓臺一百零四座每臺設立臺總一名臺正副二名臺兵五名　順治年更定本口沿邊東至劉家口西至白羊峪交界路長六十里止改設墩臺七座每墩設兵三名共二十一名

劉家墩海防營

灤河口極衝要口明季時設有木樓一座值今將毀至西韮菜溝三十五里　韮菜溝次衝要口明季時設立土墩一座今已築存堡旗至西清河二十里　清河口極衝要口明季時設立土墩一座今已築存堡旗至西高麗河八里　高麗河次衝要口明季時設有木樓一座值今將毀有土墩一座今已築存堡旗至西蚕沙口四十里　蚕沙口極衝要口明季時設立土墩一座今已築存堡旗至西望風東交界三十七里

蒲河營

本汛海口地方東自金山嘴起西至小灤河交界止共計貳百

里汛長極衝海口二處洋河口蒲河口明季設有副將一員兵三千名舊有營房倉廒基址見存次衝海口四處沙崖口野猪口胡林河赤洋口內牛頭崖赤洋海口明季各設坐營官一員兵各八十名駐防海口舊有土墩六座今經年久俱各倒壞基址見存　順治新更經制蒲河口一帶設都司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目兵四百名樓汛衝緩安設官兵修蓋窩舖壘砌砲台督率目兵晝夜瞭望巡防各縣設有木樓十座舊基土墩六座見今奉行各縣補修　金山嘴土台一座　金山嘴西崗土墩一座西至戴家河二十里　懸峯寺土墩一座　戴家河木樓二座西至蒲河口四十里　洋河口西土墩一座　蘇家錞西木樓一座　蒲河口舊修木樓一座　口南木樓一座西至沙崖口七十里　沙崖口木樓一座　口東木樓一座西至野猪口二十五里　野猪口補修土墩一座西至胡林河十五里

胡林河補修土墩一座西至劉家墩三十里

本道所轄自山海關南海口起至薊州直所轄黑洋河止共計四百四十餘里中有極衝十處次衝四處緩衝二處

南海口守備一員把總二員兵丁二百名分防極衝海口三處　老龍頭即南海口極衝守備一員領兵一百五十名　秦皇島極衝把總一員領兵二十名　白塔嶺即湯河口極衝把總一員領兵三十名

蒲河營都司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兵丁四百名分防極衝海口二處次衝海口三處　戴家河極衝通中駐防都司一員總轄東西一帶海口

又千總一員領兵二百名　蒲河即青河口極衝把總一員領兵一百名　沙崖口次衝把總一員領兵五十名　野豬口次衝防兵二十五名把總兼轄　湖林河次衝防兵二十五名把總兼轄

劉家墩守備一員把總二員兵丁二百名分防極衝海口二處緩衝海口二處次衝海口一處　灤河口極衝把總一員領兵五十名　清河口極衝通中駐防守備一員東西調度領兵四十名　韭菜溝次衝防兵三十名把總兼轄　高廣河緩衝防兵三十名把總兼轄　沙口緩衝把總一員領兵五十名

北直中

備録

順德府知府徐翁衍祚勸課種桑栽樹

種桑之法，四月間桑椹子熟時，揀摘黑紫色透熟的，用水淘洗，取出淨子，隨宅園牆下，或井旁，或空隙處所，空空種上，或又于園井打成菜畦，如種菜之法，家家戶戶，隨力栽種，長出桑秧，任意移栽，不時澆灌，務期成效，一歲要千萬株，即可得也。

一壓桑之法，初時在桑樹根上，將發出嫩條，聽其長成，不要動，止二月間，將條壓倒，自根至梢，每尺用短繩横綳，俱令着地，至三四月，條上所發之芽，不要損壞，至五月夏至前後，其芽自然長成小秧，再將大條用土培壅，止露小秧，向上發長，頻用糞水澆灌，一兩月間，其土内大條，必生出白根，待來年正月，卻照小秧之處，或五六株，或十餘株，照株截斷，移分別地，照依後法栽植。

一栽桑之法，正月内擇高阜之地，每株周圍相離八九尺，鋤開一坑，小者深二三寸，大者三四寸，坑底要平，將桑秧根鬚各分四面，豎在坑内，用糞壅培牢固，即將餘梢剪截，與土相平，每月用糞水澆灌二三次，清明前後，自然發芽，再用糞土澆一二次，一月可長一尺，每株根上只可二芽，或一芽，隨日而長，至五六月間，將新發枝上葉内小芽，盡行摘去，亦不要留旁枝，止培原養本枝，務長直上直下，仍照前月澆灌，一年即可長成六七尺，或四五尺，臘月間後將上梢剪去，只留三四寸，到次年，每月只澆灌一次，春分後當日暖暖時，其根上復生出桑芽，不拘多少，摘去，上留一二芽，最要防護，推高踏踐，至五六月内，看桑内有十斜枝，亦要摘去，不可容留，以奪本根脂力，長至六七尺，又怕風搖，致傷根本，可用細繩拴縛於桑根上，互相牽絆，候至次年，任從摘葉飼蠶，其栽桑地内不宜栽種各色花草，恐奪地脈，只宜種葱韭瓜菜之類，取其頻澆頻灌，桑葉愈得茂盛，遇有草荒，即當刈除。

正德二年十月，滏陽河，河舊在順德府任縣新店村之東北，源出磁州，經永年、曲周、平鄉，至穆家口，會百泉等河北流，兩岸皆低窪地，景泰間，滏水徙入，漫流衝曲周等縣地方，沿河各築堤以備泛溢，成化間，舊河淤塞，於村之西南，衝決為新河，合沙洺等河，入穆家口，兩岸亦築堤備之，弘治初，滏水徙入御河，民築堤不復修理，近年滏水復入新河，兩岸地皆淹沒，任縣民高鵬等以為害，下巡撫官勘處，至是具奏，穆家口乃眾河之委，請從此先濬，乃再濬舊河新河，分兩處分流，以殺其勢，堤岸亦漸加修理，庶民患可除，工部覆奏，從之。

邢臺縣志知府王可信百泉閘記　邢治肆順為附郭邑控地甫
可只而入太行居之七八野多蹺确因阜大難山石不純可佃
惟衛東而一隅泉瀦可穴因名曰百泉傍地平坦廣衍可為耕
得邑關東行仁數只此發田賞精勇他邑隸邢者北十之二三
而以民勢逼山勢西高東下若建瓴然每夏秋雨集山潦横悪
則衝突邢阜之水於濟東南諸邑田一決輒沃饒二三歲然於
附集而邢之開乃致混為渠獎其至書滌厥稿穢出遺沙石不
復成田者有之旱則諸邑之民引泉水流用坐收滋渥利而邢
地近泉首又攬高水下非久排激之不能入田以故山川形勝
數萃於邢而利卒歸之他邑民之籍邢者率苦窳寡蓄藏輕流
易徙而他邑接邢壤之民視邢為顧饒
朱誥曰邢為西諸山大都岐峭無所產偕百泉水有無窮之利
特以水勢下洩且趨南行兩邑邢民獲利最少余於華家庄創
永澤閘而珍珠堤又剏流珠堤顧水車之制於民而並建水
處於棣旗倫啓起業已就緒足為永利又觀東南增蓋永盛二
原皆足灌溉業已相度較大或亦可舉之永利但地利無窮人
情易忽非上司以時計理而振勵之資保其久而不廢耶予識
職於所宜留以民成之如此若推而廣之使人事無盡地利
有其以在後之君子矣

○廣平志　地有大地小地之分者地二百四十步為一畝自有地
以來未之有改也由　國初地有閑曠永不起科者有因瘠下鹻
薄磽瘠而無糧者今皆一槩量出作數是以原額地少而丈量地
反多當事者又恐畝數增多駭於上而貽害於民乃以大畝該
小畝取合原額之數此後上行造報則用大地以投黃冊下行征
派則用小地以取均平是以各縣大地有小地一畝八分以上折
一畝者有二畝以上折一畝者有三畝以上折一畝者有七畝以
上折一畝者有八畝以上折一畝者折畝之少者其地猶中〻而
折畝之多者其地多依薄又皆合一縣之丈地投一縣之原額以
攤一縣之原糧而賦役由之以出故各縣地之折差雖有多寡而
賦之分派則無移易宜無不均也

屯田有邊屯〻於各邊空曠之地且耕且戰者也有營屯〻於各
衛就近之所且耕且守者也今廣平之屯乃於畿輔之地而立山
而諸衛之屯謂之下屯軍則戍于衛而留其餘丁于屯此　祖宗
之深意遠慮相維相制之法也　廣平牧馬之地自宋已設宋初
養馬務洺州置一太宗興國二年改為牧龍坊景德而後改坊為
監在外十四監之內有廣平監多擇種馬牝壯為群神宗留意馬
政或請以牧馬餘田倚稼政而群牧司言廣平監餘田無幾宜仍
舊及熙寧元豐坊監遂廢元祐初左司王巖叟上疏謂廣平監棚
基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太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間措
置可定此前代廣平之馬政養之於官者也紹聖初韓筠等建議
於邢州請以牧田募民授田一頃者為官牧一馬而蠲其租於是

始行給地牧馬之政此前代廣平之馬政養之於民者也我朝養馬之政洪武自革群監官命有司孳牧是用宋紹聖以來之法江北五户共養一匹凡北壯馬五匹為一群立群頭一人五群立群長一人每一年納一駒永樂宣德則論丁養馬成化元年例則三年課一駒弘治年奏定廣平等府免糧養馬每地五十畝領兒馬一匹百畝領騍馬一匹正德元年御史王濬 奏大名廣平等府有種馬之額而無種馬之實有孳生之名而無孳生之用合行但視種馬之膘壯不追馬駒之有無嗣是之後備用大馬止焰種馬之額派行買解此正德以前廣平馬政也及嘉靖初本府度地均糧之後凡養馬之田皆收糧地之內納糧之地皆輸養馬之銀故馬無專田必地數頃而共養一馬駒無全育必輸四年而馬課

一駒上之政未嘗不寬而下之力每不能辦者何也雜役之煩而雜費之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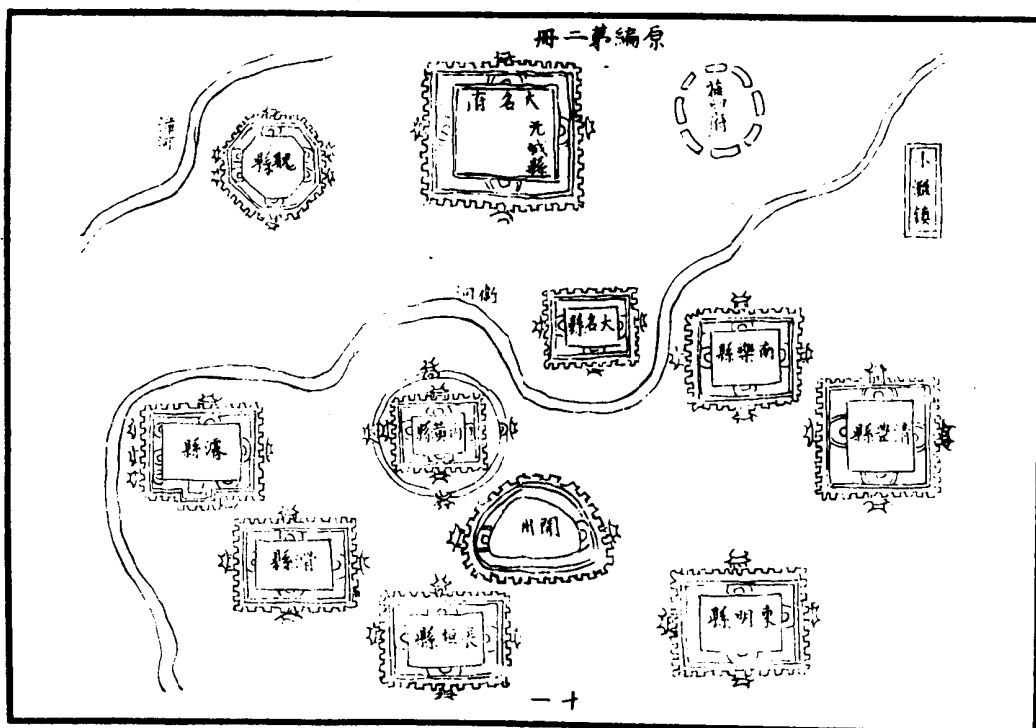
○廣平縣志漳水議 按漳河之源有二一出山西潞州長子縣名濁漳一出平定州樂平縣名清漳東至林縣合流于彰德磁州之間至臨漳而入大河出廣平大名達于臨清冬春則涸夏秋則漲其涸也得服稼穡之其漲也泛溢千里今年東明年西一決成地一衝成河因地勢決衍于理使然水之勢沒濤洶湧致之也漢唐以前其治易以黃河故道繞大名出河間達于海則黃河深廣而漳水易洩所以消息而不為害宋元以後其治難以黃河繞徐州出淮安入于海則黃河淤淺而漳水難洩所以散漫而不可制其在今日尤甚宋元漳河南決從大名出臨清境魏縣過府城之南由艾家口入于衛河其流久其河深此其故道也近則向南之河黑滑成淤北決自臨漳過魏縣從元城以達于館陶此新河之一派也又自花佛堂南決一口泛溢而為四流魏與元城均在四流之中而廣平西南若柳林屯麗兒莊南溫油房等村泛則為洪流淤則為沙磧應命填養其遺水害者不可悉數今之議者徒曰如何堤如何塞此不過補苴罅

漏奉循覆轍異途之計也不知治漳與治河異黃河可資漕運引注徐呂二洪水性湍急宜防而不宜洩漳河可資灌溉泛濫三有五縣水勢平緩宜洩而不宜防隄固者畢為經久不易之策必當久任責成相地勢審經界立正向深濬渠時蓄洩水一泛溢則散于五縣溝渠而不為城郭室之患水一乾涸取于溝井蓄積而可收千倉萬箱之利則沙磧變為沃土洪流登于衽席且視今年堤明年決塞于南壑于北徒有限之財藏填無窮之巨浸雖必不得已之民困必不可成之功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擇此不為而慎彼之失我誰分之所未解也

萬曆二十八年　月漳河決工科王德完陳漳流北徙二變二患三策言河決小屯東經魏縣元城抵館陶入衛為一變其害小河決高家口斷二流于臨漳之南北徙至成安縣東呂彪河合流經廣平肥鄉永年至曲周入滏水同流至青縣口方入運河為再變其害大滏水不勝漳而今納漳則狹小不足收束巨浪病溢而患在民衛水告仰漳而今舍漳則細緩不能衝捲沙泥病涸而患在運塞高家河口導入小屯河費少利多為上策仍迴龍鎮至小灘入衛費鉅害少為中策築呂彪河口岸堤障水運道固不資利地方亦不罹害為下策中樞引漢事為証而未復力薦原任知縣劉宇郎中樊兆程等下所司覆議三策總治漳之定畫與利害之要端容咨河漕部院逐一從長計議務使國計民生一舉有賴報可

清河志　衛河者即所謂屯氏河永濟渠也始隋煬帝四年發河北軍百萬從及婦人開永濟渠導自衛輝蘇門山百門泉東北引洪淇淨洹諸水為大河賜名御河流八百里為元城又百五十里當清河之南臨臨清會會通譯凡小邑堤視皆水衛河勢滿撲每秋霖泛溢灌以漳沁安陽高村諸河之水洪濤奔駛隄防頹不支即衛決漫衍淹害廬渠禾稼蛙池府庫亦于焉哉而尖塚白廟子馬橋諸口尤其最要語曰開了口渰無走者此也無論口決脫有恒雨決旬則臨窊諸道之水數十里滯聚洪河蓮花池田家窪諸所停蓄如盆盎田廬盡皆魚鱉中語曰衛坡水渰無底者此也口自館陶歷夏津安害凡二十六轄清河者廣從入八十為防水至則墨鄉大數千晝夕戒嚴畏之免一決乃尖塚白廟乎為禍當在他境視民肥瘠不關莫肯為防于是有闔鄉之議弘治甲辰之老宋安等詣闕上書謂水歲侵清河沿為池魚而民壯者楊者扶幼沿濡手足於溝壑漢粗庸無所出不足以馭縣官今四海統一務深江瀛方以靈養元元為首務今何置數千頃膏腴之田民十餘萬措于水而不為之所積久不散瀆且為滑河害歷細故也章聖明哀矜與大司空封事者天子以為然乃詔都使者為清河開渠導自洪河蓮花池延四十餘里下達于黃河廣二丈深等之名曰疏水渠以瀉河決及衛坡諸窪之水功施甚不世其後歲久渠淤漫流為災又復如前民苦苦河伯以聽其漸下武城而于武城河西置減水牐一以洩之亦備有行水之道也嘉靖三十七年武城令私其民乃召徒役於御河西接一字河築積堤四十餘里逆絕上流四十一年水患作逆浸清河民洶洶莫知死所武城人益聚堤抵掌以明得意由是二省交惡躁動干戈殺我民手東訟之臺府當更勘當又擊殺我隸人胡守仁具獄上廷尉　朝廷下明詔令兩省使者平其事武城人猶不服猶豫未肯撤堤隆慶三年河決尖塚平地水深丈餘死于水者王業不等十餘人城不下者數版民多避居九堤得免武城人日修兵具守堤如藏府當水勢壓迫一夕決堤直下如建瓴而武城人反自貽

伊戚、天工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止啼而塞其口、豈不速止、然死可立待也、故善為川者、導之而已矣、曲防為戒、五伯猶能言之、今天下一家、懷土相接、而欲以隣境為壑、其謂何、然此猶爭於末流也、防不弛、則河不決、渠不淤、則決不為災、於是有濬渠之議、頗稽大唐新舊書、五行作金通考、王事不成、而長史若丈牟傳規畫金、雖肯推毛髮、以身當利害、　今上萬曆六年、春水猶注地中、民田千頃、種不得下、萬姓嗷嗷、于是三老田官何希儒等、博士諸生武臨何九皋魏詡等、白狀令公、請復濬渠、令方苦民水、欲言方略、會父老諸生言良合、乃著為四論、略開、疏治流、堵塞、便宜數事、上請于郡太守應門薛公諭、會副勝州吳公賜書、御史河南許公乾、御史大夫渭南孟公重、咸報可、復下郡通守滄州西公椿來難、召令計料、案相度故道、募山東水工高攀桂、唐如境內老宿人、觀地形、準高下、樹幟分部、乃舁城隍神于工所、為文、酹酒以誓曰、其有不若于令者、有如此河、是役也、計地徵夫、庶民子來、凡勸眾三千餘人、以義當田宜等六十三人董其工、沈尉源澤專督其事、令則昕夕行役所、為勞勤、惰而勸戒之、逾月、報成、延袤深廣、一如舊制、乃徹洪河蓮花池積水、行渠中、沛然若決江河、注古黃河而下、然後民得平土而居之、郡侯君下郡理孟津王公何覆驗、與所報合、乃移檄、具得令尉賞費諸役有差、又暫天子錯停漕堤、凡四十里、以致數年而水得不為災、而河亦不決、且有渠無恐、又不事于武城人、嗚呼、清河自昔當水衝、今且闢運道、故為運道計、莫若治渠、為河決計、莫若治渠、免冀闢地多流沙、壹惟渠易淤塞、百世而下、將使決不獨衛河、余故為論次古今、顧天得後有君子得以覽焉、先是水注古黃河、古黃河者、即禹瀆也、自禹瀆塞、兩岸居民盡田河壖、廣久若為固有、而賣屬頻移、不得與城邑較利害、奸民不省、所以一旦見水至、遂浮言惑衆、將起訟、令與兩尉全郡公倜雅以論、故相引重、數言為民大計、非私一人、郡遂寢、居民自對簿、不能辭、訟遂止、　向子曰、昔太史公悲瓠子、作河渠書、今治河之策、論者具備、余為一郡邑言利害耳、往武城以千金築堤、

成、清河乃出數百金與之訟、然水至、清河害、堤破、武城害、孰若以其費併力治渠、害不為而利之哉、

大名府志　按元輿地圖河北山東西盡中書省所轄也。國家割鄴汲以西隸河南，割滄博以東隸山東，而大名郡衡距百四十里，縱特三倍之，北線館陶，南深入蘭陽儀封之間，而獨𢰅於畿內者何哉？要之在易制耳。河朔之地，西接太行，北距幽燕，東窺齊魯，南阻河為險，自古稱重鎮，蓋其形勝隱然四境之外，固不區區在疆域間也。唐不能分其地，而并為河北路，故藩鎮擅其疆，而唐以斃；宋不能分其地，而并為京東西路，故契丹擅其疆，而宋以削。豈盡將不強、士卒不衆哉？由形制之失其利也。國家引大名獨𫆀而為三，不設兵衛，而沃壤千里，輔車都甸，意深遠矣。所屬州邑，

滑為最大，開次之，長垣、魏縣地不逮滑也，而物產稱饒焉。元城、豐、濬三邑等耳。南樂又次之，東明又次之。內黃與開州接壤，並稱塉瘠，且多硝，河下墊，故多沙鹻苦淹者，以十年之通，居六七也。是以令于斯者恒戚額以從事。又大名縣自古稱元城之貴鄉，或置或省。當洪武以前，府治東去縣三十里，似不可已；今既徙，而西凡大名縣所稱膏腴地，皆割而為府治城內外及四關，皆是也。以故地益蹙，民益貧，令雖賢，莫可展布。以今視之，誠可省而入於元城也。

府故城在城迤東八里，唐魏博節度樂彥禎所築也。周八十里，號為河北雄鎮。宋慶曆間，復建為北京，百官有司略如東西京故

事詔輸內府緡錢十萬築行宮洪武三十四年水圮為患都指揮吳成始徙築今城周特故城九之一高三丈有奇南距衛北負漳為險嘉靖以來漳併流入衛頻或齧城矣按漳衛二河遷徙不一大約衛常安流漳善徙洪國初漳水西注魏縣北歷西店東注館陶合衛水正德初徙府南閻家渡入衛又十年自雙井入衛皆由艾家口東北經小灘館陶入臨清堤堰完固環抱郡城雖時小決亦易補塞自嘉靖三十六年復決於回隆之下遂舍艾家口經大名縣南分流汗漫至岔道村始入舊河身每夏秋水漲輒汎溢四出為害甚滋距潘誌欲求故道引使北流以殺其勢然當病其靡費頗多似難卒復今大名縣西漸有支流去艾家口僅三里許可開新河以入循艾家口舊道用力不費而績用可成實道河設險之策也○漳河之西徙也士為風氣慮民為貿易慮稚稱不便業先告濬者屢屢十九年知府奎時相蒞任復遮道陳利病乃循輿見詳當道檄該管大名知縣鄭得書濬衛河自白水村至艾家口開渠十一里達漳河故道復自艾家口導支流入府城濠壬辰年功甫就初擬築壩於衛河之東全引衛水於濬大通舟楫適是年秋霖雨溢勢甚洶湧然猶二派分流大名縣幸不為沼復僅引三分於漳仍流七分於衛俾兩利而俱存之乃沙堤復有衝開河身仍洶近於城西南漳河村置閘又議於忠孝祠前築壩瀦則注之澇則洩之　按

隋唐時黃河在澶滑之間隋置黎陽倉漕粟入汴故節度羅紹威亦歲輸穀百萬以供京師而宋人因之此大名歲漕之畧國家以來黃河南徙蘭陽儀封之間而餉道絕故河南輓漕每歲遣部使者一員駐鎮招商估價轉糴輸納凡數十萬石於是山東之粟東至磁鄴之粟西至濬黃之粟南至亦一都會也鎮有浮艘二所曰廣濟橋大學士徐溥記有戶部分司布政分司規制畧備

魏　北皋鎮界成安臨漳之間民儌而廬若千餘家知縣馮惟訥如檄堡北皋明年復堡雙井而知縣董威繼之置義倉及庠候戎器之數畧備雙井阻漳衛合流之衝亦他日列屯地也邑人王永壽記嘉靖甲寅知縣陸東復堡沙口當郡縣之中居民數百家其地東倚郡城西入魏由邯鄲之道（走邢襄歸由上谷）以達於京師自井陘而下守魏則郡之全境安非涉沙口郡城未可窺也邑人申鑑記

濬　濬故稱黎陽隋唐時城大伾山北麓而一統志云廢黎陽縣在今縣西二里蓋黎陽漢以來嘗置兵監聚六郡校士戍屯于此入隋唐咸列重鎮焉按故址衛水以西也水經酈道元注曰黎山之北故城蓋黎陽縣之故城也今黎山不可考宋天聖間濬州治浚

為湖始徙浮丘山巔洪武初復徙山之北陂弘治十年知縣劉台城之周七百三十丈有奇是時城西連浮丘登高內瞰指顧畢盡不可戍守嘉靖二十九年知縣陸光祖乃截西南隅棄之城外據山岡險絕處改築焉於是城小且堅可恃為永利云

開州　開故城按五代晉與梁人戰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宋獨守河北城而熙寧十年河決為患始徙築今城而方列而後拱形如臥虎周二十四里

東明　杜勝集在縣南六十里邇年以來黃河數出沒經流其間置通判一員督夫繕塞即宋監河堤使也

山　大名諸州縣境內曼衍相屬無他山獨濬阻淇衛之間予嘗登大伾最高處望之蓋襟太行之左麓也故其下多山淇水自縣西北入界南流至枋頭仰合衛水折而蜿蜒西北濬縣之右北接漳流以出諸山亦循二水而出縣之最西北八十里而峙者曰黑山周五十里漢獻帝時黑山賊十餘萬衆掠魏郡即其始跡地也山多削壁恠石迴蹊曲澗盤鬱其中黑山西南曰陳家山左揖而南五十里曰童山隋宇文化及嘗及李密戰其下山無草木故曰童：山之麓連綿亘引四十里北屬善化山其行若遊龍而所當脊處若龍脊也故曰龍脊岡：之西有山相輔而行西屬太行曰達西岡善化去縣西北二十五里山出雲多樓觀亭臺武舟車旗鼓人馬之狀幻態百出故曰善化分而為三故一曰三山俗傳紂殺比干於此故又曰枉人山：多花班石可為屏几柱礎或曰善化者即其氣也近因採石衆多變狀頗少矣山下檻泉七十有二而龍脊之左有山曰白祀白祀童山之下並有陂按酈道元水經注云五穴口一水逕五軍東分為萬溝東入白祀陂又南分入同山陂溉田七十餘頃同山即童山也童山西麓又別有波羅河南流至龍口峽伏流地中潦溢則會於長豐泊地里志曰天下水名泊者二一曰梁山泊一曰長豐泊長豐泊即二陂所會今為牧

馬逐水草處聞諸父老曰東行尚有廢閘址今其地多沮洳地頗不耕稍依廣平滏河故事沿岡穿渠東屬屯子口入衛則其田固多可稻也山東行伏衛河之底而突起繚于衛之東峙者曰浮丘今縣西枕衛跨浮丘之脊而城浮丘之東二里曰大伾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至于大伾是也周五里有奇上多浮屠宮巉巖洪洞之跡焉大伾之東曰鳳凰東北曰紫金二山者大伾之餘氣也東扼淇衛交流之口無復旁引蓋大行左倪蹬處矣故世多帝王都邑及賢豪奮跡往：不可勝數焉又按傳記別有黎陽山今失其處若他州縣志以山書者尤為衆多滑曰鮒鰅山一名高陽山海經曰顓頊葬其陽九嬪葬其陰四蛇衛之方與勝覽一名青塚山曰白馬山寰宇記在縣東北三十四里水經注云昔有馬群行山上悲鳴則河決馳走則山崩故津與縣皆以此名今縣東三十里有村曰白馬墻疑其處也曰狗脊山與縣城西北隅相連其地出狗脊草故名曰天臺山宋天禧三年河決西天臺山今城西有高堤闊百步許疑即此也闕曰金沙山在州城東門內遼北宋建炎間楊榛守開德榛出弟彭年代領金人攻降之榛歸殪其守卒嬰城固守金兵復大至畧其城兄弟皆死人為瘞骨立塚如山因以金沙名曰洪洋山在州東南義井里距城九五里舊志明道即真人嘗遊於此後遂葬焉今址廢曰衛陽山一統志在東南二十里古衛之墟今莫知所在曰雞鳴山在儒學北百步東明曰白雲山或曰漢張良托辭穀隱東昏之白雲山即今白雲里其處也曰龍光山在縣東南三十里清豐曰秋山在頓丘廢縣西北山海經云帝嚳葬於秋山之陰今按為黃河故道矣南樂曰方山在縣北七里方山故時相傳有東西二土山其形方後為河決所蕩今村名仍呼之大名曰幰山縣北十五里或云漢武帝時河決王延世

於此運土塞之頗厭人心故名今舊城之西有沙山鞠即其遺址焉元城曰沙麓山縣北四十五里春秋僖公十有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麓崩即此漢王翁孺嘗徙居其下間多本傳記頗可次驗然或為黃河所徙或雅由好事者所附會予嘗行縣斗不可致見間所指畫唯枉土卧列草莽間高者二三丈下者尋尺而已予故不詳特附傳記所載以備來者之覽睹焉　右大名境內諸山紀

按古傳記唯黃河為最大濟次之淇次之洹水蕩水清水及美防宜師溝諸水又次之而漳衛不與焉於今多湮謬異同不可致桒欽水經曰河水之東淇水入焉東逕遮害亭注曰淇水東十八里有金堤堤高一丈自淇東口稍至遮害亭西五丈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焉又右逕滑臺城又東北過黎陽縣南又東北逕吳子胥廟南注曰廟在北岸頓丘界臨側長河廟前有碑魏青龍二年立又東北逕戚城西注曰今為衞河上邑又逕繁陽縣故城東又東北昌樂縣故城東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濟水東逕封丘縣又東經東昏縣故城北注又曰濟水自大伍入河與河水鬬溢為滎澤不可曉淇水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注曰宛水東南入淇水淇水右合宿胥故瀆受河於頓丘遮害亭東黎山西北屈從縣東北與洹水合注曰白溝逕高城亭洹水從西南來注之又東北逕羅勒城東又東北漳水注之謂之利漕口此下漳水白溝淇河咸得通稱矣又東北過館陶縣北洹水東北逕鄴縣南又東過內黃縣北入于白溝蕩水出河內陰縣西南山東又東北至內黃入于黃澤蕩水即湯水也注曰蕩水亦謂之苗溝秋夏則泛春冬則耗清水東過汲縣北又東入于河注曰

清水出內黃縣又一曰美水出湯陰西北四十里流美里城北東至內黃與防水合而水經注又云防水出安陽縣西北東經防城故名又東合湯水入黃澤宜師溝東北至內黃入湯水自魏武築衛河北流四水並入于衛欽漢人注之者酈道元魏人此漢魏以前諸水所經流略也然按漢書河渠志唯黃河為患餘水不詳見武帝時河決瓠子口又放黎陽遮害亭帝自臨決河令群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實之乃塞成帝時復決隋書以後頗見傳記為患然亦不數唯五代及宋南渡之際歲決濬滑開黃南樂清豐諸州縣之間而諸州縣壞半為魚龍之宮當是時天子震悼遣從臣沉白璧白馬以祭而州縣長吏並兼河堤使以嚴水患又增置都水監使者行視河決賦諸州薪石楗橛茭竹輸大名歲數千萬然迄無成功與宋相為終始何者病在專捍堤囬河而不能順下以導也元賈魯治河以後河頗南徙所為大名境患者不數矣今其流在封丘蘭陽之間去長垣東明遠者越百里近者六七十里當數世無恙予故不論著而衛河者即水經淇湯諸水所合流以出者也一名曰御河近內黃以下為漳水所合按經曰漳水東過列人縣東北過斥漳縣南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按宋河渠志唯黃河數於王供埽諸處溢入衛河有司輙塞或沙河閻

亦引水併入而終宋未嘗與衛合流者國初漳西注魏縣而北歷西店東注館陶入衛正德初始從府南閻家渡入衛又十餘年自雙井入衛近復自田隆入衛經稱漳水湍悍併流漸南則衛所當受處漸狹隘迺年以來濬縣內黃之界頗數患溢齧而大名艾家口迤西漂去廬舍淹民田者不可勝數或草議循漳河故道即入衛之處分流北注以殺河勢此最計也特惜興徒繁巨稍欲繕堤防以護河決於乎宋之六塔河故事可鑒予不敢不為土之人深長慮也○萬曆十九年知府塗時相議濬河自白水村至艾家口十一里達漳河其詳見境內圖說○雕馬河在大名縣北今湮王莽河即屯

氏河故瀆土人誤呼為王莽河在元城縣唐朱滔攻魏州壁此沙河舊自府城西南引漳入城灌御河復西北出城崖爲沙河南北長二十里東西闊二里其流常不定稍近沙覆滑河自大洛以西百水皆會于瀆唐沈弘之嘗作魏滑分河緣此即黃河遷滑者也誤志別為滑河濮水在開州東六十里即莊子垂釣處今為濮州境鸕鷀陂在內黃舊洹水縣西周八十里馬鷄泊在南界唐節度王理遇害於此龍窠河距南樂縣四十里自觀縣經流至龍窠村故專名猶於此其他或附會或流徙沒其處故不著　右大名境內諸水紀

大名境內別有窪水窪水者非出泉谷有經流志所不載頻瀰漫田間菹洳為患者也其為最鉅者一曰衛南陂由滑縣南界受胙城孟華潭王德口諸水北注滙城而東又迤北逕梔園而東南滙爲衛南陂所浸沃者周凡四十里許或曰衛南陂即古衛南縣廢治也二曰澶州陂或曰古澶水也舊志在頓丘廢縣西南二十里伏流至古繁水謂之繁泉今按澶水由開州南界東北逕清河頭十之七分注于霸家河又東逕濮州入于張秋十之三分注于清豐縣東南界孫古城北滙為朱龍河又西受硝河之自傅家河而東注者流次邱家灣次英湍城而北豬于南樂趙庄或即古繁泉是也閒溢則又東引清流橋以達東館鎮是也三曰硝河由滑縣北界其一逕開州馬駕河東北注戚城半東滙為趙村陂所浸沒者地七八百頃而西引王家潭口復會入于白倉之北半夾戚城逕白倉北合趙村陂而來還者會于傅家河北注岳儒固以達東

館或北注於大名其一由石村濴內黃東北逕大岩屯橫腰大名縣南界又東北注三角潭而十之三自飲牛口注衛十之七自梅家口注衛是也閒水溢硝河北注之勢不能直則一由石村分注開州火燒店逕清豐之秦村而會于岳儒固一由內黃城東逕南樂西近德固復注之二流者若經帶而交內黃清豐南樂之界者也水少殺則否漳衛之決齧其患固大或數十年一適或十餘年一適民猶稍得繕隄廬以避之而諸水所瀰漫田陸之閒十歲九適不得他徙春冬稍耗秋夏則溢然浴為江湖鳧雁之澤而硝河者又泄鹵下墊凡所經流率數歲不復蓺收計南北縱百六七十

里衛或十數里少者二三里予間行縣求之蓋兩河之間古受井田處也自祭廢阡陌歷唐宋以來溝洫之規漸蕪沒不治故率為田陸而大名諸州縣西南接太行之左麓而下其地由西南俯注而滑為受河南界諸水最巔脊處迤東北則開州內黃清豐又東北則南樂大名而東為張秋漕河北為衛河東北為山東冠縣界乃其所竅處也水行地中也猶人血絡手足百骸之間血循絡則治否則措經妄行為瘞痺崩漏數百里之間曠然平隰丘阜相亘而無大尺之渠以瀦瀉其間雨三日二日適為泛溢稍遲之旬日則壅腫內溢矣烏得而不塹也予問長老疾苦狀或言塹開州之南陂漲衛南陂之水東北合澶淵東注之以入于張秋而朱龍河以下特合其受清豐南樂本境之水而亦經硝河東西二支一則由內黃入大名之梅家口一則由開之永城塞趙村陂溥家口之東折者而直入于岳儒固選案頭大者廣二十丈小者減三之一深特十之一而旁凭以堤之左右分疏田間水道倣江南旱河之法而穿斗于堤之下以瀉堤所阻捍之處如此則眾水各有所歸而歲可樹穫矣　右附論大名境內通年諸窪水之患

故時堤渠之蹟在元城境者曰西渠在縣西二十里唐開元間刺史盧暉開道濟渠以通江淮注一之貨今淤為平壤矣　曰寸金堤在縣北宋韓魏公所築水大至而不浸者寸許故名　曰王村堤自清豐界延袤六十里入元城界　在大名境者曰遂家堤去縣東南三里許相傳戚里遂氏居此因名　曰李茂堤去縣遠近　曰范勝堤去縣十五里東南注二　曰張家堤去縣二里　曰附城堤環縣治以衛漳水正德間知縣吳林增築之植柳千株故又名吳公柳堤　曰衛河堤起新鎮達館陶延袤三百餘里成化間知府李瓚增築　曰諸公堤注三去縣治西北二里嘉靖己酉知縣諸偁增築故名　曰紅船灣堤在艾家口弘治初衛決為患亦知府李瓚所築注四　曰沙丘堰水經注在貴鄉今失其處或云即沙堤在舊府西北隅　在魏縣境者曰漳堤在縣南其南岸起自臨漳延袤八十里北岸自成安五十里俱由魏縣抵元城界　〇每歲秋淫雨河漲衝沒甚慘萬曆十六年北徙邑南郭外堤下知縣梅守相補築大堤以防之二十年教諭胡璉署篆因河決臨漳舊口淹損麥苗請於道府移文臨漳廣平元城三縣被患處協力堤防二十一年漳河分為三知縣田大年因鄉民張天載等控告水災隨親詣查審鳩夫重堵為一勞永逸計　曰鮑公堤環護城外弘治間知縣鮑琦創築今名　在南樂縣境者曰宋堤東去縣十八里黃河西岸南自清豐界六塔河入南樂宋仁宗至和二年修築　在清豐境者曰侯閣堤寰宇記澶州臨河縣侯閣堤自黎陽入縣界而滑縣開州亦有之蓋相錯耳　在內黃境者曰六輔渠漢倪寬為內黃令開渠大溉民田獲利甚博　曰高堤南起高堤鎮北接泊口集延袤百餘里　曰黃澤堤在縣西北五里澤廣數十里環之以堤漢世祖破五校即其地也　曰倪堤倪寬所築　曰古堰在衛河東沿河修築出境乃止　在開州境者曰宋堤去州南里許宋熙寧間河決明道先生判州時所築　曰靈平埽在州西三里宋熙寧間所築水漳隨圮隨築滑縣亦有之　在滑縣注五境內者曰縣堤在南城廢縣西十里前人治水時築　曰瓠子堤在城西南三里漢武帝所築見年紀　曰陳公堤在南門外州守陳堯佐築　曰大堤

東西有二一在縣西南鄧村一在黃塔兒曰東西堤一在大船頭西接衛糧東達開州土人呼為夾堤一在八字口曰新堤正統九年河決胙城因築此禦之東接長垣界在濬縣境者亦有鯀堤曰永濟渠在縣北十里隋大業四年開今廢乃黃亦有之○濬西城下即衛河廣數丈堤甚卑薄上受淇水諸流夏秋淫雨暴張瀰浸民田西南二陂水害尤劇萬曆六年知縣任養心於舊堤外八里許自石羊村至侯固寨築長堤以障之濬人至今利賴　濬有黃河故道衆流所歸國初於縣北四十里大齊村東舊堤開一堤口以洩衆水由田氏村順入衛河東滑西濬民獲安堵萬曆十年滑縣土豪徐守定等杜塞堤口壅水禍濬北一帶幾為魚鼈濬民張志等鳴於兵備行大名蕭知縣查勘得其情俟而正之洩注如初○在長垣境者曰三尖口東去縣三十五里元賈魯築堤始於此曰朱家河堤曰三春柳堤曰大岡堤曰閻家潭堤以上四堤並在宜豐里曰油房村堤在安亭里曰牛家口堤在黃岡里曰周村口堤在烏岡里曰速報司堤在宛樹里曰常村堤曰新豐堤二堤相屬去縣西南三十五里自朱家河堤以下凡十堤並弘治六年李太守增築在東明境者曰長堤南距縣六十里西入長垣東抵曹州綿亘二百餘里弘治間李知府增修築○東明縣四門俱有護城壕堤惟北門堤外舊有普河一道當黑羊山下流歲久衛淤漸成巨浸渰沒禾稼浸害城郭知縣區大倫增高其堤以障之仍增橋以殺水勢○曰杜勝堤在縣南六十里嘉靖十三年通判陳萬言修築○杜勝集堤舊屬東明者三十三里皆近年所

築知縣區大倫督令堤夫歲增之內外栽植柳椽一十四萬餘株榆柳成林根株盤結長堤孔固河不為患矣○曰七堤西距縣四十里亦古堤也長七里而曰金堤者最古自漢文帝已有之漢書曰河決酸棗東潰金堤是也延袤二百餘里聯絡于元城南樂清豐開州滑縣東明之間弘治間河水泛溢李知府增築云　右志境內堤堰溝渠之蹟

愚按古人建城必為水溝以引城內潦出而達之壕水通流城以內室廬保無淹浸即大名郡城只南門下通一渠而西北東三門更無水口雨多水溢聽浸溢於城內隙地如遇霖潦泛溢則合城為巨湖居民其魚矣若西南大寺前東南隅角樓下地窪下可通溝他而十州邑城更無一通水溝盖未見水患而莫肯預圖也通判楊瑞雲識

方物志　予嘗覽傳記五方之産名山多金玉瀕海多琅翠玳瑁豫章多添長沙以南多丹礪塞以西多名馬何者山埜偏阻磽塉旁薄之氣故也大名為中州故其民人宜稼穡其土宜五穀蔬菜牛羊雞豚以為養率五方所同也無他方物書攷故時黃河經流其間江淮閩蜀之貨往往遠者萬里近若數千里各輻輳至而國家以來河南徙濟東阻數百里唯臨清為南北都會稍稍轉輸通有無市閭之間然錦綺翡翠珍異之物亦不至予嘗

按次境內多茶多稷多粟多梨棗其耕畜牧百畝之家百樹梨千樹棗牛一頭騾二頭千畝之家千樹梨萬樹棗牛十頭騾二十頭此其大較也魏以西南多桑絲滑黃以北多硝多鹼苗之人不得種樹老少數煮鹽以贍朝夕而有司奉法為厲禁不得出郡縣他境故其價輕售而民人貧瀕漳衛之間頗有魚鱉然泉澤數殺而網罟少木多榆柳民間廬舍器具各採園林所樹以自給非勢家鉅室不以輓五方齊汴之材而至土無杭稻故酒多黍釀土宜桑絲然秦漢以來兵革代興戶口散亡而樹桑者什一而已故織紝不廣[注九]男女衣服多布多蔴枲綾縑之屬惟長垣有之然亦不逮南州之精美也嗟乎州邑之間庶幾長厚務本矣此其古魯衛遺風流美也予謹列而識之若他蔬草花鳥非郡縣有司之亟也故不詳著特附書如左

田賦志　　予按傳記次大名境內三代以來戶口贏縮之數蕭何嘗收秦圖籍史記不載下及曹魏晉宋五代畧矣漢魏隋唐迄宋金元之際稍稍稽記劉隸州邑與今時不同或難詳定嘗括其數之見存者想勝之兩漢為最盛何者休養生息世久故也我

國家洪武初承金元之後戶口凋耗閭里數空諸州縣頗徙山西澤潞之民塡實之予過魏縣長老云魏縣非土著者什八及[illegible]內黃東明之間隸七田者什三可概見矣然百餘年後　累聖德澤土無兵革之關民人樹蕃稍稍闌溢其中蓋嘗次之洪武時境內州縣為里三百五十二弘治十五年則益二百二十有七宣德以前戶口不可攷正統七年戶五萬一千八百八十三口二十九萬二千六百二十四弘治十五年則益戶一萬七千九百二十一口三十一萬二千五百二十五[敬]孝皇帝時號為極盛與兩漢相當正德來徵需滋煩民或不給閭多水旱盜荒歛轉徙無著故四十餘年以來男女稍孳息口益三萬四千四百八十七而里甲漸耗減其里六十有一減其戶一千九百四十九此其大較也草豊則獸肥林茂則鳥歸法網疎德澤洽則民人滋予觀關塞北轉力疲于戍守江南之民澤竭于歲徵淮濟而下朘削于夫役大名諸州縣稱河北沃土通年獨戶口日耗者何哉間行諸州縣召長老問疾苦狀長老前曰江南之患糧為最河北之患馬為最且故時俵馬率隨孳生近則必市西馬費每數倍近年以來額外復有餘地之徵民不堪命一也成化以前民間自兩稅馬糧以外不過歲給官師薹皂廝役而已弘治以後中外坐派歲增什倍其六其最鉅者若京班皂隸及惜薪司柴夫歲入三萬諸郡縣驛傳亦歲費二萬有奇此逞民所不堪者二也正統時州縣始設機兵正德懲薊

盜之亂復益置快手歲費金一萬以上三也弘治以前河雖數患新蔡大從徵輸有時通年以來河或南徙歲設白夫二千五百名故時歲費計金亦七千五百近稍從末減然亦不止四也弘治以前歲常豐稔間有凶荒亦什之一二而已正德以來水旱相仍斗米百錢者相望況土之俗故不爲積貯少急則轉徙亡業五也國初以其土曠賦輕之時計口而食之也特八萬有奇故其力贍而戶日增今則以其飲羣災數之時計口而養之也至六十萬以上故其力耗而戶不得不日減此其勢也嗚呼爲民牧者所當歎歔太息也已予故首國家來戶口贏縮之數次疏賦稅之額俾有司

者按籍而酌計焉　一曰丘畝大名之土旻衍非若秦隴江淮會稽豫章長沙象郡閩蜀嶺海之間阻川塹谷其籍可畫而守也然國家草昧之初戶口散亡圖籍不存當時州縣長吏率擿民間口畫丈度所及而籍之故其夏地秋地綿花棗株農桑之額不同而別有馬厰窑厰並爲官地其所名佃而徵入子粒額最輕民不得買賣通年以來自官地外蓋已例攤然諸州縣之籍草次兵燹之餘故自相廣狹互有不齊有大畝有小畝小畝者即周人六尺爲步而步二百四十是也大畝則倍之而上下有差或以五百四十步或以七百二十步或以一千二百步是也而養馬之額亦頗贏縮以騍馬一匹爲率最重者二頃三十畝而最減者爲八百五十畝糧之次第紛雜還出于其間而又閒民間隱沒至頃畝以上准里甲什伍之中不能私相次舉按大名之土連亘數百里無甚懸隔何難悖至此也予竊謂田賦必均而後可久除沙茅之地別籍外請檄諸州縣長吏畫一而度之以鈔准尺以尺准步以步准畝以畝准賦倣江南魚鱗冊故事而編次之舊所籍不齊之額悉罷去而括其府之見存者均攤于諸州郡縣之間一切糧稅馬草驛傳均徭里甲之類率例視之以差數百里之間賦土人煙同條其貫或稍事謐矣此今日有司之事也然俗習既久稍更必沸予不

敢必其可行持草議以待來者今按嘉靖三十一年所入之版書之于後其大地四萬七千一百八十一頃八十五畝二分二厘七毫四絲一忽而諸州縣私相廣狹之數弁附見焉

徭役志　大徭役即古力役之征也然地里遠近不同故以其目入庸者曰力差所待于府州縣境內者是也入其庸之直而聽官轉募者曰銀差所待于京師職署及他州縣驛遞之類是也又歲計所入　天子犧牲果品物料之需以及歲貢科第諸所雜出之費者曰聽差聽差者言不可爲歲額而籍貯之以待用者也大較舊時歲徵額共一十二萬二千五百七十八兩有奇今額止共一

十萬七千二百三十三兩有奇而閭或上下以差江淮之間舉如里甲之法十年次待者一而河濟以北三歲一役特數已故時諸州縣唯籍丁為九品而不計其田里胥稍得狐伏鼠沒其間而貧弱者不堪往往因而亡徙嘉靖以來始倣以田准丁以丁准田之法相配行之民力頗均矣

兵防志　按大名當河山割裂之間自古強兵銳卒蘇秦所稱武士蒼頭天下莫強焉者也　漢初令天下郡國城置材官騎士以八月屬郡都尉太守令長丞為會都試韓延壽翟義皆以都試者起光武以河北兵定天下乃於濬州置黎陽營注伏侯云每營四千人以謁者領之是後臧宮度尚之屬往往將黎陽兵遂破羌胡按後漢書臧宮將黎陽兵破賊度尚將黎陽兵破零陵馬武賈國陳訢將黎陽兵擊羌胡賈憲將黎陽騎士破匈奴劉尚將黎陽兵平迷唐羌鄧訓將黎陽兵七千屯狐奴備烏桓烏桓畏其威名不敢近塞下耿秉將黎陽兵屢破羌胡　是在秦漢間已稱雄長矣唐天寶間置義成軍是時河北諸鎮數失而義成軍者獨全以待朝廷厥後田承嗣父子嬗亂改義成曰天雄軍恃其兵力抗衡天下九世四姓迄於唐亡田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為兵有衆十萬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號曰牙兵梁貞明元年楊師厚復置銀槍節校當宋之世迫近契丹建北京置武衛簡河北驍勇善射之士悉為義勇當是時兵力最盛是以契丹恃其驍悍大舉入寇卒無成功按宋史太平興國間立雲捷雄武云驍勇捷忠節振武通利橋道清塞等軍於澶州東明六所有滑州以指揮領之咸平三年置壯勇軍滑州指揮二

大中祥符間置威武虎翼軍東明澶州通利指揮各二慶曆間置宣毅効忠靖戎弩手龍衛廣勇廣捷步軍於澶州滑州東明指揮各一慶曆六年詔分河北兵為四路北京澶滑通利合為大名路　治平元年詔河北指揮分番團練大名府五十三為四番　熙寧元年詔京東武衛六指揮隸大名府路而北京澶州復置騎射軍通利置威邊保節廣濟軍大名府置宣武廣威軍滑州置騎射保忠奉化雄勇軍　元豐四年改五路義勇為保甲狄諮劉定部領之澶州教習大保長四百八十二人見於崇政殿各執武閱試補三軍借以職御差使　建隆中滑州置武捷軍大名立宣武衛馬監軍　元符元年大名等府置馬軍廣威步軍廣捷政和元年詔滑州屯禁軍三千蓋悉天下兵力聚於澶滑之間故其兵制獨備徽欽昏懦乃以內侍梁方平統兵拒之將領失人遂至潰敗要非兵卒之不銳也建炎以後政令不行於河北金人概籍民戶為軍民怨滋甚蓋虜地然也金正隆四年詔籍大名府西京路民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悉從征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不聽　元更其制每二十丁起軍一名而以萬戶統之間以江南新附軍錯置之元太宗八年詔大名路於斷事官忽都虎新籍民戶三十七萬二千九百七十人數內每二十丁起軍一名令各下萬兒領之中統二年詔籍大名路蒙古漢人民戶悉為軍四年罷大名路新軍防城兵卒　至元十六年調江南新附軍伍千編置大名設萬戶以領之茲秦漢以來兵制屢移之效可概見矣　本朝畿輔列郡建衛者五守禦所者一而大名獨罷兵衛豈不以魏擅兩河之樞其人習挽強推剽代數為亂故監古割其左翼之濟博隸山東右翼之鄆濮隸河南支伏戍兵臨清彰德真定之間以為形聲犄角之勢又以山西之寧山蒲州陝西之潼關諸衛所轄隸於此以備緩急而郡獨罷置歟由予觀之大名土曠衍不可與列都而可與爭利自古天下無發難則已稍發難則首兵禍事在年紀可鑒也當金

之南渡也虜嘗曰使南朝以一二千人守河吾豈得渡哉已而李綱宗澤經理兩河並募兵數萬屯駐大名以形制京東西諸郡今河既南徙而國家復建都燕薊宋之所謂北門今乃為南郡矣故其形勢稍有不合然由濬則可以窺洛陽由開則可以窺山東由洺則可以窺常山其轉樞中原之勢隱然在也特首領腹心之差耳正統己巳之變于肅愍始議漆機兵以為城守正德以來薊盜猖獗出沒境內者經年馬太守卿檄諸州縣繕城濬隍收官寺銅浮屠像鑄為戎器召募膂力別為隊伍擇縣令陳智教諭陳佃領其事申明號令懸賞格以訓厲之聲振河朔間盜諜聞之潛出東境不敢犯賊既蕩平當事者於是建議置兵備僉事一員 今上改元用巡按欽珠議陞僉事為副使隸河南按察司奉專 勅建節大名以控兩河之間始轄廣平大名兩府近乃兼轄順德皆令三郡馬步兵四千有奇而大名所轄者馬步兵九百五十名團操民壯一千五百名快手一百九十名以操官十一員領之別有撫院馬兵二百九十名步兵三百一十名邑州道馬兵一十八名步兵一十九名大津道馬兵七十二名步兵七十二名本府守禦民壯一百名不與此數詳見徭役志歲秋移鎮順德防馬嶺等口嘉靖三十三年總督楊公建議順德府邊隘起馬尚峪錦繡堂等口南至黃背岩數道岩等口止俱屬防守順德守禦千百戶所德州衛德州左衛寧山衛蒲州通關二所俱聽節制六月中旬以後暫駐順德探虜警機急調度防禦三時則肄武殆與古者之意稍稍合矣予觀國家內外置衛戍守之兵列屯坐食而已無可與格虜者往往有警惟驅鄉兵以為爭利合叉之先而況大名多剽悍閭里少年並習弓弩馳酒使氣為節俠猶古魏勁兵遺風也有司能毋徒視為故事悉籍諸州縣壯悍者隸之畧如唐李抱真澤潞之法歲設賞格持自便宜團結訓練以備非常寔 國家腹心之地一勝策也予故詳著其本末及本道建置之原以備一方戎制云

馬政志

國朝洪武二十八年革群監官令有司提調孳牧每五馬立一群五群立一長永樂中始計丁養馬每一丁養壯馬一三丁養牝馬一兩歲納一駒並免稅糧之半弘治六年兵部奏更為計地養馬之法每壯馬一疋編地五十畝牝馬一疋編地百畝正德二年御史王德建議令大名等府於種兒馬中揀選四尺以上十歲以下者解寺依印其矮小老弱者聽其責價買償近年以來邊多事馬尤非膘壯不准印烙往往市西馬以充額費乃十倍民不堪命矣後因薊盜猖獗巡撫都御史韓檄諸郡縣每畝徵銀二分以為買馬徵調之費此特一時額外之徵不意遂貽害於無窮也至今乃有餘地徵銀之例隆慶五年撫按疏請豁免會蒲州楊少傅為本兵覆題奉 旨免徵始得拔去數十年禍本云

大名府志後序

兵備副使侯一元撰

叙曰、自昔理人者縣法憲令、曷嘗不孳々民之故、天下之慮哉、故當時則槩然、易世則弗議、其仁覆無窮、至與天地相敝者、惟書也、史是已、而郡國志則史之分也、非郡國志則不能以成國史、微史則無以存往迹而善治、嗟乎、其重矣哉、夫大名者古之魏也、以其襟帶兩河介于山東西之間、故常為天下樞、至後分割則魏又為北戶屹然外捍、故魏者重地也、譬魏於全盛則人之眥也、列之則薰于心、其在偏安則背也、拊之則扼于亢、故君子而無天下之慮則已、誠有之、其所以稽古驗今、保輔員幅以肇輿圖者、胡可緩哉、而其志顧久弗治、非以其重地難之耶、頃歲茅子順甫來倅則嘗

為之、茅子文士、又憙事、然草之卒弗就去矣、而再至、又竟弗就、遺其草且落、蓋久之而值大中丞鄭公巡察、姜公董學、馬公咸鉅人、孳々於民之故、天下之慮、顧大名無能志之者、而滿子時秉適以太史左遷而至、於是兩臺交檄余、々受以檄府、而太守李子應乾者尤肫々、家其官則相與委重滿子、徵召文學夜以繼日、蓋未半歲而書成、其文悉本史遷而備春秋編年之法、精確爾雅、近所未見也、其志之良乎、迺余尤有重於斯志者、其孳々於民之故、天下之慮也、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圖首言大名之地三割矣、縱三而衡一、固 聖王所以披強枝也、然而形束壤制、則尊周者亦無以成夾輔之功、然則交鄰之說、犄角之勢、不可不講也、地近而分則難五民、姦彼此窟穴求盜、或不得、是故其治衡為急、縱次之、不可不知也、述沿革者制也、述年紀者政也、蓋曰其所不可得而議者王制也、所可得而因革張設者官政也、不可不思也、帝后人物之大也、山川故蹟之緊也、是故先之、而山川之言治水尤詳、嗟乎、夫水為魏患久矣、堙汩則有近功而多後患、寬為之道、務以疏之、則順于水而財詘、非肺列嘉言擇于長算則不能以成釃沉澹災之功、是故詳之、夫夷土之於故蹟、蔑如矣、然其流風宛然、責民風於上之化、夫誰得而辭之、惟土物愛而無奇淫、不近鹽者國之利也、故其志曰長厚務本、蓋余讀至于賦役之志而有感于民之遭也、當是時兩臺寬民歲以千萬計、日拊循之不休、志中時々見焉、異日

者秩祀且有考矣、而余以書生職兵、且再歲、顧不能使盜弭、得不泚顏哉、甚矣、夫馬政之敝也、法使民多馬、歲攻駒而入之圉人、乃今所入非所字、所字者類不中度、徒取具文、吏操以為姦、至有繼急率復他市、是以民甚苦之、而莫以為言者、馬政重也、夫北方之民以地曠稅少為饒、而不能富樂者、職以馬也、官大者即不賢、不得以逃其名、除其恥、小者非賢也、不得以名通、是齊豹三叛之義也、貢舉具書而傳特記其亡者、罷而去者、以示事定、蓋其嚴矣、夫作志者其有憂乎、故志宦人而以僭偽同傳、非以其類乎、蓋春秋之義扶陽抑陰、莫先於正邪、而夷夏之防次之、戒其辨之不早辨也、於是乎徵之獻焉、徵之文焉、吁、其備矣、蓋志有難者八焉、不詳

即事不該，而米鹽詳之，則蕪不簡，則要不舉，而太簡則僅略舉其
大，則見以為不動小，拘忽羸豕弛童牛，而細故毛舉，則謂之不知
類。遠古之事傳之，則忽荒若昧近於誣，而不傳即羊去而禮亡，文
不明諸古，則不雅醇而古，則遠于俗，而不適于用，當世之顯人，善
而傳之，則有官盛之嫌，而置之則無以示至公，不善不諱，則怨興，
而改枋頭則傷於直筆，章而不徵，則戾周身之防，而徵之，則或不
習其讀，而無以鏡後，故志所以難者也。斯志也，酌繁簡，無小大，綜
今古，存美刺，不猥不并，不宂不劇，常直書而見義，則可謂曲暢微
顯者矣。故曰其志之良乎。余斯有以藉手而復于兩臺矣。後有舉
舉於民之故天下之慮者得以致焉

大名志

衛河在縣治南[注十]三里許，源發于河南衛輝府輝縣蘇門山，自淇門
入本府濬縣界，受淇湯諸水，經內黃，與漳水合，東北至縣境大嚴
屯橫腰南界，又東北注龍王廟[注十一]，達臨清[注十二]至直沽入海，同濟漕運，故
一名御河。

漳河有二，曰清漳，曰濁漳。清漳出山西太原府樂
平縣沙山，濁漳出潞安府長子縣發鳩山，至相州[注十三]鄴縣，與清漳合，
書曰衛漳，蓋漳橫流也。周定王五年，河徙而東，過[注十四]列人縣，東北過
斥漳縣，又東北過曲周縣鉅鹿縣。國初漳西注魏縣北，歷元城西
店，東注山東館陶縣入衛。正德初，始徙府南閻家渡入衛，又十餘
年，自雙井入衛。嘉靖初，自回隆鎮[注十五]入衛，後復自內黃固村入衛。萬
曆戊子，徙魏縣，旋由故道徙肥鄉、成安、曲周諸縣，會達天津。議曰漳為

大名患久矣。近徙成安、肥鄉等縣，或者河伯有靈，不欲重困此一方乎。而今則議役之，艾
家口、艾家口距郡城邑城之中，去郡一里，去邑止半里。漳北溢則嚙郡城，南溢則嚙邑城，此必
然之勢也。其郡城地稍高，亢若本其地最逼下，漳河之滴加于此城之巔，水勢利于建瓴，且
縣南二里餘又有衛河，衛亦每年大發，水勢洶湧，彼此加攻，勢必至大名矣。況河原非驅
之使去，今則必欲引之使來，今日者以廣平之害而移之大名，異日者又將以大名之害而移之
廣平，是行爭無已時矣。竊謂事之不必矯，舉工之不必訖，或也。

洰河在縣西，堂公新開，距城僅半里許，累肆衛，從知縣趙一鶴請，
郡主瞿公塞之。

硝河者，泄國下墊，凡所經流，率數歲不能蔼
牧，一由滑縣北，逕開州戚城，濉趙村坡，傅家河，注岳儒固，達館陶
或北注大名，一由石村濬內黃縣東北，逕大名大嚴屯，還馬集馬

村東注、或注南樂縣覇王溝北張鋪小支河、萬曆二十九年、知縣
江騰蛟會同南樂知縣郎舊河身小加挑濬、水直東下、今居民率
佃治其間、河身漸為平陸矣、按郡志云、硝河十之三自飲牛口注
衛、十之七自梅家口注衛、此今經流不大同、姑記於此、
漳河隄、隆慶五年、知縣李本意築、南接據底舊隄、自老隄頭止、
約三十餘里、北接龍王廟舊隄、自艾家口止、約二十餘里、
華侯隄、起縣西闕隄北隅至回隆九十里、嘉靖二十七年築、
甄侯隄起駢村新河口、至内黄田氏界、約百里有奇、嘉靖三十四
年築、
金隄、勢如岡嶺、自東南入縣界、漢書曰、河決酸棗、東潰

注十六
金隄則漢文帝時已有矣、凡大名元城南樂清豐開州東明滑臺
之境、皆有之、綿亘二百餘里、　牧隄在縣東十八里、

清豐
淇河寰宇記云在頓丘舊縣北五里上接清豐縣下入觀城縣又載淇水在臨河廢縣東南五里黄河北岸東經縣界三十五里入清豐縣
繁泉在臨河廢縣土地十三州志云澶水在頓丘西南三十里伏流至古繁水城西南謂之繁泉
金隄在清豐南四十五里按旭里沿革云金隄上接清豐下入南樂縣界又在德清廢城東南五里所謂德清軍即舊之頓丘鎮也又漢書金隄古堰也成帝時王延世運土以塞河決自金隄而增築之堤上有金隄驛秦女樓金隄閣
復關堤寰宇記澶州臨河縣復關在南黄河北岸也其堤在南三百步自黎陽入清豐縣界

內黄縣志
黄河故瀆、在縣東十里、西南入境、經帯甚遠、内黄得
名、蓋因是焉、水經云、故瀆又逕繁陽縣故城東、注云、史記趙將
廉頗伐魏、取繁陽城是也、　衛河、自河南輝縣發源、歷新鄉衛
輝濬縣、經流境内西南、自南高堤東北逕泊口、漫衍百五十里
出境、詩云、毖彼泉水、亦流于淇、即此、　漳河、濁漳也、水經云、出
上黨長子縣之發鳩山、南流注于黄澤、舊合清漳水入衛河、今
徙于魏縣之西、入滏陽河、　洹水、水經云、洹水出上黨泫氏縣、
經隆慮縣北、鄴縣南、又東過内黄縣北、東入于白溝、今名安陽
河、自田氏鎮入境、注于衛河、　淇水、在臨河廢縣東南五里、水
經云、淇水出隆慮縣大號山、又東過内黄縣南、為白溝、屈從縣
東北、與洹水合、注云、淇水東北逕枉人山東、童城西、又東北逕

并陽城、即郡國志所謂内黄縣有并陽聚者也、　蕩水、水經云
蕩水出河内蕩陰縣西山東、又東北至内黄縣、入于黄澤、唐貞觀
元年、以水微温、改曰湯水、　羑水、水經注、羑水出蕩陰縣西北
韓大牛泉、東至内黄、與防水合、地里志曰、羑水至内黄入蕩、
防水、水經注、防水出西山馬頭澗、東逕防城北、盧諶征艱賦所
為越防者也、其水東南流、注于羑水、又東壓黄澤、入蕩水、　黄
澤、在縣西北、澤方數十里、水經注云、淇水東北逕枉人山、東北
至内黄澤、右入蕩水、亦謂之黄雀溝、是水秋夏則泛、春冬則耗、
又逕内黄城南、東注白溝、漢倪寬為令、請為田以給貧民、至正
統間、掌縣事知州宋安以地給民居之、　白溝、在内黄縣東北
水經注云、洹水逕内黄縣北、東流注于白溝、　宜師溝、水經注

云淇水自晉鄴城又東謂之宜師瀆東北至內黃澤右入蕩水

六輔渠、漢倪寬為內黃令、開渠、大溉民田、獲利甚博、　趙家澗在縣西北一里、俗言即古黃澤、　鸕鷀陂在內黃洹水舊縣南五里、西周八十里、舊有蒲葦之利、　永濟渠在臨河廢縣西北三十里、自濬縣一界東北入內黃縣、隋大業中、曾增修、　灉河、方輿勝覽云出內黃南自濬滑經顓頊帝嚳二陵之南達東北入內黃界、　硝河在縣南、出朴硝、與開州接界　集賢陂在東郭門外、南連硝河、北通衛流、積雨水溢漲望無際因建以橋

金堤在縣東上接大名、下連滑濬、延袤數百里、漢書、金堤古堰也、成帝時至王延世運土塞河決因金堤而增築之、上有黍女樓、金堤驛、今廢、　高堤南起高堤鎮、北接泊口集、僅百餘里、恐衛河泛漲淹沒民田、故築以防之、　黃澤堤在縣西北五里、澤廣數十里、環之以堤、漢世祖破五校、即其地也、　斛堤　倪公堤、倪寬所築、起自北橫堤環城西遶至東南長固村十數里、

古堰在衛河東、沿河修壘、出境方止、

舊志　蕩水　羑水　防水　宜師溝　四水、皆出安陽湯陰二縣西、東流入內黃黃澤、後衛水漸大北流接漳流不能入境、皆漸歸洹水入衛、隨流而已、故今境內四水　黃澤皆　者矣、

治河議　　王永壽

舉人王永壽議曰魏縣地平土疏、去漳水發源不遠、瀕河之田、築堤以禦而西南上游接安陽內黃與山西潞安諸屯營東北勢下、則與元城大名共處委匯、故夏秋之交、水患孔棘、論者憂之而未有以救也、蓋古之遂溝洫澮皆以通水於川也、遂從溝橫、洫從澮橫、遂入溝、溝入洫、洫入澮、澮注川、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有周井疆之法如此、自秦廢井田開阡陌而溝洫之制大壞、萬世而下、井田雖不可行、而溝洫之遺制則不可盡廢、況今魏之境內漳河故道、經絡旁午、於其間者、究然可尋、故鄉里之名或曰某溝、或曰某口、或曰斗門、恐即前代溝渠之遺也、獨不可倣其遺制而分支流以洩水勢乎、又按境內平原曠野、率有灣下、或曰某陂、或曰某灣、或曰某灣、或曰羅池者、固多不能皆近河道、每霖雨連朝、則隨處陂灣池澤遞相灌注、一望無際、其患不減漳河、俗名澇水、則溝渠之制尤不可以不講者也、苟相其地勢其灣近河循之而下、某陂達某陂、某灣達某灣、皆因其勢而利導之、以歸於河、則所謂堤灣陂堰者、於天時無雨則由溝以蓄水、而田可施灌溉之功、所謂陂灣池澤者、於天時多雨則由溝以洩水、而地可無淹沒之患、蓋下流既疏、則水性順遂、不但可以拯民於旱澇、而郡城亦且永保無虞矣、

蒲漳營倉口營車網營郝村營俱在城西南四十里、劉家庄營城西南五十里、永樂年間以土曠人稀、徙山西潞州衛軍人散處墾闢屯種、舊志云國初屯地、非止一方、不徒為墾闢之謀、且有犬牙相制之意、但軍民雜處、莫相鈐轄、或寄買民業而賦役是逃、或窩住奸民而勾攝是拒、甚或屯官與軍為奸縱肆寇掠、有司莫敢誰何、該管又遠難申達、其害蓋有不可勝言者、往時當道便宜設策、通行各屯、擇立鄉長、編排人甲、朔望亦赴有司呈遞執結、兼聽鈐轄、非但可消郡邑小扳之虞、亦可備萬一不軌之變、申明而遵守之、誠善后之良猷也、

滄縣志

按滄乃古黃河之瀆，城其在大名南，最下衛南，被之滄之下流，今自南而來者，凡三流，衛河、滹沱，水患往於此，乃由衛青河東隨之，漳滹今其河形是權負患，嗟十五年衛青河同大水時併，新積成噴，賦之居民，是客植榆柳，壁以守之，故後首中秋小積曹九十有八年，北浚而枝幹，民七而產絕，於是鹽之市痛淤者，無人心也。夫漳滹乃古受水之區，其地春清淤下，致從而青駁賦更天壤不同，況漳滹昔年受衛南之水，今亦未見為害，今日無斷而之水，求直從為可耕之田耶，乎蒲任其淤，請疏通及吾土著之民，又推治河權者，詞宋元代滄州水溢城西北天津山，城俱潰於城西南岸，乃更衛南，決漳滹，實數堤佳北水從古流道無窮，河形難變，顯則斜徐集所不可也，蓋長史泉議導從開河動以決，是河為難，大衛而一邑之安也，是尊國家之命也，古斷而足以久遠，河而致淺之，是旋郵一方之利，以傳國脈之重，小臣無似，情關不忍，君子為之裁，予為此償，乃過請下流，求萬全之策。既不欲塹斷，又不使傷是，俾關之無斷於我，以甲寅四月，同關州知州劉泉、滄豐縣知縣溫如春、長垣縣知縣崔近思由漳滹及濮范、張秋，沿歷河身，遂之運道，又見是河東岸有支定橋，其地漸卑，直抵於海，此正淺運道之瀆。立法之要，良為著也，謝衛而不通，則故之新濬者，其來也無源，其去也有限，流支漳滹，自關分漫，隨湧泛濫，泛散百里，傷運道哉。俗傳乃謂此水來於里半山五華源，若以為山水，則是源泉不窮，當四時皆盈，何獨春涸而秋漲哉？甚矣俗傳之謬也。於關滹於俗說，惟於汝疏，而引是道者，求傳籍口於此，憲考本源而使可與言治水，明地勢而使可以決利害，今議者不信目而重耳，誠為僨之據，將奈何哉。

永平府志

按元初定稅制，稻水田以五升，為其利也。中統二年，鑿沁河渠成，溉田四百六十餘所，此其水利之始。至元七年，以都水監司隸大司農，頒農桑之制，凡河渠之利，委本處正官一員以時濬治，或民力不足者，提舉河渠官相其輕重，官其導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車，貧不能濟者，官給其材木。俟秋成驗使水家，俾均輸其直。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得水者，聽種區田。其有水者不必區種。近水又許鑿池，養魚并鵝鴨之畜，及種蒔蓮藕、雞頭、菱芡、蒲葦等，以助衣食。九年又詔諸路開復水利。三十七年，薊州漁陽等處稻戶饑，給糧三十日，以東無開爲，時主雖急于勸課，而丞相主其事，漢人史天澤方有事于啟土，自此首撥皆其種，未嘗知此為先務，雖有姚樞、張文謙，北平不能大行其說焉。至答剌罕鑿稱海古渠，溉溉田，少試于和林，獲利，及其卒而即癈，不聞復議水田矣。

洪武六年四月，雲龍鎮守北平，言塞上諸關，東自永平薊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山嶺口，關隘有九，約去五百餘里，俱繫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若紫荊關及蘆花山嶺，尤為要路，宜設千戶所守禦，從之。

洪武十五年九月丁卯北平都司言邊衛之設所以限隔内外宜
謹烽火遠斥候控守要害然後可以警服胡虜撫輯邊氓按所轄
関隘曰一片石曰黄土嶺曰董家口曰義院口曰箭簳嶺曰孤窰
兒曰劉家口曰河流口曰徐流口曰冷口曰界嶺口曰青山口曰
乾澗兒曰桃林口曰重峪口曰石門子曰白道子曰白羊峪曰石
湖洞曰五重庵曰新開嶺曰佛面山曰栲栳山曰擦崖子曰城子
嶺曰大峪曰水峪曰中寨曰榆木嶺曰青山曰遊鄉口曰鉄門口
曰大喜峰口曰小喜峰口曰團亭寨曰潘家口曰常峪寨曰三臺
山曰隘口寨曰龍井寨曰胡兒嶺曰松陀兒曰松棚峪曰青山大
嶺曰木潭嶺曰臭麻峪曰刀山寨曰分水嶺曰馬蹄峪曰洪山寨
曰蔡家峪曰秋科峪曰于家峪曰道溝峪曰羅文峪曰猫兒峪曰

山寨峪曰小擖角山曰大擖角山曰會仙臺曰沙披峪曰山口西
寨曰片石峪曰冷嘴頭口曰猪皮寨曰尖山寨曰龍池寨曰大安
口曰井兒峪寨曰鮎魚石口曰琵琶峪寨曰馬蘭峪曰平山寨曰
寛田峪曰南山頂寨曰餓老婆頂寨曰滴水峪小寨曰北山頂曰
滴水峪北山等寨曰録山頂曰峯臺嶺寨曰古強峪曰耻犢峪曰
鑽天嶺曰黄崖口曰小平安嶺曰大平安嶺曰三山寨曰盤椽峪
曰青山嶺曰彰作里曰將軍石口曰嗎山寨曰黄松峪曰文家莊
曰魚子山曰蕭家嶺曰熊兒嶺曰沙嶺兒曰灰峪口曰灰嶺兒曰
猪圈頭曰山背頭曰木場峪曰灰塘峪曰墻子嶺曰磨刀峪曰許
家峪曰蒼木會曰小黄崖曰大黄崖曰石堂峪曰姜毛峪曰蘇家
峪曰大虫峪曰逸橋峪曰南峪曰燒香峪曰墨黑峪口曰峯臺峪曰

高垛子曰小水峪曰漢兒嶺曰城子山曰倒班嶺曰把頭嶺崖曰
師姑峪曰梧桐安曰齊頭崖曰栢嶺安曰將軍臺曰盧家安曰司
馬臺曰丫髻山曰沙嶺兒曰磚垛子曰龍王峪曰師婆峪曰古北
口曰潮河寨曰柞峪曰陡道峪曰蠶房峪曰陳家峪曰東駝骨曰
西駝骨曰白馬甸曰划車嶺曰馮家峪曰營城嶺曰黄崖口曰石
塘嶺曰東石城曰西石城曰東水峪曰白道峪曰牛盆峪曰小水
峪曰水口峪曰河坊口曰神堂峪曰开連口曰加兒嶺曰驢鞍嶺
曰南冶嶺口曰黄花鎮曰西水峪曰棗園峪曰灰嶺口曰賢莊口
曰錐石口曰德勝口曰虎峪口曰居庸關曰陽峪口曰蘇林口曰白
羊口曰柏峪口曰高崖口曰方良口曰常峪口曰長城嶺曰沿河
口曰石港口曰小龍門口曰天井關曰東龍關曰天橋關曰天門
關曰洪水口曰西龍門曰陘口曰石栽口曰蘭房口曰鹿角口曰
南龍門曰馬水口曰道水口曰石塘口曰金水口凡二百處宜以
各衛校卒戍守其地詔從之

弘治十三年巡撫洪鍾偹邊　自十一年巡撫張淮躬督参将白琮指揮羅綱推官周瑄率軍民于大茅山捫蘿躡險極力未就淮卒於邊鍾代之次年偹邊城二千四十八丈丈銀一两酬士卒勞是年春檄琮同叅将高瑛瑄及同知邵逵以二萬人自山海關迤西至李家谷止延袤三百餘里偹二萬八千一百七丈於要害立寨堡次年志之具髙廣丈尺營凡十六曰長峪駐操曰黄土嶺曰石門寨曰附馬寨曰平山曰臺頭曰界嶺駐操曰燕河曰桃林曰劉家曰徐流曰建昌曰五重安曰太平寨曰青山曰青山駐操其徐流其灤陽其赤洋海口其新橋海口其牛頭崖五營丈尺不具關具者六曰一片石曰界嶺口曰劉家口曰冷口曰董家口曰李家口其居城無丈尺及舊城曰山海關曰徐流口關曰河流口關曰石門子關曰星星峪關曰白道子關曰山案峪關曰白羊峪關曰葦子峪關曰五重安關曰花塲峪關曰新關嶺關曰察崖子關曰義院口關曰大嶺關曰長峪口關曰平頂峪關曰榆木嶺關曰水門寺關曰城子峪關曰大毛山關曰寺兒峪關曰小毛山關曰三道關曰小河口關曰角山關曰北水關曰大青山關曰旱門關曰南海口關曰西陽口關曰南水關凡三十二云俱舊設有城若箭桿嶺關若爛柴溝關若拿子峪關若城子嶺關若廟山口關若無名口關若黄土嶺關若大安口關若羅漢洞關若火燒城寨若孤窰兒寨凡十二舊有關無城鍾城之又立灰窰峪寨横山寨沙嶺寨三城皆無丈尺也嗟夫山海大衛不志於城池大關不知於丈尺所

具者今皆不同故不述之其大小喜峯口關至潢莊三屯等營皆不列者不知其為境内地而委之於隣縣也第述時新舊如此

永平　一片石關在府治東北一百八十里左右皆峻山〻下有石城城建有劉家砌以磚券門三空周圍三十丈九尺關口新建敵一座　界嶺口關在府治東北一百二十里左右山上舊有磚城二座山下有石城〻邊有劉家砌以磚券門二空周圍一十二丈三尺高一丈一尺　劉家口關在府治北六十里舊置一城山上山傍有關以磚石堆砌新砌以磚周圍一十二丈高二丈七尺　冷口關在府治北八十里山上舊有磚城山下有關石基磚城券門二空周圍二十丈高二丈五尺　董家口關在府治西北一百八十里關傍皆大山舊以石砌之新砌以磚券門三空周圍三十六丈高三丈九尺關口新建城一座　李家峪關在府治西北二百里關傍俱大山舊以石砌之新增石基磚砌券門二空長六十一丈五尺高二丈五尺　山海關　徐流口關　河流口關　石門子關　星〻峪關　白道子關　山桑峪關　白羊峪關　箒子峪關　五重安關　花場峪關　新關嶺關　搽崖子關　義院口關　大嶺關　長峪口關　平頂峪關　榆木嶺關　水門寺關　城子峪關　大毛山關　寺兒峪關　小毛山關　三道關　小河口關　角山關　北水關　大青山關　旱門關　南海口關　西陽口關　南水關以上俱舊設有城　箭桿嶺關　爛柴溝關　拿子峪關　城子嶺關　廟山口關　無名口關　黃土嶺關　大安口關　羅漢洞關　火燒城寨　孫黨兒寨　重峪口關以上俱舊百關無城弘治十三年巡撫都御史洪鍾撤券拆高坡白塔劉砌石城以備守望　灰窯峪寨　攢山寨　沙嶺寨以上三寨原無弘治十三年巡撫都御史洪鍾奏拆白塔劉立寨堡環砌石城添設官軍以守之　長峪口駐操營石城在府城北一百六十里周圍二里高一丈立四券門堅樁于上以望烽火　黃土嶺營石城在府城東北一百六十里周圍二百五十步　石門寨營石城在府城東北一百四十里周圍二里高一丈八尺　擲馬寨營石城在府城東北一百一十里周圍二里高二丈　平山營在府城北一百八十里以石為基成化三年巡撫都御史閭本總兵官宗勝添設到建周磚包營周圍三里高三丈　臺頭營石城在府城東北一百三十里周圍二里高二丈　界嶺駐操營石城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周圍二里高二丈　河營石城在府城北一五十里周圍二里高二丈　桃林營石城在府城北一五十里周圍二里高二丈　劉家營石城在府城北四十里周圍二里高二丈　徐流營石城在府城北四十里　建昌營磚城在府城北八十里宣德閒鎮守太監劉通築土為城正統初少監郝水陶磚包砌高三丈列東西南三門堅樓於上以望烽火弘治十一年太監張詳以舊城狹隘用米家窩官地易換鄭城軍民畢富等地二頃餘起蓋營房千餘間以居軍士　五重安營石城在府城北一百八十里周圍二里高二丈五尺　太平寨營石城在府城北一百二十里周圍二里高二丈五尺　青山營石城在府城西北一百三十里周圍二里高二丈　青山駐操營石城在府城西北一百五十里周圍二里高二丈　灤陽營在遷安縣北一百六十里原漆陽縣今廢為營　亦洋海口營在府城東南一百里以下三營俱在海邊時有倭夷出沒每營設官軍伍十一員名以備之　新橋海口營在府城南一百八十里　牛頭崖營在府城東南一百餘里

灤州　青河距州東南十二里南關頭亂泉突起一派西南行一百三十里至樂亭縣西南馬頭營達于綠洋溝入于海一派西南十六里經破橋又西南九里至沙溝又南六里至澤頭又西南三十五里至公安橋又西南四十里至黍沙口入于海此秦漢以來漕運故道閘蹟尚存洪武八年濬漕于黍沙口仍于新橋海口築土城置千戶所監守閘灘遞遷多賴焉永樂十八年運艘遭風議葺之矣嘗考漕運自三岔河有三道其一由天津經白河至通州其一由娘〻宮經猪河至薊州其一由蘆臺經黑洋河黍沙口青河至灤河是灤之漕運三岔河之東道也　湖河在州東三里發源于炭山亂泉瀆湧合流東一百二十里至宣府又東北二百一十里至雲州堡又東北三百六十里至栢州又自栢州過口北又自北而南入工部開平界東流七百里至灤陽營又一百六十里至遷安縣又東南六十里至盧龍縣西南合流于漆水又南四十五里至灤州又南五十里至岳婆港夾樂亭縣東為葫蘆河西為淀流河至縣南合流六十里至馬頭營又二十里為綠洋溝入于海　橫河在州北七里發源自盧龍縣獨自山南流入于攢山營東遶包皮淀經掩山至劉家莊入于灤河　沙河在州西四十里發源遷安縣西南草東子屯南流入宜安社遶遲而南至北栁河社達于海　龍溪河在州南八里發源五子山東五里有大泉騰沸流入八里河經料馬臺東南丘官営伏入地中俗民地橋又東南二里經閻家庄復見為龍溪入于南關頭即青河之源　大泝河在州西十八里發源盧龍縣馬家庄經栗園折南經三岔院折西轉佛住山南經楊家院東南經芹菜山東南經波落橋又東南經御駕橋又南經于家泊又東南入青河　小泝河在州城西十二里發源烽火山東港經

牛頭山過豐山入大泝河達于青河　淯水河在州正南二十八里龍堂寺側源頭插淯入海二十里不涸俗呼曰清水經風淳屯達清社及三岔脮庄頭營入新橋海口達于海　館水即牤牛河發源遷安縣館山南經偏山又西南經黃花港入牤牛橋河西經豐橋入于陡河　豐橋在州城西八十五里一自松朶社泉河頭西南經峯山下入陡河一自豐潤縣板橋河東南入陡河經石城西又南經唐山橋名大河又南經王鈐庄名小河與帥家河會入官渠石溜河在州城西六十里發源水峪西南經孩兒屯官叅至石城東五里是爲帥家河至叅里庄獅子灣南經康家庄蘇家庄王鈐庄名小河西南經金錢馬家港大夫塲入官渠西南經豐潤縣胥官庄入于海　劉沙口河在州城南一百二十里天井之別南入于海

撫寧　牛頭崖在縣東三十里形似牛頭即牛頭崖營也元年、曾有倭夷浮海至此故設官軍防守　赵旺峪在縣東北九十里嘉靖三十六年開有鑛銀從地中湧出事聞差中貴錦衣揷按直府探並作採冶盖費千餘貲數二年、鑛竭乃罷獅子河在縣東南三十里　羅果光河在縣東五十里

樂亭　新河舊在縣西南三十五里夾于清灤之間注即水經新河故道　刺榆河在縣東二十里舊自漫流河東流為胡盧河轉至西南即今稅灤河景泰間東流衝塞徑自漫流河西南入海　刺清河在縣西三十五里源發州南之壕泉闊僅二丈許蜿蜒指新橋海口稲兒港入海

灤志　灤之域界前代分割靡恆莫之能詳也遼史云石城縣在灤州南八十里馬城縣在灤州西南四十里通典云北平郡西南到馬城縣一百八十里西北到石城縣一百四十里武經總要云灤西至石城九十里[illegible]至海一百二十里北至平州四十里粉溪紀聞云平州七十里至七簡嶺山七家嶺又四十里至榛子店又一百五十里至玉田縣又七十里至薊州大石城馬城七簡嶺榛子店皆灤地前代可考者類如是而已

灤志

按灤水前昔無名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註云遼濡澤易中高不與河通遼史云黃洛水北出盧龍山南流入于濡水五音集韻云濡水名一作渜在遼西肥如海陽又云濡奴官切 顏師古亦曰濡乃官反 蓋音灤也今水名有灤而無濡且渜灤字相類豈古或通用耶按易州有濡水濡音茹非海陽濡水也

昔秦政滅燕置右北平石城蓋今治之西南境也遼西海陽蓋今治之東境也王莽改北平為北順省石城入土垠東漢復右北平石城仍土垠而海陽屬遼西未改也北齊省遼西海陽入肥如隋開皇省肥如入新昌未幾改名盧龍唐武德始置臨渝貞觀復置石城開元又置馬城遼天贊析盧龍山南地置灤州領義豐馬城石城三縣遼史謂義豐本黃洛舊城馬城本盧龍地在漢俱屬遼西石城屬漢之右北平通典云灤治本黃洛舊城義豐倚焉總要云灤西九十里至石城今開平西距灤治九十里其為石城地明矣是義豐石城本兩地也今開平既為石城地而城碑里制俱稱義豐殆未可曉順天府豐潤縣蓋古土垠地灤之石城東漢末嘗省入焉今豐潤十里有鋪尚名垠城是也永平府志云土垠在府城西南漢置縣屬右北平豈謂石城地耶

春秋之山戎在黃帝為葷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為玁狁漢曰匈奴齊桓公越燕以伐山戎次孤竹還杜預云山戎北狄胡安國云桓不務德勞中國而事外夷爭不毛之地又按唐李德裕幽州紀聖公碑云北狄之裔或曰獯狁或曰山戎是山戎之非燕地彰彰也今舊志云灤在春秋時為山戎國通典亦云灤為山戎肥子二國地誤矣

遼史及舊志皆以灤為漢末公孫度所據綱目書以公孫度為遼東太守史譜云度玄菟人初平初為遼東太守自立為遼東侯傳子康及孫淵按漢獻帝建安九年曹操表封度為永寧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為是度與遼西右北平無與也考度之別傳自稱平州牧東夷九種皆服事焉豈以漢之平州為隋唐以後之平州而誤耶蓋漢之平州在遼東玄菟樂浪等地隋唐之平州乃盧龍石城馬城晉漢所謂右北平遼西地今之永平是也漢靈帝中平六年劉虞留公孫瓚屯兵右北平瓚殺虞盡有幽州是遼西右北平入於瓚矣瓚死於獻帝建安三年豈度與瓚同時而誤耶

洪武三年，符下山東行省募水工於萊州洋海倉運糧以餉永平衛
八年，穎川侯傅友德疏陳轉輸之法，由鵶洪橋至永平，道里頗遠，
宜通青河灤河故道漕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上嘉其言。嘉靖
三十七年，巡視郎中唐順之疏灤河自永平可通灤陽營，省陸運一
百五十里。後巡撫溫景葵巡按孫丕揚梅惟和各疏請之 隆慶元年，巡撫耿隨卿議役巡
按鮑承蔭併勘 挑空青河自王家閘至新橋海口止，凡百四十里
乃漕運故道。灤河海口至天津衛四百二十六里，紀各莊通海潮
處至府西門一百五十四里，沙淺一十八里耳。又勘自天津衛至
新橋海口，鹽船往來，民船亦通無滯。海洋百二十里，中流遇風有建
河糧河新挑大沽小沽可避，其船撐駕必須灤州樂亭昌黎附海捕
魚裝載慣習海道人民，酌量人丁，自家坐派大船八名，小船三名，各

領官船糧，令其駕運，糧完聽其捕魚。如年久損壞，動支官銀酌量脩
補，則改灤河省便無容別議。但中間倒載之所，未免間隔，如海口卸
至紀各莊約有二里，灤河卸至永豐倉里亦如之。船運腳價，臨期聽
管糧郎中處給。其該鎮歲用本色軍糧數多，運道既通，則前項糧石
應該戶部酌派漕運。然山海離灤僅二百里，私越易便，則海防不可
不謹。合令府清軍同知兼管海防，仍聽兵備道督率巡視，及山海主事
督巡捕把截，盡禁如律，部覆從之。御史劉翾海道險阻罷
知府孫維城議，本府所視灤河迤東二十里馬城堡西為王家閘，其
南閘相距十里，原係海運入灤故道，閘跡尚存。原運皆由口北上
王家閘，令馬頭營囤其舊因倉處。李家莊西民田約數十餘里，過
即王塚坨河。灤河漲入，青不能容，必從李家莊西瀉，遂下注之。自

樊各莊起，凡四十餘里至楊家莊，南有沙坨長一里，高河五尺，若穿
之，即艾家青溝東西長七里，其地多無錢糧，堪濬為河道，即梁各莊
而靳家河流經焉。河名交流者，由海潮而成，故微有五里淤淺，外
則大潮所至，橫斜行七十餘里入黑洋海口，又三十里則建河海口，
又四十里則堂兒上海口，又四十里則大沽海口，出口入通州運糧
白河百餘里，天津衛矣。是此道一通，不過三百餘里，舟可徑天津，抵
灤。北西由蘆臺河，其道豈但倍近，且惟黑洋海口至大沽百十里，由
海隨鹽船出入，當保無他虞。北由綠洋海口造灣，其遠近險夷安危
亦不啻十百相懸焉。中間應挑之處，計大費工力者，不過交流河接
靳家河五里，黃坨抵艾家青溝十二里，李家莊抵樊各莊十里，堠泉
抵南閘頭八里，與夫王家坨河之經楊家莊，即步店、狗兒村、賈各莊

土淤高厚者十二三里耳，其餘或止應挑深五六尺，七八尺，闊五六
步，七八步者。約以河五丈計之，論工大小，折半，通算闊三丈，深一丈
者，總不過百三十餘里耳。工固不甚多也。況下因川澤，不損民居，妨
田不及五頃，其價未足百金。驗河所經，惟李家莊西有沙三里，楊家
莊南有沙一里，其餘俱土脈膠固，無憂其善崩。河之所自，若堠泉若
沂河若陷河若靳家河，俱水性如常，可弗若其變遷，則語有利無害
又孰以踰乎此。惟王家閘一處，議者每言挑接灤河，雖便通舟，然灤
河西下，平峙一丈八尺，焉能使之逆流而上入青河哉。且灤暴漲常
帶沙石，漲則閘不能制，退必遺沙填積，將來歲挑繁費，恐反為青梗
莫若挑青至馬城本堡，方議脩壕，以壕土築城，而借壕為河，使可容
數十艘，南來運艘俱住此焉。雖隔灤尚五六里，道不甚多，且平坦便

車至灤易舟而運則青不受沙石擾而挑夫可省歲費似於計兩全也

遼東海運嘗苦損舟若永平運通則由府城而車至山海或舟車至遼東皆免風濤之險其士餉尚亦有賴是所謂無窮利也然而不為者不過惜財力耳蓋濬河非夫不成募夫非財不濟今議動官帑則匱無所資議用民力則窮非可任惟財力之俱詘故議者多難之然咽喉不進則腹終不飽可惜一時之勞費而失無窮之富饒乎惟今永鎮入衛客兵萬餘春秋防守不過分修邊工今議通永運者非為之乏食慮兵倘借各兵之力而通運餉之道揆之于義豈曰不然合行各路客兵應修邊工暫行停減或量分主兵代脩而移其衆以濬河計名限日畫地分工若倘有不足則量加民夫三四千佐之仍委賢能有司分督如法則衆力競勸可不月而成無煩奏請無費帑金於客兵未為勞於邊方寔為永賴矣皆出委官王弘爵所稽訪

管府事徐準議　洪武八年潁川侯傅友德疏陳宜通青河故道上嘉其言是後撫按道府屢屢建議行勘職親體踏自灤州城南十里馬城地方原係　國初國運之處人烟輳集城郭遺址尚存自馬城南八里至暖泉即運糧故道雖年久淤塞可以挑濬暖泉即青河源頭自暖泉至新橋海口不及百里河水通流但河身潤狹深淺不同稍加開濬即可行舟自新橋下海西至黑洋海口百三十里矣西至大直沽百二十里不二百四五十里間順風一晝夜可到人藉海濱之水不甚深中流遇風即下鐵矛拉住舟自無恐且無礁石撞舟即今為商賈販賣糧食通行之路不以為險船到新橋即便乘潮入青河起糧貯馬城倉內惟馬城東北至灤河六里地勢頗高難於濬

鑿便債車輛騾驢馱至灤河上船分運諸倉以實塞下查得洪武三年符下山東行省募水工於萊州海洋運糧以餉永平衛此漕一復則居民省輓輸之勞軍士壯飽飫之氣所謂一勞而永逸事少而功多者也且一帆之便船隻往來有無貿遷又足以通商阜財此漕當復甚明當復而久不復其故伊何以議事非難任事為難合無於府佐或州縣正官內有才幹者揀選一員以董其事復選貲能佐貳分效其勞俟事告成論功叙錄該挑丈尺約計九萬餘丈所費錢糧即於丈尺可會惟是　國家大務閭閻不堪朘削宜出帑藏以需之既有專官又不乏財不數月間便可底績其所利賴於永者則千百世也

自萬曆年間議開漕通海未行而罷至天啟崇禎間因添設沿邊兵馬需糧甚多青河辛雜挑濬乃從海運由天津航海三百餘里至樂亭縣劉家墩海口入灤河二十五里上至銀夯柳倉交卸改用河船運至府城西門外盤入永豐倉計水程自銀夯柳至府西門百八十里春夏秋三時水運至冬氷堅難行設陸運車夫自銀夯柳輓輸永豐倉海漕既通商舟乃集南北物貨亦賴以通荒瘠之區稍變饒腴若當海道風波險阻乃行之幾二十年未聞有覆溺之患此海運可行之明驗也至順治初年邊圉無警兵衛日削需糧不多海運遂廢而沿河倉房因歷年不行脩葺栅毀無存其樂亭劉家墩海口為登萊津遼海道松衛崇禎年間設海防一營駐劄汛防今革

永平府志

郡古盧龍塞塞外近虜劉營槩為三區

直北為中區虜營曰大寧曰東旱落兀素曰哈喇五素曰捨伯兎曰西旱落兀素曰青城曰嗑稟曰兀攔曰捨喇素曰湯兎

東北為左區虜營曰火郎滔曰黔白兎曰迭兒字只英曰捨喇哈曰旱赤八哈曰廠虜曰陷河曰撥梨克曰察漢壕曰黠槩根卜喇兒曰惡木林曰兒女親曰墙場曰惡力曰常海

西北為右區虜營曰五兒班曰灤河西岸曰捨不哈曰斗裏康曰頭條道即塔喇打填曰西逃軍兎曰惱奴河曰傍牌川曰寬河城曰營盤裏曰兎窩川曰會州曰昌毛太曰長河臺

其日馬程皆百里為度或過不及在行之緩急耳

如虜聚于大滷場東南由惡力之常海南下孤山亦至常海犯遵東三山營前屯衛迤西南至中前所必犯山海路而石門路當備自三山徑入鐵場堡則先黃土嶺而大青山廟山口一片石迫矣山海路當備自常海由太平臺直北山闇水洞南下必犯大青山西犯小河口而大毛山當備自稍腰兎南下龍潭由東南必犯董家口大毛山柳河衛西南必犯城子谷水門寺而平頂谷當備由紅草溝三岔口龍王廟東至馬蹄嶺必犯平頂谷水門寺而城子長谷當備自龍王廟西過沙嶺奚河川南下小滷場梳頭崖必犯義院口拏子谷過羊圈子則犯長谷口板場谷自奚河川騰山過兎廟種老大梯白葛亦犯義院口拏子谷由石婆婆南下獨石則犯花場細谷而葦子柳礶孤石溫泉甘泉前山疊障稍緩過牛心

山西南由大小石孔必犯箭捍嶺口關道金剛谷由十八盤必犯界嶺口關或臨邊西南由歡虎谷必犯羅漢洞自紅草溝由兀欄直抵惡卜莊東南亦犯界嶺口羅漢洞南由杓子谷必犯青山口關自杓子由張家墳至扒巻嶺必犯東勝寨乾澗兒又順溝由野猪口必犯重谷口梧桐谷自惡莊西由荆林過青龍河至三岔山必犯桃林口關及水谷寨則佛兒劉家當備如於會州聚兵東南由昌毛太之湯兎之一揹苦列兎自東南口由胡石達兒至三岔口其備犯亦如之由黄岳川趙家谷其犯先水谷寨而桃林口佛兒谷次馬劉家口當備由白灘之溜渭必犯徐流口劉家口佛兒谷而水谷桃林當備自溜渭之西由張盤山而斜崖必犯冷口關而河流徐流當備又自若列兎西南口由石門至蕎麥山南下過

石門亦犯冷口關而河流徐流劉家當防其自蕎麥山東渡也自過石門西由閻王鼻必犯白羊谷則迫白道子石門子矣而新開嶺當備自石門西南之獅子坪南下二路並犯白羊谷新開嶺而擦崖子白道子九要自昌毛太西南由乾河川逦南之討来打垻下老長嶺必犯擦崖子新開嶺而城子白羊當備由乾河川長河臺直抵石口兒必先犯青山口而及榆林嶺則大嶺寨當備由熊窩頭之松嶺則犯第四道關迫本關矣其擦崖城子當備其自陡兒而過白石也由長哨必犯董家口而鐵門關次之如自會州直下冷嶺過龍鬚門聶門由三岔口之石口兒備犯亦如之或不入龍鬚門由大川徑寛河城黄崖東必犯喜峰各路如于一馬兎一遜川犬興州五兒班逃軍兎聚兵東南由惱奴河之傍胛川之處婆之氷窖之黄崖南下亦犯喜峰路而太平松棚二路當備或灤淺及氷凍自惱奴順河南下必犯團亭潘家及大小喜峰東西常谷而洪山羅文各關當備又自惱奴渡河西由起塔兀兎之天寧寺之流河下稍入車河川南下謝兒嶺必犯三台山蘇郎龍井而洪山潘家羅文當備西下喬家嶺必犯洪山口三台山各關其備亦如之自五兒班南渡灤由拾不哈至九道流河或自大興川由十字道之把漢土門西由塔喇打垻亦至九道流河而十字道西由黄草川之斗裏廣亦至塔喇打垻順河八十里而至斜里喇塔川若犯羅文各關必自九道流河渡撒入石夾口則犯馬蹄谷入大羊擱則犯蔡家谷秋科谷入小羊擱則犯千家谷入一立馬口寧車口俱犯羅文谷猫兒谷及西通山寨谷入大渌洞則犯沙坡

谷山口寨入小渌洞犯亦如之于西則犯馬蘭路冷嘴頭關郡境之哨止矣其大寧青城皆二虜往来所駐劄左冤東協必由大壩場右冤中協必由奚河川苦列兎則伺虜情嚮徃其塗可搖控之矣

山海路關外川寛四十里或半有水東北至鐵場堡

堡在大川中川三十里又至背陰障堡在川北坡南川里半又至三山營營東野馬川營南前屯衛其川寛六十里衛西南至中前所及至本關又自營北至常海亦名大古路西北至横河東北至惡丸而西北至大滷場俱大川乃二路總括遠哨所止夷虜聚兵場也又西北三十里由兒女親而至毛挨兎及惡木林俱川十里並有樹有水東北至黙梨根卜喇兒川寛里許有

樹又至察漢壕川三十丈旁俱高崖又至撥梨兎廢城外有小
磚塔三座又至老河南岸各有樹又至旱赤八哈亦名赤八哈
兎西順老河北岸至廠房俱有榆又由陷河兎至大寧城少樹
其旱赤東通遼東三岔河西北至賒白兎北出老河至大郎俱
有水其賒白西北至捨喇哈又至迭兒字只兵亦總括路東西
二處之所會兵又由大荒至黄台吉插漢腦巢十三百里一通
白馬川一遜川白廟兒穴皆大荒川有草木又自墻場西北至
好孫又至心集俱川三里有水合惡木林派出遼東又至旱落
兀素溝寛三十步高山俱有樹其兀素東南通惡木林川多小
墁山又北至大寧三十里夾崗川十里外皆大荒其川中旱落
兀素也並通大舉又北之坤墩吞之插漢挖字之捨伯兎之大

郎兀之公国兒迤東之捨喇毋林里未詳自關北至
石門路一片石關川二里去東八里寛四十里迤北通鐵場堡自
關北至
○廟山口關外川八十步俱有水又至
○黄土嶺關外川里許去東五里寛三十里有小樹通鐵場堡川
亦如之並通大舉自關西北至
○大青山口關外川里許有樹通單馬北從間道至鷄子山撥又
至孤山子俱山高里許溝寛二十步人至茶條山高如之溝四
十步又至直北山高二里溝如之又至大尖山高里半溝七十
步俱多樹又至小尖山高如之溝抵横河凡八十里寛百步間
五六步夾崖崎嶇通步又自横河東北至惡力川一里通單馬

並有樹有水其自關外小道東北至關水洞迤東至茶條衝又
至大谷裏左右峻險又通背陰障川俱里半又自關西南至
○小河口川半里西北至白洋川溝如之東通關水洞自口西溝
半里至
○大毛山關外去城北三里有水溝里許又迤東溝二丈或半通
白洋並通馬西北溝如之去三里溝百餘步或十餘丈通董堡
龍扒山又自關西北至
○董家口關北至龍扒山溝五十步或三十步多石坎西北溝一
二丈通城子谷龍潭又由山溪至大高俱有樹有水並通步又
自關西至
○柳河衝轉西北至

○城子谷關外川半里又至張家莊溝里半東北至舊關川百餘
丈或四五丈又至大高又至龍潭川四十丈或十餘丈潭極深
周八丈東峻崖西坡寛四十步又川六丈或半通單馬至三岔
口川十丈或三丈又由正衝之横嶺高五里俱川三丈或十步
水八本谷口又至稍腰兎北至十字河俱川一里或四五丈河
東通横河川亦如之近横寛百餘步俱有樹有水並通馬河東
北通惡力川三里傍墁山馬由山行有樹通大舉自舊關西北
至大小龍潭溝寛皆二丈二潭週八丈兩崖壁立西有線道今
斷秋夏漲溶單步冬屢揚沙布氷通單馬俱有樹又至黄崖
溝五丈或三丈又自關外西北至
○水門寺溝半里又至

○平頂谷北川五十丈或十餘丈至黃崖堡在山稍高路由崖北
通單馬又至驢駒嶺高里許有水南入城子谷北出龍王廟西
北至馬蹄嶺東通十字河俱川二里並通馬西至義院常海有
龍王廟址川四里或一里通大舉並有樹有水自谷口西北通
長谷龍潭川二十丈或七八丈其至小口子溝寬三十丈或二
丈西南至

○長谷水口有三道東九里西十里中七里東西相隔五里川北
橫崗又自本口西北由中水口十里東七里西六里俱川五里
至老嶺高二里有欄馬柵城嶺北平漫水下龍潭嶺南陡峻水
入本口又至龍潭遶西至羊圈子俱溝二三丈傍高崖圈東水
入龍潭又自本口西北出水口西五里東六里中十里而至盤
道子俱川五里有樹有水又溝寬三丈至羊圈子又騰山通義
院小墒場俱有樹並通步又自本口西南至

○義院口關北至抵頭崖西南騰山有樹步通兎廟衛崖北至小
墒場西北五里奚河高北四里奚河川渡自場從間道八里亦
至奚河川東北至沙嶺在奚河北岸可瞭又至常海又至偏梁
石堡在奚河西山水入奚河又至歹彥打垻高里許平墁嶺水
南入奚河北由三岔口出兀欄轉入奚河東北至三岔口至黃
石又至紅草溝俱川里許或半里闊十餘丈又由挨石烏至兀
欄打垻川六十步垻陿五六尺長四五丈左高崖右深溝溝西
亦高崖此大舉必經之道虜至架梁倚之共寬丈餘僅衆須二
晝夜乃盡東有間道寬三四步長七八里亦分人馬行之嶺西

正道遠十里又至大墒場有樹及水其紅草溝東通惡力川寬
百餘步有樹屬夷由此行其自關外西北至三岔山又西北有
三道一至大梯子嶺高半里頂平墁一至種老嶺高二里北平
坡南陡崖一至兎廟衛嶺高三里腰坦平南險峻俱川里許或
十餘丈有水入院口並通大舉其兎廟西南騰山至種老又至
大梯又至白蒿多樹並通步又自白蒿東南川一里或百丈至
本院口西通小嶺至

○拏子谷俱有樹並通大舉西北溝三丈或二丈有樹及水馬通
橫嶺高半里巖疊多樹有水嶺南入拏子嶺北由白蒿入院口
又至白蒿溝寬二丈或半之多石坎下馬過白蒿西南騰山馬
通石婆婆嶺高三里北平漫南多樹下有小龍潭水入花場東
南溝寬三丈單馬通獨石高丈廣半有古字七行獨立川東故
名又至清水閘乃花場舊關也至

○花場谷關俱川一里或半里西過沙嶺陡險溝寬半里有樹至

○細谷水口並通馬西北至仰盤溝寬四丈或丈餘山頂平有水
由大石上而下又至小嶺一名大橫嶺高二里北平墁南陡險
水會仰盤入細谷西北下嶺順乾河川溝三丈或丈餘通獨石
又半里轉西南至石虎谷陡西北溝二丈有樹有水並通步又
自石虎谷中南陡棺材溝寬二三丈旁陡大樹有水川南疊障
馬步不通又自本關西南騰山至

○蓒子谷西北騰山至洞兒轉西南至

○柳礶水口有樹又西北至勝水崖溝丈許兩傍高崖有水及樹

又騰山至舊城頭有樹又自本谷西南至
○孤石谷水口有水及樹又西三里轉東南至大偏梁山溝二丈
本口源此其前高山馬步不通又自本谷外西三里轉北至小
黄崖子迤西至土嶺俱川二丈又騰山至清涼石其石三片高
二丈在道西山顛登之可望撫寧盧龍又西騰山至舊城頭有
攔馬廢壘俱多樹並通步自本口西南至
○温泉谷溝寛三丈有樹北至響泉川八丈或二三丈有水及樹
又至乾河川溝寛三丈或丈餘夾崖有樹又至扒帶嶺又通舊
城頭俱川半里其扒帶西騰山至馬思嶺俱有樹並通馬又自
本口西至
○茸泉谷石梯子墩本堡自石梯子為界西北至流衡俱溝三丈

有樹又至鍾樓嶺以形名也東通響泉溝寛五十丈或丈有水
及樹西北騰山通扒帶有樹北至土衚衕溝寛五十步或二三
丈有水及樹西北騰山至舊城頭又騰山至磚廟兒俱有樹並
通步轉東北五里溝三丈有樹去溝十里有水馬通牛心南口
其東南口一至種老一至大梯一至白萬俱堤坡有樹並通大
舉一至石婆婆溝五丈有樹通馬東北口順川至奚河險要如
東南口其自本堡口外西至
○星星西北至
○中桑口外川五里或三丈有樹有水多石坎通單馬東北至天
橋石磴高四尺橋東崖壁立西河石坎丈高下馬而過北順崖
至大脚石槽長丈寛尺東接懸崖西臨深淵間有石坎高七八

尺步者亦緩東溝三二丈而通馬思嶺本嶺即星星邊城也又
北至頭架溝寛十里嶺高半里有樹水入中桑又至二架嶺平
埂又通磚廟兒俱川三丈有樹又自本堡西北至
○箭桿嶺口關川一里或百步轉東北至箭桿嶺高二里嶺南水
入本関又八里小石孔在道西山腰水由孔出牛心又十里大
石孔如屋在道東北崖下俱溝五丈或三丈並通單馬又至牛
心西南口溝十丈通馬俱有樹有水又自本關西北至
葛藤嶺溝丈餘有樹通步又溝五丈或二三丈西至
臺頭路界嶺口關東北至十八盤溝五丈嶺高二里北平埂水合
金岡水出三岔入奚河南峯險水入關又至金岡其義院屬夷
皆由此入関金岡東通牛心俱溝三丈西北至三岔山溝三丈

北通奚河中稍川里許東南通十八盤溝五丈俱有樹有水並
通單馬西南由小莊巢而通界嶺兒溝三丈有樹通單馬其自
關西北川里許至白臺臺在川東岡廢矣又川六丈至界嶺兒
嶺平埂有水南入関北由土衚衕入青龍河西北溝三丈有樹
容單馬由小莊而通三岔山從撥道經梨花而至明朗由山道
至偏崖川三里有樹兩崖若門故號偏崖為石門也雖通大舉
至此不得長驅又至許家去東三里無路北滿五丈至明朗而
西過小嶺由大箒子轉南而通青山川一里或百步間五六丈
又西至土衚衕北至惡卜莊俱川里許自衚衕西北至松林店
川半里或三十步平埂東北川二里亦至惡卜莊莊青界二路
會哨所也北至寺兒山川里許又至白石嘴川七里又通奚河

中稍河五丈連川寬七里又至兀攔川十里東通紅草溝川一
里北至東迯軍兎又至惡力哥俱夾高山川一里並有水有樹
又至磕囊川二里又九十里川寬五里外荒川至青城俱有樹
又至哈喇五素川斥鹵無草木東北至大寧俱川十餘里其城
東由一揹精轉東北亦至大寧俱大川有水城西至兀胡駡嶺
川八里有樹西南至接白簡嶺平墁川一里又川五六里有水
及樹而至會州又自城西北至旱落兀素川五里東北通捨伯
兎西南過小嶺至呵樂買俱川百餘步又至歐利兎東南通接
白簡西南直西迯軍兎俱溝二十餘步其自磕囊東至那林川
二里轉東北荒川墁山通東旱落兀素西至捨喇素川六里又
至刻兒溝川半里有水出會州入寬河又至會州川亦如之並
通大舉又自本關西北至
○羅漢洞北至歡虎谷轉西通界嶺兒俱溝五丈又西南至
○青山口關西北溝五十步或二十步至鮎魚洞東口又至張家
墳川半里俱有樹東北至杓子谷川一里又溝三十步或二十
步至北横嶺平墁長三里又順坡至土謝衕俱有樹有水其杓
子西即總墻溝寬二里近城址寬百止迤南至青龍河其張家
東至大苐子川百步俱有樹有水通大舉西南至扒帶嶺溝七
十步或三十步其嶺西即五道溝寬十餘步或半之通單馬而
至青龍河南騰山有樹馬通乾澗兒又南之順巢之麻地之枯
木之大雩之野猪之桃林青龍河俱溝五十步或二十步迤遮
有小樹及水多石坎通步其自

燕河路桃林口關北過河至桃源川轉西北至白蠟谷又自桃林
東北至三岔山俱川百餘步東通總墻墻城址北至金杳溝十
餘步俱有樹有水入青龍河又東北至荊林溝倍之東通惡卜
莊溝四十步北川一里過二小嶺通奚河中稍又自三岔西北
至李家谷溝十餘步水木若桃源又溝三十餘步過小嶺至胡
石達兒又至一揹苦列兎川東南口即青龍河岸川五十餘步
又川一里至一揹苦列兎西北至把哈苦列兎又至把哈苦列
兎打墳平墁俱川一里並有水入青龍河又北至湯兎川二里
自湯兎東北至捨喇素川一里西北至昌毛太川三十餘步有
水流出會州合寬河泒入灤河又至會州川一里其一揹苦列
兎東南口東北順青龍河川一里過河四次水深二尺餘至兀
梁素又順青龍河川五十里過河六次水深如之通奚河中稍
並通大舉又自本關西北順河至白蠟谷川百步又至安子山
又自關西北至
○水谷寨東北至安子山西北至正安子山又西北至后河東通
安子山西通佛兒水谷嶺高險東北至安子山又北至趙家俱
狹溝通步又過青龍河至黃岳川西北通苦列兎川南口俱川
三十步餘通馬又自本寨西至
○佛兒谷寨東北窄溝步通水谷嶺西北至石嶺墁山溝七八步
自本寨水口西北過小嶺至
○劉家口關東北由撥道自花臺經大野猪而至桃林第八撥峰
台谷山又自関東北至石嶺又至小土嶺西北至溜渭溝寬百

餘步又北至白灘一名臭水坑又通一揹苦列兎川南口俱川
一里或二十步有樹西溝十餘步至石門南川入自溜渭東通
七谷口溝四步西至張盤山迤南至孤樹坪俱溝六步並通馬
又自本關水口西至
○徐流水口關溝十餘步北過大川至麻地裏凡兵馬出口燒荒
皆此割營又至老鴉嶺溝二十步東北通溜渭溝寬百步或十
餘步並通大舉自蘇地西溝六七步至砂嶺又騰山至羊圈並
通馬又至前石河溝二十步又自本關西至
○冷口關東北至斜崖川二百餘步其崖東通前石河乃沿邊夾
道溝二十餘丈北至孤樹坪又至石家墳西北順河至蕎麥山
髙峯可瞭俱川一里又北至石門川里半東北三里溝二十步

二十七里溝一里至一揹苦列兎俱有水入青龍河其石門西
至召毛兎溝二十步自本關西北至過石門有水又至石牌嶺
墁山東北通蕎麥山西北至寨肚嶺在川南高陡下馬而過冷
口關討賞又至獅子坪北至龍王廟又西北至召毛兎俱川一
里毛兎東北通一揹苦列兎溝二十步西北川二里至討来打
圾一名抄来打圾並通大舉其過石門東至倒梨樹溝五十步
轉東北過嶺至石家墳溝十餘步墁山西北溝五十步或七八
步亦通寨肚嶺並通馬西至閻王鼻川一里嶺高二里陡峻有
樹嶺南步通邊城五里又溝十餘步單馬至横嶺嶺在溝南路
由溝中行嶺南溝十餘步通單馬至邊城又南至
太平路擦崖子提調下白洋谷水口溝二十步東北至白土嶺溝

一里或三十步又騰栲栳山步通獅子坪又自本谷西北至枯
井兒川一里又至菉豆谷溝七八里南騰山十五里通邊城東
北溝三十餘步至東長城嶺高三里陡峻又溝四五步單馬通
獅子坪又自本關西至
○新開嶺北至芝蔴坪溝十餘步東北由沙嶺川十餘步馬通菉
豆谷西北至律匏谷川六十餘步又溝百步有樹及水通擦撥
老長城嶺並通大舉又自本關西至
○擦崖子關撥分東西東撥北至樹木枝川七十步又至牌樓嶺
迤東而至老長城嶺高七里陡峻下馬魚貫而進又西北溝五
六步或十餘步單馬至鵞石又至討来打圾東北至呼奴思大
嶺溝二十步又北至軏河川並通馬東北過嶺狭溝單馬通思

太其自鵞石東北至捨喇鎮溝百步有樹通馬東通龍王廟川
二里東北通召毛兎川三百餘步西北通討来打圾川百餘步
俱有水有樹並通大舉其自樹木枝東通芝蔴坪川一里有樹
西至蔡家嶺又至單家嶺俱川一里或三十步並通馬西撥西
北至單家嶺又至白石山則與榆撥陡兒互哨又自本關西至
○城子嶺關北至單家嶺溝五六步西至
○榔子谷北溝五步步通夾山嶺東通單家嶺溝十餘步或三四
步嶺西至哈哈石又至雙樹俱川六七步並通單馬又自谷西
至
○大嶺寨北至鷲窩崖又至紅石谷俱川三十步
至雙樹川四十步又至横河川半里俱有樹並通大舉又自寨

西至
○榆木嶺關東北至馬道嶺溝百步又至韮菜畦溝十餘步北至
長兒溝川半里西北至魚鱗溝東口川二十步或十餘丈俱有
水及樹又至古城北至松嶺又至熊窩頭各川半里東至血嶺
溝五十步又通討來打垻又東北通呼奴里太嶺各溝寬二十
步有樹西至瓦窯川又西至石口兒東北至靴兒嶺又至長河
臺俱川一里又通乾河川寬百餘丈西北溝一里至孤山北川
半里至藍子嶺東通長河臺北至三岔口又如背答如聶門如
龍須俱川寬一里其龍須夾山若門中寬二十步達賊若犯本
關須過此門徑由大川犯在喜峯又東北之駱駝之半壁之打
鷄而通會州皆大川有樹有水並通大舉其聶門東至安答石
川一里或半又至安答打垻溝四十步俱有水通馬迤北二十
里溝狹容單馬外大川通湯兎自本關北至
○第四道關川二百餘步東通魚鱗溝寬二十步北由陡兒嶺通
古城嶺又自本關西北至
喜峯路董家口提調下青山口關北通石口兒嶺西南至
○艾谷口關東北至腰嶺北至平林各溝四五十步又北通孤山
自本口北至黃土臺東北通平林各川半里俱有樹並通大舉
又自本口西至
○董家口關北至黑山砲又東北由長哨通石口兒俱川里許西
至花園川百餘步北至觀音堂川一里東北至駱駝嶺川二百
餘步西北至桃樹谷川一里其桃樹東通黑山砲西南過小嶺

狹溝通單馬至喜撥營盤裏東北由破房通三岔口俱有水及
樹並通大舉又自花園西至分水嶺川二十步通馬又至
○鐵門關北至砲嶺各川一里又至細嶺西北至古道嶺各溝二
十步西至磨石谷溝五十步南十里通邊城溝二十餘步又西
至鷲窩裏溝四十步又自本關西南至
○大喜峯口關西北川寬三里至鷲盤裏凡兵馬出口燒荒皆此
劄營東通鷲窩崖溝二百步北至廟兒嶺又至夢子嶺平墁先
年有石碑記棗故名亦名濃濟嶺西北至腰站川裏東北至九
姑嶺又至黃崖裏東溝十餘步過小嶺狹溝單馬通聶門又東
北至寬河城川三里即原寬河所今移遵化縣又至龍鬚門俱
川里許又自黃崖西北至氷窖川半里又至虔婆嶺川里許北
即傍脾川東北通會州又北順灤河至惱奴河川口西北至西
逃軍兎川南口俱川二里東至丫頭溝又北通會州各過小嶺
俱溝二十步又東北由小子溝迤北亦通會州溝寬亦如之西
北至呵各得嶺又川南二十里寬七里北十里寬里許至五兒
班川亦名呼魯伴俱有樹有水並通大舉又自本關西南至
○小喜峯北溝二三步多石坎通步一里即大荒川又西至
○團亭寨北至栗樹灣又至夾兒庵至横河即九道流河合灤河
川口又至傍脾川俱川二里有樹有水並通大舉其大小喜峯
雖通大舉近邊溝狹石多通步至本寨乃通大舉自寨西至
松棚路潘家口關北至小河口即灤河西岸西至東常谷堡西北
至太陽谷川半里東北至長城嶺又通小河口西至

○西常谷北至到溝谷東通太陽川三里西至三台水谷溝寬六十步並通馬自本堡西至

○三台山關東北至回回墓川十丈或一丈又至土松嶺長六里俱通單馬又至房兒嶺平墁通馬又至大古道嶺長十五里又至橫嶺長二十里及至謝兒嶺俱高險過嶺東即灤河北至車河川又至廟兒嶺長五里險峻嶺北水出流河又至流河中稍西順灤河至大寧寺谷口又至起塔兀兎過灤河迤北通惱奴河川口有水並有樹俱通大衆又自本關西北至鷄冠山即黑河寬一里又至忠義寺址在黑河西岸又至馬海棠又至團漂石二川黑河石崖夾豆寬七八步石多水急又至大黄斧子在黑河東北山上又至喬家嶺長三十里南陡峻北平坡並通步其黑河源出本嶺西南又東北至小河口川二里或五十步通單馬並有樹又自本關西至水谷溝又至

○蘇郎谷水口又至殺達子溝俱溝半里或百步有小樹又至

○龍井谷關西北至古道嶺長十里有樹西南至

洪山口關西北至神傪嶺又至大到溝過撒河步通馬蘭谷嶺又東北至巡檢司又至偏塘又至青陽林谷川三十餘步又至黄睇子川二十步又至分水嶺長七里北陡峻南平墁有水出撒河又至打狗巷川二十步又至龍灣子川四十步各水入黑河並有樹通單馬又至喬家嶺險要見上又自本關西至

○馬蹄谷關東北至廟兒嶺稍高有樹有水通單馬又北至石夾口寬十九丈有水又北出口即撒河關北至短嘴子嶺高陡東

北通石夾口西北由山路至梨樹嶺稍高多樹俱通步又北至大羊欄口闊十五丈通馬並有樹及水自本關西至

○蔡家谷堡東北通梨樹有水西至

○秋科谷堡北至廟兒嶺稍高有樹及水東北通大羊欄西北通小羊欄又自堡西至

○千家谷北至到谷嶺長五里高陡有樹又至小羊欄口寬十九丈餘有水又出口即撒河並通步自堡西至

○羅文谷關北由官道至一立馬嶺一名攔馬墻川百步水入本關又過橫嶺至一立馬口寬二十四丈有水又過撒河迤西北至秋木林溝百步俱通馬又至廟兒嶺長四里北平墁南陡峻通單馬又至南松嶺長一里嶺下有水東南至安子嶺坡東有水又至擺宴墻川二百步南通撒河步通秋科廟兒嶺轉西北至窟窿山川百餘步旁高山又至神傪嶺西川寬二百步俱有水自馬蹄谷至此凡水皆出撒河又至黄石崖川如之又至大橫河川四百步旁夾山又至白馬川寬如之又至石夾口兩山頂平中道甚狹寬三十步又至分水嶺長三里高陡嶺南水出大橫河又至壽堂墳川四十步又至干心河山川若大橫河又北至頭道流河俱有水自秋木至此俱有樹自南松至此並通馬又北至七道流河及九道流河西南通斜里喇哈谷口凡八十里過河九次故名東北至捨不哈川三里又至灤河西岸川五里又過河至五兒班又自九道河西北至塔喇打哄又名頭條道溝二十步又至捨喇不哈嶺川二里又通把漢土門東北

至一措打堨平墁川里許又過河亦通五兒班其頭條道東北至斗棗庫川寬一里水深三尺出灤河前後山阻無路東通一措打堨西由黃草川通十字道土門俱有水及樹並通大舉其五兒班川寬六七里西北由隰陂兎通一遜川三日程西由呼荅哈而通大興州日半程亦總括之地黃鷹常此聚兵又自本關西至貓兒谷堡北至新開嶺長四里俱有樹嶺南水入羅文嶺北至寧車口寬五十丈水俱出撒河又過撒河北通秋木林又自堡西南至

○山寨谷西北至牽馬嶺長一里俱通馬嶺南水入沙城又至桑樹嶺長五里稍高有樹嶺北至大湶洞口闊三十一丈水俱出撒河又北出口即撒河自寨西南至

○沙婆谷北通牽馬嶺西北至

○山口寨東北亦通牽馬嶺西北至溜石坡嶺長三里嶺南小水入沙城又至安子嶺高陡俱有樹嶺北至小湶洞口寬十七丈水俱出撒河其安子嶺西南至桃樹谷即楸樹嶺東通溜石坡西至馬蘭路洺嘴頭關並通步其灤河流河撒河之源詳見方覽經

外內撥路

山海路撥九自松山而李家堡而曾家山而鐵場堡而掛牌山而按馬山而永安堡而將軍石而背陰障凡九十五里遠哨至大埔場石門臺頭二路同

石門路提調三共撥四十八

黃土嶺關提調下撥十六自大青山關而鷄子山而荼條山而直北山而大尖山而小尖山而三岔山而黃土坎而石門子而小橫嶺而大橫嶺而太平臺而常海墳而平墁川而孤山而五指山凡百八十七里

大毛山關提調下撥十六自城子谷關而張家莊而舊關而大高而龍潭而三岔口而正衛而橫嶺而頭道河而青陽林而羊圈山而稍腰兎而十字河而大李羅林而長嶺而惡力川凡百九十三里

義院口關提調下撥十六自本關而黑崖子而小梯子嶺而三岔口而跌木嶺而土衚衕而切河而安子山而常海而歹彥打堨而三岔口而黃石而紅草溝而挨石島而兀搁打堨而委素太凡百九十六里

臺頭路提調二共撥三十一

界嶺口關提調下撥二十二分東西二股自本關東由十八盤而半心山與義院撥至哨凡二十七里西由白臺而界嶺兒而梨花山而明朗谷而土衚衕而惡卜莊而寺兒山而白石嘴而紅石嶺而兀搁而兀搁嶺而大柳樹而兀梁素太而歹彥嶺而寬佃而紅草溝而挨石倒西而獨木橋而兀搁打堨西凡二百三十里

青山口關提調下撥九自本關而麻地溝而大峯子谷而三道溝而杓子谷而北橫嶺而惡卜莊而兀搁而杏山凡百八十里

燕河路提調二共撥三十二

桃林口關提調下撥十九、自本關而寬哨頂而梳頭崖而三角
莊而逯馬崖而趙家谷而王家谷、而戚家谷、而峯臺嶺而天橋
而總墻而古道、而斗兒嶺而氈帽石、而搶白兎而蔡家谷凡百
十里、遠哨由一揹苦列兎東南口、迤東北由九梁素太而至東
逃軍兎其劉家口三撥由花臺而大野猪揍入桃林第八撥峯
臺谷凡二十里、
冷口關提調下撥十五、分東西二股、東由牛鼻子嶺而撾角山
而寺兒崖而黃崖山、而大戶店而三岔山而石門而逃軍山、而
一揹苦列兎凡百里、遠哨西北至湯兎西由豹崖山而察肚嶺
而龍王廟而召毛兎、而封来打堠凡八十三里、遠哨至壽門
太平路提調二、共撥二十五

擦崖子關提調下撥十六、分三股、自本關東北、由白羊谷而大
石頭、而廟兒嶺而砲兒山、而五指山、而白土嶺而捞挑山、而棗
豆谷、凡六十里、遠哨由獅子瓶通石門、而至一揹苦列兎、北由
樹木枝、而𡎺㯓嶺而老長嶺而驚石谷、而討来打堠、凡九十里、
遠哨至壽門、西由單家嶺而白石山、凡三十里、與榆關陡兒嶺
撥互哨
榆木嶺關提調下撥九、自第四道關、而陡兒嶺而古城嶺而松
嶺而熊窩頭、而石口兒、而靴兒嶺而長河臺、而乾河川、凡百里、
遠哨至龍鬚門
喜峯路提調二、共撥三十一
董家口關提調下撥十、自本關而黑山砲、而長哨而石口兒、而

三岔口、而背巷嶺而壽門而龍鬚門、而冷嶺、凡百三十里、又自
黑山砲西三十里桃樹谷轉東北、由破房司通三岔口、遠哨至
會州
李家谷關提調下撥十二、自喜峰口關、由東石梯子、而李羅台
而濮濟嶺而天津谷、而九姑嶺而黃崖裏、而寬河城而龍鬚門
而冷嶺、而駱駝嶺而打鷄嶺、凡百五十四里、遠哨至會州、又自
團亭寨境外新設九撥由煖泉、而黃崖而央兒安、而清河而土
洞而横河而傍脚川而滴水崖而惱奴河凡百二十里、遠哨至
西逃軍兎川南口、
松棚路提調三、共撥四十六
潘家口關提調下撥十二、自三台山關由寬佃而回回墓而雙

橋而跂嶺墻而寺兒山、而土松嶺而小古道而中古道而大古
道、而横嶺而謝兒嶺、凡百三十五里、遠哨至白河
洪山口關提調下撥十七、自本關、而黃爪山、而尖頂山、而栢茶
山、而瞭高山、而巡檢司、而獨石、而椵木林、而梨元口、而水泉而
分水嶺而張官堂、而黃𥕢子、而打狗巷、而黃土嶺、而龍灣子而
喬家嶺、凡百四十七里、遠哨至流河
羅文谷關提調下撥十七、自本關而岔道、而一立馬嶺而一立
馬口、而秋木林、而廟兒嶺、而南松嶺而窟窿山、而神僊嶺、而花
園、而白馬川而石夾口、而打狗巷、而分水嶺而迯扒子、而壽堂
墳、而干心河、凡百七十里、遠哨至九道流河、郡境至潘家口提
調轄內龍井關止、本路至山口寨止

路營　　邊路撥　　大路撥

山海路　東撫遼東黑接西至七星寨上撥路二十里設撥二馬軍八名步軍一名

山海關　西至七星寨十里馬軍四名步軍一名
七星寨　西至石門界長橋莊十里馬軍四名
長橋莊　西至石門寨二十里馬軍四名

石門路　大道東自長橋起西至同野莊止撥路七十三里設撥六馬軍二十六名步軍一名邊道西北自石喬谷起東自一片石北自大毛

石喬谷　南至石門寨十三里東至長谷營八里東北至義院口十二里馬軍三名
長谷營　東北至大毛山二十里東南至破窰莊十里西北至義院口八里馬軍三名
一片石　西至破窰莊十里馬軍三名
破窰莊　西南至沙河寨十里馬軍三名

石門寨　西至老嶺九里馬軍四名步軍一名
老嶺　西至小悖老九里馬軍四名
小悖老　西至平山營十五里馬軍四名
平山營　西至同野莊十里馬軍四名
同野莊　西界石門路平市莊十里馬軍四名

山至義院口止三關營入石門延袤境內撥道一百里設撥七馬軍二十一名外臺頭路貼馬軍二名共四十九名

沙河寨　西南至石門寨大道十里馬軍三名
大毛山　西南至長谷里見前馬軍三名
義院口　東南至長谷營西南至石喬谷里俱見前馬軍三名

平市莊　西至李家莊九里馬軍四名
李家莊　西至蘇兒莊九里馬軍四名
蘇兒口　西至韋馬山九里馬軍四名
韋馬山　西至臺頭營九里馬軍四名
臺頭營　西至平坊店十七里馬軍六名步軍一名

臺頭路　大道東自平市莊起西至平坊店止撥路六十六里馬軍二十八名邊道東自界嶺口起西至潘家莊至枯井莊止撥道延袤共一

界嶺口　東南至雙嶺兒十里西接青山口二十里馬軍四名
雙嶺兒　西南至郭家莊十里馬軍三名
郭家莊　西南至臺頭營大道十里西北至枯井莊十里馬軍三名
青山口　東至界嶺口里見前東南至枯井莊

百三十里設撥六馬軍一十九名內除平市莊撥貼石門路馬軍二名共止四十五名

西南至潘家莊各十五里馬軍三名
潘家莊　南至平坊店大道東北至枯井莊各十里馬軍三名
枯井莊　西北至青山口里見前南至臺頭營十里馬軍三名

平坊店　西至燕河營十三里馬軍六名

燕河路　大道東自本營撥起西至建昌營止撥路六十五里設撥五馬軍三十名步軍一名腹道東自安山起西至歹老婆莊止撥路一百

桃林口　東西無接南至桃林營十里馬軍三名
冷口營　東西無接西南至建昌大道八里馬軍三名
附腹道
安山　東北至燕河十里西南至張家莊十里馬

燕河營　西至桃林營二十里馬軍六名步軍一名
桃林營　西至劉家營八里馬軍六名
劉家營　西至徐流營七里馬軍六名
徐流營　西至建昌營壹十五里馬軍六名
建昌營　西至太平界新店一十五里馬軍六

零九里設撥六馬軍一十八名步軍一名邊道桃林口南至桃林營大道十里冷口南至建昌營八里各馬軍三名通共馬軍五十四名步軍二名

軍三名
張家莊　西南至永平二十里馬軍三名
永平　西北至窰賀莊二十四里馬軍三名步軍一名
窰賀莊　西北至孤莊十一里馬軍三名
孤莊　西北至歹老婆十二里馬軍三名
歹老婆　西北至建昌營二十二里馬軍三名

名

太平路　大道東自新店起西至白廟店止撥路一百零五里設撥九馬軍五十四名邊

鵝鳴店　東南至三嶺兒大道十里西北至忠義廟十五里馬軍三名
忠義廟　東北至擦崖子十里西至太平寨二十里馬軍三名

新店　西至三嶺兒十五里馬軍六名
三嶺兒　西至土城八里馬軍六名
土城　西至羅家屯七里馬軍六名
東寨　西至米谷口八里馬軍六名

道東自鶴鳴店起西至水搽崖子西南至忠義廟里見前馬軍三名米谷口西至韓家莊十五里馬軍六名

谷嶺止撥道迄哀共一百太平寨東至忠義廟里見前西南至梨樹谷韓家莊西至灤河店七里馬軍六名

三十五里設撥八馬軍二十里馬軍四名灤河店西至白廟店一十五里馬軍六名

名六名外千總下撥貼本梨樹谷西南至米谷口十里馬軍四名白廟店西至三屯營一十五里馬軍六名

路馬軍二名共八十二名石灰谷東自太平寨里見前西南通水谷嶺十

三屯營撥貼本路步軍二名五里馬軍三名

榆木嶺西南至水谷嶺二十里馬軍三名

水谷嶺西北至青山營十五里南至石灰嶺

見前馬軍三名

喜峯路

青山營西北至董家口十里馬軍三名三屯營西至馬蓬谷十里馬軍十二名步軍十一名

大道只三屯營一撥東界董家口西至勝嶺寨一十里馬軍三名

白廟店西界馬蓬谷馬軍勝嶺寨西至李家谷一十里馬軍三名

十二名內除派貼松棚路李家谷西至喜峯口一十里馬軍三名

四名本路八名步軍十一喜峯口西南至灤陽營二十里馬軍四名

名內除派貼太平路二名灤陽營南至鐵莊十里馬軍四名

松棚路一名三屯守備下鐵莊西南至趙家莊十里馬軍五名

六名本路二名邊道東自趙家莊東南至灰兒嶺二十里西南至漢兒莊

青山營起西南至灰兒嶺十里馬軍三名松棚貼本路二名共五名

止共一百二十里設撥九灰兒嶺南至三屯營大道十里馬軍四名

馬軍三十二名外趙家莊

與松棚路合界派貼本路

馬軍二名共馬軍四十二

名步軍除分貼各路外本路二名

松棚路

漢兒莊東至趙家莊里見前北至分水嶺十馬蓬谷東至三屯營里見前西至袁家屯二

大道東自馬蓬谷起西至里馬軍四名十里馬軍六名

馬仲橋止撥路一百五十分水嶺東北至潘家口十五里西北至張家袁家屯西至崔家店二十里馬軍六名

里設撥十一馬軍六十八庵十三里馬軍三名崔家店西至遵化十里馬軍八名步軍二名

名外馬仲橋與馬蘭路合張家庵西至洪山口十七里東至潘家口二遵化西至十里舖十里馬軍八名步軍四名

界彼路撥貼馬軍二名共十八里馬軍三名十里舖西至藥王廟一十里馬軍六名

七十名步軍八名三屯撥潘家口西南至分水嶺西至張家庵里俱見

貼本路一名共九名邊道前馬軍三名藥王廟西至堡子店十里馬軍六名

東南自漢兒莊起西南至洪山口西南至三道嶺東南至榆林莊各十堡子店西至義井十里馬軍六名義井西至石門驛二十里馬軍六名

蕭家莊止延袤一百七十里馬軍四名石門驛西至淋河二十里馬軍六名步軍二名

三里設撥十一馬軍三十榆林莊東南至松棚營十里馬軍三名淋河西至馬仲橋十里馬軍六名

五名內除本路派貼趙家松棚營東南至袁家屯十里馬軍三名馬仲橋西至樺門十里與馬蘭路合界彼貼

莊二名外三屯營派貼本三道嶺西南至貫家莊十里馬軍三名本路馬軍二名共六名

路馬軍四名通共馬軍一貫家莊西南至羅文谷十里馬軍三名

百零七名羅文谷東南至遵化大道十里西至蕭家莊二十里馬軍三名

蕭家莊東至羅文谷里見前西南通馬蘭路馬相營二十里馬軍三名

郭造卿曰凡伺虜者入胡地為偵候初設以東西虜而豈為三衛乎哉三衛我藩籬即我之耳目而乃為二虜心腹則我

之耳目收其故復設哨哨首曰撥有明至其督首以自乎二處有暗伏其地者以詗乎三衛亦可爲之審矣而得其情若火其故則難言矣驛傳之設原報乎軍情烽火之緊亢遲於置郵今有司以驛鋪傳公文戎司多爲所闕誤而外撥之所傳者不得迅達京師故復設内撥使其一晝夜不止三百里其後亦漸廢材官得以通啓札戎馬不爲之加疲乎有司雖或知之率不敢問焉蓋恐以誤軍機其咎孰執之乎亦當稽以防僞可度外乎置哉

永平府志

原編第三冊
邊境總圖
冷口關
桃林口
青山口
界嶺口
義院口
大毛山
燕河路
臺頭路
石門路
一片石
建昌營
遷安縣
永平府
撫寧縣
山海路

原編第三冊
潘家口
喜峰路
董家口
榆木嶺
松棚路
灤陽營
太平路
三屯營
邊境總圖止

原編第三冊
此上接一片石
寺兒谷
三道關
協路關營圖
角山關
四
次
二
北水關
二
次
紅花店
山海關
羅城
衛
秦皇島
南海關
姜女墳
芝麻灣
大毛山提調
董家
小毛
娃娃谷堡
小河口堡
大青山關
坑兒谷堡
黃土
三

原編第三冊
平頂谷堡
水門寺堡
長谷口堡
棋場谷堡
城子谷提調
柳河衛堡
長谷嶺營
黃土嶺營
西陽谷堡
廟山口堡
一片石提調
此下接山海關界
四

義院口提調
罕子谷堡
次
花場谷堡
次
併
細谷堡
次
菁子谷堡
併
柳鎮谷堡
抓石谷堡
併
溫泉谷堡
平山頂營

五

界嶺口提調
次
中桑谷堡
次
星星谷堡
次
甘泉谷堡
臺頭路營

六

青山口提調
東勝寨
乾澗兒堡
燕河路營
青山口駐操營

桃林口提調
正水谷寨
佛兒谷寨
劉家口關
徐流口關
河流口關
劉家口營
桃林口營

兵谷口關
新開嶺關
五重安關
白羊谷關
白道子關
石門子關
冷口關
提調
五重安營

榆木嶺
提調
城子嶺關
提調
太平
寨營

長河
董家口提調
橫山寨
青山

潘家口提調
三屯營界

協路関營圖止

原編第三冊
夷中地圖
火郎北去土蠻巢穴尚有十日程里未詳之
此大寧故地而今并三衛三衛故地尚在此外而不之圖者遠哨所不及也
凡遠哨所至加大圜呂別之其迤南半截雖下圖重出以下圖于上方故先列此便覽者互參攷之
灤河自故惠州北入大寧北由會州衛左南下喜峰外合灤即奚河乃惠之轉語也
大寧
十五

原編第三冊
會州本金惠州治遷神山縣地今初立為衛而改惠名會後是衛內徙故地人多失攷
夷地山川在廣輿圖其縣也今以遠不詳矣其通道往來皆川原而原委不具恐惑路也
凡若此處不通道者皆重山峻嶺夷馬所難行
會州
十六

夷雖有駐牧地亦遷徙不常故具于外夷三衛本傳且所譯地名多不同故畧之

此外地具薊畧全圖非郡境遠哨所及不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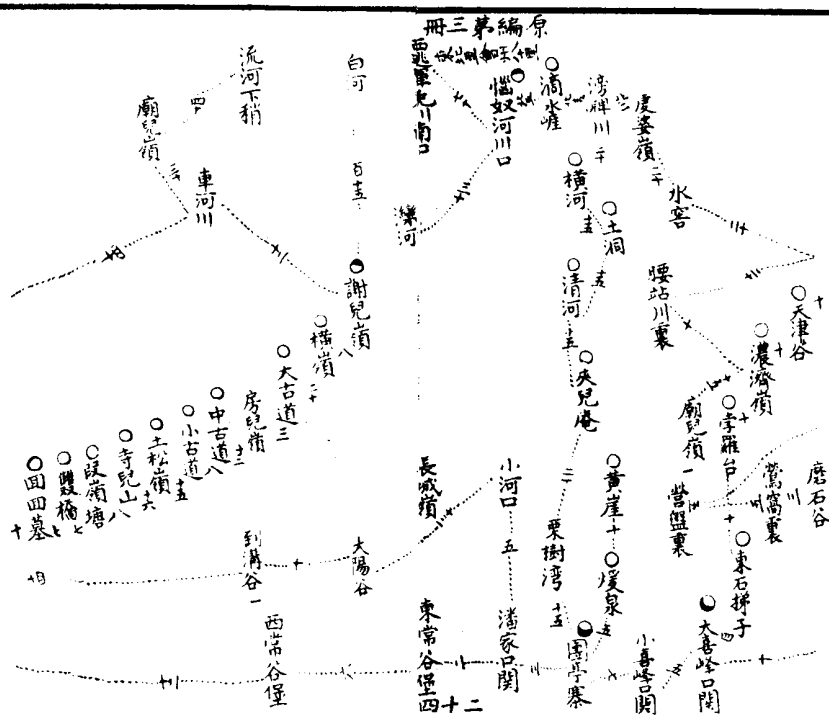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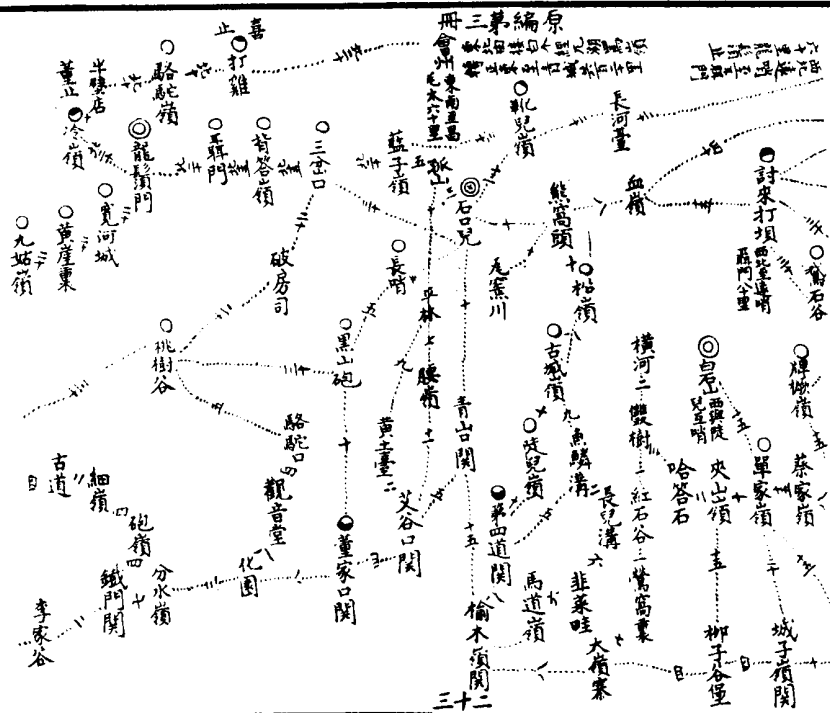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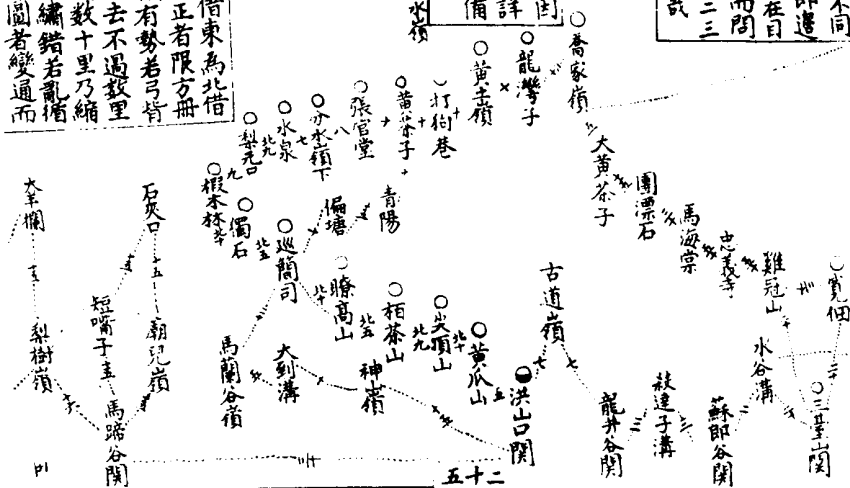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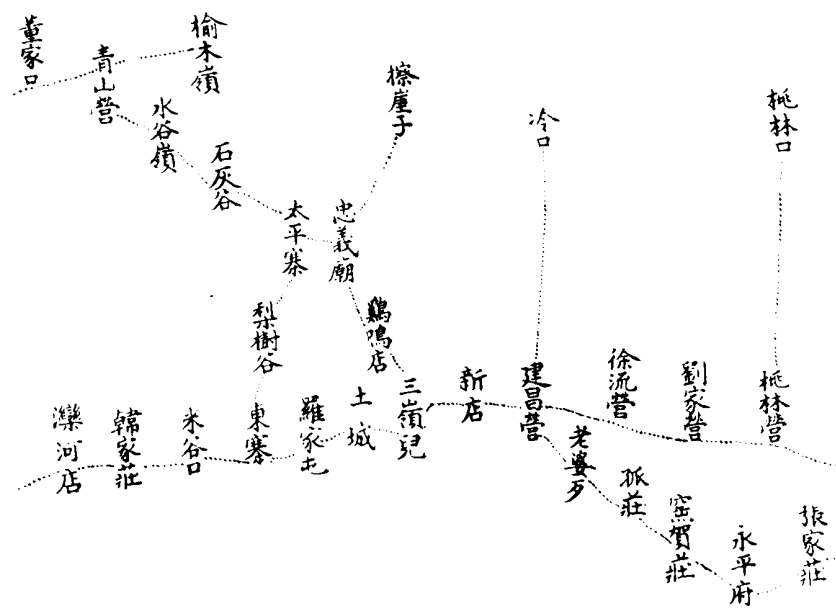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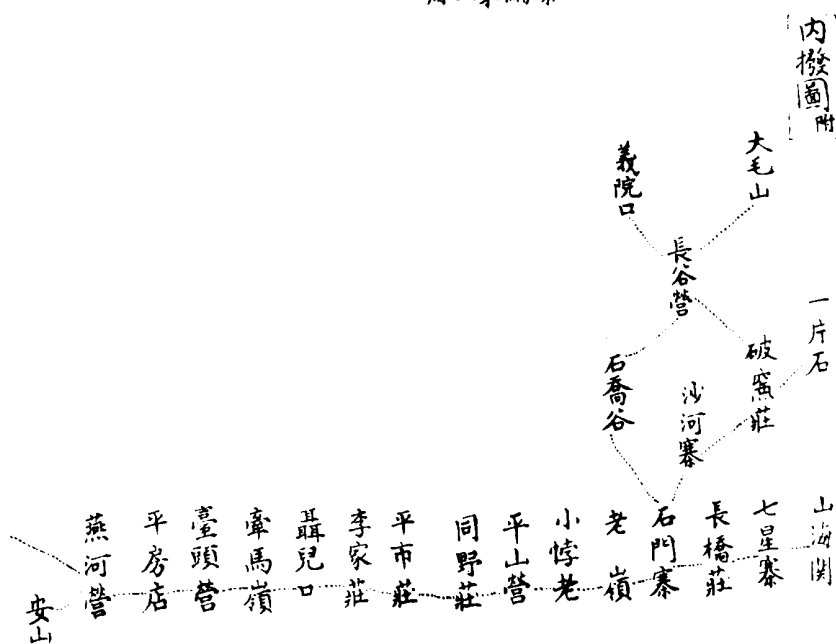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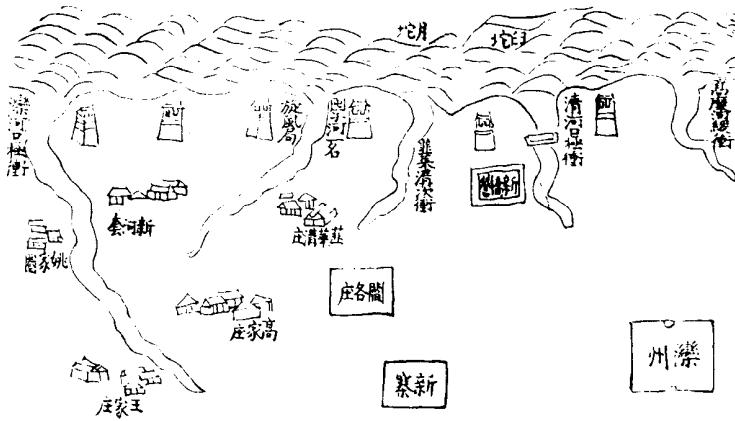
五兒班川
呵各得嶺
灤河西岸
哈不捨
九道流河
七道流河
頭道流河
天寧寺谷
流河下稍
廟兒嶺
車河川
謝兒嶺
喬家嶺
寺堂墳
西逃軍兔
小子溝
丫頭溝
灤河東岸
起塔兀兔
塔喇打
除喇不哈川

灤東岸有河數道不具而具西岸者為其原遠及流河有數道而别之

大墻場
凌霄太
兀欄打垻
挨石倒
紅草溝
黃石
三岔口
偏坡石
常海
沙嶺
吳河川
小墻場
名龍王廟
杭頭崖
馬蹄嶺
羊子山
土衙衕
段木嶺
龍潭
羊圈子
黃崖
小龍潭
大龍潭
大高
正衙
舊關
張家莊
水門寺堡
城子谷關
董家口堡
大毛山關
柳河谷堡
小口子
平頂谷堡
老嶺
長谷口堡
盤道子
三岔山
小梯子嶺
黑崖子
義院口關
花場谷堡
細谷堡
葦子谷堡
關墻內山川有
圖故凡若此不
具往之圖者弓
背亦弦平直無
別今稍存凸凹
而不能盡然谷
口宜有川道而
此不具者恐覽
之或亂而內圖
具矣
九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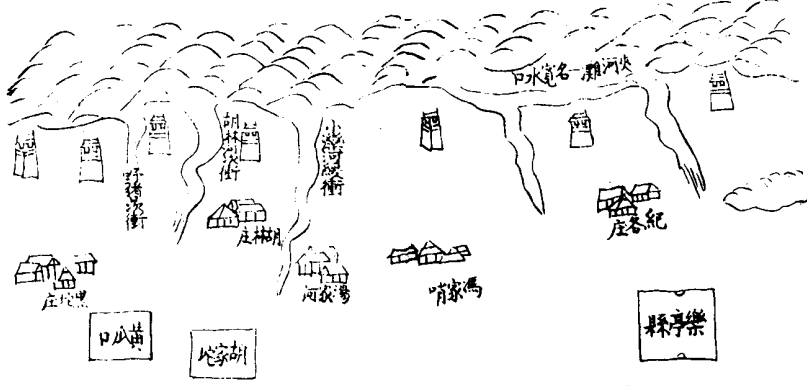
兀欄打垻
獨木橋
挨石倒西
紅草溝
寬佃
多秀嶺
大柳樹
兀欄嶺
兀欄
青城
大寧
惡力奇
紅石嶺
白石嘴
三岔山
中心山川
金剛兒
十八盤
大石孔
小石孔
大梯子嶺
瓦廟衙
三岔口
獨石
橫嶺
清水關
小嶺
仰盤山
石虎谷
勝峰
碑廟兒
前桿嶺
小莊寨
許家谷
偏崖
白臺
界嶺口關
葛藤嶺
前桿嶺口關
夾腳石
天橋
舊城頭
清涼石
土衙衕
鐘樓嶺
土嶺
乾河川
石梯子
甘泉堡
響泉
溫泉堡
小黃崖子
洞兒谷
連城

原編第三冊
二十三

原編第三冊
二十四

原編第三冊
邊外險要山川可知名而具者郡志比鎮不同擇其阨塞什一耳即邊帥而知此焉賡亦在目矣大槩自當関外而問其隙撥十尚失其二三況郡志而不厭繁哉
郡境界龍井而止因屬松棚路所兼故詳其路全撥遠哨以備境外之防焉
圖中曲直繼徑或借東為北借西為南及曰隅為正者限方冊之狭也局于幅幀有勢若弓背而居弦之中着相去不過数里展之而若廣有隅数十里乃縮而狭之各撥縱横繡錯若亂備環及綫條理如貫圖者變通而成在觀者之詳審焉
分水嶺
喬家嶺
龍灣子
黄土嶺
打狗巷
黄茶子
張官堂
分水嶺下
水泉
梨老口
根木林
獨石
巡簡司
偏塘
青陽
大黄茶子
團漂石
馬海崇
忠義寺
雞冠山
寛佃
大羊欄
石夾口
短嘴子
朝兒嶺
梨樹嶺
馬蹄谷関
馬蘭谷嶺
大剳溝
滕高山
栢茶山
神嶺
尖頂山
黄爪山
洪山口関
古道嶺
龍井谷関
韃子溝
蘇郎谷関
水谷溝
三堂山関
五十二

原編第三冊
邊外圖下
邊外故地既具前圖因遠哨必至復書之于此移遠而就近局勢則然耳凡詳遠哨當諦前圖
右據原刻及新數從尖哨所報其里數互異姑祭大槩曲折為難且字畫從省謄者夥着或有遺脫覽者審之庚寅仲秋寓烏程識
九道流河
七道流河
頭道流河
干心河
癸堂墳
逢拙子
分水嶺
打狗巷
石夾口
白馬川
大横河
黄石崖
花園
神仙嶺
窟窿山
南松嶺
安子嶺
擺宴塘
朝兒嶺
秋木林
立馬口
小羊欄
寧車口
立馬嶺
新開嶺
小漆洞
大漆洞
庵子嶺
桃樹巷
溜石坡
冷嘴頭関
蘭撥
山寨
山寨谷堡
羅文谷関
秋科谷堡
千家谷堡
蔡家谷堡
廟兒嶺
六十二

附內撥圖
大毛山
義院口
長谷營
一片石
破窯莊
石喬谷
沙河寨
山海關
七星寨
長橋莊
石門寨
老嶺
小悖老
平山營
同野莊
平市莊
李家莊
聶兒口
牽馬嶺
臺頭營
平房店
燕河營
安山

董家口
榆木嶺
青山營
水谷嶺
石灰谷
擦崖子
冷口
桃林口
太平寨
忠義廟
梨樹谷
鷄鳴店
三嶺兒
新店
建昌營
徐流營
劉家營
桃林營
灤河店
韓家莊
米谷口
東寨
羅家屯
土城
老婁歹
孤莊
窯賀莊
永平府
張家莊

郭造卿曰圖邊疆者難乎哉余十年居塞上閱舊圖多矣以總理之綜核獨此未成而去沿邊五六易稿邊外未見之也既余伯子遇卿奉軍檄圖薊及昌今吳武學京所刻是也原任王總兵嘗圖之矣大致阨塞未曲盡乎盾循不免焉其人率不盡躬閱而取成乎邊吏且致期有稽未嘗優以歲月故賢者亦不免塞責豈盡奉檄之罪也與哉余薊畧乎圖特異不敢示以駭人茲第於故圖稍補正以備觀耳如但執彼以校此不翻以余為不信乎若內外撥故無全圖蓋之自余稿亦五六易焉嗟呼余之為此矻矻視奉檄者何如耶

原編第三冊
海防總圖
薊保二鎮為 京畿重地山東稱右輔遼東稱左臂大海實盤旋其間蓋海自淮南北折踰登萊西放天津徙而東迤邐至永平之樂亭又漸北至遼東之三岔河又轉而南走大洋海蓋復金之間迴視海反在其西南倭據朝鮮似居海之上流我拒倭于朝鮮所謂扼其上流而薊保山遼可無虞也經理圖說詳見于後
高麗河至青河八里青河之東二十里為韭菜溝河又東十里為囤子河一名曰旋風局總之無如青河口極衝者闊二十五丈深七尺長一十五里可泊船數百隻永樂年間設新橋營於此有坐營官一員軍士二百名馬六匹謂為要地酒故駐兵遊擊新募之兵於閻各庄馬今派尊化輜重營官軍一千七百三十一員名上下於四口之間防守其孤坨高出水面有孤特之勢曰坨如曰月坨如月則象其形云
灤河口其水源自潘家口桃林口邊外過永平府南至虎頭石合流而經灤州樂亭以南入海口者口闊四十丈深一丈五尺潮上則深二丈勢極洶湧奔湃可泊舟千餘艘識者謂可通海運以濟邊儲其兩岸
旋風局
清河口極衝
高麗河次衝
閻各庄
灤州
新寨
王家庄
高家庄
三十一

原編第三冊
胡林河次衝
小灤河次衝
胡林庄
紀各庄
樂亭縣
小灤河者以近大灤河名其支派為一七里為胡林河就胡林庄名之也野豬河俗呼曰野豬灣雖無來派長港上下四十里水勢瀰漫時突出有似豬之箭然舟無往而不可滿岸又樂亭縣昌黎縣分界處不可謂極衝亦不可謂緩衝永樂閒倭由此入直抵樂漢戕我官吏屠戮我人民前鑑非遠也今派河南東營軍三千員名并左右胡林沙崖二河防之
村落稱廷蘇家相間鎮犬不絶掠而取之最可虞再八里為夾河灘兩水對峙雖次衝地多淤泊舟賊欲登岸必不舍灤河之近而趨此今派建昌車營官軍九百七十二員名一帶防守河近灤州故州以取名州与樂亭分界在前之高麗河閒而北視樂亭若近者州縣海口相接皆直出在東南而其治城則依西北耳
三十二

碣石叢談

山川之經雖稍條之其名古今殊而多從俗為便水經諸書如難濡灤夷語相近而轉其亦以世益殊耳若灤之為濡隋為盧河鎮本水經盧水合灤盧河即灤河若渝之為榆臨渝至為臨閭也或以為洋河城則其音義非矣今榮顏謂商都水者乃元之上都水耳皆音相近夷語通焉其有名異而實同者蕭肯嶺者奚雖苛所據而金史為盧龍嶺如晉書密雲山則盧龍塞在此矣乃段遼之所奔而魏書為平岡山是遼盧龍不遠耳密雲為郡縣自魏始名同而山異志縣引之誤矣遼據予遼西是之謂平岡今石門碣石一帶其以雲名山多矣遼為石虎所攻而避之東從耳今密雲未郡縣乃趙之薊北遼豈避此就翁況烏得入而避哉此名雖彼此同事則古今別也

碣石自尚有山海經及漢魏地理志水經皆稱驪城而郭璞曰驪城海邊山漢地理志註為大碣城而（石在縣西）郭東南水經註以碣石在吞縣王莽之選武縣并劉臨渝王莽為憑德大碣石在驪城縣西南王莽改為碣石則跨三郡三邑余古覧往具之矣今昌黎乃古三邑城其為碣石自昌黎北撫寧南皆是矣而茲為大碣石今人案圖天橋柱指之剖名之分余為釋其要如此

孤竹封域今不可考但據管子諸書有卑耳之溪烏齊世家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登大行至卑耳山而還國語踰大行與辟耳之谿卑耳辟耳為山為谿異皆大行北境伐北戎之所至焉蓋委在遼西而原于上谷洄游為濡或亂為㶟水出雁門陰館縣東北過代桑乾縣南又東過涿鹿縣北注有清夷水西南得桓公泉桓公北伐過孤竹西征東車懸馬上卑耳之西極故水受斯名也

水源出沮陽縣東西而北流入清夷水清夷水又西逕沮陽縣故城北余始皇上谷郡治此僊傳王次仲居大夏小夏山今謂之落翮山在沮陽北六十里是為證也然辟耳之谿其昔濡而後灤乎遼史以灤州本古黃洛城灤河環繞在盧龍山南桓公見俞兒即此則其去太行遠矣尚有太行恒山至於碣石述征記曰太行山首始于河內自河內北至幽州凡有八陘軍都陘在幽州昌平縣北十里太行北陘盡於此實未盡也博物志太行山而北去不知山所限極處亦如東海不知所窮盡碣石東北皆太行矣皆懸車東馬之地豈自河內乃然耶

元許有壬圭塘集載喜逢事今關名喜峯失厥義矣其与丁文苑同科為哀詞曰文苑移官山北山北置大寧古曰霤地去京師東北尚八百里陸不可以挈家水縈紆五千里扶病擁幼殆不能為謀即斯辭也豈舟可通乎按史將由灤通漕於上都造船視為不可而止矣今灤河之滸尚有縈纜鐵樁或以為縈浮梁或以為縈竹舟正德初年漁人獲一鐵纜子重三百餘斤則昔灤或深於今矣豈亦以縈浮梁者哉元通漕艦或不可至上都豈其不容刀以達於大寧乎若召閣中清流之舟之手今必可達小喜峯而至大寧亦未可知也

邊方營寨稱谷稱莊請命設官者李家谷提調漢兒莊遊擊也然谷有兩音南人呼穀切以古祿北人呼育切以余六此原有兩音故欲俗字並從谷而不妨兩音也其土人書加山為峪而音義無異爲若莊無異音六達路為康莊亦舍也從士监本從土誤南北音同但書有作庄或以為俗書其實庄音平而為別音別字矣

南北呼山川音義有同異北凡山頂曰梁故兵東高驛望曰架梁

不必如論語山梁邢氏解亦非韓愈荅張籍詩註石絶水為梁也
梁涼同音而義不相通

元白湛淵續演雅十詩發揮其一灤人薪巨松童山八百里世無奚超男惆悵度歩水者取松煤於灤陽即今上都去上都二百里即古松林千里其大十圍居人薪之將八百里也蓋在松亭關外與境外地同關內有灤陽營及驛而皆上都之季此詩則為上都作云將八百里今為胡守中所代又自隆慶來薊北脩邊臺橋館薦役今千里古松盡矣凡元臣咏灤江灤陽詩皆上都非此也當辨

祖宗法嚴禁不私親防不急徼于地方二條令視若綴實切為洪武三十年七月以郭駙馬使遼回私帶榛子三扛沿途擅用驛夫遞送事覺令自備鈔貫給還役人工食仍勅兵部于山海松亭等關古北旅順口懸掛榜文凡公差人員不許稍帶松榛等物進口渡海違者一二斤三五兩俱分屍號令所過官司縱容一體治罪時歐陽以私茶於陝西賜死其嚴如此山海關禁今大弛矣此法所當申明者永樂六年令軍民子弟僮奴自削髮為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師發五臺山做工畢日就北京為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為民種田今京東犯者不如京西多盧龍為政既廢其自削髮則各屯社與寺院往來者賀之而以酒食相勞矣

國初洪武二年命郡縣立學三年開科八年立社學選國子分教北方十一年選武臣讀書國子監十四年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為久陷于夷而廣同文治也至十五年正月丙戌命翰編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號令但借高昌書制為蒙古字以通天下言至是乃命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修馬沙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經切其字以諧其聲既成詔刊行之自是使臣往復朔漠皆能通達其語矣

孫世芳宣府志序　高皇帝光復軒虞治區闢四百年染異貽庶從居庸關南舊郡邑守軍盡罷其戍居兵卒武吏畝之安亦一時權宜已爾　文皇帝乘三駕餘威困復郡邑舊制而雖成之亟淵慮未紓而徹　仁宣二宗命纂臣采覽郡政教號令有所不行又何敢以一方文獻責今胥也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其一上谷　漢高帝五年分上谷郡地為涿郡谷置

郡守關南四涿北四上谷　武帝元封元年分天下為十三部郡屬幽州縣四沮陽今保安衛泉上今懷來隊泉北潘今懷來衛軍都保安東南後移昌平居庸今為關雊瞀今鎮城北夷輿今懷安衛寧今永寧北雲州東昌平今隸順天廣甯今延慶州涿鹿今保安州且居元開平地今塞境外茹東興和地女祁今雲州北下落今鎮城又道陽原今順聖西禎陵今萬全左右衛代今蔚州衛廣昌今置千戶所別屬代郡云　光武十五年徙上谷吏民居庸東避匈奴增調屯兵備之二十六年歸所徙吏民以昌平居庸南屬廣陽今順天府其泉上夷輿且居茹女祁並省餘八縣存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郡地置廣甯郡以沮陽居庸縣屬上谷下落涿鹿縣屬廣甯餘為鎮分屬　魏高祖太和元年合上谷廣甯為東燕州改下落曰文德陽原曰長寧餘仍舊後又於長寧東置安塞軍今順聖東城劉守光破晉王軍于此　齊顯祖天保九年改東燕州為北燕州置長寧永豐二郡涿鹿西屬長寧東屬永豐

隋文帝開皇七年省易州為上谷郡省北燕州以諸縣屬涿郡尋增置油雲陽壽關陽三

縣附焉三縣今北路地　唐高祖武德元年改郡稱州七年高開道誅改懷戎懷來復為北燕州開道據懷戎以突厥入寇劉世讓擊之因虜盛進保武州虜壞城世讓州拒免生是開道特張金樹誅開道歸正王〇武州唐置漢下落今鎮城正既關為峪入六地得道觸　太宗謂為武州是也若循關漢武州縣則去此遠矣貞觀八年復改北燕為嬀州其武州西沒於突厥省嬀取之屬河北道　高宗永徽元年置狼山都督府今懷來西永寧關王斯驛北改良山　玄宗天寶二載改嬀州為嬀川郡以山後諸縣屬其武州仍領縣文德倚郭　穆宗長慶二年改嬀川郡復為嬀

州領縣一懷戎（鎮四曰堆北曰回陽度曰雲治曰廣邊俱今東北路）改涿鹿為新州領縣四永興（倚郭）礬石（廢）龍門（今衛）懷安（今衛）改廣寧為儒州領縣一縉山（今永寧衛古縉雲氏所都）屬盧龍道尋改屬河東　武宗會昌年置山北八軍武州曰雄武新州曰武定（後唐同光年改威塞軍）媯州曰清平儒州曰縉陽長寧曰橫野蔚州曰忠順其彰國順義二軍而屬應朔　後唐天祐十一年契丹入寇武新媯儒州以次陷遂改武為歸化州媯為可汗州新為奉聖州蔚仍舊次年晉王存勗命李嗣源復取之　潞王清泰三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割山後諸州賂契丹　遼聖宗開泰八年分歸化地置德州（德州今萬全左衛地）下刺史領縣宣平（今張家口堡）懷安　天成（成今作城在懷安西改屬大同）威寧（今左衛西北）置北安州興化軍（漢女祁縣地今雲州東二百里）上刺史領縣利民（漢且居）置弘州博寧軍下刺史領縣永寧（縣倚州郭即順聖縣非今永寧也）順聖（廢安塞軍置今順聖東川）　興宗重熙五年置興州中興軍領縣宜興興安（俱漢女祁地元屬興和路）治以節度使又陞武定忠順二軍俱為節鎮

金太宗天會六年改弘州博寧軍為保寧尋廢軍存州領縣仍二其永寧改曰襄陰順聖如故县鎮曰陽門（貞祐二年改縣今懷安地）大羅　世宗大定七年改歸化州為宣化州領縣宣德（倚郭今宣府鎮城）柔遠（在德勝口即今萬全右衛）尋省德州以所屬縣來屬　章宗明昌三年陞柔遠縣為撫州置上刺史　承安二年陞節鎮名鎮寧軍領縣柔遠集寧（今懷安西北）豐利（今興和故地）威寧（保安東北）仍置昌州（州尋廢今蘇林故為流內云）并寶山縣（今八寶山）來屬　明昌六年置桓州威遠軍（雲州東北舊開平地即全遼川）降節度為刺史領縣清塞　衛紹王大安元年陞奉聖州為德興府置尹領縣德興（倚郭更永興名）媯川（今懷來衛）縉山（更儒州名）望雲（今雲州）礬山（今礬山堡）割宣德之龍門縣屬　大安三年元兵徇桓撫二州因陷德興媯川縉山弘州至寧元年元陷宣德改宣寧州置山東路總管府　元世祖中統元年

丘濬大學衍義補曰臣聞雲谷一帶其設墩臺以守候也有大邊有小邊大邊以謹斥堠小邊以嚴守備今誠於大邊墩臺之間空缺之處因其崖險隨其地勢築為城牆以相聯綴實為守邊長久之計高閭所謂六鎮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强弱相兼不過十萬人一月可就臣竊以謂今山後沿邊之地東起永寧之四海冶西抵保德之河壖自東而西計其所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間墩臺相望遠者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而加築塞之功延引以相連接亦無甚勞費者昔人謂一月可就臣謂以三年為期遇天邊方無警之秋米穀豐登之歲孟夏仲秋天氣溫凉之候量撥騎兵以為防護借十萬人之工力費十數萬之貲糧三年之中僅勞一百八十日成

此千百年莫大之功夫然則邊城寇盜永清國家藩籬益厚高閭所謂五利者彼徒託之空言而我今日實享其利矣又曰斥堠以遠為宜以高為貴以簡為便登近則緩不及事低則候不及遠繁則人少而費多臣請以今日邊事言之且如宣府一處腹裏墩口二百七十二所沿邊共四百五十六所即此一處以例其餘其城寨之設皆當要害之處固無容議但墩臺之類則恐失之太多矣臣愚以為設墩臺以候望也其相去之遠近當以火光可見礮聲可聞為限夫以方丈之土堆十數之孤卒持一二日之水米出於數百里之外其孤危甚矣苟非地險而逕迂勢高而食足其乘障者幾何不為虜持首去如狄山也哉臣竊以為宜遣行邊大臣會同守邊將帥躬行邊地相其時勢審

其形便於凡舊日墩臺可省者省之可增者增之可併者併之大抵主於簡而遠聲聞可相接目力可相及處則立為一墩及於衆墩之間要害處立為一堡使之統其附近諸墩有事則相為接應墩統於堡堡統於城如臂指之相使如氣脉之周流於外墩之　二三十里　以次通報於城中其墩之制高必極望墩之下於二三里間四週俱築為土牆高四五尺長七八尺許橫斜錯亂彼此相入入須委曲然後可行使虜馬不能侵近其墩之上除候卒自持口糧外常畜一月水米以防不測若夫烽燧之制古人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偶遇風勁則煙斜而不能示遠值霖雨則火鬱而不能大明宜於墩臺之上立為長竿分為三等上懸紅燈以燈數多寡為虜緩急衆寡之

候所謂紅燈者煆羊角致魚魫為之而染以紅遇夜則懸以示遠數百里之間舉目可見矣

宣府鎮志 關隘 東路永寧城韓家口 石墻口 水泉口 井泉口 柳
溝口 張家口 東灰嶺口 西灰嶺口 塔兒峪口 大紅門口 小紅門
口○懷來城合河口 石盤口 佛峪東口 石岩寺口 佛峪西口 水峪
西口 水峪總口 水峪東口 盤道口 右九處係北山邊口 板様峪口 水峪觀口
大關王嶺口 棒槌峪西口 大山口 大石嶺口 棒槌峪東口 東
崖口 小門王嶺口 右九處係南山隘口 ○保安舊城美峪關 在城西南六十里今廢 ○保安新城
井兒窪口 城東北三十里 麻峪口 城東北三十里 寺兒溝口 城東北二十五里 西洪贊口 城東北五
十里 窰子頭口 城東北二十里 棗兒溝口 城東北十五里 東水泉口 城西北八里 ○隆慶州城
居庸關 在城南五十里兩山夾峙一水中流關南北四十里懸崖峭壁最為險要 南路順聖川東城興寧口 城東
北二十里 柳溝口 城西北二十里 ○蔚州衛隘關：城西南三十里今名石門口通靈丘廣昌 唐山口 城西南七
十里通繁峙崞縣 美峪口 城東北一百二十里舊美峪關山水秀麗多異鳥通保安州 九宮口 城東南三十里通易州淶水
鴛鴦口 城東北七十里通宣府 神仙口 城北五十里通順聖州 林關口 城西南九十里通代州崞西諸縣

直峪口 城西南六十里通五臺代州 北口 城南三十里又名羅峪口通廣昌 東五岔口 與西五岔口俱在城西北三十
里通西城 桁子口 城東六十里通東五臺 金河口 城東七十里 ○廣昌所倒馬關 城南七十里通唐縣相傳
楊彥朗過此馬仆因名西十里有岳嶺口 白石口 城南二十五里接白石山通唐縣景泰三年修築石墻業之 寧靜口 城東南三
十里通易州 浮圖峪口 城東三十里通紫荊關 西路萬全右衛德勝口關 城北三里 野狐嶺
關 城西北三十里 ○柴溝堡東洋河口 在堡西北十里 ○張家口堡張家隘口關 在堡北五里通境外
北路龍門衛湯池口 在城南四十里 蝦蟆口 在城南三十里 ○長安所施家口 三岔口
中路龍門關 宣德五年設高二丈東西中門三重城樓三座 八寶山堡口 湯池堡口 蝦蟆口
香爐石堡口 常峪堡口
墩臺 東自四海冶鎮南新墩起至西陽河南土山天城界止沿邊共遠一千
八百六十五里五十九步共墩臺九百八十四座守瞭官軍共該六千八百八
十八員名附郭腹裏墩臺一十九座四衛所分守 鎮城腹裏墩臺二十三座守
瞭官軍共該一百一十五員名 泥河臺 在城東十五里 東勝臺 在城東四里 青山臺

在城北二十里 洋河臺 在城南四里 娘子山臺 在城南三十里 榆林臺 在城南六十里 十八盤臺
在城南八十里 清水河臺 在城西二十里 草場平定臺 在城西五里 草場新立臺 在城西十五里
磨兒山臺 在城北二十里 鎬兒頂臺 在城東二十里 西高山臺 在城北五里 煙洞山臺 在城北十
五里 雙山兒臺 在城北七十里 東沙嶺臺 在城北十五里 西沙嶺臺 在城西二十里 榆林海兒
凹臺 在城北三十里 新興臺 在城東十里 預防墩 預瞭墩 預報墩 預備墩 東
路永寧城東自鎮北墩起西至懷來界止地遠二百九十五里沿邊墩臺一十
一座守瞭官軍七十七員名腹裏墩二座守瞭官軍一十員名 鎮北墩 關
北口墩 蕨菜沖墩 關北口接墩 馬道墩 荊子村東墩 平梁墩 梁
山墩 千家店墩 獨山墩 交界墩 俱係永寧衛 搶胡墩 鎮口墩 三岔墩
總接墩 右係隆慶左衛 預置墩 預堅墩○懷來城東自盤道口起西至保安紅
贊口界止地遠一百七十四里五十步沿邊墩臺一十五座守瞭官軍一百五
員名 盤道墩 黃栢寺西墩 水峪總墩 佛峪西墩 懷來墩 狼山墩

土木墩 平砲墩 乾石河墩 右沿邊墩九座屬懷來衛 西巖寺墩 張家營墩 佛峪
東墩 石盤墩 東洪贊墩 右邊墩六座屬隆慶右衛 棒槌峪墩 係腹裏 ○保安舊城腹裏墩
臺一十二座守瞭官軍共六十員名 東南角墩 小箭口墩 灰窪東嶺墩
北火山墩 西孤山墩 美峪站南墩 三岔口墩 石塔墩 紅橋梁墩
鳳凰山墩 水泉墩 西高山墩○保安新城東自西洪贊口起至宣府前衛
八宝山堡口止地遠一百四十里五十步共墩臺一十五座守瞭官軍七十六
員名 西洪贊墩 麻峪囊口墩 麻峪小尖山墩 麻峪外口墩 井兒窪
墩 窰子頭墩 永安墩 石門墩 雷家站墩 東水泉墩 右十座屬保安衛 西水泉
墩 鷄鳴山墩 威鎮墩 小火山墩 南柴墩 右五座屬美峪所 ○四海冶堡東自
鎮南墩起西至永寧界止地遠一百里共墩二十九座守瞭官軍夜不收一百
二十三員名 鎮南新墩 鎮南口墩 鎮東北口墩 鎮東北口接墩 鎮
南口接墩 將軍嶺東墩 將軍嶺中墩 四海冶口墩 四海冶新口墩

高山墩　長城嶺墩　長生口外山墩　長生口墩　大石嶺二墩　大石嶺墩　寧川墩　倉房溝墩　隆平墩　永城墩　鎮遠墩　中順墩　鎮虜墩　常寧墩　鎮南墩　靖邊墩　大石嶺三墩　寧靖墩　安邊墩　高山墩

南路順聖川西城腹裏墩臺共一十五座守瞭官軍共八十五員名　黃花梁　破臺子　張見臺　孤山臺　一吐泉臺　西新庄臺　一柳營〻臺　柳樹窪臺　田〻村臺　白家泉臺　大峪溝台　黃羊坡臺　䦨水溝臺　順聖臺　預澗臺　樺山臺○順聖川東城腹裏墩臺共一十一座守瞭官軍共五十五員名　鰲魚口臺　寧川臺　萊山臺　東黃花梁臺　高達子梁臺　盤道山臺　水峪口臺　大嶓溝臺　艮家庄臺　臺子庄臺　靠河墩

○蔚州衛腹裏墩臺一十四座守瞭官軍共七十員名　直峪墩　許家營墩　石門望川墩　渡口河墩　樺澗嶺墩　啟家庄墩　暖泉墩　七里河墩　古家嘡墩　南新庄墩　黃梅寺墩　袁家作墩　神仙嶺墩　王皇廟墩

○廣昌所腹裏臺共五座守瞭官軍二十五員名　東嶽廟臺　韓村臺　玉皇廟臺　石門臺　豐山臺　西路萬全右衛東自張家口起西至洗馬林止共墩臺六十五座守瞭官軍共三百九十員名　萬載臺　野狐嶺關西臺　靖寧臺　野狐嶺西空小臺　寧遠臺　德勝臺　野狐嶺西第二臺　紅崖臺　永安臺　擒胡臺　平虜臺　小尖山臺　廣臺嶺西空小臺　防邊臺　廣臺嶺東第二臺　鎮安臺　暖嶺臺　石山新臺　永固臺　大勝臺　廣臺嶺東第一臺　永鎮臺　水溝東臺　石嘴山臺　威鎮臺（右沿邊臺二十二座腹裏三座屬新開口守備官管）　尖山臺　水溝臺　水泉臺　水溝西臺　廣臺嶺臺　西空小臺　廣臺嶺西嶺　絕胡臺　西河口臺　鎮靜臺　鎮胡臺　鎮邊臺　西河口西臺　新河口小臺　新河口大臺　東塞臺　鎮口臺　制虜臺　新五臺　威虜臺　威勝臺　中塞臺　高山臺　桃山臺（右沿邊二十一座腹裏二座屬新河口守備官管）　鎮塞臺　德勝口關臺　夏家口溝臺　石嘴山臺　三岔口臺　速靖臺

永靖臺　靜寧三墩　平清墩　鎮堡臺　宣寧墩　鵰山臺（俱係腹裏屬右衛城守備官管轄）○萬全左衛沿邊墩臺共一十三座守瞭官軍夜不收共八十一員名　黑山臺　石門兒臺　呂家庄臺　東寨山臺　瓦窯山臺　泼皮山臺　石嘴兒臺　白腰山臺　大王山臺　柳溝臺　興寧嶺臺　興寧嶺南口臺　三劄澗臺○懷安衛城腹裏墩臺共一十三座守瞭官軍共六十五員名　沙坡臺　闇山臺　人頭山臺　白草梁臺　石山臺　閻家臺　馬家臺　平泉臺臺　黃土梁臺　土山臺　小石山臺　栲栳臺　平頂山臺○柴溝堡東自洗馬林平虜西臺起西至西陽河馬頭山止地遠四十三里一百八十步共墩臺三十九座守瞭官軍夜不收共一百八十七員名　平虜西空小臺　中高山東空臺　中高山臺　紅山臺　中高山西空臺　威勝東空小臺　威勝臺　南高山東空臺　寺溝臺　南高山臺　平胡臺　東大山東空臺　紅山五臺　平胡四臺　石山西空臺　東大山臺　東北山石臺　東洋河口臺　永昌臺　得勝臺　水關臺　萬丈崖臺　寧靖臺　沙嶺兒臺　靖邊臺　西大山臺　小尖山臺　制虜臺　平頂山臺　牛心山東空臺（以上係屬柴溝堡）　牛心山臺　牛心山口臺　永威臺　盤道溝臺　牛心小四墩　靖虜二墩　靖虜四墩　靖虜墩　大尖山墩（以上係渡口堡）　預靖臺○洗馬林堡東自新河口中塞臺起西至柴溝堡平虜小臺止地遠四十七里二百一十四步共墩臺六十二座守瞭官軍三百六十二員名　鎮安臺　威靖臺　西寨臺　安邊臺　西小臺　西小石臺　東孤山臺　東孤山東臺　撫胡臺　東孤山東空臺　東孤山西臺　鎮邊臺　鎮寧臺　鎮虜東臺　鎮胡臺　鎮虜東空臺　鎮虜臺　鎮虜西空臺　鎮虜西臺　西孤山臺　西孤山東臺　永安東臺　永安臺　永安西空臺　永安西臺　青山臺　牛心山臺　杏溝臺　兔兒臺　紅梁臺　黃土梁臺　威遠東臺　威遠臺　拒虜臺　紅山臺　永寧臺　舊堡臺　沙嶺東臺　沙嶺臺　雙山臺　鎮口臺　北高山

永臺　北高山臺　平虜火臺　千戶西臺　石山臺　白羊臺　破虜臺
土山臺　虎山臺　洗馬林口臺　台西臺　永寧臺　沙嶺兒東臺　沙
嶺兒西臺　洗馬林頂水臺　高山臺　永寧東空臺　馬鞍山臺　水泉墩
關西墩　黑龍臺〇西陽河堡東自柴溝堡起西至天城止地遠五十三里三
百五十步沿邊墩臺四十一座守瞭官軍二百八十七員名腹裏墩一座守瞭
官軍五員名　馬頭山臺　盤道山臺　大尖山臺　東窵鷂臺　中窵鷂臺
西窵鷂臺　秦寧臺　東石山臺　總制臺　永平臺　東小石臺　境門臺
永靖臺　鮑家屯臺　石山頭臺　西小山石臺　雅兒崖臺　西陽河東
桃山臺　鎮口臺　靖塞臺　花山臺　西陽河中臺　黑墩臺　西河臺
制勝臺　鎮河臺　永寧臺　中土山臺　靜虜臺　南土山臺　陽河五
墩　鎮西一墩　守河一墩　守河二墩　守河三墩　鎮西二墩　西界墩
鎮谷墩　威勝墩　鎮西墩　黑溝墩〇張家口堡東自東高山臺起西至
野狐嶺止地遠五十四里五十三步墩臺共四十七座守瞭官軍共三百二十
三員名　東高山臺　克虜臺　張家口東臺　西高山臺　張家口西臺
張家口渡門臺　紅崖臺　乾河口臺　乾河口東臺　水泉臺　大乾河口
臺　小乾河口臺　永安臺　拒虜臺　平頂山臺　鎮關臺　鎮川臺　大
尖山臺　小尖山臺　平頂嶺臺　平頂嶺北臺　鎮寧臺　長安臺　野狐
嶺東三臺　新寧臺　黑山臺　東寨臺　野狐嶺東二臺　平夷臺　野狐
嶺東一臺　制勝臺　水泉三墩　坝口臺　水泉五臺　千山臺　平靜臺
野狐嶺關臺　石花墩　境門墩　護關墩　鎮虜墩　紅崖墩　乾河二
墩　水泉墩右係沿邊　嵐靖臺　護水臺右係腹裏　防逕墩　北路開平衛水門雲州起
西至馬營止地遠一百三十九里一十六步沿邊墩臺共六十一座守瞭官軍
四百六十一員腹裏墩四十四座守瞭官軍二百三十一員名　小松林墩
亭虜墩　鎮安門墩　青石崖墩　凌嵯墩　青泉墩　鎮虜墩　接連墩

安平墩　安靜墩　上韭菜墩　平定墩　樺林墩　鎮胡墩　正韭菜墩
小火山墩　尖山墩　水泉墩　永豐墩　鎮北墩　鎮嶺墩　雙盤道墩
臨川墩　平靜墩　安慶墩　平戎墩　威虜墩　深溝墩　東凉墩　韭菜
南墩　永豐墩　西凉墩　瞭遠墩　青遠墩　羊川墩　鎮寧口墩　鎮寧
墩　雙望墩　正盤道墩　永寧墩　偏嶺兒墩　永鎮墩　鎮門大墩　鎮
川墩　柳河墩　棠梨墩　永慶墩　鎮邊墩　望海墩　鎮海墩　永定墩
平虜墩　平胡墩　寧靜墩　鎮虜墩　鎮川墩　高山墩　賽峯墩　石嵯
墩　新安墩　望川墩右係沿邊　蓋盤山墩　鎮寧墩　楊家衝墩　東平墩　總
高東勝墩　平夷墩　青山墩　鎮衝口墩　白塔兒墩　山泉墩　寧鎮墩
境寧墩　舊莊墩　氊帽山墩　鎮塞墩　滅胡墩　接胡墩　永靜墩
保安墩　雀子頭墩　寧塞墩　境安墩　西寧墩　火石溝墩　北山墩
永安墩　東北棚子墩　東北山墩　東山墩　常勝墩　鎮口墩　分嶺墩
總接墩　沙嶺墩　兔兒墩　敵勝墩　西衝墩　大嶺墩　獨石墩　三
山墩　長寧墩　西山墩　石廠墩右係腹裏〇馬營堡東自獨石界起西至赤城
界止地遠一百二十二里三十步沿邊墩四十六座守瞭官軍二百八十八員
名腹裏墩三十四座守瞭官軍一百四十六員名　鎮疆墩　孤石墩　鎮遠
小墩　望川墩　香臺墩　鎮遠大墩　三臺墩　五臺墩　大石嵯墩　鎮
門墩　十臺墩　小石門墩　雷山墩　盤道墩　舊小石門墩　八臺墩
九臺墩　兔鷂嵯墩　威遠墩　沙嶺墩　小尖山墩　水泉墩　漫嶺墩
十四臺墩　石槽墩　靜虜墩　十七臺　樺林墩　駁腰墩　樺皮嶺墩
二十臺墩　小團山墩　雙盤道墩　大團山墩　漫嶺新墩　三十　臺墩
大莽崖墩　屢兒嶺墩　青石嵯墩　三十四臺墩　獅子墩　三十六臺墩
磨兒嵯墩　三十七臺墩　三十九臺墩　磨臺嵯新墩右係沿邊　沙溝墩　東山
墩　三岔口墩　柴溝墩　石塘墩　三岔口東墩　西梁墩　中高墩　十

家堡墩　紅山墩　鎮口墩　三盆礙墩　四望墩　總望墩　刁家梁墩
鸛窩墩　王英墩　柗樹堡墩　撞胡墩　陡嶺墩　鎮虜新墩　總篙墩
羊房墩　金家梁墩　鎮寧墩　西寧墩　東北角墩　水口墩　窰上墩
南菜園墩　圓頭墩　西南角墩　西北角墩　北菜園墩右係腹裏（　）雲州所北
自樹石界起南至隆門所界止地遠九十二里八十步沿邊墩臺二十四座守
瞭官軍一百二十四員名腹裏墩臺二十三座守瞭官軍七十四員名　鎮界
墩　鎮胡墩　駝腰墩　小柗林墩　新鎮墩　大柗林墩　大柗林臺　鎮
北墩　鎮北口墩　虎山墩　陸文沖墩　平項墩　盤道墩　尖山墩　定
遠墩　平頂墩　盤道口墩　靜東墩　三岔墩　鎮邊墩　鎮虜墩　三岔
口墩　擒胡墩　鎮遠墩右係沿邊　鎮堡墩　打羅墩　望遠墩　鎮口墩　盤道
嶺墩　駝房墩　窰子口墩　龍門口墩　瞭後墩　站後墩　金閣觀墩
雙護墩　孫化墩　大庄窠墩　鬌子墩　總鎮墩　煙梁墩　鎮川墩　鎮
嶺墩　青遠墩　打碓柵墻墩　永安墩右係腹裏（　）赤城堡北自馬營界起南至
龍門所界止地遠四十里二百三十步沿邊墩一十九座守瞭官軍一百員名
腹裏墩三十三座守瞭官軍八十九員名　擒胡墩　偏嶺山墩　鎮虜墩
小石崖墩　小石崖新墩　野雞山墩　野雞山新墩　鎮冠墩　野雞山門
墩　紅石崖墩　五色箐墩　靜西墩　玉石墩　鎮夷墩　李月墩　小平
頂墩　小頂墩　新安墩　柗林墩右係沿邊　石門墩　鎮遠墩　真武廟墩　紅
山嘴墩　瓦窯新墩　鎮靜墩　齊定墩　平梁墩　盤道墩　鎮北墩　柴
家墩　孫西墩　黃土梁墩　永興墩　趙家梁墩　分垛墩　柴家新墩
平靜墩　黃土口墩　[illegible]東廟墩　小河墩　東家墩　城北東墩　青山墩
窰子口墩　西營中墩　[illegible]鎮墩　浩門墩　青羅墩　鎮川墩　磨石梁
墩　紅石嘴墩　[illegible]東北墩右係腹裏（　）龍門衛北自前城柗林墩界起至望[illegible]八
角臺界止地遠五十六里三百三十六步沿邊墩二十八座守瞭官軍夜不收

二百八十六員名腹裏墩三十三座守瞭官軍一百一十八員名　盤道墩
威鎮新墩　威鎮墩　制勝墩　靜遠墩　人頭峰墩　總鎮墩　太平等墩
平梁墩　鎮靜墩　北高山墩　駄腰墩　安邊墩　北新墩　鎮虜墩
鎮遼墩　東高山墩　石門墩　鷹窩墩　東頭溝墩　鎮遠墩　制虜墩
鎮西墩　楊家沖墩　鎮邊墩　黑山兒墩　永安墩　分鎮墩　泰安墩
東梁墩右係沿邊　乾柴嶺墩　交界墩　總照墩　平頂口墩　永平墩　鎮寧墩
剪子峪北墩　石嵯墩　起風口墩　塔兒頂墩　雙頂墩　塔兒領墩
鎮安墩　鎮胡墩　大嶺墩　下剪子峪墩　雙望墩　水泉墩　閻丈道梁
墩　盤道墩　大木梁墩　剪子峪南墩　老王溝墩　許家衝墩　永定墩
楊家衝墩　總接墩　城北墩　城西墩　城南墩　城東墩右係腹裏（　）龍門所
北自雲川界起南至鵰鶚界止地遠一百一里一百八十步邊墩四十八座守
瞭官軍二百四十九員名腹裏墩三十五座守瞭官軍九十六員名　雙泉口
墩　滅胡墩　威胡口墩　白塔兒墩　鎮寧墩　白塔兒口墩　七峯口墩
七峯墩　鎮胡墩　青峯口墩　青峯墩　鎮遠墩　鎮夷墩　閔子口墩
鎮夷口墩　沙溝口墩　中隊墩　張鐵住中墩　堂子口墩　正東墩
正東口墩　獅子墩　獅子口墩　朝陽墩　朝陽口墩　接連墩　靖寧墩
威鎮墩　磨石口墩　石峯墩　石峯口墩　平胡墩　平胡口墩　三岔
墩　脈石口墩　柗林墩　柗林口墩　鎮邊墩　鎮虜墩　昇平墩　昇平
口墩　慶陽墩　盤道墩　慶陽口墩　亂泉寺墩　總制墩　亂泉寺口墩
鎮靖墩右係沿邊　北高山墩　三十九號墩　雙井兒墩　窰子沖墩　接邊墩
鎮江墩　閔子口墩　鷹窩墩　沙溝墩　盤道墩　堂子口墩　舊莊墩
平壕墩　黑峪中口墩　永安墩　雙盤道墩　瞭遠墩　總接墩　鎮戎
墩　雲州南墩　羊房墩　西山嵯墩　西北角墩　鎮安墩　東北角墩
北柵子門墩　東南角墩　南柵子門墩　西北角墩　接嵯墩右係腹裏　鎮沖二

墩○鵰鶚堡自大嶺墻起至永寧界止地遠一百四十一里墩二十六座守瞭官軍七十三員名腹裏墩十座守瞭官軍四十二員名　石墻兒墩　盤道嶺墩　許家冲新墩　鎮口墩　高陵口墩　許家冲舊墩　接嵯墩　盤道嶺二墩　酒務頭墩　高陵柵口墩　七號墩　雙望墩　袁矮子舊墩　東安墩　平定口墩　大屯墩　靖胡墩　青羅口墩　馮家冲墩　馮家冲二墩　靖虜墩　鎮北墩　青白口墩　寧塞墩　寧界墩　靖川墩右係沿邊　三岔口墩　正北墩　大鵰鶚墩　倉上舊墩　倉上新墩　西北角墩　西南角墩　東北角墩　東南角墩右係腹裏○長安所自石盤口起至鵰鶚界止地遠五十二里沿邊墩四座守瞭官軍一十七員名腹裏墩十一座守瞭官軍三十四員名　東山廟墩　李老峪墩　雙尖山墩　石盤口墩右係沿邊　東山墩　西山墩　護城墩　截路墩　鎮泉墩　護水墩　平山墩　鎮安墩　鎮門墩　柗山墩　鎮遠墩右係腹裏　中路東自美峪所界起西至張家口界止地遠一百九十二里二百四十三步沿邊臺九十五座守瞭官軍六百六十五員名腹裏臺十三座守瞭官軍六十五員名　光葫蘆山臺　八寶山北臺　湯池口南臺　湯池口新臺　湯池口中臺　湯池垻口臺　湯池口北臺　蝦蟆口新臺　蝦蟆口南臺　蝦蟆口北臺　龍門関大臺　龍門関南臺　龍門関北臺　娘子山臺　娘子山西臺　垻口臺　垻口東臺　垻口西臺　新立臺　六臺子　小盤道臺　鎮番臺　柗樹溝東臺　黑臺　總隘臺右沿邊二十一座腹裏四座屬龍門関把總官轄　柗樹溝四臺　靖虜臺　五臺子　永安臺　小垻口臺　永寧臺　垻口新立臺　四臺子　安邊臺　東盤道臺　鎮邊臺　三臺子　永靖臺　小尖山臺　靖虜臺　新立臺　垻口臺　永勝臺　二臺子　總燎臺　頭臺子　永平臺　永平二臺　平安臺　總墩臺　總垻臺右沿邊二十二座腹裏三座屬宣府前衛把總官轄　葛峪小臺　葛峪中臺　寧靖臺　寧靖二臺　葛峪大臺右沿邊臺五座屬巡和所轄　預築臺係葛峪堡沿邊　長安臺　鎮虜臺　小火山臺　大定臺　東

高山臺　常峪口臺　常峪垻口臺　小常峪口臺　常峪新垻口臺　常峪臺　西高山臺　西高山西空臺　平頂山臺　寧遠臺　平頂山西空臺　寧遠西空臺　盤道臺　石叉山臺　石叉山西空臺　饅頭山臺　舊饅頭山臺　青邊口新臺　青邊口大臺　葛峪新立臺　鎮北臺右沿邊二十三座腹裏二座屬宣府左衛把總官轄　青邊口西臺　青山臺　西高山臺　擒胡臺　何家堰臺　何家堰子臺　鎮夷臺　小何家堰臺　平虜臺　平山臺　總振臺　柳溝臺　破虜臺　破虜西空臺　新立臺　滅胡臺　永寧臺　水泉臺　水泉西空臺　定安臺　東高山臺　石山臺　接邊臺　平安臺　平遠臺　雙山臺右沿邊臺二十二座腹裏臺四座屬宣府右衛把總官轄

大學衍義補

今山東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山前七州，今為畿內之地，太行西來，連岡疊嶂，而拱之，東極居庸關之境，以為內之藩籬，山後諸州，自永寧四海冶以西，歷宣化之境，重關列戍，以為外之藩籬，苟委任得人，守備有法，可保其無外患也，惟昌平以東，遵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與營州等衛，山在之後，以為外障，其後移入內地，以此之故，京師東北藩籬單薄之甚，異時萬有外患，未必不出於此，夫天下之患，往往出於意料之外，然能謀畫於未事之先，而豫有以防備之，則所患者消弭於無迹矣，請下大臣議，居庸以東，歷黃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漠無人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處可以防備，若何可以善其後，而使之永無外患，必有奇謀宏略出於其間，必不得已，而惟有一見，請將洪武中大寧都司復移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為重鎮，凡舊所舊衛所移於沿山要害，相為聲勢，仍於山之後，去山五里或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勢，因其形便，築為墩臺，就其空缺之地，接連以為邊墻，就於其間擇一要地，設為關鎮，屯軍守備，以為兀良哈入貢之道，一以衛 都城，一以護陵寢，此誠千萬年之遠謀也，不然，國家養銳儲財，俟吾力有餘，而其機可乘，仍復洪武中山後御關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為三鎮，直達遼東之境，則是 國家之治要既失復得，藩籬牢而無可乘之隙，根本固而無意外之患矣，惟伏 聖明當此太平無事之時，思患預防，有以為 國家萬年無窮之慮

舊大寧　蔡　禺

大寧居遵化之北一百里沿山海以達獨石一墻之外皆其地也獨石山海離京皆七百里與大寧正相等

國初建谷寧遼三王與代朔諸蕃連雞以藩屏東北為計深矣自成祖割大寧與夷宣遼從此不通而京畿之脊背半寒薊家喜峰河川古北黃花四海冶諸口遂為當虜要衝且職貢往來諸趨京闕當

成祖之世已煩駕馭厥後更為叵測正統己巳嘉靖庚戌諸虜入犯皆從此至則陽順陰貳卧榻鼾睡故也

世廟以前籌邊者議棄居庸至山海為塞以拒虜而三衛與兵尺寸不可得有迄崇禎戊辰三衛揮漢半從西從半歸東奴而大寧一土遂為狐嗥危寇之墟是我復大寧而通宣遼之時也且都邑二百甲闕求附甚窮數之依人撫而用之精卒可得數萬以其人固其圉中國稍為措置解結事半功倍其僥之

天子方鋭意復遼當事若無大識夫取弱虜之所棄與取強奴之（失此不亦深可嘆也）所守孰易孰難拓咫尺之肩背與復千五百里外之河東孰緩孰急使當時計或出此何至大安口之突犯而京畿之糜爛耶及奴退而

天子與計復遼疏謂復遼不如復寧之急以遼復而重邊未若寧復而守寧之易委河東以與奴其禍遠而小委大寧以與奴其禍

遏而大衆動　王之師無征調之勞其事逸藉大寧之蔽為京薊之衛其防固雖者曰得之易守之甚難今日復河東遼可易守乎不者奴入大寧而我之薊東宣昌復可易守耶謂宜令薊宣將士速於外出以斬為復寧之舉而司農告出宣大舊軍日議裁汰閑薊稜卒亦多簡遣名曰進寸寔甚退尺而

天子弗寤也詎是大寧河不守奴騎斬入大寧遏山後矣自此東犯薊西犯宣南衆而北京陵皆不過一二百里所以次且未前暗窺至今者虞掎之議其後也故先逐掎遍宣藉東以挾賞於張家口挿遏逐入宣雲矣今則掏挿妻子降挿部落併套虜而攻之且再入近代矣緣從窟穴於大寧與薊宣僅隔一墻故東西馳驟朝發暮及非如向日由廣鐵而海蓋三岔以漸次入內邊之千有餘里也今此而欲為復大寧之舉是又爭孫奴之所守彼且得挾東挿套東西牽制以衆我是我一不敵而欲四敵棄不取而欲戰取其非計之便當也

漢書

右北平郡秦置莽曰北順屬幽州戶六萬六千六百八十九口三十二萬七百八十縣十六平剛　無終故無終子國浭水西至雍奴入海過郡二行六百五十里師古曰浭音庚即下所云入庚者同一水也　石城　廷陵莽曰鋪武　俊靡灅水南至無終東入庚莽曰俊麻師古曰灅音力水反　薋都尉治莽曰裒睦師古曰音才私反又音卽脂反　徐無莽曰北順亭　字榆水出東　土垠師古曰垠音銀　白狼莽曰伏狄師古曰有白狼山故以名縣　夕陽有鐵官莽曰夕陰　昌城莽曰淑武　驪成大揭石山在縣西南莽曰揭石師古曰揭音桀　廣成莽曰平虜　聚陽莽曰篤睦　平明莽曰平陽

遼西郡秦置有小水四十八并行三千四十六里屬幽州戶七萬二千六百五十四口三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五縣十四且慮有高廟莽曰鉏慮師古曰且音子余反慮音廬　海陽龍鮮水東入封大水封大水緩虛水皆南入海有鹽官　新安平夷水東入塞外　柳城馬首山在西南參柳水北入海西部都尉治　令支有孤竹城莽曰令氏亭應劭曰故伯夷國今有孤竹城令音鈴孟康曰支音秖師古曰令又音郎定反　肥如玄水東入濡水濡水南入海陽又有盧水南入玄莽曰肥而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於此也師古曰濡音乃官反　宋祁曰入玄當作入當　賓從莽曰勉武　交黎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東部都尉治莽曰禽虜應劭曰今昌黎師古曰渝音喻　陽樂　狐蘇唐就水至徒河入海　徒河莽曰河福　文成莽曰言虜　臨渝渝水首受白狼東入塞外又有侯水北入渝莽曰馮德師古曰馮讀曰憑　絫下官水南入海又有揭石水賓水皆南入官莽曰選武師古曰絫音力追反

後漢書

右北平郡秦置雒陽東北二千三百里四城戶九千一百七十口五萬三千四百七十五　土垠　徐無　俊靡　無終

遼西郡秦置雒陽東北三千三百里五城戶萬四千一百五十口八萬一千七

百一十四 陽樂 海陽 令支 有孤竹城伯夷叔齊本國 肥如 臨渝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其上有玉其下有青碧水經曰在縣南郭璞曰或曰在右北平驪城縣海邊山也 遼東屬國故邯鄉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為屬國都尉別領六城雒陽東北三千二百六十里 昌遼故天遼屬遼西何法盛晉書有青城山 賓徒故屬遼西 徒河故屬遼西 無慮有醫無慮山 險瀆史記曰王險衛滿所都 房

魏書

○營州治和龍城太延二年為鎮真君五年改置永安末陷天平初復 領郡六 縣十四 戶一千二十一 口四千六百六十四

昌黎郡晉分遼東置真君八年併冀陽屬焉 領縣三 戶二百一 口九百一十八 龍城真君八年併柳城昌黎棘城屬焉有堯祠榆頓城狼水 廣興真君八年併徒何永樂燕昌屬焉有雞鳴山石城大柳城 定荒正光末置有鹿頭山松山 建德郡治白狼城真君八年置 領縣三 戶二百 口七百九十八 石城前漢屬右北平後屬真君八年併遼陽路大樂屬焉有白鹿山祠 廣都真君八年併白狼建德望平屬焉有金紫城 陽武正光末置有三合城 冀陽郡真君八年併昌黎武定五年復 領縣二 戶八十九 口二百九十六 平剛 柳城 營丘郡正光末置 領縣二 戶一百八十二 口七百九十四 富平正光末置 永安正光末置

○平州晉置治肥如城 領郡二 縣五 戶九百七十三 口三千七百四十一 遼西郡秦置 領縣三 戶五百三十七 口一千九百五 肥如二漢晉屬有孤竹山祠武王祠令支城黃山濡河 揭石 陽樂二漢晉屬真君七年併令支合資屬焉有武歷山覆舟山林榆山太真山 海陽二漢晉屬有橫山新婦山清水 北平郡秦置 領縣二 戶四百三十 口一千八百三十六 朝鮮二漢晉屬樂浪後罷延和元年徙朝鮮民於肥如復置屬焉 新昌前漢屬涿後漢晉屬遼東後屬有盧龍山○案前漢涿郡有新昌王莽改屬遼東續漢志遼東郡新昌下亦不言改屬涿晉名同而地異魏史誤也

隋書

北平郡舊置平州 統縣一 戶二千二百六十九 盧龍舊置北平郡領新昌朝鮮二縣後齊省朝鮮入新昌又省遼西郡并所領海陽縣入肥如開皇六年又省肥如入新昌十八年改名盧龍大業初置北平郡有長城有關官有臨渝宮有覆舟山有碣石有玄水盧水溫水閏水龍鮮水巨梁水有海 遼西郡舊置營州開皇初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 統縣一 戶七百五十一 柳城後魏置營州於和龍城領建德冀陽昌黎遼東樂浪營丘等郡龍城大興永樂帶方定荒石城廣都陽武襄平新昌平剛柳城富平等縣後齊唯留建德冀陽二郡永樂帶方龍城大興等縣其餘並廢開皇元年惟留建德一郡龍城一縣其餘並廢尋又廢郡改縣為龍山十八年改為柳城大業初置遼西郡有帶方山禿黎山雞鳴山松山有渝水白狼水

唐書

平州北平郡下初治臨渝武德元年徙治盧龍土貢熊鞹蔓荊實人蔘 戶三千一百一十三 口二萬五千八十六 縣三 有府一曰盧龍有盧龍軍天寶二載置又有柳城軍永泰元年置有溫溝白望西狹石東狹石綠疇米磚長楊黃花紫蒙白狼昌黎遼西等十二戍愛川周夔二鎮城東北有明垤關鵝湖城牛毛城 盧龍中本肥如武德二年更名又置撫寧縣七年省 石城中本臨渝武德七年省貞觀十五年復置萬歲通天二年更名有臨渝關一名臨閭關有大海關有碣石山有溫昌鎮 馬城中古海陽城也開元二十八年置以通水運東北有千金冶城東有茂鄉鎮城

營州柳城郡上都督府本遼西郡萬歲通天元年爲契丹所陷聖曆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天寶元年更名土貢人薓麝香豹尾皮骨骴戶九百九十七口三千七百八十九縣一有平盧軍開元初置東有鎮安軍本燕郡守捉城貞元二年爲軍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渝關守捉城又有汝羅懷遠巫閭襄平四守捉城

柳城 中西北接奚北接契丹有東北鎮醫巫閭山祠又東有碣石山

安東上都護府總章元年李勣平高麗國得城百七十六分其地爲都督府九州四十二縣一百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城以統之用其酋渠爲都督刺史縣令上元三年徙遼東郡故城儀鳳二年又徙新城聖曆元年更名安東都督府神龍元年復故名開元二年徙于平州天寶二年又徙于遼西故郡城至德後廢土貢人薓有安東守捉有懷遠軍天寶二載置又有保定軍

宋史

平州隋置後唐時爲契丹所陷改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宣和四年賜郡名漁陽升撫寧軍節度五年遼將張覺金史作瑴據州來降尋爲金所破縣三盧龍賜名盧城 石城賜名臨關 馬城賜名安城

營州隋置後唐時爲契丹所陷宣和四年賜郡名曰平防禦縣一

都城賜名鎮山

尹耕地里考論

立國宰物畫野分疆蓋自五帝始矣然上世即人以爲治從化以爲俗不以幅員較廣狹也逞侈勤遠其秦皇漢武乎是故論治者戒之然嘗謂秦制有始之秦者有不始之秦者始皇漢武之經營有可以傳之後世者有不可傳之後世者始之秦者罷侯置守銷兵徙豪傑是也不始之秦者啓上谷雲中九原並陰山歷高闕以爲塞也不可傳之後世者封泰山祠汾陰望海待遷是也可傳之後世者斥匈奴嚴障塞增北戍實新秦是也而後世之君志荒者師其驕溺妄者忽其經營隋煬極力于高麗唐玄銳意于黔南德宗受維州之降則以守信爲上真宗聞靈州之破則以不棄爲悔乃至光武謝美忍于從臣劉琨石敬瑭敢于割地于戲是可慨也故嘗謂輿地大勢東南日闢而西北漸淪人事大較東南易墾而西北難競何者財貨之所出奇玩之所供得之者足以上說其君下厚其強而又風氣孱弱士馬僅支雖有勝敵之名退無蹙境之患故歲幣輸于匈奴而尉佗之使不廢襄鄧陷于蒙古而瓊崖

之險如歸好逸惡勞茹柔吐剛中人之常而不知
地形有首領人事有機要棄首領失機要將有
敗壞四出不可救藥者矣聞嘗舉天下論之而證
之以往跡無不符節合者也蓋上谷廣寧雲中九
原之門戶不固則晉冀其危　齊河雒之堂宇曰關
晉冀青齊河雒之堂宇曰關則吳越湖襄川閩
之堂奧必至矣於戲此地理之所以考也此秦制
所以有不始于彼而始皇漢武之經營有可以傳
之後世者也

尹耕革命說

孔子傳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
人湯之有慚德也曰恐後世以台為口實是言放
伐自湯始也考之外紀神農氏衰黃帝與榆罔戰
于阪泉勝之則似不始于湯也孔子何以云然而
口實必于湯邪嗟夫此可以意論矣上古之時有
君長而無氏姓也及其有氏姓而無國號也有國
號而無帝稱也君臣上下之分未大嚴也天子諸
侯之等未大明也各君其地各子其民其明德者
則羣走而質成之於是乎有來享之賓其所質
成者不敢安其居也則徧走而撫視之於是乎有

出狩之典逮其德之衰也則質成者莫來而撫視
者弗能舉矣所謂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也其
王也不必以傳子其亡也亦往往就其諸侯之位以
不失其先之所世守是故有改號而無絕國有易
主而無弒君也德足以服人而天下自服之則為
太昊為炎帝為黃帝德不足以服人而力爭之則
為共工為蚩尤力爭者為戮于垂成而天下無惜
辭德服者奮起于一旦而天下無難逸此古之所
以為古也黃帝阪泉之役以榆罔之侵暴也戰而
勝則諸侯免侵暴之虐天下之志得而黃帝之
志亦得矣尚何有他說也外紀稱黃帝三戰得志
遂滅榆罔今考之炎帝子孫傳祀者數國則外
紀為可信邪嗟夫不求其意而泥其跡則置尸
而祭嬪于饋倫釐降二女近于無別矣豈獨阪
泉之役哉余于外紀所言黃帝習用干戈教熊
羆貔貅貙虎與炎帝戰之類咸無取焉懼惑
人也

黃帝作合宮

嗟夫德至黃帝可謂極矣易稱垂衣裳而天
下治又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

之其斯之綱極乎方術所言採銅鑄鼎擧龔墜乎事世主莫不甘心而詩書不道固附會之辭也又其言曰地有九州黃帝皆治之後世德薄止治神州神州者東南一州也其辭甚放無可取者雖然亦有說焉上古事簡而民純黃帝德盛而制備是混沌之始開人文之大同也其所感服自應及遠外紀曰得百里之國萬區疑有之焉天東至于海南至于江亦為狹矣而曰萬國則西北所至遐遜矣乎以今觀之涿鹿東北之極陬也而以之建都釜山在懷來城北而以之合符則當時藩國之在其西北者可知也秦漢以來匈奴他部如爾朱宇文之類往往祖黃帝稱昌意後亦一證也於戲德盛者流光其黃帝之謂乎我朝都邑與涿鹿同先儒所謂天地間大事千百年無人理會者一旦有之矣空冀北之腥羶進中國之禮樂是當不遠期也

舜都潘說

夫舜濮人也而曰生于冀都蒲也而曰在于潘此千載所疑也然考之舜生于姚墟其側微也耕稼陶漁在于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魯

衛之境又濮州有歷山山下有姚城則舜實濮人也二女所降是曰媯汭出貢媯水出雷首則冀州者舜所遷也而謂舜為冀人史誤之矣夫舜既濮人則濮之有歷山是而濟南之有歷山青州之有歷山吾媯州之有歷山皆非也堯之都也史曰平陽舜之都也亦曰平陽又曰蒲阪斯近之矣而曰都潘則又非也然余有疑焉太史公去古未遠也其言曰余北過涿鹿長老皆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張守節曰媯州涿鹿城在山側黃帝堯舜之所都也皇甫謐曰舜所都或曰潘今上谷也夫豈無故而為是言哉嘗謂古人營都與後人異即其生聚之繁託之以出號令宜則居之無有常也是故環轅為衛視虎豹九關為甚便土階茅茨視殿閣盤鬱為甚易內官周于御外官不備惟其人視屬車法從千乘萬騎為甚省一歲而五嶽之狩徧焉一朝而方內之政舉焉固無後世之繫也故自五帝以來遷徙不常各有都邑異其國氏以彰明德夫涿鹿豈亢之故墟黃帝之卜守也雖之既徙賢則名都合宮釜山遺跡具在五載之巡豈不時至

故僭為之斷曰舜都蒲阪無可疑也平陽者堯
都也受終之廟在焉涿鹿者黃帝之都也合符
之山在焉皆舜所必至焉者生而戴之沒而祠
之理之常也而或者遂曰都焉百世不忘之義
也其曰歷山舜井則後人因而附益之也於戲是
可以觀德矣

上谷考

或問春秋戰國之時燕未置郡上谷為何曰樓煩
據之也何知曰穆王之伐犬戎也荒服不至各相雄
長往之兼并其最强大者則山戎東胡樓煩林

胡四部而已山戎最東在燕北東胡稍西在燕西
北樓煩林胡又西在晉北齊桓伐山戎至于孤竹
燕人始有峯宇趙武靈會樓煩作林胡而闢雲
中九原鴈門之地燕昭用秦開走林胡而闢上谷
之地於是始置郡則未置郡之前上谷為樓煩
據明矣曰黃帝不都涿鹿乎曰都曰都矣近胡
也曰黃帝之時幅員最廣其都涿鹿也猶為宅
中夫東止于海南不踰湘非極西北何以稱廣
詩書稱治化首軒轅方術家有乘雲車御龍髯
說故知黃帝之時西北之國執玉帛者衆矣夫

舜竄之際也而三苗負其固成康之衰也而玁狁
肆其毒久矣荒服之難服也降至穆王棄德觀
兵窮欲以逞由是樹悖之性離終王之職廢歷
年吞併四部遂强古人曰德隆後服德衰先叛
是之謂乎嗟夫西北諸戎先王所遠以為荒服
者也熏陶未久漸及宮德由是中州不幸而遺
其侵軼之患彼亦不幸而不覩夫禮義之俗不
亦重可傷哉不然則周室既衰夷狄漸熾薄
伐不修異類南剝若黃帝所遊之轍粥者來
據斯土焉部落有山戎東林胡之稱也然則於

土也黃帝而後燕秦而前已淪異類為一大
變矣於戲武靈至胡服而雲中西闢昭王用開
而上谷始置千載而下要當知所慎也

馭戎論

夫馭戎之道有三弘大公之度以開其向化之
心審不測之威以消其先事之詐嚴必然之防
以懲其窺伺之禍是故在盛世則王會可圖
在繼世則國守不失其來也則撫之有道而懲
憤之心不興其去也則防之有常而懷侮之釁
不作古先聖王之所以馭戎者不過如斯而已

天先王之世四有山戎諸夷雜處于侯伯甸衛
之中者矣非欲其如此也閉關以來種類雜闌
或依山水之險或以草木之蕃自限一隅未聞禮
教然先王不閉羅由防以病之也不卑雜會稱
以珍之也朝會也与之通貢賦也為之節其所以
待之也公矣鄰鄙廬井以養民比閭族黨以成
賦方伯連帥以制兵大司馬之令九伐以懲不恪
其所以威之也不測矣楚越富土不踰子爵秦
代盛焉僻在邊鄙有會同而無與盟有聘問而
無交質其所以防之也嚴矣是故夷分之既明

則任浮之莫肆摩器之既久則習俗之漸移以
致彼時諸戎表至今無復存者白狄赤狄潞
鮮陸渾之類卒以消滅就誅吳楚於越秦代
郡淮之國悉列衣冠同于中國矣先王仁義之治
文德武功之施其教固如此也逮至後世所患者
北胡南越彊外之醜而已夫款塞求貢其來可許
也而轉車千乘疲勞中國賜賞濫越位諸王上
其所以待之者失矣納貢請吏其情可通也而
郡縣一出兵行糧從嗣繼與奪恩煦蝴作其
所以處之者瀆矣烏桓之始也分置塞下南匈

奴之附也罷斥邊關甚者雜處于閭閻宿衛之
朝寧其所以防之者替矣由是烏桓匈奴為患
于漢羌氐鮮卑稱亂于晉唐室之雜夷宋人之
不競源皆此也於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照之
以恩々極則驕投之以利々盡則爭始為我役
終必至於相轄由為役謀究必成乎自斃其端
甚多不可不察也

舊唐書宋慶禮傳初營州都督府置在柳城控帶奚契丹則天時都督趙文翽政理乖方兩蕃反叛攻陷州城其後移於幽州東二百里漁陽城安置開元五年奚契丹各款塞歸附玄宗欲復營州於舊城侍中宋璟固爭以為不可獨慶禮甚陳其利乃詔慶禮及太子詹事姜師度右驍衛將軍邵宏等充使更於柳城築營州城興役三旬而畢俄拜慶禮御史中丞兼檢校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追拔幽州及漁陽淄青等戶并招輯商胡為立店肆數年間營州倉廩頗實居人漸殷七年卒太常博士張星議曰宋慶禮太剛則折至察無徒有事東北所亡萬計所謂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案諡法好巧自是曰專請諡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駁曰慶禮在人苦節為國勞臣一行還陲三十年所戶庭可樂彼獨安於傳遽稼穡為艱又能賓於軍庫莫奚不服勞辱之事而匪懈其心守貞堅之規而自盡其力有一於此人之所難況營州者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

則為其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往緣趙翽作牧馭之非才自經隳廢便長寇讎故二十年間有事東鄙僵屍暴骨敗將覆軍蓋不可勝紀大明臨下聖謀獨斷恢祖宗之舊復大禹之跡以數千之役徒無甲兵之強衛指期遂往稟命而行於是量畚執築饔餼餱糧其後不愆所慮俾柳城為金湯之險林胡生腹心之疾蓋為此也尋而罷海運收歲儲邊亭晏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為利害而云所亡萬計一何謬哉及契丹背誕之日懼我掎角之勢雖鼠穴自固而駒牧無侵蓋張皇彼都繫賴之力也安有踐其跡以制其實貶其諡以徇其虛採慮始之謀黜經遠之權利義非得所執請其可請以所議更下太常庶素行之迹可尋易名之典不墜者也是復執前諡慶禮兄子辭玉又詣闕稱冤乃諡曰敬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

開平府

親領縣一　開平

禹貢冀州之域星分尾宿　漢塞獻之際為上谷漁陽之北境　唐後為奚契丹所據　金置桓州

元中統元年為開平府至元二年置留守司五年陞上都路　本朝未立

開平縣

元至元二年置先是府有東陽古城至元元年嘗置為縣三年省入興州七年割其地屬開平縣　本朝未立

宣德府

親領縣三　宣德　宣平　順聖

禹貢冀州之域星分入尾　周戰國時屬燕　秦為上谷郡地　漢為下落縣地屬幽州　三

國因之　晉為代所據　跋　元魏道武帝都雲中舊西京也於此置文德縣　後周因之　唐陞為武州仍置縣唐末改為毅州　五代後唐復為武州明宗又改為毅州廢帝仍曰武州　遼改名歸化州末年改為德州　金天眷二年改宣德州隸大同府大定七年改宣化州又明年復改為宣德州　元初為宣寧州乙未年改為山西東路中統元年改為宣德府屬上都

本朝未立

宣德縣

元魏道武於此置文德縣歷代因之　元改為宣德縣倚郭　本朝未立

宣平縣

金本宣德縣之大新鎮承安二年以大新鎮為宣平縣　元移治於縣界之辛南莊置　本朝未立

順聖縣

隋本古安塞軍　唐因之　五代廢為永興縣地石晉時地入契丹後因為鎮幽州分永興縣置順聖縣　金屬弘州

元以利來屬　本朝未立

奉聖州

親領縣三　永興　懷來　縉山

禹貢冀州之域星分入尾　周戰國屬燕時　秦為上谷郡地置涿郡　漢因之　三國晉入于北燕　元魏平慕容氏　唐改新　五代後唐同光二年為威塞軍節度石晉割賂契丹　遼曾因元年改為奉聖州　金大安元年陞為德興府　元至元四年改宣德府屬上都路後復改奉聖州隸宣德府　本朝未立

永興縣

秦本涿鹿之野為上谷郡地　漢置涿鹿縣　唐改為永興縣於縣置新州　遼改為奉聖州縣如故　金大安元年陞為德興府縣郭下　元至元四年改奉聖州屬宣德府縣如舊　本朝未立

懷來縣

周本燕州之境春秋戰國時屬燕　秦為上谷郡地　漢為潘縣地　晉屬廣寧郡　元魏之罷　北齊置北燕郡　後周置郡去北字改潘縣為懷戎縣　隋開皇三年以縣屬州大業三年屬涿郡　唐武德初為可汗州七年還置北燕州貞觀八年改為媯州長安二年移理舊清夷軍天寶元年改為媯川郡又析置媯川縣乾元元年復以為州　五代屬遼州州罷改為懷來縣　金元並因之屬奉聖州　本朝未立

縉山縣

漢廣寧縣地屬上谷郡　唐天寶末置媯川縣屬媯州唐末於此置儒州　五代石晉割燕雲十六州地賂遼此其一也　金皇統三年罷州為縉山縣取縣北山為名　元初因之至元三年省入懷來縣五年復置屬奉聖州　本朝未立

興州

親領縣二　興安　宜興

禹貢冀州之域星分尾宿　漢女祁縣地屬上谷郡又為東部都尉治芥日祁至東漢迷為諸侯所

故　唐為奚地屬王府溪北州治興化縣　金初州罷為興化郡屬北京泰和間復陞為興州　元因之屬上都路　本朝未立

興安縣

遼本奚所據北安州之郭下興化縣　金初州罷縣存屬北京泰和間於縣置興州　元初州存縣罷至元二年始於州復置縣　本朝未立

宜興縣

金泰和元年置尋廢　元至元二年復置屬興州　本朝未立

松州

漢遼西郡之文城縣地　遼為松山州　金為松山縣屬北京大定府路　元中統三年屬上都路　本朝未立

桓州

金古上谷郡地於此置桓州屬西京威遠軍節度使　元初罷至元二年復置桓州隸上都路　本朝未立

雲州

五代古望雲川地其地屬契丹　遼開泰二年始置城郭為望雲縣　金因之屬奉聖州　元中統四年陞為雲州治望雲縣至元三年州存縣罷二十八年割宣德府之龍門來隸上都路　本朝未立

隆興路

親領縣四　高原　懷安　天成　威寧

禹貢冀州之域　周春秋戰國時為北狄地　秦漢晉北魏隋屬代郡　唐屬新州　五代屬威塞軍石晉初入契丹是為遼壤　金置柔遠鎮大定十年陞為縣置宣德州明昌三年陞為撫州屬西京承安三年陞州之新城鎮為威寧縣其年又陞為鎮寧軍事　元中統初立高原縣三年以郡為內輔地陞為隆興路　本朝未立

高原縣

山等縣來屬 元甲戌歲陞為興勝府丙子歲仍改高州隸大寧路 本朝未立

瑞州

禹貢冀州之域 星分尾度 商 為孤竹國地 周 春秋戰國入於山戎隸幽州 秦 屬遼西郡

為遼州地 漢 因之 晉 慕容氏置集寧縣 隋 煬帝復為遼西郡 唐 貞觀十年於營州界置營州都督府事初改為瑞州

萬歲通天二年遷於宗州神龍初還隸幽州 五代 州邑廢罷 遼 閣泰初女真五部歸為遼建城以居之號曰來州置來貞

縣 金 大德三年改為宗州太和六年復改瑞州 元 至元六年縣並省 本朝未立

廣寧路

親領 縣二 所四

閭陽縣 望平縣

廣寧舊千戶所 鍾秀舊千戶所

凌川舊千戶所 遼鎮舊千戶所、

舜營州之境 星分尾度 秦 遼東郡地 漢 遼東郡屬國州無慮縣為西部都尉治所莽廢和帝永元十六年

於遼東復置西部都尉無慮仍屬焉漢末為公孫度所據 三國 魏置護東夷校尉居襄平以統之 晉 咸寧二年後分遼東

等郡置平州後為慕容廆所據 後周 隋 高句麗有遼東 唐 高宗始平之置平關守捉城 遼 阿保機取其地大聖

會同二年建顯州奉先軍節度 金 天會七年改為廣寧府天眷三年改遼西路轉運司領廣寧望平閭陽鍾秀四縣 元 平

遼東辛丑歲更為行軍民總管府辛亥改為軍民萬戶府中統元年復改為戶府為總管府至元六年降為散府十五年陞為廣寧

路總管府 本朝未立

閭陽縣

漢 本無慮縣地 遼 大會同二年建顯州奉先軍又於州西南七里置乾州廣德軍節度之奉陵縣後改曰閭陽 金 大定

七年繼閭陽治南州後隸廣寧府 元 壬寅年改縣為閭陽千戶所至元六年改千戶所為縣十五年又以縣為行千戶所事

本朝未立

望平縣

漢 望平地 遼 為山東縣因劉氏營縣西之民為陵戶以其地在閭山之東而名焉 金 初因之置梁漁捨大定二十九年改

為望平縣復遼舊名 元 至元六年省鍾秀入焉十五年割出鍾秀治望平縣兼行千戶所事 本朝未立

廣寧

漢 無慮縣地 遼 於醫巫閭山之東南建乾州奉先軍仍置奉先縣以為附庸邑 金 天會七年改曰廣寧縣隸廣寧府 元

壬寅歲改縣為千戶所辛亥歲隸廣寧路至元六年併本所入閭陽縣十五年復析置廣寧千戶所 本朝未立

鍾秀

遼 本奉先縣地 金 天眷年置鍾秀縣府 元 壬寅歲省縣閭陽辛亥歲復置千戶所隸廣寧路至元六年省入望平

縣十五年復析置鍾秀千戶所 本朝未立

凌川

金 本新茂州 元 辛亥歲始置千戶所取凌川為名至元六年併入閭陽縣十五年復析置千戶所 本朝未立

遼鎮

遼 為西州 金 天會七年廢州為遼鎮 元 壬寅歲置遼鎮千戶所辛亥歲隸廣寧路至元五年省入廣寧十五年立遼鎮

千戶所仍隸廣寧路 本朝未立

瀋陽路

古 挹婁故地也 唐 渤海大氏建定理府都督瀋定二州領定理平丘等九縣此為瀋州地也 遼 定州興遼縣故羅部墨

州為興遼軍節度 金 改為昭德軍節度大定中又改曰顯德軍領樂郊等五縣 元 丙子歲高麗神騎都領洪福源率西京都

護萬州四十餘城來降壬寅歲高麗國復叛明年洪福源引眾拔歸乃徙民散居遼陽瀋州初創城郭置司僑治遼陽故城中統二

年改為安撫高麗軍民總管治瀋州元貞二年併兩司為瀋陽等路安撫高麗軍民總管府仍治遼陽故城 本朝未

立

開元路

古肅慎氏之地　元魏時始見中國號曰勿吉　隋曰黑水靺鞨　唐武德五年酋長阿固郎來朝貢

設開元十年以其地為燕州開元十四年置黑水府以部長為都督刺史黑水州都督咸通年間渤海王玄錫當以其

慎故地為上京龍泉府　五代唐同光閒黑水兀兒及獨屆皆遣使朝貢其地

京號龍泉府渤海南界高麗西北與契丹接壤御大金也

金始祖部落初號女真後改曰女直太祖為酋打敗滅遼即上京設都呈號閬都於燕正隆二年改為會寧府置上京路

十年陞為上京治會寧　元癸巳年師至開元東土悉平於建州置田春二高元設城行路事轄女直

等戶至二年設開元戶府治黃龍府二年開元路屬遼東道宣慰司

本朝屬女直十戶所

咸平府

營州東　天下郡縣表奉營　朔

服至烏桓以屬遼東郡外徼及秦末燕人衛滿為真番朝鮮置吏築鄣塞　漢以其地遼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封

盧綰為燕王興朝鮮接壤後叛於衛滿破朝鮮而自王武帝元封三年析其地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而朝鮮浿水二縣屬樂

浪東漢因之漢末公孫度據有遼東自號平州牧其地屬焉　三國魏分樂浪等五郡為平州後合於幽州　晉分樂浪

郡置平州以慕容廆為刺史後為所據朝鮮仍屬樂浪後高句麗侵其地慕容皝以為句麗王安為平州牧後置銅山郡　唐

滅高麗置安東都護以統之尋為渤海大氏所據　遼平渤海閣泰八年遼指置平營流民定城居之號咸州安東軍節度亦曰

咸平　金為咸州天德二年陞為咸平府　元屬開元路後割屬遼東道宣慰司　本朝未立

東寧路

支郡　都護府　定遠府　黃州　德州　朔州　宣州

咸州　熙州　孟州　靈州　定州　雲州　慈州　嘉州

順州　殷州　宿州　郭州　昌州　撫州　渭州　鐵州

泰州　价州　龍州　博州　厚州　谷州

親領　縣二　鎮一

土山縣　中和縣

鐵化鎮

古朝鮮地星分箕宿　漢本平壤城又號長安城樂浪郡也武帝元封二年滅朝鮮置玄菟郡以高麗為縣

屬　晉義熙後其王高璉始居平壤城　唐太宗親征攻拔二城高宗人遣李勣攻拔扶餘平壤高麗遂平置安撫使中立高麗賢

元為新羅王　五代唐同光元年高麗遣使朝貢事遣使若宋明宗升遣使來朝封高麗王建知興二年王建為大義軍使封高麗國

高麗國王建傳子繼以平壤為西京　元至元六年李延齡等以十城來歸八年改西京為東寧府十三年陞為路仍領二府二

縣一鎮二十六州　本朝高麗王脩職為臣州縣並因其舊

土山縣　沿革已見本路

中和縣　沿革已見本路

鐵化鎮　沿革已見本路

都護府

古朝鮮幽州之域星分箕宿　唐高宗總章元年李勣平高麗國得城百七十六其地為都督府置

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之開元二年徙安東于平州天寶二年又徙于遼西故城自唐之末地入渤海　遼　元至元六年以其地來歸

以其地來歸北為都護府領府州縣鎮六十餘城雖因唐舊而無其實仍存舊名隸東寧路　本朝因之

定遠府

古朝鮮國舊為幽州之地星分箕宿　元其地舊為高麗所有至元六年來歸以本府仍存舊名隸東寧路　本朝因之

德州

親領　縣四　鎮三

江東縣　永清縣　通海縣　順化縣

寧遠鎮　柔遠鎮　安戎鎮

古朝鮮國與幽州之地星分箕宿　元舊為高麗之壤別置郡邑此為德州舊有縣鎮沿革

國初　本朝因之

渭州　安義鎮　沿革見前已下州縣同

鐵州　定戎鎮

泰州

价州

龜州

公州

博州　遂安縣

貞州　安定縣　三和縣　龍岡縣　咸從縣　江西縣

兵命縣

寧州

慈州

嘉州

順州

殷州

宿州

朔州

宣州　寧朔鎮　蒜島鎮

成州　樹德鎮

熙州

孟州　三登縣　椒島鎮　椵島鎮　寧德鎮

延州　陽巖鎮

雲州

郭州

撫州

渭州

龍州

大金國志

許奉使行程錄

宋著作郎許亢宗為賀金主登位使時太宗嗣立之次年往宋為宣和六年也自雄州起直至金主所都會寧府共二千七百五十里是時金國禮遇使甚厚猶未渝盟今自臨安府餘杭門起至雄州三千二百七十里又自雄州至上京會寧府二千七百五十里通計六千零二十里

第一程自雄州六十里至新城縣

雄州三十里至白溝巨馬河源出代郡淶水由易水界至此合流東入于海河闊止十數丈深可二丈南宋與契丹以此為界舊容城縣附雄州歸信縣寄理自黃過河三十里到新城縣契丹阿保機入寇唐莊宗年冬于河北岸創築容城縣新置以鐵騎五千敗之于新城即此地舊為契丹邊面自與宋朝結好百餘年間樓壁僅存

第二程自新城縣六十里至涿州

涿州古涿郡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即此地昔為契丹南寨邊城樓壁并存又郭樂飾樂城內屬不經兵火人物富井邑繁庶近城有涿河三河合范河東流入海故名范陽

第三程自涿州六十里至良鄉縣

良鄉縣乃唐莊宗時趙德鈞鎮也幽州歲苦契丹侵鈔轉餉乃于盧溝置良鄉縣即此地直燕山府自經兵火之後屋舍居民靡有孑遺師臣役加修築樓壁煥然更新離良鄉三十里過盧溝河水極湍激每候水淺深置小橋以渡歲以為常近年都水監輒于此河兩岸造浮梁建龍祠宮仿佛如黎陽三山制度

第四程自良鄉六十里至燕山府

燕山乃古冀州之地舜以冀州廣遠分置幽州以其地在北方幽陰之地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樓煩白檀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唐制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自晉割賂建為南京又有燕京析津府戶口接堵人物與廣州宅同契丹舊大內壯麗夐絕城北有市陸海百貨萃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錦繡組綺精絕天下蔬蓏菓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桑柘麻麥羊豕雉兔不問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藝民尚氣節秀者讀書次習騎射耐勞苦既城後遠望數十里宛然如帶回環繚繞形勢雄傑真用武之國也國初更府名曰燕山軍額曰青音周圍二十七里樓壁高四十尺樓計九百一十座池塹三重城開八門

第五程自燕山府八十里至潞縣

潞縣東半里許有潞水曹操征烏丸東南鑿渠自滹沱由泒水入潞水即此地也

第六程自潞縣七十里至三河縣

三河縣隸薊州後唐德鈞于幽州東置三河縣以護轉輸即此

第七程自三河縣六十里至薊州

薊州乃漁陽也因問天寶祿山舊事人無能知者

第八程自薊州七十里至玉田縣

玉田縣之東北去景州百二十里自甲辰年金人雜奚人直入城內劫擄毋遺人告急四月之內凡三至盡擄居民一而去宣撫使王安中創築此縣後改為經州

第九程自玉田縣九十里至韓城鎮

鎮有居民可二百家並無城

第十程自韓城鎮五十里至北界清州

出韓城鎮東行十餘里至金國所新立地界並無溝塹惟以兩小津堠高三尺許其兩地界東西闊約一里許內兩界人戶不得耕種行人並依奉使契丹條例所至州備車馬護送至界首前期具國信使副職位姓名關牒北界備車馬人夫以待彼中亦如期差接判副使于界首伺候兩界各有幕次行人先令引接賫國信使副門狀過彼彼亦令引接以接伴使副門狀回示仍請過界于例三請方上馬各于兩界心對馬立引接互呈門狀各處鞭虛揖如儀以次行馬四十里至清州原是石城縣金國新改為清州兵火之後居民纔百餘家是晚酒五行進飯其食品不可向口自此以東過館頃或宿

程其從人旋于民漢兒內選之每遇迎南使則給銀牌入主幹者各懸一枚
于腰間名曰銀牌天使
第十一程自清州九十里至灤州
灤州古無之唐末天下亂阿保機攻陷平營劉守光據幽州暴虐民不堪命
多逃亡依阿保機為主築此以居之州處平地負麓面岡東行三里許亂山重疊
形勢險峻河經其間河面闊三百步亦控扼之所也水極清淑臨河有大亭名
曰濯清為塞北之絕郡守將迎于此回程錫宴是州
第十二程自灤州四十里至望都縣
民既入契丹依阿保機即于所居處創立縣隨其來處鄉里名之故有望都安
喜之號唐莊宗以鐵騎五千退保望都即此縣也
第十三程自望都縣六十里至營州
營州古柳城舜所築也乃殷之孤竹國漢唐遼西地金國討張覺是州之民
屠戮殆盡存者貧民十數家是日行入館于開宅古屋十數楹庭有大木十數

株枯腐蔽野滿目凄涼使人有弔古悼亡之悲州之北有六七里間有大山數
十其來甚遠高下皆石不產草木特立州後如營衛然恐州以此得名
第十四程自營州一百里至潤州
離營州東行六十里至渝關並無保障但存遺趾有居民數家登高回望
東自碣石西徹五臺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巒中有五關居庸可以
行大車通轉餉松亭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外有十八路盡兎徑鳥
道止能通人不可行馬山之南地則五穀百果美木良材無所不有出關未數
十里則有山童水濁皆瘠鹵彌望白茅白草莫知其極蓋天設此以限南北也
茲以來類皆如此更不再敘
第十五程自潤州八十里至遷州
彼中行程並無里堠但以行徹一日即記為里數是日行無慮百餘里金人居常
行馬率皆奔軼此日自早啟程行至瞑方到道路絕人烟不排中頓行人饑渴甚
自茲以東類皆如此

第十六程自遷州九十里至習州
遷州東門外十數步即古長城所築遺址宛然
第十七程自習州九十里至來州
無古跡
第十八程自來州八十里至海雲寺
離來州三十里即行海東岸俯挹滄溟與天同碧窮極目力不知所際是寺
去海半里許寺後有溫泉二池望海中有一大島樓殿窣堵波之上有龍宮
寺見安僧有數十人是夜行人皆野盤
第十九程自海雲寺一百里至紅花務
此一程盡日行海岸紅花務乃金人煎鹽所去海一里許至晚金人饋海魚
數十枚烹作羹味極珍
第二十程自紅花務九十里至錦州
自出渝關東西路如平掌至此微有登陟經由十二山下

第二十一程自錦州八十里至劉家莊
是夜行人皆野盤
第二十二程自劉家莊一百里至顯州
出渝關以東南行瀕海北限大山盡皆粗惡不毛至此山忽峭拔摩空蒼翠
萬仞全類江左乃醫巫閭山也成周之時以醫巫閭作鎮其遠如此
第二十三程自顯州九十里至兎兒渦
第二十四程自兎兒渦六十里至梁魚務
離兎兒渦東行即地勢卑下盡皆萑苻沮洳積水是日凡三十八次渡水多被
溺名曰遼河瀕河南北千餘里東西二百里北遼河居其中其 如此隋唐征高麗
路皆由此秋夏多蚊虻不分晝夜無牛馬能致行以衣被包裹胸腹人皆重裘
而被衣坐則蒿草薰烟稍能免務基依水際居民數十家環繞彌望皆荷花
水多魚徘徊久之頗起懷鄉之思
第二十五程自梁魚務百單三里至沒咄寨

離梁魚務東行六十里即過遼河以舟渡闊狹如淮過河東亦行渡五十里
舊廣州惟古城有貧民三五家是夜宿沒咄寨
第二十六程自沒咄寨八十里至瀋州
第二十七程自瀋州七十里至興州
契丹阿保機破渤海國建為東京路自此所至屋宇雖皆茅茨然居民稍
蕃食物充足離興州五十里至銀州中頓又四十里至咸州
第二十八程自興州九十里至咸州
未至咸州一里許有幕屋數間供帳甚備州守出迎禮如制就坐樂作有
腰鼓蘆笛琵琶方響箏笙箜篌大鼓拍板曲調與南朝一同酒五行樂作
迎歸館次日早有中使撫問別一使賜酒果一使賜宴赴州宅就坐樂作酒九行
食品雖進名曰茶飯金國再賜宴少責臣押伴是日押伴貴臣備酒饌大言
說金國之強控弦百萬無敵于天下使長折之曰東有天下二百年幅員三萬
里勁兵百萬豈為弱耶其聊命遠來賀大金皇帝登寶位大金皇帝止令太

尉來伴行人酒食何嘗令大言以相困也辭氣俱厲押伴者氣懾及賜宴畢例
有謝表曰祇造鄰邦中使讀之曰使人輕我大金也表辭不當用邦字論語
云蠻貊之邦使長正色而言曰書不云乎協和萬邦詩不云乎周雖舊邦皆邦
字而中使止誦此一句以相開表不可換須到闕當與讀書人理會中使無多言
使無以答使長許亢宗饒之樂平人以才被選為人醞藉似不能言者臨事敢
發如此金人壯之
第二十九程自咸州九十里至同州
自咸州四十里至肅州又五十里至同州離咸州即北行州平土也壞居民所在
成聚落新稼殆遍地宜穄黍東望大山金人云此新羅山山內深遠無路可通
其間出人參白附子深處與高麗接界山下至可行路三十里
第三十程自同州三十里至信州　回程錫宴于此
第三十一程自信州九十里至蒲里孛堇寨
第三十二程自孛堇寨四十里至黃龍府

契丹阿保機攻渤海射黃龍于此地即建為府是日州守迎迓如儀有中
使撫問賜酒果錫宴一如咸州制自此東行
第三十三程自黃龍府六十里至托撒孛堇寨
府為契丹東寨當契丹強盛時擒獲異國人則遷徙散處于此南有渤海北
有鐵離吐渾東南有高麗靺鞨東有女真室韋北有烏舍西北有契丹回紇党
項西南有奚故此地雜諸國俗凡聚會處諸國人語言不通則各為漢語以
證方能辯之
第三十四程自托撒九十里至漫七離孛堇寨　道傍有契丹舊益州賓州皆空城
第三十五程自漫七離一百里至和里間寨
離漫七里行六十里即古烏舍寨寨枕混同江湄其源來自廣漠之北遠不可
究自此有南流五百里接高麗鴨綠江入海江面闊可半里許寨前高岸有
柳樹沿路設行人幕次于下金人太師李靖居于是靖累使宋朝此排中頓
由是飲食精細絕佳時當仲夏藉樹陰俯瞰長江凉飈拂面槃薄少頃殊忘

鞍馬之勞過江四十里宿和里間寨
第三十六程自和里間寨九十里至句孤孛堇寨
自和里間寨東行五里即有潰堰斷塹自北而南莫知遠近界隔甚明乃契
丹昔與女真兩國古界也八十里直至來流河行終日無寸木地不產泉人攜
水以行豈天以限兩國也來流河闊三十餘丈以船渡又五里至句孤寨自此
以東散處原隰間盡女真人更無異族無市井賣買不用錢惟以物相貿易
第三十七程自句孤寨七十里至達河寨
第三十八程自達河寨四十里至蒲撻寨　是日金使前來排辦祗候
第三十九程自蒲撻寨五十里至館
行二十里至元寶郎君宅接伴使副具狀辭館伴使副于此始見如接伴禮金
國每差接伴館伴送伴客省使必于女真渤海契丹人物白皙詳緩能漢語者
為之次有中使撫問賜酒果宴如常儀畢又行三十里至館館惟茅舍數十間
堂室皆帟幕武夫守護甚嚴此去北庭尚十里次日賜酒果次早館伴同行馬

可五七里一望平原曠野間有居民千餘家皆羅帝布更無城廓里巷率皆背陰向陽又三里至金近關北作百步有阜宿圍繞三數頃並高丈餘云皇城也至以宿門就龍臺下馬歇定酒三行少頃閽䦨鼓聲入歇引三奏樂作閤門使又祇候班引入即捧國書及陳禮物于庭下傳進如儀贊通拜舞抃蹈訖使副上殿以次就坐餘並退山棚之左曰桃源洞右曰紫微洞中作大牌曰翠微宮高五七丈建殿七楹甚壯麗額曰乾元殿階高四尺階土壇方闊數丈名曰龍墀殿內以兵數千人人分兩壁六四面興樂架屋數千百間金主御座前施朱漆銀裝金几案果楪酒器皆金玉酒味食美皆躁美樂部二百人乃契丹教坊四部也酒五行食畢各賜襲衣袍帶使副以金餘人以銀謝畢歸館次早中使賜濃果漫賜餞以綿帛折充次日再謁北庭赴花宴並如儀酒三行樂作鳴鉦百數百戲出場酒五行各起就帳戴色羅花各二十餘枝謝罷復坐酒七行歸館次日又有中使賜酒果漫有貴臣就賜伴伴射于館內庭下設 樂作酒三行伴射貴臣館伴使副國信使雜奉就射三矢弓馨從使用之勝負各有差就賜襲衣鞍馬次日朝辭儀如見時酒果畢就殿上捧國書諸下殿賜使副襲衣物帛鞍馬三節人物各有差拜辭訖就館酒行樂作名為惜別之會又曰換衣燈宴酒三行各出衣服三數件或幣帛交遺常相聚惟勸酒食不敢多言至此夜語笑甚歡不許其道以醉為度皆舊例也次日回程起發至兀室郎君宅館伴使副展狀辭送使副于此相見如儀有中使撫問賜酒果皆如來時至信州滦州同此回程更不再敘至清州將出界送伴使副夜具酒食亦為惜別之會出衣服數件或幣帛交遺情意甚勤次早發回至界有幕次下馬爾望我界旗幟中馬車與帝幕以待人皆有喜色少頃樂作酒五行上馬復送至兩界中彼使副回馬對立馬上一盃換所執鞭以為異日之記司展稽狀絲鞭揖各則背馬回顧少頃進數步躊躇為不忍之狀如是乃行彼中人情皆悽惻為揮淚而入無之

蘇州府

（疆域）東至東沙海岸三百一十四里西至常州府宜興縣界一百里南至浙江嘉興府秀水縣界九十四里北至揚州府通州界一百五十里東南至松江府華亭縣界一百二十六里東北至大海一百七十二里西南至浙江湖州府烏程縣界一百五十一里西北至常州府無錫縣界四十九里

（城）周三十四里五十三步九分 注一

（衛）蘇州衛 領四千戶所 注二

（驛遞）姑蘇驛 遞運所在府閶門外 注三

（鈔關）滸墅鈔關在府西北三十里

（形勢）南近諸越北枕大江 漢武帝賜嚴助書 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 隋地理志

（往事）國都二 吳闔廬都姑蘇至其子夫差越人滅之 元末張士誠據平江稱吳王我 太祖平之 帝幸一 宋高宗紹興四年金人入犯十月幸平江至明年二月還臨安 起兵二 楚項梁及羽自會稽以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 宋建炎三年韓世忠自平江入抗定苗劉之變

（山水）大江在常熟縣之北上接江陰縣界下入海與通州對岸 海在太倉州嘉定縣之東上接江流南至上海縣界 太湖在府城西南四十里禹貢謂之震澤周官職方謂之具區史記國語謂之五湖其大三萬六千頃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周五百里跨蘇常嘉湖四府界北有百瀆納建康常潤數郡之水南有諸溪納宣歙臨安苕霅諸水其東則入于三江其名

五湖者圖經以貢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為五魏韋昭以胥湖蠡湖洮湖滆湖與太湖為五吳虞翻云太湖東通松江南通霅溪西通荊溪北通滆湖東連韭溪凡五道故名志曰今湖亦自有五名自莫釐山之東與徐侯山相值者中為菱湖 周迴三十里西口闊二里 莫釐之西北與菱湖連者為莫湖南連莫湖東逼胥山者為胥湖 二湖各廣五六十里 長山之東曰游湖 周五六十里西口闊二里其東岸即樹里 長山之西北連無錫老岸曰貢湖 周迴一百九十里 別有金鼎湖梅梁湖東皋里湖其浸則通謂之太湖

太湖圖 圖原闕

嘉靖中崑山鄭若曾作太湖圖而爲之論曰太湖延袤五百餘里雖跨蘇常湖三境全吳巨浸無大于此論水利則三郡田賦豐歉係焉論兵防則三郡封疆安危係焉全吳利害亦無大于此（向來論經略者多未之及或謂東西洞庭及濱湖諸山可兵大不及至必議者徒自守人兵之下江南也或從京口或從三儀奉石城郭則山林必在所）況今日倭寇志在鹵掠而村鎮已盡則必趨于未經兵火之地（至若倭兵上犯則不然志在鹵掠泉兩既有今雖內諸村俗理捐已盡必趨于未經兵火之地則沿湖諸境非所當防者邪說）而自太湖入宜興以至金陵爲道甚捷不可不先事而爲之防也或曰湖中風波與江海異若之何其禦之曰此非漁網船不可也何也江船與海船不同海船與內河之船不同內河之船與湖泖船又不同內河之船即今之官航民舶是已江船大者爲川爲粮小者爲淌洪爲擺渡之類海船十餘種（廣東新會船東莞船大福船草撇船海滄船開浪船高把梢船舫艕船蒼山船八槳船鷹船漁船蜈蚣船兩頭船網梢船沙船）曾已圖形于籌海圖編可覽而知若湖泖之船雖生長吳地者問之多不知況以宦游之人而知用之乎請詳言之夫湖泖之船大小不齊運石者謂之山船運貨者謂之駁船民家自出入者謂之塘船衛所巡司所用者謂之巡船鄉夫水兵所駕者謂之哨船往來津口者謂之渡船之六者雖皆習知湖中風濤之性尤未若漁船之便利也漁船莫大于帆罟其桅或六道（可裝二千石）或五道（可裝一千四五百石）或四道（可裝千石）無間寒暑晝夜在湖每二隻合爲一舍素爲賊之所畏聯而艅之太湖攻戰此其最善乎此船小者亦可入港桅三道（可裝五百石）二道（可裝百石以下）是也江湖中皆有之若風息時無問大小皆不適用罟之所利者狂風怒濤也其尾

無櫓其旁無槳風息帆弛即不如巡哨船之擊揖爲有用矣其次爲江邊船（大者可裝二千石而降至於百石）以自五桅以至二桅亦專使帆無櫓與槳其中號以下者可入港最大者不可入港若欲出揚子江則從無錫山高橋下江水寬處仟然須重載壓船喫水方可過高橋也其次爲厫梢船（大者可裝六七百石漸降至六七十石）又其次爲小鮮船（即湖中航船大者不滿百石）自也二者皆有帆而有櫓又其次爲剪網船（亦合二隻爲一合）船雖狹小第一迅駛又其次爲絲網船駕使不過三人而風帆迅駛人亦堪用此二者各湖所共有也又其最小者爲划船三四人盪槳如飛疾于剪網但不用風帆不利湖浪用之以探報諸舟所不及矣其遇賊也以槳超淖泥潑賊舟舟滑難立大爲賊之所憚此船惟吳江長洲有之他縣皆無而吳江之二十九都者慣一行劫至爲可惡凡此皆漁船之可用者也其他湖泖內港漁船尚有輙網（一人坐于船首一人坐魚是則）趕網（一艘一艘者是）逐網（二一船口網頭者是）在于單網（秋冬草魚夏月是則歌而捕田雞者是）江網（立木于吳松江鮎魚口水中兩兩相時其人登）架其船下滸網（一隻帶頭一隻安岸上趕網者是泊是也）坐六者皆遲鈍不適于用所適用者惟鸕鶿船（一名水老鴉一槳一櫓或二槳）出于吳江長洲二縣其駕使不過二三人其駛埒于剪網善用之大爲單旅之助或又曰過湖港口無慮百數焉得港港而備之曰不然湖口雖多通舟往來者不過如吳江之韭溪葉港雪落洪卅柵關鮎魚口吳縣之莫舍漊胥口港無錫之獨山浦蘋吳塘門武進之馬蹟山宜興之荆溪東蠡河忻溪直瀆之類可指而數也各練鄉兵守之而以巡哨船爲之探報帆罟邊江等船常居深水賊豈能入湖也哉

然大小漁船未經刷集一旦用之欲望其出死力不能也須平時獵之於官蠲其重役寄委一廉仁有司黙閫之則庶爭取敵規避耳

三江　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周禮職方氏揚州藪曰具區川曰三江國語子胥曰三江環之民無所移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戰國策黃歇上秦王書曰越王禽之三江之浦吳越春秋曰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越絕書曰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三江之名見于古者如此史記正義曰三江者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顧夷吳地記云淞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淞江為三江按今淞江自吳江縣東長橋東行二百六十里入海自元立松江府于水之南而此江遂名吳淞禹迹之存于今者此一江而已婁江或曰自府城東經崑山太倉入海今名劉家河者是今府城東門名婁門亦其證也元海運　國初下洋皆由此崇禎末張塞東江大抵在府東南與松江府境自海塘障于南水北折為黃浦而東江不可考矣元滿應武以為太湖之水出白蜆江急水港下澱山湖東自小曹大盈諸港以入海者即古之東江金藻本其說以為可復而松江志曰上海縣黃浦支河曰閘港閘港之東曰新場舊有海口論者指此為東江王圻曰東江疑在華

亭海鹽平湖界中後為捍海塘所截而歸有光則以禹貢之文本不相蒙二江並淞江之支流只有一江無三江也今以其形勢大畧為之圖并次歷代開治之蹟于左

三江圖　圖係闕

歷代水利

唐元和五年王仲舒治蘇隄松江為路即今石塘

吳越錢氏嘗置都水營田使以主水事募卒為都號曰撩淺

宋天禧間轉運使張綸于常熟崑山各開諸浦以導積水

天聖初詔轉運使徐奭等自市涇以北赤門以南築石隄九十里

起橋十有八或云四十九浚積潦自吳江東赴海

景祐中范仲淹守郡開浚五浦以疏諸邑之水

仲淹上宰臣書曰姑蘇四郊畧平窊而為湖者十之二三太湖尤大納數郡之水東入于海名曰淞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支流並塞勢必橫潰今當為之疏導不惟使東南入于淞江又使東北入于大江以至于海又必設閘于外以禦潮沙每春僅理閘外工減數倍又松江一曲號曰盤龍父老傳云出水尤利總數道而開之菑必大減

寶元、年轉兩浙運副使葉清臣疏吳松江盤龍匯及滬瀆入海

慶曆中通判李禹卿隄太湖八十里為渠

至和二年崑山主簿丘與權苛作崑山塘為橋梁五十二名至和塘

嘉祐三年轉運使沈立開顧浦

四年招置蘇州開江兵士立吳江常熟崑山城下四指揮

六年轉運使李復圭知崑山韓正彥大修至和塘又開松江之白鶴匯如盤龍之法

熙寧三年廣東安撫機宜郟亶上言蘇州水利五年除亶司農寺

丞提舉兩浙興修水利元豐元年正月有旨罷奪

亶書有六失六得其論地形高下之宜曰蘇州五縣號為水田其實崑山之東接于海之岡隴東西僅百里南北僅二百里其地東高而西下所謂東導於海而水反西流者是也常熟之北接于江之漲沙南北七八十里東西僅二百里其地皆北高而南下所謂欲北導於江而水反南下者是也是二處皆謂之高田而其崑山堈身之西抵于常州之境僅一百五十里常熟之南抵于湖秀之境僅二百里其地低下皆謂之水田高田常欲水今水乃流而不蓄故常患旱水田常患水今西南既有太湖數州之水而東北又有崑山常熟二縣堈身之流故常患水也論古人蓄泄之跡曰今崑山之東地名太倉俗號堈身之東有一塘焉西徹松江北通常熟謂之橫瀝又有小塘或二里或三里貫橫瀝而東西流者多謂之門若所謂錢門張堈門沙堰門吳堈顧廟堈丁堈李堈門及斗門之類是也夫南北其塘則謂之橫瀝東西其塘則謂之堈門堰門斗門者是古者堰水於堈身之東灌溉高田而又為堈門者恐水之或壅則決之入橫瀝所以分其流也故堈身之東其田尚有丘畝經界溝洫之跡在焉是皆古之良田因堈門壞不能蓄水而為旱田耳堈門之壞豈非五代之季民各從其行舟之便而廢之耶此治高田之遺跡也若夫水田之遺跡即今崑山之南向所謂夏駕小虞等浦者皆決水於松江之道也其浦之舊跡闊者二十餘丈狹者十餘丈又有橫塘以貫其中而棊布之是古者既為縱浦以通於

江又為橫塘以分其勢使水行於外田成於內有圩田之象焉故水雖大而不能為田之害必歸於江海而後已以是推之則一州之田可知矣故蘇州五門舊皆有堰今俗呼城下為堰下而齊門猶有舊堰之稱是則堤防既完則水無所瀦容設堰者恐其暴而流入於城也至和二年前知蘇州李侍郎閱崑山塘而得古閘於夷亭之側是古者水不亂行之明驗也及夫堤防既壞水亂行於田間而有所瀦容故蘇州得以廢其堰而夷亭亦無所用其閘也為民者因利其浦之闊擴其旁以為田又利其行舟安舟之便決其堤以為涇今崑山諸浦之間有半里或一里二里而為小涇命之為某家涇某家浜者皆破古堤而為之也浦日以壞故水道湮而流遲涇日以多故田堤壞而不固日淺月壞遂蕩然而為陂湖矣此古人之跡也今秀州濱海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海鹽一縣有堰近百餘所湖州皆築堤於水中以固田而兩塘之岸至有高一丈有餘者此其遺法也獨蘇州壞之耳論治田先後之宜曰今欲先取崑山之東常熟之北凡所謂高田者一切設堰瀦水以灌溉之又浚其所謂經界溝洫使水周流於其間以浸潤之立堈門以防其壅則高田常無枯旱之患而水田亦減數百里流注之勢然後取今之凡謂水田者除四湖外一切罷去其某家涇某家浜之類循古今遺跡或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七里或十里而為橫塘因塘浦之土以為堤岸使塘浦深而堤岸高厚塘浦闊深則水通流而不能為田之害也堤岸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壅而必趨於江也

然後擇江之曲者若所謂槎浦金竈子浦而決之使水必趨於海又究五堰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於城昔有七堰今復五堰者今只有五門故也案白居易詩有七堰八門六十坊之句是唐之世已有堰至端拱二年轉運使喬維岳方始廢之蓋隄防既壞水得瀦于民田之間水勢稍低故可廢其堰也是雖有大水不能為蘇州之患也如此則高低皆利而無水旱之憂然後倣錢氏遺法收圍回之利養撩淺之卒更休迭役以浚其高田之溝洫與水田之塘浦則百世之利也

又具蘇州秀州及沿江沿海水田旱田見存塘浦港瀝堈門之數凡臣所能記者總七項共二百六十五條　一共水田塘浦之跡凡四項共一百三十二條　一吳松江南岸自北平浦北岸自徐公浦西至吳江口皆是水田約一百二十餘里南岸有大浦二十七條北岸有大浦二十八條是古者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在松江之南者臣不能記其名在松江之北六七里間曰浪市橫塘又下北六七里而為至和塘是七里而為一橫塘之跡也松江南大浦二十七條北平浦破江浦艾祈浦槐浦顧匯浦養蠶浦大盈浦南解浦梁乾浦石臼浦直浦分桑浦內薰浦趙七浦石浦道渇浦千墩浦謝浦張潭浦陸直浦甫里浦浮高浦塗頭浦順德浦大姚浦破墩浦盝頭浦松江北大浦二十八條徐公浦北解浦尾浦沈浦蔣浦三林浦周浦顧墓浦金城浦木瓜浦蔡浦下駕浦浜浦洛舍浦錫梨浦新洋浦淘仁浦小虞浦大虞浦馬仁浦浪市浦大涇浦下里浦戴墟浦上顧浦青丘浦奉里浦任浦松江北橫塘二條浪市橫塘至和塘已上松江塘浦五十七條並當松江之上流皆是閘其塘浦高其隄岸以固田也只因久不修治遂至隳壞每遇大水上須塘浦之岸並沉在水底不能固田議者不知此塘浦元有大岸以固田乃謂古人浚此大浦只欲泄水此不知治田之本也臣今擘畫並當浚治其浦修成堤岸以禦水當不須遠治他處塘浦求決積水而田自成矣　一至和塘自崑山西至蘇州　浦其南北兩岸各有大浦十二條是之跡也其橫浦南六七里而有　皆為風濤洗剗不見其跡臣前至和塘徒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剗民田去水患之大利者謂至和塘南北[illegible]浦橫塘皆廢故也謹具下項至和塘南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新

開得上項大浦其積水終不肯遠從高處而流入於海唯大水之年決之則皆氏來流潮今不拘大浦小浦並皆淺於自當開浚來引海潮北引江水以灌田己上水田旱田塘浦之跡其七須納二百六十五條皆是古人圍地之高下而治田之法也其低田則濶其塘浦高其隄岸以圍田其高田則深浚港浦畎引江海以灌田後之人不知古人灌田圍田之意乃謂低田高田之所以濶深其塘浦者皆欲決泄積水也更不計量其遠近相視其高下一例擇其塘浦之尤大者十數條以決水其餘差小昔更不浚治及興工役動費國家三五十萬貫石而大塘大浦終不能泄水其塘浦之差小者更不曾開浚也而議者猶謂此小塘小浦亦可泄水以致朝廷愈不見信而大小塘浦一例更不浚治積歲累年而水田之隄防盡壞使二三百里肥腴之地棄為白水高田之港浦皆塞而使數百里沃衍潮田盡為荒蕪不毛之地深可痛惜臣竊思之上項塘浦既非天生亦非地出又非神化是皆人力所為也然自國朝統御已來百餘年間除十數條大者間或浚治外其餘塘浦官中則不曾浚治今當不問高低不拘小大亦不問可以決水與不可以決水但係古人遺跡而非私浜者一切併合公私之力更休迭役旋決修治係低田則高作堤岸以防水係高田則深浚港浦以灌田其稠自西流之處又設斗門或堈門或堰閘以潴水如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憂矣

亶既卒其子將仕郎僑又嗣緝其說曰浙西昔有營田司自唐至錢氏時其來源去委悉有隄防堰閘之制旁分其支脈之流不使溢聚以為腹內畎畝之患是以錢氏百年間歲多豊稔唯長興中一遭水耳暨納土之後至于今日其患方劇蓋由端拱中轉運使喬惟岳不究堤岸堰閘之制與夫溝洫畎澮之利姑務便於轉漕舟楫一切毀之初則故道猶存尚可尋繹今則去古既久莫知其利營田之局又謂閑司冗職既已罷廢則隄防之法流決之理無以考據水害無已至乾興天禧之間朝廷專遣使者興修水利遠來之人不識三吳地勢高下與夫水原來

歷及前人營田之利不過採愚農道路之言以目前之見為常久之策指常熟崑山枕江之地為可導諸港而決之江開福山茜涇等十餘浦殊不知古人建立堤堰所以防太湖泛溢渰沒腹內良田今若就東北諸瀦決水入江是導湖水經由腹內之田彌漫盈溢然後入海所以浩渺之勢常逆行而瀦於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秀之華亭嘉禾而東北一路又以水勢之方出於港浦復為潮勢抑回所以皆聚於太湖四郡之境而不可治也又況太湖蓋積十縣之水一水自江南諸郡而下出領阪重複間當其霖潦積貯谿澗奔湍迸邐而至長塘湖又潤州之金壇延陵丹陽丹徒諸邑皆有山源併會於宜興以入太湖一水自杭睦宣歙山源與天目等山衆

流而下杭之臨安餘杭及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太湖昔禹治水几以三江決此一湖之水今則二江已絕唯吳淞一江存焉疏洩之道既隘於昔又為權豪請占植以菰蒲蘆葦又於吳江之南築為石塘以障太湖東流之勢又於江之中流多置罾斷以遏水勢是致吳江不能吞來源之瀚漫日淤月澱下流淺狹迫元符初遂漲潮沙半為平地積雨滋久十縣山源併溢陂淹浦港悉皆瀰漫四郡之民惴惴然有為魚之患也吳淞古江故道深廣可敵千浦向之積潦尚或壅滯議者但以開數十浦為策而不知臨江濱海地勢高仰徒勞無益愚今者所究治水之利必先於江寧治永陽江與銀林江等五堰體勢故跡決于西江潤州治丹陽練湖相視大岡尋究函管水道決于北海常

州治宜興滆湖沙子淹及江陰港浦入北海、以望亭堰分屬蘇州、以絕常州輕廢之患、如此、則西北之水不入太湖為害矣、又於蘇州治諸邑限水之制、闢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大湖、會于青龍華亭而入海、仍開浚吳淞江、其諸江湖風濤為害之處、並築為石塘及於彭蠡與諸湖瀼等處尋究昔有江港自南經北、以漸築為堤岸、所在陂淹築為水堰、杭州遷長河堰以宣歙抗睦等山源決于浙江、如此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為害矣、此所謂旁分其支脉之流、不為腹內畎畝之患者此也、今之言治水者有二、一則以導青龍江開三十浦為說、一則以使植利戶浚涇浜作圩埒為說、是二者各得其一偏、若止於導江開浦則必無近効、若止於浚涇作埒、則難以禦暴流、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為首尾、乃盡其善、但施行先後自有次第耳、必不得已欲兩者兼行以規近効亦有其說、若欲決蘇州湖州之水莫若先開崑山縣之茜涇浦使水東入於大海、開崑山之新安浦顧浦使水南入於淞江、開常熟縣之許浦梅里浦使水北入於揚子江、復浚常州無錫縣界之望亭堰、俾蘇州管轄謹其開閉以遏常潤之水、則蘇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若欲決常州潤州之水、則莫若決無錫縣之五卸堰、使水趨於揚子江、則常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何以言之、茜涇浦在蘇州之東南、去海止二十里、泄水甚便、然其地浸高、比之蘇州及崑山縣地形不啻丈餘、而往年開此浦者但為文具、所開不過三四尺一二尺而已、又止於以地面為丈尺、而不知以水面為丈

尺、不問高下而勻其淺深、欲水之東注不可得也、水既不東注兼又浦口不置堰閘、賺入潮沙、無上流水勢可衝、遂致浦塞、愚故乞開茜涇等浦須置堰閘、所以外防潮之漲沙也、常潤之地比蘇州為差高、而蘇州之東勢接海岸、其地亦高、蘇州介於兩高之間、故每遇大水、西則為常潤之水所注、東則為大海岸道所障、其水瀦蓄無緣通泄、若不令蘇州管轄望亭堰閘、則無復有防遏之理、故愚乞謹守望亭閘、俾水無西衝之憂、既望亭之西自有五卸堰、可以決水徑入於北江、若使常潤之水決下此堰則不唯少紓蘇州之水勢、而常潤之水亦自可以就近順流而入於江矣、此堰決水、其勢甚便、往者官吏非不施行、然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何也、蓋止知決堰、而不知預築堰下民田之堤岸以防水勢故也、至于吳淞江北岸三十餘浦、唯鹽鐵一塘可直瀉水北入揚子江、餘皆連接乎江湖瀼合而為一、非徒無益為害大矣、乞措置一面開導河浦、即便相度淞江諸浦、除鹽鐵塘及大浦開導置閘外、其餘小河、一切並為大堰、或設水竇以防江水、即吳淞江水徑入東海、而吳之河浦不為賊水所進、諸縣圩岸亦免風波所破、某聞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縣淞江而東至于海、又沿海而北至于揚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常州江陰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以賊水不入、久無患害、今之言治水者不知根源、始謂欲去水患須開吳淞江、殊不知開吳淞江而不築兩岸堤塘、則所導上源之水、輻湊而來、適為兩州之患、蓋江水溢入南北溝浦而不能徑趨於海故也、儻効漢唐以來

堤塘之法，修築吳淞江岸，則去水之患已十九矣。震澤之大纔三萬六千餘頃，而平江五縣積水幾四萬頃，然非若太湖之深廣瀰漫一區也，分在五縣，遠接民田，亦有高下之異，淺深之殊，非皆積水不可治也，但與田相通，極目無際，所以風濤一作，田環四合，無非水者，既非全積之水，亦有可治之田，瀦瀉之餘，其淺淤者皆可修治，永為良田。況五縣積水中所謂湖瀼陂淹，其間深者不過三四尺，淺者一二尺而已，今乞措置深者如練湖，大作隄防以匱其水，復於隄防四傍設為斗門水瀨，即大水之年，足以瀦蓄湖瀼之水，使不與外水相通，而水田之圩岸無衝激之患，大旱之年，可以決斗門水瀨以浸灌民田，而旱田之溝洫有畎澮之利，其餘淺者本是民田，皆可相視治為良田。

元祐中，宜興人單鍔著吳中水利書，以為三州水患一由于五堰之廢，由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堰，古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由宜歙販運簰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為艱阻，因相為之謀，因紿官中以廢去五堰，五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荆溪，由荆溪而下太湖。一由于百瀆之塞，荆谿受宣歙蕪湖江東數郡之水，行四十五里至震澤，古人以谿流不足以勝數郡奔注之勢，復於震澤之口開瀆百條，各有地分之名，而總謂之百瀆，又開橫塘瀆一條，綿亘四十里，以貫百瀆而通瀕湖諸鄉阡陌之水，蓋橫塘直南北以經之，百瀆直東西以緯之，既分荆谿之流下震澤，由震澤入太湖

抵淞江，由江入海，是以昔年未嘗有水患，而震澤亦不為吳中害。今荆谿受數郡之水不少減，而百瀆橫塘大半埋塞。一由于淞江之長堤，三州之水瀦為太湖，由淞江以入海，慶曆二年以淞江風濤，漕運多敗官舟，遂接續築淞江長堤，界於江湖之間，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震澤受吳中數郡之水，乃遏以長堤，雖時有橋梁，而流勢不快，又自淞江至海浦諸港，復多沙泥漲塞，茭蘆叢生，隄傍亦沙漲為田，是以三春霖雨，則蘇湖常秀皆憂瀰漫，雖增吳江一邑之賦，顧三州適失者不貲。今莫若治五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直歸太平之蕪湖，下治吳江之岸為千橋，使太湖之水東入于海，中治百瀆之故道，與夫蘇常湖三州之有故道旁穿于太湖者，則三州之水可以無患。（別畫一先開吳江縣江尾茭蘆地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　及開白蜆江通青龍鎮入開青龍鎮安亭江通海一先去吳　江土為千橋一先置常州運河斗門一十四所用石甃并築　堤管水入江一一次開夾苧干白鶴溪白魚灣塘口瀆大吳瀆　令長塘湖瀉湖相連走運西水入運河下斗門入江一次開　宜興百瀆見今只有四十九條東入太湖一次開蘇州茜涇　白茅七鴉福山梅里諸浦及茜涇一次開江陰下港黃田春　申李子竈子諸港一次開宜興東西蠡河一次根究諸臨　江湖海諸縣凡泄水　諸港瀆並皆疏鑿　按國初因五堰舊迹立為銀淆東壩某商往來既可以挽　東壩以西之水北冒於南京以成朝宗之勢又使東壩以東　之水逆注蕪湖不下震澤而三吳　成陸海之饒乃東南萬世之利也）

崇寧元年，置提舉淮浙澳牐司于蘇州。

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自封家渡古江開淘至大通浦，直徹海口七十四里。

政和六年、以户曹趙霖提舉常平、開脩平江諸浦

霖上言三說、一曰開治港浦、二曰置閘啓閉、三曰築圩裹田、三者闕一不可、又各有先後緩急之序、其置閘篇曰、治水莫急於開浦、開浦莫急於置閘、置閘莫利於近外、若置閘而又近外則有五利焉、江海之潮日兩漲落、潮上灌浦則浦水倒流、潮落浦深則浦水湍瀉、遠地積水、早潮退定、方得徐流、幾至浦口則晚潮復上、元未流入江海、又與潮俱還、積水與潮相度往來、何緣減退、今開浦置閘、潮上則閉、潮退即啓、外水無自以入、裏水日得以出、一利也、外水不入則泥沙不淤於閘內、使港浦常得通利、免於堙塞、二利也、瀕海之地、仰浦水以溉高田、每苦鹹潮多作堰斷、若決之使通則害苗稼、若築之使塞則障積水、今置閘

啓閉水有泄而無入、閘内之地盡獲稼穡之利、三利也、置閘必近外、去江海止可三五里、使閘外之浦、日有澄沙淤積、假令歲事積治、地里不遠、易為工力、四利也、港浦既已深闊、積水既已通流、則泛海浮江貨船木栰、或遇風作、得以入口住泊、五利也、復有二說、崑山諸浦通徹東海、沙濃而潮鹹、當先置閘而後開浦、一也、閘之側各開月河、以壩為限、遇閘閉小舟不阻往來、二也、築圩篇曰、天下水田之利莫盛于平江、平江之田以低為勝、自田圩既盡、水通為一、故昔日良田並沉水底、古人築圩裹田、非徒謂得所居耳、必于開浦置閘之後、凡積水之田盡令脩築圩岸、使水無所容、斯為治之成矣、崑山常熟共三十六浦除常熟之許浦及白茆福山三浦見今深闊水勢通快不須開治餘三十三浦崑山十有二楒浦下張

浦七丫浦茜涇浦楊林浦六鶴浦顧逕浦川沙浦五嶽浦蔡浦琅港浦常熟二十有一黃泗浦奚浦西成浦東成浦水門漕崔浦浦耿涇浦魚[illegible]浦[illegible]溝浦瓦浦塘浦高浦金涇浦石撞浦涇河浦北浦甘草浦千步涇司馬涇金涇茂涇黃[illegible]曹

紹興二十九年、詔監察御史任古開平江水𠛬從常熟東栅至雉浦、入丁涇、開福山塘自丁涇口至尚墅橋北注大江

隆興二年、詔知平江沈度開崑山常熟十浦、

淳熈二年、詔知平江陳峴開許浦、

十三年、提舉常平羅點奏開澱山湖、

點上言浙西圍田湮塞水勢、所在皆有、獨澱山湖一處為害最大、此湖東西三十六里、南北一十八里、旁通太湖、注六匯蘇湖秀三州之水、上承下洩、不容少有壅遏、華亭在湖之南、崑山在湖之北、水自西南趨東北、所賴洩水去處、其大者東有大盈趙屯大

石三浦、西有千墩陸虞道褐三浦、中間南取澱山湖、北取吳淞江、凡三十六里、並湖以北中為一澳、係古來吐吞湖水之地、今名山門溜、東西約五六里、南北約七八里、正當湖流之衝、非衆浦比、貫山門溜之中、又有斜路港上達湖口、當斜路之半、又西過為小石浦、上達山門溜、下入大石浦、凡斜路港大小石浦分為三道、餒洩湖水、並從上而下通徹吳淞江、江湖二水朝夕往來、疏灌不息、以此浦港通利、無有沙泥壅塞、可以宣導水源、今來頑民輒於山門溜之南東取大石浦、西取道褐浦、並緣澱山湖北築成大岸、延跨数里、遏截湖水、不使北流、盡將山門溜中圍占成田、所謂斜路及大小石浦、泄放湖水去處、並皆築塞、父老嘗言圍岸初築時、湖水平白漲起丈餘、盡壅入西南華亭縣

界大小石浦并斜路港口既被圍斷、其浦脚一日二潮、則泥沙隨潮而上、湖水又不下流、無緣蕩滌通利、即今淤塞、反高於田、遇水則無處洩瀉、遇旱則無從取水、請乞開浚、

理宗朝、置魏江、湾福山水軍數千人、專脩江河湖塘、

元大德二年、立浙西都水庸田使司、尋罷、復立都水監行

八年、以海道千夫長任仁發言、命行省平章徹里開吳淞江、西自上海縣界吳淞舊江、東抵嘉定石橋洪、迤邐入海、置木閘、

仁發著水利問答、大畧謂宋蘇軾有言、若要吳淞江不塞、吳江一縣之民可盡徙於他處、庶上源寬濶、清水力盛、沙泥自不能積、何致有湮塞之患哉、自歸附後、將太湖東岸出水去處、或釘柵、或作堰、或為橋、及有湖泖港汊、又慮私鹽船往來、多行塞斷、所以清水日弱、渾潮日盛、沙泥日積、而吳淞江日就淤塞、工興蘇軾所見相合、大抵治水之法有三、浚河港必深濶、築圍岸必高厚、置閘竇必多廣、設遇水旱、就三者而乘除之、自然不能為害、償人力不盡、而一切歸數於天、寧有豐年耶、　又曰、開江身闊二十五丈、置閘十座、每閘闊二丈五尺、可以泄水二十五丈、吳淞江係潮水往來之地、范文正公曰、一日之潮、有損有增、三分其時、損居二焉、四時辰潮漲、八時辰潮落、所設之閘、晝夜皆去水之時也、所以江面雖二里之寬、不如十閘之功也、議者曰、吳淞江自古無閘、何不疏通故道、一任潮之往來、答曰、新開江道、水性未順、兼以河淺、約住泥沙、不數月間、必復淤塞、前工俱廢、故范文正公曰、新導之河、必設諸閘、若欲再復吳淞江故道、

須候流順河深、衆水歸源、當於此時、諸閘都閉、挑開一處堰壩、任潮往來、借清水力、東衝西決、自復成江矣、考工記曰、善溝者水齧之、此之謂也、

計吳淞江東南黃浦口起至大盈浦口止一萬五千一百丈、大盈浦口起至永淮寺東止一千六百丈、永淮寺東起至趙屯浦口止一千五百丈、趙屯浦口起至陸家浜止二千三百五十丈、陸家浜起至千墩浦口新洋江止一千六百丈、通計長二萬二千一百五十丈、

泰定元年、復立都水營田使司、命行省左丞朵兒只班知水利、前都水少監任仁發、開吳淞舊江、于嘉定州之趙浦注七、嘉興上海縣之潘家港、烏泥涇、各置石閘、注八

至正元年、命工部尚書禿魯、行省平章政事只里瓦歹寺撩漉吳淞江沙泥、浚各閘舊河直道、與漕渠張涇及風波南俞北俞塩鐵官紹盤龍浦匯六磊石浦等塘、

潘注九應武言、澱山湖中有山寺、宋時在水中心、東有出水港、曰斜瀝口、曰汊港口、曰小曹港、曰大瀝口、曰小瀝口、各闊十餘丈、通潮水往來、潮退則引湖水下大曹大盈等浦、入青龍蟠龍江而出海、古人謂水之尾閭門、宋法禁人占湖為田、為洩水路故也、歸附後、權勢占據為田、今山寺在田中、雖有港漊、悉皆淺狹、潮水湖水不相往來、攔住去水、東南風水回太湖、則長興宜興歸安烏程德清等處泛濫、西北風水下澱山湖泖、則崑山常熟吳江松江等處泛濫、皆因下流不決、積水往來為害、圍占日久、難復舊、澱山湖北有道褐浦、石浦、千墩浦、小瀝口四處、取江頗近、水勢順便、今若先於此四處開浚、決放水路、以救百姓、以保

公私實為居安慮危經理根本之計、候水減退、然後次第開浚諸處河港、此即古人所謂下流既通、上流可導也、

一澱山湖北一帶、自廟兒頭港至趙屯浦一百餘里、共有港浦一十三條、今皆淤淺、惟有遺得浦石浦最低、下取江頗近水勢、其使耆老俱曰、十年前潮水往來、近方湮塞、此處宜及早脩浚、

一沿塘三十六座橋道及葑門外至吳江七里橋、多有上下橋道壩塞不通、數內第四橋下水路來自湖州大錢港、衝出塘東湖泊間入笠澤湖汾湖白蜆江、下急水港、直至澱山湖、水勢沙湧、歸附後被人占據、又造橋築堤、水益淺狹、宜委官相視、仍復通放、

附一長橋南堍、古來水到龍王廟後、歸附後築塞五十餘丈、見蓋房與軍戶居、以致太湖出口狹小、易致泛溢、宜委官壯視、指定龍王廟基、諭令軍戶移入營內、仍舊造橋相接、

都水書吏吳執中言、吳淞古江已被潮沙堙漲、役重工多、似非人力可及、其澱山舊湖多為豪戶圍裹成田、恐亦未易除毀、即今太湖之水、迂迴宛轉、不流于江、而北流入至和塘、經太倉出劉家港入海、并澱山湖之水、東南自大曹港柘澤塘東西橫瀝達于上海新涇入海、不若因其就下之性、順其必趨之勢、於上海太倉等處相視可開河港、挑浚通流、仍踏視吳淞古江應有舊來出水支港、可以容易出海去處、盡行踏浚、為工差便、

元末、張士誠開白茆塘、

大明永樂二年、 命戶部尚書夏原吉開崑山東南下界浦、掣吳淞江之水、北達劉家河、又挑嘉定縣西（四）顧浦、南引吳淞江水、北貫吳塘、亦由劉家河入海、又浚常熟白茅塘、導（引太湖）諸水入揚子江、（于上海東北浚范家浜、接黃浦、通流入海）

原吉奏曰、吳淞江延袤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疏導之、然當（下界）潮汐之衝、沙泥淤積、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之長橋至夏駕浦、約一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淺狹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蹌浦口、一百三

十餘里、潮沙壅障、茭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灩沙游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江要道、今下流壅遏難疏、（即然浚）傍有范家浜、至南蹌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至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於民為便、注十

徐獻忠曰、原吉北掣吳淞之水入于劉河、是矣、然徒浚其流、而不開其源、七十二水門之湮塞如故、則吳淞之流、不加迅疾、夏駕與四顧二浦、潮汐之入者、不能敵佳、奈何而不塞也、必須大開吳江長橋、有大洪者三五處、以其石砌水門三併為一、除其占塞、決其壅滯、與寶帶橋急流無異、則吳淞入於夏駕四顧可也、直達於新城海口可也、決無壅塞之患矣、

正統五年、 命巡撫工部侍郎周忱浚吳淞江及崑山縣顧浦、

天順二年、巡撫左副都御史崔恭開吳淞江、

錢溥記曰、崔公奉 勅巡撫東南、首詢水患、以吳淞為尤甚、乃與府判洪景德等治之、以為江之故道難浚、必合莫若從新地鑿之、力易為而功不壞、起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司、計二萬二千丈、又自新涇西南至浦匯入江、計四千丈、闊皆一十四丈、深皆二丈、而低鄉之潦可洩、東北則自曹家河平地鑿及新場

計三萬餘丈，深闊皆與江同。又新華涇塘、六磊塘、嬰竇湖、烏泥涇入浦，而高鄉之旱亦免。注十一

成化八年，置僉事于浙江，專治蘇松等府水利。正德八年改設兵備副使兼水利

弘治七年，命工部侍郎徐貫開吳淞江并白茆等塘。

貫奏曰：竊見嘉湖常鎮，水之上流；蘇松，水之下流。上流不浚，無以闢其源；下流不浚，無以導其歸。於是督同委官人等，將蘇州府吳江長橋一帶茭蘆之地，疏浚深闊，導引太湖之水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江以達于海；開白茅港并白魚洪、鮎魚口等處，洩昆承湖水以注于江；又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以達于海。下流疏通，不復壅塞。開湖州之漊涇，洩天目諸山之水，自西南入于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荊溪之水，自西北入于太湖；又開各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以入江。

金藻三江水利論田治水

之道有六：曰探本源也，順形勢也，正綱領也，循次序也，均財力也，勤省視也。所以行之者有一，曰任得人而已矣。任得人而六事不舉者，未之有也。六事舉矣，水不為利而為害者，亦未之有也。所謂任得人者，臣愚以為治水救民，華夏之事也。國家財賦多仰給於東南。伏聞堯舜治水，必委之於神禹，而輔之以伯益，故能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今之治水者，總之以一僉憲而已。臣愚不知其才德與禹益何如，而其爵位實有未及；既非考察之官，又無司牧之柄，是以殿最課績不在其掌，撥錢穀斂散不由其調度。欲開河而上或未許，欲給餉而上或未從，欲任府佐而上或委之催科，欲任縣佐而上或委之別幹，上下矛盾，互相掣肘，臣恐以為雖有禹益之才之德，使堯舜任之，亦不事亦不能成其功也，況未必有乎。其郡水利，臣以為必得專任大臣一員，如夏忠靖公者，而輔之以僉憲，則可分治之以守令，而先之以任武，則可兼晉。必精選乃為有益。圩岸溝洫分任排年，而責其里長；浦涇河港，擇委老人，而責之糧長。不宜雜用無益之人，以擾百姓也。所謂勤省視者，臣愚以為庶百事務皆須勤謀。治水大事，不勤省視，可乎？譬有之田，種田不離田，撐船不離船。昔嘗以近年理存，禹神禹治水，十三年居外，三過其門而不入。今之治水者，乃欲不出郊原，而求其刑罰中水利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是故省視之日，與民約集，某日到某區，某月到某處，三月一周，一年三徧，非大寒暑不休息，非大風雨不更期。如此省視，可以知肥瘠，可以驗荒熟，可以辨高下，可以察勞逸，可以觀動情，可以辨賢愚，可以審貧富，可以識強弱，可以定征徭，

夫高下悉知而荒熟者閱其年於官，之減當吏之淑慝，民之善惡，其之虛薄，糧之輕重，皆在其心目中矣。豈獨知夫水之淺深、岸之大小、河之廣狹而已哉。大約省視一年二年，圩岸可成；省視三年四年，溝洫可深；省視五年六年，浦港可通；省視七年八年，三江可入；省視九年十年，闢實可完。一圩溝岸任在排年，一啚溝岸任在里長，此法之經也。百夫河港任在老人，千夫河港任在糧長，此法之緯也。一縣水利任在縣佐，一府水利任在府佐，此則無經緯而總之也。提一縣之綱而督其成功者，令也；提一府之綱而務其成效者，守也；提七郡之綱而以水利分數為殿最者，大臣也。參贊平十綱紀平下，往來乎中而考其功效者，僉憲也。相與糾舉以懲其慢者，侍御也。相與調劑以諧其事者，都憲也。如此興治而水利不興，穀粟不如水大者，臣愚未之信也。所謂均財力者，臣愚以為財不均則無食，力不均則無功，非惟壞事，且又損民。是故圩岸溝洫，不須起倩，財力自均。假如一圩，有田若干，有戶若干，有岸若干，有溝若干，隨其田旁而責其戶以自修之，一尺一步，皆有

歸者明註於圩甲之下而以排年掌之圩大者分之摧潰者開之官則累其圖以成冊圩之南中立一高牌書曰幾保某圩排年某管下者視官到此展其圖而驗其圩則一賞一罰無不得其當矣今之修圩者不今日而滿要起備報者不曾出弱者不得休其弊甚多不可附記蓋由不委排年而委者眾故也又者民每月朔望并縣縣各并府遍數往返十三百里已是五六七日曾役何所出於本身而先當辦求其用心力於水利何可得也其弊尤多不可覈所濟蓋由不勤者視而專務文書故也往年開河每里起夫二十五名其餘人户又無津貼雖或有之不過弱者官府給粮只是數斗倉廩有限其能再乎臣以為總是民財何須勞擾為今之計不待給粮且省擧斂每排年一甲朋出人夫一名其餘九户每歲每名貼錢三百六十文自上上以至下下分為九等自二月以至十月亦有九月逐月對戶以票支領則貧富自均又無侵尅人夫十名備舟一隻可以宿食可以往來七人上工三人更休百夫十舟擇一老人掌之千夫百舟擇一粮長掌之自二月起運已畢水利方興

所謂四之日舉趾是也至十月閉倉辦粮水利遂止所謂役車其休是也千夫開一河萬夫開十河各自立功以憑賞罰七府一年須開百河大約十年須開千河以財言之貼錢借力者每一日一文費不多而強弱又均得錢出力者每一年五両用不虧而公私又省以力言之十户之中朋一長夫人誰不服一年之內實用六月功何不成但能痛革管水者之貪虐則其開江之功可計日而待也所謂循次序者臣愚以為事有緩急功有難易知所先後水利通矣昔人以開江圍岸置閘為第一義又以河道田圍二事兼修不可偏廢此皆至當之論但惜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故後人祖之者率多以開江為急先之務而圩岸溝洫漫不之省是以用力多而成功少積累而申論至勝國以來郁恕之功不絕如綫職此故耳臣愚以為江固當開閘固固當置然圩岸溝洫又在開江置閘之先而圩岸又當先於溝洫也以特言之水浸則溝洫雖為下手故圩岸為急水涸則圩岸不消植土故溝洫為先以地言之高鄉雖水浸亦可無憂低鄉須水涸方可並行三年則先其所易

後其所難樂歲則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偹圩次序水浸則專築其裡土不狼藉水涸則專築其外岸方堅固裡外栽茭可防風浪開溝次序略與開河同開河次序須待水涸先從兩旁去其高土見水而止然後業沙以為節量力以為剩水易乾而功易完晴可為而雨可止豈待臨時然後盤土於高運土於遠而剩土於於哉臣愚以為必如是然後財無空費人無徒勞時無虛度河成而兩旁為田雖有驟雨亦難傷塞矣開江次序亦與開河同但要先將各處通年包帶絕户積荒田地與夫沙塗水蕩盡以疆理開以溝洫爨闢成功召人耕種抵足原粗餘充閘費待至開江之時遇有所損之處即便以此對直償之寧過於厚臣愚以為必如是然後上不煩官下不煩民而害事而橫議自息矣蓋圩岸不高固有小水尚可支持一遇大潦則與無岸者同矣溝洫不深利有小乾尚可接引一遇大旱則與無溝者同矣先農云種田先做岸種地先做溝此兩句切中連年之病蓋高鄉花豆不收為無溝故也低鄉稻禾不收為無岸故也是故高鄉溝洫為急而圩岸次之低鄉圩岸為急

而溝洫次之若其池塘潭沼又是高鄉所務大約有田十畝開池一畝有田一頃開潭十畝平時可以養魚旱月可以救稻圩岸高固可防千不分澇溝洫深利可防千不分旱江湖通達閘竇開可防千百年旱澇然必圩岸溝洫池潭浦瀆以次完備開江置閘之功始可得而言也凡開浦港亦是各據地方只在一縣之中不出一府之外惟是三江閘竇湖塘海塘所關七郡利害必須合力共財而補助之也開江雖在圩岸溝洫之後而源頭水口要害去處則不可緩置閘雖在開浦開江之後而打石辦料募工給食則不可遲此又次序中之節度也所謂正綱領者臣愚以為七郡之江有三江譬猶綱之有綱裘之有領也支河派港綱之條目也湖潭泖瀼裘之襟袖也有襟袖而無領則擧之而不順矣有條目而無綱則擧之而不張矣故開一瀆治一浦不過條目之大者耳如其綱之無綱何修一湖理一泖不過襟袖之廣者耳如其裘之無領何昔者東江既塞而澱湖之水無所泄故人以為千墩浦等處可泄澱湖之水殊不知此處雖通但能利此一方之水道耳而澱湖

之水乃屬東江終不可逆入於松江可逆則神禹導之矣何必又有東江此則修復田而忘其網修襟袖而忘其領者也淞江既湮而太湖之水無所泄故人以為劉家河可泄太湖之水蓋不知此河雖通但能復此婁江之故道耳而太湖所分淞江之水終不可合入于婁江可合則神禹合之矣何必又有於江此則舉其一而遺其二要于小成而不務高遠者也或又以為浦者導諸處之水會自趨江以入海殊不知山水下於太湖湖水分于三江江水入于大海初無與於浦也然而浦不可無者如古井田之有澮也水漫則泄溝水以入江水涸則引江水以入溝此乃古人之水利非若後人反藉其導湖水以趨江也此皆綱領之不正者也若其溝洫既深浦瀆既通然後尋東江之舊跡以正東南之綱領而澱湖所受急水港以來之水與夫陳湖所接白蜆江之水皆得以達於東南以入海則黃浦之勢可分而千墩浦等水不横衝於松江而松江可通矣又開松江之首尾以正東西之綱領則黃浦之勢又可分而嗆口既通吳江石竇增多而松江可以不塞矣又開婁江之崑山塘以至吳縣胥塘另接太湖之口添置石竇則新洋江之潮勢可分而不使横衝淞江而東北之綱領又正矣所謂順形勢者臣愚以為太湖在吳郡之中西南皆高勢如盤盂有六百里之廣環受七十二溪之漲水兼諸山之峰其西穢大江亘其北而東與南皆大海也故禹通三江順其形勢不備本然耳彼浦瀆河港千流萬派皆承其源分其委以灌溉田疇若也東於海治而不得其方者以為湖中湮塞請去石塘蓋不知湖中湖之則水將湖本可開之則外泄尤不可但存多置石竇以時閘閘可也蓋不世則廬早必無備於久澇則益浴以有所害本據後人治水畏水之害常多資水之害常少是故泄水之涂過于謀瀦水之法過于畏臣愚以為江河流水也湖泖止水也止水以瀦為體而可泄者其用也流水以泄為體而可瀦者亦其用也是而體用與時消息乎人與制耳有以為黃浦即是東江而黃浦通松

江通吳而此說者蓋不知江浦之子母縱横水勢之大小順逆也臣愚以為淞江乃東西之水其勢大而横譬則母也黃浦乃南北之水其勢小而縱譬則子也太湖之定位在西大海之定位在東必藉東西之江以泄之則為順而缺若藉南北之浦以泄之則為逆而緩蓋淞江之塞西由吳江石門之水中由千墩等浦與新洋江之横衝東由黃浦獨攙之盛而嗆口所以不通也況黃浦不獨北為淞江之害而南又為東江之害蓋其中段南北勢者乃是黃浦其至北而反引淞江迤邐東北達于范家浜以入海者又名上海浦也臣愚以為江有入海之名浦無上海之理而今皆反之者此即江變為浦之明驗也其至南而折于西以接瀆潦涇者又名華涇塘也（華涇塘東去有閘港）此即東江之東段也但欠南深與華涇塘接續而東入于海耳大泖西北有爛路港陳湖西去有白蜆江此即東江之西段也但東南與朱涇斜塘橋等處尤通順耳（吾寺舊涇入海之閘河金山衛入海之閘河）三江既通則太湖東之形勢順矣然後開海鹽縣入海之閘河以泄嘉興秀水塘等處以來湖杭之水而謂之南條者則太湖南之形勢順矣（疏江陰下港）等河常熟白茆等港復常州運河斗門一十四處以節丹陽江之水修宜興之百瀆以疏荊溪所受之水則太湖西之形勢順走泄夾苧干等瀆荊堤水入江采浚蘇常以北之河道與夫鎮江陰之運河承接南北之水引而東北于楊子江瀆而謂之北條者則太湖北之形勢順矣（陰溧陽之五堰疏宜興之百瀆則太湖西之形勢又順矣）四面高卑皆置石閘以時閘闔不使其反而趨內則高低之形勢又順矣所謂探本源者臣愚以為天下事有利有害未有不皆有本源者也臣見弘治四年浙西大水田禾盡沒廬舍漂流雖聖主之憂屢下覽恤之詔兩年税糧或減或蠲不啻億萬雖曰災沴流行亦由人事不修之故臣以為救其已然之災不若救未然之災救一二年之災又不若救千百年之災且救一二年之災倉廩府庫是也救千

百年之災江湖通達是也江湖通達然後田野豊登田野豊登然後倉廩盈
溢倉廩盈溢然後府庫充足盜賊可息詞訟可簡教化可興禮樂可作抑業、
[illegible]上下各安其分神人各正其所尚何災患之足憂哉荀卿曰
田野者財之本也倉廩者財之末也事業者貨之源也府庫者貨之流也然
則江湖者又本源之本源也、
九年、工部主事姚文灝築沙湖堤、
府城東二十里曰沙湖、凡太倉崑山嘉定崇明之人所必經者、
其廣袤各數十里、橫絶直上、客舟以風濤之阻集于岸下、多為
盜劫、至是于道之南截湖為堤、
十年、浚七丫浦、
十三年、府通判陳瑞浚湖川塘、
祝允明記曰、太倉州北數里有塘曰湖川、延袤九萬七千一百
尺有奇、西分源于太湖、歷婁江而下、由巴城湖新塘以來、匯東

連小塘子、貫石婆港、以達劉家河、海潮西突巴城東注、清濁互
嚙、又劉家朝之縛州而西出者由鹽鐵塘到湖川而定、東北自
七丫港、而花蒲、而楊林塘潮之來亦及湖川而尼、渾沙迎合、淀
壅淤淺、可立而待、州民兩奏浚之、未幾復淤、
自徐昌橋至于金雞口八萬五千一百尺入崑山
西段又六千尺廣百尺底廣四十四尺深九尺
正德十六年、命工部尚書李充嗣督軍民夫六十餘萬起常熟東倉至雙廟濬白茆港故
道一萬三千八百二十餘丈、起雙廟至海口、改鑿新河三千五百五十餘丈、又濬尚湖迄
承陽城等湖支河一十九道、吳淞江下流六千三百三十餘丈、并吳江長橋大石趙屯大盈道褐等四
浦、常州府馬溼等瀆六十三、桃花等港市河等河各四、湖州府大錢小梅等河及漊港七十二、
嘉靖二十三年、巡按御史呂光洵奏蘇嵩諸水、
光洵奏水利五事、一曰廣疏濬以備潴洩、二曰修圩岸以固橫流、三曰復板閘以防
淤澱、四曰量緩急以處工費、五曰專委任以責成功、 何謂廣疏濬以備潴洩、蓋三

吳之地古稱澤國其西南翁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
西南特高、大抵高者其田常苦旱、卑者其田常苦澇、昔人治之
高下曲盡其制、既於下流之地、疏為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
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畎引江潮流行於岡隴之外、是以
潴洩有法而水旱皆不為患、近年以來、縱浦橫塘多湮塞不治、
惟二江頗通、一曰黃浦、二曰劉家河、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
二江不足以洩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絶、無以資灌溉、於是上
下俱病而歲常告災、臣據各府所報河浦湮塞之處、在下流者
以百計、而其大者六七所、在上流者亦以百計、而其大者十餘
所、治之之法當自要害者始、宜先治澱山等處一帶茭蘆之地、
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石
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于海、濬白泖港并鮎魚口等處洩

昆承之水以注于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于江、
又導田間之水、悉入于小浦、小浦之水悉入于大浦、使流者皆
有所歸、而潴者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憂矣、乃濬臧
村等港以溉金壇、濬漾巷等河以溉武進、濬艾祁通波以溉青
浦、濬顧浦吳塘以溉嘉定、濬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濬許浦
等塘以溉常熟之北、凡岡隴支河湮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
復其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大經
也、 何謂修圩岸以固橫流、蓋四府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
居常鎮下流、其水易潴而難洩、雖導河濬浦引注于江海、而每
遇秋霖泛漲風濤相薄、則河浦之水逆行田間、衝齧為患、宋轉
運使王純臣常令蘇湖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郟亶
亦云治河以治田為本、其說多可採行、臣嘗詢問故老以為二

三十年以前、民間足食無事、歲時得因其餘力營治圩岸、而田
盡完美、近年空乏勤苦、救死不贍、不暇修繕、故田圩漸壞、而歲
多水災、是吳下之田、以圩岸為存亡也、失今不治、則坍没日甚、
而農桑日廢矣、宜令民間如往年故事、每歲農隙各出其力以
治圩岸、圩岸高則田自固、雖有霖澇、不能為害、且足以制諸湖
之水、不得浸行、而咸歸於河浦、則河浦之水自高於江、江之水
自高於海、不待決洩、自然湍流、而岡隴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
得畎引以資灌溉、蓋不但利於低田而已、　何謂復板閘以防
淤澱、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漫而潮急、沙隨浪灌其
勢易淤、不數年即沮洳成陸、歲修之、則不勝其費、昔人權其便
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為閘、平時隨潮啓閉、以禦
淤沙、歲旱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歲澇則啓而不閉、以宣其溢

志稱置閘有三利、蓋謂此也、而宋臣郟僑亦云、錢氏循漢唐遺
事、自松江而東至于海、又遵海而北至于揚子江、又沿江而西
至于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蓋
與僑之言脗合、然多湮廢、唯常熟縣福山閘尚存、正德間巡按
御史謝琛議復吳塘等閘、而不果、即今金壇縣議復莊家閘、江
陰縣議復挑花閘、嘉定縣議於横瀝練塘等處各置閘、如舊臣
訪諸故老、皆以為便、以是推之、凡河浦入海之地、皆宜置閘、然
後可以久而不壅、蓋不獨致處為然也、　何謂量緩急以處工
費、夫經畧得宜、則事易集、施為有漸、則民不煩、往歲凡有興作、
皆併役於一時、是以功未成而財食告匱、為今之計、宜令所在
有司踏勘某水利害大、某水利害小、某水最急、某水差緩、其最
大而急者、則令歲修之、次者明年修之、次者又明年修之、則興

作有序、民不知勞、而其工費之資、亦可以先時而集矣、但方今
歲時荒歉、公私俱絀、既不可加歛於民、而　內帑又不敢望乞
將見查節年未完錢糧、係糧觧大户侵欺者、督令有司設法清
追、自嘉靖二十四年以後者、照舊起觧、二十三年以前者、量支
數十餘萬兩存留在官、畧倣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饑民修水
利之法、行令有司查審應賑人數、籍其老病無力者為一等、壯
健有力者為一等、無力者日給米一升、聽其自便、有力者日給
米三升、就令開濬、通將前項官銀及賑濟錢糧、一體通融給散、
各另造冊查考、則官不徒費、民不徒勞、所謂一舉而兩利者也、
以後年分、每於冬月募民興作、至次年二月而罷、其費用皆取
於侵欺不足、則繼之以贓贖、大約三四年而止、通計所費不過
三四萬、而水利大治矣、夫計利害者必權輕重、四府所入、歲不

下數百萬、而今年一遇災傷、放免者即三四十萬、他日荒亡逋
負、不能追徵者、又不知幾十萬、以此較彼、孰得孰失、不待再計
而決也、　何謂專委任以責成功、夫論事非難而建事為難、建
事非難而成事為難、臣嘗仰稽　先朝大臣奉　命經理吳中
者凡數十餘人、其有功於水者殆不過數人、惟正統間巡撫侍
郎周忱功効最著、吳民至今思之、夫忱之才固有過人者、益亦
　先朝委任特專、而歷年又久、故忱得以盡行其志、近來江南
數被水患、常遣大臣疏治、多欲以歲月成功、故雖賢者亦不暇
為、　國遠慮、此臣所謂成事之難也、臣願申明　先朝委任周
忱事例、特敕撫臣務為長久之計、凡一應錢糧夫役、與夫疏治
經畧之宜、工成緩急之序、聽其以便宜從事、而責成功焉、其府
州縣有司官員、凡遇陞遷、行取給由者、皆必考其水利有効方

許離任、其遷延玩愒及處置乖方費財而債事、仍聽臣等隨事
糾治以懲不恪、如是則事有定規、人有定志、而成功可期矣、此
五者治水之要也、然臣猶有三慮焉、臣聞群志難集、浮言易興、
是以事每阻於旁撓、功多毀於垂成、臣竊見上流咽喉之地、淤
澱豐衍、多為民間所據、一旦欲取而疏之、是必游揚其說以為
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一也、工役之廢、出於侵欺、而善侵者
類多豪猾、憑藉根連、堅不可破、臣嘗廉治二十餘人、而有司皆
畏其口語、莫敢窮竟、今欲悉其類而清之、亦必游揚其說以為
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二也、郡縣有司咸受約束、而責以成
功、其志在生民者固皆欣然樂於從事矣、而其因循觀望、隨俗
俯仰以規速化者、亦必游揚其說以為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
者三也、臣愚以屏此三者而後五事之功可成也、

隆慶三年、命巡撫都御史海瑞開白茆港劉家河黃浦港諸海
口、及湖浦涇漊并浙直交界涇塞處所 注十二
時江南大飢、疏留蘇松常三府漕粮二十萬石、募民興工、開吳
淞江自王渡起至宋家橋口七十里、并以餘剩工銀開白茆港、
萬曆三年、又開黃浦白茆吳江諸涇塞口、及修浙江海寧海塩等
縣衛塘海塘、其海塩石塘南環澉浦北接金山上海等界尤為
要害、越三年、工成、
弘光元年、命工部主事朱子覲開吳淞江、以 國難不果、
歸有光曰、吳地庳下、為民利害尤劇、治之者皆莫得其源委、禹
之故迹、其廢久矣、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
所謂吳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填淤反土之患、
湖田膏腴、往〻為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淞江日

隘、議者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別浚浦港以求一
時之利、而淞江之勢日失、所以沿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
指大於股、海口遂至湮塞、此豈非治水之過與、蓋自宋揚州刺
史始興王濬以淞江滬瀆壅噎不利、從武康紵谿為渠、洽直達
于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而治之、不
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嗟夫、後世
之論徒區〻于三十六浦間、或有及于淞江、亦不過浚蟠龍白
鶴匯、未見能曠然修禹之跡者、宜興單鍔著書、為蘇子瞻所稱、
然欲修五堰、開夾苧干瀆、絕西來之水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
藪澤、天所以豬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為民之害、亦
為民之利、就使太湖乾枯、于民豈為利哉、禹治四海之水、而獨
以河為務、此所謂執其利勢者、故余以為治吳之水、宜專力于
淞江、淞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單鍔以
吳江堤橫截江流、而岸東江尾茭蘆叢生、泥沙漲塞、欲開茭蘆
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去漲土、鑿堤岸千橋走水、而於下流開白
蜆安亭江、使湖水繇華亭青龍入海、雖知松江之要、而不識禹
貢之三江、其所建白猶未卓然、所以欲截西水壅太湖之上流
也、蘇軾有言、欲松江不塞、必盡徙吳江一縣之民、此論殆非鍔
之所及、今不鑿去堤岸而直為千橋、亦守常之論耳、崇寧二年、
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考禹貢三江之說、以為太湖東注、淞江
正在下流、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淘至大通浦直徹海口、當時唯
確欲復古道、然確為三江之說、今亦不可得而考、元泰定二年、
都水監任仁發開江自黃浦口至新洋江、〻面財闊十五丈、仁
發稱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然二里即江之湮已久矣、自宋元

嘉中、澱瀆已壅噎、至此何啻千年、郟氏云、吳淞古道、可敵千浦
又江旁縱浦、郟氏自言小時猶見其闊二十五丈、則江之廣可
知、故古江蟠屈如龍形、蓋江自太湖來源不遠、面勢既廣、若徑
直則又易泄、而湖水不能蓄聚、所以迂迴其途、使如今江之淺
狹、何用蟠屈如此、余家安亭、在淞江上、求所謂安亭江者、了不
可見、而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顧浦、土人亦有三江口之稱、江口
有渡、問之百歲老人云、往時南北渡、一日往來僅一二迴、可知
古江之廣也、本朝都御史崔恭鑿新道、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
巡檢司、又自新江西南蒲匯塘入江、自曹家河直鑿平地至新
場、江面廣十四丈、夫以郟氏所見之浦、尚有二十五丈、而都水
所開江面才及當時之浦、至本朝之開江廼十四丈、則興工造
事、以今方古、日就卑微、安能復見禹當時之江哉、漢賈讓論治

河欲北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北入海、當
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以為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
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若惜區區漲沙茭蘆
之地、雖歲歲開浦而吏本不正、水終橫行、今自嘉靖以來歲多
旱而少水、愚民以為不復見白水之患、余嘗聞正德四年秋雨
七日夜、吳中遂成巨浸、設使如漢建始間霖雨三十日、將如之
何、天災流行、國家代有、一遇水潦、吾民必有魚鱉之憂矣、或曰、
今獨開一江、則其餘溪港當盡廢耶、曰、禹決九川距四海、浚畎
澮距川、江流既正、則隨其所在、可鉤引以溉田畝、且江流浩大、
其勢不能不漫溢、如今之小江、尚有勤娘江分四五里而合者、
則夫奇分而旁出、古婁江東江之跡或當自見、且如劉家港、元
特海運千艘所聚、至今為入海大道、而上海之黃浦勢猶洶湧、

豈能廢之、但本支尊大、則支脈莫不得所矣、　又奉熊分司書
曰、聞永樂初夏忠靖公治水於吳、朝廷賜以水利書、夏公之書
出於中秘、求之不可得見、獨於故家野老搜訪得書數種、嘗見
漢世國家有一事、必令公卿大臣與博士議郎雜議、始元中諸
儒相論難鹽鐵、及宣帝時桓寬推衍之至數萬言、而盛稱中山
劉子九江祝生之徒、欲以究成治亂、定一家之法、其所取水利
論僅止一二、然以為世所傳書皆無逾于此者、郟大夫考古治
田之跡、蓋浚畎澮距川瀦防溝遂列澮之制、數千百年、其遺法
猶可尋見如此、昔吳中嘗苦水、獨近年少雨多旱、故人不復知
其為害、而隄防一切廢壞不修、今年雨水、吳中之田淹沒幾盡、
不限城郭鄉村之民皆有為魚之患、若如郟氏所謂塘浦闊深
而隄岸高厚、水猶有大于此者、亦何足慮哉、當元豐變法擾亂

天下、而郟氏父子荆舒所用之人、世因以廢其書、至其規畫之
精、自謂范文正公所不能逮、非虛言也、單鍔本毘陵人、故多
論荆溪運河古跡地勢蓄泄之法、其一溝一港、皆躬自相視、非
苟然者、獨不明禹貢三江、未識淞江之體勢、欲截西水入揚子
江上流、工緒支離、未得要領、揚州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蓋澤
不患其瀦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專力于淞江、而欲涸其源、是
猶惡腹之脹、不求其通利、徒閉其口而奪之食、豈理也哉、近世
華亭金生綱領之論、寔為卓越、然尋東江古道、于嫡庶之辨終
猶未明、誠以一江泄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而常流、力
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澤底定、而
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淞江源本洪大、故別出而為婁
江東江、今江既細微、則東江之跡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

淞江之形勢、而不必求東江之古道也、周生勝國時以書干行省及都水營田使司、皆不能行、其後僑吳得其書、開浚諸水、境内豐熟、迄張氏之世、畧見功効、至論淞江不必開其舛謬之甚有不足辨者、尋周生之論要亦可謂之詭時達變得其下策者矣、其獨謂大開淞江、復禹之跡、以為少異于前說、然方今時勢財力、誠未可以及于此、自執事秉節海上、適若風汛稍息、開疏尾浦、五十餘年湮没之河、一旦通流、連月水勢泛溢、凡尾浦之南相近二十餘里、水皆向北而流、百姓皆臨流嘆誦明公之功德、益下流多壅、水欲尋道而出、其勢如此、不得其道、則瀰漫横暴而不制、以此見淞江不可不開也、淞江開則自嘉定上海三百里内之水、皆東南向而流矣、頃二十年以來、淞江日就枯涸、惟獨山之東常熟之北江海高仰之田歲苦旱災、腹内之民宴然不知、遂謂江之通塞無關利害、今則既見之矣、吳中久乏雨水、今雨水初至若以連數言之、恐二三年不止、則仍歲不退之水、何以處之、當此之時、朝廷亦不得不開江也、天下之事因循則無一事可為、奮然為之、亦未必難、明公于尾浦實親試之矣、且以倭寇未作之前、當時建議水利、動以工費無所于出為解、然今十數年遣將募兵、築城列戍、屯百萬之師于海上、事窮勢迫、有不得不然者、若使倭寇不作、當時有肯捐此數百萬以興水利者乎、若使三吳之民盡為魚鱉、三吳之田盡化為湖、則事窮勢迫、朝廷亦不得不開江矣、弘治四五年大水、至六年百姓饑疫死者不可勝數、正德四年亦如此、今年之水、不減于正德四年、尚未及秋、民已嗷嗷矣、救荒之策、决不可緩、欲望早為措置米穀、設法賑濟、或用前人之法、召募饑民、浚導淞江、姑且畧循近世之跡、開去兩岸茭蘆、自崑山慢水江迤東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復繇滄口入海、放今年停潴之流、備來年蓄至之水、亦救時之策也、

素水利之說不一、而總其要不過三四端而已、其曰復溧陽之五堰、杭州之長河堰、常州之望亭堰、務使水不入于太湖者、此殺其上流之說也、其曰開吳淞江、劉家河、白茆、七丫諸浦、使水或南或北、並入于海、此决其下流之說也、于江河之交倣古人之跡、各分為塘浦、是又于下流而貫通之也、築圩岸以圍田、作堰以遏水、使之畢歸于塘浦、而東去之水、自然湍猛迅疾、所以為内之勢也、置閘以限海水之至、使沙不入、而水易出、所以為外之坊也、是數者盡之矣、而歸氏之論尤為卓越、故着之篇終以俟有王者作、權乎時而行之、以為東南萬世之利焉、

大明弘治八年令浙江按察司管屯田官帶管浙西七府水利仍設主事或郎中一員專管三年更代

正德九年設郎中一員專管蘇松等府水利

十二年遣都御史一員專管蘇松等七府水利

十六年遣工部尚書一員巡撫應天等府地方興修蘇松等七府水利浙江管水利僉事聽其節制尋設郎中二員於白茆港吳淞江分理閘濬

嘉靖三年罷蘇松等府管水利郎中仍行浙江管水利僉事帶管

六年令巡撫官督同水利僉事用心整理蘇松水利毋得虛應故事

十三年令各處按察司屯田官兼管水利

四十五年題准東南水利不必專設御史令兩浙巡塩御史兼管
隆慶六年特降　勅書以東南水利專責成巡撫
萬曆三年令巡江御史督理江南水利

運河南自杭州來入吳江縣界由石塘北流經府城又北繞白公堤出望亭入無錫界達京口隋大業六年敕開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郡八百餘里面闊十餘丈擬通龍舟巡會稽宋史浙西運河自臨安北郭務至鎮江ゝ口牐六百四十一里

兵防　鄭若曾曰或問蘇之險要有幾曰倭寇之犯郡城也水港浩繁塍路交錯所當控扼者不過十四處而已請詳言之賊若自海口而入則嘉定之吳淞江黃窑港太倉之劉家河七丫口四者其險要也若自大江而入則常熟之福山港許浦三丈浦三者其險要也此皆本府險要之在外境者也能守此七處不容賊舟輕入則一州六縣皆晏然無虞況府治乎但海濱不止于嘉太兩邑在南則嘉興之海塩平湖在東南則松江之華亭上海皆是也江口亦不止于常熟在西北則常州之江陰武進鎮江之丹陽丹徒皆是也鎮江路遠且置勿論嘉松常三郡江海口岸賊一內犯則長驅至蘇ゝ之所恃以禦之者不在于交界設險乎此之謂腹內險要也若不能守而縱賊過界則海口江口所設之險均為無用與不設同故設險外境制敵上游策之上也而腹內險要亦不可視為輕緩在南方則吳江之平望所以禦海塩平湖之衝長洲之周莊所以禦華亭南路之衝在東南則長洲之陳湖所以禦華亭中路之衝崑山之石磧安亭所以禦華亭上海之衝為途不同ゝ于備海寇之深入也在北方則長洲之蠡口所以禦無錫間道之衝長洲之望亭所以禦江陰南來之衝吳縣之太湖洞庭兩山所以禦江陰無錫武進寇舟逸入之衝為途不同ゝ于備江寇之深入也總而計之外境之險要有七腹內之險要亦有七皆蘇郡之安危所係也

〔財賦〕丘濬大學衍義補曰臣按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
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天下
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
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
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
地其民租比天下為重其糧額比天下為多今　國家都燕歲
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郡者幾居江西湖廣
南直隸之半自宣德正統以來每擇任有心計重臣巡撫其地
以司其歲入蓋以此地　朝廷國計所資故也竊以蘇州一府
計之以凖其餘蘇州一府七縣其墾田九萬六千五百六頃而
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
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内其科徵

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諺有之曰蘇松熟天下足伏願
明主一視同仁念此五郡財賦所出國計所賴凡百科率悉從寬
省又必擇任巡撫大臣假以便宜之權任其從宜經制而不拘
以文法必使上無虧於國計下不殫於民力一方得安則四方
咸賴之
揚芳曰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田稅上田畝三升中田二升五合
下田二升水田五升我　朝天下田租畝三升三合五勺蘇松
後因籍沒依私租額起稅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者蘇在元
糧三十六萬偽吳百萬今二百七十餘萬矣臣按今日糧額之
重莫甚于蘇州矣然　國初民田大率以五升起科則固未嘗
有增于耶律楚材所定之額也惟抄沒之田最重有至一石以
上者而蘇在　國初克平偽吳之後抄沒獨多故總計之有二

百八十萬之額安有
聖祖而為加賦之事乎迨後
宣廟深憫斯民之困下　詔每田一畝納糧自一斗至四斗者各
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未為
定制然一石而減其三猶是七斗而民困未蘇至嘉靖中巡撫
歐陽鐸始行牽耗之法均其稅于民田而各縣之田皆不及四
斗人以為便此困一時寢益之推然使當日五升起科之田莫
非三斗以上小民自有之田與抄沒者同其科而久遠之後遂
忘
聖祖取民中正之大制後之人不考其本相傳之妄至謂
太祖怒東吳久抗　王師而重其賦者（庶吉士張溥文集）耗之法
太祖止科抄沒之田原未槩加三吳之賦至于蠲免之　恩在洪
武中蘇州止蒙一次自緣入版圖之日淺耳豈有以一士誠之
故而并罪其民乎
聖明在上念一方之困已二百八十年而又念今日所謂抄沒之
田並已子孫數十傳忘所自來以為己有而冊籍亦多不存儻
得一切舉而平之俾得比于民田之賦即不敢望復五升之額
而則為三壤不過一二倍之而止其他各郡以次推行使三吳
之田曠然一反古初之舊而
聖祖中正之制亦大白于天下　朝廷獲減賦之名而歲入之数
無損于宋元之盛豈非一方之幸哉

吳縣

〔疆域〕附府城西

〔巡司〕木瀆巡簡司　東山巡簡司　甪頭巡簡司　舊有橫金巡簡司革

〔山水〕陽山一名秦餘杭山一名萬安在府城西北三十里逶迤二十餘里其大峯一十五而翦缺為絕頂戰國策云越王以散卒三千禽夫差于干隧今萬安山有遂山是也其下有射瀆　橫山在府城西南二十里隋初嘗遷郡于此

太湖中山有七十二而洞庭東西二山為大又其大者曰馬跡山今蜀武進縣　東山一名莫釐山去胥口西南四十里周迴四十里　國初原屬甪頭巡司因去西山遼絕復置東山巡司以轄之居民稠密商賈為業重利而輕生一遇寇警合山之人齊奮而出自相抗禦嘉靖中設兵哨營寨有八在北曰嘶馬哨曰梁山哨在南曰渡船營在東曰北湖口在西曰長圻寨在東北曰烽折哨在西北曰毛園哨在西南曰蔣山營各統之以耆民團長　西山古名洞庭山一名包山一名林屋山去胥口西八十里周迴一百三十里甪頭巡司在馬廬聚物產大畧與東山同盜素難犯嘉靖甲寅倭寇登刼一艓為團長徐木等所截自黃麻門從漫山而下向空湖常州境去一艓為耆民周瓚等所逐至獨山轉戰三四十合徃無錫境去盖山民重于保家而輕于用命又其在湖諸船索押風濤設旱寨有六北曰大勝南曰石公東曰元山西曰甪山東南曰龜山西南曰廟山各領之以團長隊長　蘇州出湖有二口曰胥口曰鮎魚口　胥口在府城西四十里周益公游山錄云太湖東邊西山對峙[illegible]山北曰香山中一水曰胥口盖太湖支流之東出者也凡至[illegible]

西二山並由此道　鮎魚口在府城南　里　石湖在府城西南一十二里西南通太湖東北一水入橫塘曰越來溪　澛臺湖在府城南一十八里東接運河

〔郊聚〕木瀆鎮在縣西南三十里西出胥口　橫金鎮在縣西南三十里　光福鎮在縣西五十里鄧尉山下

〔古蹟〕姑蘇臺在縣西南三十里橫山西北麓

長洲縣

〔疆域〕附府城東

〔巡司〕吳塔巡簡司　陳墓巡簡司　舊有塘浦巡簡司革

〔山水〕虎丘山在府城西北七里吳王闔廬葬此上有劍池　陽城湖在府城東北二十里界長洲崑山二縣之間周迴　里匯諸水東北入于海　至和塘在府城東自婁門至崑山七十里宋至和二年崑山主簿丘與權築中為橋梁五十二其南為沙湖北為陽城湖而至和塘隔絕其中　沙湖在府城東二十里橫絕崑山道上風濤為患弘治九年工部主事姚文灝于塘之南截湖為堤廣三丈袤三百六十丈　陳湖在縣東南　里自葑門尾胥涇東行歷王墓大姚而注澱山泖澤圓泖入華亭界　嘉湖

〔郊聚〕許墅鎮在縣西北二十五里南北運道之要衝戶部分司在焉　甪里鎮在縣東南四十里甪直浦上東接崑山界　陳墓鎮在縣東南五十五里東接崑山界南近澱山湖　陸墓鎮在縣北二十里　尹山市在縣東南二十里南接吳江界

臣按吳縣所轄皆山防守止一太湖而已長洲分界在府南東北三面並皆水道旁接三縣又當海口東來之衝故嘉靖中設

營防守之制尤詳合具載于左　陸涇壩在婁門東六里嘉靖中兵部任環破倭于此長洲之東四十里至陸市鋪而交崑山縣界舊之設險者凡三重焉官瀆橋營所以捍衛婁門為第一重也陸涇橋築土壩建木城敵樓設團營于陽城湖濱所以為唯亭官瀆二營之策應乃第二重也最東近陸市鋪設小唯亭營所以禦敵之來者外戶然乃第三重也其北陽城村團營相城團營皆為湖防而設茯瀘團營乃為彭滃而設皆所以羽翼陸涇官瀆者也　葑門東六里為黃石橋營又六里為金雞滃又六里為斜塘營又六里為唐浦巡司乃吳淞江轉折而南處也土壩在焉自此而東為甪直浦與崑山交界　葑門之東南三里有尾硝涇在蔑渡橋北從北涇入歷黃天蕩六里至瀆墅湖又三里至鑊底潭又東八里至陳湖又東南至澱山湖又東南至泖塔湖並曠野難于設備惟鑊底潭有村落可以控三泖之路　葑門直南而行歷蔑渡橋營尹山鎮而浮橋鎖于水口者夾浦也乃吳淞江之上流也東通澱湖三泖西對夾涇港連太湖南抵吳江諸江北接長洲尹山諸湖賊舟若至夾浦則南犯吳江北犯長洲勢不可遏矣夾浦設團營官兵而其東吳淞江章練塘又各設兵所以為外障也　齊門外直北五里為陸墓又五里為周涇鋪又二里為蠡口巡司從此而北至永倉敵樓與常熟接壤所謂常熟官塘是也通計團營之設者七無量營石家浜營夾塘東西而立乃齊門外第一層險也陸墓營南橋鎮營亦東西夾塘而設乃第二層也陸墓之北為蠡口營蠡口之西北為治長營治長之東北為永倉營其形若鼎足者乃第三層也塘之東為彭滃為陽城湖施澤湖直通常熟崑山二縣塘之西為長蕩為漕湖為黃埭蕩直通無錫縣若蠡口者郡城之北門也又有錢萬里橋團營則緣郡城西北空野其水與長蕩相連而設露城鎮團營則緣郡城東北空野其水與陽城湖相通而設一則為婁齊門之羽翼一則為閶門之羽翼也

吳塔在縣北五十五里常熟界舊設巡司今移蠡口　閶門外要衝莫若滸墅往年倭寇五十三人自南京至吳縣之橫涇為官兵所截正爭此其南為楓橋商賈駢集乃入蘇之正道也又有虎丘山塘涇貨物亦阜乃入蘇之間道也今設滸墅鎮營其北又設望亭團營

吳江縣

【疆域】在府東南四十五里

【城】周五里二十七步

【驛】平望驛　舊有松陵驛革

【巡司】震澤巡簡司　汾湖巡簡司　平望巡簡司　同里巡簡司　簡村巡簡司　舊有長橋瀾溪因瀆三巡簡司俱革

【形勝】松江太湖水國之勝 宋范成大集

【山水】太湖在縣西二里入湖有三路西北曰柳胥西南曰簡村其一則西郊

徐師曾志曰太湖中一十八港樞紐湖心朝夕吞吐利害最大其西之田日蝕于湖者謂之坍湖其東之沙日漲為田者謂之新漲歲有新增其數難定各以萬計東南二湖俱成原隰則壤為科亦以萬計城南高壤俱成民居今之議水利者毋於斯而歎息焉又曰坍湖新漲本同一體然坍湖出於天數新漲則猶有人助焉近年以來坍者少而漲者多蓋由蘆葦日蕃則沙泥易積非

若埛湖之專偨乎風濤也又其地充斥難於丈量故易隱而難明其爲水利之害非一日矣

松江一名吳淞江禹貢三江之一也枕縣東門自長橋下東流至尹山北流至甪里東北流至澱山北合趙屯浦又東合大盈浦又東合顧會浦又東合松子浦至宋家橋與黃浦合流入海其口名曰滬瀆　鶯脰湖在縣南四十里源自天目東流至荻塘會爛溪水併出平望匯于此　汾湖在縣東南六十里與嘉興分界東出三泖　龐山湖在縣東北　里太湖水自長橋東北入此合吳淞江東注　白蜆江在縣東南　里或云即古之東江　荻塘自平望鎮西行至烏程縣南潯鎮凡七十里

（關梁）長橋在縣東門外宋慶曆八年縣尉王廷堅建以木爲之東西千餘尺橋中有垂虹亭元泰定二年判官張顯祖甃以石下

開六十二洞至元十二年增開八十五洞

志曰橋之西北有淤曰葉家匯又名蕩上沿城二里漲爲民居太湖松江吞吐之交自宋言水利者往：以橋爲礙但其來已久居民千計又難輕議惟宜節制毋令日填月築以塞江口可矣

宋時有減水則石二各長七尺有奇樹于垂虹亭之北其左一石橫爲七道：爲一則以下一則爲平水之衡水在一則：高低田俱無恙過二則極低田渰過三則稍低田渰過四則下中田渰過五則上中田渰過六則稍高田渰過七則極高田俱渰如某年水至某則爲災即於本則刻之曰某年水至此每年各鄉報到災傷官司雖未及遠臨踏勘而某等之田被災已豫知於日報水則之中矣其右一石分爲上下二橫每橫六直每直

當一月其上橫六直刻正月至六月下橫六直刻七月至十二月：：三旬故每月下又爲三直：當一旬三季二十九旬凡二十九直其司之者每旬以水之漲落到某則報於官其有過則爲災者刻之法如前

沈啓曰二碑石刻甚明正德五年猶及見之其橫第六道中刻大宋淳熙三年水到此第七道中刻大元至元二十四年水到此正德五年大水城中街路皆斷不通人往稽其碑水到六則與宋淳熙中同則元之水猶過也今石尚存而宋元字跡與橫刻之道盡鑿無存矣

（郊聚）平望鎮在縣南五十里爲嘉興湖州二府必由之路（其南三十里曰王江涇秀水界其西爲荻塘入烏程）宋置寨僞吳張士誠嘗築城于此嘉靖三十三年爲倭所焚三十四年復犯平望知縣揚芷守盛墩（在平望之北）

幕府調靈慰彭藎臣兵二千至大敗之于平望

徐師曾曰平望邑之屛蔽也雄據南北戰守咸宜使城尚存則乙卯之變豈至此極乎小民怯于用財有司沮于浮議此識者之所深憂也

爛溪在縣西南一十八里北連鶯脰湖爲蘇嘉湖三府之界諸水之所會也烏鎮爲湖州望鎮而爛溪之南實抵鎮之北柵故甲寅之亂寇嘗經此舊設巡司　國初移置嚴墓村萬曆初革

震澤鎮在縣西南九十里北濱太湖東通鶯脰西接南潯南連諸漾凡嘉興以北湖州以東諸水悉會于此　夾浦在縣北一十里乃吳淞江之上源太湖之委流也賊若自吳淞江而來南犯吳江北犯長洲此爲分蹤要衝或寇入太湖欲出東海而縣黠魚口爪涇港以來亦自夾浦橋出乃往來必經之道也況

為運河關隘賊若據此則本縣與郡城聲援不相接矣此為縣
北第一要害　鮎魚口在太湖之北距縣治十八里南受太湖
北流滙為𪊲塘又北過五龍橋入吳縣界為盤門運河為古塘
口入長洲縣界為澹臺湖與運河合賊若自郡城走吳江必自
五龍橋出𪊲塘或從太湖或從古塘而鮎魚口乃必繇之道也
簡村在縣西南一十里北至鮎魚口南至震澤鎮舊設巡司
于此　國初移置充浦村　同里鎮在縣東一十里四面皆湖
民居稠密縣東之藩籬也賊若自松江而來繇三泖澱山而至
或自崑山而來繇新洋江內直而至則同里並當其衝　汾湖
東通三泖西接勝墩賊自松江而來此亦一大道也
臣按吳江一縣界浙直之間當運道之衝天下有變^所^必爭之地
而淞江一帶限乎其中宋人所謂重江之險者也考之于史越
伐吳^子^禦之笠澤南齊王敬則反吳郡太守張瓌拒之于松江
^梁^侯瑱追侯景及于松江並在今吳江之境其時未立縣治故以
水名其地也宋建炎二年高宗幸杭命張俊以八千人守吳江
四年以巨師古守吳江五年金人自南來師古兵潰當日有焚
橋之議者亦以江流迅急阻水易守也迨元至元十三年伯顏
引兵南下而置鎮守長橋水軍萬户府者亦慮宋人之扼水而
斷其後也自泰定中立石橋截江而為陸路京口一騎可達錢
塘而松江之險失矣然運道之外四郊泱莽皆為水區非舟不
通而又西南抵苕霅西北至宜興東出吳淞江口則此一邑者
固水中之衝地也水寇深阻盜賊固之故　國初巡司之設每
邑僅二三而吳江遂至于八及海寇之作吳江以腹內之邑而
出入獨多盛墩一捷倭氣遂沮則此邑之伏戎亦不易防也哉

常熟縣
（疆域）在府北一百五里
（城）周九里三十步
（巡司）許浦港巡簡司　白茆港巡簡司　黃泗浦巡簡司　舊有福山港巡簡司革
（形勝）濱江控海吳之北門^縣志^
（山水）虞山在縣治西北越絕書云古巫咸所居其上有仲雍墓
福山在縣北三十六里下臨大江與通州狼山相對宋置水軍
寨今為福山鎮嘉靖中為倭寇出入之道乃築堡設把總水兵
于此
曰常熟為蘇之北門而福山又常熟之北門也舊有巡
司而嘉靖中又設把總指揮統水兵在江巡哨府縣官統陸兵
在鎮屯守可謂密矣然寇犯本港須自三丫髙家縣後以至三
沙然後西至本港則三沙之防守尤所當重必須奏分蘇州一
所官軍嘗川住劄如吳淞江事例方為長策又倣後五代錢氏
建閘之制外可以限海舶之來而內可以節水兵農兩利之道
莫善于此
尚湖在縣西南四里　華蕩在縣西南　里　昆承湖在縣
東南五里　白茆港在縣東北八十里自縣城東南受尚湖昆
承湖諸水東北入于海　國初置巡簡司天順五年置寨每春
夏蘇州衛分委指揮一員千户二員百户四員領軍士四百餘
人至此操練備倭萬曆三十四年知縣耿橋水利書曰白茆港
自本縣東南門起至于海長八十里而遙凡太湖之水自長洲
無錫而下者若蠡湖若嘗熟塘若陽城傀儡巴城等湖皆會于

本縣之華蕩昆承湖尚湖由白茆入海故白茆通則長洲無錫東注之水咸有所洩太湖底定而常熟為樂國白茆不通則常熟為巨浸而長洲無錫諸水皆無所洩而太湖不定 國朝開浚之役凡五舉若夏司農公原吉徐司空公貫李司空公充嗣海都御史公瑞林侍御公應訓咸後先相繼主其事者而經費有繁簡之異享利有久暫之殊何耶自今考之有謂夫菊郎貳萬餘人者有大發近郡徒卒工費視前加倍者皆載在志書而海公林公之役猶有卷可查海公之役計費四萬有奇不三年而旋淤說者謂指查無法委任乏當之故是非卑縣之所敢知林公之役費不過貳萬伍千而迄今廿餘年吳地無苦大旱大潦者咸頌德林公不衰焉奈何數年來此港淤沙漸起日甚一日識者謂有海變桑田之勢今查自海口至于撤頭三里間一帶陰沙或東或西恒無定勢其水深不過一二尺此為塞漲之根自墩頭而西抵于雉浦七十餘里之間雖淤蹟相間然大半淺狹矣淺者水不過一二尺狹者僅容一舠吁可畏哉卷查萬曆七年林公之役實濬者不過中間四十五里之長自海口至横塘二十一里自歸家橋至東南門一十五里當時俱未之淤未之濬也夫横塘以東歸家橋以西當時既係深闊則其中間四十五里之內定未必如今日之淺狹矧今日之淺狹者且有七十里之遙也一旦告塞無論邊港高區失其灌溉之利而縣南東南西南一帶低區東洩之道既絕西來之水日瀦不必于大勞之年而滔天之勢已在目中萬一商羊為災有不敢逆料迂言者當其時其勢常熟必為長洲無錫之壑華蕩昆承湖尚湖不安其位長洲無錫必為太湖之壑蠡湖常熟塘陽城傀儡巴城等湖俱不安其位太湖必將汎溢而靡定也吁可畏哉本縣查行水利白茆港不敢不列于急濬之條以告于當事者

白茆港口西距縣治九十里東臨大海洪武初本港原設巡簡司天順初因江面水闊倭船乘風而上輒抵城下添設官兵立教場操演為防春之計成化中置營寨官廳鼓樓軍房七十餘間嘉靖中因倭寇復撥衛所官兵及游兵把總廣福營沙等船水陸防守且建宋家堡于近地較之 國初聲勢十倍然寇所從入之路必自東北洋乘輕舸道三岸高家縣後以至三沙視風汛之順逆以犯福山白茆而犯本港之路則登舟沙其緊要門户也若遏之于登舟之東北賊不能登犯本港矣此又拒寇于上游之策也

許浦在縣東北七十里西接梅李塘北入大江宋設水軍寨二以都統制領之 國初改為巡簡司

曰許浦要害與白茆同宋詳于本港而略于白茆我朝則反其制何也許浦在宋特為大道故苗劉之變韓世忠提兵勤王李寶奏膠西之捷皆繇此入今其壤半墻于江存者亦漲而為田矣近年倭寇屢從此岸陸行至梅李蓋避白茆福山兵船之阻而乘我之無備也本港司兵不足以當之寇遂橫行擄掠或直擣城下今宜設兵船于此防禦而團結鄉兵為扼險之計水陸兩利矣

福山塘自縣北門行三十六里入大江福山渡在焉元末張士誠由此入據全吳　奚浦在縣西北七十里　三丈浦在縣西北八十里逝而二里為黃泗浦並北通大江嘉靖乙卯三丈浦嘗為賊巢叅政任環殲賊于此者再乃遁去　州塘自縣南門

八十里至府城齊門本名元和塘一名雲和塘唐元和四年郡守李素築

【郊聚】梅李鎮在縣東北三十六里又東北為許浦東南為白茆西北為福山道里適中之地吳越錢氏遣二將梅世忠李開山戍此以防江故名嘉靖中賊首劉鑑自許浦入寇嘗巢于此　吳塔在縣南三十里與長洲分界在尚湖華蕩之東南蠡口之東北其南為入蘇大道而華蕩蠡口皆通無錫往年賊自無錫而來北入三丈浦賊巢嘗躲此道而掠洞庭兩山之賊過齊門去者亦此道也設巡司屬長洲縣　唐市在縣東南三十里南接崑山斜堰

耿橘平洋策曰昔龔遂治渤海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于是羣盜解散優為良民不殺一人不費一餉而大盜悉平然則治今日江海之盜者亦宜畧倣此意而行之耳吳中風俗農事之獲利倍而勞最愚懦之民為之工之獲利二而勞多雕巧之民為之商賈之獲利三而勞輕心計之民為之販鹽之獲利五而無勞豪猾之民為之吁私鹽之行官鹽之滯勢不得不設為重禁添兵巡捉名之曰賊然其實皆良民也夫鹽之為物乃人家常用如水火之不可缺也故禁之愈嚴而價愈涌價愈涌而私販愈多大利在前走死地如鶩無足怪者而自有諸巡役以來兵舡周遊列械張旗而販者之船亦各具旗械以應之矣應者人日益衆勢日益張而巡者止有此數奚啻止有此數而已始裝常例以縱之販惟且弱為販而假之巡終且尋一二愚懦買鹽自食者而誣之販甚且以己鹽計趣商民船中而誣之販彼販者視諸兵役

之往來巡視直蠅莫過前耳始具械以應諸巡已而巡無足應械有可恃徒徒于空闊之處波濤之中劫擄人財矣勢大黨多橫行江海如無人矣至于今日名為販而實為盜矣故愚以為不大弛鹽禁而欲靖江海之盜必不得之數也惟鹽禁弛則販鹽者無不諱之名得與諸商賈等與諸商賈等自無用多招亡命厚設兵械亦不必豪猾之民始為之吾乃視其船有旗械者即為賊無旗械者即為商賈商賈通鹽價平彼豪猾者將驅之販而亦不為已此令一申而諸盜可保十九為良民也即有一二怙終不悛者其勢孤其擒勤易易耳第鹽法之設乃
祖宗之制臣子不得議弛若論其實
祖宗之所以設行鹽法者不過得鹽之利以濟　國計耳若查各州縣舊例如每年應獲因鹽若干應賣官鹽若干定為規則其因鹽令有司均派各販名下如典稅之法四季易銀類解其官鹽引到日仍發各販易銀交付商人于　國計何損不然爭錙銖之利陷赤子于不赦之條而以誅殺從事即能勝之于元氣必有所損萬一不勝其所損可勝道哉夫天下有禁之而反以熾弛之而反安于無事者此計是也此化盜為良之最上策也

崑山縣

【疆域】在府東七十里

【城】周一十二里二百七十八步

【驛】舊有寧海驛革

【巡司】石浦巡簡司　巴城巡簡司

【山水】馬鞍山在縣治西北　吳淞江在縣南九里西接長洲東入嘉定縣界　新洋江在縣東南六里南納吳淞江北入太倉塘

以達于海　澱山湖在縣東南六十里北岸屬崑山南屬青浦其源自吳淞江分流由急水港鍾為湖曰薛澱一自長洲白蜆港分流入此周迴幾二百里北由趙屯浦東由大盈浦入于吳淞江南由爛路港入三泖

按志載澱山湖北中為一澳曰山門溜溜之中又有斜路港與積澳鄰及大石浦小石浦通洩湖流後潮淤圍田湖去西北已遠今趙屯大盈去湖益遠反由何家港及南北漕港受湖水以洩于江水患多矣

巴城湖在縣西北二十五里　小虞浦在縣西南三里潮汐南北兩來故古於嚴村灣置閘今尚有閘頭之名　下界浦在縣東南二十里永樂初夏忠靖公開鑿倍廣于昔因易名夏駕千墩浦在縣南四十里永樂初夏忠靖公開鑿　至和塘即婁江故道又名崑山塘古連湖瀼無陸途甚為民患宋至道中議欲脩治不果皇祐中發運使復申前議命王安石相視又不果至和二年主簿丘與權始陳五利知縣錢公紀復言之於是興役塘成名曰至和嘉祐六年轉運使李復圭知崑山韓正彥大脩治之益加完牢民得立塍堨以免水患　七丫浦在縣北三十里西通陽城傀儡二湖西南通巴城湖東北入于海昔人以一浦不能泄三湖于縣西北三十二里長洲常熟二縣接界地名斜堰建大閘以遏陽城傀儡二湖北由黃涇下白茆入海今廢

郊聚　真義鎮在縣西二十里巴城巡司在焉其西三里與長洲交謂之界浦西北二三里為陽城湖東北五里為傀儡蕩又北數里為巴城湖水澤環屬舟楫通利鹽盜出沒真義實當三面之

衝賊若躡府治而來必經此道蓋西境之咽喉也　石浦鎮在縣東南四十里南接青浦縣界

歸有光與邑令論三區賦役水利書曰竊承明侯以本縣十一十二十三保之田土荒萊居民逃竄歲逋日積十數年來官於茲土者未嘗不深以為憂而不能為吾民終歲之計明侯下詢芻蕘竊惟三區雖隸本縣而連亘嘉定迤東沿海之地號為岡身田土高仰物產瘠薄不宜五穀多種木棉土人專事紡績周文襄公巡撫之時為通融之法令此三區出官布若干疋每疋准米一石小民得以其布上納稅糧官無科擾民獲休息至弘治之末號稱殷富正德間始有以一人之言而變易百年之法者遂以官布分俵一縣夫以三區之布散之一縣未見其利而三區坐受其害此民之所以困也夫高阜之地遠不如低窪之鄉低鄉之民雖遇大水有魚鱉菱芡之利長流採捕可以度日高鄉之民一遇亢旱彌望黃茅白葦而已低鄉水退次年以膏沃倍收瘠土之民艱難百倍也前巡撫歐陽公與太守王公仵韋耗之法但於二保三保低窪水鄉特議輕減而于十一十二十三保高阜旱區卻更增賦前日五升之田與紫縣七八等保膏腴水田均攤三斗三升五合此蓋一時失於精細而遂貽無窮之害小民終歲勤苦私家之收或有不能及三斗者田安得不荒逋安得不積此民之所以困也吳淞江為三州太湖出水之大道水之經流也江之南北岸二百五十里間支流數百引以灌溉自頃水利不修經河既湮支流亦塞然自長橋以東流之水猶駛追吳駕口至安亭過嘉定青浦之境中間不絕如線是以兩縣之田與安亭連界者無不荒以三區言之吳松既

塞、故尾浦徐公浦皆塞、尾浦塞則十一十二保之田不收、重以五六年之旱、潦澇生虐、嗷嗷待盡而已、此民之所以困也、生愚妄為執事者計之、其一曰復官布之舊、乞查本縣先年案卷、官布之徵於三區在於某年、其散於一縣在於某年、祖宗之成法、文襄之舊規、一旦可得而輕變、獨不可以復乎、今之賦役冊、凡縣之官布、皆為白銀矣、獨不思上供之目、為白銀乎、猶為官布乎、如猶以為官布、則如之何其不可復也、古之善為政者、必任其土之所宜、以為貢、文襄之意、蓋如此、即今常州府有布四萬疋、彼無從得布也、必市之安亭、轉展折閱、公私交敝、有布之地、不徵其布、而必責其銀、無布之地、不徵其銀、而必責其布、責常州以代輸三區之銀、則常州得其便、責三區以代輸常州之布、則三區得其便、是在一轉移之間也、其二曰復稅額之舊、華耗之法、係蘇州一郡之冀、前王公已定耗法、均攤之田三斗三升五合、款薄之田、二斗二升、既而會計本縣薄田太多、而三十六萬之外、乃增餘積米數千、王公下有司再審款薄之田、均攤數千之米、此王公之意、欲利歸于下也、有司失於奉行、如三區者終在覆盆之下、而所存餘積之米、遂不知所歸、欲乞查出前項餘積、作為正糧、而減三區之額、復如其舊、此則無事紛更、而又有以究王公欲行而未遂之意矣、夫加賦至三斗、而民適日積實未嘗得三斗也、復舊至五升、而民以樂輸、是實得五升也、其于名實、較然矣、既減新額、又于逃戶荒田、開豁存糧、照依開墾荒田事例、召募耕種、數年之間、又必有甦息之漸也、其三曰修水利之法、吳淞江為三吳水道之咽喉、此而不治、為吾民之害未有已也、先時言水利者、不知本原、苟徇目前、修一港一浦以塞責而已、必欲自原而委、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崑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墾、議者不究其本、因見松江種蘆葦之利、反從而規取其稅、自甪直浦索路港諸地、悉為豪民之所占、向也私占而已、今取其稅、是教之塞江之道也、上流既壅、下流安得而不閼乎、生愚為三區之田、而欲開吳淞江、似近於迂、然恐吳淞江不開、數年之後、不獨三區、而三州之民皆病也、若夫開尾浦澱十一十二保之田、開徐公浦澱十三保之田、此足支持目前、下策也、生愚聞之、古之君子為生民之計、必不肯拘攣于世俗之末議、而決以敢為之志、況此三區、本縣叢爾之地、在明侯之字下、得斗升之水、可以活矣、伏願付此三策、庶幾垂死而再甦之、其有德於吾民甚大、又今旱魃為災、明侯昔日車馬所過、瀕河人跡所至之處、禾稼僅有存者、至于腰鐮無復青草、近經秋潦、往往千畝之田、枯苗數莖、隨水蕩漾而已、救荒之策、免租之議、此如拯溺救焚、尤不可緩者、又今三區無復富戶、所充糧役、不及中人之產、賠敗之累、尤不忍言、乞念頻連無告之民、照弘治間例、及太守南岷王公新行事例、免其南北運庫子馬役解戶之類、此亦可以少紓目前之急也、惟明侯留意焉

嘉定縣

(疆域)在府東一百四十里

(城)周一千六百九十四丈一尺八寸

(所)吳淞守禦千戶所、在縣東南四十里、城周五里一十四步、洪武十九年滎陽侯鄭遇春築、屬太倉衛

守禦寶山千戶所、在縣東南八十里、嘉靖三十六年自太倉衛移此、名協守吳淞中千戶所、萬曆五年改名寶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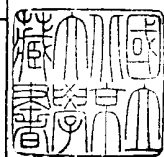
曰嘉定東濱大海南據吳淞江北枕劉家河誠三面受敵之地倭舶之來也大海渺茫難于收泊以寶山為表識故蘇之寇患惟嘉定受之　嘉定沿海地方共七十里吳淞江口乃適中之處也縣江口延袤而南則自老鸛嘴以至寶山南匯金山出江口迤邐而北則自綵淘以至黃窑劉家河縣江口而深入則南迤五十里即為黃浦直至上海縣黃窑而登岸則嘉定太倉崑山蘇常連數百里是吳淞江者南為上海門戶西為蘇常藩籬乃東南第一險要備吳淞江即所以備上海備上海即所以備蘇常也舊制原設吳淞江千戶所守禦于江之西岸嘉靖十九年海水決齧所城僅存西南一隅乃復建新城避水患周圍四里當大江之傍　或曰均之海濱也險要莫如劉家河而以此為第一何也曰海中諸夷狡猾莫如日本入寇亦莫如日本山東浙直與寇為鄰然山東之海水勢湍悍山脈聯絡非熟其徑者不可行且勾引接濟之人未嘗有也故倭患獨浙江之海山嶼為多而通番者獨衆故寇舶自外海而來以洋山為入犯之的必至此而後分艅若直之崇明則諸沙錯落延袤三百餘里暗塗相貫有若為華夷之限者惟三爿高家一路可以通舟而不可重載惟此一路寬深可行無有壅碍（寶山之外沿海有楊家路者也）是而竹箔一沙横亘其外隱然為之外護焉　國初海運特築寶山以為準的蓋為此也故竹箔之南吳淞之要道也竹箔之東劉家河之門戶也若設重兵于此防守賊豈惟不能侵犯內地雖二江之口亦得息肩矣

（巡司）顧逕巡簡司　江灣巡簡司　舊有吳塘巡簡司革

（山水）寶山在縣東南八十里永樂十年平江伯陳瑄督海運築為表識賜名寶山　御製碑文　吳淞江在縣東南四十里入海其口為千戶所城

曰吳淞江各支河之水俱由江東老鸛嘴寶山李家洪一帶出海此嘉定上海分界也近來吳淞所海灘漲成平地潮勢衝突李家口北舊迅疾泥沙滾入裏河一潮便有一紙之厚吳淞之易於埋塞職此故耳議者欲於宋家江口築閘以遏潮沙亦為良策

白鶴江古稱白鶴滙自此至蟠龍環曲為滙不知其幾（宋胡恪云古有五滙四十二灣五滙者安亭滙白鶴滙顧浦滙盤龍滙河沙滙以其江水與潮會合之地故名曰滙古云九里為一灣一灣低一尺今嘉定之吳淞江白鶴江青龍江口亦謂之三江口江面闊九里地勢低于震澤三丈）水行迂滯溢而為災宋嘉祐間自其北開為直江徑瀉震澤之水東注於海自此吳中得免水患今江益故滙遺跡雖以江名僅同溝澮而已其南為西霞浦俱東入大盈與青龍江斜對　青龍江圖經云昔孫權造青龍戰艦於此故名在唐宋時其上為巨鎮今鎮為丘墟江亦淺隘如白鶴然其上流西接大盈東接顧會下流合浦家江浦家之西為趙浦按趙浦在青龍江北越吳淞江入嘉定界此開江取直分屬於南之驗也　綵淘港在嘉定縣東南與吳淞所相近亦江灣大場諸水入海之口　練祁塘嘉定之水南北莫大於橫瀝東西莫大於練祁練祁之水横貫縣市東西長七十里自西關出合顧浦以南入吳淞北折則由鹽鐵塘出劉家河縣治東有水道與海潮接今被豪家閉塞江水海潮皆不通矣　橫瀝自上海吳淞江北岸孫基港口歷栅橋江橋南翔嘉定北至公塘口出劉家河俱名橫瀝郟亶所謂南徹松江北通常熟者即此今淤　婁塘在嘉定北十二里自東涇出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第四冊 蘇上
六十三
爲顧浦自顧浦而東爲叟塘橫瀝塘中貫之北出劉家河俗呼
公塘口是也今於
國立北京大學藏書

蘓

備錄

陸廣微吳地記

闔閭城、周敬王六年、伍子胥築大城、周廻四十二里三十步、小城八里二百六十步、陸門八以象天之八風、水門八以象地之八卦、吳都賦云、通門二八、水道六衢、是也、西閶胥二門、南盤蛇二門、東婁匠二門、北齊平二門、不開東門者、為絶越之故也、閶門亦號破楚門、吳伐楚、大軍從此門出、陸機詩曰、閶門勢嵯峩、飛閣跨通波、又孔子登山、望東吳閶門、歎曰、吳門有白氣如練、今置曳練坊及望舒坊因此、 胥門、本伍子胥宅、因名、石碑見存、出太湖等道水陸二路、今陸廢、門南三里有儲城、越（吳鈔作王）貯糧處、十五里有魚城、越王養魚處、門西五里有越來溪、 盤門、古作蟠門、嘗刻木作蟠龍、以此鎮越、又云、水陸相半、沿洄屈曲、故名盤門、又云、吳大

帝蟠龍、故名、門內有武烈大帝廟、在祀典、東北二里有後漢破虜將軍孫堅墳、又有討虜將軍孫策墳、 蛇門、南面有陸無水、春申君造以禦越軍、在巳地、以屬蛇、因號蛇門、前漢梅福字子眞、為南昌尉、避王莽亂政、稱得仙、棄妻子、易姓名、有人見福隱市卒、即此門也、 匠門、又名干將門、東南水陸二路、今陸路費出海道通大萊、沿松江、下滬瀆、闔閭使干將於此鑄劍、材五山之精、合五金之英、使童女三百人祭爐神、鼓橐、金銀不銷、鐵汁不下、其妻莫邪曰、鐵汁不下、 有計、干將曰、先師歐冶鑄劍之頴不銷、親鑠耳以成物、 可女人聘爐神、當得之、莫邪聞語、 入爐中、鐵汁出、遂成二劍、雄號干將、作龜文、雌號莫邪、鰻文、餘鑄得三千、並號·文劍、干將進雄劍於吳王、而藏雌劍、時時悲鳴、憶其雄也、門南

三里有葑門赤門、有赤欄將軍墳、在虵門東、陸無水道、故名赤門、東南角、又有魴鱄門、吳曾魴鱄見、因號、並非八門之數也、 婁門、本號疁門、東南秦時有古疁縣、至漢王莽改為婁縣、東南二里有漢吳郡太守朱梁墳、本名趙、避後漢和帝諱、改為梁、今吳郡朱氏皆梁之後、塘北有廟、三老墳見存、 齊門、北通毗陵、昔齊景公女聘吳太子終纍、闔閭長子、夫差兄也、齊女喪夫、每思家國、因號齊門、後葬常熟海隅山東南嶺、與仲雍周章等墳相近、葬畢、化白龍冲天而去、今號為母冢墳、門東二里有廬江太守閭緣墳、 平門北面有水、陸通毗陵、子胥平齊、大軍從此門出、故號平門、東北三里有殷賢臣申公巫咸墳、亦號巫門、西北二里有吳偏將軍孫武墳、西北三里有醬醋城、漢劉濞築、東北三里有潁川太守陸宏墳、

吳縣、在望下、秦始皇二十六年置、漢王莽改泰德縣、陳貞明元年、後主復為吳縣、隋開皇九年、越國公楊素移郡及縣於横山東五里、今復移城內、管鄉三十、戶三萬 千三百六十一、坊三十、 吳公子慶忌墳在縣東北三十五里、今呼慶墳、 步騭墳在縣東北三里、騭任吳為驃騎將軍、代陸遜為丞相、有石碑見存臨頓橋西南、 周瑜墳在縣東二里、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仕吳大將軍、南郡太守、 顧野王墳在横山東平陸地、遺言不起墳、野王字休倫、仕陳武帝、為門下侍郎、 姑蘇臺在吳縣西南三十五里、闔閭造、經營九年始成、其臺高三百丈、望見三百里外、作九曲路以登之、射臺在吳縣横山安平里、 鴨城在吳縣東南二十里匠門外沙里中、城東五里有豬墳、是吳王畜豬之所、東二里有豆園、吳王養馬

處、又有雞陂、闔閭置以鬬在陂東、 織里、今織里橋、在麗娃鄉、俗
呼失偃橋、刑娃鄉訛也、 澹臺湖在吳縣東南十里、孔子弟子澹
臺滅明、字子羽、宅陷為湖、湖側有墳、 夏駕湖、壽夢盛夏乘駕納
涼之處、 鬱湖池、置苑囿、故今有苑橋之名、 蔡經宅在吳縣西
北五十步、經、後漢人、有道術、鍊大丹、服菖蒲得仙、今蔡仙鄉即其
隱處也、 鴻鵠宅在吳縣東北二里五十步、鵠、平原君門下客、今
有彈鋏巷、其墳在側、石碑見存、
長洲縣、望、在郡下、貞觀七年、分吳縣界、以苑為名、地名茂苑、水名
偎山鄉、東一百里有秦時古嶀、王莽改為婁縣、北三里有角溪、廣
八里、深四丈、西入太湖、北四十二里有湖、廣四里、深三丈、縣北二
十七里有谷陂、夏駕陂、焉的陂、吳國古有此 管坊三十、鄉三十、 華池
在長洲縣大雲鄉安昌里、 華林閣在長洲縣華林橋 南宮城
在長洲縣于將鄉長樂里、
嘉興縣、本號長水縣、在郡南一百四十三里、周敬王十年置在谷
口湖、秦始皇 六年重移、改由拳縣、景龍二年、嘉禾野生、改嘉
禾縣、吳赤烏 年、避吳王太子名、改嘉興縣、前有晉妓錢塘蘇小
小墓、東五里有天心池、二里有會稽太守朱買臣墳、西五百步有
晉兵部尚書徐恬宅、捨為靈光寺、縣北三十里有雋里池、是吳越
戰敵處、縣南一百里有語兒亭、句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
施于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
能言、因名語兒亭、越絶書曰、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同泛五湖
而去、 二十五里有長谷亭、入華亭縣、西北行七十里有震澤、今

升縣望、管鄉五十、
崑山縣在郡東七十里、地名全吳、水名新陽、貞觀十三年、分在吳
縣東置、縣南一百九十部步有晉將軍袁山松城、隆安二年築、時為
吳郡太守、以禦孫恩、軍在滬瀆、池瀆、半毀江中、管鄉二十四
常熟縣在郡北一百里、晉建安二年、分吳縣海虞置、本號海虞縣、
至唐貞觀九年、改常熟縣、北一百九十步有孔子弟子言偃宅、中
有聖井、闊三尺、深十丈、傍有盟、即壇也 盟北百步有浣沙石、可方四
丈、縣北二里有海虞山、仲雍周章並葬山東嶺上、闔閭三子、長曰
終累、婚齊女、齊亡亦葬此山、山有二洞穴、穴側有石壇、周迴六十
丈、山東二里有石室、太公呂望避紂之處、山西北三里有越王句
踐廟、郭西二里有夫差廟、拆姑蘇臺造、管鄉二十四、
華亭縣在郡東一百六十里、地名雲間、水名谷水、天寶五年置、蓋
晉元假陸遜宅造、池亭華麗、故名、有陸遜陸機陸瑁三墳在東南
二十五里橫山中、有鶴鳴鶴戾玄鶴、管鄉二十二、
海鹽縣在郡東南二百二十里、地名歐水、水名福見、秦始皇二十
六年置、陷為柘湖、又改武原縣、陷為當湖、隆安五年、改東武洲、移
在故邑上、咸康七年、改禦越、復號海鹽縣、陳貞明元年、割屬鹽官、
廣德七年、隸歸嘉興、景隆二年重置、光天二年廢、開元五年、刺史
張廷珪奏請重置、縣東十一里有晉穆帝何皇后宅、十五里有公
孫挺陳開彊顧冶子三墳、俱事齊景公、勇烈有功於景公、為晏子
以桃二顆令言功、三人同日而死、葬於此、縣東南三十里有秦
柱山、有五百童女避秦始皇難於此、後並得仙、縣西五里有會骸

山、昆陸華兄弟爭全牛之處、管鄉一十五、會昌四年、升為縣
虎丘山、避唐太祖諱、改為武丘、又名海湧山、在吳縣西北九里二
百步、闔閭葬此山中、發五郡之人作塚、銅槨三重、水銀灌體、金銀
為坑、史記云、闔閭塚在吳縣閶門外、以十萬人治塚、取土臨湖葬
經三日、白虎踞其上、故名虎丘山、吳越春秋云、闔閭葬虎丘、十萬
人治葬、經三日、金精化為白虎、蹲其上、因號虎丘、秦始皇東巡至
虎丘、求吳王寶劍、其虎當墳而踞、始皇以劍擊之、不及、悞中于石、
遺跡尚存、其虎西走二十五里、忽失於今虎疁、唐諱虎、錢氏諱疁、
改為滸墅、劍無復獲、乃陷成池、古號劍池、池傍有石、可坐千人、號
千人石、其山本晉司徒王珣與弟司空王珉之別墅、咸和二年、舍
山為東西二寺、立祠於山寺側、有貞娘墓、吳國之佳麗也、行客才
子、多題詩墓上、　花山在吳縣西三十里、其山蒼鬱幽邃、晉太康
二年、生千葉石蓮花、因名、山下二里有晉葬亭、吳越闔閭置亭、東
二里有館娃宮、吳人呼西施作娃、夫差置、今靈巖山是也、晉太尉
陸玩舍宅置寺、宮傍有石鼓大三十圍、吳志云、其鼓有兵則鳴、晉
隆安二年、賊孫恩作亂、鼓鳴、山上有池、旱亦不涸、中有蓴甚美、夏
食之則去熱、吳中以為佳品、　支硎山在吳縣西十五里、晉支遁
字道林、嘗隱於此山、後得道、乘白馬升雲而去、山中有寺、號曰報
恩、梁武帝置、　岝㟧山在吳縣西十二里、吳王僚葬此、山中有寺
號思益、梁天監二年置、　餘杭山、又名四飛山、在吳縣西三十里、
有漢豫章太守陸烈墳東二里有漢山陰縣令陸寂墳、山有白土
如玉、甚光潤、吳中每年取以充貢、號曰石脂、亦曰白堊白墡、東三

里有夫差義子墳十八所、　橫山、又名踞湖山、在吳縣西南十六
里、中有朱植　及晉門下侍郎陸雲公墳、　雞籠山在吳縣西三
十里、以形似雞籠、因名、晉太康三年、司空陸玩葬此山、掘地得石
鳳飛去、今鳳凰墩是也、陸玩、字君瑤、為左僕射、子納、字祖言、納玩之弟
子納孫也為吳興守、益終尚令、亦葬此山、　昇猶山在吳縣西二十里、
吳太宰嚭所葬、　女墳湖在吳縣西北六里、越絕書曰、夫差小女
字幼玉、見父無道、輕士重色、其國必危、遂願與書生韓重為偶、不
果、結怨而死、夫差思痛之、金棺銅槨、葬閶門外、其女化形而歌曰、
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既高飛、羅當奈何、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
怨成疾、歿身黃坡、又趙曄吳越春秋云、闔閭有女哀怨、王先食蒸
魚、乃自殺、王痛之、厚葬於閶門外、其女化為白鶴、舞於吳市、千萬
人隨觀之、後陷成湖、今號女墳湖、流杯亭在女墳湖西二百步、闔
閭三月三日泛舟遊賞之處、
太湖、按漢書志云、爾雅十藪、曰吳越之間有具區、郭璞云、今吳縣
西南太湖即震澤也、中有包山、去縣一百三十里、其山高七十丈、
周迴四百里、下有洞庭穴、潛行水底、無所不通、號為地脈、又有大
小二雷山、按越絕書曰、太湖周迴三萬六千頃、亦曰五湖、虞翻云、
太湖有五道之別、故謂之五湖、國語曰、吳越戰於五湖、在笠澤、一
湖耳、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以五湖
為名、周處風土記曰、舜漁澤之所也、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
名洞庭、今湖中包山有石穴、其深莫知其極、即十大洞天之第九
林屋洞天也、洞庭山記曰、洞庭有二穴、東南入洞、幽邃莫測、昔闔

閭使令威丈人尋洞秉燭晝夜而行繼七十日不窮而返啟王曰
初入洞口狹隘傴僂而入約數里忽遇一石室可高二丈常垂津
液內有石牀枕硯石几上有素書三卷持回上於闔閭不識乃請
孔子辯之孔子曰此夏禹之書並神仙之事言大道也王又令再
入經二十日却返云不似前也唯上聞風水波濤又有異蟲撓人
撲火石燕蝙蝠大如鳥前去不得丈人姓毛名萇號曰毛公今洞
庭有毛公宅石室并壇存焉
松江一名松陵又名笠澤　越伐吳禦之笠澤其江之源
連接太湖一江東南流五十里入小湖一江東北二百六十里入
于海一江西南流入震澤此三江之口也戚仲云松容也容裔之
貌尚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
唐曹恭王廟在松江恭王太宗第十四子調露元年則天皇后出
為蘇州刺史　百口橋後漢鄱人顧訓家有百口五世同居鄉人
効之共議近宅造百口橋以彰其義也　乘魚橋在交讓瀆鄅人
丁法海與琴高友善高世不仕共營東皐之田時歲大旱二人共
行田畔忽見一大鯉魚長可丈餘一角兩足雙翼舞于高田法海
試上魚背靜然不動良久遂下請高登魚背乃舉翼飛騰沖天而
去　琴高宅在交讓瀆法海寺西五十步法海與濟陽丁法海舍
宅所置法海蓋丁令威之高殿　浮圖下有令威煉丹井也　皐
橋吳縣北三里有五十步漢議郎皐伯通字奉卿所居因名伯通
卒葬胥門西二百步號伯通墩高士梁鴻隱居伯通廡下為人賃
舂每歸妻為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

之如此非凡人也舍於家鴻潛閉門著書十餘篇疾困告主人曰
昔延陵君葬子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乃卒
伯通等求葬地于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宜令相
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都亭橋壽夢於此置都驛招四方賢客基
址見存　炭渚橋吳時海渚通源後沙漲為陸基址見存　定跨
橋闔閭於行苑內置游賞之處基址見存
重玄寺梁衛尉卿陸僧瓚天監二年旦暮見住宅有瑞雲重重覆
之遂奏請舍宅為重雲寺臺省誤寫為重玄時賜大梁廣德重玄
寺　乾元寺晉高士戴顒舍宅置乾元初蘇州節度採訪使鄭挂
清書額奉勅依年號為乾元寺　通玄寺吳大帝孫權吳夫人舍
宅置晉建興二年郡東南二百六十里有滬瀆漁人夜見海上光
明照水徹天明日睹二石神像浮水上眾言曰水神也以三牲日
祝迎之像背身泛流而去時郡有信士朱應及東陵寺尼率衆香
花鐘磬入海迎之載入郡城像至通玄寺前諸寺競爭數百人牽
拽不動衆議云像應居此寺言畢數人舁試像乃輕舉便登寶殿
神驗愈彰光明七日七夜不絕梁簡文帝制石佛碑曰有迦葉佛
維衛佛梵字刻於像背唐東宮長史陸柬之書碑載初元年則天
皇后遣使送珊瑚鏡一面鉢一副宣賜供養兼改通玄寺為重雲
寺開元五年奠賜金魚字額舊通玄寺移鹽官縣東四十里鮑郎
市其後像失一軀後人造一軀以益之　龍光寺梁天監二年金
紫光祿大夫　舍宅置陸柬之書額　永定寺梁天監三年蘇
州刺史吳郡顧彥先舍宅置陸鴻漸書額　寔聖寺梁天監三年

司徒沈長史吳郡張融舍宅置、右衛翊陸彥遠書額、　禪房寺、宋建武元年、蘇州刺史張岱舍宅置、吳郡陸會書額、　流水寺、吳郡陸襄舍宅置、三殿三樓、高僧清闢建、吳郡縣令田葉伯葉書額、唐慧寺、宋建武元年、高士將軍舍宅置、　朱明寺、晉隆安二年、郡人朱明、孝義立身而家大富、與弟同居、弟妻言樹壞、欲棄兄異居、明知弟意、乃以金帛餘穀盡給與弟、唯留空宅、忽一夕狂風驟雨悉吹財帛還歸明宅、弟與妻羞見鄉里自盡、明乃舍宅為寺、號朱明寺、　般若臺晉穆侯何曾置、內有水池石橋銅像一軀、高一丈六尺、高士戴顒建、唐景龍二年、有神光現、數日不歇、奉勅改神景寺、東北有般若橋、因寺而名、　崇福寺、梁天監三年、武帝置、周朝廢之、寶應元年重置、　龍興寺、則天皇后置、御書額八方、開元五年、再興此寺、刺史張廷珪募勅御書于碑、　慈悲寺、齊永明二年、吳人薛墨舍宅置、宋周昊卒、遺言遷其靈柩於殿下、　陸卿寺、梁庄舍宅置、崇善王芝二觀、並天監二年置、

館八所

全吳　通波　龍門　臨頓
升羽（帶城橋二百步）　烏鵲（在郡南高橋）　江風（渴馬巷是）　夷亭（養魚之亭）

坊六十所

通波　三讓　水浮　閶閭
坤維　館娃　調唱　平權
金風　南宮　通閶　盍簪
吳越　白賁　南記　長干

望館　电練　長楚　處暑
常縣　白華　即次　甘節
吳渝　滄雷　義和　嗟嚙
嘉魚　陋燭

已上三十坊在吳縣

遷善　旌孝　儒教　繡衣
太玄　黃鸝　玉鉉　布德
立義　孫君　青陽　建善
從義　迎春　載耜　開水
麗澤　擇茱　和令　夷則
南政　仲呂　必大　豸冠
八貂　同仁　天宮　布農
富春　循陔

已上三十坊在長洲縣

羅城作亞字形、周敬王六年丁亥造、至今唐乾符三年丙申、凡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其城南北長十二里、東西九里、城中有大河、三橫四直、蘇州名標十望、地號六雄、七縣八門、皆通水陸、郡郭三百餘巷、吳長二縣、古坊六十、虹橋三百有餘、地廣人繁、民多殷富、

吳縣疆域圖說　曹自守

吳為縣，自先朝漸次分析，其名不易，其境已狹。縣閶而西迤北即屬長洲，蓋閶而東亦長洲界，南去十餘里又與吳江相錯，然則吳之疆域特蘇州西南之一隅耳。雖領都三十七，或名存而地闕，蓋以瀕湖之地每淪於水，及山田多瘠，民苦賦徭而流徙者衆也。若南之一都、西之十一都，號為沃土，凡糧賦重遣，兩都實任之。槩觀吳域，阻山負湖，非若他邑之多平壤，都腴田也。湖魚山雉僅足衣食，欲求殷大，其可得乎？東西洞庭之民鮮負農耕，多業商賈，地產果植，力作儉勤，不同城郭之浮蕩，茲亦累困剝，徭不堪命矣。在縣而論，兩山為上鄉，而木瀆次之，橫金又次之，餘無足言矣。夫長洲、吳倚郭，向固並稱，而吳實不及長洲之半，凡有雜役，則與均科，吳更病焉。見歲倭冦自太倉崑山而來，蹂躪滸墅，徑趨木瀆，望洞庭兩山，大掠而去，其零賊潰自　留都者則往來於石湖新郭之間，而得獵於橫金黃山之下，其掠城外者乃繇石湖，迤邐上方，投白洋灣，從吳江入浙，故于豐圻、馬嘶、石公、舟頭及橫金、木瀆而石湖、跨塘、五龍橋、茅庱各立營寨，設險置守，練兵整旅，其亦今之要務矣。

吳縣城圖說　曹自守

蘇城衡五里，縱七里，周環則四十有五里。臥龍街東隸長洲，而西則吳境，公署宦室以逮商賈，多聚於西，故地東曠西狹，俗亦西文於東也。迺西居要衝，節旄莅止無虛日，使舟如織，驛動候吏，送迎供億，牢縣者實苦之。故吳在晉唐時為樂土，當宋則已賦重，今生齒繁而利源薄。蓋吳民不置田畝，而居貨招商，闤闠之間望如繡錦，豐筵華服，競侈相高，而角利錙銖，不償所費，征科百出，一役破家，說者謂役累土著而利歸商人，豈其然乎？故外負富饒之名，而內實窶困者，智俗使然。城中兩邑並峙，有役率均，吳民應役每先，以在西則呼攝便，亟在城之圖。以南北為號，各分元亨利貞以統部居民，南號差不及北，以地有閒隙，稍遠市廛。閶胥盤三門外曰附郭，即以閶盤為號，而胥固略之矣。然自胥及閶，迤邐而西，廬舍櫛比，殆等城中，此僑客居多，往歲冦至，議者欲於城外更築一城，儀如半壁，以附大城，乃迄無成。

閶西築城論　劉鳳

倭警告急，董太僕煥論防禦，主城西濠外至楓橋，皆令具版築，乃更設然子詰之，城固善也，必傳之大城，則兩端阻以大河，必為橋，橋之上又城，乃可，而橋可易為哉？且必銳以臨河，端悉築之，則吳之所以饒頫賴是耳。為行貨往來者于此市易，數百年生聚一旦蕩焉。寇未及而我先自創殘，量計之得失，若為預防慮，當合兩濠，自丁家巷以西環上下塘、山塘至楓橋為一城，而濠之上下水陸各置關隘，使可以守，兩城夾焉，當必無患，而內又可藏闤闠于濠上之商旅，市易無損，且城得相為犄角，若成都之有少城，與襄樊之並峙者。

范成大水利圖序

竊謂天人之理必相因而其力亦常相半人事已十五六則其不可奈何者當歸之天在人者未盡不幸遭遇使謂天實為之此不待智者知其然蓋嘗與老農計之欲為除災捍患之術其大槩有二曰作隄曰疏水其小槩一曰種茭今之隄岸率去水二三尺八單行猶側足其上坎坷斷裂纍纍如蹲羊伏兎佃戶貧下至東作時舉貸以備糧種其勢無餘力以及畚𨱆之工婦子持木杴採污泥補綴缺罅塊亭亭一蹴便隤謂之作岸實可憐笑雖殫力耕耘而不念四維之不足恃秋水時至相以飄風莫之障防與江湖同波農人轉徙而他明年或能歸業或多新租事力愈薄因莽增甚長民者不為檢校沒世弱年水為曠土今宜考紹興二十八年

來被水之由其邊鄰湖瀼土人所謂塔白之處增築長隄使高五六尺基廣七八尺以上秋冬之交潢潦軋源手足所及土皆可取閱春夏半年至秋雨風潮土已堅定草茅生之可恃為安較之臨時補綴相去遠矣至於夫力則同頃共利者不殊如一頃之田南高而北下水必先自北入北邊有田之人固當悉力三邊衆戶亦合併工夫有田無岸水平入之輒復罷歲誠可太息蓋作隄之說如此崑山之號田為下濕數十年前十種九潦自趙霖鑿吳松江積潦三十年來歲無舊饑今吳松之利自若而邑中諸港頗有堙鬱之處一二里間斷絕有之今宜行視凡出水之港皆決而疏之使水得肆行無留閼工甚少效驗立見而隄岸始為田用蓋疏水之說如此江東圩埂高厚如太府之城舟行常仰視之並驅其上

猶有餘地至水發時數十百圍一時皆破其有茭葑外護者往往獨存蓋其紛披搖曳與水周旋而不與之校比其及岸已如彊弩之末往然盡齊茭之能殺水如此崑山附田故皆有茭葑近歲豪單就收新刈殆盡隄濼浸生之茭不可以頃畝計獨令故附隄者猶不乏單與宜與主將通知利害明立表識使樵刈無得過此茭所不產處即置葑田附之三說具舉無遺策矣此非有隱情與理待探賾而知州縣僚吏有解事者使躬行阡陌不三日間利害皆在目今誠因農隙稍捐倉粟以助作者此命一下見其懽然翕從指顧而成矣

吳中水利書

宋進士宜興單鍔著

竊觀三州之水為害滋久較舊賦之入十常減其五六以日月指之則水為害於三州逾五十年矣所謂三州者蘇常湖也朝廷屢責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閒出使者尋按舊跡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求東州之利目未嘗歷覽地形之高下耳未嘗講聞湍流之所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姓厭其出力鈞曰水之患天數也按行者駕輕舟於汪洋之陂視之茫然猶摘埴索塗以為不可治也聞有忠於國志於民深求而力究之然務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略於彼故有曰三州之水咸注之震澤震澤之水東入于松江由松江以至於海自慶曆以來吳江築長堤橫截江流由是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或又曰由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由宣歙販運簰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為艱阻因相為之謀罔給官長以廢去五堰五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荊溪由荊溪而入震澤蓋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此又知其一偏者耳或又曰宜興之有百瀆古之所以泄荊溪之水東入于震澤也今已湮塞而所存者四十九條疏此百瀆則宜興之水自然無患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三者之論未嘗參究其詳以鍔視其跡自西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人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荊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旁通震澤衆瀆則絡脈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有人焉桎其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絕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疏諸瀆以泄震澤之水是猶沃水於人不去其手桎不解其足縛不除其竅塞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然而百瀆非不可治五堰非不可復吳

江岸非不可去蓋治之有先後且未築吳江岸已前五堰之廢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尚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五堰猶未為大患自吳江築岸已後十年之間熟無一二欲具驗之閱三州歲賦所入之數則可見矣且以宜興百瀆言之古者所以泄西來衆水入震澤而終歸于海蓋震澤吐納衆水今納而不吐鍔竊視熙寧八年時雖大旱然連百瀆之田皆魚遊鱉處之地低汙之甚也其田去百瀆無多遠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旱死何哉蓋百瀆及旁穿小港瀆歷年不遇旱皆為泥沙堙塞與平地無異矣雖去震澤甚邇民力難以私舉時官又無留意疏導者苗卒歸乎槁死自熙寧八年迄今十四載其田即未有可耕之日歲歲訴潦民益憔悴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宜興水利方是時吳中水洪屢上書監司乞開百瀆監司允其請遂鳩工於食利之民疏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此百瀆之驗歲水旱皆不可不開也宜興所利非止百瀆東有蠡河橫亘荊溪東北透湛瀆東南接罨畫溪昔范蠡所鑿與宜興西蠡運河皆以昔賢名呼為蠡河遇大旱則淺澀中旱則通流又有孟涇瀆滆湖之水入震澤其他溝瀆澀塞其名不可縷舉夫吳江岸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百川莫不趨海自西五堰之上衆川由荊溪入震澤注于江由江歸于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慶曆二年欲便糧運遂築北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致震澤之水常溢不泄浸灌三州之田每至五六月間湍流迅急之時視之吳江岸之東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隄岸阻水之跡自可覽也又覩岸東江尾與海相接處汙澱茭蘆叢生沙泥漲塞而江岸之東自築岸已來沙漲成一村昔為湍流奔湧之地今為民居民田桑棗場圃吳江縣由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反損三州之賦不知幾百倍耶夫江尾昔無茭蘆壅障流水今何致此蓋未築岸之前源流東下迅急築岸之後水勢遲緩無以滌蕩泥沙以至增積茭蘆生矣茭蘆生則水道狹水道狹則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耶今欲泄震澤之水不循其暢耶今欲泄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為木橋千所以通

楔連無搖，用耐水土木椿二條，各長二丈五尺，横梁三條，各長六尺，柱六條，
各長二丈，深首尾占閣外可得二丈餘，徑道每一里計三百六十步，一里為
橋十所，計除占閣外可開水面二十三丈，每三十步一橋，總一千條，橋共開
水面二千丈，計一十一里四十步也。通橋洪開芟蘆為港走水，仍於下流又
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二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
運河之北偏乃江陰縣也，其地勢自河而漸低，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之
北偏古有泄水入江瀆一十四條，曰孟瀆，曰黃汀堰瀆，曰東函港，曰北戚氏
港，曰五卸堰港，曰槃溶港，曰蔣瀆，曰歐瀆，曰魏瀆，曰涇，曰支子港，曰蘇瀆，曰一牌
鄉一斤涇，皆以古人名或以姓稱之。昔皆以泄衆水入運河，立斗門，又北泄下
江陰之江。今名存而實亡，今存者無幾。二浙之粮船不過五百石，運河止可
常存五六尺之水，足可以勝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處立為石㮁斗門，每
瀆於岸北先築堤岸，則制水入江，若無堤防，則水泛溢而不制，將見灌浸江
陰之民田民居矣。昔熙寧中有提舉沈披者，輒去五卸堰，走運河之水北下

江中，遂害江陰之民田，為百姓所訟，卻罷。提舉亦嘗被罪。始欲以為利，而適
足以害之，此未達古人之智以致敗事也。切見近日錢塘進士介熙而進三
州水利，徒能備陳功力瑣細之事，殊不知本末，雖有言得常州運河晉陵堲
無錫一十四處置斗門泄水，北下江陰大江，雖三尺童子亦知如此可以為
利，然余熙雖能言斗門一事，合鍔節策，奈何無法度以制入江之水，行之則
又豈止為一沈披耶。又觀主簿張寔進狀，言吳江岸為阻水之患，涇函不通，
其言然則然矣，雖言吳江岸而不言措置水之術。蓋古之所創涇函在運河
之下，用長梓木為之，中用銅輪刀，水衝之則草可刈也。置在運河底下，暗走
水入江，今常州有東西二函地名者，乃此也。昔治平中，提刑元積中開運河，
嘗開見函管，但見函管之中皆泥沙，以謂功力甚大，非可易復，遂已。今先開
鑿江湖海故道堙塞之處，泄得積水，他日治函管，則可若未能開故道，而先
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切見常州運河之北偏皆江陰低下之田，常患
積水，雖以耕植，今河工為斗門河下築堤防以管水入江，百姓由是緣此河

堤可以作田園，此泄水利田之兩端也。宜興縣西有夾苧干瀆，宜興
武進三縣之界，東至滆湖及武進縣界，西南至宜興，北至金壇，可接長塘湖，
西接五堰，茅山、薛步山水直入宜興之荊溪，其夾苧干，蓋古之人亦所以泄
長塘湖東入滆湖，泄滆湖之水入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而瀆及百
鶴溪而北入常州之運河，由運河而入一十四條之港，北入大江，今一十四
條之港皆名存而實亡，累有知利便者獻議，朝廷欲依古則通北入運河以
注大江，自滆湖、長塘湖西首谷開三分之二，為彼田戶皆豪民，不知利便，惟
恐開鑿己田，陰構胥吏，皆抳而不行。元豐之間，金壇令曾長官奏請乞開，朝
廷又降指揮，委江東及兩浙兩路監司相度及近縣官員相視，又為彼豪民
計構不行。儻開夾苧干通流，則西來他州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
三州之田也。鍔熙寧八年歲遇大旱，切觀震澤水退數里，清泉鄉湖乾數里，
而其地皆有昔日丘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數里之間，信知皆為民田，今為太
湖也。太湖即震澤也。以是推之，太湖寬廣，逾於昔時。昔云有三萬六千頃，自

築吳江岸及諸港瀆堙塞，積水不泄，又不知其幾廣幾多頃也。鍔又嘗見低
下之田，昔人爭售之，今人爭棄之，蓋積年之水十無一熟，積空頭之稅，或遇
頻年不收，則賤鬻與形勢豪子，以償王租，或置其田，捨其盧而適至於酒坊
處在水鄉，沽賣不行，以致敗闕者，比年有甚，皆緣水傷下田不收故也。鍔又
嘗遊下鄉，切見陂澤之間，亦多丘墓，皆為魚鱉之宅。且古之葬者不即高山，
則於平原陸野之間，豈即水穴以危亡魂耶。嘗得唐埋銘於水穴之中，今猶
存焉，信夫昔為高原，今為汙澤，今之水不泄如故也。昨熙寧間，檢正張諤命
屬吏殿丞劉懋相視蘇、秀二州海口諸浦，瀆為沙泥壅塞，將欲疏鑿以決流
水。懋相視回，申以謂若開海口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灌民田，謂諸懋
曰：地傾東南，百川歸海，古人開□海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灌民田，古人何
為置諸浦耶。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致西流，風息則其流
亦復歸于海，其勢然也。凡江湖諸浦港勢亦一同。懋雖信其如此，然猶有說，
蓋以昔視諸浦，無倒注之患，而今乃有之，蓋昔無吳江岸之阻，諸浦雖皆有

泥沙之壅然百川湍流浩急泥沙自然滌蕩隨流以下今吴江岸阻絶百川湍流緩慢緩慢則其勢難以滌蕩沙泥設使今日開之明日復合又聞秀州青龍鎮入海諸浦古有七十二會蓋古之人以為七十二會曲折宛轉者蓋有深意以謂水隨地勢東傾入海雖曲折宛轉無害東流也若遇東風駕起海潮洶湧倒注則於曲折之間有所回激而泥沙不深入也後人不明古人之意而一皆直之故或遇東風海潮倒注則泥沙隨流直上不復有阻凡臨江湖海諸港浦勢皆如此所謂今日開之明日復合者此也今海浦昔日曲折宛轉之勢不可不復也夫利害掛於眉睫之間而人有所不知今欲泄三州之水先開江尾去其泥沙茭蘆遷沙上之民次疏吴江岸為千橋次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之斗門石礎堤防管水入江次開導臨江湖海諸縣一切港瀆及開通茜涇水既泄矣方誘民以築田圍昔郟亶嘗欲使民就深水之中壘成圍岸夫水行於地中未能泄積水而先成田圍以狹水道當春夏湍流浩急之時則水當湧行於田圍之上非止壞田圍且淹浸廬舍矣此不智之甚也欲乞朝廷指揮下兩浙轉運司擇智力了幹官員分布諸縣則不越數月其工可畢所有創橋疏通河港置斗門利便制度不在規規而言也今所畫三州江湖溪海圖一本但可觀其大略港瀆之名亦布其一二耳欲見其詳莫若下蘇常湖諸縣各畫溪河溝港圖一本各言某河某瀆通某縣某處使其悉上合而為一圖則纖悉若視於指掌之間也鍔又觀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一條自吴江東至青龍由青龍泄水入海昔因監司相視恐走透商稅遂塞此一江其江通華亭及青龍夫緣截商稅利濶能有幾邪壞塞湍流其害實大又况措置商稅不為難事竊聞近日華亭青龍人戶相率陳狀情願出錢乞開安亭江見有狀在本縣官吏未與施行近又訪得宜興西滆湖有二瀆一名白魚灣一名大吴瀆泄滆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一十四處斗門下江其二瀆在塘口瀆之南又有一瀆名高梅瀆亦泄滆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斗門在吴瀆之南近聞知蘇州王覿奏請開海口諸浦不可開今開之不逾日或遇東風則泥沙又合矣嘗觀考工記曰善溝者水齧之

善防者水淫之蓋謂上水湍流迅急則自然下水泥沙嚙去矣今若俟開江尾及疏吴江岸為橋與海口諸浦同時興功則自然上流東下嚙去諸浦沙泥矣凡欲疏鑿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則上之水無不流若先治上則水皆趨下漫滅下道而不可施功力其勢固然也故今治三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口諸浦疏鑿吴江岸及置常州一十四處之斗門築堤制水入江北與吴江兩處分泄積水最為先務也然鍔觀合開三州諸瀆溝不必全藉官錢蓋三州之民憔悴之久人人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今略舉其一二若開江尾疏吴江岸為橋遷吴江岸東一村之民開地僅為昔日之江置一十四處之斗門并築一十四條堤制水入江開苧夾干白鶴溪白魚灣大吴瀆塘口瀆宜興東蠡河則上非官錢不可開也若宜興之橫塘百瀆蘇州之海口諸浦安亭江江陰之季子港春申港下港黄田港利港宜興之塘頭瀆及諸縣凡有自古泄水諸溝港浜瀆盡可資食利戶之力也莫若先下三州及諸縣抄錄諸道江湖海一切諸港瀆溝浜自古有名者及供上丈尺料之功力之費或係官錢或係食利私力期之以施工日月同日開鑿同日疏放若或放水有先後則上水奔湧東下衝損在下開未畢溝港以故須同日決放也或者有謂昔人創望亭呂城奔牛三堰蓋為丹陽下至無錫蘇州地形東傾古人創三堰所以慮運河之水東下不制是以創堰以節之以通漕運自熙寧治平間廢去望亭呂城二堰然亦不妨綱運者何耶鍔曰昔之太湖及西來衆水無吴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未嘗堙塞故運河之水嘗慮走泄入於江湖之間是以置堰以節之今自慶曆以來築置吴江岸及諸港浦一切堙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泄二堰雖廢水亦常溢去堰若無害今若泄江湖之水則二堰尤宜先復不復則運河將見涸而狼運不可行此灼然之利害也又若宜興創市橋去西津堰蓋嘉祐中邑尉阮洪上言監司就長橋東市邑中創一橋使運河南通荆溪初開鑿市街乃見昔日橋柱尚存泥中咸謂古為橋於此也又運河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廢去久矣且古之廢橋置堰以防走透運河之水今也置橋廢堰以通荆溪則溪水常

倒注入運河之內今之與古何利害之相反耶鍔以謂古無吳江岸衆水不
猪運河高於荆溪是以塞橋置堰以防泄運河之水也今因吳江岸之阻衆
水猪而常溢倒注運河之內是以創橋廢堰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治吳江
岸泄衆水則運河之水再防走泄當於北門之外創一堰可也其利害蓋如
此也或又曰切觀諸縣高原陸野之鄉皆有塘圩或三百畝或五百畝為一
圩蓋古之人停蓄水以灌溉民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嘗蓄
水又未嘗插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鳧鴈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耶鍔曰塘之
為塘是猶堰之為堰也昔日置塘蓄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州之水久溢而不
泄則置而為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泄三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蓄諸
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為無益則古人奚為
之耶蓋古之賢人君子大智經營莫不除害興利出于人之未到後人之淺
謀管見不達古人之大智顛倒穿鑿徒見其害而莫見其利也若吳江岸止
知欲便糧運而不知遏三州之水反以為害又若廢青龍安亭江徒知不漏

商旅之税又不知反狹水道以遏百川今之人所以反古者凡如此也鍔切
觀無錫縣城內運河之南偏有小橋由橋而南下則有小瀆瀆南透梁溪瀆
有小堰名曰單將軍堰自橋至梁溪其瀆不越百步堰雖有亦不渡船筏梁
溪即接大湖昔所以為此堰者恐泄運河之水昔熙寧八年暑歲大旱運河
皆旱涸不通舟楫是時鍔自武林過無錫因見將軍堰既不渡船筏而開是
瀆者古人豈無意乎因語與邑宰焦千之曰今運河不通舟楫切觀將軍堰
接運河去梁溪無百步之遠古人置此堰瀆意欲取梁溪之水以灌運河千
之始則以鍔言為狂終則然之遂率民車四十二管車梁溪之水以灌運河
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來信夫古人經營利害凡一溝一瀆皆有微意而今人
昧之也嘗見蘇州之茜涇昔范仲淹命工開導以泄積水以入于海當時諫
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泄咸上疏言仲淹走泄姑蘇之水蓋不知其利而
反以為害今茜涇自仲淹之後未復開鑿亦久湮塞鍔存心三州水利凡三
十年矣每覩一溝一瀆未嘗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究轉皆非徒然也

鍔今日之議未始增廣一溝一瀆其言與圖符合若非觀地之勢明水之性
則無以見古人之意今并圖以獻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則庶幾三州憔悴之
民有望於今日也

別畫

一先開吳江縣江尾茭蘆地
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蜆江通青龍鎮又開青龍鎮安亭江通
海
一先去吳江土為千橋
一先置常州運河斗門一十四所用石䃮并築堤管水入江
一次開夾苧千白鶴溪白魚灣塘口瀆大吳瀆令長塘湖滆湖相連走
泄西水入運河下斗門入江
一次開宜興百瀆見今只有四十九條東入太湖
一次開蘇州茜涇白茅七鴉福山梅里諸浦及茜涇
一次開江陰下港黃田春申季子覓子諸港
一次開宜興東西蠡河
一次根究諸臨江湖海諸縣凡泄水諸港瀆並皆疏鑿

伍堰水利昔錢公輔為守金陵嘗究伍堰之利雖知伍堰之利而不知
伍堰以東三州之利害鍔知三州之水利而未究伍堰以西之利害一日錢
公輔以世之所為伍堰之利害與鍔參究方知始末利害之議完也公輔以
為伍堰者自春秋時吳王闔閭用伍子胥之謀伐楚始創此河以為漕運春
冬載二百石舟而東則通太湖西則入長江自後相傳未始有廢至李氏時
亦常通運而置牛于堰上挽拽船筏于固城湖之側又嘗設監官置廨宇以
收往來之税自是河道湮塞堰埭低狹處務添置若十有一堰往來舟筏莫
能通行而水勢遂不復西及遇春夏大水江湖泛漲則潮頭王母龍潭三澗
合為一道而奔衝東來河之不治亦可見也今若開深故道而存留銀林分
水二堰則諸堰盡可去矣所欲存二堰者蓋本處地勢自銀林堰以西地形

從東迤邐西下自分水堰以東地形從西迤邐東下而其河自西壩至東壩十六里有餘開河之際須隨逐處地形之高下以晝之然後江東兩浙可以無大水之患然銀林堰南則通建平廣德北則通溧水江寧又當增修高廣以俟商旅舟船往還之多可以置官收税如前之利此五堰所以不可不復也今莫若治伍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直歸太平之蕪湖下治吳江之岸為千橋使太湖之水東入于海中治百瀆之故道與夫蘇常湖三州之自故道膏穿于太湖者雖不可縷舉而槩可以跡究也難者曰雖復伍堰柰何伍堰之側山水東下乎復堰無益也鍔荅曰由伍堰而東注太湖則有宣歙池廣溧水之水。苟復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自除山澗之水牢有幾那比之未復十消殺其六七耳難者乃服

單鍔字君賜宜興人宋嘉祐二年與蘇軾兄弟為同年進士軾愛其賢妻以姪女弟鍔字季隱登嘉祐五年進士鍔存心水利凡三十年軾為錄其書進于朝不果行鍔子發字文興舉八行升為太學錄嘗修陽羡風土誌事見單氏家乘

水利集

元都水監任仁發著

議者曰古者吳淞江狹處尚二里餘猶且不能吞受太湖之水於是添浚三十六浦以佐之且復時有滲没田疇之患今所開江止濶二十五丈置閘十座其能去水幾何其利則未之有也

荅曰所開江身濶二十五丈置閘十座每閘濶二丈五尺可以泄水二十五丈吳淞江係潮水往來之地古人論泄水之法極詳范文正公曰三分其時（一日之潮有漲有停）擯居二焉謂如一日十二時晝夜兩潮遂四時辰潮漲八時辰潮落所設之閘晝夜皆去水之時也所以江面雖二里之寬不如十閘之功也況今東南有上海浦泄放澱山湖三泖之水東北有劉家港耿涇疏通崑城等湖之水吳淞江置閘十座以居其中潮平則閉閘以拒之潮退則開閘而放之滔滔不息勢若建瓴直趨于海實疏導潴水之工業也與古之三江其勢相埒若天時多雨雖太湖汪洋瀰漫其涸亦可待矣旱則閉閘潴水以供灌溉乃一舉兩得其利也

議者曰吳淞江自古無閘今置之非法也何不開閘疏通使江復故道一任潮之往來豈不便易

荅曰治水之法先度地形之高下次審水勢之逆順[illegible]尋源泝流各順其性古人謂水歸深潦又曰泥沙隨潮而來清水蕩滌而去今新涇上海浦劉家港等處水深數丈今所開止深一丈五尺若不置閘以限潮沙則渾潮捲沙而來清水自歸深源而去新開江道水性未順無以河淺約住泥沙不數月間必復淤塞前工俱廢故閘不可不置也范文正公曰新導之河必設諸閘正此謂也若欲再復吳淞江故道須候諸閘啓閉流順河深衆水歸源其洶湧之勢孰可制禦當於此時諸閘都閉挑開一處堰壩任潮往來借清水力東衝西決自復成江矣考工記曰善溝者水齧之此之謂也

議者曰吳淞江前時通流今日何為而塞豈非如海變桑田之說黃河日走千里非人力所可為者歟

答曰東坡有言若要吳淞江不塞吳江一縣人民可盡從於他處庶使上源之閘清水力盛泥沙自不能積何致有壅塞之患哉歸附之後將大湖東岸出水去處或釘木植為柵或壘草土為壩或築狹河自為橋置為驛路及有湖汊港汊又塵私鹽船往來多行塞斷所以水脉不通清水日弱渾潮日盛泥沙日積而吳淞江日就淤塞今日江勢正與東坡所見合若曰如海變桑田當河奔突一付之天則聖人手足胼胝盡力溝洫皆虛言也聖人豈欺我哉所當盡人力而為可也

議者曰錢氏有國一百有餘年止長興年間一次水災亡宋南渡一百五十餘年止景定年間一二次水災今則一二年或三四年水災頻仍其故何也

答曰錢氏有國亡宋南度全籍蘇湖常秀數郡所產之米以為軍國之計當時盡心經理使高田低田各有制水之法其間水利當興水害當除合役軍民不問繁難合用錢粮不吝浩大必然為之又使名卿重臣專董其事豪富上戶美言不能亂其耳珍貨不能動其心凡利害之端可以當興除者莫不備舉又復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一橫塘田連阡陌比比相承悉為膏腴之產設有水患人力未嘗不盡遂使二三百年之間水患罕見欽惟國朝四海一統人才畢集擢居重任者未知風土所宜也以為浙西地土水利與諸處同一例任地之高下任天之水旱所以一二年湖水旱損仍皆不諳風土之何其故也

議者曰蘇州地勢低下與江水平故曰平江古稱澤國其地不可作田此必然之理也今欲圍築硬岸亦逆土之性耳

答曰宋晉以降倉廩所積悉仰給於浙西水田之利故曰蘇湖熟天下足若謂地勢低下不可作田以為必然之理此誠無當之論何以言之浙西之地低於天下而蘇湖又低於浙西澱山湖又低於蘇州比低之最低者也彼中富户數千家于中每歲種植茭蘆埋釘插芭委葑土圍築硬岸豈非逆土之性何為今日盡成膏腴之田此明效大驗不可掩也既是澱山最低之湖經理尚可以為田却說已成之田不可作田天下寧有是也

議者曰浙西水旱專係天時非人力之所可勝自來討究治水之法終無可成

答曰浙西水利明白易曉但行之不得其要耳何謂無成大抵治水之法其事有三浚河港必深濶築圍岸必高厚置閘竇必多廣設遇水旱則有河港閘竇隄防而乘除之自然不能為害儻人力不盡而一切歸數于天寧有豐年耶東坡有言浙西水旱此係人事不修之積非天時之所致即此謂也昔范文正公親聞海浦時議者阻之公銳意定見力排浮議疏浚積潦數年大稔民受其賜載之方冊昭然可考乃謂終無可成為是說者皆是苟畜富家財物聽受富家驅使而妄為無稽之言也

議者曰開挑河道既已深濶河岸不須修築圍岸既已高厚河道不須開挑河道河岸既深既厚閘竇不須置立三者兼行徒勞民力而已

答曰開挑河道所以泄水修築圍岸所以障水置立閘竇所以限水自古三者兼行而不相悖也謂如不浚河道累值久雨若無河道以泄之則溝澮皆盈東風則淹湖西之田西風則破湖東之岸駭浪驟落常有數尺澇水之痕圍岸不高則無力難以隄防故湖溝不可不浚及不築圍岸或遇暴雨若無圍岸以障之水漲入圍車戽出田稻苗淹沒已經數日根株朽腐盡成棄物緩不及事故圍岸不可不築閘竇乃防水旱之具遇澇則啓而泄之遇旱則閉而蓄之又且隔住渾潮免致挾沙入河壅塞水道故傍江海浦一堰皆有閘竇蓋欲蓄水于未旱之前泄水于既澇之後乃閘竇限水之功也不可不立只此之說或若已不周知敢乃輒生妄議以毀其事可謂不知量也

議者曰河溝圍岸閘竇三者俱備自可永無水旱之憂則民食可足誠為久遠之計朝廷何為廢之

答曰范文正公宋之名臣盡心於水利嘗謂修圍浚河置立閘竇三者相為表裏如鼎之足缺一不可三者備矣水旱豈足憂哉國家收附江南三十餘年浙西河溝圍岸閘竇無官提治遂致水利廢壞若水旱小則小害大則大害是則年年有荒旱之田不可種藝深可惜哉今謂浚河溝圍置閘有久遠

之利朝廷廢而不治葑葍蔂夫工役取辦豪右上户部夫督役者辦於有司官宦豪民胥吏三者皆非其所樂為所以構煽是戶必欲阻壞而後已朝廷未見日後之利但逆目前之擾柰何澱湖占江豪富之徒挾爭賄以賂貴宦成事則難壞事則易安能延致乎成東坡亦云官吏憚其經營富户吝其出力所以累行而終輟不能成久遠之利也

計

吳淞江東南黃浦口起至大盈浦口止一萬五千一百丈大盈浦口起至永淮寺東止一千六百丈

永淮寺東起至趙屯浦口止一千五百丈趙屯浦口起至陸家浜止二千三百五十丈

陸家浜起至千墩浦口新洋江止一千六百丈

通計長二萬二千一百五十丈

三吳水利別本作三江水學有序節燕不足錄其文比此本為詳疑此乃改本也今畧附載別本所出若干左主事姚文灝浙西水利書所取蓋別本嘉靖乙巳世美堂

修圩次序水漫則專增其裏土不狠藉水涸則兼築其外岸方堅固裏外岦栽篌小水還須種茭蒲岸之兩顛或栽水楊或栽蘺篠白茅青茭皆能固岸圩之中須畫界岸高大堅固與外岸同圩有一頃者畫以一字三頃者畫以二字四頃者畫以三字五頃畫以十字六頃者畫以廿字七頃者畫以卅字八頃者畫以井字而溝通之蓋各各界斷則户少而力齊易集而易救但令低鄉圩岸蕩無根腳須得椿笆撈泥漸積隨田若干量出多少間有貧乏流移須用設法補助或以其田佃於有力之家或以其岸責付勤罰之類惟有純是逃亡卻用長夫修理若乃震澤等湖須用石堤如高郵三湖可也

開溝次序畧與開河同開河次序疾流撥汞緩流撈剪湖流傳送浮沙推撥污泥盤吊平陸闊挑撥汞之法用鐵為爬一爬五爪繫於稈筏趁流挽之撥動

其沙東流而遠去矣撈剪之法用竹為簾一首兩尾鐵口覆艘繫其尾而開合之泥自剪入而撈起矣傳送之法先將兩岸高厓分為等級每級高五尺廣一丈六尺為路四尺為溝級級布人人執器鍤以起土秋以詞泥一遞一送無崎嶇陟降之勞而土亦上矣推挽之法用木為車二橫九直橫方直圓以貫穿方橫長九尺五直長五尺下為齒上為柄四直長三尺下亦為齒二橫之上加以橫板兩其兩柔五人執其柄而按推之車之兩旁繫之以繩而前挽之則其沙自推起而攔去矣若其沙太深不能容人則車之後添発立人亦可盤吊之法用丈許小船枚入污泥皆毛盤索而盤吊之挑挖之法無他在衙先遠送而已又有順帶之法如冊隔遞可兩岸高厓若以往來行舟量力順帶南至吳江等處增廣塍北至鎮江等處增廣埠頭是亦衆多益寡之術但慮議者以為遲鈍蓋此法功效日計不足而歲計有餘歲計不足而世計有餘患人不之用耳

松江既湮而太湖之水無所泄人以為劉家河可泄太湖之水殊不知此河

雖通但能復此娄江之半節耳 其南北之半節所謂與大新洋江與夫下駕
者反被其橫衝松江之腰腹而為害莫除
其至南而折于西以接黄渰涇若又名華涇塘也 華涇塘東去有閘港此皆
東江之東段也但欠深廣而入于海耳今本誤重出以下八字
尋曹涇入海之閘河金山衛入海之閘河海塩縣入海之閘河以泄嘉禾秀
水塘等處以東湖抗之水而謂之南條者則太湖南之形勢順矣疏江陰下
港等河常熟白茅斧港復常州運河斗門一十四處走泄夾苧干等瀆築堤
管水入江而謂之北條者則太湖北之形勢順矣
藻又有三江水學或問今附錄二條三時治水一冬休養與論語使民以時
孟子不違農時不同何也曰断不可泥至冬乃役之説以陷民于死亡也盖
至冬乃役如工入執宮功之類非若水利乃野外工役不可以冬月為之也
詩云蟋蟀在堂從卑其休又曰塞向墐戶入此室處又曰三之日于耜四之
日舉趾書於仲春曰平秩東作於仲冬曰厥民隩盖三時勤苦一時休養令

古之通誼也程子開河他人管者多死程子管者不死一人只是處置得宜
耳冬月不役是求生之一路也老弱不用是求生之一路也衣食温飽是求
生之一路也漏華暴露是求生之一路也有疾即與之藥而發田是求生之
一路也船舍近便足蔽風雨是求生之一路也如此求生而猶不免於死是
誠當死者也然亦不可不為祭埋而厚恤其家也
客曰隨其田旁自修溝岸不若計其田畝鈞其工程為善盖田有長倚涇者
有横出涇者有不出涇者用子之法則長倚涇者用工太多横出涇者用工
太少不出涇者無工可為豈得為均乎野人曰嘗時鄙見亦如此然鈞則鈞
矣終是甲治乙田丁修丙岸非惟不肯盡心抑且無憑賞罰思之十年始遇
有議乃上海陸宗嘗知謝中丞曾憲副之意正同蓋不出涇之田澇則不得
洩旱則不得溉獲則難於入畝則難於出凡有此田者多是貧難下戶當優
恤者也若其横出涇者與長倚涇者旱則易於溉澇則易於洩獲則便於入
畝則便於出有此田者多是殷實有力者也故定為此法尤懸與情使貧乏

者既得以安生而有力者又無計以偷閑堅固浚滌若既得以蒙賞而於浚
疎脆若又無計以逃罪愆所謂一尺一步皆有歸著一賞一罰皆得其當者
誠非臆度之言也
低鄉無土如何修岸此則須用載土撈泥且如商賈從長沙販米經年累月
涉歷風濤只是欲得米故不辭艱苦今在平河載土近處撈泥得一船即是
一船之米得萬船即是萬船之米但寄之於田歲歲取之無窮也

亶又上治田利害大槩有七

一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者昔禹之時震澤爲患東有堽阜以隔截其流禹乃鑿斷堽阜流爲三江東入于海而震澤始定震澤雖定於環湖之地尚有二百餘里可以爲田而地皆卑下猶在江水之下與江湖相連民既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復平闊足以容受震澤下流使水勢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趨於海其沿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以爲田而地皆高仰反在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民既不能取之以灌溉而地勢又多西流不得蓄聚春夏之雨澤以浸潤其地是環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常有旱災如之何而可以種藝耶古人遂因其地勢之高下井之而爲田其環湖鹵下之地則於江之南北爲縱浦以通于江又於浦之東西爲橫塘以分其勢而棊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闊者三十餘丈狹者不下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且蘇州除太湖之外江之南北別無水流而古人使塘深闊若此者蓋欲取土以爲堤岸高厚足以禦其湍悍之流故塘浦因而闊深水亦因之而流耳非專爲闊其塘浦以決積水也故古者堤岸高者須及二丈低者亦不下一丈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堤岸尚出於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雖大水不能入於民田也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之水亦高於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其堤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畎引以灌溉此古人浚三江治低田之法也所有沿海高仰之地近於江者既因江流稍高可以畎引近於海者又有早晚兩潮可以灌溉故亦於沿海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爲一縱浦又五里七里而爲一橫塘港之闊狹與低田同而其深往往過之且堤阜之地高於積水之處四五尺至七八尺遠於積水之田五十里至百餘里固非決水之道也然古人爲塘浦闊深若此者蓋欲畎引江海之水周流於堤阜之地雖大旱之歲亦可車畎以溉田而大水之歲積水或從此而流泄耳非專爲闊深其塘浦以決低田之積水也至於地勢西流之處又設堰閘斗門以瀦蓄之是雖大旱之歲堤岸之地皆

可耕以爲田此古人治高田蓄雨澤之法也故低田常無水患高田常無旱災而數百里之地常獲豐熟此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也二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古人治田高下既有法方是時也田各成圩圩必有長每一年或二年率逐圩之人脩築隄防浚治浦港故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也昔之田雖各成圩然所名不同或謂之段或謂之圍今崑山低田皆沉在水中而俗呼之名猶有野鴨段大泗段涇段及和尚圍盛熟圍之類至錢氏有國而尚有撩清指揮之名者此其遺法也蓋予年紀綿遠古法隳壞其水田之隄防或因田戶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昔者人戶各有田舍在田圩之中浸以爲家欲其行舟之便乃鑿其圩岸以爲小涇小浜即往非來所陳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說者諸浜者安船溝也涇浜既小是岸不高遂至壞却田圩都爲句水也今崑山柘湖澱水底之下尚有民家階甃之遺址此古者民在圩中住居之舊跡也今崑山富戶如陳顧李晏陶沈等田舍皆在田圍之中每至大水之年亦是外水高於田舍數尺此今人在田圩中作田舍之驗也或因人戶請射下脚而廢其堤或因官中開淘而減少丈尺因小時見小虞浦及至和塘並闊三二十丈業經開淘之後今小虞浦只闊十餘丈至和塘只闊六七丈此目所觀也或因田主只收租課而不脩堤岸或因租戶利於易田而故要淹沒蓋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謂之白望田所收倍於常稔之田而所納租米亦依舊數故租戶樂於間年淹沒也或因決破古堤張捕魚蝦而漸致破損或因邊圩之人不肯出田與衆做岸或因一圩雖完傍圩無力而連延隳壞或因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隄防盡壞而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每春夏之交天雨未盈尺湖水未漲二三尺而蘇州低田一抹盡爲白水其間雖有堤岸亦皆狹小沉在水底不能固田此大旱之歲常潤杭秀之田及蘇州堽阜之地並皆枯旱其堤岸方始露見而蘇州水田幸得一熟耳蓋由無隄防爲禦水之先具也民田既容水故水與江平江與海平而海湖亙至蘇州以東一二十里之地反與江湖民田之水

相揚故水不能湍流而三江不浚因伏觀非來議扶汴河者詔汴河閘處水面散漫不至深快故汴河淤瀕今蘇州水面動建一二百里而大湖之水又不及黃河之湍迅而數三江不淤不可得也今二江已塞而江又淺償不完復堤岸駱低田之水盡入於松江而使江流湍急但恐數十年之後松江愈塞處澤之患不止於蘇州而已也此低田不治之由也其高田之廢始由田法隳壞民不相率以治港浦其港浦既淺地勢既高沿於海者則海潮不應沿於江者又因水田隄防隳壞水得瀦聚於民田之間而江水漸低故高田復在江之上至於而流之處又因人戶利於行舟之便壞其堤門而不能蓄水故高田一望盡為旱地每至四五月間春水未過低田尚未能施工而堤皋之田已乾枯矣雖大水之歲湖秀二州與蘇州之低田渰沒淨盡則堤皋之田幸得一大熟耳此蓋不浚浦港以畎引江海之水不復堤門以蓄聚春夏之雨澤也此高田廢之之由也故蘇州不有旱當即有水患但水田多而旱田少水田近於城郭為人之所見而税復重旱田遠

於城郭人所不見而税役輕故議者只論治水而不論治旱也[illegible]論自來議者只知決水不知治田蓋治田者本也本當在先決水者末也末當在後今乃不治其本而但決其末故自景祐以來上至朝廷之搢紳下至農田之匹夫謀議擘畫三四十年而蘇州之田百未治一二此治水之失也推嘉祐中兩浙轉運使王建議謂蘇州民間一槩白水至深處不過三尺以已當復脩作田圩使圩位相接以禦風濤則自無水患若不脩作塍岸縱使決盡湖水亦無所瀦此說最為切當又緣當時建議之時正治兩浙連年治水無効不智大段擘畫令官中逐年調發夫力吏互脩治及不曾立定逐縣治田年額以辦不辦為賞罰之格而止令逐縣令做縣例勸導逐位植利人戶一二十家自作塍岸各高五尺緣民間所鳩工力不多蓋不能齊整借令多出工力則各家所收之利不償其所費之本兼當都水監立下官員賞與不重故上下因循未曾併驟公私之力大段脩治臣今欵乞檢會王安石所陳利害卻將臣下項擘畫脩築堤岸以固民田則蘇州之當可

計日而取効也議者或謂叢年吳及知華亭縣常率逐段人戶各自治田亦不曾煩費官司而人獲其利今可舉用其法以治蘇州水田不須重煩官司也曰蘇州水田與華亭不同華亭之田地連堤皋無暴怒之流浚河不過一二尺脩岸不過三五尺而田已大稔矣然不踰三五年間尚有堙塞今蘇州遠接江湖水常暴怒故崑山常熟吳江三縣堤岸高者七八尺低者不下五六尺或用石甃或用椿篠或二年一治或年半脩葺而風濤洗蕩動有隳壞今若以華亭之法而治之或水退之後一二年間暫獲豐稔蓋不可知求其久遠之効則不可得也夫以華亭之法而治蘇州之高田則可矣若治蘇州之田譬之以一家之法而治一國也其規摹法度則迥之至於措置施設之方則小大不可同也[illegible]自來人所議數開通諸大浦盧瀝浦松江諸匯并決水入江陰軍等亦皆治水之一說但隄防未立行之無功候隄防既成之後前項諸說又不可不行蓋水勢湍急卻要諸處分藏水勢故也故曰治田者先也決水者後也住今究窮得古人治田之本委可

施行若令臣先往兩浙相度不過訂之於諸縣官吏考之諸鄉父老而已況諸縣官吏作來脩去固不若臣之生長鄉里世為農人而備知利害也父老之智未必過於范仲淹葉清臣況范仲淹葉清臣尚不能窺見古人治田之跡父老安得而知伏望令臣略到司農寺陳白委不至有誤朝廷候歎直(四)論今來乞以治田為先決水為後因既先成水亦從而可決不過五年而蘇州之水患息矣然治田之法若總而論之則瀚漫而難行析而論之則簡約而易治何也今蘇州水田之最合行脩治處如前項所陳南北不過乙百二十餘里東西不過一百里今若於上項水田之內循古人之跡五里而為一縱浦七里為一橫塘不過為縱浦二十餘條每條長一百二十餘里橫塘十七條每條長一百餘里共計四千餘里每里用夫五十人約用二千餘萬夫至和中開崑山塘每里夫二千五百人塘面闊六丈底潤四丈深四尺每里積土計三十萬尺分為兩岸每岸底只闊一丈四五尺面只闊四五尺高不及六七尺故不踰一二年又至隳壞故曰總而言之

則瀚漫而難行也今且以二千萬夫開河四千里而言之分為五年每年用夫四百萬以開二千八百里蘇秀常湖四州之民不下四十萬三分去一以為高田之民自治高田外尚有二十七萬夫每夫一年借雇半月計得四百餘萬夫可開河八百里卻以上項四百餘萬夫分為十縣逐縣每年當夫四十萬開河八十里以四十萬夫分為六箇月逐月計役六萬六千餘夫開河十三里有零以六萬六千夫分為三十日則逐縣每日只役夫二千二百人開河一百三十二步將二千二百人又為兩頭項只役一千一百人開河六十六步雖縣有大小田有廣狹民有衆寡及逐日所開河溝所役夫數多少不同大率治田多者頭項多治田少者頭項少雖千百項可以一頭項盡也臣故曰析而論之則簡約而易治也如此而治之五年之內蘇州與隣州之水田治亦盡矣塘浦既浚矣隄防既成矣則田之水必高於江江之水亦高於海然後擇江之曲者而決之及或開瀘瀆浦皆有功也何則江水湍流故也故曰治田者先也決水者後也江流既高矣然後

又究五堰之遺址而後之使水不入於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為蘇州之患也此治水田之大畧也昔有㘭堰今後五堰者今只有五門故也蘇州設堰閘亦舊矣劉公著作嘗引唐白居易九日蘇州登高詩云酒酣憑檻起四顧七堰八門六十坊是唐之世已有堰矣至端拱二年轉運使喬惟岳始廢之蓋隄防既壞水得潴容於民田之間水勢稍低故可廢其堰也其旱田則乞用上項一分之夫浚治港浦以畎引江海之水及設堰門以潴春夏之雨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虞矣臣論乞備古人之遺跡治田者臣昨來所乞蘇州水田一節罷去其某家涇某家浜之類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七里十里而為一橫塘因塘浦之土以為隄岸使塘浦闊深而隄岸高厚塘浦闊深則水流通而不能為田之害隄岸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必趨於江今具蘇州秀州及沿江沿海水田旱田見存塘浦港瀝堰門之數及所能記者總七項共二百六十五條并臣擘畫將來治田大約各附逐項之下謹具項一具水田塘浦之跡凡四項共一百三十二條一吳松江

南岸自北平浦北岸自徐公浦西至吳江口皆是水田約一百二十餘里南岸有大浦二十七條北岸有大浦二十八條是古昔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在松江之南者臣不能記其名在松江之北六七里間曰浪市橫塘又下北六七里而為至和塘是七里而為一橫塘之跡也松江南大浦二十七條北平浦破江浦艾祈浦槐浦顧匯浦養蠶浦大盈浦南解浦梁乾浦石臼浦直浦分桑浦內黃浦趙屯浦石浦道褐浦千墩浦雖浦張潭浦陸直浦甫里浦浮高浦塗頭浦順德浦大姚浦破墩浦蓋頭浦松江北大浦二十八條徐公浦北解浦元浦沈浦蒋浦三林浦周浦顧裴浦金城浦木瓜浦蔡浦下駕浦決浦洛舍浦楊梨浦新洋浦淘仁浦小虞浦大虞浦馬仁浦浪市浦尤涇浦下里浦戴墟浦工顧浦青丘浦奉里浦任浦松江北橫塘二條浪市橫塘至和塘已上松江塘浦五十七條並當松江之上流皆是闊其塘浦高其堤岸以固田也只因久不修治遂至衰壞每遇大水上項塘浦之岸並沉在水底不能固田議者不知此塘浦元有大岸以

固田乃謂古人浚此大浦只欲泄水此不知治田之本也臣今擘畫並當浚治其浦修成堤岸以禦水當不須遠治他處塘浦求決積水而田自成矣一至和塘自崑山西至蘇州

其南北兩岸各有大浦十二條是

浦之跡也其橫浦南六七里而有皆為

畎澮洗剔不見其跡臣前至和塘徒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患之大利者謂至和塘南北縱浦猶塘皆廢故也謹具下項至和塘南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新瀆浦平樂浦戴墟浦吳美浦朱塘浦界浦鳳凰涇任浦蠡塘至和塘北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高墟浦羅里浦諸昌涇界浦任浦上雉瀆下雉瀆蠡塘官瀆橫塘在南者曰浪市塘已具松江項內更不重出在北者皆廢已上至和塘兩岸塘浦二十四條在塘北者今猶有其名而或無其跡在塘南者雖存其跡而並皆狹小斷續不能固田其闊南岸又有朱涇王村涇北岸又有司馬涇李涇周涇小箐涇大蕭涇歸涇吳涇清涇諱涇諸涇揚涇之類皆是

民間自閘私浜即注而所謂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今並
乞發罷只擇其浦之大者關閘其塘高築其岸南修起浪市
掘塘北則或五里十里為一橫塘以圍田自近以及遠則良
田浙多白水浙伏風瀉浙小矣一常熟塘自蘇州齊門北至
常熟縣一百餘里東岸有涇二十一條西岸有涇十二條是
市七里十里而為一橫塘之跡也但目今並皆挾小非大跋
塘浦董古人之橫塘縱壞而百姓侵占及埋閘私浜相雜於
其閘即往所謂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謹具目今兩岸涇
浜之名下項常熟塘東橫涇二十一條關墓涇楊涇米涇樊
涇囊涇南湖涇湖涇朱涇永昌涇第涇薛涇界涇吳塔涇尚
涇川涇黃土涇圖涇廟涇下莊涇新橋涇黃母涇常熟塘西
橫涇十二條石師涇楊涇王婆涇高姚涇蘇宅涇聶涇度涇
廟涇永昌涇野長涇諱涇張門涇已上常熟塘兩岸橫涇三
十三條董記其冢再今但乞發其小若擇其大者深闢其塘
馬修其岸除西岸自擎畫為打外其東岸合與至和塘北及
當熟縣南新修縱浦交加棊布以為打自近以及遠則良田

浙多白水浙伏風瀉浙小矣一與山之判至太倉塘自凡三
十五里兩岸各有塘浦七八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
其橫塘在塘之南六七里而為朱涇塘張湖塘郭石塘黃姑
塘在塘之北為風瀉沈剛與諸湖相連不見其跡謹具下項
崑山塘南有塘浦七條次里浦新洋江任里浦下駕浦下吳
浦上吳浦太倉橫涇崑山塘北有塘浦七條婁縣上塘婁縣
下塘新洋江依里浦黃蕩涇上吳塘下吳塘橫塘四條朱瀝
塘張湖塘郭石塘黃姑塘已上塘瀝十八條除新洋江下駕
浦曾經閘浚餘並未嘗開浚今河底之土反高於田中每遇
天雨稍闢則更不通舟船天雨未盈尺而田盡渰沒今並乞
閘浚以閘田已具下項一具判田塘浦之跡凡三功一百三
十三條一松江南岸自小東浦北岸自北陳浦東至海口並
是旱田約長一百餘里南有大浦一十八條北有大浦二十
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之在江南者僅不記
其名在江北者七八里而為鶴鳴塘練祈塘是七里而為一
橫塘之跡也謹具下項松江南岸有大浦一十八條小來浦

盤龍浦朱市浦松子浦野奴浦張墊浦許浦魚浦工爍浦丁
灣浦蘆子浦滬瀆浦釘鈎浦工海浦下海浦南及浦江浮浦
爛泥浦松江北岸有大浦二十條北陳浦顏浦桑浦大黃肚
浦小黃肚浦章浦樊浦楊林浦工河浦下河浦儀天浦鎮浦
新華浦槎浦秦公浦雙浦大場浦唐章浦責州浦南量灣橫
塘二條鶴鳴浦練祈浦已上塘浦四十條各是戽引江水以
灌溉高田只因久不浚治浦底既高而江水又低故逐年常
患旱也議者乃謂於此諸浦決泄蘇州崑山長洲及秀州之
積水是未知古人設浦之意也今當令高田之民治之以備
旱當則高田獲其利也一太倉堤事之東至當涇約四五十
里凡有南北大塘八條其橫塘南自練祈塘北至許浦共一
百二十餘里有堤門及塘浜約五十餘條涇能記其二十五
條旱田而橫塘多欲水之周流於其間灌溉之意也今皆淤
淤不能引水以備於田謹具下項南北之塘八條太倉東橫
瀝半涇塘青堤橫瀝五家堤橫瀝鶴頭塘支涇楊藻子涇諸
涇東西之塘及堤門等二十五條方秦塘錢門塘劉塘張堤

門薛市門黃姑塘吉涇塘沙堰門太倉塘包涇古塘吳堤門
顧堤門廟堤門岳瀝李堤門丁堤門湖川門黃涇杜漕塘雙
顧塘斜門直塘支塘李藻塘已上堤自已東塘浜門瀝共三
十三條南北者各長一百餘里接連大浦並當浚治以洩溉
高田東西者橫貫三重堤身之田而西浦諸湖若深浚之大
者則置閘斜門或置堰而下或水函遇大旱則可以車戽諸
湖之水以灌田大水則可以通放湖水以灌田而分減低田
之水勢於平時則瀦聚春夏之雨潦使堤身之水常高於低
田不須車戽而民田足用一湖溢之地自松江下口南連秀
州界約一百餘里有大浦二十條僅今能記其七條自松江
下口北繞崑山常熟之境接江陰界約三百餘里有港浦六
十餘條僅能記其四十九條是五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
塘在崑山則為八尺涇花蒲涇在常熟則為福山東橫塘福
山西橫塘謹具下項松江口下南連秀州界有大浦七條三
林浦杜浦周浦大盈浦卯瀝浦戚崇浦顯公浦松江口下北
統蘇州崑山常熟縣界至江陰軍界有港浦四十九條北及

浦下田浦堰浦工夫浦下練祈浦桃源浦練祈浦顧涇浦六岳浦抹挑浦川沙浦下張浦新漕浦茜涇浦楊林浦七丫浦瀏港浦北浦尹公浦甘草浦唐相浦陳涇浦錢涇浦滋湖浦吳泗浦鐺脚浦下六河浦黃涘浦沙營浦白茆浦金涇浦高浦許浦縞溝浦千步涇耿涇浦新涇浦崔浦水門浦觀鰈浦吳涇高涇西陽浦新涇陳浦張涇湖涇溪浦黃泗浦橫塘四條八尺涇花浦涇福山東橫塘福山西橫塘已上沿海港浦共六十條各是古人東取海潮北取揚子江水灌田各開入埋阜之地七里十里或十五里開作橫塘一條通灌諸浦使水周流於高阜之地以浸潤高田非專欲決積水也其閒雖有大浦五七條自積水之處直可通海然各遠三五十里至一百餘里地高四五尺至七八尺積水既被低田堤岸隳壞一時漫流瀦驟於低下平瀰之地雖開得上項大浦其積水終不肎遠從高處而流入於海唯大水之年決之則暫或東流爾今不拘大浦小浦並皆淺淤自當開浚東引海潮北引江水以灌田臣所擘畫治蘇州田至易曉也水田則做岸防水以圍田高田則浚塘引水以灌田此數人所共知也但自來治水者舍常而求異忽近而求遠而反謂做岸圍田浚塘引水之說為淺近而不肯留意遂因循至此今欲知蘇州水田旱田不治之由觀此篇可見其大畧已上水田旱田塘浦之跡共七項總二百六十五條皆是古人因地之高下而治田之法也其低田則濶其塘浦高其堤岸以周田其高田則深浚港浦畎引江海以灌田後之人不知古人灌田周田之意乃謂低田高田之所以濶深其塘浦者皆欲決泄積水也更不計量其遠近相視其高下一例擇其塘浦之尤大者十數條以決水其餘差小者更不浚治及與工役動費國家三五十萬貫石而大塘大浦終不能泄其塘浦之水差小者更不曾開浚也而議者猶謂此小塘小浦亦可泄水以致朝廷愈不見信而大小塘浦一例更不浚治積歲累年而水田之隄防盡壞使二三百里肥腴之地槩為白水高田之港浦皆塞而使數百里沃衍潮田盡為荒蕪不毛之地深可痛惜臣竊思之上項塘浦既非天生亦非地出又非神化是皆人力

所為也然自國朝紀御已來百餘年閒除十數條大者開或浚治外其餘塘浦官中則不曾浚治今當不問高低不拘小大亦不問可以決水與不可以決水但係古人遺跡而非私浜者一切併合公私之力更休迭役旋決修治係低田則高作堤岸以防水係高田則深浚港浦以灌田其埋身兩流之處又設斗門或埋門或堰閘以瀦水如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憂矣○後二項非要切不錄

長洲志　郡城西南三十里、巨浸曰四太湖、即古震澤
具區也、亦名五湖、跨連三州、延廣四萬八千餘頃、其源
自西北則自荊溪以上、浙九陽江通蕪湖大江、中受宣歙
池州建康諸水、南則受天目苕霅諸水、自烏程下流為
三江以入于海、如覆底定、三江曰東江曰吳淞江曰婁江、
其故莫能詳矣、據今水道、一自湖州諸港通于鶯脰湖、
涇于澱山湖陳湖白蜆江澱山湖、趨于三泖、歸于黃浦出
海、一自吳江趨于吳淞江出海、一自胥口鮎魚口出、繞郡
城之婁門、經至和塘、由崑山入太倉之劉家河出海、並
湖之郡、為常州為湖州為蘇州、惟蘇州當其下流、而吳
江縣吳縣為之入口、太倉之劉家河、嘉定之吳淞江、常
熟之白茅港、為之出口。　自東壩築後、太湖所受、惟荊溪
天目諸山水、而水患已大減、于宋元時、雖吳江長堤已
南水洞填塞、而沿隄舖望、皆成膏腴之田、其屬宋元、
稍塞蓄草、而水即田漲、河今之百年、五七湮所、
實而為諸水不入故也、吳淞江承太湖之流而注、海潮
水常駛、與海潮勢敵、故江流暢通、水勢稍緩、則海
潮深入、積土淤江、故前之治水者必先治吳淞江、今數
十年來、潮水無障、積久成陸、而若排沿江之田稍早
而已、不關湖水之泄為患也、此亦足證太湖水源、視宋
元僅存十三矣、　今之有司、非不言水利也、甚議論則
悉、行移則備、然大率視為常談、不過略加修飾、銷
繳公文而已、此其他田主之者無專官而施之也、不責
實焉耳、　國家不計早在江南、苟不備水利、則田賦

不登、田賦不登、則國用匱、所當亟為講求者、莫先于
水也、誠得廉詢嚴勘、責見某河當官開、某河當浚
閘某涇當加高、某涇當築閘、諸若為今、大約十餘年
一浚、垂為治之定事、即四此則先朝之成例、治水之
長利也、若付之帶管之官、不過行文塞白、訖無成效、
又何所補、今日觀之、府縣有水利官、錄役有導河夫
銀之、若又御史憲使、又每歲經理之、試舉所備者
何水所利者何處、竟致五十年來通行之水、則河身
日高、不通行處、則漸以成陸、岸塍則大者崩削、小者
坍廢、至于官塘、亦傾圮斷缺、行跡湮滅矣、要有實意
為民以圖久遠之功者乎、　鄉中耆老、皆言三十年
前、民間食足事簡、歲時得以餘力治圩岸、故田以完固、
近年窮苦、救死不贍、不遑修理、故田圩盡壞、而水
災加甚、　國家設立塘長、正為圩岸計也、今則水利官
于塘役、則帶例是急、塘役于田戶、則科斂需索為
務、而于上司稽催、不過飾虛文、循故事、應之而已、甚
日至壞塘而不可頓復、皆是故也、　蘇郡稅至百
萬、蓋十倍于宋、五倍于元、

一太湖　　牛若麟

太湖即具區一名震澤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其關繫東南水利甚鉅御覽水利全書攷述綦詳無煩贅矣又名笠澤左傳云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蓋湖廣三萬六千頃四通五達跨蘇湖嘗三州自東而南迤西轉北則吳江烏程長興宜興武進無錫六縣諸港瀆皆太湖之出入也上從廳太徵寧下逮松江暨浙省諸郡並縣太湖爲閒道盜艘白晝揚帆風稱要害吳固僻輶其東壖然湖中七十二峯大半隸吳吳之兩洞庭與武進之馬蹟獨峯高而扯閼人廬稠密爲萑苻所窺伺萬曆戊子馬蹟之嘯聚已爲殷鑒矧兩洞庭又吳邑西南之命脉迴嶻東山多亡命匿迹水陸縱横致歷督撫飭兵撥勦俘斬報聞則太湖尤非無事之日雖選将募卒布列余皇可恃無恐而在吳境實稱第一險阻既志矣可弗圖歟

一西洞庭

具區浮巘嵬然於吳境者唯西洞庭周遭八十餘里峯巒洞壑之奇誇於寓內蓋靈區也志已詳矣凡故家巨姓聚廬托處其間依山遶水籬落村墟皆異凡境與壤稍開阡陌然廣不及山之一二士人無田可耕詩書之外即以耕漁樹藝爲業稍有資畜則商販荆襄涉水不避險阻正德以前家户饒給父老多不識城市有西山富之謡嘉靖倭殘罄匱齋盜山遥荒蕪致額糧虚宕民力不堪兢思逃徙求豐宋公爲令設法補賦百方拊卹自此以後之子遺皆宋公之造也畏壘遺思無間久近今　公家賦急兼迫以徭差閭閻之膏血更竭茲又疊罹蝗旱而荆襄冦擾長江多綠林經商裹足居者行者莫繼饔飧山中千年喬木貿易充薪斬伐殆盡司土者雖觸目傷心窘於培養無術不得已而曰西山貧将以告之後賢可乎

一東洞庭

吳境具區之山尖高廣者爲莫釐峯即東洞庭東聯武山中穿一港横采通濟合之總名東山去葑湖背越水不二

三里而遥設有莫窟渡以防胥口石尤之阻凡山之往來于歧更者可航可越故居民較西洞庭爲繁聚族而處久成巷陌死徙無出境其戀土之情與西洞庭無異士喜勤學累發鼎元編氓亦苦田少不得耕稼而食並商遊江南北以逆齊魯燕豫隨處設肆博錙銖於四方以供吳之賦稅兼辦徭役好義急公茲山有焉嘉靖倭變已析皮毛髓存髓骨賴諸賢令休養生息

願皇之世神氣稍振歲肩年役乃幾有急需猶屈首指以累

之民乃益困矧今虜寇交訌居貨行貨多遭焚劫或罹屠慘舉山之民嗟無寧宇司牧者要之若蔓延之獄無蘖之征務當寬恤以節其餘力未必非根本之論也

一石湖

石湖亦吳城西南諸水之委渚以太湖視之猶一勺耳何以圖豈爲翠巘長虹陸行水泛足誇勝槩乎當此四郊多壘所在綢繆石湖密邇城闉其南北東西港水縱橫四出又與吳江長洲錯壤交轄險無足恃嘉靖甲寅乙卯之歲倭船輙緜此進退幸吳江令楊公芷帥鄉貢士周大章諸生吳詰督水師拒戰舩魚口生俘馘獻大挫賊鋒吳江尚傳述便槩而吳境泯其績矣可歎也時吳令康公世耀奉檄守禦城西往來於楓橋木瀆之間不遑兼顧楊公一心報

國不辭越境奮力迎鬪至今談之稟稟有生氣予故圖石湖撰說略紀其事使知石湖亦吳邑之要害邇藉督撫設營分哨簡練精勇飛艇如駛卽有寇盜不敢陸梁然叨司土

不可不留意於此湖也

吳茎原三江　三江之說自來不一今以庚仲初吳都賦注朱長文吳郡續圖
經及水道奔趨之跡驗之則太湖之水自東南分流出白蜆入急水澱山縣
小漕大盈以入海者曰東江自鹿山過大姚經崑山石浦安亭縣青浦達滬
瀆東瀉入海者曰吳淞江自東北分流從郡城東行經古婁縣水勢洪駛與
少近微東北直下今俗訛為劉家港者曰婁江是三江實東南泄水之尾閭
各有入海之所而弗可混者也世惟惑於顧夷吳地記云吳淞江乃古婁江
遂使吳淞海口浸為興揆考宋紹定六年知平江府楊煒奏乞於吳淞口置
寨以備海道曰鄉者逆全多就顧徑遷米自海洋窺吳淞江口平江必為震
驚據此乃知吳淞入海原有其所又考雲間志載青龍江上接吳淞江下通
滬瀆吳孫權書造戰艦於此則其江之浩渺而滬瀆乃其下流昭然可見判
吳淞距婁幾五十程其亦曰婁江云者妄矣夫震澤疏源以注江三江導流
以歸海民物奠之全吳財賦其賴諸此後代率遑私智或圖苟安悉置此不

講故小漕大盈及諸港日就淺狹而東江遂湮惟澱湖支流北注吳淞江從
劉家港入海安亭青浦河存一線而下流堙塞其水逆趨夏駕浦亦從劉家
港入海于東北會于婁夫水勢順則疾疾則泥沙並行逆則緩緩則渾泥停
澱故崑山之東南隅嘉定之西南隅青浦之西北隅華亭之北隅昔日之沃
壤今皆磽确莫耕三江塞二而以全湖東注之水獨歸於劉家港其勢漸不
能容日積月累行復如二江患矣識者能無隱憂哉為今計當搭故道開復
俾澱湖之水原從東瀉而弗北注吳淞之水原出安亭青浦達滬瀆而弗逆行底
幾經緯分明四縣不耕之地可復種矣自大古堌自西抵常州境僅一百五
十里常熟南抵湖秀境僅二百里其地低下多水田故虞水堌自東接海岸
東西僅六七十里南北僅百里常熟北接北江之漲沙南北僅八九十里東
西僅二百里其地高仰多旱田故虞旱今水有所歸則泛溢不出而水田常
稔江湖率識則蓄溜可豫而旱田常稔鮮有不浮於天時者

通番事蹟石刻在劉家港天妃宮壁宣德六年正使太監鄭和副
都指揮朱珍王衡等立後記永樂三年舟師往古里等國時海寇陳祖義等
聚衆三佛齊國抄掠番商生擒厥魁至五年回還永樂五年統舟師往爪哇古里
柯枝暹羅等國國王各以方物珍禽獸貢至七年回還永樂七年統舟師道
經錫蘭山國王亞烈若奈兒負固謀害賴神顯應覺遂生擒其王至九
年歸獻尋蒙省歸國永樂十二年統舟師往忽魯謨斯等國有蘇門答剌
國偽王蘇幹剌寇侵王遣使赴　闕請救就率兵勦生擒偽王至十三年歸
獻是年滿剌加國王率妻子朝貢永樂十五年統舟師往西域忽魯謨斯國
進獅子金錢豹西馬阿丹國進麒麟番名祖剌法并長角馬哈獸木骨都束
國進花福祿并獅子卜剌哇國進千里駱駝并駝雞爪哇國古里國進麋里羔
獸方物皆古未聞者遣男弟捧金葉表文朝貢永樂十九年統舟師遣
忽魯謨斯等各國使臣久侍京師者悉還本國各國王貢獻視前益加宣德
五年仍往諸番開　詔舟師泊祠下思昔皆神明護助勒文於石注一

自劉家港而西為北漕漕為梁長河又西為北時溝為楊子涇為小塘子為三
江口為石婆港南曲為渭塘灣北為新開河為青福涇為菖蒲涇為半涇
半涇橫帶城東數里南入婁江北經湖川楊林至七浦半涇之南達仁義涇若
北漕漕雖號東道水而屬於劉家港稍偏於東南自北漕漕入正東橫帶諸
水為丁涇港為新塘港為陸窑塘摩羅涇為陶家港並入於海注二

吳塘在州城西三里南入婁江經吉涇入嘉定界北經湖川達七浦塘永樂二
年戶部尚書夏元吉浚顧浦南引吳淞江水北貫吳塘今則婁江以南稷塞

自吳塘而西為黃泥涇為泥涇東為太倉塘（引婁江水入州城大西門）自太倉塘稍南為陳門塘引婁江水入小西門其稍偏於西北與陳涇黃泥漕皂注並入鹽鐵塘又西北為

古塘 注三

顧浦在州城西南五里引吳淞江水入吉涇舊志云嘉祐三年轉運使沈立開崑山顧浦其北自吉涇塘稍東復北下為戚瀆涇戚瀆涇與南鹽鐵張涇橫瀝水東西相互俱北入婁江南鹽鐵在戚瀆涇左張涇橫瀝在戚瀆涇右 注四

橫瀝南經婁江入吉涇塘北經七浦入常熟 注五

橫塘在州城東北經楊林七浦入常熟六尺溝在其東北港在其西自橫塘而南經（運水）為浪港南下為黃泥自黃涇出為七鴉浦 注六

七丫浦西承巴城湖之水東入海其曲曰木樨灣曰康長灣東名七丫港自沙頭鎮以西稱七浦塘（一作戚） 七浦南下為楊林塘

楊林塘東至花浦口入海西縣新塘工承巴城湖長可敵七浦其南為湖川塘

湖川塘東環出小塘子入婁江西 注七 接金雞河多支流與七浦楊林水並橫貫州北鹽鐵塘中至北城下 注八

鹽鐵塘南十二里達嘉定出吳淞江北四十里達常熟白茆塘至江陰出楊子江偽吳築城時有南北水門鹽鐵塘自南來經婁江折而北直貫城中今南北水門塞城中鹽鐵塘分從東西三水門受水而縣婁江折北者俗呼倉河蓋沿元時海運倉西岸故倉基雖改數場俗猶訛襲

海在州城東七十里自劉家港南環七鴉浦北百餘里東北至崇明縣二百六十里水面兩岸距四十里

弘治十年冬工部主事姚文灝浚七丫浦

嘉靖元年工部尚書李充嗣浚白茆塘 姚文灝言開白茆者[illegible]

以侍郎[illegible]

二十六年冬巡按御史歐陽 重浚七丫浦 文徵明記曰吳淞初都水姚公文灝嘗一浚之頃以處業此廣陽城之民並湖為斜堰堰湖水而分之其西流者折而入于白茆東流自花涇而出巴城紆迴而屬之七浦其勢漸殺而其流益微不能為海潮之衝日積月淤至于不通而高仰之田獨受其敝嘉靖丙午有 詔興三吳水利[illegible]自石橋行東行至于直塘迤東千八十丈有奇自直塘東行至于沙頭延袤二千四百二十丈又東行歷[illegible]橋抵橫涇延袤千十有一丈總為丈四千五百六十有奇其深自一丈至八丈廣自八丈至十丈極于十有五丈於[illegible]而漸拓之以稱其勢也於是[illegible]有委[illegible]流遂[illegible]沙滌不復淤而東民有粒食之望矣

隆慶元年二年巡鹽御史蔡元[illegible]言浚七浦楊林鹽鐵三塘 王世貞記曰七浦鹽鐵[illegible]婁東之水以入海者也為丈七千二百有奇外創壩以距海潮閘一以備止洩又相月河以輔之楊林者橫州之北其石多草易涸而鹽鐵故清河也是二河者太倉幹也丈各八千有奇表而注至吳塘種浦[illegible]文幹也丈各三千有奇出七浦[illegible]而外者海沙所阻[illegible]廣也為丈三千八百五十

弘治十三年水利通判陳暐浚湖川塘（以前巡撫御史彭[illegible]命） 祝允明記曰太倉州北數里有塘曰湖川延袤九萬七千一百尺有奇西分源于太湖歷婁江而下由巴城湖新塘以東匯東逕小塘子貫石堰港以達劉家河海瀰西[illegible]巴城東注清澗直[illegible]又劉家瀰之[illegible]州而西出者由鹽鐵塘劉瀰門而究東北自七丫港而花蒲而楊林塘瀰之來亦及瀰門而尾洋沙迤合淀塞瀰灣可立而待州民[illegible]蚤浚之未幾復淤 濟[illegible]任為橋等子全雞口八萬五千一百尺入黃山而[illegible]又六千尺廣百尺底廣四十四尺深九尺

王在晉水利說　州之幹河鹽鐵經城中南入嘉定出吳淞北入常熟向茆至江陰出楊子江鹽鐵塘之水橫亘南北而中多閘隔湖川塘環出小塘子入婁江北穿鹽鐵塘西接金雞河與七浦楊林並橫貫州北而楊林塘上承巴城湖之水東至花浦口入海州田賴其廣濟其劉家河海潮之入繇鹽鐵到湖川而東北自七鴉港入者亦從花浦楊林及湖川而相會合渾沙泥滓釀成堙塞高田無灌溉則枯低田逢水潦則沒故萬涇一帶變成坼莽舟航既阻桔橰多廢通斗如泉四望遍地皆棉種棉久則土膏竭而瘦田化為瘠壤一逢水旱蟲螟盡仰藉於轉糴

太倉志　荅曉川太史論水利書畧　州人張攢　閒嘗統觀于吳中之水曰震澤曰具區曰太湖一也其命名不同皆以時起抑各有所取義焉耳自昔宋人而言其西之南則嚴湖抗天目諸山之原有自苕霅而來者其西則宣歙池九陽江之水有自五堰而來者其北則潤州之金壇延陵之丹陽與宜興之荊山之水有自荊溪百瀆而來者而其東北則常州之水有自望亭而來者其入海之道雖曰三江而二江已絕唯吳淞一江而吳江南岸又築為石堤以便綱運而蘇州居其左偏厥田下下而沿海與江地皆岡阜或以其中傾外仰比之盤盂或以其積而不洩譬有人于此桎其手胷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腹滿氣絕視者猶謂之不死可乎矧低田多而其稅復重高田少而其稅復輕自是以來議者皆以水為患而不復憂乎旱也以攢觀于今日則不然自江寧之五堰既治而九陽江之水不東注于震澤而西下蕪湖常州之港瀆以時而修望亭之設堰在所得已未數年前嚴州有山崩之變水皆南下浙江而苕霅之水為之少殺劉家河已開于前夏駕浦復疏于後而婁江之塞者以通華亭諸泖之水既有所歸而東江之微者以大自宋元時世為東南患如澱山湖者亦于是乎少息斜堰決而四湖有洩水尾閭七鴉不復當以諸浦論而又為吳中之一大川矣且自吳江之有石堤而震澤之水漸以北徙又由胥口吐之郡濠一自徐門之元和塘以北入于江一自婁門之至和塘過崑山而東入婁江計其來原宋且倍是而有餘

今疑半之而不足而其二三委則古之爲川者二今之爲川者三唯人事天時營逸其厄一旱不雨間歲無秋彼崑山西北常熟之南之民有見于其尤涇以東昔也一雨愆期民輒告澇之區今皆并底颺塵而爲舃鹵不毛之地而其西則四望成洋積水不耕之處今皆比隣相慶而有汙邪滿車之秋遂自以爲幸而謂斜堰決不可開其何以知爲此役也非止爲憂旱計即有三二年之大水宜亦有所于歸而傍湖之田從可得而治矣蓋此屬固爲自謀而其所見且朝不及夕何足爲訝顧今一郡高田以十分爲率在吾州者可當其三太湖入海之道雖曰三川而其出吾州者已有其二每爲渾潮所淤則吾州先被其害一議修治則吾州獨當其勞故嘗先事而憂得可謂思患

預防者其一曰置堰閘以禦潮沙其在周易文王有先甲後甲之象周公有先庚後庚之爻其辭雖各有所指然自今而言物既壞矣而思所以新之之謂變既變之又丁寧之則窮者可通通者可久而不復壞也先時河港易以埋塞唯其水之東北流者有限潮自江海上者無窮故也弼任高鄉日惟潮沙往來而無清水以滌其原者采諺曰海水一潮其泥一箬而其兩來交際之處又有甚于茲者宋范文正公有曰新導之浦必設諸閘以禦來潮沙不能壅也後黃震謂公守吳郡時嘗開茜涇亦止一時一方之利今浦閘盡廢而海沙壅漲又前日之所無則閘之廢置寔浦之所由以通塞也在吾太倉除婁江七浦上原洪潤海潮所不能壅遏者不必置閘外其諸要浚婁

塞如楊林湖川併入于婁江七浦之處其鹽鐵塘南出婁江北通于七浦者簡皆不可無閘其他如石婆港千步涇之類則多置爲木竇可也而又必旁通月河設爲輥壩即有大旱大潦用以濟竇閘之所不及吐納且以便小舟之往來也其置閘也又必如唐劉晏之造漕舟謂計大事者不惜小費有執事于其間者必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無亦責成于暫造之人爲一切苟且目前之計如近歲所造東西二門之閘可監也其二曰專職掌以守成業周禮地官既有遂人以掌邦之野而又有稻人掌稼下地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是旱則引川之水于澮由大而小以漸入于田間潦則決田間之水由澮以瀉之于川也宋元豐中裁定開江兵級專治浦閘今茜涇鎮即范文正公開是浦後所設以屯兵者今既南徙于新塘爲巡簡司而新塘之故道猶在宜重浚之少加深廣專導湖川之水復由是以入于海置爲一閘并復其正德閒所減弓手之額以時啓閉每歲理其閘外其撈抹北入于七浦處則見有唐茜涇巡簡司在餘無屬官之可攝者量歲撥夫幾名分屬所在塘圩守之庶不爲豪右勢家擅自開決以便己私或以勞民傷財而爲辭者慣謂有河而不爲堰閘以限潮沙使日積月淤不治則旱潦無備賦稅不登治之則所在騷然公私重困人奚啻什百千萬倍于是知其三曰輕地租以防壅塞每見官府治河非不諄諄戒諭必於岸傍一二步外方許堆土謂之岡身今去大河遠者猶在其稍

近若蕩然無復存矣按厥所以皆由傍河之民於夏秋積雨之時乘
河流湍迅挑運去訖河港之塞彼固不能辭其責矣然亦有可諉者
淛身之基備之為額田也據其下層以視其上無如其高而又倍之
吳中之田其穀宜稻易以他種利不半是其賦則同而其所獲乃爾
何怪于其擔高為卑以求復于平也周官載師掌任土地之法以園
廛近郊遠郊甸稍縣都滌之征第為五等我太倉之田其賦雖均而
其名尚有曰田曰地曰山曰池溝蕩塗之異而其賦亦各有等第唯
地則其名雖存而其賦實與田等其未均時有所謂地者祇科夏稅
而不科秋糧謂之曰絲麥田實則其種宜稻者也以今之冈自名之
曰地夫誰曰不宜誠得視周之園廛今之山場以徵其賦而後立為
界畔俾不得仍前壅塞有犯之者始寘于法則仁義兼盡而德威唯
畏矣其四曰慎陞科以抑豪強水以利為言利與害相對利專于一
人而被其害者衆矣近觀清查則例有陞科塗蕩米九十二石有畸
時竊以為揚州之域雖曰厥土唯塗泥其在高鄉腹裏之地安得有
所謂塗蕩邪其即夏周之所謂溝洫郟亶之所謂縱浦橫塘焉耳彼
豪強之人欲肆為兼併之謀無以售其奸也於是乘清查之會假塗
蕩之名以升斗之米易十百千夫之業或塞為沃壤或堰為魚塘殊
不計內地居民毋遭旱熯所望以易枯槁為蓄鮮者日唯海水二潮
皆道經于是又安能越其堤防而自波及于隣田也哉邇者頻正郎
治水事宜內開通泄水利去處多被大户強占或朦朧告佃起科宜

從重治罪復監追其積年得過花利而林正郎亦曰告佃起科深為
民害夫以九十二石之米除江海漲沙種植蘆葦理應陞科者不計
外所餘幾何曾足為一州之輕重邪必嚴為之禁痛革此弊則興利
除害一舉而兩得矣其五曰纂圖志以便考閱利者人之所同欲而
專之者一人之私情水之為利唯其所至人皆得而利之而為一人
所專此人懷不平而爭訟所由起也苟不辯之于蚤以杜其端雖自
謂有發奸摘伏之神抑末矣先時清查圩各一圖而又各有經緯之
冊第汗漫無統雖有主者夫甯必其久而無散佚腐爛者乎今之書
冊區各一圖然其地皆犬牙相制錯雜不齊各圩之下詳于田賦而
未及于溝洫之制以愚所見州三百有十里里為一圖則不勝其繁
合幾十里而為一圖不唯其區唯其方而已矣四至皆以塘浦為界
而復備開其各圩四至之溝洫于後其有或縱或橫長竟一圩而利
可及于衆人者亦復書之俾為人所共知則雖欲專之庶有所畏而
莫之敢有犯之者一披覽間衆言混淆而以是折之莫有能遁其情
者矣且每於農隙之時率食利之人協力修治其勞與佚亦因有所
稽而無彼此不均之弊宋范文穆公有水利圖序圖則弗傳而序之
所言皆救災捍患之事今李司空治水告完有水利通志惜也效之
未詳謂太倉之水唯七鴉為最而不知有婁江禹貢職方之叙揚州
皆不過數言其於山川貢賦民生物產所繇適于畿甸之路無所不
備此聖人之言所以為經而作者之所當取法者與若夫治水之法

前人論之詳矣故此五者皆止為備旱計然高鄉之河港既通亦低鄉之所必由以導水者也但水性就下因而導之則順而其為力也易激而行之則逆而其為力也難故知置于低田則唯築堤岸欲其高固浚塘浦欲其深闊而已矣而其於高田也既設堰瀦水以灌溉之而又浚其經界溝洫使水周流其間以浸潤之夫然後立岡門以其防壅斯可以常無枯旱之患而治之之法固不能無詳畧之異也

蘇松備錄

松江府水利　已載蘇州府者不重見

宋宣和元年，兩浙提舉常平趙霖浚松江白鶴滙，又役夫八萬三千七百有奇，圍裹華亭泖為田。二年八月，罷役。

紹興四年，監官丞王玨開華亭海河二百餘里，通漕灌田，民享其利。

十五年，通判曹泳重開顧會浦。

乾道二年，轉運副使姜詵開通波大港、蒼龍浦，置張涇堰閘。

七年，知秀州丘崈修華亭瀕海十八堰，遂移新涇堰於運港。（所謂運港大堰）九年，置監堰官於華亭林。按前志，華亭東南濱海，自柘湖湮塞，置堰一十八所，以禦鹹潮。宋政和中，提舉常平官興修水利，欲涸華亭林湖為田，盡決隄堰以泄湖水。華亭地勢東南高西北窪，大抵自三泖五浦下注松江以入海，雖決諸堰，湖水不可泄，鹹水竟入為害。於是東南四鄉為斥鹵之地，民流徙他郡。中閩州縣官催其害，復故隄堰，獨留新涇塘以通鹽運，海潮晨夕衝突，塘口至闊三十餘丈，鹹水逆入蘇湖境上。（隆興間言者復請以諸堰以善築者知止）是歲八月，邑人右正言許克昌力言於朝，時宜以太博陳除知秀州，奉命行視，與令趙觀議，以新涇塘湖勢湍急，運港距新涇二十里，水勢稍緩，於是會四縣夫，移堰於運港，始九月二十六日，終十二月二十七日。併築堰外諸港及運之兩岸，（東岸自堰至徐浦塘二十四里十丈，西岸自堰至柘湖二十三里，上闊六丈，下闊一丈，高六尺。）明年正月，遣御史蕭之敏按視，還奏，詔增置扶復祖。

九年，以格復流民。又明年正月，遣中使宣諭守臣張元成增築。二月，特設監堰官一員，土軍五十人，置司顧亭林，以防斷運私發諸堰。後堰外隨潮沙漲，牢不可壞，二州之田得免鹹潮浸灌之患。

淳熙二年，立庸田司於平江，檢涼吳松江沙泥淤，各開舊河瀆渠及松江之張涇、通波、南北俞塘、鹽鐵、官鉛務、龍蒲滙、六磊石浦等塘。

弘治初，僉事伍性浚吳淞江中段四十餘里，及顧會、趙屯、都臺、諸瀆、蒲滙、楊林、新涇諸塘，又議鑿吳江長橋兩岸淤土，以洩湖流，工未畢，工部主事姚文灝代之。

七年，吳中大水，命工部侍郎徐貫與主事祝萃，會同巡撫都御史何鑑，委知蘇州府史簡開浚吳江長橋水竇，疏太湖之水，以及吳淞江，委松江府通判郝希賢濬吳淞江，自尻歸口至分莊七十餘里，以長洲、吳江、崑山、常熟、嘉定等縣人夫，浚白茅港，并斜堰、七浦塘，長共二萬四千餘丈，并東開鐵嵠塘十八里，西浚尤涇七里。

十二年，松江通判原應宿浚松子浦、鄧令岱塘。

嘉靖元年，工部郎中顏如環督同蘇州知府徐贊、松江知府孔輔、蘇州府同知冷宗元等，自下界口開浚，起至龍王廟舊江口止，共長六千三百三十六丈二尺，闊一十八丈，深一丈二尺。又督湖州府同知徐鸞開浚大錢、小梅等港，并沿湖七十二漊，以通太湖之上流；蘇州府通判孔賢開浚趙屯、大盈、道褐等浦，以通吳淞江之上流。

崇禎八年，巡撫張國維督知府方岳貢、華亭知縣張調鼎勘覈漴闕坍壞，長二百八十九丈，內患口一百十九丈，東西兩塘接連患口一百十七丈有奇，東壞塘五十三丈，官給料價工食銀二萬餘兩，石塘以成。

十三年，岳貢復建石塘二百六十三丈有奇，官給料價工食二萬七千六百餘兩。

嘉定縣志

水利考　（志有潘種永祈跋　傳燮事未抄）

言東南水利者莫不以郟氏單氏為宗然世之相去五百年矣河渠之作分作合迭湮迭濬可勝道哉語曰以書御馬者不盡馬之情以古治今者不盡今之變善治水者固以水為師耳若謂昔人之法可長用而不弊必為二子笑矣茲所論列皆長吏可以施行者焉

湖在縣東四十五里北自黃姚港南抵上海界環縣境凡八十餘里海水鹹鹵而此地不異江湖頗有灌溉之利蓋南則黃浦吳淞江北則劉家河又北則大江注焉半天下之水皆洄沿洑激滌蕩于數百里之內故與南北獨異耳夫治水者注之海則事畢矣然

沿海之民歲至夏秋之間不幸遇颶風霪雨挾潮而上漂沒人民廬舍倏忽皆盡故至其時莫不惴惴然如虞冠至晉湖州刺史虞潭築壘于沿海一帶以遏潮衝　國朝洪武三十二年老人朱六安具奏海患工部遣官修築北接崑山縣（此時未建州治故云崑山今則屬太倉矣）南跨劉家河長一千八百一十丈高一丈基廣三丈面廣二丈永樂二年水官何傅督工增築高倍于前成化八年僉事吳瑞知縣白思明于寶山北舊壘外又築新壘嘉靖二十三年知縣張重又增築其南直抵上海草蕩惟吳淞所迤北舊壘坍沒未修今數十年來物力漸詘有司以工役為諱顧不念昔人經營豈其為此可已之役哉創與修勞逸難易不啻半猶然莫之省則且終乞靈於海若耶

吳淞江（又名笠澤江）在縣南三十六里其源西出於太湖分為龎山九里尹山澹臺諸湖滙於獨墅湖流為江東北至甫里過夏駕浦乃入縣境自顧浦黃渡而東至於江灣又東北至吳淞所城南凡二百六十餘里而入於海嘉定荊於宋季嘗置水軍千人於江灣專給開江之役迨勝國屢經疏濬然自吳江上流改築石橋咽喉阻阨湖水入江之勢彌緩　明興永樂初戶部尚書夏公原吉治水吳中決新洋夏駕二口北注江水於劉家河又南濬范家浜入海之口上接黃浦而弃直東百二十里之地不復濬此時水患孔殷蓋祖用周文英遺策（先是邑人周文英建議謂江流淤塞天時氣運使然非人力可勝欲棄吳淞東南塗漲之地置之不論而專意於江之東北劉家港白茆浦等開濬放水入海）而識者亦謂之詭時遷變其後巡撫侍郎周公忱都御史崔公恭畢公亨工部尚書李公充嗣相

繼開江充嗣又請於夏駕新洋置牐事不果行至隆慶三年大侵餓殍縱横巡撫海公瑞議興開江之役以濟飢民獲請於　朝以兩月間疏縣之黃渡至上海南蹌並加深廣所費官帑不過五萬餘兩而已後十年御史林應訓繼疏黃渡以西至崑山千墩上流江面亦加闊又三年　朝廷念吳中水災用科臣言特設水利副使一員專督其役發內帑十萬金以佐之於時主者不能因勢利導強與水爭滌嶄之工十居其九逮於終事而岸無積土於是海公所濬彌望復為平疇矣夫淞江之上流壅則有氾濫之禍此昔人所以為蘇松常湖嘉五郡憂者也淞江之下流塞則夬溉溉之利此今人所以為嘉上二邑憂者也故昔之治江者導之而南導之而北惟恐其不分而今之論江者則惡夏駕新洋之北惡白蜆

浙湖之南為其流分勢殺不足以濡高亢滌渾潮也夫欲使江水自西而東復往日故道非合數郡之力必不能任顧工大則支費難繼人衆則讒謗易起事分則心力不一自非督撫大臣不沮疑畏不避勞怨力為主持而擇賢有司各為分任務臻厥成則此沿海數百里之民幾何而不坐槁也

劉家河即古婁江在縣北二十四里發源于震澤從吳縣鮎魚口經郡城之婁門東貫崑山又東至太倉環州城而南與縣合界又東三十里入於海元至元間朱清濬之以通海運　國朝永樂初再濬則以救水災歷二百餘年下流橫溢每潮汐之至境內西北諸塘浦借為咽喉以嘉定之土田亢瘠而其民猶得耕而食則此河之利居多哉

城中幹河二

横瀝亘縣治左南北袤六十里南自孫基港口受吳淞江之水合上槎浦經南翔馬陸鎮入城至學宫之前為匯龍潭方廣數十丈北出抵婁塘自婁塘折而東北由雙塘折而西北由公塘俱入劉家河而從北直下者浸以微矣

練祁塘界縣治中東西長七十二里往時江湖之水自西南來澄澈如練故因以名其水西從顧浦納吳淞江之流東折貫于吳塘又東過鹽鐵塘入城東抵羅店鎮折而東北曰小練祁入于海其南一支折而東合馬路塘又東合月浦又東合采淘港入于海

西南塘浦之大者凡十有九吳淞江岸起自西境以次東抵橫瀝北以練祁為限

大盈浦南通青龍江北入吳淞江　大盧浦俗名渡頭南通青龍江北

徑瀉浦入吳淞江　青龍江東通渡頭浦西連白鶴江　儀儻浦南通蒲匯塘北入吳淞江　白鶴江南接青龍江北出吳淞江　高家浜南通蒲匯塘北入吳淞江　蟠龍江南通蒲匯塘北入吳淞江　安亭涇東南通顧浦北下雞鳴塘　黃渡浦南通吳淞江對岸為大盈浦北連吳塘　顧浦南通吳淞江北貫練祁又北會吳塘達戚虞涇　吳塘南為黃渡浦達吳淞江北貫練祁出張涇達劉家河　鹽鐵塘南為陸皎浦入吳淞江北貫練祁塘達劉家河　陸皎浦南通吳淞江北連鹽鐵塘　雞鳴塘東通漳浦西貫顧浦抵崑山界　漳浦北通練祁塘南通淺江　趙涇西南通漳浦北通練祁塘　淺江東南通封家浜西北通鹽鐵塘　封家浜南過月河江出吳淞江東北入橫瀝　新華浦西南通吳淞江東北入橫瀝

西北塘浦之大者凡七練祁塘之北起自西境東抵橫瀝北以劉家河為限

顧浦見前　吳塘見前　鹽鐵塘見前

按境內之水以西南為源而顧浦吳塘鹽鐵塘則皆南通吳淞江北通劉家河界太倉嘉定之間方太倉未為州時劉家河之南岸皆邑之北境自割建州治而其地犬牙相錯葛隆鎮以北大抵屬於州矣推顧浦之湮也夏尚書原吉嘗濬之下流與吳塘合濁潮由劉家河而入積久不疏僅存一線永樂中罷海運而邑之轉輸改出練祁自東徂西凡十三里而北入鹽鐵塘往復數十折以達於劉河潮汐再至澱淤日積開濬之役費大工繁往時為州者用奸民之言謂為嘉定咽喉之地我雖不濬嘉

定之人不得不代之濬也故每一役興輒至聚訟夫夾塩鐵而田者數十里固以此塘之通塞為利病嘉定之人不與也獨謂往來之途不得不出于此而欲以長策困之據今此說可用乎則處處當效尤矣假如萬分一至和塘之在崑山東界者有時而淤則崑山不當問謂太倉以東之人不得不代之濬也其在長吳東界者有時而淤是兩縣不當問謂崑山以東之人不得不代之濬也丹徒之河當委之毘陵毘陵之河當委之無錫輓輸之道絕商賈之事廢矣此豈為通論乎今歲太倉助工銀八百兩蓋舌敝唇焦而後得之然實不當所費五分之一況欲緡之哉

徐公浦南通雞鳴塘北通郭澤塘　黃姑塘西通吳塘東北經橫瀝入劉家河　妾塘東通橫瀝西北入公塘出劉家河進西為小妾塘西通塩鐵塘　公塘東南通妾塘西北出劉家河

東南塘浦之大者凡三十（吳淞江北西起橫瀝抵江北以練祁為限又自江東抵海岸）　下槎浦南通虬江北通走馬塘　中槎浦南通虬江西北通和尚塘　虬江東南通吳淞江西通孫基港　庚店浦西南通虬江東通桃樹浦　走馬塘西通橫瀝東南由江灣浦入吳淞江　馬陸塘西通橫瀝東通楊涇　公孫涇西通橫瀝東通楊涇　西楊涇南至廣福分水墩北通練祁塘　東楊涇（一名艾涇）東南通湄浦北通練祁塘　沙浦東通吳淞江西通東楊涇　湄浦東通吳淞江西通東楊涇　大塲浦南通虬江北通封村塘　彭越浦南通虬江北通走馬塘　桃樹浦南通虬江北通走馬塘　盧涇浦南通庚店浦北通走馬塘　趙浦南通虬江北通走馬塘　鶩艞浦東通吳淞江西通小塲浦　黃泥塘東通吳淞江西通小塲浦　蘆藻浜東通吳淞江西通茭涇　殷浦東南通吳淞江西通茭涇　江灣浦（一名尚蛩湾）南通吳淞江西通小塲浦　浦缺南通吳淞江北通鶩艞浦　錢家浜（一名東張浜）西南通走馬塘東通吳淞江　月浦西連馬路塘通練祁東經采淘港入海　采淘港西北通月浦東入大海　馬蹄塘西北連練祁塘東連月浦　界浜西入吳淞江東入于海　張家浜西入吳淞江北為李家洪海口　戴家浜西入吳淞江北為李家洪海口　史家浜西入吳淞江北為李家洪海口

東北塘浦之大者凡十一（練祁塘之北起自橫瀝東抵海北以劉家河為限）

雙塘南通橫瀝北入劉家河　黃姑塘西通北橫瀝東通界涇北入劉河　新涇南通練祁塘北經石家塘出劉家河　殷涇塘西通北橫瀝東通界涇　華亭涇南通練祁塘東北經慈溝出劉家河　蒲華塘南通練祁塘東北經慈溝出劉家河　界涇南通練祁塘北合慈溝出劉家河　顧涇港西接黃白涇港通練祁東入于海　川沙港南通顧涇港東北入海　黃姚港西通新涇東北合五岳塘入于海　五岳塘西連黃白涇港東入于海

嘉定幅員不百里而塘浦陂池大者以數十計次者以數百計小者以數千計複出多歧縱橫紆直至不勝紀蓋古者治農之官疆理之密疏鑿之勤猶可見也縣額設簿一員專董水利然簿之于民既未必疾痛相關而民之于簿亦未必指臂相使狗名興役空文報成即鏤氷畫脂無殊矣故自昔長吏之賢者莫不以水利為

大政額故有河夫銀三百兩曾不當三軍之槖構餘更無可轉移勢不得不取給民力顧小民胼胝以勤其事巨室拱手而享其成故役者常有不樂為用之意嘗熟計其便每歲必以十月預發敖于四境令民各以應濬工役列上然後躬自巡行度緩急而舉事量繁簡而鳩工衣食之源貧富貴賤所共也自非例得優免者宜倣他邑縉紳家貼役之意令出財佐之又必出帑河帑嚴立期會分别勤惰即行法稍峻不得稱苛蓋令長身勞怨以慮其始而後佐貳無私事以掣其權上夙戒而視其成而後小民爭趨以致其力大較居此土者無一歲之安終無百歲之計勢使然也語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是在長民者加之意耳

張應武水利論

吾邑左浸東海枌江經其前劉河繞其後黃浦

自東南來合於枌江之尾昔人所指以為三江者皆由以入於海枌江位二江之中載地既高而江形又直建瓴東注自安亭港至李家洪縈紆境內百有餘里塘浦左右股引足於清水而亦無壅溢之患五季以前江鄉號稱樂土自吳江石隄既築清水之出于湖口者日微不足以蕩滌潮沙枌江屢浚屢堙議者咸思一大治之廣數里之江決壅出之只塞傍分之竇曠然為數百年之規然而物力不給衆口難調近乎可言而不可行本朝疏浚者五六公雖廣不踰十尋通不過數十年未足厭議者之志然是江流通一日則民受一日之利他日復堙又當有任其責者隨時量力以紓目前之急未可謂非中策也耳目所及惟隆慶四年海忠介公寓賑濟於興作至誠所感眷家敬應富室樂助役夫競勸所費官金

不過五六萬疏上海南蹌口至嘉定黃渡平陸六十餘里兩月成江清水奄至葑泥自去當時以為若有神助非盡人力也萬曆七年巡江莆田林公接疏黃渡至崑山千墩三十餘里上流江南亦加闢焉萬曆十五年因水災用科臣言特設專官發帑銀以開江為首務而所任非人背公營私初至見江尚流通前人之所疏鑿可攘為後功於是不酌群言不委州縣不役鄉夫獨任私人共圖欺罔托言以漸而深惟務築壩曾不運土每車岸微乾稍削茭蘆即已放水迤邐而東起自安亭至宋家橋分為十段九段畢工岸無積土人以為笑談末段去海不遠潮勢湍悍屢築不成遂以預石壓弊舟雜築之費數千金幾成而潰乃試其所製混江龍耶掩衆目而罷自知不厭衆心頗留銀還官虛告成功遷官以行而其

所沉木石留礙江心潮沙依之易為澱聚未及兩載海公所疏復為平陸矣自昔開江未有若是役之無益而有害也即今萬姓嗷嗷復思疏浚如望歲焉是須廟堂主張六郡協力非一邑之所能必也邑治以四水聚為形勢東西練祁南北橫瀝形如十字交貫城中境內塘浦以百計支港以千計東引大海南引枌江北引劉河西仰湖澤四面潮汐咸會邑城自枌江既堙清水罕至舟楫灌溉咸資潮水宋人引清障濁之法已不可施于今每歲所開塘浦還為潮汐之所填淤三歲而淺四歲而堙五歲又須重浚亦無一勞永逸之術所可自盡者修浚均節其間焉耳酌塘浦之間要參以淺深及前浚之歲月分為五番著之一籍依次修浚周而復始無得踰越五歲不紊則不紊矣若乃近海之區潮沙倍積出入孔

道官舟重載所由或有不能待五年者所當別議然一邑不過三四不足以此而并廢經常之規也修浚之際擇民有才幹有行者分段監護必使底面四傍深淺闊狹咸中程式庶岸不善崩可支五六年以待重浚如此則民力不甚疲塘浦亦不加淤非遇颶風小旱小潦不至全歉此亦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其與開江固並行而不悖也

田賦

夫揚州之域厥土泥塗嘉定泳五湖之委居三江之間而三面諸浦噏吸濁流朝潮夕汐日就澱淤於是言水利則苦濬治之費論田功則憂灌溉之艱故稱沙瘠之地其田不得與他州縣比自唐天寶之後江淮租庸已稱繁重固有民力竭矣之歎今考宋世蘇州之稅凡三十餘萬石迨元乃增至八十餘萬石則嘉定財賦之數亦可彷彿見矣 國家王業實始東南而蘇州最後服益暴骸釁血以抗王師者十餘年 高皇帝憤其民為張氏死守籍諸豪家田入官稽其租籍以定稅科於時田有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嘉定重額至有七斗三升者民不能支後三年而蘇州積逋三十餘萬石奏上 上惻然哀之屢下寬貸之詔（洪武四年詔免秋糧二百四十二萬六千八百石有奇六年八月奉旨今年三四月間蘇州各縣小民缺食曾教府縣鄉里接濟想那小百姓好生受原借糧米不須還官都免了七年奉旨體知蘇州松江嘉興三府百姓好生缺食今歲夏稅絲綿錢麥盡行蠲免）至十三年 命藏其額自永樂北都輓輸道遠加耗滋多蘇州積逋至七百九十萬石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閱籍大駭召父老問故與知府況公鍾曲筭奏減八十餘萬民以小康（重賦所始）文襄公精思民事於是創為

平米法官民田皆畫一加耗初年正米一石加耗米七斗計輸將遠近之費為支撥支撥之餘者存積縣倉曰餘米次年餘米多正米一石減加耗為六斗又次年餘米益多減加耗為五斗最後令縣各立倉貯餘米曰濟農倉數年之間倉米大饒凡陂塘堰圩之役計口而給食者於是取之江河之運不幸遭風濤亡失者得以假借農時犁牛種食不能自給及水旱之災輒用以賑諸條約甚具（平米所始）公見嘉定土薄民貧而賦與旁邑等思所以恤之謂地產綿花而民習為布奏令出官布二十萬匹匹當米一石緩至明年乃帶徵蓋布入內帑中官掌之以備賞賚視少府水衡錢較緩公寔用以寬瘠土之民已而割地以置太倉分布一萬五千匹正德之末撫臣為一時那移之計以一萬匹分之宜興以四萬六千匹分之崑山而當米一石之額一減而為八斗再減而為六斗文襄公之遺意鮮有存矣（官布所始）夫以蘇州為財賦之藪奸民猾吏爭窟穴其間而官民田糧輕重相懸千釐百則易以上下其手嘉靖十五年禮部尚書顧鼎臣奏行清理是時巡撫歐陽鐸謀于知府王儀建均糧之法而知縣李資坤悉力行之乃履畝丈量圖方圓曲直之形及四至圖有圩圩有甲乙號於是諸弊畢出舊有虛存正米一萬八千九百十石一斗六升一合二勺又有有糧無田有田無糧并無徵田蕩共一千七百七頃一十三畝五分一釐六毫計米二萬三千八百石一合二勺統計之積米四萬一千八百九十石一斗六升二合二勺俱掛額內無從處補逋年於加耗內均包清查後改正科糧田一千六十二頃四十五畝二分計米二萬一千七

百一十七石五斗四升一合俱筭入會計其餘無徵虛粮田六百
八十頃六十八畝三分一釐六毫計米二萬一百七十二石六斗
二升一合二勺尚存案牘作正催徵撫按會題請豁得 旨將兩
京盐鈔等從緩錢粮抵補都察院移咨戶部誤寫兩字作南京數
不相當遂致復格十七年行籌攤法總計縣賦實存肥瘠相等田
筭派歲用正耗平米每畝止該二斗八升以前項虛粮額不可豁
每畝均包二升以三斗為則其科麥地𨫼薄田不與焉（均粮本末）初王
公儀取戶部歲坐錢粮之目編刻成書謂之賦役冊使後有考焉
已而歲歲增甲減乙而所謂正米者其間加耗多寡輸納難易遠
近絕殊則有正米一石則加耗二石一斗六升者矣（內官監白粳糯是也今止該一石九斗六升）有正米一石用加耗一石九斗者矣（府部院糙粳是也今止該一石六斗）

又有一石五斗四升者矣有八斗至二斗者矣有正米一石實用
平米一石或八斗七斗六斗三斗充作正米一石者矣嘉靖十九
年知府金公城言于兩院近年部派之數比之舊額增者三項減
者三項所增正米三萬三千四百二十八石有奇連耗實該平米
七萬八千五百二石有奇所減正米三萬四千三百九十石有奇
連耗實該平米四萬七千八百九十二石有奇以正米計之減于
舊額九百六十六石有奇并耗米計之增于舊額三萬六百一十
石有奇是減者其名也增者其實也況該部錢粮不過此數本府
派重則別府派輕乙為轉咨戶部一從原額後巡撫都御史周公
如斗講求賦役之弊去其泰甚及蔡公國熙為守深求利病加惻
怛於民田賦漸平矣（部派之差）永樂中會通河成始罷海運蘇州之粮

用民運至濟寧以囊河船遞送至 京師謂之轉運農民不習河
淮之事多觸風波陷沒且往復經歲失農時勞費於正粮數倍民
以為不堪用平江伯陳瑄議令民運至淮安瓜洲出耗脚搬剝蘆
蓆楞板之費對船貼兌與軍謂之兌運民猶以為不堪成化七年
用都御史滕昭議罷淮瓜之運令官軍於水次交兌而加過江之
耗所謂長運也自水利不修邑中種稻之田不能十一每歲漕粮
十四萬石皆糴之境外而他邑常貯糠秕浥潤之米乘交兌方急
而糴之故米色常惡而軍吏持之坐索私耗無復限制萬曆初議
天下漕船三月過淮以避伏秋之水惟時漕軍臨兌無米至于借
庫借典借商一以苟且取辦而姦人獻變賣之策尤為禍首人視
去其田時如釋械繫不復論直是時幾無以為縣矣萬曆十一年

邑民以改折事上請是時邑人宗伯徐學謨為司農言民疾苦甚
悉戶部下其議令以本縣正兌米十萬餘石每石改折銀七錢改
兌米六千四百餘石每石改折銀六錢是時尚慮輸納後時令撫
按三歲一報 制可行之十年上下咸便至二十一年始請著為
令報可于是皆有戀田里之心矣先是萬曆十六年兵備李公淶
以會計之數端緒混淆有司多不能致其精詳於是集郡邑長參
伍討論本之部文兼攷故實法有相沿者必遡其本始事有不相
襲者必求其指歸定為經賦冊冊成而本折起存之數徵納傾鮮
之式章章共列吳中士民謹藏之為玉條金科（經賦冊所始）是時各州
縣熟田平米一石該折銀四錢八分五釐六毫八忽五微六纖嘉
定以漕折之故奏免輕齎蓆木板過江修河等銀一萬七千二百

兩有奇比之各縣每石應減省銀四分有奇矣至二十三年知府孫公成泰以毫忽纖微煩瑣難于計算槩以成數各屬一例每石派銀五錢則并前奏免之數亦在派內其有帶徵另項練兵貼役鮮扛徭里等銀則以派剩之數通融抵充故此不見損彼不見增蓋百姓歲受一萬六千之賜而不知也歲出一萬六千之賦而亦不知也夫輕齎等銀既奉　恩免則　聖明憐恤元元之意宜宣布于下下有正供亦宜使人知之竊意正其名可矣縣有積荒之田為粮九千五百石有奇垂十餘年屢募開墾民莫之應至欲以吳淞軍為屯田亦不能行萬曆十二三年令朱公廷益議招徠遠人告佃而起科之限則土民以伍年客民以十年于是草萊之中耒耜交集然民當不科之時相與媮衣食其間一旦定稅額則又鳥獸散迄無成功夫民莫不貪殖生產亦莫不畏避征斂但人情漸習之則馴損加之則駭二十七年韓侯參酌其宜令一縣棄田田主願墾者聽不願而諸人告佃者即以為業不聽爭三年之後不分土客先起半科至五年十年限滿各照輕重則全徵而溝洫湮沒者皆治之令有所灌泄于是江南北之民爭集昔所謂不科之田大抵盡闢矣初荒粮既不得沒其額則槩之熟粮之上曰帶荒米久而錯亂名實不相附是歲縣中清理圩號分別荒熟田與粮各有所歸初得復熟米二千八百餘石乃于三斗田畝減二合于二斗八升五合一勺二抄田畝減八合一勺二抄蓋是時會計以宗人府米折抵免荒粮故不用以補無徵之額而用以減槩縣之粮至二十八年宗人府米折并入考成而會計亦編入熟粮內

矣三十二年又查陞復熟米四千五百餘石前後凡八千三百餘石蓋合不科荒田與塗蕩新墾者也夫荒米類不派本色皆入折色中為停徵而以通縣熟米覆蓋之既熟之後雖于驗派之數無所減而于徵收之數少有所寬矣復熟米　條編之法行則歲中出入無慮數十萬而宿胥不得有所支吾蓋歲貢之目有京庫有里甲有均徭有兵餉舊以粮長主辦京庫而有掌收者謂之折白收頭則有稅粮縣總總計之以里長主辦里甲均徭而又有掌收者謂之均徭收頭則又有均徭縣總總計之又有練兵書手總練兵之餉出于民者一也而其名多端則多置冊籍可以藏匿可以長奸譬以千金盡置之一堂而綜其出入之數雖有黠者莫敢染指焉分置之三室而使三人主之又散以掊彼注茲往來假借必有竊金者矣條編之法其數既定則為循環簿二一收之官一付之吏互相對驗一日之內細收若干總收若干不待明旹而知其異同也一歲之內收數若干放數若干亦不待明旹而知其存積也大府會計之下常苦後時而縣中起徵常在十月之初約計平米一石先徵銀三錢三分若四分謂之冬季銀明年正月徵北運米二月徵軍儲米三四月徵折色謂之春季銀蓋徵折色則停本色徵本色則停折色農事興則槩停徵而以官布等為九月之賦蓋視其緩急而先後之乃民間頗言韓侯知閭閻疾痛若家視而戶聽之獨以官布入條編萬一後來者因是而取盈焉奈吾民何解之者曰爾能使官布不入條編也亦能使不入會計乎苟哀斯人雖在會計之內亦可緩也倘無其心雖在條編之外亦可徵也乃別

置簿責吏為期會弊所由生矣（編條法）糧長初定之時每扇以皂隸一人押之謂之押班每十扇復以皂隸一人總押之謂之總牌此二者卒歲之計常取之糧長良民輸納如期固不待追呼頑民負國課雖日押之何益蓋有臨限無分毫納官而不能不以銀錢酒肉勞苦皂隸又夏取醬炎冬取絮花皆秉舟沿戶而索之自二十七年革不復用唯本扇首名率諸糧長以赴期會而每扇置火票二三張納如限數者徑歸頑戶多欠者糧長填所欠數于票即付長賦者令送置其家納如數乃得銷票猶不完者始繫治之糧長有畢事而不識胥徒之面人戶有畢歲而不見比較之法者蓋法簡民安而私費幾絕矣（比較法）夫蘇州當宋時固已稱重賦之地今嘉定蕞爾之地而其賦遠過當時一郡之數加以兵興重以暴政而民猶得父子相保者則漕折之功哉令五六年來田野益闢垣屋益盛則去繁苛之條立平易之法而徵徭不擾之致居多也民生其間謹身節用勤脩稼穡之業亦可以稱太平之民矣

通邑之區為都凡二十有四而在十六七九者最稱磽實不任重賦前者征稅緩為停三而新故遞淹上緩之下逾適之至欲著為令甲并一切蠲其里役彼獨匪民也哉衆口之沸所由來矣余視事六載覃思慱議調劑均輸與之更始然猶歲苦負窮敲朴日聞豈其中奸猾藉口寡入陽扞法而陰自封殖者不盡無哉然余嘗訪故老謂彼中田最上者值不登一兩而他都或倍之此亦足以徵地利也

徭役

唐定租庸調之制謂有田則有租有戶則有調有丁則有庸然天下男子年十八以上給田百畝則庸調所出未嘗不取之於田而宋世遂謂排年任役率田供費故免役之法畝稅一錢則賦役之同出於田久矣獨其名異耳　高皇帝起於畎畝留心民事洪武三年　詔戶部籍天下戶口謂之戶帖歲祀南郊陳之壇下用薦於天祭畢而藏之十四年　詔天下十年一編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為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歲役里長一人攝一里之事十年而周終而復始故曰排年冊成貯之後湖御史一人給事中二人督監生簡校之蓋其重也於是戶有四等曰軍曰民曰匠曰竈役有三等以戶計曰里甲朝會燕享養賢育孤諸典禮之費出焉以丁計曰均徭自輦轂下以至郡縣有司百執事之費出焉非時徭曰雜泛其事輕重繁簡遠近不啻十百役無常歲縣自為差次焉均徭之別有二曰銀差入銀於官官為募召以充役者也曰力差身親充役不得顧代者也初嘉定之為役有四曰糧長曰塘長曰里長曰老人（糧塘老人皆雜泛唯里長為正役）而沿革損益之變以時移益（以下言糧長）蓋　高皇帝念賦稅關國重計凡民既富方穀乃以殷實戶充糧長督其鄉租稅多者萬石少者乃數千石部輸入京往往得　召見一語稱　旨輒復拜官當時父兄之訓其子弟以能充糧長者為賢而不慕科第之榮蓋有累世相承不易者官之百役以身任之而不以及其細戶細戶得以父子相保男樂耕耘女勤織紡老死不見縣門故民淳事簡中家嘗有數年之蓄其間為侵漁者或有也蓋　大誥言嘉定糧長金仲芳巧取於民

凡十八條卒伏重誅而終不以一眚易大政永樂以後漸用歲更
宣德初戶部言糧長歲更頑民玩之故多負租請如舊便至嘉靖
中為抑強扶弱之法糧長不獨任大家以中戶輪充初輪充者如
得美官已而納粟於倉投銀於櫃老人槩斛法令一新糧長大抵
破家則輪充又為朋充朋充有三四人或五六或八九而民間以
糧長為大害姦民報役者因以為利蓋糧長既不論丁糧而論家貲
家貲高下非有憑也故每歲夏秋之間十金之家無寧居者如役
本應在甲則報者先唱乙次及丙及丁各得賄滿意而後以甲閒
萬曆十一年縣令朱公廷益以里長排年充役自一六而二七而
三八而四九而五十歲再更亦會漕折事行而糧長之禍幾熄
然排年之田有千畝而上者有十畝而下者無田而役弱者不能
支陵者更漁獵以為利二十九年當大造令韓侯浚謂均田則可
以均役一縣之田勢不可得均而就所在一扇之中計田若干應
編排年若干一以田為準于是貧者得以息肩一縣之賦有軍運
有民運軍運既罷而民運有南糧有北糧有官布郡守蔡公國熙
以為民去田畝捐室家而遡江逾河犯風濤之險一不戒則覆家
殞身故給車船盤用之直常浮于所費幸而波濤不驚檣楫完好
輸納之外尚有餘資于是民間常請託求之而貲不中差者往往
亦冒入其中上之人惡其爭趨之也歲歲稍加裁抑而南運道近
尚可枝梧北運往返萬里外曾有榷稅之　詔由江淮而北達于
京師中使多置無賴以為爪牙如貪狼餓虎無慮數十處轉輸
上供之米比於雜貨所榷等于商人抵灣之日又不得以時入倉

北地早寒一夕凍合賃屋貯米須明年冰解乃入故役之繁重莫
過北運官布類入內庫中宮主收之以入賄之多寡為美惡揀換
刁蹬常經數歲不得畢事至有死者萬曆二十八年始議官解而
典史杜仕浩坐布不中額繫獄夫官非能自買也必託之胥徒胥
徒必託之牙行輾轉之間其費已甚當解京時無復贏餘之財以
佐駁換之用遂至窘辱然始為民病繼卒為官病病民官為之恤
病官而誰與恤哉舊編北運十六人韓侯浚閔其繁苦乃議編三
十人願役者與不願役而願貼銀者聽令有以相佐且謂糴米于
冬其價平春米于冬其粒圓徐而顧船可得堅緻徐而召夫可得
善良于是以歲暮先給夫船水腳之直而本名冬銀聽以買米蓋
入春而輓輸所須皆辦但漕河故事軍運一船不過淮則民船不
得行故有艤舟淮陰經數十日而漕軍方俳佪瓜儀閘市竹木雜
物民之無告豈一事哉縣故不産米勢必買之他境入而復出費
已不貲故往苦盤驗之累夫充是役者必得有力之家則人自為
計無俟譏察矣如營充之弊未絕上即多方稽之彼亦多方應之
無益也今數年來擇人而後聽其便宜事無不集奈何縱吏胥追
呼以滋擾哉又以役者必多田之家多田則有充四五甲至十甲
者矣自五甲而上無歲不役故更重役者則明年若又明年率以
輕役休息之或掛名官布官布既以官解實為空役也三十二年
巡撫曹公時聘以北運諸糧長依冰負雪自冬徂春良苦每船加
守凍銀五十兩以恤之蓋其疾痛關于上皆思與休之矣議者謂
北運米畝不過升合耳稍高其價畝不過厘毫耳百畝之家歲出

一縣不足為患而使一縣行役者無破家之憂不亦善乎練兵批頭者既主吳淞過師之事又令置當汛米以給將士出洋之餉鹽剩交兌固不務增而所給米價復不準時直故抑損之于是有糶米千石而賠賦不啻百兩者矣夫公家省百石曾不足為有無庶民之家橫出百石能無憊乎竊謂 國家不得已而役民耳豈故令出私財以佐之哉以下言塘長 國初無塘長之名其後始置而縣之諸浦常為潮沙淤沒故塘長勞勵比之旁邑獨甚往者岸水書之里長築壩責之老人而豪有力之家類不赴工令起夫之數一準于田而于該甲排年中以丁粮多者一二人充塘長督一圖之排年而排年各率一甲之夫蓋任事者多則功易集為夫者少則須者無由規避故非例得優免者莫不趨事矣以下言里長 嘉靖十六年郡守王公儀嘗為縣令深悉民所苦通計一縣里甲備用之數為銀一千一百七十二兩均徭以銀差者為銀四千二百五十五兩有奇以力差者為銀五千一百六十八兩有奇乃計丁而編之丁出一分計田而編之畝出七釐七毫計灘池塗蕩而編之畝出四釐凡得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一兩有奇適當前數載之于書曰賦役册十九年縣令馮公麟以田畝所編為重而縣有科麥地六百一十二頃有奇均粮之法所不及也于一縣之田獨為輕則乃畝加一斗六升八合九勺五抄凡得銀五千一百七十七兩有奇以四分之一抵十六十七都荒田無徵之額以四分之三入之里甲均徭視昔所編者少減矣但丁田銀既輸于官而庫子斗給解户禁子之類最為民禍者終不可得募復于該年摘撥而給其直當

時以為陽革陰用歲歲均徭也三十六年縣令楊公旦請復十年一審之舊而王公儀所為精思遠慮以立宜民之法幾至寢廢而不行後巡撫海忠介公瑞求民所苦郡守蔡公國熙悉閭閻之隱乃以吏守倉庫吏守倉則罷斗級吏守庫則罷庫子而解户所應輸者上之府府遣官類輸之京師所編丁田銀大畧同賦役册百年之弊一旦滌洗無餘誠大快也然折銀解府庫循歲用粮長二十四人領解賠賦不訾二十七年韓侯浚始用官吏而以銷銀匠隨之夫人相習則不能相欺一歲中司庫之吏與銀匠接事者無慮十數是以如式而止勢不得橫索蓋與鄉民歲更而暫至者不同也里長排年之法一縣共之而在城九啚四門惟粮之外例不與諸役凡上司行部若縣衙所須帷帳被褥几案坐卧之具及飲食器于是取之凡有所需非有常數蓋彷彿庫子之餘也二十八年韓侯浚議官自置供張諸物一不以及民會為監司裁損故諸用物未得盡備而春秋享祀鄉飲習儀及守諸公署勢不得不役人乃計召募之費通城内外供之歲出銀四十六兩八錢而事辦以下言老人 國初里編老人一人得參議民間利害及政事得失 上謂之方巾御史後鄉都有婚姻田土之訟輒用平其曲直最後則供交際之事皆興作之役及料理諸瑣屑而已當時頗以殷實户充之往往為吏胥求索有破家者萬曆十三年朱公廷益議不復置縣有興革之役則用居民以大姓有行義者充之事畢而罷凡諸給使代以義民義民者多市人也習見官府之事蓋 國家令有祗應巡攔不得用殷實户但用市人乃知慮深遠矣所謂排門夫者一城之

中比屋而編之者也晝供營繕夜充巡守類不及大族富人而販夫傭客一月之内强半不得寧居今議通編邑屋間架士大夫以次優免餘令出銀有差用以和顧作使謂之火夫大家輸錢未足為病貧者受直適足以餬其口矣夫里甲均徭同出于丁田是二者合而為一也倉庫鮮户禍不及民餘凢繁簡輕重之事皆為顧役是銀差力差合而為一也粮塘之長排年輪充是正役雜役合而為一也一者一出于丁田也然農人不苦其加賦而樂其寧一之効及丞直奔走之事悉不以煩民而閭閻晏然得安枕矣由是觀之其事彌寡其民彌安自然之勢也此盖　國家靈長之運而前後賢公卿大夫所以更制易令以安集吾民者百世賴之胡可忘哉夫　祖宗之制沿革多矣乃法不足以懲凶慝而足以禍善良于上無涓埃之益于下有丘山之損者解軍是也　國初欲實邊伍凢遣戍者該里為辦裝後欲均其勞費則通一縣而輸解之夫犯法至遣戍者多勇悍險賊人也里排必平民也無異羊將狼矣當解之日軍必先索貲財以為私費解然謂足以制解者生死之命而解者亦惴惴然自以為生死由之其費常逾數百金幸及到衛指揮以下或利軍刀筆延為上賓而反訶詰解軍者甚者蒙杻械若犯重法槖中不留一錢或假貸奉之乃幸無事軍已入賄以差為名歸家安坐而解者尚守批文動延歲月是作姦犯科者軍也流離蕩析者解軍者也嘉定之法屢變而益善獨此為民禍是在愷悌君子哀而為之所耳

盐課　清浦場　國初額設排催七十三名竈户五千七百餘丁

草蕩貳萬六千餘畝歲辦課銀一千一百七十七两三錢一分二釐水鄉蕩銀七十七两四錢七分五釐歲督撫採煎辦與沿海三十六場一例炤引給商嘉靖以後海潮内侵墩蕩坍洗水不成盐商引遂絶而歲辦銀課如前加以三十二三等年兵燹死徙竈丁亡者過半隆萬以來排催歲受賠累無不破家後奉以漲補坍之例告將本蕩對港崇明排草沙蕩撥補是時本縣高侯薦崇明何侯懋官奉鹺使者檄行會勘具悉竈户疾苦議將崇明備用羨餘新漲沙塗二項共銀八百七十七两三錢撥補本場額課而水鄉銀亦即於各竈優免丁田内編徵隷縣司徵解而本場止歲辦課銀三百両而已

韓邃之曰往者濱海之民多煑盐以為利今海味淡而利悉歸于崇明乃竈户猶歲輸盐課青浦猶虚設場官民與國交病焉且民竈錯處竈户率嚚訟而盐司多冗雜動相訐搆驅良民而穽之即令長無從致詰譚者謂宜汰其官總其課隷縣簿主之類解運司古稱省事莫若省官利民亦以利國俟觀風者採而行焉

王錫爵永折漕粮碑記　楊州之藪澤曰具區三吳之水所豬也而嘉定為之門户吳淞南襟婁江北帶皆在數十里之内故滛潦汎溢之禍常為諸縣最然而其民曾不得灌漑之利米穀之入尚不足以自飽而歲出十四萬石以漕京師非取之他縣不能辦也蓋他縣之水皆江湖之清波而嘉定獨潮汐之所出入濁泥浮沙日有積焉余嘗考其地志塘浦之在界中者凢三千餘昔人以治

水為大政故二百年常通流不廢正嘉之際其遺烈猶有存者至於今湮沒者十八九其存者如衣帶而已是以其民獨託命於木綿木綿之性喜與水田相代而嘉定之植數十年不能易也毋復有善收乎況海波之漂蕩颶風之搖撼累十年無一二免者豈其民之樂之哉地勢固然也加以米不土出常不能豫具以待事運船之至城下舳艫相次如魚鱗而倉庾尚無稱粒於是四方糠粃浥潤之米一入其境價必翔踊而軍士動以米惡為辭所以摧抑之百端蓋有以二石當一石者而民之困極矣軍士喜于所得之過當輙以其贏餘為嬉游飲博之用而春夏鬱蒸之時米敗腐如炲煤颸䭚敗餙之日有至折閱不支者要亦非軍士之利也慶曆之際四境荒蕪之田無慮數萬畝老稚提携而去者項背相望議者以為數年之後殆不可以為縣歲癸未民瞿仁等具狀大司農請易漕粮以銀廢幾遺民尚可自存行巡撫郭公思極巡按邢公侗會言于　上下大司農議覆為便自萬曆十二年始徵銀第歲歲奏聞後二年乃令三歲一請行之十年而荒茅亂葵墾有新田頹垣廢井創有新廬頗民猶盻盻焉懼一旦恐　恩命之中輟也當奏請之歲輙動色相恐縣令王君福徵知閭閻之隱以為民不安其土不可以為理乃集其耆老而謀所以與民永久之計於是民徐行等相率伏　闕上書言蒙　恩改折漕粮以來已十餘年有利於民無病於　國明甚惟愚民習於交兊之害而過疑　上恩之不可恃也多懷去就無戀戀畝畝之心惟　上裁哀章下大司農大司農與巡撫趙公可懷巡按鹿公久徵忝議之報如行等

言是有　旨著為令而嘉定之民所以歌舞之可知也余惟　國家轉輸東南四百萬之粟以給京師歷江淮河衛之險驚風駭波朝不謀夕文武之臣奔走其事而軍士蒙犯霜露經歷寒暑計十萬石之費蓋不訾矣然京衛之士曾不待米而飽太倉之粟朝受而夕糶之意在得銀錢耳其價亦不能太過產米之地也夫水田之利卒未可就而黍稷菽麥皆京師之人饔飧旦夕之常食也誠于豐歲增價糴百萬以佐東南之漕使北方之民亦無傷農之病於京畿穀賤之時出以糶米兼支而願受銀錢者準改折價以給焉其勢必爭欲得之夫為　國計者獨使太倉之畜不虛而已何必轉吳越之米于燕市乎即無論嘉定居漕粮四十分之一不足以為重輕蓋改折實利于民亦利于　國也王君求余文以紀其事實　上恩也且使後之人有考焉嘉定歲運漕粮一十萬六千四百九十石有奇正兊一石加耗四斗故每石折銀七錢改兊一石加耗三斗二升今議裁一斗二升故每石折銀六錢凡折銀七萬三千九百兩有奇其輕齎蘆蓆木板之費皆免與改兊所載之米共為銀一萬六千一百七十兩有奇於乎　上恩大矣賢有司之澤亦遠矣

兵防考

嘉定在江海之間天下有事非必爭之地但者江淮以南閩粵以北暴骨蔽野而兵燹之禍不及焉然東晉時劉徵以浮海入婁孫恩出沒海上袁崧築滬瀆壘宋南渡都臨安完顏亮欲從海道窺兩浙則嘉定遂為重地及李全作亂亦虞其豕突吳淞

蓋中京波蕩則不爲用武之地海寇憑凌輙爲禍先故宋元之末終不被兵唯張氏之敗上海人錢鶴臯欲以螳螂之斧一當太阿誘誑邑子衆盖有死于外者及　王師入城市不易肆老幼倚門而觀之是後瀕海奸民弄兵萑葦然皆鰕鱴之醜條而糜爛矣迨倭夷内閧禍首發于嘉定數年之内肝腦塗鋒刃脂髓充供億閭閻蕭然累世休養生息之澤盡矣夫金城湯池熊虎守之無食不可以久縣不産米仰食四方夏麥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載米而來者舳艫相銜也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負米而入者項背相望也倘令金鼓一震矢石交加城門十日不啓饑人號呼得不自亂乎被倭之處城陷者數矣大抵攻破者少襲破者多賊常執鄉民而使之偵伺倘質其父母妻子除令入城

何事不可爲夫驅市人于矢石之間欲勒以兵法未易也雖人情莫不顧其室家而授兵登陴之人多販夫傭客未必有儋石之儲妻子之戀非結之以恩齊之以法未可卒用而士大夫之家亦此時　相與勞苦不惜愛子介弟參于行伍之間夫如是可以使百姓喜勇而效力此城守者不可不知也賊一船之中驍健者不過二三人然我主彼客而不可得困者多鄉導也我衆彼寡而不可得圍者善分禦也因粮于我而不可得饑者吴地不得清野也臨陣之際狙狡百端雖十人出戰必分三四人爲奇兵離合前後使人不知所備我衆整而不可亂或以所奪金銀諸物投之戰士不悟自相蹦踐因乘其亂而敗之此野戰者不可不知也方事之殷徵兵四方東蘭南丹永順保靖諸蠻

夷兵至者無慮數萬人而嘉定民兵常在其間邑民嚴氏兄弟五人各有膽勇每戰爲先登其後數犯法皆誅死故功名不立後言兵者輙言太倉嘉定崇明之沙兵是知嘉定不患無兵而在蓄養兵之財不患無財而在行富民之政然豈有司之事哉

戍鎮

洪武之世號爲天地重闢德被六合武暢百蠻四夷君長稽顙恐後而倭奴蕞爾之醜數瀰躅于波濤間東南並海州縣時被其毒信國公和已老　上强起之令視沿海形勢凡築五十九城復遣魏國公輝祖安陸侯吴傑江陰侯吴高江夏侯周德興治兵海上遣都督商暠楊文劉德出戰此皆元勳宿將國之虎臣謀之數年不　克底定又遣南雄侯趙庸招撫漁丁蛋戶販塩之徒爲水軍至數萬人蓋倭奴天性狡猾以剽刧爲俗而溟海萬里因風

力乘潮倏忽不可踪蹟所謂來如風雨去如絶絃猶不足以喻之故武備既設時復跳梁譬之勇者驅虎豹戮鯨鯢而不能禁蚊虻之嗜噬無足怪者吴淞外控竹箔内捍蘇松非獨爲嘉定蔽也廼者江南置鎮始于嘉靖八年若十九年江海有警當設總兵官駐常熟之福山尋移鎮江已復往來儀真瓜步事平而罷壬子之變禍始吴淞明年遂入其城蓋兵木中朽非一朝夕之故也是時南京給事中賀涇請設副總兵于金山　制可而邳州湯克寬實領協守之任及處州盧鏜來代猶居縣城後乃移駐吴淞至敘南劉顯再來臨鎮始改協守曰鎮守益尊重矣兵興之初湯盧最稱善將是後俞大猷劉顯戚繼光郭成並著威名唯戚公未嘗作鎮則所謂水陸要衝南可以援金山之急北可以扼長江之險故常

以能罷之士守之三十二年添設金山叅將分守蘇松增置把總四員以守南滙吳淞劉河京口三十八年始命總兵官專駐吳淞居中調度明年 勅凡內地守備衛所俱隷之又改置南洋遊兵都司北洋遊兵都司又設柘林川沙把總蓋 國家重根本之地故師中之命不啻三錫矣夫浙東之定海浙西之乍浦直隷之吳淞若人家有東西戶耳一方失守其禍共之議者莫不言禦倭于海謂之上策竹箔沙者吳淞之屏蔽也其外為羊山為陳錢皆倭奴之所從入而南自浙江之界北至於大江沿海砂磧多可登岸邀之初至謂之中策往者 國家懲忘戰之害不愛養士之費故吳淞水陸兵精為天下最垣墉既固堂室自安固其宜也自是以來當事者不欲以繁徭重役之民厚奉餡戈橐矢之士故艅艎之數介胄之夫特有增汰矣夫義烏陸兵之精者也江淮閭盐徒漁户水兵之精者也南北皆在千里內一旦有事置十萬金于軍門則壯士萬人可以立致顧此費安從出哉

城池 吳淞所城在縣治東四十里周一千一百六十步初去海三里而近潮汐侵囓東北漸傾嘉靖十九年兵備副使王儀議移於舊城西南一里三十一年島夷犯境巡按御史尚維持以土城難守檄知縣楊旦改甃以甓周七百九十丈 寶山所城在縣東南清浦鎮舊名清浦旱寨嘉靖三十六年更名協守吳淞中千戶所萬曆五年增築新城周二里九分更名寶山千戶所

鎮臣 鎮守南直隸江南地方副總兵官署都指揮僉事一員
陸營中軍把總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僉事一員（萬曆九年設）

水營中軍把總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僉事一員（嘉靖三十六年設）
遊兵營把總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僉事一員（萬曆三年設）

用兵之道不識遠近之勢者不可以制敵不識衆寡之用者不可以決勝 國初殪方于越殲張于吳其餘孽多亡匿海外說倭奴以為寇之利當其時竊發東南者多不過數百人烏合獸散視所不備者則得志焉故置守吳淞復分戍青浦（即今寶山所）警之備穿窬者閒曠之處多為藩籬而已嘉靖中賊之來者舳艫連雲鋒刃耀日萬室之邑三軍之衆往往嬰城自守乃欲以數百人逆其至邀其歸不亦難乎蓋吳淞之潰前事之明鑒也自置鎮以來屹然遂為三吳之鎖鑰矣乃寶山孤懸江海之間守則難固援則難達萬一蹉跌所謂藉寇兵齎盜粮者也語有之五指之更彈不如奮掌之一擊故兵志曰無所不分則無所不寡今智計之士謂宜并于吳淞蓋分則俱弱合則並強自然之勢也且 文皇帝遣使異國乃築寶山以識出入之道非所以防盜也後賊欲寇蘇州輒望此山而泊當時半淪于海居人以為天幸夫 祖宗之法不得不變者多矣乃若利害之形昭昭可覩胡不熟計哉

戰艦 福船最大可容百人底尖上闊昂首聳尾其行全倚風力矢石火砲皆俯瞰而發敵舟相直輒衝壓沉之然回翔不便不能逼岸而泊須藉哨船接渡 草撇即福船之小者 蒼船隘于福船而闊于沙船首尾相等帆櫓兼用順風揚帆風息盪櫓輕便易使由港淺沙此為利器可接濟福船之所不及 唬船一名八槳頭尾俱尖而喫水甚淺槳櫓交發其行如飛可供哨探之用風潮

順逆皆可使也　網梭船形如織梭竹檣布帆容僅三四人中藏鳥銃蟻集鳥散頗便攻擊裏港窄河尤所利也　沙船能使鬬風行淺水以其底平也沙民駕之

兵器　藤牌取其輕捷可代甲冑之用𩌏如壁閃如電施之田塍泥雨中尤便　標鎗搠木細竹皆可為之前重後輕前粗後細非兩船相逼不可輕發　長鎗本粗末細刃重不逾兩　狼筅用毛竹長而多當者末鋭包鐵如小鎗傍留長刺火熨油灌一直一鈎傳以毒藥中者立斃（按兵器不勝其多而海上長技四者為最）

火器　佛郎機國名也正德中國人来貢攜有此銃因以為式鑄發諸邊每座重可二百觔用提銃三個每個重三十觔鉛子一個約重十兩用以守營門破關隘擴之曰發鑛約之曰鉛錫銃則中國所做而為之也　鳥銃自西番来以銅鉄為管木橐承之中貯鉛彈所擊洞穿　百子銃狀如鳥銃而幹短口寬中容百彈藥然齊發漫空分中遠出四五里　木桶火藥用桶盛火藥傾入賊舟因風縱火之器　噴筒截竹為之貯藥推䥫發高十餘丈遠三四十步粘帆輙焚不可備禦　火繩每繩用二人扯之為守城第一器　六合砲勢極威猛所中無不糜爛然製造稍不如法即易裂（按火器極多而舟師所利數種稱最賊所恃止鳥銃雙刀弓矢雙刀隔舟無所施技鳥銃每舟止三四門且而風濤檣蕩取準極難其弓矢與中國不同矢頭重而尾輕弓身長而發緩易於趨避中國無論兵械而火器之製多不可紀以百攻一取勝何難哉）

汛期　海洋要害莫過陳錢倭舟来率以此為停泊之所覘伺風候以決所向（如東北風利則向大衢西行過烏沙門以犯浙江東南風利則向竹箔稗州以犯蘇松）過此則羊山矣羊山去鎮城猶数千里為竹箔外藩春時漁舟鱗集無慮

萬艘賊艘雜入其中輙恣摽掠乘東南利風徑壹日可達竹箔竹箔在崇明南儌與高家嘴相對賊所必由從此西向則吳淞首禍北向則劉河受敵於此置重兵馬扼之使不得度而江南可高枕矣至於寶山尤收泊標識異時　文皇帝以海運萍無涯涘築此示準而賊遂望為指歸守此可以絶其登陸凡備禦哨偵分布宜嚴歳以二月下旬調遣游兵水營諸軍出守羊山陳錢蒲嶴蘇寶馬跡竹箔稗草李家洪馬沙墩等處而把總親率中軍往来督察遠至落華花腦外洋而陸兵專守寶山川沙餘聴隨宜策應至五月終旬而罷秋防止于內地巡緝塩盗此汛期之大畧也

知縣楊旦條陳五事　其三重水戰　今日之慎守藩籬者惟有水戰一節耳今吳淞江劉家河福山港青村南滙等處皆有福船蒼船沙船以為哨守分布非不密也但海洋空濶不守要害則賊來不能知賊去不能追縱使能追亦已晚矣且賊船之来乘風渡海勢難聯絡飄蕩既久筋力困怠故必於陳錢山丁興馬跡寺山會集調理數日方始入寇為今之計如大様福船各港共得幾十隻此船惟利於深水大洋則為之修其貢具堅其蓬纜預給兩月口粮得熟慣忠勇将官一二員率領各船直至陳錢馬跡洋山等處擇其避風粤港停泊窺伺以小巡船十隻四面哨探遇賊流来則擊之此第一層藩籬也但此計雖善而勞險難行人多阻之咸謂海島中不可泊船是以計雖善而終不行也其次様蒼船各港共得幾百隻此船極利於乘風巡哨則為之分為三班每日一班出哨直出高家嘴外如一班三十隻遇賊来時則以二十九隻與

賊對敵其一隻飛田本港通報盡發各船出應此第二層藩籬也
其小樣沙船惟利於沿涯淺水則亦分與信地延袤往来巡哨遇
賊来時有福船所不盡勦蒼船所不盡禦者則沙船共擊之不使
登岸此第三層藩籬也沙船又不能禦賊有登岸者始以旱兵勦
之此第四層藩籬也如此賊來雖多恐得登岸者少矣 其四據
險要 夫浙江與直隸地不同而備禦之法亦宜有異畢職生於
浙東之瀕海官於直隸之瀕海其間形勢險阻皆目覩其詳而非
按圖遥度者也浙東自温台延袤至寧紹一帶皆有海塘田南海
低內河與外海不相通塘外有沙塗少者十餘里多者二三十里
畧無港汊可以灣泊賊船若至百姓望見皆收其貲貨挈其妻孥
豫先走避賊至爛塗二三十里力已怠倦及至民家擄無所得船

泊海灘潮退則閣淺遇風則打碎是以浙東之倭患畧少昔非兵
之強備之善職此故耳若浙西與直隸自乍浦青村南滙以至上
海嘉定太倉常熟江陰靖江延袤一帶內河與外海相通一里之
內有港三四皆可以停舟避風塘外無沙塗賊船倏忽直抵海岸
民不及知、不及避擄有所獲則因粮於我結為巢穴官兵攻之
則彼據其險我失其利及其深入則結夥數千勢莫能禦是以蔓
延而不可遏也故浙東防禦之法止於定海普陀瀝海三江等處
各得數十兵船以守之即可以無事矣若直隸沿海一帶乘今賊
退之時急宜設備如吳淞江劉家等港極大者已有兵船抵禦其
餘港汊如柘林七八團青水窪等處皆須設法堵塞或椗樁於港
口投以連根大木或泊舟于窪內使我先據其險其海岸上每三

十里內擇要害之地屯兵一枝各縣各率其人民各守其封域其
勢大不能支者軍門發兵勦之必須初登海岸乘其飢倦勢易為
圖若既登岸後即難為力矣此據險要者誠今日之急務也
風俗 蘇州當江淮嶺海楚蜀之走集其人浮游逐末奇技淫巧
之所出也嘉定瀕海而處四方賓客商賈之所不至民生鮮見外
事猶有淳樸之風焉其士以讀書談道通古今為賢不獨為應世
之文而已搢紳之徒與布衣葢大家婚嫁恥于論財朋友死而貧
者為之經紀其喪撫其遺孤為農者力于稼穡不習商賈之事謂
租稅先入官者為良民子弟不修其業而六博飲酒者衆皆賤之
婦女勤紡織早作夜休一月常得四十五日焉名家望族女子不
宴會不游行街巷此皆流風善俗之可紀者也若夫富室召客頗

以飲饌相高水陸之珍常至方丈至于中人亦慕效之一會之費
常耗數月之食喪葬之家置酒留客若有嘉容喪車之前綵亭繡
帷炫燿道途聊誇市童不顧雅道數十年前後輩見前輩必嚴重
之有行義者奉以為楷模邇者漸成侮老之習即不得不貌敬者
背後姍笑之浮薄群處議論風生多不依于名教而意未必然或
假非義之義陽作標榜大家僮僕多至萬指平居乘氣為横鄉閭
及主家衰落則掉臂不顧至于中人之家撫養存恩或至長子育
孫而一旦叛去恣意毆詈甚且操戈入室焉又有傾險狡悍之甚
者上官欲察州里之豪不能不假耳目而姦人常為之窟欲中害
人者陰行賂賄置怨家其中羅織罪狀暗投陷穽及對簿上之人
雖心知其冤終不得釋其人揚揚然謂執一縣生死之柄上至長

吏猾或陰持短長伺間肆螫名曰訪行市井惡少恃勇力辦口什伍為群欲侵暴人者輒陰賂之令于怨家所佯相觸忤因群毆之則又誣列不根之詞以其黨為證佐非出金帛厚謝之不得解名曰打行告訐成風一家有事閭巷輒蜂起連數十人為一黨連數十事為一詞非必真負冤抑特欲魚肉之以為利耳名曰連名設呈睚眦之憾或先有借貸避逅一家之內有死者輒以告官其人不服則求檢驗檢驗則無不破家矣其言曰人命無真假只在原告不肯罷江東之民與灶戶雜居黠者欲凌愚弱輒以灶籍訟之運司運司懸隔數百里外一經勾攝覊底哭別如赴市曹既至私幽之僻處進無對簿之期退乏饔飧之資動延歲月多縲紲以死者漕折以來田價倍增故民間訟事多起于贖田既經明禁不得言田事則擬為游詞無一語及田而良民不習置對不能與辨或有妻子杖演而還契券者若其人能自直於官則誣告者往往抵罪蓋亦有兩家俱破者至於濱海強梁去邑遼遠恣意所積恨于戈矛或宵夜縱火焚其廬舍或俟花稻已成一夕芟夷之名曰撇青市中交易未曉而集每歲綿花入市牙行多聚少年以為羽翼攜燈攔接鄉民莫知所適搶摟之間甚至亡失貨物其狡者多用贋銀有攙銅爭鐵灌鉛淡底三傾鍊熟諸色溷雜貿易欺侮愚訥或空腹而往慟哭而歸無所告訴城市無賴率尚賭博夜聚曉散在在成夥釀成奸盜食肆之盛珍錯畢備侑以歌舞巨室僮奴公門廝役厭飫其中一飽之餘捐金成笏食者嬉笑而主者痛心皆比來惡俗猶幸嚴為之禁庶幾屏息焉

崇明縣志　協守地方把總一員　守禦千戶五員百戶二十員　營船七隻（自福建改造）　沙船三十隻（舊額二十隻萬曆三十年令張公因地方衝要申請新增十隻）　撈船五隻　唬船十六隻（帆用布槳用入海洋中往來頗便）　划船五隻（狀似唬船而小已上諸船分為兩哨統領官二員）

永樂十四年倭賊入城虜殺官民三百餘人千戶徐　死于難　弘治十五年施天泰糾東山據半洋馬腰二沙為樓居民罹害巡撫艾璞知府林世遠知縣陳元憲協謀勦捕敗半洋沙為平洋沙馬腰沙為馬安沙　嘉靖十九年南沙人王良相江人秦璠合黨構亂兵備王儀總兵湯慶發兵勦滅　三十二年四月倭寇登南沙盤據經年長事諸沙寄通罹害耆民施廷華率兵力戰死之陣亡者千人　三十三年四月初十日倭寇登水窨港掠境殺死無數五月初三日攻東南水門男兵陸明戕死百戶田九疇斬首若干初七日夜攻東北柵城知縣唐一岑死之　三十四年四月十七日倭寇登平洋沙境欲據攻新城東門甚急署縣事本州同知張魁署所事千戶陳德協力死守　三十六年倭寇登營前沙本府同知熊桴坐鎮本縣發兵圍勦斬首數十級餘悉夜遁　三十八年四月倭賊千餘由水窨港登岸盤據三沙兵備熊桴駐營椽昂港總兵劉顯駐營三沙督視軍前通政唐順之調度其間設法勦禦官兵死者不可勝數圍守三月賊勢窮蹙七月十七日夜乘風遁去　四十四年倭寇據縣後沙總兵郭成督戰擒獲獻俘百餘戮于本州大教場

鹽課

本縣天賜場原有灘蕩鹽田蕩九百二十四頃二十畝零煎鹽上納課正銀六百

十五兩八錢後鹽場坍海竈戶逃移致虧國課嘉靖三十六年鹽法御史鄢公懋卿議將田蕩不等科銀以充正額後因奸民充竈告坍抵補煮鹵場官坍在荒熟真僞莫辨得失不均坍田一項告抵沙塗二十八項有零且又摘占膏腴年漸淂利竈課日加增出備荒菜餘名色銀六百八十三兩遂致民產虧折百姓紛爭詞連禍結動經數年竈規靡定萬曆九年縣令何懋官洞知其弊以為人非真竈地非鹽場况草場栽官已久安用奸民冐竈為于是移文上官舉其弊而傾之加課銀八百七十四兩以足二千兩其弊產均撥棃縣里排散竈田則民與竈同受償國課亦民與竈共輸上不虧課下不病民鹽院馬公象乾可其議至萬曆二十八年奸民欲復前弊興訟告豢縣令李宮欲議以清以左遷去不果今令張公世臣留心民瘼欲民竈兩利議將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新漲水塗一半給與竈戶以償昔年賠課之費後不為例委曲調停俾民不失業竈不怨貧比因鹽院周公軏艫政批駁復于二千一百七十三兩正銀外議加課銀五百兩各院詳允已而其課竈戶謀欲備辦以塭爭端張令嚴拒援文撫按仍入會計不許竈家另立門戶辦納以杜得隴望蜀之計蓋何令翻撥于二十年之前而補弊一掃今張令調停于二十年之後而兩造悉平矣

灰場　崇明諸沙浙自揚子江淡水俱可因惟東北吳家沙享沙鹹水凝結不可禾黍有貧民百家原非竈丁奉票于隨海灘塗煎鹽供食歲納銀二十九兩縣解鹽運司謂之灰場

鹽出南沙北則第五條港一帶鹽白色享沙北洋縣後沙東北灘色皆白唯北蒲沙色黑味最鹹比上三沙少異

華亭縣志

大海 環縣之東南二境其東接諸暨洩涇合於松江與黃浦會而入焉其會處曰蛞口其南與紹興寧波相望

松江 在縣北七十四里府因以名舊名吳淞江後以水災去水從松亦曰松陵江其源出太湖東注於海即禹貢三江之一酈善長水經云松江自湖東北逕七十里分流謂之三江口○一說吳松江口白鶴江口青龍江口謂之三江口地勢低於震澤三丈潮水來特水高三丈到震澤底定所以謂之平江○庾仲初揚都賦注云松江下七十里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今松江自吳江長橋東流至尹山北流至甫里東出流至澱山北合趙屯浦又東合大盈浦又東合顧會浦又東合崧子浦盤龍浦凡五大浦至宋家橋轉東南流與黃浦會合而入海○自湖至海凡五匯四十二灣五匯者安亭白鶴盤龍河沙顧浦乃江湖與湖水相會合之地也古云九里為一灣一灣低一尺二百四十里到三江口三百六十里到大海

薛澱湖 一名澱山湖以中有澱山也在縣西北七十二里其源自長洲白蜆江經急水港而來周圍幾二百里實古來鍾水之地北由趙屯浦東由大盈浦瀉于松江東南由攔路港以入三泖舊志云西有小湖又云縣西北有白蜆馬騰谷瑞瑁四湖且謂白蜆越在長洲馬騰谷瑞瑁三湖相去僅五七里而澱湖茫然一壑不復可辨其後又載錡湖云有陸錡宅曰瑁湖曰那湖曰新湖云皆在西北以今考之澱湖之南有泖湖其傍有金銀東清東白西陳大莂諸蕩漢北即費家洲在長洲界皆迤浸相屬數十里其西過金澤又有西竜蕩雪落漾諸水而不得其名者尚多古今世殊焉知舊志所書非今之諸蕩矣澱山宋時在水心並湖以北中為一澳曰山門溜東西五六里南北七八里正當湖流之衝為古來吞吐湖水之地山門溜之中又有斜路港斜路今與䍃山積澳鄒大石浦小石浦通洩湖流後潮沙淤澱漸成圍田元初湖去西北已五里餘今趙屯大盈去湖益遠顧由何家港及南北曹港受湖水以泄于江水患之多蓋有由矣

顧會浦 在大盈之東其上源曰通波塘出城北流為五里塘又北為祥澤塘遂別為崧子浦北出鳳凰橋絕橫泖至幹山入上海界

盤龍塘　沙岡塘　竹岡塘　橫潦塘　諸家塘 已上湖東山北諸浦上流之水

三泖 在縣西吳郡圖經云泖在華亭縣有上中下三名長者且八十丈祥符圖經谷泖縣西三十五里周一頃三十九畝古泖縣西四十里周四頃三十九畝今泖之界西北抵山涇南自泖橋出東南至廣陳又東至當湖又東至捍海塘而止俗傳近山涇者為上泖近泖橋者為下泖縣圖以近山涇泖為圓泖近泖橋泖益潤曰大泖自泖橋而上縈繞百餘里曰長泖此三泖之異也或併胥類謝家二泖為三泖按二泖在縣東南一陂澤耳與三泖相望七十里其說非也陸機對晉武云三泖冬溫夏涼谷水在其北金澤章練小蒸大蒸白牛諸塘在其西封澳走馬諸塘在其東泖橋之外橫絕而東者秀州塘也其

谷水　攔路港 自澱湖東南行入泖

金澤塘 在澱山湖西南東南流入泖其西北為周莊北為甫里屬長洲界

章練塘 在金澤南其源出澱湖東流入泖其入處與泖塔對

濮陽塘　小蒸塘　大蒸塘 並在濮陽南其西過白牛塘東入于泖

白牛塘 自攔路港以下為三泖西界諸水

葑澳塘　沈涇塘 注一　神山塘　五里塘

祥澤塘 在五里塘北自顧會浦分支東流北由玉皇閣與崧子浦合遂東為四涇

四涇 自祥澤塘折北而東納通波涇外波涇洞涇張涇四水故名東合盤龍塘北行絕橫塘折而東為蒲匯塘○元初水盛于橫塘至丑閭潮從而南涇面廣三十丈深二十丈為水道之要今自此至蒲匯塘皆淤淺稍旱可揭而涉○已上泖東山南至縣北東流之水

秀州塘 在縣西南俗呼為官塘其源出杭州西湖歷嘉興而東至楓涇鎮入界去縣六十里由鎮而東過白牛塘絕長泖口有橋至萬安橋北流合滕港又合黃門橋合斜塘過李塔匯合石湖塘過吉陽匯合古浦塘東流入市為沈涇塘過小清河至平政橋入西水門出東門與俞塘諸水合循西城而南合張涇米市塘入官紹塘北過採花涇東北合顧會浦

黃橋 水自大泖來入秀州塘舊於此植木為水實七十餘以泄泖水斜入橫潦涇

斜塘 水亦自大泖來與黃橋門水皆湍悍東入橫潦自黃橋門東水併入此塘其勢益悍

石湖塘　古浦塘　小清河

白龍潭 在谷陽門外方後有橋西其南通小清河北通二里涇東出與城河合北為採花涇潭廣可十餘頃

採花涇　集賢涇 已上官塘西界至城以北之水

朱涇 自秀州塘分支貫中市橋東流絕驅塘至張涇東為橫涇又東為蕩涇

黃浦 為南境巨川其首曰黃潦涇受黃橋斜塘及秀州塘水東流至磨家匯為瓜涇塘演迤而東凡南北兩涯之水皆入焉至鄒家寺折而北流趨上海東西兩涯之水皆入焉東北會吳淞江以入于海承涇塘有東西二瀆入上海界有黃浦渡高昌渡○按府志黃浦上源自黃橋斜塘來黃橋斜塘自三泖來其上為澱湖為急水港為白蜆江又自松江分派而來至入海處約二百五十餘里比吳淞江婁江皆闊大故論者指此為東江

南錢塘　張涇　米市塘　官紹塘　御史涇　泖涇　南俞塘

鹽鐵塘　北俞塘　駟馬塘　洞涇　張涇 已上官塘以東郡城以南至東北入浦諸水

界涇 在縣西南平湖縣之北

橫泖　胥浦塘

新運鹽河 在裏護塘外自金山衛城北流至張堰鎮西為泉涇衛故小官鹽場也初在查山東後以風濤之險改浚於此人呼其東為舊河其北即古柘湖地○已上鳳涇以南倚海而東北流入浦之水

田賦

宣德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敕諭各處舊額官田起科不一，租糧既重，農民弗勝，自今年為始，每田一畝舊額納糧自一斗至四斗者各減

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永爲定制欽此

八年、巡撫侍郎周忱　奏定加耗折徵例洪武永樂中稅糧額重積欠數多、五年定撥起運米四十三萬九千實納止六萬六千有奇每正糧一石、徵平米至二石而猶不足忱至、盡袪宿弊設法通融二年後逋欠悉完至是定例

一加耗、　有徵正糧每石徵平米一石七斗注二

一折徵　金花銀一兩一錢准平米四石六斗或四石四斗每兩加車腳鞘銀八釐闊白三梭布一疋准平米二石五斗或二石四斗至二石、每疋加車腳船錢米二斗或二斗六升、布疋長四丈闊二尺六寸、舊例疋重三斤納者率以紗粗輸速忱奏不拘斤重止取長闊兩端織紅紗以防盜竊至今什之注三闊白綿布一疋准平米一石或九斗八升每疋加車腳船錢米一斗或一斗二升、　已上於重則官田上照糧均派注四

天順元年、巡撫右僉都御史李秉改定加耗例、　六斗以上田止徵正糧五斗以上田每石加一斗五升四斗以上田每石加三斗三斗以上田每石加六斗二斗以上田每石加八斗、一斗以上田每石加一石五升五升以上田每石加一石一斗五升○按府志此法據丈而覈最爲平均累數則之出於一戶由帖之中會算填註不勝其煩而里書之飛走不便可稽覈矣不久復舊蓋知其什之難也又按是時金花銀准米三石四斗、三梭布准米一石五斗綿布准米七斗五升、輕於此而重於彼亦未見其利

二年、巡撫右副都御史崔恭復舊例、　正糧一石、徵平米一石七斗或減至五斗七金花銀一兩准平米三石四斗或三石八斗闊白三梭綿布一疋、准平米一石五斗或一石四斗至三斗闊白綿布一疋准平米七斗五升或八斗至七斗

六年、巡撫右副都御史劉孜奏定召佃荒田例通計本縣積荒田若干頃召民開佃不論原額肥田畝稅米三斗、瘠田二斗、謂之官租仍與民約永不起科加耗注五　按是時秋糧加耗華亭每石始七斗至四斗五升、金花銀

一兩、初准米三石八斗其後准四石至成化六年皆然

二十二年知府樊瑩奏定折徵白銀例凡糧運綱費及供應軍需之類應支餘米易銀充用者徑徵白銀入庫照數支遣每銀一兩隨時估高下或准平米二石或二石五斗　本縣正糧一石、加耗米三斗二升白銀一錢五分、

弘治八年、巡撫右副都御史朱瑄始定分鄉論田加耗例　金花銀自成化十四年至是每兩准平米二石六斗

十一年、巡撫右副都御史彭禮復論糧加耗

十五年、都御史彭禮知府劉琬改定加耗例　官田論糧加耗每石徵平米一石六斗、　民田論田加耗每畝徵耗米一斗二升、

正德二年、巡撫左副都御史艾璞重定論田加耗例

六年、巡撫右僉都御史張鳳復論糧加耗并銀布折徵舊例復舊規華縣便民案據華亭耆民嚴泰等呈切照松江地方不滿二百里、糧賦動百餘萬宣德年間巡撫侍郎周文襄公因時處置爲民便益每秋糧一石、加耗六斗七升、金花銀一兩准平米四石、細布一疋准平米二石、粗布一疋、准平米一石起運出兌官軍廩糧師生廩祿不缺、尚有餘糧賑濟飢民弘治年間始於田上加耗分作三號又分沿海不沿海等第不一、糧書衆扒紊亂作弊以致民遭其殃官受其累、自古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連年災傷疫癘飢饉相仍、死亡者衆存在者寡幸蒙　欽差都堂大人撫臨整理糧法深爲民便呈乞裁處等因到院本院先爲延訪民情以圖治安事今據上海縣內耆民朱禮等呈稱聞之父老各處田糧多在田上加耗惟我松江則不可行有上中下三鄉有肥薄瘦三等有升斗斛三科銀條先朝拜土起糧因地立法非後人所可改易宣德間巡撫周文襄公奏將東鄉拋荒田土、召民開墾三年之後止取原糧復奏折徵金花銀粗細布每銀一兩准平米四石、細布一疋准平米二石、粗布一疋准平米一石于時起運不減今日倉廩有存留之富閭閻有賑濟之備曾不知發民甚稱便其後知府樊公復忌小民運糧之苦奏將綱用耗米折收白銀每兩准米二石五斗、給與糧長令其自運官民兩便至今賴之當時並是糧上加耗每石

不過六斗七斗而已弘治七年本縣重知縣因與巡撫同鄉更變糧法卻
於田上加耗雖分三等東鄉絲是不平何也西鄉雖是糧重每畝歲收米
或三石餘者有之中鄉雖是糧輕每畝歲收或一石五斗不足者有之若
瀕海下田不過可種棉花五六十斤兼荳五六斗而已法既不平且復多
變或畝加八升九升或一斗或一斗七升四合六勺頻年以來率無定例
且如正德四年何等災傷 朝廷准荒六分三釐官司不與主張聽從糧
長貴派以致民心不服輸納不齊糧長又復瞞官私收入已所以因循至
今拖欠若當時俗依 欽准事例派與六分三釐小民安敢不典家賣產
依期完納者也正不知先年何故金花銀准米四石布一疋准米二石一石
都乃餘糧反多今者金花銀不過一石九斗白銀不過一石七斗何故錢
糧反少若曰輕糧多在大戶重糧多在小戶不知大戶亦有重額之田未
見其害也只是以王道待天下自然平正若存大小戶輕重田之心則前
人立法之意全無而物之不齊之說亦徒然也田上加耗不可行也明矣
據此按候在卷今據前因參看得松江一府大戶多輕則之田小戶多重
則之賦論田起耗若便小民然斗則數多書手作弊雖精於算者亦被欺
瞞況小民乎本院已將萬石一覽通行縣府議處正欲將金花銀每兩准
米四石細布一疋准米二石粗布一疋准米一石先儘下戶及陪貼之糧
有餘并將白銀以次分與中戶又次及於上戶務使貧富適均官民兩便
今蒙奉等又稱糧上加耗與民便益合准照糧徵派扣應為此仰抄案回
府著落當該官吏即行各縣掌印官今後派徵錢糧俱照先年間尚書所
行則例不分東西中三鄉一槩糧上加耗金花銀兩布疋先儘重則官田
每銀一兩折米四石粗布一疋折米一石細布一疋折米二石白銀一兩
隨時定價其上中高戶俱派與本色秔糯等米務使民心悅服而錢糧不
至于有弊 國計充足而官府不至於有累仍翻刊告示發填店鄉村凡
有人煙去處張
掛曉諭知悉

又按府境坍江坍湖坍泖及陷海田糧俱係縣縣秋糧帶徵陪貼學基倉
基等稅亦然伏覩成化二十三年十月初十日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
一日兩次 詔書節文田畝有因大水衝決虛貼稅糧及水坍沙壓等項[注六]
田地稅糧負累人戶陪納者並許具告勘實照例除豁今江海湖泖坍陷
田糧正合此例而學校倉場並係官府開設前代義役田糧尚蒙除免況官
地乎江海陪貼之糧本府同知史俊書一具 奏未行學倉基地猶未有
為之言者并著于此為長民者告

徭役 山東鳳陽等處馬夫一千三百六十四人洪武間以北方地廣人
稀於江浙蘇松等府照糧僉撥赴各處養馬走遞糧食不足又以市民益
之馬夫分正副正者住坐養馬副者輪年集價供送 正統十二年巡撫尚書周忱因集價買馬重
為民患議於秋糧帶徵耗米易銀代之今義役馬價米是也成化間巡撫都御史李嗣
議定糧僉上馬一疋夫米易銀三十四兩五錢中馬下馬遞減二兩市民
定價一十四兩歲輸副馬頭押解各該府州交割後御史陳金 奏定上
馬一疋幾銀四十五兩中馬下馬遞減五兩每馬一疋歲支工食草
料銀二十二兩其餘收積在官遇馬倒死鋪陳葬壞照例支用 弘治
十六年知府劉琬以馬價既於秋糧帶徵而馬夫各役猶為民累 奏准
革去每歲比照御史陳金 奏定事例徵米易銀雇募當地土民充役南
北兩便至今行之

上海縣志　瀰在縣東七十里北起嘉定南抵華亭為縣所轄松江與黃浦合流入焉東接諸番惟日本最近宋元間入貢皆由青龍市舶司後漸徙於四明貢者不復取道沿海[注七]皆淺灘物産不逮閩浙百一俗號窮海獨盐利為饒自清水湾以南較川沙以北水鹹宜盐故舊置盐場近有沙堤壅隔其外水味𣃁淡滷薄難就而貴海之利亦微矣　淞江在縣北　黃浦在縣東一名春申浦其源受杭州嘉興之水起自秀州塘經華亭縣界又迤而東以入南北兩涯之水迨至南廣福寺則折而北趨於縣以入東西兩涯之水稍北舊名范家浜洪武間吳淞江淤塞潮汐不通永樂元年邑人葉宗行上書言浚江通海引流直接黃浦闊三十丈遂以浦名今橫闊二里許又折而東北合于江以達海其兩涯孔道則置舟以渡　通江諸浦舊圖經以趙屯大盈顧會崧子盤龍為五大浦五浦之中趙屯大盈二浦尤為至要趙屯大盈皆直受澱山湖水趙屯迤西為白鶴江大盈迤東為青龍江先正論湖水下流必由白鶴滙以達於江又謂由青龍江入海今白鶴青龍雖以江名僅同溝澮而已顧會盤龍從府郭來絶橫塘橫泖而顧會又名通波塘崧子又名崧塘二水同流異派顧會崧子西東為淮浦為艾祁浦宋墅浦華潮浦亦眼浦為華漕為西舊江為周浜崧子南為北平浦北為烏塘烏塘東為石淄婁盤龍迤東為沙岡塘為小莱浦為許浦為魚浦郭巷浦為橫瀝為新涇為東西上澳為大小盧浦為上海浦張家浜馬家浜為東溝西溝為南蹌浦由許浦而出為五漕由郭巷而出為莊家涇由新涇而出為蒲滙塘其東即龍華港凡江之南通江塘浦具於是然五浦之外諸浦之中在勝國時則新涇為要觀吳執中論順導水勢注江達海僅有上海之新涇太倉之劉家港也今盤龍以東江以南水

唯在蒲滙龍華二港達於黃浦入海為利耳江以北水亦有盧浦有橫瀝有徐公港有黃家港封家浜有楊林浦南北分流並入于江會于黃浦東入于海〻口為嘉定界

天啓元年七月巡撫王象恒東南賦役獨重疏　據四
府冊開每歲漕糧正改兌并耗米共一百五十三萬一千
九百七十八石八斗一升零白糧并耗腳夫船及各王府祿
米共二十七萬七十七十二石八斗八升零南糧并耗腳等
米六萬四千三百九十一石二斗零軍儲存留扯孤等米一十
二萬三千八百三十二石三斗七升零此四府本色之槩也而本
色三稜濶白布足共三十二萬二千七百七十四疋備在外矣金
花銀三十六萬五千一百三十九兩零京邊銀二十七萬一千六百
七十一兩零輕賚遼江米折蘆蓆等銀一十六萬九千六百七十
餘兩南北等部馬價牲口藥材四司料價等銀七十萬五千
五百五十餘兩此四府折色之槩也而加派遼餉銀二十一萬一
百五十八兩五錢零備在外矣以地畝言之蘇松四府田地山蕩

共止二十三萬三千五百八頃六十八畝零以畝計之上等之田每
畝該納本色米一斗八升二合仍納折色銀一錢二分七釐五毫
中等田每畝本色米一斗三升六合仍折色銀一錢四釐零下
等田每畝本色米六升三合七勺仍折色銀六七分而一切侵
費起剝之苦又難計算此四府每畝田租之槩也夫宇內之
賦多者每畝八九分少者四五分甚有止二三分者有如四府之
重者乎人止知江南錢糧之多欠而不知江南止完及七八分
已與宇內之重者相等矣江南止完及五六分已與他處之輕
者相等矣况大織造之傳奉衛運之更番水陸之衝背江
海之防禦種々之煩費不勝驛騷乃遼餉之供猶一例派徵加而
又加故重而又重自今不為斟酌將何底止匪所以為民請
命者不敢扯見年推正之數但就中量為減省有三焉一

則積逋之當盡免也臣查　恩例四十一年以前者免矣後
有加派一年免帶徵一年之例恩非不渥然而不免者亦何
能完也小民輸見徵猶苦不給况能完累年之帶徵乎其
奸猾者且以總之一欠也并見徵者而亦拖之矣自今以當年
見徵依期完納為主而以前年分除已徵貯庫者起
解外餘止帶徵一年或二年其遠年必不能完者盡蠲
之一則加派之當漸減也自遼事起加派三次共每畝銀九
釐海內皆然江南豈敢獨少獨是他處賦輕即稍加猶不
覺若江南即不加而額已數倍他省矣乃又從而增益之
蘇州則八萬三千六百六十餘兩矣松江則三萬八千二百三十餘
兩矣常州則五萬七千八百三十餘兩矣鎮江則三萬四百餘兩
矣其加與他省同也而原額之重則與他省異所謂不揣其本

而齊其末者也故加派當亟減也一則改折之當欽議也南京次
白糧米六千石或全折或半折原無定例每石加耗夫船共有
八斗貼役銀一錢是一石另有一石之費矣此項例每石折銀七錢
以平米一石零五錢算數正該一石四斗此外六斗皆係浮額總
計多去三千六百石矣前已奉文改折三年照此後又派本色仍
增貼畢是當永折以省耗費南京各衛倉粳糯三萬九十四石
五斗此項原供各衛軍糧向雖例派本色各軍仍是每石六
錢折去則何不即以六錢解而使小民得省毫釐也南京犧牲
所荳六百石此項原非本地所產俱以米代運若每石六折
六錢解京買豆則每石得省耗腳五斗况南京豆商僕集
買豆甚便先年亦有改折之例乎且若遞徵本色勢必僉點
糧解敗家擲役之費又難指計是當照款題折不再計而

可供若又如北京絲折絹一萬二十五百五十疋每疋價銀六錢五分墊銀一錢共七錢五分後因交納本色頻費增至一兩二錢似應照舊例每疋解銀六錢五分同京運交部可省民間扛墊無算又齊頭稻草數雖無多例令民解布有拙耗收納等費每正銀一兩即編扛銀一兩而解戶每名仍賠費不貲况稻草上封水窨虛用非急而部中有銀則稻草猶不可市買乎嘉定田少地多額派布九萬五千五十疋太倉崑山共四萬四千九百五十疋武進宜興各三萬疋華亭上海共十萬七千八百四十九疋青浦縣二萬四千九百二十五疋從來不能全完若從臣前疏量免三分之一改折十分之半亦官民兩便之策也又若夫蕭鞋條碟爐漆油之類每一委解至京多串同內監以濫惡充數鋪墊葪至無不收又何不折之使公帑得實用地方省買辦也此改折又所當亟議也八月十八日奉

聖旨東南民窮可念但內府錢糧多係舊例著照舊行餘著該部知道

四年五月撫按題水災疏　內稱嘉靖七年災傷蒙　允將本年起存錢糧盡行蠲免稍輕者照依分數勘實即使停徵或量為折徵三十三年災傷蒙　允將本年存留錢糧盡行蠲免起運額派大半改折復將本色及三十二年以前未完起存停徵又將　內府糧銀賑卹四十年水災蒙

允將本年兌運糧米民運白糧盡行改折宗人府米折并京庫草折布絹等銀俱准停徵仍將鈔關船稅與各府引價事例等銀俱留賑濟萬曆十年水災蒙　允將本年起運漕糧并南京各衛倉糧改折又留關稅之各府事例等

銀賑濟十七年災傷蒙　允將本年起運漕糧盡數改折內停徵五分見徵五分餘宗人等府衛門俱准停徵又蒙專差科臣楊文舉齎銀三十萬兩賑濟三十六年水災蒙　允將本年起運漕糧盡數改折其餘各項俱分別停徵又于山東解進內帑留銀五萬兩差官解齎賑濟蘇松四府又　欽准浙江鹽課稅銀撥一半賑濟災民

東南之米有軍運有民運軍運以充六軍之儲民運以供百官之禄也大軍運以十軍僅運米四百石或五百石民運以一民而兼運米四百石或五百石軍運以軍法結為漕法一呼百應人莫敢犯民運以田里小民供役遠道語言鄙俚衣服村賤人人得而陵之軍運經各該衛門無抑勒需求民運經各該衛門動以遲違情由閘擬工價并指雜色使用每一處輙費銀十五六兩少亦不下十兩軍運過洪閘一錢不須且洪夫閘夫共為挽拽民運每過一洪用銀十餘兩過一閘用銀五六錢所過共三洪五十餘閘而費可知矣其最苦者船戶皆江淮奸民慣造此船裝載白糧一入船其軀使糧長不啻奴隸每日供奉船戶及稍篤天不啻奉其父母蓋糧在船中即糧長身家所係吞聲忍氣曲為順從勢不得不然也其最所畏者軍船凌虐豪惡之軍故將已船撞擦微有損傷即便蜂攢民運之船百般挾詐不厭其欲不止也此其苦之在途者至入京攬頭之需索入倉交納之艱難又有不可勝言者凡充是役鮮不傾家為今之計宜將白糧併運軍順帶使民出所有以益軍之出餘力以代民

田地

宋之田有曰公田（為充進僧食）每畝起租上自一石五斗下至七斗一升四合（按宋史淳化中田制為三品膏沃而無水旱為上品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埆瘠而無水旱之慮為中品埆瘠復患水旱者為下品上百畝中百五十畝下二百畝只計百畝十收其三恐無若是之重也）曰圍田（傍江湖水淺民圍為田）租四斗貳三斗曰沙田（民自經理江湖沙漲地為田）租三斗貳二斗曰成田（民墾耕單地為田）納糧二斗曰營田（民用工本）（耕種係官空閑田）租四斗貳三斗二斗曰職田（給與文武官養廉地民佃起租）上自八斗七升下至六斗三合五勺（附錄宋咸平二年復唐制吏得職田供祭祀六縣通管六萬六百八十八畝有奇租一萬八千二百石有奇知軍府事八百六十石有奇通判軍府事勾僉判勾數

按勾節推添差節推勾祭推勾知錄勾司理司法司户監糧料院監雜納倉監都稅監在城稅務監贍軍庫監都酒務監比較務勾排岸司巡轄司勾總管勾路鈐添差路鈐勾路分添差路分東南第三正將勾南一廂官南二廂官北一廂官北二廂官常平司提幹茶鹽司提幹文臣支鹽官武臣支鹽官黃姚押袋官江灣押袋官監黃姚鹽場監江灣鹽場監南蹌鹽場各有差知吳縣事三百石知長洲縣事三百六十石知崑山縣事四百四十石知常熟縣事六百八十石知吳江縣事三百八十石知嘉定縣事一百五十石各有奇縣丞主簿尉及巡塘官勾巡檢勾監酒務監稅務以下各有差元則平江路達魯花赤總管各一員每員田八頃同知治中府判推官經歷知事提控案牘一照磨承發架閣蒙古教授兩醫學教授錄事司達魯花赤勾錄事勾錄判各有差吳縣長洲二縣達魯花赤縣尹每員職田二頃縣丞縣尉典史巡檢各有差崑山常熟吳江嘉定四州達魯花赤知州每員職田四頃同知州判提控案牘都目各有差海道都漕運萬户府達魯花赤正萬户副萬户經歷知事照磨奏差通事驛史鎮撫千户達魯花赤

正千户副千户止有祿米無田國初蘇州衛太倉衛指揮僉事亦有撥給田畝收米一百六十石今無）曰常平田（係斷沒入官者）曰義役田（鄉民出助保正差役者）曰社倉田（官買民田歉儲備荒）者曰局官租田曰養濟局田曰居養院田（皆養鰥寡孤獨老幼殘疾者）曰囚糧田（官給以充囚食）曰沒官田（乃斷沒各項田土）科租高下有差高者不踰一石五斗下至二斗

元之田則有圍二縣四州共計八千八百二十九圍吳縣九百一十七圍長洲縣一千七百八十八圍常熟州一千一百一十一圍吳江州三千三百六十八圍崑山州一千六百四十五圍嘉定州一千一百圍延祐四年行經理之法悉以上中下三等八則計畝起科

國朝洪武初七縣官民田地共六萬七千四百九十頃有奇官田地二萬九千九百頃有奇起科凡一十一則一則七斗三升一則六斗三升一則五斗三升一則四斗三升一則三斗三升一則二斗三升一則一斗三升一則一斗一則五升一則三升一則一升（又功臣還官田開耕田供名官田重則有一石六斗三升者）民田地二萬九千四十五頃有奇起科凡十則一則五斗三升一則四斗三升一則三斗三升一則二斗六升一則二斗三升一則一斗六升一則一斗三升一則五升一

則三升一則一升抄没田地一萬六千六百三十八頃有奇內有原額今科之分原額田起科凡六則一則七斗三升一則六斗三升一則五斗六升一則五斗三升一則四斗三升一則四斗今科田自五斗五升至三升止凡二十八則崇明官田又有曰江淮田江浙田職田學院田俱科黃赤荳抄没田有曰故官田江浙故官田没官田俱稅米弘治十六年一州七縣實徵官民抄没田地山蕩等項共九萬四千七百八十五頃有奇官田抄沒等項六萬五千三頃有奇民田等項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七頃有奇 吳縣官田地等項三千六百三十三頃有奇民田地等項三千四百七十頃有奇長洲縣官田地等項九千七百一十頃民田地等項三千七百九十二頃有奇學田一十四頃有奇崑山縣官田地等項九千九百二十六頃有奇民田地二千二百二十二頃有奇常熟縣官田地等項八千四百四十二頃民田地八千一十三頃有奇吳江縣官田地等項八千七百一十九頃民田地等項四千二百三十八頃有奇嘉定縣官田地等項一萬四百六十六頃民田地等項四千一百六十四頃有奇太倉州官田地等項六千九百頃有奇民田地等項二千七百一十九頃有奇學田四十六畝有奇崇明縣官田地等項二千二百四十八頃有奇民田六千七百五頃有奇

稅糧 注八

宋初盡削錢氏白配之目遣右補闕王永高象先各乘遞馬均定稅數只作中下兩等中田一畝夏稅錢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畝錢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取於民者不過如此自熙豐更法崇觀多事靖炎軍興隨時增益始不一矣

祥符間夏稅丁身鹽錢一萬六千二百貫絹五萬四千四百疋紬二千七百疋綿四千四斤各有奇秋白粳米三十一萬三千七百石有奇元豐三年歲輸帛凡八萬疋苗三十四萬九千斛纊二萬五千兩免役錢八萬五千緡皆有奇淳熙十一年苗三十四萬三千二百五十六石夏稅折帛錢四十三萬九千三百五十六貫上供諸色錢一百二十三萬一千二百八貫各有奇寶祐初苗額二十八萬八千六百石有奇五年增爲三十萬三千三百八十石爲定額 官民之官由此始景定元年郡守程元鳳以事故之數具奏免徵民租以蘇 自後歲實徵稅管三十五萬六千五百貫閏子苗米二十八萬三千九百石續管二萬三千三百石贍軍米九千四百石各有奇 按宋史紹興十一年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平江歲入昔十七萬有奇今按籍雖三十萬斛然實入纔二十萬耳

元

延祐四年夏稅絲二萬二千四百斤秋租糧八十八萬二千一百石輕賫二千二百錠 所入與宋倍蓰

國朝洪武初夏稅絲二十五萬四千三百兩大麥正耗一萬

一百石小麥五萬一千八百石豆一十七石菜子二十七石糧糙粳米九十四石錢鈔一萬九百八十貫各有奇

秋糧正耗二百一十四萬六千六百石黃豆二千七百八十石各有奇花椒八斤七兩五錢

弘治十六年夏稅絲三十二萬八千四百六十兩有奇（吳縣三萬五千兩長洲縣九萬九十兩崑山縣三萬四千五百兩常熟縣六萬三千五十兩吳江縣四萬五千三百兩嘉定縣四萬三千九百兩太倉州三萬六千五百兩各有奇）

麥五萬三千六百六十四石有奇（吳縣三千四百石長洲縣一千八百石崑山縣一千二百石常熟縣三千八百石吳江縣二千九百石嘉定縣五千一百石太倉州三萬二千二百石崇明縣一萬三千石各有奇）

鈔二萬一千九百六十三貫七百七十二文（崇明縣鈔俱無）

秋糧正米二百三萬八千六百四十石連耗共米三百五萬六千一十四石各有奇（吳縣一十三萬四百石長洲縣四十一萬七千七百石崑山縣二十八萬九千八百石常熟縣二十九萬八千一百石嘉定縣二十八萬四千六百石太倉州二十一萬三百石崇明縣二萬四千四百石各有奇）

按（注九）洪武初官田重額止於七斗三升而今民間乃有一石三斗一石六斗或二石者蓋莫知其所始豈所謂抄沒官田者乎固非定則也且洪武中正耗不過二百一十四萬

然猶屢下寬貸之詔（洪武四年中書省宣使張彬賫詔開讀免過秋糧二百四十二萬六千八百石有奇

六年八月奉

旨今年三四月間蘇州各縣小民缺食曾數府縣鄉里接濟我想那小百姓好生生受你借的糧米不須還官都免了

七年中書省劉付奉

旨體知蘇州松江嘉興三府百姓每好生缺食生受今歲夏稅合納的絲綿錢麥等物盡行蠲免恁省家便出榜去教百姓知道有司糧長每毋得科擾）

永樂以來漕運愈遠加耗滋多乃至三百萬石

宣廟深憫斯民之困特下詔蠲減官田重額知府況鍾又累疏奏減七十餘萬吳民賴以稍甦然民間重額今猶未盡除豈當時有司不能奉行

詔旨之過耶（宣德七年三月節該欽奉

勅諭但係官田塘地稅糧不分古額近額悉依宣德五年二月二十日

勅諭恩例每田一畝納糧自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永為定制欽此凡宋元官田謂之古額

嘉定縣志言知府金絅奏稱額重　文皇帝怒極平徵至京師
以死至宣德五年知府况鍾巡撫侍郎周忱復奏得請
嘉興府志金絅嘉興人洪武中為蘇州知府百姓苦官民田則不
齊里胥為奸絅上疏請減重額得罪賜死

天啓五年分崑山縣

人丁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五丁　優免一千一百一十八丁　實
編五萬二百四十七丁
田地一萬一千一百七十頃一十三畝七分三毫　優免四百
七十二頃五十八畝八分　實編一萬七百頃五十四畝九分三毫
佃蕩五百四十一頃八十六畝五釐四毫　里甲銀通等

均徭銀除優免等

長洲縣田一萬三千三百六十頃　吳縣田山七千一百四十
頃　吳江縣田一萬二千六百八十頃　常熟縣田一萬七千五
百四十頃　崑山縣田一萬一千六百九十頃　嘉定縣田一萬三
千二十四頃　太倉州田八千九百八十四頃　崇明縣田一萬八千
三百頃

長洲縣平米四十五萬四千　吳縣平米十五萬七千　吳
江縣平米四十三萬八千　常熟縣平米四十一萬八千
崑山縣平米三十六萬九千五百　嘉定縣平米三十七萬八千
太倉州平米二十六萬二千　崇明縣平米三萬二千不均

萬曆四十五年分

大倉州　戶口人丁三萬四千七百五十三丁內除優免人丁一千九百九丁
實編徭里人丁三萬二千八百四十四丁每丁科均徭銀一分六釐里甲九毫二
絲五忽六微八纖　里甲銀一分四毫四忽一微一纖八沙九塵七埃七渺二
漠
田八千六百八十九頃七十二畝七分八釐四毫　蕩塗一百四十二頃五
畝九釐玖毫　已上二項田蕩塗共八千八百三十一頃七十七畝八分八
釐三毫內除優免均徭田蕩塗五百三頃一十四畝五分　實編徭里田蕩塗
八千三百二十八頃六十三畝三分八釐三毫每畝科均徭銀八釐四毫六
絲二忽八微四纖　里甲銀五釐二毫二忽五纖九沙四塵八埃八渺六漠
坍荒公占不等田蕩一百五十五頃六十一畝七分九釐三毫舊例不科
實編均徭銀七千六百四兩二錢九分六釐五毫九絲六忽六微六纖六沙
七塵內扣小書銀六十三兩四錢八分五釐五毫五絲四忽八微四纖　里
甲銀四千九百五十五兩九錢一分八釐二毫三絲三忽三微四纖

長洲縣　戶口人丁一十四萬八百九十九丁內優免均徭人丁五千六百一
十一丁實編徭里人丁一十三萬五千二百八十八丁每丁科均徭銀二分
三毫四絲二忽一微七沙四塵九埃七渺陸漠　里甲銀一分四釐五忽五微
六纖三沙三塵
額徵田地一萬二千三百二十四頃三十二畝五分三釐三毫內優免均徭
田地一千三百六十六頃三十六畝七分九釐實編田地一萬九百五十七
頃九十五畝七分四釐三毫每畝科均徭銀六釐七毫八絲七微二沙四塵
九埃九渺二漠里甲銀四釐六毫六絲八忽五微二纖一沙一塵　額徵山
蕩九百三十七頃三十二畝九分九釐七毫內優免均徭山蕩二十三畝三
分六釐八毫實編山蕩九百三十七頃九畝六分二釐九毫每畝科均徭銀
三釐三毫九絲三微五纖一沙二塵四埃九渺六漠里甲銀二釐三毫三絲
四忽二微六纖五塵五埃
實編均徭銀一萬五百兩一分六釐五毫三絲八纖七沙八塵三埃二渺四
和小書銀六十七兩三錢七分二釐二毫二絲四忽八微二纖　里甲銀七

千九百四十五兩八錢四釐二毫九絲三忽三微四纖

吳縣　戶口人丁一十萬九百六十九丁內優免均徭人丁二千三百一十八
丁實編均徭人丁九萬八千六百五十一丁每丁科均徭銀三分二釐五毫
四絲九忽八微八纖二沙七塵里甲銀二分一釐四毫七絲八忽二纖五埃
一漠皆編銀一釐九毫九絲一忽三微一纖九沙

原額田地四千九百六十二頃五十六畝九釐七毫內優免均徭田地三百
九十二頃五十畝二分二釐實編田地四千五百七十頃五畝八分七釐六
毫每畝科均徭銀一分八毫四絲九忽九微六纖九塵里甲銀七釐一毫五
絲九忽三微四纖一埃六渺七漠皆編銀六毫六絲三忽七微七纖三沙

原額山蕩二千五十頃七十六畝二分一釐三毫內優免均徭山蕩六十七
頃七十畝九分一釐六毫實編山蕩一千九百八十三頃五畝二分九釐七
毫每畝科均徭銀五釐四毫二絲四忽九微八纖四塵五埃里甲銀三釐五
毫七絲九忽六微七纖八渺四漠皆編銀三毫三絲一忽八微八纖六沙五
塵

實編均徭銀九千二百四十五兩三錢七分六釐五毫二絲六忽六微六纖
六沙七塵內扣小盡銀五十六兩二錢八分七釐四毫六忽八微七纖　里
甲銀六千四百五十五兩五錢八分五釐五毫九忽三微四纖內扣小盡銀
二兩五錢二微　皆編銀五百九十八兩五錢二分四釐七毫五絲

吳江縣　戶口人丁十一萬九千五百六十三丁內除優免人丁一千二百二
十五丁實編人丁十一萬八千三百三十八丁每丁科均徭銀二分四釐一
毫陸絲八忽二微二纖七沙三塵一埃九渺三漠里甲銀九釐八毫五絲二
忽五纖一沙一塵一埃四渺

田一萬九百六十七頃三十九畝三分一釐五毫內除優免均徭田六百二
十頃三十六畝五分實編田一萬三百四十七頃二畝八分一釐五毫每畝
科均徭銀八釐五絲六忽七纖五沙七塵七埃三渺一漠里甲銀三釐二毫
八絲四忽一纖七沙三埃八渺　蕩一千九百一頃八十二畝四分一釐二
毫每畝科均徭銀四釐二絲八忽三纖七沙八塵八埃六渺六漠里甲銀一
釐六毫四絲二忽八沙五塵一埃九渺

實編均徭銀一萬一千九百六十一兩七錢二分五釐九毫二絲六忽六微
六纖六沙七塵內扣小盡銀一百六兩四錢九分四釐四毫四絲四忽九微
四纖　里甲銀五十一十五兩九分三釐五毫二絲六忽

常熟縣　戶口人丁一十萬一千五十一丁內除優免人丁一千一百五十六
丁實編徭里人丁九萬九千八百九十五丁每丁科均徭銀一分二釐八毫
一絲四忽五微八纖一沙三埃三渺四漠里甲銀六釐四毫七絲六忽五纖
九沙五塵四埃六渺五漠

田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頃九十畝二分六釐四毫內聽灘板荒田三百五
十三頃三十一畝一分六釐又四十三四兩年申允新板荒田四十二頃二
十畝一分二釐一毫實熟田一萬六千四百三十四頃三十八畝九分八釐
三毫內除優免田四百四十七頃六十七畝三分七釐九毫實編徭里田一
萬五千九百八十六頃七十一畝六分四毫每畝科均徭銀六釐四毫七忽
二微九纖五塵一埃六渺七漠里甲銀三釐二毫三絲八忽二纖九沙七塵
七埃三渺二漠　地蕩七百四頃八十畝七分四釐五毫內聽灘板荒地蕩
九十七頃二十五畝二分九釐七毫又高明沙三十七頃三十三畝五分二
釐實熟地蕩五百七十頃二十一畝九分二釐八毫內優免地蕩一頃五十
八畝三分八釐六毫實編徭里地蕩五百六十八頃六十三畝五分四釐二
毫每畝科均徭銀三釐二毫三忽六微四纖五沙二塵五埃八渺四漠里甲
銀一釐六毫一絲九忽一纖四沙八塵八埃六渺六漠

實編均徭銀一萬一千七百五兩四錢三分六釐五毫九絲六忽六微六沙
七塵內扣小盡銀六十九兩五錢七分六釐六毫六絲六忽八微八纖　里
甲銀六千六十八兩二錢三分六釐一忽

崑山縣　戶口人丁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五丁內優免人丁一千九十丁實編
徭里人丁五萬二百七十五丁每丁科均徭銀二分二釐八毫五絲三忽九
微三纖七沙八塵一埃里甲銀一分一釐四毫三絲九微九纖五沙九塵七
埃九漠

田地一萬一千一百七十三頃一十三畝七分三毫內優免均徭田地四百
八十一頃三十六畝六分實編徭里田地一萬六百九十一頃七十七畝一

分三毫每畝科均徭銀七釐六毫一絲七忽九微七纖九沙二塵七埃里甲
銀三釐八毫一絲三微三纖一沙玖塵九埃三漠　實編佃蕩共五百四十
一頃八十六畝五釐四毫每畝科均徭銀三釐八毫八忽九微八纖九沙六
塵三埃五渺　里甲銀一釐九毫五忽一微六纖五沙九塵九埃五渺一漠
實編均徭銀九千五百兩三錢四分三釐八毫六絲內扣小盡銀七十二兩
四錢七分三釐三毫三絲三忽六微一纖　里甲銀四千九百四十七兩七
錢二分二釐六毫八絲一忽三微七纖五沙

嘉定縣　戶口人丁七萬三千三百四十三丁每丁准米六斗該米四萬四千
五石八斗田蕩一萬三千九十三頃五十五畝八分八釐九毫平米三十七
萬八千六百三十五石五斗六升九合八勺內有處補未盡荒糧平米七十
四石二升二合三勺三抄照例聽作糧徵外實熟田平米三十七萬八千五
百六十一石五斗四升七合四勺七抄丁糧共准平米四十二萬二千五百
六十七石三斗四升七合四勺七抄內除優免人丁二千四百七十丁田蕩
糧米一萬五千五百八十一石二升三合九勺實編徭里人丁七萬八百七
十三丁每丁准米六斗該米四萬二千五百二十三石八斗田蕩糧米三十
六萬二千九百八十石五斗二升三合五勺七抄共准平米四十萬五千五
百四石三斗二升三合五勺七抄每石科均徭銀一分四釐七毫四絲四忽
五微八纖一沙四塵四埃八渺七漠里甲銀七釐七毫六絲五忽四微一沙
九塵三埃三渺九漠
均徭銀共該銀一萬七百一十兩八錢三釐六毫七絲二忽三微二纖九塵
五埃五漠內除稅糧派剩等銀四千四百八十兩二錢二分五釐該編銀六
千二百三十兩五錢七分捌釐六毫七絲二忽三微二纖九塵五埃五漠內
優免銀二百五十一兩五錢八分七釐一毫四絲五忽六微五纖四沙二塵
五埃五漠　實編均徭銀五千九百七十八兩九錢九分一釐五毫二絲六
忽六微六纖六沙七塵　里甲銀三千二百九十一兩四錢五釐二毫九絲
七忽二微四纖四塵七埃六渺

崇明縣　均徭銀三千八百五十七兩九錢四分五釐五毫九絲九忽九微九
沙八塵　里甲銀九百六十三兩五錢三分二釐九毫

吳縣志　役法　永樂二十年　欽旨暫借南方百姓買馬當差過
二年仍著土民買馬皆地每回來有司欽奉　朝命於額糧及人丁
編僉馬頭買馬解送北直山東河南固鎮江北等處各驛　正統十
年巡撫侍郎周忱設法馬頭解戶於秋糧義役米內取辦起解　弘
治十七年巡撫都御史魏紳具　題吳民買馬解至北驛盡費身亡
家奉　旨以後馬解編入秋糧項下徵銀解府轉解各驛買補馬匹
應用著為令　嘉靖十七年知府王儀立法編僉糧解均田多寡為
輕重　嘉靖二十七年知縣宋儀望置買公田助役　隆慶二年知
府蔡國熙詳定南北運櫃收等役及倉兌並五年一編與十排年役
各別挨輪每遍編期核造虎頭鼠尾冊僉點以田多少定差輕重
革府總縣總僉點大戶改選書役承充　革報庫子城當等為雇役
隆慶三年巡撫都御史海瑞革報在城附郭總甲于十排年挨日
輪充　萬曆二十四年知縣袁宏道立法催徵條編折銀以上五甲
屬經催下五甲屬里長免十排年皆赴縣聽比　萬曆二十七年知
縣孟習孔清核助役公田釐正收放規則　萬曆三十二年知縣曹
汝召釐正公租貼役并革冗差甦民　萬曆三十八年巡撫都御史
徐民式題　准均役科甲貢儒分別限田因核本縣山多田少人習
經商洞庭東西兩山並家貲田地兼編糧差仍分輕重役為上中下
三等以田貲多寡為差次

松江府志
田賦一
國朝賦額
松江財賦之鄉田下下而賦上上近者軍興不息而賦計算靡非特小民拷朘揩眉即上官催征之時亦且含涕敲朴而有欲無視之矣此豈得已而不已哉余為是獨詳賦額而先之[illegible]而大害此賦之大綱骨也後之吏茲土者幸賜詳覽焉
查官田民田糧重之故
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收天下田稅每畝起科止三升五升有三合五合反輕於古昔井田之輸此之謂民田國初有因兵燹後遺下之田無主者有籍沒張士誠者有籍沒土豪虐民得罪者此之謂官田查得弘治十五年松江府民田止七十三萬二十八畝官田有三百九十八萬五千六百畝則官田不更多于民田乎召民耕種輸租于官此租額非糧額也小民送納各倉遠涉江湖極其煩苦以致累年拖欠逃徙拋荒乃復轉賣官田於民闢又將官田租額攤作民田糧額雖有上中下三鄉之別而總之賦極重不可支矣松郡糧重始于此
查力差銀差聽差之故
太祖洪武元年定法每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三年置直隸應天均工夫圖冊每歲農隙其夫赴京供役每歲率用三十日遣歸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其佃戶出米一石資其費用非佃人而計畝出夫者其資費每田一畝出米二升五合池如府州縣雜差亦如之其後分力差銀差聽差三項係力差者計其代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係銀差者計其扛解交納之費加以贈耗又其後派銀催

役力差變為銀差而聽差并罷之矣初弘治元年令各處編審均徭但于均徭人戶丁糧有力之家止編本等差役不許分外加增若貧難下戶逃亡絕戶聽其空閑不許徵銀及額外濫設聽差等項違者聽撫按等官糾察問罪此力差聽差銀差之所自始
查絲綿折絹之故
吾松偏栽花稻不種桑不養蠶而歲賦農桑絲綿折絹若干載在夏稅額中松民既有細布粗布之解京又有內號外號之織造則絲綿折絹一項似乎可以奏蠲也查得金時之田制凡民戶以多植桑棗為勤少者必種其地十之三又少者必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缺元太宗丙申年始行絲科之法每二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於官五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於本路此金元之遺制而相沿猶未改也其有農桑絲綿折絹自此始
查馬草豆料之故
國初光祿寺犧牲所御馬監并象馬牛羊房等草料俱於民間照田糧科徵解納官軍草料亦如之洪武二十五年以百姓供給艱難令比平等處衛所官軍不知草束自采野草備用自後遂有秋青草事例宣德以來通命在京在外軍衛有司量派軍夫采打置場收納與民納草相兼支用而其因時制宜措備支給法亦不一其黃黑豆等料即于稅糧內折徵不更載此馬草之徵所自始
查一條鞭之故
往時夏稅秋糧及丁銀兵銀役銀貼役銀種種名色不一或分時而徵或分額而徵上不勝其頭緒之碎煩下不勝其追呼之雜沓自嘉靖四十年侍御龐公尚鵬按浙改作一條鞭法最稱簡便直

捷但于平米上分本色米折色銀兩項里排徵之于納戶而縣官派之于各色孰是起運孰是存留孰是額設孰是加編孰是宜後宜先孰是宜增宜減孰是朝廷曾赦而猶存如故孰是戶漕撫按曾減而猶增如故其筭數在縣總那移亦在縣總而摘發則在精明之縣大夫是法行之七八十四年矣此一條鞭之所自始

查加派從糧不從畝之故

隆慶二年巡撫林潤奏言江南諸郡久已均糧民頗稱便惟松郡未均請乞暫設專官丈之吏部題原任本府同知鄭元韶陞湖廣按察司僉事領勅專管丈田均牽斗則丈得松江三縣上鄉筭平米一石准共田二畝七分三厘九毫中鄉平米一石准共田三畝一分二厘五毫下鄉平米一石准共田三畝六分三厘凡有不時錢糧加派俱照前周文襄所行則例無分上中下三鄉一槩論糧加耗貧富適均官民兩便此一定不易之法也若從平米上每石加派則所派輕從田上每畝加派則所派重今遼餉亦宜準此俟遼事平後并原派除之蓋糧額之輕重易見而田數之多寡難明耳此加派從糧不從畝之始

查錢穀瑣碎易眩之故

賦額如海見者望洋況米之數則曰升曰合曰勺曰抄曰撮曰圭曰粟曰顆曰粒銀之數則曰厘曰毫曰絲曰忽曰微曰纖曰沙曰塵曰埃此項積之無補于丘山而筭之甚眯于心目惛〻悶〻得無為驪龍之睡乎龍睡而盜者攫其珠去矣前輩云銀至厘而止米至合而止其下悉宜抹除之不然墮入奸人雲霧中可恨也此錢穀混淆之所自始

查青由之故

嘉靖三十七年奏准天下正賦戶給青由先開田畝糧石仍分本色金花折銀使民周知輸納其一時加派不得混入亦不分官員舉監生員吏戶人等一例均派令給印信小票與民執照事畢停止此青由之所自始

田賦加增額數

洪武三年庚戌九月戶部奏賞軍用布其數甚多請令浙西四府秋糧內收布三十萬疋　上曰松江乃產布之地止令一府輸納以便其民餘徵米如故

七年甲寅五月　上以蘇松嘉湖四府租稅太重特令戶部計其數如畝稅七斗五升者除其半以甦民力

十三年庚申三月　上曰民猶樹也樹利土以生民利食以養民而盡其利猶種樹而去土也比年蘇松各郡之民困于重租而官不知恤其賦之重者宜悉減之於是舊額田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自今年為始冊通行改料

十七年甲子七月命蘇松嘉湖四府以黃金代輸今年田租

二十二年己巳夏四月朔命杭湖溫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令往淮河迤南滁和等處就耕官給鈔戶三十錠使備農具免其賦役三年

宣德五年庚戌二月二十一日　勅減本府稅糧米麥豆菉共計三十萬二千八百八十五石一斗四升二合

勅諭各處舊額官田起科不一租糧既重農民弗勝自今年為始每田一畝舊額納糧自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永為定制欽此

八年癸丑巡撫侍郎周忱　奏定加耗折徵例洪武永樂中稅糧額重積欠數多每正粮一石徵平米至二石而猶不足忱至畫
祛宿弊設法通融二年後逋欠悉完至是定例

一加耗華亭縣有徵正粮每石徵平米一石七斗上海縣有徵正粮每石徵平米一石九斗凡夏稅麥豆絲綿戶口食鹽馬草義役軍需顏料巡絕積荒田粮起運腳耗悉於此支撥其後視歲豐凶及會計多寡或減或加率不出此數名曰餘每石加六斗至五斗止

一折徵金花銀一兩一錢准平米四石六斗或四石四斗每兩加車腳鞘匭銀八釐闊白三梭布一疋准平米二石五斗或二石四斗至二石每疋加車腳船錢米二斗或二斗大升　石布疋長四丈闊二尺五寸舊例疋重三斤細者率以紗粗驗退忱奏不拘斤重止取長闊端織紅紗以防盜剪至今行之闊白綿布一疋準平米一石或九斗八升每疋加車腳船錢米一斗或一斗二升俱照糧派於重則官田俗名輕齎白粳米糯米每一石准平米一石二斗照糧派於輕則民田

十年乙卯七月壬辰債運粮儲總兵官及各處巡撫等與廷臣會
議軍民利益一松江府近因少米徵收黃豆一萬石比運到京
多有溼爛宜依時值改收綿布解京

正統四年己未奏准蘇松等府官民田地因水坍漲去處有司丈
量漲出者給附近小民承種照民田例起科坍沒者悉與開豁
稅糧見會典

五年庚申五月命直隸松江府華亭上海二縣今年折粮大三梭
布五萬九千七百三十二疋免徵第徵中等三梭布二萬疋每疋
折粮二石其餘折徵闊白綿布以其民困災故也

景泰七年丙子八月巡撫蘇松都御史陳泰奏均賦額從之泰以
前此免租之詔恩未得均有富室田多輕額其重者多在貧下

乃推廣調停之令以五升之田倍其賦而官田之重止取正額
于是澤始均而賦額不損上下咸便富者亦不怨矣大政記

天順元年丁丑四月戶部言八事內一款云蘇松等府糧長納戶
人等送納糙白等粮乞勅內府供用庫等衙門如例一尖一平
收受及在外衙門一體遵守以恤民艱

是歲巡撫右僉都御史李秉改定加耗例六斗以上田止徵正額五斗以上田每石加一斗五升四斗以上田每石加三斗三斗以上田每石加六斗二升以上田每石加八斗一斗以上田每石加一石五升五升以上田每石加一石一斗五升

按此法據文而觀最為平均然聚數則之田於一戶縣帖之中
查算實註不勝其煩而里書之飛走不復可稽覈矣不久復舊
蓋知其行之難也又按是時金花銀准米三石四斗三梭布准米
一石五斗綿布准米七斗五升輕於此而重於彼亦未見其利

也

二年戊寅巡撫右副都御史崔恭復舊例

華亭縣正粮一石徵平米一石七斗或減至五斗

上海縣正粮一石徵平米一石九斗

金花銀一兩准平米三石四斗或三石八斗

闊白三梭綿布一疋准平米一石五斗或一石四斗

闊白綿布一疋准平米七斗五升或八斗至七斗

五年辛巳十二月停免直隸蘇州府松江府所屬今年被災田地
秋粮七萬九千七百八十餘石馬草四萬一千四百八十餘包

六年壬午巡撫右副都御史劉孜　奏定召佃荒田例通計兩縣積荒
田四千七百餘頃召民開佃不論原額肥田畝稅米三斗瘠田
二斗謂之官租仍與民約永不起科加耗

按是時秋粮加耗華亭每石始七斗至四斗五升上海每石始八斗五升至六斗金花銀一兩初准米三石八斗其後准四石（至成化六年皆然）又歲積餘米二十萬此荒蕪開闢之故也

七年癸未六月命浙江布政司并直隷蘇松徽常四府以今年折銀秋粮一十二萬石收買青紅紵絲一萬疋從中官林寬請也

成化四年戊子巡撫都御史邢宥括得業蕩每畝徵平米三升（牘例每徵鈔六十文）

二十二年丙午松江知府樊瑩以松江賦重役煩自周文襄公後法在人亡弊蠹百出其大者運夫耗折稱貸積累摧家索債無虛歲而倉塲書手侵盜害人虛文詭出移新蔽陳衆皆知之而未有以處乃請奏革民夫俾粮長專運而寬其網用以優之稅粮除常運本色外其餘應變易者盡徵收白銀見數支遣每銀一兩隨時估高下或准平米二石或二石五斗部運者既關係切身無敢浪費掌記之人又出有限無可蔽藏而白銀入官親輸又率有實剩民懽趨之于是積年之弊十去八九而田野之間無復睢突吁噭之患考尋文襄立法初意舉其偏弊而通融之以為經久之計如清水鄉竈丁草蕩以絕富人之兼併華收粮闔戸以潜消粮長之侵漁取布行人代粮輸布而聽其齎持私貸以贍不足皆有惠利及民而公事又沛然以集巡撫使下其法于他府俾悉遵之（見大誥）

華亭縣正粮一石加耗米三斗二升白銀一錢五分

上海縣正粮一石加耗米三斗三升白銀二錢

弘治八年乙卯巡撫右副都御史朱瑄始定分鄉論田加耗例

華亭縣東鄉每畝加耗斗一升中鄉斗三升西鄉斗五升後中鄉畝加斗四升西鄉加斗五升東鄉又分沿海不沿海沿海畝加一斗不沿海加斗一升

上海縣東鄉畝加斗一升中鄉斗三升西鄉斗五升後又分東鄉沿海畝加一斗不沿海加斗一升中鄉畝加斗三升西鄉斗六升

金銀花自成化十四年至是每兩准平米二石六斗

十一年戊午巡撫右副都御史彭禮復論粮加耗加得業蕩平米為五升二合六勺

十五年壬戌都御史彭禮定墾官民田地山池塗蕩四萬七千一百六十九頃八十畝三分六厘三毫四絲

夏稅（大麥七千六百一十三石六斗六升小麥八萬四千六百五十二石五斗二升七合綿一萬一十三兩四錢三分三厘絲二千五百五十五兩四錢玖分鈔壹萬六千四百六十六貫五百一十二文三分三厘）

秋粮（秔米六十三萬八千三百四十一石一斗六升糯米九百三十四石四斗九升四合赤米二十一萬七千八百八十八石二斗八升三合黃豆七萬三千四百一十一石四斗五升二合斑豆七千九百四十七石七斗二合菉豆二十七石三斗一升一合赤穀七百一十五石一斗二升一合）

以上弘治十五年華上二縣總數

又查戶部會計弘治年間賦額田土官民共四萬七千一百五十六頃六十一畝八分八厘比洪武原額減四千一百六十六頃二十八畝一分一厘

是歲都御史彭禮知府劉琬改定加耗例官田論粮加每石徵平米一石六斗民田論田加耗每畝徵耗米一斗二升

十七年甲子同知史俊奏定荒粮折銀例除坍江坍湖抄出海塘積荒田糧係縣包陪外其餘新逃拋荒田土每粮一石折徵銀二錢

正德二年丁卯巡撫左副都御史艾璞重定論田加耗例

華亭縣東鄉每畝加七升中鄉加一斗西鄉加一斗三升四年於癸

西鄉熟田畝加至三斗六升次年三鄉熟田並畝加一斗九升四合

上海縣東鄉每畝加七升中鄉加一斗一升西鄉加一斗四升

六年辛未巡撫右僉都御史張鳳復論糧加耗并銀布折徵舊例

復奏規革弊便民事　據華亭縣耆民嚴泰等呈切照松江地方不滿二百里糧數盈百餘萬宣德年間巡撫侍郎周文襄公因時處置為民便益每秋糧一石加耗六斗七升金花銀一兩准平米四石細布一疋准平米二石粗布一疋准平米一石起運出光官軍俸糧師生廩祿不缺尚有餘糧賑濟飢民致治平間始于田上加耗分作三鄉又分沿海不沿海等第不一糧書乘机奈扎作弊以致民遭其殃官受其累連年災傷疲瘵飢饉相仍死亡者衆存在者寡幸蒙都堂大人撫臨整理糧法深為民便呈已裁處等因到縣本縣先為迂訪民情以圖治安事據上海縣耆民朱禮等呈稱聞之父老各蠹田糧多本田上加耗惟吾松江則不可行有上中下三鄉有肥薄瘠三等有升斗斛三科俱係先朝科上起糧因地立法非後人所可改易宣德

附巡撫周文襄公奏將東鄉拋荒田土召民開墾三年之後止取原報後奏折徵金花銀粗細布一疋准平米一石于時起運不減今日倉庫有存留之富閭閻有賑濟之儲官不知勞民甚稱便其後知府獎公後念小民運糧之善奏將綱用耗米折收白銀每兩准平米壹石五斗給與糧長令其自運而官民兩便至今稱之當時蓋是糧上加耗每石不過六斗七升而已弘治七年本縣董知縣同與巡撫同御史變糧法卻於田上加耗雖分三等東鄉終是不平何也西鄉雖是糧重每畝歲收米或三石餘若有之中鄉雖是糧輕每畝歲收或一石五斗不足者有之若瀕海下田不過可種綿花五六十斤菜豆五六斗法既不平日復多變或畝加八升九升或一斗或一斗七升四合類年以來率無定例民如正德四年何等災傷朝廷准荒六分三重官司不與主張聽從糧長會派以致民心不服輸納不齊糧長又復瞞官私收入已所以因循至今拖欠若當時照依致准事例派與六分三里小民安歇不興家貴產依期完納老民正不知先年何故金花銀准米四石布疋准米二石一斗卻乃錢糧反多金者金花銀不過一石九斗白銀不過一石七斗何故錢糧反少者曰輕糧多在小戶不知大戶亦有重額之田未見其害也只是以王道待天下自然平正若存大小戶輕重田之心則前人立法之意全無而物之不齊之說亦徙然也田上加耗不可行也明矣據此察候在巷參看得松江一府大戶多輕則之田小戶多重則之賦論田加耗若便小民然斗則數多書

手作弊難精手算者亦被欺瞞況小民乎本縣已將苗石一覽通行發府議處正欲將金花銀每兩准米四石細布一疋准米二石粗布一疋准米一石先儘下戶及陪賦之糧有餘并將白銀以次分與中戶又次及於上戶務使貧富適均官民兩便今嚴泰等又稱糧上加耗與民便益合准照糧徵派相應為此仰抄案回府著落當該官吏即行各縣掌印官今後派徵錢糧俱照先年巡撫周尚書所行則例不分東西中三鄉一槩糧上加耗金花銀兩布疋先儘重則官田每銀一兩折米四石粗布一疋折米一石細布一疋折米二石白銀一兩隨時定價其上中高戶俱派與本色杭糯等米務使民心悅服而錢糧不至于有弊國計充足而官府不至于有累仍翻刻告示發鎮店鄉村凡有人煙去處張掛曉諭知悉

舊志顧文僖云按田賦歲有增減蓋消長不齊理之所有然正德五六二年糧額無改而戶總及歲報田數相去至三千一百二十七項有奇殆不可曉至于官田四升以下民田二升以下科則獨見府總而民間亦未聞也此類必有知者今並存之以俟參考

張之象云正德五年本府論田加耗故概減田土總額令每畝派耗數多及官民依法徵納則所隱額田例輸耗米咸歸書筭嗇與姦豪悉依是年東鄉每畝加耗七升例計之該米二萬一千八百八十九石至正德六年本府復論糧加耗故以田畝實數報官而別設法侵沒蓋事之易曉若也

嘉靖十六年丁酉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顧鼎臣奏為懇瀆宸嚴明飭典憲以振舉軍國大計事該戶部題財賦出於東南而蘇松常鎮等府視他郡為尤重田糧定於版籍而欺隱灑派等弊在今日為尤多蓋官吏更代不常而里書飛詭益甚致小民稅存而產去大戶有田而無糧害及生民大虧國計奉　旨是便行撫按官著各該知府親詣州縣用心清查有虛應故事及延捱

逕誤的指實恭奏欽此

松江知府黄潤議以八事定稅粮一曰以原額稽其始二曰以事故除其虛三曰以分項別其異四曰以歸總正其實五曰以坐派起其運六曰以運餘撥其存七曰以存餘考其積八曰以徵一定其則凡金花白銀粗細布價一例均攤各衙門正耗白粮及加耗糙米二斗省去頭緒只作本折兩項派徵

一十五年丙午總理粮儲工部尚書李充嗣言蘇松常州嘉湖五府正德年間以内府新添小火者五千三十二名歲用食粮各府增派共二萬四千一百四十八石餘解進供用庫及節年所派南京酒醋局等衙門役不下數千通加耗共一十三萬七千餘石歲比不登小民重困乞勅該部査免戶部題覆從之嘉靖實錄

隆慶二年戊辰巡撫右僉都御史林潤奏言江南諸郡久已均粮民頗稱便惟松郡未均貧民受累數不能堪請乞暫設專官丈田均粮以重國賦以蘇民困吏部題以原任本府同知轉員外郎鄭元韶陞湖廣按察司僉事領勅專管華上二縣沿坵履畝逐一丈量斟酌攤派

三年己巳僉事鄭元韶盡數清丈悉去官民召佃之名分作上中下三鄉定額田有字圩號數冊有魚鱗歸戶至今田額以是為準[注十]

萬曆[注十一]十年壬午黄冊遵奉明例以清丈均攤科則實徵田粮入冊舊額田粮并鈔等項開銷

十九年辛卯東事各急於三縣田地每畝加編至三十三年後遞減

四十六年戊午加編遼餉銀候遼平即止四十六年戶部劄付又加編兵工二部又坐派天啟元年照徵[注十二]

十年編審里役之名

經催　一區之役　該年　總甲

總催　一區之役　塘長

五年編審糧役之數

布解　北運　收兌　收銀　南運　風汛解戶　鳳陽麥折解戶　南京審糖解戶　南京惜薪司運柴腳解戶　南京各部柴薪解戶　南京五城弓兵解戶　南京直堂解戶　南京國子監膳夫解戶　兩浙運司船鹽解戶　織造府解戶　軍器庫子　斗給　水鄉蕩價解戶　南解　二六輕齎解頭　鹽糧解頭　南京公侯解頭　徐州米折解頭　揚州米折解頭　山東昌平等驛解頭　鳳陽大店驛解頭　河間府瀛海驛解頭　徐州滁陽驛解頭　南京農桑絲絹解頭

每縣轄保若干保領區若干區領啚若干多寡不等每啚分十年為十甲每甲編審經催一名或獨充或二戶三戶朋充謂之里長亦謂排年輪甲年分專責催辦本啚人戶本折銀米假如於第一甲甲年分承充經催先一年第十甲癸年分即為該年又先一年第九甲壬年分為總甲該年承應起夫濬河運泥棘刺等差使總甲主管里中一應雜事當孔道去處承直官長水陸往來其城內外坊廂啚分地方干係祇應煩難尤為喫緊經催輪年於八月中承役不拘啚分多少內點丁力尤勝者一人總一區催辦之事謂之銷限總催如于第一甲甲年分點充總催後四年第四甲丁年分即為塘長每年遇有開河水利等役皆率各啚該年勾當公務尤倍煩難

舊制毎區設催辦粮長一名專管催徵本區銀米毎年秋赴南京関領勘合然役取役亦重典也舊謂之公務粮長其在本區啚催辦人户則有零星窵遠之煩苦官豪拷官則有上門守候刁蹬之煩苦民力既已告困編審又或不均郷官田多貽累日甚隆慶初年始立官甲書册毎册用知數人一名應完本折錢粮自赴比較與總經催人役無涉該區啚所存田畝各啚應納銀米責在經催一人其苦樂繇本啚人户之完欠而人户之完欠又係該啚田地之高下本年收成之豐歉更有經催善良而人户奸頑者則任意拖賴而累歸經催又有人户善良而經催奸巧者則私侵入己托名民欠錢粮不起皆由二弊是役也自今年十月開徵至明年十月完限如數盡足尚有亟歳奔走之勞而民欠難完往々隨悞甚有四五年尚未清楚者沿郷催辦則有跋涉之苦入城比限則有盤纏之苦完不如數又有血杖之苦田地拋荒又有拖欠之苦人户逃亡有代賠之苦若遇水旱凶年錢粮無出舉一啚之困苦獨萃于一人破身亡家賣妻鬻子累月窮年未能脫累故百畝以下人户充此一役猶慮不堪若以零星數畝之户朋充未有不立斃者也

萬暦己酉華亭聶公紹昌經催議　松郡之役莫苦于經催經催不過於一啚十排年之中挨次輪辦而一啚之錢粮起總盡責其身十日一限一身在郷催辦一身到縣應比所以近之有分身催比之難有上城下郭衙門押保之難有代人賠賍之難遠之有幾年徵欠之難有十年查盤納罪之難是以承此役者身家多喪總之大患有二一在拖欠一在侵欺染于經催為侵欺遁于民間為拖欠不問細民之完多完少而惟經催之是責則良者空自為良頑者落得為頑所以敲朴愈多而負課愈甚殊不知經催特輸役之人有何罪而代奸頑受此箠楚哉欲除拖欠惟在于明悉細户而欲除頑户侵欺其要在明摘欠户令細户之納與不納若無查考而徒寄出納完欠之分數於總書櫃書之手任其糢糊出入種々奸弊即有神明莫能搜剔原頭總繇實徵細册上下茫然納者不知其納侵者難究其侵縣官之神日疲而侵賴之害日熾今本職議欲於各區各啚立一實徵細户田粮册毎區總催開列啚總一册一樣二本一本發總催收執一本存縣發征上收執此册先開一區錢粮總數次開各啚錢粮總數即就一啚分為十限毎限總催于各啚名下開其完欠完者開其實數若干寫如數二字欠者開其實欠若干寫不如數三字又將人户田數照依虎頭鼠尾列其多者於前少者於後以憑比較其照拘頑户先拘其田粮最多者次及其田粮少者雖有先後決無倖免官甲圖户亦准此

塘長

毎啚歳輪該年一名率作人夫協力濬築有六七啚為一區者有十餘啚為一區者區有該年數名該年之内經充領區總催即為塘長專主督率各啚人夫輪脩本區水利今議定為役不出區之法則該區人户各々自開其田邊河自築其田邊岸人々可以效力且人々樂于用力亦可使人户就近赴工止出人力不輸銀米百弊俱絶又必照田量派如田百畝止可役十工至二十工止不得紊亂成法以盡耗民力但使年々農畢舉行則區内工程自然次第相及低郷無不築之岸高郷無不濬之河水利脩而農事興矣注十三

塘長專主督率各啚人夫輪脩本啚水利但塘長之苦〻在撥調遠區其開河動經數十里工費動及數十金塘長派之該年該半歛之人户今歲不已而復明歲此河不已而復彼河有名無实労費不貲若使差必出于正堂水衙不得私撥役必出于本啚別區不得遠調則圩岸自脩而水旱無虞矣

崇禎己巳華亭鄭公友玄塘長議　江南水利最関民命高則浚河低則築圩圩岸之工力甚省但督業主租户各治其田而事畢矣惟開浚所費甚鉅則泥頭利於包工項名具呈駕言某河宜開一奉批行而該管書手為政矣槩縣塘長八十名受賄免差則應役者少役少而費益增此點差之弊也如百丈河十名役以九丈派坐一名以九名派分一丈一視賄之多寡為上下而愚者横蒙重累此派段之弊也是外則泥頭恣意包攬不

壓不已其或塘長貧不能給督率啚民以應力作則催償之委官督押之衙役肆行索勸費且無筭總計上下書役皂快以至委官泥頭諸人分送掊剋皆極其厭飫者而八十名塘長安能給之不得不分派各甲各甲細户鬻田房鬻子女以應之猶以為未足也究之一年一度撈費如此而開浚何曽着尺寸之效直為若輩作生涯耳且塘長即總催小塘即各甲排年終年奔馳催辦不暇而勞費横出較之應比更甚至或侵正項以奉若輩則敗民生適以蠹國課也縣司雖非專管觸目恫胸能不曲為之計乎區據里排呈議酌量可久之法大抵令泥頭包工費給而工完始於水利实〻有濟諺稱塘長為小充軍蓋以興作必於冬時天寒凜冽而携鋤荷擔於百里數十里之外霜棲雪食以赴役其苦甚也人情如此縱嚴督力作必不能前徒虚費時日已耳何如盡委泥頭坐見其成之為便乎今議将一邑河瀆関切利賴者本府親勘總計幾處分為五年次第浚築其致批營求以掩庇塘長者一槩禁絶仍計本年浚河若干丈應泥頭工費若干除塘長实應修築本區外得若干名一照各區田若干名一照各區田若干畝應派開浚河段若干丈有傍近區分親願赴工者聽其自完此外或願納銀即令水利官喚集泥頭遵每方一丈給銀三錢之例具認代工立冬塘長照畝出銀授之則泥頭不敢多索衙役不得勒詐書役不能上下其手而官無履野守督之煩民無赴工疲敝之苦法孰有便於此者其棘茨一項本屬公署等處緊需其費無幾亦派定数區常川任之免其開浚每年給銀若干交看管人役代其釘截則需索俱杜矣

總甲

每啚歲輪總甲一名專職譏防之事爭闘非常呈官究治盜賊竊發率衆捍禦而惟附郭者最稱焆若

粗細布觧户　上上役

洪武三年庚戌九月户部奏賞軍用布其數甚多請令浙西四府秋粮内收布三十萬疋　上曰松江乃産布之地止令一府輸納以便其民餘徵米如故　實録

弘治十六年癸亥四月户部奏　旨文武大臣及科道官議上足國裕民十二事内一事曰戒掊克謂蘇松常等府歲觧折粮布疋舊例送部看中送貯甲字庫停用弘治六年該庫以布疋不堪弔樣揀出姦人恐嚇觧户揭債賠償致費銀八九千兩近奏准今後該部看中送庫不必再檢而該庫批奏布不及三觔欵得自揀不

知蘇松布精細而舫款不足比方布粗厚而斤數有餘自今蘇松等處解布至部揀中送庫不得再揀以免解户借銀猜囑之弊奉旨吏議以聞實錄

萬曆庚戌華亭聶公紹昌布解議　華亭布解最為煩苦一縣額供三線細布二千四百五十餘疋每疋布價銀七錢鋪墊扛解盤用銀一錢一分二線細布一萬三千四百五十餘疋每疋布價銀六錢鋪墊扛解盤用銀一錢一分濶白線布四萬八千九百餘疋每疋布價銀三錢四分鋪墊扛價盤用銀九分自領銀投牙賃房抱驗印解布袱油紙包索舟車閘閘挂號銷批到京門单稅鈔内相座官吏書司房保識庫夫長隨厨役見面後手攛飲茶果土儀磕頭後求催夫交納等項每疋賠銀不止二三錢一經退回則重復解進每疋有賠至五六錢者在本鄉先經揀選驗印至京又且任意揀退百千诘責此其尤大之役如萬斤之擔必當委之萬斤氣力之人而近年乃僉點中人之家又不給銀派寒下户豈能賠買勢不得不責田畝産揭債買布候到京郡及其交卸獲批則已吸骨及髓更無身家餘剩矣所以六中一関此役如赴死地家徐撫臺奏請二線與粗布照價改折三線布以本色附花船解進而寢閣不行朝廷同情今議於五進年中編定此役以第一殺實巨富田餘二千畝家累巨萬金者承之必不容勢家营脱亦不使中户濫充編審既定每年驗係大户正身决無包攬先給銀若干驗收布若干印貯庫中隨即發銀再買驗收既足給文發行即時并鋪墊銀給之定勒限期解京批廻一面報本院知會户部以防其中逗遛滞之弊庶幾有此役者可獲更生而布縷之征可以永永終事矣

崇禎已巳郡侯方公岳貢布解議　布解之受累無窮而約畧言之其病有四曰發價之太遲也扣銀之太重也衙蠹之縱横而催批之太急也蓋此役須該縣大富者充之官視以為大富也吏胥門皂無不耽耽視為大富也曰夫夫畏官法而輕錢帛者欲以充公費而飽谿壑非若輩奚取焉於是有先買布後給銀之説而布解困於是有每十扣一扣五之例而布解困於是有須區府快拴通縣快見面錢有例催領銀有例催買布有例催驗布催印布有例催晒布催布出境有例追押布出境而安身路費又有例節節需索而布解之膏血盡矣其印布也鋪堂有例茶房庫房有例書門皂快各有例不則踐踏及之布方出境而催批之檄相續不絕每一票至非數金相酬難禁其凌逼疊疊剝削而布解之皮骨盡矣今議將解户名下應納之粮餉盡數扣作布價餘則官給串单令解户設櫃自收則遲發重扣之弊可除也官府多一票則小民多一累况大富如布解尤群小所視為魚肉者乎今議府縣催押之票一切已之但令解户自具限狀某日有布可印違限責之夫亦何辭至夫驗布晒布之票與押令出境之役則又萬萬可省者每春季起程者限以八箇月四月起程者限以十箇月五月起程者限以對年寛以時日而責其違限夫又何辭累既省限既寛皂快斂手矣而門内需索尚有意料之外者曰印發之不速也侍從之太多也惟是隨到隨印隨印隨發絶不留宿而一吏一門之外非挑布守布者不許與布近違則重創之明示以官府護惜解役之意而赴院挂號上臺親為查問前弊未懲嚴提重究或亦蘇息積苦之一端也

崇禎已巳華亭鄭公友玄布解議　舊例解户四名領解梭布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五疋棉布四萬八千九百三十五疋除價扛外又有墊貼銀两共銀三萬八百四十七两零給役之費差亦瞻舉然五年之内必竭數十大户之力甚至破家而猶不得完者何也大户出名則人皆利之自領銀以至銷批之日在外在京各吏胥而上極於内庫官監無名之費不可勝紀若改以官解則奪其羶慕外費永革而内費亦省其十之七八以内外所省盡歸之正費則官解無累然向来官解不能竟事者何故領買不得其人收解不得其法差委不得其官也今在城機户慣織官布者原自其人查布分别二線三線有每疋定價三錢八分貳四錢者各增二分則機户不謂厲己也而任之矣機户既定則分派里排令各買二三十疋上納即算除白銀比薄之額且一二月之前以銀交機户報数在官已免里排比責一二月之後仍嚴限機户交布其不如式者止責之機户則里排無受勒受賠之累亦不謂厲己也而任之矣又何患領買之侵費乎里排納縣驗訖即同扛價墊貼一并解府仍於扛價内每年量扣百金修本縣及糧廳座船二隻以供運載而解官監之直至河西務起岸登車亦即於扛價内扣銀僱車入京凡車每輛若干亦有舊例定數可比者即或水陸舟乘解官不能不藉書快之照管仍每名重給工食恤之而現成銀布官自監守與書快無預又何患收解之乾没乎解官向為縣佐府幕所營盖不待布之起程而費已不貲況衙役因之以騙剋其暗耗尤甚迨解官到京公納一以身家相殉而悔無及矣至今諱者衆之項者新奉功令以官布責成白粮總部官帶解蘇常各府向以佐

貳官解隨即遵行松江因屬民解未即議更然年年縣奉總部催解總部入京亦年年發部切責今果遵　旨委糧廳帮解其領買收解俱行縣料理計原編扛墊儘足潤解官之若當不至力諉也又何患差委之營求乎夫差委與領解收買俱無可慮則官解行而民解可免即舊役分任白粮等解則一邑之役盡輕矣豈徒為布解一役而已耶乃鄉紳持論則謂官解美法也行之數年而不継則仍為民累且曰當編必公道必殷實簽銀必早必完必永如給串自收之新法為布役計身家計長久無過此道矣縣司再進布役而詢之各役亦謂身係大户往役固宜但得役之不竭力不破家者即屬萬幸今給串收銀法便役輕雖布解甚苦亦甘之矣先據粮解丘贊等條陳謂布役之若衙門指詐弊竇無窮貂璫勒索谿壑難盈且不特此也買布而後領銀不免重揭子錢且買布印驗解布獲批而價未領足即領亦必仗請托悄求所領又不得實無怪乎民聞視之如蹈湯火也既蒙洞悉前弊布銀現給全給并衙門需索一應牌票雜費盡行禁革所省实多各役皆有起色矣顒望申詳將前項積弊嚴示禁約其自收新法勒石永遵即是陰德初縣司蒞任之始查儘京邊金花完及五分即派仁義禮智信五號銀櫃令布役自收收完具領吏胥不令經手民納之而民收之故故領營扣之弊徹底清釐此陶法之甚便而可久者今將官解一議俟之後舉但嚴禁衙門需索雜費仍永行自收之例則官布不為民病矣

陳繼儒議

三線布細勢不容折濶白粗布濫惡稀踈北人最所厭棄若照

原價三錢七分改折給散彼既利於得銀銀又可以轉買商市比之二線既堅且有餘利可務省出墊貼銀四千二百兩減去會計微額此一舉兩得者也惟細布即發現銀粗布將銀改折其不易之定論乎

北運白粮上上役

每歲粮長領運上供白熟粳糯米及府部等衙門祿米實該正米若干石算加歲用白耗米每石若干舂辦米每石若干二項共該米若干石准糙米若干石華亭縣該糙米三萬六千三百石有奇上海縣該糙米二萬三千八百石有奇青浦縣該糙米一萬三千九百石有奇此項縣派該保區畐該役自收不煩收兑出入又領夫船車脚銀兩每石該銀若干華亭縣該銀二萬四千六百兩有奇上海縣一萬六千二百兩有奇青浦縣九千五百兩有奇此項徵收在櫃奉票支領是役也在家有收貯舂辦之苦在途有風波剝淺之苦到通州剝船蘇閘車運到倉有虧損之苦交納有折耗鋪墊歇家勒措盤纏守候之苦又途遇軍船官船推擠不前隔年守凍之苦須得家厚丁壯往年熟慣水路人户充之議將熟區田千畝內外者編此五年之內華亭應編北運一百四十名上海應編九十名青浦應編五十名

成化以前解户上白粮及各物料户工二部委官同科道驗收解户不與內臣等見面故半較不得多取小民亦不至虧害成化以後部官避嫌粮料不肯驗收俱令小民運送內府而害不可勝言矣 糧長之害李康惠疏之最詳曰家有千金之産當一年即有乞丐者矣家有壯丁十餘當一年即有絕户者矣民避粮役過於謫戍官府無如之何有每歲一換

之例有數十家朋當之條始也破一家數歲則沿鄉無不破家者矣讀其言真堪流涕

萬曆庚戌華亭聶公紹昌北運議 東南之役最險最危而又有極重極大之費者莫甚于北運有三千餘里之苦有洪閘淺溜之苦有經年隔歲之苦比之在鄉諸役更遠正米外又有私耗舂辦每石約贈七斗車水脚等銀每石約貼八九錢其使用似覺充足而往往至于破家者何故蓋其在鄉則苦於漕軍之爭兑俟米俟銀之耽延船户水手之需索其在途則苦於漕船之壓阻漕軍之嚇詐閘津官店之索税其到京則又苦於車輩之狼籍盜竊歇家之積奸朋詐內璫之橫肆攫取批迴之守候淹遲守凍之賠費百倍而尤最苦者曰銀米緩發曰船幇鬧運蓋粮役不過中人之家豈有羸餘自僱夫船自備蓬檣索纜專恃公家貼銀以為用而往往以錢糧不敷至於措閣今本職先將北運粮長本户粮米免其兑漕儘數除作白粮外次將白粮正耗米與收兑漕米拈鬮分派必不使總書作弊專派荒區畐有苦樂不均之患惟車水脚等銀常苦徵納不前或有遲悞不發及既解銀至部運衙門又不全給半留上鞘以待中途給所以粮役延挨時日至三四月中乃始開幇甚有五月而開者夫五月正當山水盡發泇河會通宜乘大水遄行之時而粮船方在江淮以南邅迴不進及達泇閘水已淺涸則安得而不遲延守凍哉今本職議請須定限期規則務於十月即鬮派白粮應收區畐派定即聽粮役及早舂辦決不許漕粮借兑而車脚水脚儘除本户白銀外其餘銀兩自十二月至正月即盡數一頃與之必於十一月舂辦十二月下粮完足至正月即

擺閘二月即一齊閉閘則三月抵淮四月入泇五月而過會通
河六七月從衛河而直抵張灣剋期遄發毋容違限至於途間
當遵歷年具題欽定各船頭立一大牌明諭以漕糧係三軍之
朝糗白粮係尚方之玉食並不許漕舡爭壓白粮之前又不許
漕船以腐爛船木故為挨擦以滋詐害有爭壓詐害者衛官叅
題漕軍重究又遵屢題免於途中留驗以妨嚴程則粮船可以
如期而進而至於榷關官店當念　御用稟餼何乃困之以稅
合請憲檄照會關稅衛不得索稅分毫永無擾累其抵京則又
在風力倉塲部院痛革歇家之朋索內璫之多取批迴之久稽
而十月中各使竣役獲批以南則　御用得以及期粮役可以
補救亦東南一大利益也

收兌糧長上等役

每歲關府兌軍正耗米淮米衛倉米遼米行糧共該若干石除官
甲書冊民甲圖戶本名田粮常年例應自圖自兌外其各保區啚
民戶田畝推收不等大約收兌粮長一名約兌漕粮一千二三百
石或千石是役也自本年十月至十二月有守候交納之苦每名
約催書筭斛手撥運看守人夫數名并借賃倉厫置買蘆蓆木板
食用諸費之苦自明年正月至三肆月有守候交兌之苦又有旗
軍勒措贈耗橫索使用之苦又有領戶攙和粞穀水潑米多濕熱
在倉蒸黑之苦又有船錢擔錢之苦又有旗軍踢斛淋尖之苦但
收支不出本鄉比之比運不同今議官甲田九百畝編充一名圖
戶慣役有千畝者亦類編充五年之內華亭縣應編收兌粮長三
百名上海應編一百九十名青浦應編二百十五名

宣德六年辛亥十一月行在戶部定官軍兌運民粮加耗則例先

是平江伯陳瑄言江南民運粮赴臨清等倉苦與官軍兌運加耗
與之民免勞苦得以務農軍亦少有羸利命侍郎王佐往淮安與
瑄等再議以為可行　上復命群臣議至是吏部尚書蹇義等議
奏其法寔便軍民加耗之例請每石湖廣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
直隸六斗北直隸五斗民有運至淮安兌與軍運者止加四斗如
有兌運不盡令民運赴原定官倉交納不納兌者聽自運官軍補
數不及仍於揚州衛所備倭官軍內摘撥其宣德六年以前軍告
漂流運納不足者不為常例許將粟米黃豆小麥抵斗於通州上
倉軍兌民糧請限本年終及次年正月完就出通關不許遷延妨
誤農業其路遠衛所就與本都司填給勘合從之

萬曆庚戌華亭聶公紹昌收兌議　收兌之役不苦於收之難
苦于兌之難而其實兌之多費繇于收之不精蓋漕軍見米之
不精也多勒贈耗以為利粮役因兌之多費也益肆攙雜以售
欺所以一當交兌煩費蝟起有綱司話會有踢斛淋尖有網圈
後手使用不可勝記即有官員欲為民少減贈耗即環擁囂呼
張拳犯上而莫誰何其在旗軍則利歸旗甲不過恣一時之浪
費及至兌米入船中途浥爛及累運官揭債賠補回衛之日累
小軍扣除月糧以抵京債此不平之在軍者也其在粮長諸用
不貲常至賣產鬻業盡蕩其家其在國用則軍粮之所交于京
通諸倉者皆濫惡不堪積久盡腐而其病又在于國矣然軍之
所以得為民害者又皆繇傍倉奸棍斜引漕軍大開詐局漕軍
利奸棍以為腹心奸棍利漕軍以為囊橐互相勾引花街鬧市
浪擲金錢未及交兌漕軍地頭之費已百孔千瘡專待多勒贈
耗以償所用于是倉棍輸情指點曰某某是粮役渠魁一賂此

人即為多耗多用之倡而兊軍之費始繁然煩重而不可以禁止今幸撫按漕臺刻列告示嚴行禁戢若納户米既乾潔不得耗贈之外多勤升合違者一體責治悉遵漕運議單每百止加濕潤米三石五斗或外再加三石五斗而止又嚴申漕規止許一旗一軍到倉交兊其綱司話會踢斛淋尖綑團後手之類一切禁約通完之日即催趲開幫前去如此則漕粟乾潔軍無腐壞累賠之苦漕令嚴肅倉無譁兊喧擾之虞

陳繼儒查收兊事宜　收兊者糙粮也謂粮長收之於倉而兊之於軍也統計松江府華上青三縣兊運米二十萬三千石改兊米二萬九千九百五十石改兊粮運納通州倉每石正粮外加耗米三斗　兊運粮亦運納通州倉或撥京或撥還京粮繇內河大閘盤剝然後到京為此每石正粮外加耗米四斗邊粮又入泓船剝至蘆華城審雲然後到邊為此每石正粮外加耗米四斗已上二項此正耗也每臨兊時又於每百石正耗粮米外加幾擔名曰濕潤以補沿途蒸折之數此又耗外之耗也正耗若干准撫派之外加濕潤若干府縣主之

一某衛所粮船一隻僉點旗甲一名運軍九名運軍樸駕旗甲總管每人一月口粮八斗每名共十二箇月共九石六斗縣官給衛官衛官給各軍編入會計皆於彼處地方支領於華上青無干如松江所官軍派運別處則於松江三縣支領行月二粮亦與彼處無干

一查得淮撫議單一款每年漕粮俱限十月開倉十二月報完粮船限三月終過淮四月終過洪近因漕政久廢萬曆四十年又立漕單開兊之期船到水次大州縣限十日小州縣限五日

兊完不兊完者責在有司兊完之後即限過淮日期江南限二十日漕院坐京口催督運船運官有能如期過淮者淮撫印給薦票一張或奬票一張統候粮完如期奬薦如有司無粮軍衛無船督粮司道及府州縣掌印管粮官并領運把總指揮千百户各罰俸半年此題准事例也漕規雖嚴或以空船未來或以過勒耗贈遂至躭延日久蹉過漕期運官無所藉口捏稱倉厫無米米色粗惡又揑稱有司故意抑軍毫不加耗觸怒各臺希脫己罪故某衛所空船以某日到水次當報也某衛所船到而衛所官未到當報也某船某日兊完當報也某船兊完開幫或未開幫當報也如此十日一報則運官無所容其譛而府縣之賢勞者自然有薦而無罰矣

一濕潤之外又有所謂綱司話會此向來套名盖收兊粮長與旗軍私相授受每米一石出銀二三分以充酒飯之費此府縣雖知而不聞者也但向有傍倉積棍名曰倉老鼠慣在就中刁唆攛掇為強軍之向導細作先期訪出此等積棍分調監候粮船開完乃始釋放昔年毛司理掌印常行之矣　往年收兊稱中役僅費百金四五年來費及五六百金以至破家者一年六十名收兊豈堪破六十家之産乎此無他舊派太多每倉收米一千七百石故耳粮長承役修倉磚瓦蘆蓆楞木有費催募斛手有費催募倉書有費工食有費使用有費自十月至五六月費已無經而納户尚多掛欠收米如此其難也已而漕船既到縣總倉棍賄通漕卒正耗之外嚇詐多端明加踢斛淋尖陰講綱司話會每百石米增十擔外每一石銀增一錢外稍不遂意凌虐粮長侵侮縣官不滿其欲不已兊米又如此其難也至於

大保大區借改折之名倩人代杖延挨不肯納粮直待旗軍催兌比較通關之時於是有折銀減價使之不得不收者名曰搶收有先賒粮若干方納粮若干使之不得不賒者名曰賒串若不搶不賒且并其搶收賒串之銀米而俱無之矣派額米缺一石糧長自賠一石缺百石糧長自賠百石米價日踴賠價日多米不能賠而借債鬻產賣男鬻女隨之矣雖欲不破家亡身得乎若使本區收本區行區運法派額既不至陽區寫保預戶不至藉口荒區奸民又不至望觀搶收賒串此亦清弊實之一策也又聞之運軍與淮上漕書搆同揀擇用瞞派船派江北淮泗之船至江南四郡之內撫道不得彈壓則氣必定咆哮往返二千餘程則官弁反多違限何如常鎮蘇松自相更調以近附近視以遠調近者果孰便孰不便耶此特在撫按倉漕一斟酌間而收兌受福不淺矣

收銀總催中等從

每歲編收銀總催重至四千兩起輕至一二百兩止或獨名或朋名以次分派字號在櫃收納金花有傾銷滴補之苦收時有催募書筭食用盤纏之苦有比簿號串即串之苦有衙門人役火耗常例之苦解放有折耗等候之苦每收銀一千兩往年費銀五十餘兩今漸至有百金者矣五年之內華亭應編收銀總催四百五十名上海應編二百四十名青浦應編一百九十名

萬曆庚戌華亭聶公紹昌收銀議　今之收銀即昔之長收昔年長收之濫觴在管月買辦畢公家承應上司餽送交際一切浩費盡責其人所以蕩析人家百無一存者於是乃以大收改而為小收大收二三萬小收自一千至四千兩止然查近年收

銀者不過一二百畝或三四百畝之家猶是中戶豈勝蝟費往時相沿積弊如傾銷滴補解放虧折書筭衙役種種需索又有催募櫃書僦寓盤用所以一千必費銀四五十兩豈是中人所堪更有衙役攬納通賊天平而積猾櫃書尤慣包攬磨洗官串詭發附收那東掩西莫可究詰既攬此而包彼必移後以飾前接踵朋奸動侵千百本職洞悉此弊已痛革附收且議嚴禁積年櫃書挺身包攬務使櫃收皆正身的名亦不許占定櫃口聽糧長自令所親秤收登記竟用櫃書寫串算數仍須役人自捧具結報名於官以便查弊究治然收銀所最苦者尤在於收放不速動淹歲月今議請頒定收放之法必置京邊及各項上供緊要者于前而其餘次急者稍緩解放者以次關列不得任意先後且十櫃多少均放善樂適調一班所收即儘數放去收盡放絕總撒相同然後及次班則無存櫃積侵之弊亦無久候監用之苦又以櫃派區一定不移如槩縣六百三十里舊設甲乙等十櫃每櫃派定六十三區使收納不得混淆收之既齊放之亦速一班交一班一季交一季如金花銀例應傾銷滴補其完解原分四季亦照銀均派自無此盈彼詘之患又嚴革衙門騷擾又須定法馬不時查較以絕弊源則承此役者竣事速而不以擔延浪費補納均而不以畸重向隅收解一而不賠償滋累雜用免而不追呼剝削庶幾中戶之家不代巨富之累所裨于國計出入者亦不小小也

崇禎己巳華亭鄭公友玄收銀議　收銀一役較運解之費頗省如募書工食及發串紙張等項直以顧氏貼銀一項辦之足矣第收銀兌解則輕重有等最重者無過金花今每千額派三

百兩前後通均至於銀匠解官必當堂兌發期無苛期其他散兌最稱便宜亦以傾錠多少參派不縱總書上下其手自無偏累之嘆且扶定班次隨收隨兌使之早竣歸寧尤稱省便且每年額銀二十五萬除逋欠及對支外止編收催二十萬合五年計之則以百萬爲率盡大戶而役之常難取盈今除北運布解約四五萬兩派櫃自收計五年可省二十餘萬即以之加輕於七十餘萬之役則人人輕省是亦暗消役累之法也凡此若必調停永絕流弊似宜相守無更者

南運中等役

每歲領運南京光祿寺及會同館白米神樂觀糙米此項縣派區孟自行收貯不涉收兌又領盤用銀兩此項徵收在櫃奉票支領是役也腳力足用解米從容人不甚苦之今議於布解一名相兼一名以輕補重每名編田三百畝南運之役均矣五年之內華亭應編南運二十名上海應編十名青浦應編五名

里役

今制以里長老人主一里之事如宋之里正耆長以糧長督一區賦稅以塘長修理田圍疏決河道其餘雜役並於均徭點差

里長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人俱從黃冊編定歲輸一千四百三十五人爲見役其餘爲排年

老人一千四百三十五人選高年有行止者充

糧長二百九人選丁糧相應有行止者充

塘長二百九人

隆慶三年分立官甲以老人督催之

先是民間構官戶有田在當上門守候刁蹬煩雜願爲里長之累至是

議分官民爲二甲在民甲輕催主之在官甲每戶知數人一名應完本折錢糧自赴比較仍以老人督催而老人一役各有頂首不復於區甲點差矣

宣德六年三月巡撫侍郎周忱言松江府華亭上海二縣具東瀕海地高止產黃豆得雨有收其西近湖地低堪種禾稻宜雨少洪武間秋糧折收綿布永樂間俱令納米令遠運艱難乞仍折收綿布黃豆又上海縣舊有吳淞江年久湮塞昔尚書夏原吉等按視以為不可疏浚止開范家浜闊一十三丈通水漑田因潮汐往來衝決八十餘丈淪沒官民田四十餘頃計糧一千八百二十餘石小民因於賠納又華亭上海舊有官田稅糧二萬七千九百餘石俱是古額科糧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徵收易完 上命行在戶部會官議於是太子太師郭資尚書胡濙等議奏華亭上海地有高卑時有旱澇收成不一宜折收綿布起運京庫餘折黃豆存留本處軍倉備用官民田淪沒者請再行踏勘上海縣大戶凡有多餘田畝請分撥與民耕種以補常數其欲減官田古額依民田科收緣自洪武中初至今冊籍已定徵輸有常忱欲變亂成法沽名要譽請罪之 上曰忱職專糧事此亦其所當言朝議以為不可則止何為遽欲罪之卿等大臣必欲塞言路乎忱不可罪餘如所議

杜宗桓上巡撫侍郎周忱書 五季錢氏稅兩浙之田每畝三斗宋興均兩浙田每畝一斗元入中國定天下田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至於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稅每畝三升五升有三合五合者於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獨蘇松二府之民蓋因賦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糧重去處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請言其故國初籍沒土豪田租有因為張氏義兵而籍入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入者有司不體聖心將籍入田地一依租額起糧每畝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何也田未沒入之時小民於土豪處還租朝往暮回而已後變租稅為官糧乃於各倉送納運涉江湖動經歲月有二三石納一石者有四五石納一石者有遇風波盜賊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愚按宋華亭一縣即今松江一府當紹熙時秋苗止十一萬二千三百餘石景定中賈似道買民田以為公田益糧一十五萬八千二百餘石宋末官民田地稅糧共四十二萬二千八百餘石量加圓斛元初田稅比宋尤輕至大德間沒入朱清張瑄田土後至元間又籍入朱國珍管明等田一府稅糧八十萬石迨至季年張士誠又併諸撥屬財賦府與夫營圍沙職僧道錢役等田糧至洪武以來一府稅糧共一百二十餘萬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於是皇上憐民重困屢降德音將天下係官田地糧額遞減三分二分外松江一府稅糧尚不下一百二萬九千餘石愚歷觀往古自有田稅以來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供稅不足則賣兒鬻女又不足然後不得已而逃以致民傜日耗田地荒蕪錢糧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樂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間所免稅糧不下數百萬石永樂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復七年拖欠折收輕齎亦不下數百萬石折收之後兩奉詔書敕諭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糧草鹽糧屯種子粒稅絲關雜課鈔等皆停徵前後一十八年間蠲免折收停徵至不可舉

由此觀之徒有重稅之名殊無重稅之實顧閣下轉達皇上稽古稅法斟酌取舍以冝於今若而稅之輕其重額使民如期辦納此則朝廷有輕稅之名而有徵稅之實

隆慶二年巡撫右僉都御史林潤　奏言江南諸郡久已均粮民頗稱便惟松郡未均貧民受累勢不能堪請乞暫設專官丈田均粮以重　國賦以蘇民困吏部題以原任本府同知新轉員外郎鄭元韶陞湖廣按察司僉事領　勅專管華上二縣沿坵履畝逐一丈量均牽斗則

北斗田粮每畝重至四石輕至六合踏千餘則富家通同書手造作姦弊或有田無粮或不耕而食歲徵難完公私困竭至是田地悉入冊籍科則總括餘等徵收易完官民兩便知縣張嶺建議以官戶立官甲米自充里銀自赴比不累催徵尤為良法可議者纔二事　一各鄉田土租利畧同偶報低薄即減粮三分之一　一各鄉池河與積水河一般養魚上鄉池河每畝科米二斗玖升五合積水河僅科米五升　議者咸謂宜從低薄池粮同全縣而以池河積水河粮均為一則

均役全書序

王思任

此青浦縣清田均役之書也青浦小縣耳割華上之瘠土僅僅聚石成城鑿城通氣民賦與華上相頡頏而大役倍爲繁苦往年僉大役皆從訪報中來訪則不必其實而報則不必其公不公不實則被役之家無不立破者三吳官戶不當役於是有田之人盡寄官戶逃險負嵎而役無所得之所得之者其貧弱也不則其愚蒙也貧弱漸亾愚蒙漸詐則勢且至於無田無役不特當役者苦而編役者尤更苦徐大中丞曰是誠苦然而何必苦也有田當役則義而忠諭田編役則公而實於是有清田均役之議　上疏報可遂下檄清詭寄禁花分使有司得便宜行事某偶以遷謫之餘始移至邑倉卒計無所出因靜而思曰清田如併銀均役如市貨有銀則有貨矣然詭寄不須清花分必難禁也何者官甲有優免之限則限外皆當役之田是不須清也唯是趙析爲錢張分與李何從而知之因立花分之禁始而懸賞罰許首告弔貴契而自願併田者十之一既而對累年實徵查一旦亾去

田屬何人賣在何日駁處數豪姓而自願併田者十之五既而出示將所報之田數盡行刻冊廣貼鄉城許受分者不還而知情者年年得以挾之且終身不敢怨一人而自願併田者十之九於是得田一十六萬八十八畝私自喜曰銀既併矣貨足市矣然而貨有貴賤銀有功苦不可一槩而論於是乎將田爲折算法以齊其荒熟將役爲兼搭法以等其重輕而又計五年之役見勞者與之居後方勞過者與之居中可勞而未勞者與之居前爲輪息法以養其氣力請託不可關白不行併田在於私署所以防吏書審役在於公所所以合億兆田多一畝者不得抑之而後田少一畝者不得提之而前以算子爲晝一之法以帳簿爲剖萬之本於是田二千五百畝當細布解一千二百畝當秋糧總書一千畝當北運八百畝當公侯輕齎解四百畝當風汛三百畝當水鄉蕩價鳳陽等倉解二百五十畝當收銀一千二百畝當農桑絲絹解及收兌南運一百二十畝當柴薪解父老子弟各不相爭俱欣欣然有喜色相告也曰往年無田有

役今役必以田公矣往年田少役重今論田而
役公矣往年荒田空多者當役今役皆熟田公
矣往年五年三四役今五年一役三年一役公
矣往年五十畝當大役今七十畝以下俱高枕
帖席而不知所謂役公矣詳允之日四歌社舞
街頌巷惟以爲建縣以來無有今日似若令有
力焉者不知大中丞主持　廟謨破群囂而任
獨怨斟酌調停叮嚀告戒之際有非小民之所
得知者令不過奉行文亾害耳然小民即以此
功大中丞大中丞亦不必受何者損有餘以補

不足天之道也物壞極而後有事政之經也以
天之道還政之經亦時勢不得不然耳易日有
事而後可大可大則願可久故旣壽之於石而
又剞之于書以告來玆庶乎知青浦縣清田均
役之顛末云

上農多以牛耕、無牛犁者以刀耕、其制如鋤而四齒、謂之鐵搭、人日耕一
畝、率十八當一牛、灌田以水車、即古桔槔之制、而巧過之、其制以板爲槽、
長二尋有奇、廣尺三寸至五寸、深五寸許、傍夾以欄楯、中斷木爲鶴膝、施
榱以聯之、屈伸迴旋、用待輻以運水、輻之廣取槽足以容、諸楯之末、各施
木以隔之、其下取輻可以運、曰戽輻、以竹破而兩之、施其上以行輻、無此
則輻陷而不行、槽前後各施軸、前長而後短、各施椗以關輻、前軸之兩端
爲撥、人以足運之、軸運則輻轉而水升、前之安軸者曰眠牛、其後附于楯
曰鹿耳、椓代于眠牛之兩旁、施橫木以爲憑而運車、曰車衖、高卿之車深
八寸、廣七寸、曰水龍、凡一車用三人至六人、日灌田二十畝、有不用人而
以牛運者、其制爲大盤、如車輪而大、周施牙以運軸而轉之、力省而倍功
有并牛不用而以風運者、其制如牛車、施帆于輪、乘風旋轉、田器之巧極
于是、然不可常用、大風起亦敗車、

天啓三年八月十八日應天巡撫周起元巡按潘
　為舊額守把僅止九員添設新衘已逾
四倍謹循兵部選法宜遵額缺宜定之疏仰
遵　俞旨酌量定額事
　計開
巡撫標營新設守備一員　巡撫中軍新設
旗鼓守備一員　劉河遊擊標下新設把總
一員　蘇松道標下新設中軍守備一員　太
倉陸營新設守備一員　金山陸營新設把
總一員　常鎮道標下新設中軍守備一員
常州府陸營新設把總一員　鎮江府新設
遊擊一員　鎮江府陸營新設把總一員　永
生洲參將營標下新設中軍把總一員
　以上十一缺俱議添設
蘇州府陸營新設把總一員　太湖營新設把
總一員　蘇州水營新設把總一員　吳淞奇兵
營新設把總一員　吳江新設把總一員　嘉
定新設把總一員　南匯新設把總一員　寶山

新設把總一員　松江陸營新設把總一員　松
江水營新設把總一員　青村新設把總一
員　青浦新設把總一員　上海新設把總一
員　江陰新設把總一員　靖江新設把總一
員　孟河新設把總一員　常州水營新設
把總一員　宜興新設把總一員　無錫水陸
營新設把總一員　魏村新設把總一員　鎮
江巡江營新設把總一員　丹陽新設把總一
員
　以上二十二缺俱應裁去添設仍舊總練
　通計原設參游三員守把九員今議添設
　游擊一員守把十員共二十三員

寨有五

白茆寨在常熟縣東北九十里海口天順五年鎮守都指揮使翁紹宗奏置每春夏蘇州衛分委指揮一員千戶二員百戶四員領軍士四百餘人至此操練備倭置船四艘巡哨官軍俱至秋末還衛

劉家港寨今稱水寨在劉家港海口即婁江也去崑山縣東七十里與嘉定接境河北岸元置分鎮萬戶府至正初又於江南北岸各立萬戶府共三衙

國朝罷萬戶府置巡檢司三每司設弓兵百名又立烽堠六正統初金山有警侍郎周忱都指揮翁紹宗議此為吳地喉襟乃設蘇州衛分委指揮一員千戶二員百戶四員領軍士五百人海船八艘巡哨備倭又開教場操練悉如白茆制（注十四）

青浦寨二在嘉定縣東南四十五里八都青浦洪武十九年鎮海衛指揮朱永建壘城高一丈六尺廣二丈五尺周迴一百八十步鎮海衛分委指揮一員千戶二員百戶四員領軍士四百人守備一與前堡對峙洪武三十年太倉衛指揮劉源奏建令太倉衛撥官軍守備如前正統初翁紹宗遣太倉官軍守崇明遂委鎮海衛官軍兼管

水寨在崇明沿海本處千戶所委千百戶領軍士一千人管駕船出海巡哨

營有二

長沙營在崇明縣東北四十五里海中為土堡一內設煙墩一座工為二鋪戍卒二十名瞭望分委千戶一員百戶二員軍士二百人駐劄守備

明威坊營在崇明縣治西明威坊內太倉衛分委指揮一員千戶二員百戶四員領軍士四百人駕備倭船十艘守備又小船十隻八十四正統八年翁紹宗奏置

墩臺有二百三十四（各縣巡檢司者繫其下）

崇明縣沿海共七十一處環東南北海岸每處相距二里築土壘高五丈周圍二十丈上建屋一間軍士五人笮五束晝夜守望正統初翁紹宗置

煙墩在崇明縣其制大畧同前（圍四十丈）沿海八座

上港　南海　曾姚港　張家港

下界泙港　大套　清潭港

下椿港　東滑　鍾家宕　出水套

西沙十座（廣志作東沙）

鰕港　水竇港　南大港　陳八港

沈婁浜　潭子港

巡簡司有二十九

吳塔巡簡司在齊門外蠡口舊在吳塔移此（管閶門下塘山塘并婁齊二門外）

陳墓巡簡司在陳湖東（管葑門外獨墅大姚至陸直浦已上屬長洲縣）

木瀆巡簡司在縣西二十七里木瀆鎮（管閶胥盤三門外木瀆橫塘新郭三鎮）

橫金巡簡司在縣西南四十二里橫金村（管二都三都并沿太湖地）

角頭巡簡司在縣西南八十五里洞庭西山上（管洞庭西山）

東山巡簡司在洞庭東山成化中巡撫王恕奏置（管洞庭東山已上屬吳縣）

石浦巡簡司在縣東南四十里泙川鄉七保石浦鎮宋祥符間設

國朝洪武間於真如觀署事二十二年巡簡舒琇始建景泰二年移置千墩浦口煙墩十一座

石浦口　夏駕口　陸巷涇　唐梨涇　新塘口

張浦口　刁遒舍　太直港口　諸天浦口　潭港口

千墩浦

巴城巡簡司在縣西十五里朱塘鄉三保高墟村洪武三年置今徙置真義村

煙墩十二座

狀元涇　縛墩　圓村　真義　夏尖

景村　黃巷　李長墳　新村　嚴家橋
俞巷村　徐公橋已上崑山縣
白茆巡檢司在縣東北九十里抵海洪武初置煙墩十一座
白茆港口　新河　北港　金涇　唐浦
舊衙前　雙浜　义塘　長皂　芝塘
河舍
黃泗浦巡檢司在縣西北八十里抵揚子江煙墩九座
鶴沙港　黃泗浦港西　洋拗　新莊港　奚浦港
西洋浦　黃港　小陳浦　黃泗浦港東
福山港巡檢司在縣北四十里北抵揚子江東抵海煙墩十座
墅橋　新婦　陳浦　福山港口　頂山
龍王廟　曹橋廟　曲塘　興福　興塘涇盧作新塘
許浦港巡檢司在縣東北七十里北抵揚子江東抵海煙墩十五座
青墩　大弘　衙後　耿涇　九里
高墅　閘合　丁涇塘　雙廟　四义
伍墻　徐巷盧作港　十里程　勝法　海洋塘已上常熟縣
長橋巡檢司在縣東二里松陵驛東管三都東西二十三都二十五都
簡村巡檢司在縣東南十五里充浦口管一都二都十九都
因瀆巡檢司在縣東南一百里吳漊村管五都六都七都八都
震澤巡檢司在縣東南八十五里震澤鎮管九都十都十二都十三都
平望巡檢司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平望鎮管十八都二十都二十一都二十二都二十四都
汾湖巡檢司在縣東北四十五里盧墟村管二十八都二十九都
同里巡檢司在縣東北十五里同里鎮管二十六都二十七都
爛溪巡檢司在縣東南九十里嚴墓村管十四都十五都十六都十七都已上吳江縣

顧逕巡檢司在縣東三十里煙墩四座
月浦　欄倉　顧徑溝盧作經港　五岳塘
吳塘巡檢司在縣西南三十六里煙墩九座
青岡　黃泥涇　外岡　城西　石門岡
馬陸　馮家橋　黃渡　沙岡
江灣巡檢司在縣東南六十里煙墩一十七座
沙浦　湯字圩　呂字圩　生字圩　南翔
周家浜裏　周家浜外　衣有字圩　致字圩　東潛字圩
中潛字圩　西潛字圩　大場　胡陸灣　江灣
五聖廟　秦家店已上嘉定縣
茜涇巡檢司在州東北四十五里湖川鄉即宋楊林寨吳元年改煙墩五座
七浦塘注十五　花浦口　謝家塘　楊林塘　大敵口
唐茜涇港口巡檢司在州東北五十四里新安鄉即東山鎮巡檢司洪武七年
設成化間遷置東花浦口煙墩十二座
日字圩　向字圩　露字圩　新秋塘　職字圩
空字圩　風塘　上杜社　寒字圩　同字圩
吳字圩　李字圩
劉家港巡檢司在州東七十里煙墩六座
揚家橋　薛市門門亭　小錢門　二十三都　二十五都
二十六都注十六
甘草巡檢司在州東七十里東抵海煙墩四座
黃浜　唐茜涇　錢涇　陸鳴涇已上太倉州
西沙巡檢司在縣西八十里煙墩十三座
南沙　薛家港　第五港　第八港　第九港

界溝港　水洪港　道堂港　陳子中港
秦墳港　川洪港　石家洪　第三小桐板
三沙巡簡司在縣北五十里煙墩七座
長敢　徐公洪　清水洪　北新河
新港　北白滑　滆澳 明已上宗縣
信地
水營中哨專守劉河海口譏察海船出入左哨泒守川港防海南至施翹港一里北至牛角尖十五里東至大海右哨泒守七丫港防海南至劉河三十里
陸營前左二哨嘗日本營操練有警聽調左哨分守六公墳東至海口五里西至本墳地十里北至甘草司界十二里南至茜涇界十八里後哨分守牛角尖東至海口五十步西至海口六家行五里南至川沙港三里北至劉河十里

都啚以正疆界州治劉三縣邊幅都啚字圩淆雜相沿至今有一都而止一里多至十二里者一啚止一圩多至五十九圩者有圩號彼此雷同有疊三四字者有一字以東西南北分或新舊分者有用猥俚字者凡此皆弊藪也當東鎖圩時立法清丈其捆密之原規以三千畝踈曠者不踰四千畝聯啚為都坊廂城鄉挨序鱗次計原編都啚相均足額都亦不踰十里其各圩字號自一都起至二十九都始東南終西北照千字文挨編毋重複則舉一字即知為某都田覽者瞭然輪編排年炤啚中土著編本啚當差不足方摘隣啚又不足祭城居之業田於啚者其官軍居壕塹田宮田各就本色別編字號斯為良法

嘉靖三十二年九月倭夷入寇遠近震恐莫敢對敵明年三月由崑山直抵青陽港知縣楊芷以飛艦斷其上流勿令西過復命兵快誘戰斬首十八級既又戰于陳湖生擒二酋自是吳人始有鬪志五月賊衆九十二人由烏鎮突入爛溪趨平望欲迫縣城芷令沿塘舉火賊疑有備奔鋖田我邑水兵及嘉湖兵圍之賊困三日自分必死是夜大雨因各收兵賊乘間奪湖州兵船屠戮甚慘芷知賊未可以力碎乃令射書賊營諭以禍福賊亦欵答譯其文云不敢相犯夜到幟賊見燒營由黎里走泖湖六月十一日賊犯石湖當事者以勢不格利其西走芷獨駕小舟率兵出瓜涇港邀戰時湖水枯澁賊列伍逆上芷以鉤攢搏之斬首十六級馳入城明日賊至夾浦橋轉至三里橋登岸焚掠停舟顧公祠下舟皆重載逼縣城會增築城工匠兵夫蟻集賊度不能攻乃燒倉厫一連掠民財而去居民婦女恐怖有自溺死者十三日至八斥十四日至平望所過焚掠甚衆芷率哨兵躡其後斬首六級十二月賊自柘林抵王江涇尋入爛溪至平望焚掠而返三四十年正月賊陷崇德掠五百餘舟從南潯經梅堰至平望六里橋兵備參政任環伏沙兵將擊之僧兵洩其機沙兵被害及溺死者甚衆芷督兵船分列于橋之東西蕩中夾攻斬首十五級飛礮擊死者二十餘人賊所掠財寶亡失殆盡會新城雨裂城隍廟災恐賊棄舟窺城乃遶朱家橋據盛墩以扼之賊夜遁復屯柘林四月二十六日賊復從嘉興至唐家湖湖水涸淺賊不能渡芷又引兵阻戰賊駭奔平望奪舟橫渡芷令泅水者鑿其舟而自屯兵截盛墩斷其堤并布釘板于水底賊不敢渡會蘇府調遣宣慰彭藎臣率兵二千來援我兵勢合與賊戰于平望藎臣為先鋒斬賊首百餘級轉戰至楊家橋斬首三千餘級藎臣被創死我兵乘之生擒一賊斬首十八級遠近稱快皆謂盛墩捍禦之力居多故更其名曰勝墩先是新城西北隅裂可四五丈賊勢方張士民駭愕爭欲棄城去守

城推官何全勸縉紳出石協修而以寺丞吳滂督之一夕告竣人心始安六月七日賊在杭州掠官船載輜重而北由烏鎮經爛溪抵平望十四日並督水兵與賊戰斬首三十六級生擒四人十五日夜由黎里出汾湖遁去二十三日賊由福山港突至郡城婁門擁入接待寺奪火器而去官兵追至閶門賊入太湖泊洞庭山下並復於湖中率兵防禦是夜賊復由楓橋經婁門還福山八月十五日賊衆五十餘人自南京而下掠十七州縣至滸墅鈔關十七日由楓橋直抵滅渡橋屯陳家莊官軍畢集賊計窮迫十九日夜過五龍橋不知所出適有一人為之鄉導遂入行春橋屯跨塘橋徐文奎家時與我邑僅隔一水日夜憂其突至幸官軍追之急轉至木瀆僉事董邦政追及于荷花池賊擾亂自殺官軍乘機殄滅之三十五年七月零賊五六十人突至牧犢潭掠吳知府莊又至汾湖掠葉主事家一鹿及傷人一臂而去遂掠周莊抵平湖九月賊屯沈亨家二十五日督察趙侍郎文華總督胡侍郎宗憲合兵進勦宿寇悉平

嘉靖三十六年巡按御史尚維持疏畧　松江形勢吳淞所在北金山衛在南而青南貫于其中柘林去金山為近而賊在柘林于府為逼稍南則嘉興所屬為必犯之路川沙去海口為近而賊在川沙于上海為逼稍北則蘇州所屬為必犯之路故川柘二城于今為亟　詔可

巡撫海瑞革募兵疏　題為復兵制以省冗費安地方事自古聖賢論兵止是言教之生作進退之方教之親上死長之義自此之外無他道也以故寓兵于農田獵講武我　祖宗初設旗軍繼後復設民壯即古遺意為之不知起自何時沉弊至今專行召募夫本地兵令人呼為主兵自他方募呼客兵亦既明知其有主客之別矣名曰主人未有不顧其家者賓客忽然來忽然去視今所主之家固傳舍也其長其上其將領部率傳舍中主人也一朝一夕可以使之親之於平時可以使之死之於有事乎出力以養軍出力以養民壯加之餉兵今告病矣賦歛于民日增日重害在百姓之身未足言也二三十年以來閩廣浙直之變大抵生自募兵召之則為兵散兵則為賊再有召募又不過即此前日之賊應之往往來來外援內間當事諸臣亦非盡暗其莫可測度之心不之知也為是小民偷逸成習一貿為兵戟塗觀謳驅之守戰事有難為之者轉之召募苟應目前不講之　祖宗之初不設為今日之法則誠誤矣處中秉鈞軸者亦不以其所為之為誤此一誤也閣係地方非小誤也臣奉　命巡撫江南披閱冊籍募兵千千百萬不可謂無禦侮人矣然不求之本家之主而貸之他方之客二心之人入我堂室有兵之費過於無兵臣已行各行省雜厚給路費田糧一應關要原把守地方僉軍旗民壯項補家自為守人自為戰責之彼地居民保甲併長夫平時無養兵之用則一時所費犒賞行粮無多事也所省可給紙贖銀可支其先年蘇松嘗頓軍餉及應天等府協濟銀

每年計該銀一十八萬九千四百二十八兩四錢四分九厘七毫四絲六微三纖一沙、并徽州府協濟近給本地方用充兵費計每年一萬一千六百一十八兩四錢六分八厘、民以為厲、有損于民而無補益、若合無候命下之日、自隆慶三年起、一併停免、永不斂派、翦絕禍亂之萌、一紓餉兵之困、此民之幸、一方之利、亦國家之利也、然臣所言者係是江南事勢、通之天下、事當改行、今亦如是、臣籍隸山縣、親見兩廣兵事、年四十八官歷福建浙江　南直隸等處、正當寇亂時節、聞之識聽道路、未有不稱募兵貽害地方、亦未有不係養兵之費有損無益者、人心同然、祖宗當復、伏望皇上勅下該部、凡臣所言及其他地方事體類臣所言、一併覆議、速與施行、若謂俟我兵練成、然後漸去召募、二十年前嘗有此議、迄今未有練成一兵、未見去一僱募、一言截斷而事定矣、事定而　祖宗之制千載一日矣、支吾之說、臣不敢為　皇上道、亦不願該部復作此等議論也、

職方攷鏡　蘇松為鐵輔望郡、瀕于大海、自吳淞江口以南、黃浦以東、海壖數百里、一望平坦、皆賊徑道、往故不能禦之于海、致倭深入、二府一州九縣之地無不創其殺禍、係矣、今建議、松江之有海塘而無海口者、則自上海之川沙南匯、華亭之青村柘林、乃賊所據為巢、宜各設陸兵把總屯守之、而金山界于柘林乍浦之間、尤為浙直要衝、特設總兵以統領、又添遊兵把總專駐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松江而西援乍浦也、至于蘇州之沿海多港口者、則自嘉定之吳淞所、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入者、各設本兵把總堵截之、而崇明孤懸海中、尤為賊所必經之處、特設參將以為領袖、又添遊兵把總二員分駐竹泊營前二沙、往來會哨、所以巡視海洋而警報港口也、內外夾持、水陸兼備、上可以禦賊于外洋、下可巡哨而相守、亦既精且密矣、但調募客兵不如練土著之兵、可馴習而有常、官造戰船不如僱民造私船、反堅久而省費、是在當事者酌行之而已、

海防志曰、青村南川達于寶山、延袤二百五十餘里、一望平陸、隨處可登、吳川沙窪水深丈餘、翁家港雖淺、然潮漲即可泊岸、二港最深危急、各該信地雖設兵往來巡哨、第恐風雨晦冥之時、巡兵各歸信地、而二處港口偶一有警、緊事匪輕、舊規南匯撥兵五十名、委官一員、帶領專守川沙窪、青村撥兵五十名、委官一員、帶領專守翁家港、俱聽委官約束、委官聽該總約束、遇警馳報各路官兵合勦、每年春汛依期選撥、汛畢散班、李家洪孤懸海口、東至寶山六里、東北至吳淞所一十二里、此口間隔在寶山吳淞所之中、兩難照顧、賊若乘潮突入、不移時直抵上海城下、寔可不豫為之地、近議大汛時吳淞所撥兵一枝哨守、如遇有警、聽總領提兵勦截、而寶山兵亦星馳夾擊、庶幾得策矣、

翁港離羊山僅隔一水之遙、[illegible]港門為便、昔年倭從此登岸、故議兵

山設水營以扼賊入乍浦川沙窪由吳淞江口入蘇松之路于大衢山設水營以遏賊入寧波溫台之路專設海上總兵特遣出海大艦如古擊艨艟飛虎艦戈船樓船將軍之制仍大中古洋之令修復大晴風尖八槳等船以便行使有尚書馬坤也有言守海者必先設險于險之外守之所謂海戰之重兵必治戰船備火攻而謹斥堠迎擊于沿海之上賊未泊岸則為夾水而陣以遮擊之賊既登岸則當隨其賊艘所泊之處而直搗之是謂海上恰鬬之兵副使茅坤也但海中無風之時絕少一有風色即白日陰霾且颶風時作全軍往往覆沒雖以元世祖之威伯顏之勇艨艟千里皆為魚鱉則海戰亦未易言也故鄭若曾云哨賊于遠洋而不常厥擊賊于近洋而勿使近岸兩言頗為知要

海中以風潮為主水操之法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欲轉折則轉折回翔如飛橫風鬬風皆能調戧者惟沙船也其次則蒼 艟之類帆櫓兼用亦可操演若廣船福船皆不設櫓所恃者帆耳其體重大順風而往逆風即不可回來潮而往洪潮即不可以進退轉折皆非所便也將欲操之於內港與則入港形甚狹潮勢甚迅洪船操若甚多大船順風其迅如矢向前衝擊舟遇即碎故斷斷不可行惟募招工得人奪上風施火器迎而擊或尾而追或分而圍或橫而衝總副參遊注意遠邇賞罰明可耳

松郡瀕海水鄉邊則入海腹則泖浦尤不可不習水操法然古今論操法戰法皆詳于陸地而略于江海以風潮為主分合進退難也勝之之法惟有鬬船力不鬬人力如遇賊舟之小者則以吾大舟犁而沉之遇賊舟之大者則使調戧奪上風用火器以攻之當前衝敵者一舟之人皆賞觀望不應援者一舟之人皆戮其賞其戮尤以督哨之人與舵工為重每船必設舵二副以備不虞每舵工必設二三人以防損失此戰之之法也其在平日置船于陸地上集水兵演而教之兵械火器如何而設施金鼓旗幟如

何而點會前後左右如何而列哨餱飽勞逸如何而更代晝夜風止如何而防守山島沙磧如何而收泊號令約束如何而轉報習之于平陸用之于江海此操之之法也

美秋蟾云海中有風時多無風時少舟易散而難聚且逆潮勢而行若風俟潮平則以風為主潮勇風微則以潮為主風潮皆逆則回船向後而行風潮順則一瀉千里每日所行程途之數與東南朔南方向皆不可料敵船亦然故吾行若千里敵亦行若千里忽遇忽離欲求戰而愈不得況兵船分行大海渺茫有與我相望而見者有不可望見者昏黑之夜起火為號則隱隱見之然亦不能辨其為賊船與我兵船也有時遇賊欲戰而吾同哨離遠則勢孤有時隔哨相近敵舟又遠難于攻擊有時我兵遇合敵舟亦近可以戰矣而風或大作舟在浪濤中低昂起伏方欲仰而攻敵睥睨之間吾舟忽擡高一二丈敵舟反在下矣船出浪濤之時船首向天落濤時船尾向天兵士站立且難況戰乎亦有風不甚緊而怒濤為虐兩舟相擊即碎亦不敢戰惟是舵工巧妙能戰上風撞碎賊舟或乘風火攻或備灰沙以迷賊目方得勝勢所患者一舟衝前而餘舟不至或一哨接戰而餘舟不至或十哨接戰而餘哨不援方其戰時或兵四散遠望麾旗而指之弗顧也張號以呼之弗聽也戰敗則終不禁戰勝則爭而分功及貴之則托諸風帆不便今又皆傳海戰利用火器與銃砲弓弩殆非也弓箭惟微風可用若無風則帆不可使風急則火亦反燎皆無益也銃砲弓矢因舟蕩漾發去無準皆虛擲于浪中鈎鈀之類亦無用惟鏢鎗鈎鎗撓鈎三件舟在上風者以撓鈎鈎住下風之舟以鈎鎗鈎扯賊人之足以鏢鎗鏢射賊人之身骨為有用之器

武經總要曰凡水戰以船艦大小為等勝人多少皆以米為準一人不過重米二石凡櫓輕便為上金鼓旗幡為進退之節其戰則有樓船鬬艦走

行海艘兵督艦則有艨艟遊舸其餘則有柏竿為其用順流以擊之諸軍視大將之旗旗前亞聞鼓進則旗立聞金則止旗偃則還若先鋒遊奕等船為賊所圍以須外援則視大將赤旗向賊點則進每點一船進旗立不衆則戰船徐退旗向內點每點一船退若張疑兵則于浦海岸設旗幟帆以惑之此其大略也

遊艇無女墻舷上槳船左右隨艇子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回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用之夫柏竿者施于大船之上每艦作五層樓高百尺置六柏竿並高五十尺戰士八百人旗幟加于上每迎戰敵船若逼則發柏竿當者船舫俱碎

蒙艟以生牛皮蒙背左右開掣棹空矢石不能敗前後左右有弩窗矛穴敵近則施放不用大船務在捷速乘人之不備

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墻戰格樹幡幟開弩窗矛穴外以氈革禦火製砲檑石鐵汁狀如小壘其長者步可以奔車馳馬若遇暴風則人力不能制不甚便于用然施之水軍不可不備以張形勢

走舸船舷上立女墻棹夫多戰卒皆選用勇力精銳者充之往返如飛鷗乘人所不及金鼓旌旗在上

鬬艦船舷上設女墻可蔽半身墻下開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墻齊棚上又建女墻重列戰士上無覆背前後左右竪牙旗金鼓

海鶻船形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鶻之形舷上左右置浮板形如鶻翼翅助其船雖風濤怒漲而無側傾覆背左右以生牛皮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

已上俱古制

福船高大如樓可容百人其底小其上闊皆覆板護以筝竹竪立女墻其帆桅二其中為四層最下層不可居惟實土石以防輕飄之患第二層為兵士寢息之所地櫃隱之須從上躡梯而下第三層左右各設水門置水櫃乃揚帆炊爨之處也其前後各設木碇繫以棕纜下碇起碇皆于此層用力最上一層如露臺須從第三層穴梯而上兩傍板翼如欄人倚之以攻敵矢石火砲皆俯瞰而擊賊又難于仰攻誠海戰之利也　戚繼光曰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螂鬬船力不鬬人力每每取勝若使賊船相等未必濟也且吃水一丈二尺惟利大洋不然多膠于淺無風不可使是以賊舟一入裏海沿淺而行則福舟無用矣故又有海滄之設

廣船視福船尤大其堅緻亦遠過之蓋廣船以鐵力所造福船不過松杉之類而已二船在海若相衝擊福船即碎不能當鐵力之堅也故倭船亦畏之但廣船難調不如調福船為便易廣船若壞須用鐵力木脩理難乎其繼且其制下窄上寬狀如兩翼在裏海則穩在外洋則動搖此廣船之利弊也

黃魚船非以禦寇也每年四月出洋時各郡漁船大小以萬計人力則整肅器械則犀利唐公順之捧敕視師納軍門每府漁船若干輔以兵船若干相須而行協力而戰取甘結給旗票謹盤詰驗出入船回之日該府差官收稅于軍餉大有助焉黃魚出處惟淡水門在羊山之西兩山相峙如門故曰門羊山在金山東南大七小七之外今漁船出海皆在松江崇缺口孟夏取魚時繁盛如巨鎮然亦須候潮汛大勢急則推魚至塗否則無有蓋月出潮長月沒潮落月直潮平月斜潮退此利素為沙船所占大羊山淡水洋乃倭奴入寇必經之道黃魚出時乃春汛倭至不先不後之期此殆天意有在假手于山沙精悍之人出捍吾邊鄙柔脆之民焉天時地利人力三者兼得亦東吳禦寇之一策也

沙船沙民生長海濱習知水性出入風浪履險若平但此船惟便于北洋而不便於南洋亦僅可以協守各港出哨小洋而不可以出大洋雖能接

戰而上無壁蔽矢石何以禦之不如用白艚而頭俱尖不辨首尾進退
如飛其傍皆簑竹板密釘如福船傍板之狀竹間設窗可以出銃箭窗之
內船之外可以隱人以蔽賊以先用此衝敵入賊隊中賊技不能施而後沙
船隨後而進短兵相接戰無不勝蒼船沙船乃相須之器也
王在晉題述云福船之小者為草撇船今名哨船又為海滄船今名冬船
其再小者為蒼山船半階于廣福船而闊于沙船用之衝敵頗便俗人呼
為蒼山鐵船賊船入裏海我大福海滄不能入必用蒼船追之又可撈取
首級近又改蒼山船制為艍䑳船比蒼船稍大比海滄較小而無立壁但
其中制櫓艙之稍次者為鐵頭船首尾皆闊帆櫓兼用深淺俱便人呼為
鐵頭以其堅而有用也閩人將草撇蒼船改造烏船式如草撇而傍有櫓
六枝尾後催稍櫓二枝不畏風濤行使便捷往來南北海洋福草蒼艍等船
無出其右溫州有櫓槽船亦不如烏船之疾速可與沙唬船並駕焉唬船
頭尖稍銳艙闊艕多風順揚帆風息盪槳其水惟止三尺慣走淺洋體式
似小雖無衝犁之勢進退殊捷可備追逐之需閩浙有八槳唬船兵夫坐
向後而棹槳其疾如飛有風竪桅用布帆槳斜向後推作偏舵亦能破浪
甚便追逐哨探倭號曰軋帆善備之也輪船式如唬船而與唬船並速閩
浪船式如烏船而比烏船差小
兵船之能任重者為蜈蚣船東南舜用以當倭很銳銳重千斤小者亦百
五十斤葛稚川曰蜈蚣之氣能遏蛇蟒其之制為是故與
艇哨船為溫州捕魚船網梭船乃魚船之最小者魚船于諸船中制至小
材至簡工至約而其用為至重以之出海每載三人一人執布帆一人執
槳一人執鳥嘴銃布帆輕捷無墊沒之虞易進易退隨波上下敵船瞭望
所不及是以近年賴之取勝捕賊者多其力焉

國朝設兩浙都轉運鹽使司於杭州設松江分司於府境下沙鎮以同知
或副使一員莅之統新舊八場二十七團竈戶分給柴蕩工本鈔督辦鹽
課其竈戶附近能煎鹽者曰濱海居遠不能煎鹽者曰水鄉水鄉例出柴
滷價錢貼雇濱海竈丁煎辦其後鈔法變更柴價又為總催尅取濱海鹽
丁日就貧困正統六年巡撫侍郎周忱乃以水鄉竈戶應納糧六萬餘石
盡留本府支用節其運耗置贍鹽倉分貯各場總三萬六千餘石用以賑
贍竈丁及補逃亡闕課[注十六]所貼柴價亦貯之各倉官為支給又選殷實竈丁
為十排年總催其次為頭目輪年應當有消乏者依前選替當時便之
成化二十二年知府樊瑩議以水鄉折鹽米均入該縣糧耗項下帶徵白
銀徑送運司交納原撥草蕩價仍與各場徵解其納米竈戶還入民伍當
差 弘治十一年御史藍章復僉水鄉戶補濱海竈丁
國子生沈淮鹽政奏疏畧 一查給工本洪武中每竈一丁給與工本鈔
二貫六十文以備器用以給口食當時鈔一貫可易米二石竈丁之優裕
可知矣自鈔法廢弛所謂工本者名存實亡不與之本而取其利世未有
是理也臣觀沿海沙地及水深長蕩舊制亂稅鈔六十文竊意所給工本
蓋此鈔也今諸蕩不復徵鈔已改收平米三升或五升官既可以米而易
鈔竈獨不可改鈔而給米乎乞查改徵蕩米照依原定鈔貫算給竈戶以
充工本則器用備口食周民慰 聖恩樂輸無怨而 所以取之者亦有名
矣二勘草蕩灰場舊法竈戶皆有附近草蕩以供煎鹽柴薪約計所收價
直可抵今一丁鹽課之半其後場司以竈丁屢易不復撥與供為總催豪
右侵占樵割或開墾成田收利入己仍於各竈名下徵收全丁額鹽夫既
無工本又無柴薪使竈丁白擺輸鹽立法初意豈若是耶又聞各場竈戶
多無灰場往往入租于人始得攤曬夫灰場者產鹽根本之地與草蕩皆
竈丁之命脈也乞委所司追取宣德正統以來草蕩 舊數踏勘明白照丁

撥派明立界限以防侵奪。竈戶無灰場者，官爲處置給與，無使重納私租。夫有米以爲之工本，有蕩以給其柴薪，而攤場又無租稅之累，如此而流亡不歸，鹽課不充，則亦無是理也。三分別濱海、水鄉、濱海竈戶謂之滷丁，男婦悉詣煎𤅋，倚以爲生，雖勞不得辭矣。其水鄉遠在二三十里之外，原因濱海丁闕，僉以補之，然業非素習，強而使之，終無益于事也。以是舊例水鄉每丁貼助滷丁米六石或四石，代與辦鹽，每歲滷丁到鄉陸續收取，雖云貼米，錢米雜物無所不受，出者不覺其難，收者各得其用，甚良法也。其後鹽司定立千百長名，後令收水鄉鹽價，騷擾百端，使漁無藝，而入始不堪，逃亡相屬矣。知府樊瑩憫其若此，請以鹽價均入秋糧帶徵起解，原撥蕩價亦與各場徵收，於是鹽課不虧，逃亡復業。後因濱海竈丁消耗，復用水鄉僉補，強者百方規避而免，弱者萬種受侵而逃，雖有補竈之名，殊無辦鹽之實。訪得沿海居民原非竈籍而私自煎鹽者，往往有之，乞　敕所司，今後滷丁有逃亡者，即以此等居民僉補，或犯徒罪發充竈丁，比之重役水鄉有名無實，相去遠矣。四停止折徵　國家開設鹽司，固爲邊計，然惠養元元之意，亦在其中，非專於求利也。成化間因各場無鹽給客，每引折與銀三錢，比之中納其利十倍。巡鹽御史林誠以爲歸利于商，孰若歸利于　國，奏將竈丁鹽課一半徵銀解京，一半存場給客。由浙鹽政自此而大壞矣。夫竈日以煎鹽爲業，不徵鹽而徵銀，鹽非私鬻，何自而得銀哉。鹽既以私鬻而得銀，則興販之徒不召而集，且將無以禁之，況初給賠銀非皆本色，故衣袂器皿以折充，每引三錢，皆具名耳。今乃實徵本色，又且非時，竈丁貧者或先事而逃，僅目在者牽併爲陪納，歲消月磨，無慮十減六七矣。欲利反害，無甚於此。伏乞　特敕運司自正德元年爲始，停止銀兩，照舊徵鹽，則竈丁蒙惠養之仁，而私販之徒亦無所藉口矣。五禁革賣引。凡支鹽引目，不許中途增價轉賣，此舊例也。近歲商人不利關支，而利

於售賣，以中鹽原無名也，則駕之曰合本；以賣引明有禁也，則諉之曰分攢。所賣之引無關支者，又許買補連結，牙行公爲興販。夫引既非其本名，鹽又不由倉領，不謂之私販而何。又有豪猾之人，假託權勢，支制之際，任自爲主，或併包夾帶私鹽，或落價折准庫物，官吏壟其勢威，催目受其凌虐，控愬無所，含怨百端。乞自今凡遇開中，委御史一員專察，凡監臨官吏詭名及勢要之人，冒禁上納者，許令究問，商人則令供報子姪或兄弟在官以便盤詰。有仍前私賣及假託者，依法問罪，鹽貨入官，其所中納係存積者，支與見鹽，係常股者，亦急與催辦，無令久候以啓倖心。六存恤竈丁夫刮沙汲海，炙日熬波，天下之工役未有如竈戶之勞者，蓬首墨肌，仄卧糠食，天下之人未有如竈戶之窮者。加之有司與鹽司分爲兩家，鹽司曰吾之竈也，知督鹽課而已；有司曰吾之民也，知徵賦稅而已。其督鹽課者雖百方箠楚，鬻女因男，有司不問也；其徵賦稅者雖百端取索，賣婦鬻子鹽司不知也。彼竈戶者何辜于天，何罪于官，而獨罹此極乎。況濱海土地類多沙瘠，比之水鄉沃土太半不侔，府之稅糧論糧加耗，而不以田盖爲此也。近歲有司不原初意，槩與水鄉同加耗米，至照均徭亦不分肥瘠，一例出銀。查得浙江錢塘縣竈戶施安、海寧縣灶戶徐淮清等各告巡撫都御史彭韶、李嗣，乞蒙聽理，將竈丁全戶正根並折全免，銀兩錢塘、海寧與華亭、上海同一浙西地也，乞　勅所司比照二縣事例，將濱海竈丁量爲存恤，訪求先年侍郎周忱事例，設法賑濟，其餘一應雜泛差徭悉與除免，庶幾瀕海窮民無他係累，得以畢力事功，雖勞不怨矣。

按府志竈丁消耗，蓋有其由，蕃息招徠，亦必有道。如前代黃葉諸公及此疏所陳是已。今不務存撫，但知僉選，僉選未幾，又復消耗，此固鹽司之失，然有司不與講究本末，遇有僉補，即議均賠。夫海之鹽猶田之粟也，鹽課之不充，補之以粟，農田之無歲，海豈能知之。必若亭戶消亡，則鹽當絕矣。

而海民之食利自如官課雖虧而私家之興販猶昔也以此貿之盐司其
有說乎且事當探本謀當慮後裕田稅重極矣又加以海賦能當之此則
長民者所當留意 注十八

下砂場下砂二場十場今為下砂場十砂十場下沙三場三盐課司額管
竈户一萬五千七百六十二丁每丁辦盐二引二百七十二斤三兩二錢
歲辦盐四萬二千二百四十九引六十一斤十三兩五錢每引四百斤今
折銀陸錢為銀二萬五千三百四十九兩六錢三分四釐四毫（舊志詳載工本鈔數考會典及府志洪武十七年定兩浙盐工本鈔每引二貫五百文歲遣監生運給宣德五年罷遣監生令於官庫関領每引猶支一貫三盐課司支鈔八千四百四十三定四貫二百五十文成化四年府境科鈔蕩改徵米遂無以給竈户正德元年監生沈淮奏乞即以改徵蕩米給充工本疏雖入志事竟不行）該管田地灘蕩志冊所載懸殊實因田地連接民産易為隱蔽
灘蕩並無塍岸難以丈量冊籍頃畝俱是隨意捏寫以應官司督責若論
原有土地十纔開報一二自前元時附近大家往往據為私業至於 國
朝舊習猶存（如下沙三場九團富家占塘外灘蕩首自國初至弘治末盐無賦役正德年間始逐認下沙場下沙二場蕩價銀五百二十六兩四錢三分為影蔽計嘉靖二十三年大使李鳳思牧塘外灘蕩分給本團自擁而令均納遂認蕩價割隸富家大抵失業而不能還盖以官地理當還官立法至公人心自服也若九團熟地及各團灘蕩今猶仍舊竊據）富家占地萬畝不納一粒米而
莫能究詰貧弱不取寸草歲輸重課而無所控訴由是竈户分為二等閤
場納課者曰濱海流移遠去者曰水鄉
水鄉竈户凡六千六百七十六丁每丁折納米四石該米二萬六千七百
四石貼濱海丁代為辦課（總催則取有一丁出米八石至十石或出銀五兩至六兩）
成化二十二年知府樊瑩查濱海餘丁一千八百七十六丁補水鄉缺額
餘無可補四千八百丁 奏付 巡撫都御史彭 劉放為民原折納米
悉與除免額辦盐課該銀七千七百一十九兩八錢四分若以旬日數貿
田去計丁均扣收其租利完納課銀當餘太半而為沿海占地富家所誤
僅扣蕩地八百七十八頃九十二畝六分九釐每畝懸徵草價銀五分計

銀四千六百三十二兩四錢一釐三毫九絲一忽五微謂之水鄉蕩價
虧銀三千八十七兩四錢三分八釐六毫八忽五微則加本縣秋粮耗米
包補謂之水鄉盐價 原扣水鄉丁蕩俱在縣境納粮民田之東各場辦
課竈地之西外不近海內不傍江歲種花稻豆麥無異負郭膏腴府縣盐
司兩不編差東海士民視為仙境徵價之後又不嘗坼裂為河淊沒為湖
正德三年沿海富家忽言水鄉蕩價內白塗無徵銀一千五百六十兩四
錢一釐四絲一忽五微負累陪納（據所言銀數計所謂白塗該二萬九千五百三十畝八分當時豈易挨覈）竟
為此輩誑誤割民間已入黃冊科鈔蕩一百三十二頃七十七畝一分四
釐每畝改徵銀八分補銀一千六十二兩二錢五分一釐二毫四絲一忽
五微（縣俗謂之灶蕩以蕩丈移亦稱水鄉蕩）此外不敷銀四百九十八兩一錢四分九釐八
毫再加縣粮耗米包補謂之白塗蕩價　自是水鄉丁蕩止徵銀三千七
十二兩三毫五絲　縣境士民歲代三場補納盐課銀四千六百四十七
兩捌錢三分九釐六毫五絲而為華亭境內浦東等四場包補者又不與
焉　此海上富家占盐司地逐竈户入水鄉而令縣民包補之大畧也
濱海竈大丁一萬九百六十二丁額辦盐課該銀一萬七千六百二十九
兩七錢九分四釐四毫俱從各場徵解運司至弘治間改僉小丁今編總
催八百名管小丁三萬八千五百丁入賦役冊蕩地灘場二千二百九十
三頃七十四畝三分三釐三毫二絲又七千七百四十四弓四尺八寸計
丁分撥以辦額課此官司丈移之說也若道其實則掛冊竈丁十無二三
見在而見在者亦不至場已百餘年凡稱辦課免均徭者皆本管總催及
造冊書手之田本户未常開也各場歲辦盐課俱是總催各以所管田地
灘蕩召附近貧民耕樵朦煎收其租銀納場解送運司運司以銀轉解京
庫及給引商引商以銀還向朦煎貧民買盐運掣但各催納銀畧同所分
土地不惟美惡懸殊而頃畝多少亦異分地多而又美者完課猶餘百金

分地少而又惡者貧男鬻女以填足或地雖同而有民田多者冒免徭銀浮於塩課窮無田者歳輸二十金不獲免毫釐故貧催多逃毎五年一編補凡承役者斷滅無遺當補役者聞風先去此濱海竈丁消耗而催役常缺課銀常虧之大畧也

竈丁消耗縣民受害由富家㶚據盖司田土若歴年官司莫能清理亦由貧催欲分富家世業以致此輩鬨有言　者即走馬會黨計度合財五六百金　日可集以賄吏書吏書為之心醉以　士夫士夫為之遊說以購姦猾姦猾為之告擾查勘申詳動經歳月言者力竭而事在高閣矣合無悉聽此輩世為永業但計畝依官地起科以足額銀則富家不須阻撓貧催咸得減課　誠欲清理須正經界先年府縣盖司丈量田土中間常隱數畧今幸民田再經丈量圖册具在畧加檢覈即難影蔽宜令各場嚴督各催限三日內于民田竈地及各團甲界上毎百歩築一墩以正大界灘場卑蕩悉照熟地立尺許䃘岸以為小界乃自民田以至海涯依法編號丈量近營董者亦須覆丈備造魚鱗圖册分別田蕩灘場照依官地起科不過兩旬間圖册完備總計該徵銀数諭於課額即通融均減若不及数即通融均加至不可加乃令縣補即海濱總催咸無賠費竈丁不須避役先令縣加粮耗及割鈔蕩以補塩價蕩價并近年又多補銀共四千六百八十六兩悉當停止收還縣徵秋粮加耗米可減九千三百七十二石熟田毎畝減六合零　若因陋就簡以完課安竈在設法編催盖今塩課出於總催總催有逃缺課即虧失故毎五年一為僉補而竈丁漸盡查得縣境三場額編總催八百名隆慶三年量見各場熟地三百三十七頃萬暦十四年縣派均徭竈丁得免民間熟田二千四百五十三頃若督各場或計該場竈見竈地或計各戸優免民田以均差役則催難逃而課常足濱海竈丁可無消耗矣

兩浙都轉運塩使司分司舊在下沙鎮宋建元中置明正統二年遷於新場北鎮塩課司八

浦東場塩課司在華亭縣七保宋置内分六團

袁浦場塩課司在華亭縣十四保舊名袁部宋置内分五團

青村場塩課司在華亭縣十五保宋置内分四團

下沙場塩課司在上海縣下沙鎮宋置明正統五年都御史朱與言奏分為三本場内分五團　二場塩課司在上海縣十九保内分三團　三場塩課司在上海縣十七保内分三團

清浦場塩課司在蘇州府嘉定縣八都明永樂六年設内分三團

天賜場塩課司在蘇州府崇明縣宋置有場不分團縣分逆使煎煮以其有沙海之險也凡各場竈戶有犯原設徙者率遷調於此云

元葉知本請減塩價疏　臣聞漢宣帝詔曰塩民之食而價咸貴衆庶重困其減天下塩價漢時塩價意不可詳臣以為必輕於唐也唐之塩價天寶至德間斗塩十錢是兩文錢一斤自禄山叛亂天下兵興肅宗命第五琦轉運江淮財賦始變塩法斗塩增作一百一十是二十二文一斤至德宗急于聚歛相盧杞用陳少游加賦于民斗塩增至三百七十為天下之民怨啓朱泚之亂階此則陳少游之罪也順宗初立即減塩價盖宋又減大貴不過五十文一斤宋之塩價比唐尤賤斤塩八文貴至四十七文而止唐宋用兵仰塩供給其價不得不貴今天下一統四海息兵無窮師轉餉之費萬邦貢賦俱入王府無用度不足之憂而為政者但思今日增塩額明日增塩價必欲困竭江南之民財斷喪國家之根本臣不知其用心何如也歸附之初塩價中統鈔十二貫一引該錢三十文一斤至元十五

平初定鹽額兩浙運司歲辦作二十二萬引當年辦至中統鈔二萬四十八百六十餘定至元二十四年桑哥作相浙省虛增鹽額作四十五萬引包辦以此趺闘朝廷驚求選使此時兩浙人民尚富減省到任肆其威虐止辦得三十四萬八千餘引得中統鈔一十一萬八百七十餘定次年家都省明見減省虛誕奏減一十萬引定作三十五萬引為額以鹽價言之自十二貫為始一次增作十五貫第二次增作二十五貫第三次增作一定則是歲辦三十五萬定矣唐時江淮鹽課四十萬緡代宗用劉晏善於經理初年二百萬緡至大曆年間歲得六百萬緡當時天下租賦歲入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半六百萬緡準今一萬二千定也除淮鹽一百萬引外臣只以浙鹽言之已收唐時三倍之利比德宗時一歲租賦已有九百萬定之多至此亦可止矣大德年間又增鹽額十萬引又增鹽價十五

貫至大四年又增鹽價十貫續又增二十五貫通作一百貫一引是官價二百五十文一斤也較之唐宋最重之價增多四倍民何以堪價既取二百五十文一斤官豪商賈乘時射利積塌待價又取五百文一斤市間居肆又徵三分之利故民持一貫之鈔得鹽一斤賤亦不下八百瀕海小民猶且食淡深山窮谷無鹽可知陛下聰聽明睿習覽古今天下臣民想望至治臣恐前日聚斂之臣所為害民之政陛下必能革除以結人心固邦本也皇慶二年恐又增兩浙鹽額十萬引差撥灶戶等及附場百里外之民煎熬亡身者有之延祐二年又增鹽價每引一定臣不意陛下以聖明之君而左右大臣循行此剝民之政也使臣遇德宗盧杞之時臣不敢言今陛下聖學高明儒不能如漢宣帝哀此臣所以惓惓有言臣願陛下痛減鹽價使天下之民皆無食淡之苦然後選任運官設撿校所限官

豪買引撥附場百里貴鹽另置局以便海邊小民均撥撤場柴蕩以優恤新撥灶丁如此處置皆不平允治條貫也願陛下注意行之勿為聚斂之臣所誤

正德三年沿海富家言水鄉蕩價內白塗銀無徵並剗民間已入黃冊科鈔分補不足每加縣糧耗米包補謂之白塗蕩價自是民戶歲代各場補納鹽課矣

隆慶三年丈田均糧富家將水鄉蕩戎詭為科糧民田以絕竈戶之告分或指為瀕海丁蕩以拒縣人之丈量俱該場書人受賄而除富家之額也

按林御史商人折支例額又傳言每引折與銀三錢似未詳也弘治元年令浙西鹽課折銀七錢者減為六錢又弘治二年令兩浙水鄉竈戶每引銀六錢嘉靖中中丞周用亦言松江分司每引折銀六錢一半解部一半

給商然則給商三錢而解部者僅三錢半一引也既取於商中復取于丁課言利亦已悉矣沈淮所以深病之歟

按萬曆季年猶有給商之課則成弘改給折色以足商人引額法尚在也天啟而後無所謂給商者商人納官取其稅如權關然迨執引買鹽與竈丁相市聊別於私販而已

嘉靖十四年兩浙每正鹽一引連包重二百五十斤原定四錢者減作三錢五分餘鹽通融二百斤為一引屬嘉興批驗所者引五錢

按引四百斤者正也自大引改為小引於是一引分為二引引二百斤矣迨餘鹽亦入引額而正引稍益斤數以優商故有連包索二百五十斤之例若兩淮有每引五百五十斤者正餘鹽俱入數又不同於兩浙也

陳志云鹽取精于日成形于火靈雨沙淡火陰沙濕不能成鹽價亦時踴

其産鹽之地，自買山至九團，謂之窮海，水不成鹽，鹻介亦鮮。自川沙至一團，水鹹可煮，亦有海錯，惟南滙沙嘴及四團九鑨。按濱海鹽場，每場畝許，用削刀平沙，如灰鋪日，搭水澆晒，晡後用板推夾成一長塊，以防夜雨，明晨翻開仍晒如前，漸成鹽花，當夏二日，秋冬四日，晒力方足，嚴冬西北風殊勝日晒也。倘將成而值久雨，則復無用矣。先此築土團如墨，名曰囊旁，鑿一井，以竹筒潛通之，俟沙力既足，乃取短木鋪稾底，首以稻草與灰，然後聚場沙置稾上，再覆以稻草與灰，挑水潑之，俾水由竹筒滲入井中，是曰滷。滷試鹵之法，以石蓮肉投入，浮者為真，其雜以水者，味薄不堪煮，石蓮亦沉矣。煮法，一竈四鑊，首鑊近火，末鑊近竈，以次遞熱，運至大鑊，最惜薪也。蒸過日而始成鹽，煎時鑊上撈起者曰撈鹽，白而乾潔，鹽之上者。每鹵二大鑊，俗呼一盤，得鹽可二百觔。大較鹽之盈縮，繫乎雨暘，貴賤視乎

新漲，近有內蕩，既皆成田，而海新復絕，況商紀頓負，各竈鹽鹻，為力勞而獲入少，若海之民始瘁矣。另有甃磚作塘，以沙鋪之，澆以滷鹵，晒于烈日中，一日可以成鹽，瑩如水晶，謂之晒鹽，價倍于常，惟盛夏有之，不能多得

常鎮備錄

武進縣志

鈔賦 宣德七年[注一] 欽賜禮部尚書胡濙原抄没孫昂入官田壹頃叁拾伍拾畝房屋壹所門面內房共貳百零捌間基地拾陸畝奉 聖旨房錢稅粮都不要你納户部隨給常字叁百叁拾柒號勘劄付文據將稅粮差役盡行蠲除 宣德八年[注二]巡撫侍郎周忱請立均徵加耗法大略謂蘇常諸府稅粮自洪永以來逋多 侍免大戶及巾靴游談之士例不納粮納無贈耗椎髻秉耒小民被迫累年拖擾不完據蘇州一府自宣德元年以來積欠米麥至柒百玖拾叁萬陸千玖百玖拾石松常等府莫不皆然今議諸府稅粮各連加耗并船脚使用等米壹總徵收撥運又將灘倉蘆蓆并作囤稻草取勘見數仍以加耗餘米留存賑濟或與人戶包納夏稅馬草農桑絲絹等項于是諸府錢粮始得清完 建濟農倉晋得蘇松常三府土壤雖饒民生甚困耕耘灌溉修築疏濬無有已時類皆乏食又其轉輸粮稅或罹風盜之患未免借貸貴豪倍孳酬息㨿奪益急兼并日盛以致農民棄其本業膏腴之壤漸至荒蕪地利削而國賦虧矣臣於宣德八年區畫設立水次倉厫連加耗船脚壹總徵收并先奏 准節省耗米陸拾萬石見在各處囤貯今欲於三府屬縣各設濟農倉壹所收貯前米遇後農民乏食或運粮遭風失盜俱於此給借賑濟賠納秋成各令抵斗還官免其倍息舉債以資兼并 立京俸就支法先是蘇松常三府歲運南京倉米壹百萬石以為北京武職之俸每石外加盤用耗米陸斗然前俸既可以南京支取獨不可於三府就取乎是歲減耗米陸拾萬石 正統二年復請立馬役看得洪武間北地被兵民銀買馬當站兵部議於江南人戶湊合民粮伍百石以上買上馬壹疋肆百石以上中馬貳疋叁百石以上下馬貳疋分撥北京等處當站走遞俟後土民復業僉發替回永樂初如今以三年更替為限時因民粮不敷又將大小人戶官粮編湊每疋馬有編貼肆伍拾家多至貳叁百家者路遠費繁有馬死或馬頭事故移文勾補者有鋪陳什物損壞借債置買回家追賠者有馬頭消乏告替里胥賣富差貧每壹馬事故壹夫被勾貼戶数家俱無寧息雖連年買補起解隨即棄馬逃還晋得各處馬驛所在有司俱有孳生馬疋可以選補驛馬各驛附近衛所旗軍可以選撥當站約計洪武間借編江南驛馬不過貳千餘疋若令照數撥替則占用在官軍馬不多可免江南数萬家徵歛勾擾之苦鋪陳什物損壞者坐派江南府縣置辦送驛應用如此則在官有走遞之實小民無追擾之患 正統六年復立買納馬草蘇常諸府歲供南京馬草泝江西上風濤阻惡最為患苦今令賫價就彼地方易草而納俱奏 旨行至今賴之 嘉靖七年宜興知縣丁謹疏請內開有爲武無江宜四縣前代稅額每畝征伍升叁合伍勺至正丁酉武進宜興先附 天朝無錫江陰附近蘇州尚為叛賊竊據天命征勦苦戰十年我軍乏食至丁未年權于武進宜興預借次年秋粮民田每畝伍升叁合伍勺併作壹年起科遂徵至壹斗柒合至戊申為洪武元年常州知府趙良貴以無錫江陰稅粮俱照舊額獨武進宜興撫臣失于申請併舊額及預借之數槩作實徵未曾分豁宣德間巡撫周忱獨憐二縣粮重奏乞金花銀陸萬肆千兩每兩折米肆石官布捌萬疋每疋折米壹石儘派二縣歲遠政更金花銀每兩折米貳石捌斗省出之數反包別用官布捌萬疋亦為松江嘉定二處分去叁萬疋二縣雖有銀布之名殊無銀布之利賦役之苦其來如此乞轉行巡撫衙門金花每兩照舊折徵官布為松江嘉定分

去皆照舊僾運分派仍將別歲派耗米比照江陰無錫減半科徵以補二縣虧額之數行勘間本府知府張大綸勘得無錫之糧得與江陰同宜興武進反不得與無錫比並係不平照舊留卒難攙改但取彼之餘包此之耗又善體文襄之意而權不及經也每畝得減耗米叁升伍合本縣共免米壹萬捌百石有奇永為例　嘉靖十六年知府應檟謹議常年會計奉戶部開坐稅糧馬草起存各衙門本折色數目到府派徵運原未立有法程故輕可那重重可那輕奸弊百出莫能查考本府錢糧有白細粳糯米次等白粳米有糙粳米有金花有白銀有官布田地每斗則有柒斗陸斗以下有伍斗肆斗以下有叁斗貳斗壹斗以下前周文襄公立法柒斗至肆斗則納金花官布輕齎折色貳斗壹斗則納白糧糙米重等本色因田則輕重而為損益法非不善也但法久弊生官司以情奉金花蠢富以利買金花書算以官田作民田輕則改重則巧於飛詭非一人一日所能查理貧寒小民吞聲認重則納本色雖欲告理而難于悉達皆勢則使然也其夏稅麥絲每年分各會計於秋糧田上徵辦近從民便比照湖州府均耗事例申蒙本院驗糧均攤通算所屬各縣秋糧夏麥實在之數隨糧合用耗腳併作一次會計共該本色米若干折色銀若干其白細糯粳次等白粳糙糧頭緒雖多然准米科數皆謂之本色其金花白銀官布名色雖異然計銀扣派均謂之折色撮煩就簡分為二項每糧壹石驗派本色米若干折色銀若干救弊之法可謂要矣又各屬田有多寡則有輕重欲將合用耗腳將本府所屬官民田地山灘塘蕩等項除魏國公徐義庄并衛成淵墾田地止徵原額米麥俱免加耗外其各屬官民田地若干原額米麥各若干合用不等腳耗若干各隨多寡加減分為官民二則官民山

灘塘蕩淹圩埂正耗另為一則若正米數多而耗米通減若正米數少而耗米通加如某縣官田地若干正米若干小麥若干耗米若干不論則數每畝均科平米若干民田地若干正米若干小麥若干耗米若干不論則數每畝均科平米若干官民山灘塘蕩等項若干正米若干耗米若干不論則數每畝均科平米若干通融損益裁幾官府易徵小民易曉非惟可革里注三書增減那詭之弊重則之田亦樂買賣無不售之産積荒之田亦樂種野無不耕之土計畝均輸稅各歸田尤為均平里甲無包賠之苦官民兩便然起存稅糧各縣不等查照先今酌量處分均攤其兌軍北運白糙糧米派與武無江宜四縣如南運白糙米若各衛倉糧儘派清江一縣其餘各衙門本折絲綿草鹽鈔義役馬役均派闔屬五縣官布折價較諸金花彼此相若仍依舊規分派武進宜興二縣如此庶原額不失均攤有定均則無獨累之苦簡則小民無欺蔽之私矣　隆慶二年鄉民比例均攤科將官民田壹萬肆千貳百玖拾壹頃壹畝壹分叁釐每畝均科平米貳斗壹升伍合壹勺伍抄捌撮壹圭柒粟陸顆叁粒民山蕩如故自是官田之則遂廢而民田每畝為賠米貳升壹合叁勺矣注四　先是嘉靖三十二年無錫知縣王其勤大田覺併官民田地均為三則吾邑亦遂做而行之不知官田者抄沒入官　朝廷之田也民間止是佃種未嘗納價其每年上納止係官租原非稅糧凡為民間平田佃種者卒完租米壹石官田重至七斗其高低民田佃種者卒完租七八斗官田輕至四斗其視佃民田者已屬輕額矣故當時奸頑之民敢於拖賴錢糧者多佃官田良民不願也說者不察曰租為糧遂病其重一槩均于民田令其賠賦將　朝廷入官之田無價而白與頑民將原額所納之租無辜而重害平民非理非法殊為

可恠即當時籍口不過爲則多四人易爲奸然當足循止官民二則近爲
平沙高低或三則或六則失三則六則不若其爲奸二則反若之乎即欲
均粮當存其額呵也籍有如胡忠安者起　朝廷欲賜之田四將何所取
大都精于戥穀先無如周文襄後無如應郡侯苟于民便于法宜二公當
先爲之豈止令官田自爲則民田自爲一則也　萬曆十年奉　旨通縣
丈量　舊制丈量之法有魚鱗圖每縣以四境爲界鄉都如之田地以坵
相挨如魚鱗之相比或官或民或高或圩或肥或瘠或山或蕩逐圖細註
而業主之姓名隨之年月賣買則年有開註人雖變遷不一田則一定不
移是之謂以田爲母以人爲子子依乎母而的的可據縱欲詭寄埋沒而
不可得也此魚鱗圖之制然也自此制一廢以田隨戶以戶領田戶既可
以那移而田即因之變亂毋依乎子變動不拘官民肥瘠高圩山蕩存於
籍者特其槩爾名是而實非於是畝斛角折之虛粮不可勝計而縣總操
欺隱灑派之權是年丈量嘗造魚鱗圖開之每畝實費數金推求繕寫不
啻再三總而藏之在官未數年來胥吏惡之毀棄殆盡有抱而鬻之市人
之用楮者自後飛詭復出莫可端倪即如萬曆三十一年鄉民金某自爲
總書一旦欺隱田六百餘畝灑派衆戶已則隱食其賦而令一縣窮民代
之税後同事者訟其奸竟爲一二縉紳所護捉即一以推其餘奸亦何可
窮詰也且其時畏法者尺土不遺奸頑者違阡多漏欲求其叢必如縣令
馬君汝璋開濬法乎其法以一百八十丈爲一里每里總該田五百四十
畝内再遂一分丈塘溝若干圩埂若干基墳若干河街若干以其細數合
其總數然後總累縣若千里而合算之是或一道也聞近日江陰丈田邑
侯郝君敬用此法而加察諸奸畏氣惜從未畢而郝以左遷罷今日足國

裕民之大計無如清税法清税法無如窮總書總書之窟穴非一日智計
非一人影射片時推掩歲月然而不難察也第得一嚴明之令如隆慶間
上虞謝公而奸窮矣而又嚴立魚鱗圖之制專責典守于戶房者爲令甲
有如損一畝者坐不赦爬搜剔抉其庶幾乎竊嘗謂令武進者能窮戶籍
胥吏之奸而爲民造福不淺•矣　唐荆川先生荅施武陵書曰方田一
法不難於量田而最難於覈田蓋田有肥瘠難以一槩論畝須於未丈量
之前先覈一縣之田定爲三等必得其實然後丈量乃可用折算法定畝
如周禮一易之田家百畝再易家二百畝三易家三百畝此爲定畝起賦
之準亦嘗觀　國初折畝定税之法腴鄉田必窄瘠鄉田必寬亦甚得古
意今茲不先核田便付丈量則腴鄉之重則必減瘠鄉之輕則必加非均
平之道也量田之難全在乎此至於丈量法其簡易者具之九章算法中
須兄自明此意乃可若付之下人爲之不無弊也　萬曆十一年改科田
據經賦冊開靖江縣縣治濱江其田土多係漲沙積成故稱曰沙然而
坍漲不一坍則宜豁其粮漲則宜加之賦以故舊例每五年清丈一次除
以漲抵坍外不足則以槩縣粮額攤補有餘則亦槩縣攤減惟求不失原
額而已倘告坍非其時者有司不得與理告陞科者暫以其米貯本縣濟
農倉備賑務報循環以便稽查仍伺應丈之年方許收冊算派若頻數則
亂賦法徒滋奸人欺弊非其宜也今後傍邑有告坍者宜照靖江縣例行
仍必責令告坍之人查有新漲田土方許代豁　是年去大量僅一歲耳
而紛紛告改科何耶聞當時科之高低以田主之强弱爲低昂故往往沙
得平而平反入于高下之則其後歷年告改抑或由此大率告陞告改多
出于西北沿江諸民雖沙積散不常歲月轉陞靡定而人情巧詐亦叵測

萬曆三十年奸民中言利之旨中官下勘勢張甚地方洶洶賴當事者委曲調停得以無患今黃山腳諸處日漸漲成田民爭利之鎮江志云王端毅公撫江南議以各處臨湖濱江東冊西漲田地名曰新增實非舊額將此等錢糧不入黃冊另為白冊以補小民之包賠意可師也　唐鶴徵曰予嘗總計吾邑之賦當洪武初起田課米伍升後以漸增至乎十年墾田玖千叁百餘頃冬夏賦以拾肆萬有奇宣成間墾田壹萬伍千餘頃冬夏賦以貳拾叁萬石有奇幾一百二十年增三之一然墾田幾倍之賦似增而實減也萬曆年來合田地山溏蕩等項止壹萬柒千餘頃冬夏賦額遂至叁拾壹萬伍百石有奇亦百二十年人增三之一矣然田增至貳千頃以增校舊賦幾倍也何前增之寡而後增之多乎語云滄海不能實漏卮矧非滄海乎截長補短方肆百捌拾餘里山陵湖蕩幾半之烏足以供且

利之所在蠹之所叢苟非極察之吏爬梭剔抉則上取其一而下費其十奈何望其不涸不竭也其最繁於輸者惟本色以軍運者曰軍儲幾二石而致一石以民運者曰白糧內官供用光祿及　涇景福三府之入是也幾五石而致一石運至南京衛倉者則以一石五斗而致一石遍其最省者也折色則以銀金花官布漕折輕齎馬草農桑鹽鈔硃漆茶蠟箕笋牲口料價段疋胖襖馬役及光祿便糯之折府部南北公侯祿俸之折鳳陽壽亳淮揚鎮江諸倉之折至南京之山川壇祠祭署供用庫酒醋局光祿寺之蜂蜜砂糖皆有折焉蓋不勝其瑣細也嘉靖初賦額既懸會計無定蓋自畝七斗六升以至二斗一升不下十有餘則周文襄公忱乃權以本折之難易以求其平至歐陽撫公鐸始以本府應公檟議衰多益寡通融為一惟官田民田不容紊易各為一則而已正耗本折以時會計雖在輕

額者不無苦於損增然賦有定額會有定時吏胥不得低昂貪暴不得橫徵矣故吾常之民無問知愚至今頌烈焉然清賦額猶易清田額更難蓋有有田而無賦者有有賦而無田者其原起於富家之宕子急於售產不暇推收久之而推者無所歸里胥之奸執巧於飛灑久之而納者不知其自下困貧民上虧國賦延至萬曆初年勢窮當變江陵奉　旨遍宇內而丈焉初意止期均賦不期增額也奉行太過患求增以為功然圖桑開墾為日已久從實步之未有不增者始虞其無增則嚴刑峻法山塲溝蕩悉丈焉因增額過當及至歸戶則上行其私下忘其弊所增之額全不在官矣故畏法者取盈虛丈仍有賦而無田巧法者陰縮增額終有田而無賦於今二十年來積弊日增大抵西北之田視之雖平沙瘠難肥別其高者東南之田視之雖下土饒易冀別其平者山陵時墾咫尺荒斷未足浚壞

邊灘劃築一成苗畜終有可期尤當少為斟量焉耳具錄起存款項備查

秋糧本色起運兌軍價運糙正米內官監白熟細正米白熟粳正米供用庫白熟粳正米光祿寺白熟粳正米白熟糯正米景府涇府養贍祿白粳正米府部等衙門糙正米犧牲所糯稻穀准糙正米南京各衛倉糙正米　秋糧本色存留存恤孤老口糧米　秋糧折色起運京庫米折金花銀闊白棉布折色布銀府部等衙門米折銀宗人府米折銀公侯祿米折銀甲丁二庫硃漆料銀供用庫本色蠟茶銀折色黃蠟銀光祿寺菓笋料銀工部四司織造料銀箭枝料銀磚料銀歲造段疋銀南公侯駙馬伯府部等衙門俸米折銀祿米折銀南光祿寺蜜糖料銀柴薪腳價銀南戶部茶課銀馬役銀揚州府倉米折銀鎮江衛淺船料銀江北河工米折銀輕齎銀過江水腳銀蘆席銀　夏稅折色起運京庫麥折金花銀農桑絲折

絹銀、戶口食塩鈔價銀、公侯麥折銀、南山川壇籍田祠祭署正麥折銀、揚州府倉、淮安府倉、鳳陽府倉、壽州倉、亳州倉、鎮江府倉各麥折銀、 馬草折色起運京庫草折銀、南供用庫酒醋麵局草折銀、南戶部定場草折銀、鎮江府草折銀、 衙門歲用起運修河米折銀、甲丁二庫硃漆鋪墊銀、官布鋪墊銀、山川壇耗麥折銀、白糧車脚銀、貼役解扛銀、 衙門歲用存留府縣官吏兩學師生吏折俸銀、練兵并新增兵餉銀、蘆灘課粒銀、 另解進私銀米、 以上推充軍輕賚水脚蘆蓆篙單運餘俱民運

里徭 國朝[注五]役法以編民壹拾壹戶為一甲、每甲推擇丁田多者一人為長、是為田甲、：須中產拾戶為甲首、其丁產不任役者帶管甲後、是為畸零、十甲為一里、每年輪一田甲應役、謂之里長、管攝十甲、催辦錢糧、勾攝公務、以里而派者、謂之里甲、以田而派者、謂之均徭、其初差有銀力、重輕煩簡不等、民甚苦之、弘正以前不可考、 正德間、本府同知馬 議將通縣田地均分十段、別造十段文冊、每年編審一段、初甚便之、而後造冊之時、富民巧為規避、人戶消長、參錯多有、產去差存者、訟牒紛紜、官亦病遏、 嘉靖元年、巡撫羅 議將里甲均徭俱行三則編審、以家貲富厚及丁田居上者為上。戶、丁田數少、家道頗可者為中戶、丁田消乏者為下戶、某項徭役重大、合派上三則人戶、某項徭輕省、合派中下人戶、一戶或編一差及數差、或數戶朋一差、務期酌量貧富、定擬差役、輕重適均 嘉靖十四年、知縣馬汝彰據里書開報輪當人戶丁田數目到縣、對数撒黃二冊、多有奸民賄通里書、以田地那前移後、花分詭寄、潛避差徭、今議將縣縣官田壹千叁百玖拾陸頃陸拾貳畝柒分、每伍畝折民田壹畝、共折民田貳百伍拾玖頃叁拾叁畝伍分、實在民田壹萬貳千玖百伍拾捌頃捌拾壹畝肆分、山蕩柒百伍拾肆頃柒拾捌畝、每拾畝折民田壹畝、共折民田柒拾伍頃肆拾柒畝捌分、人丁拾貳萬肆千叁百玖拾捌丁、每丁折民田壹畝、共折民田壹千貳百肆拾叁頃九拾捌畝、四項共折民田壹萬肆千伍百伍拾柒頃伍拾玖畝柒分有奇、內除帶壹年貳年審過外、民田壹萬壹千陸百肆拾陸頃柒畝柒分玖釐貳毫畫為捌年、每年輪民田壹千叁百叁拾叁頃柒拾伍畝玖分柒釐肆毫伍絲、攢造文冊、刻立石碑、每年以一段編僉、此所謂十段冊也、 嘉靖十六年、知府應檟議立里甲均徭議曰、力併則易疲、事分則易辦、里甲均徭分為二事、凡以便民也、奈何本府田根每歲推收、奸徒得以計避甲家 本院議准通縣筭編、則其事分其力愈省矣、但里徭有異、而丁根無二、若仍二次編審、亦不免於煩擾、今將各項合用數目總會而併徵之、仍查照舊額各以類分、法雖簡而實不廢也、其見年里甲每里出夫一名、專一投遞及不時做工而已、官吏人等俱不得免、 嘉靖二十一年、巡撫都御史夏邦謨劄付、均徭舊規十年一編、本有一勞九逸之宜、緣何建議更改、即今一年一編、似有數輕易舉之便、緣何民不樂從、二者之間、要見何者便民、何為病民、何者經久可通、何為窒礙難行、不許泛為兩可、及避嫌遷就、以貽民患、其以前役過自第六甲至十甲人戶、若與以後未役第一甲至第五甲人戶、一槩以十年輪編則役過者似有偏累之難、而未役者不無輕省之倖、務須裒益得宜、酌處停當、俾人心允服、而經久可行、巡按舒汀條開均徭之害、舊規十年一編得九年安息、近用縣總通編之法、間其輪年均徭之後、亦所不免、遂有大均徭小均徭之說、弊端甚多、催徵不息、是否前弊、應否復舊、合行勘擬、知縣徐良傅議得均徭一款、十年一編、出銀雖多、而百姓有九年之安、一年

一編出銀雖少、而百姓無息肩之期、況田野細民役櫃銀兩、或假手於見年之里長、或包納於積年之歇家、多收少報、美入惡出、其弊滋甚、不若先年十段册、將縣縣丁田分作十段、多寡之數大畧相等、一年一段、較若畫一、可以革舊時那移之弊、可以免近年賠貱之患、官民兩便、經久可行也、舊時均徭之弊、那移出甲、十甲之內不着一差、十段册之法正為革此弊而設、何也、人户之消長不齊、田地則一定不易、故十段册專以田地為主、不以人户推收為主、如一縣有田十萬頃、分作十段、則每年該得一段、為田一萬頃、官司惟據此一萬頃之田點差、中間人户推收縱有不齊、而田地固自若、官司亦不必復問之矣、出甲之計將安所施、故曰可以革舊時那移之弊 又此法一定、百姓皆得豫為之所、商賈之貿遷、工匠之執技、閭民之轉移、執事者亦將歸而計九年之贏、為一年之役、既役之後、又將熙、而樂東西南北無不可者、鼛鼓之召不復驚、里胥之席不復設、故曰可以免近年賠貱之患、有此二便、至於秋糧帶徵、則又有可議者、夫有田則有租、稅糧是也、有身則有庸、徭役是也、徭役而盡為銀差也、雖併入稅銀可也、一年徭役銀力若干、而力差又有重有輕、如斗級庫子之類、倉庫出納動經數年、非有司臨時遴取殷實良善之家、而一槩付之無心之會計、萬一亡賴之徒肆為侵盜、此其當議者一也、常年會計在秋冬之交、而征役百需則自入春正月朔日以來、即無一事一人可闕、勢必預為一年之計而後可、此其當議者二也、稅糧自功臣田土之外無弗上納、而徭役則有全免者、有免其半者、有免其十之二三者、分更分爲會計、將益難矣、此其當議者三也、終不若十段册之為簡便周盡也、本縣上自大夫、下至閭閻小民、翕然以復十段册為善、及據無錫江陰宜興靖江縣申各相同

呈府轉詳巡按周 批據議委曲詳盡者實舉行 邑人瑞滲書愼之與蘇州守王儀書曰、執事所病於均徭舊法之不可行者、其說大縣有五、大户之詭寄也、奸猾之那移也、花分也、賄買也、官户之濫免也、大户之詭寄起於官户之濫免、則此二弊者其實一弊也、夫濫免詭寄之弊、謂某官例得免田千畝、而自有田萬畝、或自無田而受詭寄田萬畝、則散萬畝於十甲、而歲免千畝、實則萬畝皆不當差也、其說是矣、然雖其以萬畝而散之各甲、以歲歲倖免千畝者、必非各甲皆是本官真名與皆注本官者也、必將田甲詭為之名也、使其田甲皆是本官真名而不詭為之名、則一人而十甲、其為奸固易破矣、若必是一甲為真名、而諸甲詭為之名、遇其真名與注官之甲則免、其非真名與注官之甲不得免、即十年亦止免一年耳、安得歲歲倖免也、不然、均徭册外別置一册、注每歲所當蠲免之數、如某官例免田千畝、而一甲內已免過田七八百畝、縱或二甲三甲有田、許權足例免之數、外則從、如此則雖甲甲免、歲歲免、亦止得一甲一歲該免之數、又安得以千畝影免萬畝也、此法在一覆察吏執之、雖真是官户之田、亦不得覬覦外濫免、況詭寄乎、至于移甲之弊、則執事所謂只據黃册或十段册足以革矣、而又病於黃册與十段册之不可據者、則固以為與每歲推收之法相戾也、夫每歲推收宜於賦、不宜於役、十年定册宜於役、不宜於賦、役主户、賦主田、賦則隨田流轉、役則依户擬法、是以賦法則既準之每歲旋造之徵册、所以便民之輸、役法則宜準之十年併造之黃册、所以便民之點差、即此兩法本不相館、而執事又疑於據定册編差、或有田既賣而差仍累者、則編差之際、其人必自言於官曰、吾田已賣之某人、而某人宜頂吾差、于是官為之按其實、而以某人頂某人差、如此則是

以虛名編差者故責主以實力頂差者新買主也故責主以虛名編差可以無亂乎定差之籍新買主以實力頂差可以無累乎鬻田之人且夫役法上下其户以差其甲之錢聚則稍重而散則稍輕花分則可花分子户以移稍重而就稍輕其實不得花分兒名以移絕有而就絕無也且十年輪編不能禁人之花分而一年一編又安能使人必不花分則在嚴之於攢籍之始而非所以較於編差之際也賄買一說曩時輪歲編差則豪民以賄避力差而請銀差今時歲歲編差則豪民以賄避差頭而請貼户曩時輪歲編差則户胥之家一年而集一甲豪民之金今時歲歲編差則户胥之家一年而集一縣豪民之金大抵論詭寄賄買兩弊則繫乎令長之強察與否不繫乎輪年與不輪年也論花分移甲兩弊則繫乎冊籍之精核與否不繫乎輪年與不輪年也法無全利亦無全害以輪年一編為全害乎而可使小民一歲忍苦出錢九歲晏然坐食以一年一編為全利乎縱可以盡革詭寄賄買花分移甲之弊而不能不使窮僻小民歲歲裹糧集錢奔走城郭此其利病亦自相準古有之利不百不變法先時有司激於官户豪家之暗損小民然卻不就舊法中調停衰益而驟變之以收一切之效以為此足以裁損官户豪民而已不知小民亦竟受其病今之嚚口譊譊喧然稱不便者未必盡出於官户豪民而往往多出於窮僻困阨之小民矣請試言小民之所最不便者大槩亦有數說且如一邑丁田以十分為率往時一歲編審一分其為數則狹令長耳目差易備持籌而算之差易辦縱有弊焉而差易以察今一歲盡審十分則其為數頓闊於往時十倍令長一人耳目籌算所缺漏處必益多耳目籌算缺漏益多則户書里胥之權益以重奸民益得以輸金於權之所重以為規避小民無全

可輸則歲受苦役益無所訴而長令則益不能覺察若此者非曩之長令多精彊而後之長令多闒茸也其繁簡闊狹之勢寔然而執事乃謂輪年則胥猾多得售奸不輪年則胥猾多不得售奸豈別有說耶不然何其與吾所聞異耶又如一力差約銀拾兩為率往時十年一編正户約銀伍兩貼户約銀伍兩則貼户伍而足矣人數既寡故其衰而斂之也不難今一年一編則曩率出銀壹兩者今減而出十分兩之一曩用貼户五者今必增而用貼户之為五者十人數既廣其勢必散有差頭終歲物色尚不能徧識貼户之門者何況能盡斂其錢是以往時所病正户饕餮貼户今時所病貼户耗損正户小民不幸被點正户則破家矣若此者非曩時之正户皆彊梁而今之正户皆懦弱也其聚散零總之勢亦必至此而不足怪又如銀差曩之法歲總納銀壹兩則今之法歲零納銀壹錢納多者其倍稱之數必重納壹兩縱倍之叁兩而奇足以納矣納壹錢非倍之肆錢伍錢或至捌玖錢不足以納也此其總納則費固輕而零納則費固重也不獨如是而已以壹兩總納之一年則是為壹兩之銀一遍赴官守候交納一遍往來盤費設或交納不時公人一遍下鄉需索而已今以壹兩而散納之十年則是為一錢之銀亦一遍赴官守候交納一遍往來盤費設或交納不時公人亦一遍下鄉需索是今日壹錢之累並不減於壹兩而曩日一年之累乃浸淫於十年其為便耶其為不便耶其最不便者其為坊郭之豪民耶其為窮僻之細民耶此其為病不可枚舉恐不特如執事所謂似涉驕傲而已也則今法之當變理在不疑秋糧帶徵之說既格於優除之無定數而不可行矣惟用十段冊法則可以革詭寄移甲諸弊而無一歲一役之擾然執事因黃冊之不可行而疑於十段冊之不可行者

則亦有說夫黃冊之不可行者黃冊之法敝也黃冊之法敝而邑之丁與田大半不登焉故十段冊者爲之括其欺隱以補黃冊之不及以均平力征而已使黃冊果無弊乎則逕用黃冊編差可也使黃冊不能無弊乎則爲之十段冊以補黃冊之不及而編差焉可也因黃冊之不可行而併疑於十段冊之不可行則過也抑事又謂常州賦稍輕蘇州賦稍重則其法不可畫一故常州自宜從舊法蘇州自宜從新法夫賦自重輕而人情之好逸厭煩好省厭費則胡人度之越人固有不甚相遠執事其試察之竊恐蘇之民之情不甚遠乎常之民之情而法之可行於常者未必不可行於蘇也注六　嘉靖四十三年巡撫陳瑞查得庫役專司看守非供應役也邇來有司以庫子爲鋪户有花段卓帏之煩有收支賠貱之苦他如公堂拜見紙筆下程各衙油炭椅卓日用果菜之類無不取給焉是以千金之家費八九百不能當一年之役累六七載不能了一年之差至于河下斗級供應亦令庫役預借支給是以一縣重差取足于三四人之身爲民父毋何忍暱使其子至此也今後各府州縣掌印官庫子止令看守庫藏不許仍前濫派及接受拜見公堂之費果事有不得已者動支官錢禮有不可廢者申明工司與其厚取于民孰若公出于官與其斂怨于下孰若分謗于上違者重論究不貸嗣後并禁祗應　隆慶二年巡撫林潤劄開徭里雖係兩途丁田實出一頭故民間疾苦所係惟均擬嘉靖十七年書冊出入有稽未嘗不善奈何法久弊生或用坐派之煩仍編立空役或因原議之太俠私自加增或經一事之申允輒爲舊規或以衙門之浩繁另立名色查鹽之所不及書冊至不相蒙又如朝覲賓興等銀三年帶徵以供一年之用導河夫備等銀節年常徵以應不時之需與凡一切不急之費

經收利其可緩而任意侵欺官吏交代不常而漫無稽考及臨期不敷非提編下甲則另派百姓矣仰將里甲一應公費參酌地方繁簡斟酌的確議報等因隨該本府知府許嶽議得各屬里甲如慶賀表箋祭祀鄉飲之類詳備無議外惟科貢考校公費供應修理城垣衙門新官到任器物使客禮儀備用等項不敷幸有另派總甲里長夫役等銀數千互相濟用近蒙裁革蓋苦不足今議應因者因應革者革應增減者量行增減四縣與以均徭輪段丁田算派人每丁折田二畝山塘以十折田之一總計一年合用之銀原共銀八千四百三十七兩二錢零每年共增銀二千八百八十九兩三錢然實減總甲夫役等銀共六千二百六十餘兩矣編定銀數遇用申支三年帶徵科貢等銀按季解府候給永爲遵守　是年巡撫林潤又劄開均徭者必丁田齊一輕重得宜乃均也今查十段冊如丁田多而優免又少者則人户編銀即少丁田少而優免又多者則人户編銀即多以致規避成風多寡懸隔此銀差之不均也力差中如州縣總解户斗庫船頭等役所費十倍極重民壯巡攔等役費一二倍稍輕今以田力富饒之家反得輕役而瘠薄中人之產反得重差此力差之不均也甚者奸猾之輩輪甲將到而預跳別甲以規避投靠托勢力差既避并銀差得以槩免富者日強貧者日累何以均徭爲哉合無行府再取各縣十段丁田逐一查理衷多益寡務得其平除已應役外其未輪年分各候該年即有過割不得聽從規避一年止編一段即有別故不得擅提下甲應優免者照舊例填發不得徇勢豪增減應銀力者照田力編審不得任里役輕重寄庄人户不許市恩冒免本處官户毋得分門重疊上户不得討占銀差下户不得混編重役等因隨該本府知府許嶽議得本府所屬武無江宜

四縣丁田舊規一例十段輪流編當近該本府知府李幼滋查得力差賠貲煩重議從田起銀差納官頗便議從丁起其田不及二十五畝者亦編銀差每年輪當一段輪段人戶閑領官銀照從出力當差又查得向來優免太監小民苦累宜照近議題 奏事例優免十年止免一年一年止免本戶不得分外加增及各段各戶混免仍將免過丁田分註輪段之下以便稽查 隆慶四年巡撫朱大器行條編法先是江西諸郡行條編法人皆稱便至是兵憲蔡國熙廣詢而力行之其法先總纍州縣每年銀差若干其力差應出顧役銀若干其繁苦而應加增者明為加增共該銀若干次總一州縣實在丁田若干除優免外將一歲合用之數均派丁田併入秋糧徵辦應解者官自發解應顧者官自給值并里甲每田一畝大約共輸銀一分五厘有奇百姓不知有徭里之差矣至今永為例云 隆慶六

年巡撫張佳胤巡按李學詩議前項徭銀派入秋糧會計帶徵 唐鶴徵曰萬曆初兵道廣平蔡公做江右條編法將行之詢於鶴徵鶴徵笑曰差不便於士紳獨癃民則誠便已然以私計之毋廼自為士紳之日寡子孫為癃民之日久邪毋廼士紳之不便輕而子孫之長使重邪蔡公笑曰請從其久者重者蓋先是優免雖有制京朝官常得全免即以入粟拜光祿鴻臚者田至一二百頃率得免焉癃民一僉重役旦夕破家詭寄冒免之弊時方盛行余故云然條編者大畧與歲編同槩一縣之役計銀若干科一縣之田畝銀若干舉不分銀力率附正賦而徵之既徵銀入官官為之顧募應役者也一時民情翕然稱便既而有行之山東者齊魯之民羣起譁焉蓋條編主田為算而每丁折田二畝江南地土溼饒以田為富故賦役一出于田賦重而役輕以輕麗重且捐妄費安得不利齊魯土瘠而寡

產其富在末故賦主田而役主戶賦輕而役重以輕帶重田不足供妄費不困戶科都給事中光懋山東人也疏請罷條編法言江南諸郡金花徭則時有御史方巡按江南還司徒詰其故御史實不知故詭言曰以行條編故輒混金花于他項支銷戶部以為實然因覆奏 貢金花銀兩原不在蠲免之數依擬着另項查徵以後再不許拖欠致誤國用前累有 旨內外諸司凡事一遵 祖宗成憲不許妄行更改近來通不遵守好為生事擾民依擬再行申飭着各撫按督率各有司各將田粮差役里甲驛遞本等職業實心幹理如舊法有弊只宜補偏振廢通變宜民不許妄生意見條陳更葉反生弊端違者定以變亂成法論而既余鶴徵亦以使還謁司徒因請曰條編法甚善何部覆若斯之嚴也司徒曰金花且為淆奪何言善也余駭問故司徒曰御史言然余曰非也司徒曰有司事御史實知

之子未之知也余曰鄉曲事鶴徵實知之御史未之知也司徒曰何以徵之余曰條編法行以癸酉金花之負在癸酉後御史言是負在癸酉前鶴徵言是司徒入覈之果在癸酉前因曰子言良是然何以知之余曰蠲賦揔徵亦曰條編所稱善者以緩急之權操之有司云爾額賦既急金花者姑以武進論析徵八萬餘金金花居二即善逋有不輸其二者采有二即金花鮮矣烏得他支且先是額賦歲日貲繁未有紊亂胡增一均徭遽至淆奪也司徒曰子姑悉言之以貽我我將更覆之以謝其便法者余退為書大畧曰語云法無全利斯言非也條編之法其全利者采議者何其紛紛也余不知他省姑就江南言之不嘗截槩一縣之田而均之役乎銀力正貼之低昂有司耳目勢必不周奸胥猾吏上下其手是歲集一縣之賄賂于奸猾也甫徵正賦復課均徭是歲兩叢一縣之追比於有司而勤一

縣之力皆於百姓也、奚其可、不啻十分槩縣之田而役其一乎、然今中下之家、積十載、待一朝之需、不能也、以一年而併十年之額、不任也、即富有力者、既盡其田而編之、至數十差、又舉其重而責之至數十倍、其倖而免全者、吾見亦罕矣、至乎顧役則顧者與受顧者交相病也、貼役則貼者與受貼者交相病也、于是乎巧詐百出、以逃役抉責、交者則詭寄以幸免、不亦銀差顧通奸胥者、則為移甲、為花分、移甲則移未審編之戶、入既審編之甲、十年俱不役矣、花分則以千畝之家、下同于百畝、百畝之家、下同於數畝、避重而就輕矣、雖有神明之宰、安能為然犀之照哉、惟條編則以一縣之役、課一縣之田、責之輕者、咸編役之重者、加業昔之什百於一家、通融於一縣矣、有田者遵額輸銀、執役者於官領僦、昔之力差、悉為銀差矣、額則徭賦分科、徵則徭賦併比、昔之終歲比而不竟者、悉以十限畢事矣、

歲槩一縣而徵之、安能移甲、歲槩一縣而銀差、安事花分、奸猾何所操其權、鈍要無庸受其寄、無十年併役之累、無終歲再徵之苦、百畝之家、歲輸一金有奇、千畝之家、歲輸十金有奇、鼓腹而遊、高枕而卧矣、蓋併之賦額似乎稍加、問其徭役、則不免而免已、纍若百姓所祠廟而求而不得者、今坐而得之、有司所盜賊而禁而莫止者、悉過而不問、謂之全利、誰曰不然、安得以一孺之傷飽而廢嬰兒之乳食、一夫之偶覆而棄溺人之操舟也、書具一以奏司徒、一以移江南巡撫胡公、司徒遂更為覆曰、如有地方便於條編者、請從民便、報可、次年、余以使事過句曲、胡公出謁、起曰、江南條編可無變矣、

優免　按正統元年、詔定在京文武諸官除里甲正役外、一應均徭雜役全免、外官半之、正德十六年、巡撫都御史羅　案驗内開、今後隨朝文職内官内使俱如舊例全戶優免、其餘見在方面之家、各免丁十丁、知府免八丁、同知以下至知縣等官各三丁、八品至雜職省祭舉監生員吏典例各二丁、著為例、嘉靖八年二月、詔在京文武官員之家除里甲正役外其餘一應均徭雜派差役照依正統元年例行、如有詭寄田糧靠損小民者、聽撫按參奏治罪、嘉靖十年、禮部尚書汪　題准其有丁多而糧少者則以丁准糧、丁少而糧多者則以糧准丁、戶内丁糧不及額者、止免實在之數、俱以本戶自有丁糧照免、凡有分門遠族、毋一槩混冒、例載于後、二十二年、巡撫喻茂堅查照部劄、各該大小衙門凡遇審編徭役、悉遵先今原議優免之例、錦衣衛指揮免丁七、千戶免丁五、鎮撫百戶免丁三、内外文臣大小一如嘉靖十年例、二十四年間題准例載于後、萬曆十年部議清查冒濫、優如嘉靖二十四年例、其見任居憂聽用聽調聽降聽勘者照

數免、以禮致仕者免十之七、閑住者半、墨敗削職編戶除名者不許官故即行停免、任子者即照任子品級叙行、其退學生員及納銀儒官義官還授教官王府典膳至吏承加納官帶不願出仕者止優其身、十四年、河南道御史傳光宅題准照品免糧、照糧免田、每田壹畝准免叁升為率、人每丁准田貳畝、有丁免丁、不者以田准、有田免田、不者以丁准、例如左、　京官一品嘉靖十年、免糧二十石、人二十丁、二十四年、免糧三十石、人三十丁、今糧准田一千畝、丁如舊、　二品嘉靖十年、免糧拾八石、人十八丁、二十四年、糧二十四石、人二十四丁、今准田八百畝、丁如舊　三品嘉靖十年、免糧十六石、人十六丁、二十四年、免糧二十石、人二十丁、今准田六百七十畝、丁如舊、　四品嘉靖十年免糧十四石、人十四丁、二十四年、免糧十六石、人十六丁、今准田五百三十五畝、丁如舊　五品嘉靖十年、免糧

十二石人十二丁二十四年免粮十四石人十四丁令准田四百七十畝
丁如舊　六品嘉靖十年免粮十石人十丁二十四年免粮十二石人十
二丁令准田四百畝丁如舊　七品嘉靖十年免粮八石人八丁二十四
年免粮十石人十丁令准田三百三十五畝丁如舊　八品嘉靖十年免
粮六石人六丁二十四年免粮八石人八丁令准田二百七十畝丁如舊
九品嘉靖十年免粮四石人四丁二十四年免粮六石人六丁令准田
二百畝丁如舊　外官半減　教官舉監生員嘉靖十年各免粮二石人
二丁二十四年如十年例令准田四十畝丁如舊　雜職省祭承差知印
吏典嘉靖十年各免粮一石人一丁二十四年如十年例令准田二十畝
丁如舊致仕者免十之七丁田准前數　閑住者半丁田准前數
徵輸　嘉靖四十五年知縣謝師嚴立徵粮一條編法先是夏稅秋粮派

徵項欵繁雜設有縣總分派其間不無緩急縣總陰操其權與各粮長為
市以致侵欺賠敗不均之甚不惟粮長率至破家而積逋亦無由追償徵
輸之弊于斯極矣至是悉罰其弊盡革縣總之分派不問緩急總征在官
悉令貯庫時又立總由以嚴比較設直總以督里甲分收解以平苦樂均
官民以杜那移製賚徵冊以防隱漏皆前所未有吏胥無敢魁之權里甲
無逋負之竇粮長得以有其家身者皆自此始也其總由給當年總催里
長製徵青由而所載則一畝十甲丁田銀米之數如某甲丁田若干算共
該粮徭銀米若干分定限次每限應完若干註其定數已完若干未完若
干空其欵數時一開徵即將總催隨比遞註查對嚴追今法雖與謝司而
下之奉行則不及遠甚矣　唐鶴徵曰稅粮之中欵項甚繁除本色外有
金花義役殺草公侯俸祿本折布疋揚州淮安壽甚等州鹽鈔馬役等銀
以時加增則又有練兵有大工有貼役總之皆征於秋粮者也自隆慶以
前各以分數派之粮長總十分為率如金花居十分之幾各項各居十分
之幾則亦無論粮長收之多寡而各十分之幾以金花幾為各項法非不
善也然朝廷所需有緩急故有司起解有遲速其數浩繁有司不能一一
親為均派不免設縣總以司之于是縣總得以操其盈縮而遲速之矣粮
長之奸猾與之通者則可緩者常多而當急者常少甚而全不派其急者
有之其純實而不與之通者則當急者常多而可緩者常少甚而全不派
其緩者有之急者常多以至全不派其緩者則所收常不足充其所解於
是乎出己貲以補當解之欵當解之數完則有司之事畢矣孰能更為追
征以償之乎補之少者費産補之多者傾家是不與縣總相通之累也緩
者常多以至于全不派其急者則所收常不必辦其所解于是乎以官錢

為妄用之需妄用日久則侵欺之物盡矣何以抵補原數而完官乎侵之
少者餘産猶或可償侵之多者傾家則已無及是與縣總相通之累也然
欲侵欺錢粮之輩率非經營積貯之人其所妄用者非特衣飾飲食淫蕩
賭博靡所不為而已始而欲縣總之為奸也則為縣總所勒視其人之奸
愚為所勒之多寡二八分者有之三七分者有之中分者有之而輸納者
又因其所需之急不復望數之完也常以半銀抱利而易全串則是有侵
欺百金之名常不過五六十金之實既而有司之追攝也力不能盡完所
負則自不敢自對公庭令日勾稽者至附一二十金以完官明日勾稽者
至附二三十金以完官而別賂吏胥以緩其餘者又獨是焉而勾稽者且
計其所負尚多不敢以証之官也又多以所附為己利則是陸續所出者
或浮于百金之外而侵欺未完者常盈其百金之數此輩之喪身亡家誠

不足借國課亦何自而完也自上虞謝侯至始革縣總一例征之不問其孰為急孰為緩收之小民即貯之官庫雖奸猾者不得擅之以浪費有急則解不問其糧長之該出若干也緩則貯官庫以俟雖純實者不必傾貲以賠補始而糧長之收也有厫經一毫不得以小民既納之數為小民拖欠之數既而縣庫之貯也有庫收一毫不得以糧長既完之數為糧長未完之數江南十餘年來糧長之所以不至破家　國課之所以不至虧損者職此故也說者謂其病有三曰已征在官偶遇蠲免贓吏得以竊而有也一槩混征雖有蠲免小民不得以知其數也一時總征民力且有不堪也嗟夫是但槩其名而未覩其實也夫征收有厫經以防糧長所收之不盡報官也防縣官收之而不盡報于上司則令府縣各印一厫經俱給之糧長糧長一有所入即兩註之隨收隨註收完之日一以繳府一以繳縣則銀雖在縣致常在府收銀者不能抹數據數者不能取銀又何慮其入于贓吏也況江南監司故多直監如織浸匿在庫之銀或者非槩人於國門之外若不為也欲小民之悉知其數以蒙蠲免之惠乎則于青由之中細分其款某款該銀若干今蠲若干其款該銀若干今蠲若干人執一紙則人得一數何疑其昧于蠲免也以一時槩征虞民力之不堪乎夫有餘之家不待言矣不足之家其所需以辦糧差者不過待其田之所入其田既入則辦之而已雖稍遲之亦未必別有所入也苟欲寬之則宜以秋歲十一月完米新歲二三月完銀則上不悮有司解銀之期下不失小民賣米之候矣況江南未變法之先糧長亦何嘗不勒小民以銀米齊完乎惟先年為有司者但恃攔縫不為實事徵糧之初宜徵小民也惟比較糧長以索完是則小民畏而輸之糧長起解之時宜追糧長也惟比較總部

以速批迴則糧長奚為而輸之總部蓋惟知追糧長追總部之省力而不知為糧長為總部之煩難所以有報完之名多累賠之實況加以迎送侯答花段下程之妄費與供應有司飲食衣服之橫需故一編糧長無家不破謝侯又能立法嚴比使納戶不敢吏負升合錙已奉公而差用不及絲毫及今廷之雖時有補救皆其良法耳　萬曆五年巡撫宋儀望令行圖運於時武進知縣茹宗舜無錫知縣周邦傑皆久於其事悉知其不可力止不行惟宜興知縣丁懋建新任求知於上始立圖運法本縣三百六十里：為圖：當其人戶田多殷實者為十甲：輪為十年糧長以三百六十人代三十二人之役以十年紓五年之勞致糧遞相交納官戶運自縣頭而又每甌加編貼役銀一釐有奇以帖通縣煩役有差則運輕於衆力均於分交納不得愆期勢家不得逋負小民無攀累之虞糧長無傾家之累法莫善於此矣獨寄莊無籍圖戶無人點解者止論區額不論丁田多寡稍有偏重而上革貼役運稍稱煩　唐鶴徵曰每年當編奸民輒以畱運法紛：告擾余止之者屢矣或問曰以圖易區人之多寡不等以十年易五年力之勞逸不等易為圖運之不可行也余曰五年一編審子其謂上戶尚有役之所不及者乎抑已盡上戶而槩及中戶間及下戶矣乎或又曰焉有上戶而役不及者實已盡中戶而且波及下戶矣余曰據宜興之言謂歲以三百六十人代三十二人之役審然則以圖易區其所役之人已十倍于昔以五年易十年其所役之人不二十倍于昔乎夫以一番編審已盡上戶而及中下戶矣今且欲二十倍其人不盡藉下戶以充之一時上中戶將從天降將從地出邪或又曰運輕于衆力均于分雖以中下戶充之可也余曰是誠昧之昧矣謂之運輕于衆則明知運者之衆矣

運者之衆安能悉得其力之勝任者以中户任觧即分輕而亦重矣今有百鈞于此以烏獲一人舉之而有餘令衆懦與之而不足乃均烏獲于九懦之中而人令舉十鈞焉謂之均可乎雖三尺孺子知其不可者是人非不衆也本懦則人雖衆派分雖輕亦不能舉矣或又曰富區富甲或一甲而幾觧業當糧長之實貧區貧甲止于催糧不失下户之常何至令烏獲與懦夫均力也夫曰當區富甲一甲而幾觧業當糧長之實信矣然編審時之上户可當糧長之實者供伍年而不足乃圖運時可當糧長之實者供十年而不乏雖以儀擣駕說鬼燃漲空欲掩借中户以代上户五年之勞不可得矣若貧區貧甲止于催糧則何縣何州不責經催而獨于圖運乎或又曰糧長之害不過勢家逋負民運重累今官户自運貼役過饒即害亦輕獨小民畏糧長如猛虎甘為魚肉無有已時至無安食之家余曰

夫言糧長之害即害亦輕既已明知糧長之利矣言小民之畏糧長如猛虎甘為魚肉不知自攀報之時言乎抑自徵收之時言乎自攀報之時言則必其索詐所費不及充役之費而後任受索詐求免充役耳此擇禍莫若輕之說也苟索詐之費甚于充役人胡不任役而甘于索詐也且索詐所及亦必在可充可擇之間萬無及于襤縷襏襫之理編審之用人少則此輩猶可以賄求免若圖運之用人二十倍于編審此輩之必不倖免可知矣以前擇禍之道揆之其得失何如也且既行圖運則十年審圖其求免亦何異五年之編審謂其獨無索詐可乎自徵收之時言則糧長之抑勒加耗誠苦小民曾謂里甲獨能視納户如子乎其以錢糧之名挾里長之重抑勒需求數倍于糧長恐未已也或又曰圖運行則交納不得愆期勢家不得逋負余曰此尤不情之甚矣夫圖長何力能壓勢家使不逋負

且謂之勢家必官户也子不言乎官户既已自運矣則圖長所壓之而使不敢逋負者何等勢家也交納不得愆期則在有司之追比嚴與不嚴耳其在圖長糧長乎據余所見除前諸害其不可者尚有五焉中人之家倖有水火疾病盜賊訟訐奄然替矣五年一編猶有始任而卒不任者矧以十年則其消長奚啻天懸寧復任役其不可一也圖運必十甲輪運十甲之長焉得等富等貧間有富者其收九甲直其家所輸之奇零餘羨耳貧者輸收耗羨稍有不足其何以堪況一鄉獨富必多土豪其餘里甲豈不敢望蓋其僕隸強弱相凌何所不至其不可二也豪者屢禁里甲之圖收猶恐不能盡禁今恃令之主收其有侵欺花費誰得而禁之官一追比貧者有逃而已即令捕獲豈能以其齏粉充我國課勢不免復責之九甲矣其不可三也編審總部則其所觧必多多則人轄一舟總部為政而舟

人聽命其避風波而急完納理所必然圖運則其所觧必少少則衆共一舟舟人為政而圖長聽命其任風波而不恤利俄延以侵盜事且疊見矣故十年以來獨宜興守涷者三他縣總部二未之有也每一守涷則舉縣加銀三四千兩孰非民膏而若此橫費哉其不可四也上户素習于運猶易集事中户乍任其役則逐路之風波歇家之播弄內監之脅詐籲天無地欲不破家不可得已其不可五也或又曰然則何宜興之曹言其利也余曰是何難見哉言而能達達而能諱必富有力者也富者利于以五年之中户代其十年再役之勞安得不稱便宜興船户皆有定額率有力者之舟不亦有力者之所挂名者也一年之運獲數百金其尤貪橫者運户不敢附其舟則以有司之勢迫之甚而已附他舟中途猶飛檄迫歸其舟非以獲利之重奚為而然也又甚而貧甲運户不能自行船户因而包攬

頃家貼之遂有踈失仍累運户幸而完解則執批需索至有鬻子女償之而不足者船户之横如此有力者安得不稱便也大都富有力者之言易聞貧甲受苦之言難達余具為難達者達其情不敢復顧富有力者之紛紛已　宜興秦侯清賦碑曰始者粮長之難〻在上等之民邑侯某審察其弊變而為甲運甲運者以三百六十人代三十二人之役率十人而一役十年循環中有八年之間徭輕于衆力均于分時則有輸將而無廢著以故人〻稱甲運便法久弊滋富者能撿富以為貧〻者以不能撿貧而埒富貧〻富急貧不堪命矣此其難〻在中下等之民上人以為難下民不若難上民于是又稱粮長便秦侯至而維本末慮久遠擇便宜攗蠹弊迺作而嘆曰粮長豈能善甲運哉顧弊有所從來矣總宜興田萬有千頃而異郡國莊去十之三係著縣頭率有户而無籍世家巨室去十之二蒙其

祖户率有田而無人齊民以十五而勝全邑之徭奈何能均十五之中上户詭為中户中户詭為下户甚者上户竟等下户而下户更過之以貧民而代富民之役奈何能均總縣之凡貧鄉咼富不若富鄉之貧者第論區派運是以貧鄉而等富鄉之徭奈何能均故避運莫巧于囤莊巨室掩富莫甚于詭計花分均徭莫善于限田于是令民自歸田不罪〻其不歸田而民告訐者不旬月而民如令寄莊者令著籍世家者令著户其睫者以填運縉紳掌士大夫免各有差有羡者以填運以貲出身從富民之例富鄉應役即人户而與熟觧同科貧鄉不應役即甲首但以催粮充役有成法矣廼總一縣之籍與其賦年而稟之輕重而等之先後而次之命曰虎頭鼠尾著為令甲而豪有力者羣起而撓寄莊者曰頼貼役侯曰籍不著將惟正之無供何役之貼為巨室者曰願自運侯曰若自運誰當運者又

歲申花詭令民得訐舉代役于是貧富信服避絶徑役均僥倖杜寫粮長于甲運之中行限田于編年之内行之三年而民不知徭所稱百世永頼者非歟　十六年知府譚桂議得該府秋粮在元延祐中止四十九萬六千餘石麥絹等額尤廉入　國朝洪武二十六年除絲綿塩鈔馬草外歲徵夏税正麥一十一萬九千三百二十石秋粮正米五十三萬三千五百一十五石弘治十五年除絲綿等項外歲派正麥一十五萬四千三百八十七石有零正米六十萬六千九百五十四石有零（俱見會典又按府志宣德十年米已六十萬零）續加之數莫識其因今户部坐派悉照此數而該府會計每年實徵秋粮平米一百五萬三千五百餘石較之部額多四十四萬六千五百餘石此何以故部之坐派者正額也而軍運之席耗輕齎民運之加耗舂辦夫船車脚等費皆户部及撫院題　佳載之漕運議單及賦役等書者及禮

兵工各部錢粮不入户部會計而夏稅馬草塩鈔雖亦户部所派原係另項非粮数也今俱於粮内派徵以故不得不取盈于耗米也夫是不特常州已爾蘇松皆然但蘇松科則極重耗米之数從來差少故平米一石以伍錢筭派常州科則亦重然視蘇松微異而耗米之数從來原多故平米一石本折不過四錢也縱有增〻亦在厘毫之間然蘇松耗米視正額得四之一常州之耗視正額幾及其半矣夫耗以彼其重而正額不但異於延祐且視國初有加焉故延頻寬減之恩者不下蘇松云此常郡賦法大較也部文秋粮止稱曰米此中言平米者何國初官田每畝科米三五斗遞而上至一石者有之民田每畝科米五七升遞而上至一斗或一斗餘者有之（應知南掛書冊云田地斗則有六斗七斗以下有五斗四斗以下有三斗二斗一斗以下）此科則之不得其平也洪永時國法森嚴即豪右烏能於徵輸行其私迨後則豪有力者止供

正額而一切轉輸諸費其耗幾與正額等乃獨責之貧民此耗之不得其平也文襄周公撫江南乃令官民田並出耗凡科則極重極輕者於耗米稍稍示裒益且強弱智愚皆有耗毋能獨苦貧民此平米之說也故凡隸賦額者曰正米正米之外飛輓所必需歲用所難已者曰耗米正耗並舉而坐法偏累之弊者曰平米當文襄時平米不太遏窄蓋以備山荒意外之虞則又有餘米餘米之設也不以急公家而以滋私費矣故今兩院盡革之此稱名之異而有土者亦欲循名得其意也文襄於官民田之耗既調劑祛偏累矣然耗不能以勝額則所爲累者猶在也於是又請輕折如金花折銀二錢五分官布准銀三錢之類計該府共得三十萬餘石以蘇息小民復以所謂輕折者派於極重之則其他如白粮糙粮重等本色派於極輕之則此皆以求其平也顧此法自公行之可謂曰平嗣公而後者高下輕重之間其故難言矣應知府積書冊云周文襄公立法田則七斗至四斗則納金花官布輕齎折色二斗一斗則納白粮糙米重等本色因田則輕重而爲損益法固善也但法久弊生官司以積奉金花蓋當以利買金花後人勢得金花遂皆踊買金花貧民于是輸重賦矣嘉靖中歐陽公定賦法於是汰去則數之繁冗者總之爲官民二則所謂極重極輕之田視文襄時益多調停而本折二項又俱照粮並派畝畝有之人人有之不得復以意指其田派某粮矣此法之變而加密者也然而官田民田猶自角立嘉靖末則以官民田併言之無復差別而止以平坦極低極高分則派徵蓋又法之變而加密者也唐鶴徵曰官民一則之說殊有可恨何也官田者朝廷之有而非細民之產耕之者乃佃種之人而非得業之主於賣者乃佃之常而非轉業之賈所輸者乃完官之租而非民田之賦惟奸宄之徒則欲以爲業良民不敢有也不衒其本而齋其末以租爲賦而病其過重俾民田均而任之是上虧朝廷之田以惠奸宄下人苦

純良之民代任其租也是遭何說哉藉令可行何庸公之智不及此也又藉令有並力監勲者起朝廷將揚之上田于何取給乎所不能遽復其賦額而其田額終不可使之漸減也然官府之議去日詳而民間視會計稱莽莪焉何以也議法之積與派編之積殊而有司不能察也今兩院乃令盡括一郡起存錢粮備載部派額數及正額之外有歲用見之令甲者俱註其由驗派各縣於是纖悉畢見而此籍之外別無派法官既不勞而事集民亦不惑而志定矣此又法之變而加密者也起存錢粮俱括一府原額照粮驗派惟靖江縣地瀕江海物力既薄轉輸更難故先年盡其派解南運粮米不足方派之各縣若北運者悉派之武無江宜此公平之道異而不害其爲同者也又棉布止於武進宜興而不及他邑金花止於武無江宜而不及靖江蓋皆計銀派徵原無差別若棉布坐派二縣文襄公必有深意以國初借徵一年復遂爲例獨武宜受害之故今解布之後亦頗繁難仍其舊則相安故今無變更焉

該府錢粮向無浮冗在於民間但粮額繁多苟稍緩如存留塩鈔可以免編及已經題免如由閘及閘税之類應行減編者俱逐一清出共減本色米五千二百二十一石有奇折色銀二千五百七十七兩有奇此其數亦微渺然大較以清賦爲主而不能取必於減賦也又按蘇松二府俱明言平米一石以五錢扣算或減米若干升而本折在中其減編總數則云共減米若千萬石也常州則止以本折分言而不必計總扣算矣　十七年湖廣道監察御史林　具題大畧謂供用庫酒醋局内官監乃蘇松常嘉湖五府歲供白粮額派二十餘萬石關係最重貢上納艱難耗外加耗墊外加墊夫較米一斛五斗此定數也今踢斛淋尖已多米五六升矣而或以簸箕務多斗除不滿不算五斗之數不亦甚乎如法篩簸無可言也今稀篩狂篩已非法矣而篩出二斗止作一斗每石折罰三斗不太酷乎

賃房堆放抗脚打包費猶不可已也，而　御道有錢遞閣門官有錢當出何名？堆頭巡捕報數等費本有定額也，而大小呈樣之使用、巡路探筒之使用，取何無厭？此猶其大者也。至於篩揀之濫費、拋撒之狼藉、校尉書辦之勤取、家人兵番之嚇詐，種種難以枚舉，視萬曆九年題　准見則費多數倍矣。如前年米一石不過加耗五升耳，今無分正耗米每石加至四斗五斗；前年米百石不過派鋪墊脚價等銀七兩八九錢八兩六錢耳，今百石而鋪墊及無名等費加至十四五兩二十餘兩矣。夫此白糧也，自彼處運至　京師，率數石而致一石，民已不堪，及至京上納，而復遭此無端之需索，愁苦悲酸，誠所謂一米一珠、一粒一淚也。乞復前規，以甦民困。奉旨：白糧解役苦累可憫，各庫局如有分外勒索等弊，只看司禮監查革。戌賤該部知道，因移文各監知會。　一內官監先題准每正米一百石加耗米五石，鋪墊堆房進房出房篩米打包車進紅黑門槓扛上庫脚錢堆錢門籌坐門并歇家火食，該銀七兩九錢，其餘無名多費盡行禁革。今據糧歇私議每米一包足六斗之數，已非正法，姑聽曲處，此外不許勒索升合。

一供用庫每正米一百石加耗米五石，鋪墊等銀七兩八錢，其餘無名多費盡行禁革。今據糧歇私議每米一包足六斗之數，此外不許勒索升合。

一酒醋局每正米一百石加耗米五石，鋪墊等銀八兩六錢，其餘無名多費盡行禁革。今據糧歇私議每米一包足五斗七升之數，此外不許勒索升合。　一鋪墊及各項使費每石不許過一錢，內官監加一分。　一正米足數外，不許指稱糠碎勒加折罰。　一量米務照鐵斛為式，不許擅用私置大斛。　一北安門內原用車運，見有書冊可查，其門上官軍人等不許指稱堤塚御路抑勒攔阻，及捏稱撞傷木柵恐嚇索詐，其西安門及

櫺星門東外一體禁革。　一該城兵番專以緝訪奸盜為務，與糧解毫無干涉，不許詐稱名色索取財物。　一廠衛旗校及巡路人等不得妄生事端，指稱索詐。　一該庫寫字長班斛長等不得從中撥置刁難勒索。　一各衙門書吏馬皂人等不得需索常例。　一什糧處所遇有棍徒或各衙門積役索詐糧解歇家者，着落該城兵馬緝拿解究，如有通同縱容情弊一併治罪。　一糧米及鋪墊銀兩俱要當官明寫議單，照數交付歇家同進完納，不得推調取究。　一議單數目已從寬處，此外歇家不得多勒升合，如違以誆騙論。　一各糧解務將各本地方潔淨好米交付歇家完納，如與戶部樣米不對者重究。　一糧解挂號之日每名各須憲票一紙，敢有故違　明旨抑勒索騙者，許即填註項下，候銷號繳查，以憑參究。如無原票或隱朧不賷填報者，查出重責。是歲省民間粟六萬餘石，常亦沾惠焉。

無錫鄒給事中侯先春書民運事宜考後曰：東南財賦半天下，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半東南，乃民運白糧二十餘萬石，又天下所無，而五郡所獨也。五郡之民泰苦矣。惟我　高皇帝鼎定金陵，則此五郡者旁並輦轂，故當時屬之民運，以為地近而用力少也，豈虞有今日之艱難哉！今京師在西北上游，道路迂徐三千里餘矣，于是沿途有阻滯之患，淤淺有盤剝之費，暑濕有疫癘之虞，風波有喪失之險，閘津有船料之稅，帶轉帶艇之煩，船戶有抑勒之害，水手有索詐之擾，夫衆狼藉，稽粟操艙艤之舟覆溺于江淮河濟之間，遲迴閱日，與死為鄰，而復耗費無算，舟抵丁字沽，九脫萬死一生之幸，而白河之剝船、通州之過壩，其狼戾于船夫之手又無算，自大通橋抵京以至投解內府各監局庫，其奸技賽益又無算，民命幾何，而不糜爛于准輸之役耶？夫白糧一石，加耗夫船車脚，已費米

九斗六升銀八錢通正米四石始當一石則此二十餘萬石實爲八十餘萬石矣又每石在途費民間米三石而少在京一石而餘共四石通計前八石始當一石則此二十餘萬石實爲一百六十餘萬石矣五郡之民獨何辜而偏蒙敝累之極至此也議者謂當破拘攣之格以白粮寄派運艘則可以免解役之破亡而寬東南百一之費其說果行誠萬世利然而未易言也顧民運之費浮濫不經利不歸于國而害獨叢于民如前所云者猶不可一起而裁省之乎嘗攷 内府錢穀皆有臺省監收垂二百年而白粮隸巡視十庫之臣從解完銷必覈閱白之令隆慶間當事者以言得罪遂罷去不用而催悉專于中人之手護無稽制矣故事白粮投解有僧家爲之主辦諸所鋪墊等類非僧家弗効也僧故宿猾而與中人左右胥吏又都市無賴少年豪内外膠結爲奸翕張煽禍視飛輓爲奇貨視運民

如魚肉蝎蠍闖闍之吞猾哺虎狼之飫喙日甚一日歲甚一歲小民吞聲受痛莫可控訴于茲二十年所矣又何怪乎東南民力之不支而胥爲逃亡[illegible]通年田野汙萊凋敝益甚竊恐財賦之無從而 國家之所倚給何以紓大司農仰屋之籌也萬曆辛巳侍御某公洗刷諸弊運民便之一歲而法遂廢余嘗從丁亥歲上書請復監收不報己丑適叨十庫之役侍御蕭田林公相與共事每當運民至日輒與持文而嗟扼腕而悼嘗不得一甦剝膚椎髓飲恨無控之民頡然傷之林公遂手疏先後事狀伉慨抗論上許可下所司督覈之而余與林公稍得奉揚德意除無名之費禁額外之征定加增之數革折罰之苛于是夙昔胥吏豪猾及中貴人亦稍稍斂戢約束不敢肆是歲省民間粟五六萬石一時運民懽呼鼓舞誦 聖天子之覽仁余惟除獘貴盡變通貴漸御事在法而任事在人余狗馬力不足以效馳驅姑于其所積寡僅僅汰十一二耳若夫盡釐僧家之奸建復監收之例歲湔汚雪漸消其股噬之毒庶幾五郡之民可望復甦而東南財賦不終之絶弗貽後日無窮之慮矣茲以行過事宜編列成冊以俟將來之同志者　二十九年知縣晏文輝立收放稽查錢庫法一款曰粮徭冊每年奉本府會計坐派粮徭若干責令總書除優免外將縣縣丁田地山蕩塔驗派科則申詳 府院道仍刊簡明告示遍諭又刊科則青由給散田甲轉給小民令其輸納第已前算派多總書等欺錯今後俱親予查算無差方准刊行庶杜增減之弊　一比較簿往年比簿不填丁畝各甫無有大總原編已未完數目田甲名下完欠槩用浮簽此尤弊竇今刊式樣每甫比簿設立大總一葉每圖設立圖總一葉每名一葉前寫人丁米畝後截分列五限圖格仍分作三截上截寫各限應完銀數中截寫逐日完

若干下截寫連前共完若干未完若干俱係實填浮簽禁革仍令甫總將田甲名下原派已未完數填入總内務要以甲合圖以圖合甫以甫合縣庶甫總無虛填完數之弊　一新立粮徭派簿往年田甲名下粮徭悉係甫總派算每有多科少派漫無憑考今另設派簿填寫丁畝除優免外照依科則派算銀米每甫一本印縣存查本縣仍不時掣吊稽核使不敢犯庶甫總亦無多科之弊　一銀頭收銀流水簿往年流水簿因無刷刻式樣串票又不鈐印遂憑銀頭填註多有侵弊今設立刊刻號簿并三連串票責令銀頭編號同三串票鈐印如遇限下收銀隨即登簿發票一票給人戶存照一票給總催一票存縣查考所收之銀開數付甫總登入比簿遇晚將本日所收銀數開單付粮房填入日收堂報簿内次日　一銀拆封或三五日吊比簿查對完數庶銀頭亦無侵欺之弊　一日收堂報簿

本日共收銀若干據銀頭開遞報單糧房照單登填遇晚判日仍弔比較
簿查各田甲完數類算曾否相同庶銀頭角總無侵收埋之弊　一庫
拆封收簿本日拆過各銀頭銀兩若干總封在庫仍弔糧房日收堂報簿
查對曾否相同若有差錯即提銀頭對審又總庫有糧儲收簿各角有拆
封簿互相稽查庶庫吏亦無侵隱之弊　一錢糧放簿凡解放錢糧悉係
本縣酌量親見起解糧房僉押批迴庫房登數並不假吏書之手故解過
者令其填入款目冊內以便查考　一立稽查批迴糧儲號簿往年起解
錢糧因無稽查多有違限半年以上而不銷批者有之以致那移作弊今
設立此簿凡起解各年糧銀僉押批迴同號簿送進鈐印號簿上寫限某
日銷及銷批日同號簿送查親寫銷訖二字或三五日弔前簿查核若過
限不銷者定行拿究庶錢糧不致遲悞前弊可清　一設日稽各年糧儲

庫簿本縣置二截簿上截寫某年月日放某年糧儲銀若干下截寫放解
某款銀作何支放緣由遇晚送堂親自查過方准作放仍令填入各該年
款目冊內若不登簿上者不許作放庶逐日稽查庫吏無弊　一放該年
儲里庫簿凡放解儲銀先要該房帖支下庫方許庫吏解放其給各役工
食必要對查無重領者方准給發登入此簿仍弔該房歲稽簿月稽簿查
對務要相同責令填入款目冊上不許透用庶稽核有則放解得清　一
各房歲稽月稽簿凡奉院道府及本縣放解儲銀先開單看過方許寫帖
下庫支用遂登入前項簿內且不許支用過則仍不時掣弔庫放簿查對
相同如有互異即行查究庶庫吏無差諸奸場息　一遠年存內庫錢糧
不許擅自借支查得往來借支一槩作放故多不補還而補還者多被庫
吏等從通同侵匿弊久相沿今已發覺追賠數千兩矣故設立嚴禁凡奉

上司明文借支積米俱於實在後作一借支不許一槩作放如賣米一節
完日即令補還庶借放絕無影射　一在操民壯工食除結發外每年大
約扣存月小事故銀一百一二十兩各兵領過工食之內應完鹽餉等銀
六十餘兩往時庫吏從中作弊不於各兵名下扣除竟將月小事故銀作
放今查出追完補庫庶放給絕無侵漁　一毘陵驛僱夫銀二千十六兩
又無宜江三縣旱夫銀七百二十兩遇閏加編除支放每年大約省存四
五百兩萬曆二十六年起至二十九年止每年解府轉解京一百兩後仍
停止此項省存者止報府不過查盤俱抵不敷之用此尤弊竇今除已革
忙夫牙用議抵撥忙馬足船銀等項外存剩者照數封入內庫申報查盤
　一放給各役工食官吏俸銀孤貧米布等項分釐必親驗判領狀准給
庫吏方敢鑿銀於本縣坐堂時稟明面給毫忽不容私放短少至如本字

五號金字十號座船水手工食遇差則計日給領無差則扣存貯庫往時
俱各全領今查明禁絕不容仍前私冒　一查庫藏要法大抵以糧儲會
計款目為主先令糧房設立堂報簿登記日收銀數次立歲稽簿查理該
年會計款項又立月稽簿登填起解批迴稽查銷繳俱存座右庫設拆封
收放各簿凡有收支必弔各銀頭流水號串互相稽核若夫查刷積弊必
弔季報循環與交盤庫冊互相參核庶錢糧毫無滲漏而吏書無隙為奸
矣　唐鶴徵曰國初有糧戶以徵收有運夫以轉輸一鄉之中遍役數十
人以為累也于是縣以其鄉合之為區若干區復分為上下二角五年一
編審則角僉殷實之戶收其角之本折者一名名曰糧長名以十分為率
一人不任也或三人或五六人曹任之大都重不過五分少乃有以釐計
者每名之中又舉其力之最優者職輸白粲名曰總部諸糧長既已充事

則舉其應執爲白粲者悉輸之總部轉輸之京師焉是其始以百人受一邑數萬户之輸粒米分文之逋其責未畢又以數十人踰江涉河凌三千餘里不測之險運數萬餘石上供之粮水漲則虞漂水溢則虞膠漕卒陵之閘卒指之關卒撥之視榷者税其船料視敞者真州益之瓶清源益之磚貊納皆有費逦者稅使尤所耳心既抵京畿幸矣白河之轉搬通州之過壩不勝其狠戾凡所有事諸司吏卒視如几俎中肖歇家相與表裏鷹攫虎視不滿其欲不已天下諸役恭蟄所莫瑣尾所窘莫有若斯甚者然稽稽稱破產則惟嘉靖末年爲然何也開徵之始法當嚴稽納户之完欠第責完于粮長納户安得不逋起運之日法當稽粮長之完欠第責完于總部粮長安得不逋且有司無名之費自一二金以至數百金罔不取辦焉若出諸不涸之倉而折色之用有緩急轉輸之費有重輕縣總獨操其推不與爲奸則急者重者常多收不足辭則罄產賠賠而不追其產破矣習與爲奸則緩者輕者常多收浮于辭則恣意浪費緩者終急其產亦破矣甚至自度其所負之重追呼雖迫不敢出對公庭時附其十之一二于追呼者以緩責而追呼者又度其所負尚重不敢出對且併其附者而侵漁以入己如是而向之負者几足償責而逋額則猶全懸夫課額安得無歲不虧而粮役安得無家不破也自上虞謝公師嚴至一切滌除不獨無名之費不責纖毫納户之徵罔欺主撮縣總書既裁有徵即貯緩急輕重之權悉歸之官而無所旁落第本折兼收則粮長與納户猶交爲病粮長強則抑勒以銀米並完何知方冬米急而銀可緩米易而銀爲難也則納户病納户強則抗拒而經逋負起運而粮役已畢收銀而久役不休則粮長病已濮州梁公學夔折北運本折而爲三各有專須不相侵越其領

折色者名曰櫃頭即置櫃于縣門而受輸焉折色之徵十與之期矣昔時緩急之利在奸胥者今日緩急之利在萬民矣有役田有役米有役銀輕則輕貼重則重貼昔有重輕而今無重輕矣清源附磚三百四十名曰一票余鶴徵在水部請于司空悉照軍船例毋附磚四十不願者照輸運價銀六錢册可省三十金無錫侯給事先春廵視十庫奏　旨嚴戢中外歲省民間米數萬石皆著爲額于是在途在京之苦得少甦云第編審之初貧富易欺奸僞百出應役者用賄用倖避者詠奏開報者妝詐挾讐甚于推刺及其準科也日比一角則日迫而難司吏背得移前爲後以避比易一册則愚民無所執憑而里甲易于飛灑法焉時易則櫃頭有所指稱而折封易于侵染至于庫吏之卯移出入照若以之成家蠹若以之敗事異時追併頗害善良當事者宜少加之意耳抑又有說焉奸民每遇編審則以圖運之說進不過以編審則五年一役圖運則十年一役而已曾不思均是一縣之殷實耳五年編審役者尚少猶然不足十年圖運役者反倍何以取盈勢不免借中下不堪之户代充五年之役夫中人之家易于興替五年一編猶有始任而卒不任者矧十年則其消長不啻天淵安保其必任也役一鄉則甲之貧富懸役一甲則家之貧富又懸在富甲則羸乏之家或得倖免在貧甲則不必豪右勢必僉充矣在富家責之今日之全名曾不爲過令收一圖是烏獲而折枝也中下之家不得盡富家僕隸責之遞運是蚊蝱而負山矣欲均平則役必多貧富卒難得當人情必苦騷擾欲分富家而攝數甲則田甲爲朝廷稽户口之册非可以詭多僞增者往者屢禁里甲之團收慮侵慝之難訐也直令冠兵貴粮何歟性者止許三人朋一役慮貧乏之波及也直令慄悴代償何歟且總部則粮多

人轄一舟：人聽命赴納必不後期圖運則粮少數人一舟莫適為政舟人反得主之稽遲推諉牖竇惟意害何可言至于患花詭之與議五年始一推收夫花詭所以避差而非以避粮也所以避往時之力差而非避今日之端差也無論里中士紳素稱奉法近立官戶專意追比免役多寡悉視官品豈不假借寄名何利粮不以分而隱則里徭亦不以分而輕分者何事苟有利焉一年推收可以花詭五年推收獨不可花詭乎徒使徵粮則新主坐視故主受比點差則貧者報役富者津貼與其臨期詐之首實孰若先事而准其收戶乎蓋法至今日講之須詳行之頤習即有纖隙飭之已爾萬不必以一隅之見輕議更張也獨兌運之權握之漕臺漕卒其卒也吳民非其民也不免見齊牛之觳觫而昧越人之瘠肥故漕卒至水次如梟如鏡無法無官：贈私贈勒索無饜稍拂其意鼓噪而起縣官往往見毆如近日吳江之劉君時俊溧陽之徐君緡芳悍然如鬬如虎幾同火伏邇者靳黄軍至邊請爪兌謂至水次土人尚得估其底有司擅或攖其鋒也既去其鄉則惟其所欲耳漕臺不察輒從其請賴士大夫力言而後止彼舟順流而日之程此中覓舟誰冒虎口嘉靖末年江南水涸曾兌于瓜淮有還者至今父老猶扼腕痛恨之于時漕卒猶未若斯之橫也既而司來飽溪果甚收粮百斛通關半之每粮百石索銀廿兩監部徵至無塈委至殘不為意人亦不敢向之吐一氣監部號閣竟未知所司稍裁之不也

征榷　唐鶴徵曰自周禮有關市之賦山澤之賦征榷籍之嚆矢矣即有河泊所山澤之賦乎稅課司關市之賦乎乃晏子告其君曰山林之木衡麓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介冨之關暴征其私若

病其周少寡焉何哉蓋聖王之設官雖甚詳要之掌其關市山澤之政令屬某而非專以牟利也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廛人斂市絘布總市廛布而入于泉府正所謂廛二十而一也角人羽人所徵齒角羽翮即山澤之農所以當邦賦者餘斯以譏非額賦之外而別有徵又非估物之值而論其稅也至專泉府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王府頒其餘於萬民則有無相通多寡相益上下間藹然家人父子矣豈若晏子之云利獨歸於上哉然古者因其所有而賦之則稱便今若變其所有而輸貫則稱便去都邑之遠近異也故河泊之稅歲徵銀六百兩而不足稅課司局歲徵銀一千三百三十兩而羨茶引所徵銀二十五兩而羨以一府之徵僅若此彰：乎聖王之寬政遺不盡之利以與民矣第細民輿替不時田產轉債甚或諺云千年田八百主非虛語也契必稅其百之三不無苦重然亦多通稅者日偶課之譁然而起有司輒為罷征矣迺者稅使四出搉征暴斂居者行者悉在湯火惟江南肇事中涓稱賢而撫按有司力為裁酌常州一府其始稅銀五千兩設關弁牛李以首領官一員領之尚多缺額往：取盈府庫閭閻日給騰踊百倍不無怨苦以視他州郡猶稱樂土云當事者始議加派丁田復議取徵駔儈余鶴徵且陳不可止今茲撫臺曹公時聘且併弁牛關而裁之上歸京口下歸滸墅常無稅矣日者又嘗遣中使出括稅契嚴州一府徵銀至二十萬將以例括于江南曹公力言蘇常賦役繁重民已孑立且十年造冊始稽推收乃可稅契今過期矣異日常州請以千二百金為額吾由是二者知民之利病惟在一時當事爾見事審任事力則民受其利見事不審：矣而朒縮不任事民

安所逃害哉武進之西偏有米市焉適當孔道歲暮水涸而米舟湊集頗梗行者米會諸奸猾爲口實買田二十畝豐以爲河做括米舟於中石稅銀四厘歲計三千金永以爲例米舟實非二十畝所可括諸儈亦不能皆家於此不過私開一稅局傢奪鄉民爾前此牙用明抽暗騙鄉民已不勝病況益以此乎武進尹晏公文輝持之不行且爲鮮其額賦然其意不無俟晏公之擢云余故附書之以告來者

起運　白熟細米五百三十石零　洪武初內官監白熟細米係上方自舊歲獨派常州府每進一千石武無宜江四邑均輸時定都金陵常在穀下故屬之民運以地近而用力少永樂間行在北征命隨駕起納四縣糧長僉民船裝載運之累歲悠期宣德八年巡撫侍郎周忱請建紅船二十隻裝運所在官司憑給人力民甚便之弘正間以官司給力不無需候各階以待夫工食之費嘉靖初夫船盡革加添船錢貼夫諸費聽糧長自行催募初進正米三百餘石日漸有加嘉靖末年加至六百七十餘石後減至四百餘石今歲進五百二十九石有奇

蠲賑　唐順之與武進令李甚書曰國家之賦其水旱可得而減免者免運以外之數也雖水旱必不可得而減免者免運以內之數也水旱不可以不恤而免運又必不可減免於是有輕齎之法蓋米自江南而輸於京師率二三石而致一石則是國有一石之入而民有二三石之輸若是以銀折米則是民止須一石之輸而國已不失一石之入其在國也以米而易銀一石猶一石也於故額一無所損其在民也以輕而易重今之輸一石者昔之輸二三石者也於故額則大有所減矣國家立爲此法蓋於不可減免之中而寓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盈縮而但制其御價

之有無不必裁之以豐凶之歛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國而萬有利於民此其法之盡善而可久者也以武進一縣言之歲該漕運米五萬四千五百八十一石三斗四合此其入於國之正額也本色正耗水腳平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七斗三合八勺四抄折色銀九千一百五十一兩四錢六分五厘五毫二絲此其費於民之羨數也若以銀而權米石以值五錢爲率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有奇爲銀四萬九千八百四十兩有奇與折色銀共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若得從輕齎之例石折銀五錢計銀二萬七千二百兩有奇而足縱使加折至於六錢七錢計三萬七千八百兩有奇而足則是民每歲出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之中而今出其三萬七千餘兩之數以不失國家之定額而實私其二萬餘之羨以自潤也夫五錢者江南之平價也七錢者折色之極則也若使江南米貴自五錢以上而蒙恩折色或減至七錢以下則其所私之羨固當倍之且蓰矣倍之爲四萬則是十萬人凶年一月之食也則是國家不出一粟不費一錢而爲凶年十萬績一月之命也爲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亦何靳而不爲乎且夫國家漕運四百萬石之中固常定有輕齎四十萬石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矣蓋其歲之凶與否與歲凶所在之地不可知而所謂輕齎歲四十萬之額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將安用之況自古經費其本折之權率視緩急而爲之操縱今國家所以遠輸於江南不憚二三石而致一石者正以江南米賤而京師米貴耳近聞京師之米直自七錢而減至四錢而江南米直自七錢而增至九錢其爲貴賤特異常時則是江南以二三石致一石而又不當一石之用也今若取銀於江南而用銀以給京軍之當給米者江南無遠輸之費京

軍無賊擺之患此正今日之便宜耳然則非惟無損於國益深有利於國而得予操縱緩急之權者也夫損國以益民猶且為之國家發內帑以賑災者往往有之矣況無損於國而有利於民而又況國與民並受其利者乎此事在不疑而必可行者也為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何所靳而不為乎嘉靖十數年江南屢告災國家亦屢當以輕賦與之此其近例試求之故牘可復案也查得嘉靖十四年蘇松等處災傷巡撫侯都御史等准戶部覆准除蠲免外兌運四百萬石內准折銀粮一百五十萬石兌運米每石折銀七錢改兌米每石折銀六錢其被災尤重者量准十萬石於臨德二倉支運每石止徵腳價銀一錢五分自此而上嘉靖十二年折兌一百萬石十年折兌二百一十萬石八年折兌一百七十萬八千石無歲不有災傷則無歲不有折兌此其因災傷而折兌者常例也又伏讀嘉靖九年　詔書兌運米以十分為率量准五分是時常州一府該得折兌八萬一千石此其不因災傷而折兌者例外之恩也由此言之蓋有因災傷而行支運以大寬民力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兌以重困吾民者也蓋有不因災傷而折兌以廣例外之恩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兌以靳於例外之恩者也

額兵　唐鶴徵曰江南諸郡皆有衛吾郡城　國初第設千戶所嘗亂既平所亦遂革謂在腹裡也然渠港達江華渡還湖南湖西滆尤稱浩淼若孟河則宛然接江之上流而當海波之衝矣不可謂為腹裏也　國初額設民壯一千二百有奇正德間裁其三之一嘉靖初又議裁其半而府縣從占半之於時民俗殷富擇發不聞以司閫門之啓閉以備武事之觀飾已備嘉靖壬子海氛頓起焚掠郊保蕭蕭名邦幾成煨燼始議召募縣至

三千人人費四五十金士既烏合將不知兵見敵輒奔不敢回顧稍後則皆自刎死矣流血成川哭聲震野乃議徵兵遠方則青齊之長戟燕趙之材官楚之組練韓之谿子龍淵蜀之巴賨叟兵夜郎百粵馳水踏箐彎弩洞苗之酋罔不畢集又佐之以吳之艅艎未收全勝蓋澄平日久即彼諸兵未嘗見敵也幸主者決策以夷攻夷始克掃蕩然首尾七八年江南之兵迄無成效雖緣其俗素勇於私鬬怯於公戰夫亦練之不得其道也不然破楚入越爭長潢池吳人何以得志哉海寇既息兵亦日銷縣僅存若干名陸有總練則以指揮充之日以訓練夜以扞掫水有水兵十里一舟舟有五人北至京口南至滸墅中自白家橋晝爲兩總亦以指揮攝之以備水盜其餘通湖通江諸港設有兵官皆自指揮以下軍門所委用者迺倭入朝鮮聲言分道入犯浙直閩廣騷然煩費吾常亦議增兵余為督撫備陳往鑒止之不得蓋時方奉　旨飭戎嚴不增兵虞人以慢事議之也然余意非謂慢不增兵也謂不宜增兵宜多積餉也自兵興及今所費兵餉何止百萬曷嘗得一兵之用今雖漸銷吾邑歲費尚萬有二千餘金即問諸總練萬一有儆疇堪戰乎吾知其必無以應也蓋烽烟之息四十餘年設戟之儔人不復見額兵之設等諸役占十金買之歲可得工食銀七兩二錢以其半募人應役擅其半入己世間子錢疇安於是然為此者率憑城社非特總練不敢誰何督撫監司知而弗問也彼受募者日銀一分自非流乞不瞻之輩誰忍就之此可稱兵乎水兵所泊則土人悉為侵攪舟即供其私載舟不知操何況於戰揖不能具何況於戈及以失事見督輒借盤詰之名恣爲擄掠賈舶村舟不勝其困攝兵之官不無私馬即今增兵何以異是惟能積餉臨事召募則依憑之徒必且不敢前而重賞之

下其有勇敢乎以余論之兵本不可豫練也請言其凡夫練兵之法莫先賞罰江南財賦雖曰浩繁時有錙銖可以借用市組盡輸幕府黃金不問出入其能之乎平時閱練扶七貫三噎然傳檄矣孫臏之戮隊長穰苴之斬倖臣必不可也賞罰不行其何以令武夫悍卒血氣為用跳躍騰蹂不能自禁其道然也善訓士者惟培此氣有事則用之公戰無暇為非無事則用之私鬬必至扞網有司之法寸：尺：誅之則挫銳不可於將領不誅則長亂不可於有司大都檻豺狼押虎豹必不可久之勢也貪饕放浪迥異流輩方其戰勝首功有賞克敵有獲足以給之平居工食多則三分少則二分不足一飽苟請益之則民膏已竭可令坐罷苟仍舊貫則枵腹謂何可令作氣且練兵者非練其技也練其氣也氣怯則技精猶莫之展氣勁則制梃可以無前平居可挾亦惟技耳欲練其氣非挾纊投醪別有撫循投石超距別有鼓舞不能也今之將領尅剝成風即加重辟未能禁止借有嚴帥勤之操演兵沾惠矣氣可作矣未常見敵其勇其怯可自信乎素質驍勇臨敵而靡若再協之客氣未可知也素稱懦怯臨敵而奮若衛獸之獲果未可知也且昔人論氣曰一鼓作氣再鼓而衰三鼓而竭夫一再鼓之間須臾耳有作有竭竭延之歲時乎作之數年之前用之數年之後衰病逃亡不知凡幾今日之所養必非異日之所用異日之所用必非今日之所養矣然則今日之養何為也哉余嘗歷考往牒悉稽成敗矣澄平之世倉猝有變必無萬全久戰之後柔脆之鄉亦堪驅策何也驟見與習見分途遠矣黃巾始禍州郡失據長吏多逃旬月之間天下響應未幾而袁孫分割幽冀曹劉據有荊兗各選雄兵地即其地也民即其民也祿山犯亂河北二十四郡望風瓦解未幾而淄青魏博澤潞邢洺無非勁

卒地即其地也民即其民也夫豈易民而練哉驟見則怯習見則勇也然則惟敵實為我兵之師相持之久敵之短長我得而知機之變幻我得而悉戰而北必思改圖戰而勝愈足益智此亦士卒之所謂知彼知己也知則勇敢自生：則氣不待練而練矣猶之奕然終日習譜不若對奕之應機也若古人所稱應存先事安不忘危惟寓兵於農者能之而非所論于兵農既分之後也不得已而為豫備之策惟厚積其餉為要耳鄉兵之不可練余嘗別有議焉茲不具述

又曰巡司之設以捕盜賊也故凡盜賊出沒之區皆有巡司焉以補軍衛之不及

國家之制密矣國初司設弓兵至百人澄平日久謂為冗役以漸裁革僅至二三十人賊至不能抵賊去不能緝矣不知天下之事得其用則多不為濫不得其用則少亦妄費以今弓兵乃覆為妄費哉非弓兵之罪也裁之使不給予用之過也王翦之伐楚必於六十萬史不有明鑑乎且巡簡之官悉出吏員事權甚輕當事者素已懸枉縱之疑及其獲盜：借之詞則其官必敗其盜必脫反一捕快之不若也蓋捕快獲盜則功在所司巡司獲盜則功在巡司故耳聞有能奮而格盜者則下涉之禍又且隨之進有疑而退有死即忠義之士解體已判若當乎甚非設官初意也苟不改絃則巡簡可無設矣

又曰夫寇賊奸宄雖至治之世不能盡弭然弭之：術不可不講也吾常北濱江南濱湖四通八達艤艘舟車之只無有阻塞故濱江則有江盜濱湖則有湖盜由南而至者則浙之衢人為甚由北而至者則揚之漁舟為多去年饑饉救死扶傷而起者不與也濱江之人不知禮法驕其椎勇習于濟汎望而淮諸鹽場鹽：一水夾風駕濤朝發夕返今食浙鹽者而且惡雖有審綱焉能禁之故千石之舟百尺之檣一時鱗次挾柁揚帆之夫走死

如鶩之士中堅洞骨之器不戒而集蓋其始未嘗不以自禦而乘便則以禦人尋常以禦人于江而伺巧則亦竊發於內地其行劫多至一二百人少亦不下五六十往年劫泰興劫金壇且劫郡城無錫諸富室一夜劫宜興河橋鎮九十餘家皆此輩也濱湖之寇悉在歸烏長興然亦二途歸烏多水非舟不行故貧家亦具一舟富室或至數百小者僅受三四人大者可百石操之常用三十餘人四櫓八槳益之以艥日可三百里秋冬間時有三四舟或六七舟經行各郡縣不問晝夜唱號鳴鑼無所顧忌遇舟則劫舟有導之陸亦登陸登陸則以夜往時白晝殺人于宜興西沉殺巡簡于夏渚劫郡城東南緣湖諸富家則此輩也長興多山徑路叢雜即久居者數迷焉貧者無論即巨室無他業惟習為盜以為生計間有不願為盜者有司急捕之則眾執以應蓋借是以除異己者俾後之人不敢有兩業

也適與宜興接壤宜興獨受其毒往長興臧氏與宜興蔣氏爭田訐之縣臧氏不勝時方穫稼于畝一日臧氏千人蚤至數頃之禾瞬息席捲而去其以夜劫者不可勝計時劫婦女以取贖其行劫率以竹為梯越屋而入至其欲劫之所如取諸寄彼盜者明知其人因所控訴蓋以賄屬故即有司間移文捕之適為彼中有司及應捕人役促賄耳吾役往亦頗有厚贈卒不發一人也更急之則群盜出而以枉控彼撫按又其黨出而保給之更移文于吾有司捕人以相抵則其所恃以必不敗之術也衢州之盜多以行貨為名然伺諸藏而後發不用眾而用寡多不過二十餘人常以雨蓋為炬以長柄斧為械視其扃不固則舁石撞之以張威扃固則踰垣而入以掩其不及其斧所擬無堅室矣楊州漁船春秋西至舟亦可受五六人然常聯舸數十而至以西湖及宜興諸沈捕魚為由土人漁舟往往為

之向導遇客舟則數舟横之雖有勇者不勝其四面受敵矣邇年遊方僧道更多為盜然亦非有土人和之不能獨騁也衢盜似又不至惟日劫米與若鄰之漁盜亦不能為大害即禁之俾不至無難也獨瀕江瀕湖之盜弭之不易耳嘉靖末年江盜猖獗諸當事頗以為憂設法剪除二三年間誅戮流竄幾無遺類既而長子養孫復守其業蓋習以成俗勢不能革邇者永生洲拘官縛卒幾至大亂其焰之復熾可知已歸烏水盜往嘗一剽于哨官姚恕矣時恕以捕盜功新任哨官督兵華渡恕亦多募吳江水兵自隨湖寇適至輒往時水兵頗甚易之迎敵見恕兵便習器械犀利遂為奪氣不敢合鼓死一人生擒九人餘悉棄舟遁恕後用類推跡其所過抵因而捕獲者又十餘人餘黨唱言大舉入報恕亦備之惟謹然諸盜實有勢豪為淵藪會勢豪父子相繼死家敗眾散亦不復至郡境稍寧惟長興

之盜日熾議者謂江盜勢不能除莫若有所用之湖盜勢不能捕莫若有所攝之緣江諸盜有不可與為善者亦有可與為善者令得錄用被冠服之榮以誇炫其閭里所至願也今水不設者民捕盜乎即以此輩充之廉其可用俟其有勞則稍進之為哨官為千總其有勇健家丁即錄為兵很子野心卒不收拾則戮以儆眾即有未及收錄而竊發萑苻責成此輩朝發而夕擒矣傳曰御失其道狙詐作敵御得其道狙詐作使此之謂也毋論收一人得一人之用且收一人減一人之賊矣先是撫臺趙公嘗以倭儆問計余說云然趙公頗採而行之不久以權去事竟寢然此非撫臺不能也 國家於省會之交無不設官兼統俾得聯屬大則如鄖贛次則江西九江道之轄湖廣興國等十四州縣湖西道之轄福建崇安等六縣再次 則府衛相通如德州衛之屬河間嘉興守禦千戶所之屬蘇州之

類是也惟長宜兩興則絕不相蒙先是烏鎮同知當屬江南撫按吳江一縣亦受其要東矣既而法紀漸弛文移遂絕宜興史孟麟在省中目覩其害疏請常州特設二守一員專于宜興烏溪住扎兼管長興銓部以二守權輕恐不能行即倣江西九江諸道帶管閩楚州縣事例專設一道為宜下所司議之湖州守巡竟格不報為今之計惟江院兼攝勢無窒礙何者撫按司道浙直原有定轄不能相借惟江院原主捕盜彼中無與抗衡以江兼湖何辭之有既不礙于添設又不苦于遥制令可必行捕無不得矣獨惜年饑饉斬竿揭挺探囊胠篋之盜在在有之應捕人役例納其賄為之護持捕牒未下彼已先期藏跡矣萬一捕獲則全攀陷平民為盜之害有不忍言者第有司能如龔遂之治渤海上也不然即于諸應捕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俾其輸為心腹無所隱慝如趙廣漢可也求得其偷盜酋長數人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如張敞可也江陵當國捕盜條格甚嚴時亦稍稍斂戢今且朦朧玩愒罷督責而不以聞聽縱横而不加詰採左右之言持可否之見抑強為竊抑竊為妄知而不捕捕而輕縱致使被劫者不敢以首隊厲之釁恐必由之矣

內運河有常鎮巡河指揮一員自白家橋上至京口皆其信地 西涌沙子湖哨船萬曆十年（舊武舉官一員哨官）議革渡哨東南去城六十餘里其地河道叢雜溧陽宜興采夢貨船欲渡麻湖往來必由此河盜船多自湖州渡湖入港假充哨船每至輒有五六隻小船一二十人結綜行使多入下埠以進內地或由無錫徑趨宜興溧陽白日公行劫殺萬曆十五年添設兵船委哨官一員往來巡守 南太湖哨萬曆十六年添設兵船

正統八年三月漕運總兵官都督僉事武興巡撫侍郎周忱等奏常州府武進縣民言漕舟出夏港濟大江風濤險阻害不可勝言常州城西有德勝新河北入江江北揚州府泰興縣有北新河中間有淤淺者俱宜浚之以避大江險阻浙江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蕭華言永樂閘德閘漕舟自常州府孟瀆河出江入白塔河江行不踰半日今孟瀆河淤淺請浚之廣東按察司知事黄武浙江處州衛指揮使干通皆以為言事下侍郎等計議華等所言皆有據請先浚孟瀆河其白塔河有四閘前於其中大橋閘築壩候運河水泛則開閘行舟水落則仍閉塞德勝河亦宜修浚惟北新河計當役一十五萬五千人一月方完以者近年災傷不可興大役請俟浚理孟瀆河白塔河德勝河完再議 上從之

正統四年八月御史陳祚言揚州府邵伯閘堤舊設官二員民夫二百三十八
置壩車輓運舟船今高郵湖堤及儀真瓜洲壩岸高阜河水積淺舟難邵伯皆
是平流閘壩官夫盡爲虛設而白塔河上通邵伯下注大江凡直隸蘇松常州
及浙江諸郡公私舟楫以至河至瓜洲江岸險惡多從白塔河往來然河淺
狹且有不平之處若遇少水未免艱阻如以邵伯閘壩官及夫移於白塔河稍
加疏浚又置閘積水以通浙江蘇松之舟實爲利便上命行在工部勘實果利
便則從之
六年九月直隸武進縣民奏閩浙官民船隻及今漕運必由本縣孟瀆河出江
行三百餘里始達瓜洲壩往往爲風濤漂溺縣舊有新河四十餘里出江正對
揚州府泰興縣新河入至泰州壩一百二十餘里直揚子灣出運糧大河比今
白塔河尤爲便利第歲久泥淤雖通重載乞加修濬實爲便利命平江伯陳瑄
侍郎周忱審訂
天順元年十二月南贊寺少卿婁信奏江南運糧者從大江至瓜洲壩有風浪
之險宜從鎮江府京口閘由新港至奔牛一百六十餘里河道淺狹又有
三壩大不利舟盤七里港口又有金山横阻江水不得入以致糧舟多冒險行
惟宜通七里港口引江水灌入濟新港至奔牛一帶爲便事下工部覆奏宜令
管理糧儲河道官會御史李秉及郎中沈彬從調附近有司通濬從之
正德二年九月復開白塔河及江口天橋潘家通江四閘先是總督漕運都御
史洪鍾言蘇浙運舟由下港口並孟瀆河涉大江以達於瓜洲者逕涉二百八
十餘里往往覆於風浪惟孟瀆河對江有夾洲可抵白塔河口舊設四閘徑四
十里至宜陵鎮折而北即抵揚州之運河於舟行甚便請開濬如舊至是成

險要

無錫南抵太湖北距大江東臨于海其要害有二焉曰瀆小渲雙河高橋東亭五了浜內一險也四河口五牧斗山宛山蕩口顧山望亭獨山白前山闔江山外一險也戰守有方水陸有備攻掠之患吾知免夫　獨山在無錫西南三十里梁溪之水至此入太湖盜艘必走處也謂宜添設巡簡嚴其守禦太湖內外之寇可以無患矣　雙河口在縣治西北五里南通太湖北達高橋高橋爲武進江陰要道賊自江陰來者必出高橋過雙河自太湖來者必由西溪過雙河雙河者四塞之衝也高橋雖設巡簡而羸脆卒僅足以供巡邏之用若多壘之日而不以重兵於雙河控扼非萬全之策也　望亭在縣南五十里與長洲分界巡簡司在焉其地東通蠡湖西通太湖號爲賊藪嘉靖甲寅倭自滸墅來過此聞新安有土兵以爲苗兵也轉而南縣城賴亡恙謂宜加增備禦以遏賊北行之衝　團保之法一每家三丁則出一丁十人爲甲甲長統之五甲爲保保長統之而皆聽於團長書爲一牌懸於團長之家自備器械註於名下在鄉則各村各鎮在城則一坊一街擇有材勇爲衆所推者爲團長於寺觀場圃之間習爲戰鬬擊刺之法分番較藝無事則農工商賈有事則鞭弭櫜鞬其臨事畏縮者治之以法一大約一鄉一團或大市雄鎮居民稠密者結爲大團偏坊僻聚村墟曠遠則自爲一保倭夷往來要害之地或十里五里而一團當關喉舌之路跨河襟帶之區爲一團星羅棋布脈絡相連一團受敵隣保相率以合圍官兵出勦各鄉因之而斷道

田賦　桑絲綿絹後俱併入秋糧夏麥內徵收最後則惟存秋糧平米一項而不復有夏麥名色矣　國初糧額抄沒田最重官田次之站田又次

之民田最輕無慮數十則前巡撫周文襄公忱立法原額四斗以上則納金花白銀輕齎折色三斗以下則納白粮糙米重等本色視田則輕重為損益法非不善也但因田則太多書筭巧於飛詭陰受富民之囑則以官作民暗行搭克之術則移輕作重愚民無知莫能究詰虛稅日積貽害浸深至嘉靖十六年本府知府應檟議査原額田粮正米數少者耗米遞加正米數多者耗米遞減裒多益寡將合縣田粮均為官民二則官田每畝平米三斗三升二合民田每畝平米一斗五升九合六撮九圭仍遞年會計每平米一石驗派本色米三斗八升折色銀二錢四分八厘其白細粳糯米次等白粳糙米皆准米科數謂之本色其金花白銀皆計銀扣派謂之折色撮頃就簡較若畫一使百姓易曉而書筭無所施其術富民無所售其奸申呈巡撫歐陽鐸詳允遵行於是民困少甦矣 國家承平日久

土田多未覈實墾闢者不行開報而鬻田者每存虛額故或有田而無粮則坐享其利以至于富或有粮而無田則日受其害以至于逃戶之粮累及粮長里役民間囂然不寧是以尚書顧鼎臣於嘉靖間三次奏 請清查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錢粮然能行之者惟蘇州知府王儀而他郡之受害如故應公之法雖善然但可以革區書紊亂之弊而不能救小民賠賞之苦也至嘉靖三十二年邑人侍讀學士華察倡義捐貲俾耆老諸人赴京引例陳 請 世宗皇帝准令戶部議處覆行撫按轉行督粮叅政翁大立專委本縣知縣王其勤丈量嚴立隱匿之禁痛懲猾緩之徒三閱月而畢仍將新量田土分為三則共覈出無粮之田一千六百餘頃剗去無田之粮八千餘石非惟賠賦者得以蠲除而通邑賦額亦得以輕減矣

練兵 嘉靖三十三年會計坐注九派海防銀四千九百七兩三錢九分九厘徵收備用三十八年巡撫翁大立批開原派海防養兵等項名色一切革去仰縣即於實徵平米上每石徵銀六分俱作練兵是年該銀一萬四千七百二十一兩有奇此後數目大畧相同隆慶元年減派銀七千二百十三兩五錢六年減派銀二千四百八十七兩九錢四分以後年分兵銀遞減會派徵解 按練兵之銀始因禦倭而設本非得已而亦未見實有可用之兵也況寇熾之時止徵四千有奇寇平之後反增一萬誠為無據乃令郡邑以撫字為職撫院重邦本之恩遍年減派豈亦有裁革之漸耶

工料 常州府書冊通計五縣每年於秋粮折銀內扣義役銀二萬兩專備各部料價不時坐派之用原無定數至嘉靖三十六年為 三殿災會計坐派本縣工部四司料價銀五千三百七兩二錢有奇即於秋粮平米

內每石加增銀二分一厘六毫二絲徵解本府轉解工部 按工部 題派料銀蓋因舊徵不到而新立額定之數今有司既遵新額另徵而義役之徵如故況大工已完此銀未革當事者獨不為小民軫念耶

貢課 巡塩察院立法定令本縣巡塩民壯弓兵四十二名每名一月限獲塩百觔以一歲計之通共該塩四千二百觔計納銀一百六十九兩四錢四分遇閏加銀十四兩一錢二分名曰欠獲塩船銀両俱扣巡簡司弓兵名下工食銀貯庫解府轉解運司充課 論曰任土作貢王政之所不廢也今郡邑不以方物獻而折銀徵解已非禹貢之初意矣若塩課不足乃於巡兵工食內扣充柰之何巡兵不為塩蠹也左亦甚矣注十

江陰縣志 起科則例 舊額官田每畝科麥二升至二斗六合九勺止科粮五升一合至四斗一升七合一勺止凡一百七十八則官地每畝科

麥二升至一斗二升止科粮二升五合至二斗八合止凡九則民田地俱每畝科麥二升各一則民田科粮五升一合至一斗八升九合九勺一抄六撮止凡四則民地每畝科粮五升一合凡一則官山每畝科粮五升至一斗六升止凡三則另一則每畝科租錢二文民山每畝科租錢二文一則官灘每畝科粮四升五合一則民灘每畝科粮一升一則嘉靖十六年巡撫都御史歐陽公鐸　奏定官田地民田地各為一則夏稅入秋粮抵斗同徵正耗加耗通筭均派官田地每畝科平米三斗民田地每畝科平米一斗六升二勺七抄八撮官民山灘每畝科平米四升一合三勺另官民山一則每畝科錢二文　徵收則例　官田地止徵正麥民田地每石加耗麥一斗二升官田地每畝加耗米二升民田地每畝加耗米九升山灘塘蕩及灘轉新田俱止徵正粮　歐陽公例見上

文襄公事蹟　一立綜核田粮法蘇松諸府流民棄田為豪猾侵據貽累細民代供稅賦乃令每里選強力者五人或十人充田甲分主棄田耕之而輸其賦由是野無曠土民免橫征矣宣德六年　一奏立部運細米法蘇松常三府上供細米民自轉輸勞困無度累歲愆期乃委每府造黄船二十艘令民運而官督之所至官司應給人力宣德八年　一立水次倉先是諸處稅粮俱里胥粮長就私家征索推斂無藝乃於附城水次設倉總徵並蓄而時出之令民徑自送納較之往昔省職二分之一宣德八年　一立均徵加耗法云云清完宣德八年　一奏立濟農倉奏疏以為蘇拾嘗云云兼并　詔可宣德九年

按先王制邑以里里有疆畝其可墾不可墾賦一定而不可易也漢志郡縣則壤成賦必先舉其戶若干萬口若干萬著之以為數也垂法之意深

矣　國初定墾田幾[illegible]萬頃賦額可稽自成化以來田數稍加而賦日增廣豈未墾之土民盡墾之若是其廣乎說者謂未科之田弊端滋多其槩有二書手之家猾魁徵收人戶積分成畝積畝成頃遺諸子孫私食其利一旦異心旁有私怨首入於官盡為公賦矣又有亡業之人當其乏絕本無田宅典質將祖父遺有未科或本無未科詭言實有出售富家收其虛粮在戶如貸本出息然不久告歸本戶官發其奸則又升科矣境內之田惟有此數虛數在官則實病在民有圖欠有賠粮有虧畝民耕一畝之田僅得九分其贏者不過奇數而已惟新墾田畝係是邊江浮土有漲有坍勢不可常宜另為一則定其段落築以田圍溝以限之石以識之明籍在官引丈可驗不使告升者以多作寡告坍者以寡作多則虛實相當利害不偏升除各得其故矣其姦猾隱稅之家善匿而未露亦可因是而根究也昔人論前代覈戶口定墾田大數見獄盆之差以明政化其意蓋並行而不悖也

姚文灝導河夫奏議　臣惟蘇松常鎮沿江近海淺水港浦潮沙之積有常而疏導之功不繼所以患多而利少也前代或設撩淺之夫或置開江之卒專一濬治不限時月近歲役夫皆臨期取於里甲而無經制小民勞擾而吏緣為姦富者有累年而不役貧者無一年而不差查得今江北運河撈淺等夫及嘉興府海塘砦石等夫俱是均徭派撥事體有常而公私不擾緩急有備而功緒以成臣欲乞　朝廷下各府將導河夫倣照運河及海塘夫每年於均徭內定撥專一疏導循環不已庶幾無患　報可於是又以為民有羸稚富貧壯病不齊不可並驅於力役乃令每里僉夫一名每夫辦納工食銀三兩內地州縣俱輸濱江官司收貯遇有興作給

散役民計日論功而償其直不惟使民見利忘勞而貧者因得以售食其力於是公私稱便而歷古之積患一朝都除矣

河防記　江陰南挹太湖北遶楊子江太湖之水由無錫入于運河運河之水自五瀉堰入者達于經河出夏港而入江其東自高六堰自轉水河入者達于東境之河港而入江其西自洛社河自橫林河自七市堰自丁堰自黃汀堰入者達于西境之河港而入江　江陰之水有二北自黃田注十一港流注諸河達于境謂之江潮南則太湖梁溪之水溢于無錫之運河自五瀉諸堰而來西則丹陽練湖白鶴諸溪之水溢於武進之運河自黃汀諸堰而來達于境謂之河水天水之來也有所受而後水能為利其溢也有所泄而後水不為害是故四境之內其在東也凡為溝港涇者十三注十二（謝点港趙宴港白沙港石牌港石頭港西雷溝東雷溝蔡港私港范港谷瀆港令節港界涇）惟谷瀆港蔡港石頭港為大其港身袤四十餘里有羨口北通大江腹裏南通應天等河跨崇仁寶池清化ミ成白鹿五鄉資溉民田最博橫河貫其中今既寘淤水絕壞斷諸港不通雖有江流之入中遏而不逝歲受旱患者也其在西也凡為河港者九注十三（夏港流皮港新溝河申港蘆埠港利港立東港五斗港桃花港）惟申港蘆埠港利港為大其港身袤三十餘里有羨南通武進網頭河北口通大江跨永陵良信來春三鄉民田多賴為利中有順塘河橫亘其間梗塞不通歲旱益甚其崇溝河長十六里隸來春沿秦望山下通南山塘河ミ𨷲水溢山水迸發田沒無救旱時又以田低於河罷人力穀不易熟此則水旱並患者也桃花港近利大河與武進半之通則分受其利塞則均害焉其在西南則青暘一鄉有前滸塘九頃圩後滸塘三火圩謝莊村等處最為窪下多被水災其次蜀水港河口淺隘中流微細遇旱稍患之餘壞沃肥種杭稻歲入畝可一鍾旱

患不及其在東南是為東順西順長壽鳳戈金鳳五鄉田多高卬湯村東新南新李岸官祿倪塘清溪太清長壽直塘諸河聯絡其中疏之則治其馮涇河約袤十里界蕭岐花塘高岸上廟堂四處河身狹小西通經河東通長壽河流波俱不能納此則水旱俱患者也傍有黃天宕地形下土性疏惡水至瀰漫其害尤劇凡高卬者利江潮之灌注凡低窪者苦湖水之泛溢江潮由諸港以入而衆河為之接引湖水由諸港以出而衆河為之受瀉此其大較也支分而委治之則存乎其人前革鑿河穿渠縱橫曲直灌注輻輳各有條理廢一不治則害生盡廢而不治則害成不可圖也漢人有言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淺暴水築田圍所以防澇也江陰河港潮沙易壅勢不能久近者一二年遠者四五年通治之勞民不可殫紀凡沿江去處宜設閘座以時啟閉每春撈淺理其閘外工減數倍矣其橫河往嘗設閘力不能守終至於廢又懼勞民數年而不一濬棄地為河棄河為草莽其利害大小何如也潮沙之淤以漸而積疏濬之功當有次第如某河某港淤淺宜五年而一開某河某港淤稍深宜三年而一開計用夫力若干工食若干每歲徵收導河夫銀兩不得別項支用盡以一定之數立為循環之法而官所不足者臨時復責之近便得利人戶則開濬之役歲有而不為勞民饒而少害豈非興利除害皆可豫見定計者乎

姚文灝修築圩坦事宜　一圩田內外所作橫塘直浦大岸小塍亦是古人井田之遺法古之井田預溝澮封畛以備旱潦今之圩田賴塘浦岸塍以備旱潦但井田之溝澮封畛多且闊圩田之塘浦塍岸少且狹所以古之水旱易備今之水旱難防然嘗考其故蹟又知塘浦岸塍初作之時亦多且闊

所以狹少者乃後人惰於修濬而隳之當思百姓欲飽食必須盡力於塘浦岸塍之役官府欲足民必須盡力於塘浦岸塍之事大抵不論低田高田俱以十分爲率低田以一分爲堤岸高田以一分爲溝池則餘九分可以永無旱澇　一五等圩岸式田低於水者底闊一丈五尺田與水平者底闊一丈四尺田高於水一尺者底闊二丈二尺田高於水二尺者底闊一丈田高於水三尺者底闊九尺面闊比底各減半高亦以水爲準外面各離水八尺若溪湖衝激去處須增者聽　一各圖圩岸俱著排年分管若本圖元有十圩則每甲一圩若不及十圩則將大圩分轄之若十圩以上則并小圩兼管之分管既定然後立封牌爲志　一封牌以石爲之長五尺闊四方各一尺五寸皆豎於圩南上二尺五寸四面刻字前云某字圩後云某縣幾都圖幾甲排年某人左云官民田若干右云糧若干下二

尺五寸培而築之　一應修圩岸該管排年量田高下照依五等岸式督率圩户各就田頭修築不論有田多寡但以田頭闊狹爲則假如田頭闊五丈者即修岸五丈闊十丈者即修岸十丈或有逃户田頭及溝頭岸則衆共修築其圩心田户若有徑塍者自修徑塍無徑塍者與衆同修逃户及溝頭岸排年則督修一圖圩岸糧耆則督修一區圩岸各縣治農官則提督一縣各府治農官則提督一府若一圖圩岸不修罪坐排年一區圩岸不修罪坐糧耆等而上之一縣一府責各有歸一法不論田頭闊狹但論有田多寡照田出人照人分岸一總修築亦可　一有等極低圩岸又係貧難及逃絕户田產者治農官務要督令該管糧耆將築都或築圖有圩人户照田起倩借力併工修築　一高鄉溝渠亦須併工開濬其法亦令糧耆將築區人户照田起倩通作一處會同里老相勘本區該開河渠

幾處某渠爲急其渠次之某渠又次之議定依次併工開濬周而復始工程小者或今年開幾渠明年開幾渠工程大者或今年開半段明年開半段　一低鄉有等大圩一遇雨水茫然無救該管人員務要督率圩户於其中多作徑塍分爲小圩大約頻弃去處一圩不過三百畝閒弃去處一圩不過五百畝　一圩田外有等坦田往往被災而不敢作災深可惻惜今後俱要築爲圩岸　一低圩岸內再幫子岸一條高及一半如階級之狀老農謂之抵水岸　一圩岸上俱要砌內外車場高低水洞不得因車水放水輒便掘岸　一凡邊臨湖蕩圩岸外須種茭蘆以禦風浪其狹河宣洩去處却不許一槩侵種以遏水勢　一高鄉田畝去水窩遠無從車灌者令田户於田內開塘蓄水備旱或所開之塘滲漏不蓄水者於他處挑取黏土和灰築底自然蓄水　一近山高田無水車灌者令得利户於

山腳田尾共買地開塘以收蓄泉源及雨水亦可備旱　一高鄉河埒臨水二三丈闊不許人擅耕種蒔以致浮土下河止許栽芟茅桑棗等項　一近時水道大半築塞官府惟於修橋則築塞沿塘河口百姓惟於修圩則築塞通水溝頭小利大害上下不知必須漸次開通若是洩水隘口雖盜椿魚斷亦不宜築打　一凡緊要洩水河內但依古人建造水橋宣洩快便不得輒造石橋遏束水勢

趙錦書江陰縣志後　郡縣分土而治其政若易也而川谷異制民生異習則其所以爲休戚者亦因以異而施之於政緩急亦不能以皆同以不能皆同之政而雖然施之此郡縣之治所以未易言也江陰素稱饒富爲國家財賦之區而地多高卬民常苦旱昔人並開諸渠皆自江以達於運河議者固謂以洩震澤之水使入于江而不知其正欲引江之流以便

乎衆也惟其潮汐往來沙潬易積疏濬未幾而湮閼如故、言水利者莫急於江陰而言治水之難者亦惟江陰爲甚其東私港谷瀆之間接乎常熟之虞安去縣九十里而遥其地枕江以爲險其民負鹽以爲利法制既疏習梟逆惡小者揭竿黨聚肆行村井而大者治舟航挺矛戈公肆鈔掠於洪濤巨浪之中至抗衡官兵而莫之懼吏捕若少則不能得多則遁逃而入於海故江陰素稱多盜賊之變而言弭盜者亦卒無良策夫其急與擾也則政莫有先焉者而其難與無良策則亦以因循曠廢之餘而欲得夫久安永逸之道爾蓋爲政之道循之治心治心者日省察之而後私僞無所容而本體常明爲政者日飭治之而後蠹孽無所萌而民生常安今或積數年不濬而一旦欲諸渠之並通居常無以稽察其出入先事不能逆折其萌芽而欲寇竊之不作此雖下濕素安之地尚亦不可而況欲以是得之於江陰乎故爲政者誠加之意時而考之毋忽其安歲而計之毋畏其難則施之有序事固無不可爲者故治水難矣而計畝以授功分年以治事所謂渠河夫銀者又爲之歲畜以待需則官府爲歲舉之常而無并集之擾百姓以彌月之勞而獲十年之利即諸渠亦未嘗不可通也至於盜賊之變雖無常形而先事立防則若保甲之法編集提督之有方會哨之舟彼我往來之無間則亦可以消其未形之惡魄其不肖之心而即不幸有變亦不至於滋蔓而難圖矣蓋崇本以清源因時以制變賢哲之士自有良圖而天下之事則未有無序而可行懈弛而可幸於無禍者也此其大端也予之始從政於此也睹民物而惻然視案牘而茫然徒切焦勞罔裨治理今而後知江陰之政其先且大者寔在於是則又以積廢之餘未能兼舉而且自惟鮮獷罪深莫克是終之爲懼於是丁未十有二月

江陰縣志成邑之事巨細既有載矣而於斯二者則予不能不深致意焉以竢後之君子也邑故有志令志作於大司成水南張公其遺文故實多採諸舊志而提綱以示之準糾繆以協於貞芟蕪以歸於核蒐逸以入於詳使燦然足以信今而傳後從政者有所干稽則公所自得者居多其共繕之費取諸歲會之餘而公自授館汔于告成蓋謝廩庖之餽省金凡若千兩同修邑志者五人亦多所謝卻而劉生珪林生文煥中以病亡蔣生龍復與計偕孜孜夙夜克相厥成者則多徐生鳴玉吳生胤之功焉皆續志者之所不可不知也

靖江縣志　靖江之田賦與他縣亦畧異他縣賦有恒數則田有恒額酌其肥瘠而畝科幾何雖百世不刊也靖邑之賦定於五萬三千六百而田有漲坍時多時寡不逾年而輒易則科賦之輕重因焉其言曰坍則通縣包賠漲則闔戶需惠蓋則壤之成不得緣坍而減自不得緣漲而增也故他縣冊稱鐵板靖冊獨稱魚鱗魚鱗者參時勢而先後次之非一成不易之則也司牧者誠有意民嵒是不可毋詳審焉

郡判吳紳軍搭帖原籍充伍議畧云解查補伍費神費牘勞民傷財而逃隱買補之弊終莫能革每見審併一軍動擾排里本管慢脫刑累傷生横造冊籍歲無虛日及其已解在衛徒靡口粮一遇征發恐有失利不敢調用仍募民兵夫當無事民既出力以養軍及其有事民又出身以代死均之赤子一損一憐不同若此者何哉法使然也若止本籍當軍無絶無逃無查無勾私家軍庄足供常膳有事赴戍公家重資其行民壯不必別審而卒伍自有定分軍衛不必紛錯縣令足以統制或就其軍數多寡調委武員一二協同所任丞簿師領操練總轄於附近衛所雖或臨陣有傷餘

丁自甘充補彼利當餉行資之懮誰肯認缺此則一舉而百省者也竊聞正德初年奏行事例凡軍逃者許就逃至處所自首即於其地收伍原衛開除願留原衛者聽不復原籍勾查新紀者自當照例開遣此亦順民情以求實用之一端今查靖江見在併戶存軍六百二十四名差合近年募兵之數若以排年編戶輪年操備又不若即軍籍者尤為便利也深惟民兵衛兵天下行之久矣孰不知衛兵虛名民兵實用之辨第衛兵生長行伍習戈矢如耒耜民兵取於畦畝市井間訓練有難易耳若取吾說行之則可無二者之虞矣

江陰李詡戒菴漫筆　余邑有匠班銀匠戶每名出銀四錢五分此定于　國初而戶籍一成不變矣然以匠名為其有匠利而課之也今其子孫不為匠者多矣猶可責其辦者承祖戶而力亦勝也中間有絕戶有逃戶則里甲賠辦出于無辜有零丁有乞丐過每追併必至于盡命何無一人以通變之法聞于司牧者乎排年十年一編審可照例行也核見在匠作均派之當無難者留心民瘼之君子當亟行之矣

靖江縣志

靖之田賦與他縣略異。他縣田有恒額，則賦有恒數，雖百世可不刊。靖賦定千五萬三千六百，而田有漲坍，時多時寡，科賦之輕重因焉。坍則通縣共加，漲則闔戶共減，故他縣册稱鐵板，靖册獨稱魚鱗。

邑之田有官田，官田所入以供官府盈詘之需，但不缺國賦而不服雜徭者也。有民田，聽民自為種佃，而供上之課，服上之徭役者也。有沙田，如積荒沙田、坍沙田、灘初成而轉科之沙田，或官或民，其賦徭俱如上，而稅額則稍輕矣。有灘田，瀕江漲處，已出水、未出水俱謂之灘，亦有官民之別，其賦與徭俱極輕。有山田，惟孤山之十五畝，歲課鈔錢三十文。有土官庄田，嘉靖四十一年，鴻臚序班鄧欽承奏其祖尚書鄧明係安南國輸忠納款人員，欠有　賜，丈清出孤山等處田十頃十三畝，抵補坍没田十頃，賦徭原三升三合。至萬曆初年，奏例起科，附籍甲後，仍不許子孫擅賣。坍者今告明抵補，有碑刻幕廳。

沿江要害：西有圌山門、永生洲（屬鎮江）鎮，在江北則黃家港（屬泰興），江南則俞塘等港（係武進），而邑之小沙圍、太平夾、黃等港通之。東有巫子門（係海口），江北則狼山（屬通州），江南則福山（屬常熟），當楊舍（屬江陰），而邑之永慶圍、青龍等港逼之。防上流須守小沙圍、太平等港，防下流須守永慶圍、青龍等港。其西北接壤維揚處則有鎮海市、生祠堂、永定營、陰沙等處，為江南北叢雜之地，最易生姦。

本縣信地，南自皇都港至天生港（計三十里），東南自天生港至青龍港（計四十里），東北自青龍港至孤山港（計四十里），北江自孤山港至侯家港（計三十里有奇），各以兵船布列。

（按小沙、永慶兩圍去邑最遠，奸究易生，而黃家港、俞塘港與夫劉家沙、唐沙等處尤為盜藪，亡命逋逃，日飛帆出沒于烟颺波浪中，聲勢不相犄角。謂宜于小沙圍設一重兵，兵船分置太平夾、黃等港，與隔江五河相聯，則上流截矣。復于永慶圍設一重兵，兵船分置青龍等港，與陽江楊舍相聯，則下流截矣。今計不出此，總司兩哨俱安坐邑治，而兵船數隻俱集圌港，徒取便宜，不顧要害，亡論東西有警，鞭長莫及，豈固一隅以衛金陵之意哉。況斗大一城，倉庫巡警自有巡捕，自從卒有不虞者，中彙慶復有總司，是宜斷斷改圖者。至西北永定一營，向為爭界設，今連年屢發江淮為便，圖係更重，第土兵百名不當一號，且不諳步伐，不習止齊，鍵鋤數事，信可刈干戈，缺未是，可不為細故陰兩計也。）

總練司萬曆十九年以倭警設統練水陸官兵（水陸營哨官各一員，後以水并陸），實存水營官目兵二百二十五員名，陸營官目兵一百八十五員名。

永定營天啟七年設在靖泰分界處，統轄哨官一員、識字一名、百長一名、哨長五名、土兵一百名，官廩兵糧地方有田人戶出。

（朱得之曰：國初懲倭之詐，緣海備禦幾於萬里，其大為衛，又次為巡檢司，大小相維，經緯相錯，星羅碁布，狼顧犬防，故所在制有數。百料大船、八櫓小船、風尖快船、高把稍船、十槳飛船，凡五等，至如定海、昌國、首道所係，切近彼島，則船數倍蓰他處，而以時出哨，各有限界，至各港次要所，又設水寨，當柵以止舍之，所以制禦之者甚密矣。歲久人玩，法生盜生，二十年來，山賴懶倒，當事者見不可用，遂別募以充遠徵以禦，改造巨艦，一切從宜，而舊法固廢不講，則失懲咽之過矣。愚竊謂衛所軍壯、巡司弓兵之類，宜因舊法，務足故係，或抽義丁，或僉壯士，而以其半宵守，其半團練，更迭肄之，俾當可戰。或應一時未習，不足應猝，則量留舊募，與新調之選，以備緩急。久之或可盡罷，一守石浦而循烏，雖然此特治標云耳。若夫約己裕人，宜民酌損，修明法紀，變易風俗，力挽衰頹，鬭冒之習。）

務敎忠實節愛之政是謂自治是謂先為不可勝則存乎其人焉耳矣

陳侯迺煇議　清江三面臨汎東北通圍狼東南接江陰戰艦除舊久宜日習若陸行出西門迂裏而北通泰興不過六十里耳其間別無陵阻可憑閘河足恃惟是泰清交界之地有河一線劃分南北原有永定一營民兵百人屯集其地使此河不塞固壘深濬俾可界限戎馬奈連年淤塞僅存河形不獨旱涝無資封豕長蛇不猶枕席過乎更二十里則有鎮曰生祠堂係北來便道為盜出沒之地閘切左近于此設立營堡固林壯藪可以設伏稍折而東則孤山一壘又可乘上臨下處處伏兵所謂守在藩籬者也

南至長興縣

北至武進縣五

六十九

九十里

七十

十里

東至東太湖三十里

宜興志　百瀆在縣東南五十七里爲上瀆在縣東北五十里爲下瀆當以荆溪居敌郡下流逆於震澤西沿號爲百瀆以分其勢雖總謂之百瀆而有上下之别人間横塘𧸘四十里以貫之瀕湖畝畝皆通爲方輿勝覽云横塘直南北以經之百瀆列東西以緯之號分溪流以下震澤宋治平中令樓閲齊定四十二瀆餘多湮廢單鍔水利書云自蕪湖貫陽伍堰達吳江循人之一身伍堰爲

首荆溪爲咽百瀆爲心震澤爲腹吳爲脉絡相貫也舊志載瀆名七十有二皆在本邑然昔陵新塘鄉稚瀆村實號百瀆口亦附隸其間舊獨闕不書今亦詳號於後　陳莊瀆　北津瀆　中津瀆　南津瀆　吳瀆　五千瀆　伍賢瀆　牛路瀆　馬巷瀆　歐瀆　楷店瀆　龔師瀆　李莊瀆　新管瀆　彭瀆　許墓瀆　俞家瀆　寺莊瀆　高莊瀆　毛瀆　吳溪瀆　臺莊瀆　趙莊瀆　北朱瀆　趙瀆　後師瀆　湯新瀆　南朱瀆　王塔瀆　師瀆　湯師瀆　許家瀆　高涇瀆　李家瀆　徐瀆　符瀆　葛瀆　墓瀆　黄瀆　前瀆　黄干瀆　鴨舍瀆　官瀆　朱瀆　計瀆　鬱瀆　新瀆　大浦瀆　歷瀆　芝瀆　社瀆　廟瀆　蚍瀆　馬家瀆　鄭瀆　捱瀆　戚瀆　湯瀆　土瀆　西市瀆　覩瀆　交瀆　呂瀆　塢瀆　康瀆　何談瀆　岸瀆　蔡瀆　須瀆　蔣瀆　後黄干瀆　定跨瀆　河瀆　竹門瀆　已上七十三瀆舊本賤　永昌瀆　昔丈瀆　前塘瀆　新塘瀆　陳墟瀆　墻壚瀆　楊巷瀆　䤖草瀆　大墟瀆　長今瀆　沙塘瀆　古龍瀆　丫口瀆　莊墅瀆　陰陽瀆　無口瀆　市橋瀆　梅塘瀆　烏瀆　山瀆　蘇瀆　胡瀆　蘆瀆　草瀆　梳瀆　豐瀆　已上二十六瀆舊武進縣　湖瀆在縣荆溪南一里與荆溪接　東湛瀆在縣東北十五里西通運河東入横塘　西湛瀆在縣北十五里通湛瀆入運河　草塘瀆在縣東北二十五里　黄瀆在縣北四十五里樓公瀆在縣北五十里宋熙寧間令樓閲所開故名　秋瀆在縣西北二十七里北入洮湖　已上七瀆俱見郡志　今考鄉都所隸有在百瀆數外亦名瀆者并附於後　蒙瀆　漲瀆　公瀆　繆瀆　魚瀆　良心瀆　早瀆　祖瀆　李瀆　稍瀆　禮瀆　上角瀆　馬瀆　省瀆　十瀆　鍾瀆　漠瀆　妙千瀆　韓瀆　上百瀆

宜興縣志

國初民田每畝起科五升止帶七耗以備鼠雀此其經制也其官田則
抄沒入官科則各異此其變制也若宜興武進則又以伐吳兵餉
不給預借一年併徵一斗七合此其權制也是時無錫尚為張士誠所據江陰雖已歸
附以當兵衛免借及吳平定賦無錫江陰俱照舊額惟武進宜興守臣不
敢申明預借情由只據併徵為額畝科一斗七合此則因權而遂
失其經也及宣德間巡撫周忱以 皇都北徙糧運艱苦建議官
民田並令加耗其田則重者耗少田則輕者耗多官田額重坐派
每金花銀一兩折米四石併徵糧多坐派每官布一疋折米一石
諸凡 上供下用一切取給餘米賦外更無科斂此又善處權變

而默寓反經之意也至嘉靖戊子知縣丁謹具減賦奏直隸常州府宜興縣
知縣臣丁謹謹奏為開闢荒田以給貧民事臣謹仰榮聖恩叨授茲職自嘉靖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到任以來夙興戰兢
圖惟補報切見本府屬縣武進無錫江陰宜興前代稅糧額設每畝皆徵五升三合五勺至正丁酉武進宜興先歸 天朝無錫江
陰附近蘇州尚為叛賊竊據 天命征勦若戰十年大軍乏食至丁未年權于武進宜興預借次年秋糧民田每畝五升三合五勺併
作一年起科遂徵一斗七合至戊申為洪武元年常州府知府趙良奇以為無錫江陰稅糧俱照舊額獨武進宜興則併舊額及預
借之數縣作實徵未曾分豁宣德年間巡撫尚書周忱憫二縣糧重 奏乞金花銀六萬四千兩每兩折米四石官布八萬疋每
疋折米一石派二縣嵗運改兌金花銀每兩折米二石八斗者出之數反以別用官布八萬疋亦為給江嘉定二處分去三萬疋
是二縣雖有銀布之名殊無銀布之利賦重之苦其來如此又況本縣地方西南連長興廣德山隴山水時發衝成淵壑東北接沙
子湖太湖水鄉湖水時漲沒為沙渚加以災傷疊遇田漸拋荒三分有一地利尋減正稅仍舊民不能堪逃亡日甚見此民困罔不
痛心臣伏覩嘉靖六年二月十三日詔書內一款各處荒白田地小民豈無願開墾耕種者亦由官吏里甲逼其認種當差不敢

承種有司即便出給告示曉諭但係久荒田地許諸人告 官承種免其差役三年三年之後如果成熟方纔量納輕稅及奉 詔書
內一款拋荒積荒拋荒田地遺下稅糧令民陪納所在官司即出榜召募不拘本府別府單民竈匠盡力墾種照數出與由帖永遠
管業量免稅糧三年欽此欽遵臣隨出榜諭凡荒田畝責令里老排年詳開其戶下田若干及田主之存歿荒蕪之情由據實呈
報臣即隨地踏勘每畝委公直一人往來勸課凡願開墾除力能自為之家其餘無力俱於導河夫銀項下計費量支其不自具農
器者給以農具其之未種者許里排保給於濟農倉內多寡給與仍限秋成照數輸倉成功之後遵承 詔書仍免糧役三年每戶
給帖以照且刻石縣門遂一開名俾世業其田備由於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申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景宇批參申盡心民
事新政可嘉除另行外俱依擬行工完具數造冊回報臣益加招諭隨據成任等鄉二十四等都民史綸李旦等陸續領告開墾臣
隨踏勘明白估計工力督責以底成功通計給過銀二千三百二十六兩四分鍬鋤六百六十九把米六百六十九石九斗開過荒
田二萬二千一百八十七畝築通埂塍三萬四千六百一十八丈六尺高阜去處開過荒田五千四百六十七畝除洪水衝成淵
墾不堪耕種外猶可開墾而無人承佃者甚多仍出榜曉諭若有所在軍民人等願役業開墾者一體照例拖行切推 聖朝財賦

盡出東南而宜興實東南之鉅邑人民寥落如此不亦甚為可憂也耶幸蒙 皇上恩詔下頒恤民以及於力今仁哉 皇心民官
感協力開墾故本縣久荒之地多成可耕之業信乎 皇上感民之誠萬民應上之速也臣顧目前之利雖已興日後之弊尤當
究誠恐開墾之田攢積年之久不能常如初賦之輕豪強之人戶見利之興不免妄起紛爭之訟又況各戶舊積拋荒之遺既遺里
甲代輸之患今擬三年免稅之例應成里甲代輸之難於今年四月二十九日備將前項緣由并工完數目造冊申蒙巡按直隸監
察御史劉景宇批開恭申閱冊廣免有方防弊遠 面恤民至計具見初政之善但事干稅額必須請奪仰縣經白具 奏施行繳臣
遵行 奏請伏乞 皇上勅令戶部詳加議處將前項所招之民各閣之田轉行撫按著落有司刻石註名俾永執業業既有主不
聽豪強之爭如式有爭治以指占之罪所免三年之賦墾衝成淵墾之田患作輕貴武將本縣餘米武將差徭剩編等項官錢查支
包補及思金花銀兩闊白綿布輕賣京係 奏請以給宜興武進者亦乞轉行巡撫衙門金花銀兩每兩照舊折米四石官布為指
江嘉定分去者照舊後還盧派宜興武進仍將年例歲派耗米此照江陰無錫歲半科徵以補二縣重額之數如此則本縣失業之
田變為成業之田重輸之賦均為薄輸之賦民食日充國賦易足臣與萬民不勝感戴之至 行勘間本府知府

張大綸勘得無錫之糧得與江陰同宜興武進反不得與無錫比委係不平然舊額卒難擅改但議取彼之餘包此之耗此又善體丈量之意而權不戾經也宜民其少甦矣嘉靖丁酉知府應檟議查前項田則弊多奏允將合縣田糧均為官民二則本折二色此其立法簡便使百姓易曉弊端潛銷而奸民不得售其術矣至甲子知縣郁言於丈量之後又總官民為一則而本折色仍之法益簡便但民田原稅一斗八升奇今加二斗奇寔官以益民似也若蕩塘灘滄原稅三升奇今加三升九合奇山脚地五升奇今加五升九合奇又田地每畝虛增二釐夫蕩灘寺通縣加稅宜均糧之輕也而反益重田地通縣無糧者查出宜補糧之實也而反加虛豈丈量之際委托匪人不能仰體長民者之德意而或誣上行私以致然耶尚俟留心於民瘼者一加察焉

國初每戶各給戶帖備開籍貫丁口產業于上軍匠籍例不分戶每十年一造冊其丁口添減田產開除皆照見額法已密矣但歲久人玩弊端漸生或有戶無人（花分之弊）或有人無戶（詭寄之弊）或載丁不實（謂已死無以為開除）或實丁不載（謂已成丁而受其賄則隱不上冊）其戶口之或多或寡冊俱不足憑也為今之計務在申明脫漏之條兼做隋人貌閱之法不論土著寄莊（本縣富室多有借托他處顯宦捏作寄莊以隱蔽自己田產冒免差役者然他官既於其本所獲優免矣此處縱妾自置豈容重免）田產一以律施之見丁立戶盡革花分詭寄之私撓戶編甲勿縱因仍（謂失除丁）躲閃（謂失收丁）之計夫如是則即甲可以稽戶即戶可以驗丁一整核之下永無虛丁空丁之弊矣錢糧何患於逋追徭使何憂於偏重耶

鎮江府奉　旨增造座閘記

姜寶

我鎮江府丹徒丹陽兩縣所通舟之河為漕河漕河綰東南運道口地形高於常蘇不啻三四五尺每冬月水輒東西瀉西以江潮冬枯則瀉而西入於江常蘇霜降水落也則又瀉而東下如建瓴然西下京口閘之板謂可防水西走矣東注則無可柰何以漕舟之艱於行也往往議挑河兩縣河身亘長百五六十里不閘河流淺深率多為壩以障水河淺深不一又亘長難于水之去此挑未及半而漕舟首尾相銜至輙又停工以放運水既障去時則又難於來每年循習如此　國計民生兩有妨所司每相襲為故常狃工吏及營求督工員役之言徧開挑圖抵塞而不知往蹟亦有可尋由來玩弛又如此萬曆十年前撫臺龍泉郭公思極謬採及蒭蕘下所司令覆議憲副及泉李公顒檄行府府太守文臺吳公撝議悉心力蒐訪而旁畫議以上郭公是之具疏得請于是量地遠近添造丹徒之大檟山丹陽之黃泥壩與陵口先所造凡三閘各委官設夫以司啟閉議如誌書所載每年蓄練湖之水以濟運淺當撩濬者如丹徒之夾岡豬婆灘丹陽之黃泥壩陵口等陽守處兩三年闊或一修舉部議著為令甲永不許大開河為民病民感三公恩舉手加額焚香誦功德遍兩縣兩縣新令長馬公邦良周公應鼇恐久而或致廢格也請於新太守見復范公世美書來請記予嘗統論我鎮江諸閘由運河直達者七丹徒自京口閘南閘東至于大檟山所增造閘凡三丹陽自呂城閘陵口閘尹公橋閘西達於黃泥壩所增造閘凡四丹徒傍出而臨江為新建閘為丹徒鎮閘閘凡二丹陽麥舟橋南去金壇者閘凡一與夫呂城鎮青龍橋外一壩皆防其水之去丹陽之支河則陳

家橋太平河口閘凡二皆藉其水之来是於歲漕計所亟宜究心者也又嘗籌之黃泥壩所新造其初南實而北虛々則裂頹且崩矣後即改而為今他閘得無有似之者乎法當審核而實其虛前此陵口閘出在水面者徒取閘形具而中兩傍不如式枚不得入於函其下蓋有漏危焉後即亦改而為以智理匪人也雖保一無瑕而全然兼弃他閘得無亦似之乎法當審核而堅其瑕呂城鎮閘與武進縣奔牛鎮之上下閘底初均平後来武進之新閘廢而拆為書院石料也冬月水消減奔牛兩閘底遂復蓋君之學素精脉理其浮沉盈縮之數貫徹幽微故用藥出群醫意見之表而疾病死瘍求以全活者戶外之屨籍々也今觀其濟急拯危自任其責則有體物之仁矣精診切而權变其藥則有達理之智矣不以貧富為報施則有輕財之義矣由其道雖未與越人郭玉宋清者爭其去今之醫也不亦遠乎吾又見君謙虛退讓循默恬雅有儒者者風今之儒者自負其道每見醫者輕之一旦居士大夫之任視民疾苦漠然無動於中而惟知黷貨為身家計是反醫之所不如矣夫若然則何君之賢非但優於醫也已

唐順之鎮江丹徒縣洲田碑記

古者與天下為公而泉布其利、然山川林麓天地之産、金石鉛錫雈蒲𦻐蘆鳥獸翎革之瑣細、莫不為之厲禁、而名山大澤、雖封諸侯不以及者、非自封植也、懼夫利孔不塞而爭訟滋繁、則是以其利人者為人害也、其慮可謂深矣、丹徒環江為邑、沿江上下、多有蘆洲、其為利甚鉅、而新故之洲、時沒時長、故不入版籍、而人據以為私、每一洲出、則大豪宿猾、人人睥睨其側、畢智殫賄、百計求請、或連勢人以搖官府、必得乃已、及不可得、則譬其得者、而相與為私鬭、甚者構亡命徒矛稍、僮賊公鬭於叢葦高浪之間、相殺或數十人、官司逮捕、瀰反覆解脫、獄案滿笈筐、積十數年、不可詰絕、故洲之爭未已、而新洲之爭人起、於是丹徒之視蘆洲、如懸疣枝指之着體、非特其懸與枝而已、且痛連於骨髓而怵於心、甚為癃蠱、不治日深、而丹徒縮水陸之口、廚傳日費數十金、謂之班支、郡邑公私莛燕諸所依籍、歲費且數千金、謂之坊支、閭里騷然苦焉、不可以已也、萧田林侯既蒞郡、日夜問民所利病、除所不便、深知班坊苦民而未有以處也、適會有洲田之訟、於是慨然說於衆曰、吾欲徙兩害以興兩利、可乎、且夫古者山澤之利、其權一歸於上、而今擅於下、古有遺人掌客、道路委積賓旅廪餼之奉、其費一出於官、而今役乎民、權宜歸於上者而擅於下、則孔漏、孔漏者啟奸而人以俠、費宜出乎官者而役乎民、則斂重、斂重者積蠹而人以貧、今若一切反此二數、使擅乎下者歸之於上、役乎民者出之於官、塞其漏孔而蠲其重斂、因天地之藏以濟人事之乏、收豪民之腴、以代貧人之賚、是蘆洲之果為茲邑利也、而又何病矣

衆議然曰、侯議是、侯又以丹陽水陸之衝、與丹徒同、而竝隸湖田爲豪民所壞與蘆洲同、思推所以處丹徒者處丹陽也、乃并二議以請於巡撫公、巡撫公是之、請於巡按公、巡按公是之、既得請、於是痛絕其豪之爭洲者、與其侵湖者、而歸之官、而兩邑靡寺之田附焉、總洲與湖田寺田之所入、而均其贏縮、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裁其溢而存其不可已者、於是出入之數、大略相均、以嘉靖癸卯九月而訂籍成、加其籍而行之、遂以爲故事、邑人皷深德侯、而恐後之人不能守侯之法也、而又恐豪者惡是之病已而欲壞之也、相率請於邑令某君、而鑿石以記、凡洲田與寺田之在丹徒者、爲畝共五千三百九十五、歲入租二千九百石有奇、易金可若干兩、蘆薪歲易金可百兩、山薪歲易金二十六兩、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定其額、凡爲金四百兩而羨、凡湖田與寺田之在丹陽者、爲畝共三千四百五十有奇、歲入租千七百石有奇、易金可若干兩、湖魚歲易金可二十兩、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定其額、凡爲金四百兩而羨、藏其羨以待改歲之所不及、而關出其羨以賑山饑、自癸卯九月至乙巳五月、總羨金九百八十二兩、米千五百四九十石有奇、具職悉刊之碑陰、其應畫出入則訂籍其存、林侯名華字廷俊、篤志古道、爲政一本經術、余嘗爲序其口義者、其惠愛在民多可書、茲以記洲田也、故不及

鎮江府志均田法　人民之丁產事業、官府必有冊、土田之鱗次櫛比、鄉里必有圖、按圖以稽其荒熟爲某人見業、則田不可隱、按冊以稽其家某戶占田若干坐落某處、則稅不可逋、嘉靖九年大學士桂公萼嘗建議清圖清籍、該戶部看得圖者地圖也、所以圖其地畝坐落之形、洪武二十年覈實天下地土、遣監生丈量畫圖編號、名魚鱗圖、籍者冊籍也、所以籍其丁產多寡之數、我朝十年攢造一次、名爲黃冊、前列里甲格眼、後開人戶丁產稅糧、分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已爲定規、二項合行各該巡按官查照施行　按凡丈量田地、凡如國初之制、造爲魚鱗圖、始可以杜絕姦弊、蓋古者田爲母人爲子、故易考、後世田不爲母、反以田繫戶、戶有升降、田有轉易、遇到之際、欺隱之弊由之而生、田土者不動之物也、而可以飛灑、可以隱沒、稅糧者隨田者也、而或有田無稅、或有稅無田、則以推在里書之筆端、官府無可稽據以知其實也、魚鱗圖者田仍爲母也、田有區段、各有四至、內開某人見業、鄉有封界、又有大四至、內計爲田若干、自一畝以至萬畝、自一里以至百里、各以鄰界挨次而往、造成一圖、則一縣之田土山鄉水鄉陸鄉洲田與沿河有水利常稔之田、其闊道路之所占幾何、皆按圖可見、故周禮地訟以圖正之、可見圖之與冊相須、而不可無者也、圖者以土繞人也、所以立砥基、冊者以田歸戶也、所以稽常

稅而定科差桂公清圖清稿之請 朝雖不果行而其在武康德安二縣皆嘗正圖籍均里甲民皆稱便有司者師其意可也 國初承兵亂之後所在蕭條人稀若地曠閩人稀者地亦荒地無主則兵墟邑無人則空城故州縣不得不計戶以定里如江南華亭大縣也計八百里四川遂寧亦大縣也纔十四里皆非其疆界之廣狹也迨既計戶以定里啟冊亦以田而繫戶自是相因之道在有司得其人則欺隱之弊自無蹤有丈量必得其實而浮糧自豁惟丈量一事須聰明強力耐勞而肯盡心又習知方田之法者始能究竟其事之究竟魚鱗圖歸戶冊縣總者收貯在庫官府掌之鄉總者收貯在鄉里老掌之皆丈量官用有印信專官以掌之縣鄉相對總撒相符前後相付不使奸人得以磨滅改易則在在之田賦常清矣

田賦有定額不可加損 朝廷曩不知後來有新墾獲利者例當陞科起稅而寧以與民使得以羨補乏不缺 朝廷之常額足矣昔王端毅公巡撫江南時以各處瀕湖邊江濱海田地東坍西漲名曰新增實非舊額特以等項糧不入黃冊另造白冊以補小民之包賠此意可師也

量田者欲以覈實也覈實者欲使小民不當虛糧 國家不失舊額也雖以增額為功當事者或疑聽人言慮其虧折乃短小其弓步使至于道路不空留其田外之溝塍是豈 朝廷覈實之初意哉雖然膏腴磽瘠

若欲相勘覈實錮停尤須加意經賦冊一款云此見丹徒西南一望荒山舊亦起糧計一千九百三十頃被其累無糧猶徒以蒿草供額賦亦足悲矣丹陽金壇亦然但其山不加于丹徒故如是若少耳夫之邑荒山雖少而望明賠糧之荒田亦不為鮮始舉金壇而北達呂城積梭荒田言之數及五千六百七十三畝六分三厘五毫比勢低窪而水時盈尺上脈沙瘠而草不及寸若無畛域惟甲攤糧竭荒山以荒草供額賦而荒田以清流供額賦其實等耳但丹徒荒山逼近大河故上人自擊而悲建昌圩荒田僻處邈隔故小民向隅而泣荒內閒有百之一二附田可墾成熟陞科者不為陞荒額外增熟之田尚難一田兩稅荒田雖可重複科徵似此猶田不容不動上山轉念者也

馬政 按種馬凡馬重兒四縣為小群五十疋為大群每疋設殷實者一人為馬頭每縣馬一疋養之者十五丁兒馬一疋養之者十丁均出草料銀七兩之錢貼與馬頭作為養馬之費但馬頭百般擺弄祇充私囊馬詐稍贍不顧及馬倒死又斂馬丁銀貢補指一科十民不勝苦其備用之保馬頭類收輸官于群之內擇有力者一人為群長以與一歲備用上馬等項銀兩又每群設獸醫一名其工食群長給之 又按舊種馬係養于民計歲件駒擇其尤者解京給散軍士後因道遠馬斃民苦賠償是乎聞奏 准免其本色歲納折色名曰備用每兒馬

一匹徵銀二兩五錢七分二釐騾馬一疋徵銀三兩八錢七
釐二毫凡兒馬一騾馬四共銀二十四兩作馬一疋解太僕
寺兵備田銀供出于馬丁每丁二錢五分有奇然亦貧富
眾寡或數人為一丁或數戶為一丁非人各為丁也　國初
推人丁多者養馬致有糧遞水田丁遞馬之謠　嘉靖十
六年巡按歐陽公賦役冊開馬政二事一曰糧馬二曰馬
價三曰場租

十卷清屯種引兵部尚書胡世寧一條　換募調引
兵部尚書楊博一條　十二卷徵解庫藏事宜

沙田　巡按路御史疏

戶部題覆巡歷已周等事奉
聖旨常熟江陰新漲田糧派給學公用天馬工食外
充餉無幾明係借題消靡併江陰包補老區嘉
定詳抵柵糧供弖明悉着該撫按確查具奏
其泰興沙田畫界已明即起科充餉蘇松常三
府屬先經勘定銀米自七年起登入會計作速
解部交納

江陰縣詳　沙田一項不知起自何年查嘉靖二十九
年縣志內載有新墊田畝係江邊浮土漲淤不常
宜另為一則定其殷落數語至海都院建議此項田
畝皆屬江心浮土倏忽滄桑不可定為正供必須另
立沙田一項五年一丈所錄來也至萬曆二十九年都
知縣以各院道衙門經臨居民等役編派坊里承值
答應頗苦始列款請編于沙田內支用以省編累中稱
本縣每年坊里供應之費該銀八百七十兩八錢有奇
今自徑編法行不容復派之民而此項若無所出查
有沿江新漲沙田一帶舊為豪民懇占獲利甚厚節
稱消長不常其賦稅半不入會計奸猾乘此影射
規避有司難于查比今查貲在陞科沙田除已編入
會計外其餘未入會計中報院道支用与未中報本
縣支用者二項本折色今之每歲可得銀六百二十四兩

三錢有奇合無即將此項徵抵前費尚少銀二百四十
六兩五錢有奇仍于二十七等年已徵在庫沙田銀內
支湊崇院道准如議行勒石垂示後因新設學院兵道
海防廳移駐江陰一切鋪設新增各役額無正派查有
續漲沙田加生二千五十一兩七錢七分九厘合奉　明旨
盡裁充餉但各役原食沙糧難令枵腹供事若欲加入
條編勢必難行合無止照崇禎四年奉文查汰各役
工食併餘米銀共四百一十四兩五錢零登入會計具
餘仍抵各役工食則惠此江民蜀甚有極矣

常熟縣詳　富龍沙原報陞科米二百一十八石有零
折銀一百九兩三錢三分四厘崇禎元年奉各院批
發蘇州府學看養士之需至崇禎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烈風驟雨前田隨潮坍沒查天啓七年原田一十七
頃三十五畝有零今僅存六頃七十二畝原草灘四十二
頃今僅存一十二頃原水灘二十頃今僅存七頃
先經識沙佃戶目陳赴告蒙學院　甘御史批仰理刑周
推官轉行本學教授朱萬壽親詣富龍沙踏勘減
徵銀七十二兩九錢聽卷可據委無別項欺隱

嘉定縣詳　本縣沙田蒙前院饒御史具題奉
旨清查已經前任朱知縣躬親丈勘冤將沿海一
帶五七等都地方原額田蕩共該三千七百一十七畝零
上加二斗原則畝加五升不等共陞米一百五十石七
斗又吳淞江漲出沙田蕩三十八畝七分七厘不等科
糧九石一斗七升零具詳兩院會疏自七年為始
編入會計解部充餉無容別議止因部覆有詳抵坍
糧外一語疑以致煩　明旨欽查不知所加之數原在
于斗則沙田上畝量加科非以無糧之田詳抵坍糧而
以其餘者輸部也

崇禎十年七月初六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四府荒田洲田熟田僧田
吏科陳啓新獨建時尚直承庭忠海陳天下大
病根仰懇聖明大捨作力復祖制以破解迷急解民
危以平趨亂踐奉
聖
旨奉內吾欽遵部覆酌可行的著各該撫按及屯
鹽御史逐一查核巡州奏報不許朦混玩延亞不得
繳往巡按仍將屯書全本須發酌量長便有部駁本
書的另議奏拿該部運立限去其分路差官及借併錢
半事宜俟清查有緒再議
巡按御史路振飛回奏蘇屬寸壤皆賦並無屯田名
色即長吳兩縣間有之然亦肇自國初相沿嘗業已久
誠不宜取贖以滋紛擾至蘇田一項吳中田土皆海
濱湖蕩其間坍漲靡常爭無撤溢然其賦稅之出
則因肥瘠為高下不能以兩同之即如通餉初興該銀
三萬二千五百三十五兩八錢零部中原照萬曆六年會
計錄計畝而派乃在該府則推遵奉部坐銀額將闔
屬田地山蕩高低派徵共足應解之數而止厥後一加再
加三加悉依此法通融酌派是以上不虧于餉額下不
苦于荒屋原非膠于一轍縣派一分二釐亦非拘于徵
多解少纖毫侵沒那移于其間也至于地畝較渚而
糧數如常又因坍者皆久冶重則之田土漲者新陞升
合之蕩灘此之田頃田什僅抵糧之田什田畝故每歲所陞

總亦無幾得以補直堅排積坍荒糧尚不夫部派原
額為幸乎即推吳縣稍餘一升七勺又已詳移
欽尊續精別無可供接括其洲田一項惟湖帶海地薄
土疏洲渚淤淺易坍難漲間有陞糧隨即詳抵坍課
頃自崇禎二年奉文清查原無餘稅可徵今推常嘉
二縣新漲洲田亦經丈勘起科造入遂年會計別無
隱漏牧馬草場原無建設僧田推龍興寺有欽賜堂
落長洲嘉定二縣國初以來歲輸租糧解寺頃自
崇禎二年奉文照依民田起科已將加科銀兩造入會
議款下解部充餉無可復議熟田惟長洲縣有西華
侯梯糧田一項計歲米一千一百石先年欽賜已久非于私
種。松江土狹民稠寸壤皆登賦籍荒田一款自洪武
年間舊有定額歷弘治十五年而一減萬曆六年而又一
減迄今實在四萬二千四百七十七頃三畝三分八釐五毫
會典志書具載及節年會計冊可考並無積荒可以
開墾至于洲田實無新漲間有河灘成熟蕩田俱已陞
入會計歲輸糧稅別無隱漏其牧馬草場僧田熟田
供無。常州府並無官田荒田洲田。鎮江原無官田
荒田其洲田惟徒陽二縣所有新漲沙洲預先告佃
五年一次例豪釐丈勘以抵坍沒每有虧額不
數妥無隱匿至牧馬草場每年輸納草場租銀載
入考成供係全完解部僧田徒陽二縣有 欽賜全

焦甘露鶴林萬壽崇禧等寺納糧不當差田土係歷來
刊入全書冊內每年會計可稽熟田府、當三邑有徐李
趙等府莊田遵奉 欽賜例應納糧不當差並無投
獻 呈莊田地惟徒陽二縣籽粒洲田每五年一次蘆政分
司親臨丈勘過漲陞科輸納籽粒過坍除豁並無隱混
崇禎十年七月初六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江寧廬州安慶

備錄

南京

都城六朝舊城近北覆舟山去秦淮五里至楊吳時改築跨秦淮南北周廻二十里近南聚寶山　皇明定都大建城闕城之域惟南門大西水西三門因舊更名聚寶石城三山門自舊東門處截濠為城開拓八里增建南門二曰通濟正陽自正陽而北建東門一曰朝陽自鍾山之麓圍繞而西抵覆舟山建北門曰太平又西據覆舟雞鳴山緣湖水以北至直瀆山而西八里建北門二曰神策金川西北括獅子山於內雉堞東西相向建門二曰鍾阜儀鳳自儀鳳迤邐而南建定淮清涼二門以接舊西門而周九十六里外郭西北據山帶江東南阻山控野闢十有六門東六曰姚坊仙鶴麒麟滄波高橋上方南五曰夾岡鳳臺馴象大安德小安德西一曰江東北三曰佛寧上元觀音周一百八十里（京城圖志）

皇城在都城內之東鍾山之陽前與正陽門直對正南門曰洪武內曰承天門端門端門之北有左右闕門洪武之東曰長安左門西曰長安右門東近北曰東華門內曰東上南門東上北門西近北曰西華門內曰西上南門西上北門北曰玄武門內曰北上東門北上西門近子城東曰左闕門西曰右闕門（京城圖志）

大內六門正中曰午門左曰左掖右曰右掖東曰東安西曰西安北曰北安午門之內大殿之前曰　奉天門左小門曰東角右小門曰西角東西隅有東西角樓東角之南曰左順門之南曰文淵閣西角之南曰右順門奉天門之內大殿曰　奉天殿東曰文樓西曰武樓殿之左曰中左門殿之右曰中右門大殿之後曰　華蓋殿華蓋之後曰　謹身殿由左順門入東曰文華殿由右順門入西曰武英殿謹身之後為　乾清宮宮後曰坤寧宮又二殿曰柔儀春和（京城圖志）

舊內在都城內大中街元南臺地也　國朝取建康始宮于此

天地壇在正陽門外之左初建　圜丘方丘於中都洪武門外之東分祀天地按京城圖志云　聖祖宸斷以王者父天母地無異祀之理乃建壇于此合而祭之以　仁祖淳皇帝配享左右列壇以日月星辰嶽鎮海瀆風雲雷雨山川太歲歷代帝王天下神祇城隍之神從祀每歲以正月中旬行郊禮自是年穀順成

社稷壇在端門之右社街門之內亦　聖祖謂五土生五穀以養民乃合祭于一壇

太廟在端門之左廟街門之內初設于　中都　皇城內

龍江壇在金川門外圖志云　國朝新建為　行幸出師親王之國祀于此

功臣廟在雞鳴山南祀　國朝開國元勳功在社稷澤及生民者

孝陵在南都外城內鍾山之陽　懿文陵附于其側

長安左門之南列宗人府次吏部戶部禮部兵部至工部而止後設詹事府翰林院太醫院長安右門之南列中軍都督府次左軍都督府右軍都督府前軍都督府後軍都督府至太常寺而止後設通政司錦衣衛欽天監列鴻臚寺行人司於長安右門之西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為三法司設于太平門之外以國子監為成賢之地設于雞鳴山之陽光祿寺尚寶司六科禁官也設于禁內以太僕寺典牧設于江北之滁州五城兵馬指揮司防捕之官設于都城之內外三十七衛散設于都城之中其隸屬諸司不詳載也

椶園、漆園、桐園並在鍾山之陽，園各植萬株，初海運作海船、防倭作戰艦所需甚繁，故植之，免取于民。　花果園在城南，蔬菜園散在城隅，香稻田、番麥園並在城東，以享廟。　靛園在城西北，紅花地在城北，供絲染。　鰣魚廠、冰窨在城北臨大江，以充時貢。　琉璃窯、石灰窯並在城南，石土廠在城北，紅土廠、竹片廠、甎廠、瓦廠並在城西，以備工作。　黃船廠、寶船廠、攢船廠並在城西，以充運載。　苜蓿園在城東，以處牧放。

職官　都御史五人北臺四人南臺一人　總督漕運兼巡撫一人治淮安國初舳艫侯朱壽航海侯張赫領海運，又置漕運使，永樂中罷使職，專命武臣總之，景泰間始命尚書或右都御史或侍郎副僉都御史總督漕事，兼撫淮揚鳳廬徐滁和七郡，以侯伯充總兵官，掛漕運印，兼鎮淮南，錦衣指揮充參將協同，近都御史或惟副僉，總兵惟都督，參將惟都指揮者　總理糧儲兼巡撫一人治京府，兼轄太平池徽寧國安慶廣德給江蘇常鎮，兼理浙西杭嘉湖稅糧　總理儲賦一人近巡撫兼治專督三十六衛軍儲出納及浙江江西湖廣直隸關稅　督治江防一人即南臺治，見戎備總志　總理河道一人治濟寧，以工部侍郎兼都御史總理漕河，自儀真直抵通河，近或無工部銜者

監察御史十有一人北臺五人南臺六人　巡按郡縣三人一治太平，按六府一州，一治泗州，按四府三州，一治蘇州，按四府　提督學校一人治都城內，按畿內郡縣諸學，以作多士　治鹺法一人治揚州，察鹺奸，禁私販　治屯田一人南臺任之，察諸衛屯種之弊　清戎二人無常任，多以南臺分治，一治安慶，一治鎮江，見戎備總志　監儲一人以南臺者督治鳳陽諸郡倉儲，近監催

戶曹主事五人　監督三人一治徐州洪廠，一治淮安清江廠，皆北曹，一治浦子城，以南曹者任之　榷稅二人一治揚州，一治蘇州滸墅，皆設關徵算商舡料鈔，輸于京

刑曹主事一人　司理一人治淮安，理督漕臺院之刑

工曹郎中一人、主事七人　總理漕河一人治高郵，非定治也，以郎中任之　漕艦廠一人治淮安，司造艦料　治洪閘四人一治徐州洪，一治呂梁洪，治漕艦之險，一治沛縣，監閘，皆北曹，一治淮安板閘，兼算商舡料鈔，以南曹者任之　龍廠一人治儀真，江南造城艦積于此，每公私舡過閘，計舡為多寡，借運于京師，以南曹者任之　榷木稅一人治蕪湖，取商木之稅，歲輸于京，近以南曹者任之

按察分司治畿內者四人　浙江按察副使治兵備兼治水利一人治太倉州　山東按察副使治兵備一人治徐州　河南按察僉事治兵備一人治潁州　江西按察副使治兵備一人治九江，並見戎備志

南京宮殿

南京新宮、呉元年作、直洪武門、々當御道、設欄木、止車騎中突、進
之設下馬牌、則大明門、循皇城而北、長安左右門、其直大明門曰
承天門、門內左太廟、右社稷壇、廟門左右、皆樊松竹、襍灌、內廡左
右、各有井亭、左右角門、過石梁明庭、上須彌座、座凡三重、皆可路、
廟九楹、簷際皆有細絲、中設靈座、南向一、東西向各三、皆設靈衣、
後寢殿各有靈床、床左右懸燈、床前素壁、壁前各設方木椅、鋪黃
褥、列以裳衣、椅麓設履、廟左神宮監、社稷壇按五方色、自前門入、
北有行禮殿具服殿、其直承天門曰端門、進至午門、兩觀雄麗、俗
稱五鳳城樓也、左置鐘鼓、下承以甎璽、高皇帝御擔及他鐵子葉
紙鎧甲在架、樓窗簾絲、日映其上尤奪目、傍為左右掖門、進之三
殿、奉天殿直午門、大朝會之所、有東西角門、中左中右門、兩廡左
文樓、右武樓、奉天門外兩廡曰左順門、右順門、後文華武英二殿、
中華蓋殿、後謹身殿、進之乾清宮、又進之坤寧宮、初大內填燕尾
湖為之、地勢中下、南高而北卑、高皇帝後悔之、二十五年、祭光祿
寺灶神文曰、朕經營天下數十年、事々按古有緒、維宮城前昂中
窪、形勢不稱、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勞
民、且廢興有數、只得聽天、惟願鑒朕此心、福其子孫、云云、皇城自
長安左右門北、又東西安門北玄武門、

呉人黃省曾嘗記大內畧曰、循城之東、經八寶庫、古今經籍庫東

華門內、觀太孫宮東宮之前多梅、宮各有寶座龍床、床皆五彩雕
鏤、前階三級以上、凡宮隔以街壼、入文華門、殿制頗小、西觀奉先
殿、殿亦有靈床座、如太廟寢室、以歲時薦享、不在是、多塵、又觀輿
慶宮之前除、積水几尺、宮內藏衣扇等物、箱千餘、各繫標牌、有彩
金龍鳳紅箱七八座、列于中、又觀大善殿在小城之上、由左門入
北轉上、至南殿、有細絲門凡六、云聖祖覽誦之所、其後有石假山、
下通石梁石山鈎闌、下山循而入、為望江樓、高際霄、已不可躡樓
後為九五飛龍殿、闌凡九、除多萱草、底宮有天宮、壁藏佛龕、轉至
內花園、中有亭、亭四面各有五色琉璃石臺一座、可以登游、臺時
玲瓏古石各五、中峻次卑、臺之兩崖各函石缸二、缸水清燭鬚眉、
園內多梅竹松柏百卉俱足、晶瑩特異塵世、又觀西宮、扶以黑金
為之、往往用焉、宮後有御用廚灶、為銅甑所疊、宮闕五、中設沉香
寶座、兩闕門相對、門疊虎頭于楔上、各有龍床、床各含小床、可以
周迴布簾、床面朱華格眼、或剔地起突雲龍盤鳳、宮之前、寢皆四
鈄、毬文格眼、或龜背羅文疊勝、門鈕皆絡膝紅金為之、左右箱宮
凡十四、又左右翼十二院、々各宮三間、左右為房、房有壁箱八、朱
龍金鳳為飾、皆左右啟傍屋三間為廚、咸銅灶、廚北有小屋三間、
廚前石井、宮除前又殿五間、中有沉香寶座、座有金椅、左右有龍
床、出宮是為棕殿、鴟吻簷脊、皆棕所成、四週為格、凡四十、壁粘黃
綾、又紝武英殿至大庖、大庖祭器、皆木色咸朱、凡祭列于紅几、戲

上成刊定薦物品位祭則攜几以往由西華門西上門以出

舊內城六朝舊都元之南臺當京城中國初駐此吳元年作新宮于東城接鍾山之麓右珍珠橋雁翅橋南出大中橋(古白下橋)入秦淮西達三山門

談遷棗林雜俎曰崇禎中太監劉若愚著酌中志有大內規制已盡宦居之概矣今孫侍郎北海春明夢餘錄間本劉氏約之予又為刪潤焉

吳譚 范守己

漢書吳縣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毗陵云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蕪湖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是孟堅所謂三江也今案南江即婁江在崑山縣南中江即宜興之西九水與溧陽高淳當塗水相流通者今築東壩絕之使不東下矣北江即揚子江禹貢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意或指此蓋震澤所包者廣凡揚州之湖陂俱是不獨言太湖也今人以梟太湖為震澤而謂吳淞為南江婁為中江白茆為北江誤矣

後漢書云震澤在吳縣西後名具區澤案周官職方氏揚州藪曰具區川曰三江寖曰五湖則澤自澤湖自湖明甚爾雅云吳越之間有具區郭璞曰吳縣南太湖也是以太湖為具區矣豈震澤即太湖耶若爾則揚州之藪即揚州之寖矣多草木曰藪多水曰寖合而一之可乎

郭璞曰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庭穴潛行水底無所不通今謂之包山又謂洞山庭誤矣

郭璞曰陽羨縣有張公山洞密有二堂今宜興東南有張公洞予與韓兄一曾入其中信為環奇然不知孰為二堂也縣西北又有善卷洞者上下二重若堂室然豈璞以善卷為張公耶

越絕書曰毘陵縣南城在古地上湖中冢者季子冢也名延陵墟覽曰暨陽鄉今案季子冢在江陰縣西而不知漢時毘陵城在今何地去吳冢當不遠今謂武進為毘陵誤

吳越之地秦置會稽郡治吳縣領縣二十六北至曲阿丹徒南至

富春、東至鄞句章、西至陽羨烏程、西漢因之、項羽殺會稽太守殷通、在今吳縣、後漢順帝時、移會稽郡于山陰、以其地置吳郡、劉富春餘杭以北十三縣、屬之丹陽郡、漢初爲故鄣郡治、故鄣郡在安吉州北、武帝更名丹陽、移治宛陵、領縣十七、東至句容、南至黟於潛、西至蕪湖、北至江乘、内有丹陽縣、不知今何地、晉改爲丹楊、以城西有山多赤柳故、當不在句容東也、後置丹陽縣于丹徒東、不知何據、考之乃古曲阿縣地、孫吳割會稽丹陽地置吳興郡、治烏程、其臨安餘杭武康於潛故鄣安吉皆屬之、與吳郡丹陽謂之三吳、

丹陽郡舊有石城縣、漢書云、縣有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是漢時江水曾分流東南入海也、未知何代湮塞爾、其縣不知在今何地、案晉又建鄴秣陵江乘屬丹陽郡、石城屬宣城郡、則非今石頭城可知、今謂石頭城爲石城誤、

故鄣郡、漢初所置、高帝封吳王濞、王會稽豫章故鄣三郡是也、武帝元封二年、改故鄣爲丹陽、漢書原無秦置字、范曄劉昭後漢書志妄云秦鄣郡、武帝改名、蓋見鄣郡上有故字、遂謂非漢郡、不知故鄣自是縣名、漢高以之立郡、爾故鄣縣在今安吉州境内、古鄣地也、非謂故時之鄣縣、晉書未誤從大書云、秦始皇并天下、置鄣郡、大誤、案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無所謂鄣郡者、劉敞謂故鄣非郡名、亦未是、

陳沂金陵圖考云、秦并天下、以金陵地屬鄣郡、改楚金陵邑爲秣陵縣、及東遊會稽、過吳、從江乘浦渡、置江乘縣、皆統于鄣、鄣郡不

拜治所、志云、在石頭城地、史載吳興郡西、金陵本吳興西境也、案孫皓割會稽丹陽地置吳興郡、治烏程、領十縣、西北至于潛故鄣安吉而止、距金陵不啻四百里、謂金陵爲吳興西境可乎、又謂吳興郡西、正指故鄣縣、非石頭城也、

文獻通考云、吳主孫權初鎮丹徒、謂之京城、後都于秣陵、改爲建業、金陵圖考亦云、建安十三年、孫權領丹陽郡、自宛陵還治秣陵改秣陵爲建業郡、石淮水南、案吳志、建安五年、曹公表權爲討虜將軍、會稽太守、屯吳、九年、權弟丹陽太守翊爲左右所害、以權兄瑜代翊、十四年、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石頭城改秣陵爲建業、是權未嘗領丹陽郡、亦未嘗鎮丹徒也、徙治秣陵爲建安十六年事、

宜興縣有東九水西九水、房人不識其義、加水爲氿、郡縣志水利考諸書、俱作氿字、案氿音軌、側出泉也、豈得音九、史記漢書地理志云北江從會稽毘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東南入海、水經及荊州記云、江出岷山、至潯陽、分爲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中江、東北至南徐州爲北江、金陵志云、中江舊經溧陽州界、今永陽江亦名九陽江、在州西北三十五里、即其遺跡、前漢地理志桑欽水經皆云、出蕪湖縣西南、東北至陽羨入海、開元間、蔣日用作宜興城隍記云、此縣南壓中江、風波不借、云云、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濛作五堰拖輕舸饋糧、其遺跡在溧陽界銀林燮河東壩之地、蘇東坡奏議云、溧陽縣之西有五堰、所以節宣九陽江之衆水、直趨太平州蕪

湖、後之南入畎瀆薛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爲阻、因给官中廢去、五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暴漲、皆入宜興之荆溪而入震澤矣、時元祐六年也、是時中江尚通、其後東壩既成、中江遂不復東、惟九陽江水入荆溪耳、據此則東九西九、正所謂九陽江也、何得爲沈乎、

秦淮、舊云秦時望氣者言、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始皇於是東遊以厭之、乃鑿方山、斷長壟、爲瀆入江、故曰秦淮、景泰欽水經言淮水出陵陽縣東南、北入大江、寰餘注亦云本名龍藏浦、有二源一出華山、經句容西南流、一出東廬山、經溧水西北流、至江寧方山埭而合、西注大江、則非始皇所鑿明甚、故晉人多云淮水、不云秦淮、祥符江寧圖經云淮水去縣一里、山謙之丹記陽云、建康有淮、源出華山、輿地志云、淮水發源華山、在丹陽之界、徐爰釋問云、淮水西北貫都、吳時夾淮立柵、宋元嘉中、濬淮、起湖熟廢田千餘頃、是也、惟孫盛晉春秋云、是秦所鑿、不知何據、或曰、方山西瀆三十餘里、秦鑿也、

金陵圖考云、孫吳都城在淮水北五里、據覆舟山下周迴二十里十九步、今據覆舟山南距淮水、僅五里耳、案方圓圖經法、周二十里十九步、方五里有餘也、豈當時都城北負覆舟山、南臨淮水、非又何以云在淮水北五里也、又云、都城之正門曰宣陽、又南五里至淮水、有大航門、豈古時里數狹小耶、抑淮水遷徙無常耶、

江東地記云、石頭城山、嶺嶂千里、相重若一、游歷者以爲吳之石城、猶楚之九嶷也、山上有城、因以爲名、建安閒孫權修理、改爲石

頭城、用貯軍儲器械、案今石頭城山不二里許、所謂千里相重者、蓋以沿江諸山言、名石頭城耳、

金陵志考證曰、案宮室記、吳遷都建業、有曰太初宮者、即長沙王故府、有曰臺城、蓋宮府之所寓也、有曰東府、蓋丞相之所居也、有曰西州、蓋諸王之所宅也、有曰冶城、蓋儲蓄之所在也、皆不出都城之內、舊臺城在宮後、即吳之苑城、宋元嘉二年、于臺城東西開萬春千秋二門、使景攷臺城、境大司馬門、大司馬門宮府前門也則臺城與府宮爲一可知、又案宋書、徐羨之住西州、高祖嘗恩之、即步出西掖門往見焉、則西州似在都城內、又案晉書、謝安鎮新城、欲須經理大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乞返旆詣許、還都、聞當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慨然自失、及薨後有所知羊曇者、輟樂彌年、嘗不由西州路、嘗因石城頭大醉、不覺至門左右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因慟哭而去、則西州門又似都城西門也、又案晉安帝義熙十年冬、城東府、在青溪東、南臨淮水、去臺城四里、則東府不在都城內矣、

輿地志云、石頭城環七里一百步、緣大江南抵秦淮口、去臺城九里、若爾、則石頭城在都城西、別爲一城矣、何因札闈門迎王敦入石頭城、而都城遂不復守也、使當時嚴守都城、則敦雖據石頭、亦未必自日能陷都城、何至使敦軍劫掠、內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耶、豈石頭城即都城之門戶、別無城隍可守耶、則所謂西陽等門者、又何門哉

東萊呂氏十論

吳論　孫權起於江東拓境荊楚北圖襄陽西圖巴蜀而不得北敵曹操西敵劉備二人皆天下英雄所用將帥亦一時之傑權左右勝之而後能定其國及權國既定曹公已死丕叡繼世中原有可圖之釁權之名將死喪且盡權亦老矣世人謂權之所以為固者東南之地所以為強者東南之兵此大不然夫東南之地天下至弱而孫氏之地又為六朝最弱獨權守之而固東南之兵天下至弱而孫氏之兵又為六朝最弱獨權用之而強長江而上達於江陵轉江陵之南阨於巫峽上下千里可航而渡者凡幾可阨而守者凡幾道路坦然非有潼關劍閣之阻也自廣陵而渡京口自歷陽而渡釆石自邾城而渡武昌易若反手江陵破則上流無結草之固濡須破則江上不知所以為計地之形勢可謂弱矣權之兵衆皆江南舟子綿力薄才

之人區區據拾盜賊驅獵山越以寬行伍兵亦可謂弱矣然權用之如此之固且強何也蓋權之所以自立者有謀而已不獨用其臣之謀而又自出其謀內以謀用衆外以謀應敵所以地狹兵少處天下之至弱而抗衡中原成三分之勢者歟始權之初立曹操下荊州移書吳會舉國震駭權聞魯肅之言翻然而悟聞周瑜之議奮然而起一舉而走曹操存劉備基王伯之業此用周瑜魯肅之謀也及劉備借荊州而不反關羽頓於上流權謂養關羽使北吞許洛全有江漢間舟東下誰能禦之欲圖之懼曹操之乘其弊也乘羽北逼許洛曹公以朝命見招權乃上牋擊羽以自效使呂蒙陸遜一襲而得之全有荊楚西閉劉備於三峽北釋曹公之患以安江東此用呂蒙陸遜之謀也方曹丕已禪漢天下憤怒切齒之時權知劉備必報關羽恐曹氏持其後也乃於是時釋其憤切之心而稱臣於魏受其爵封

擊備而走之此權之謀也及魏責任子而權不遣西患未解而北患復起權之計宜乎窮也權知劉備以復漢為名而曹操篡位之罪甚於殺關羽備亦欲結己為與國而專意北圖於是遣使講和以中備之欲遂得息肩於西而專意於北拒魏而退之此權之謀也方曹操之反自烏林憤權而東征謂權恃水以自固故以舟師下合肥權若拒之於江南則曹公水軍入江權軍不戰自潰矣故逆拒之於濡須使操雖水軍無所施步騎雖多凘阻江湖春水方生義無所用操嘆息而退此又權之謀也操既還自他人觀之大則追軍逐北小則自足稱雄今權不然反請降於操蓋權料操之內憂尚多北有未定之河北西有未復之關中操欲伐之而慮東南之變非大定不往也故稱降以少厭其意而安之使操不復虞東南而盡力西北已得於其閒益繕戰守之備以待其再來此權之謀也方曹丕之責任子不得

而南征也權見丕不知兵不如其父而老臣宿將亦不盡力如操之時始卻之於濡須而再來權之意以謂丕不知兵非使之深入疲竭上下之力則不止非使之臨江而反則丕必不休故開而致之瀕江而不與之戰挑之而又不應使之力盡而自還又小發以警之魏自是不復敢南出此又權之謀也權又以為兵久不用則士氣鈍疆埸久安則人心逸且使敵人晏然積以歲月坐以成資非計之得也故西誦淮南之將致而擊之所虜獲足以自資而敵人之資又為之破壞此亦權之謀也權又以謂所用多南兵便於舟楫短於陸戰故用兵未嘗一日捨舟楫而求勝逐北亦不肯遠水以逐利雖有大舉長驅之計亦不敢行以僥一時之幸故曹休敗而不敢追殷札獻言而不敢用此亦權之謀也權之受封吳王也盡恭以受其爵命使其國中知己為百姓屈也與邢貞為盟陰以慫其群下方且為進取之計

而自卑屈如此：亦權之謀也故權之為國自奮亦用謀自屈亦用謀勝亦用謀負亦用謀動無非謀也故能以一江為阻而與曹劉為敵然權起非仗義徒知以割據為雄不能興漢室以傾天下之心使當漢末大亂權能招徠中原之士廣募西北之兵釋馬步之戰挾舟楫而用之鼓行北出水陸並進孰能當之哉當曹丕之立也權又能求漢室子孫而輔之出師問罪劉備必亦連衡而犄角中原之士挾思漢之民必有起而應我者矣權不知出此徒自尊於崎嶇蠻夷山海之間故雖力為計謀詭詐然基業僅足以終其身而無足以遺子孫僅足以保其國而不足以爭衡天下惜哉然使權不為計謀以自立則雖其身不能終也況子孫乎其國不能保也況天下乎何以言之權沒未幾諸葛恪一用之而僅勝再用之而大敗孫綝用之又敗江淮之間惴惴而已上流藉陸抗之賢挾以重兵僅能支襄陽一面

抗死則亦惴惴：然矣藉使孫皓不為暴虐亦豈能久存也哉後世不察權以計謀自立而區區：欲効權之畫江為守是不察夫形勢甲兵之最弱也古人唯陸抗知此抗言於孫皓曰長江浚川限帶封域乃守國之常事非智者之所先當抗此言則當時之形勢為不足言而所謂智者所先則有道也抗可謂善論孫氏形勢者矣

晉論上

東晉之始形勢與吳相若然吳北不能過淮而東晉時得中原之地吳旋為晉滅而晉更石勒苻堅之強終不能破其君臣人材去吳遠甚而其國如此者晉以中原正統所繫天下以為共主故也以正統所係天下共主而百餘年不能平天下雪讎恥恢復舊物晉之君臣斯可罪矣詩美宣王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齊威公晉文公越王勾踐皆國中已治然後征伐今夫晉室南遷士大夫襲中朝之舊賢者以遊談自逸而下者以放誕為娛廢政陵遲風俗大壞故

威權兵柄姦人得竊而取之小則跋扈大則篡奪士大夫雖有以事業自任者亦以政事不脩財匱力乏而不得盡其志可勝惜哉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夫政事已脩任得賢將而待可為之時：而進焉則無不成矣晉既內無政事外任屬又非其人雖有中原可勝之時而我無以赴之雖赴之而敗矣故褚裒北伐蔡謨曰今日之事必非時賢所辦殷浩之再舉北伐王羲之曰區區江左固已寒心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又曰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喜由是觀之晉之政事不脩任屬非其人雖有中原可乘之時亦無能為也然謨之言大抵謂任屬非其人故曰非上聖與英雄自餘莫若度德量力羲之之言大抵謂根本不固故曰保淮非復所及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三君雖相當時之失然盡如二君所言則東晉未有復中原雪讎恥之期端坐江左以待衰弱滅亡而已

此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夫東晉之初其強弱何如三國之吳蜀當時有志之士尚能欲自強而不肯休諸葛亮諸葛恪之語最然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亮之言曰先帝知臣伐賊材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孔明之治蜀可謂有政蜀之任孔明可謂得人然未有可乘之時恪之言曰今所以敵曹氏者以操兵衆於今適盡司馬懿已死其子幼弱未能用計智之士今伐之是其危會恪之言知可乘之時而不知所脩之政而自量其材與夫所用之人也是故孔明無成而恪卒以敗觀蔡謨王羲之與諸葛亮恪之論正相反而各得一偏世之人好興作者必以孔明元遜之言為先而安偷惰者必以蔡謨王羲之之言為是酌厥中而論之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內修政而外攘夷狄聖經之言不可易也後世亦曰事貴乘釁又曰上策莫如自治蓋息：自治政事既修恢復之備已具事

曾之來不患無也一旦覩釁而動將無往而不利矣若內雖有自治之名而無自治之實徒為空言玩日引歲端坐而守而待賊虜之自弑非愚之所敢知也苟不相時先事妄發小者無功大者覆敗一旦機會之來事力已竭不能復應東晉之事如此者多矣 晉論中

孟子曰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夫無敵國外患者謂國安可也乃曰常亡何哉蓋既無法家拂士又敵患不至則君驕臣縱入於危亡而不自知東晉之末是也晉之始也敵國雲擾強臣專制上下惴恐如處積薪之上而火然者故君無驕泰之失而臣下自以危亡為憂是以內雖王敦蘇峻反叛相尋桓溫擅權發兵外則石氏之兵三至江上苻堅淝水之役江東幾至不保然當時人主恐懼於上而王導溫嶠陶侃謝安謝玄之徒足以盡其力故至危而復安將亡而復存也及桓溫既死苻堅復亡上流諸鎮皆受朝廷號令

非有間若跋扈之人也姚氏自守於關西慕容相踐於河北非有向日邊境之憂也君臣上下自以江東之業為萬世之安心滿意足孝武漸生奢侈於上道子之徒竊威柄於下謝安謝玄至以功名自疑矣安玄既死其政愈壞甚於已危將亡之時泯泯靡靡不自知也已而君臣兄弟之間爭權植黨上流之患復開不待外敵之強而國遂亡矣聖人於無事之時而為持盈守成之戒可不信夫況東晉釁雖未復遠以無事自處不其愚哉 晉論下

杜牧謂宋武不得河北故隋為王宋為伯愚謂不然并吞海內之形勢關中為重河北次之關中若周秦漢用之河北若光武用之皆用之以取天下也曹操石勒以河北取關中苻堅以關中取河北三人者皆吞海內十有八九而不能并東晉之後元魏以河北取關中後周以關中取河北隋唐以關中取天下以此論之用關中并天下者五而不得者三用河北并天下者一而不能者三則關中為重河北次之信不信乎宋武帝非獨不得河北嘗有關中而已何嘗得之哉宋武起於布衣身經百戰戰勝攻取勢躡曹操司馬懿而下不可比也舉東南至弱之兵練而用之踐西北至強之虜前無橫陳旁無堅敵逆河而上闢關而入之用之如建瓴破竹之易可謂奇矣然得關中而不守翻然東歸失百二之地於反掌暮年慷慨登壽陽城樓北望流涕而已可不悲哉愚謂宋武之失關中其罪有三一則好殺伐而不得中原之心二則急篡神器而不能快中原之憤三則倚南兵而不能用中原之人夫宋武下廣固欲盡阬其父老韓範力諫猶誅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妻孥前賢論之以謂舉事曾苻姚之不如有智勇而無仁義豈不當哉其一失也宋武帝之不為晉室藩輔天下所知也然輔晉而行能伏大義使中原知為晉室百年之憤天下其孰能議之其子亦不失

天下今急為篡奪大業不終曹操猶能曰天命有在吾為周文王終身輔漢而不取宋武識慮不及操遠矣其失二也宋武之北伐魏主以問崔浩浩嘗策之以為必克而不能久裕之取燕取秦西北之人未嘗據連城舉大衆來附之者裕獨用南人轉戰山河之間往返萬里使裕收燕之後選用燕之豪傑廣募壯勇以傾三秦得秦之後選用秦之賢傑廣募壯勇以傾河北分爵裂土以功名與衆共之攻伐元魏則中原盡得矣東掃慕容之餘燼西剪赫連之遺種以裕之智勇王鎮惡檀傳朱沈之徒為爪牙而謝晦之徒主謀議何為而不成裕之施為既已不能選用燕齊豪傑廣募壯勇而區區用遠客之南兵縱無所練之士卒南兵獨用已敗不可支其失三也蓋南北異宜攻守異便南兵不可專用有三雖勇而輕一也利險不利易易困難久二也易亂難整三也項羽之破趙一以當百高祖征黥布張良戒

毋與楚人爭鋒、然羽布皆為高祖以持重困之、此雖勇而輕也、吳王濞之反、有田將軍者請急據洛陽、曰漢車騎入梁楚之郊、則事敗、此利險而不利易也、吳楚七聚數日、無食而潰、裕軍至長安、已詎歆思歸、此易困而難久也、裕軍至長安、日暴市肆、此易亂而難整也、裕既無中原之衆、欲以南兵守關中、人無智愚皆知不可也、裕之東歸、世以謂劉穆之死、急於篡取、愚以謂正以南兵不能守關耳、裕見已所付者、已失中原之情、欲全軍共歸、則惜關中不忍棄之、欲不歸而守、則南人思歸既甚、將潰而歸矣、裕之首領未可保也、況關中乎、數十年之得、一朝失之、古今所惜、然則後之欲恢復者、得中原之郡縣、可不以裕為深戒哉、

宋論　宋文帝以河南之地為宋武帝舊物、故竭國家之力、掃國中之兵而取之、卒無尺寸之功、史稱文帝之敗、坐以中旨指授方畧、而江南白丁、輕進易退、以愚言論之、文帝不用老將舊人、而多用少年新進、使專任驕縱、恐不免於敗、況從中以制之乎、鋒鏑交於原野、而決機於九重之中、機會乘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使糾彥之輩御精兵、亦不能成功、況江南白丁乎、然江南之兵亦非弱也、武帝破燕破秦破魏、則皆南兵也、何武帝用之而強、文帝用之而弱也、南兵不可專用、豈無北方之人可號召而用之乎、蓋武帝失之於前、而文帝失之於後也、自古東南北伐者有二道、東則水路由淮而泗、由泗而河、西則陸路越漢而洛、由洛而秦、自晉南遷、諸袞殷浩桓溫謝玄皆獨由一路以進、至於武帝、則水陸齊舉、故能成功、今文帝專獨用南兵、而專恃水戰舟楫之利、雖嘗使薛安都等盡力於關陝、而孤軍無援、形勢不接、此三者文帝之所以敗也、使文帝得賢將而任之、屯於淮外、委以經畧、不獨用南兵、而號召中原之衆、不獨恃舟檝而修

車馬之利、則雖未能堅守河南、亦不至於一敗而失千里之地、再敗而胡馬飲江也、文帝修政事為六朝之賢主、而措置之謬如此、可不戒哉、

齊論上　天下之情、艱難則勤、承平則惰、勤者雖弱小而奮、惰者雖盛大而衰、夫元魏以夷狄之強、據中原之地、士馬精健、上下習兵、而喜戰、道武以來、戰勝攻取、未嘗少挫、幾并天下、然至孝文之時、議舉兵伐齊、而在廷之臣皆以為不可、雖驅之以威、莫肯行也、與聞者習戰之俗、何其相反哉、蓋自道武沒、更以母后幼主持政、群臣皆生長安佚、非復昔日馬上之士也、稍備朝廷宮室之美、非復昔日計牛馬錐刀之利也、美衣甘食、冬溫夏涼、非復昔日習饑餓之勞也、高談徐步、可以致大官取卿相、非復昔日競戰國攻取之勳也、故雖夷狄而流為承平無事矣、夫以中國禮義維持而承平無事日久、猶且以驕淫致亂、況夷狄上下無禮義之維持、稍稍無事則志氣滿矣、制度修矣、子女盛矣、土木興矣、此蓋以夷狄天資驕淫之性、而入中國紛華之域、必至於此、慕容苻姚所以不能久也、元魏居於雲中、未甚變其俗習、然猶上下厭兵畏戰、國主親在行間、而不肯前、至於遷洛之後、其國衰矣、切譬之夷狄、鷙鳥也、去其利爪而傅以鳳鳥之羽、則無德可服、無威可畏、服死於虞羅必矣、然元魏既衰之後、宋氏多事、齊氏享國日淺、梁武謬於攻取、待元魏至於國分為二、然後自斃、若使南朝有英武之主、智謀之士、蓄開拓之倫而伺其隙、則元魏豈能據有中原如是之久也哉、

齊論下　齊氏享國日淺、雖無境外之功、而疆埸之間亦無失矣、太祖初立、魏以劉昶為主入寇、高宗之篡、魏又入寇、皆有以為辭矣、然是時魏之入寇、無他奇策、而齊禦之者、亦無高計、勝負相當、魏不能渡淮南、定漢沔、齊之大鎮無傷焉、齊亦不

能追擊魏全軍而反然魏得淮北數城齊不能復取也齊之君臣慶未足以開拓故亦不敢深爲報復之計待其通使於我然後歸其俘而納之亦計之是者也然夷狄無常和好不久高祖與之講和五年而以明帝篡立爲辭分道入寇夫魏孝文豈專爲名義者哉求土地之獲而已使齊氏自通好以來邉備不修一旦變起國中未靖外難又至豈不殆哉夷狄和好之不可恃自兩漢以來然矣

梁論上　陳慶之以東南之兵數千入中原胡馬强盛之地大小數十戰未嘗少挫遂入洛陽六朝征伐之功未有若是之快者也然卒以敗歸理亦宜然何以言之夫孤軍獨進不能成功自古以然當時梁武使諸道並進秉魏人上下崩離之際分取郡縣河南之地必可取也慶之既至洛陽縱士卒暴市里此豈吊伐之師乎當時能整軍陳宣布梁德取不樂爾朱氏之人而用之改立魏主則河南之地雖

不版圖必當爲附庸之國矣南人善戰伐而少馬慶之能鏖北兵於平原曠野使挾騎而用胡可敵哉自入敵地務廣騎兵使不樂南之人與南人善射參用之縱不能守洛陽之地多得騎軍猶足以歸壯國勢且安得有嵩陽之敗哉然慶之與元顥更相猜忌則廣兵之計顥必不許以此觀之慶之進退專之可也顥之成敗不可任也恤顥之成敗而不恤軍旅之衆寡非計之善者也夫慶之固奇才未易議也若其所不及以俟有慶之之才者試觀焉

梁論下　梁之亡也以侯景武帝納景得禍也速受禍也重元帝僅能戡景而卒不能振其國家悲夫昔馮亭以上黨輸趙平原欲受之趙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太史公曰利令智昏武帝之納侯景是也夫景自以猜疑不容於高氏反覆南來既非吾兵威之所加又非吾馳說之所下忽以三十州數千里之地來歸斯可謂無故之利矣武帝思慮朝臣諫說

非不詳矣始疑而卒納之可謂利令智昏矣趙之與梁得地無異而受禍相似趙致長平之師幾至國亡梁致臺城之禍亦至於亡國是禍又甚於趙也趙有强秦之敵推之以致禍梁氏既無强秦之敵而獨一侯景已足以致亂是又出於趙之下也然則在武帝勿受可乎曰方高氏宇文制東西魏與鼎立三分地廣兵强若勝如之何勿受受之有道乎曰景之初叛先降西魏二人已覺其詐于謹則請加爵位而勿遣兵王思政則請因而進取乃思使政與李綽趙弼赴之故已制其肘腋矣已而思政入潁川遂景出之則已傾巢穴矣而又召景入朝則伐其姦謀矣景既不入朝思政遂據景七州十二鎭之地是魏因納景不血刃而取千餘里之地武帝施設羅網畧無西魏之一二何爲而可納武帝既信其姦詐而以羊鴉仁應接鴉仁非景敵也不足以制景一失也又信朱异捨鄱陽王範而以淵明爲帥卒有

寒山之敗致軍折於外景益無所憚二失也景之地不得尺寸既失景地何用於景不殺而廢之可也反豢養於邉陲三失也方景之未來而貳於宇文說辭自辯不能逆折其情則曲意爲詔以安之既而奔亡入境不能制畜遂捨鈐鍵而縱之益據邉邇則又從而與之叛邑不遜則又匿辭而說之高氏以淵明爲間則又不能推大信於景而欺之謀反已露則又不能逆擊而討之梁之失也如此其所施之方畧所用之將帥與西魏何相萬萬也故非獨不得景尺寸之地而又不得景絲毫之力而受丘山之禍由梁武所用非其人而制置失其宜故也夫無故之利無時無之方畧制置尚鑒茲哉

陳論　陳之形勢不足道也視吳又無江陵自峽口至海盡江而已使孫權復生且不能守况叔寶之淫昏乎蓋自晋以來習於水戰以江自恃初不知我能渡敵亦能渡何足恃哉以愚觀之江若大河之

比耳、大河猶有悍湍之虞、若江則須臾發舟、一瞬可濟、雖有京口采石潯陽武昌巴陵號爲控扼、豈泰關劒閣之比哉、守江之計、必得淮南、以爲戰地、荆楚控扼上流、又有舟師戰於江中、然後可粗安、孫權之拒曹操、東晉之拒苻堅、宋之拒魏太武、齊之拒魏孝文是也、若曰亡淮南荆襄、而獨恃洪流以爲大險、豈不可笑也、今陳既失淮南、又失江陵、吳阻長江、又有南郡、一旦王渾之師入自淮南、杜預之師入自襄陽、王濬之師從江而下、沿江鎮戍不能禦也、陳阻長江、又失荆州、一旦賀若弼出淮南、秦王俊出荆襄、楊素之師泛江而下、沿江鎮戍能禦而不能破也、蓋無淮南襄陽、則自廣陵至於峽口皆可渡、吳陳三世之後亡國已幸矣、唐末楊行密據有江淮、既死而李昪取之、建都金陵、以孫權自處、方其有淮南諸郡、則闊步高視、東攻二浙、西取湖南、湖南取閩越、南方莫強焉、及淮南爲周世宗所取、則自窘以至於亡、亦失淮南則不能守江南之明驗也、王羲之云、保淮非所及、不如保江、蓋見吳之能守、而未見若陳若南唐不可守者也、後之智計君子、既有見焉、謹勿割棄荆淮、而爲守江之論也、

山堂考索　兩淮山勢、由少室而來、至于桐柏而愈大、自桐柏而降、危岡斷塹、纍纍相屬、接于巢湖幾一千里、　淮東川澤之國、凡小洲大渚沙嶼石磧、水勢環繞、人所不到之地、皆水寨也、自𣸣陽縣、楊石鏡、老鸛、新開諸湖而言、凡四十餘處、而相通之寨九、　淮西山林之地、凡崖嶺峭絕、上平下險、無路可登、人所難到之地、皆山寨也、自六安、信陽、舒城、南巢、廬江諸路邊而言、凡九十四處、而外有無水之寨六、

唐氏曰、自古天下裂爲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爲元帝渡江、迄於陳、抗對北虜者五代、得淮南也、楊行密對壘迄於李氏、不資中國者三姓、得淮南也、吳不得淮南而鄧艾理之、故吳并於晉、陳不得淮南而賀若弼理之、故陳并於隋、南得淮則足以拒北、北得淮則南不能自保矣、

江防

徐孚遠

長江自蜀峽而下至于瓜儀首尾數千里國家無處不設守兵分守地然特以備小偷出沒期于會哨無大驚而止非不足以當巨寇也何也滑江之守聚則不少分則不多扼險不過數處而分地乃有百千寘其無所恃緩急也承平既久武備日弛近者流寇發難往來攻掠無所禁禦而自長江以南限以一水僅而自完然賊之欲竄此非一日矣蘄黃之間爲其孔道不足淮言之嘗下至淮浦上逾井絡竟長江所極無地不控一處不守則所至靡爛矣然不據我要地示以形勢而緣江爲守此正宋臣汪立信所言長江七千里百里萬人當七十萬乃足也即國家安得此兵力哉愚考之自漢以來至于　國朝緣江而渡

與扼江而守之事而後賊所欲渡之處我得據險以制之緩急輕重之勢可豫而知也賊今者分半自鄖房而至津梁將入夔州使蜀人拒之不得入峽則乘江而下其一道也劉先主伐吳令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而自率諸將自江南巫峽而出晉人伐吳王濬唐彬以巴蜀之師由峽江隋伐陳楊素以舟師下永安出蜀江唐討蕭銑李靖自夔州順流東下峽江吳曦叛蜀降于金約以舟師繇嘉陵東下是也既已出蜀江則繇荊門夷陵而至江陵其一道也魏文帝伐吳吳將朱然守江陵時江水淺陿魏將夏侯尚作浮橋以攻城晉伐吳杜預向江陵宋南郡王義宣荊州刺史沈攸之皆自江陵下西魏伐梁元帝于謹渡漢自黃華四十里至江陵隋伐陳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唐伐蕭銑李靖自荊門宜都進至江陵黃巢在荊門爲曹全晸所敗

收衆渡江宋太祖伐江南遣曹彬自荊南發戰艦東下元伐宋伯顏已東下宋將高達以江陵降元主喜曰荊南既定宋之軍可以無憂是也繇江陵北至襄陽其一道也晉杜預鎮襄陽以啚伐吳梁武帝自襄陽起兵隋伐陳秦王俊出襄陽元伐宋圍襄陽數年而後下是也自襄陽至竟陵出漢口其一道也隋伐陳秦王俊屯漢口節度諸軍梁武帝遣王茂諸軍自漢口濟江元伯顏繇襄陽入漢聲言取漢口渡江遣奇兵襲沙蕪口奪之因同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是也繇漢陽北至黃州府循西陵舊迹以下其一道也陸抗表吳主曰西陵國之蕃表既處上流若一旦失之敵便順流星奔電邁此安危之机也元世祖南伐至黃州漁人獻舟爲鄉導世祖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元將董炳文言于世祖曰長江宋所必守臣請嘗之

率艨艟鼓櫂疾趨北軍遂渡江是也既已渡江即抵武昌其一道也魏武帝臨江周瑜住夏口宋荊州刺史沈攸之南下齊高帝以夏口衝要乃以柳世隆行郢州事以拒攸之梁武帝起義自圍魯山以拔夏口黃巢渡江攻下鄂州元人渡江亦先取鄂是也夏口既下或順流至九江其一道也沈攸之南下齊武帝曰尋陽地居中流咨遣數旬乃留屯湓口梁武帝拔夏口即緣江上道至尋陽江州刺史降金兀术南寇一軍自蘄黃犯九江是也既至尋陽即直指石頭其一道也宋孝武之討元凶桂陽王休範之起兵皆自尋陽抵石頭是也至蕪湖據姑熟其一道也梁武帝受江州降遂至蕪湖是也或掠江西亦一道也黃巢渡江掠饒信等州金人渡江由大冶趨洪州是也如我軍固守襄漢賊無順流直下之勢後從蘄黃步來則廬州其一道也吳

人時從合肥以攻魏而作堰濡須以自保魏武軍居巢吳大帝守濡須隋伐陳韓擒虎出廬州楊行密在廬州自銅官渡江襲宣州金人自柘皋河入寇劉琦拒之于此金主亮南侵入廬州是也和州其一道也蘇峻自歷陽反陶回請庾亮守江西當利諸口亮不從峻濟自橫江登牛渚宋元嘉中魏主南侵遣永昌王仁出橫江侯景攻拔歷陽自橫江濟采石陳高帝秉政梁任約等自采石徑向石頭隋伐陳韓擒虎自橫江宵濟采石隋輔公祏自歷陽渡江取丹陽宋曹彬自采石以浮橋渡金兀朮南寇分一軍自滁和入江東宋虞允文舟師敗金主亮于采石開禧搆兵金人進圍和州屯于瓦梁河我　太祖自和陽渡牛渚磯以拔采石是也太平其一道也王敦反舉兵姑熟蘇峻襲破姑熟以取塩米梁武帝東下據姑熟侯景自采石襲破姑熟韓擒虎自采石進攻姑熟半日拔之金人乘杜充無備渡江拔太平元人敗賈似道于池之丁家洲太平遂陷陳友諒陷我太平奄至石頭是也揚州及瓜儀其一道也魏文帝伐吳親臨廣陵者再桓玄篡晉劉毅等襲斬桓弘于廣陵即濟江宋文帝元嘉中魏主南伐遣魯秀出廣陵魏主自出瓜步宋廢帝之亂崔景慧自廣陵濟江隋伐陳賀若弼于廣陵濟江金主亮南侵至瓜州臨江築臺李全謀反欲取揚州以渡江既聞二趙入揚州攻之不克是也通泰其一道也唐江淮都統遣將鄧景山自海陵濟江趨常州以拒劉展金人南下宋高宗在鎮江聞群臣去留呂頤浩欲留王淵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則奈何是也既已渡江不趨金陵而趨京口亦一道也宋崔景慧渡江至京口徐州刺史開門納之唐劉展邀節鉞舉兵

自廣陵渡江襲下蜀陷潤州而後攻昇州徐儒舉淮蔡之兵渡江至潤州而後南攻宣州虞允文已破金人謂李顯忠曰敵入揚州必與瓜州合京口不可無備顯忠分兵允文還鎮京口是也凡此諸道自來入江之事備其變矣要而論之則有二焉自荊襄入江者順流而下全乎用舟楫者也自淮甸入江者截流而過不必預謀水師掠舟而濟；則棄之可也從荊楚而來者彼則聚衆而進我當量遠近而為之備遠則鑠絕襄樊已通則立柵滄口近則屯守梁山又近則保石頭據新亭此江左立國守禦故事也從淮甸而來者彼則無所不攻我則無所不守當宿重兵于淮南誂其緩急而為之分配使我常有出而向之；勢昔韓世忠屯兵八萬于山陽而金人不敢南下保江之要無出于是也若退而自保則形勢與敵共之矣葉適知建康上言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失之今乞無制江北宋朝從其言趙范上書史彌遠曰敵若有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皆可潛師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即此知守于江外不當守于江內也從荊楚而來者非有強敵即大將握重兵而輕下流者也如其來也勢必重大未有偏師出不意而至者也故不宜輕與接戰須扼險以老之昔之善守者每避其始至而擊其惰歸斂我實力而聚于堅城也從淮甸而來者則不當以勢力多少論也自曹氏父子及符秦元魏擁衆百萬而不能渡江而蘇峻侯景之徒輕兵數千徑至京邑莫可控御故扼險而不進雖衆不足越險而卒至雖少有餘哉　太祖既渡江謀下集慶或有以晉隋之事諫．上以兵力不足者　上曰我已控上流可遂克也卒不煩攻而下此二路用師多少之數也荊襄遠而乘水竟

下則似遠而實易淮甸近而水陸無進主客相持則似近而實難昔郝經爲元世祖謀下江南欲以輕兵綴襄漢而別出二軍一軍出壽春一軍出維揚以渡江以虛用襄漢而以實用淮揚者遠近之勢也然其後伯顏南伐自率大軍繇襄陽入漢令劉整一軍出淮南整白伯顏欲自揚州渡江伯顏不可而遣阿朮泝流至青山磯渡江遂入鄂劉整以功後阿朮爲恨此則淮南渡爲難而襄漢渡爲易也今觀流賊烏合乞活之徒餓則四掠飽則他徙乘瑕而進遇堅而退非有牽此出彼之奇非有用實擊虛之勢其所賴梟賊皆以騎取勝則一意用騎雖從賊之人所在如雲然不能整練步兵爲一軍使步騎無濟而況能釋鞍馬而事舟楫以與我爭江湖之利也唐末之亂劇賊黃巢始自淮南渡江入宣浙至湖南沿湘江而還荊襄復渡江而西大掠諸州又自采石渡向北且水且陸時北時南豈嘗豫蓄舟楫貽渡而用之乎則其蹇有過人之材能因勢而設奇也今此流賊其不能已可見矣特其在楚既久窮困無所掠或欲沿江東下以延旦夕之命江湖群盜及舟師買客可掠以載者所在不乏如其順流緣道乘隙登岸西則饒信東則宣歙無向不可我豈得坐守石頭不爲之所哉愚以爲禦荊楚入江之賊當于樊襄二口練沿水軍張設形勢斷其來路如宋人之所以拒元師者則賊必不敢舍長用短窺我江道矣不然而縱其入江從下拒之則氣奪而易潰從上邀之則已過而難及未見其得算也雖然江南之立國自上流下攻者九而成事者三而已若自歷陽姑熟而至者往ゝ一舉而破石頭秦畢孫楊之時江淮雲擾南北無援障蔽固其所也至于王敦蘇峻之徒京邑清謐藩鎮森

立而一旦發難遂已不支然則金陵之守不足恃也賊若自淮而窺江則江外重地上自壽春合肥下自真州永步必浮精兵數萬分隸其閒自爲首尾往來擊應而又先扼巢湖之水賊練通泰之鹽徒安揷溧水陽羨之悍民無使從賊爲之接濟則雖有強敵猶不能不臨江嘆息況于此輩蟻聚豕突能爲我患乎宋自織公之時元人勢重然其謀臣猶謂不當一路進軍欲下襄樊必出淮南以牽之欲下淮南必先絕襄樊之援然則使荊楚之賊不臨江漢則雖突至江北未敢遽爾截江使江北之守屹然重鎮則在楚者亦未敢肆志南下也

守江猶守邊惟當扼其險要不使尺ゝ寸ゝ爲守也賊不知大勢豈能出古人用兵牽制之法以困我但方今江楚二省皆大阻亂萬一内變小動便挑席上渡賊矣故重兵鎮要害固是長策而有司撫綏之功尤至急也

長江天險雖限南北然必待人而守不然投鞭而渡直易ゝ矣請于古今形勢而鑿ゝ出之謹江防者庶幾出其右

建康論

周弘祖

建康古揚州地六朝舊都也　祖宗創業實基於此江限南北古今恃為天險江北則徐潁二州地跨中原瓜連數省并稱雄鎮故淮安特建兵府守以文武重臣雖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為江表門戶其十衛陳列江北者浦子口五衛和陽龍虎應天横海武德直當龍江下關處東西之中江淮衛設江浦縣瀋陽右衛設和州以防上游英武衛設紅心驛飛雄衛設池河驛廣武衛設朱龍橋當鳳陽滁州之中以防北衛儀真之東鎮江之北有揚重鎮在焉不為慮也○都金陵者宜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流守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州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州而不為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為用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滙於湓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荊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荊州之應也固荊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粤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吳皆金陵之門庭節藏云耳

劉季裴曰自古守淮莫難于謝玄又莫難于楊行密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清口之役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衆寡殊絶而卒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縱敵以入淮故也

張虞卿曰歷考前世南北戰爭之地魏軍嘗至瓜步矣石季龍嘗至歷陽矣石勒寇豫州至江而還此皆限於江而不得騁者也然江出岷山跨郡十數備之不至一處得渡皆為我憂使我斥候既明屯戍惟謹士氣振而人心固矣恃江為阻可也雖無長江之險亦可也苻堅百萬之衆馬未及一飲江水謝玄八千銳卒破之於淮淝豈非其敖斃不然五巢以奇兵八百泛舟即渡吳人有北來諸軍乃飛過之語韓擒虎以五百人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襲取之由是觀之徒恃

不足與守鮮克有濟矣曹操初得荊州議者曰東南之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操既得荊州蒙衝戰艦浮江而下則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獨周瑜謂捨鞍馬而仗舟楫非彼所長赤壁之役未有成功至於羊祜之言則以南人所長惟在水戰一入其境長江非復所用他日成功畧如祜言故臣以謂有如瑜者為用則祜之言謂之不然可也無如瑜者則祜之言不可不察也彼　說者謂敵人以馬為強而江流迅急渡馬為難敵人便於作械而江流迅急非械能濟是未知侯景以馬數百一夕而渡王濬自上流來未嘗作械也州縣一也有最為要害者津渡一也有最宜備禦者符堅自項城來壽陽侯景自壽陽移歷陽孫恩自廣陵趍石頭王敦渡竹格蘇峻泛橫江侯景渡采石考前世盜賊與夫南北用兵由壽陽歷陽來者十之七由橫江采石渡者三之二至於據上流之勢以窺江左者未論也

宋之論邉防要害者有曰自古倚長江之險者屯兵據要雖在江南而挫敵取勝多在江北故呂蒙築濡須塢而朱桓以偏將卻曹仁之全師諸葛恪修東興堤而丁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之七萬轉弱為強

形勢然也淮甸郡縣不必盡守故城各隨所在擇險據要置寨柵守以偏將敵來仰攻固非其利若長驅深入則我綴其後二三大將浮江上下為之聲援敵之進退落我計中萬全之策也又有曰無為軍巢縣之濡須及東西關山川重復蓋昔人尺寸必爭之地大率巢湖之水上通焦湖濡須正扼其衝東西兩關又從而左右輔翼之既舟既已難通故雖有十萬之師未能便寇大江得遂其志淮西雖號地平而水陸要害皆可戰守稍加措置未易輕犯又有曰若金重兵出淮西則池州軍出巢縣而江州軍出無為軍便可為淮西官軍之援又有曰自建康至姑孰一百八十里其險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碙沙夾曰采石曰大信口其上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荻之場或峭岸斗絕水勢湍險難施舟楫又有曰采石渡在太平州界下馬家渡在建康府界上宣化渡在府界下采石江闊而險馬家渡江狹而平相去六十里皆與和州對岸昔金人入寇直犯馬家渡杜充以萬衆不能捍亦嘗分兵犯采石太平州以鄉兵禦之遂退雖杜充處置有未盡善亦形勢使然馬家渡比采石尤為要害又有曰和州烏江縣界可自江北車家渡徑衝建康府（馬家渡滁州全椒縣可自江北宣化渡徑衝建康府）之靖安兼泗州盱眙有徑小路由張店上下尾梁盤城亦可徑至宣化不湍三百里兀朮曾於此路來至六合下寨并自上尾梁下船直至滁河口可以入江宜於靖安渡碙沙夾相對三處防守所有北岸滁河口宣化兩處來路慮和州東地分宜嚴切隄防又有曰昨來金人自黄州張家渡渡江由湖北鄂州武昌縣上岸方入興國軍大冶縣界取山路以犯江西宜於興國軍大冶縣通山等處擺布防托又有言曰漢陽沌口係漢江下流湖北帥司所隸尤宜嚴切隄防

嘉靖二十九年、定沿江信地、責令將領防守、南湖嘴守備、南岸自城子鎮至馬當、北岸自龍坪至小孤山、二百六十餘里、領原設兵船、而以九江一衛屬之、安慶守備、南岸自香口至池口、北岸自小孤山至六百丈、二百九十里、領水兵五百名、而以安慶一衛屬之、新復荻港把總、南岸自池口至大信、北岸自六百丈至西梁山、三百二十里、領水兵六百名、而以建陽一衛屬之、遊兵把總、南岸自大信至高資、北岸自西梁山至黃天蕩、三百三十里、領水兵一千二百餘名、而以遊巡軍兵相兼分布、圌山把總自高資至安港、一百五十里、領水兵民壯八百名、而以鎮江一衛屬之、儀真守備、自黃天蕩至新港、一百四十里、領水兵三百名、而以儀真一衛屬之、瓜洲鎮巡江衛總揚江水兵亦屬焉、仍與揚州府江防同知協同防守、本鎮民兵則同

知理之、守備不與、三江會口把總、自新港至劉港、一百五十里、領水兵八百名、南湖嘴守備駐劄湖口、安慶守備駐劄雷港、荻港把總駐劄荻港、遊兵把總駐劄上新河、儀真守備駐劄儀真江口、圌山三江會口各駐劄本處、不許仍前住居城市、

建炎南渡日肆吳表臣上疏言、大江之南上自荊鄂、下至常潤、不過十郡之間、其要不過七渡、上流最急者五、荊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急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急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洲、此七渡當擇官兵守之、其餘數十處、或道路迂曲、水陸不便、非大軍往來控扼之處

武弁襲替疏

南京兵部署部事南京工部尚書臣丁賓等謹題、為留都武弁冒極堪憐乞賜議處、以彰國恩、以恤祖功事、武選清吏司案呈、照得每年春秋二季選有各衛指揮千百戶老年病故、其弟男子姪、具告襲替、通狀列部、送司、行衛拘集在官親管保官鄰佑人等、研審明白、又行該府查勘、果無違礙、本司仍藉山散場比試各舍、與屬得中者、取具官吏人等保結、前來備由案呈、本部具奏、又將原來情節分別類另咨文、連人起送兵部、查對先年貼黃、勘次未歷相同類、送中軍都督府、候欽差內官同五府錦衣衛給事中等官、比試開列等第、送回兵部、方行具本、連人引奏、欽准選授祖職、給憑咨回南部、通行各官到任、文條此從來舊例、近有南京和陽衛舍人褚維藩、文故業已三年、因貧不能赴襲、每起送兩期、那借往返多費、借措無由、屢告累候、催至今春始得起送、又查有共武衛舍人劉汝存、龍江右衛舍人張國相、江淮衛舍人李文元、金吾左衛舍人戴志德等、俱在京貧苦自故、府軍左衛舍人周時繼、孝陵衛舍

人劉世文、飛熊衛舍人湯飛中、興武衛舍人王存仁等、俱選回在途、貧苦身故、爲照南京各衛軍官俸薄差繁、月損月廢、食無半飽、身無完衣、每值赴北襲替盤費無措、或指借未而揭債、或向親友而哀求、或賣居産以充費、或鬻兒女以營資、萬苦千辛、痛心酸鼻、至于在北聽選守候、動經數月、多因資斧罄乏、饑寒莫救、而殞命異鄉者、歲歲有之、亦或分文難辦、積貸無門、其索祖廕、終世不得襲者、衛衛有之、案始祖皆馮奔然 太皇帝開國、靖難之功臣、以汗血之勲勞、無罪而一朝絕之、深可憫也、且使 留都武臣、漸就凋喪、而衛所空虛、亦可虞也、今司職專選法、若不急爲區處、恐失 祖宗酬功至意、爲照南都各衛軍官俱從 國初陞授官職、世系貼黃、版載南都、較與在外省直衛所及都司所屬者不同、具本部每春秋二季、保勘具結、查功次至詳且慎、若照北部事例、令同各衛門官比試、具由題 奏、即移咨北部、候 命下准襲、不惟可體武弁之困窮、而且可全功臣之世爵、此亦聖朝之至仁厚澤也、合得 國初南京總小旗補替、至北京併陞正統二年、兵部左侍郎鄺埜題 議改于南兵部會官驗

併南京各文職官僅將考滿供赴北京萬曆四十一年吏部尚書趙煥題　請
改于司之部類咨考滿大棋從之前查可恤何獨歲于軍官又生之閣閒當念
何難由陞于武升令無題　請下兵部覆議以後南京襲替舍人具告通狀到
部聽本司研審明白仍復查勘考與貼黃功次來歷相同果無違礙照依此部
事例會同守備及五府錦衣衛給事中等官比試備將對比送缺由及應否襲
襲替簡照例具　奏仍將取具衛所官吏人等保結各舍供圖及各祖父原領
號紙移咨兵部查選候　命下之日該部移咨給憑前來遵照選過員數行令
各舍授職訖　關誥恩免其赴京者有應查駁者聽兵部照例查駁若為
更例其在外省直衛所務照舊例赴京聽選不得從南都為請庶京衛貴弁得
以稍覆如　國家恩典愈以彰著矣于邦政亦有裨益矣等因具揭稟奏本批
准其　題奉此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南京各衛所官平素貧苦極矣每襲替
北上必須稱貸而行即約和係低債數有到任數年不得食粮者有無親戚可
借終身不得襲替者以至魏殘出門飢寒相迫死于京師死于道路者且比比

然也　聞受恩自是成例但此等入選無資日就消耗　二祖有靈亦必惻隱
功而加惠者法窮則變此其時矣大京衛皆洪永世臣具貼黃在南原不同于
外衛況南北事同一体既經日部詳審勘結仍照例會同多官比試類　奏即
移咨兵部候　命准襲似亦恩不妨法者　司所引補併考滿二例案果事体
相類伏乞　勑下兵部覆議題覆則五十一衛之窮官共戴百千萬年之厚澤
所以上廣　聖祖酬功之仁下激武臣效忠之義者匪淺鮮矣原係　留都武升
窮極堪憐乞　賜議覆以彰　國恩以恤祖功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
千戶張本因齎捧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三年正月十八日南京兵部署部
事南京工部尚書日丁賓　武選清吏司郎中日王宇　主事日都任
兵部為留都武升窮極堪憐乞　賜議覆以彰　國恩以恤祖功事該本部題
武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南京兵部署部事南京工部尚書丁賓
等題前事等因又該南京兵科署科事南京戶科給事中黃建中奏為　留都
窮弁當憫襲職事例可援伏乞　聖慈速賜酌議以拯世職以廣　皇仁事供

本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該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郭一鶚揭為　留都武升
困極襲職事體宜酌懇乞　聖慈審發速賜議覆以恤苦升以廣　國恩事等
因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南京兵部署部事南京工部尚書丁賓等題稱
留都武升窮極堪憐等事要將南京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襲替聽南京兵部
查勘明白會官比試具　奏　部類選比照總旗併陞文官考滿事例通免赴
京又恐本部執泥成法酌議除指揮而獨免千百戶等官南京河南道御史郭
一鶚揭稱　留都武升困極等事謂南京衛官襲替責成南部類咨世例通免
赴京其便有四各一節為照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襲替在各省直者本舍親
齎該都司該衛保結投部在南京者由南京兵部查勘明白類咨連保結送
部侍人到齊送五府會同內白錦衣兵科等官比試具　奏本部通引大選此
舊例也但衛官多貧衣粮僅足或有資斧難積延過限而廢職者或有飢寒
奔走在京在途而畢命者誠可憐憫今南京兵部與科道建議乞將南京五十
一衛所官襲替責成南部查勘明白送南京五府會官比試具　奏仍咨部類選

比照總旗併陞文職考滿事例免其赴京基念　留都根本之重地係全
祖宗創業之功舊臣中枯骨雖困苦之狀今人矣敢既殊何容泥法而困
窮弁既南京衛所皆洪永不磨之勛視各處僅以虛冒斬功者不同南部責
選可查從未憑其咨送兼有五府內外守備錦衣衛科臣可以比試與各處漫
無統屬者不同及查總旗先年赴京併陞後議改南文職送未赴京考滿近亦
議改南人人稱便襲之事例委果相同既經南京兵部與科道　題奏具揭前
來相應依擬議覆　請　合候　命下行文知會以後南京五十一衛所指揮千百
戶襲替及該優給優養者俱免赴京聽南京兵部備細查勘明白送南京五府
會同內外守備及錦衣兵科比試具　奏該部將各舍保結號紙咨部覆奏題
選發給文憑填寫號紙行令到任中間如有例應查駁者照舊駁查改正各省
直無黃選可查無用科等衛門可比試者不得援引為例等因萬曆四十三年
三月十九日本部署部事吏部左侍郎李誌等具題二十三日奉　旨依議行
大中條編既

南京都察院署院事右僉都御史臣丁賓等謹題為地方總甲夫役官銀積
弊多年懇乞比例除編徵錢募役以甦軍民重困以了衙門未完事件事萬曆
三十四年間本　命巡上江縣浚賓荷堂明臣稽南京五城居民今自新到富伕
張應登全之陳景思伍谷陳邦彥林汝英等將前事呈稱地方編派總甲火夫等
役為所不免但　留都地廣人多編派者皆史胥而未免優免存恤以萬曆十
四年海都御史題　請前可照繁冊為洪其衙門並從繼以萬曆十六年兵部
都察院題　請地方火甲非為洪總為兵馬衙門人役在于民間私自科派私
僱總甲無當官僱募也乃行該院又錯然(?)立其私僱總甲令其自己罰僱工
食且又通同史胥藉緣為奸錯乞自富並貧改扮定限衆之犯差四出虐增卸
貢又或遇大差人命等責乃私僱總甲仍報羅衙門正身總甲出官無論正身
家道式貧無寫報使一視常罪(?)破家亡身而正身總甲受禍條條不
可勝言矣乞本兵張文學等呈請恭收錢僱募之法案海都御史劉付巡視
五城御史等查議彼時下情未能一一上達而海都御史止將五城溢差丈從題
請業蒙允徵錢僱募事條尚在中止今該本院　看得都御史李
首題良以南京五御史等比例徵銀僱募似應依擬乃據查審衆情一時尚
未滿協合候移咨南京都察院再行五城御史虛心酌議如果召募可行人心
共願則將徵收優免及一切應行事宜酌處停當具題等因到院奈向未將本
行城查查以致大小衆民受害日甚一日如在水火之中仰望救援莫如催募
似已畢暢舉行思偽無遺上呈等語臣等以為事干通都未可輕舉又三十五
六年等年除各紳衿衆次具揭請行僱募外具五城居民又屢次連名呈贖申辯
呼往往有江下各坊云僱募之費固之富人則富人須做固之貧人則貧人與做
通都大小軍民人等無不稱便何不舉行臣又謂州府州縣舉行條鞭尚有田
地山塘男丁女口册籍可查南京十三門內外人家衆十餘萬臣等雖曾致
查先臣王守仁編派十家牌門牌册以為防守地方之計其中閭閻而似無稽滿
然而恐無各家貧富等第册籍則官府何從憑據議編僱募乃有居民劉鳴皞
李(?)新表思等呈稱身等向來私僱總甲原有出錢數目今既恐無憑據身等

願將三十六年分一年之內各城各鋪大小貧富人家各出錢數公同會衆各
鋪寫一本名為五城鋪册送官以備查考夫公同寫册既不敢藏溢又難首
寫多官府又以實數查可以行事蓋身等所處不在出錢特以錢不經
官收又懼免飛差横禍大小人家日夕憂慌故數將額定錢數納之官府以期
杜絕諸累耳不數日五城鋪册約千餘本居民劉鳴皞等自齎等公同各本城
大小貧富人衆一齊送至臣處又各鋪册一本分類送五城御史乃五城御
史曾陳易蔣貴傅宗泉王宗王萬禄公同到于臣處稱說通都百姓親詣鋪册
造會然杪算一聲送至公處且水旱臨行事則往歲所云果約自當半額僱募
之說必彼從中阻撓者所致斷非出于小民之口矣假令不與舉行居民
淵(?)但見臣海瑞劉從內云再行南京處心酌議一歲終屢未定而大小百姓屢
舉成各諸虞重事數必竟不肯停止所當查為備從臣乃將各城所送鋪册
分開日子每鋪應出公正人役并貧人等人共三四人先期約定某鋪某日到于都
察院當日之面將各鋪册內人戶有無若某門面隱漏并相應優免人數及細
開三十六年分册上所開出錢之數定寔又分三等凡則規條每鋪較量時為
均減停妥似此將查審業隨將各城來送鋪册并自而審情形一併書寫在册
劄付各城御史令各到于會同館處查前項有無隱漏避免併出錢不均俱不
合等則并有不願出錢各情由又先期編出告示曉諭五城貧富百姓內云民
間所送鋪册本院雖已而審一番仍恐中間尚有未盡事宜今令五城御史在
于會同館覆審你們大小百姓如有不願納錢查許到會同館當官告明本院
即為俯從免派徵錢乃五城御史覆審之日並無有隱漏避免併出錢不均併
不合等則供不願納錢者臣等猶不敢自信乃復會同大小九卿六科在于會
同館縣集遠近人民千餘人惟將九卿及科臣親問納錢僱募之法使民與否
乃令口稱便又將百姓中之最貧者查令上前問其納錢僱募使民與否亦令
口稱便據臣又各各細問爾等窮人原無身家之累何必要行僱募又回云身
等雖無重大家私平素亦在排門之列未免輪當正身總甲與富家一同受累
且身等受累之日將身到官既已無錢使用而妻兒在家飯食欽缺又無人照

賫其情更甚以致情弊難定細錢用團安靜等項目又對五城御史云僱募之事從未未嘗下鋪且南都地廣人衆中間容有訪不到未可信為停妥乃各御史又將會同錯各所查各鋪內有貧窮孤寡者各自躬親至于其家細訪端的開明冊送編閣民情稍覺可憐者然不從寬派錢日乃收取各御史審定名錢數鋪冊復令書算手會集一處計令細算五城見該出錢總數隨即權徵前任巡按留可照繁冊併地方夫送冊細查五城今日合用總甲火夫併當更夫諸樣上　陵等項燈夫併各公用家火器血各項錢糧數較之前項所定鋪錢尚有嬴餘隨即會同五城御史將前各鋪所派各家錢數各行儘錢照減務使今日所派錢數與今日所用錢數一一相同乘此杜絕衙門多取以防媒奸隨照各花名所減錢數各鋪寫長單一張編示大小人民曰又與集五城原呈父老鋪人到院開示徵錢僱募一節應否奉行各對云但得官府徵錢僱募則衙門人役就不得重科妄派且一切在官事體俱是僱募總甲自行承當利無正身總甲名色民間何等安靜當此之際即使此照三十六年令私僱等項錢數編派身等亦自甘心況今蒙將三十六年分私僱錢數內家家戶戶全減餘錢盡行照減尚有何處不便于民懇乞早賜舉行等語甘于是乃喚集書算丈到于公衙將各鋪減錢長單照數填寫細戶由票分定日期令各細戶到于都察院將由票親領完畢遂于五月初一日各城御史會陳易蔣貴傳宗吳王萬祚咨大德相約開櫃各收是季銅錢小民各遵日期各照由票踴躍爭先納錢如有絕無拖欠隨經該城御史給發各甲夫工食等項種種支銷則文卷用備稽查旬後各季收錢支錢俱係一體行責其每歲或有新增優免與事故之家相為伸縮或將易歷折卸與新增之處相為伸縮中間一切查錢事情五城御史時時會同嚴加覺察務須通融計算登時伸說明白不得少容姦欺隨即前居呈內所轉人命盜賊地方最苦一節已經嚴拿務詐事累裡甲代告各衙門話奏日猶設處于三山門神策門鳳臺門外各建遞鋪驗應一所庶幾事有歸宿民間愈見勝擾云為照前改團在安民西安民莫要于除害先年兵部都察院所定庸可照繁冊并地方夫送冊細造本通行使　舊兵馬衙門人役私派私僱況又地方人民寬縱有飛差責攻正身等累其何弊除乃今額徵務錢在官僱募併人命不許擾詐俾使前等一劑華去則既可以下慰通都仰望素心而先年都察院移咨南京都察院特行五城御史將召募事宜再行議處停當具題　公案從此可以歸總矣緣係地方總甲未經官僱積多年懇乞比例條編徵錢募役以甦軍民重困以了衙門未完事理理合據實具　題庶使遵奉刊刻書冊藏金收支登櫃備照永遠舉行為此具本專差千戶朱世科齎捧謹具題知

史甲

太祖所行火甲良法也每日總甲一名火夫五名沿門輪派寫者領人實者自役有鑼有鼓有梆有鈴有燈籠火把人執一器人支一更三照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有更鋪可蔽雨雪可拘犯人遇有事則鋪之甲乙燈火相救護救相聞凡刀槍兵器與救火之具一損壞有修補皆整理獨責其與人命事種種與攙害總甲當之甚至數年不除者此最可責所當急急更張者都察院御御史丁公洞察其弊要其法以三等九則徵錢官行願役總甲火夫何其簡便

實　成祖北京所行法也但夜間鑼聲一遍不復再聞尸聚一處便于抵換此更當一加意也

足兵制武疏

巡視南京營務兼管巡倉監察御史王萬祚題為　留都營伍日凋虛文樣練無益敢陳足兵制武之宜懇　乞振飭特弱為殘以備緩急事竊惟金陵王氣紀自先秦飛翎開基逆成豐鎬海內無事則已一朝有事則宮殿廟倉草澤英雄眈眈覬覦樹敵資宗廟園陵　神聖在天有靈寧能自安故命大臣練重兵鎮地所以擁　陵寢保河山　聖子神孫兢兢為首務二百年來設立教場大小營神機營巡邏遊巡營新江口營巡因閒白之亂添設陸兵水兵營又以妖變添立標營星列基布制置不詳且周武顧兵也者養之于無事以待有事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武兵先寡將何以禦敵衆戎兵先發將何以禦敵強京營兵舊十萬有餘後乃日復月削今大教場見存兵止六千三百有奇小教場九千一百有奇神機二千五百有奇巡邏遊巡三千六百有奇新江口五

十八百有奇總之不盈三萬內則徒手寄操居十之二老稚疲癃居十之九所侍者止陸營之一千八百水營之一千九百操營之一千三百餘人而逃亡弱壯相參非兵甚矣且逃亡任缺詞訟作缺逃旁就遠隨時變去有缺無補一去不復數年之後寧復有兵江北門戶浦口營兵二千池河三千名在害亡去殘猶傳倭警當官神將色沮勝戰心懷諸口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而今所以待之者安在哉正德年間劉賊以殘敗之餘三過江如履無人之境嘉靖年間倭奴以五六十人入犯姚圍城殺將士血污紅門況今日兵又遜昔時遠甚而災變頻仍民窮思亂盜賊蜂起之時倭奴敢現琉球圍朝鮮垂涎中國金帛子女賴夫內訌分搆引為亂哉當禁百械未易悉數若死病當營在教營伍之類耗耳惟惆耗故教操逃缺而缺何處可懲欲汰弱兵而弱何補代欲撤武蠹而所教原非其人欲明賞罰而賞罰明于何地被今各衛門重之工差昔三人朋一差者今一人倍應典衣賣甲願募不敷辱及妻孥預為稱債貂當使者計日索錢誰人欲直月糧糧賞錢何安得不逃又責之養馬家有妻糧使號餓寒口食不給飼料安出害黃藥蠹當疲將先逃路僅仆賣子鬻妻安得不逃夜巡緝賊職因至然但奸宄淵藪稚埋竊伏野蹲人稱白晝殺人入夜恣行拏參旅卒姑保性命進則畏賊退則畏官刑安得不逃如此之類皆由兵寡當有念茲苦則逃逃則愈寡矣萬曆十一年兵部于每營題補足一萬一千三十五案題　惟選壯丁以充缺伍而當行不佼耗而益耗者又五年于今急在燃眉禍不旋踵寧得坐視為麋文苟延歲月乎臣竊謂目前之計必會司馬司農合而為一以營法衛法分而為二而後其病可瘳耳今司馬不選軍則諉曰戶部無糧然而額定歲輸粟紅貫朽自在也司農不給糧則諉曰兵部無軍然而生齒浩繁絕奇特充非乏也兵老不選其禍至于將絕兵糧當不給其禍至于盡盜根倉皇窮迫而緩不及事孰若空未雨而兩共計綢繆東未敗而合謀蓋轍之為得哉夫衛所有正軍有餘丁有祖充有投充種種分別毫不得混若比衛中國伍之法正擊刺善騎射陸將虎水斬蛟十中選一百可當千者此營中選兵之法也今勒挑果精循例引樣千百戶乘機挾取肥　衰積年渠魁營為窟虜惟頂者

未必宜兵宜兵者未必堪項無錢選身卸歸而李鄉有老先講堅其固安得壯士而用之獨不思民間亡命盡人皆可為兵獨于真軍反多忌諱且誠莫得其骸為且責衛官隨之而痛懲刀勒之然合出十一年舊額將五十餘衛軍不論正餘盡數挑選少年膂力壯健心神朴茂精彩燄發者僅作營兵最上為選鋒次即為常伍有餘則補作駕船守門諸役于各營內汰出怯懦疲癃不力並弱年未衰者充大小衛門官肩跟隨聽衛之用其耳聰目明手持足行僅足搬戟負箭執矛荷戈何必壯丁法行自上始舊有伏財營寨投托隱占者勒功御家各自清查但係衛軍盡選本兵一體審發少壯入營操演嚴當貴以圖收定案如此不容生端再製訟庭而進不得任糧誤操用此法選補于大小數攢各宜補足一萬一千神機合選選選選亦然新江口舊不復舊額一萬七千之數亦宜選足一萬二千五百人為一師赳赳桓桓彪虎成屏都城內外氣象自別浦口池河一時不能滿萬亦先選各五千連絡椅角報警相援至于　孝陵原額二千今亦宜于本衛軍餘挑選足一千寄操諸軍此空勢應撤回放空自為滿補總鼓賍警松楸不動則　祖陵何地尚不寒心各營仍取壯丁二百名務補選有事故而營按籍取補無虛捏擺撥外衛內營無險此我者曰水陸召募之兵堪以敵外敵為金錢之養費于浙兵京軍皆坦大業備襲取徒多費是大不然祖宗既用衛為兵戰則領符散則歸衛教為子孫練兵之良法也即月未為餉正軍一名餘丁六斗者為子孫省餉之良法也即各營精兵六萬陸營水營亦各補足二千則放外備召共　桃成合成一體既不至虛弱偏枯亦驕悍要挾之弊又不役他郡召募取增餉坐索之後不然則但使兩營浙兵皆有倚仗充避之理而實害易積有黨相護能保無狃詐作亂之憂哉借兵以護兵合餉而營餉久長之計正不為是其補伍而後當議者四一曰稍粗並以示優恤營軍不偏戰守而偏工差勝係不比投營而比工錢當事寧撫心咪目矣自今伊始　勅下內外守備衛門正差撥送一概禁革　龍袍　神帛銅器奇薦板方瓶石等稍原設錢糧盡免由監勒支與召募工部備其卸各船護送不得難汎也看守不得過晨宿少蘇困軍可也一曰勤訓練以養壹材今輪班進營運日走

陳合鼓譟儀非不可觀跳躑起伏偃仰已戲使展而入抵已而出盛戲如是貴
之習殊茫然無知不若另立操練法每五日以一日走陣四日演藝如大砲千人
必千人精也弓弩千人必千人精也某技大長某技次長衛總分試把總輪試
其營抽試將躬親而心體之衆否則知其技藝一則知其百居隊無不精習之士
而營無不知兵之將昭激勸有所持無所畏有所恃則奮勇而直前無所畏則
神全而氣足何敵之有一曰給器械以助軍威查得三十二年兵部每軍給弓
張三錢又色銃數十以後徑惟自備銃戈數尺斷鐵鈍銅狼筅枯株銃帳賣藥
甚至三人共銃一起深可悼惜乃　內庫所藏盔甲頗多因而鑄造閒修飭利
之器置之無用宜擇良有司督領其事各就庫部領出修理再不足用照先年
事例每兵查給價張督令自備務辦火藥臣作刻期早辦早徹勿致休班乾沒
與其器與人相習有一器齊一軍之用矣一曰增戰船以防水攻長江天塹
舟楫爲上高橋巨艦駕用多人旋轉不便若沙船二艘沙船而闊底亦可行正
兵船船形尖身狹可好守兵屯用甚多舊制十年一造五年一修然而廢壞破
修則兵將船之利而官亦省造之費似不必責拘年限新江口船舊四百有奇
今存者百十隻耳作頭圖侵盜遷延閣風雨朽壞薄板稀釘竟粗朽浪水易壞
故多不滿百貪弁索猶州質易覓近吏修飭最兵無養萬師舵工干跌日焚際
舟可資合無以造船職責總屬兵費專督歲修江海之資舟操若神者定賞有
使與兵將選擇輪激水之類弁考形同造此水軍之急務也更有宜議複者
游營外列江口最要　成祖北定兵江上以文武重臣統率之舊例官軍往複
早船照閱安雖艱今嚴蕩險遠如紫鬼幾官棄伍而家居夫舟乖城處繞
舟深泊猶無人知詰其所以泊江岸嶺灘岸場圮壞將臺軍巫湫淋濕滌重鎮
軍機廢弛至五六年矣徹天之棄時不再得從宜增拓壘基寮栽疏開兩
河停泊舟楫修復窩鋪搜捕巡邏卯酉如故舟師黃射火攻逆操避習把總六
員統舟實地方分定仍與水營遊兵營統貫聯爲常山蛇勢以六分中營以四
分爲兩支同水遊兵防覘晉港河口龍潭諸處而哨官帶領一出哨于梁山與
荻港營兵會一出哨于天寧洲與儀真兵會上下江往來搜捕賊寇更番迭出

首尾交錯血脈流通汛地遊兵營亦期會達中處隨衆習操免致拋荒武藝庶
渡庶江險爲我兵所據而敵不得竊發又查嘉靖年間兵部因事題有四面
營壘選修伏塢之建南如石子崗東如土山西如望江樓北如仙鶴觀麒麟門
東山寺等處撥壘營壘一以控扼地形一以埋伏人馬永平日久戍土民佔占
或荒蕪積廢今西尚存而東南北三面蕩然失陷舊址可尋可不改行查覆整
立守望春秋閱視稽核以備不虞之民矣新江口抵江浦驛三十里程耳近
聞新河相望頗近一葦可渡宜有重險以限長流溥無新江口船類者後其穫
分支船以衛浦口東西兩岸對守戒嚴賊從水則夾擊之便從陸則推過之易
矣浦口一營近邊卧頗嚴操遊遠足康豫積不患無根而患無兵不患無兵而
患無法青衿里中豪舉充軍伍偷惰路玩誹訪存許持將吏理長印守絜某敬
誰何安問其他一水陡限諸令頓殊至于池河相去踊遠稽殿同大炮罷倒置
軍民概處風俗澆漓莫可挽回蓋由武臣植轂彈壓無人末流至是合無比户
部例專差兵部司官駐扎滁州坐守二處貴罰號令一出其兵團收屯糧亦令
帶操象演寔武斷驕鼓剝軍攘官把持學衛者或闖會京營等役或徑移法
司充罪然後軍法不枉操練不虛外營庶其可舉矣今衛民防倭旦夕難緩本
有　論旨兵部工户三部相視莫敢前者莫如浦口之城夫諸臣豈不知百萬
生靈藉城爲捍敵易視截第波浪漂蕩不常恐爲有力者所負閣闇折毀不便
誰與無辜者爲樊篱不得已之計竊以爲宜循萬峰門城舊人難得賴智謀
勇畧足濟實用何如耳今在簡老成名將畫畫無人省身經戰伐夙著勲名偶
以病歸者有一青樹碑抱負定奇策倫可收者有攘鞍覓錄淸水堪集金城
可圖者與其閣置于林下孰若倘養于　留都與其以好爵靡土木藻繪之形
貌孰若以重祿優樂侮干城之者頗出可寄旗鼓堪倚蓍懸乞　聖明特論本兵
揀求宿將起任南京五府鎮守江南亦可以備西北不時之需則特大將一人從
于十萬師矣臣當差數目擊營務衰頹實切深憂敢歷肝伏乞　陛下電
覽下部再加查覈如果臣言不謬乞　賜舉行其于京營不無少補矣臣不任
惶悚待　命之至

長書紀事

兵部推武選司不預鋟牌三司歲入頗多往年任支銷無考武選鄭郎中因建議設總庫委一主事專管凡有支放俱就堂簽劄方准發三司忠選司倡此議因議曹庫不得委選司主事之職實至今仍之亦可笑也

衛所襲替舍人舊例憑府衛分武選司務文移府勘結回照乃五府首領合後故意延遲致誤咨送諸舍人若之武選郎王宗始查照部改題准事例說堂免行府勘結某各衛不許中府一總本司行衛查勘明白將府結卸結類送該府僉封限五日內粘照過部如結內字跡可疑該府止移文選司改正不許徑自駁查其咸回文過限俱照例行查府吏役送法司究問諸舍人受德無窮矣

祖制各衛軍政官擇材受任故官為武選典名黃選非今循次而補之也萬曆三十五年南武選馬郎中芳請抗雜餘吏之新法止就本衛襟積不問人地不論當否至使精才司大乞大選大用以職乃事而長才往往置無用之地乃如典武會場留守後官員最多聽用數十年不得補其他官少衛分無軍來氣從進管事象論謝然不乏致四十二年南書兵御史陳玉輝疏發下兵部覆議南武選司始申明舊制史正職實兵軍政員缺本衛有賢能官則以本衛補今衛無官或官未必賢則選別衛羽補務使人地相宜從此官司留心知人而軍政亦稍得人矣

國初起運漕糧船皆造于南京龍江關提舉司永樂年間省直糧米民運至淮派撥軍船因改建清江廠于淮安宣德間各省糧俱改本地兌兌船亦撥回團造惟南京軍船不過江止寄泊於儀仗二場江南糧米仍民船裝至瓜洲交兌船仍在淮成造至萬曆元年以瓜洲壩旁通江閘南京軍船徑過江直抵水次領兌漕運都御史王廷疏請工部覆議運將南京各衛運船復歸龍江廠修造緣各衛軍住南京費出南部木由南關抽分以便就便設費省而船堅二十八年淮廠匠作營謀運總條議改歸清江廠木價既多且匠作不堅致薄釘稀不久輒壞裁以軍士守候經年運官盤費不使而空船回鳩有覆溺南科祝世祿隨疏其弊下部未覆運年丁甲疲累日甚萬曆四十三年南大司馬黃鍾梅公

力上疏請復歸龍江廠聽南工部自造此議題軍船運之急務乃命下工部竟置不覆蓋象所持使而南堂之上若不與之便所未解也

年來運船廢壞極矣船缺甲疲害累運官降革監禁破家亡身者相望不絕每遇運用輒此滿丈不竟累也萬曆四十三年武選郎王宇議將各衛船中的量丁力通同增減以救之蓋謂衛運船不齊有多踰百六十隻者有小不及二十隻者向原隨丁力而派日後人戶消長衛事變更苦樂今翻者難增之不稱其處苦殿今之者非減之矣雖甚困矣況增者俾數隻而減者閣至數十隻船舊瘡痍資急救運困第一議大司馬黃公慨然舉行乃為咨漕撫值人言杜門遂高閣置之柳亦運衛之不幸也竊則變法通以俟後之賢哲

南京舊府衛所官最苦者莫如夜巡差緣京都巢十三門每夜設長巡領攜二員照閱門單一員在鼓樓守發令牌每門設巡官二員每員帶軍十名赴鼓樓領令牌往門上楗鎖次早赴中府繳歷司回話五府舊五班吏查兵用夜巡官一百三十員餘隨正軍一千三百名後因留都缺伍掣去正軍將各衛餘丁充役餘丁乏繫人少俱查各官僱募且非止一識前差就內挑選家丁及勢豪餘丁倩用日不暇給各官賠累不堪皆爭願辭任不願管事萬曆四十二年大司馬黃公准武選職方二司條議將夜巡革減去其半驗定六百五十名每名月給口糧三斗凡勢豪倩用一切禁止每官遇上直五日量給油燭五分以優之而苦累庶乎其少甦也

應天府志　萬曆三年奏准　國初里甲之設以催攢勾攝且十年一役九年空閑于民甚便也後有司一切私費盡科里甲於是不得已乃為十甲徵銀朋當之計里甲之費于秋粮内帶徵坐派少則謂之派剩料價初意派剩存積以待不時之徵也久則那移支用不可詰問有一縣派剩十兩以上者一遇加派仍行科歛甚至一年暫派而次年停止者則開稱該縣徵收作正支銷以愚百姓耳目上江二縣與宛大二縣相同乃派走遞夫百司所集安能應付民困極矣巡撫歸併龍江遞運所小民稱便二縣又巧立小夫名色且勒二甲朋當歲派銀幾二千兩今遵　詔除去秋粮内帶徵里甲銀兩扣算通縣丁粮編派正數無復派剩銀兩又裁革二甲朋當小夫應該夫馬於驛遞應付其六合縣夫出自排門輪流科歛為弊更甚亦編定名數以絶弊端原額里甲該銀一萬六千四百五十三兩有奇今將各項雜派歸併里甲共編六萬二千餘兩其實里甲項下止徵銀八千七百三十三兩六錢四分四釐七毫八絲四忽　又奏准各縣均徭原有定額嘉靖十六年書冊已非初制然不若今之冗濫也銀力二差俱有定数銀差若謂以差編銀不復雇役也力差者派與銀数自當雇役悉聽其便非於所編之外縱民過取也自一條編行有司於門皂斗庫獄卒徇情加添工食有至三五十兩者浚民膏脂以潤左右深為民病且　祖宗舊制役民不過里甲均徭應天所屬又巧立十丁夫名色凡不時之徵則派十丁夫弊不可言今遵　詔將十丁夫查革凡各衙門一應銀力俱以書冊為據查復舊額切見應天府所派差徭俱于各衙門應役往往執留批迴額外多取小民累已　勅該部查議通行

江寧縣志　社學洪武中每坊廂各建一區以學行著舊為之師其子弟悉令通孝經小學諸書誦讀之聲相聞其俊秀者選入郡學鄉飲酒禮既舉于學又每坊即社學為會飲之地以禮一方高年行禮讀法如儀後漸湮廢嘉靖中學使楊宜楨簡諸生堪教習者與為社學師數處至今相襲其後又廢為居中贊撫朱大器移文修復未幾遂至後無復舉行者今除諸生所居及居民佃者入租于官其他多為豪猾侵占不能盡考云

上元縣志　敘賦　古者聖王建國什伍其民下制恒產田廬不征歛有藝貲出有經而天下定上元固　昭代建國首邑也、厥初租調永蠲　恩諭法外其後稍加賦役以當經費雖失　聖祖初意哉而惟正之供亦所安焉迨至正嘉之季外縣蝟集民病而不知恤職生厲階頃者幸際　清明屢荷司牧者調停湔刷稍復治世之舊謹籍戶口田賦之數及其入出之防正使民處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吏特奉行文書無所隱其慝故令行而民不疑爲象魏縣焉爾往歷利病敬附於篇備司牧者考焉

按舊籍嘉靖末年戶口尚及正德之半而今纔及五分之一非必人戶流亡至此極也大都賦役日增則逃竄日衆又國[注一]初里甲什九坊廂什一本田什九寄庄什一其後田賦日增田價日减細户不支悉鬻於城中而寄庄滋多寄庄田纔千畝不過戶名一丁後或加一二丁人且以爲重役其細户田既去則人逃即不逃而丁日削勢固然也蓋積歲漸减以至於斯近始審編新增千九百餘丁而丁銀亦攤减云

田賦　昔者石江歐陽公撫留圻也逮諸守宰究心民瘼殫精國計作書二冊一摘略節與民周知一詳欵目官府備照大綱有四曰以八事定稅粮以十有二事定里甲以二事考均徭以六事考驛傳要爲定則無所容奸民受其賜頗久世遠人亡其書銷毀而父老所傳僅存抄本今其細目雖已增損不同大都不越綱要之外是用綱仍其舊目準諸今作田賦志亦俾前賢遺意不終泯焉　初洪武十八年　恩詔念應天五府州爲興王之地民產免租官產减租之半官產者逃絕人户暨抄沒等項入籍於官者也初半租多寡不一嘉靖中均爲一斗五升而雜徭不與焉其吏佃實同鬻田契券則書承佃而已大約官產什二三民產七八雜徭惟併於民產而　國初雜徭亦稀厥後大吏創勸借之說民田畝科二升名曰勸[注二]米後以供應稍繁加徵二升名曰勸耗延及正德則陞科至七八升矣

十甲輪年照宇內通行事例未始不安於法制之內而正嘉以來事日增役日繁在小民利於官產而官產則少在優免人戶利於民田以省雜徭而買者貴者或以官作民或以民作官以各就其所利於是民田減價出鬻者日益多而差役之併於細户者日益甚猾胥乘之恣詭寄花分之弊而惟時不急之征無名之費一切取責於現年現年竭產不足支一歲之役而所索於花户者每粮一石至銀四五兩蓋宇內盡然而南都爲甚繼時一條編法已行於數省矣隆慶中　丞海公巡撫許以官田承佃於民者日久各自認爲己業實與民田無異而粮則多寡懸殊差則有無互異於是　奏請清丈而官民悉用扒平粮差悉取一則革現年之法爲條編考成料價一應供辦俱槩縣十甲人戶通融均派而向來叢弊爲之一清優免之家不失本等　恩例而細民偏累之病一旦用瘳於是田價日增民始有樂業之漸矣至於四差分合輕重之數尤有可述者往周文襄公巡撫時以丁銀不足支用復倡勸借之說以粮補丁於是稅粮之外每石加徵若干以支供辦名里甲銀若秋粮之外則有夏麥農桑絲絹馬草等項色目繁雜汎易混而奸易托嘉靖十六年石江歐陽公巡撫悉舉里甲諸項併入秋粮名曰均攤事則簡便矣以其總：帶徵會計不得不寬大銷不盡謂之派剩初制派剩存積以待不時之徵（及於下年正數減派）又則聊移支用不可詰問議曰作正支銷濫費乾沒萬曆三年京兆少泉汪公繼之　奏請扣編正數無復剩派又　請裁革諸濫差條列正辦刻諸縣賦役冊以遍曉所部又載諸府志蓋每歲省派五千餘金維時縣令莆田林公克承厥志令後繼以賢牧隨時酌量雖微有出入而縣不越更化以來法制之舊回視疇昔啓：不啻霄壤矣

以八事定稅粮前四揞入後四揞出一曰以原額揞其始田土總若干凡爲田若干畝科平米若干　地若干畝科若干　山塘雜產若干畝科

若干、二曰以事故除其處前摠內除　欽賜若干、注三荒田若干、注四荒地
若干、實該正田若干、地若干、山塘雜差若干、三曰以分項別其
異、秋粮注五之內帶徵五項、一夏麥若干、二絲綿若干、三農桑絲若干
四注六馬草若干、五戶口塩鈔若干、各徃米若干、秋粮之外陞科蘆
地若干、改荒蘆地若干、注七四曰以歸摠正其實、該注八平米若干、荒白
米若干、五曰以坐派定其運、兌軍正米若干、改注九兌正米若干、各
耗若干、南京光祿寺黃荳若干、稻穀若干、南京光祿寺正麥若干
耗麥若干、太倉銀庫正麥若干、南京各衛倉正麥若干、南京庫絲
絹若干、六曰以運餘撥其存、本府俸給倉正耗米若干、儒學倉正
耗米若干、本縣俸給倉無耗正米若干、龍江驛正耗米若干、江東
驛正耗米若干、存留草若干、存留正麥若干、七曰以存餘考其積
撥剩米若干撥剩銀若干以待額外之費、積餘則入下年正數減編　八

曰以徵一定其則、注十以上種種徵需一准於米、計畝而分歸於一則、故令不
煩而民易信事易集焉、夫信令必准諸由票、由票必溥於細戶、早溥而信
洽、粮亦易完、若奸胥欺里、必慢於由票、且倚為市而不計大事之不集也、
以十有二事定里甲、謂以四事考歲辦、一曰國祀之用、二曰國慶之
用、三曰供應之用、四曰諸司之用、以二事考歲派、一曰內府坐
派、二曰工部坐派、以六事考歲費、一曰祭祀、二曰鄉飲、三曰
科貢、四曰恤政、五曰公用、六曰備用、備用銀一百両以待不時之
需、不足申府動支、有餘作下年正數省編、注十一
以二事定均徭、一曰銀差、二曰力差、自條編法行悉從顧役、玆僅存
其舊目、不分列焉
以六事考驛傳、一曰會粮以派徵、二曰內除以協役、三曰兼外以
定貢、四曰分例以定則、五曰類費以從驛、六曰類費以從所、注十二

坊廂賦役、注十三雖高皇定鼎金陵、驅其舊民而置之雲南之墟、乃於洪武十
三等年起取蘇浙等處上戶四萬五千餘家、以實京師、壯丁發各監局充
匠、餘為編戶、置都城之內外、爰有坊廂、上元坊廂原編百七十有六、類有
人丁而無田賦、止供勾攝而無徵派、成祖北遷、取民匠戶二萬七千以
行、減戶口過半、而差役賣稀、獨里甲聽役於縣、後且立鄉頭色目供應定
累、正統二年、府尹鄭公埜奏革鄉頭、併上元坊廂為四十有四、坊有十甲、
甲有十戶、視其饒乏、審編櫃銀、每季約三百両、折坊廂之應辦者任之、以
均里甲之不足、季輪一甲、率三十月而一週、然其時人戶充實、應辦簡歲、
庫貯櫃銀、該吏支銷、坊民聽役、民不見勞而事不廢、立法未始不善也、然
以支取如攜、公私交征、法漸以敝、正額常什三而外踪常什七、於是人戶
流亡、吏謀脫身、櫃銀漸少、官憚其難、吏辭其責、改令坊民自收自用、而陰
責其賠賠、每一上季、則僉收頭派差者一人、曰摠坊、僉殷實之家、囊金聽

用、不問多寡若數人、曰當頭、名活差、其次裁定銀數貼賠當頭者名死差、
其下戶、則僉撥接票催夫迎送等用名力差、又撥供應器物等用者名借
辦、並聽摠坊指麾、而摠坊以是恐喝、營私者又什八九、且自弘治以來、又
添撥九庫八關五城夫役、又代工部買運光祿柴薪四十餘萬斤、又太常
九種進鮮並取什物銀兩、又各衙門行取書手工食、并修理衙門、嘉靖十
八年以來、又驟添應付衛門八處、至於讌席節物花燈諸供、跳抑又不貲、
而大小使客時行火牌、徵腳力口粮、迎送鼓吹、靡不應付、加之百司吏胥
恐嚇需索、而大柴讌席為尤甚、至是傾貲相繼、自經自溺者日聞、而民不
堪命矣、維時父老闔陳民瘼、而狐鼠寔繁、旋行旋沮、庠生趙善繼者不忍
家難離披、知國困弊、嗒咨同類、從者如水、適撫院方公按院黃公稍困父
老條陳、下府勘覆、而沃洲呂公新任京兆、諸生稍為陳說、紫谿公議、出於
學校、可以文言代之、於是畫疏其辭刊梓分遞、而諸司各為之動、爭見施

什矣會給事麓池郭公抗章奏革於是額外之鎩不經之費如前所陳若什去八九民若更生然諸色目尚在病源未塞也隆慶改元陽山宋公蒞撫院加意剔蠹委其責於通府望沙陶公集議以爲坊長聽役在縣人目以爲奇貨於是更名坊夫悉遵正統初法其買辦借辦紙什顧役而當頭以下諸色目悉行剗革上下稱便然猶歲徵銀千四十八兩外每季派夫庫夫六十二名歲徵銀二百八十五兩有奇陶遷吏胥以雇役不便乃令坊夫聽役於縣抑令私賠舊弊浸復維時趙生物故張生崇嗣革言之京兆東泉鄔公議照里甲扒平改攤銀爲丁銀定爲三等九則納之庫不僉頭不輪甲止令排年十人催徵以聽該吏雇役吏銷夫還於坊嗣是復有翻覆賴撫臺峋嵝張公復之萬曆三年少泉汪公爲京兆吊查二縣吏銷冊不過供應各司下程刑具辦酒覲禮之費而縣一切私費且取辦焉此官所以樂於申請科派而他不恤也爰計順天府事皆奏請仰荷宸斷兩京事體相同乃酌其應需因革之宜定徵坊夫丁銀歲五百四十兩具奏下部覆奉欽依此外錙銖不得私行科派陰令坊夫賠貼凡修理紙劄刑具動支自行贓罰其里甲已編者本得重派坊夫每歲終巡視科道造冊奏繳特東瀛林公爲縣令協心節省爲能不誤公事而猶有徵羨林遷去春李未滿而該吏與雇役已支過五分之四復倡告民還役坊民爲譁奔告所司陰將本縣他項銀酌補支應外該吏擬罪法始復初今吏十八稔矣頃年　邵公爲京兆而今確菴程公爲縣令尤一德一心加意節愛嘗議徵百金而事不廢爭革九庫流夫載定夫役二十三人上元分給十有二人第照徭銀徵解令自雇役而事遂定無復向來踐更抑索之苦嗟夫縣猶故也或數千金而不足或數百金而有餘則以有父母於斯即百計加恤而民用安無父母於斯即百孔叢出而民用危然民之安危即　國家所從隆替也諒司民社者有深念焉矣

條議上元縣事宜四款　前任知縣程三省

一定會計照得錢糧之不容不會計者謂法制未定經用浩繁不會計則徵輸不均徵輸不均則小民告困故立爲會計之法而著之冊籍俾民按籍遵守焉非謂規制既定之後年年爲之計也上元縣錢糧先經　欽差巡撫都御史汪刊定賦役書冊勸之貞珉每石平米該納本色若干折色若干每丁石該條編銀若干彼其時維使五尺之童赴納莫之或欺法久寢移時窮事變每年稅糧條編俱待會計而後定然會計不常遲速靡一比及會計單下則小民先已焙舊上納倘有加編則重復增添即或稍減徒爲里排積歇充私橐爾且數多增益無從覈實蓋吏書非會計則工費無取就中或增一無名之征彼下吏小民誰敢爲之辨虛實哉合無查照原奉石刻書冊除見徵外今後分毫不得增改即有不得不增者須奏詳允明白方行編入年終不復會計庶小民易於遵守而猾猾不得高下矣

一均供應照得太常光祿內府進　貢等項銀兩事干重典非獨上江二縣當辦即直隸諸州縣皆應有之乃近年以來一一取足兩縣加編　千餘兩有零查得前編賦役書冊內開每石平米止編二錢七分今則三錢二三分矣江寧地稍肥饒猶或可支若上元則近城膏腴田地俱屬軍屯僻遠山鄉始爲民土且低窪濱江卅沒高者瘠磽不堪一槩加編何從措辦即如　龍袍扛夫銀兩每年編銀一百三十八兩今且借支一百四十八兩他項稱是年復一年何所底止蓋外縣徵解不前兩縣催督難緩故因仍苟且莫可究詰也又有甚者齊廣人之喪禮銀兩年年會編庚伯之棺木　卹典取足兩縣神京赤縣獨不可均攤外郡乎合無查照賦役書冊除舊編外凡近年新增者均照外縣丁糧一　攤派庶都邑之民稍得蘇息而於　陵寢重地稗益非小矣

一改漕糧照得兌運乃惟正之供漕糧實　國儲攸繫事體重大上江二縣難應獨免但人臣謀國惟擇便宜事苟利民無嫌轍使外

郡之粮不運南都則上江兌粮無從抵補仍舊可也查得各省粮米載運南倉者不下百萬餘石而上江之粮復從北兌無論常例有費耗折有貲水次有費以至淋尖踢斛等弊刮盡民膏即過江蘆蓆楞木脚價之需總計十分有六倘以在京之粮實在京之備前項皆可省也若外郡粮米則不然既已運至南都仍復搬至倉所耗費不貲兌運尤便矧上元平米正副不過二萬有餘以彼易此甚覺輕便亦何所禁而不為之一轉移哉先經大司農山西王公條奏事宜曾議及此竟以事件頗多繫未議　覆今若擇其相當者一更易之亦萬世之利也　一免重差照得上江二縣條編銀兩已奉明文一則均派矣每年仍有各衙門庫斗諸役工食取之條編差使則令親役每一入直則有常例有買辦有守庋無名之費諸難枚舉群閭户之老稚傾畢室之積貲僅足以償間有膚鶩愚朴不諳事體者則顧募積猾以充工費十倍猶且嗷嗷　稱苦蓋名雖親役實則積猾包當

驗擾甲户牽扯帮貼彌月積歲漫無休歇不至於吮盡膏脂不止也且每一編差輒緣請託遍及要津一失關防祗足供吏胥之賄免彌殷富坐享膏腴窮民甘受苦役奈何正賦之外復有重賦如此哉第事干各衙門相沿成套有司一議及此受謗受累莫敢誰何非奉明文難革夙蠹也合無請乞曲為調停立為經久長法畢厚工食仍行應役庶小民免重役之苦而閭閻霑法外之仁矣

丁粮議　太名守姚汝循　國朝賦役二法斷自　聖祖宸衷然亦監於唐宋以來制度而損益之者也大都有丁則有役有田則有賦即唐租庸調法之遺意雖三代盛時不過如是特繁簡輕重有不同爾甚良法也奈何時久則事增事增則役繁至巡撫周文襄公時始創為勸借之說以粮補丁然不過十之二三而已至巡撫歐石江公時事益增役益繁而人丁益不能支矣於是有均攤米與人丁均編而賦役二遂遂合而一雖一時權宜救敝不得不然而實與　祖宗創制之初意寖失盡矣乃至今日編差則人丁止居四分之一而粮石反居四分之三是本末倒置甚矣夫議法不求其原終非盡善今雖無可奈何而安可不少示存羊之意耶故首議丁粮以俟將來議法者考焉

寄庄議　前人　今夫一里十甲一甲十排一排十户此正法也十户之外有奇零則謂之奇零户至若寄庄户則人非版籍徒以田產置在各里而得名者也其人或為流寓或繫都封此等通天下皆有而惟南都為最多蓋南有三十六衛及各衙門欽天監太醫院等役又四方流寓之所萃聚皆得置買田土故視他方為多然此寄庄皆富室乃貧民之所依可有而不可無者也何則昔田粮未均一條編未行之時有力差一事往往破人之家人皆以田為大累故富室不肯買田以致田地荒蕪人民逃竄錢粮拖欠幾成敝縣矣賴巡撫海公均田粮行一條編法從此役無偏累

人始知有種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買田鄉間貧民始不肯輕棄其田矣至今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粮不拖欠而價日貴亦由富室買田之故也蓋貧民種田牛力糞草不時有塘池不能濬而深堤壩不能築而固一遇水旱則付之天耳而已矣今富室於此等則力能豫為故非大水旱未有不收成者況富室不能自種必業與貧民貧民雖棄產而實與富室共其利收一石則人分五斗收十石則人分五石又牛力種子出於富室而錢粮又辦於富室時有水旱則富室又假貸而濟之貧民惟出力耕耘坐享其成焉故曰寄庄富室乃貧民之所依可有而不可無也今議者動欲借口恤民而遂抑寄庄每至審編凡寄庄則論田以報丁口夫人户當以版籍為定寄庄自有籍即有丁當附於本籍而又因田以報丁是一身而二役矣貧民既謝粮於富室與富室共享田中之利而又因田去而脫其丁是為漏籍户有身而無庸矣與　祖宗時因田起賦因丁受役之意

不允失之遠耶恐議法者覽此亦不可不加意也

改兌議　前人

國家兩都並建於是粮運有南有北南粮皆來自湖廣江西浙江等處至於上江兩縣則又有過淮米而付軍兌運查得兩縣改兌正粮上元止該三千六百七十石江寧止該三千二百七十石因兌與軍於是有過江脚價船價蘆蓆鋪坫加耗等項於是上元共該本色米四千八百五十餘石又折色銀一百七十二兩准米三百四十五石江寧共該本色米四千三百一十餘石折色銀一百五十三兩准米三百七石幾增三分之一矣若使將二縣之粮盡改為南粮則加派可免而官軍又可免役一歲所省亦不貲矣或曰過淮有定數改此則將何以補之查得嘉靖庚申年分因南粮不足供軍蒙總督侍郎黃公奏將湖廣等處過淮粮改為南粮若干石卷案尚存惜乎當時議不及此而兩縣又不以上聞遂使良法美意湮閣至今々若將原改之數照舊仍令過淮而以兩縣運數抵之豈不兩便乎上江兩縣乃

國家根本重地其差粮雖與各處等而雜役則倍之蓋有

內府及各衙門人役供應皆取給兩縣此他方之所無而此方之所獨者今既不能蠲免而借此一轉移間少蘇其困豈非不貲之惠乎矧今諸司建白紛々苟有利於生民

廟堂無不采而行之顧未有議及於此者倘不棄芻蕘以之轉聞焉地方罔勝幸甚

糧里議　前人

粮里二役名為重差而實亦不同粮長主收一年之錢粮凡有力者皆可為之不必寄庄與土著也若里長乃

祖宗以來版籍戶役不惟寄庄不可頂替即別圖別里亦不可那移蓋其間有逃軍逃匠一亂其版籍則此等何由稽查如果丁盡戶絕只可先儘本甲及本圖再不得已惟有併里而已又果丁雖存而貧難無力或里中米少而寄庄米多只可照米量行幇貼況此役止於催辦錢粮勾攝公事答應卯酉原與粮長關係不同少得津貼且有樂從之者矣顧近來有等奸頑見別里別

圖或寄庄富厚欺其良善動輒告吏里長因而嚇詐取財官府一為准理即不與更而得利已多矣故當事者宜知粮長可以照力僉編而里長未可輕聽更替則小民安生矣

荒白米議　陳以代

夫曰荒白者何虛田之稅也曰虛田者何濱江坍沒存其虛數故也存之者何　國稅有數不可縮也則減半而徵之復為之均攤於一邑之田共出之是為虛田之稅也已而有叢弊焉叢弊者何夫江水之有噬嚙其常勢也丁之者不得不鳴於公家以均其稅而力弱者則不能鳴力強者未必當鳴而鳴焉即使縣官親勘之猶不得實是故有倖免者有不得免者夫逾年田數稅　國初則有間矣安在其不可減也往者吾不聞矣頃年海院丈量魚鱗而籍之誰得指東為西冒彼為此使當此時除其虛數第舉國稅之防而均之見田之中何不可者而當時猶存其名是後則漸增而未已也諺曰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言其長於彼則消於此長於此則消於彼常勢然也今二百年來但見其消而不見其長攤免者纍々而陞科者寥々則何為其然也往又聞攢造之歲司委之官以荒白為豪家之餽令其享無粮之田而槩縣為之出稅豪家亦受其私恩而不辭則鄙夫者之為之也甚哉荒白之難覈也後有鳴者宜致謹焉

清軍議　前人

郡縣之不能無軍殆遍寰宇求其配所有定業軍常著伍子孫代替至今原籍之家年遠無勾而忘其本籍之有軍者有之此其幸者也然軍罪本下死一等役之苦若莫甚於軍則樂逃者亦莫甚於軍每觧一軍為之買妻為之僉觧為置路費以一人之故累及數十人者有之乃觧而輒逃々々而復勾々々而復補逃之本籍猶可稽也逃之他鄉而本籍之詰捕者不勝其擾至以嚴急之故復解一人者有之此通弊也又勾軍蹤數往々視時緩急往隆慶中嘗特差監察御史清軍而本縣勾軍一

科書手至一十有六人事過而人不遺簋食無出則每歲本縣自召軍户清審一畨每一勾攝候者彌旬里胥索瘢無端廢業後以父老應召陳利害然後械去至於軍解必僉其户丁户丁人乏始及同甲同甲人乏始及同里止矣而往者捨同里而僉諸縣縣殷實之家夫捨同里而僉別里無理之甚人得攀援辯釋及得辯釋而展轉數家廢業私囑者又不知其幾矣然後仍從同里之人此亦一十六人者之為之也弊則徃矣陳之杜宿殊也注十四

句容縣志　萬曆二十九年知縣茅一桂議為咨訪水利事宜以圖民生永賴事照得本縣王氣龍興神皋巨麗固國運之發祥而萬年之根本也但萬山環結鄉有高低其高者曦暘數日即如沃焦則憂在旱也其低者霪潦彌旬輙成巨浸則憂在潦也茲欲調停於高低二鄉而使田無旱潦之災世享豐亨之業豈終無一善策乎嘗按高鄉北枕河口龍潭八十餘

里不通舟楫本縣所需北貨車運擔負力疲價倍又竹園潭至黃堰壩五十里而奇地勢凹凸水之盈涸無常合無相地置閘謹啓閉時蓄洩則五十里間既無車運擔負之勞又得積水灌溉之利此高鄉之當議者也低鄉謂本縣自北而東南並高岡峻嶺其山水會同於秦淮一河西行五十餘里復逆折自北而西合流於三汊河上元界透迤二百餘里始洩之大江西南為赤山湖名雖湖其故時皆沃壤也水涸之日湖高秦淮數尺莽翳數百頃僅屬於牛馬之芻牧而不得其半菽之用夫水未有無瀦而能常聚者亦未有任其奔溢而不為害者此湖形勢既高而自諸山發源以達秦淮復屈曲如羊腸伏秋雨積即衝射決嚙為田畝之災以故崇德茅山承仙臨泉等鄉十年之中而渰沒居五也今攷赤山湖志前代計築隄百二十里建二斗門以為流閉之節蓋所資灌溉之利益普今廢久半為居民楹棟之所壓頹不可復而獨秦淮以西蘇培橋以東相距數里若濬

為一河自可直達仍東西置閘防其壅涸且即所濬之土為隄而從中經紀其陂池鱗次其塍隴其上腴者以播秔秫其稍瘠者以植麻菜其道旁以樹棗栗其最窪者以蒔芰芡以畜魚鳧因勢利導疇非華實之毛此在低鄉之可議者也則又有疑濬河之役非日役千夫月靡千金不可安所經費而得無庚癸之呼哉是豈不聞邊鎮屯田法乎合無募民願為工者許以計工而即三倍給其田如能濬一丈以上給十畝仍預給工食及畚鍤機槓之費當必有星馳川騖者總計河工約五千餘丈而隄內田不下五萬餘畝一勞可永逸暫費可永利惟無間於浮言無廢於煩劇則句邑之甌脫皆為澳區也已司馬長卿云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蘇子云三千年間無一人能興水利者其學亡也今日之水利誠非嘗可懼然數年後必可獲晏如之福然本縣知其梗概未得其條目至其中有某地宜田某地宜塘夫役何起水閘何置則惠徼通邑之父老及

鄉達賢豪之經濟悉心揚摧俯賜指南他時倘得變湖水為桑田以施錢鎛句民業且不朽

萬曆二十九年知縣茅一桂建閘說略　竊按句容形勝於金陵為左肩北負大江接儀真俯瞰溧水溧陽高淳三縣勢處最高而縣之北為胃王山石龍洞亭子山崙山各有泉經流而南十里許至鋪頭地方滙成大溪為竹園潭即今秦淮河發處也自鋪頭屈曲南行約五十里至縣東橋自東橋西南行十里至南橋自南橋十五里至黃堰壩又十五里至赤山三汊河入秦淮通大江皆大溪闊潤廣可七八丈深可二三丈居然一河也先是宋有居民許蓁捐資起築黃堰土壩瀦積水利澆溉福祚通潯等鄉官民田地萬餘畝歷元至正七年與我明　洪武十年供給有告示尚存自黃堰壩以上至縣南橋可通舟楫民賴以灌溉自南橋以上八十餘里溪身高下相懸以故諸山水發即泛濫盈溢而閘齋未決旬則一瀉殆盡

淺塞不通小民苦旱憷憷尺寸築土壩以蓄其水顧所留涓滴亦濟幾何往往水災之後即憂旱魃職是故也本縣憲士民請謂宜略倣北直隸潞河至京之制即自鋪頭起至三汊河中間相度地形建閘三四重以時啓閉以蓄洩其水水勢盛閉閘以聽其去水勢殺閉閘以捍其流則諸山之水不至一發而洩盡無餘縣自東迤北官民田地皆可賴以灌溉食貨田肥皆可便於舟行即本縣之兌運本色米三萬三千餘石皆可由三汊河入閘水運至鋪頭起陸以達龍潭倉省車腳費約八九十里石計一二斗溧水等四縣歲運食鹽三萬餘引由儀真渡江新河口起陸至鋪頭入閘水運至三汊河以達各縣亦省車腳費約八九十里計四錢零此其明效大驗也且河不假開鑿水不假穿引識者稱天造地設之利句容有志士民之請建閘其畧如此 注十五

官解志曰　句容徭役之法自條編而外爲目三十有九其歲額所需故事並以民解最寡者一名多者至十七名而首事者輒稱頭役云大較名之多寡視其解之輕重爲差而民解百餘年來或傾其蓋藏及鬼薪城旦相籍則以出張起闌闠不盡諳於事闇於法其孱闇者揑筭無所縱橫乾沒於倩代之手以貝羅其羣其悍黠者染鼎爲奸科歛宴細以充其數而閭至尚方之供中貴奇貨視之逗遛其收納而齕齚其歸程不饜其谿壑之索不止及返而越限也吏坐以侵漁法無貸甚則追呼逮繫蔓連株引甍桁楊縈扞挫者踵相望先後良有司明知之而叢弊遍承法無敢施久矣當萬曆之癸巳嘉禾陳公至首詢疾苦知其狀延召集通邑耆老於庭計輕重揣煩簡確有定裁而尤謂中貴及各部寺之所易齮齕者民而不能橫逞若官蓋革一切頭役立官解法多則以官少則以掾其或最重鉅而官所不及兼轄者輒命胥史爲輔謂官吏習知度支且畏觸文罔可必無私橐蠹而彼懾於所解之非民必不敢馮其胃臆以逞恣睢公之於奸

弊至洞晰也然官與民兩利則法便利民而累官則官且廢革阻抑而奸民必搆連胥史以撓其制所稱鏤脂刻冰祗飾觀望奚經久實用之與有公又從中議時日之久近增水腳諸費即於丁粮均派總之千有三百九十餘金以至投領各署文檄動經旬月解官不必親候聽其遣役爲代仍移文各署務期以通邑之力輸通邑之賦歲所計節省浮費八千而贏頓鼠歛於膚吏而傾貲殞命之禍不起貔遝戢於中貴而吽囂科醵之毒頓弭飛輓安於薄尉而拮据鞅掌之勞無累公有大造於句民當何極也先是議未定時蝕嘗窟穴於諸賦者譁然稱不便幾爲梗公燕居深念得其計密而捉迹請之諸臺使者下其令衆心即嗛之莫能　以此見公之慮事遠而爲謀周苦心如此已又恐窮簷介特未及徧曉復鐫碑於邑門俾梓之剞劂人頒一編俾寓目者若揭彗炬獲康莊下即有駭弩含沙之奸上即有破觚斲雕之吏固毋敢弁髦其舊而易置之也當道下其議應天諸縣咸倣行如例

高淳縣志　韓和憲東壩考　廣通鎮在高淳縣東五十里世所謂五堰者也西有固城石臼丹陽南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水東連三塔蕩長蕩湖荊溪震澤中可三五里頗高阜春秋時吳王闔閭伐楚用伍員計開河以運粮今尚名胥溪河及旁有伍牙山云左氏襄三年楚伐吳克鳩茲今蕪湖至于衡山今烏程哀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至桐汭今建平蓋由此道鎮西有固城邑遺址則吳所築以拒楚者也自是河流相通東南連兩浙西入大江舟行無阻矣而漢唐來言地理家者遂以爲水源本通桑欽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入于海前漢地理志於丹陽蕪湖註云中江出西南至陽羨入海應劭顏師古註溧陽云溧水出南湖後漢郡國志蕪湖中江在西孔穎達書義疏亦引漢史爲誣蓋皆指吳所開者爲禹貢三江故道耳後不知何時漸湮景福三年楊行密據

宣州孫儒圍之五月不解衆將臺濛作魯陽五堰拖輕舸饋糧軍不得困
卒破孫儒魯陽者銀林分水等五堰壩左右是也壩西北有吳漕水言吳
王行密所漕也至宋時不廢故高淳水易洩民多墾湖爲田者而蘇常湖
三州承此下流水患特甚宜興人進士單鍔採錢公輔議著吳中水利書
以爲築五堰使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不入荊溪太湖則蘇常水勢十可
殺其七八元祐中蘇軾撰其有水鑿并其書薦于朝時用事者方欲興湖
田未之行也故永豐注十六等圩官司所築無慮數十萬而固城石臼丹陽之間
大抵多圩田矣宣和中侍制盧襄奏罷湖田及言開銀林河爲非切務于
時田方屬蔡秦韓諸將相家及隸行宮不便塞河卒未行也乾道中周益
公南歸錄尚謂由鄧步東壩銀樹可通舟至固城黃池景定建康志及祥
符圖經亦謂瀨水西承丹陽東入長蕩湖足可徵胥溪河尚通云元伯顏
攻臨安三道並進參政阿剌罕攻破銀樹東壩至護牙山敗宋兵實出此

道而河流亦就塞 明興 高皇帝定鼎金陵以蘇浙糧自東壩入可避
江險洪武二十五年復浚胥溪河建石閘啓閉命曰廣通鎮設巡司稅課
司茶引所當是時湖流易洩湖中復開河一道而尚阻溧水臙脂岡乃命
崇山侯鑿山通道引湖水會秦淮河入於江於是蘇浙經東壩直達金陵
爲運道云崇山侯者李新濠人也初以建 孝陵功封侯焚石而鑿之費
油麻不貲石盡赤岡脊本易通有嚴氏者慮損其田以女賂侯故迂其路
侯坐極刑死時洪武二十八年也明文皇帝遷都於北運道廢永樂元年
蘇人吳相五以水之爲蘇常患也注十七引單鍔議奏改築土壩增設官吏歲僉
溧陽溧水人夫各四十看守自是宣歙諸水希入震澤矣而壩猶低薄水
間漏泄舟行猶能越之注十八正統六年江水泛漲壩大決蘇常潦甚國稅無所
出周文襄揚賀一大集夫匠重築之 欽降板榜如有走泄水利淹沒蘇
松田禾者壩官吏處斬夫鄰充軍十二年張惠等奏復故河道勘行屢歲

未決成化四年施昔奏阻之十二年年都御史時溧陽令靳瑋又議復常
民張湍又奏阻之大抵利塞者壩下諸郡利開者壩上也後車夫與商爭
利於陸行正德七年給都御史俞以故例乃令鎮江判齊濟舟督責增築
壩三丈自是水盡壅高淳之圩田日就圮矣顧其時愬辭往復在開壩未
有言減稅者里甲傾耗其半嘉靖初宮保李公充嗣奉 勅徧詢水利有
白子俊者呈復壩河乃命治中周通判呂勘行開濬會歲歉止畝夏兩撫
臺時程儀鳳再愬之然意在通舟耳三十五年倭入寇商旅由壩行者絡
繹不絕沿壩居者利其盤剝復自壩東十里許更築一壩水即古分水堰處兩壩相
隔湖水絕不復東今壩官及溧陽壩夫俱不存矣蓋余他日按輿圖原本
山川金陵地脈歷閩浙踰壩至茅蒋勢本聯絡秦漢以前高淳固魚龍之
宅也自有胥溪河三湖東歸震澤民始得平土居稍稍墾湖田爲業宋時
煙火最盛今冬春水涸時湖中往往見磚石井冢蓋舊民居云自築壩以

來水勢壅遏田漸淪沒多矣而賦額日增戶口視前僅十之三則惟壩之
故嘉靖戊戌歲田致虛懸米八千由今而後田之將圮爲湖者未有紀極
也父老言湖底與蘇州譙樓頂相平假令水漲時壩一決蘇常便爲魚鱉
當庚申辛酉間大浸稽天淳民紛紛欲掘壩曾下壩偶決溧陽宜興而下
勢若懷襄有以聞於華亭徐相國者會方令沂入覲 召諭重禁之余時在
京師鯖子曰廣通壩者所以障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之水使不入
太湖者也自前代皆云中江故道近內閣王鏊記太湖以此一源最巨爲
蘇常患而伍餘福著三吳水利論亦諄切言之嗟乎以蘇常湖松諸郡所
不能當之水而獨一高淳爲之壑其至于洪漲而廢田也決矣而稅又弗
捐民何以堪之自蘇軾單鍔之言行所以爲壩下諸郡者甚善而未有爲
壩上發明者余觀淳民之日耗且困於虛糧也作廣通鎮壩考
清丈官民田糧緣由 淳邑膏腴地宋時多屬勳戚中貴嘗賚開墾名官

田、永豐圩田十萬餘畝、皆宗賜蔡京、後高宗以賜秦檜、以三等則派租獨
重、自抄沒後科稅悉視租額、故有一畝一石以至一石五六斗者、及我
太祖定鼎金陵、念畿輔供助獨勤、量行蠲減、然不為定例也、嗣後民困徵
輸、欲鬻田以辦稅、竟無受者、而富者惟利民田、于是業官者僞作民田售
之、田歸富家、糧遺本戶、由此不勝逋積、逃亡接踵、則又有所謂逃糧賠米
貽害無極矣、嘉靖戊戌、庠生陳九思協擊建言于歐陽撫臺陳寃憤激、因
而感悟、遂委本府于通府丈量、清查官民額數、除豁虛糧、官田每畝科一
斗六升四合三勺三抄、民田每畝原科驛遞米二升、今勸加四升三勺二
抄、至隆慶四年、復行均丈、始為官民一則矣、 又曰恭讀吾 太祖高皇
帝御製大誥前篇之十二章曰、應天等五府、為是興王之地、久被差徭、特
將夏稅秋糧除元來入官之田、及我 朝沒官之田、民田全免、官田若是
全免、民難消受、所以減半徵收、其免糧去處、如此至宣德間從巡撫周忱
議、民田每畝徵馬草一斤、成化間從巡撫王恕議、民田每畝徵勸米二升、
嘉靖十六年、又加派夏稅馬草里甲鹽鈔等項、至隆慶四年、丈量均糧、官
民一則矣、

改折漕糧緣由 丹陽固城石臼三湖之濱、民多築圩成田、地本窪下、
國初于廣通鎮置閘、以時啟閉、洩水、田皆有收、永樂元年、因蘇常水患、改
閘為壩、水猶東注、不為田害者、壩不甚高也、至正德七年、又因蘇常人民
奏准加高三丈、設以厲禁、于是涓滴不洩、湖水泛溢、圩埂崩圮、田成巨浸
矣、于時當事者莫為查請、嘉靖十六年、巡撫歐陽改科賦役、但據原額田
畝、照例加派夏稅馬草里甲物料鹽鈔等米、刊冊追徵、十七年、庠生陳九
思痛憫田廢民逃、糧額愈重、呈懇撫院委官丈勘、而水深難丈、乃丈見田
始知渰廢額田十萬五十畝、虛懸米八千五百石、然未有為之區處者、至
二十一年造冊、不得已、乃于槩縣見種田產中加派賠補、隆慶四年、邑民

陳均等奏請開壩、開壩不得、請乞除糧、府尹鄔議云、一壩之築、利及於蘇
常、固大、貽累於高淳不小、夫事必無偏累而後可以安久、今使之廢已業
以拯鄰郡之弱、已非人情、又欲其納虛米以供公家之賦、則淳民縱有 恭
順之心、無能為之力、不轉徙溝壑、則相率以挺走矣、失今不處、將來莫知
所終、及查節年冊江事例、已經題請得除糧額、又查得所屬每年會派各
有撥剩存留餘米、可以通融抵補、請每年於會計單內除豁前米原額、其
虧欠之數、聽其於各屬存留撥剩米內扣數抵補、巡撫陳具題、部覆、奉
旨除豁本縣撥剩米八百六十一石八斗、其兌軍漕糧改折、省除二六過
江席木等米五千三十二石二斗三升、然止隆慶五年一年、未為後例、士
民諸文獻等又呈申府巡撫張巡按向會題、部覆、除本處存留米內量行
豁免、外起運兌軍等項米七千六百三十餘石、訪得各屬府分有新漲田
畝及江湖灘蕩量行起科、以補高淳虛米、亦未舉行、至萬曆二十 年、邑
民王燿復告、繼以鄉宦張應亮、舉人魏成忠、庠生趙邦彥等具呈巡撫趙
俱批本縣知縣丁查勘、備申歷年事由、本府議云、欲照冊江事例除豁未
免有虧正賦、欲查各府新漲田蕩賠補、割肉醫瘡、終成畫餅、惟有改折一
節、正賦不虧、民力易辦、又兵備張議云、看得廣通壩之築、建起自永樂年
間、經今累代、不為不久、廢田十萬五十畝、虛糧八千五百石、不為不多、士
民陳均等五次之告奏、不為不切、兩院委官七次之勘議、不為不慎、府縣
勘官十數番之查議、不為不詳、及查原額人戶七十六里、今併為四十一
里、不為不耗、田畝原科六升六合、今加至八升六合、不為不重、蓋以築壩
之後、田廢人消、產去稅存、此其彰明較著者也、但此壩既不可輕議、而虛
糧又不可獨除、坐見淳民賠糧蕩產、腹骨逃亡、萬一日久難支、潢池嘯聚
將何術以消弭哉、議將該縣漕糧准其永遠改折、則正額既不虧、而軍儲
亦不缺、裕國澤民、計無加於此矣、巡撫趙因會同巡按綦議奏、謂有田則

有粮　國家制賦之義也前項田畝因築壩以捍蘇常等府水患遂皆盡淤於湖致令淳民供無田之賦以貽無窮之累非惟事有所不堪抑情有所不忍也今壩斷不可復開而田又不可以復穫民生蕭條愁苦之狀見且聞者莫不蹙額傷心前此戶部議免存留八百石暫改漕粮一年者聊甦目前之急無救長遠之苦夫除豁既已不可議補又所不能惟改折一節仰之不虧　國課俯焉少濟民艱尚屬可為合無將該縣正改兌漕粮一萬六千八百五十石准其永遠改折一如近日嘉定縣之例而高淳虛粮賠累視之嘉定止是地土瘠薄者又稍不同必須正兌每石徵銀六錢改兌每石徵銀五錢庶幾民力尚足支持寬一分豈止民受一分之惠惟茲士庶感　朝廷浩蕩之恩旨後獲少蘇負則　國家之所以收效者固甚溥也奉　聖旨　又曰高淳原係溧水之分邑里不及溧水三之一田地止得十之八而錢粮反多四千餘石者何也蓋初分縣時止據粮數不論田畝而永豐圩係前朝官家所築永寧鄉抄沒吳相國田米萬有八千俱照民則租数起科分在高淳地方故高淳官田多而粮亦多溧水官田少而粮亦少今溧水官民一則平米不過七升而高淳以一則科之則九升有奇矣

江浦縣志　成化十八年巡撫尚書王恕奏准將官田減耗民田勸米以補官田原額　嘉靖十六年巡撫都御史歐陽鐸會議派攤田賦始秋粮帶徵里甲米　隆慶三年巡撫都御史海瑞奏行一條鞭法　萬曆三十五年操江都御史丁賓檄行里甲一當九空法（此法巡撫王公恕以民田根攤官田糧重當家自賠民田而官田多累賠貢戶奏將官田減耗民田勸米以補官田原額官田每糧一石減耗二十五升共減米一千六百四十石六斗四升民田每畝勸米二升共勸米若干除補官田米數多勸米七百九十四石九斗七升）條編之法一切差役計丁田而收其庸稱最便矣第丁多苦貧田易取辦故萬曆十五年以後議丁止徵銀二錢其加意窮甿非淺獨計田有惟正

之供乃差徭加派日益月增雖歲會額用不得議蠲而衝疲供應民不堪命視他邑数倍矣

蘆洲（本洲江沙土淤漲于長蘆柴相本縣）初無里丞場欠充里甲供需名均工洲成化中邑民告將新生洲撥補坍江名地畝洲又西江巡簡司嘗設弓兵四十名砍蘆納課工部名弓兵場洲弘治初工部郎中毛科奏將均工洲弓兵場洲并續漲洲悉赴工部起科納課（致今地畝蘆洲外皆為納課蘆洲）沙洲一帶皆崇德鄉地則蘆洲之利皆民利也內巡簡司弓兵場洲雖屬工部蓋亦無多餘如均工洲原屬江浦為里甲之費俗所謂心紅紙劄洲也其續漲新生洲亦以補坍江之稅粮自弘治間改納工部課遂令勢豪之家窺見水影即告部陞科窮民至疾視而誰何不思坍江之地浦地也則方生之洲浦之洲也吾民受坍江之害而豪家獨享新洲之利洞民隱者寧不一惻念哉以吾民本有之利而盡屬之部在國計不啻滄海之一消在吾民失此有不啻餓餘之剝膚矣

兵防　論曰浦之城池如斗耳使捍患者有人猶曰可恃乃以民兵寥寥守此関堡而號曰兵防其視棘門霸上所謂兒戲者復何如且試籌之將以足兵必先足食蓋一兵即廢一農而一農之賦又不足以當一兵之養則召募之直安出也欲以安民必先輯軍非比屋而保甲之則勢不一比屋則勢不行則畫一之法安措也衛屯之設凡以為民今衛在浦口屯散諸鄉平居勢不相援有警計將安出則守望之相助誠不可不講也兵之武場猶百工之肆今邑止一場鄉分六鎮捕盗有官之名子弟無兵之實則講武於農隙誠不可不為之所也有民社之司者固宜悉心而非總軍民食偵之權者借箸於下而趣之行即空言奚補哉

溧水縣志　正德嘉靖二志皆云溧水者瀨水也吳音謂瀨為溧耳溧陽之名以其在水之北而溧水又析於溧陽名遂因之也議者為溧瀨相懸謂至是耶按春秋昔昭公四年楚伐吳遂滅賴、即今之瀨也公羊穀梁二傳並以賴作厲、則去溧甚近而謂之易矣人知賴之不能謂而為溧而不知其固嘗音厲也由二志未詳耳但二志之說莫考其何自來諸史及他書皆不載而史記伍員傳註有溧陽則司馬貞竟音溧為溧矣豈自昔已謂之耶自昔謂之則二志何從而正之耶又前漢地理志溧陽應劭註云溧水所出南湖也今宣城有南湖若應註指此則以賴為溧者大謬矣應天溧陽二志皆述應註為証而顧省其所也二字而解愈晦應註本以溧水所出四字根上溧陽為句南湖也三字自為句其義謂溧陽有溧水即南湖也若竟云溧水出南湖則所也二字何義應天志云溧水一名賴水似與二志差近矣而又引南湖証之莫究其旨至於溧陽志則直指高淳遊山之北有二峯原名溧山水經其下而南流入湖者為溧水溧陽舊縣正在其北而縣名實起於此其說又若強合應註以正二志之謂耳而在應註亦未嘗謂溧水出而入南湖也若果水以山而名則凡稱溧者宜以山水並著矣何司馬貞史記索隱及杜佑通典皆指溧為水名晉史及前應註皆云溧陽溧水所出而縣不及山耶又謂溧陽至唐方徙於賴而其始固在固城名無取於賴也則固城獨非春秋時賴渚邑乎而其名又何取耶及考南湖亦未嘗有水從溧山來者即有之必湖中一細流耳何足取以名縣而為諸家代稱之戰國策范環有云南察賴湖則賴在當時亦嘗稱湖矣賴與南湖皆去

固城百餘里而遙而亦在固城之西則應劭所指南湖者未必非賴水也而司馬貞之音栗或但音溧一字之本音而他未暇詳未可知也賴之名甚著於春秋宜乎秦以此名縣而後亦以此稱縣且秦之設縣於固城者仍賴渚邑之舊址耶址仍其舊則名亦仍其賴而已皆未可知也正不必如二志所謂縣在賴水之北而始名賴陽也意者如前所謂溧即賴也賴嘗作厲、謂為溧云、似有可信者然吾終莫考其何自來矣誠未敢臆斷姑詳諸家之說而稍酌之以備後考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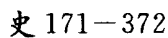
溧陽縣志　嘉靖十七年知縣呂光洵通括縣田土而丈量之裒官民之重輕各為一則其法令民自量畫圖造冊里長類總送縣查第謂之手實冊　官產麥米正耗均攤田每畝科米壹斗陸升叁合地每畝科米壹斗山塘澗溝每畝科米壹升伍合　民產勸米馬草塩鈔里甲物料雜辦均攤田每畝科米肆升地每畝科米壹升伍合山塘溝澗每畝科米叁合　右均攤之政擧經量之法行那移之弊絕而賠賦之患抒矣一擧而四善備焉誠呂父母無窮之澤也惜乎　內召之速奸民遂得上下其手虧額平米捌千餘石

嘉靖二十年知縣沈鍊欲行覆量圖畫經界已有可觀以調任去志弗克就識者恨之然其法頗善今存其槩其法先畫一邑之土地為東西南北四區而定之域各擬其形似而為之圖礼選邑之大老四人謂之區老各授一圖令其遍行區中或十里或數十里為一坂而定之域亦為一坂之圖復規其大小形似會其總區圖之中若魚鱗然通歸之官官收其區之圖復於區中僉報誠實能幹若干人如坂老為丘謂之坂老亦人授坂圖各一令其遍行坂中或一里或半里為一丘形圖如坂圖選人如坂老為坵老人亦授坵圖各一令其於坵中備查田地山塘段數一一填補坵圖之中有滲漏者罰之是法也已次第行之未幾以調任去不究其終惜哉　夫經量之法首之以沈之分方則經界正矣繼之以呂之手實則井地均矣雖有神姦大惡莫能隱漏豈非經量之大成已乎

隆慶三年知縣郘學桂量田遣當隆冬之時依窪田水深至數尺只因催督甚嚴承役人不及沿坵丈步止將草繩繞墩圍轉便將丈尺計之以見畝數殊未的確且將官弓改小每畝田多丈壹分以通縣計之則百萬畝之田先已透十萬矣揣度其意無過恐有虧欠即此可以補數豈知作弊者田連阡陌而無升斗之糧奉公守法者反將小弓以割本分之業此謂投赤子以喫貪狼冒虛名以貽大患也報申｜巡撫宋｜洞見此弊駁提量田人役將詰其非知縣親押赴｜院則人人應係自家莫肯出一言以蹈危機竟成溧陽之寃窘矣適將官民合為一則每畝均粮捌升有零刻成碑石以示永久其後紛紛自首滲漏未報者及有被人詰首欺隱者則石碑已定不敢開豁｜兩院皆置之不問坐收無稅之田此其不均者一也且溧陽官民之田與別府州縣不同　大明會典開載應天府為興王之地民田一例蠲免官田減半征收故宣德間巡撫周文襄派納貳升止曰勸

米嘉靖間巡撫歐陽止將官民分為兩則不至混一蓋以令甲在前不敢輕動況本縣西北鄉高阜多民田所入差薄故其稅輕東南鄉肥饒多官田所入頗厚故其稅重合官民為一則將不利西北之民乃以開墾餘田加贈之以厭其意或以二畝折一畝或以三畝折一畝又將荒白銀盡數派與每石米折銀貳錢伍分夫東南鄉民每畝納米捌升況先以小弓預割一分則九分之田納米捌升矣西北鄉民二畝折一畝者每畝納米四升耳三畝折一畝者每畝納米二升七合耳無以荒白計之則四升者每畝納銀壹分耳二升七合者每畝納銀六厘五毫耳東南鄉既不折田又無荒白銀則每畝實納米捌升准銀四分雖其所入有厚薄豈如此大相懸絕耶此其不均者二也况東南之居民亦有田落西北鄉只以東南論不復問其田之

在西北是以薄田而承重稅矣西北之居民亦有田落東南鄉今只以西北論不復問其田之在東南是以肥田而承輕稅此其不均者三也雖然言之無及矣姑志此以見溧陽田賦之始末云耳

通縣種馬捌百伍拾疋舊俱俵養於民歲責其駒觧　京因道遠馬斃民苦賠償某年間奏　准免其本色歲納折色名曰備用每駒馬一匹徵銀貳兩伍錢柒分貳釐騍馬徵銀叁兩捌錢柒釐貳毫凡駒之下騍之四共銀壹拾捌兩作馬一匹通縣共銀叁千陸百兩觧太僕寺其備用銀俱出於馬丁每丁貳錢伍分有奇然亦貧富數家或數人為一丁或數戶為一丁非人各為丁也　國初惟人丁多者養馬有粮遂水田丁遂馬之議至　嘉靖二十一年知縣姜博始議民粮每石出銀二分六釐減丁之數而衰足之迨因邊方多事兵馬緊急至一歲而預徵二年之入又加之大工進銀咸取給於備用則馬一匹增其三分之一矣

和州志　隆慶六年知州康誥丈田方畧十款　一議自丈量以免騷擾

查得本州并所屬含山縣田地共計六千一百七十二頃六十畝九分有零中間兼併欺隱偏累情弊不可勝言丈量之法勢不可已如必逐畝親量未免稽延歲月若或分委失人未免增滋弊端且騷擾小民廣開騙局徒糜費民財而無益於事也為今之計似不必本州及委官沿坵履畝細量惟責之各里都親管排年老人各令田主佃人同本都書手算手二人執弓如法各自丈量如一戶某田幾坵量得橫若干弓直若干弓該田若干畝東西各至某田南北如之俱明白標記插立標橋不許欺隱分厘填入册內限一月內各具繳報以憑本州先委官沿坵掣量回報候本州親詣各田隨意閒抽掣量如或中有欺隱掣量得出即將前田沒官如此庶丈量剋期可完而民亦不知量田之騷擾矣　一議立總圖籍以便稽查竊照丈量之法未易稽覈宜於每里每都各畫一總圖備載本里都田畝

山圩民房橋道之形如本州四十一里造冊四十一本首各畫一圖其四十一圖、開各鄉名於冊首畫某鄉民人田坵畝段其所造冊須刊刻一板用薄竹紙一張印刷上書某里某都民某民田或官田一處坐落某地名東至某田西至某田南北亦如之明白開載原田若干畝用價若干買到某田或承佃某地田或係祖遺田業餘空半幅書畫田形丈量之日步算已明即於劃下書弓口畝數後書年月日四至佃戶里老書算姓名庶不混淆易於復量矣　一議定等則以均田粮查得本州原額有官田民田養馬田兵部草場田太僕寺馬場租田河泊所漁課田名色不一除草場馬場漁課另議其官田養馬等田大約有二非山田即圩田山田畝窄收獲頗少而憂於旱圩田畝寬收穫頗饒而病於潦則其丈量等則宜各分派今議量山田則用弓口視田肥磽各分別上中下三等規則量圩田則用步弓亦視田高下腴瘠各分別上中下三等規則務令里老書算手責

令田主佃戶公同親報如有以上為中以中為下及隱匿坵畝捏作屯田馬場等田查訪得出定將前田沒官立法必嚴而後民不敢犯也因其田地高下等則定為賦稅輕重庶無偏重之累偏輕之弊矣　一議攤糧稅以便輸納查得本州并屬縣田地除馬場圩租漁課外該載秋粮米二萬四千六百八十八石三斗零夏麥一千四百二十七石四斗零今田既丈明分立三則而田畝近有開墾或沖崩未免有餘不足似畧相當若將量出起科民益增怨今議合將本州及縣田畝數原額稅粮各若干如法分派山田圩田上則若干頃畝該載稅粮若干石中田若干頃畝該載稅粮若干石下田若干頃畝該載稅粮若干石負郭之田與山鄉之田寬窄不同在山之田與在圩之田廣狹不同量加盈縮儘田分粮不拘年額粮稅若干只約見量頃畝分派但要饒乏相因凡有粮無田及田少粮多者今皆去其虛浮使不至於偏重有田無粮田多粮少者今皆加以正額使不

至於偏輕務令強暴不敢復肆乎侵占積猾不敢復恣乎影射粮里無容或逞其飛詭虛鈞粮之催徵易完小民之流移可復矣　一議嚴界限以杜欺隱查得本州地方廣袤大約一百六十里東至江浦北至全椒西至巢縣南至大江四方相去不同莫不各有界限宜各於分界去處竪立大木牌一面刻定過此係某縣某里某人田地或以何者為界務令經界嚴明不許參雜欺隱至於各衛屯田如政理鄉則有水軍左右衛屯東梁鄉則有廣洋及瀋陽右衛屯遵教鄉則有驍騎右衛鷹揚衛屯翔鸞鄉則有留守前衛虎賁右衛屯懷德鄉則有留守左衛鎮南等各衛屯含山縣銅城鄉則有江陰衛屯梅山鄉則有廣洋瀋陽右衛屯移風鄉則有鎮南衛屯中間民田不無間雜若不嚴立界限民田或欺隱為屯軍屯或侵占乎民弊害愈滋今議合請　撫院并　屯院嚴立禁約行各該衛所管屯官知會督令各軍先期各執由帖比對四至插立樁標如屯一庄田若干頃

畝總立一木牌書各田頃畝責令軍民各具甘結如有欺隱侵占民田許諸人呈首及查訪得出務以軍法從事庶軍民田地不至混淆可以杜埋沒之弊矣 一議定弓口以立大則查得丈量之用步弓勢所不免但據士夫里老告稱本州田土薄瘠地方頗闊如照洪武鈔尺每五尺作一步弓似未免稍刻合無比照蕪湖縣依先年繁昌縣量田步弓以六尺五寸為度先打鐵弓一把存州另製木弓一百餘張每里都排年各製一張俱用鐵包裹印烙記號以防增損换易等弊至於圩田寬曠丈量或用篾董一條條可十弓為則首尾各用鐵線纏記隨捲隨長似於丈量更覺便易也

一議均攤田以免兼併查得本州有夏稅每畝科正耗麥三斗二升一合秋糧入官田每畝科正耗米三斗二升一合沒官田每畝科正耗米二斗四升民田每畝科正耗米五升三合五勺新增田每畝科正米三升三合秋糧有驗所・米滁州永盈倉米存留本州倉米有種馬免徵田每二頃養兒馬一疋三頃養騍馬一疋每疋本色徵銀三十兩折色徵銀二十四兩此外又有起存馬草馬站驢站牛犢蠶角料價農桑絲絹戶口食塩帶徵軍餉等項識如 撫院所謂名色衆多頭緒不一各件催徵日日追呼民不安生今議丈量明白今後查照江南事例每田一畝該秋糧若干夏麥若干免徵若干馬站若干馬草若干食塩桑絲若干逐一攤派共該本色米若干折色若干凡該田地所出錢糧盡數通攤如一戶某戶丁數丁田地若干共該秋糧若干夏稅若干免徵若干馬草若干馬驢站糧若干塘麻若干牛犢若干總出給由帖派定規數每年收穫之餘一下派徵陸續經自完納庶一免頭項之多民可依期而完納矣

一議處承佃以昭均平查得州縣故絕田地多為豪強 存戶糧在戶無人承佃節該本 承佃耕種輸納糧差外但正戶之田原有 佃之田原無價值討令丈量之後經界既 攤派適均在置買田地人戶止

存本等苗 查勢稍不至偏重但承佃人戶向之苗糧 亦照槩派均若不預處似未免無價而享 利矣今議承佃人戶分派停妥合無量議 築城之費庶斟酌劑量不偏而人心亦自安矣

一議定畫圖以杜影 田有定所變價不一使徒丈量而不畫圖則方圓形體莫知人易欺隱今欲量田必令田主佃戶量畢照依原契田畝坵段若干四至某田各填於前刻之內仍畫一圖於紙後或係方田或凹田或斗田或凸田或鍬田或蛇田或月牙田或羊角田或牛角田或長灣或一字形狀不一務須明白書寫橫直各若干步積算該若干畝此即 國初所謂魚鱗冊如此詳悉庶幾田畝易別查算有方阡陌具在於目前積猾雖肆手欺隱矣

一議清攢造以垂永利竊照目今大造之年歷年黃冊體式有定今議丈量田既均平而糧亦均派矣若造冊仍舊不行清查將來積弊復滋矣合無定議丈量完日將草冊起造務另立冊式如一戶某人原田若干畝以前養馬秋糧夏稅若干為舊管今定均派田糧若干為新收實在照此納糧當差永為定規庶可垂無窮之利矣 田之目三曰上曰中曰下糧之目五曰夏麥曰農桑絲曰秋糧米曰馬草曰馬驢站糧

本州蘆洲場計二十九處洲有漲出新生有坍塌荒地有熟地有基地有光灘有水影有稀蘆有密蘆有草地名色不一大抵利歸於豪右而害貽於窮民即今清查課或有增無減也 江二十

滁州志　洪武十一年改建太僕寺于州南郭門外二里先是以江北諸
郡縣限于長江馬至京難又滁多山々下故多曠土饒薦草豐水泉利可
牧六年夏四月建寺城中龍興寺東董牧事令滁軍民戶養毋馬一或毋
牛一馬毋歲課駒一牛歲犢一至是以其濫甚改建馬設卿一少卿二寺
丞四主簿廳一及滁陽等八監驥騄等十八羣諸郡縣馬印烙點視悉至
滁二十三年更定五家養馬一疋駒同前牛戶如故亦歲課一犢如駒不
足罰鈔貫七伯二十八年省牧監屬有司置營馬官於是州縣民若滁州
衛中右後三所土著軍收養馬牛有常額田免租建文中改定官制陞寺
丞為五品又改其首領官職名而陞其品級又增設錄事及典廐典牧二
署永樂初一反前政制惟舊每歲少卿寺丞分巡江南北淮東西督視馬
政馬印烙仍至滁弘治四年言者論其非便馬遂不復至滁印烙末年裁
省冗官有司奏罷寺丞二員餘悉如故事說者以諸郡縣馬既不至滁視

郡丞又更巡而留都諸營操騎又時々當貢補替發官寺仍嘗置留都便
斯則固有司存而非愚慮之所及也
滁衛五千戶所內中右後三所人多土著與民雜占田無限其後戶部奏
言民田計訟科賦軍田免租悉籍使牧太僕寺毋馬牛歲課其駒犢上供
左所人主遞人走績守城二十五年調鎮江衛人置前千戶所使屯荒間
田人不足至取中所一百戶軍續馬凡五百六十戶聽種食亦不給粮而
以其羸入永盈倉備他用法至美後稍廢永樂初　詔明申諭令天下屯
置紅牌一面刊諭置牌中使傳觀守又慮寖久或弛廢設賞罰格劃劭之
軍戶須餘粮十二斛得免罰然無賞踰石上者自都指揮下至百戶賞有
差不及石以上者罰亦自百戶上各有差法甚備然滁屯軍至滁募民固
已雜占所餘率磽确軍又好出游服賈不治農田雜廣武等衛屯或民地
時見侵甚者其監臨官乘軍亡或孱弱陰受民貲私賞貰軍即求又滑籍

書詭其處至不可詰問田徒具在所轉靡施蓋獘甚其後屯田張僉事行
屯滁屯軍麻起想其言其情法又不得即免及藪其中亡耗戶益見存戶
戶再蕪戶一使其取盈輸官是時地已滑亡半軍又偷窳怠心治不如其
私田又失粮常通負無入至發屋質子不能償益逃徙死耗官不得已至
取他戶羨丁強抑配有持空田牘而不識田畝若黃盧白黑亢鹵墳隰者
即有之又不可易以是富者貧々者逃々即不歸率死蓋陵遲至是極矣
斯亦仁人之所隱也夫爲政如張琴瑟昔人具論列矣故變通改革匪人
弗濟也悲夫故生息耗而馬政亡贏易繁而伍符弊操切急而鹽筴蠹文
致煩而學政衰都肆弛而兵制銷侵耗衆而漕事壞賣鬻行而銓法壅法
制潤而藩封濫贖救輕而刑比踈繕治勤而賦調重罰貰留而功令陁流
漸積而隱圖敎斯其弊所從來遠矣是豈惟屯田哉然而屯田甚矣頃余
閱山西屯田蔣僉事患屯田法壞亟清馬通籍其衛所屯田子粒數戶勘

詰已乃辨田異賦第令毋失額屯用大清仲尼所爲興嘆於方策致志於
損益者意在斯哉意在斯哉固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知州王邦瑞脩復滁州衛軍器庫記曰滁州城中西北隅舊有滁州衛軍
器庫云予初視滁求其故不得召耆老而問之或曰國初時遺器也庫而
藏之或曰衛歲造也藏之以豫國遺主因竊歎曰軍器國家大計也遺而
藏之是干舊典歲造而豫戒不虞也今乃棄莫省滁其何恃乎遂詧其事
繕屋呂貯之設人以典之立籍以昭之而又欲恕已往之究謹將來之交
於時巡撫都御史高公巡按御史劉公咸報曰可乃會蔡指揮勳同視得
軍器數若干閒閱槍箭或書紀年遠之則有宣德四年造者近之則有成
化十三年造者然後知為歲造無疑也蓋衛中每歲必造軍器弘治以前
則存貯各境即此是也繼後定運京之制故無貯焉初予之廉其事也閱
有謝清者嘗典守盜取無算拘之則逋既而獲之方訊其狀未幾南都有

犯盜銑者至銅數百斤、曰自清來、巡江御史朱公按其事、檄下問庫始末
責有司之跡、并索清而予己先發其事、隨繫清往、朱公遂上疏、以為軍器
重多、請移置南都、命下、高公轉下予議、曰、滁州為南都屏蔽、不可無
守、留滁便、遂留滁諸甲葉鐵、又請每年給衛造器、少寬科派、則又設守者
二人俾宿食其中、計是可無虞也、嗚呼、茲庫也、更數十年、藏數萬器、軍民
之膏脂不少也、而皆塵土、何成之難而棄之易也、豈不可惜乎、鼂錯曰、器
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況夫不備、豈不可慮乎、予為是惜之慮之、故脩復
之、復慮後之視今、猶今視昔也、故刻之石、

廬州府志水利　楊循吉曰、合肥前與平陸凡百里、左湖右山、而後亦廣
野、故有塘有圩、舒則南西皆山、尤多美田山泉之利、號稱膏腴、獨不濱湖
故無圩、以近山故資堰、以地無平衍、故有塘、廬江有山東濱湖、而平田居
其七八、故有塘有堰有壩有蕩、湖山並資以為灌溉、由是歲鮮不登、無為
雖多山而近江、其地平夷、與江水相低昂、又為巢湖諸水之所出、故多圩
田、其大者有十、皆引河渠為灌、其所利不啻萬頃、而江流泛漲、亦蹈其害、
巢西濱湖東通大江、多圩田、其南多山、則亦有堰有壩、而塘之大小雜然
相望、然當隴坂之間為塘以灌、皆民私力自潤、僅僅不足、旱則耕農先憂
之、大率其田視諸邑為瘠、六安皆山田、故多塘堰而無圩、其民不專事樹
藝、若山谷所生菓藥蠶漆之類、舉足以自給、其利又多在山、英山山益多、
惟有堰田、霍多山、其半為平田、有湖有堰有塘、

江防　本府所屬無為州東南濱臨洋子江、上接桐城六百丈巡簡司、下
距和州裕溪巡簡司、計二百三十餘里、江心與銅陵繁昌等處為界、沿江
原設土橋泥汊與龍河三巡簡司官兵巡緝、邇年江洋多事、萬曆元年、操
江都御史洛陽董公堯封建議題　請、注六十一以本府同知兼管江防、併改無為
州同知移住泥汊司專管其事、仍以徽寧兵備道督理、增置兵船、分布防
守、　土橋河巡簡司上自石灰河起下至鯉魚口、共七十里、中有化魚口
宋家灣對江十里為楊林洲、與江南信服洲白沙洲相近、號為三江口、蘆
葦叢生、乃盜賊淵藪、　泥汊河巡簡司上自鯉魚套起下至薛家灣、共五
十里、中有小河一道、通本州及廬江船隻往來、　與龍河巡簡司上自薛
家灣起下至與龍墩、共八十里、中有小河一道、通本州船隻
廬江四辯　(太守)廬藩注六十二凡作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地而不古、失其地

矣、秦一天下破國為郡、名地者惟求於禹貢與山海經、故始皇二十六年、以揚州之地為九江郡郡會稽、九江會稽出禹貢、鄣出山海經、按海內南經云、三天子鄣山在閩西、注云、在歙縣、淛江出焉、海內東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注云、即彭蠡也、今彭澤縣西是也、經又云、一名天子鄣江南之由此名也、廬山在彭蠡西涯、因廬江以得名、項羽封英布為九江王、盡有揚州之地、漢高改九江曰淮南、即封布為淮南王、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孝文八年、長死、徙封長子安為淮南王、賜為廬江王、勃為衡山王、應劭曰廬江古廬子國也、考尋載籍古無廬國之名、是劭以廬江為盧戎之地也、按左氏傳盧戎亦曰廬、在宜城西山中、劭誤以中廬之廬為廬江之廬、後人因迷而不悟、按漢書諸侯王年表、北界淮瀕畧廬衡為淮南、顏注云、廬衡二山名也、衡即今霍山、按東漢地理志建武十年、

省六安國以縣屬廬江郡、郡十四城、有尋陽、襄安、郡南有九江、東合為大江、大江之南與彭澤相接、既得潯陽、潯陽有廬山、廬山因廬江而名、古矣、廬江之地包江南北而有之、周景武廬山記云、匡俗周威王時生而神靈、居於山上、世稱廬君、則是俗因山為號、不因俗為廬而名山、為西域法者曰惠遠作廬山記、不知所始、乃曰匡俗出殷周之際、結廬山上、因名山曰廬、其謬甚矣、按豫章舊志、俗父與番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於潯陽武帝南巡封俗為明公、是山不因俗而名愈明矣、余故曰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廬江自山海經所謂出三天子都者是也、今山在彭蠡之上、亡其所謂廬江者、時移事改與地改故也、又按經云、淛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地理志云、淛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率則歙、今淛江是也、今率山在歙州南、連延而西曰淛嶺、淛水實出其陰、又西南會彭澤、凡三百

里、升水出山陽者皆西流匯於彭澤、廬江遠乎哉、是必一水也、又按今潯陽在江州大江之南、古潯陽在大江之北、名地為國者豈限江之南北哉、求於古而已矣、廬江之國自山海經而名者為是、　右辯廬江 注二十三

同食館不知名於何時、或謂自廬以徠振廩同食、因以為名、按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杜注云、盧亦為廬、廬戎南蠻也、文十六年經、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注云、庸今上庸也、傳云楚人出師、自廬以徠振廩同食、注云、廬今襄陽中廬縣也、振發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句澨、楚西境也、使廬戢黎、廬大夫也、又按漢書地理志、當陽之中廬在襄陽縣南、今猶有次廬村、顏注云、隋室諱忠、故改為次、又按楚莊王時都郢、郢今之江陵、由郢而伐西北崟通之庸、安有發東北數千里之廩、上下同食哉、此非廬江之廬明矣、噫、夫命名者不詳國地之本末、俾後世地因名而

生惑、余今以廬江所治故六地也、六與蓼皆滅于楚、已滅而臧孫辰歎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足以為後代鑑、因更是館名曰建德、　右改同食館名

漢書淮南王殺開章、葬之肥陵、肥陵肥水之上也、在壽春、應劭云、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今按施水出雞鳴山、北流二十里、分而為二、其一東南流經合肥縣南、又東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壽春、西投于淮、二水皆曰肥、余按爾雅歸異出同曰肥、言所出同而所歸異也、是山也、高不過百尋、所出惟一水分流而已、其源實同、而所流實異也、故皆曰肥、今二州圖記皆不見夏水與父城、思睹其謂夏與肥合者乎、合于一源、分而為肥、合亦同也、故曰合肥、而云夏與肥合者、亦應氏之失也、　右辯合肥

按圖記、今治父山在廬江東北、即左氏所謂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於治父、茲山是也、余按杜

注及地理志荆州記皆云治父城在荆州荒谷西北小城即治父城莫敖
縊于荒谷羣帥囚於治父是也廬非廬戎之地同食巽振廩之所安得僂
有治父哉後人妄加之明矣矧因於城豈因於山乎余按今治父山實有
鐵治乃作教告縣更名曰治山不疑　右辯治父山
地理辯　高誨　馬氏輿地考廬為古廬子國予疑其治當在今廬江或
無為而今之府城是即秦時合肥縣治也漢以其地分為廬江九江二郡
按廬江所屬為縣十二若舒居巢襄安潯陽皖等處皆在今建江及江南
一路九江所屬為縣十五若壽春浚遒合肥歷陽鍾離等處皆在今淮以
南一路至晉改九江曰淮南并廬江為二郡其合肥仍屬淮南使合肥即
為郡治則當屬廬江而不當屬九江暨淮南豈有倚郭之縣而分屬他郡
耶又晉史載袁真為廬江太守攻合肥執南蠻校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

則郡縣之分遠近之勢彼此較然矣至梁改合肥為合州而隋復改為廬
州則移郡治於肥當自隋始也唐因之為郡領縣五曰合肥慎巢廬江舒
城觀今日所屬即隋唐遺制也
廬江地理辯　王萬年　廬江漢應劭以為古廬子國蓋先王所建萬國
之一非所謂中廬亦非所謂匡廬也馬氏輿地考直以廬州當之但知今
之廬而不知古之廬也郡人高誨氏辯其當在廬江而曰或無為言亦未
決蓋見今之無為而亦未求諸古也今無為地曰臨湖曰襄安曰居巢在
漢晉特並列為廬江屬縣隋始併省至宋太平興國二年方即巢縣城口
鎮置無為軍古之廬在此乎然廬江於漢晉郡縣中何在按郡國志云凡
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當在舒及考三國志孫堅策權列傳皆如玉海在
皖之言則非舒也又按蜀建興十年吳人擊魏廬江都督滿寵曰權舍船

二百里懸軍深入恐其走不及耳皖城去江不數里而寵云爾者又似不
在皖矣蓋先此曹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勸權破之遂
以蒙為廬江太守豈濱江自皖以南皆屬之而魏之廬江固自若歟皆不
可考也然以意義逆之前漢在舒後漢之末在皖南朝之治在灊或龍舒
至隋大業間始還郡治於合肥乃併省灊龍舒地置今縣而仍以廬江為
名景泰庚午修學築墻得宋建隆二年脩縣治碑於土中祝況記曰廬江
春秋廬子之國也晉宋以還屬為列郡隋大業中改為縣況邑人其言未
必無據也輿地考并唐書皆謂廬江漢龍舒縣隋改今名固矣而併灊去
何蓋考歷志晉郡者皆列屬縣名至隋以後止有廬江而無灊與龍舒亦
猶止有襄安而無臨湖居巢者其併省為一可想也一統志以灊城古跡
在廬江南三里左傳註廬江六縣西南而六城在舒城東南六十里且灊

川又為邑名則灊之併為廬江益明矣況今大城金牛城濠隍儀然形勢
亦壯安知其非廢址歟但班固漢志註灊天柱山在南有祠范曄後漢志
亦曰有天柱山似皆指灊之在安慶者言固雖掌圖書長史擎然館閣編
摩之下豈皆一一經歷者耶神禹治水跡遍天下而紀九河水道尚有與
今不合而況於固乎曄以後皆蹈襲不足言也抑廬江之灊名自春秋戰
國其在六安者梁時始改而安慶本漢皖城後為懷寧縣清朝王照二鄉
宋人於此立四寨元人立野人原寨及至治三年始析置縣名曰灊山安
得以元人所置所名者而棄之耶且二縣俱以山名又非止曰灊也不然
則灊江之灊於灊之灊皆可言灊矣噫世遠跡荒漫無稽考吾惟會其理
而已矣烏敢盡信書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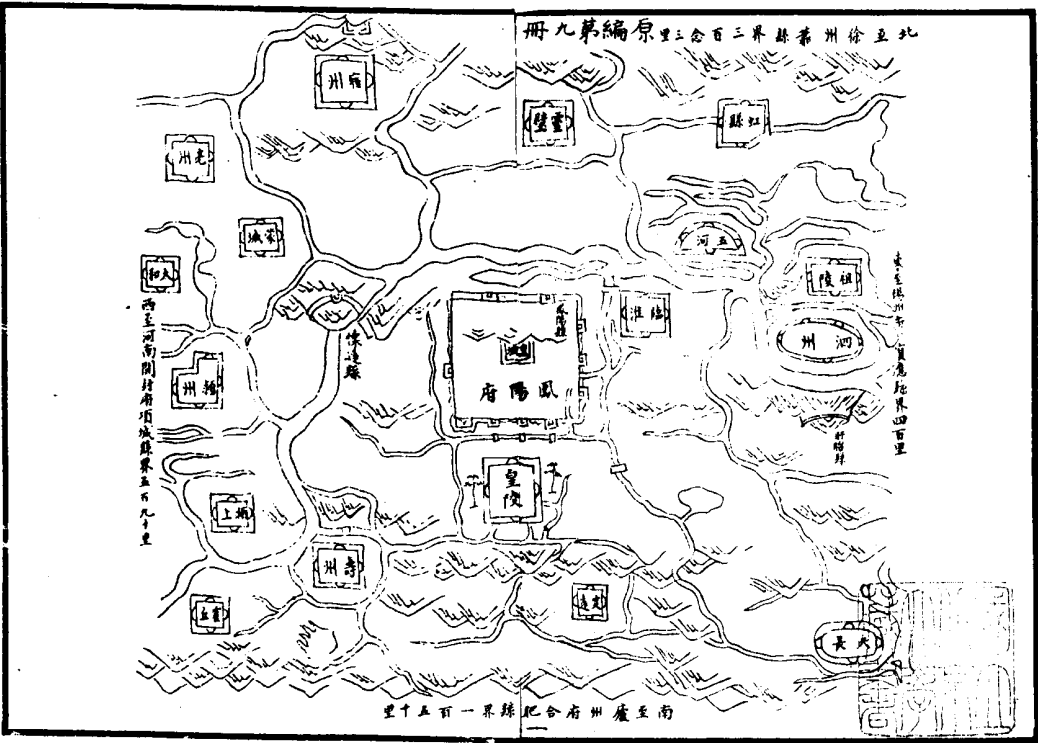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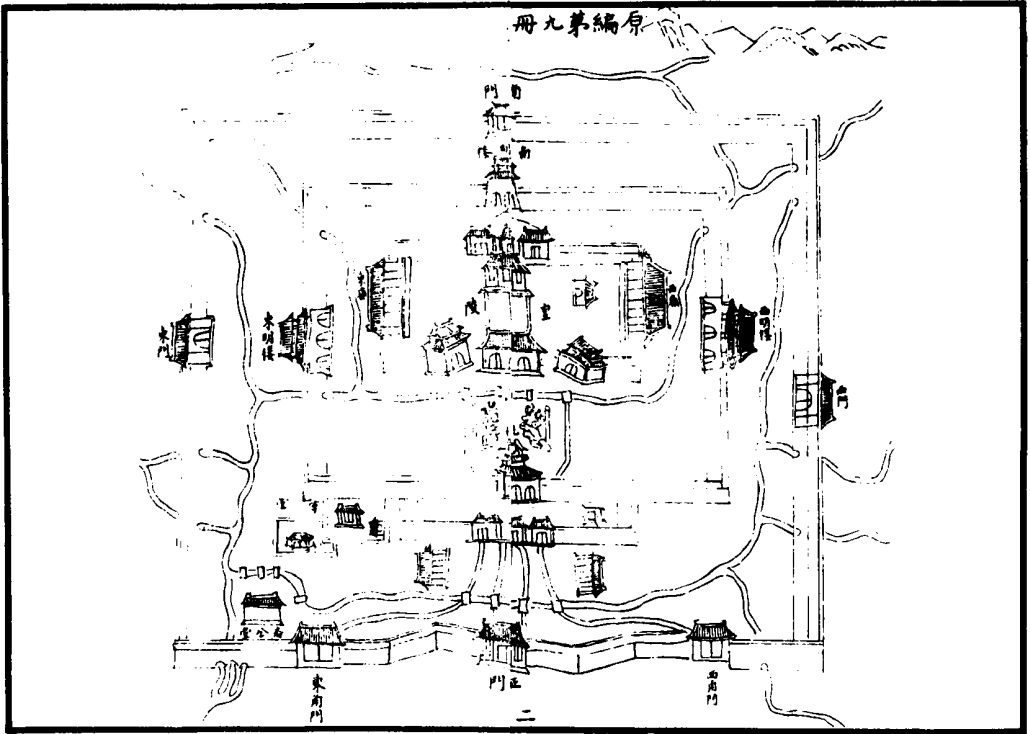
安慶府志序　汪漢

漢閣之先生曰書紀言春秋紀事古史也然皆出於周公孔子故後世作史者莫及焉漢興司馬氏世為太史乃創為史記有紀有表有書有世家有列傳雖與書春秋不盡合然貫穿經傳馳騁古今後世作史者又莫及焉故自班固而下無慮數百家皆不能外司馬氏以為史宋季學者欲便於考索類為方輿諸書故撮其要標其目於是有沿革有郡名有風俗有形勝有山川有亭臺館榭有人物有題詠凡作詩文者不必旁求可一覽而得其縣固便於考索然亦類書爾其視司馬之史法不啻倍蓰矣近世作郡縣志者咸又宗之無問遠近賢不肖皆不能外此以有作吁亦惑矣夫郡縣之有志猶魯之有春秋史也曾謂分門立類可以為史乎曾謂撮要標目可以為史乎歷代國史亦既宗司馬氏以為史矣而郡縣志獨不然：今之郡縣古小國也曾謂小國不視國史以為志乎先生作安慶志乃獨本之司馬氏班氏而摹之國史此亦非先生之獨見衆人之不能見也是故安慶志有二記有二表有十二志有十二列傳有識者必知其為古史而不為今志無復標目立類之規：也先生守是郡早作而暮不輟事且劇路且衝先生悤：悤：日不暇焉其為是志或秉燭夜中或携囊馬上越三閱月而始成故先生之意毋自不滿焉然自諸門弟子視之則是志之作命意立義或放諸周禮或放諸綱目或放諸山海經而其大要則放之史記漢書固良史矣至於辭嚴義正理備事核出自先生之心者又本之魯史焉謂為一方信史信哉

胡纘宗曰郡縣立而封建廢守令設而諸侯徹此三代之所以降而為漢為唐為宋也然漢重郡縣守令因之而尊唐次之宋又次之馴至我朝大都因宋之舊而近又與　國初異矣視郡縣日輕視守令日卑而勢日下

嗟乎古以牧民今以役民古以守官今以寓官古以宣上今以奉上古以逮下今以取下其不重而尊也誰之尤也然苟欲撫御天下當今之勢舍郡縣其奚以哉

太湖縣志徭役　按古者有力役之征而孟子曰往役義也則後世之征徭夫亦義使之當然耳然古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乃後多疲於奔命者曷故也古者應務簡而民數明故役均而易辦後世則繁者煩而明者汩矣是以有不均之役而苦於難供也三代而下漢之更唐之庸宋之差雇二役班々可考　明興籍民以里甲而力征則用宋法差雇兼焉累蓋十年一撥近或變為五年今改為一年取通力不偏重之意然率視其邑之衝僻為繁省矣太湖有庶人在官之役而又祇應兩京八省馳傳往來供億之費絲毫皆取之於民近奉例行條編法令民户丁出銀不足又計田准丁悉輸之官以免役而諸役盡官為召募蓋較若畫一而稱兩便然而民情猶有可軫者則以出錢而放免者有豪户之漏丁也有弱户之鬼納也又貧户之艱于金而願輸力者不得遂也至受直而應募者則或一役而三四人共之或一夫而應二三夫之役或一馮而供八足十二蹄之奔走大縣市魁豪右專其利而又有賣募買募頂頭之錢民貧而任負荷者不得竄入其列其中必有可以撫募而願充者有可以裁長雇之額而參用短雇之法者有可於短雇內先儘不能納金之户而以其力抵之者凡此皆湖民之隱而不得一々上徹者也故條編之法固有不可不一者亦有必不可一者殆亦此類是與雖然天下之法未有々利而無害者第操其大體而時伸縮之斯得法外之意而善之善矣故曰有治人無治法

霍山志　吳儀部云吾霍僻在一隅東界桐城安慶南界潛山太湖西界羅田麻城北界商城固始阻山帶河路達三省如紫梨嶺山（縣西六十里）如萬人愁山（西八十里）如東流河（東南八十里）如梅河（西一百八十里）延袤連亘五百餘里險隘之區盜賊之藪也

鳳寧徽
備錄

原編第九冊
北至徐州蕭縣界三百念三里
南至廬州府合肥縣界一百五十里
鳳陽府
皇陵
宿州
靈璧
虹縣
五河
臨淮
泗州
祖陵
懷遠縣
亳州
蒙城
壽州
定遠
天長

鳳陽新書

丈新田餘不使作賦役爲戶口有土編之數里中有新舊之額田地有起存之徵從賦有南北之分輸納有夜補納錢之便凡五則而鳳陽之賦役盡于此雖然賦必有土而從必有口也今鳳陽之民口雜大者什之九荒土則又增二之一貫口者也散而之四方說實者也潛而入于劉中此安得不十徵而九畫哉夫民●有定居不擾之焉可也謹有常額不履之前可也南有　次不籍之高可也然而邑之流移在前續難卒復余故諄諄致其意後之第三擔于賦役之未以僕君子其一曰民丁夫額宜復洪武之初編民十有四萬也自時厥後舊志尚載丁口四萬七千八百五十餘口萬曆六年則僅一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口歷今四十餘年編民上存朔四千七百口里雖有二十六里而有一里止存四五甲者有一甲止存一二。者此其勢非驟復則集建合無急宜歸併得見在編民仍以一百一十戶爲一里准券帝力田有爲一長而總其十輪爲從其或里不足二十有六之數則急招徠于外方無田與地無食與康無種貨之新康熟圖物之原額可復而　新額之元元可聚云嘗其二曰田地灑增宜減萬曆六年官民田地一千六百三十七頃一十三畝裁綱夏秋麥本五十餘石萬曆九年清丈令奉江陵相帷謹編氏貢偶文飾于量杖之下在其表增開荒逃附山洞附洼石荒灘　所無之地一經丈量則又出一千三百頃高而注千六十六里之細民嗚呼民又受問偶四民不已之田地于今無輸念於大之田原非額田當併新加稅爲今則日幸廉派泉停此實自痼瘵之首民者也其三曰客戶說寄宜肅賦追爲王欽之地報熟成衛所官私盡是甚復興也其後物成衛所之樣赤陵合田地多更新爲外方所剖者有之性往假名增替冒依一家之賣人世縣氏安域中不猶則歷射成此而擊覆地方之利而不當地方之要則說寄之奸宜杜三者復而後民可得而復地可得而闢也嗚呼罔得郡邑凡三病以與民更始則又新之使宜從事也何敢議大道寄空言云乎哉

發攷篇

臣惟識任城防之地地方東西七十里南北九十有五里就　陵寢郡邑環遶祭田賜田屯田縣份田外餘有西南郡一帶皆山崗磽确土石伴雜谿谷流水無有山林藪澤無有里雜餘有百而穀土不能實二議者皆謂聚任足重民苦

不能負租稅故遁逃輒欲減額更編甚至議停議選此皆不可必皆之數也鳳陽地有餘利而民不足力有地而不耕而謂種火與有可耕之地而無民而謂差煩罪皆不在民而在司民者無法以教之耳夫種火者耕食不繼也差煩者民散不聚也使耕地盡闢則種不患無餘蓄民力盡聚則從不患無餘任以累月已可之政皆不可必焉之數是不減而減不更而更矣今職仰體而思設身以處地條有五款一區田衆樹第二居民在徵種三聚貨四行水五積產以聚貨此皆鳳陽之地而均憂之也

一區田

鳳陽地以川源溪澗之水則止水蕩水均水含水瀉水之法無所用之惟是一望高原陂原此謂之旱田旱田之制其種有二曰區田一也其次園田天下之大索三中州河以南江以北西華以東至于岱種皆謂之旱索皆區畫灌溉以為田嗨非昔我索山多可以畜牧越索州多可以畜水者鳳陽惟區田最宜而區田之法則自伊尹因為七年之旱故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其法雖山陵傾阪及田丘城上皆可為之但民力貧聚按法地一畝闊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行長一十六丈計八十尺每行一尺五寸該分五十三行縱橫相接通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於所種行內隔一區種一區　滿空外可種六百六十二區每區深一尺用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牧均覆以手按實令　種相着苗出看稀稠存留鋤不厭頻而每畝　一園井以代方塘鳳陽之泉其地七尺令澗之時四七其尺則要秋可以不乾旱則引井為鳥漑水流灌結于時腳龍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擺此淳旬七無川水之地皆如此播種依此法而種八畢一家五種可種十畝耳又按志依陽稻秫粟稷三麥五豆二麻絲綿俱可五成四種菜然不熟而以在不青成一收家一段田則一疏園數田之種正月立春後則燒稍首二三月種稷山栗及芋三四月種粟黍芝麻及大小豆七八月種蕎麥大小麥及豌豆卯父為之不可貪多雜種各因區畫疏圃之制人在于高其種二月整畝四二月種茄瓠三瓜菘三月薑藍木綿黃瓜五六月蘿蔔蔓菁七月芥菜八月蒜韭蔥九月油菜如此用力省而功倍不必于築垣鑿井堅割散使貧雖四家八法區田圍田緣田桶田塗田沙田代田徹田而區田為首寔救貧之捷法備荒之要

務而已試之明效也今職親勘其山一員地約率二十家家四廬於其田上一家五口受田五十畝五家二百五十畝而中公五十畝以代官耕則五家通力合作也而親尊之以開墾上為困下為田中掘一井以三月鑿藪修營具四月法種而及時以為民先推裁司寅協事田畝不過于一日二日則開寅至不過于五日六日則親至而督之區田既成種樹次之按志榆柳棗杏桑柘及槐外而東梨櫛李桃柿松栢皆有今職亦先率此二十家之民使畝之上有廬廬之上有山林亦家一畝而皆樹之以十五色木正月立春後修種諸果木栽榆柳二月接桑果三月移石榴五月移竹根棗種桑與李梅核六月鋤桑皆有其時依時行之惟當同寅亦又如物則鳳樹漸包一可以佐救荒二可以防堙大此種樹之要刻故次區田

二居民

區田種樹之條既設不為之定居民則民不聚民不聚則田園山林侵歸于壚今職以二十家為率家約五口五家連廬四廬連畝畝家五其畝以十五五二百五四其五五而千家一以粒官則有二十之收官公此二十則不私其二十家之畝而定為口分永業之制使老而傳餘而關新而收總而續歲耕種者為不壽上田畝當其畝休一歲者為一當中田畝二當一休二歲者為再當下田畝三當一則二十家有此五其畝之世業樂歲足以自給四年免于九七雖引之使流移逃匿不為也而又足其家之五口一人為而久少役秀教之學文果敦教之擊刺二人為而長其一人習百工技藝其一人負貿遷有無其壯健者二人者要偏相耘鋤如此習以成風勿失其信此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之道也則則絲二十家而通之二百家絲二百家而通之二千家二千家通之二萬家雖鳳陽此百家皆無不與其樂而利其利未有不相與繼踵而來聚蜀荷而向耘矣鳳陽不積糞為其民之寡也地之荒也民寡則糞少地荒則不積今職既教民區田利在糞種不糞種而區田又無所用之矣約二十家而總於四路都圖若隸居村集之所五家同一廁土三其合深五尺修廣各三尺凡雲之家廁五取以供廬之家畝二其利相掩也而野有鄰五鄰長為里城有比五比長為坊里不率于鄰坊不率于比不過五日六日命則而路一至為鄰無廁而責之里比無廁而責之坊總不于總其罪同則有獎一廁不萎出數一石于是乎里鄰比坊

則無不廁可得而熟矣而後約二十家之廬鳳陽之廬處于南者其向北廬于
西者其向東廬之上有林則廬之下必有塘塘家十畝五家而連二畝之半及
今三月修浚防遂溝瀆特也協力旋旋抵下歲一濬深一尺積十歲之深而塘
者為澤則無旱乾之患而後縱以鳧鴨鵝鶩故以鯉鯽鯿鰱之生而漁者利于
塘矣二十家之畜一馬二牛足以引重墨畔其羊足以資貿而收者利于野矣
家以犬豕雞豚而老者利于堂矣余以二十家為先數之種而尊之畜康幾將
來旱田之富其無越於此矣乎

三　聚貨

民安既樂為之聚貨則民無所安生鳳陽創自　國初為湯沐重地建立城基
之始本取南門外山澗來水西一流由西華門外轉左甲關門外古澗繞城東北
入淮河東一流自大通橋古澗由朝陽門外入臨淮縣淮河與西一流水合因
淮水離城太遠故設小閘河一道繋承前東西二派來水為玉帶之形以聚風
氣此河未淤前以科第蟬聯有國民亦富庶既淤以後人窮財盡文運且索然矣議者
欲浚　國初岳陵之盛非濬此小閘河不可然難之者又以白塔墳東隣所
關濬之則有勝故遂不果職思鳳陽與廬淮揚並隸為四府廬州河接城下淮
揚河達城中各有聚商馬頭所以民豊財裕即本府西懷遠縣東臨淮縣亦有
聚商馬頭故二縣較鳳　虹為獨富彼三府二州皆得河利獨此首府有州縣
又水軟陸隔絕非創建之不善也實年久淤塞所致今欲此遂于三府二縣之康
河道以策之職因往十里程渉淮見舊有小溝長百餘丈濶二丈餘閘之里入乃
舊泊船所也㝵如從此現有舊趾稍加疏導使深一丈廣四丈便成通衢況値
特荒建此興作民皆就食得其力下需其養勝于捐賑旬餘告成此其為于為
力矣然又不可不知也尤是運船商舶直抵北門四方之貨湊集焉河道何以
能塞哉益緣後當道作斜漁猟于曾甚于竿船網者本沾其利今者已受其害
為此商船不至而長淮衛卒家作陂防以田私利而運道閘河遂為旱壑今欲
濬其塞而疏其口事亦關風氣之所轉矣以蠢爾之邑出之帑則無餘徹之輸
則誰何顧之四都四鄰其于我乎何與無已其捐己之俸能盡如二十家之種
畜則縣家而鄰縣鄰而里縣里而鄉縣鄉而鄰縣鄰而縣地雖僻于百里民可
封而　也邑民既聚而後役其三日之力焉是不亦康民政之而不日成之者乎

君子有志者何患事不免于成臧將公誠誠而遂以及溝洫此亦鳳陽之將之
勢則然也語詳在中文

四　行水

古者一夫為遂四其十為溝一其十為洫則一放九洫一澮而一井之田可南
東其畝也自井田廢民不知有溝壑之法然如秦鄭白魏西門豹之鑿渠楚孫
叔敖之埃芍陂因與民兩受其利漢唐以來循吏尚有加意此者今鳳境南昔
旱而北苦澇則地勢然哉設令無行水之法溝澮不如西洫川不如北而欲其種
埸之翼翼黍稷之彧彧也不可得矣故鳳陽之為湖五方丘湖白湖月明湖華
陂湖東西湖而善用湖者以佐溝其澗十曹山澗陡山澗道禪澗曹山澗青山
澗水流入淮獨山澗魯山東澗魯山西澗射子口澗龍子口澗而善用澗者以
佐川其為塘二十有八泉塘紫塘側塘清流塘東宮莊丁塘官塘樊家塘石塘
曹塘萬塘霍山塘神仙塘門塘老公塘神仙黄水塘石窯塘茹家庄小塘上周
塘下周塘老梁塘李八公塘菱角塘長春塘定寧塘金魚塘九里塘焦山塘堂
塘而善用塘者以佐洫其溝三不溝東官溝西官溝清則非有原之溝且不可以
畜水瀉水六水之道不得民難竭力以耕天則不可以常情欲其大旱之不禍
大潦之不浸不可得矣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以治田行水之法也使洫川
北匯則其畝南溝澮西行則其畝東故能知此而田可方可員可椽可以回不
等形可斛可中廣中狹可以廣狹不等可曲尺可凸可凹可圭可半圭可抹角繫
察其地勢而無所不可矣

五　種產

種產穀為先穀之屬六最宜為麥麥有大小二種大麥熟小麦未大麥為五穀
之長然不如小麥美小麥無粃麥熟以仲夏種以白露介于夏秋之交者為黍
為稷為粱夏種其候椹赤熟鳳謂之蘆稷為秫秫可作酒國初患酒故常禁種為
豆豆有五色青黄赤白黑種最蕃為稻稻數十百種藏者為良總之米紅者與
與秈秫粳類半鄉大亦収食之不種糯稻為米以釀酒穀之可湖者芝麻夏至
種之小豆亦然八豆踰笑將有雨期豆之以春夏熟者有綠豆有豇豆麥之以
秋熟者有蕎麥蓋穀類多不可勝紀紀其在鳳者與農則農師可稽而聆也蔬
次之蔬之屬四十有五白菜種最多惟春初黄芽最美　黄紫花菜次之年者

志地利不關公役者有前項情弊許被害諸人奏告查處地主一如定例立計改正種佃重斷為姦之人欽遵聖諭正切中田弊情弊所應禁戢將而其事者也西庄之聚聚在西華門外息山之陰為居五十間中建周垣屬郡主太守李公之所題為左舍右廬舍之左九間巷之右十間前大則鋤于為丘左右兩間各十間後則建歇宿倉于堂之首左右垣其倉倉之右十間其左三間而居其左有廁室四周環牆百堵其中前其左則坊里地主之民居之凡四家其中前其右則佃居合餘及招徠傭役也亦四家其後其右則客來是之天府之亦四家合居者十有二家子不害居者十有二家二十家為屋田之民四家為庸役之民為田為地區千畝則四為民一為官而耕不稅官則散于以糧其庸役而耕者謂之代田代田一百五十畝則官食其半而民自耕官收以自贍合並田代田凡一千二百五十畝佐一千二百五十石而皆為里長其租稅完之自官不以累民其中為溝五為送七為池一可以畜水瀉水止水灌其土惟建之其地六尺六三十有六尺而及于泉是為雞離之水其水在其本且則有庵為四八培庵前後各三間左右各一間西周環垣北則

今更新于適此數民耕指千百畝建以為二十家者執戴十二月為峙廠之侯則于代田後十畝而于以供伏蜡祭者在此田也此庄之聚二聚一在縣城埔一聚王莊為居在縣城者其前迎進十間中蓋官廳以閒農左右及舍左之左右之右各四間其後會溝水迂瓦洋居十二間皆招徠之民居之其南樓七間則縣城地主之民居焉其後王莊者聚于王莊之後溝環其外中堂七間首場有亂皆以教招徠之民其招徠者開中謂之畜長劇山廠十有二人佃十有二人分佈當次為家八人凡三十有二人皆以一人挾其主而左右佃四其主主者雖於民為伯者雖皆於張急信焉如麟是為南路之溝溝三百八十六丈而參于是種是為此路之為溝四自六十有八丈而大參小參于是為種此佃為如麟之功也種凡得十石而依忌信則佃于西庄亦得四百五十畝之大小參而種其種十有二人與居六人皆如西庄區兄四官一而物不稅官則裁今以種此佃分半間而歲半種所以百畝以四水六田之利而收五華三參二稅亦得十有二百畝總十二百石而皆為里長其租稅輸之自官不以累民其土惟和壤其地五尺五五二十有五尺而至于泉是為潦之水其北在督廟而蓋有

倉為便關城倉者而儲之于王莊以其在市可以積貯中一廒疊左右以寄前擒門內兩翼各三間皆九楹牆門出左若堂一列五間可以居守者凡三所皆卜十有二人者居使役雇畜聚自食其力而耕焉且斷以荒地價值也二三之民而公皆為之發於　府主因給印帖所以防經營地主之誠占奪以已自七夫總山田征爭屯人爭無以叛賄上下其書二十之為之大小數也為一丁十為甲則二十為夫以二十之丁耕之以傳大家官相照而亂地無遺利矣耕種費牛百主牛常增四十有四頭犍牛四十頭牝牛四頭其犍以予民秋歸之官北庄牛常增二十有二頭犍牛二十頭牝牛二頭而里民得其八來民艱十有二凡以與民耕而已凡以與民知有地之利而已昔入單公為令有歸事有文事移致入禮而土地闢入於不敏得文事事我之助矣幾無愧于明說之如意啓來其句于倘適天乎

何仲炯　李公書　入中部滿民十六其七矣其致民之務適而難使者何地視河北非不廣也欲視江南非不隆也而民乃至廢地若堂洲受田若桎梏者上何知曰地廣民稀土曠此謂入北之第三日力須積之務累倍其心請出

北之弊四曰里長之謂當北之弊一此雖自淮以東河以南凡周索殷罐而皆然然不吾鳳陽之北之甚也鳳陽之地土有井疆之方鳳陽之民里無三夫之安民終年之耕不過下地五十畝而停為謂不知地跨其民則事不而求之事以道何夫以三夫而耕九百畝之地民無執為民欲不適不可得也田上則者歸之車歸之功勤矣中則皆出民播其一四戶播其一惟留下則春秋乃得以有編民之耕春則利用農矣而民之負也農之用以力何天以春出而無力以農為土無所待也民欲不適不可得也地居北道倍于鶴逐民當農時方將奔此錙為驕天笑曰中為揹夫矣暴為燈火矣三夫之候勞而未止而又為緯夫矣嘗少息而提隨之稍或失御長鞭至焉如此而民奔走之不暇何暇耕乎爭免猶或可不見近見五牖裁得七家七家力能役者而不滿七人而五牖之地方十里無餘夫焉以耕耕借此七家之夫也將而攬其歲過焉適客過焉買爵者過焉自十里城邊而地方自以樂為與四天肩則二三天扶一夫張蓋二夫扛擔一夫前呵十夫之來五牖惟七夫少其三夫則何敢不輸錢而準鞭焉坐看與者四具廢皇知七夫之足職費長不開籍或一夫失至而鞭隸毆扑隨之矣

此盜賊且大五誰推也家地方此也家也誰兵此也家也農夫此也家也三其也而當二十一從之夫特或一日而橋掎樂辟兵役是又四其也而當二十八夫也夫以一日一家而當也從仍且不免于撤朴民政不遑不可治也又見畑田不必旱則騷潟旱地惟是疏種無有井渠無有水塘無有蓄事但靠天時雨則插之旱地無汙淀則二麥之候過大雨當入旱而民爭食樹皮也一歲之收惟二麥三豆而豕無前蓄方麥之穫也而豆種無有必計麥之熟而後有豆之種及五月六月不雨則可特雨至而五月者麥朽六月者豆浥一歲全家揚股待哺者一旦而生七千特雨也官何知見二麥之收可以追科歛科校不決不快也夫以一歲之全望而生七千一旦見科歛若牛頸頓不泥門民欲不遁不可得也又其甚者他郡邑地荒戶逃民逕得而弃科占耕耕一畝得收一畝之食故今日逃一戶明日里之長即補一戶惟恐後今年荒一田明年甲之戶即弃一科而非難然陽不然里有十甲而逃者八九存者一二地有十頃而荒者十九耕者十一以僅存一二之甲而兼此十九之荒即人有十足亦不能渦踣而耕而為民上者何知惟是問其甲之田而不問其人之亡土之荒也勢亦不可問也一今而血地百里十有八州邑而血地千八百里矣夫民見此逃者累之不去已斂追民政不遑不可得也又其甚山間之慈民竭力一年之耕而見從為虎豈至也今年輸甲一算其斂熟食至也明年輸乙再算其餘輸驗至也人間千百輸而三算其耗一不與則係累其頸再不與則倒懸其軀三不與而妻子爲鬻爲于他矣民即竊九天而堂上萬里豈能問此莫想之小吏乎天惟堂上萬里而里虎豈人是逐之逃也民欲不逃不可得也且以而編民皆參丁口散無有全圖大戶歲造冊造則朋名飲當一里十甲派田地竟千里而結其丹胴無糧之祖坐是則將不借而走耳問其長爲誰即何之矯夫猶夫是也即其戶若干或一丁或三五丁焉未有一里而十甲全者未有一甲而百畝完糧夫無十甲之者百畝之糧而欲納十甲之粟完千畝之輸民欲不逃不可得也不知　閔熒于鳳陽　祖宗根本湯沐遺黎之地田畝派八釐三毫地畝派一分二釐六毫四絲六忽田徵比江南十分之一亦不爲不薄也而民乃來不藏聚聚不能富者何八孔之弊莫有能除之耳故仲綱以爲欲使中都聚民衆而不去去而復來最先在除其煩役使地方無夫里之役過客自有驛夫

之供佐貳自有驛馬之給豈容其騷擾擊民當此臥榻之內不禁孰當禁者誠發示禁止之而民得以其安從容暇豫自然一夫之耕則得九夫之食矣然後終出值夫招徠之令歲全如其常種如其畝我令皆給之一夫授田百畝稻田然三十畝牛麥田然三十畝畦田場圃牛田馬田二十五畝居宅五畝桑田十注一畝則一夫六十畝之耕十畝之織耕者桑者歡聞聞而卒歲矣彼又得其畦場牛馬之餘利夫又誰不念及七月而躋彼公堂乎一夫耕有六十畝之收畝米一石即得六十石十夫六百百夫六千千夫六萬姑以皆鄉計之鳳邑害徵麥不過二千九百四十七石約銀九百兩米不過四千九百五十六石約銀三千兩馬駒各色不過銀八百六十四兩歲上共四千七百六十四兩今夫千得石六萬麥石三錢萬石而得三千兩三其六而萬有八千兩以四千七百六十四兩徵上類而餘萬有三千二百二十六兩除千夫之給夫歲三兩八錢夫千而三千八百兩除其八千八百兩之費餘剩四千四百二十六兩可以爲民代舊輸可以積貯可以行賑可以完城池美櫓土惟所行之乎此皆　閔熒謂以待公臺也行之一年而千夫有其方行之三年而萬夫勇于從而順令千夫亦行萬夫成城而何臺郎之饑饉何甚四鄰之師旅乎一邑之費不過出八千八百兩而遂條千夫耕六萬畝一年之間雖萬有八十兩遂莫連于此矣散民之道聚民之術均莫切于此矣一邑以千計十邑以萬計公臺百五州十三邑而餘其七百九千故生財大道生之者衆此其說也故神農緩神神于無食予陳無稱貸之新職比之數行以二邑試邑三年成都也民兩見道但以收限徭役對付其與民相假借而逐得民至于大半小後續者不絕若此而況公臺德卿愛之總握民萬民雖欲不為神君不為子父不可得也

審杜佑通典云鍾離縣東四里有古鍾離城習將公四年楚城鍾離即此今全鍾離按國語考之或以載臨淮或以入定遠疑之是亦前未及經使掖帝上之陳言得之不獲於閔登山和已諸所得故實入平鄉有舊城為邦古鍾離城也參漢以來常惑之在暨山東黃入至五平治務城於暨山西改名為暨城鄰故太平鄉又有西暨城村東暨城村故山之間而公而暨山東暨山之北其跡雖也而名則不可也鄉無山故皆存焉實在淮之鄉無暨城村亦無西暨山東暨山通典又云鍾離縣東一里有小東城相傳是二年築之以鎮濠口若云鍾離縣

為臨淮郡而唐在沿淮與而則宜云西不宜云東宜云鎮淮不宜云鎮濠矣益鍾離城自古在濠東一里許即今舊城是也梁天監五年置總管鄧禹即此築為此謂志可考故曰臨濠云言城西臨于濠也自此以後遂有東西二城城在濠城者謂之西城城在臨濠者謂之東城而東西二城界于濠之兩間故宋志與南大作守謂濠水界于兩城也至我 太祖元年初改濠自國舊基修砌為中立府七年又從臺府于鍾離舊城之間鳳皇山之陽而改名為鳳陽府故又有新城舊城之別名以今觀之曰東城曰臨濠是為臨淮之舊名曰鍾離曰舊城曰西城是為鳳陽之舊名又益鳳陽之四境本分于臨淮故臨淮之多龍食爻渠舊志而因循不改鳳陽志偽編無有些于山川地里不及考證遂園沱而亦受紕別考年濠水徑達于淮不決從故道而徑狀臨淮縣西而來以達于淮是皇水之性哉所以久之東濠水不復從故道出西分于西濠兩濠會合而後北流入于淮為直對鍾離之名以東首鍾離西有離山故名

東漢書縣振傳當全有為丘聚學使人徐鳳又于此說東城漢書項籍傳籍至陰陵迷失道後引而東至東城注地志云陰陵在濠州定遠西北六十里今狀鄉山南北存周二里余讀洪志首叙鍾離舊城自今肥陵陰陵入洋選洞谷轍最捨以殘乃知陰陵先在鍾鄉山南故自定遠視之陰陵在定遠西北而自陰陵視之則東城在陰陵東故曰引而東至東城也東城之名本漢元朔中封趙敬肅王子劉遺為東城侯國于此後至東漢則又為鍾離國至梁則又為臨濠郡隋開皇二年又改為濠州曰鍾離者從山而得名曰臨濠曰濠州則從水而得名自鳳陽分為四縣有定遠定遠至南宋置定遠軍定遠之志遂以東城為定遠東城也不明辨則烏丘無所安一天東城徙在定遠則烏丘何得在當塗瀆王鑒浮淮賦望烏江之高峙是明主上先立也烏丘之為烏鞍山無疑則陰陵之不在盱眙又何知塗山弟注又言在鳳陽矣

張耒臨淮縣主簿廳題名記、四方之舟東北之于東南者十九出於泗、而淮蜀者又蹤汴凡往來於泗者必之焉、淮南之衝、以重法禁盜賊者三郡、而泗之臨淮、宿之虹地大而多藪澤與豐沛接其民驍悍而深輕於三郡之盜居多焉、其豐年無事則寇盜為之少息、而其悖戾之氣發於鬬訟爭鬬欺妄詭詐而不畏法、故臨淮為泗之劇、而吏於泗者於臨淮為最勞

泗州　今州治在疆域之極南、史謂唐長安四年、始析徐城南境置臨淮縣、開元二十三年、徙州治焉、是也、然可疑者六焉、按春秋吳伐徐、防山以水之、今故城、昔徐都也、去淮水可三四十里、淮北無山、下流至清河亦無山、闔廬雖強、未如梁武、梁武不能因浮山堰上流以灌壽陽、闔廬詎能無因而曲防之以灌徐乎、今盱眙陡山在淮南岸、逼城下流勢可因以防水、自城東南抵東北、陂岸綿亘、地形皆高、似是防山遺跡、則今城之即徐可知也、凡郡縣以水名者、必近水涯、如臨潼臨汾之類、故城去淮甚遠、今城則淮在城外、且漢時臨淮郡附郭縣為徐、則今城之為徐、亦可知也、今城前代郡治左、俗傳有孟姜女樓、按東漢孟嘗曾為徐令、蓋嘗女所居之樓、訛為姜耳、今城之為徐、又可知也、後漢以臨淮郡地合下邳、而徐縣仍列所領外縣之首、六朝之徐、雖所屬有或在臨淮或

在淮陵或在下邳之不一、然又有大徐城、成蓋以別為縣之徐、是故城為偃王之徐、今城為子宗復封之徐矣、今城之為徐、又可知也、三國志謂魯肅射獵于南山、即今盱眙諸山也、范史指肅為東城人、後世遂以肅為定遠人、不知定遠之無南山也、知臨淮近南山為徐舊都、則今城之為徐、又可知也、六朝沿革有無、地志最為難致、然以徐城名縣、實始于隋、宋初廢為鎮、即今之徐城廟、非故城也、六朝郡以高平之陽為名、今徐城廟及古吳城舊址、高出故城遠甚、是矣、然在當時不以徐城名也、既有大徐城、則必有徐城與之並立矣、果何在乎、蓋今城廢於六朝、至唐（唐書泗州臨淮郡縣四、其一曰臨淮、長安四年、析徐城置、且曰治徐城）復置為臨淮郡耳、今城之為徐、又可知也、並觀六者、則徐國之為今城、皆有證據、孰謂無可疑哉、如曰季札掛劍徐君塚上、其地在故城北、去今城為遠一也、史記漢書數以徐僮並稱、而正義謂徐在僮東、則故城

為近、二也、春秋戰國以來、凡會盟兵爭、但有盱眙、而不見臨淮、有一城為敵兵所爭、三也、六朝之際、凡攻奪盱眙者不一書、而徐獨不見、則以故城即大徐城、去盱眙百里而近、亦未必有今城、四也、然古今塚墓、不必皆近城郭、今城故城、皆在古僮縣東、六朝之際不言徐、蓋淮北遺五胡亂後、遺民皆流徙南渡、城郭為墟、且下邳南徐東徐東楚皆徐也、況今城地勢阨塞、自古要害、豈有無

城之理、安 以來史傳所書之徐、非今城乎、今宋之徐城鎮、即徐城廟遺址見存、狹中殊甚、僭王後霸之時、朝諸侯者三十六、來庭以此為都也、況故城遺址、見今數徑 徐城廟、而乃以徐城廟為徐都乎、即今耕夫往往於故城拾得金寶古器、而徐城廟則無、益見故城之 徐都、而徐城廟之非矣、故知徐城廟、隋唐之徐城縣、而故城、偃王之都也、今城、偃王子孫之都

也、廟斷非都、故城斷非縣、今城亦斷非肇于唐也、或謂故城既為偃王都、則及今三千年矣、而城壁與門、尚未平夷、今城不始于唐、則史傳一無所見、何也、不知故城在六朝尚為大徐戍、則廢城者僅千年耳、今城于史無見、安知不如墨所疑也、故前志不書徐城縣所在、而又以徐城廟為徐都、且史言今城肇建于唐、恐皆非也、姑志所疑以俟知者、

熙寧洪澤河

四年八月四日命發運副使皮公弼修泗州洪澤河初公彝言漕運涉淮有風濤之險請開是河六十里 五年正月十七日畢功錫公彝銀幣 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王子京修運鹽河自泰州至如皋百七十餘里 元豐二年八月十三日浚淮南運河自召伯堰至儀真十四節分二歲用工從漕臣請也 六年八月六日發運副使蔣之奇請開治長淮洪澤河命都水丞陳祐甫視之役民夫九萬二千分二歲開浚 元符元年三月五日修楚州河賜名通漣河先是天禧三年十二月命張宗象相視開楚州運河 乾道七年二月命漕臣開龜山洪澤運河 元豐四年四月河決小吳 七年七月決冀洛及北京 八年十一月志在七年十月王令圖議復大河故道命李常視之常言不可遂罷時元祐元年正月也 九月命張問規度請開孫村口河分水訖二年三月安燾建議回河之役遂興四年正月罷其役五年二月四日命都水使者吳安持修減水河七年十月十二日大河東流賜安持三品服 八年正月三十日中書侍郎范百祿言水官記以分水實欲回河夫壅防百川古人所忌周太子晉諫壅穀洛是也 紹聖元年十月十四日謝卿材言河流稍行北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編 二十九日都水使者王宗望言上藥成築斷北流除河患熙豐河溢者四十一決者一大決者二

泗州志

洪武初年本衛原設左右中前後五所每所額設百戶十員每百戶所額總旗二名小旗十名正軍一百名共一百一十二名內多歸附夷人繼因故絕無稽勾補以致軍少額數併為左中前三所裁革右後二所至洪武十六年為降民事調發廣東廣州府番禺等縣民人為軍以實中都添設左右中前後中二六所給田屯種連前共九所一體派設官軍額該旗軍一萬八十戶近多陸續逃亡今止現存正軍四千六百四十一名外無糧軍約有數百名總止五千以上

軍政 衛所官襲替及諸軍政悉上中軍督都府以達兵部每年撫按兩院暨兵備道察其賢否而用舍之閱五載一閱汰而更易之謂之考選軍政其掌印及領運管屯管操管局管城巡盜巡捕巡山各以一指揮領之惟其人無論使同僉事之品級並謂之管軍管事不預此者止得支俸而不得管軍管事謂之帶俸差操歲以一人齎捧表箋入賀萬壽聖節其鎮撫則掌衛之獄禁經歷則文職流官得以文法吏事綱紀衛政千百戶考選軍政管事管軍與指揮同百戶缺官甚多皆以他百戶或千戶兼攝之

屯田 洪武年間軍士初下屯時每軍給田三十五畝作為一分歲輸子粒夏稅小麥二石秋糧粳米四石正統年間薛侍郎於每分田撥補一十五畝共計五十畝亦止照前額納糧其實草昧之時地廣人稀軍強民弱初下屯時所占田地無限制且未丈量未經撥補田亦有餘既經撥補田益增羨是以軍三所近城之屯猶遵制未甚屯六所遠鄉之屯則過額實多故今屯田一分少者不下百畝多則數百畝以每畝受種一斗計之

少則受種十石至少不下七八石多則數十石也其有受種甚少者則役未撥補畸零之數故屯田一分而坐落數處者有之雖有能正經界者不可執也　備遺曰屯田頃畝由四千二百二十八頃有奇降而為二千五百七十六畝有奇而又降而為今頃畝之數止二千三十八頃五十八畝此其情弊殆有不可曉者屯種之軍初為名七千五百一十有四降而為名四千三百三十又降而為名三千五百三十今稍降而為見在名數此其屯田之修廢戶口之登耗較然甚明豈不大可寒心也哉　論曰備遺所疑屯田頃畝漸少于原額之情弊此不難曉也不過衛所之占種旗軍之侵隱盜賣三者而已占種之禁甚嚴矣然屈指今衛所之官何官不種軍田何官盡輸子粒侵占之弊有多至十數分者而又不納糧其軍包賠至極則因而以有作無以熟作荒者多矣寧犯憲典而不敢犯世官一也侵隱之弊已非一朝正軍既逃則屯田皆為長物總旗營長之徒以為包糧在己則歲侵月蝕莫可致詰本管百戶亦無由知稍久則以逃軍所遺畸零之田名為荒田亦作正數而原額遂失二也次盜賣之弊旗軍見逃絕軍田不成分數相去稍遠者或雖係原額一分而勢難兼併者率貨視之始猶以幫運幫操為名每民典當于農民而坐收不貲之利久則直以為己物而立券賣之雖得半價且甘心焉或姑留少許以備稽查或歸罪田隣以遂乾沒凡所伍無不皆然而遠鄉屯營尤無忌憚三也三者並行則其原額乃得而不日耗一日哉若隣田農民侵削之弊則千百之什一耳萬一有之無不為其所訟而退還者自昔農民世業猶見誣奪而況侵削軍屯乎故屯田耗減之病世官其膏肓也旗軍其骨髓也未見膏肓骨髓之病而醫能療之者也有清理屯政之責者審諸　又論泗人毋論大小人戶專以買種屯田為利取其價之廉也而一買之後視之不啻若世業然開墾修築殫力經營若將謂生且息於其中子孫可永保而無失也豪軍旁伺一見膏腴不借口於同伍之絕業則駕言於頂差之額屯公然爭奪而不究其價直工費之若何彼業茲土者不敢顯言曰買而必托為佃種以自解若然則底價尚不可知而語及於開修之費蓋亦難矣泗人亦何所利而為此耶故下則當以違禁典買為戒上則當以斷償工價為主是則息軍訟而安軍民之一端也

桑棗園　國初衛所屯田外每伍又有桑棗園或一處或二處給與軍士栽桑植棗以代冬衣布花貲鈔之賜永不起科雖原稱荒瘠薄地然亦多可耕者歷年既久無復稽查旗軍視為己業不為收放之所則皆典當為公費之資矣

屯糧　論曰屯糧之弊端緒最多佃種之戶多于正軍完糧之費近於額糧佃種者豪強則旗軍斂手而包賠佃種者孱弱則旗軍借口而科攢雖正軍不獲免焉此屯卒之所以多流徙而屯田之所以多污萊也於允例行正軍之力少舒矣乃永佃者亦因而逋負焉則奸矣折色例行輸納之費少省矣乃應給者遂因而絕望焉則戚矣故優恤屯種之軍與優恤食糧之軍事當相左然則徵收屯糧與給放月糧不做初制皆苟道也噫弊也久矣權時之宜而酌處以救之則存乎其人焉爾矣

泗無巡檢司故無弓兵雙溝鎮左湖右淮中止岡壟數里南北咽喉襟最為險阨往時山東河南響馬賊騎皆於西北陳家沖實家沖上塘集等處嘯人追捕難獲謂宜於上塘雙溝等處特立巡檢司以司盤詰追捕又云泗虹之界多苦劫盜半城滄湖之間多苦鹽徒青陽鎮亦宜設立巡司以

防禦之其于地方不無小補云　盱眙縣東北清水滿都管塘及泗州衛軍屯之王店古城一帶宜量地添設巡司以控制寇盜澗溪津里浮山大義之間亦然　天長縣西北汊澗鎮亦為險阨要衝而鎮之軍民雜處商賈輻輳縣以老人管之殊非事體亦宜設立巡司以防寇盜以地形事體較之城門鄉尤為要也　或謂于欽于三城增置巡檢司必有所見矣然一司之設官吏俸給弓兵徭役所費頗多貧民豈堪重累哉愚曰不然夫先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無非事者今巡司之設遍天下而莫多于南方究極其為兵衛民利似未有急于三城者古人抱關之吏無處無之今之巡司古之關也若病其為費難處則近年州縣無名之徵何止千數少裁抑之雖一境置數司可也興化府志曰巡尉職邏警定四封非冗官也又按宋置巡司弓兵多至百五十人百二三十人洪武年間亦百人弘治以後稍裁為七八十人其後遂裁為五十人又其後更裁為二十五人今見役者纔十許人餘皆解部解軍門烏何以為捕盜防寇之資然則二縣之巡司其亦虛設也已

審編丁則　戶口已載之黃冊矣此外復有審編丁則者以江北稅役比江南不同江南田地肥饒諸凡差徭全自田糧起派而但以丁銀助之其丁止據黃冊官丁或十而朋一未可知也江北田稍瘠薄惟論丁起差間有以田糧協帶者而丁常居三分之二其起差重故其編丁不得不多其派丁多故其審戶不得不數期以三年為限而法以三等九則為準有不足九則者亦不妨變通之以便民此審編之大較也

條鞭　隆慶六年漕撫都御史臨海王公宗沐照依江南役法除夏秋稅糧并京庫等稅為田地常賦其餘賦役雜項不等合田地戶口或主于糧而以人丁協助或主于丁而以田畝協助通融均派編銀凡里甲均徭驛傳民壯四差銀以此支解另立科條五年一審謂之一條鞭下其法于州縣遵行將及十年今按奏議等文字皆謂之一條鞭法而文移冊籍乃皆謂之一條法鞭字甚為不典似當更訂為宜

民壯　民壯者景泰以來設立之鄉兵寓兵于農之意也而後來乃供衙門之役又徵其銀而用之各有名色寖失初意遠矣無名之徵此其大者也

軍餉　軍餉之徵前此未有也昉於嘉靖丁巳倭警之後一時軍兵主客芻粟廩供犒賞無措時撫院李公遂疏請于各項賦役內量行起科帶徵自後因而不改遂為兩淮惟正之供亦江浙閩廣之通患也

馬價　泗州原無免徵田地牧馬草場故糧皆全徵獨不養馬相傳以為陵寢在上不欲養馬作踐理或然也宣德中因江南高淳[注二]二縣水災暫將種兒馬一百四十匹騍馬五百六十匹應用犍牛二十六隻牸牛七十七隻發州寄養其後久而不歸遂為泗民子孫世〻育官添設管馬判官一員而無印記設有點馬廠六所至成化間應天府尹李姓名綺者因二縣無馬乃將原籍寶應縣馬匹奏發收養民而泗州之馬遂為定額

稅課　備遺曰稅課鈔局所利甚少其解州非上供之數止為折色俸給而已往年未經裁革之前巡攔集頭人等姦蠹橫生小民困抑不知幾十倍于此也廷[注三]訓嘗以告于巡按郭公公曰子言泗州課稅為患則然矣然予聞他州邑先有稅課局而小民契券與貨物之投稅也皆易且便蓋其官卑勢親則民樂與為及其裁革而代辦于州縣則有司賢否不一科取愈多因之以市民營充巡攔投托圖利是不若存之為愈也

水利 論曰河湖溝澗天設之水利也池塘堰壩人為之水利也有餘興
舉而疏濬之其為田功利孰大焉或疑淮汴不可以灌田是但知其為害
而不知其為利者也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灌且溉長我禾黍夫涇尚有
水利也甘肅寧夏西北極邊引河灌田稱穀豐美是黃河尚有水利也安
在清淮枯汴之不可言利哉乃若湖溝之利人固無不知者特莫為之倡
為耳無論大江以南今天長濱河一帶之圩田東田又在境內可見者也
泗田六千四百餘頃而湖溝之水乃不得升斗之用至于塘之足以灌田
者僅七十頃況久堙未經修治者又居其半是田之得水利者未及十分
之一也欲以備旱荒而利收獲蓋亦難矣或謂北方之田固多高亢其民
生未嘗不裕是不知中原地雖高亢實則膏腴今與北方膏腴之田而坐
望北方收獲之利其能當乎矣乎又前志載泗之塘田在洪武二十八年
以前者既如彼在洪武二十八年以後者又如此則是其塘皆在 祖陵
興建之後昌嘗有不許挑塘築壩之令哉 聖朝寬大之恩固未嘗設禁
厲以妨民生也自前志以迄於今新築之塘間亦有之或又謂前志所載
俱在禁例之前所未載者幸不犯于有司云耳不知洪武初年南京禁例
亦不過禁城內外之開池鑿塘深過五尺者成化之禁亦不過申明此禁
例而已今環京城內外未嘗無塘而 孝陵之旁則觸目皆是豈嘗聞築
于禁例之前者哉故知律設大法禁其不法者也若置湯沐邑之民而使
枵腹于 宮墻之外思非 聖朝之所樂為矣乃奸人豪勢動以禁例借
口而暫制良民謂之何哉
民累志 天下道路有往來絡繹而奔走供應之役至食不得下咽者乃
泗盱雖衝未必若此但所患不專在衝在衝之遠而不信又不專在遠在

遠之驛而無飭彼濠梁王莊等驛乃中都獅為最衝路者然相去不過六
十里則無過遞奔馳之苦夫馬於驛而後換則無遲悞稽候之苦迎送額
有定路凡非正途而索夫馬者必不濫以應其役應付額有定數凡非正
數而額外欲加夫馬者必不輕以徇其求若泗州則西南有濠梁一百八
十里西北有虹縣一百八十里正西有五河一百三四十里間有桃源
一路一百七八十里盱眙則東北有淮安一百八十里東南有天長一百
五十里正南有六合一百八十里正西有定遠一百八十里間有來安一
路一百六七十里天長南有揚州一百二十里西北有盱眙一百五十里
間有六合一路一百餘里接送動以數日計則與各驛之朝暮可往還者
異矣傳牌遞于鋪遞則迎候不及期若不責鋪役而徒以責州縣未免甘
受遲慢之罪發牌依乎時日則迎候不爽信若不果來而來又過期未免
徒糜工食之費不患遲即患早則與各驛之抵門而換者異矣如泗之五
河一路方發牌由陸路一見風順而又欲乘舟方發牌由水路一見風阻
而又欲起旱或至雙溝而仍要旱行或至舊縣而仍要水行如泗之桃源
盱天之六合等路若以為衝繁非一上司必由之所若以為不衝又為使
客闢行之路至定遠一路到舊縣則盱諉于泗過舊縣則泗諉于盱間雜
匪定遵守極難則與各驛之接送有定路者又異矣轎夫二班已足因路遠
或由三班而加至四班損夫二名已足因路遠或由三名加至四名承舍
之馬宜也而吹手旗號徒步則不雅觀書吏之馬宜也而巡捕執事地竹
則必稱苦甚者公差加馬折乾而又需索惜馬錢長隨亂鞭損夫而必科
索押損錢供奉少差罪譴易起則與各驛之應付有額數者又異矣是州縣
雖不及各驛之衝而苦則過之況 祖宗陵寢之地則以禮朝謁者頗多

一按院駐劄之所則以事奈見者不少故正夫工食外又編僱募銀如遇當道叢聚即費數十金過僱鄉村而猶不足用馬匹草料外又編僱募銀今雖禁止外封但派全數千兩僱馬走遞而猶稱役苦在各應諸人則不止祗候之民皁而又報義民以充官不止侍奉之門廚而又報農民以粧吏在供應諸費倚門除泗水驛供給不足而又助以支應廢道路則一廢中火未完而又加以别處事雖官理錢實民出故曰民累　論曰路衝誠苦矣而調停救濟其惟添設驛遞乎按唐宋泗之為屬邑者四而地止比今泗盱之境乃設七驛即永樂前尚有水陸四驛水曰泗水驛陸曰揚莊臨泗淮原三驛後因水漲路阻乃改路裁驛而僅存泗水之一若洪澤以上之水驛則所裁者有五烏豈知虹路終捷而南北星軺有假道于斯者豈謂犯禁而遂不應耶計今當於適中之地添設四驛雙溝則復龍窩舊驛而查家渡同城張公鋪各增驛馬而夫馬供應則上下地方互相朋出即今泗盱夫馬仍當男隸泗水驛若謂額編不足分添驛另有費則永樂以前之泗驛洪澤以上之七驛未見稱累而況州縣之協濟外驛者不下數千金獨不可改還以充本地方用也此改革之大計似難輕議無已其惟信傳牌之令嚴枉道之禁裁無益之費清暗索之弊則疲苦州縣亦藉有蘇施矣

城河按自古王公設險未有不築城而鑿池者是國且藉之以守未聞城池之反為累也然泗之所稱累者不在乎城而在乎城之河不在城之外河而在城之內河本州在前代時東西各為一城而汴泗河經其中至國初始統為一城其汴水泗水由北關入城河仍由南關流出與淮水合時城內積水莫不以汴泗河為路以南城關為門而旋長旋涸並不停蓄是城固未嘗受河之患而河亦安能為民之累耶嗣是至隆慶萬曆年間淮水大漲終年不得消以致隍水內壅終年不得洩前街後市處處沮洳官署民廬在在破壞故下則架閣水面而上則棲止城頭近則奔避盱山而遠則散處鄉井此居者之苦也水深則為之操舟乘筏以往來水淺則為之褰裳濡足以便出入此行者之苦也而市民累矣于是不得已而議車水其起夫非不衆然竭夫數日之力而耗不見多集一朝之雨而盈可立待是財力以車水而竭也又不得已而議填城其領米非不多然米有限而鋪墊則無幾米已盡而工役尚未休是財力以填城而竭也而鄉之民又累矣此若可為一勞永逸之圖而將來之累尤有不知所終者以在河身之日高故也蓋城河之水之洩止恃南關盈尺之口耳今據土人言舊時城關深在今關之下曾掘之數尺而終莫覓其故處凡以經年停注則泥沙日淤是淮河之身之高也況今黃河由堌口而下萬一衝潟入淮則河身之在外者不將增之高乎高則閘口漸淤而水無由洩矣凡水之性地廣則散而害溢地狹則積而上壅今據土人言街道逐年鋪高而水勢不見其減凡以積糞淘汰日久堆積是城河之身之高也況今填街多係浮沙萬一驟雨洗蕩盡沒水底河身之在內者不將益之高乎高則容受無地而水為泛溢矣此內河之所以為民累也推而至于外河其環遶非不稱險但終年滓沒而不得疏濬積沙淤塞而易至騰湧是外河亦未始不為民之累也又推而至于城其高堅非不可恃但或以浸久而難免傾頹又或以滓深而難為修築是城亦未始不為民之累也　論曰城河之為民累固病夫河身之高矣茲欲亟去其病尤也復故道以遏南徙之衝修淺政以杜上壅之漸乎此治黃淮之第一策也而于內河則惟令植柳

鋪砌以防其崩潰禁淘沙積黃以防其淤塞而又酌責成漁船使備撈淺之用并加開閘口則廣洩水之門庶容受有地而無患于引之泛濫縱洩有路而無憂于腹之積矣此亦可救內河之急一而有城守之責者尚其究心焉

河防

禹貢導淮自桐栢東至于泗沂東入于海 按淮源出南陽平氏胎簪山經流于桐栢始大壓信陽汝寧穎壽挾七十二山河之水激蕩于荊塗繇鑿山通道下濠梁五河又會淝渦漴沱溪湖諸水至雙溝曲轉三岡龍窩舊縣黃岡而後匯于泗州焉 祖陵明堂盤旋義河灣迴繞龜山嘴蓋億萬年王氣所聚也淮北岸則由曹劉溝護軍溝高家溝興高集洪澤驛而東至清河縣南又稍北自淮安府背襟安東縣南入海泗水則自山東兖州泗上發源經徐邳而下至清河縣會沂水趨于淮順流入海 沂水出泰山郡蓋縣艾山經邳州至清河縣稍東而南會于泗以趨于淮同入于海此禹貢東瀆大淮之正派也瀆者獨也以獨入于海也曷嘗受河患哉

河自西域崑崙發源脈行地中荒遠不可詳禹導自積石至于龍門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自周漢以來遷徙不常故道湮沒我 朝東經天津衛入海後山西沁河南衛決斷黃河黃河決斷汴河自朱仙鎮東潰南徑留城趨徐邳亂洸沂直下其勢瀰漫不能復東過清河縣北乃經決縣西而南會于淮以趨海此淮黃會合之端委也後黃強淮弱勢不能敵不但吞泗抑且吞淮由是彭城而下人不知復有泗水清口而下人不知復有淮水故凡宋後彭城而下之稱泗清口而下之稱淮者仍宋前之

稱也淮為黃扼只得由大澗口施家溝周家橋高梁澗武家墩等處散入射陽白馬草子寶應高郵等湖田湖延遷入江孟子所謂排淮泗而注之江者此也此淮之支流也至隆慶六年淮大溢適黃猛相逼不得直下沙隨波停遂將清口淤塞所稱門限沙者是已止存大澗口等處舊道由湖入江散漫奔衝上下俱害萬曆二年淮又溢督 撫王公宗沐恐始議築大澗口為高家堰至萬曆三年總河潘公季馴議黃淮已不敵若再分散其勢益弱須築堰束淮借全力以衝刷清口俾沙隨水滾不濬自通故用龍尾藻堅築然所築僅止大澗口一處淮猶可洩後陸續將小澗等口凡入湖舊道盡築堤防自是清沙日高淮水益弱遇阻即回何能衝刷繼而張福隄又築矣上而遙隄縷隄歸仁堤又接連築矣下流壅塞勢不得不又瀦青盜汪匯浩蕩始猶奔漫兩岸會合諸湖繼而夏秋泛漲一望無涯洗蕩龍沙震驚 陵寢而泗州之禍歲烈一歲矣至萬曆八年淮又大溢州城幾危得郡人常公三省以逾塞南門免時 祖陵下馬橋水深八尺舊陵嘴水深丈餘淹枯松柏六百餘株常公揭諸撫按潘公懼以浸漫 陵寢獲罪未就常公議時常公往滁陽謁按院陳公——商確禦水事潘公疑不出即先劾奏高堰石工將興鄉官阻撓甚力為水會天心之說刻淮黃交會之書仍題一淮改石堤上自月城下至梁家廟一百二十里屹然金湯而常公始削籍杜門矣然猶遍揭當道力辯其非至數萬言潘公持議益堅此曰淤漫 玄宮彼曰閣係運道此曰久災泗民彼曰恐害高寶萬曆戊子浦守朝柱欲入—覲面…奏卒以此改官去他尚何敢言哉幸督撫周公案回部辭 陵親見丹墀儀從水深三尺不能行禮惻然具題權開周橋少洩 陵水欽天監博士汪一元亦 奏可開廟堂始悚然

不便特遣給事中張公貞觀來會督河舒公應龍勘議時有言漕運不便
者有言鹽場不便者有言淮揚高寶不便者以故紛紛莫決止委汪守一
右開清口門限沙公不避勞苦胼胝一年辛開三岔新河至今便之誰謂
神沙不可挑也張公亦掣肘不能力主破隄壞堰之議第請開上流張福
數口又奏開腰鋪分黃令不逼淮討費帑金三十六萬適值倭警遂不果
成自是水患益甚州城沮洳民不可居士民強半避居鄉村所存者惟州
衛官數員及守城卒役數人而已矣然猶出入舡桴巢居城阜聽斷於隄邊
舘驛寄比於城上門樓于是有議州遷盱盱遷舊縣者有議州遷盱以盱
為附郭者有議郭家嘴地為州城者紛紛聚訟終莫能決後舒公以遷州
之議揭之　閣部臺省給事楊公其休駁云泗州可遷　祖陵獨可遷乎
議遂寢始議填州城而苦取土無地止增外堤與冬春督夫車水而已增
堤不過盈尺而車水歲費民乜財力以千計稍退絲髮一雨即盈終無救
于水患也至二十一年按院牛公應元來目擊不忍見先開金家灣芒稲
河泄湖水入江繼議開周家橋減　陵水入湖反覆論辨時頼道李公驥
千以歸養行亦捐嬴鏹千金助開舒公為淮揚過計不遂從牛公始命工
畫　祖陵無水有水二圖以進　皇上震怒重罰河臣差給事中張公企
程來會新督河楊公一魁督撫褚公鈇按院崔公邦亮鹽院楊公光訓漕
院唐公一鵬勘議時有御史夏之臣以郡人進士李當泰言題請開堰
而頼道李公弘道亦奏泄　陵水莫如開堰便後未果上郡士民父老常
公寺捉揭千言王守陞亦不避忌諱言于諸當道甚悉楊公灼見淮水
壅滋病在黃逼乃先開武家墩以少殺其勢後定計分黃又知腰鋪地勢
不若黃家口為便乃　奏留張公監督大發河南山東江北等處民夫曰

黃家口而下直至漁溝朗舍由安東北俱疏為河身歸五港口使獨入海
不趨清口逼淮令得縱出督撫褚公又見導淮功尤切近乃力主導淮尤
有金家灣芒稲河以為湖水入江之路又開子嬰溝由射陽湖入海下流
既通始建武家墩閘并開高良澗諸口而以周家橋獨委泗盱開濬州王
守陞率州夫七千有奇盱眙丁尹汝彥率縣夫五千王守續具五難揭准
添　楊王墳户夫四百靈璧縣夫五百減存泗州衛軍夫一千名通共濬
長九千一百七十八丈五尺深二三丈不等濶七丈築隄五千四百五十
四丈又慮淮水直趨淮揚高寶為害委府判趙公宗禹建周家橋閘而子
高良澗等處俱各建閘以時啓閉焉又濬清口門限淤沙二十餘丈又于
冬春間大開通濟等閘以洩淮水而分導之役始以成功　奏矣茲役也
首事於萬曆二十三年冬至二十四年夏始得告竣役夫數萬驛動三省
外府　內帑費金錢不下數十萬時　閣部院道司府郡邑各被　恩典
有差　按分導後淮水較往歲不甚漲即漲亦易涸如二十五六年間其
水僅漫及隄根而止城閘不開者十餘年而今至冬春亦得依時宣洩
陵園如舊龍蔚等處往年不覩平土而此時惟止伏秋一漫二十年來每
慮城為沼而民為魚一旦有茲景象泗人亦云幸矣說者或謂天運使然
而不知所得於分導者實居多也但勢雖漸小而患未盡除如久沒糧田
終不能使之墾菑畬而勤耕播焉譬之病夫雖幸旦夕粗安而膜膏肓之
証猶然未愈柰何不大為之計耶憶昔平江伯董河防之業止令募夫撈
淺勿俾淤塞而今且移其力以事隄防矣以故河身日高尾閭難洩茲欲
盡弭淮患必也其復淺政之舊乎設舡名曰淺船募夫名曰淺夫而撈淺
器具無一不備然後于雲梯關草灣等處大闢之以通淮路於黃家口五

港寺廢常濬之以通黃路而清口門限尤爲喫緊即移守隄之夫改爲撈
淺一遇水涸仍加夫挑濬倘歲歲如此行之則下無所壅而上無所停矣
次之則開大澗口所云開者非謂盡掘之使直下也亦於隄內開小河一
道俾通寶應諸湖而兩岸再築隄束水勿令旁溢若慮衝決爲害不妨建
閘相時啟閉又次之將周家橋加闢數丈于出口接湖之所另爲深濬使
徹底與湖心相通四季水行如一日又高良澗武家墩二閘非不可洩夏
秋漫漲之水但閘高湖低通流不久當于閘內各開引水小渠令湖水常
有通閘之路而高良澗三十里下原未深濬宜再隨地開渠以接寶應等
諸閘地方盡屬山陽若聽土人啟閉則閘河終于泗　陵無裨須請設管
河大使一員上自周家橋下至清口凡河渠之通塞閘防之開閉與濬沙
撈淺咸聽職掌衙門設之清口而列衙支俸則在州又於下流金家灣子

嬰溝等廢亦歲加撈濬如上清口法有閘則節宣由人已無一時湧決之
害而況常濬通江入海之道則上流下洩而運道鹽場淮揚高寶不得言
累矣而又深濬振福口時閘通濟閘以助導水之所不及如是而泗盱之
間不漸覩平成之舊者吾不信也此守臣一得之愚後督理河防者尚其
採芻見而裨闕議焉
歸仁隄去州治幾二百里而遙去州境亦近三十里許似若利害無關不
知本州疆土北枕睢桃而通宿虹實當埠子等湖白洋等河之衝而貽參
堂以東直射青陽掛劍等鄉由安湖合淮若非此隄爲之障蔽則東南一
派悉滙爲湖而　陵宮州城其受浸漫之害又不知何如烈也特志始末
以備日後考鏡云　歸仁隄西自本集迤東至桃源之于家岡約長五十
七里此維虹睢桃等處地方而實泗之脊背也考之貽參堂記內稱古汴

河受白鹿等湖水通白洋河東流與黃水會其曰小河口者又上流之支
派也時徐邳以下河身卑窪以故湖水隨漲隨涸閘漫及泗境尤爲害不
甚從來固未聞有議及建隄者自黃水徙蕭縣義安山合永堌湖水流入
宿之符離溝歷邳之睢河與宿虹白鹿埠子藕湖等水滙爲巨浸時由拖
犁溝南流入泗之安河會淮水爲患一遇伏秋倒灌小河口白洋河由歸
仁集直東橫澗四十里湖湃而下合淮湍激而泗　陵自此歲受患矣至
萬曆七年督河潘公季馴洞見歸仁集直東地方與高堰隄相爲表裏若
不築隄禦水從使南下匯直渰漫　陵寢魚鱉泗城而高堰一決即淮揚
且不保乃檄兵道朱公東光相所爲隄委官督修自是諸水悉由白洋小
河口故道復入于河即遇伏秋波漲其隄足當一面二十年來泗東之稍
得安土者多此隄之力也嗣是山東單縣黃堌口衝決南徙時決口不甚

大而諸行河使者咸謂堌口分流一可殺黃水之勢二可免鎮口之淤悉
聽之不爲理後逐年衝決徑虞夏蕭碭宿睢靈虹濁河田廬甚大苦之萬
曆二十年七月間隄東轉北新接小土隄衝漫自岳家庄入大橋口由黃
家壩過六師院接安河殺七八十里俱被渰蕩居民奔竄舒公應龍悚然
不寧題　准包石隄三千餘丈楊公一魁亦以高堰停砌之石相繼增修
時分導工緊未暇議及此口萬曆二十三四年間黃堌又大決而徐沛正
河日漸淤淺至膠漕舟不可行楊公方　題修小河口白洋河引湖水濟
運督撫褚公鈇慮堌口南決且爲　祖陵憂意見稍相左乃下鹽漕二御
史楊公光訓馬公從聘勘議先檄揚州府二守劉公不息同王守陛勘報
見本隄地形北昂南下建議加隄至萬曆二十六年按臺周公盤事竣駐
泗又委張判守纓重勘有請建遥隄之說卒之督河咸悅欲上其事卒因

奉　旨田部、不果上、似不能無待于後之當事者焉　按泗士民無人不慮水患、無歲不言水、竟未聞有片言隻字譚及歸仁隄者、此何以故、大都以淮河之患、近在城下而易見、歸隄之患、遠在境外而難知、不知　陵山迤北雖稍有岡阜可恃、而東鄉左腋横潤數十里、全恃其衛、且隄外湖身反高、而隄内陸地、勢漸南下、一有潰決亡論田廬盡廢、即奔突避水者欲遠就高阜以求免沉溺、不可得矣、是淮水漸漲、不過增本有之水、而其患特苦旁溢、歸堤突決、平地加原無之水、而其患尤苦直衝、此其害之大小已自有辨、况南北合流、上下無溢其爲　陵城之害、真慘然有不忍言者、如塞堌口以止其源、濬正河以分其派、與歲修白洋小河以引其流、此醫家治本之説、余未敢輕議也、不得已權爲治標之計、其必加培舊隄以當外衛、新修重隄以固内苟、然後可少紓不測之萬一乎

勘科給事中張企程疏　查得周家橋北至高堰五十里、見有支河、下接草子湖、若并未挑三十餘里、大加開濬、一由金家灣入芒稻河、注之江、一由子嬰溝入廣洋湖、達之海、則淮水上流半有宣洩矣、武家墩南去高堰十五里、逼鄰永濟河、引水由窯灣閘出口、直達涇河、從射陽湖入海、則淮水下流、半有歸宿矣、革周橋淳流尚漫、稍俟水涸、便可刻期興工、而武家墩已于七月初六日決口、即今滔滔東注、陵泗積水、從此可漸洩去、

巡按牛應元開河公議　勘得周家橋至丁林莊三十里、原有山陽縣挑闢小河一道、伏秋水流、冬春即涸、應令再加濬闢、自丁林莊至上聖寺、至草子灣三十餘里、係寶應縣地方、因士民告執、未經挑挖、故伏秋水不通流、冬春隨復乾涸、合應大加開濬、

查勘清口闢沙議　黃河從西北逶邐而來、自老黃河淤塞、至清河縣南直西東流、至清口水頭、復借淮道繞環、向東北趨海、淮水自西

南迤邐而來、至清口直南往下、從黄身背旁衝入、隨流同向東北趨海、自萬曆二年、一時伏漲、諸湖水溢、以致清口稍有空缺、黄水漲溢、餘波從旁漾上、直至十餘里之外、沙隨波停、遂将此口壹行淤墊、今稱門限沙者是也、

原任湖廣右參議今爲民常三省、上北京各衙門揭帖 祖陵基址本高、今水入殿庭前深踰二尺、 舊陵嘴者相傳 熙祖梓宮在焉、水深四尺以上、近 陵護沙、如龍灘嘴、劉家嘴等處、日衝蕩風浪中、傷毁甚多、 神廟紅丸廠金水河兩岸松柏樹木共計枯六百一株、黄河出口處、勢甚湍急、惟自此以上里許、地名三里溝者、便是泥沙淤塞處、三省曾自往看、皆細碎石屑、擊之堅硬有聲、蓋浮沙蕩去、惟此質重者存爾、上下經過閘二百餘步、兩岸横闊可三四里、俗所謂門限沙者是也、此處水深者一尺七八寸、淺者但一尺四五寸而已、過此以上、則水深四五尺不等、直至洪澤地方、又復有淤淺處、較之清口、猶爲微半、夫有此淤沙横

直中流、雖其勢不甚廣闊、然淮流不安得通暢、以利不爲阻滯也、 淮水自桐柏而來、幾二千里、中間溪河溝澗、附淮而入者亦且十數、當夏月水漲、浩蕩無涯、而必以海爲壑、往者一由清河口洩、一由大澗口洩、而路通行無滯、猶且有患、今泥沙淤則清口礙、高堰築則大澗閘、上游之來、派如此其湧、而下流之宣洩如此其艱、則其騰溢爲患尚可勝言、此 陵寢之所以浸傷、而百姓之所以困極者也、伏惟 朝廷之上、尊 祖安民之道、至隆極備、誠念 祖陵之重、不容一日被水、而民生之流離澤涸又極可憐、乃毅然決堰、加意濬淤、推仁孝之聖心、復淮流之故道、則廣功普澤、被格上下、固不勝爲幸矣、如或以爲堰不可動、亦必須多建閘座、以通淮水東出之路、如大澗口閘、可建閘十餘座、高良澗窄、可建閘五七座、蓋水勢甚大、閘少則宣洩不及、故必至十數座、始得一面建閘、一面挑濬清口以上淤塞、嘗見此處淤塞本不甚闊、不甚難濬、但原指謂衝刷已通、故置之不濬、又前此雖濬、亦未甚力、遂至一向

為梗漏、若使當此春暖水淺之時、一力挑濬、其功效自可立見、俟至夏月水發、如果挑濬已通、可盡洩水、則閘雖設、自可常閉、如或清口挑濬尚未疏通、或雖已疏通、尚不能盡洩大水、則隨時酌量水勢高下、為啓閘板多少、水高則多啓閘板、水下則少啓閘板、要在不至侵犯 陵寢、与傷害地方而已、如水未發、或雖小發、不為害、則閘板俱不必啓、往後年分、率視此以為常、庶堰不動而害可鎖、固亦衆議之僉同者也、要之大湖清口、實淮流不可缺一之道、而處高堰濬壅淤、亦今日不可缺一之功、誠使兩加處治、俾淮水通流、於以措時宜而弭深患、則灘便于鳳泗、實亦不病淮揚、不惟極救民艱、實亦奠安 陵寢、伏惟體恤而留意焉、則幸矣 「又上總河撫按掌科揭帖未抄」

陸游盱眙軍翠屏堂記曰國家故都汴時東出通津門舟行歷宋亳宿泗而隄列植榆柳槐楸所在城邑行千有一百里汴流始合淮以入于海南舟必自盱眙絕淮乃能入汴北舟亦自是入楚之洪澤以達大江則盱眙實梁宋吳楚之衝為天下重地

馬政

養馬各處不同、或無丁粮、惟本縣別有免徵田地、騍馬一匹每二年該孳生駒一疋、其後所生之駒、交俵不過每四戶買馬一疋、而馬價出於種田之家、其解也、守候日久、交兑艱難、攬頭醫獸弊端百作、解戶破產、近日泗州泰州 奏乞免解本色、止解馬價、其亦寬民之事矣

按

國初設羣牧監、管理孳牧廠場、有得勝廠草場、有在城廠草場、有小河廠草場、有羔羊廠草場、有昌平廠草場、有萬安廠草場、有楊村廠草場、共七處、後監革廠廢、其場佃於民間、田地共二十五頃三十七畝九分八釐六毫二絲、每年該租銀八十六兩六錢二分一釐六毫、徵收貯庫、聽候荒年買馬備用、此先日之制也、

後又種馬計一百二十疋、兒馬二十四疋、騍馬九十六疋、縣免粮三萬三千四百八十五畝、每免粮三百畝派養騍馬一疋、免粮二百畝養兒馬一疋、隆慶三年、奉例變賣六十疋、止存六十疋、萬曆九年、奉例盡數變賣、價銀三百二十四兩解部、歲徵馬價銀六百六十二兩四錢、草料銀一百二十兩、馬頭軍餉銀一百四十一兩一錢二分、原係免粮馬頭徵收、其實民間無所謂免粮田地、一奉文到、馬頭人戶、那移求脫、重賄吏胥、偏輕偏重、而馬頭執帖徵收、鄉民甚苦、萬曆十三年、知縣楊州鶴申請均派槩縣、併入條鞭、止令馬頭領文赴府交納、民稱便焉、尋廢三十年、知縣袁敬又請復之、

按

國初田地、未墾者多、故令養馬所孳之駒、即以俵解而免其粮、此善制也、今無地不粮、隆慶間、太僕子輔共奏變賣種馬、徵銀解部、變之又善矣、然草料各項銀兩、猶然不減、三年一次、坐派俵馬數疋、本縣原非產馬之地、而大戶責馬府縣、驗勘業已煩費、至閭閻千里、水草不服、又以羸瘦卻回、蕩產傾家、莫此為甚也、

天長起運秋糧原額一千一百餘石，因自 國初以來例該運軍依期將船就本縣城河民倉交兌，在彼則為順行，在此則無枉道，兩得便宜。以至嘉靖年間，管運官軍需索常例不遂，乃徑往淮安行文坐提，而縣官無力，遂令裝米赴淮，雇船覓夫，盤纏浩大。時當沍寒，鑿冰而進，一遇風波，事猶不保，幸而抵淮，則刁難百端。故收糧之時，不得不重取於納戶，則加二加三，又何怪哉。此為天長民之大患也。

宿州志　宿之諸河惟睢河為大，巨艦往轉集焉，東流至靈璧北境則謂之小河，以其通于宿遷大河，故以為小澮河。至靈璧之固鎮，其流始大，亦可通舟，餘俱淺涸不常。中而靈璧之汴汜雖汶則又非塞通，半惟可以瀉湖水耳。宿之諸湖亦多淤而為地，軍民雜耕，有爭訟無則無狀，故未盡徵其賦。自睢河至澮河南北相去五十餘里，運糧二溝界其中，因故道而開濬之，則二河舟楫可抵州城。宿之軍民欲舉是役者衆，以用力少而為利多也。焉謂睢水注澮，恐有浸城之虞，故當事者未敢主議云。

寧國府志　明興二百餘祀稅法凡三變焉初一曰額稅次二曰勸征次三曰丈均次四曰條編

額稅之法凡四一曰歲賦二曰歲貢三曰歲役四曰歲費

歲賦之目三曰夏稅曰秋糧曰馬草　夏稅麥　凡夏稅起存並以銀折每麥一石折銀四錢惟國子監用本色故耗麥重　秋糧米　洪武初寧國與應天諸郡　高皇帝追念存卹盡蠲民田租復其世世惟宋元以來沒入官田稍徵其半故夏麥秋糧並賦諸官田以其起存皆本色故耗米差多　馬草　民田糧麥既免稍取總稭之意賦其藁禾（每田一畝科草三觔每草十觔為一包）京庫折以銀太平以米定場用本色（注四）

歲貢之目十有二曰物料曰野味曰鹽課曰稅課曰魚課曰稅絲曰雪梨曰木瓜曰芽茶曰官瓶曰黃連曰緞疋　物料十三　銀硃　黃蠟　蜂蜜　肥豬　肥鵝　藥味藥材　麂皮　烏梅　箭枝　掃帚　曆日紙　活鹿　凡額辦

歲有常數而部又不時坐派府常酌本年徵數轉派六縣又有山羊杉木生鉛金箔貓竹絲線綾紬脩理家伙等料皆斟增派或間數歲一徵云（注五）　右物料本非方物殊乖任土之義部責辦於郡郡斂財於民其法取閤郡之丁與田而籍之別為十歲歲一斂焉謂之軍需一物料坐派既有嬴縮官吏科準或生軒輊徵收起存又分緩急于是吏書收頭之奸日滋而侵欺逋負無所分矣嘉靖中通判李默常建議定為每歲畜徵之期尋亦廢格　野味十一　天鵝　鷓鴣　斑鳩　兎　鴈　野雞　獐　鵪鶉　麂　活鹿　玉面狸　凡野味非必地產亦惟徵銀初折以鈔鈔又折銀天鵞活鹿輸直于工部餘輸府庫爲歲費焉

鹽課鈔　凡鹽鈔賦諸丁口本折色中半並以銀折（本色鈔每貫折銀一釐二毫四絲三忽折色鈔每貫折銅錢二文每錢七文折銀一分）洪武中以鹽給民故徵鈔今官不給鹽而鈔徵如故鈔額亦以洪武為準丁有登耗不稽焉以其半輸京師餘資歲費　稅課鈔（有商稅鈔門攤鈔酒醋鈔）凡稅課賦諸商賈本折色中半並以銀折（如折鹽鈔之法）稅課司若輸于府庫宣城附府自餘五縣儲之縣庫爲歲費取給焉　魚課鈔（課程鈔）　佃場鈔

凡魚課賦諸漁戶料與鈔並以銀折（每魚一觔折銀八分鈔一貫折銀一分二釐五毫）（是鈔貫本折色中半如折鹽鈔之法）所置催首輸年司之以其半輸工部餘輸府庫資歲費焉

桑絲　稅絲　初桑絲賦諸鄉稅絲賦諸漁戶以漁網用絲也並以銀折（每觔折銀八錢五分）惟京庫折絹（每絹二十兩折絹一疋）但戶額以洪武為準逃絕十之七八惟取足於見在漁家令賠貱充數而漁戶病矣桑絲本派自應天府牛首山山稽宣城稅送歸焉不屬諸鄉不派通邑而獨累漁戶實弊政也　雪梨四十觔貢　南京禮部　太廟薦新以立秋後五日初雪梨除薦新外又進貢　京師嘉靖中巡按御史王完奏免之（附按臣得按屬宣城縣每歲貢梨四十觔進　太廟薦新又用四千五百觔解赴禮部轉進內府分賜各衙門食用此以下奉上非泰之蘭實考之會典止開南京貢薦未有進北京之文臣閱前梨其色味固與諸梨同也士民殆條其色名之曰雪梨實欲賈虛譽以罔市利　聖祖定鼎金陵每歲恒貢無過十數正以還在籔艱任勞可至雖多取將不為虐則寡取之我　聖祖愛民之仁不欲竭其力而不盡也於時如直隸河間并山東等處亦有梨曰等梨品美甲於天下而不以充貢者也遠民勞無益而有損故也我成祖遷都冀北於河間等處取進亦猶宣城之於金陵又何舍近而遠取哉宣城之雪梨平見其梨名每二十觔計可一丈一簍之費銀百錢未了也撥船七隻夫銀一百二十兩官一員部之給鹽運銀三十兩當戶四名鹽運百倍于官較其梨價纔十分之一耳果何益哉幸而抵京則經該內官生事需索少不如意動輒指摘辦納之失往往連繫吏役于獄無所控告吁以一梨之微偏困獲薦廣貢而其流之弊至於如此君門萬里其誰赴愬之哉臣思此梨專為薦新而設事神之道貴人於得四表之懽心今以一貢而當民疲於奔命勞民傷財騎為怨府伏望　皇上遠祖三代慎德之義近守　祖宗仁義之法毅然賜罷永為蠲除以培　國家仁壽之脉於億萬斯年豈非一盛德事哉奉　聖

旨是南京太廟薦新照舊辦解進貢到京的既過特行賦以後不必進禮部知道欽此　木瓜歲貢禮部以類計霜降後一日進木瓜雪梨獨出宣城凡園戶共瓜梨者量復其役（上二欵今更議照縣丁田派徵）　芽茶葉茶宣城茶戶採納　官瓶一十二萬（二萬觔內一十乙萬五千觔儀真抽分廠轉解工部五千觔解南京工部）宣城窯戶造納後役與園戶埒（今更議同木瓜梨充役）黃連二十觔解禮部太平縣採納　緞疋　初本府織染局自行織造後不如法買易以充局廢舊有織匠絡絲匠除逃絕者盡蠲見存匠戶每丁出銀四錢幫補市買六縣農桑絲銀亦充價焉

歲役之目五曰均徭曰民兵曰夫馬曰驛傳曰孳牧　均徭　南京直堂皂隸府縣祗候馬夫儒學齋膳夫進表夫部粮夫解緞夫皆謂之銀差府縣各官門子察院儒學公館祠宇書院各門子府縣皂隸快手庫子倉斗級獄禁子巡司弓兵橋渡夫舖兵解戶皆謂之力差初均徭十年一編審弘治以前每田一畝畨銀二分有奇後增至五分不足乃易以五年一畨凡銀差無耗惟供兌解之費

力差視難易為等有倍蓰什伯者至傾家焉　民兵　初與江淮衛水夫並十年一審（每田一千畝畨一名）後水夫止解民粮銀赴南京兵部散給民兵亦照均徭同編　夫馬　凡夫馬取諸見年里甲以備過賓將送之役前時里出長夫短夫名一名凡五里馬一匹比歲以丁田編畨夫踰數百馬則三里一疋數增而用猶不足蓋驛使交馳輜裝繁重江行迂險趨捷陸程邑當孔道矣其能不為民勞乎　驛傳　歲解南京兵部給江淮衛馬夫工食　會同館馬頭工食草料　江東驛馬頭工食　龍江遞運所水夫工食　代給高淳縣驛傳銀　右驛傳本協濟諸驛遞以本府初為僻且簡爾今過客百倍于昔而協濟他驛所如故甚亡謂已郡舊有宛陵驛編有水夫工食今驛廢夫革一切取辦宣城代高淳驛傳為馬政惟南陵以養馬不與焉　孳牧　南陵舊牧種馬七百五十疋（兒馬一百五十騍馬六百）　凡牧法兒馬十疋騍馬四十疋為一羣羣置長一人每馬一匹牝用十五丁牡用十丁丁不足則以田擬之南陵歲課駒二百疋存吾孳育不

問也正德以後並收折色歲徵銀三千七百兩（牡馬一疋銀二兩八錢牝馬一疋銀三兩六錢）種馬倒死賠償不恤重為民困嘉靖四十三年　上用言者議下兵部行府下縣知縣部永春將孳生馬六百八十七疋變價解部（該銀八千二百四十四兩）隆慶二年奉　恩例變賣種馬三十一疋解價三百一十兩止存牧馬三十二疋第減牧養之勞仍輸備用之數然視昔羣長科派印烙供應倒死賠償諸費則少紓矣

歲貲之目十有二曰諸司供用曰春秋祭祀曰鄉飲酒禮曰科貢盤纏曰運船料價曰解扛脚價曰江海兵防曰孤老衣薪曰里甲供應曰春牛桃符曰決囚公費曰器物案衣　諸費宣城以附郭費繁諸縣大約相準公務為供饋過客而設并縣中雜費亦取給焉本取諸見年里甲常視縣令昏明清濁以為所費之贏縮協濟本非額派嘉靖末倭寇三吳海防告警軍門權派以資兵用遂為歲額

右郡之額稅止於此矣行之百年無大困葉成化中通判陳紀始因官粮多逋

（縣秋粮本賦諸官田而官田又多在圩瀕歲苦水災粗仍秋粮多逋內有官田之耗謂重者歲免之）議將六縣民田每畝勸徵一升以蘇官田謂之勸米嗣是遂為常額民田無粮而有粮此為賦法之一變洪武初官租雖減半徵收而耗米實重（每石加耗六斗六升者）　當時粮長利之後任事者稽核減耗民不受益而粮長困矣議者每欲扣減諸耗盡免勸米以復祖宗全免民田之舊嘉靖初南寧旌太四縣免盡惟宣涇勸米尚存故通判李默議申免之辛未果行

初官田粮重民間白佃以輸公賦而已久之貧人貪價改則以利鬻富者得業準券以就輕加以豪家隱漏胥吏詭飛馴致兼併者安享膏腴逋逃者哀鳴中澤稅粮虧額里甲包賠總書恣其神姦粮長困之累矣嘉靖壬子知府劉起宗議察覈田之令所部六邑通行丈量俾富而強者田必有賦貧而弱者粮無虛賠誠利民蘇困之一善政也第當時任用非人仍滋欺隱兼以官民均為一則恩怨交成二逆乃　高皇帝二百年湯沐餘澤地方千萬世豐芑遺思蘄然

然作法有不能不重惜焉此又賦法之一變也

國初戶口皆以稅糧為量賦設區區設一區十五區至三區至太平糧戶不設一區區點糧長一人部民勸合給之徵解其首皆諸糧各以收蠲大戶數人徵解如之每歲按籍僉充殊滋煩擾異事皆規避亡賴者營求艱穴姦叢大為閭閻里甲則復苦徵收催科蝟輸至于夫馬徭役市人藉之以噬鄉民脂肉尤有不勝言者隆慶壬申推官王藩遂奏臺檄立一條鞭法惟秋糧仍以糧長另徵其它馬草軍需夫馬公務而下凡以銀輸者括為一目革去已前收頭名目悉以里長經收輸赴支解杜侵盜之姦免僉點之擾栓横索之弊絕科派之私上下之間並稱良便當世守而不易者此又賦法之一變也

宣州衛屯田子粒五千三百二石五斗七升四合七勺五抄初田為四則洪武初凡正軍人給田四十畝歲徵其半餘存自食謂之原額（田一百二十頃每畝徵糧一斗五升共糧一千八百石歲終一名比較屯田）此法惟承佃不得易賣其軍舍自墾成化初奉例丈量者謂之起科指揮千百戶下舍餘空丁無差加米謂之改科隱漏不報丈量後清出皆謂之今清已上三則法得私相佃賣與原額不同歲徵子粒悉輸府軍儲倉出以廩軍是時任力領輸頗稱良便嘉靖中屯田御史張鑑以原額屯田多為豪強兼并毀意清理所司月報失詳遂以升改今清三則法得佃賣之田槩充勞軍承領之數號為案撥屯田戶無限數軍多詭名繼復軍民互訐追奪紛紜由此荒蕪益甚逋負積多官與軍皆病矣噫法尚流弊而政貴宜民也諒哉

軍衛　凡指揮並世襲凡襲替及軍政悉報上右軍都督府以達于兵部每歲撫按察其賢否五歲一廢置之名曰考選軍政一人治衛事謂之軍政掌印一人掌操練一人督屯糧謂之軍政僉書又一人巡捕一人治軍器一人領漕運謂之見任管事並以選充不惟其品不與此者謂之帶俸差操歲委帶俸一人入覲　凡鎮撫世襲掌衛之獄事經歷則用流官銓授于吏部使以文法吏事綱紀衛政　千戶以下並世襲一人掌印又一人僉書 注六

徽州府志　郡城內東南近而尊曰烏聊山一名富山有越國遷郡舊址（郡治舊址乃越國遷自休寧萬安萬安遷自歙縣）自烏聊山北至于萬山ゝ稱幽奇由萬山東北曰斗山曰東山斗山一名七星山ゝ圍聯七疊如貫珠○郡之大歙之豐樂水自黃山績溪揚之水自龍從山南會于練溪襟帶郡城又休寧率水自率山婺源浙溪水自浙源山祁門大共水自大共山黟橫江水自武亭山入于歙浦同為新安江（按蔡氏曰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而書之初非有意推其脉絡之所自來若今之葬法所言也故今志山惟做山海經隨東西南北之方數以志之而脉絡之所來信其所知其所不知則闕文焉不敢妄述也）注七

黃山練水惟歙縣ゝ之東北近而尊曰王屏山一名䮾驒山　高皇帝取徽駐驆山故名　縣東二里曰問政山為歙治屏為東鎮山　縣西三十里曰篁墩曰黃羅山篁墩一名黃墩有晉新安太守黃積丘墓（黃羅山）起蒼莽為西鎮山　縣北二十里曰飛布山一名主簿山扶輿磅礴為北鎮山　北八十里曰翬嶺高資之水出焉嶺極高峻越國鑿道有二一通旌德一通太平皆地阨塞北九十里曰黃藥山支發翬嶺布肘之水出焉　縣西北三十里曰靈山大小母塢之水出焉　西北一百二十八里曰黃山一名黟山（注）北倚九華西拓彭蠡南接廣信左挾浙河右起桐汭以盡海壖皆支隴所分為歙鎮山嵌峰三十有六豐樂之水出焉（圖經云惟翠微仙人望仙三峰屬太平縣）縣南九十里曰危峰嶺支發休寧白際危峰之東方吳嶺石門之水出焉

縣東南百二十里曰昱嶺當阨塞為趨杭通衢元嘗置関以遏寇亂

歙縣大川 西讀溪花嶺之山揚之水（注九 土故浦花嶺山北砂崖凡六十里至歙浦江）至于朱砂崖過閭潭匯于油潭會于布射富資二水又南會于大小母揭豐樂三水入于練溪（注十）一名徽溪 瀦于魚梁（注十一）又南注于歙浦（注十二 歙名邑以此）（注十三）會休婺祁黟四水同為新安江（新安江自桐盧以上抵歙浦皆是）（注十四）又西靈山之山大小母揭水過百花臺匯于龍王潭南為練溪過浣沙岸（在縣南一里）餘波溉于田畝又西黃山之山豐樂水南逾于曹院二溪過傈人臺溢于昌堨匯于狀元潭又溢于呂堨入于練溪又東南過呂公灘（注十五）一名車輪灘善覆舟唐刺史呂季重募工平之今為安流 入于歙浦至于浙江餘波溉于田畝又東績溪佛論嶺之山綿溪水東南會于鳳池入于深渡餘波溉于田畝 又南深渡之水南逾于街口又東會于金華諸水入于浙江又北翕嶺之山富資水南逾于枋溪過任公釣臺（注十六 去城一十五里任昉嘗守新安[illegible]）入于跳石會布射水入于練溪（[illegible]）餘波溉于田畝又北箕簇之山布射水南會揚之水（注十七）東為新安江餘波溉于田畝又西南黃墩之湖水南入于歙浦匯于深渡又西南休寧猶雲之嶺武洪之水過武洪村又南會揚之水入于新安江餘波溉于田畝又東南苦溪之水南會于揚之水入于新安江（苦溪從揚之水下抵深渡名曰八十里苦其旁多苦竹云）（注十八） 又南柳亭之山（注十九）昌溪水東南至于嵲溪會于揚之水入于浙江以至于海餘波溉于田畝

率山率水惟休寧縣之高山北十三里近而尊曰松蘿山峰巒攢簇如列屏障為北鎮山　縣東北二十三里曰猶雲山武洪之水出焉　縣西二

里曰靈鳥山一名鳳凰山以唐中書舍人吳肇之居改名山趾方頂平為海陽縣治舊址吉陽夾溪之水經焉西四十里曰白嶽山為西鎮山中峰四起石壁五彩狀若樓臺由白嶽西北曰齊雲山一名齊雲巖有 勅建玄天太素宮（嘉靖壬辰改嚴為山至內宸 勅建太素宮）（西南）西一百六十里曰張公山（注二十）一名率山界饒休婺登高眺遠廣信南康咸在指顧鄱陽浙江之水出焉（山之為水入鄱陽山之漸水入浙江昔有張公隱山煉丹因名羅鄂州新安志曰衆字志引山海經云浙江出三都山在率東蓋此山也而郭璞亦云三都山在歙縣界浙江出焉漢書地理志云浙江出黟縣南蠻中東入海唐盧潘引此以解山海經中率山今地理志率山乃作蠻中不可曉是古有浙水之源皆由率山出而酈道元注水經云浙江水出黟縣南蠻山中北徑其縣南博山又北歷黟山又北徑歙縣東與一小溪合水出縣東北翁山西徑故城南又西南入浙江蓋其詳如此然酈道元引率山二字為蠻中故夫浙江所發之源而直據黟縣為文取黟縣側石鼓山為黟縣側之水雖入浙江然未嘗歷黟山黟山之水自別流入歙則道元蓋誤也率山之水出休寧界中者至歙縣南歙浦然後合揚之水下而為浙江率水未至時歙縣揚之水所併支川已多勢自足以達矣要之此郡之水皆下為浙故自歙縣言者出黟山自休寧者出於山自績溪者出大鄣山自婺源者出浙山故黟山與大鄣山皆有三都山及鄣山之名此其發源之著者餘小水不可勝數而唐盧潘作盧江四辨以山海經盧江亦出三都山蓋潘嘗為歙州刺史其所說亦必有據然言山陽山陰之水皆入彭蠡則未為當大抵二山之水東南流者皆下為浙江西流乃入彭蠡耳漸或作淛或作漸大義並同來大同余水辨界曰今以休寧之水浪考之最遠而大者無踰于張公山之源張公山即古率山居婺源休寧之間實為鄱陽浙江二江之大源山海經中所謂三都山酈道元所指黟縣南蠻山中即其地也）西一百六十一里曰黃竹嶺地亦阨塞昔嘗置司以譏姦宄　縣西南十里曰棲榔巖上有懸巖可避風雨（注二十一）十有坦𠀤可當階墀西南十五里曰靈山一名鳳凰嶺發脈黟縣頂遊峰連于錦堂山（注二十二）石人巖盡于嚮山（注二十三）率水吉陽之水會焉　縣西北四十一里曰石坼山厥

山中坼夾溪之水出焉　縣東十里曰萬安山一名萬歲山一名古城巖爲東鎭山：麓有歙州郡治海寧休寧邑治舊址（注二十四）　縣南八十里曰德勝嶺一名塔嶺爲休婺界山實地阨塞有邑令唐侯戰走洞冦蔽遮郡城（唐侯名鼎正德中大戰姚源洞賊）南八十五里曰白際山脈發五嶺東連古歙西接遂安復優開化有元萬戶吳訥與胡大海戰地南一百十八里曰方源山一名黃土山一名馬金嶺支發五嶺東連白際分支雞籠方源璜原之水出焉（羅鄂州誤分黃土方源爲二山　朱大同考訂爲一山云）　休寧大川西張公山之山（注二十五）水（張公山至浙江有灘三百六十）跳望僊巖之流而東過馮村梅溪會于流口茗洲入于祁門界會於孚溪又高湖尖之水（注二十六）逦于大連小連注于汪村溪過桑園溢于彭護坑口東

至于海口又會于梅溪孚溪璜溪三水東入于江潭溪口（注二十七）會于漸溪（漢書地理註曰漸水出黟南蠻夷中東入海今浙嶺屬婺源而溪屬休寧古皆屬黟縣　漢書功臣表曰陳嬰定豫章浙江都漸顏師古曰漸水名在丹陽黟縣南章中）又北會于率水匯于歙浦餘波溉于田畝導流而西過饒州匯于彭蠡至于揚子江又西北石坼山之山夾源水南會于吉陽水東逦入于新安江餘波溉于田畝又南馬金璜原之水與東白際珮琅之水會于汊水（汊水一名紫雲溪）過岐陽山（注二十八）又北會于率口水過富登釣臺入于歙浦又南方源之山璜原水一名（源水）方山陰之水北注率山之江至于歙浦山陽之水東別爲遂安西別爲常山會于金華入于浙江西鹿髀（注二十九）之山原坑水過篁墩湖入于歙浦餘波溉于田畝又西南（注三十）當之山南當水東注于歙浦餘波溉于田

畝又西五嶺之山顏公（注三十一）之山五城之水會于龍灣溪口過漁灘（一名張公灘）入于新安江餘波溉于田畝又西婺源浙嶺之山漸溪水東流會于率水匯于歙浦又東黟縣吉陽之山白鶴溪水東流至于斷巘雙溪會于夾溪入于夏紋溪（注三十二）瑠瑯潭又東南至于屯溪（注三十三）入于浙江以至于海

浙源山武溪水惟婺源縣之西北近而尊曰軍營山（注三十四）高峻椒夷有五代屯兵營址山麓舊爲西湖今成闤闠五阜起伏如布五星復類蚺蛇蟠結蚪繞昔稱蚺城縣治立焉　縣北六十里曰寨山阨塞可以避冦山麓夷衍是爲清華舊立縣治北九十里曰鳳凰山北百里曰廬嶺（注三十五）北九十里曰五龍山磅礴迤邐折西曰回嶺趍郡捷徑曰覺嶺（注三十六）覺嶺迤北二十里曰浙源（注三十七）

山一名浙嶺有戴公三嶺有霓源九灣亦趍郡捷徑武溪（注三十八）浙源之水出焉（注三十九）（婺源諸水多入鄱陽惟浙嶺東水入浙故名浙源）（注四十）浙源山蜿蜒曰大連山（注四十一）曰大廣山（注四十二）曰高湖山（注四十三）曰平奐嶺（注四十四）大連山險昔人避冦保聚山中大廣山一名尖山婺源之水出焉平奐嶺爲祁黟（注四十五）間道北（注四十六）百里曰張公山一名率山（注四十七）扶輿磅礴脈原閩信界限休婺爲北鎭山　縣東北八十里曰朗山西連回嶺趍郡捷徑　縣東八十五里曰芙蓉嶺一名霛山走郡險道東一百里曰大鱅嶺（注四十八）閩信入境茲嶺權輿地當閩阨東百十五里曰塔嶺（注四十九）一名德勝嶺支發大鱅水分饒浙江東諸山縣茲縷脈　縣東南七十里曰小歙山小歙之水出焉　縣（注五十）西南百里曰濂源山一名遊山（注五十一）蜿蜒輿臏梅山（注五十二）濂源之水出焉　婺源大（注五十三）

川北浙源之山浙源之水東會于休寧祁黟諸水又東入屯溪又南入于歙浦導流而南為武溪水至于縣界入于鄱陽餘波溉于田畝又北廬源之水西別為鄱陽匯于廬山朝宗鍾山入于海（廬源匯廬山以名一名龍川水）又北浙源之山益陽水（一名浮溪源）西南至于三溪村別為樂平餘波溉于田畝又東斜注五十四山之山斜水南會于婺水（流九十里）別為鄱陽餘波溉于田畝又東小歙山之山小歙水（西流四十里西南入于邑之下流）西南至于鄱陽入于楊子江餘波溉于田畝又東昇注五十五障山之水豬于鱅溪入于鄱陽又東大鱅之山大鱅水其西流會注五十六于中平入于鄱陽其東流至于衢州過蘭溪入于浙注五十七江餘波溉于田畝（婺源名邑以大鱅水流入婺州故名）又西嶸嵺之注五十八山曹溪源水過烏龍潭注于曹溪西入鄱陽嶸嵺山之東玉帶水亦西入鄱陽又西張公之山霍口大溪之水其流而西入于鄱陽又西梅源之山梅源之水東會于浙源水西入于鄱陽餘波溉于田畝又西南潛源之山潛源之水南會于吳溪水入于樂平餘波溉于田畝又西北石龍之山杭溪之水南至于杭口入于彭蠡餘波溉于田畝又西北太廣之山婺水過注五十九石門（石門雖在婺水中）南繞于縣治又南會于斜水入于鄱陽餘波溉于田畝又東石耳注六十大鱅芙蓉之山正東之水會于中平注六十一又東北龍尾注六十二山朗山田嶺忽嶺覽嶺之山東北之水至于汪口注六十三會于正東之水又北濂源陀川洞霊西港之水會于清華武口又會東北二港之水逾于蚺蛇港同為繡水（繡水在城北門而西繞城三面凡合諸港其紋如繡）大溪自北轉東迴南逾于縣治又南會歙溪水又北會

于福陽水又南會于銅川水又北會于太白環溪二水入于彭蠡又西南灃溪之水注于山谷會于衆流入于鄱陽至于揚子江朝宗于海

大共山大共水惟祁門縣之高山東北一里近而尊曰祁山扶輿蜿蜒三面石壁　縣東五十里曰榔木嶺為東鎮山水分東西東水入于錢塘厥灘三百六十西水入于鄱陽厥灘三百六十浙江彭蠡之水出焉　縣北五十里曰大共山曰禾戍嶺大共山為北鎮山聯接石埭大共之水出焉禾戍嶺嶺連太平栢溪之水出焉　縣西四十五里曰武陵嶺嶺極險陿昔為險巇今為坦途（唐邑令路旻鑿險為平）西八十里曰歷山西聯石埭為西鎮山大北港之水出焉西一百里曰赤嶺（舊名血嶺刺史馮宿改今名其水西入浮梁）西一百里曰櫸根山逶連建德小北港之水出焉　祁門大川東魚亭之山赤溪之水其流而東入于屯溪注于歙浦餘波溉于田畝其流而西會于大共水過注六十四閶門灘（閶門灘兩大石對峙如門極險善覆舟唐邑令路旻闢斗門以平其險人號路公溪後邑令陳甘節宋令陳過亦加疏鑿邑人汪璞據金平之）別為鄱陽又北大共之山大共之水至于秀溪霄溪又北王九嶺之東水過石際人北西源之水過和溪俱會于霄溪又北禾戍嶺之水至于注六十五栢溪俱入于彭蠡西石門山武陵之嶺東西之水其流而東過路公溪其流而西過鱅溪會于大共水別為鄱陽餘波溉于田畝又西櫸根注六十六山九峰山西峰注六十七山五龍池注六十八之山小北港注六十九水東會于大共水入于彭蠡餘波溉于田畝又西王九嶺赤嶺良禾嶺歷山之山大北港水東會于大共水入于彭

蠡餘波溉于田畝又西新安之山(注七十)新安水至于小北港會西峰五龍池水又會于大共水入于楊子江又東南梅南之山(注七十一)盧溪之水迤曲而流會于大共水入于浮梁餘波溉于田畝又東櫛木嶺之水其流而東至于休寧屯溪會于歙浦其流而西至于城南會于大共水入于彭蠡又北武亭鬼嶺塔峰之山諸水會于霄溪又會大共水過皷石相公松樹三潭逾于閶門灘會大北港水入于鄱陽餘波溉于田畝又東蛇坑泉王嶺諸水至于城南會于大共水入于鄱陽餘波溉于田畝又東婺源張公山之水過李源會休寧望仙巖水注于率溪又東赤橋之水至于大溪會張公山水至于歙浦又東南王公峰之水過暘源會于大共水又大具嶺之水會裡堂

菴之水至于石門又會大共水入于彭蠡朝宗于海

吉陽山吉陽水惟黟縣〻之高山西北八里近而尊曰碧山北連孟山南面靈峰為黟鎮山西北二十里曰章山章水之水出焉　縣東南二十里曰石門山鑿石為門下瞰溪潭沿巖鑿路以為棧閣　縣南三十五里曰魚亭山為南鎮山發支纏脉自櫛木嶺(宋時每歲江西魚船至卯門泊山之東因名)　南三十六里曰復山一名復巘一名阜巘石壁四絕五硍二磜支發魚亭山椒有泉可以避寇　縣北五十七里曰牛泉山為北鎮山扶輿磅礴聯邑太平支發休寧石圻為漢徃丹陽郡捷徑　縣東北十五里曰三姑山一名吉陽山〻有三峰〻有瀑布為黟大源有三姑磨石吉陽之水出焉　縣西南十里曰林歷山四面墻立山徑嶮巇瀑布懸巘有儼人棋曰佑石有東漢陳僕祖山二萬户營址(三國志曰二萬户屯林歷山為吳將賀齊所敗漢書地理志曰黟縣有林歷之山)　西南十八里曰武亭山聯于祁門武陵之水出焉　黟縣大川西南武亭之山橫江之水東會于章水過魚亭入于休寧屯溪至于新安江餘波溉于田畝又北章山之山章水東南注于縣界又東南會于橫江水入于歙浦餘波溉于田畝又北牛泉之山牛泉之水逾石鼓山(注七十二)麓東南會于吉陽水注于新安江餘波溉于田畝又東北吉陽之山吉陽之水東過于嘘潭(注七十三)又東至于白茅渡會橫江水同為新安江餘波溉于田畝又南魚亭之山魚亭水東至于魚亭口會吉陽橫江二水又東會于休寧率水入于新安江以至

于海

龍湫山揚之水惟績溪縣之高山東五里近而尊曰石照山陰崖翠壁石壁明瑩鑑人毛髮有白水泉東五十里曰績溪嶺為浙界東六十里曰大(注七十四)鄣山一名鄣山一名玉山勢匹終南(注七十五)堆配太白為邑鎮山其中嘗產銀鉛今經先泰置郡名因于茲(山海經注曰鄣山今在新安歙縣東浙江出其邊祥符經云即鄣山鄣山鄣或作都顏野王以為今永康縉雲山或以為廬山而婺源靈巖三洞亦以當之惟此山有鄣名而盧滿又以丹陽郡舊名鄣郡者由此又與故鄣亦不遠鄣首平去二鹽此山直去鹽○愚按率山大鄣二山均為新安卯山〻海經分為海內東南二經殆不可曉)大鄣山相連有湖田山浙江之水出焉東八十里曰遥〻巘為通杭小徑　縣東北二十九里曰龍從山〻(注七十六)嶺險阨一夫守關千人氣縮昔嘗立寨東北八十餘里曰借溪山東

棱寮閣西連龍蓯登水出焉（注七十七）縣西北十里曰徽嶺山一名翬嶺山（注七十八）一名大尖山西北相連新嶺之山東接儒人之巖南絡大鄣之山水源有二陽水別為歙浦陰水別為旌德西北三十里曰新嶺稱阨塞宜立關鎮以遏寇盜（舊有捕舍正統正移于翬嶺）西北四十里曰蘆山錢塘揚子二江之水出焉西北四十五里曰古塘山一名葛蘿山聯絡植葛二山界限旌德西北五十三里曰葛山乃山之首聯黃石坑乃山之尾蟠古塘山界分旌德　縣北二十里曰徽山徽水之水出焉　縣西三十里曰界坑山界限歙績西五十里曰大會山為西鎮山晴登山椒遠眺三州（三州宣池太平）　績溪大川北黃蘗山之山常水南會于揚之水又南匯于練溪注于新安江餘波溉于田畝

又北祇山之水西注于黃石坑別為旌德入于蕪湖又北龍蓯之山（注七十九）揚之（注八十）水西南入于臨溪會于大鄣山水迴流水（迴流水在縣南自西流轉東縈迴于北復東南流）又會歙西歙北諸水入于歙浦入于浙江乃龍蓯之山陽水逕叢山關過寧國橫溪注于徽溪入于蕪湖又東北借溪之山登水南會揚之水入于練溪（登源水南流八十里至于旁山歙浦）餘波溉于田畝又龍蓯之山（注八十一）揚溪水南流而東受乳溪水東流而南受徽溪水會縣南鄉諸水入于歙界離而復合于績溪（績溪在縣東其水離而復合如績故名縣）又北大坑之凹乳溪之水過臨溪入于練溪（東流十里為浣紗溪入揚之水溪座有浣紗石）（臨溪石在縣北三里溪岸上溪水甚宜浣紗數里婦人悉來遂）又南登嶺之山（注八十二）（績其旁以守之縣名取此）登源水西流過臨溪橋（注八十三）又西流入于歙界會布射水又西北蘆山之山左水東流過旌川入于揚子江右水南流過縣界注于歙浦又西北徽嶺之山徽水陰水注于旌川陽水過東蘇渡南入（注八十四）于績溪過脩仁鄉又南入于常溪又西會于清溪注于練溪至于新安江

朝宗于海

形勝　徽之為郡在山嶺川谷崎嶇之中（王荊公孫抗墓碑）東有大鄣之固西有浙嶺之塞南有江灘之險北有黃山之阨即山為城因谿為隍（羅府教記徽城）三面距江（太守倪岳記歙浦漏）自睦至歙皆鳥道縈紆兩旁峭壁僅通單車方臘之亂兩崖駐兵下瞰平路雖浮游可數賊亦不敢犯焉（見府志拾遺方勺泊宅編）水之東入浙江者三百六十灘水之西入鄱陽者亦三百六十灘石之林立勢之斗下（錢融堂記石梁）　歙之為邑東有昱嶺之固西有黃牢之塞南有陝口之險北

有葯嶺之阨陝口歙睦要津溯流而上懸灘很石九十餘里（唐白雲序浦雲山樵詩）浦口嶔巖峭崎兩港合流僻處一隅屹如保障（唐白雲碑浦口謝將軍廟）歙居山間無大陂澤其溪流秋冬清淺春夏潦水則深（羅鄂州新安志水族）　休寧之為邑東有古城巖之固西有黃竹嶺之塞南有白際山之險北有石圻山之阨嵩山浚川長林沃野民居之稠物產之夥（見程黙南亭記）新安真諸郡之中而休寧居諸邑之中山水為奇觀焉（汪一麟記提擧司）　婺源之為邑（注八十五）東有五嶺之固西有梅源山之塞南有大衝山（注八十六）之險北有回嶺石門之阨窮僻斗入重山複嶺百年以來異材間出（朱子跋滕謝夫集）　祁門之為邑東有榔木嶺之固西有歷山之塞南有梅南山之險北有大共山之阨重岡列岫四外繚繞（黃國器記方貢孫邑）

峯對峙巨石夾以峻流以閟門之地爲控扼之方（張理評碑 吳仁歡勸）黟之邑東有石門之固西有顶遊峰之塞南有魚亭山之險北有牛泉山之阨白墨嶺兩石對峙如蜀劍門地利坡隴左豪壑谷右浚（呂左史送 程德章序）績溪之爲邑東有大鄣山之固西有大獒（注八十七）山之塞南有石照山之險北有叢山關之阨境界宣徽叢巖複嶺四顧渺然（學士程敏政 記曹渡橋）又當宣歙之交尤爲阨塞險絕（程黟南送 揭主簿）

風俗　郡有三俗附郭爲歙歙之西接休之東其俗富厚備於禮身安逸樂而心矜勢能之榮操其奇贏以相誇咤然其人貌良而衣遂整齊緣飾文雅爲獨勝焉白嶽山而上此休西鄉也其西爲祁其西南爲婺俗好儒而矜議論柔弱纖嗇歸本比若稍稍增飾矣然操什一之術不如東南以習儉約致其蓄積休之北爲黟地小人寡纖儉大類祁婺戔戔益甚焉頗有稼穡之業質木少文有古之遺風焉聊山之北爲歙之南東二鄉及績邑也其俗埒於黟而縉紳之士過之　六邑之語不能相通非若吳人其方音大氏相類也　郡之地隘斗絕在其中厥土騂剛而不化高水湍悍少潴畜地寡澤而易枯十日不雨則仰天而呼一驟雨過山漲暴出其糞壤之苗又蕩然空矣大山之所落多墾爲田層累而上指至十餘級不盈一畝快牛利剡不得田其間刀耕火種其勤用地利矣自休之西而上尤擁斗入歲收堇不給半餉多仰取山谷甚至採薇葛而食暇日火耕於山

旱種旅穀旱則俱出拔峻壁呼邪許之歌一唱十和庸次比耦而汗種以防虎狼夜則俱入持薪樵輕重相分

徽州府四境皆阨塞大鄣昱嶺雄其東浙嶺五嶺峻其西大鱅白際叢其南黃山武亭險其北蓋有一卒擊楄千夫沈滯一人負戟三軍莫抗云

歙縣治城墉四面依山顛稱峻絕東南百二十里有王干巡司乃昱嶺關爲巡司重門南一百里有街口巡司西北百二十八里有黃山巡司北八十里有箬嶺關寇之由睦來者警先（注八十八）歙街口昱嶺爲正道連嶺危峰嶺（注八十九）爲間道（時議賊出西安者由遂昌龍鼻頭至嚴州 巡司經洋口嶺頭俱過閩逕直抵休改）　休寧縣治城四門皆爲通衢要地西一百六十里有黃竹嶺巡司今徙東南五十里太厦南六十里有白際仰山二嶺爲要餘境則守在歙婺祁黟爲固是休寧爲五邑之中都會之區（時議開化一縣西聯德興南連玉山北際休寧東 北抵遂安與歙縣接境西北至婺源四通五達）　婺源縣治三面距河一面依山其近南距河陸水有三路通饒爲尤要地東八十里舊有大鱅巡司衢寇之所必由爲六邑要衝西八十里有太白巡司西北七十里新設嚴田巡司二地皆饒寇門戶然嚴田不如太白之要寇之自衢來者警先發（注九十）大鱅嶺爲正道（注九十一）白際連嶺爲間道乃大鱅嶺界南三十里爲衢黃岡又四十里爲雲霧山尋流合河爲尤溪口尋河合官道爲華埠由華埠順流一百三十里爲西安之銅山銅山者礦山也是故華埠者盜之集也尤溪口者盜之窩也雲霧山者盜之大巢穴也昔嘗建巡司

于大鏞嶺盜頻爲夷(太守何公議復大鏞嶺巡司步兵防守要害) 國初嘗設瀨江按察僉事
分司于婺源縣又設守禦千戶百戶所豈無意哉分司與所合無議復
邑南七十里太白潘村有墻堡周圍五里建立三門隱然城墉防遏鄱寇
(嘉靖中潘村潘氏以地鄰鄱湖奏允自築墻堡) 祁門縣治一面依山三面距河厥宜築城若擇
險而守東之華橋西之夾耳嶺北之石欄扞南之溜溪口皆爲要地西一
百里舊有良禾巡司東五十里有榔木嶺西五十里有武亭(設)嶺南九十里
有倒塢北五十里有大共禾戍二嶺寇之自饒來者警先浮次則祁門
西界七里亭(注九十二)祁門倒塢爲正道(注九十三)黄坑舖長降嶺爲別道(注九十四) 黟縣四境峻絶
易守東二十里有東文嶺西十五里有武亭嶺曰西武關南三十里有榔
木嶺北四十里有羊棧嶺曰黟北關東南二十里有棧閣嶺頗稱天險寇
之自池來者警先黟次羊棧嶺爲捷道(注九十五)大洪嶺爲別道 績溪四境之險
西北(北志二)三十里有濠寨巡司東四十里有佛嶺關東南三十里有梅嶺關西
北二十(十五)里有翬嶺關(注九十六)二十里有新嶺關北三十里有叢山關(注九十七)寇之自宣來
者警先績(以)叢山關新嶺(關)爲正道翬嶺關爲間道
強兵 強兵之由由于將之強也今人多云西北兵強東南兵弱乃漢高
帝用祁門人梅鋗伐秦入函谷關東漢馬成用黟歙兵擊李憲宗資用黟
歙兵討琅琊賊勞丙唐吐突承璀用歙州兵討王承宗裴度用歙州兵討
吳元濟南唐陶雅用歙州兵西禽饒州鍾傳南禽杭州錢鏐東執婺州沈

夏又西擊信州危仔倡乃知兵在將強將強則兵強又何憂乎勍敵哉
義兵 新安古昔稱材武或扼腕倡義或應募勤王務爲高行奇節其天
性然也然恥於自薦多潛伏山谷守土者能如吳玠激厲蜀士必有如海
寧程靈洗之拒侯景績溪汪華之平婺寇休寧程澐祁門王璧鄭傳之扼
黄巢歙錢[illegible]蔣果之破金虜云
(注九十九)虜御史民兵疏畧曰今之軍伍即唐開元(末年)之府兵也弱亦甚矣竊謂不待(不變不可變之又恐以啓亂)
變法而可以濟弱爲強者計獨有民兵耳民因田而出兵閭閻不知有徵
兵之擾兵自食其田官府不聞有餽兵之費所司既得以時料簡而老弱
難容役者又許其隨田更代而額數常足此制法善者也(之善 無狗傳云 注一百)迺年有司罔尋
舊典徒欲務爲減損如宣城原編八百名既減而半矣今則一歲之中又
以四百分爲兩班僅給銀四兩是則應官者不過二百而已於其中又太
半役於府縣其荷戈以備非常者恒不滿百人民雖利于減銀兵實疎于
防患以時考之知必不可謂宜急復往年之數每歲給銀七兩二錢而使
皆聚于邑若民病于銀重即當下令凡戶出兵者量蠲他役以恤之兵不
可以恒聚春夏秋三時則許其分番赴操使盡力農畝有事召之仍令畢
集冬月則併班操習猶必合數邑之兵而大閱之至於選兵之法要當責
其土著試使負重行百步外能二石者爲中式不及者黜不然以強弓勁
弩連發試之苟貿其勇健不當較其爲親丁與否也遴選既畢則登其年

貌于册書曰某也代某〻也自後常以二十受役六十而罷每五年則備加閱視而用前法汰補之如此則不惟兵收精鋭而一方惡少盡入我網羅矣兵强士鋭統馭爲難故事每百人爲四隊〻設總小甲各一人而統於巡捕之丞不常任或兼攝於縣令或別署以他官號令不一人心携二猝有緩急誰能用之臣愚以爲治兵之法貴簡而嚴謂宜稍倣軍制每縣四百人以上者分爲四哨三百人以下者半之哨必置總名曰哨總每哨分爲四隊〻必置甲名曰小甲兵統於甲〻統於總〻合諸總而約束之非置長不可唐法兵數百人者爲團其官名曰團長統領征調督率工役合一邑之兵以聽巡捕之號令者皆團長職也團長必於出兵之家擇富力信義爲鄉里所推者授之其次者爲哨總應役必以親子弟充衣甲必遍加表異取其服衆體統既定然後以時教訓兵有短長各令專習冬月則操三歇五餘時月操二日而止兵有衆寡之差五百一操演之外而濫役者請如弘治事例坐之如此則兵有餘勇其臨敵也必爭先請戰矣若夫旗幟器仗備皆衆兵自給臣謂受直之兵不宜重困請量徵免編之田畝銀一分舉一縣積之多者可得千餘金少者亦不下數百卽以編審之年斂之于官而使縣巡捕掌之稍取以治資裝後有敝敗兵自治之餘銀則以葺教場犒勇士備不時之需凡遇動支雖巡捕以時申府巡捕府巡捕爲之轉達得請而後下〻蓋以十年之中不復糜費公帑而軍容亦得以肅矣　疏上大司馬以爲訐便頒其法于諸郡

國朝歲賦之目有五一曰夏稅之賦二曰秋糧之賦三曰農桑之賦四曰課程之賦五曰食鹽之賦五賦之中各有目云

夏稅　其一爲存留之麥目有二曰本府永豐倉麥曰本府撥剩麥價　其二爲起運之麥目有四曰京庫麥曰光祿寺麥曰南京倉麥曰南京內庫布麥　其三爲南京承運庫收絲絹　其四爲帶徵茶

秋糧　其一爲存留之米目有五曰本府永豐倉米曰本府廣積庫收折銀米曰本府儒學倉米曰各縣儒學倉米曰各縣存留倉米曰本府撥剩米　其二爲起運之米目有四曰京庫折銀米曰供用庫芝麻曰南京衛倉米曰改解太倉銀庫米曰改解安慶米

農桑絲絹　其賦納南京戶部

課程　一曰茶株課鈔　始于洪武　二曰酒醋課鈔　始于永樂十年　三曰房屋賃鈔　始于洪武　四曰花椒課鈔　始于成化　五曰果木花利課鈔　始于成化　六曰桐油課鈔　始于成化

七曰黑窰課鈔始于成化　八曰油榨水磨課
鈔始于成化　九曰水車磨課鈔始于成化
十曰茶引鹽課鈔始于成化　十一曰稅課司
局課鈔
戶口食鹽
歲供之目有三一曰歲辦之供二曰額外坐
派之供三曰不時坐派之供　舊志云不知其始大較起于永
樂遷都營造之時有額辦有額外派辦每年皆六縣
里甲辦納至弘治十四年始有不時坐派城磚等項嘉靖
間題外不時坐派數多望重今以嘉靖十七年以前歙
陽照依書冊所載額派里甲者為歲辦以後坐派丁糧者
為額外暫徵事已
停止者為不時云
歲辦之供其目有三　一歲辦戶部軍需
之供　其一為戶部坐派光祿寺廚用　茱萸　茴香　芽茶
核桃　銀杏　蜂蜜　大煙猪肉　其二為戶部坐派甲
丁二庫料價　百藥煎　靛花　二碌　槐花　烏梅　生漆
桐油　生銅　錫　水牛皮　牛筋　黃牛皮　其三為南
京戶部坐派物料　黃蠟　白蠟　葉茶　芽茶　其四為南
京戶部坐派供應　蜂蜜　黑砂糖　銀硃　二歲辦禮
部軍需之供　其一為禮部額派供應牲口　肥猪

肥鵞　肥雞　其二為南北二京禮部額辦藥材　三歲
辦工部軍需之供　其一為工部額辦顏料　槐
花　烏梅　梔子　其二為工部額派歲造段疋　其三
為工部額辦歲造解京弓箭弦　其四為南京工部
額定糧長勘合紙　其五為南京工部額辦歲造解京
軍器　其六為新安衛改造運糧淺船
額外坐派之供其目一　工部額外坐派之
供　其一嘉靖三十六年工部題派四司料價　其二嘉靖
三十一年工部題派磚料
不時坐派之供其目有四　一戶部不時坐
派之供　其一嘉靖三十年戶部坐派防虜軍餉
其二嘉靖三十九年戶部坐派協濟江防軍餉　其三嘉
靖四十二年戶部坐派協濟海防軍餉　二工部不時
坐派之供　其一工部坐派城磚　其二南京工部坐
派青苎竹青猫竹黃藤　其三工部坐派織造龍衣
自正德三年始至二三年一派　其四工部坐派木植正
德十年營建乾清　坤寧宮嘉靖六年營建　仁壽宮
三十六年營建　大朝門殿凡有大工則派　其五嘉靖
三十九年工部坐派四運工料舊志多作運　其六嘉靖四十年工
部坐派冠項儀仗物件　其七嘉靖四十一年南京工

却坐派生漆桐油等料　三撫院不時坐派協濟
他郡之供　其一嘉靖四十年協濟池安二府迎接　景
之主國　其二嘉靖四十四年協濟池安二府迎接　景靈
四京　四撫院不時坐派備邊之供　嘉靖之
十四年撫院因　闖行本府將三十五年應編均徭人戶
探編一年不分銀力差役供編銀兩解貯松江府聽
候軍前備倭支用
婺源志載萬曆二十九年坐派包納礦銀若干至三
十三年止　四十七年加派遼餉若干　嘉靖中南北
多故工不暫興歲賦軍需之外多不時料派自上

部四司截為定額餘派出不時者事已停罷令行一
條編法一切軍需四司額辦物料如新例採礦採
不諳色備矣曰不時遵舊典也
歲用之目有七一曰俸廩 係秋糧內出　二曰祭祀
三曰鄉飲 以上係均徭內編銀　四曰牧恤 係秋糧均徭二項　五
曰公費 派里甲該年丁糧及均徭內編銀　六曰供應 出里甲該年所辦
七曰學育 原該院出給
歲役之目有八一曰均徭之役二曰里甲
值月之役三曰新定糧長之役四曰新
定牧頭之役五曰解戶之役六曰軍戶

之役七曰匠戶之役八曰機戶之役
婺源志論曰子稽令甲何其額外之目紛紛也難
稅起于熙寧十九年蓋均輸手實之法師安石
之故智而貪惫多念甚相鼛之久視如故常即畫
臣謂圖按籍而取之曰歷代定額國然耳邑里蕭
條元元叩心推在上之人加意耳
徽州府夏稅派納南京承運庫絲折生絹八千七
百七十九疋一丈一尺四寸按弘治壬戌志載國
初乙巳年歙縣夏麥比附元額虧欠正耗腳麥九
千七百餘石合將本縣輕租民田地三千六百四

十六頃每畝科絲四錢補納元虧麥數此舊志之
說也見有甲辰乙巳二年增減麥數可考及賂
大明會典徽州府南京承運庫人丁絲折絹八千
七百七十九疋四尺三寸三厘二毫與舊志之說異焉
據會典則徽之絹為人丁絲絹非補麥絹也且傾
天八府俱派有人丁絲絹獨舊志則歙之絲絹為
補甲辰舊額元虧麥數審為虧麥即宜科麥
補之不應以絲絹折補也且歙既已科正麥矣不
宜加重如是矧絲非歙產安得合所產之物而
責有行無那瓶全虧麥九千七百餘石以今宜則

推之每分銀三錢均銀三千餘兩而已乃補八千七
百七十九疋之絹絹疋銀七錢總銀六千兩有奇多
寡之數遠不相當同　國計者不宜有是式也
今徵之夏稅與秋糧相等歙民之不支久矣成
化間縣民許官四則重即蒙裁減爲能緣此例
以　上聞未也不蒙裁減之惠也敬錄舊典舊志
參以鄙見著之于篇以俟後之覽者稽焉
萬曆四年歙民帥嘉謨具｜奏　大明會典內
開載徽州府人丁絲絹八千七百七十九疋四尺三分
三釐三毫遵奉戶部勘合遵與劄府照前數

徵解既無專派歙縣字樣亦無免科五縣文移
歙民枉代五縣輸納事下撫按議以絲絹一節
相沿已久遽難更變合于歙縣各項均平之內
減銀三千三百兩以派五縣則歙縣雖未減于編
累之絲絹而已減于歲辦之均平五縣雖量加于
可增之均平而實未改于二百年之絲絹戶部尚
書殷正茂歙人也覆議以人丁絲絹此六縣之
所告爭者歲徵難派則六縣之所相安者與其
抽減于所安之中而無以杜將來之釁孰若即此
抽減之數以絕百年不絕之爭而六縣難派仍照

舊徵派則其名尤正其言尤順其事尤易而彼此
之心允服矣得　旨以人丁絲絹三千三百兩派
五縣而婺源休寧相繼聚民鳴金豎旗幾
成大變撫按不得已行令帥嘉謨究問以謝五
縣而後處得婺休二縣之為首者擬辟于是
絲絹仍歸歙縣矣

徽州志　胡編較記取礦之害　凡取礦先認地脈、租賃他人之山、穿山入穴、深數丈、遠或至一里、礦盡、又穿他穴、凡入穴、必禱于神、或不幸而覆壓者有之、既得礦、必先烹煉、然後入爐、爐者、炭者、上礦者、取鉤沙者、煉生者、而各有其任、晝夜番換、約四五十人、若取礦之夫、造炭之夫、又不止是、故一爐之起、厥費亦重、或爐既起而風路不通、不可錢、沆或風路雖通而礦脈不成、不免重起其難如此、而乃不足以償所費也、

造紙之法、楮十分、剝粗、得六分、淨渲灰、盦暴之、沃之以白為度、瀹灰大鑊中、煑至糜爛、復入淺水、浸一日、揉之、鳥丁黃眼、又從而篩之、擇極細熟、盛以布囊、又于深溪用轆轤推盪、灑淨入槽、乃取羊桃藤搗細、別用水桶浸挼、名曰滑水、傾槽間、與白皮相和、攪打匀細、用簾抄成張、揭從窩乾、於焙壁張之、攤刷、然後截沓、其為之不易如此、

論曰、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產至薄、獨宜菽麥紅蝦秈、不宜稻粱、壯夫健牛、田不過數畝、糞壅繆㮕、視他郡農力過倍、而所入不當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豐年甚少、大都計一歲所入、不能支什之一、小民多執技藝、或販負就食他郡者、常十九、轉他郡粟給老幼、自桐江、自饒河、自宣池者、艫相接、肩相摩也、田少而直昂、又生齒日益、廬舍墳墓不毛之地日多、山峭水激、濱河被衝齧者、即廢為沙磧、不復成田、以故中家而下皆無田可業、徽人多商賈、蓋其勢然也、其人並省嗇為生、無兼歲之積、猝遇小災、便大窘、故由唐以前、貢賦率輕下、唐世歙州賦不過蘇茶兩稅法、莫可考、自陶雅刺郡、兩稅之外、別起三色雜錢、又以鹽博軍衫布、而此州之賦遂重於天下、自吳楊及南唐李氏、皆偏據一隅、軍興上供、費不貲、故征斂無制、宋興、蠲正方鎮稅外多取之弊、令甲江東稅絹重十二兩、獨歙州只十兩為定、惟雜錢及軍衫布未蠲、紹興中、守臣章僅力言請減、乾道中、郊祀卿乞將雜錢折絹減半、然南渡仰給惟江淮、諸郡酒課茶稅重甚、真德秀、袁甫、彭方嘗以為言、元賦以田畝起稅、錢科稅粮、後以絲綿實非土產、折納輕賫、賦雖不加於宋、而額外有金鐵之課、民甚病之、　國朝稽古定制、貢賦皆有常額、而額外無名之徵及諸榷場一槩革罷、永樂遷都時、始有軍需之派、遂歲為常額、其後稍稍額外增加、嘉靖以來、又益以不時之派、一歲之中、徵求亟至、其弊孔之開、由一二大賈積貲于外、有殷富名、致使部曹監司議賦視他郡、往往加重、其實商賈雖餘貲、多不置田業、田業乃在農民、賦繁役重、商人有稅粮者尚能支之、農民騷苦矣、

歙志風土論　國家厚澤深仁重熙累洽至于弘治蓋綦隆矣于時家給人足居則有室佃則有田薪則有山藝則有圃催科不擾盜賊不生婚媾依時閭閻安堵婦人紡績男子桑蓬臧獲服勞比鄰敦睦誠哉一時之三代也豈特宋太平唐貞觀漢文景哉詐偽未萌訐爭未起芬華未染靡汰未臻此正冬至以後春分以前之時也尋至正德末嘉靖初則稍異矣出賈既多土田不重操貲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毀東家已富西家自貧高下失均錙銖共競互相淩奪各自張皇于是詐偽萌矣訐爭起矣芬華染矣靡汰臻矣此正春分以後夏至以前之時也迨至嘉靖末隆慶間則尤異矣末富居多本富盡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起者獨雄落者辟易資爰有屬產自無恒貿易紛紜誅求刻覈奸豪變亂巨猾侵牟于是詐偽有鬼蜮矣訐爭有戈矛矣芬華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此正夏至以後秋分以前之時也迄今三十餘年則敻異矣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人而九貧者既不能敵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錢神卓地貪婪罔極骨肉相殘受享于身不堪暴殄因人作報靡有落毛于是鬼蜮則匿影矣戈矛則連兵矣波流則襄陵矣丘壑則陸海矣此正秋分以後冬至以前之時也嗟夫後有來日則惟一陽之復安得立政閉關商旅不行安靜以養微陽哉

娶邑五年一僉十年一役後改為均平均平者見役里甲賦錢於官給一歲用也既輸此甲首歸農里長在官專事追徵勾攝其法自隆慶三年巡撫都院海　奏行一條編例始歲用分為四款一曰歲辦謂每歲必用之常也二曰額辦謂二三年一用者也三曰雜辦謂儲用無常待不時之需也四曰雜役謂併力差於銀悉從顧募者也其銀則徵收貯庫臨期支給云

兵防論 闕 夫徽在萬山間綿延嶮峻較之平原廣野防禦宜易然當宣睦衢饒池陽之中界聯三省山寇竊發數百為群土人聚族而居不習兵革一聞小警挈家逃避近邑者避城郭遠邑者避山谷所遭焚掠亦甚慘矣乃其從入之道大要可觀由宣來者警先績次則歙之北界故叢山關新嶺關為正道箬嶺關為間道由睦來者警先歙次則休之南界故街口司呈嶺為正道運嶺白際嶺為間道由衢來者警先婺次則休之南界故大鱅嶺小歙山為正道連嶺白際為間道由池來者警先黟次則祁之北界故羊棧嶺為正道大共嶺為間道由饒來者警先婺次則祁之西界故婺之七里亭為正道梅林鋪長降嶺平鼻嶺莒徑為間道祁之倒塢為正道然此亦大較言之若論緩急其重惟婺源乎夫婺源當浙江之衝為一郡藩蔽今縣東大鱅嶺界南三十里為衢黃岡又四十里為雲霧山尋流合河為尤溪口尋河合官路為華埠順流一百三十里為西安之銅山銅山者銅鑼山也合金衢嚴處紹徽荷戈採礬常數千人歲久脈枯礦幾為竭亡命之徒不足以糊其口乃始集華埠為盜故銅山之禍機潛而勢緩猶蓄毒也華埠當通道有市店逆流由馬金渡休及歙順流捷通衢金會徽之水路於嚴州陸橫出德興過玉山歧多而難緝盜恒出沒於是故華埠者盜之集也尤溪口塞華山之隘多坊店之居盜於是泄有而通無交通之久坊店利其有而間為之居停故尤溪口者盜之窩也雲霧山當萬山之谷外峃而中衍遂居之民不下二百餘家環溪為道連絡諸郡故盜恒據之始則山客與盜猶相忮忌既而通貨賄狎婦人更相與為奸利而羣居之矣故雲霧山者盜之巢穴也黃岡山容通大鱅嶺盜之行劫於大鱅嶺者率先日居之晨趨行劫暮轉宿於黃岡次日乃得散去故黃岡者盜之

停驛也諸皆環婺而近婺尚可得而安乎婺不得安則歙休之守不固而事愈可憂矣至於郡邑卒伍之制則猶有可議焉 國初之郡止以衛所之軍扶保障迄成化間大司馬馬文昇始因衛兵耗脆更置民兵而衛兵幾為虛設既而民兵亦敝嘉靖乙未御史虞公因宣事復加區處奏請行之可謂實矣尚無明效何也比閭族黨之法廢一切支吾皆苟道也試以今事明之羣盜之興非盡異郡要必內蠹先為之地內蠹窺伺已熟乃始句引外賊此非周法之廢民無職業之明驗歟遠恃衛兵則請調遲闊無以急民患近賴民兵則遷延遜避無以摧敵鋒兵民既分備勢之難周如此也宜做王文成十家牌法行之庶乎盜可弭而民可安矣

淮
備錄

淮南水利考

禹貢曰沿于江海達於淮泗注曰順流而下曰沿〻江入海而入淮泗時江淮未通故沿於海至吳始開邗溝隋人廣之而江淮舟楫始通也丘文莊公云此則禹時已有海運矣愚按常鎮淮揚金陵[illegible]江淮原自相通但由射陽湖屈曲多險吳開揚城下取其直爾三國時以無運而塞隋因平陳而廣之五代時以無運而堙周以平吳而濬之元以兵阻而廢洪武永樂間以漕運而復之以後覘前則春秋時以無貢而塞吳因取齊而開之非創開於吳也以水道觀之六合儀真瓜洲白塔河皆可達淮設使禹果運海不過出狼山收料角不半日即入邗溝何必犯海濤收淮口而後入淮泗耶

禹貢曰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傳曰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潰決四海

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注疏亦如此愚按禹之導川距海先障於上流而世只以為疏下流也

舜典曰咨禹汝平水土愚按水至平也惟土有高下水從下而氾濫不能赴於海爾禹陂下而穿高所以奏平成之績也史記以沿江海之沿作均師古曰均平也宋史用水工準法又曰度江淮使平又曰楚州平河之法蓋古人平水用於天下而淮揚漕渠為尤切要云統而言之淮揚之地西高而東下分而言之揚之地高於江淮海邊之地高於河湖平江之法以是為則

益稷曰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注云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也宋人分河則濬川距畎澮矣史氏謂其竭天下之力以治河而無益我　朝為堰牐距川以之海正以防其距畎澮而傷潰農也禹九州原有川禹但決其壅耳非宋人之平地穿渠也

兗為伊耆氏記曰伊耆氏始為蜡有曰防者後世隄堰之始也癸法曰
禹能修鯀之功惟障而已障即防也禹貢曰九澤既陂陂亦防
也防固兗之法也使鯀之障非兗之法則試可之命不終日而穢矣寧
俟九年邪故兗之防鯀之障禹之陂所以成疏之功者益夔稷契諸聖
人論也審矣何乎當以為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
賈讓亦曰隄防之作起於戰國無稽如此曷足道哉
按禹之疏多在河間鯀之障開封為多相去千里假令開封浸而無
障必俟河間之疏以入海淹以旬月則開封之民溺死久矣今查隄
之用以裨漕溉田者列于後方
崔學士治河通考所載黃河北行障水之隄
自滎陽至千乘千乘今濱州乃古千乘郡而金隄在大名府之清豐南樂二縣界內千餘里名曰金隄

又名古隄歷代修築以禦河患
自河內北至黎陽今大名府濬縣為石隄
自汲縣築隄東接胙城滑縣西接新鄉獲嘉東南接延津名曰護
河隄亦曰漢隄
宋史河渠志所載禹時黃河障水之隄
伯禹古隄在大伾今濬縣南足
雖掌科參築今黃河南行障水之隄有関於漕河者列於後方
黃河南岸舊隄自開封府境至蘭陽縣趙皮寨止趙皮寨東經丁家
道口至秦城凡五百里盡未有隄相應築接舊隄以絕南射蕭碭
虞城之路
黃河北岸古長隄起自修武縣西界東至沛縣雷子頭止自雷子頭

至秦城七十里無隄相應築接古長隄以遏北犯豐沛之衝
自河南至山東之曹單俱有長隄以禦河患
右據中土之障河必用隄則淮南之必用高加堰西長隄以禦
河淮也不待言矣知中土之溉田徐濟之護漕河必用隄堰陂
磯則知淮揚之必用之以漕以溉也不待言矣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則防與又曰夫防止水之所由來也
又曰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水敗由孔子之言
而觀之則水之不可無防也尚矣孟子曰禹抑洪水夫抑
哉也止也固孔門之法也
禹有疏有防乎當賈讓不疏不防漢武防而不疏宋人
防自防疏自疏惟漢王景有堨流法堨當作堰周禮作偃一作匽築

隄千里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磧直截溝澗防遏衝要
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迴注無復潰漏之患
所以東漢及唐無大水災我 朝陳平江之治淮揚
運河不止法景又兼漢陳登晉謝安唐李吉甫宋柳廷俊諸人之法
纘禹功也
禹至今地名更而山川不易謂禹貢者但據不易之山川而求之可
也禹貢九河在兗入海在冀文互備也漢王橫求九河於冀而不得
遂以為皆淪於海夫淪海者必瀕海九河不瀕海何以淪邑使皆淪
則河從淪入海而中原無水患矣猶有患則橫之言不然矣今據九
河之道而言之其三在濟南曰鬲津者漢志曰鬲縣自商河縣禹城
平原由德平東入於海鉤盤者漢盤縣也與獻縣隣由德州入海馬

頍者與東光縣隋曰脅陽合滴河以入海此三河各一枝非黃河之
所分也其六在河間曰太史者在南皮縣北簡潔在南皮縣南徒駭
在德州發青池縣扶蘇在景州東光縣鬲釜在慶雲縣此五河亦各
一枝與黃河為六同入於海噴濟南河間之地在而淪海之說何
哉
禹貢導淮會于泗沂入於海泗沂會處今清口也水經淮水至于廣
陵淮浦縣入于海淮浦亦清口也若以泗沂在山東廣陵任揚州豈
不誤哉大抵禹貢所指入海之路皆寬則大伾碣石亦必如泗沂淮
浦之遠九河入海二口在濟南一口在河間三口同是逆河潮汐至
推河倒流退則河推潮汐而出彼此相迎也九河多漂禹始通之入
于逆河江淮與海亦相迎不曰逆江逆淮者非禹導也余所言非文
字間如余所言則河淮之道明而水治如舊云云則其道迷而水不
治
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注一)溝水經曰淮陰縣有邗江東北通射陽西北至
末口舊志云邗江在清河治東一十里龜山鎮後入淮所謂末口也齊
書謂之官瀆一統志云隋大業間開邗江自淮陰山陽至於揚子江謂
之官河唐宋以來利於轉輸我　朝侍郎王恕作漕運志始專以運河
名之宋啟蟠等議因舟渡北神堰外至末口有山陽灣之險乃開東河
由淮陰至末口通鑑注云北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吳夫差於此立堰
者蓋淮水底低溝水底高恐其泄也舟行渡堰入淮今新城(洪武初創建)北
辰坊(北神史作北辰)　有北閘亦為末口其堰則今五壩西長隄皆曰夫差之
意而置者(南北對境圖曰淮陰縣北距淮五十步此水經所指之淮陰也末口在此宋志云淮陰縣在廣盤巷今清江浦也啟蟠所

指之淮陰也運河由此以出末口吳開邗溝為取齊也淮北為齊地故由此口為正東北口為奇或謂末口在江都通六合不能通淮且非取齊之道也)
漢宣帝地節元年廣陵王相勝之奏奪王射陂封田予貧民按志射陂
即射陽也陂塘也封茭葑也塘田可耕茭葑可爨山陽之利也凡山陽
之水西流者由阜陵湖入淮湖水盛則由青州高良二澗循三汊河入
洪澤白馬諸湖中閘訾家湖運河由菊花溝十字亭溝灌溝辛店溝平
河溪涇河故城河壽河入射陽湖射陽湖自南而北折而東東而北又
折而西為淮西而南南而復北北而東(嘉定志言如此)屈曲回旋凡瀆湖之馬
邏港太倉浦等數十水(水名具嘉定八年)四面奔趨皆會于射陽湖由故晉口
至喻口廟灣口以入于海者常也水極大亦由石䃥以入海者不常也
其建義港蘆瀟浦則向北以入淮鹽城之東其水由海浦伍佑新興東
入于海不與內水通西南之水若小海大縱湖馬鞍湖魚鰾湖得勝湖
及官河鹽河蘆瀟河界河東界河汊河東塘河西塘河舊運河新運河
與新楊浦侍其汊其水皆西入射陽湖至縣東北　里　口入于海
石䃥口北距廟灣口廟灣口地高石䃥諸水不能至石䃥口地高射陽
湖水小亦不能至其間劉問塘橋新河廟洋麻港諸小渠開通亦可以
助
　之流官河運河皆運鹽河也今於沮水不至石䃥界河者與興
化分界之河也興化之水其半由鹽城界輸于石䃥其半由高郵入鹽
城若高鹽之水通不通則興化浸射陽湖之利害在寶應者與山陽頗
同以南無患故畧之又按漢志云射陽者射水之陽縣治在郡城西若
今之高加堰西長隄漕河墻皆陂也陂成故可溉可潰若射陽湖則不
可陂縱有陂而上流之隄堰壞陂亦無益故陂於山陽為用最急今山

陽之民不講陂而日惟市井刀錐之競無百年之家愚不知其說及觀韓信傳云信不能為商賈又不能推擇為吏則山陽之民貧由不為農太史公已灼知之矣

獻帝建安四年下邳陳登為廣陵太守治山陽築塘為田民享其利號曰陳公塘陸史登有威名性兼文武其所築豈止於真州凡淮揚之塘堰必皆其遺惠也淮安舊志云宋楚州司戶參軍李孟傳加葺境內徐積裴循優陳公塘有灌溉之利則楚州境內亦有陳公塘吳宋紹興九年鑑中之所修陳公塘李孟傳為之記則在真州者也 考之地勢西高而東下壽在西淮揚在東水直瀉去何利之有公之為塘自壽而來不止一重水有蓄瀦高卑皆得其利三國兵爭空江淮之地而不居吳始經營揚州之田魏復攙而取之晉祖逖荀羨謝玄圖取中原俱屯淮陰謝安牧揚州興召伯埭以屯以漕隋之平陳乃開山陽瀆以備巡幸而隄以御名唐因于隋李吉甫益修塘以通運今陸運 李承築堰于山陽專以溉田捍海今山陽東有長豐堰以捍海潮 周之有事江南亦開老灌河而南唐方為白水營田阻於多議宋取南唐寔用其策蓄洩之利較昔為詳我 朝漕艘鹽筴軍屯民田啟有資於水利大抵隄堰塘壩閘洞涵函之置悉季之平江而平江集古人之大成也

白水塘在今山陽寶應盱眙之界魏鄧艾築此灌田儲粟晉亦於此屯田以為中原之圖

魏與吳戰不克而還帝到精湖水稍退留船付蔣濟而先馳去濟鑿地為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引船一時過入淮中乃得還帝至洛陽謂濟曰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矣憑樓土豚一作土塍一作土坨土坨注云以草裹土築城及填水也若今之為埽隄遏

湖水令聚以通船也分半燒船謂不得全船入淮將燒其半也宋白曰山陽本射陽地晉義熙置郡及縣因境內有地名山陽因以為名也戴延之西征記曰山陽津名在郡城之西即山陽湖也又名精湖又名津湖蓋魏時舡行於郡城之西其時水淺故濟於湖中為土豚聚水以行舟雖一時之法而後人堰湖以通運舟殆其意也

運道逕寶應湖而北穿河行舟過白馬湖白馬湖而北穿河行舟至淮城之西南泛津湖㭊校閘穿河行舟至清口入淮史志皆用古地名讀者一時難考今直以今地名言之令人易知且古地名前後各條具有矣 緣津湖多風險宋人於湖中心築土隄至天順間易以石名曰新路舟行舟泊安穩如堂奧不覺其為湖而直謂之運河矣其隄閘有數閘平時不令河水入湖涸時則引湖入河蓋自揚至淮皆資湖以濟運而清口以南數十里最忌河淮帶泥沙以入故為五閘以防之猶有淺淤穿淘不免但運河乃國家大計而獨役山陽之夫所謂行夫者日點月調不勝其苦倡為由閘之說放河淮以入內以苟一日之安久之水去沙滯河底反高於平地益費挑濬之力而自苦也大抵運河惟淺澁為患魏之土豚宋之車畝近時之牛槖車畝詳後牛槖以牛挽舟也蓋水涸人疲而以牛代人也嘉靖初年用之既而拯地引湖乃已運舟日行尺寸考之洪武永樂天順屢濬皆調江南之夫正德嘉靖以來皆調山東河南江北夫每大濬一次輒通利數十年今久不大濬自清口至寶應數有淺閣迄今不濬將恐寘滅宜用漢人之法不必多調各處不必獨累山陽推募遠近貧民為夫而不吝其值志謂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縣官而為之作通兩便正此意也閘之故事皆科部典其議 朝命大臣或漕臣董治

之今漕臣知而不敢言科部又未必知愚以國之利害故備論其事
以俟云
水經云淮陰縣有中瀆水謂之邗江亦曰韓溟瀆自江東北通射陽地
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一曰北口晉永和中自廣陵北出武廣
湖之東陸射陽湖之西相距五里下注樊梁湖東北出博支湖射陽湖
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是時陳敏患湖多風乃穿樊梁下注津湖徑渡
十二里達北口直至夾耶興寧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北口緣
東岸二十里穿湖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蔣濟三州論又謂淮湖
行遠乃鑿馬瀨百里馬瀨白馬湖也蓋徑白馬湖至山陽城西即射陽
之故城也愚按中瀆水又謂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與邗江築
水皆今運河也晉以前由諸湖屈曲多風險至陳敏始為直逕謝安更
為埭其後隋皇甫唐李吉甫宋張綸柳廷俊皆修陳謝之舊也我　朝
平江伯脩之其制尤備
魏侵宋淮泗宋主以為憂何承天言凡備匈奴不過二科宋都建康以淮泗為邊魏本匈奴故承天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若今追踪衛霍大田淮
泗內實青徐發卒十萬不足為也唯安邊固守於義為長故曹孫之伯
才均力敵江淮之間不居者各數百里何者斥堠之郊非耕牧之地故
堅壁清野保民全境俟其來以乘其弊承天之論如此按晉及六朝大
農貫之俱屯守淮陰以備儲胥若祖逖以布三千屯淮陰起冶鑄兵兵
食足而後能遂其誓清中原之志謝玄先屯淮陰次屯卸徐兵食足而
後能捷淝水以入洛陽其自中原取江南者若晉之平吳亦屯田江北
以為兵食之資今淮之細民惟市井是食語及田夫則誚讓不屑為一

南北斷絕倉廩空虛民何以為食官何以為守邪我　朝漕府倉司兹
設於淮寔寓軍政而塘堰牐壩諸水利尤無屯法士君子幸注意焉晉之末年人衣珠玉紈繡以死求一飽而不得此江淮之共苦也元之末年求蛙蚌螺蛤以救飢而亦絕此淮城之獨苦也今淮人趨市者習刀錐以為世業而不為農豈知晉元人之至苦哉
齊書云官瀆在山陽西一名直瀆按齊書曰瀆曰澗皆今運河也
北齊穀貴尚書左丞蘇珍芝議修石鼈等屯自是淮南軍防食足少止
轉輸之勞杜預曰鄧艾于此作白水塘北接洪澤屯田一萬三千頃按
白水即石鼈也
一統志云古邗溝多迂曲隋大業間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
陽淮陰至於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濶四十步而後行幸焉此後世運
道直徑之始也
隋煬帝至破釜澗適駕至而雨乃易名洪澤澗齊書云洪澤澗在淮陰
鎮東淮陰鎮今清江浦也齊書又云割直瀆洪澤以東淮陰鎮下流雜
一百戶置淮安縣屬山陽郡宋洪澤牐因此而名或者誤以洪澤鎮為
洪澤閘蓋鎮在清河南岸九十里近盱眙界非隋澗宋牐之所在也盱
眙志亦有破釜澗名偶同耳且如山陽之韓王莊有二一在城西乃韓
信所生之地一在城南名偶同也射陽縣在城西乃漢縣及射陽侯國
之所在射陽湖在城東名偶同也以韓莊射陽而例之洪澤名實辯矣
唐睿宗大極元年勅使魏景倩引淮水自黃土岡以通揚州黃土岡
在清江浦北直河今運河也是時清河縣南地為盱眙界唐書云楚州
盱眙縣有直河是也
玄宗開元初青苗使杜佑為淮南節度使決雷陂以廣灌溉斥海瀕棄

地為良田積至十萬
開元中刺史齊澣開伊婁河舊河在州北繞州回遠六十里今為運
河也〔注二〕
開元末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運舟沉損請浚汴水下流
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八十里合于淮既成而水流急舟檝艱難
尋乃停廢卻行舊河按地理虹不通淮陰云八十里則淮北桃源清河
之界也
唐堰在淮城西南九十里南店地方乃唐人所築也其堰中高旁夾以
二子堰其形為〈中有蕭家牐蓋蓄水以灌堰西之田西時水足而徐
灌東田蓋因地勢以行水而為之利也後堰為龍所破因在山陽盱眙
寶應三縣之界故無專論之者
肅宗上元〻年戶部侍郎兼河南道水陸轉運劉使晏自按行淮陰達
河汴為通濟渠
代宗大曆中淮南黜陟使李承奏置常豐堰于楚州以捍海潮灌屯田
瘠鹵收常十倍舊志云去城東六十里按今海潮有范公隄以障之其
自廟灣口入者每東風大蕟三五日常過海水入射陽湖〻水漲溢常
至平河溪〻田多浸范公隄未築之前常豐堰之功豈小哉
德宗貞元四年節度使杜亞自江都蜀岡之右引陂水趨城隅以通漕
輓溉夾陂田
呂周作泗州大水記云貞元八年六月桐柏山水大注東風駕海潮逆
上衝壍淮泗開府張公伾治之自虹至維揚五百里下及邳徐逾年而
城邑復常

貞元十八年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襲譽引雷陂渠又築句城塘以溉
田八百頃有愛敬陂水門
憲宗元和三年節度使李吉甫於高郵築平津堰灌田千頃宋平河之
法始此〔注三〕
穆宗長慶三年開楚州棠梨涇一云長利涇在淮陰縣南九十里宋河
渠志云凡泄水處直曰涇橫曰浦今淮揚間往〻有涇浦云
敬宗寶曆二年鹽鐵使王播自揚州閶門外古七港引渠東注官河以
便漕運〔注四〕
昭宗景福元年朱全忠將時溥遣兵二萬南侵至楚州楊行密將張訓
李德誠敗之于壽河志云壽河在淮城東南其水盤結如綫本為綫今
作壽按今城南漕隄之東有渠常涸惟雨集則流通至平河溪經射陽
湖入海〔凡添水決水皆由此路〕
天復二年楊行密攻朱全忠之宿州以巨艦運徐溫以為運路久不行
雈葦堙塞請用小舟庶幾易達既而巨艦不至而小舟速按此乃宿遷
之小河也古曰符離河為睢水之尾今則分黃河之漲矣嘉靖乙卯黃
河水溢邳以上多沙阻運船乃由小河口經高柵鎮睢寧縣毛竹岡子
仙桐君開河孟山高看閘潘盧子三村灰骨堆符離家灘徐晉口曲河
集尾子集蕭縣蕭縣所南下小浮橋入運河若黃河水大亦各分漲入
桃源清河泗州之汊河諸小渠然黃河淘渲已久底面深濶雖間有浮
沙淤澱明年水發又自通利宿桃清泗諸小渠水發時暫可行舟水退
旋即淤平非人力之可為也
嘉靖壬子邳宿於逢余泛舟自徐而下忽值決水東至鯉魚山舟為

沙翁不可行越二十日乃駕小舠由上邳墩至下邳其險至甚幸而無恙餘舟千百皆不能出矣

隆慶四年邳州河決而淺舟皆由小河經高柵至徐官屯復入黃河比時撫院潘所陳公欲令運船於此北上令余試之余挈舟半日而達亦一時之便也余在舟中望黃河在邳山之麓高過於頂數丈此所以常決常淤也誠使由此亦漕路之幸也

右二道不免黃沙之害若循而貢沂沭之道趍出茶城則一路清流汜舟甚利比海運蓋千萬矣

南唐保大中楚州刺史田敬洙請修白水塘屯田以實邊馮延巳以為便李德明因請大闢曠土為屯田修復所在渠塘堙廢者（白水塘在楚州寶應縣西南六十里鄧艾所築也今在山陽之西南寶應之西盱眙之東）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衆民愁怨無訴徐鉉以白唐主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民田悉令還主或譖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鉉舒州白水塘竟不成按楚吏多擾民自昔已然屯田入邊國之大計古人之所已行鉉以奪田還主以曠土屯田可也安得一槩阻格之乎又楚多荒田主不能耕有耕者輒有認主既認亦不能耕然與其荒於家不若屯於國豈不聞鄧艾祖逖荀羨謝玄謝安皆屯淮陰以足國而取威於中原邪余聞周師臨江唐輸數百萬以求退師鉉兄弟曷不於此時以此物酬田主而用其人為佃戶追蹤昔賢耶嗣是宋元皆修白水塘以為灌田之利敬洙之策何可非耶

周世宗顯德五年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能渡欲鑿楚州西北灌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制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於

江唐人大驚以為神注云北神鎮在楚州城北五里吳王夫差溝通江淮於此立堰者以淮水底低瀆水底高防其泄也舟行度堰入淮今號為平水堰灌水今在楚州城西老灌河是也嘉定志云大守應純之自管家湖與老灌河接處為斗門水閘一座按其地當是故沙河俗云烏沙河也開灌水時使者言計功甚多帝臨視用功甚省此在規畫之當否而然非刻削以厲民也然此處開河必其時內外水平而始濟一時之權據平時地勢水勢此地實不可開河也

（注五）宋志云初楚州山陽灣水尤迅急運舟多沉損之患雍熙中轉運使劉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未克而受代喬維岳繼之開河自楚州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按沙河今山陽運河也

真宗天禧二年江淮發運使賈宗言諸路歲漕自真揚入淮汴歷堰者五種載煩於盤剝軍民罷於牽輓官私舩艦由此速壞今議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龍舟新興茱萸三堰（三堰當河中為壩以車盤船隻也）鑿近堰漕路以均水勢（鑿漕路為減水閘畜水濟漕有餘泄之平水法也）歲省官費數十萬功利甚厚詔屯田郎中梁楚閤門祗候李居中按視以為當然明年役既成而水注新河與三堰平漕舩無阻公私大便按此均江海唐平津宋均水皆運河之法也

神宗熙寧九年劉瑾言揚州古鹽河高郵陳公塘等湖又天長縣白馬沛塘楚州寶應縣泥港射馬港山陽縣渡塘港龍興浦淮陰縣青州澗等可興置欲令各路轉運司按覆從之

元豐六年正月戊辰開龜山運河二月乙未告成長五十七里闊十五丈深一丈五尺（用工二十八日開新河未必如此速成當是濬舊河也）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

新河屬之洪澤凡四十九里。久而淺澁。熙寧四年皮公弼請復濬治。起十一月壬寅盡明年正月丁酉而畢。人便之。至是發運羅拯欲自洪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于淮。帝深然之。會發運使蔣之奇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濤之險止百里。淮邇歲溺公私之載不可勝計。凡諸轉運涉湖行江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良為可惜。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為複河。取淮為源。不置堰牐。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左肋 是清口裏河若泗州龜山左肋阜陵湖尾。何可鑿乎。漕河自古用湖水。此言取淮據洪澤閘外言爾。閘內湖水自足。蓋淮水雖清亦有泥濘。久則淤淺。費手開。故以閘閘之。帝遣都水監丞陳佑甫經度。佑言往年田棐任淮南提刑。嘗言開河之利。其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興役。今既不用牐。蓄水惟隨水面高下開深河底。與河通流。形勢為便。但工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溥矣。佑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捐數年所損之夫足濟此役。帝曰。損費尚小。如人命何。乃調夫十萬開治。既成。命之奇刻石龜山。至建中靖國初。之奇同知樞密院。奏淮水浸淺衝刷隄岸。漸成墊缺。請下發運司及時修築。自是歲以為常。

舊志云。清口南岸有洪澤牐三座。經元而廢。永樂十二年平江伯做其制建新莊等五牐。則宋之洪澤以牐名。非今之洪澤鎮也。不置牐者外有二壩。平江伯於牐外有壩。亦其意也。蓋壩以護牐。乃硬壩。非車盤之軟壩也。水發時勢傾入牐。板不能下。暫閉一時而已。又云。邗溝去清河十里龜山鎮後入淮。則宋之龜山以鎮名。非泗州之龜山也。考之地理。今洪澤鎮在阜陵湖尾。阜陵湖尾浸泗州龜山之麓。至寶應淮陰俱無宋運河形迹。而人每以為言者。蓋水發時平地滿流。私艖鉅艦於此往來。而商舩稅料亦於此漏。小人樂之。豈知漕規鹽法課額正所禁也。

阜陵湖在淮城西四十里。水面闊二十里。長四十里。中多陂阜泉洞。時深淺不一。與淮河隔一岸。水發時淮常注湖。黃合淮亦注湖。三勢相合。駕風而怒。東衝郡郭。西瑜龜山。浸桃源。北滙清口。南刷衛陽。周圍四百里。茫無際涯。宋洪澤龜山果在此。是舍清口之安流。無故而尋險道矣。古人用水以漕為國也。因以溉田為民也。茲湖也。不可漕不可溉。唯用為盲陂澤之法。使無潰決。會河淮以距海烏頭。

徽宗崇寧二年。詔淮南修遇明河。自真州宣化鎮江口至泗州淮口。五年畢工。一名遇明河。按宋運河在於楚州淮陰之間。初未嘗由泗。蓋宋泗州今清河界也。按志以前云漕真楚運河。以後云修真揚楚泗高郵運河。則知運河未嘗由泗。而所謂泗者真清口也。重和元年。前發運使柳廷俊言。真揚楚泗高郵運河隄岸舊有斗門水閘等七十九座。限則水勢。常得其平。比多損壞。詔檢計修復。

宣和二年九月。以真揚等州運河淺澁。委發運使陳亨伯措置。三年。詔發運副使趙億以車畎水運河限三月中三十綱到京。宦者李琮言。真州及外江綱運會集要口。以運河淺澁。故不能速發。按南岸有泄水斗門八。去江不滿一里。欲開斗門河身去江十丈築軟壩。用人工車畎引江潮入河。以助運水。從之。四月。詔曰。江淮漕運尚矣。春秋時吳穿邗溝。東北至射陽湖。西北至末口。漢吳王濞開邗溝通道海陵。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雍熙中。轉運使劉蟠以山陽灣迅急。始開沙河以避險阻。天禧中。發運使賈宗始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三堰以均水勢。今運河歲淺澁。當詢訪故道及今河形勢與陂塘瀦水之地。講究措置。悠久之利。以濟不通。可令發運使陳亨伯。內侍譚稹條具措置以聞。按運河通利以

澳閘畜水啓閉有節之故承平日久權勢自由不復知有國計故朝廷屢有提舉澳閘修復斗門之詔而轉運使莫能恪守舊制由是水不歸澳運河淺澁及奉詔詢問轉運使稍得以盡職率循舊章且值時雨水遂足用於是六月臣僚言比緣淮南運河水澁踰半歲禁綱舟篙工附載私物今河水增漲其令如舊未幾怠玩復淺澁矣

初淮南連歲旱漕運不通揚州尤甚詔中使按視欲濬運河與江淮平會兩浙有方臘之亂內使童貫為宣撫使譚稹為制置使貫欲海運陸輦稹欲別開一河自盱眙出宣化朝廷下發運使相度亨伯遣其屬向子諲視之子諲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唐李吉甫廢閘置堰治陂塘泄有餘防不足漕運通流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啓之制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

利且應奉權倖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暇歸水又頃毀朝宗閘自洪澤至邵伯數百里不為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救其弊宜於真州太子港作一壩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洲河口作一壩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為瓜洲真泰三河所分於北神相近作一壩權閉滿浦閘復朝宗閘則上下無壅矣亨伯用其言自後滯舟皆通利云

五年四月詔東南陸路諸閘啓閉有時比聞運綱及命官妄稱專承指揮抑勒非時啓閉走泄河水妨滯綱運誤中都歲計宜禁止之五月詔以運河淺涸官吏互執所見州縣莫知所從其令發運使提舉等官同廉訪使者參訂經久利便列奏(宋之漕規閘有啓閉蓋一定而不可移者宣和間有所謂互執蓋轉運使守漕規之舊而花石綱使欲亂之也)

高宗紹興初以金兵蹂踐猶未退師四年詔燒燬揚州灣頭港口閘泰州姜堰通州白蒲堰其餘諸堰並令守臣開決焚燬務要不通敵船又詔宣撫司毀拆真揚堰閘及真州陳公塘無令走入運河以資敵用

五年詔淮南宣撫司募民開濬瓜洲至淮口運河淺澁之處

六年淮東提舉徐子寅言淮東鹽課全仰河流通快近運河淺澁自揚州灣頭港口至鎮西山光寺埰頭計四百八十五丈乞撥卒五千開濬從之

七年二月詔令淮南漕臣自洪澤至龜山淺澁之處如法開撩(洪澤今清江浦 龜山今清口南龜山鎮也宋運河在此今洪澤鎮至泗州龜山無河可通清江浦亦不能通舟於洪澤)

八年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趙伯昌言通州楚州沿海舊有捍海堰東距大海北接鹽城袤一百四十二里始自唐黜陟使李承所築遮護

民田屏蔽鹽竈其功甚大歷時既久頹圮不存至本朝天聖改元范仲淹為泰州西溪監日風潮泛溢渰沒田產毀壞亭竈其請于朝調四萬餘夫修築三旬畢工遂使海瀕沮洳瀉鹵之地化為良田民得奠居至今賴之自後寖失修治總遇風潮怒盛即有衝決之患自宣和紹興以來屢被其患阡陌洗蕩廬舍漂流人畜喪亡不可勝數每一修築必請朝廷大興工役然後可辦望令淮東常平茶鹽司今後捍海堰如有塌損隨時修葺務要堅完可以經久從之

孝宗淳熙八年置都灌塘於淮陰縣西南瀆頭村以灌田民享其利

九年淮南漕臣錢冲之言真州之東二十里有陳公塘乃漢陳登濬源為塘用救旱飢大中祥符間江淮制置發運司治於真州歲藉此塘灌注長河流通漕運其塘周回百里東西北三面倚山為岸其南帶東則

係前人築壘成隄以要啓閉廢壞既久見有古來基址可以修築爲旱乾溉田之備凡諸場鹽綱糧食漕運使命往來舟船皆仰之以通濟其利甚溥令本司自發卒貼築圍回塘岸建置斗門石磋各一所乞於揚子尉階衛内帶兼主管陳公塘六字或有損壞隨時補築庶幾久遠責有所歸

十四年揚州守臣熊飛言揚州運河惟藉瓜洲真州兩牐瀦泄今河水走洩緣瓜洲上中二牐久不修治獨潮牐一座轉運提鹽及本州共行修整迫近江潮水勢衝激易致損壞真州二牐亦復損漏令有司葺理上下二牐以防走泄從之

維揚志論其畧曰孟子以江淮河漢爲禹功今江合漢河合淮俱抱淮揚以入海視古形勢蓋亦雄矣邗江半湖半瀆居淮南運渠之首

而運鹽河乃其支流農治溉禹邗江之間有湖五十四有溪澗蕩港踰百不止漢創陂塘以資稼而輔漕渠第漕渠止仰天雨而水無源泉洩多則淺而滯舟潦多則圻防害稼故歷代有堰牐斗門石磋涵洞之制以爲之節宋發三堰牐無啓閉阻運舟者久之朝廷方議陸輦海運陳亨伯奏復堰牐而運舟自利則堰可輕費而牐可妄啓也哉瓜儀諸壩懸峙江干之上若口一決則運渠涸可立俟故漕撫唐公龍及千戶李顒皆奏置牐於三汊河上游之地及揚之東關亦改爲牐有事則兩牐下版畜洩得宜有利無害漢人開塘晉唐引水所溉者高隴岡田而已若湖田溝洫支分派注未嘗潴而通也書稱禹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貢道導矣孔子稱禹盡力溝洫於農畧有間邪江潮有溉田之利頃海門縣田被坍沒者強半撫鄉高公友璣奏豁

今年之租而別以灘田補爲世業育鹽之利資於海潮而潮亦溺民己亥之歲所損册丁踰萬而老稚商賈尚不與焉汪尹有執議令築堰以捍潮又令居户鑿池築墩以爲升高自全之計凡此數端勞費無已豈非下策然此策之外又無策焉則下策乃上策也

光宗紹熙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漫茭葑彌滿宜創立隄堰以爲瀦泄庶幾水不至於乾涸乞興築自揚州江都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又自高郵興化至鹽城縣傍開一新河以通舟舡仍存舊隄以捍風浪（興化鹽城之界在高郵漕隄之間）栽柳十餘萬株數年後隄岸亦牢其木亦可備修補之用兼揚州堰鎮舊有隄閘乃泰州泄水之處其閘壞久亦於此創立斗門西引天長以來衆湖之水（此水乃在揚州者淮安諸湖亦濟運）起自揚州江都經由高郵及楚州寶應山陽北至淮陰西達於淮又

自高郵入興化（水不至興化經其界角）東至鹽城而極於海（入海處有石磋三也）又泰州海陵南至泰興而徹於江共爲石磋三斗門七（此運隄減水閘洞也）乞以紹熙堰爲名鑱諸堅石淮田多沮洳因損之築隄置閘得良田數百萬頃奏聞除直秘閣淮東轉運判官

寧宗嘉定八年獻議於朝者謂淮陰白水塘東至浮圖莊南至褚廟因舊大堰廢而不治今脊猶在若復之則與寶應高郵諸湖相接游波所及如衛陽阜三角村等處皆浸淫至城形勢自振劄楚州委官相度本州司法允猜申言白水塘周圍一百二十里地涉山陽盱眙兩縣所堰之水通富陵河其源出自塘山在盱眙之南山蓋因塘得名此山因阜重疊谿澗縈紆凡四十里水自高而下乃至劉家渡入富陵河而白水塘三堰一曰潭頭下堰二曰河喜中堰三曰劉家上堰下堰至中堰十

二里中堰至上堰五里其上又有蝗浪塘在堰内蓋三堰既制則白塘山閒四十里内外之水不得入富陵河然後東匯爲白水塘今修復三堰之功不宜苟簡若有決潰則洪澤沿淮受害非輕又塘之西南二面皆因岡阜爲限東北乃是古淤平地築堤塘岸脚潤者十餘丈歲月既久岸脊低處與塘面平合先增築塘岸高一丈以上方可瀦水舊塘有八斗門以溉塘下田亦合修復塘之復有三難有二利民間所佃塘内上腴之田二千餘頃盧墓莊院皆在焉西瀦之民必怨一難也塘内水盛隄岸難測如黃家團一帶居民千餘家所合遷徙二難也工役甚大爲費不貲三難也塘下西北高亢民田多荒東北亦有高田若得塘水灌溉則皆成沃壤一利也盱眙之民如西家渡等處可因水限隔就高保聚絶敵入小路二利也但夏秋之間開斗門灌注則冬春水勢必殺無以待敵二者不可得兼而盱眙保聚止是一鄉不能盡杜他岐竊見此塘本在高岡水自高而下下臨衝陽阜二十里三角村三十里果係向來邊兵往行横趨大儀之路可決而灌之至於楚州城去塘百里決水至此●勢已減殺若敵自淮陰直趨城下北四十里地勢高仰又是水所不及兼作塘之後又須列寨防守以備敵人掘堰且常巡隄岸以防衝決

九年安撫祕閣應純之申楚州形勢東南皆坦夷之地難於設險而北一隅有地不廣而淮河限之惟向西一帶湖蕩相連回繞甚廣西維多有畔岸而泄水處止有數里作一斗門爲減水之所則一望瀰漫而敵人不可向邇設使水爲盜決泥濘深遠不能渡平居無事儘可教習舟師緩急之際又不可泊擺舟隻此策既成則城西一面必不可攻庶乎

一意經理東南北三面爲戰守之計續申所築管家湖岸初來相視欲於舊運河相際淺水之處用樁幇築今參之衆論見得水内築岸工役難施不能經久合别開新河與運河相接取土築壘圩岸却使舊河與湖通連蓋使水面深闊遂開一河於湖岸之北築壘湖岸底闊四丈高及一丈以限湖水又自馬家灣西至陳文莊就湖築灘岸二百七十餘丈又自曹家湖與老灌河相連接岸處平地開深方圍二十丈置斗門水閘自此西湖之勝相灌楚城西北隱然有難犯之勢矣按嘉定志管家湖在西門外湖中有隄隄中有仁濟橋曰隄而分爲南北湖減水斗門宋曰磚閘在今南鎖壩洪武間因舊城東通運而廢湖之北築岸今新路也新河今運河也初欲因桃河出土以爲岸後因工大故續申之平地斗門對故沙河沙河即老灌河也水教亭在唐家墩楚城北有淮陰西有湖陰東南二面往往有長岡故老云相傳爲應純之之水櫃南宋時以楚州爲邊防故應監丞留意如此

嘉定山陽志云凡境内之瀕於淮湖者多溝浦故晉口而北曰楊家溝大倉浦田院浦宥城浦邵農浦東作浦荆口浦官渡浦顧家堡郭鈴溝純風浦三家浦左家浦魚濱浦楚頭洪溝生溝益衞浦放網溝中心浦南馬邏益林浦湯家溝乾東溝此瀕於射陽湖向西者也又東北至海口則有蚌港謝家良桃花河渡杈溝曹溝避賊溝巡良溝吉家溝丁溝西新溝上網頭石灰浦廟子灣此傍於射陽湖之三灣者也自海口折淮而西則有天字溝北沙浦塗州溝白水溝侍家塢沙堤小溝子新溪東溝史魚溝中溝子獨家溝白露港林家港故地港蘆溝北官莊港秘考桑牛家溝許家溝新羅溝小田家溝大田家溝蔣家季家溝柴礦溝

文陵瀆唐家瀆青蓮瀆迮瀆武定瀆無名瀆此折淮西上而瀦於淮之南者也淮北曲折勢復東南則又有横瀆周家瀆蘆蒲瀆孫家瀆高師瀆小淮子馬瀆侍家上柳瀆下柳瀆此傍於曲折淮岸之間而瀦於淮之北者也淮河至北曲折之勢又復西南則有柳瀆子王家瀆南瀆魚梁瀆三家瀆此又循淮之曲折而瀦於淮之南者也詢之耆老舊瀆爾之衆蓋爲瀦泄引灌之利其傍爲良田今則或通湖水往來盈涸不常或者與湖淮相通歲久淤塞不相通濟其間頗有舟楫之利者惟馬邏港林家港爾水小舟楫不通農賈始病稍加濬鑿利莫大焉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以張瑄朱清並爲海道轉運使餽運多由海道淮揚運河堙廢不修至正末遂爲張士誠將史文炳所據者十有五年

國朝洪武三年知府姚斌開淮安城東北之菊花溝以通海運是時

朝廷以淮安侯華雲龍掌淮安衛事鎮淮安以航海侯張赫舳艫侯朱壽督海運供遼薊而已菊花溝俗名澗河臨河有閘啓閉畜水以濟運船有餘則泄之而東方諸鄉及諸州縣之米舄貨亦由此通俗號爲柴米河是時諸比船隻由此車盤入淮舊志謂一時稱爲水陸之便者也鹽城縣糧於此充運濟河夫二縣分修後鹽城充糧徙於涇河定于寶應而山陽獨任其役矣

九年命揚州府所屬州縣燒運磚灰包砌高郵寶應湖隄六十餘里以捍風濤

十六年儀真縣重建清江閘惠橋腰閘南門東潮閘以畜洩水利便漕舟欽仕兵部尚書單安仁奏建

二十三年命起蘇松淮揚丁夫修築捍海堰以後將常修築

二十八年寶應縣老人柏叢貴建言發淮揚丁夫五萬六千餘人開寶應直渠即月河初自淮樓抵界首沿湖一帶隄岸屢修屢圮民甚苦之操舟者亦甚不便由是就湖外直南北穿渠四十里築一長隄長與渠同期月而成引水於內行舟自是隄無潰決之虞民亦休息而舟行稱便

按湖外即湖東今其渠尚存是時不滑而且穿今漕舟發行屢有風險而渠不復何也

永樂二年命平江伯督海運由山陽之東瀾入淮時瑄爲把總官十二年於會通河運始爲總兵官總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是時五府重於六部以尚書宋禮督河道蓋副之也

七年平江伯陳瑄修築海門至鹽城捍隄八百餘里築高郵寶應范光白馬諸湖長隄於高郵湖內鑿渠四十里構梁以便牽道按此云高郵湖內渠則弘治間白侍郎所開高郵之康濟渠乃陳平江永樂時所開之舊道也開揚州白塔河以通大江建置新閘

瀦家莊大橋江口四閘江南運船由常州西北過江自運河至灣頭入漕河以省瓜洲盤壩之費其後道淤淺叉泄漕水及私鹽船隻從此入江難於防捕累修累廢不宜重開也

八年平江伯陳瑄置轉搬倉於淮安江南運船由五壩車盤入淮轉搬倉即宋之上供倉在倉巷歐文忠公于役志所謂遂次楚州泊於西倉飲于倉亭者也後因建常盈倉于清江浦此倉遂廢

十三年平江伯陳瑄疏邗溝引舟自大江歷揚州至淮安以通漕運詢山陽耆民得宋轉運使喬維岳所開沙河之故道引水自管家湖之馬家嘴至鴨陳口入沙河易名清江浦就湖築隄以便牽挽倣宋洪澤閘制創新莊福興清江移風四閘遞互啓閉或云初議欲由滁州六合縣鑿河通運緣河多石隄涸則損舟漲則尤險於是平江伯决意復唐宋之故道以爲雖有湖險人力可爲乃罷役行此按洪武時已由舊淮安之菊花溝通運永樂初又於淮安之五壩車盤運矣何緣至今而有他議也

十四年平江伯陳瑄奏建板閘并前四閘為五閘蓋漕河全用諸湖之水以濟運舟而五閘遞互啓閉䞉為避黃淮之水以其多沙泥易淤塞也

運河雖用湖水而湖水或多又於淮揚運河東岸為減水閘減水洞限則水勢七尺以下畜以濟漕七尺以上減入諸湖會於射陽湖以入海用水有節漕運既便岸東西之田皆利焉其法在淮則有高家堰有西長隄有五閘有諸壩以隔黃淮之水於外而泛舟其間在揚則有陳公塘以收三十六水之利在山陽寶應盱眙天長之界則有唐堰以節四縣之流湖水苟多則自運隄之減水閘洞以下於溪東至於射陽湖又東入於海揚之海只去黃淮也遠故皆通利惟淮之射陽鼓受黃波港汊對淤距海常幾考之舊法新莊閘口濶二丈二尺則水之入者亦二丈二尺無事閉之有運舟而啓舟過復閉所入之水從減水閘洞而瀉去者總計其口闊八九丈至於廟灣石磋之海口其濶又十倍之此一定之法永為利者若新莊閘常啓而不閉則水多或堙隄潰漏則水口之來者常千百丈區區海口焉能泄之

為運道之長計者復用湖之舊法而已諸湖列後

山陽縣津湖 即西湖在城西 白馬湖 在西南六十里 智劉湖 李皮湖 崔家湖 俱在城西高加堰內入湖以濟漕 徐家湖 在清江浦南凡黃淮水發穿阜陵湖泛青墩入此湖衝運渠其勢甚險高堰之北青墩至韓信城一段當築堰者為此今主事張譽於浦南築隄然必將堰乃免大患

江都縣召伯湖 在揚城北四十里晉謝安於湖瀕築平水埭田獲其利民稱其埭與湖皆曰召伯云

樊梁湖 在縣西五十里凡縣西之湖皆會焉東有石隄西風駕濤汩湧憂運舟溺而輒碎隄之中今民腴田否有湖患復河復隄奏請疏築參矣 灑火湖 在縣西南四十里

高郵州新開湖 在州西三里 甓社湖 在州西三十里

寶應縣珠湖 縣西 白馬湖 在縣西接山陽界白馬潦水來自西五閘廢水來自北五塘廢水來自南皆會于黃浦八淺

右湖

淮之隄堰閘壩涵洞淺鋪為運河而設者難以編年今類附於此以便查閱

仁字壩 舊志云在新城東門外洪武元年知府姚斌建 義字壩 與仁字壩相連 禮字壩 舊志云在新城西北 智字壩 與禮字壩相連 信字壩 與智字壩相連永樂二年平江伯陳瑄建

右五壩皆軟壩也紀事云永樂元年運道由江至淮安貯於舊倉車盤過壩復裝舡入河淮至陽武縣陸運抵衛輝自衛河達於京師九年開黃河故道自開封城北魚臺縣塌場口入會通河與海運並行十年尚書宋禮因濟寧州判官潘叔正言奏開會通河十三年始罷海運專於會通河運是年平江伯於山陽開沙河以達清口建五閘以出入而無車盤之艱矣

新莊閘口壩即清口也舊志云清口有洪澤閘八里新莊閘共六座新壩二座皆湮廢永樂十二年奏建新莊等五閘新莊之外不建閘亦宋人洪澤之外不置閘之意我 朝新莊之外有壩亦倣宋人新壩之壘則水發時暫築閘以遏水頭水稍定即去壩用閘如常至嘉靖八年河漕二院奏新莊閘口凡遇水漲則閉涸則開而以為常焉

南鎖壩在郡城西南三里國初廢宋磚閘而為此又於東岸立抽分廠於城西門外設浮橋蓋宋於湖中通行運船我　朝不復由湖恐商貨船料徃〻由湖而漏故設壩以遏之設廠橋以防之又湖水來特雨而漲自西而來直衝包家圍一帶運隄此壩之設又以禦湖衝而防運隄也

蕭浦壩舊志云在淮城西北四里宋時有閘魏勝守楚州調運兵糧由此宋河渠志向子諲奏請權閉滿浦閘遂為軟壩防內水之泄也河防議不欲開恐黃水灌入沙泥淤塞也

淮安壩舊志云在淮城西七里景泰二年栽其利害與蕭浦壩同二壩即今方信二壩之地據河渠志河防議凡謀國者皆以為二壩與渠俱不可開而芽店腳夫必欲開之區〻所得幾何而運道之漲淤軍屯民田塲置之濟沒歲捐公私不啻百萬故志議之言不可忽也

清江壩舊志云宋洪澤閘外有新壩我　朝平江伯新莊閘外有新莊閘口壩成化七年秋淮河水漲入新莊閘口忽涌而退自此至清江閘內二十餘里沙淤不通舟楫遂築清江壩以畜水運舡由仁義二壩車盤又於清江浦置東西二壩以助不及漕運通志之言如此

漕舡志又云清江二壩在淮流南岸去廠僅里許成化七年河院漕司集議設壩於此以車運舡近年河流數淤皆會注新莊閘口每將閘河淤淺若因將封閉以阻濁流使運舡由二壩車盤與清河對岸而渡不惟可以避長淮之險亦可以省閘河挑濬之費矣嘉靖年間漕河二院具奏行之

清口土山清口洪閘昔人築此以為表識又水自西北來運舡東

南風而至因土山之障風微水平往來便云余数汎舟其間乃知古人精思一至於此

高郵州蛤蜊壩在州東北

寶應縣槐樓三渡水石壩在縣南并水石壩俱七尺以下畜水濟漕七尺以上減以濟農也

右壩

清河縣新莊閘在清口南岸之內去府治西北五十里俗云大閘又云頭閘乃河淮之第一閘也

山陽縣福興閘在府城西四十里俗云二閘清江閘在府城三十里移風閘在府城西二十里以上二閘并清河縣新莊閘共四閘俱永樂十三年平江伯建板閘去府西十里永樂十四年平江伯建其時以四閘不能節水倉卒建木閘次年乃甃以石鄉人仍呼板閘云

減水閘五座內涇河閘在府城南五十里景泰元年知府丘陵建倉於此以免鹽城之運蓋前代通海陵之饋路也先儲廉訪為泗寇坐困南北不通全賴此以為命脉司經理之大計者宜留意焉此閘洩山陽運河之漲黃浦閘洩寶應湖之漲〻時二閘必開其一以洩之並開則下河之田盡浸矣嘉靖間水勢宜開黃浦而寶應之民欲開涇河閘督府總戎親至黃浦閘之二縣之田皆無傷近因下河田戶告塞二閘水滿而溢以致黃浦決口二年不能閉下河田民寔自貽害苦至極矣故不復二閘非全計也（此條與復閘制書及減水閘洞兼看）

新路閘三座（詳天順年之下）通濟閘一（詳嘉靖三十年今廢）興文閘（在城西南）澗河閘（詳萬曆五年）二閘最為洩水之衝其工不宜苟且無益反害也

舊城西水關一座北水關閘一座新城南水關一座兩城中有市河通貨郎兒行者居者皆便郎因洪水入城也閘以遏之閘不堅也土以塞之兩城乘脉不通士民能弊日甚君建堅閘而閘通則仁禮脈運隄之內舟楫往來行旅便益而地方灵澒庶可復回也此最為便益而人謂言之者以利未得而先被擾也如無擾則善政矣

請復閘舊制書云按閘移風清江福興新莊啓閉有期或二三日或四五日且洩為啓閘如啓板閘則閉新莊等閘如啓新莊閘則閉板閘等閘閉新莊等閘則板閘為平水閘板閘等閘則新莊閘為平水故啓閉甚易易也今官船由閘唱籌挨幫序行民船悉令過壩自便又有報水頭之制如淮水始發河水入河南界所在之人必報報必先水至報至新莊閘即下板貼席實土閘外又有土壩亦復實築之必俟旬時水頭已過大勢已退然後啓閘如常故河與淮非異常大發漫壩壞堰不得入山陽縱入山陽平地上水不一二尺旬時則定濁水泥沙淤淺至通濟閘其挑撈煩費四五十里而已近有議置通濟閘啓而不閉受淮之清水省其挑撈煩費是以經清河來者為河經泗州來者為淮事之大謬亦至如此典籍記載多未嘗論按我

朝河渠典云弘治五年從黃河南決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潁州東入於淮又浚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派一由宿遷小河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河同於淮從來久遠豈今日清河泗州而始分清濁耶舊清口正在西回北顧之間土人所謂回溜者也雖在河淮之中獨無河淮之險泥沙不停風浪不及乃地勢水性之自然非人工功力之所可致清江壩置此新莊閘又在

其內加之啓閉有制故垂三百年無大患且今通濟閘正當直南射之衝又啓閉失制故頻年河與淮建瓴下山陽濁水泥沙直向寶應之南山陽北頓劳客舟矣

漕船志云永樂十五年例凡閘惟進　貢鮮品船隻到即開放其餘船隻務要待積水而行若積水未滿或積水雖滿上向船未過閘或下閘水未滿不得擅　開若豪強之人逼脅擅開走泄水利及閘已開不依幫次爭先鬭毆者聽所在閘官將應問之人拿送管閘并巡河官處究問因而閘壞船隻損失進　貢官物及漂流係官糧米及傷人者各依律例從重問擬干礙勢豪官員　参奏以閘運糧旗軍有犯非人命重情等候完糧回日提問其上閘船已過下閘已閉積水已滿而閘官夫牌故意不開勒取官船錢物者亦治以罪

治河錄云嘉靖癸巳河道潘中丞奏工部題覆奏　聖旨俞允清江新莊等閘如濟寧事例依特啓閉行主事徐存義欽遵施行訖

朝宗閘河渠志云舊置宣和間廢向子諲奏復近於水月寺邊造閘洩漲水入澗河亦其意也

興文閘在府城西南萬曆五年知府邵元哲建減水入城河城河西北地高東南地卑洞為隄乃可放也

澗河閘萬曆三年都御史王宗沐建

徐酒吳節為平江伯祠堂記云沿途楗石春土為棋閘水以時縱閉其閘以座計者五十有奇

揚州府江都縣新廟等十一減水閘俱在府城北朝宗上下二閘在府城東灣頭鎮成化九年侍郎王恕建新開閘在府城東北六十里宜陵鎮白塔

河口　召伯上下二閘在邵伯鎮洪武初建　大同閘在府東　通江
閘　瓜口閘在瓜洲鎮天順間巡撫江南都御史周忱建以閘留潮
水名留潮閘接運舩嘉靖四年漕撫都御史高友璣總兵官楊宏
以叅將張奎議奏移建於南改今名云
儀真縣羅泗閘在縣東南　通濟閘在羅泗閘北　響水閘在通濟
閘北　裏河閘在響水閘北以上四閘皆成化十年管河郎中郭升
重建　新閘在縣東北弘治元年建　濱江欄潮閘在縣南弘治間
漕撫都御史張敷華總兵官郭鋐建議　東門新高楼二減水閘在
縣東南按宋史有修復儀真等處澳閘則成化以来所修建者皆修
復其舊耳
高郵觀橋上下二閘在州𨗳觀橋下軍遷王琴二減水閘在州

寶應縣附城南北閘南北五里閘
右揚州諸減水閘甚多然莫可紀也聊紀其有關運漑者耳
志云六閘既修誠為通州無窮之利然其中有可論者大率謂建閘
於上而減水於下必於下處先立隄防使有灌漑而無滲漏可也若
高下俱利必建閘於適中之地使旱不病於高澇不病於下如唐家
閘及通州如皐之類此以地勢言也及有石港閘東之宣家壩其水
通海多蟹族秋深取蟹者利水之流也恒盜決焉其塞也必待来歳
麥熟稼事將興之時而取鹽魚人利舟之出入皆久然後塞以故上
流數鄉之田歳憂旱者此之故也較其得利甚微而貽患其大宜於
石港置上閘宣壩置下閘中閘冬春閉而夏秋啓下閘夏秋閉而冬
春啓更視旱澇而權宜之則麥稻魚蟹皆獲其利矣此以人情言也

據宋志載　朝山陽閘制皆沿于宋而修飾之宋城西有磚閘一西
斗門二以接湖水今改為新路閘三城東有朝宗閘一以洩近城之
潦今改為磚閘清口南岸有八里洪澤六閘今改為新莊等五閘五
閘迭互啓閉以節運渠新城有北閘宋為北辰閘閘常閉議者請閘
之以洩潦水時黄淮忽暴漲入城城中大浸越旬日乃塞之大抵市
人圖目前牙脚毫末之利多輕言以自便而不顧地方之利害率如
此毋輕聽焉
右閘
高郵減水碶十五座在州南沿官河塘岸三在州沿湖隄六在州東
沿運河塘岸六
寶應縣減水洞二十一座俱在官河塘岸舊有十八座成化三年知

縣曾璿增置五座
山陽縣減水閘洞十一座寶應止受湖水而塘岸之洞二十一山陽
内受湖水外受河淮而減水之洞減半殆由洞下民田於水發之時
倡言閉洞閉洞而漲決塘岸所傷益多此山陽之田所以劣於寶應
也然欲保全漕農則減水之制尤為切云
鹽城縣廣惠碶一名石碶口在城北三里高寶興鹽之澇水皆由此
入海宋淳熙紹熙載　朝洪武間皆重修每海潮猛大亦入病田田
戶塞之田益浸萬曆四年重修如故
右碶洞
捍海堰在山陽東六十里者唐大曆中李承所築又名常豐隄在鹽
城界者宋天聖中范仲淹所築又名范公隄興化泰州如皐海門鹽

城山陽皆有之洪武間修築以後常修不繼堰下舊有涵十餘海水入則近涵之田偏近涵田戶請塞之而積水經年種不時下又請開之大抵水有利害歐文忠公謂擇其利多而害少者為之范公留涵正鑑此意塞者何哉

山陽縣高加堰漢建安中陳登所築一名捍淮堰永樂間平江伯陳瑄嘉靖間都御史連鑛隆慶間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燭重修學士丁士美有記

北神堰吳夫差所築在郡城北五里宋曰平津堰我　朝為新城北閘唐以前漕舡俱渡堰入淮至宋始為直達之法漕舟由六閘以入淮云萬曆四年築西長隄即其地也

西長隄自清江浦築王廟起至柳浦灣止長六十里乃合吳北神宋平津而為一者永樂間平江伯陳瑄嘉靖間都御史連鑛皆脩之水湫敗萬曆間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燭重修

新路隄宋嘉定間太守應純之於管家湖中心築隄永樂中平江伯陳瑄重築皆以土天順間知府楊最始砌以石焉

漕隄一名河塘自郡城南角樓至黃浦六十里永樂中平江伯陳瑄因隋山陽瀆御隄而修之者隆慶六年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燭萬曆四年都御史吳桂芳知府邵元哲俱重修

包家圍隄北自柚分廠南至蔡家圍長七里西以管家湖陽義港水至為危險元至正間有包飛者占佃淮陰務水田一圍故鄉人名曰包家圍嬰因水蓄圍穿頹為糧額所負其田多年蕩之而子孫歷守其半水穿圍而下則東方之州縣皆病矣河道衙門每春中撥銀山

陽縣調夫合舡帶土常因水發圍功隆慶五年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燭發帑募夫於農暇修築比常更加高厚其險處采抱樁埽始堅完矣

清江浦南隄萬曆四年主事張譽新築以禦河濤護市宅者民甚賴之

板閘隄在漕河東岸北接舊隄南接護城隄以禦漕河之漲水民甚賴之萬曆五年主事陳瑛築

護城隄自南角樓起至鍾樓止隆慶五年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燭所築自鍾樓北至板閘南隆慶三年侍郎翁大立所築西長隄以禦河淮之漲水于外護城隄以禦漕河之漲水于內中間民始無浸而奠厥居矣

水月寺隄自南角樓至東仁橋中間有閘運河水漲必由閘而泄比隄不固則漲水未泄而隄東之田園皆浸矣宜堅厚之

唐堰在郡城東南七十里唐時所築（詳唐太極元年云後）

白水塘三堰在郡城東南九十里鄧艾所築（詳南唐保大中及宋嘉定中）

石鉅牙俗云磯嘴在滿浦坊西北（詳天啟條下）

鹽城縣岡門鎮堰去縣西一十八里自鎮至新河轉由侍其汊皆有古堰址每歲灌溉田禾民獲其利

大通堰去縣治北三里洪武二十九年主簿蔡敘瑜創築

徑口堰去縣治西二十里岡門鎮東連運河西連馬鞍湖通商貨民多便之

張岐塘去縣治西北八十里廣三十丈袤三十里其東又名高蜿塘

侍其汉撰紹熙五年知縣徐挺之洪武二十九年主簿蔡欽增俱重

修

高郵州范光湖石隄在州西北洪武初年迄七年修開復河并為隄

永樂七年重修弘治二年修石復河曰康濟河

寶應縣珠湖石隄洪武九年迄二十八年開復河名直渠為土隄從

將渠南北口塞參奏未開

江都縣召伯埭晉武帝太元十年太保謝安出鎮廣陵之步丘步丘

召伯埭也在揚州城北六十里安於此築堤利漕便農後人思之比

於召伯故名召伯埭埭隄也淮揚人呼曰河塘

儀真縣陳公塘漢建安四年陳公築　上下雷塘句城塘　通名五

塘瀦漕溉田為利最大成化八年正德十六年嘉靖十三十八年俱

修築此塘廢則漕渠或涸立涵洞則病漕溢則迤東之田皆浸矣

右隄堰塘

清河縣清口以南有五閘無淺鋪

山陽縣板閘之南有五鋪係軍夫西岸多決因此處通湖有走漏商

稅舡料之弊歲歲決處宜加築高厚庶無走泄漕河之患　有四鋪

係民夫　城南五里鋪在包家圍　十字亭鋪在城南十里　灌溝

鋪二十里　辛店鋪三十里　平河鋪四十里　涇河鋪五十里

黃浦鋪六十里　自十字亭而下諸鋪有司兵無歲辦

寶應縣九淺子嬰淺瓦店淺槐樓淺丁家灘淺白田淺十里淺白馬

湖淺黃鋪淺每淺有鋪舍老人一名共夫四百三十名歲辦椿木四

千三百根草四十三萬束樹木多寡不等

高郵州一十一淺王琴淺車邏淺五里鋪淺丁家灣淺小北門淺九

里淺城店十里橋淺張家溝淺丁志淺永安淺界首淺每淺各有鋪

舍老人一名夫四十名歲辦椿木四百根草四萬束樹木多寡不等

江都縣一十一淺花家園淺李家庄淺姚家濼淺吉祥庄淺江家庄

淺東西灣淺柳青湖淺宋家淺頭潭淺浪馬胡淺辛廟淺每淺各有

鋪舍塘長一名夫四十名歲辦椿木四百根草四萬束樹木多寡不

等

儀真縣三淺麻線巷淺張家蒲淺蔣家滿淺每淺各有鋪舍老人一

名夫二十名歲辦椿木一百根草一萬束樹木多寡不等運司志云永樂中平江伯於運河隄上置立淺鋪添備椿草遇有淺處即為補治

按山陽縣無淺鋪漕河之東自十字亭而南至平河自涇河而北至

於平河會流入於射陽湖兩十里有木閘有涵洞泄水入海漲特又

塞今為長計合於以木石多增涵洞令人看守之大凡隄下之人常

建議塞閘洞惡水多也殊不知水大必漲漲則必潰潰則久甚孰若徐

徐而下雖多不為害矣

右淺鋪

正統間黃河泛溢每水一斗其泥數升匯於清口而為洲者十餘里運

舟不通有司奏上徵數郡人徒疏濬久而弗績一夕衆見平江公擁騎

從行水上若行工者然旦日沙徙水通運舟大利郡者石士寧等率士

民以狀　聞詔如江西常用故事賜祠額春秋祭享

景泰六年都御史陳泰修濬揚州儀真瓜洲河道

天順七年淮安知府楊景築管家湖中心隄隄自宋應純之始也　朝

平江伯修之以為牽路皆用土築至是始用石砌隄中為三閘旱則引
湖漲則泄之於隄上為淺鋪有曰四五鋪者屬軍衛屢修屢決此處即
鴨陳口可通馬家嘴徑達南鎖壩商舟行湖中有漏稅料之便故兼時
即為決時之計督工者之慣也須堅築以禁絕之唐末諸將留賊養寇四五鋪之弊政如此
天順間道都水郎督工於山陽滿浦坊作石鋸牙其制上布七星樁樁
上甃以石石有筍筍相入縫有錠錠三層灌以糯汁砌以油灰長十尺
俗云磯嘴其制乃古之鋸牙而以石為之也其費金蓋三十萬大抵黃
河之水入中原半雜泥沙急則倂緩則澱故一激於三門再激於呂梁
呂梁以下水勢平緩故三激於滿浦使之翻騰踊躍以入于海法亦巧
矣今浸入水中者微露形跡或以為護南岸之衝洶蓋其然豈其然
余頃在西橋灘岸之上而望黃淮從西北數十里直射而來然後折

東北而去其勢奪運河而南潰直百步灘昔人於上流置石鋸牙激
使北去今已沉陷不可復作議者欲因地形為木鋸牙三功與石等
此易見也而人莫敢言者蓋水發時歲護南岸百凡用度皆取之民
民貧苦擾故有開北岸沙濟草灣河疏海口之三說不過嫁禍於北
以自幸免爾然運道民生所係不小若捐數千金自足辦此矣以擾
為

成化三年定諸儀真瓜洲二港之例先是儀真壩下黃泥灘直河口二港
瓜洲壩下東西二港江潮往來淤澱舟不能行是年始定每三年冬月
江涸之時發軍民人夫挑濬一次

八年侍郎王恕郎中郭昇於上下雷塘各造石閘一座水磑二座句城
塘陳公塘各增築隄岸各造石閘水磑數如雷塘

十年管河郎中重建儀真羅泗閘通濟閘響水閘裏河閘南京吏部侍
郎錢溥記

弘治二年戶部侍郎白昂奏以會通河之餘貲開複河於高郵湖隄之
東名康濟河大學士劉健記大略云張良珠璧社石臼平阿諸湖[illegible]風
通每西風大作波濤洶湧舟與樁石遇輒壞多沉溺
高郵州運道九十里入新開湖湖東直南北為隄舟行其下自國初以來障以樁木固以磚石決而復修者不知其幾其西北則與七里
[illegible]於是開河避之自州北三里之杭家嘴至張家溝長竟湖廣十丈深一丈
有奇而兩岸皆擁土為隄樁木磚石之固如湖岸首尾有閘與湖通岸之東
又為閘四涵洞一每湖水盛使從閘涵洩焉而漕舟往來皆安流矣按高之
複河乃洪武中之舊道而今重闢之者世只曰白公云

四年從漕運總兵官都勝言浚揚州揚子橋灣頭河道凡發丁夫萬餘
弘治六年重建儀真縣新閘尚書王㒜有記又建栅湖閘學
士楊一清有記

正德十六年管河郎中楊最奏寶應湖極險當倣高郵康濟河事例修
築越河免沉溺之患自是言者相繼是年漕撫都御史臧鳳奏請復修
五壩

嘉靖三年郎中陳毓賢請於寶應高郵湖隄建閘十座以洩水患是年
漕撫都御史唐龍於淮安城西北開烏沙河築方家壩以車船隻壩內
建閘其歲大饑以此濟貧民搭夫之急民甚便之初知府葛木恐河淮
內侵持不可淮安衛指揮熊棐同府議卿官都御史潘塤作河防議云
地名山子湖連雀瀨一帶正係受水之處此處築堤高厚尚恐不能捍

水乃謬於此閘方家壩受水先年水漫黃沙從新庄閘口入猶是以口受水不能深入僅止於清江閘上下挑濬無難近數年沙從方家閘湧入是割心穿腹以受之大小支委遠近溪河無不淤塞而黃沙排淮泗而注之江矣外河去裏河溪橋近處止闊三十餘步遠亦不過六七十步逼近運河不但毀閘猶宜加土填墊高厚自山子湖至窰溝又須築長隄以護之萬曆二年漕撫軍門都御史王宗沐築西長隄適在其處而方壩內外沙淤商船遂斷其亦天人之會歟

國初制置隄堰閘壩抗河淮而之海今河淮之水由方家壩南奔而東流停緩海口沙之議遂起今長隄築矣欲求清晏惟修高家堰樓五閘之啓閉抗河淮以入海而已矣竟運道廢興自此而分田民貧富由此而分悔之已晚不悔其烏極乎

五年御史戴金請浚儀真瓜洲寶應隄下久塹河道若子嬰溝接運河長沙溝通官莊俱入廣洋湖劉家溝通氾溝溪望直溝出官河三里溝通七里溝出蒿頭溝寶應縣東門外起至流星壽君師廟起至華忠蕩蒿頭溝起至射陽湖以便泄水以通舟檝

七年寶應縣知縣閩人詮請於寶應縣范光湖東開築越河就中建減水閘五座濬赴海渠五條使行舟皆由越河湖水減于五閘閘水下于五渠則舟免風波之險水得豬泄之宜御史王鳴奏開內河行舟以保漕運建閘座以固河防是年漕運御史唐龍奏乞于三汊河口儀真上游之地建閘座以盡漕利

八年總河侍郎潘希曾奏准漕撫都御史唐龍咨稱成化七年因漕河水涸將新莊閘築閘在清江閘設東西二壩於漕河之北岸淮河之南岸順淮河而濬之以為月河出於淮近日水漲壩埂俗決往來船隻經行乞將河口一帶淤沙挑濬疏通仍將新庄閘增築高廣伺來歲水漲即並(仍)用土填塞以遏流沙之入船隻照前俱由月河往來水消仍復開行自後凡遇水漲則閉水消則開而以為常則經久之計庶或在此該河院具題工部覆奏准行(以嘉靖三年閉方家壩及三十二年開清江壩及唐公此奏而合觀則方壩不必開開亦無用河防議之議誠有見也)

十年御史閩人詮再奏修寶應越河戶部員外郎范韶陝西按察使仲本俱奏修寶應越河(以地方災傷工力重大欽拜未動手幾無補)

十三年總河都御史劉天和奏　詔特起治河成功有問水集云議者以為黃河汎溢中土盡由東海口近年漲沙下壅上溢而然已議濬海口矣初亦甚奇之及觀於淮海而始知其妄蓋東海北口實有沙而南

口更衝廣耳又云自板閘而下相度地形中道別開一支河河口亦建閘各高其隄防淤則濬其一而開其一以行舟可免停泊矣又云淮揚諸湖每風險壞舟近范光湖於隄外開支河行舟以全運事用心仁矣議者謂不獨范光凡諸湖之廣而畏風者皆可為支河更多開減水石壩壩底平鋪巨石而酌其淺深俾湖水淺不致阻漲不致衝岸壩外則開渠以通瀕海魚鹽之利民田亦賴以灌溉矣又云據泗州知州李天倫留守張應柷鳳陽知府劉倭泗州指揮張鏜奉祀朱道光撫匠役王良等量得自淮河見流水面至岸地比水高七尺又自岸至　皇陵南湖水平面比水高七尺自湖水平面至下馬橋邊地高八尺四寸橋邊地至　陵門高六尺　陵門地至陵地高一尺七寸共高二丈三尺一寸況基運山俱土岡百餘年來每歲水溢未聞衝決俱經題奏如議云山陽

河役獨累滿浦夫夫家妳稱於滿口私嵗漏船税商税者思假閘故借口於　皇陵以便其私觀此條所論可知矣

是年揚州知府侯秩開句城塘閘淮安知府王鳳靈開涇河以通射陽湖可以灌田泄漕渠之漲人咸便之

十七年都御史周金奏修寶應湖岸濬山陽運河自清江至十字舖長三十里深一丈闊二十丈役夫十三萬自弘治以來始此大濬通利者數十年修山陽運河減水壩涵閘舊為石限七尺以上減入射陽湖今擬為九尺修新莊等五閘嚴啓閉之節惟通運船餘皆由壩車盤運河無淤淺漲溢是時高加堰惟募鄉夫為之時時補葺後省募金歲數百而調丁夫甚艱堰不時修于是決甚而工鉅矣周公在淮六年知漕渠水利甚悉人至今稱之

十八年修雷塘

三十一年漕撫都御史應檟於三里溝建通濟閘先是都御史潘塤著河防議以黃河自徐而來逼近新莊閘口黃沙易入欲於福興閘上下穿渠而南又折而西迂回稍遠開新口以引清淮多置閘座啓閉廣隔沙淤都御史唐龍都督周于德用水平法準量新口地勢高于淮城不可開都御史王杲亦令山陽知縣莊臨民勘議莊議如周且為宦達錄言將來若開此口必無淮城矣參政李元聞而是之曰此河防正議也序而梓之未幾潘撫河南寔督孫家渡之役親見黃河分流由渦而至清口遂決意主修高加堰不使河淮泥滓一毫入運河矣

按潘議謂清口河直逕故欲添閘閘河令其迂迴屈折免河淮沙泥之入省挑濬耳應之閘非潘意也潘之意後主於堰令人不講其已築之堰而傳其不行之議何哉

三十二年淮安知府姚虞築清江浦壩并開月河商船便於盤剥而舊時方家壩口外日淤生理盡歸於此先是都御史唐龍開方家壩河時有以腹受沙之論今壩外積沙數十百丈堂可引之入內矣未幾唐有清江壩車盤之奏而方壩自廢

隆慶五年都御史王宗沐修高加堰

學士丁士美記云山陽舊有高加堰去府城四十里其最關水利害者曰大澗口當淮泗二水合流之衝二水東北與黃河會堰迤西入于海比歲河流衝決則淮泗汎濫勢必由澗口建瓴下注匯于津湖甚者穿漕隄入射陽湖而山陽鹽瀆之間以及於海陵諸地通為巨浸間者黃河亦為牽引而漕渠日就湮淤通者郡守陳公督撫王公發節募民成之

胡應恩曰堰無壞也私鹺之家必欲其壞也閘當啓閉也而樂商税船料之涌者惟恐其有閘也利鉅而說行何怪哉昔唐劉晏為度支使以為辦集衆務當用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余以為士類必賢者始可倚賴否則方且為彼之義士方且為彼之忠臣矣晏在江淮久其言必有所試云

夫運河為邗江自成周以來史傳明白我　朝直名曰清江又何疑乎詳在哀公九年或以為盱眙曾通運又以為洪澤在盱眙甚至以為揚城以北非邗江者何也高加堰淮揚之第一防也曰可修者什一曰不可修者什九何也蓋運河至淮城之西屈曲而北又屈曲而西又屈曲而西北以出清江口中間於南鎖壩設抽分廠於西門外設浮橋於板閘分南署於清江分二署於淮北立分司於馬頭設巡司重關

壘防有人守之而於鎮城之中開府設帥分署本藩梟列郡縣衛所而董察以時察路以漕運為　國家之大計課鹺以資京邊稅料以助漕艘至緊也今私鹺之家及利稅料之漏者以此為大忌夏秋之間大浸稽天士君子方以為戚而彼風帆便利自黃浦以北抽分廠以南凡攔卒不到之處任意南北出入堰口故以為運河在盱眙在洪澤而曰非邗江曰堰不可修其言如此其心必欲無閘也無堰也無官府也而後快今上司坐牙皆彼所不顧之地而彼所自縱之地一切無禁其設邪之黨謗言曰出上之人方降顏色以來之層疊出以詢之意我懷為稷之虛心而豈知其為桀跖之說間也愚以為言之不詳則上之人無由聞知上不知吳安能復漕規三百年之舊而救淮揚數千里之溺哉

愚以為我　朝立法莫詳於運河一帶而莫不詳於高堰之閘自高堰而北由板閘則通淮北諸鹽場自高堰而東由涇河黃浦則通淮南諸鹽場自堰而西則通盱眙自堰而南則通天長東西二百餘里南北四百里其地至為要害中間止設洪澤巡司豈能兼制故高堰修雖馱負之秘未能盡絕而巨艦連檣之大猾可歛也

萬曆二年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燭重修西長隄幫築西義橋橋岸先是橋工皆取於民競言岸下走沙不可築陳公以公帑成之至今稱便又修鹽城石䃮海口初士民言不便大學李春芳力言其便至是成焉高寶興鹽四州縣之澇皆於此入海士民復稱便山陽之澇於廟灣口入海水極大亦於此入海然非山陽之正路也

王宗沐淮郡二隄記云郡城專受淮勢自西南歷清河而東與南湖

佳隲拳土故自高加堰不治而淮輒灌入湖幾受其半淮揚兩郡皆困中終不治則妨漕余惕為按之信然乃檄守文燭以餉金六千致鄉先生周君千德君表胡君効謨君應恩築焉又明年癸酉伍月淮水溢平地高三丈餘而以堰故不入湖郡之南鄉與揚皆無恙然勢撩郡西合黃河析而經北城下安東則洶湧幾齧西橋奔漕河而出余為之不寐者三夕幸而勢稍殺則又以其氾濫四溢出禮信壩及盜池山民在巨浸中至八月而始涸余以災請幸　天子仁聖捐米數萬石賑之又允折漕糧是時章淮獨漲使稍遲半月與黃河並發則事不可支矣是年冬余再檄余同知時保以賑之餘米一萬石募夫築郡西長隄焉高加堰自武家墩起至石家莊止計三十里而進為丈五千四百隄面廣五丈底廣三之而其高則沿地形高下大都俱不下一丈許而又於大澗小澗貝溝舊漕河六安溝諸處為龍尾壩以遏奔衝自澗口以達章家莊濬舊河以泄湖水使不齧工凡五十日而畢郡西長隄自清江浦栗王廟迤東歷大花巷由西橋相家灣直抵新城過金神廟止柳浦灣六十里而近為丈八千七百九十八隄面廣四丈底廣三之高可七尺餘蜿蜒如長虹以障郡城之北工凡三月而畢余按淮安郡三城在淮與漕河夾中自嘉靖中年以來無歲不被水而其最甚則己巳癸酉極矣鞠為大浸不見水端民之棲樹巢塚以救旦夕即余疏中所道蓋其十之三四也而二隄並峙高加堰獨抗淮於西南而長隄又障河於西北蓋至是而居者田者皆有寧處可望生全無昏墊矣顧淮水高於郡勢若建瓴而下使其發時與河鬬則為慮尤巨且西長隄雖障溢水而其從下齧而崩

者不能却河故去城數十里，而今乃在城下，是其大勢漸侵而南，可覩也。開草灣以分勢，通澗河以防溢流，余心耿耿，切而力已詘，民亦告病，姑少休之以待。西長隄在新城西北東者，即宋北辰堰，歐文忠公飲于北辰登倉北堰上亭者也。

淮郡二隄五閘與海口利害相關，而淮南北海口志載不詳，今條列如左。

淮南之海口二

山陽縣廟灣海口，在縣東北一百八十里，凡山陽之漲水入射陽湖者，自此入於海。舊口闊一千六百步餘，今闊六百步餘，水大至則口與海漫而為一矣。詳嘉定志

鹽城縣石䃮海口，在縣東北八里，凡高郵興化鹽城之漲皆由此以入於海，凡射陽湖水多黃沙亦漫至此，南至興化舊阻，今通矣。喻口去鹽城縣治東北一百二十里，射陽湖由此入淮，次於海口也。

以上諸海口舊本無淤，近日之淤由黃沙而然。然堰閘修，清水時下，歲久自通利，自昔然也。蓋海水潮汐日二至，每入也以二時，其出也亦二時。二時之出係入水，二時之入則海水。海水過湖水不得流者每日有八時，黃沙寧無停乎？故堰閘修則黃沙蕩，湖水滿滿深闊，入海處處無礙也。諸小口不能悉

淮北之海口二

安東縣張網海口，在縣東北一百二十里，黃淮之支流於此入海。其各鹽場及村鎮皆有小渠通海，然莫足數也，故不錄云

海州東海口，在州東一十五里，黃淮之正流於此入海，凡淮北諸川皆附焉，舊闊數十里，今闊十餘里，水大至則與海為一矣。正口雖淤，舊口更闊

諸小口不能悉

以上諸海口，今自無淤，而近日之淤，以黃沙而然。然正口減半入傍口，傍口數十道不啻也。若修堰閘，使黃淮水勢不南分而合力以之海，則新沙不停，舊沙自去，而上流不為敗矣。海水潮汐與南口同，但海水推入，如禹貢之逆河，彼一黃河猶能挾沙以入海，今更協以淮水而力益大，沙隨水去，復何疑乎？此條之前及後，劉中丞所論皆已明白。閘之海濱之夫又曰：海之深不知其幾千萬丈，而沙出其上，人工所去，每日不能尺寸，而潮汐一至，頃刻而平，況未可施工乎。吳司空有淮不可分之說，詳在定議，與此正同

海道自兗而北以至於薊，自揚而南以至於廣，其海口內外皆有山有島，惟淮口獨有沙，潮落微露其形，潮來則濤翻其上，勢若排天。海口之水，視堰閘之廢興以為遲疾，蓋修堰閘以抗黃淮，不南分而東去，東去疾則海口之水亦疾，疾則無淤矣。

夏禹時黃河由北入海，自周定王時徙砱礫南浮于淮，始由東海之口。漢武帝時河決瓠子，通于淮泗。唐宋屢決通淮，雖入東海，無幾何而復北。惟元季合淮以之東海，至今四百年而不變，此天意也，何近日之多議乎。

揚之地高，江淮不能入，運河之漲又多有閘洞以減殺之，呂泗料角諸口入海又近而無礙，故水患少。山陽地卑，去東海口也遠，黃淮驟至，堰閘潰敗，則波及海陵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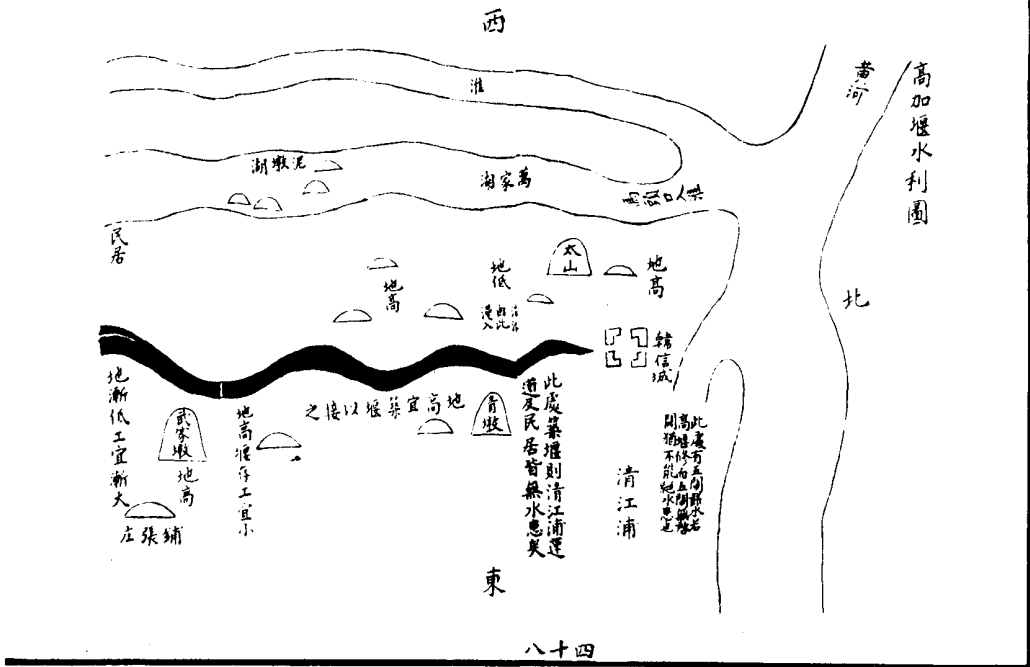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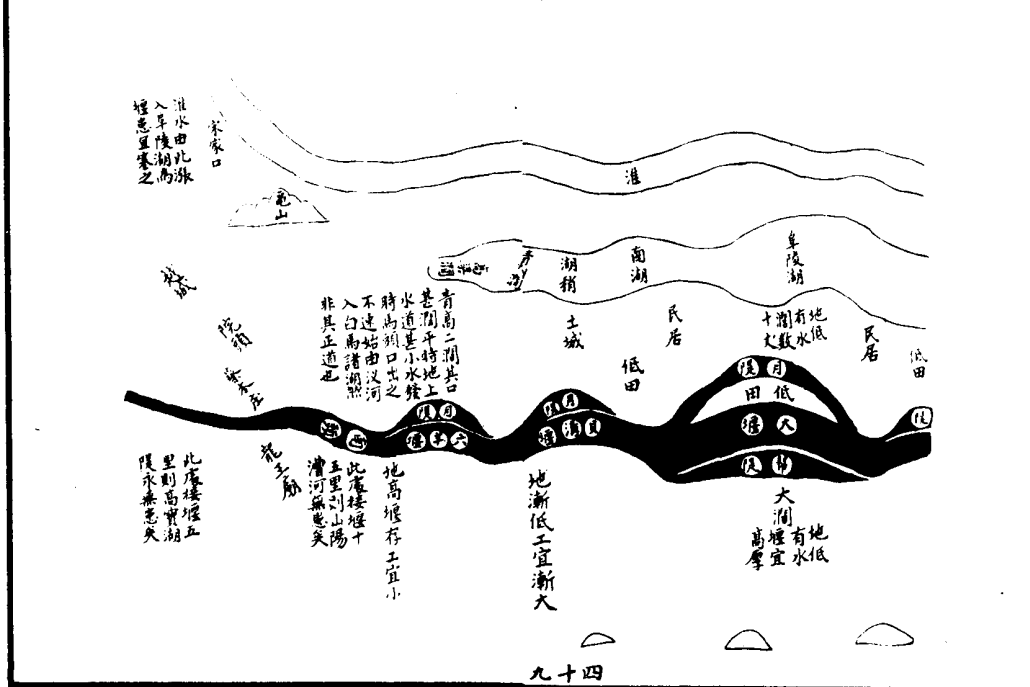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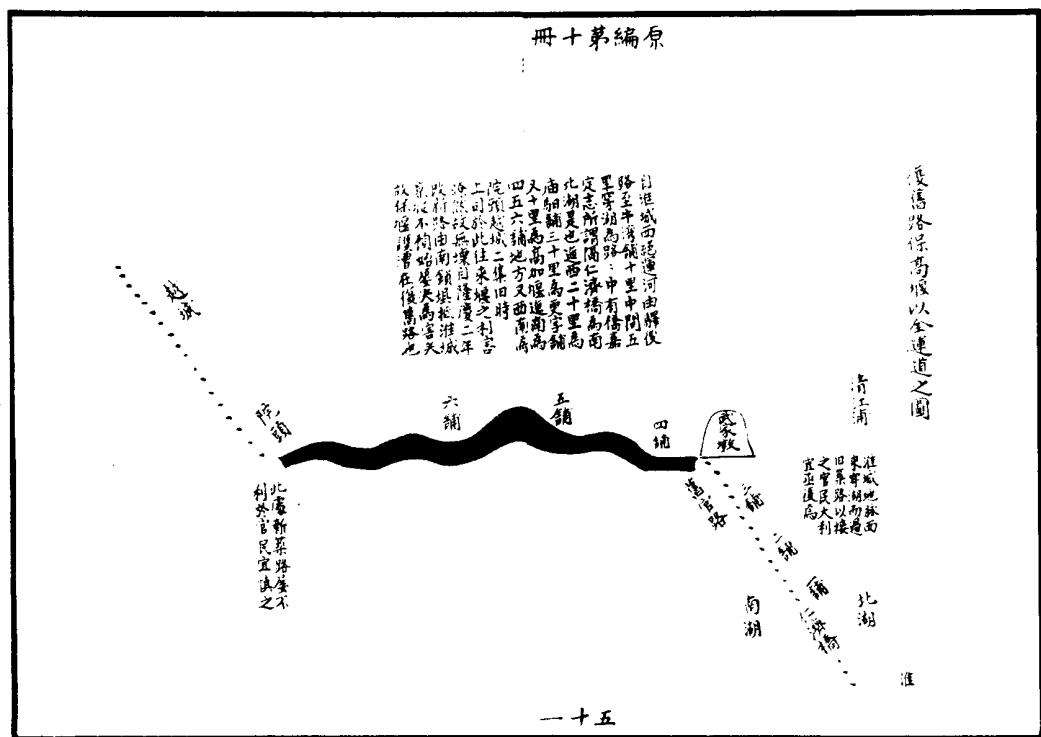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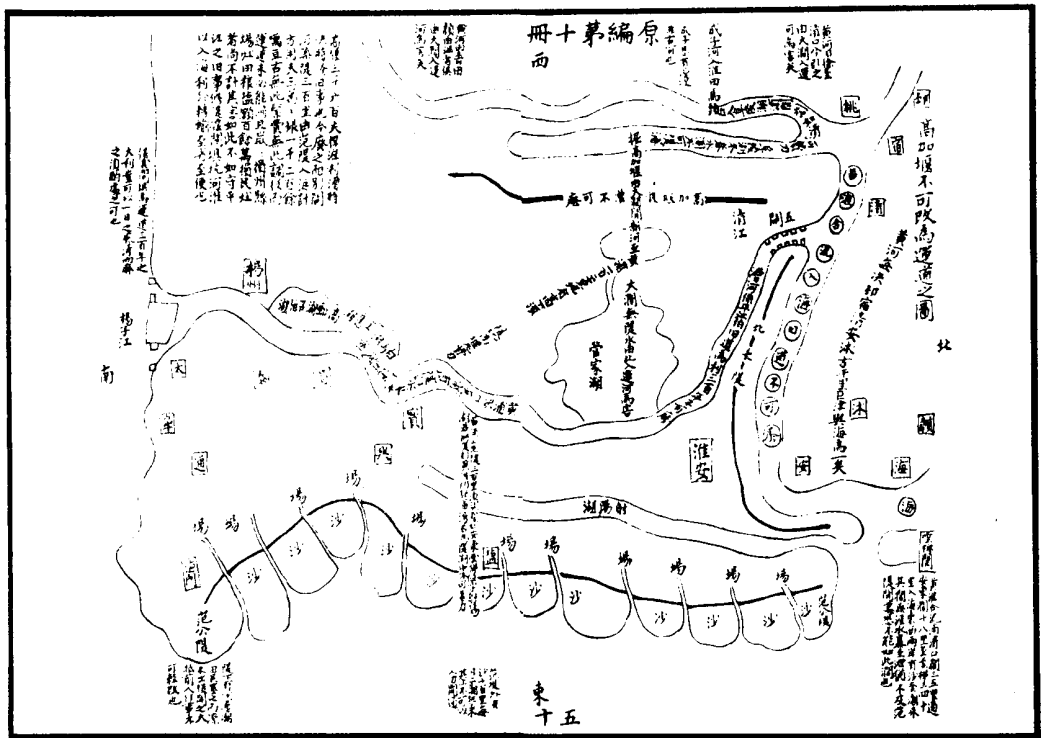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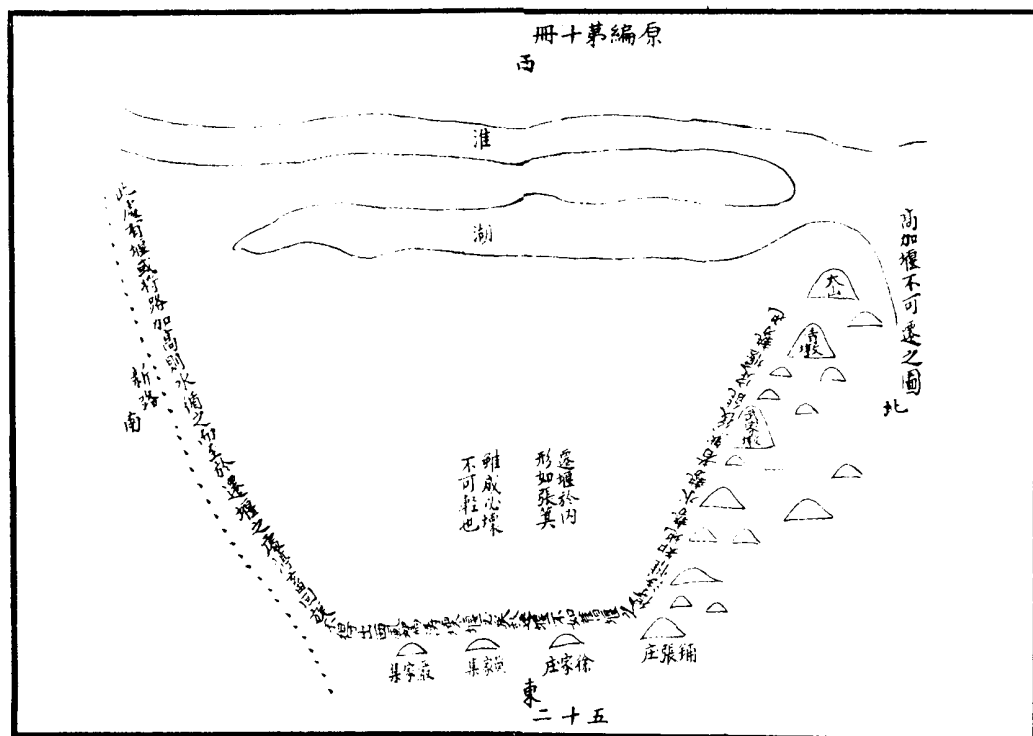
三年，都御史王宗沐從知府邵元哲議，重修高加堰，又開菊花溝以泄三城之水，凡東方之水易冊槽皆通，民稱便焉。

五年，侍郎吳桂芳、知府邵元哲、同知劉順之、通判王弘化增築山陽運隄，皆高厚，自板閘以南至黃浦，長七十里，閉通濟閘，建興文閘，及修新莊等閘。主事張譽築清江浦南隄以禦湖水，加河岸以禦黃淮之水，加清江閘土岸以便運舟之牽輓者。主事陳瑛加板閘漕隄，北接平江伯陳瑄舊隄，南接侍郎翁　新隄。新隄因挑河出土而為之也。

高加堰水利圖
西
東
北
淮
黃河
泥墩湖
萬家湖
民居
太山
地低
地高
韓信城
清江浦
武家墩
青墩
地高宜築堰以接之
地漸低工宜漸大
地高堰存工宜小
此處築堰則清江浦運道及民居皆無水患矣
輔張庄

宋家口
龜山
淮
阜陵湖
南湖
土城
民居
低田
龍王廟
地高堰存工宜小
地漸低工宜漸大

原編第十冊
高加堰不可改為運道之圖
西
北
南
東
清江
淮安
揚州
管家湖
射陽湖
揚子江
范公隄
十五

原編第十冊
復舊路保高堰以全運道之圖
清江浦
越城
六鋪
五鋪
四鋪
武家墩
北湖
南湖
淮
一十五

河防一覽　高堰居淮安城之西南隅、去郡城四十里、而堰內為山陽縣之西北鄉、地稱膏腴、堰外為阜陵洪澤等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之水、出清口、會黃河、經安東縣、出雲梯關、以達于海、此自禹迄今故道然也、堰外尚存陸地里許、而淮水盛發、則及堰址、原周以前無考矣、史稱漢陳登築堰防淮、至我朝平江伯陳瑄復大葺之、淮揚恃以為安者二百餘年、歲久剝蝕、而私販者利其直達、以免關津盤詰、往往盜決之、至隆慶四年、大潰、淮湖之水、洚洞東注、合白馬氾光諸湖、決黃浦八淺、而山陽高寶興鹽諸邑、匯為巨浸、每歲四五月間、淮陰畚土塞城門、竇穴出入、而城中街衢尚可舟也、淮既東、黃水亦躡其後、濁流西泝、清口遂堙、而決水行地面、宣洩不及清口之半、不免停住上源、而鳳泗間亦成巨浸矣、故此堰為兩河關鍵、不止為淮河隄防也、

高家堰圖說

自高堰北至韓信城約長五里，此水常平陵湖，自此決入櫃底，築堰遏之，以護運道及清江浦民居。　高堰南至武家墩二十里，地勢雖高，亦近湖水，宜築堤以捍之。　自武家墩南至高[illegible]庄，東有高加堰，長三十里，南北兩頭皆高，水不傷堤，略宜培補兩頭。近中地漸低，工宜漸大，中間大澗口地極低，內外多水，工宜極大，舊時築者謂此段為大工，亦曰大堰。其北有魏家墩，南有小羊滿，地勢水勢次於大工，堤邊惟大澗口、土港工難，惟計日給銀難論包工，計方計丈給銀之例。其餘土極堅膩，取為法土，厚數寸，長丈餘，闊與厚同，乃千百年草根土脉結成，入水不化，以此法土築疊二三層，用鞭棍槌打，相合為一，勝于木石。法土下有粘土，亦有草土相結，但無硬面耳，以粘土填布堤中，用腳踐撥無縫，方可、有雜無此，古來築堤之法，最為經久，凡用分作，必用細碎浮土，築時徒然見水則化，凡工人懼于取法土之遠，渠于碎土，苟且成工，切宜戒之。　堰南頭地勢去湖遠，不能衝壞，舊堤完好，人向接堤十五里，地又高，水又小，工如南頭可也。接堰南抵官路，在徐家庄之東，龍王廟之西，則山陽之南鄉，永無水患，運道保無虞矣。官路之南，丹揆七里名塘埂，地高水不能過，則高寶湖堤永無水患，而山陽之東鄉及鹽興高寶之田，皆出而可耕矣。　堰西為阜陵湖，湖西為淮，每淮溢入湖，湖東有堰，則從西北馬頭口低處入淮者，其常道也。馬頭口隘，出之不及，從東南青州、高梁二澗而溢，循汊河入洪澤湖，曰馬湖、衡陽湖、寶應湖，小小一枝耳。東南地高，二澗在湖邊，其口雖闊，至地上僅有尺寸，非湖流之正道，故無害。昔人築於堰外，不為堤防，豈無意哉。惟淮湖水極大，西風

駕高堰消收田第引黃河從澗口之東低處注津湖，絕漕渠，穿漕堤地當注下是貌更注何。　鄭計良田所係之錢色當大，故堰之利害，與海口相關。嘗觀嘉靖、隆慶間，修高堰，則海口輒於徐邳之間，輒壞輒高，始知古人之治淮，不獨為淮也。某而於黃河海口亦有利焉。而貢曰：九澤既陂，傳註以為九州之澤既有陂障，則上流無潰決之虞，而後九州之河始入於海。是禹之功先於陂上流，而世只以為疏下流也。夫知陂則知堰，知堰則知禹矣。

尚書吳桂芳復政府書

伏承下詢河淮分流導淮入江事宜謹據鄙愚用佚　裁察夫河淮分流雖可分化黃河足紓目下淮人受黃之患然職反復思惟至於洩句大抵揆之時勢揆諸事理竊見淮黃有不可不合者二淮河有不可入江者亦二蓋前代治河皆以民患為急而我　朝治河又當以運計為先河既從崔鎮自投老黃河魚溝浪石故道恐將來正河漸次就淤則自崔鎮至天妃閘八九十里之間正河且乾斷矣若淮水如故尚可委曲圖濟故或三里五里一閘逆挽淮流以合黃或放運舟從天妃廟亂淮從大河口入老黃河以濟運無不可者今任淮南徙則將來委曲圖濟之計一無所施漕艘不通所關非細其不可絕淮入者一也河最濁非得清淮滌蕩之則海口純是濁泥必致下流擁塞之勢愈增旁決內

灌之患轉急故自周定王五年河南徙漢武帝始決入淮然猶時決時塞也至宋熙寧中則入淮之勢成矣歷宋元我　朝正德以來幾五百年黃河自淮入海而不擁塞海口者以黃河至河南即會淮河同行循潁壽鳳泗至清河清以滌濁泥滓得以不停故數百載無患也蓋是時黃水循潁壽者十七其分支流入徐州小浮橋者才十三耳近自嘉靖間徐州小浮橋流短徐呂二洪涸當事者不務遠圖乃挽引黃河全經徐邳至清河始與淮會於是河勢強而淮流弱滌蕩功微故海口漸高而汎溢之患成亟矣然民患雖亟而運道無虞入海之途尚通汎溢之勢旋定者則猶伏淮黃同逆入海之力也今若永絕淮流不與黃會則渾濁獨下淤墊日增雲梯草灣金城灌口之間滄海將為桑田而黃河益無歸宿此其大可憂者其不可絕淮入者二也淮泗入江之說蓋

予原屬誤筆考禹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謂時江淮未通江沿海始與淮泗達蓋三江入海淮泗亦入海故江淮各入海始相會合豈嘗內地相通哉近日淮水南注轉為高寶則其去江家邇矣但揚州儀真地形甚高故高寶五湖向來蓄而不泄至我　朝廼匯之以通運常年湖水汎溢如近年淮水南注水甚加增則揚州儀真之間亦可開閘開壩稍泄迤潁之水若泄至二尺以上則揚儀河道遂漸就乾涸而高寶之水涓滴不南矣昨者高郵告急大闢揚儀通江諸途可謂無餘力矣迺高郵湖僅減二三尺之濤而揚州灣頭鈔關逆涸回空及官民船隻阻塞者三十里遂復亟行閉閘塞港築汊而後膠舟具通此其明驗矣故淮河入江之途不可於揚儀求也必欲於揚儀求之則必將掘深揚儀五七尺盡廢閘壩縱湖淮二水大與江合領萬一江水復溢且引之入則揚

之患又為有極哉此關二百年運道成規且亦誰敢為盡廢閘壩之議者此淮水不可入江者一也考導淮入江漢魏唐宋時皆有此舉如魏黃初元年造龍舟從潁至淮入廣陵江口廢帝時司馬宣王伐吳使鄧艾通天長漕隋煬帝幸揚州度淮水今洪澤河尚其故名唐魏景倩引淮水至天長通揚州劉晏於揚州造船轉江南粟自淮泗入汴抵河陰宋漕河自真揚導江北趨盱眙入淮訪其跡淮自盱眙天長達六合縣以東與江水合今其遺址見多存者　竊見海總河時已嘗差官備探謂為可行但鳳陽　皇陵正南對淮海全以黃淮合流入海為水會天心萬水朝宗真萬世　帝王風水若引淮從六合入江是抱身之水乃返挑去而不朝入大為堪輿家所忌誰敢任之此淮之不可入江者二也前所稱引淮入江之說非惟不可行而亦不必行矣但當俟秋冬水

落之後議大修高加堰以堵淮之勿南、理所當為、勢所得為、不過如此、大抵水土之功最關利害、籌之不可不深、慮之不可不熟、新奇可喜之事、必事勢萬不得已而後可為之、苟其舊貫可因、則尺丈不貴改作、伏惟 台慈俯賜 裁定焉、千冒 威嚴無任戰慄不宣 萬曆五年六月十八日

鄉人知府胡效謨請復牐舊制書

夫高加堰修築、後隄人已修築、草灣河今亦開浚、山陽水禍十除其五、其未盡除者、由牐更改啓閉未復舊制也、何也、然河與淮北略山陽入于海、山陽去海不二三百里、江與漢南略通州入于海、山陽去通州不四五百里、中間有南北白馬寶應邵伯高郵諸湖、幅員七八百里、山陽地勢卑下、不滿東南者實自此始、常受水潦為敗、禹故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至吳闢邗溝沿江泝淮、毒遂中原、隋煬修之、皆非社稷完計、唐之漕運、劉晏稱最、然亦江舡達揚州、汴舡達河陰、河舡達渭口、渭舡達太倉、不必通者通、必鮮利較然矣、故我 朝於儀真置壩六、瓜洲置壩十一、使江與漢南隔于諸湖、山陽置壩十、使河與淮北隔于諸湖、後又置閘五、曰、板牐、移風、福興、清江、新莊、啓閉有期、或二三日、或四五日、且迭為啓閉、如啓板閘則閉新莊等牐、如啓新莊牐則閉板牐等牐、閉新莊等牐則板牐為平水、閉板牐等牐則新莊牐為平水、故啓閉甚易易也、令官舡由牐唱籌挨幫序行、民舡亦令過壩自便、又有報水頭之制、如淮水始發、河水入河南界、所在之人必報報必先水至、報至新莊牐、即下板帖蓆實土、牐外又有土壩、亦復實築之、必俟旬時水頭已過、大勢已退、然後啓閉如常、故河與淮非異常大發、湯牐壩隄堰不得入山陽、縱入山陽平地上水不一二尺、旬時則涸、濁水泥沙淤淺、至通漕門止、挑撈煩費四五十里而已、近有議廢新莊牐、塞而不用、絕河之濁水、免其泥沙淤淺、罷通濟牐啓而不閉、受淮之清水、省其挑撈煩費、是以經清河來者為河、經泗州來者為淮、事之大謬、亦至如此、典籍記載多未暇論、按我 朝河渠典云、弘治五年、從黃河南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

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四府堦於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派，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邑縣渦河，會于淮。河同歸淮，從來久遠，豈今日清河泗州而始分清濁耶？但河淮從泗州來者，直南射高加堰，至置通濟閘之所，始稍西回，合清江口，而北向草灣，東折以入海。新莊閘正在西回北向之間，土人所謂困溜者也。雖在河淮之中，獨無河淮之險，泥沙不停，風浪不及，乃地勢水性之自然，非人工巧力之可致。新莊閘置此，又加之啓閉有制，故垂二百年無大患耳。今通濟閘正當直衝射之衝，又啓閉失制，故頻年河與淮建瓴下山陽，濁水泥沙直向寶應之南、山陽北，顧運道，多容舟矣。或一年全河走飛龍橋，或小浮橋，自徐州徑下清河口，震雷憑怒，恍惚鬼神，狠撞南岸，斗折東轉，水心丈餘，橫截淮水，淮水性弱，差緩於河水，或大發，或未發，皆勒使倒流，

漾滿洪澤湖。此湖幅員二百餘里，大勢奔通濟閘，灌注山陽，又支分數派，入白馬寶應湖，故自開通濟閘，及洪澤湖支分數派入白馬寶應湖者，未塞。山陽平地常停水三四尺，南北白馬寶應邵伯高郵七八百里，湖面亦常多水三四尺，西風起，怒長浪打湖隄，一線客土，破碎不可收拾。自山陽至高郵，沿湖有隄；自鹽城至通州，沿海亦有隄，中間田地八九百里，大都低湖面五六尺。新又於淮隄多開大閘洩水，水懸傾滾，逆瀉蕩其中，與海相逼。沿海之隄淘洗殆盡，湖之餘隄為海遊波之底柱也。海水潮汐，常高於田地之水，故田地之水，苑為大浸。昔之膏腴稻麥良田，今乃方舟，非風不渡，每東風作，海潮翻上，濕浪旁飛，驟掃村落，剔草木，萬有俱化，不但沸騰，岸崩矣。今開通濟閘，山陽通河與淮矣。往年儀真置閘，近年瓜洲置閘，山陽通江與漢矣。山陽每至雨集，平地便

水深丈餘，既已飲河咽淮，加之漱江吸漢，吞吐潮汐，噫噦萬里，貫串四瀆，擊曳左海，民其魚鱉，得乎？皆由閘之更改，啓閉未復舊制也。如曰多張水門，亦治水中策，曰舊制瓜洲無閘，儀真閘及新莊等閘，各啓閉以時，必使江淮河漢不得入諸湖，沿湖隄故各有𥳑洞，不過尺寸，下諸湖運舡已過無用之水，以濟農工，所謂舉閘為患，決渠為雨者也。今開大閘數十，口皆丈餘，下混混不捨晝夜之四瀆，於窪田以就海，儘山陽四境以為閘，亦不能減毫毛，况萬分之一可種之田？舊時𥳑洞溝洫猶存，用水栽秧，涓滴不與，至秋收割，開閘放水，漂沒成熟田禾，實與洪水無異。傳曰：塞水不自其源，通濟等閘，山陽之源也。况漏天不足，西北十九之水為源乎？或曰：閘復舊制，山陽鹽城興化寶應高郵通泰等田地當減水三四尺，是運河亦減水三四尺，不無淺耶？曰：運河以淺為慮者，不

過通濟門至猿風閘上下三四十里之間，惜民力而不浚三四十里之河，聽水豬千里之良田，計亦過矣。水一也，或為圖書之淵，或不由地中行，各遇其時也。舍今時而不復，更俟後時而復之，其難哉！惟　採察幸甚。

南海龐公尚鵬治水或問云運道自瓜儀則資天長諸山所瀦高寶諸湖之水

或問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今何以會黃流注之海也曰淮泗未嘗不注之江也注江之路有三今由高郵邵伯白馬草子湖從瓜儀閘一也由盱眙天長六合一也由邵伯入芒稻河入江一也

或問史稱隋煬帝鑿汴渠以通揚州看瓊花閱龍舟渠職剪采為芰荷錦纜牙檣美人撐挽則自汴至揚州有河無疑世傳自天長六合閘以達揚州觀音閣為聚舟馬頭今羅泗橋之西北河身猶存循而尋之徑自河南分勢下瀉或直達揚州儀真或中出泥汊河以瀉淮泗之水可乎曰此第一義也

四明黃潤玉著海涵萬象內載南京浦子口入六合天長縣有河出高郵與湖水勢相平只移邵伯兩閘置湖口亦可則漕船免儀真過壩前陳御史具奏二次俱被儀人囑部不行

郭相奎續衣生別記云世傳古運河從六合入天長出盱眙入淮可避揚子口黃天蕩高郵湖邵伯湖之險除瓜儀閘壩之阻或謂其中有陸地難開者一曰鐵牛墩言其形之黑似鐵耳實不止數尋分水嶺雖界於湖中高不滿數十尺若治山離河形則五里許為此說者皆未睹其形隨衆道長短耳今細問之應宗橋起至楊家橋閘口團山下石橋六合縣界共約水程四里係小澗至賈家集西王橋牛頭山鐵牛墩八伯橋冶浦橋閘王廟六合縣瓜埠口洋子江洋子江至淮河共約三百餘里福勝塘

起至葉家店分水嶺楊家橋金家店金家壩應家橋共約陸程一十二里俱軍民田地蔡家橋起至賈家墩西馬廠觀音橋七里寺周家店楊家橋隱峯菴番閘口張思塘福勝塘共約水程二十五里俱係小澗寬窄淺深不一大河灣起至胡家渡龍王廟得勝河魚巷口戴家窯北門東南蔡家橋共約水程二十三里俱係官河寬窄淺深不等劉家灣起至曾家塘曾家岡曾家衝梁家坡陳州塘大河灣共約陸程五六里皆係軍民田地王家壩起至三九澗劉家灣共水程四里俱係小澗寬窄深淺不等小澗口至西溪小溪馮家店劉家店清塘胡家壩曹家衝張塘顧甫塘戴家塘金塘劉家塘王家壩止共約陸程一十七里俱係軍民田地高低不等天長縣北至盱眙界七里店胡家壩起至辛家橋范雪壩小澗口止共約水程九里俱係小澗寬窄淺深不等自此

原缺一張未完

夢溪筆談、淮南漕渠、築埭以畜水、不知始於何時、舊傳召伯埭謝公所為、按李翺來南錄、唐時猶是流水、不應謝公時已作此埭、天聖中、監真州排岸司右侍禁陶鑑、始議為復閘節水、以省舟船過埭之勞、是時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張綸為發運使副表行之、始為真州閘、歲省冗卒五百人、雜費百二十五萬、運舟舊法、舟載米不過三百石、閘成、始為四百石船、其後所載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餘囊、囊二石、自後北神召伯龍舟茱萸諸埭、相次廢革、至今為利、

淮徐備錄

原編第十一冊
邳境大河運道全圖
大海
東
大海
海州
沭陽
安東
清河
新城
舊城
淮安府
五港
鹽河
草灣
廟灣
射陽湖
山東郯城縣
南宝應縣界

原編第十一冊
沂水
沭水
邳州
宿遷
駱馬湖
馬陵山
西徐州界
睢寧
西靈璧縣界
桃源
黃家嘴
白洋
泗州界
盱眙界
新安鎮

安東各得三分之一　漴河在治東南百步許又名龍潭南臨大淮為壩以瀦水利　東澳河去治東一里許通官河北市河瀦水　治去北三十里源自西連東南通中連東流散入邊蕩等河入淮北通海州諸鹽場舟楫之使　大义河　小义河大义去治西北五十里又西三十里至小义北自沐陽桑墟湖流入東南通連　古寨河去治西北七十里西接西連東南通大汊河　大坊河去治西接二十里西清河劉東流入支家河　支家河去治西一十五里北自城子河流南通山陽縣新溝及孫村鋪入淮　成子河去治西北一十五里　自古寨河流入　響水溝去治西一里許舊有迎宣橋元季堙塞洪武三年重挑接支家河引沐水大湖中連南流入淮水流有聲故名　北蔡家河去治東一十里南接東連北通黃沙蕩　橋莊河去治東二十里南接東連北通大飛蕩　涔口河去治東二十里西接橋莊東流入十字河　十字河去治東三十里南接東連北通大飛　五丈河去治北三十里西自中連河東流入大飛　夏口河去治東北三十五里西自官河東入大飛　朱家莊河去治東北四十五里西北接官河東流入飛湖　港河去治北三十里北接大湖南通官河　白頭河去治北一百里西接大湖南通官河　一帆河去治東北五十里南接東連北通海州伊盧山　平望河去治東北八十里　過鑾河去治東北一百里　白陽河去治東北一百里　砦河去治東北九十五里　七里河去治東北一百一十里　一團墟河去治東北一百二十里　一鹽蕩河去治東北一百五十里已上七河以一帶相連俱西接官河東入一帆河合衆流以放于淮　張網海口河去治東北一百二十里南接淮河北流入海即淮之汊港也　五港口去治東北七十里舊堰河名七里河通東河官河五水會處故名　傳湖去治東北六十里西自大湖流入東通官河長十里廣六里　飛湖去治東北六十里西接官河東通大飛湖環四里今為民田止存一河通舟　孫村浦去治西南一十二里自家河入浦復東流入淮　支劉村浦去治東三十里自東連河入浦復南流入淮　臧家浦去治東四十五里自東連河流入　界溝浦去治東四十五里自臧家浦流入　逢村浦去治東北六十里西接一帆河　鍬溝浦去治東北七十里自一帆河流入　大飛浦去治東北八十五里一帆河接飛湖流入　自鄧溝浦去治東北一百里自卜家壩流入已上七浦俱東流入淮

沭陽

建陵山去治西北一百里山形南北袤東西長上多陵阜故名　韓山去治東北六十里山前有是王廟舊傳韓信追項羽于北故名今誤為寒　沭河按書禹貢注云東莞即青州瑯琊一郡考其故迹西北自馬耆峪諸山河涸曾流而下至縣境分為五道一自嚴家埠經縣南一百二十里東流入大湖在北故以名此沭水之正流也一自高塘溝分流入桑墟湖一自新馬分流東北入大湖一自張家溝分流入連水一自張家溝分流至下埠橋入大湖此沭水之分流也正流近因沙塞春夏泛溢秋冬涸乾每歲冬當于張家溝築堤障水東流入蔽前河以便舟楫　碩項湖即大湖去治東九十里與安東海州各隸三分之一說見安東

海州

朐山去州城南四里一峯如削俗呼為馬耳峯傍有龍潭青蒼始皇曾立石其上以為秦東門　孔望山去治東五里輿地要覽云孔子問官於郯子嘗登此山以望東海故名又名古城山上有龍洞畔有故城基址地理新書以為朐古海州南宋防胡守戍于此上有龍洞東有龍池　盧石山去治東南六十里山多黑石漢書韓信為楚王頒于三盧即此　東陬山　西陬山去治東南百里東陬居海中西陬居海隅二山對峙　伊盧山去治東南八十里上有龍祠一名伊萊山史鍾離昧家在伊盧　羽山注五去治西北百里即舜殛鯀處禹貢羽畎夏翟曾氏註云山雉五色出於羽山之畎山名曰羽者以此唐韋輪國詩羽山[illegible]　禹嶺山去治西一百五十里與郯城分水嶺為界　按沂州之境　蒼梧山在東海之北海中有一九嶺如九疑之勢故有蒼梧之名一名鬱洲一名郁洲一名郁鬱山　巨平山去東海城北三十里　南接東海北抵[illegible]溝又有棲雲山即巨平之北嶺[illegible]　廬遊山在海中去平山一十五里　今海運所必經處　平山東海城北七十里　西石島在海西崖故名　高公島在海中去東海城八十里　竹島在海中去東海城八十里上多竹　薔薇河去治西一里許源自羽山溪流入新溝東流至洪門潮退時及衝樹蔭下海水漲閘西河及石湫等處淤沙性來巨潮時行連　河上源引沂沐及桑墟湖之水經石湫及黑土灣入海　高墟河去治西南八十里通漣河可行小舟　官河去治四十里起自新壩南入安東支家河　一帆河在官東北流至伊盧山南通畚東入淮　東五丈河西自官河流入一帆河可行小舟　西五丈河在潘家河南　龍溝河去惠澤巡簡司南七里許　潘家河在大伊山南麓　永洋河在五河南　大界首河在莞瀆河南已上五河俱自大湖東流入官河　曹巔河在鬱蘭城北源自馬蘭山東流入官河　房山河去治西南六十里源自馬蘭山流入官河夏泛冬涸　枯溝河在龍苴鎮北西通漣河北通小伊河東入官河夏泛冬涸　小伊河在小伊山北西接枯溝河東入官河　莞瀆河在永洋河東其源西自官河東北七十里入海可行巨舟　板浦河去治東南四十里　白蜆河在大伊鎮北　芹支河已上三河俱自官河東流入海　石人河去治南一百十五里源自官河流入一帆河有二石如人冬涸　牛墩河去治東南八十里夏通冬涸　陸里河去治南一百三十里通官河東流入海　大湖去治南一百四十五里西南距安東沐陽邑東西四十里南北八十里詳見安東志　二桑墟湖去治西南九十里昔因桑山淹廢通海夏則瀦水冬為陸地　艾塘在舊朐山縣西北十二里　青龍澗在治南五里朐山之麓經洪門入海長五里在白虎山之東故名

小河直達五港口縣湧岀沆河外築堤以障黃水至今填之內外皆成被田安東之湖潴成沃壤民獲膴利河工告成二十六年裁行

河工部郎中駐劄呂梁管理邳徐一帶水利　南河工部郎中駐劄揚州府高郵州　漕儲道隆慶元年設專管　管理中漕務兼理糧儲事隨河道山東布政司參政　淮徐道駐淮安府城徐州併設二處原管揚府衛州跡自嘉靖三十三年添設海防道將揚州事務分屬廬鳳淮揚滁州事務分屬潁州道而本道不相統制兵馬水陸兵馬仍專屬於海防道萬曆二十四年題准淮安沿海各州縣兵馬城池專責本道天啓二年白遵據撫題准分邳宿睢并徐州所屬共八州縣屬本道而以海山清桃安鹽沭贛八州縣添設淮海道管理　淮海道天啓二年白蓮妖亂淮徐戒嚴五院題允添設兵備道分理海山清桃安鹽沭贛八州縣營衛事務兵馬錢糧　海運道駐淮安萬曆四十八年奉諭料理淮料海運既而海運事竣專理責直隸餉餉來淮津等屬駐天津　海防道徐州舊設兵備副使一員分管淮徐一吏治刑名嘉靖三十三年設海防兵備副使一員分管揚州一府吏治刑名而淮揚二府水陸兵馬則專屬將海防一道萬曆二十四年題准將淮安專責徐州兵備道有事則兼淮北監軍揚州專責海防兵備道有事則兼淮南監軍永爲定制　監軍道副使一員駐府城萬曆二十一年倭警孔棘巡撫李一公奏請添設二十三年事寧裁撤　營田道萬曆五年設九年以開墾無效將史副使華任以營田事務分屬各該兵備兼理　水利道駐淮安萬曆四年設巡海濱跋鹽河港汊五年添設水利副使六年裁以河道分屬各道　漕河道駐淮安萬曆二十三年添設三十年裁革　淮安府清軍同知一員管清軍驛傳馬政駐劄本府萬曆八年移駐甘羅城兼管清河桃並山陽高加堰郵浦等河十一年復駐本府專管清軍驛傳馬政源（注十二）　邳宿河務同知一員管理河務駐劄宿遷兗年原設管河通判後因同知管邳州宿國專捕督歸邳州同知止管河萬曆八年裁以通判駐徐州同知移駐邳州兼管一徐屬河務二十一年改駐徐州仍設一員駐劄邳州管理邳宿河務　東河船政同知一員管理東河船政駐劄清江浦督造漕船萬曆四十年題設　通判巡捕事務原屬管糧通判其後題准將山鹽安沭海贛六處捕務仍令通判管理而以邳宿桃清捕務分屬邳州駐劄同知以睢徐蕭沛豐碭捕務分屬徐州駐劄同知後復總歸通判管理（注十三）

淮安府志河防、按淮之源西自桐栢東經鳳陽泗州稍北經清河縣南又稍北趨郡後漣安東縣入海者其本體也其北自徐邳經清河縣北稍東而南趨于淮則山東泗沂諸水合流南行淮所受支河也本皆清流黃河則西源崑崙東經天津衛入海汴河則西源河南滎陽東經千乘今青州樂安縣入海固河汴之本體也後山西沁河南衝決斷黃河黃河決斷汴河自朱仙鎮東潰南經留城超徐邳亂洸沂直下其勢奔湃不能復東過清河縣北乃徑決縣西而南入于淮以趨海故直謂之黃河與淮敵體非復泗沂之舊清河以東之淮身亦皆黃流而支河反爲主矣加以南接運河穿塞代變土脉水汛鬪嚙有由何怪乎水患日甚耶以淮之運河言之胡元故道由揚州直北經郡東入淮雖違海有避洋之險達徐有清口之險然而運並行各有利害　國朝海運寢廢專力漕渠平江伯逐改經郡西堤管家湖西湖鑿通清河縣南之淮河設河口堰建新莊閘接黃河口爲運道出入又自淮安至寶應以南作涵洞數十餘處以時啓閉乾不病觸潦不妨農一時稱便然黃河勢高南趨益順而東流之勢浸殺郡後大河北岸淤漲浮徙南偏春夏水盛不惟郡西之南入運河者勢不可支其遡大河而東者緣北岸勢高障之使南南岸勢低舊堤柵塌更無攔阻郡城迤東漫爲南侵故大河之委流益障入海之故道益微郡之東西南三境歲有水患淤梗無常此之故爾頃年議者因運河壩口北接黃河口春夏黃流泥濫及其水消涸流勢緩淤沙衝射直入運河歲煩挑濬遂築塞之稍却而東乃南鑿三里溝西接南來之清淮建通濟閘爲運舟出入之口以避黃河之淤沙似矣殊不知運河之水必賴黃河以充乃使黃河之水西入清淮接通運道其勢西分則東流益緩自郡北而東入海故道

僅可以舟遂致閼套所在萑葦積沙牢不可破而尾閭幾於不洩且黃河
俯就淮河其勢不盈尺尺雖高卑之形有定然自黃河來水多四五月發
沂泗來水多七八月發則消長之時不齊故河長固當潰淮〻長則亦潰
河不可以定形求之雖其交鍾傷而未痛至若泗州河自視三里溝運河
高餘一丈自高趨下其勢陡激以區〻之漕渠爲鳳泗之歸宿故輒令決
岸壞廬橫逆四出而莫之或禦其或潰運河而北則必崩五壩掃河頭湖
[注十四]嘴諸市復與淮爲一矣此則泗河獨發之害猶可言也倘黃河並發南北
交潰於是桐柏之委汴泗沂黃河諸横流湯〻滔天勢不能南越維揚
之高而入於江也其不渟洄淹淮於全淮之境乎其水即西有管家湖西
湖瀦而易溢即南東有射陽湖廣三百里東接廟灣亦入海別徑也然射
陂雖大淤斥已多土人障之截田西流水小溢則不能瀦其量大溢則不
能容不瀦量則不接廟灣而入海無徑不能容則廟灣亦復漲溢而其下
流又爲范公捍海堤所持拔水無問大小至淮南而止聽其自落勢使然
也豈有海高於淮之理哉使海而高於淮也是海之量有限矣烏能納百
川哉此濬海之說所爲迂也蓋淮水今日之大較云　或謂山陽水患莫
切于清江口莫急于北河之老岸堤舊口寔平江伯創挑運河(運河即今東河)至
惠濟祠南鑿開以接北河(北河即今外河)其法全伏水平清江口自新莊閘而下
因其卑高遞爲五閘板閘而下取淮陰驛至平河橋南抵永儀堤湖鑿渠
置閘設洞水各相平以時蓄洩又慮北河溢漲則南侵漕河於是堤北河
之南岸起清江浦[注十五]沿鉢池山過新城柳浦灣迤東長四十餘里以護漕河
而石甃雖嘴於草灣對岸之衝以護堤慮南河漲溢則北侵漕河(南河即泗州來淮河)
於是築漕南之[注十六]高家堰起武家墩經小澗大澗至阜寧湖迤南長二十

六里二分里之半以護漕河而磚甃涵洞於高卑有辦之界以護堰一防
北河黃流入口不免尼於一防各閘啓閉無時不免淺涸故運河口只許糧
船鮮船應時出口都漕遣官發籌或三五日一放運船過盡口即築塞五
閘匙鑰掌之都漕口之出入驗之工部其大小官民船隻悉由仁義等五
壩車盤以出外河清江瓜儀口子有敢私擅出入者罪至重而嘉靖初年
士大夫過淮尚盤壩云乃今有大不然者議者不察遂塞舊口開新口且
不究(乎)水法度大約水與通濟閘齊則皇華亭前已深三四尺矣而南河
北趨之勢反却流而南夫南河主也自黃河南潰而北河始大又使南河
却流兼引北河變同趨于海之性而同注於漕渠即兩河無事之時東流
勢緩海口淤回加於昔時或南河水發則盡新口洶湧奔湃〻衝閘決
堤漫湖壞壩不掃河頭湖嘴諸市而潰入北河則南出高家堰席捲湖蕩
破諸涵洞而越包家諸圍北河岸堤撼齧頹圮日甚一日時或北河水發
其西則注南河破灌迫汎溢於高家堰而其東則薄北河撼鵝嘴破堤岸
汎溢於鉢池河頭湖嘴諸市此則南北獨漲之患也時或兩河並溢則上
至清河邳宿下至高寶鹽城蕩然一壑故舊口宜復閘鑰宜謹也又謂郡
城之西漕渠之北就老岸之堤築五壩之口以復車盤之舊浚五壩久塞
之渠通官民舟載之便因浚出之土夷零積之沙以實堤內之窪則生意
麇見繁盛又謂郡城之南漕渠之西有[注十七]徑河有管家西南諸湖〻滿則入
漕渠〻東岸堤自城南包家圍至寶應界可六十里有涵洞有平水閘水
滿則過閘入洞〻外有溝接受閘洞餘水會諸圳渔不妨田疇且資灌溉
與涇河並擴走而東並入射陽湖泊鹽城縣南出𦞦朧口以入海郡城之
東有澗河有馬邏建義諸港各順趨南下澗河則鹽城兵粮舊道兩縣貨

睹所通馬邏諸港則東偏諸鄉落高阜田流所經中間各有田塍各有溝洫或順淵河或順諸港各入射陽湖由廟灣泊鹽城縣北出捍海堤以入于海河港閘洞溝洫之蹟所宜修復此一說也或謂宿遷而下河流汛溢蓋黃河上流徃自歸德出沛下徐地形高卑不甚相遠雖泛濫可支厥後黃河從出蕭碭直下徐邳地高勢猛衝淌新堤不啻拉朽所衝堤缺深為深淵下埽植樁百計難塞幸而堤缺雖能東水在堤其實水行地上急如建瓴則故道宜講此一說也或謂清河縣北有老黃河本洙泗東趨赴淮入海故道也治河者誠能又開此河赴海必勇雲梯關下淤墊壽塌當自滌而海口廓矣桃宿以上不憂停淤此一說也或謂邳州下流有鋤頭灣河流二十餘里行緩沙留故邳徐漲塞然鋤頭一灣又係邳城風氣所鍾不可改易當于黃河水落之時姑截住上流任其漫散直須從邳州以上

力濬河身之積淤河中必見老底兩傍必見老岸則水由地中而缺口自出河底既深則老岸即堤岸外即田矣直以築缺之力而濬老底以打堤之力而清老岸此一說也

天啓六年自六月并閏月南旱北霪淮涸黃漲黃高於淮數尺倒侵逆淮三十餘里而通濟閘外出口之處泥淤壅塞幾不可舟上下焦慮於是條議紛紜有云開天妃閘閘龎家灣開烏沙河傍舊渠以通黃河者但細覈嘉靖以前水由裏河出清口而入外河形勢內高故建新舊清江等閘蓄高寶諸湖清水濟運既而黃流淤墊河身日高水由外河進清口而入裏河故淮城高寶常患泛溢而三閘反為搪水之閑是水反注而閘亦反用也黃水漫衍凡裡河一帶漸致積淤年勤撈濬方能疏利既因黃泗交敵而天妃口閘不便受汪洋之入遂將口閘改建於南河嘴上避黃流而就清淮蓋藉淮以刷黃之沙泥似為永賴時遇淮強黃弱猶見順導稍黃強淮弱仍有倒灌之梗抵還泗水淹浸 皇陵又開桃源黃家嘴新河一道分黃導淮而入安東瀬河下海憂低處逼近易決又開草灣河口分洩ㄐ於顏家河是分殺之法周防具備矣但黃漲每發四五月

閘住截糧船春姓冬旋重運北竣於六月初一日將口閘塞閉以避黃灌裡河其外口雖淤此時不用行船待伏秋水退九月開閘因空冬深水消挑濬河道以備新運此昔日之兩便也邇來糧運愆期秋去春回六七月正在盛行之際閘座不得及時啓閉河道烏能及時濬闢口閘開而不閉任其倒入水緩沙停泥塞淺阻理必至也天啓三年通漕加濬未久值今天亢淮耗仍患淤淺運船艱濟旁皇估搖近有議棄黃流而就上源武家墩開通一口引清水入永濟河行運者但出口雖便而南河湖口酒足倒塞不能入黃此不通之論必不可行也若在下源斷通一口則闔郡百萬生靈所係往往闖陡發先有金河黃鋪之決後有湖西南門王落庵前之潰雖繙淵河宣洩但衣帶容受亡幾卒難尾閭寬緩三城魚鱉莫免此亦必不可行也若天妃閘龎家灣地勢稟外河隔只十餘丈若烏沙河傍示救支連仁義方信等壩稟外河隔只百十丈開闢非難但

古時此渠設爲天妃閘閘時備空船車盤偃路原未嘗通水通舟正慮一通則洪流汎濫不支此皆不可行也還仍河口故道及時疏濬爲長策耳至七月初一二淺沱連謝西南風迅淮流驟湧沙壅盡滌運艘飛渡誠河伯之著靈亦杷撈之底績也

開草灣河舊淮由清口經清江浦東至草灣舊特轉折西南從淮安新城外由安東縣前達雲梯關下海口橫沙作障水勢河淤新城一帶漸不由過五七尺當事見地卑窪從此決欲奪安東之後從金城五港下海因議治恢闕壘決簍寒復自灣之邊東又決一口旁溢爲患兵備副使舒應龍付郡守邵元哲水利同知郭順之管河通判蔡玠會議近年黃淮交漲爲安東而塞潰決遂又復決一口唯可稍分水勢然旁溢之流不過十之一二相度地形改議草灣舊口之西王山家之東開挑新河一道以迎淮灣之溜其勢直射最爲順利詳上題總督部吳桂芳題奏欽依興舉經畧兩河嘉隆年來黃淮兩河連決廉常漕運民生兩受其害語變遷則河從茶城改縣小浮橋出語潰決則徐邳濱淮太黃長堤訊涼上下崔鎮諸口二十九處而淮以東有高家堰朱家口黃浦口三處之旁決隄防既潰河正流漸緩黃淮不併力以東趨自清河口至海口俱有停沙阻截入海不決而河正南淮陽涂邳之間遂成巨浸矣議論盈庭有謂諸決難塞者有謂隄堰難恃者有謂黃河合流難約束者有謂疏海口以去老黃河爲急務者有要停運斷流大挑河身者有謂造平底方舟帶鐵杷以去復沙者有欲復濬草灣河以開廣者人持一見終成築舍上畫神新河以濟之憂乃華去總理河道衙門特留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潘季馴總理河漕以重事權受事之初躬親河上荒度受害之由力主塞決合流衝沙之說同趙椒侍郎江一麟議合管理河道工部郎中余[illegible]庭天臨張譽暴疏闡大略[illegible]張純臣特參事僉事朱東光水利僉事楊化會同知府管河官宋伯華等會議大率親水性就下以海爲壑向因海壅河高決隄四潰運道民生胥受其害故今議河患者皆以濬海爲上策今海口尚有七八里至十數里深者三四丈方整議者以性柔無定之工力[illegible]繼之路濬海之策不然河口皆因浮沙之故淤者也以築隄束水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即浮河之策也非人力可導也[illegible]光土以築堤必公高厚勿惜其費[illegible]遠而勿與爭地於是乎堤可恃也諸口既塞則兩河水力必專自有空海之勢草灣河[illegible]而勿復事[illegible]以達也故[illegible]塞清江浦而淤可啓閘以防內奔則黃淮全河之力滌清[illegible]趨于海下流[illegible]沙自去上流之勢自通恐伏秋水發傷隄置滚水壩以殺其勢自豐沛至海口共長千餘里高堰[illegible]真長三百餘里[illegible]上書部[illegible]永濟河總理河漕尚書御史曾同江侍郎[illegible]萬曆六年[illegible]奏欽依興舉[illegible]議平江伯陳瑄開清江浦一帶運河直達以省轉搬一有衝甚善也先是河趨東北而運外沙灘離河甚遠遠來水勢南薄衝刷運隄萬一有虞不惟城郭民生不保而運道明嘉靖大有司議於淮郡城南運河之旁自窯灣至楊家廟一帶三十里有河形又自武家墩迤東至新莊舊閘一十六里開河一道直接運河通府閘出口以濟糧艘仍建閘二座以備蓄洩特舊運河新莊閘下擱淺大開之使水入口[illegible]由新渠自北而南仍踏淮城迤南運河每歲築壩車盤啓閉之法[illegible]

其舊於萬曆九年敵奏欽依興舉修高加堰自來黃淮暴漲漸損高加堰石工而頹土隄衝決范口隄岸浸及盱眙高寶諸州縣一望沮洳黃淮大正河淤淺總理漕河侍郎楊一魁慮高堰乃淮揚門戶今土隄衝潰將半脫有前漬禍可勝言正河既淤將來必尋他道誠非細故乃行河南郎中羅用敬淮徐戶備參政莫與齊勘議河淮有曲折地形有高下隄防有緩急修守如法但隄潰於蜀激之餘地易於陵谷之變所以衝決淤河有由來也宜潛草灣河分殺水勢以保淮城砌遶惠莊禮字壩范家口石工以捍永圖築[illegible]浦淤金家決家刷家諸淺并馬家湖重隄以防未然議上一魁會同御史陳遇文劉[illegible]想題奉欽依興舉

分黃導淮黃河自高會淮于清口而黃性常強淮性常弱門限沙墊遏淮流使不得急下而淮之上流積瀦泗盱間高堰又無關壩洩水淤河浸及祖陵濟枯松柏泗盱乃成巨浸神廟焦勞在事臣工憲罰且不測總河尚書楊一魁專主分黃而泗州知府馬化龍言分黃有五難上之總督漕撫尚書褚鈇力言治分黃不若建高良澗諸閘以洩淮導爲便大率謂治河猶治病急則治標緩則治本若作胸腹而治其肩背宜滌淮投以猛藥補救病之愈不可得已淮泗屬吳道隆至以澤量堤大役若高良澗建壩一外濬河槳堤仍將周家橋連佑芽塘港掘通金家灣再闢十丈芒稻河洗深闊子嬰溝并涇河一帶坐視則淮水一瀉三月可竣正其對症之藥急則治標之說乃司道會議開黃家壩六十里新河此緩則治本之說一夫則泗水無日可洩何以安祖宗在天之靈釋泗人昏墊之苦況導淮之役夫不過數千銀不過十萬分黃之役夫十萬銀百萬導淮則計日可成分黃則下流水占上有油沙下有黃沙挑空極難加以天寒日短恐半年未必可成他日亦難保不淤夫至十萬始也鳩集之難繼也安插之難米柴錢糧一不備皆足以肆恐而階亂時工部亦從分黃之議兼導淮而揚一魁先行南河郎中詹在泮中河郎中東光宇海口兵帥中樊兆程淮揚海防參政陶重著徐州兵備參政徐成位潁州兵備參政李弘道會勘分黃已有成議矣萬曆二十三年一魁會同尚書褚鈇等會題奉欽依興舉

開通濟新河駱馬湖河也天啓三年閻王家集磨河莊等七十里有十三大溜惟運漕諸道朱國盛行邳宿同知宋士中許勳上總漕呂中河堤本道宋揚議于董陳二口入駱馬湖抵加六十里從馬頰口至陳家溝達宿遷縣北西出大河以上接泇流下起劉口等險運行比舊道近捷而坦便云詳見遷記中

防守

一曰晝防隄岸每遇黃水大發急溜掃灣處所未免刷損若不即行修補則掃灣之隄愈刷愈塌必致潰決宜督守隄人夫每日捲土牛小埽聽用但有刷損隨即隨補毋使崩卸少暇則督令取土堆積隄上若子隄然以備不時之需是爲晝防

二曰夜防每遇水發守隄人夫之時修補刷損晝日無暇夜則勞倦未免熟睡若不設法巡視恐寅夜無防未免失事須置立五更牌面分發南北兩岸協守官並管工委官照更挨發各舖傳遞如天字舖發一更牌至二更時前牌未到日字舖即差人挨查係何舖稽遲即時拿究餘皆做此隄岸不斷人行庶可無悞巡守是爲夜防 三

曰風防水發之時多有大風怒浪，隄岸難免撞損，若不防之於微，久則將薄潰決矣。須督隄夫綑紮龍尾小埽擺列隄面，如遇風浪大作，將前埽用繩樁懸繫附隄水面，縱有風浪，隨起隨落，足以護衛，是為風防。　四曰雨防守隄人夫每遇驟雨淋漓，若無雨具，必難存立，未免各投人家或鋪舍暫避，隄岸倘有衝損，何人看視，須督各鋪夫役每名各置斗笠蓑衣，遇有大雨，各夫穿帶隄面擺立，時時巡視，乃無疏虞，是為雨防。

二守　一曰官守黃河盛漲，管河官一人不能周巡兩岸，須添委一協守職官分岸巡督，每隄三里，原設鋪一座，每鋪夫三十名，計每夫分守隄一十八丈，宜責每夫二名共一段，於隄面之上共搭一窩鋪，仍置燈籠一箇，遇夜在彼棲止，以便傳遞更牌巡視，仍畫地分委省義等官，日則督夫修補，夜則稽查更牌，管河官并協守職官時常催督巡視，庶防守無頃刻懈弛，而隄岸可保無事。　二曰民守每鋪三里，雖已派夫三十名，足以修守，恐各夫調用無常，仍須預備，宜照往年舊規，於附近臨隄鄉村每鋪各添派鄉夫十名，水發上隄，與同鋪夫併力協守，水一落即省發回家，量時去留，不妨農業，不惟隄岸有賴，而附隄之民亦得各保田廬矣。

備預每歲秋末冬初，修守稍暇，即督夫採草十餘日，每日限以束數，每束限以斤數，大約五斤一束，省每夫日可採六十餘束，採完即運至近隄高阜處所，上下蓋墊，俱須如法，不令雨淋水泡，以致朽爛，仍責成的當人役看守，管河司道以此課管河官之勤惰焉。如此則次年隨取隨足，不必旋買，如採積百萬束，便可省銀一千兩。其樁檾等項，俱宜于冬春閒估計，詳請預發官銀，督各州縣差人收買，運貯各縣，其初買必報所買之人，買完必報所買之數，遇緩急取者即時充治，庶護埽順埽等工不致臨時缺乏，以圖僥倖，隄岸萬無決理矣。即脫有不測，而物料既充，旦夕可塞，不致延闊糜費，此河道第一喫緊工夫也。

范家口去府新城北門外長淮大堤之上七里，於萬曆十三年五月十九日夜半，淮水漲衝決口二三丈，未幾衝開二三里，衝灌東聯城水旱門，注三城，平地七尺，東鄉一帶及鹽城諸處田禾盡渰，本府同知秦鳴志掩塞一年方定，大堤內成湖長二十里餘，民間田廬丘墓俱沒，每年必加修築，夏秋風浪為齧，此口蓋河患之切膚者。

泇河河決蒙墻，決黃莊沼城，邳病運道，萬曆三十一年，總河尚書李化龍開挑泇河以便行運，自王市口抵直河五百餘里，以避黃河三百里之險。月河板閘、清江、福興、通濟、新莊各閘，先年以上隔黃沙倒灌之患，下以便節宣之勢，近來黃強淮弱，五壩不通，閘座不閉，以致沙泥內淤，伏秋水溜，漕舟上閘難若登天，每舟用夫至三四百人猶不能過，用力急則斷纜沉舟，故于萬曆十六年於前各閘傍俱開月河一道，避險就夷，以便漕輓。歸仁集石

隄在桃宿境內黃河南岸，上年河決，徐邳水由睢寧、五河、虹縣直衝桃宿小河口、白洋河，決白鹿、柢家二湖之水，浸及泗州陵寢，正河勢奪，梗阻漕運，故議築歸仁堤橫截之，自孫灣起至歸仁集止，計長七千六百八十餘丈，保障陵園，護衛四脈，萬曆六年總河尚書潘季馴復加修築，近因河決，豐沛水趨白鹿等處，正河淤而歸隄加喫急，天啓四年尚書房壯麗檄行知府宋祖舜採安東柴草，解河道錢糧大加修葺，天啓五年尚書朱光祚行管河同知宋士中復加砌，淮之境內大斷陵寢者，無如此隄，治河者當留心圍之。

清江浦石隄萬曆十一年包砌長三百九十五丈，以防黃河決入裏河。西橋石隄萬曆十一年包砌長一百三丈，以防黃水決入三城，十四年又接砌至新城北角樓止，長一百九十七丈。包家圍石隄萬曆九年包砌，以防永濟河下流之衝，保護山鹽高寶田廬，凡高加壩發水流從此出，最宜加謹防守。范家口石隄萬曆十四年包砌，長四百丈，以隄黃河東決，要害與包家圍等。重濬新正兩河先年襄河自陳平江閘通仰受江流，城居高，水居下，曾不以為患，近因黃淮內灌，沙停河身日高日加，浮隄勢與城垛平，萬曆三十九年、天啓元年河屢決為患，三城游魚，田廬漂沒，民逃賦欠，梗漕誤運，天啓三年復大水，萬姓號呼，官吏分守，勢甚危棘，董部使者請行桃清知府宋祖舜得請于上，分委興工，刻期告竣，使通運保民，又築石堤以護城，稱永利焉，漕儲參政朱國盛為之記。護城石隄自北西湖嘴南至包家圍南止，計長九里，包家圍石工不與焉，此隄乃三城民命攸關，最宜保固。　論曰：凡漕運經行河道，無不隄焉，獨紀石隄者，何紀其昔曾為害，今當慎防者耳，幸時加葺補，勿致蟻穴壞之廢，永安云。

竿燈防守各鋪相離頗遠，遇一鋪有警，恐號不聞，致誤救護，宜令堤老每鋪豎立旗竿一根，黃旗一面，上書某字鋪三字，險處一圓，晝則懸旗，夜則懸燈，以便瞭望，仍置鑼一面，以便轉報，一鋪有警，鳴鑼為號，臨鋪夫老協救傳發，各鋪夫老併力齊赴，有警處所即時救護，首尾相顧，通力合作，庶保萬全。

栽柳護堤柳樹附堤前相聚栽植，樹須剪用枝粗大者，入地二尺，出地二三寸，緊靠堤根密栽，[illegible]禦風浪，[illegible]相距五尺許栽一株，既可捍水，且歲有大汛，可供埽料，俱宜于冬春之交津液含蓄之時栽之，仍須時常澆灌，柳條宜用棘刺圍護，以防盜拔畜齧。栽茭葦草子護隄凡隄臨水者，須于隄下密栽蘆葦或茭草，俱有根連[illegible]，數尺其後栽入計丈許，[illegible]不能鼓浪，此護隄之深要訣也。隄根至面，再採草子，東春初備撒密種，則雖雨淋，不能刷土矣。人居護隄凡漕運河道，隄上不妨軍民人家蓋屋居住，遇水漲發，則自為防守，即防隄矣，但不許致碍[illegible]按萬曆中年[illegible]

年閘王家口[illegible]

數十款章：左夔其中河工有議分黃之撈有番潤河之議以河工善後之議又曰築建遙堤以防潰溢曰截閘淮沙以導清流曰疏理黃淵以防河決曰嚴兵防守以備不虞曰因便開渠以興水利石畫可行未幾總河以失塞黃河口被議此左驗之一也

、攷黃河發源星宿海經流夷地九千里始入中國由陝西山西過三門入河南夏時所號九河入海實在兗州其後復從直沽入海商代河屢決都屢遷漢武之季決黎陽瓠子于哀平之世王莽家于魏州以河患築堤障水今彰德衛輝間在在有王莽之堤有王莽城在栢鄉東北自後水無正道河南世受其害古之九河故道久湮直沽亦非禹跡之舊而泗濟雖黃河之身且滙群流併入於淮下雲梯而趨海今世以淮水為黃河矣淮自濠梁以下會泗過清口分入新河自清江浦達揚州入江者是陳平江因宋喬惟岳將之奇所濬而關通之下接邗溝直便漕運非禹時故道也即孟子所云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只泛言大勢皆未昭合蓋夏殷之代江原弗通於淮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杜預註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山陽末口入淮是江淮始通也隋開皇大業間又鑿道引汴達廣陵故白樂天有合流至楚州之詞而於今亦異矣又按自宋以前河尚北流故治河者多置力於北自宋以後河始南流故治河者每多事於南余謂參政張泊滉知禹蹟不惟導河北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入海於南亦自滎澤分為陰溝弘注東南以通淮泗自之言必有所據漢武帝作瓠子之歌云齧桑浮兮淮泗滿則河自漢時已入淮泗而丘文莊謂宋神宗時河始入淮或亦就全河大勢言之矣

總督漕運兼巡撫後題名記　　呂兆熊

明興之初議河運也自唐順始也其並開今運河北即元會通河自濟寧達之通州南即宋沙河號邗溝通江淮達之濟寧也自尚書宋公禮平江伯陳公瑄始也其遂開府淮陰總核漕務顧用大臣罷海運也亦自陳公瑄始也其以總憲文臣代之用總漕兼鎮撫也則自王公竑始也其兼提督軍務也則自胡公植始也維　宗社之咽喉軍民之命脈實于是焉樞紐故居續假落除拜代者累見　國史然多佚而不覆正德四年邵文莊公寶來蒞茲土懼其久而遂湮不可考也始碼王公竑而下至文莊公凡二十四人爵里鐫之石而自為文以記之併及漕事大都爲自文莊迄余又百十餘年所迄凡又六十二人中多入為名公卿然不敢竊嘗竊怪之今一旦以薄劣代厲得觀名諸君子未豈不幸幸然舊石長不勝載自王公紀而後遂闕焉未書所以更砻貞珉續文莊之紫使後有考者責實在余其可以不文但已然余曰是而有總於天下之事雖於識難於任也轉漕之利與諭水淫為貢紀州從來尚矣秦漢迄唐歷、、可鏡砥柱三門其覆溺之險鑿輓之勞人徒之費至一斛百日乃能上雖何啻百倍今之海運間或用車用馱亦艱而非當時有斗錢運斗米之苦而農或捨穗供其膳然不能為他策者其都關之勢然也宋以四河通運遞地夷曠歲入至七百餘萬石憂不在食漕渠之効亦較可睹矣元之都燕固即今日之京師也雖去江南轉漕甚遼遠然無三門砥柱為之隔絕夷考其當日運道初則涉江入淮逆黃河至中灤站陸輓至淇入御河達京師不便也又開濟州泗河繇大清入海旋以海口沙壅復從東阿陸輓至臨清入御河不便也又開膠萊河道通海勞費久之訖無成效後始專用海運矣然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劫覆亡相仍至有非我族類衣裳以嗟介鱗之疑而京師常苦食不繼何其置今濟寧河道至易且利者不顧而曰為海與陸之紛紛也則伯顏振瑄之識所為不逮宋公禮陳公瑄也豈天特留之以成我明一代豐亨豫泰之盛哉恭棄業開此萬世之利矣其儲設安山南旺馬場昭陽諸湖名為水櫃以時瀦洩東控泰山諸泉南引邵伯高郵寶應諸湖北會文衛白洋陽城沈浮滹沱桑乾諸河以廓委輸雖歲涉時有供役頗繁不無

民實苦之岸乃善崩之患然天下事無全利循己事軌則導流培岸功力半
脈之颶颷齊虐之白骸與人畜踐踵之道孰勞逸難易省費為何如而議毋誤
陸梁勝策者且患患臥且其說曰防意外開引門亦有深意見為不可廢假當
漕河之初開能無撓道謀者耶今裒當經世非有　文皇之　廟斷毅然為之
主持而黃牛練樺白簡押至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安保無一二道路蜚語而遂
輟百代之未有開萬世之永利耶漕河其昭昭有形將可見者也況萬里外之
機宜百年後之推測彼此互執是非然之難知利害且十百此者乎故余因
是微而重有慨于天下事之難於識難於任也其在今日又且無暇論于漕之
外矣東之餘西南之奮安壘天下以赴之軍餉外迫賦內匱則漕不易為也北
二三千里則病旱南二三千里則病水足民足國固自不能左畫方右畫圓則
漕而撫又不易為也淮陽緒較南北最天下要地猶蹄十里之衆豈曰虛擬無
事則引漕有事則應援今天下無事非也焉窮則逃三方第難端耶脈其徹
見者也一旦因江水偏千餘淮陽其首受之矣耶漕而提督軍務尤不易為也

此皆余今日事勢非識與任不可而余非其人也余溯擺矣何暇言天下事石
既前次其說而書之以自警且以俟後之君子其諸品秩差次代遞後先具詳
紫下不書

開復邳河記　馮敏功

隆慶庚午秋八月河決於睢寧之白浪淺既而白浪淺淤積決青羊淺又既而青羊淺淤河益分裂潰決而南為王家口張擺渡口馬家淺口曲頭集口決而北為曹家口其小口在睢寧左右者七於是河流悉趨決口南縱睢寧平地為湖漂沒軍民田廬無算輕舟從此出小河口其支分而北者土直河而正河故道自曹家口至邳之直河九十里背為平陸淤運艘九百三十艘四十餘萬石官民船又數百自曹家口而上至曲頭直河而下至宿遷又九十里河身淤淺不能通舟睢民咨勢運道阻絕於是起大中丞歸安潘公於家俾治之公至博訪羣情時議多以為故道不可復有欲因睢寧決勢而利導之者公謂河源盤折數萬里水夾泥沙急則沙隨水滾稍緩則水漫沙停比年因水勢散漫沙墊底高容受漸少每一泛溢輒便為患今舊河廣且百餘丈深且不測若仍復舊河中開小渠引水衝刷兩堤夾束使不散漫則水勢歸漕於淺漸去河身日可復舊若就新衝水勢散漫湖波平淺不能復深工力所及能有幾何伏秋水至土壅不下徐邳之間將成魚鱉此必不可聽議乃定於是度遠邇議工役具畚築計錢粮大役淮揚徐及盧鳳山東河南夫併修淺各夫分司道官為五工統之公指示方略畫地課工以隆慶五年春正月十有六日肇役浚築羣工齊奮至二月二十日渠成二十三日縱水歸渠淤沙漸刷河流乃通比舊於狼矢及官民船皆錯渠出時築決之工張擺渡曹家二口已完而曲頭馬淺王家三大口亦已有緒翌日風雨驟作不至暴以黃河桃花水漲會山東諸泉併至乃李春朔日水復大溢瀰漫滲漫莫辨湖河新舊堤防潰決殆盡復決閻家口油房口曲頭舊口之東王家舊口之西房家口青羊口白浪淺口與諸小口凡四十三處羣情大駭公身自督率示以必成衆志復定晝夜並作工料鍾集隨用輒竣於是諸口漸合而縷水之堤亦漸成四月七日參畫水又大至任風振水勢復衝決閻家口之西又羊式山之左右公督率益

厲親守築口六月三日諸築塞之工咸畢先是於河多淖沙人立輒陷工不得施公命以木橫沙面搖半壓水左右互倒水盡沙乾工乃得施決口壁陷數尺噴沫成窟負土入水輒便消去公命以大帚截流繼以巨繩旁植巨樁其衝之處湍猛溜急樁折埽流勢雖卒就乃複相視緩急催仰合度卒復壁以厚土勢若岡陵衝乃克定築堤捍水淤沙既不能堅而實土又為比年流沙所壓必深掘至尋丈又遠取於所閒空基與隔河運取山土往來力役竟曰不能數里公命裹土程衡掘籌課役士功乃集於是兩岸屹然河流受束衝刷淤沙深廣如舊四百萬漕艘飛帆直上雖伏秋水三至懷襄徐城而曲頭以下凡公經理之地皆得安流如故所用河漕貯積撫按贓贖徐淮商稅及淮淤粮米石者僅十一萬金有奇既成之後公又為之計久遠乃併脩徐呂靈璧之堤以束上流復築梨林房村之壩以防衝決建舖舍設官夫以時防守植草柳集工料以預備禦其善後之圖又如此

通濟新河記　駱馬湖去宿遷縣治十里而陳溝則駱馬湖一支流也去縣治

一里許俱在馬陵山之西馬陵發脉沂嶺蜿蜒八百餘里為縣治龍脉本山衆泳歸之駱湖夏秋遇潦湖面橫亘二十餘里分三支會于黃河一為董家溝一為駱馬湖口一為陳溝然髙窪不一不可以舟至冬春則涸而成陸萬曆四十二年狼矢溝決黃河全注劉口縣直口歸舊河故兩口之怒濤險溜大為運梗一艘挽拽幾至二三百人一日過溜不滿數隻設舟子弗戒覆纜中斷船隨粮推一舟而橦損尾後者三五相斷粮將生命須臾歸之魚腹天啓三年四年王家集磨莊等險溜尤甚　漕院明駐催發阻壓船以千計日費公帑投緯之用以百計至十月朔運事始竣本府同知宋士中承漕儲道朱　條陳指畫於運完日率士人從泇口起逦東尋至宿遷縣陳口復從駱馬湖上至馬頰河周旋相度往廻四次計其道里遠近工費多寡至竿為望掘土探泉酌議從馬頰口至陳家溝為全局而從駱馬湖為速計度議上開馬家洲九十丈疏馬頰河口沙淤三百三十丈以上接泇流下避劉口之險疏三入河流沙十三里閘滔莊生河一百七十五丈浚深小河二十里開王能莊逦下二十里通駱馬

湖口築塞張家亭溝數十道東水歸一因勢疏導遂成通漕即以桃河之土築堤根濶四丈頂濶一丈高一丈二三尺不等以作縴道共計河五十七里築堤共八千七百四十七丈計調徭夫三千零五十一名議動錢糧五千七百兩為募夫五千二百名之用卜正月廿七日開土二月二十一日夫集四月二十日工完更名曰通濟新河隨催本年粮運六千餘隻并南粮俱從新河進而劉口磨莊之險得以遠避全漕無漂失之患省公私幇挽之費以數萬計然而湖心因水占未築之堤二百八十丈王能莊堤九十丈并堤之淤缺者河之沙淤者計三十一百六十二丈次年復請錢粮七千兩募夫六千人將陳溝平地長一千九百一十八丈堤河浚築一律而前此水占堤工一并補築改淤使深改曲從直河底沙礓用鑁鏊入使深水中堤工募船載土壘築束梆草為埽以淌風濤構木石為牢以備巡閱從此長堤堪以挽纜平瀾堪以鼓棹而每年數百萬之粮餉得以去危就安為漕運永賴矣至建閘護堤立堡防守善後之圖尚未議及則謹以俟後之君子　時天啓六年春日記

僉事朱用光歸仁堤記　右汴河受白虎等湖水匯為巨浸、一過伏秋、黃水倒灌小河口白洋河、由歸仁集逆來、橫濶四十里、澎湃南下、合淮水、湍激　祖陵、林下不浸者數武、　歸仁堤實與高堰相表裏、　堤之為利也、博而大者有三焉、　祖陵不受衝射而王氣完固、一也、高堰得殺水勢而保無衝決、二也、水不旁流而永無奪河之患、三也、

清河志　通濟閘在馬頭鎮東南半里嘉靖三十年漕運都御史連公鑛因舊河淤塞開三里溝以避淨濁通運艘建閘一座　淺鋪　吳城淺　清口淺　新庄淺　季家淺　甲淺　縣前淺在治東半里　小清河口渡在治東五里　大清河口渡在治東北十里　馬頭渡在治東南五里　夏家湖渡在治西北二十五里　浪石渡在治東北三十里　管家營渡在治東北三里　駱家營渡在治西二十里　吳城淺渡在治西十五里

淮陰故城　按府志云在府西四十里據此則今馬頭巡簡司處是也昔韓信釣城下即鎮北一里土城俗傳為甘羅城又以為覆廳縣有甘羅廟此則其葬處皆無所據

韓信城　據舊志在淮陰故城西百步許寰宇記云信封後築城于此

吳城　按一統志在泗州舊徐城北三十里陳將吳明徹于此置高平郡據此則清河原屬泗州今去治西二十里大河之北岸東西二城相向通隔一水疑此即是也或又謂宋紹興三年罷楚州吳城縣為鎮此其故城也亦未知是否

吳王墓在治西十五里唐楊行密封吳王嘗屯兵于清河口此其葬處也

萬曆三年三月科臣鄭岳請疏黃河海口之沙言國家借黃河爲運道上自茶城下至淮安五百餘里乃茶城有倒淤之患徐州有淹城之危邳州有淤塞決口之虞稽之歷年可考也臣去年奉差經過淮安正值水發之候民居翻覆詢之地方父老皆言自嘉靖四十四年五年河水大發淮口出水之際海沙漸淤今則高與山等此沙既壅自淮而上河流不迅水泥愈淤其邳州之淺房村之決呂梁二洪之平茶城倒流之禁皆緣此也今不務海口之沙乃于徐沛呂梁地形高處日築堤岸以防水勢桃源宿遷而下聽其所之則水安得不大而民之爲魚未有已時也臣聞之例然嘗見宋人李公義王令圖曾獻濬川杷法以圍於八尺橫于中以鐵爲齒齒列三行兩端有繫以舟篙之行淺水中舟當之濬水中舟過則泥去此古人已試之法試訪而用之能疏淮口積沙而去其最下之塞則徐淮自無淹溺之虞能疏呂梁積淤而得其高低之致則茶城自無倒流之患此固言之可採理之必然若工部覆請濬河道侍郎親詣海口踏勘具奏從之

七月御史劉光國議以天妃閘地勢高于通濟淮水灌湧高于黃河請宜將通濟閘及福興新莊二閘增築併修務令高厚堅固仍令清江廠分司管閘啓閉每五月以後九月以前二水當發之候嚴加封閉官民船聽其盤自行静候回空船每至二日啓放一次隨放隨閉不許官民船趁機攙越以防水患從之

四年二月御史陳世寶條陳河道一復老黃河故道先是河自三汊鎮歷清河縣北出大河口與淮水會流出海運道自淮安天妃廟亂淮而下十里至大河口從三汊鎮出口向桃源大河而去謂之老黃河至嘉靖初年三汊鎮口淤而黃河改趨清河縣南與淮會合入海自是運道不由大河口而徑趨清河縣北上矣邇者崔鎮屢決河勢漸趨故道若仍開三汊鎮口引河入清河縣北或令出大河口與淮流合或從清河縣西另開一河引淮水出河二流會合則運道無恐而淮泗之水亦不爲黃河所漲民雖其永賴矣一修復歷湖堤補古堤以固其外于古堤未再起一堤以通越河而使運舟于此徑行一清復上下隸湖一復閘壩濬河一增建儀真二閘閘江口去閘太遠欲于上下江口通東十數

大許各建一閘，潮船來預起版以納之，潮初退，即下板以閉之，使出江之船盡
數入閘，以免遲滯。一閘於瓜洲河港，新屯船塢，桃濬深闊，使船之先入者屯泊於
內。又于監覈之東閘一曲港與新閘外港相合，使船之後至者續泊于內，以免
金山街江之險，部覆允行。
五年九月，管理河南工部郎中施天麟言：淮泗之水原從清口會黃河入海，今
不下清口而下山陽，從黃浦口入海，浦口不能盡洩，浸淫漸及于高寶邵伯諸
湖，而湖堤盡沒，則以淮泗本不入湖故也。淮泗之入湖者，又緣清口向未淤塞
而今淤塞故也。清口之淤塞者，又緣黃河淤斂日高，淮水不得不讓河而南從
也。蓋淮水并力敵黃，勝負或亦相半，自高家堰廢壞，而清口之內傍通濟閘又
開朱家等口，引淮水內注，于是淮泗之力分，而黃河得以全力制其敝，此清口
所以獨淤于今歲也。下流既淤，則上流不得不決，每歲糧艘以四五月盡運，役
以六七月伏水發之時，不能為力，水落之後方圖堵塞，南及春初運事急至，僅
完堤工，于河身無與，河身不挑，則來年益高，上流之決必及于徐邑而不止于

邳遷，下流之湮將盡于邳遷，而不止于清桃，須不惜一年糧運，不惜百萬帑藏，
開挑正河，寬限責成，乃為一勞永逸。至高家堰、朱家等口，亟宜趁時築塞，使淮泗
并力足以敵黃，則淮水之故道可復，而高寶之大患可減。若于興化、鹽城方海
口湮塞之處大加疏濬，而湖堤多建減水大閘，堤下多開支河，以行各閘之水，
庶乎不至汗漫。總之未有不先黃河而可以治淮，亦未有不疏通淮水而可以
固堤者也。部覆河內疏濬，若無良法，惟先臣劉天和用平底方舟，橫排河中，為
一處，四維繫以長柄鐵爬濬之，濬深數尺，移舟再濬，復數丈，復為一層，如前
法，則水中與陸地施工略同，宜行河道衙門會議具奏定奪，報可。
十二月，淮水南徙，決灣淮揚湖已而，漕運侍郎吳桂芳報草灣湖通淮水，盡
水消落，至是淤墊如故。給事中劉鉉言：治淮以開通海口為要，宜簡石略大臣
一員，會同河漕諸臣相繼淤處，為新運計。上命吏部推有才望實心任事者以
聞。于是吏部請以總督漕運兵部左侍郎吳桂芳為工部尚書，總理河漕；待言
近來當事諸臣意見不同，動多掣肘，以致日久無功，今以此事專屬吳桂芳總

理河道，都御史暫行裁革，李世達改推別用，其運任部司處置錢糧，使得以便
宜奏請，若明歲運道有阻，户部查先年海運事宜行。
六年八月，總河潘季馴言復故河，其利有五：蓄河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集新
通前一帶河道俱為平陸，曹單豐沛之民永無昏墊之苦，一利也。河身深廣，受
水必多，每歲可免洪溢之患，曹單豐沛之民得以安居樂業，二利也。河從南行，
去會通河甚遠，閘渠可保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之勢易洩，則徐州以下
河身亦必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橋之來流既安，則秦溝可復衛，而茶城永無
淤塞之虞，五利也。議下所司。
十一年二月，工部覆漕運尚書凌雲翼題稱：徐州戚
家港溜急，運艘難行，議開新梁、鹿閘，境山廢閘，曰梁境閘。
新河中閘曰內華閘，新河口閘曰古洪閘，乞移咨吏部，于梁境閘革
設閘官一員，內華古洪二閘共設閘官一員，并鑄給條記，從之。
十六年，禮科王士性請開復黃河故道以圖永利，謂自徐而下，河身日高，而為

堤以束之，水行堤上，與徐州城等，東急流益迅，委全力于淮，而淮不任，故昔合
之黃淮今合黃強而淮益縮，不復合矣。黃強而一啓天妃、通濟諸閘，則黃攝運
河如建瓴，淮縮則退而浸泗，為祖陵計，不得不為石堤護之，堤增河益高，根本
之慮不亦可憂乎哉。河至清河而南衝者，凡四折而後出海，淮安、高寶、鹽興數
不下數百萬生靈之命託之一丸泥，決則盡成魚鱉，將奈之何，而為翊翊之議，有
欲增堤泗州者，有欲開顏家河、灌口河、永濟河、南北高家堰、北築滚水壩者，近
議開某月河、章灣落、崔鎮三壩，如蟻穴漏卮，補救迄無寧歲，總不如復河故道
為一勞永逸之圖也。河故道由桃源三義鎮達葉家衝與淮合，在清河縣北別
有濟運一河在縣南，蓋支河耳，河強奪支河，直趨縣南而自棄北流之道，然且
新河形固在也，自桃源至瓦子灘凡九十里，地下不耕，無室廬墳墓之礙，雖
河經費視諸說稍倍，而河道一復，為利無窮矣。疏下行河官議。
總河潘季馴題：黃河之水濁而強，汶泗之流清且弱，交會之處則茶城是也。每
伏秋黃水盛發，則倒灌入漕，沙停而淤，勢所必至。黃河消落，漕水隨之，沙隨水

付人措清口自通矣緣有濟渠不過旬日如萬曆十年中河郎中陳瑛創建古
洪內華二閘每遇黃河泰發即下板以遏濁流之横而閘內無壅阻之患黃河
冊落則啓板以徼泉水之出而閘外有洗滌之功去伏積失閘閘之後遂至漂
壅失掌處懷當守位于前月望至宿遷閘視同知徐申謂本月望前黃水偏長
又驗廣入洪口即今嚴下閘板至二十一日報黃水稍落于是啓板通漕衝刷
成河通行無滯此即二水勝負通塞之故也勘科常居敬復建口閘一座古河
鮮近則以細愈益足為水利但建閘易守閘難運貢之馳行固急勢豪之閘放
不啻數日之竊程不能信而千百年之利害且決裂矣乞特勅諭督如萬曆八
年清江浦三閘之法以嚴啓閉庶河渠水有賴矣部覆如請

二十年勘河給事中張貞觀奏祖陵為國家根本即運道民生莫與較重然歲
漕四百萬頼一綫以給京師盛泗淮積久潴沐樸帳重地則運道民生所關亦
非細也臣展謁祖陵見淮水一望無際龍關祖陵至宮高壘乃自神路至三橋
并諸儀衛丹墀無一不被水矣且高堰一堤危如累卵倘潰則衆河之民生運
道立盡此又為實憂外隱禍也今欲洩淮當以闢海口積沙為第一義然洩淮
不若殺黃而殺黃於淮流之既合不若殺於未合但殺於既合者與運無妨殺
於未合者與運稍礙別標本究利害必當殺於未合之先至於廣入海之途則
自鮑家口王家營至漁溝金城一帶地勢頗下因而利導之似當并議者

二十三年工科都給事中楊應明奏淮黃二流會于清口而海口一帶則淮黃
之尾閭也先因黃河遷徙無常設遙縷二堤束水歸漕乃水過沙停河身日高
徐邳以下居民盡在水底今清口以外則黃流阻遏清口以內則淤沙横截強
黃倒灌上流約百里許淮水僅出沙上之浮流而瀦蓄于盱泗者遂為祖陵患
矣先年科臣張貞觀所議自腰鋪閘一支河辟之草灣河或從清河南岸另開
小河至駱家營馬廠等處出會大河建閘啓閉一遏運淺即行此河亦策之便
者至治泗水則有議開老子山百折而入之江者即排淮泗注江之故道也宜
於此處建閘淮平則閉秋漲則開使不得為陵泗患又考河形北高南下張福
口居淮河北流與清口對堤張福則水向南而淮不

病故折張福堤而于清口遠堤以東之亦兩利也報聞

二十四年河道尚書楊一魁奏復清河舊制請黃堌口一股由虞城夏邑接
碭山蕭縣宿州至宿遷出白洋河一小股分蕭縣兩河口出徐州小浮橋相去
不滿四十里且係先年河經故道所當疏濬與正河會接濟運道夫役之用集
山東河南徐邳揚夫二萬餘止兩月更于鎮口閘以裡諸湖之水通放與小浮
橋二水會則黃堌口不必塞而運道無阻滯之患部覆如議行

王氏炎曰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于魏之館陶遂分為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東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又決于清河靈鳴犢口則河水分流入于博州屯河始壅塞不通後二年又決于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于海而下流與漯為一王莽時河遂行漯川大河不行於大伾之北而遂行於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瀕者支川與河之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矣

方氏曰建炎後黃河決入鉅野溢于泗以入于淮者謂之南清河由汶合濟至滄州以入海者謂之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以入淮一淮水獨受大黃河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絕于王莽時者今其源出河北溫州猶經枯黃河中以入汶而後趨海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矣

按黃河者運河之賊也用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害避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艱運道而資泉湖之利計之善者也隆慶時翁大立倡議開之善勘而寢嗣後朱衡萬恭俞勘未決至萬曆三年都給事侯于趙巡漕劉光國勘議費奢亦不果逾年汶泗之溢徙潰運阻總河舒應龍題准挑韓莊中心溝通彭河水道以入黃而泇口始開其後二十五年河決黃堌二洪告涸糧運淺阻總河劉東星尋韓莊故道鑿良城侯遷莊及挑萬泥灣至宿遷董家溝以試行運而泇脈始通至三十年河決而縣大堤橫衝運道總河李化龍以黃失故道運不可恃將尋舒劉舊績而都水司主事梅守相為陳泇河利運狀謂其善有六大約謂泇不已復議保堤保堤不已仍議分黃不但徙民災亦以保運道也其議起自爰鎮訖于直口費僅二十萬計而泇之運始行總河曹時聘復建壩修堤置驛設巡增河官立公署而泇為坦途總河劉忠復慮其易淤議以每歲三月開泇以行運九月閉之以修濟閘呂灞今田空由黃于是泇黃並用云至四十年復議新開駱馬湖第以終泇河一段未竟之功耳

汶河一出萊蕪縣原山之陰、一出萊蕪縣界寨子村、一出泰山之陰仙臺嶺、俱名汶水、至靜封鎮合流、經泰安州寧陽縣、分為二支、一支自東平州戴村鎮、西南流至汶上縣會白馬河鵝河、凡八十里、出分水河口、南經流嘉祥鉅野、凡一百里至濟寧州城南天井閘東、與泗沂二水合流而南、一支自寧陽縣堽城壩西南流、別名洸河、經滋陽濟寧之境、合泗沂二水、凡一百餘里至濟寧州城南天井閘東、合分水河口流來汶水、又南流經鄒縣魚臺沛縣、凡四百一十里至徐州合沁水、東南入于淮

泗河出泗水縣陪尾山、其源有四、一出山西麓石竇內、名趵突泉、一出山東麓石竇內、名淘米泉、一出山東五步、一出山東南四十步、二泉無名、與淘米泉合流、向南遶山西一里、合趵突泉、西流一百七十餘里、至滋陽城東五里、與沂水合、同入金口閘、又西南流三十里至濟寧州城東、與汶水合、南達于徐

沂河一出泰山郡沂水縣、經沂州郯城三百餘里至邳州、徑入于淮、一出曲阜縣尼山、西流三十五里至滋陽縣城東五里、與泗水合、同達于徐

汴河出河南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流出、東經開封府城內、又東合蔡水、流過蕭縣、至徐州城東、與泗水合

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綿山、東南經河內武陟、獲嘉新鄉原武陽武封丘祥符陳留蘭陽杞縣儀封睢州考城寧陵歸德虞城夏邑永城碭山蕭縣、凡一千二百餘里至徐州城東、與泗水合

黃河出西番星宿海、繞崑崙、越積石、凡八千餘里、始入蘭州、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又南流一千八百餘里、始入河中、經潼關閿鄉靈寶陝澠池新安濟源孟津孟縣溫氾水武陟河陰原武滎澤陽武等州縣、合沁汴二水、同達于徐

按黃河自汴梁以下數千里間、河流支派、牽連分合、雖難悉紀、然其大派不過六條、其一自汴梁東北經蘭陽儀封曹鄆至陽穀、入漕河、其一至曹州由雙口河分流至魚臺縣塌場口、入漕河、其一至歸德州東南、經虹縣宿州睢寧至宿遷、入漕河、其一自汴梁東南、經陳留通許亳縣至懷遠縣、入淮河、其一自汴梁城西南、經滎澤中牟尉氏陳潁至壽州正陽鎮、入淮河、其一即今出徐州小浮橋者是也、凡此六派、或勢均並流、或併歸一二、雖涸溢不時、趨向各異、而大抵不出此六派之中、往時決沙灣、決張秋、則由陽穀之派也、出溜溝、出飛雲橋、則由魚臺之派也、

清河志　我朝徵於夏者謂之稅，徵於秋者謂之糧，即兩稅之遺意，行之天下二百年來，未有稱不便者。奈何淮北諸地，富者冒為商販牙儈，未必有田，有田者冒為詭隱，未必有糧，糧稅乃悉歸於單弱之丁、逃絕之戶，每遇催科，責併該里，見戶則相率而逃，以致蕭索極目，一望率數十里，憲、憐甚矣。伊欲救之，必略倣井田之法，相地勢汙仰，每數十里，即為一井，若民田，廣分布其中，外為溝洫以環之，俾旱澇有備，盜竊有守，樂生興事，安土重遷，則荒蕪可墾，錢賦可完矣。此百世之利，非大實帑藏不可也。　今之徭役，即古之力役之征，在周禮有小司徒，因授地之上下，以均任使之多寡，有均人，視歲之上下，以為公旬之等，甚此古人雖役民而民不病於役也。今制分為均徭里甲，均徭有銀力二差，里甲則惟銀差，雖俱以銀數為準，而力差之中有視原數費至倍蓰者，酌量輕重，搜剔見盈，則又在編審者之留意焉。走遞夫銀、舉糧役，及頭其在諸邑則尤所當斟酌者，必使應付不失，而民不告病焉可不。

睢寧縣志　知縣申其學申文　切照縣西北一河名曰廟灣，上通靈璧西水諸湖，下通本縣苻灘諸湖，適當之衝，別由小河口入黃河焉。此水離縣治僅二里許，於塞狹隘，其勢順高，縣治居於東南，其勢最下，且無堤岸蔽障，一遇大雨時行，河不能容，遂爾泛濫，則東南一帶，不惟城郭淹沒，而居民廬舍蕩然為之一空矣。使小河既濬，惟深則宣洩易，而其害猶未久也。今則小河口又淤塞矣。自隆慶三年至萬曆九年，本縣被沉溺者已十有三年，於茲幸萬曆十年，天乾水涸，民畧有更生之望，不意今歲六月十三日，不知水從何來，偶爾大至，平地水深丈餘，至七月初六日，復遭異常暴風猛雨，三晝夜方止，將城垣侵圮，居民衛淹沒，秋禾顆粒無存，其災害又不減於隆慶間也。卑職自到任以來，日夕與老父講求本縣水災根柢，遂親詣踏勘，得此水自靈璧縣東地名潼郡閘一處，名曰蘆溝口，自本縣西，地名予仙閘一處，名曰余家渡口，此二口，為所當急塞者也。自畢家灘以東至縣治淤塞十八里，自縣治以東至高作，淤塞十五里，此二處有所當急濬者也，仍不惜工費，于東西沿河處所，築一丈堤，上至潼郡，下至耿東，與新築土堤相接，既俾上流有所歸矣，又挑濬小河口，務使寬且深焉，仍建一石閘，以防黃河倒流之患，又俾下流有所洩矣，庶一勞永逸，而本縣久安長治之策，無出此矣。

按洪武六年，置滁州太僕寺，提督兩淮馬政，方是時，猶養馬于官，未為民病也。至永樂十四年，始令民養馬，有騍馬兒馬頭之設，遂為民害矣。弘治十七年，又計歲科駒，擇其尤者，解之太僕寺，俵散以備騎操，其餘駒折色類解北京兵部，買馬充邊，是為備用銀，其後因所解馬不堪用，令徵價銀，以馬價領往北京買馬解俵，隆慶三年，太僕少卿董公傳策，與巡御史謝公廷傑

等建議裁減種馬一半萬曆六年蒙南京太僕寺卿李公輔監察御史胡公廷試請盡行變價解部買馬充邊則是得實用而民免齎助之害其法最為良便矣

淮關志　府城之西為浮橋為柳淮為南鎖壩為滿浦閘之東為板閘西為清江浦又西為河口舟之由運河出河口及由各壩而出達淮所經者也　淮河之南岸閘之東為方壩為信壩為智壩為禮壩大河衛城之東為義壩舟之由淮河往來及由各壩而入達運河所經者也　淮河之北東為支家河西為草灣舟之由海州贛榆沭陽安東各縣之達淮所經者也分布甚廣非若各閘之扼要會而據通津也故星處老人以稽之焉

商税舊例凡淮地所造一應貨物併各處來淮發賣之物皆有税名曰商税率三十分賦其一收鈔有差弘治元年改鈔一貫折收銀三釐錢七文折收銀一分解京庫其存留者折支官俸糧其有工部分司抽分者免

門攤季税舊例有門攤課税凡民原委闔開店生理俱照所發時估商税赴税司上納併入商税支銷嘉靖四十二年准委府佐一員暫同税課司官啟收除應准動支外扣留若干聽管倉主事註銷按季報部餘盡解京濟邊續據所屬累告七鋪户并合集頭告稱零星販賣一按季納税不便有司亦以增督生弊乃立每年包納税銀之法免其隨到隨報推按季赴司交納名曰季税其磨房酒麯等店照依鈔貫納銀仍名門攤税各舖牙俱照地方赴府城清江二税課司交納

房地契税洪武二年令凡賣買田宅等項除正課外每契一紙納工本銅錢四十文後議無分典賣房田每價一兩納税契銀二分三釐一毫五絲充軍餉用復因餉匱至萬曆二十一年五月內奉文增餉每兩徵銀三分四十年十月知府詹士龍詳准院道止税買者其典房田契免税所收銀兩原無定額惟以應税者赴司納税解府類解北京户部亦還充餉凡賣契一張每銀十兩該銀一錢一分六釐

雜糧四税淮安初無四税嘉靖中淮黄肆毒人多死饑九所供億有派無收四十五年知府陳文舉建議撫按題准以過鋪雜糧比照水洲事體每石徵銀一釐振濟台寶州縣夏秋税糧民壯軍餉只名一税除慶中水災益甚民不聊生僅科逾越推守此土者增廣前例遂有腳抽斛抽濟漕三項并前為四因名曰四税雜糧税出自客商腳抽斛抽係抽腳斛人役應得腳價工銀濟漕係抽過鋪雜糧投牙人每價十兩原有牙用五分取一半銀二分五釐是後牙腳四散不便稽抽議於各商扣留代納寶則各役自得牙利不過便於抽解與商無與焉委府衛首領官收專聽各衛所保運官軍月糧并河道各衙門供應諸項支用入約歲三萬金

應税貨物米麥雜糧自北來淮過壩前往瓜儀等客販賣者每石納濟漕銀一釐軍餉銀八毫腳抽銀五毫斛抽銀五毫謂之四税至淮轉賣與人往南販賣者止納濟漕軍餉腳抽在淮發賣者止納軍餉腳抽○萬曆六年南京河南道御史方萬山建議去其腳抽今四税之名猶存實則三税而已〇副部題議清江户部管收貯府用天啓五年加一萬五千兩解京

醃切探頭税凡客商往瀕海收買一切貨物舊例奉各院道明文徵取税銀每年大約七八百兩不等撥二百充軍餉餘聽巡鹽御門作正支銷

廟灣鎮税鎮在山陽東一百八十里有河通南北商船收税則例照依清江府城税課司商抽四鈔收受每歲本府委官大約收銀二千餘兩解府併入軍餉項下支用

清江浦工部抽税景泰中淮安設抽分廠凡竹木等物應干造船者三十税一以為供造漕船之需視舊抗十税其一者蔵三之二以寬商力税無定額每歲以貨之多寡爲舒縮天順間議於淮安府税課司添設副使一員吏二員專理抽分事務每季解府類解本部分司轉發提舉司八年所抽木料不堪兼商人走水匿税課司不能制奸弊日甚本分司官始五日一次監抽矣凡商貨自南而北者俱於南關艤泊自北而南者俱於清河口泊赴廠報抽方許放行後因額課不敷支用遂把及於民船其梁頭估定價銀亦須三十税一自是無額責税矣

應

抽船隻國初止抽船料以供成造漕船之用後因額課不敷遂税及於船官座站船止給有批文照免外凡民船俱報梁頭既報量税復納抽其中花落錦搭等項逐一另報數目繁瑣上難稽查下滋姦弊近議民船不拘大小物料各色止報梁頭估定價銀俱三十税一其餘什物總括在內商民稱便○白糧船出口報單銀○白糧船進口報閘銀○空民船出進口銀○裝貨民船梁頭銀蘇閘銀○淮安錢户報納得其買主照契報抽三十税一○收買船隻木板者論丈抽税比照造小船者買主照梁頭報抽

淮安鈔關重河韓剎航桂等船驗梁頭收銀五尺者二分九釐有奇以上漸加○重長烏船驗梁頭收銀五尺者五分八釐有奇以上漸加

皇税萬曆二十六年三殿大工肇舉工費甚鉅言利之人始進開礦権税中使四出江北差太監二員一駐徐州一駐揚州儀真縣無藉棍徒營充委官星列碁布重斂濫抽全無則例商民困憊已極三十一年漕撫都御史李三才屢請停免未蒙俞允遂議有司包收皇税分板閘廟灣清口直河四關府城清江二税課司權每年兩季一次解赴儀真稅監解進大內○四十八年七月奉 皇太子令旨盡行停止商民謳歌更生

淮郡新舊聯三城說 淮舊有新舊二城甩淮前之變備出師於救敵則新城出 總以說之倘新城而敵來救則舊城出師以應之使聲勢 足相援敵人腹背皆受敵也不合兩聚於兩城下馬逍騎城築而勢遂分防守 始雖為力矣守則三城俱欲守而勢兵以杞軋應力分而卑弱可慮也脫一面 失事則敵得據以為巢穴為持久計矣淮民不能宿春糧而貯薪止以日計如 城門猶閉一二日恐變且從中起矣昔經院堂公與汎梁聯城時府守范公價 嘗力陳其不便狀及工成舉雲范公不樸以 非我意且他日淮難多守計矣嗚呼遠慮哉

徐州志　徐州境內之山，自西南來，連絡東趨，以極於海。其河自西北至縈洄南注，以達于淮。二洪齟齬，橫絶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襟帶江淮，上游雄視，枕聯河洛，萬壑為宗。昔人所稱東方一形勝焉，信有不誣者矣。

城北五里曰九里山，東西連亘凡九里，相傳有穴潛通琅琊王屋，今不知處。其西一峯形如伏象，俗稱象山。（注十九）北十七里曰桓山，東臨泗水，舊名聖女山，宋桓魋作石槨於此故名。　東北三里曰彭城山。　東北八十里曰銅山，古彭城廢縣在此，利國驛連境，相傳山南有運鐵河，宋置利國監鐵冶，開以通舟楫，淤久嘉靖二十年因運河淤復濬，通新挑溝。　東北一百二十里曰爬頭山，連嶧四境，徐邳滕。　北四十里曰境山，西臨泗水，有鎮有閘。○城東四里曰定國山，東魏慕容紹宗擊梁，貞陽侯蕭明嘗營於此。（注二十）東南二里為子房山，世傳子房嘗隱于此故名。　東南四十里為呂梁山，（注二十一）下臨二洪，上有雲夢梁王二城，又有尉城，並詳兵防，其境有雍門，古雍門周善彈琴能使孟嘗君悲者居此。（注二十二）

○城南二里曰雲龍山，（注二十四）上有雲氣蜿蜒如龍，東巖有石刻大佛，故又稱石佛山，唐昭宗時朱全忠遣子友裕攻徐州節度使時溥，軍於石佛山前，即此。（注二十三）宋山人張天驥放鶴亭在其上。其陰為黄茅岡，（注二十五）山北城南里許為戲馬臺，（注二十六）高數十仞，廣袤數百步，有事則可用屯戍，與城相表裏焉。項羽因山築臺以觀戲馬故名，魏武南侵攻彭城弗克，乃設氊帳臺上以望城中，臺循磴而上，傍有石崖，雖勒古歲月，名氏有丈，皆隸書筆法遒勁，並剝落不可讀，上有臺頭寺。　其下為蘇堤，宋蘇軾守徐時河決為患，因築以障城，自城屬於臺長二里許，民賴以全活者衆，今尚存。　由雲龍山南十里為太山，徐山最大者。　又四十里為桃山，有驛在山陽。　桃山西南十餘里為徐山，（注二十七）舊名武原，周時楚王命楚伐徐，偃王敗走其下，百姓隨者以萬數，王死，民即山鑿石室以祠之，因名徐山，其室見存。○城西二十五里曰楚王山，山皆赭土，為貢厥貢惟土五色，王莽使徐州歲貢五色土，皆出此山，下為楚元王墓，又有古井各數十，迄今里諺猶謂山前九十九口井，山後九十九口塚云。

五里爲大彭山(古大彭氏封於此，故名。山左右今猶稱大彭村)

汴河(一名汳河，一名小黃河。按一統志汴河源出河南滎陽縣大周山東流至中牟縣入黃河，汳河出山西沁源縣綿山東流至河南懷慶府入黃河。又按漕河志河居中，汴居南，沁居北，河南徙則與汴合，北徙則與沁合，故此河之名有三。今沁水久不達，唯河合于汴爾)由蕭縣至大彭集入州境，受大彭湖㵎楊屍龍溝五河諸溝水(並由北岸入)，至州城西九里受響水溝水，二里受旱陂溝水(並由南岸入)，自城西匯于東北合泗水南下，其流增毀率靡有恒云。

泗水(源出山東泗水陪尾山，源有泉四，因以爲名)由沛縣至謝溝入州境，流十里至留城(漢張良封此)，于東岸受小河水(源出山東滕縣而黃山昭陽二湖水時亦溢入焉)，二十里爲皮溝，稍南受新溝水(東北鄉抜劍飲馬渚泉並由達河流至新挑溝達于北東岸入)，賊十里爲夾溝(溝有夾溝驛)，五里受北溜溝水(源出沛縣泡河分流至此西岸入)，三里受境山溝水(即地崩溝，源出東北鄉蓮花母豬二泉流至此東岸入，有橋有閘)，對岸受南溜溝水(源與北溜溝水同，分流至此西岸入)，五里受秦溝水，又五里受濁河水，已上西岸溝並東湖坡諸水，西水汎漲則淵餘時恒涸。又十里爲秦梁洪，末直渡受烏嘴溝水(源出城北八十里屯東舍泉西流五里至此東岸入)，十七里有三里溝，三里至城東北受汴水合流，唐韓愈詩汴泗交流郡城角之句謂此。周顯王時九鼎沒于泗水彭城下，鼎氣浮水上，後秦始皇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上，使千人求之不獲，謂之鼎伏。三里溝稍南分爲新河，至城東南復合流，里許爲百步洪，南里許爲新洪(有新洪汊橋，有清水棚。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戰不利，退保州城，明徹遏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城下以圖進取)。又南九里受九里溝水(由西岸入，下有寒山堰，梁蕭明營於此壅泗水灌彭城)，二十里東岸有狼矢溝(東鄉山水流此溝入)，十里至黃鐘集，有李家溝(辛貫山擁兕湖水分流至此入)，三十里爲呂梁洪(列子莊子並云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陳太建中經略淮北大破齊師於呂

梁。後周將王軌破吳明徹於呂梁，並即此。唐尉遲恭嘗鑿以殺其勢，有尉城遺址。有呂梁堰，晉謝玄既敗苻堅，率衆次彭城，平兗州，用督護聞人奭議堰呂梁水以利漕運。有懸水村)，五里爲呂梁渡，又五里至房村集，有溝(源出歐家泉流至此入)，三里受響水溝水(源出東南鄉雙井白塔二泉，流至此東岸入，新建有閘)，三十里至雙溝(有泥溝湖水由此達)出州境(史記楚破漢軍，皆相隨入穀泗水，楚追擊漢軍彭城靈璧東睢水上，多殺漢軍數萬，水爲之不流，故舊志載穀水睢水俱在州境。今考漢書注穀水即泗水下流，一統志睢水在靈璧縣東流至宿遷縣入泗，今皆非州境，並不書)。

按徐河山鬱盤，風氣剛勁，考其舊俗，人頗鷙悍輕剽，蓋楚之風焉(出隋書)。又其地薄民貧，急疾顓己(出前漢書)。宋儒陳師道亦謂霸者之習以武爲俗。蘇軾則云漢高祖、劉裕、朱全忠皆在徐州數百里間，其人以此自負雄桀之氣，積以成俗，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今去陳蘇數百年，且承平道久，俗漸丕變，民知怵法畏吏，不聞有戕治。然舟車會通，頗稱津要，往往競趨商販而薄耕桑，野有惰農，市多遊食，稍以靡風相扇，寖失其淳龐矣。

蕭境東西相距百數十里，南北僅三之一，雖西聯州治而實綿亘於州之東南。

汴河(自漢末河入於汴，故亦名黃河)由新桃溝(上接河南永城及碭山界)入縣境，歷趙家閣渡、拖繩溝、東頭渡、宋冊渡、宋冊二泊，遵護河堤(長二十里，高八尺)，越冀門渡，徑縣治之北，至兩河口與山西湖之委流合，而過涼樓溝(即舊歇涼樓，元有京樓寺)以達于州境。宋紹聖中縣令張惇疏鑿汳水新渠以避水患，陳師道爲之記。元大德間達魯花赤馬徹里備禦水藥，開南伏道口、北鐵窗孔，而城賴以全。蓋汴合于河，奔濤洶注，支流潰決，四出邑境，厥爲民孽，所由來漸矣，豈一朝夕之故云。

沛縣表百十里故志所稱形勝嶧山控其左華山揖其右泗水流其北芒碭亘其南以今攷之唯泗水逕于城東其他皆在疆域之外無層岡茂麓以為藏阻乃維控接諸道源泉洪流四合紆廻莅絡天塹為固其東北有漷水（原出山東滕縣流入昭陽湖）東有昭陽湖（注三十）（湖亘十餘里山東滕薛二縣水咸匯於此下與薛水合至金溝口達泗）薛水（出滕薛境西流會昭陽湖湖水自金溝口達于泗）鴻溝河（發源滕縣流出薛河其水汛涸有時春夏可行舟）西南有泡水（即豐水循泗亭驛前入於泗正德初年黃河泛溢西南接泡水出縣南門外飛雲橋下流入泗勢甚洶湧今涸）西北有泥溝河（水源來自魚臺縣界至沛入泡水達於泗）南有龍泉（在縣治前舊沒於泡近河涸泉水自下湧出不竭東接泗水）其自北而東曰泗水（源見州泗水下）流經山東魚臺縣境至沙河入縣境為沙河渡二十里為胡陵城（見兵防按一統志云在魚臺縣東六十里蓋連境迭有閘）二十里至廟道口（有閘）三十里至縣城北為北門渡匯於城東為東門渡迄城南隅受泡水為南門渡十五里受金溝口水為金溝口渡（鴻溝河漷水昭陽湖薛水合流並達）五里為沽頭有上沽頭渡下沽頭渡（各有閘）十里至謝溝以達于州境　○縣東泗水之滸有泗水亭即漢高祖為亭長處（今泗亭驛乃其故址）亭北有歌風臺東南五里有射戟臺（靖難時燬）二十里為沛宮漢祖過沛宴故人父老於此（注三十一）

碭山境內無山其邑所名碭山乃距邑治七十里今在河南永城縣之境（按史記及漢書高祖微時隱於芒碭山澤間上有雲氣呂后與人俱求得之應劭註芒屬沛國碭屬梁國）縣南北皆阻大河間或引決黃流灌濡畎澮然泝淤不常卒緣為病縣東六里為盤坌河十八里為禮河西南五十里為夾河由夏邑縣劉富營集入縣境八十里至龍扒溝入韓家道口（通汴嘉靖二十六年龍扒溝淤二里全開一派向縣城東南二十五里衞王龍口由原奉社地四十里至西鎮店一築皮水為患由蕭縣境入胡店溝）為新挑黃河五十里由虞城縣皮家口入縣境凌家口（一百五里下至馬家口入蕭縣境嘉靖十九年開挖二十四年沙淤）西二十里為陳霜口河（源由虞城縣史家皮家二口分為兩河田鎮里堌二十里至縣境西南合流入陳霜口河南行十里至汪家口西向衝為抉口水漫東流復分為二一衝縣小南門一北行復西遶縣北門經年為患周城以外汗漫若湖嘉靖二十六年知縣王紹元將汪家口築堤一道長七十四丈七尺厚一丈又為月堤高厚如之沿堤上至鎮里堌下至高良相口為順水堤五十里防禦水患）北三里為三里河（由虞城縣鎮里堌二十里至縣境呂家集北行二十里至三里河下二十里至禮河五里入桑葉河）九里為九里溝（今淤）西北十五里為白川河（由虞城縣境入縣舊閘集十五里至白川河下二十里至蔣家營五里入桑葉河）二十里為蜀河四十里為段庄河（由虞城縣境入縣舊閘集遶南嘉靖二十四年沙淤坡水漫流至雙溝集南一里成河三十里至桑葉河四十里至蕭縣境豐岔河北流入胡店溝）四十里為新岔河（由虞城縣境北入碭城集南四十里至龐家屯下二十里至羊耳河集遶南十五里至羊村集遶北一里至五河三十里至蕭縣境河）東南三十里為龍扒溝（通汴嘉靖二十六年沙淤）東北二十里為羊耳河碭縣地勢窪仰低下屢經水患地多淤沙浮土雖屢濬鑿成河然一經水漲率易淤塞故河渠之名變遷不常總足以為民病日益滋甚

豐境廣野平原縞邈四際治北有東華山其舊治城中有歌風臺始皇東遊時築其北五十里有泡水（上承泇豐水）自單縣流經舊縣北門（循西於泗亭驛）以入於泗今淤（正德己巳黃河水溢三十餘年壅沒無遺）時或河決則四境為壑而已（注三十二）縣治西南二十五里有枌榆社即漢祖初起禱以徇沛處（枌榆鄉名社在枌榆）（注三十三）西三十里有大澤即漢祖母夢與神遇處有中陽里（注三十四）漢高祖故宅（在焉）東北（注三十五）三十里有豐西澤有亭亦曰豐西亭即漢祖為縣送徒驪山縱徒止飲所東北（注三十六）五十里有斬蛇澤漢祖夜遇白蛇當道斬之即此

漕政　漕運府在州城東門外泗河東岸總督漕運都御史總兵參將巡歷駐節之所

戶部分司在城南門內監督糧儲主事蒞政之所本司主事一人戶部題
奉欽依差委赴 內府領敕批蒞任行事凡歲一代易初專督廣運倉糧
儲後兼理永福倉事及償運與有任焉（永樂十三年令浙江都司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糧至徐州置倉收囤本部委主事一員監督） 廣運倉在城南三里東臨泗水即元武安州故址永樂
十三年建宣德五年增秘倉廒凡一百座正德已前中使司之嘉靖初裁
革惟部使臨督如故歲凡額收各府州縣夏稅麥糧共四萬八千一百五
十石本倉永樂中為漕運轉般設建至成化中改令各軍徑兌直達而轉
般罷戶部議卑開載本倉該給徐州徐州左邳州河南歸德四衛運軍行
餉近年總漕因淮安常盈倉告匱每以江北附近衛所通融撥給兼之各
州縣逋負居多計歲所入擬之額數十不及其二三蓋耗亦已甚矣

（注三十七）徐州洪工部分司在洪東岸面西提督本洪主事蒞政之所本洪宋元皆
名百步直州城東南二里許巨石盤踞巉嵲齟齬汴泗經流其上衝激怒
號驚濤奔浪迅疾而下舟行艱險少不戒即破壞覆溺害與洪水等故名
曰洪其形象川字有三道焉中曰中洪西曰外洪東曰月河（月河即今東洪）相傳
唐尉遲敬德經略徐州呂梁二洪爇火石爛從而鑿之遂成水道宋元祐
中京東轉運司上言朝廷委官度地勢穿鑿修月河石堤置上下閘 本
朝永樂十二年平江伯陳瑄鑿洪通漕更于洪口置閘正統七年參將湯
節於洪上流築堰逼水歸月河於南口設閘壅積水勢成化中主事郭昇
尹珍饒泗嘉靖中主事戴鰲陳穆相繼鑿去洪內亂石修砌兩岸牽路石
斸二十五年主事馮有年修砌東岸石堤十六丈初城東北汴水橫流衝

溢運艘牽挽艱甚正德初治河郎中胡禮鑿新河自三里溝至洪上乃復
合流入洪始分殺水勢為漕便利無何土人說便日漸下石埋阻參將萬
表懸購跡抉仍移所司厲禁迄今汴水雖微猶得亡險焉本司之設專為
糧運先年部官不一永樂十九年侯伯分理洪閘河道繼差御史王矩戶
部郎中楊璉至正統以來始銓選工部都水司主事一員領精敕批蒞任
督理洪事兼理徐州境山二閘凡三年一代焉（初本司不干閘務嘉靖二十年兵部左侍郎王以旂）
題奉 欽依兼理（成化二十年工部侍郎杜謙建議工部添置主事一員修治河沁以道下達徐州洪主事以河勢黑洋山河沁水利深淺尺寸具一號閘弘治初年添置主事停罷本司月報如故）（又著令提督徐州洪主事）
徐州洪閘在洪東月河南口正統中參將湯
節建議設（詳見上）景泰中水漲閘壞嘉靖二十年治水兵部侍郎王以旂議
復 境山鎮閘在境山舊有積水閘天順四年判官潘東建後廢嘉靖二

十年侍郎王以旂議設今閘 高家灘木閘 淺鋪一十五所（夾溝淺白家淺白洋閣上淺白洋閣下淺梁山淺堤城淺秦梁洪淺新洪淺九里山淺猿猴嘴淺青田淺乾谷堆淺白羊淺李家溝淺翻身淺）
呂梁洪工部分司在洪東岸向西提督本洪主事蒞政之所本洪在州城
東南五十里上下二洪綿亘七里洪中諸石森列如齒水脈勁疾遇險怒
號白浪騰沸一瀉數里為南北至險焉唐宋疏鑿修治遺跡並與徐洪同
本朝成化八年主事張達修砌石堤（上洪長三十五丈下洪長三十六丈）十六年主事費
瑄修築堤壩嘉靖二十一年主事徐有讓修砌石堤 呂梁上閘下閘在
洪南北俱正統中參將湯節建議設後壞嘉靖二十年侍郎王以旂議復
淺鋪七所（黃鍾集淺石橋淺五城湧淺侯家石淺房村淺龍塘淺雙溝淺）
沽頭工部分司在沛縣治南二十里泗河東岸提督胡陵城諸閘座主事

莊事之所本司自成化中 上從總漕之請差委主事一員提督閘座弘治戊申罷甲寅復之正德丁卯再罷辛未復之嘉靖癸未又罷乙未又復之黃河入漕而沽頭利涉故罷黃河南徙而諸閘泉微故又復 今銓選更代事宜並與二洪同 胡陵城閘在沛縣治北五十里隷沛縣轄 廟道口閘在沛縣治北三十里隷沛縣轄 沽頭上閘在沛縣治南二十里 沽頭中閘在上閘南七里 沽頭下閘在中閘南八里俱隷本州轄 謝溝閘在沛縣治南四十里隷沛縣轄 新興閘在沛縣治南五十八里隷沛縣轄 黃家閘在州治北六十里隷本州轄 淺鋪三十四所徐州地方十五淺謝溝小閘村淺蔡家淺泉水小閘淺留城上淺留城中淺留城下淺賈家淺皮溝上淺皮溝中淺皮溝下淺李家淺侯村上淺侯村下淺黃家淺沛縣地方一十九淺胡陵城淺雞鳴臺淺廟道口淺張家莊淺泗亭淺金溝口淺金溝上淺金溝中淺金溝下淺魯村淺上閘上淺上閘下淺鄭家淺馬家淺破閘淺下閘上淺上閘下淺梁村淺閘村淺

積水閘四座留城閘屬徐州轄金溝口閘在沛縣治南八里薛河伊昭陽湖水入漕之處昭陽湖閘見本湖下雞鳴臺閘在沛縣治東北五十五里河北岸 蓄水昭陽湖在縣治東北八里縈廻八十餘里北屬滕縣南屬沛縣永樂八年於湖口建石閘於東西二湖口是板閘成化八年改爲石閘弘治七年重修遇漕河水涸閘放湖水入薛河由金溝口閘達于漕河湖所受水不一北沙河出滕縣北龍山西南流經魚臺縣境入湖辛庄橋河出滕縣西南五十里南流十里入湖荊溝泉出滕縣東北十五里泉脈百餘水流迅急西南流八十里至辛庄橋漫流爲澤正統六年參將湯節草厰窰做閘渠十里引水入湖塞其兩流故道復於此岸建田龍以築之六座沛縣金溝雞鳴臺各一座蕭縣豐縣各一座碭山縣二座

按漕河經流徐沛之境凡二百里有奇自沙河至謝溝一百六里爲沛縣境自謝溝至雙溝一百二十五里爲本州境其支流入漕在沛境者三曰泡河上通賈家寨新開黃河流經單縣至本縣飛雲閘橋入漕河溢涸不常曰薛河自滕縣東高薛二山之間來西南流二百里會南沙河玉華等泉由金溝口閘入漕河曰雞鳴臺東小河在縣治東北五十五里源出滕縣三里橋泉并七里溝泉西南流百餘里至雞鳴臺東入漕河初二泉之水漫流爲澤正統六年漕運參將湯節始開渠引入漕河置閘于河口以積水既以齊漕又變沮洳爲良田云在州境者四曰留城小河源出山東滕縣黃溝泉及微山三家灣等泉西流八十里至留城鎮北東岸入漕河曰境山溝源出東北馬跑等泉西南流三十里至境山鎮北東岸入漕河曰溜溝河在州城北五十五里自沛縣泡河上流分來至許家淺北西岸入漕河曰烏鵲溝源出城北八十里屯東冷泉來西流三五里至秦梁洪入漕河至州城北則受汴水合流據二洪險阻而黃河決嚙所必歸焉夫會通河上受汶泗洸沂諸水搜取山澤諸泉以爲漕綱之助又有安山南旺昭陽諸湖瀦蓄謂之水櫃先朝尚書宋禮奉 命經畫當時漕河初不藉黃河之水元人所謂漕以汶而不以河者此也至正統以來河勢播遷倏無定所其支派大槩有六其一自汴梁東北經蘭陽儀封曹鄆至陽穀縣入漕其一至曹州由雙河口分流至魚臺縣塌場口入漕其一至儀封縣東經歸德府至徐州入漕其一至歸德府東南經虹縣宿州睢寧至宿遷縣入漕其一自汴梁東南經陳留通許扶溝縣至懷遠縣入淮其一自汴梁城西南經滎澤中牟尉氏陳潁至壽州入漕自河入于漕水勢浸淫諸閘沉于深淵二洪泯其險隘泉改日弛湖防盡廢至于二洪而下衝決歲深崖岸寬廣一遇旱乾則汶泗諸流渙散靡濟必賴黃河之水而後漕運流通如嘉靖庚子諸閘泉微二洪水涸至厪宵旰遣命重臣是可鑒已然河流所趨泥沙相半若決入陽穀魚臺豐沛則漕渠淤塞經由睢宿則二洪反高全入渦淮則陵寢所繫尤難輕議全歸汴水則徐民昏墊又所不堪如嘉靖丁未衝決曹縣及城武金鄉魚臺溢于徐沛蕭碭亦可鑒已要之徐沛而上非泉湖之備不能通徐呂而下非黃河之來不能濟惟在疏濬得宜隄防不失俾源泉沛注勺水不遺以爲閘河之助於汴河故道

如野雞岡孫繼口黄陵岡諸處各加濬治使黄河正流南趨鳳陽以入淮海假其支流從汴入泗達于二洪以濟運道既非上出豐沛魚臺以淤漕閘又不全入渦淮以干　陵寢而徐民墊溺用是少瘳則誠　國家之慶生民之福也

萬表論曰黄河自野雞岡而下分為二股其自東南渦河而行者則為河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為支流然皆併合於淮以入海是故河流入海舍淮無他道也比歲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為黄河改流予則曰非也夫河流遷改宜必有漫溢之處計今水道只渦河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出徐州者既淤是當泛溢於東南之渦河何渦河之水亦微至可截以壩斷可識矣蓋自清河以至徐沛地勢隆擁節高一節如往年黄河盛溢之時則上漫濟寧其魯橋諸閘皆為淹沒而淮水亦幾浸

城後水勢少降則自魚臺以出穀亭再降則由飛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以次漸小又降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亦漸平矣近年黄河之水日微故小浮橋之水淤塞豈特小浮橋之水淤塞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今淮安河口合流入海之處可以褰裳而涉也此徐水之通塞實本於黄河之贏縮非關於河之改流也又曰漕河原不用黄河之水惟用洸汶沂泗諸泉蒲湖之水足以濟之渡淮而西皆是清水故名清河正統十三年黄河決滎陽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以達於海景泰四年副御史徐有貞塞治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河以紓殺之而黄河始合於漕然黄流尚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洗之矣先是黄河未衝之時清河河道皆狹水故易充然亦有淺故沿河俱設淺鋪每年轉運固無滯也後黄河水大來而淺鋪俱沒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路宛然正是先年河道但二洪一向黄水浸漫年久一旦水落石出而清河一帶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淮達濟由會通以至衛河一路堤防只恐黄河之水衝入為漕河之害今徐二洪以下一向反用黄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日望其來而不可得此即所謂以病為藥也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耽酒者一向沉溺於酒反以酒為生一不飲酒即欲死矣此非今日漕河之喻乎

嘉靖十五年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李如圭題切惟黄河發源具載史傳今不敢煩瀆姑自寧夏為始言之自寧夏流至延綏山西兩界之間兩岸皆高山石麓黄河流於其中並無衝決之患及過潼關一入河南之境兩岸無山地勢平衍土少沙多無所拘制而水縱其性兼之各處小水皆趨於河而河道漸廣矣方其在於洛陽河内之境必東之勢未嘗拂逆且地

無高下之分水無傾瀉之勢河道雖大衝決罕聞及入開封地界而必東之勢少折向南其性已拂逆之矣況又接南北直隸山東地方地勢既有高下之殊而小水之入於河者愈多淤塞衝決之患自此始矣此黄河之大槩也今之論黄河者惟言其瀰漫之勢又以其遷徙不常而謂之神水遂以為不可治殊不知黄河之水泥沙相半流之急則泥沙並行流之緩則泥沙停積而停積則淤之漸矣淤之既久則河高而不能行水性就下必於其地勢之下者而趨焉趨之既久則岸面雖若堅固水行地下岸之根基已浸灌疎散而不可支矣及遇大雨時至連旬不晴河水泛漲瀰漫浩蕩以不可支之岸基而遇此莫能禦之水勢頃刻奔潰一瀉千里遂成河道無足怪也合無聽臣督同河南山東并南北直隸管河副使張綸等備查所管黄河州縣河道地理遠近動支河道銀兩打造上中下三等船

隻置造大小鐵扒鐵鍬分發各該管河官收領遇有淤塞即便督率人夫撑駕船隻用心扒濬堅硬去處則用鐵鍬俾泥沙隨水而去河道為之通流則傾瀉之患將漸弭矣再照黃河先年由河南蘭陽縣趙皮寨地方流經考城東明長垣曹蕭等縣流入徐州近年自趙皮寨南徙由蘭陽儀封歸德寧陵睢州夏邑永城等州縣流經鳳陽地方入淮其歸德蘭陽等州縣即今水患頗大亦聽臣督行管河道責令各該管河官員調用人夫修築堤岸并扒濬河道務使淤塞開除自無衝決之患防護完固可免渰沒之虞其舊黃河即今尚有微水流至徐州呂梁二洪亦合時加扒濬使不致斷流接濟運道且分殺黃河水勢如此則河患可息而運道亦有益矣

嘉靖十六年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于湛題據河南管河副使張綸呈勘議得黃河為患頻年興作北衝則害及運道南決則近於　王陵雖脩濬之功累加而遷徙之性無常自挑河通流地勢漸下全河之水俱由此河致將北行舊黃河梁靖口淤塞屢濬屢淤功用不成今年大雨連綿比於往年尤甚河水泛張衝決數多新口一開舊河隨塞百分莫救衆力徒施致將飲馬池以下一百八十里淤墊甫平其新衝決口亦有隨衝隨塞者見今儀封地方三家莊于莊決口一處歸德州地方北岸鄭家口決口一處皆廣深不可堵塞一則由考城縣以趨歸德州城下一則逕趨歸德州二水俱逕曹村口入北黃河接濟二洪惟賴此水又睢州地方南岸地丘店界碑口二處寧陵縣地方楊驛舖一處共三決口俱南入亳州渦河勢尤闊大且經　壽春王陵大端南岸地下今已成河誠恐水性趨下南決日久衆水皆歸且居鄭家口上流則鄭家口不敢保其不淤淤則趨二洪者少矣漕運所關誠不可以不慮也為今之計飲馬池以下所淤一百八十里開之則勞費甚多然不過經符離橋通宿遷往來商賈而已於二洪無益也若於地丘店野雞岡等口上流開鑿一河省工四十餘里通桃源集舊河故道東北由丁家道口入舊黃河則趨渦河之水可截以入北河接濟兩洪其於壽春王陵水勢可殺漕運無虞矣合候呈允通調人夫來春正月初旬興工挑濬等因具呈到臣臣會同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易瓚巡按河南監察御史王鎬議得漕河沛縣迤北雖防黃河衝決徐呂二洪實賴黃河濟注自趙皮寨支河開挑之後黃河大勢盡徙而南一股自亳州渦河入淮一股自宿州符離橋至小河口入運魚臺沛縣決口相繼不築自塞山東濟寧迤南人得安土耕種河南歸睢一帶歲苦渰沒梁靖口舊河灌注二洪之水亦掣而南隨挑隨塞迄無成功遠近方以二洪之水為憂幸而皇天降鑒河神效靈符離橋支河淤塞中高漫流北溢從夏邑縣山西坡仍入小浮橋灌注二洪以此連年運道得以不阻今山西坡水道亦復淤墊中高以民事言之渰沒處所秋禾雖廢夏麥倍收以得償失害少利多猶為可緩但河南地勢北高南下今大勢既已南徙支河又多淤塞若不導引分殺聽其東勢奔崩則　壽春王陵與州縣城郭俱有可慮若小浮橋斷流則徐呂二洪全靠閘河之水更遇旱年泉流微細何以接濟興言及此實可寒心今副使張綸議呈前來要行開挑地丘店至丁家道口新河四十餘里通連舊河以免二洪淺涸之患以殺歸寧渰沒之害以防　壽春王陵衝決之虞且用見在人夫物料別無加派事頗省便臣等採訪人言參酌事理委應准從

呂梁洪志革代役議　呂梁二閘洪夫、係徐州蕭縣雜差審編當初賦時不遠數百里皆按閘赴役、後久役悉去、逃逸日頻、有司之追解文移始旁午矣、正統間主事李瀛乃為牛運之令、計工食之費、人貿一牛、使之代人而運、當時河流未溢、或用牛可也、及成化弘治之年、則河溢洪溜、牛不可支、而主事費瑄則為顧土人替當之令、夫瑄博學審謀、有功于洪者、民到于今祀之、此必大有所見故迄今行之不衰、議者徒知革去替當之弊、而不知簡易通行之法、何其迂也、嘗考成周顧役之法、代嘗行之、而宋之熙寧尤以此為便、蓋當役者既出顧募之貴、則其身與官無預、而可以自營生理、終歲之間、不致奔疲于百里之征矣、替役者恃其土著之便、受其顧價、而專代一年之役、是雖非差役之正、而彼此兩便、公私無害、亦採時之良法也、且替治有法、受價有約、重當有律、無敢叛者今之洪夫、大率類此、因而行之可也、使行之有妨、或悞我漕規、則數十年豈無明断者為之一更定哉、蓋天下之事、可因可革、宜人情、通土俗、無害于義者、因之可也、况兩河連年水旱、一人恒編二役、當役者雖出顧募之貴、而洪夫差編之外、又有雜差之必當者、雖以身代役、而利其費、然本身正差、亦不能免、亦未免顧人代役也、是則户無遺差、無遺丁、豈呂梁之替當者、獨為無役之民而後為之哉、

南京每年進貢舡隻過洪者、其一則司禮監、曰神帛、筆料、其二則守備尚膳監、曰鮮梅、枇杷、楊梅、鮮筍、鰣魚、其三則守備不用冰者、曰撖欖、鮮茶、木犀、櫓柿、橘、其四則尚膳監不用冰者、曰天鵝、醃菜

筍、家櫻、蘇糕、鵓鳩、其五則司苑局、曰夢薺、芋、薑、藕、菓、其六則內府供用庫、曰香稻、苗薑、其七則御馬監、曰苜蓿、從加以龍衣板方等船、而例外者亦夥、夫物數以三十、而舟則以百艘、此固舊規也、今則濫駕者不減千計矣、嗚呼、豈特洪夫之勩哉、兩河遞送夫役、其困可知矣　天下十總粮船每年過洪者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其一則南京總、曰旗手衛、羽林左衛、金吾前衛、府軍左衛、瀋陽衛、應天衛、以及興武衛、共十三衛、其二則中都留守總、曰鳳陽衛、懷遠衛、留守中衛、長淮衛、以及穎上所、共十二衛、其三則南京總、曰留守左衛、虎賁右衛、錦衣衛、廬揚衛、以及虎賁左衛、共十九衛其四則浙江總、曰杭州前衛、紹興衛、寧波衛、處州衛、台州衛、以及海寧所、共十三衛、其五則江北直隸總、曰淮安衛、大河衛、徐州衛以及歸德衛、共八衛、其六則江南直隸總、曰鎮江、蘇州、太倉、鎮海等十一衛、其七則江北直隸總、曰揚州、通州、泰州、鹽城、高郵等十衛、其八則江西總、曰南昌、袁州、贛州、安福等十二衛、其九則湖廣總、曰武昌、岳州、黃州、蘄州、荊州等十二衛、其十則遮洋總、曰水軍、龍江、廣洋等十三衛、是皆洪夫所以效牽挽之力、以供王人之役者、自春徂秋、舳艫千里、帆檣蔽江、江東民運白糙粳糯、每年過洪者、曰常州府武進等四縣、曰蘇州府吳縣等六縣、太倉一州、曰松江府華亭等二縣、曰湖州府烏程等五縣、曰嘉興府嘉興等七縣、共粮一十八萬八百六十餘石、則以民舟運之、不下千餘艘、嗚呼、東南民力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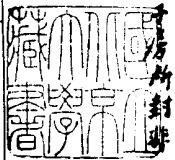
按洪武初年、四方貢賦漕于江左、三十年、始開海運以供遼東軍餉、及永樂初年、則漕引江南之粟、一由江入海、出直沽口白河運至通州、一由江渡淮、入黃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運至通州、九年、濬元會通河以達漕舟于京道、十三年、乃罷海運、悉從內河、一濬真楚諸湖、引江舟入淮、再濬徐呂二洪、引淮舟入濟、最後疏汶河、達清衛漳御、而濟舟長抵于直沽矣、至于漕運之規、隨時更變、蓋　國初海運循因元之故也、海運不給、于是濟之以陸運、陸運未便、于是繼之以兌運、兌運未通、于是加之以長運、所謂長運者、由江入淮、由淮入濟、由濟入直沽之舟也、千里帆檣、三時不絕、于以見　國家統御之廣、東南財賦之盛、永國脉而壯國威者、在此舉矣、豈前代所能及哉、然富盛之餘、民財必耗、征役之數、民力多殫、故食粟之士不節、何以紓東南之財、逋負之累不拯、何以紓漕卒之苦、濫獨之集不嚴、何以恤西河之夫、黃河之溢未平、何以袪淤塞之患、所謂圖久安長治之術、于雍熙豐皞之日、庶運事有賴、而河道無滯矣、經國者其長計熟慮之哉、

陳師道汳水新渠記

汳句于蕭、其闕如玦、水經謂河至滎陽、莨蕩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為沙、蔡水是也、其出為陰溝、溝至浚儀、其下為渦、別為汳、汳至蒙、別為獲、餘波遶于淮陽、東歷彭蕭城于泗、注謂鴻溝、官度、甾獲、丹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決、然入焉、酈索水也、漢書地理志、滎陽既亦水、又有狼蕩而受沛、蒙有獲水、首受甾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于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書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求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為滎者、濟之別、滎波既豬、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兗之川河泲、則河南無濟矣、其謂莨蕩受濟、禹塞滎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莨蕩無出甾獲與始書略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汳為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于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注敘渠源、或河或涑、或河泲合、其說不一、次其所經、紛錯悖戾、而志亦闕略、不具雜始末、蓋皆不可考也、自漢河末入于汳、灌注兗豫、永平中、遵直汳自滎陽別而東北、至千乘入于海、而河于是故瀆在新渠之南、注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導河于汳、大業初、合河索為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為臭河、於碭為白溝、於宋為長沙、於單為石梁、於徐為汳、而入於南清、南清故泗也、蓋自三都而東、歷宋亳宿單濟之間、千里四來、而故道淺狹、夏春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舊故附庸之國、城

小不足居民、人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皆徙避之、廬舍没爲率、數歲一遷、民以爲病、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惇始自西河因故作新支爲大渠、合于東河、以道滯而後潴、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日勤旬勞、既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議舊矣、更數令不決、而卒成于吾侯、孰有患而不報者乎、於是不謀而同、欲紀於石、以屬余、余謂張侯其居善守、行峻而言道、以成其名、其仕善義、不畏不悔、以登于治、其可紀者多矣、而諸父兄弟、獨有見於末者何也、夫善爲治者、人皆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蓋莫得而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之所欲書也、遂爲之書、

金石錄漢張子房殘碑已斷裂摩滅不可次叙獨其額尚完題漢故張侯之碑在今彭城古留城子房廟中驗其字畫蓋東漢時所立樂史寰宇記陳留縣有張良墓引城冢記云張良封陳留侯食邑小黄一萬戶漢爲良築城因名張良城今陳留有子房廟觀甚盛余按漢書地里志註留屬陳故稱陳留宋亦有留彭城留是也子房傳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臣願封留足矣下邳與彭城相近而此碑漢人所立乃在彭城然則子房所封非陳留明矣城冢記疑妄蓋不足信也

揚譚　　　　范守己

古揚州兼吳越而言、秦并天下、置九江會稽二郡、漢武帝分置十三州、復爲揚州、領會稽丹陽豫章三郡、共六十一縣、後漢揚州領九江丹陽廬江會稽吳郡豫章六郡、共九十二國邑、廣陵江都諸縣不在其內、漢武分置徐州、領琅邪東海臨淮三郡、楚國廣陵泗水六安四國、共一百八縣、後漢徐州領東海琅邪彭城廣陵下邳五郡、共六十二國邑、廣陵江都諸縣、俱在郡內、則今之揚州、乃徐州故地、不當云揚州也、古揚州先在歷陽、今和州、後治曲阿、今丹陽、最後治建康、又治會稽、尤與江都無干涉

今揚州地、漢初屬淮南國、吳芮死、後屬荊國、劉賈死、後屬吳國、劉濞滅、後景帝更名爲江都國、徙汝南王爲江都王、武帝更名爲廣陵

國、立子胥爲廣陵王、領縣四、曰廣陵、曰江都、曰高郵、曰平安、其北爲臨淮郡、領縣二十有九、曰徐、曰取慮、曰淮浦、曰盱眙、曰厹猶、曰僮、曰射陽、曰開陽、曰贅其、曰高山、曰睢陵、曰鹽瀆、曰淮陽、曰淮陵、曰下相、曰富陵、曰東陽、曰播旌、曰西平、曰高平、曰開陵、曰昌陽、曰廣平、曰蘭陵、曰襄平、曰海陵、曰輿、曰堂邑、曰樂陵、而四縣屬今揚州射陽鹽瀆海陵輿是也、嘉靖中、盛儀作惟揚志、乃曰廣陵國屬縣無考、豈漢書地理志、儀未之見耶、且以惟揚爲志名、亦可一噱

王莽改廣陵爲江平、後漢復爲廣陵郡、劉宋改爲南兗州、北齊改爲東廣州、後周改爲吳州、隋初爲揚州、大業間改爲江都郡、唐武德二年、復名南兗州、七年、改爲邗州、後又改邗州爲揚州、立揚州大都督府、及淮南節度使、皆治江都、由是揚州之名、始在江都矣、

今人呼揚子江不知所由名業隋江陽縣有揚子宮遂名揚子鎮唐改爲揚子縣南唐改揚子爲永貞縣宋復爲揚子縣後陞爲真州治揚子政和七年賜名儀真揚子江之名以此

泗州有水母廟又有水母井世謂爲龍母鎖于此井業禹因淮水不寧鎖支無祁于龜山之下則是水常非龍母也

淮安府桃源縣縣內有桃園驛不知所由名唐宋以前俱無此縣想元以後所置也或謂桃源即桃花源陶靖節所記者又謬桃花源在常德府武陵西或謂爲玄德結義處尤謬桃園在涿州

揚州府志　賦役書　國家稽古定制以版籍覆[illegible]賦稅一以田畝爲定時海內甫平民新出湯火揚州土著僅十八戶已漸復四十餘戶自餘多流寓有軍民匠灶力士校尉馬船戶之屬畢以其業爲籍有司更十歲一清覈按其戶口登耗與事産田糧收除之數以審均其徭賦如令甲云賦二等夏徵夏稅秋徵秋糧揚州歲徵夏秋稅糧三十五萬餘石戶工部所派存留起運該納之科諸規則甚具貢課或非任土所有則以折徵其役法則有里甲均徭及雜泛諸役悉倚辦于民當是之時淮南地傳從凡田土民得以其實自占多沃壤諸塘蕩灘場爰收種殖之利悉捐以聽民不箘于縣官經費時則靡有旱涸淫溢之災而國初法令嚴察吏靡所緣爲奸于稅糧易供即賦重而民不稱憊焉然于時興化民孫闊保扶諸富人睚眦奏訐欺隱田地狀事付從諸土民于涿州良鄉增興化溢糧二萬石而泰州當揚十屬之一歲賦當其什三率田一頃科糧六石有餘于則壤不均已甚二邑苦偏累矣宣德中令天下沿河商旅輳集處所設立鈔關歲遣御史及戶部官監收船料鈔所摧本色錢鈔輸內帑以備賞賚或徵折色銀歸太倉濟邊儲揚州鈔關之設自此始而馬政一統于南太僕寺先是種馬未有定額弘治中以揚州隸江以北論地畝養馬視北直隸七府例其制以一兒四騍爲群立群頭五群爲一大群立群長在江北率田二頃領兒馬一匹三頃領騍馬一匹歲免其租入每二歲責納一駒解太僕俵散以備騎操凡種馬倒死及孳生不及數者責之償而民間苦養馬甚通州海門地斥鹵興化濱湖之鄉

不宜馬故無免徵田及六安州宣城災乃令通州興化代領養民
計丁授馬馬死至破產鬻子以償對牧觧俵之費不與焉又其孔
亟者也（通州代六安養馬八百五十匹興化代宣城養馬五百四十匹每十丁養兒馬一匹五丁養騍馬一匹）自是以儀
揚州數被水害江儀以南東連泰州如皐通州海門田濱江者苦
江潮侵嚙無已特而海門東北迫巨海巨海上潮輙漂民廬產江海
交侵壞地悉坍沒乃屢遷縣治于内地以避之自元至元中一徙
禮安鄉編里三十有七已遷餘中場已又遷金沙場所存里僅十
四乃割通州清幹鄉之六里與州民園丁錯壤而處臣臣殘民遺
六以凝旐于荒烟草焉之中可哀痛矣江都以北高郵寶應西通
氾光白馬諸湖以一縷堤為扞蔽而全湖水皆東注自灣頭運鹽
河水東行者時北注而泰州之下鄉與興化受其委秋水時至或
決防或溢堤而上諸郡縣環望皆大澤歲籽粒無復望民幾魚鱉
者數矣而縣官額徵夏秋稅粮不可減於是嘉靖初海門知縣陳
謚上疏言海門臨江枕海三面風濤額有田地十坍八九雖經歷
年奏勘多拘原額不常開除致使僻海窮民不沾聖化包賠年久
愈加靠累一遇徵收啼哭載道竊惟乘除消長理數自然若新墾
者既合增科則坍沒者亦應除豁今以既沒之地徵先存之賦剜
有限之肉塡無窮之羨勢誠危急若不奏為蠲豁恐窮迫之下致
生他變疏上未報會巡撫都御史唐公龍奏准粮一石折徵銀三
錢已又折徵輕賫銀一錢五分寬之（先是本府知府鄒文質奏准勘實海門被灘田地草場一千五頃六十二畝九分應豁粮五千一百四十九石零題准每米一石折銀四錢嘉靖初唐公龍又題減一錢與小麥豆每石各折

銀三錢雖減折輕賫其實小民望水賠粮十五年知縣吳宗元致奏詔書內開各處水衝沙壓田地負累人户賠納曾經具奏者撫按官查勘明白照例除豁申呈撫按每石止徵脚價銀一錢五分民困稍蘇然縣地續坍幾盡今存者無幾矣詳見後）時興
化民張孜等亦以浮粮困累詣闕奏請均丈田畝攤其粮于他州
縣議者以為紛更病隣禁勿聽而監察御史錢嶫（通州人）為通州疏
言養馬之害曰臣按洪武年間取勘地土養馬通州海門瀕江邊
海中復係運鹽河故無派俵馬亦無免徵田粮永樂中六安州災
傷暫令替養地鹻水鹹草土不服雖稱種馬並不產駒瘦損倒死
十常八九一經費補動至傾家起解赴京百無一選每年部司文
移不過令徵價前往北方收買觧俵費用不貲艱苦萬狀是通州
民獨受養馬之害 朝廷實未嘗獲通州一馬之用也臣請照海
門縣先年奏准事例一體除豁（先是永樂六年海門縣耆民張暹奏蒙依准除豁）如不得
已或照徐豐等處通徵折色止將種馬免養以蘇民困部尚書張
公瓚覆其議於是通州種馬遂罷而興化民援例上請因併令種
馬悉變賣歲備用馬匹仍照所坐本折徵觧他州縣如故通州民
德鉞甚為立祠祀焉蓋 列聖休養生息垂二百年於民瘼靡所
不軫念蠲租減折之令無歲而不下即軍國大計不能盡捐以便
民然德意深遠矣今 上初承大統深念江淮咽喉重地諸恩恤
獨厚三年以養駒累民令變賣輸銀九年以種馬變價太重令諸
存留種馬盡變賣即上馬毋過八兩每歲量徵芻料而通州興化
以先蒙獨免故并芻料俱免徵又明年因華淮安壩稅嚴諭撫按
官查所屬有非稅課正徵而為無名征課者盡裁革之十四年興

化縣災准以臨清倉米萬六千石抵其兌運二十一年湖大決高
郵興寶諸縣被災甚知縣歐陽東鳳上言州縣之被水者衆矣未
有如興化之盡為污池淺及廬舍連三月而不減退橫目之民莫
必其命加以備重之賦其何以堪於是准興化浮糧二萬石永改
折迄今益加意卹民如此是後倭數蹂躪朝鮮沿海所在設備亡何
而兩宮三殿災大司農告彈屈 上方深居大內艷心于瓊林大
盈之事而淮南市儈亡賴以事潛京師購諸中貴人中貴人亦欲
從臾 上旨以陰為谿壑地而関津榷稅之使四出矣二十五年
始遣中使権両淮鹽歲增行鹽八萬餘引供內帑而正鹽大阻語
具鹽法志中未幾而儀真亡徒因羽林百户馬承恩上請儀真故
有工部廠征商稅截革日久若遣中官駐劄歲可権稅銀六萬有
奇濟大工於是設儀真稅監督爪儀沿河商稅先是抽分衙門起于景泰年間題奉
欽准于南京工部分委主事一員駐劄于儀之磚廠凡江南造竣上供者總集于儀真遇事民商旅船北上該衙門給帖附進于
清泉于通津至隆慶四年總河工部推咨為設處錢糧以濟工程始以磚廠衙門兼權徵關稅之務凡客船上河下江過壩者分別
長短載抽稅至萬曆九年壩頭蔣烝等具告漕撫尚書淩咨南京工部題奉傳敕分司并關稅革免其由閘閘稅歸併南河郎中
諸分委抽稅官所在相望初至民大駭商旅至委貨自亡匿而爪
洲民多逐末倚負販自給驟若奪其所為命罷市鼓噪者累日賴
有司調停安輯之頃商旅出途者日寡勢不能取盈乃令坐賈已
稅又揪以事株逮諸富人動稱匿稅必盡沒其家貲乃已諸奸徒
附從為羽翼者驟起家鉅萬輸內帑什一而已其後又以山東礦
稅使兼理淮揚船料因盡括郡縣庫藏以輸大內而委官馳傳橫

行動挾阻撓 明旨為恐喝人情益洶洶焉時巡撫都御史李公
續巡按御史安公文壁俱疏爭甚力李公尋以忤 旨罷去而諸
宿猾亡賴益自恣無所憚又疏言加增沿江船料可八萬江中洲
田增課可二十萬 上俱可其奏以儀真稅使兼権船料勅南守
備監專督洲田事洲田者沿江州縣田坍沒者沙土委積日久漲
江中為沙洲江儀泰興去海遠洲長茭蘆其高阜或可田其在通
州海門如皋者近海水鹹鹵多積沙或葉埂以禦外潮而稍樹藝
其中雅殖穀不長蘆故自泰興而上以洲名自如皋而下以沙名
舊制蘆田俱輸課工部以供 袍服 御器及修城陵諸費以主
事一員專董蘆政厥後民田坍沒散多附洲民乞于蘆課正供之
外佃餘地以納坍糧漕撫臣業允其議而蘆政以職掌爭之力且
南北爭訟民至相賊殺不顧而海門自四遷後沙地悉委江中為
崇明所侵壞縣士民至詣闕奏勘未能復及是而奸徒因以為利
焉會有 旨詰責中使督洲田價急于星火諸佃沙洲田者所費
墾培工本既不貲且當頹流奔逆之中此崩彼漲消長不常而責
每頃多者價百金民間即捐貲產不甚惜世為子孫無窮之害矣
當是之時中貴人搜括利孔無遺美而太倉錢穀不滿三十萬勢
不能供邊儲乃嚴檄郡縣有司民間積逋京庫舊賦自六年以內
及馬價未完者限一歲內併完以濟邊儲緩急郡縣吏待罪帶徵
憲不能優恤民顧 詔書猶以不忍加派細民及誡中使毋擾害
地方為諱云時都御史李公三才巡撫江北所上疏尤懇切畧
言自礦稅煩興萬民失業朝野囂然莫知為計閣部九卿臺省百

執事無不剖心極言而　皇上莫之省也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今日開某礦明日增某稅怠玩者褫職阻撓者逮罪上下相爭惟利是聞貂璫遍野載道如臣境內千里之區抽稅理鹽懸政之使棊置星列如捕亂亡加以無賴亡命附翼于虎狼不逞奸徒託名于城社假旨詐財動以萬數破產傾家十人而九至如楚中採璫得財生者含冤死者被害毒施人鬼莫敢誰何然此輩固不足責也獨念　陛下天托以司牧之任而乃甘為此掊克之舉　祖宗傳以赤子之眾而使罹此流亡之禍清宮靜夜試一思之臣知其決不忍且安矣且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上愛珠玉人亦愛溫飽上憂萬世人亦愛妻孥奈何　陛下欲黃金高于北斗之儲而不使百姓有糠秕升斗之儲　陛下欲為子孫千萬年之計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計試觀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有不亂者哉元政不綱黷貨無厭群小擅命從征暴求是以萬民不忍共起命于　太祖　太祖是以奮其一劍掃清穢濁受天大寶是以得揚而傳之　陛下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昔說者也疏凡三上俱中寢不報蓋是時關採榷稅之使偏天下而楚中被禍尤酷不獨淮以南然矣

蘆洲　揚郡瀕江之有蘆洲者惟通州江都儀真泰興如臯五州縣在通州之洲十有六曰蘆涇沙曰煙墩港曰任港沙曰破圍沙曰蘆墅港曰桃花港曰牛路曰韓家港曰暫港曰姚港曰澈港曰周家港曰灰港曰葛家港曰潘灶港曰劉家沙又名青草沙江都之洲十有五曰花園港曰新興洲曰卞家洲曰裕民洲曰保固洲

曰永豐洲曰後寧洲曰復業洲曰永興洲曰小新洲曰順洪洲曰家家洲曰鞋底洲曰自陞洲曰復業砥柱洲儀真之洲有十曰青山觜曰一戲港曰朱拜巷曰舊江口曰鐵錠港曰馬家港曰黃連港曰新巷曰何家港曰儀真衛東溝洲場如臯之洲十有四曰北沙曰南草灘曰戴家圩曰短腳圩曰北草灘曰南扒頭曰東北扒頭曰北扒頭曰三角沙曰張家圩曰楊家圩曰薛家圩曰吳家圩曰駱駝沙泰興之洲十有一曰蔣家洲曰新河口洲曰新王洲曰華光洲曰煙墩洲曰姜溪西洲曰姜溪東洲曰永生老洲曰永生南官洲曰永生三洲曰永生四洲

河渠志　昔者禹抑洪水平九州任土作貢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于時江淮各自為瀆貢道未通沿江入海而入淮達于河也治古國用簡賦取足于王畿無所事漕雖江海險阻不為害春秋之際吳王夫差將北伐齊霸中國於邗江（注一）築城穿溝其東北通射陽西北至末口（注二）江淮之通自此始或云北神堰亦夫差所築也（注　北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吳于此築堰者蓋淮水底低溝水高防其泄也）是後吳王濞開邗溝自揚州茱萸灣通海陵倉及如臯蟠谿濞以諸侯專煮海為利鑿河通道運海鹽而已三國以後道湮塞水經注所載淮陰縣有中瀆水謂之邗江亦曰韓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國已晉馬弗詳隋既平陳煬帝幸江都乃命尚書左丞皇甫大發淮南諸州丁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江徑三百餘里自是始自揚子達六合由山陽瀆入淮矣唐都關中漕江南粟每以歲二月至揚州斗門四月始渡淮入汴置巡院發運使于揚子於是刺史齊澣以潤州北距

秋黃沙處淤塞者六十里舟多敗從由京口埭治伊婁渠達揚子即今瓜洲河以歲無敗舟減運錢數十萬先是漢陳登守廣陵治山陽築塘為田號陳公塘謝安鎮廣陵之步丘今邵伯鎮亦築埭溉田民以比于邵伯其棠曰邵伯埭其後杜佑決雷陂李襲譽築句城塘及元和中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復大修陂塘築堰于高郵泄有餘防不足以通利漕輓旁灌田千餘頃今所謂平津堰者也宋都汴梁歲漕東南粟六百萬斛於是江淮漕最重太宗時發運使喬惟嶽于建安軍創斗門二築三堰設懸門積水潮平乃洩之以便漕天禧中發運使賈宗言諸路歲漕自真揚入淮汴歷堰者五粮載煩于盤剝船艫速壞請開揚州古河繞城南接運渠毀龍舟新興茱萸三堰鑿近堰漕路以均水勢歲可省官費數十萬詔從之明

年復成水注新河與三堰平漕大便利其後漕規狭弛河淺涸日甚宣和中詔發運使以車畎水運舟尋遣中使按視欲浚運河與江淮槧平或議于盱眙鑿渠出宣化鎮口下發運使陳亨伯議亨伯遣其屬向子諲視之子諲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數百里人力難濟昔李吉甫廢閘置堰曾孝蘊嚴三日一啟之制復作歸水澳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利且應奉權倖朝夕經由或啟或閉不暇歸水又頃毀朝宗閘自洪澤至邵伯數百里不為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救其弊宜于真州太子港築壩一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州河口作壩一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作壩一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為瓜洲真泰三河所分於北神相近作壩權閉滿浦閘復朝宗閘在淮安界則上下無壅矣

亨伯用其言于是運舟復通利紹興初以金兵蹂躪內地詔毀拆真揚閘堰及真州陳公塘無令走運河以資敵用於是揚州灣頭口閘及通泰白蒲諸堰並決毀顧勢不能遏敵騎徒廢堰以漫浸民田于禦屬之策末矣紹熙中淮東提舉陳損之始言楚州高郵之間陂湖渺漫茭葑彌滿宜創立隄堰以為潴泄乃築堰自江都經高郵楚州寶應北至淮陰達于淮鑿新河自高郵入興化東至盐城極于海又于揚州堰鎮創斗門引水由泰州海陵南至泰興澈于江所經畫甚具溉澤鹵田以百萬頃近日議入江入海水道當以此為據而淮之民賴焉自春秋邗溝之後迄于宋千有餘年河或通或塞諸隄堰或時廢置不常大較廣陵地高阜西自盱泗壽春諸汶澗泉潦之水越十四塘注于高寶之三十六湖東北趨射陽盐城入海東

南入江水順流徑直易泄宋胡宿所謂江習下而河踞高若隄防一決涸可立而待為運道梗故以塘潴水以壩止水以澳歸水以堰平水以涵泄水以閘特其縱閉使水深廣可容舟有餘則用浸灌以無閡運道而止矣且于時黃河未徙而南宋咸平熙寧中一決鄆州入淮泗再大決澶州合南清河入于淮俱遣使者捍築而塞淮水自楚州以北倚高家堰為捍蔽淮獨趨雲梯關下海不闌入于諸湖故淮南河雖時有泛溢不為災乃今昔之利害殊焉元置海道轉運使凡東南漕俱仰海運淮揚河復湮廢　明興　高皇帝定鼎金陵引江帶湖運艘尾銜鱗次進江以北不事漕洪武九年用寶應老人栢叢貴言發淮揚丁夫五萬令有司督築高寶湖隄六十餘里以捍風浪已栢叢貴又言寶應白槐樓抵界首沿

湖隄屢修屢圮民苦役無已時聞寶應直渠便從之繇是就湖外直南北穿渠四十里築長堤一長與渠等期月而成引水于內行舟蓋以休息民力且令舟行者免湛溺之患于憂人至矣 成祖擇天下形勝都北平京師百司庶府衛士編氓仰東南漕粟為最急永樂中用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罷海運復元會通河故道又從河故道自開封北循魚臺塌場口入會通河南與淮會於是運河跨江絕淮經河越濟兼四瀆之水為漕用而邗溝為其員官視唐宋時益重矣先是平江伯陳瑄督海運及會通河成命瑄理漕河事瑄既疏清江浦遂浚瓜洲儀真二壩祛潮港之湮築高郵寶應范光白馬諸湖長隄於高郵湖內鑿渠四十里構梁以便牽道後康濟河因此開揚州白塔河以通大江置江口四閘江南漕舟由常州

西北孟瀆河渡江自運鹽河至灣頭入漕以省瓜洲壩之費後以分泄漕水及私鹽船盜行遂發又做宋平水法于運河東岸為減水閘洞以限則水勢七尺以下畜以濟漕水長則減入諸湖會于射陽湖以入海用水有節灌溉尤便岸東西之田皆利焉初治邗溝時有欲由滁州六合縣鑿河通運瑄以六合多石阻涸輙損舟漲則尤險易為敗乃決復唐宋故河自淮南抵北通州數千里漕渠皆瑄所經綜至詳悉迄于今是賴自是以後黃入淮沙泥墊淤勢漸高于裏河淮入海滋不利時破高家堰而南又挾黃入新莊閘黃水內灌而揚州陳公司城諸塘久隳廢附塘民或盜決防種蒔其中諸水悉奔注高寶邵伯三湖瀰漫三百餘里粘天無畔每伏秋水發西風駕浪砰訇若雷鼓舟觸隄輙碎又勢不能無決隄決而逸東之

田沒焉甚則衝城郭漂室廬其為害已劇弘治中黃河大決原武瀰漫四出命戶部侍郎白昂往治之昂既防塞諸決口分黃河使南入淮患稍寧乃奏以會通河餘貲開復河于高郵堤之東自州北之杭家嘴至張家溝長竟湖兩岸擁土為隄椿木甎石之固如湖岸引舟內行以避甓社諸湖之險功成 賜名曰康濟河蓋即平江伯瑄所鑿故河也是時洪武中柏叢貴所議開寶應越河亦湮廢日久正德十六年提河郎中楊最言寶應湖極險當做高郵弘濟河例築越河嘉靖中御史聞人詮員外郎范韶按察使仲本屢以為言事因循不果行而五塘或修或廢大較不能發長策復舊制為國計長遠之慮僅補葺隄閘為文具已耳嘉靖末塘益廢民請輸官租為田然湖積水愈多引而入江不虞涸故運道亦通

隆慶四年黃河決崔鎮淮大潰高家堰水淹洞東注盜山陽高郵寶應興鹽諸州縣漂室廬人民無數淮揚墊焉淮既東黃水亦躡其後決黃浦八淺沙隨水入射陽湖中淤泥填閼入海路大阻久之乃東浸鹽城之石磋口及姜家堰破范公堤而出入于海白邵伯湖南奔瓜儀入江又旁齧芒稻白塔河以去每歲夏秋之交諸邵縣實土櫳城門城不沒者數尺蓋災甚矣萬曆六年 上遣督河都御史潘季馴行相視乃申平江伯故畫築堤起武家墩迄大小澗至阜寧湖以捍淮東侯築堤清江浦沿柳浦灣迤東以制河南溢自淮至徐築遙縷隄亘六百里以東水歸漕河暫安淮寶應越河議尚寢十年湖益洶湧溺舟撫按臣相繼題請給事中陳大科上疏極言利害議始決以十二年築新堤一道西仍舊堤加高

學南北建二石閘其明年役成奏聞賜名弘濟隄於是運舩入高
郵寶應經而越河不復苦漂損如其時然後知建言者之為利也
其後黃勢強奪淮入海清口阻淮水漫泗州城浸 祖陵樹木事
聞 上震怒為譴罷督河大臣於是議者洶洶有欲撤高堰復引
淮入湖淮揚民大震恐曰往年潰堰事可鑒今以二十年積瀦之
水令建瓴而下 朝廷即以泗為重顧可使運道決裂且恐二郡
億萬生靈盡為魚鱉耶於是 上再遣科臣與漕撫臣共勘議始
奏言分黃導淮事矣分黃者自黃家嘴導河分為一支趨五港灌
口徑入海以殺黃勢毋盡入淮導淮則自清口闢積沙數十里又
于堰傍若周家橋武家墩稍引淮支流入于湖為穄浚入江入海
路以分洩之而若山陽之涇河寶應之子嬰溝皆可達廟灣在鹽

城則開石礶口興化以東開丁溪河為入海路鑿江都淳家渡邵金
灣二十一年新開以復 湖隄是年復加浚深廣 橫絕運鹽河入芒稻河徑達江其射陽
湖於已久濬閘功則就歐陽東鳳所開神臺河為深廣之甚適年
始完二十三年奏括帑金五十萬役山東河南江北丁夫二十萬
計諸役畢大舉其明秋工告成淮果大出清河口 祖陵水災退
而泗患寧焉已叙諸臣勞咸賞賚進秩有差時河漕臣各分主一
議總河主分黃議總漕主導淮議然淮實以黃刀分及闢淤沙而出不以周家橋
通塞為增減異時潘中丞季馴所力持毋輕議高堰意深遠矣邵
伯湖故無越河其險如高寶湖隄數敗及是督河科臣請之業有
旨允行而分導工大舉未遑二十八年總河漕尚書劉公東星
申前畫明年邵伯越河亦成自唐宋通運以來治河策凡屢變然

蓄水惟恐不足至國初猶未甚遠故於瓜儀則復攔潮通江諸閘
于通泰興海門則修江海諸堰于高寶則做平津之法而興化
為杭稻區乃百餘年而獨苦水害環三百餘里巨浸以漫衍于腹
心其受無涯其歸無所遏上流而無所洄瀦導下流而無所輸瀉
若病蠱然失今不治勢將日深昔害一而利什今利什而害百不
可同年而語矣諸舊治水議不可殫記其大者無如固高堰復諸
塘疏海口撈淺積修石隄李少師春芳嘗主固堤復塘之議興化志載
復五塘私議非文定集其序高堰定議曰甚哉前人之制不可輕變高堰創
自漢陳元龍唐宋以來莫之有改國朝陳恭襄經畫尤詳所恃以
障淮泗而翰漕渠者関係尤重或以為無益而廢之近則黃河南
徙協淮內灌無論衝決湖隄淹沒下邑其勢必至慓悍難制漕輓

艱阻所憂不獨在民則變法之過也高堰築矣十四塘不復循之
無壞蓋西來諸水由天長六合而下有諸塘以畜之旱則瀉入漕
渠以濟運潦則南注之江一經廢壞西水徑迫三湖漲湖潰堤為
運道憂烏可不復是隄埂塘閘皆相成以為運河之利舊法具在
行之在人惟撈之憂其少擇矣乎海口議則興化令歐陽東鳳建
言射陽湖封泥淤塞撈濬為難宜于射陽之傍二十餘里開神臺
河自坡絲網以至神臺庄迤北由葫蘆港迤西出朦朧喻口直走
廟灣為入海要道其後祝給事世祿又疏言興化起大宗湖由舊
官河歷閭門鎮至石礶五十餘里宜展開數十丈濬深丈餘則釜
底盡傾而附鏡者不苦淺涸可以常俾通流滔滔赴海諸郡縣之
昏墊庶有起乎事勘議未報撈淺積則高郵人王儆之議以為國

初平江伯理漕運時置平水閘以三尺五寸為制仍置淺船編審淺夫以時撈淺俾無壅塞夫何邇年以來法久寖敝閘故猶在制不如前而淺夫有名無實矣夫以客土培岸岸日益高河日益窪將以為漕之利而不知為漕之害也蓋河底高則塘岸轉成弗固蓄水盛則輸洩時或不及一值久陰水勢騰湧上河先潰下河繼之遂使膏腴沃壤盡為魚鼈之區漕舟阻險亦增損壞宜倣先年規格添修平水閘座酌為定制恒存六尺之水水但過格自然下流漸長漸洩永無淹漫責令淺夫專務撈濬𨍏棹攪泥令幇岸益厚不許加高河底日益浚深縱遇旱亢亦不虞塞俟運舟過盡乃放閘洞之水灌下河之田利之大者也而郭奉政光復守揚時為砌石隄議曰揚屬河道延袤二百餘里諸湖所滙巨浪排空所恃者一線之土隄耳往年潰決之患可為寒心已議包砌磚石以河工多事災沴相仍所包砌無幾其餘止用樁板蘆笆易于朽爛日遭衝刷鮮不崩裂是歲修之功無寧日而潰決之患無時已也與其歲歲修守費工力于不貲孰若一勞永逸以保萬全之安除已完石工其餘應議險要約萬七百餘丈宜行治河官覈實盡行甃砌計歲過運船七千餘艘議令減紫土宜量帶磚石其磚議於近河適中處所燒造應用價值即于輕齎處給計歲可帶磚百十萬不数年而工可通完長河屹然成金湯之固此百世利也如数君子言皆良畫或格不行或行而未盡王河渠事者亟留意焉　贊曰昔司馬遷從負薪宣房悲瓠子之詩而歎之曰甚矣水之為利害也而作河渠書舊郡志列河渠于山川蓋其事難言之余在淮南時所聞分黃導淮議頗詳懼久而湮沒乃次昔人治水之變廢言淮南河者知所折衷乃今天下所隱憂而不可測莫大于黃盡徙而南尚鍾歸仁隄就淮泗而下湯湯懷山襄陵將見于他日余未敢深言之也

附議按五塘蓄水之說歷觀前代興廢之為利必矣然近亦有言其不當復者附載其說潘中丞治水或問有云五塘蓄水濟運先年設有堤閘今皆圮矣可不復舉乎應之曰某初至時亦嘗鋭意求復反覆行勘查得小新塘與上下雷塘相接西去揚州郡城十餘里水由淮子河入漕河句城塘西去揚郡幾三十里水經奔儀真由響水閘出江四塘皆隸江都縣唐長史李襲譽所築也陳公塘隸儀徵其水亦奔響水閘出江漢廣陵太守陳登所築也句城陳公二塘地形高阜水俱無源惟藉雨積小新上下雷三塘受觀音閣後及上方寺後并本地高田所下之水而局面窄小蓄水無多故漢唐二臣築塘積水以為溉田之計非以資運也今若慮漕渠淺涸借此水濟之則不宜築塘以障其流縱有閘座宣洩無幾且冬春運河水淺彼亢涸矣若慮湖水漲漫借此塘以障則諸水皆從揚儀徑奔出江與諸湖了不干涉也如欲復前人之故業蓄水以溉高亢之田於亢未必無益但民間承佃為田輸價不貲歲納之課亦不貲必須其行價買築隄建閘皆尤不貲必須大為處分列田高之民欲積田窪之民欲洩築堤建閘之後盜決者多必須添設官夫防守當此第費災傷種種難于措辦故縣謂其是尚可緩也又近江都志所載兼知縣寧五塘議曰五塘之議薦紳士民每重之然議復矣旋且議罷矣旋且議復迄今無成說焉余每詢士大夫及省塘之父老商之有議復者謂塘之復有五利焉一曰既田盡揚之田而北土高而脉瘠稍亢陽則禾易焦築塘蓄水則旱魃不災利一二曰濟運揚當南北咽喉江南數千粮艘北涉揚子津其地水淺而舟滯復塘蓄水或遇淺澁則決以灌漕可飛輓而北利二一曰形勢五塘蜿蜒崗阜其高可以眺遠而其甌窶又可以伏奇昔趙葵之破李全高駢之禦黃巢皆此地也塘復誰有不虞必不越西向而寇我右臂利三一曰流潰蓋淮水由漕南下至淮子河口與五塘之水遇淮水南來塘水東合塘之水大橫遏為敵則淮不得遂其就下之性其勢不得不壅激而逆走邵寶諸湖湖隄漲決在所不免惟塘復水蓄則淮順流而下湖腹常虛而隄不復決

矣利四一曰風氣蓋五塘依廻于蜀岡之麓營衛相附脉絡相連塘復則風氣有所鍾而不外洩葆靈毓秀必有豪傑挺生其間者利五有此五利故曰復之便其議不復若曰塘之復不復可不可余不敢知姑以子之五利言似皆耳食屬且以句城一塘言壞九千六百畝四圍皆山起高可二里許止東南一隙可通烏塔溝入官河且中又無宿水可蓄不過候時雨暴集耳夫雨多則田已先潤何藉于塘雨缺塘亦焦金民田何賴焉即如說者有可蓄亦不過灌烏塔兩岸耳其餘固不能以長綆汲而上也以溝岸之田灌溉無幾而先設九千六百之膏沃孰爲勝筭乎上雷下雷大抵若此惟有小新一塘差可蓄水蓋此塘僅二百畝自廣其高有婁邏瀦之水汨汨不絶穿中而過倘設一減水閘少蓄多洩可以灌數千畝餘故不敢槩論也其曰濟運者則又爲不睹時務蓋昔之時患在水少今之時患在水多即二十四年一歲中開涇河開子嬰閘金灣唯處洩水之不速而又何假于塘耶即昔者諸大夫建議甚悉然後先不同時故不得以膠柱也況濟運之說以臆度之竟不可曉蓋漕艘之達惟始于正月終于三月五塘即有宿水一決即潰潰則竭安能濟濟三月耶其曰形勢尤不可知夫山川設險有國之利孰不賴之但揚南襟長江北枕三湖茲二險者詎直揚爲稱首即海內號要害焉彼崛強民虜且哆口從韃翊茲彈丸泥淖乎如必踞口李全黃巢之事寔留守株矣乃至號漕之說益爲無稽夫淮子河去邵伯四十里而遥亦安能蓄壅之而北洩其瀆隄敗岸耶且淮爲四瀆之一使塘水果能與藪是爲巨浸又安能築隄斷流使橫逆而不得出耶爲此說者抑且自相矛盾況渟灣之決非塘復之年乎既累之論斯形家言余所未習不敢援類但此塘每歲割租二百金昔之屯曾擢民佃價二千租不可已則必撤派于不塘之民佃不能償則又負棄業之家一意圖復計必經歲且非千金不能供閘費候時開不便也夫貧民之田而棄之又竭民之力而爲之捐已成之業爲必不可常之功故曰不復便余聞之遂廵以謝諸大夫父老其所議復不復可不可各據一方並有良畫余不能去取其間也姑存之以俟有識者按二議非不甚辯但復塘五利之說亦必不可易至亟亟先年佃價及歲租二百金抑末也今天下不經諸費何限五塘歲入如大海涓滴所濟寧幾但非常之事得人而任豈直五塘自禁城以下迤西諸塘皆當修治必毋忧小費毋虞蠹時毋限歲月嚴立規制決隊成效如尚且塞責旋作旋廢而已則不如因循舊貫無輕勞人

江都

運河 在城東南邗溝也漕運志作漕河一統志作官河又名運河西南自儀真江際東行四十里至石人頭入江都界又十五里至楊子橋南自江都縣瓜洲鎮北行三十里亦至楊子橋二河始合東折北行六十里入邵伯湖又北行六十里入高郵界又北行四十里至界首入寶應湖又北行至黃浦接淮之山陽界由清江浦入於淮

沙河 城東十里宋雍熙初淮南轉運使喬惟岳開沙河四十里以蓄洩水利自運河通楊子江今廢舊基猶存

七里港河 城東北十里唐長慶間節度使王播開長十九里以便漕運

淮子河 注三 河東北十二里方輿勝覽亦云儀真有懷子河但不考其處按疆域圖蓋界乎句城陳公二塘閘會東湫之水以入運河者也

槐家河 東北十五里自陳公塘接雷塘引水至灣頭入運河

運鹽河 東北二十里漢吳王濞開邗溝自揚州茱萸灣通海陵倉及如皐蟠谿此即運鹽河之始諸隄壩具通泰志河自灣頭起東行七十里至斗門入泰州界又東行一百六十里至海安入如皐界又東南行一百一十里至白蒲入通州界又東行七十里至新塞入海門界又東行八十里達呂四場其支派通各鹽場皆爲運鹽河

白塔河 東北六十里宣德間平江伯陳瑄所穿南入楊子江北際官河建新開大儈潘家江口四閘以蓄洩水漕後廢嘉靖三十年郡守吳公桂芳開浚故道置廻閘司屬兩淮運使以防𢫬販

新河 在城南二里萬曆二十五年巡鹽御史楊公光訓題請發帑七千餘檄揚州知府郭光復開浚自南門二里橋入西向折而南又折而東周廻共六七里從姚家溝入舊官河

伊婁河 注四 南十五里唐開元間潤州刺史齊澣疏請穿伊婁河通運

邵伯新河 北三十五里邵伯南五里許曰金家灣下通江先河臣奏佳發淮揚帑金三萬有奇募工挑浚自金灣至運鹽河十四里入芒稻河又十八里入江由山灣剎淮水入江之道莫捷於此

邵伯越河 萬曆二十八年總河劉公東星檄中河郎中顧雲鳳於運河東築越隄引河行舟以避湖險是年工成

隄

運河隄 又名漕河隄北運高郵寶應西運儀真南運瓜洲紆廻二百餘里

閘碶壩

減水閘 九十一處俱在城北

朝宗閘 注 在灣頭鎮今廢 注五

新開閘 注六 在宜陵鎮白塔河口

大同閘 城東

番潮閘 注七 在瓜洲鎮後改瓜口閘

通江閘 亦在瓜洲鎮自唐以來引漕入汴閘[illegible]一 注八 巨石存焉

邵伯上下閘 在本鎮今廢 注九 楊子橋新閘 舊爲壩萬曆二十五年易以閘伏秋啓閘洩水春冬閉以濟運
其水十里南入大江 減水䃮 在瓜洲鎮今廢 楊子橋古壩 今廢 黄金壩 在城東北今廢 邵伯小
壩 在城北四十里 又邵伯壩 在本鎮下閘西岸 瓜洲十壩 俱在本鎮漕河高江水數尺各壩爲河限使不
洩於江漕河至此分爲三支如瓜字形中一支阻隄隔江東一支
通江名曰東港西一支通江名曰西港內中一支入東西二港築
壩隨南北爲壩東西二港以通江潮之來往各壩以限漕河之水
洪武三年設東港八壩西壩七壩永樂九年平治東港八壩爲楠
木廠正統二年修復八壩九壩十四年巡撫都御史周公忱爲重
築修復十壩成化六年工部主事吳公英移置十壩於壩東一里
許 涇洞淺 新廟淺 浪蕩淺 湖 以上各置涇洞一座 頭潭淺 宋家淺
柳青湖淺 東西灣淺 以上各置涇洞三座 花家園淺 李家莊淺 姚家
潭淺 吉祥莊淺 江家莊淺 南北共十一淺每淺各置老人淺長各一名夫役四十名歲樁木四
百株草四萬餘束凡有桃濬專責前項淺老人役爲之萬曆二十三年奉工部裁革共用淺夫二百一十四名淺夫之設昔以挑濬今以修堤蓋時勢變遷水有浩瀚也

湖 邵伯湖 北四十五里昔春夏湖水漲沒民田晉大傅謝安出鎮廣陵築隄民以比召伯甘棠因名湖與埭焉 黄子湖 北六十里東通官河西至末口 赤岸湖 在湖際 通涂洋湖 新城湖 西北四十五里東通官河西抵民田 艾陵湖 東北四十五里在邵伯鎮東西接官河齊高帝建武五年立爲塘屯即此民以灌田
大石湖 東西十五里 白茆湖 東北四十五里在邵伯西舊建斗門橋官河水涸則引湖水濟漕 菁塞湖 東北五十里 注十 朱家湖 東北五十里 注十一 淥洋湖 東北六十五里 甕子湖 東北六十五里

塘 雷塘 城西北十五里上塘注水長廣共六里餘下塘注水長廣共七里今皆佃爲田 注十二 注十三 小新塘 在上雷塘東北長廣共二里餘今佃爲田 句城塘 城西三十五里水由烏塔溝東流入漕長廣共十八里今佃爲田 注十四 鴛鴦塘 北四十里 橫塘 東四十里

港 第二港 城東南二十里在永貞沙 第四港 東南三十里 第八港 東北三十五里

華家洋港 東南十五里 倒流港 東南四十五里 豐港 西南一十五里 蜆子港 東四十五里 深
港 南一十五里 注十五 馬泊港 南接深港北接三里溝洪武二十六年工部遣官劉子玉浚 十里港 王播鎮揚州日浚以便漕引 注十六 進水深港 東北四十七里與上十港俱通揚子江

溝 古邗溝 詳見前 官溝 城南三十里 注十七 張綱溝 東三十里 薔薇溝 東六十里 山陽溝 東北三十里 張家溝 東北四十五里 七里溝 南三里 煬帝溝 西北十五里

津灣 揚子津 城南一十五里即揚子橋一名揚子渡舊揚子驛治也 末津 在沙東東北坊 東津 在東門外 茱萸灣 今名灣頭漢吳王濞開通海陵倉又隋仁壽四年開以通漕 金家灣 即邵伯東西灣

按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廣陵苦水害若惟邵伯瀛湖爲甚自邇鑿金家灣開越河輸洩既易隄坊亦固而伏秋可無虞矣前守郭公光復力復小新上下雷三塘建閘費千餘金未幾奸民復盜決防種蒔其中細民難與慮始然亦伺上意所嚮倘成畫已定申令惟嚴設塘夫塘長如舊制或令附塘田高亢者佃灌溉即令防守安在其不可復乎哉 注十八

儀真

河 運河 即官河自縣治西南遶東付四十里過烏塔溝入江都界有南北兩汊一通靈潮堰一通楊子江 大橫河 在鹽遠亭沙洲上紹興初郡守昌詩始開浚以便江船艤泊者按圖又有小橫河若距大橫稍東蓋與之對今湮水皆入江 獅子河 在靈潮堰東南故運河也後湮堰南爲龍舌灘其西北爲西洲 十字河 狀如十字其水四達 注十九 注二十 堰河 今爲上下口出江 舊傳在宋翼城外與蓮花池通今文山祠前河水閘處北有歸水河一名瀕河 靖安河 在舊七都即沙河江濤之險惟樂官山李家港與黄天蕩爲最宋宣和六年發運使盧宗原請開此河舟人遂免覆溺之患 新河 相接有二一下新河由黄沙潭入盧宗原閘一上新河自董家渡入郡守吳洪開 葫蘆套河 在潮閘西其水潮至則溢

潮落鑰匙河分二派一派西北行六七里至胥浦直接銅懷子河
則斌　山源一派折而南行里餘為上口入于江
方輿勝覽云真州有懷子河即今帶子港以北閘處宋向子諲欲
于帶子港作一壩以便懷子河故道者此也河西為盧家堰前為
安撫伊婁河見江新壩河在縣東十里新　塘　北山塘注二十二　茆家注二十三
司壩都　城景泰五年工
山塘二塘俱北城濠外一里許左為宋方運判所築右為袁知郡
所築長亘北山下東西分引水港入濠潛為水櫃以遏截金
虜州城亦保而免焚掠兩塘舊有石　陳公塘在縣東三十里
壩瀦水可溉田五百頃今俱堙廢　漢廣陵太守陳登鑿
以貲溉周紆九十餘里散為三十六汊致其塘西北依山東南面
水漢魏間已設隄障唐宋轉運時嘗修築八百九十餘丈置斗門
石碶各一塘溢則引之濟運宋開禧丙寅北虜犯儀真總轄唐
璟決塘水破真之東北境莽為巨浸金虜登焦家山望之知不可
越遂退真民頼免焚蕩嘉定間運判方信孺為璟建祠塘側國
朝嘉靖間漕臣建白請修復陂障廣瀦蓄備漕河然塘久為軍民
占佃萬餘畝前代石碶悉為民家砧礎砌甃之具凡諸建白悉罷
議矣按唐書號敬粲陂縣志謂百姓盡此塘之利愛而敬之因名

句城塘縣東北四十里半屬江都闊三百四十丈南北長一千一
百六十丈其水南流至烏塔溝南入于漕河凡五都河北一
畝澮之水　劉塘在縣西北五十里方山之西靈岩山之東舊志謂
皆會焉　本劉氏胭脂莊初塞橫塘堰新安以東諸水遂瀦
為塘今供軍民佃墾　溝　烏塔溝注二十四見句城帶子溝在縣東北二
界六合儀真二縣　塘下　十五里有石
碶蔣家溝注二十六即五里鋪利善溝縣東南十里舊通張家溝縣東二十
一　城水小閘　運河有橋今廢　里有水碶十
官河側置東溝縣西南四十里其　港　戴子港帶縣東二十里舊
淺鋪于上　源自劉塘而入江　傳陳登嘗隄五
龍以北開港為陳公塘之下流有二灣一曰望兒注二十七一曰相　麻線港在縣東三
見凡五都六都河北畝澮之水皆會焉南入于河
十五里運　何家港縣東南二十里接運河　黃連港縣東南二十五
河南境　南境其下口一名塚港　里有橋道通新
城　鐵釘港縣東南二十五里即一戧港縣西南二十五里與青山港
宋珠金沙還地　並為神山青山諸水所經南
入于朱輝港先是漕舟鱗次江外風濤漂損萬曆八年　閘　羅
江　閘當事疏請開濬邑人云濬之無益

泗閘　通濟閘　東關閘　攔潮閘以上四閘先是洪武十六年兵部尚書單安仁請因宋張
顏石閘故址重建清江閘一廣惠腰閘一南門潮閘一以分濟漕
艘後廢成化十年提河郎中郭昇建議置儀真外河羅泗通濟響
水東關四閘一時稱便後復廢弘治中徹去響水閘仍復三閘舟
頗通利成化十四年漕運都御史張敷華建創攔潮閘十八年漕
運都御史張縉工部員外郎何垕重建通濟東關二閘正德年主
事楊廷用重修凡四閘萬曆二十八年知縣蘇守一建砌攔潮閘
遶東至羅泗閘石堤　堰壩　蓮花堰在縣東舊名城南塘子水通運河宋
六十餘丈以便挽運　紹興年郡守趙尚之以遶
水至堰而止故以名堰舊有腰閘潮　靈潮堰在南門外官河西與
閘俱南渡後徹廢今但有東關閘　新河接大中祥符閘
鑄金像成將迎之京舟至此潮涸忽溢　五壩注二十八縣南門一里曰一壩
遂名靈潮即今清江閘前古漕河也　稍南曰二壩又南曰
三壩迤東一里曰四壩五壩各號　津渡　揚子津在縣東　東津在縣
支渠數十步與外閘河相表裏
東南舊滁河口渡　新巷口渡　潮閘渡　姜家嘴渡　閘廟前
江口

渡　三壇廟渡俱在縣南薛公渡在縣北　新城渡　尾廟渡　朴樹灣渡
石人頭渡俱在縣東花園渡在縣西　瓜步渡在縣西六十里　五馬渡注二十九在縣西二十里　黃
泥灘渡在縣西南建安渡在縣西南舊志宋太祖斬南唐叛臣杖著于此　沙洲　豬釣沙三在
都與鐵釘　珠金沙在珠金里元將張弘範以兵船掠珠　長風沙二在
港相聯　金沙及宋將馮都統與阿朮戰處
都按歐陽文忠集錢鏐傳載周世宗征淮南詔錢俶攻取李璟
治國中兵以待璟閩周師將大舉乃遣使安撫境上皆戒嚴周師
渡江俶乃益兵使卿可遷以舟兵會　白沙洲城外濱江地多白沙故
出瓜步迎奎填長蘆沙與周師會　名按南史南齊於白沙
置一軍　新洲在縣東南五里江中舊志云按南史及　天寧洲在縣南十
即此　建康實錄所載宋武帝微時伐荻于此
里江
中
　按儀真水利無大于諸塘運道莫要于諸閘四閘之制前
人衹建備兵江潮侵刷日漸傾圮及時而繕緝之存乎其人陳公

塘久廢為田豈壞萬畝議者或云殆不可復果爾則恭愛之名不著于建安水櫃之製無聞于宋代前哲已試非無良規且西來諸水可引用溉灌若甚多今之大夫豈無史起孫叔敖其人顧坐令地利弗盡豈滄桑更變今昔迥異抑事掣肘固不易為耶

泰興 河 龍開河在城東達永豐鎮中廿嘗為龍所開故名曲 印莊河城東南三十里 新河城西南三十里 小新河城西南十五里一名磨梁河 注三十 堰 注三十一 江堰成化十八年揚州府同知李綾至縣聞知縣蔡暹言江水為害議於西南沿江一帶築堰以捍之起保全鄉九都止順得御朝港長一萬六千九百餘丈廣三丈五尺高一丈御史方岳記之嘉靖十二年朱箎增築自廟港至過船港計七千六百三十丈田賴以衛民甚利之今圮廢舊址猶存 按泰興江堰以捍禦江潮為利與捍堰海等且堰成而田故存若不得混為已灘新漲者不得據為故有非平賦一策采舊志議開新河為漕河由泰達揚以避圌山漲之險須遂題改水次盖河通不直通運而商舶經行為縣民利然上河之水淄淄不禁而通泰運盐河病矣舉事者務在萬全或須建閘于口岸以時啓閉庶幾[illegible]利如彈繁費而圖快目前則毋如仍舊之為便也

高郵州 河 運河詳見江都 注三十二 康濟河在城北亘四十餘里本朝侍郎白公昂築孝宗敬皇帝賜名 閘河舊名運盐河在州治北迴觀橋下東抵興化縣西通新開湖即今東河也 淤溪河在州治東南東通溱潼湖西抵運河堤 白塔河在廣福東北通運盐河 城子河自南門館驛起東抵各盐場宋文丞相序云行城子河即此 三垛鎮 北城子河在州治東起自南河頭至十里尖與城子河合 山陽河在州治東四十五里南通興化縣接江都山陽

河界北自三垛橋子口入射陽湖達淮安山陽縣界山陽瀆即此也 橫京河在州治東北七十里注射陽湖 注三十三 秦蘭河在州治西六十里西自天長山發源東入武安新開等湖 野 湖 注三十四 新開湖在州治西北三里 甓社湖在州治西三十里通鶯兒白湖 平阿湖在州治西八十里通天長縣銅城河 三湖在州治西五里高郵舊志有三湖 注三十五 按新志不載考一統志三湖大率即新開甓社而樊良據其中耳 五湖在州治西六十里平阿東村通天長縣銅城河 珠湖在州西七十里通五湖 張良湖在州北二十里通七里湖 石臼湖在州治西北五里通甓社湖 注三十六 淥洋湖在州治南三十里 姜里湖在州西五十里通塘下湖 七里湖在州治北十七里東抵運河 鷺兒白湖在州治西二十里 武安湖在州治西南三十里通露筋河 塘下湖在州治西四十里通甓社湖 仲村湖在州治東北六十里 羅潭湖在州治東北九十里通海陵溪 注三十七 郭真湖在州治東北一百四十里中臨村通盐城縣河 按東漢郡國志射陽故鶯臨淮有博支湖恐博支誤為郭真也 溪 石翎溪在州治西北自天長縣發源入新開湖 平阿溪在州治西自天長縣發源入五湖 樊良溪在州治北自天長州界即古樊良湖也 注三十八 瀝入 湾 父子湾在州治西五十里通朱湖 丁家湾在州治東門外一里 落帆湾在州治北二十五里 白水湾在州東北八十里 溝 張家溝在州治北三十里上有巡簡司一在州東二十八里通淥洋湖 陸漫溝在州治北三十里 子嬰溝在州治北九十里東南注射陽湖二十四年題請開濬入興化大宗湖 子涇溝在州治東北一百里東注射陽湖 小京溝在州治東南六十里南通淥洋湖 觀溝在州治西北四十里 官溝在州治東五十里通運盐河 第一溝在州治東二十里 第二溝在州東三十里 第三溝在州治東四十里俱通運盐河 𤃩溝在州治西一十三里 展溝在州西北九十里 戴家溝在州西南四里 新溝在州西十里 央溝在州治西二十里昔人開築以避武安湖曹莊嘴風浪之險 香溝在州東南六里 菱絲溝在州東二十五里 荇蕩溝在州東三十里 大涇溝在州東四十里 小涇溝在州東十五里 四 斗門溝

在州東北十五里　郁家溝在州東北十里　港　燒香港一在州治西北十里通鶩兒白湖一在州東二里南接城子河北抵運塩河西入廟橋以便東嶽行宮燒香故名　賣菜港在州治北九里　吳城頭港在州治西北四十里　馬蹄港在州東北七十里　茅塘港在州西十五里　羅家港城西二里　五汊港在城西十里　楊絲港在州西七十里　洋洋港在州西　黃白港在州西北四十里　大師港在州治西南三十里　小堰港在城西北三十里　曹車港在州北七十五里　蕩　馬家蕩在州西北三十里　黃林蕩在州西北三十五里　羊馬兒蕩在州東北一十五里故縣村　聶里蕩在州西三十里沛城村　扒兒蕩在城西三里新溝口　沙母蕩在城東北四十五里　井子蕩在城東北三十五里　南陽蕩在城東北注三十九　按高郵有三十六湖受西山衆流為諸水之滙浩蕩二三百里其河堤曰平津堰凡田地在堰之西者曰西上河堰之東者曰南下河北下河以南稍高于北又曰南上河水則西河稽南北河以為之泄旱則南北河稽西河以為之溉比來水患頻仍皆由下流紆緩秋水驟至輸瀉不及田地渰沒職此其故然諸水皆無源易涸三時不雨又不免旱憂議者謂治西上河宜捞淺固隄俾無衝決治北下河宜開子嬰溝今子嬰已濬而郵水不减則海口壅塞故耳大抵高郵諸水盡入于興化諸湖治興即所以治郵或議于東河塘三垛鎮置閘以防旱涸修圍子田堤岸以保固康濟河斯亦治標之一術以餘力兼而舉之可也圍子田乃開康濟河時於民田中鑿渠其田越在河外遂為越河圍子田中皆膏壤約很四百餘石若堤岸弗治久之將河復為湖而新開湖之險恐如故矣

興化　河　運河注四十即運塩河　車路河注四十一縣東三十里　和尚河注四十二縣北五里　海溝河縣東北二

十五里注四十三　仲家河注四十四縣西北十五里　山子河注四十五縣西四里　蒯墩河注四十六縣南十里　白塗河縣東北一百二十里注四十七　孟家河注四十八縣西南二十七里　義亭河注四十九縣東三十五里　院莊河注五十縣南十七里　橫涇河注五十一縣東北九十里　劉家河注五十二縣北七里　鳳凰河注五十三縣北三十五里　梓新河縣東南十五里自塘港西入得勝湖　蔣家河注五十四縣北十二里　蘆洲河注五十五縣東十三里　滑莊河注五十六縣北二十五里　新溝河注五十七縣西北一里　孫家河注五十八縣北十二里　挾塩河注五十九縣東一百二十里　趙家河注六十縣北十七里　莫家河縣西惠政橋下通滄浪溪　韓家河注六十一縣北三十里　王瓚河注六十二縣北三十五里　既濟河注六十三縣北四十九里　盧家河注六十四縣北四十五里　陳圖河注六十五縣北四十五里　博真河注六十六縣東一百里　王帶河縣北門東有津　蚌沿河注六十七縣南三十五里　湖　得勝湖注六十八縣東十里古名率頭　平望湖注六十九縣北二十里四望平　大縱湖注七十縣北四十五里中與塩城縣分界　吳翁湖注七十一縣北二十三里　白沙湖縣東三十里多白沙　千人湖縣東一百二十里昔千人避亂于此　鯽魚湖縣東北二十三里湖多產鯽魚　溪　海陵溪縣西北十五里舊名海陵故名注七十二　東溪縣東一里　稽文汊溪縣西十里　武陵溪縣西北四十里　南溪縣南半里　精陽溪縣東北四十五里　港　龍滸港注七十三泓西　新莊港縣南十里　王家港縣南一里　北昌家港縣南五里　沙家港縣南二里　十土橋港縣北十八里　南昌家港縣南四里　何垛港縣南三里　賈庄港縣南二十里　竹泓港縣東二十里　塘港縣東六十里　浦蕩　蓮塘浦縣南半里許接得勝湖西接海陵溪共十里其間植蓮　烏巾蕩縣西半里　蓮花六十四蕩自盧州入得勝湖蓮十里邑之奇觀　紅旗干蕩縣東十三里　溝　尾子溝縣北一里　杜家溝縣南二十五里　吳家溝縣北十三里　千步溝縣北三里　丁溝縣北二十一里　灣泓　鸛兒灣縣西北一里　仇家灣縣北四十里　澇水泓南通海陵溪北抵平望湖在新溝西　磋　石磋　賈庄鋪　平望鋪　火燒鋪　蘭溪壩　芙蓉鎮　盧家壩　界首鎮　共七處

提　劉堤 宋建炎間邑宰黃萬頃創即宋史名紹興堰曰盤塘曰漣塩河曰新堰俗稱河塘者是也南接高郵界北抵塩城縣界南北亘一百五十里縣治當其中成化間知縣劉廷瓚甫下車即修治三載俱稔因名劉堤學士戎溥記　堰　捍海堰 詳見范文正公傳　西堰 縣治西舊係舟楫往來要處上接市河下通海陵溪今廢　汊溪堰 縣治西北四里宋開禧中建今廢　閘壩　減水閘 一在城南滄浪亭之南一在城北玄武廟之北　蘭溪壩 縣北三十里　盧家壩 縣北五十里　海口　丁家沙河口　小海閘　草堰閘　白駒南北二閘 下通牛灣河　近議興化洩水要道第一廟灣場次石碰口次白駒場廟灣今雖通行但地勢迴遠水行甚緩自射陽九里淤淺萬曆八年曾發帑金八千兩濬之顧任者匪人用罔成功迄今遂以射陽為必不可復非一隅之論矣石碰口隸塩城縣初議開濬土民譁然蓋以水涸而灌溉無所資海溢而風潮無所避俟諸人情良所甚難然誠如近議濬舊官河通閘門鎮俾水通流滔滔不絕何虞內涸海溢有時多建閘座以隄防之何虞潮患探本之畫宜莫逾此在當事者善成之耳白駒閘近雖增置但興邑東高西下形如側釜諸場海口僅可以洩浮漫之水欲令釜底盡傾勢必不能凡此皆得之目擊匪云虛談有饑溺由己之思者盍加意焉

寶應　河　運河 詳見前　弘濟河 汜光湖東西係舊堤東為新堤延袤三十六里萬曆十三年開築次年工成賜名弘濟俗呼為越河　濟河 縣西南八十五里北入衡陽河　成子河 縣東南十八里　衡陽河 縣西南六十里西連衡陽鎮東入瀧火湖　涇河 縣治東四十里入射陽湖　蜆蠼河 縣東北六十里東西皆入射陽湖　東漳河 縣東南六十里西南六十里西南樓子嬰溝東北入廣洋湖　西塩河 在湖東今塩巷具在　南支河 在湖東　陰

隲河 在湖西萬曆十九年知縣耿隨龍新開　湖　清水湖 縣治城南東西長十二里南北闊十八里西南連汜光湖東會運河　汜光湖 縣治西南十五里東西長三十里南北闊十里　瀧火湖 縣治西南四十里入汜光湖　津湖 縣治南六十里東通運河西北會汜光湖魏書作精湖文帝伐吳滯舟處　白馬湖 縣治北十五里東西長十五里南北闊三里會運河　廣洋湖 縣治東南五十里東西長十五里南北闊三里　射陽湖 縣治東六十里寰宇記云闊三十丈長三百里漢書廣陵王有過其相勝之奏奪其射陂即此湖也今俗呼為射陽湖縈迴可三百里南北淺狹自固晉至俞口白沙入海湖之東屬塩城西至固晉屬山陽東至固晉而上上至射陽屬寶應唐大曆三年與洪澤並置官屯後以所收歲減並廢　博支湖 縣東南九十里西北通廣洋湖　梁湖 在射陽湖北　塘　白水塘 在縣治西八十五里舊名白水陂一曰射陂宋武帝元嘉末決水灌魏軍即此陂也陂闊三十里魏將軍鄧艾所築屯田積穀以制吳人與盱眙蘆蒲山破釜塘相通溉田一萬二千頃後廢　羨塘 唐地理志在縣西南與白水塘合　溪　海陵溪 俗呼琵琶頭在縣東九十里西北通射陽湖　尾溝溪 縣東南十五里東北入望直港通澗溝　黃浦溪 縣北二十里黃浦鎮西南通運河東入海陵溪　安宜溪 縣西南六十里東北入瀧火湖西南接高郵界　凌溪 縣東八十里入射陽湖　閭丘溪 縣治城南東通清水湖　港溝　望直港 縣東十五里東南通成子河宋嘉定八年港湮塞知縣賈涉曰望直港與射陽湖通商旅輻輳入市百物盡通居民繁夥今既塞舟航阻絕大為民病因濬之　劉家港 縣東北四十里入射陽湖　七里溝 縣北七里　界河溝 縣東四十里俗呼蛤拖溝　長沙溝 縣東二十五里東入廣洋湖西通運河　澗溝 縣東南二十里通子嬰溝　蒲塘溝 縣西五里接白馬湖　楊家溝 縣東八十里接射陽湖　三王溝 縣東六十里入射陽湖　新溝 縣東五十里通廣洋湖　子嬰溝 縣南六十里子嬰舖北西通運河北接潼河　張大夫溝 在縣治西北十里　三里溝 在縣西三里通運河　澗汀　金釵澗 縣南七十里入衡陽河　赤水澗 縣治西南七十里入瀧火湖　魚池澗 縣西南八十里入衡陽河　忠心澗 縣南八十里入衡陽河　馬長汀 縣東

九十里東北通盐城界南接堰堤　黃浦堰注八十一相傳吳王濞置白浦至黃浦五百餘里捍
灣支湖北會射陽湖西達海陵溪
盐通商　姜家堰州東八十里宋祥符間置聽民視水旱從便啓閉有姜姓者主之故名　南門堰在南門外
今廢
洪武間知縣李[?]修築　注八十二運河堤自黃浦至界首長八十里即唐李吉甫新築平津堰也　淺　九淺子嬰
深泥水注八十三　白馬湖尾淺　槐樓　白田　瀝灣　閘　滚水閘四　子嬰溝三里
七里溝　黃浦各淺俱有涵洞
溝　五里舖　黃浦　減水閘七注八十四　江橋　劉家堡　泥水　七里溝　尾淺　朱馬灣十里舖　新置尾窑通
湖閘　九淺通湖閘二閘知縣陳燧議建孟周弘濟河上接黃流閘口水淄難以挽拽故建二閘洩水入湖水
勢頓以平緩湖水大則閉　按寶應越河之議遷延築舍歷數十年而後定案
年以來黃水從淮北入者挾沙而來河身日高運道日窄有如當
事者思此河經始之難以時為濬治且令清江通濟閘非漕貢不

啓閘流沙不積漕渠不壅糜費時十二萬帑金之費不至付之波
臣無益矣界首故未有越河當湖心極險推舟甚易蓋當時草創
未圖全利今總理河漕劉公議興兹役新舊接築俾舟行者安于
邅陸八　士民其亦尚有永利哉
泰州　河　南運河州治南東抵通州及各盐場入海西通西運河　西運河州治西南舊稱吳王濞開
以通運至海陵倉被阮勝之記　北運河州治北自北關廂東西二
云即灣頭至城下運河是也　東河州治東一百二
十里分為二河一去東二十里至梁垛場止一去東
北　東臺何垛丁溪等場又過[?]城縣至新興場注八十五
北運河舊志云其水旱亦不　歲　濟川河州治南通楊子江貫浦
久壅塞成化年彭福開浚　舶商帆[?]由此入
汀注八十六河州治北自[?]竹墩直抵興化高郵寶應即海陵溪也　溪　海陵溪州治[?]八十里入興化境合高郵河注八十七西

北通射陽湖　堰　北堰州治城北四里潴運河水建炎中移在
東接馬長河　北門外紹興二十五年守王楊英於清化橋南
剖開運河支流直近城北嘉祐年寶慶二年守陳垓王純　姜堰州治東四十五里
臣欲固衆瀦別為堰于下濼巡簡司前　天目山前豬運河
水北注西溪通運盐以達上河宋嘉祐二年守王純臣移堰　閘
近南宋莊側宣和二年大水移羅塘港近運河即今姜堰
丁溪閘州治東北一百四十里　白駒閘州治東北一百七十八里以上二口萬曆壬午巡按御史姚士觀海防兵
備舒大猷郡守李裕建　按泰州運盐河以南為上鄉田地無幾其十七皆
在東北下鄉每霖潦暴集下鄉輒受渰漫乃漸由諸盐場出海口
水之所趨誰能強之而與化民以為曲防病鄰悖矣詢之土人水
由運盐河東來每遇霪雨宜決白塔芒稻二壩以分洩之固閉下
河涵洞無令橫溢則猶可救濟下鄉或當旱年則宜築塞二河塞

上河諸涵洞庶無為盐運之梗在相時均節之而已
如皐　河　運河成化間知縣胡昂濬西北從揚泰來繞縣治向東至丁堰鎮分流入海南折至白蒲鎮入通州
九十九灣河去縣東南六十里相傳龍過成河一名龍遊河北接運河南通揚子江又名通江河近坍　小溪河
縣西北隅東接運河西通泰興　港　天生港舊去縣南九十里今江激嚙止六十里通江　掘港縣東一百
三十里　石莊港注八十六在石莊江海冦盗要害　灘　鄭公灘在豐利場宋治平二年富鄭公以使相判揚州備
海冦戰船毋使于海濤因鑿灘以避之習水戰其中　按縣志謂通江河當濬以引江潮入
水閘風氣增勝且蘇松商販所往來洵民利也或虞盐盗出沒為
害要以利多而害少亦何憚焉又小溪河旁田卑下易澇然亦易
涸故難以秧種惟濬之使通運河則旱澇兩便禾稼可登而芰荷

魚蝦蒲葦之利亦易致云

通州　河　運河（即運鹽河自郡城東南走四百里至州治）注八十九　西亭河（在州東北二十一里通運鹽河入西亭場）金沙河（在州東二十里入金沙場宋兩淮制置使李庭芝鑿成化間重濬）石港河（在石港場）注九十　串場河（隆慶間開謂串通呂四餘東西中及金沙石港諸場也）港　狼山港（在州狼山下）注九十一　堤　范公堤（即捍海堰事見前）任公堤（在州城西五里宋寶元間通判任建中築長二十里）閘　便民閘（在州西唐家壩上成化間重建）通濟閘（在州南狼山西下通揚子江今廢）白蒲閘（在州白蒲鎮今廢其石猶存）板閘（在州撒港一界港一今廢）鹽倉閘（在州西門外鹽倉壩上）業家閘（在州南七里任家港口業家壩上）陸洪閘（州南十里陸洪壩上以上三閘皆嘉靖十六年巡鹽御史陳蕙建）唐家閘（舊是唐家港壩後改為閘主城十五里隆慶元年知州鄭舜臣築）　按通州有新舊二河舊河自揚泰西來逶城為隍東南入江東北過海門經諸鹽場入海並河田數百萬頃資灌浸百姓利之新河鑿於隆慶二年串呂四至石港諸場直通丁堰使鹽運不復經通州顧州士民以鑿河洩風氣且鹵潮內灌場禾稼望舉嘩故河然弗能奪也郡故有六閘以興水利然通地勢高異于他州縣恒憂旱不憂潦往以壩之為利惟西成北永興二鄉地窪下全洩則數百里之水盡注于江全閉則水潦驟發二鄉墊焉故陳司農謂唐家閘治則利十不治則害十若白蒲鹽倉諸閘固可廢矣捍海堰創于張范而任沈繼之乃歲久傾圮卒颶潮大作即漂沒民灶殆盡迺樫芳（運判）嘗力任增築新堤至今人猶稱包公隄司牧者曷不深惟民瘼而以泄泄從事何哉

海門　河注九十二　運河（縣治西南至通州四十里東止呂四場嘉靖辛卯縣東河沒于江知縣趙九思濬自儒學東北入十里東入余東便倉四十里海門縣凡三遷江河亦屢變矣）舊運河（在縣城東南龍王廟壩起至利和鎮西壩止南通大江）堰堤　捍海堰（在縣治西北即范公堤詳見范公本傳）沈公堤（在縣治東北西接范堤宋沈興宗築）新堰（在舊縣北宋元豐間築積水以通鹽舟）新堤（萬曆十六年運司判官李灝知縣姜天麒督造堤外有非字港二條口大橫口東港俱通海）閘　西清閘（在舊縣西清橋南成化十年巡鹽御史李睦造）二減水閘（在舊縣西北弘治三年知縣徐英造）　張先登曰海門新以州土割隸地多與州壤相錯水利大率相類蓋縣南濱江北為鹽河東西運河襟帶瞿灶等港經緯交錯旱則南引江潮北引河水以灌沿江河之田潦則仍各洩于江河水不患無歸乃州縣民自相秦越而長民者彼此觀望是以濬治未遑啓洩不時烏能盡地利乎今誠于縣城南及州城西東二十里各建一閘而運河北通鹽河舊有港垻責令開濬勿使湮塞則方百餘里盡為膏腴水利之大無逾於此者矣

鹽法考　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其鹽筴、萬乘之國、終月、舉男女所食千萬、𤤯使君施令、計其𤤯金而給之、則百倍歸于上、於是齊有渠展之鹽、國用富饒、後世言鹽利者祊焉、漢初弛山海之禁、不領于縣官經費、而吳王濞招致天下亡命、煑海水為鹽、以故國無賦、而用饒、其後卒以謀逆敗、元狩中、以東郭咸陽孔僅言、置鹽鐵官、募民因官器作鬻鹽、官為牢盆、今有煎盤官廠、即其制　敢私鬻鹽者、釱左趾、沒其器物、已罷行、無常、唐乾元初、第五琦變鹽法、就山海井近利之地、置鹽院、籍游民業鹽者、為亭戶、免徭役、煮鹽、盜鬻者論辠、今煎鹽灶戶因此、其後海東鹽、劉晏主之、晏上鹽法輕重之宜、以為官多則民擾、宜但于出鹽之鄉、為置吏、置亭戶、收鹽、轉鬻商、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所在貯之、商絕鹽貴、則減價以糶、曰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知貴、而諸道、故有榷鹽錢、商舟所過、復有稅錢、晏　奏罷之、商民均利、歲鹽利至六百餘萬緡、居天下賦稅之半、國用給焉、宋制諸鹽聽州縣給賣、歲課所入申尚書省、而轉運使操其贏、佐一路之費、兩淮鹽行江浙荊湖諸路、所謂末鹽者也、鹽出于海、從灶戶煮熬煎煉而成、謂之末鹽、即周官散鹽也、若解州出鹽池者、得南風水化而成、謂之顆鹽、即周官鹽盬也、末鹽在楚州鹽城監、歲煑四十一萬七千餘石、通州豐利監四十八萬九千餘石、泰州海陵監如皋倉小海場六十五萬六千餘石、海州板浦惠澤路要三場、歲煑鹽四十七萬七千餘石、連水軍口海場十一萬五千餘石、　久之、軍吏困于轉輸、舟卒侵盜、雜沙土、鹽惡不可食、坐鞭笞徙配、相繼莫能止、而積鹽多露積、無屋貯、至生合抱木其上、其數莫可較、天聖中、用翰林學士盛度言、於是詔罷官自鬻、聽入金錢京師榷貨務、而以江淮

若兩池鹽給之、歲增課十五萬、其後西事劇、募商人輸芻粟塞下、又置折中倉、聽商人以金銀若輸粟輸他貨于京師入中者、償其直予券、以所在鹽給償、後世召商中鹽之法、自此始也、自唐始榷鹽、歲天下鹽利才四十萬緡、劉晏增之、至六百餘萬緡、迨宋紹興末、泰州海陵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為錢幾七百萬緡、居、、一州當晏時天下征榷之數、而尤浮之、于鹽利籠取盡矣、　國朝以鹽課給諸邊糧餉、而水旱凶荒、亦恃藉以振民、于天下設都轉運使司者六、而兩淮居其一、歲課百二十萬餘、幾與漕運米直等、國初制、沿海灶丁、俱以附近有丁產者充之、免雜泛徭、給草蕩、其犯罪自遷徙以下、刑止杖、仍發煎鹽、其煎辦以丁為率、初制引四百斤、尋改辦小引、半之、每丁歲辦小引鹽一十六引、　計兩淮鹽歲額引七十萬五千有奇、歲終、轉運司具所辦出給課如目上、以待會、虧額者追理、凡灶丁所煎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時鈔一貫直錢千、優之、合用引目、運司官以時請于戶部、請　內府印造給付、乃召商納粟中鹽、量所在米價高下、道里遠近為之、則中已、出給引詣場、行支鹽、如目、鹽出場經批驗所、依數驗掣、而所過官司辨驗放行、其轉賣各照上所定行鹽地、毋過界、若引與鹽離、及越境賣者、同私鹽追斷、商賣鹽已、即所在退引還官、偽造引者斬、諸監臨勢要、令家僕行商中鹽、侵民利者罪如律、蓋法令嚴具如此、然于時商中鹽者、引輸銀八分、　上所榷利甚微、而商利甚厚、以總利權、抑專擅、賂民食而已、永樂中、令商于各邊納米二斗五升、或粟四斗、淮鹽一引、於是富商大賈自出財力、招遊民墾田、、日就熟、而年穀屢豐、甘

薊寧要粟石直銀二錢、而還以大裕、宣德中、施大惠于天下、歲遣御史督視鹽法、令各運司查中鹽商年遠事故無子孫支給者、行原籍官司每引給資本鈔二十定優卹之、正統初令淮浙資竈有餘鹽官給米麥收之、竈丁逃移者鹽課司覈實停其徵、又令客商守支年深不得鹽者、聽以十分為率、支淮鹽四分、其六分兌于山東運司、不願兌者聽守支、諸所為隱恤商竈甚厚、其後始分為常股存積、常股者商人中納依次守支之鹽、存積者積鹽在場還邊餉急增價開中越次而放支之鹽也、存積行而常股鹽艱滯、商人有守候數十年老死不得支、而兄弟妻子代之支者矣、正統十三年以前令兩淮鹽課以十分為率、存積二分、常股八分、以後存積增至四分、景泰元年、又增至六分、天順中、御史李宗請照正統十四年例先儘派完存積商人撥派到場即支、不拘資次、常股依次支給、不許攙越、成化七年以後減存積二分、仍作四分、正德七年、御史朱冠題准七分為常股、邊方開中、三分為存積、收貯在倉、非遇緊急不許開中、成化中、戶部尚書葉淇言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請更其法、課輸銀于運司、銀四錢支鹽一引、可得粟二石、是以一引之鹽坐致八倍之利、且商人銀納運司、道近而便安、是上下交利之道、奏可、於是商人引鹽悉輸銀于運司、類解戶部、鹽銀歲驟增至百萬餘兩、諸商墾田塞下者悉撤業歸、西北商或徙家于淮以便鹽、而邊地為墟、粟踊貴、石至值五兩、時議者屢言虛邊儲而實太倉、非計、顧歲所增入、當數十郡一歲錢穀之數、而縣官經費日繁、即緩急可以支應、不能捐目前厚利以深惟還計、欲復如祖宗時盡輸粟塞下、及薄取八分之利、必不可得矣、弘治中、御史馮允中奏言開中邊方引鹽莫肯趨納、皆由運司開賣、故商人舍遠就近、下戶部議、令自今各邊召商上納本色糧草、如舊制、未幾復廢、時 天子加意于國家鹽筴之變、召閣學士計屯田茶馬之故甚悉、已及鹽、大學士東陽言、今者鹽法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名、而商實失利、類不肯中納、 上問何也、諸臣因極言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奏討者一、夾帶者十、弊尤甚、因言國初茶馬法行、有歐陽駙馬者為夾販、高祖大震怒曰、我纔一行法、即欲首壞之耶、遂寘極典、此事今皆不敢言、 上慨然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於是 下詔言鹽國用所需、近年欽賞數多、又內外勢要人奏討奏買、仍遂攙越支賣、夾帶私販、以致上損國課、下奪民財、此遵何義哉、其悉住支還官、自今各邊開中引鹽、及糴買糧草、勢要無得求討霸占、巡撫糧儲官毋阿徇受囑、違者聽巡按御史糾劾、亡何、 上賓、至正德中、用事者悉託名討鹽、徑自奏中、增價發賣、不復遵舊制、而鹽法決裂盡矣、嘉靖初 上方申飭鹽法之政令、議者紛紛言利事析秋毫、而法復一變、五年、用御史戴金言、每正鹽一引、許帶餘鹽一引、正引于各邊納糧草、餘鹽納銀運司、解部、其夾帶多餘者割沒入官、歲增餘鹽銀六十萬、正德中、御史秦鉞亦言餘鹽、至是始為定制、其後鹽法都御史王紳、御史黃國用、復請以割沒銀給竈戶、人給二錢有差、取鹽一引例開邊報中、名工本鹽、歲復增課銀三十萬、餘鹽題准、每包五百五十斤、內正鹽二百五斤、加以酬商鹽五十斤、并包索三十斤、共二百八十五斤為正引、在邊上納糧草、外餘鹽准帶二百六十五斤、赴運司納銀、

淮南原定價八錢後減七錢淮北原定六錢後減五錢割沒鹽
十七年鹽法都御史王臣題准淮南每一百六十斤淮北每一百
六十斤各納銀一兩近時割沒是時商人於邊中鹽者引納銀七
外多餘者每斤納銀一分
錢已漸減五錢視初制不啻倍蓰而各邊糴芻費不易糴勢要或
占中賣窩若斗頭加耗官科罰而吏侵漁之弊諸為費不貲及給
引下場或官吏留難或竈丁額課不辦動經年而不得掣且商業
輸餉于邊矣安所得贏羨携重資往返數千里外復輸納于運司
而有司奉令甲嚴非徵完餘鹽即正引不得下場即已支鹽上堆
而挨單守候非五六年鹽不得行諸行鹽地遼遠涉長江排風浪
時有漂損而數十萬之貲本擲之烏有又不能盡防攬載戶之無
盜賣耗竊也蓋商憊至是而甚於是商遂分而為三曰邊商曰內
商曰水商邊商多沿邊土著專輸納米豆草束中鹽中已所在出
給倉鈔填勘合以齎投運司給鹽引官為平引價聽受直于內商
而賣之內商多徽歙及山陝之寓籍淮揚者專買邊引下場支鹽
過橋壩上堆候掣亦官為定鹽價以轉賣于水商水商係內商自
解綑者什一餘皆江湖行商以內商不能自致為買引鹽代行官
為總其鹽數船數給水程于行鹽地而販鬻焉國初時嚴商人代
支之禁及是而諸商名目不一以調停而均逐末利舊制有所不
行者勢使之也引價淮南定例每引官價八錢五分淮北七錢五分鹽價每銀一兩買鹽一百七十八斤引約銀三兩二錢
邊商以賣引得利微復自支鹽出場名河鹽而鹽法都御史
鄢懋卿為請將河鹽淮鹽相兼掣秤懋卿又奏各場未掣引鹽百
五十餘萬引宜責令通行解綑約可得銀百餘萬奏下兩淮大榷

徵斂督逼無虛日曾御史徐爌上言商人若挾貲萬里出百艱為
國足邊今正引之外既徵餘鹽又加以工本割沒可謂厄矣乃一
歲之間必取盈百五十萬前鹽有掣無售一時督逼計何從出至
于借下單質引目甚則鬻產田籍剜肉醫創其困苦已甚夫商人
患無貲耳有貲則百貨可通豈能強之必趨于鹽官府出令唯除
奸革弊不顧鬻鹽非奸弊也則亦莫如之何矣隆慶中御史孫以
仁又言鹽引之滯塞價之減削始由于工本之加滯而致也今欲
以河鹽堆鹽兼掣疏通則內商堆鹽日漸壅塞邊商引目日益阻
滯蓋邊商之引必得內商接買而後行緣以內而國課外而軍餉
一旦未能兼供接年報中數年守支顧此未免失彼是以晝西北
之旅報中以籌邊聚東南之商分撥以供課視國初鹽法迥然不
同今以河鹽隨到隨掣內商守支日久不得趨利或別圖改業況
夫堆鹽山積其誰肯收邊商之餘引以候數年之後掣又老商憊
影于淮上而為國課之爭先者乎宜停止兼掣為便於是工本河
鹽及都御史所奏清理鹽悉議罷而商困稍蘇今　上初即位鹽
法如世廟時制毋紛更商人亦便習安之然行鹽額地自正德嘉
靖後割江西五府南安贛州袁州臨安吉安及湖廣一府永州行廣鹽臺臣至累
疏力爭不能復顧課日增行鹽地日蹙勢不能速售且廣鹽既通
諸越境私販者不可遏民間亡慮皆賤買私鹽而淮鹽大阻故水
商船往返勢不能無愆期而淮南鹽歲掣減舊額四之一乃部解
餘鹽銀六十萬歲兩解毋容緩則預徵于內商以取盈其數至二
十年以後所預徵商銀百五十餘萬始以鹽上堆而徵堆鹽徵盡

則徵在倉鹽久之將商未買引而徵也其後寧夏叛及島夷內訌
以客兵餉費鉅無所出始議增寧夏引鹽八萬東征引鹽四萬有
奇名加增鹽附单搭掣以佐軍興旦夕之費而諸宿猾巧為奸利
者徃〻營部劄付援為例於是有加罰遶沒引鹽遶沒者商人領引年遠及印號
不明弊引或鹽為火燬船沉消折鹽去而引存皆沒官引或引遺落燒毀引去鹽存雖有鹽不得行為沒官鹽俱禁無得買補及是
而商赴部請加罰如中納之數或買新引配鹽或領故引支鹽俱越火超掣大率如河鹽及新增鹽類以舊鹽售引
而告加罰故許令搭掣射利者趨焉而運司黠猾吏受重賄因得
主使官私加罰而盜賣之諸領部劄者反不與焉是衆大街憤會
上方大榷海內商貨因奏言兩淮沒犯引鹽歲久山積遣內臣賣
之可得銀數十萬為大工費二十七年始遣內臣查積鹽勅所駐

為鹽政衙焉既至而沒官鹽歲久消折盡先是亦有給火票許商徑賣者故啓事端乃
括藏中積餘銀五萬上之所分委查鹽官四出探巨商積鏹累巨
萬者捕鞫治籍其貲以款即沿海灶戶稍殷實無得免久之乃跳
掣賣兩淮犯沒八萬餘引附单搭掣歲輸銀十二萬両入內帑先
後鹽法御史累疏諫極懇切不報然鹽政內臣歲欲取羸于商循
時〻羈縻之而水商行販楚中者受榷稅使禍尤憯急則鳥擧獸
散無復有顧買新鹽者矣嗚呼自代有鹽法以來未有若我 國
家九邊軍實半仰給于鹽課而淮歲課百餘萬安所取之取之商
也商安所出〻于灶也以區〻海濱荒蕩莽蒼之壤民穴居露處
魑魅之與群而歲供國家百餘萬金之課自鈔法壞而優卹為虛
所恃供課之外商收其餘鹽得錢易粟以糊其口若商不得利則

徙業海上饑無所得粟寒無所得衣是豈坐斃耳將強者冒禁公
行集衆私販因而椎刼甚則盜弄潢池震動城邑若唐末黃巢王
仙芝之類是矣故商不得利之禍淺而灶不得食之禍深即如適
者中使一出海上驚惶焚刈草蕩不顧煎辦官雖多方撫諭亦若
之何且商人皇〻為利今令破家析産備受窘辱富者以貧〻者
以死彼所戀舊堆之鹽預徵之課未忍割而徙業若束縛之急使
至一無所顧今天下安得歲增民間百餘萬粟輸九邊以為兵食
者乎即令晏弘羊畫策恐無救于蕭墻之變矣大都鹽法之本在
恤竈在通商在慎任人先朝忠公遠慮之臣其成言具在彭侍郎
韶云天下小民無處皆窮苦而竈戶獨甚臣行視海濱目擊其苦
為之涕下破屋缺椽不蔽風日脫粟糲飯不得一飽此居食之苦

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賤欲守無人不守無薪此積薪之苦也曬淋
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隆寒砭骨亦必為之此淋滷之苦也煎
者燒灼蓬頭垢面人形盡變酷暑如湯不敢暫離此煮辦之苦也
寒暑陰晴日有程課煎辦不前鞭撻隨至此徵鹽之苦也客商至
場無鹽抵償備極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也逃亡則身口飄
零住業則家計蕩盡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宜莫如灶戶矣霍
僉事韜云國初召商中鹽官之征至薄而商之利至厚故鹽價平
賤民亦受賜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賣窩復取利錢復
以長蘆兩浙搭配兼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不貲及其轉販
不得不增價以市利而鹽益湧貴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
愈行則正鹽愈滯亦其所由也為救時之策宜莫若令商多買餘

盐正盐一引許帶餘盐二三引悉輸粟于邊如永樂特納粮二斗五升之例其非官引而私買餘盐者置重辟蓋官價減則商旅樂趨餘盐盡收則竈户可得羸利而土民亦無淡食行之數年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墾邊地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此百年之利也（中餘盐于邊策甚善然今益難行矣）李户部夢陽云國初建轉運司以來嘗差監察御史分督盐課此于盐甚重然御史者以法治而所與奉法者則運司提舉等官今其官非盡慎選夫人情莫不有欲導之以潔然且慮汙況導之以汙又奚所不至乎且歲一遣御史初至于法多不甚解聰察多紛更恬靜多避嫌及少得次第已復更代矣竊未見其可也誠選自茂通明御史清盐如清軍三易歲乃代仍簡風憲重臣一人付便宜之權略倣漢桑弘羊唐劉晏本朝周忱故事令其綆墜剔蠹濬源決流一切不得阻撓運盐提舉官悉選補廉吏如此而利不興國不足芻餉供億之費不給未之有也語曰智者不槩常此之謂乎自後言人人殊弗具載乃今所急惟是亟召還諸内使罷勿遣然後天下事可得而言矣 贊曰盐筴之利所從來矣漢以前擅自郡國言者不甚著唐宋以還置吏畫令而守之幾無遺筭而網亦少密焉然要亦整齊均調使為國賴而不為民病則義固所以利國朝法令數變寖失其初然未有天子自以為利者近世為加罰之説者因計奪于豪右適迨世而得售其奸遂使醝政旁出公私困擾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殆謂是乎今大農無終朝計而九邊所仰給安在法蠹利詘而國隨之不待智者知之矣

額盐數

通州分司駐劄石港場所屬豐利馬塘掘港[注九十三]石港西亭金沙餘西餘東餘中呂四[注九十四]為上十場 泰州分司駐劄東臺場所屬富安安豐梁垛東臺何垛丁溪草堰小海角斜栟茶[注九十五]為中十場 淮安分司駐劄安東縣所屬白駒劉莊[注九十六]伍祐新興[注九十七]廟灣[注九十八]莞瀆板浦臨洪徐瀆[注九十九]興莊[注一百]為下十場

行盐地

江北廬州鳳陽二府滁和二州俱行单盐淮揚二府行食盐唯徐州所屬及宿州食長蘆盐不行淮盐 江南行单盐地應天寧國池州太平安慶共五府 湖廣盐法道所屬行盐地武昌黃州漢陽長沙德安辰州岳州常德承天荆州襄陽鄖陽十二府靖州一州 江西盐法道所屬行盐地南昌九江南康饒州瑞州臨江建昌撫州袁州共九府 河南盐法道所屬行盐地開封南陽汝寧共三府

行盐事宜[注百一]（近日通行事宜總論中未備者載之）

閘引（每年夏冬二季起紙運司查算勘合若干道中盐若干引）正紙銀三釐加耗銀三毫差吏解赴南京户部關領引目紙價起部掛號轉給應天府買紙刷引完日領回收貯架閣庫挨次榜派（近議四季起紙四季榜派見今遵行）

榜派 正德七年御史朱冠奏淮分三十場為上中下三等均勻挨次榜派以富安安豐梁垛東臺何垛草堰角斜栟茶豐利石港金沙餘西呂四為上場馬塘西亭新興餘東餘中廟灣掘港伍祐劉莊白駒小海丁溪為中場莞瀆臨洪興莊徐瀆板浦為下場每遇投到勘合發付榜派單年上等自呂四中等自丁溪下等自板浦逆派起雙年上等自富安中等自馬塘下等自莞瀆順派起仍分派本折逃亡本色商人赴場支盐折色商人在司領價逃亡聽商自行買補

撥引 先因淮南引盐壅滯以致邊引不售御史蔡時陽設法凡遇堆盐臨掣如一单堆盐一十引限買邊引八百方准赴掣名謂二八搭派今遵行淮北引目跳通無庸限賣

盐单 商人執引下場支盐淮南運至白塔河過橋將引投入該巡司積至八萬五千為一单造冊二本送院一發掣盐委官一發該司收貯備照謂之真单淮北運至安東過壩將引投安東縣積至五萬五

千為一單造真單如前淮南歲行鹽八單淮北四單謂之渾單

秤掣

每緣運司呈掣之時將院存真單委就近府佐縣正掌官秤掣其秤掣事畢每引各認色號插旗一面至二十號而止委官親手掣簽對號提上一引執旗人侵帶領上秤即以一引輕重之數例十九引二十引完以後照前割而復始

割沒

聽掣時淮南每引以五百五十斤淮北每引以五百六十斤為則如一引之外多餘鹽五斤以內通將原掣引鹽積算淮南每一百六十斤納銀一兩淮北每二百斤納銀一兩是為舊割沒若多出五斤以外即照遠例夾帶問罪每斤納銀一分是為新割沒餘銀不足額數即以割沒湊完補解

解綑

專委運司佐貳官將掣過單鹽四單一次開價解綑蓋內商之鹽綑大責與水商改小以便裝運謂之解綑

京掣

水商已買過解綑之鹽抵石灰山閘舊聽鹽院移牒南道復掣放行謂之牒掣萬曆二十二年題革後水商告復今改于浦子口鹽院歲兩次親赴驗掣放行

食鹽

食鹽皆乃於單鹽內過橋壩之時抽點另堆候鋪戶執引票支買謂之食鹽

恤竈事宜

編審

每五年一次編審竈戶定上中下三戶則各場總催俱照原額選其殷實僉充亦五年一換各

總下竈戶多寡不一或編二十名或編三十名務使竈舍相近草蕩接連事畢造冊備照或疾年老不堪煎辦者俱開除寡婦守節子未成立者其大遺課免辦見任官以禮致仕者舉人監生及經科舉生員俱照例優免

折課

舊規水鄉竈戶不諳煎鹽首每引納工本銀三錢五分解送運司給散灶丁或年終類解戶部正德七年御史朱冠題淮水鄉竈戶每引折銀二錢鹽課司年終解送運司類解起部又充貴一場地不產鹽每引折收價銀五分白駒西亭俱辦本色鹽七分折色三分

官撥

嘉靖六年御史戴金題淮行委運司估計每角用鐵三千斤連鑄造工價約用銀二十六兩即於運司贓罰扣數動支照依時製鑄造四方鐵盤共三百二十一角給與各場貧灶朋丁照辦歷年漸久損壞仍補造給發

賑濟

商人每引上納銀五分存留司庫遇年歲災傷以為賑灶之用後該蔡御史議將應納銀每引扣銀三釐給灶勇工食餘四分七釐准抵折色給商夫折色者係灶戶應納之銀以應賑之銀抵應辦之課商灶兩便今遵行之

清理鹽法都御史

按會典正統初嘗以戶部侍郎同御史巡視兩淮旋復取回自後差都御史或以侍郎兼都御史理之至嘉靖凡五六遣焉其後戶科請罷清理極論不便三事於是都御史罷不復遣

巡鹽監察御史

按會典以監察御史巡鹽自宣德始然間數歲一遣旋復取回其後復以巡河御史兼理鹽法而巡鹽之差遂省至正統三年始歲差御史巡視淮浙長蘆諸司而河渠由濟寧迤北抵張家灣長蘆御史兼理之由濟寧抵南京兩淮御史兼理之遂為定制

按鹽課莫多于兩淮而法制屢變徵納俞艱嘉靖十五年戶部
尚書梁材條陳所行以運甲遵之舊第疏通餘鹽題准正鹽例有
引目餘鹽雖在正鹽包中不得另立呎票與引目相背除河東聽
其仍舊外其兩淮鹽斤每包計五百五十斤內二百八十五斤連包
索為正引定價五錢內二百六十三斤為餘鹽淮南定價銀六錢
五分淮北定價銀五錢兩浙每正鹽一引連包索共二百五十斤定
價銀三錢五分餘鹽通融二百五十斤為一引嘉興批驗所銀五
錢杭州紹興批驗二所各銀四錢溫州批驗所銀二錢山東長盧
共計四百三十斤內二百五斤為正引長盧定價二錢山東一錢五
分內二百二十五斤連包索為餘鹽長盧南掣鹽所銀三錢北掣
鹽所三錢五分山東定銀三錢五分以上正鹽俱各開邊報中兩
淮兩浙供今上納本色糧草長盧山東聽其上納折價至如餘
鹽價銀所在各司照舊運司收銀解部轉發各邊　續題
准開中引鹽無論常股存積不分淮浙山東長盧俱始題定
價則上納本色糧草

兵防考注百二　揚州故春秋時吳越兵爭之地秦置郡國錯天下兵漢
都關中江淮之間為藩服故兵制略焉晉氏南渡謝玄鎮廣陵統
北府兵玄嘗以五千衆破秦師十萬于淝水上以揚州為江左外
郛稱重鎮唐時制府兵在淮南者折為四屯儀真方山屯揚州邗江屯泰州新林屯泰
興平江屯每府列為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
下無事則散兵歸農有事則遣將戍守制最善貞觀後變為方鎮
又變為彍騎　兵最強其後吳南唐所竊據迨宋南渡後以揚為邊鎮有
禁廂軍強勇武鋒敢勇雄勝軍之屬而淮南軍為諸路最金虜數
犯揚州韓世忠一敗之江中再敗之大儀鎮劉琦敗之瓜洲皂角
林于時阻淮為守自廣陵而抵淮陰為全淮右臂京口秣陵藉捍
蔽故戰守諸策往往急淮泗而緩江海者亦其勢也宋制樞密所統凡有四隸
侍衛者為班直隸邊防者為屯駐隸諸司者為役兵隸諸州者為
鄉兵在與之節度淮南選廂禁軍有材藝者充親軍額親軍即班
直也揚之禁軍有四曰勁忠軍威果軍忠節軍武鋒軍廂軍有三
曰帝淮軍米發軍牢城軍各軍俱有指揮統之其屯駐曰強勇軍
以流亡盜賊充役武鋒軍以他州軍調撥敢勇軍以敢勇茶客充
隸雄勝軍遣駐寶佑城者武定軍嘉熙間移屯揚州者遊擊水軍
乃御筆立額屯駐揚州者神武軍乃馬東野出戍揚州者護聖馬
軍錢塘禮出戍揚州者雄邊軍趙范以雄邊民兵招充者其他又
有水軍忠衛軍保勝軍忠勇軍寧淮軍並隸屯駐大軍各有統制
官一以鈐其屬其役兵有淮東司江淮司馬軍司左軍殿前司左
軍步軍司郭振步軍司選鋒軍神武庫軍俱看守城堡者其鄉兵
有制勝全軍客軍民船部南船部水軍澳河水軍俱於諸州招充
總戍揚州者其他如園子部護帳部親弩部皆趙范立額不相統
攝又江都有巡簡七泰興如皋巡簡各一以分巡要害以司兵柄
于上州兵運于下此宋
揚州路兵制之大略也明興
高皇帝都金陵以維揚輔畿近郡
丁酉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大元帥繆大亨元帥張德林鎮之庚子

改淮海翼元帥府為江南諸處樞密院、仍命繆大亨同僉樞密院事、乙巳、以大都督府經歷陳壦總制真州軍事、自後行樞密院總制官皆罷、而揚州高郵儀真三衛徑屬中軍都督府焉、其衛所之制、曰揚州衛指揮使司一、其屬經歷鎮撫司、為千戶所者五、千戶所各統百戶所十、鎮撫所一、高郵儀真衛制如揚州、于通泰興化鹽城置守禦千戶所者四、統吏目鎮撫及十百戶所、與諸郡縣犬牙錯處、以軍為民衛、而軍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著籍各衛、俱以十分為率、八屯種、二守城、更迭番休、均勞逸、且耕且守、蓋倣古屯營法、為固圉策甚具、然于時方國珍張士誠甫禽滅、其逋賊皆濱海郡人、習兵慣航海、附倭、數引倭寇並海郡縣、始由山東淮北、轉掠浙閩粵諸郡、至遣使詔諭彼國、不為止、於是　上命信國公

和行視師、築海上備倭城、籍民四丁調一為戍兵、而如皋掘港始設備倭軍營堡斥堠、與通泰諸所並列矣、永樂中、左都督劉江大破賊于望海堝、倭稍戢、然夷終猾獪時々、挐舟載方物戎器以來、遇防守嚴、輒陳方物、云入貢、得宴賜市易去、後再至亦如之、伺無備、持戎器出剽掠殺擄、亦滿載去、無間得間不得間、無不得意去者、故沿海所在防倭嚴、而揚子江上自九江、下至通州海門數千里、江南北遠者數十里、近亦拾餘里、中隅洲渚港汊叢雜、諸奸俠亡徒竄其中、伺間為劫、商旅船往來輒被掠、甚則賊殺公吏不顧、在揚州境者黃天蕩孟瀆河其要害也、海濱故饒魚鹽、其豪不逞者規私販為厚利、張高桅巨舶、出沒怒濤駭浪中、什伯相聚為越境興販、船迴則因而劫客、或黨與自相變暴剽攻于海嶼中、有司

若莫可如何、蓋利之所集而害生、若山礦徒海鹽徒所從來矣、自
文皇帝遷都北平、念留京根本重地、于新江設水操軍以萬計、而都御史督之、自九江以抵蘇松通泰、凡地方緩急寇盜鹽徒出沒、聽調兵禽捕、蓋督臣兼綜江海諸務、于事權至重、是時衛所軍已有城守操江備倭諸役、永樂末、始令民運糧儲于瓜洲、給軍船脚價為兌運、於是有運糧軍、歲一轉輸京師以為常、正統十四年、虜犯順、又調揚州各衛所軍分春秋兩班更番入戍、名京操軍、而卒伍疲甚、其後軍政日益廢圮、丁壯困誅求、屯田苦兼併、諸隸衛尺籍者率逋逃亡耗居半、其僅存者伍亡慮皆枵腹窶人、倚月粮以糊其口、又不能以時給、即力稍自贍、又不能當轉餉更戍無已之役、而武弁婪者之日朘月削也、雖歲有清軍勾補及屯政倉政

諸令甲甚嚴、而弊蠹萌生無緣詰、衛所軍之不可復驅以即戎無論、淮以南即天下猶是矣、正統末、令府州縣招募丁壯為民兵、或名快手、或名會手、而巡司故有弓兵、俱有司率領操練、然民壯祗供公門役使、弓兵所緝里閈鳴吠、及負擔興販而已、正德中、薊盜劉六劉七齊彥明寇齊魯閒、轉掠河南襄陽、所過屠城破邑、殺撫臣、遂率衆浮江東下、泊狼山、欲自通泰登岸、還山東、時總漕尚書張縉督兵扼淮口、賊不敢渡、乃自通州泝流至九江、又下南京、往返者三、操江兵愕眙無敢近、而兵侍郎陸完調沿邊諸鎮健卒討之、尾賊行、駐福山、隔江而陳、僅移檄往來、通州城危甚、忽夜半海颶風大作、賊舟覆溺死無算、完遣裨將擊其餘黨盡殲之、以捷聞、遂奏凱獻俘、勒碑銘狼山上、州人悳焉、嘉靖初、倭貢使相挺起為變、蹂寧紹

諸郡縣已倭市舶據海洋不去而中國大猾旺直毛海峯等以財
物從釁倭悉少行海上為亂壬子破黃岩象山諸邑浙東騷動遂
蔓延蘇松閒其黨徐海者屯松江柘林始分掠江北甲寅犯如皐
通州海門時承平久揚俗日漸于紛華上下巽懦偷安沿海備不
復設猝聞變皆望風奔潰賊率不過數百人所至焚燒斬戮荼毒
不可道每戰倭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反
勞逸客主而用之遠近傳相恐言賊有神不可與戰率蒲伏受戮
而縣無城守者毒尤慘先是操江臣以倭患棘勢不能兼理海防
軍務朝議于江南北設二巡撫與提督操江畫地而守揚州三江
會口以上操江統之劉家橋以下江北撫臣統之而都御史鄭公
曉始以巡撫兼海防知府吳桂芳為言自倭犯並海郡縣有城則
守無城則殘戍之為利必矣使寇遁廖角而漂北海犯鹽場而南
則如皐弗城則可虞道南江而西舍舟而北犯口岸則泰興弗城
則可虞風帆西下直抵西市則狼洲弗城為可虞況海門僻處東
隅為海寇必出之所弗城安恃乎撫臣然其議始奏築如皐海門
泰興狼洲四城逾年城成民稍恃無恐乙卯倭猝薄揚州城民飲
避不及被殺及溺死者數千人屍斷流焚掠大東門外盡燒燬鹽
堆而去府同知朱袞及高郵衛經歷以率兵禦賊死焉淮南北大
震于時衛所軍無所用而各州縣鄉團民兵或時　扼殺倭及嬰
城時擊却之始築東關新城其明年參將王完伯率所部徐究精
銳兵守揚州設伏于鐵盤廠引弱兵轉戰至伏所麾騎兵衝擊倭
大破之賊稍戢又劉顯擊破之泗州而遁明年都御史李公遂撫

江北以土兵客兵俱脆弱號調山西邊兵三千戍如皐明年賊大
舉萬衆分道入遂與海防副使暨諸將佐約曰賊業入海門必集
如皐夫江淮根本在鳳泗賊若越泰宜陵窺江都則天長以北震
是惟予自督禦咎弗在將吏瓜儀漕艘津會南北襟吭抑又陪都
之屏輔焉賊若壓黃橋奔泰興西擾即諸重地危海道遊擊任之
二路既抗賊宜却出富安並海岸東馳我振旅淮安出其不意賊
成禽矣畫既定部署諸將令聲援相犄角於是倭入丁堰鎮趨如
皐遊擊丘陞擊敗之已又犯海安鎮副使劉景韶率丘陞兵追勦
盡殲之賊果不敢西掠而折循富安並海堤東出撫臣夜提師至
淮城適所調青沂曹邳兵並集賊猝見兵衆盛大愕麾突騎橫搏
賊斬首千餘級賊退據廟灣夜乘風竊舟去亡何而江南倭擾三
沙者千五百餘輩忽北犯通州參將丘陞戰歿民悼痛甚會副總
兵劉顯以禦江南倭失利乃渡江赴援請自贖諸將欲拒弗納撫
臣令予卒助攻顯感奮首躒入賊壘壯士乘之賊潰亂走追攻之
白駒場又追及之七竈茅家墩先後俘斬六百餘奪器物無數賊
逸竄海瀕為土兵格殺殆盡於是三沙賊並散殄無遺類而江淮
靖焉自甲寅以至己未五六年間江北橫罹倭禍未有甚于此時
以督撫道臣將佐僇力勦據而定然負海千里焚蕩蕭然民被殺
戮僵屍如積諸將吏士卒捍禦死者亦復不數以僅無陷城屠邑
至今言倭事者猶惴慄云自是沿海益增置營戍設將領通州有
副總兵及水營把總掘港有守備大河周橋有把總揚州有參將
而儀真守備及三江口把總瓜洲營衛總隸操江如故所統兵或

招募土著或以長島東陽習水戰者充之、自江達海、分信地、列戰艦、嚴會哨、所在縣屬棊布、而倭以入犯鮮生還、寂不窺海者幾三十年、其後營兵制度浸壞、凡土著兵率豪有力者所詭寄、以勢要挾、將領無敢詰、臨閱期則僱丁壯習技者虛應、或多蓄傭奴、居恒爲作百役使、特囑免其操戍、當散餉則盡括以肥己、而什三給之、其力能修艌官船及以私船應募者爲耆民、捕盜諸水兵皆聽役屬、率沒其月餉之半、爲治船費、稍違咈則擅榜掠驅逐、或更爲募補、弗以白于主將、弗敢問也、浙兵性驕悍、與土著不相能、時時擾閭左細民、急之則亡匿去、難控馭、蓋自戎政圮、而將官非納賄夤緣無繇進、多者費千餘金、勢不得不取之營伍以償借貸、語云債帥、又歲有賂遺交際、諸當道主文胥役有常例、偏裨將月廩幾何、勢不得不剋取之兵人、剋取則懼叢怨、則又于隊伍中逃亡闕者詭寓其十之一、藉虛兵粮爲用度、而自哨隊伍長以下轉相倣傚、以彼此挾恐相制、毋敢發、其有律已嚴厚繩下以法、則群咻蠭涌爲蜚語以聞于廉訪者、無何而掛彈劾若影響、甚則連名牘共愬衆爲證而互訐之、將官或坐褫職及以飛贓抵罪、後來者益畜縮畏懦、以營伍爲傳舍、苟得利以圖後爲夤緣、安望桓桓不二心之臣緩急爲國家出死力者乎、江海故多剽盜、其黠猾者以所掠餘貲厚賂諸哨船、輒故縱、諸盜徒亡匿、皆其親戚子弟、或者補竄入其中、倚兵船爲盜販、遇詰責嚴則時緝其盜之彼勾誘爲役使者、私鹽之勢單弱及弗輸月錢者、以邀爲功得厚賞、沿江海所在皆然、而淮南北其著者矣、今　上之二十年、倭酋關白專其國、山城君不

能制、遣二將清正、行長以兵襲朝鮮之釜山據之、屬國告急、　上遣帥督兵征之、師少挫、遼左戒嚴、而倭僞乞封貢爲緩師計、比遣使而悖驁益甚、於是　天子震怒、令大集郡國兵、若江南北浙東福建俱募兵船赴援、議者謂倭不得志于朝鮮、必分兵內寇、若天津登萊淮揚將無所不犯、于是所在增兵置堡、嚴戍守如異時、然營伍兵皆恇怯甚、與衛所卒無異、幸倭不來、即先亡魄委甲而遁耳、知府郭光復迺申防倭十二議、曰修城池、繕軍器、僉門夫、嚴保甲、復副役、凡里甲壯快等正役外、許幫副役一名、分工食之半、演習操備、補額兵、練鄉兵、厲竄勇、復沙船、畱粮餉、議召買、阻險要、諸建議皆奉文舉行、而撫按臣復疏請于江中永生洲添水兵遊擊一員、統南北水兵共千人、以上下應援、無南北彼此之委、疏報可、二十五年、　上復用言官言以總河臣兼漕務、而江北專設督撫臣治軍務、蓋武備稍振焉、會關白死、倭將俱內顧、戰不利、遂燔釜山柵寨、移輜重而去、而東征兵漸撤、諸所題留馬價鹽課備餉銀、戶部以帑藏詘乏、催徵鮮嚴于星火、而新增餉科派民間者、業有旨停免、顧諸營兵枵腹以待、東征兵撤回者猝未易散、團聚海上、慮爲變、當事者益難之矣、嗚呼、特平而養兵、兵易集而餉不得繼、及時急而募兵、餉易辦而兵不得精、不經挫刃敗衄城陷邑破之後、未有能先事預防者也、善夫盱郡鄧元錫之論兵制、蓋傷之矣、鄧論不爲揚州而發、然近事有類、故引以示鑒、以爲　國家分軍民籍而來、民力農養兵、兵戍守衛民、天下久平、衛所軍日耗而變劇、於衛兵外復取民財購民而爲兵、其後天下益多故、財耗兵脆、衛軍僅名額、而機快徒虛文、力不能有所捍禦、每

腹裏盜發輒請調土漢狼達兵以己難調且至盜輒鼠伏去復橫放而所調苗兵性狼戾多暴又羈旅怨曠所過騷動欲刼有司不敢詰將領莫能制故諺有盜來放火軍來殺我之謠而糜費不貲近日征東兵類此故召外兵以除內寇〻未平而民已大受其禍矣其人後申嚴保甲自相維轄而要害地諸選兵結寨立墩臺備器械共追胥一專之于民國有事總兵者惧喪師難諱而見短其將領又憚夫伍當坐而受誅且營伍空乏不任調於是諸大盜起額軍不復遣獨遣州郡所僉民兵以行即卒積死得不報也其最後國儲殫之適有故則名增兵餉兵銀取之民急練募以己難事稍靖則又名革兵減兵銀藉之以工供而費出于民者一增而不復減也嗚呼國家養兵二百年此其費安出〻于民也養兵以衛民曾不得一旅一卒之用又益之以機快民壯機快民壯者朋戶醵金而充之者也不足又益之以保甲於是乎盡民而為兵既盡民為兵矣乃其初亂徵稅歛以養衛兵戶醵金以充民兵者如故曾一不少貸也是為官兵者既已養之又從而驕之為民者既仇歛之又驅使為兵又驅而代之死也豈不泰甚泰甚也哉則知古寓兵于農因地為守因自然之符地水之象終百世不與易也其議愷切深至然或緩難行為方今計若夫有能之將有制之兵得數千人馬督撫重臣日置標下而訓督之卒有警可調發諸要害地則姑仍其舊慎汰羸弱嚴哨探使不逞知有所懾亦無負國家所以養兵衛民之意轉弱為強存乎其人若其守戍說以言方畧按地名以求要害者不可以言知兵故無截焉　贊曰維揚倭患至嘉靖

甲寅以後極矣聞之土人官兵所俘斬倭大率皆脅從華人其魁結若無幾皆互爲從其造謀而導嚮之者皆吾人也近時或言海上鹽徒可禦倭異乎所聞彼皆奸盜之雄悍而無義復怯死若適所募應援赴朝鮮者皆圖餉為利人與船不相離遇敵則先逃調沙船兵以禦敵者雖不敗識微者慎之焉至若釜山之倭以內難自歸非我力能制其死命而業為獻俘宣捷沿海備且漸撤雖齊民猶知寒心況司樞畫者乎余所述兵防事不能詳志其大者後之君子亦足以知其意之所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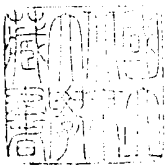
營寨　標營即軍門中軍營也舊以鳳陽巡撫兼總督漕運駐劄淮安府而中軍大營則以都司領之萬曆二十六年併漕運于總河分設巡撫于泰州而中軍營仍留于淮因置標營于泰州又謂之內中軍擇廢閒將領統其衆原設官兵七百員名近增一千餘員名　泰州營即海防道中軍營嘉靖三十三年以倭入寇題設海防兵備道駐劄泰州原設官兵一千二百員名擇各衛指揮賢能者為中軍後減至四百九十員名萬曆二十五年新增三百名二十八年復裁去八十名止存七百餘員名　通州副總兵府在州城嘉靖三十三年以倭寇故巡撫都御史鄭曉奏設按察副使為海防道及叅將為分守通泰海防至三十七年倭寇甚乃改叅將為提督狼山等處副總兵與海防道相策應統狼山掘港尚橋大河守備把總等官舊額設水陸營兵八千餘人今裁減　揚州叅將府初制揚州有守城坐營指揮一員操習馬步隊正軍其教場在小東門外嘉靖間以倭變增築新城遂包隷城內于教場右

置叅將府、設署叅將一人、近多以遊擊代署、又名遊擊府、用操演水陸軍馬、以防禦外寇、凡衛所等官、皆以軍法節制之、原額官兵一千名、近照舊、 儀真守備府、洪武初、議者以地當要害、大軍南經、宜建統帥一秩、以臨轄軍衛、始權置守備員、御于儀真、初以都督、自後或以都指揮或署都指揮威授 勅諭、宣德間嘗裁之、成化初、復置、寄寓于天寧禪寺、弘治初、始以馬廠改守備署爲守備一人、于浙江都司列銜、舊額官捕沓兵共六百六十八員名、近增減不常、 三江會口把總司、嘉靖四十二年、南京兵科給事中范宗吳題議、上自九江、下至江南圌山、江北三江會口、每年防春、調取各府州縣健勇二千餘名、徵銀雇募水兵防守、至四十三年、兵部覆水兵內揀選精壯者四百名、分爲二班、一班專守江南、一班

坐委指揮協守江口、隆慶三年、都御史吳時來題請三江會口兵移設 欽依把總一員、統領之、額兵七百五員名、瓜洲營衛總舊設陸兵、與常操民壯各一百七十五名、水兵四百八十六名、巡江軍舍八十名、大小戰船五十餘隻、萬曆二十六年、議增水兵三百名、沙船十隻、選指揮一員統領、共爲三大哨、一駐沙河港、一駐花園港、一駐馬頭、爲犄角應援之勢、其昔年所謂腳斛二行驍勇、則前已一切罷去、令其納銀以充兵餉、近改儀真守備爲瓜儀守備、督率操防、 周家橋把總、在泰興、周家橋原因兌粮於此、每年撥泰州兵快一百名、與彼處民兵一百名防守、後因倭警、籌海圖篇云、泰興周家橋乃沿海衝要之區、據守所當先、須添設把總、堵截海寇、遂設把總一員、領兵三百、後增百餘、又添福兵船四十餘隻、

掘港守備、在掘港場東、逼海洋五十里、爲倭寇首登要地、舊惟揚州衛遣指揮千戶防禦、嘉靖三十四年、倭夷大舉、巡撫都御史鄭曉奏易把總、三十八年、巡撫都御史李遂復奏易守備、統東西二營、 大河營把總司、在海門縣境內、初無城堡、倭難後、巡鹽御史崔棟題准、遂築正場及蘆便倉二堡、東西相望、俗名爲東西場東場堡內、嘉靖間設大河把總官一人、領兵千人鎮守、萬曆間裁減、 狼山把總司把總一人、駐通州、亦設于嘉靖中、副總兵中軍所統陸兵爲陸營、而守備則專管水寨、操演水兵之事、 永生洲遊兵把總、萬曆二十五年、因倭警及江海寇盜出沒、知府郭光復議以永生洲中踞大江、置遊兵把總、統船兵一千人、爲南北應援、督撫都御史褚公鈇題准、以江南北各兵五百名、餉亦均出、近復

題革鎮江叅將、併爲永生洲叅將

城池論 郡東南新城、基磽易頹、而北岸高于城、可俯而瞰、識者慮焉、通州江海要害、通難增築石城、然止于東南一隅、固遺于民、若俾已甚、且唐左雎之猶腫、忘右脇之偏枯、非完策也、若沿海鹽場、及海安諸城、舊所兼建、今悉隳壞、時平則以爲不急之役、有事而圖則已晚、使前人所措之果足以戰、得成爲事哉、而委之榛莽沙礫、不亦惜乎、

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其貢道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蓋兼後世吳越之地而爲言也春秋南爲越北爲吳哀公九年周敬王之三十四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按是時江水自六合流入揚城故曰邗江北則上下雷塘邵伯武安高郵寶應芒光諸湖以連淮壤故夫差欲霸中國乃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入淮西北至末口達六合逢於後世運河之始漢吳王濞開邗溝自揚州茱萸灣通海陵如皋蟠溪以通煮海之利隋煬帝幸江都發兵丁十萬餘開邗溝是時揚子鎮尚臨江蓋前此邗溝於揚州西北自末口達六合入江東北自射陽湖入淮至是乃自揚子達六合自山陽瀆入淮矣唐開元二十五年開伊婁河今瓜州至揚子鎮運河是也時以潤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乃徙漕路由京口渡江開河二十五里以達揚子蓋前此揚子臨江至是江從已遠而瓜洲遂與揚子接壤故開此河及作伊婁埭爲後世由瓜洲渡江之始宋太宗雍熙初淮南轉運使喬惟岳開沙河四十里即今江都縣東自邏河通江一路也創二斗門于西河設懸門以蓄洩水利真宗時江淮發運使薛奎疏真揚漕河廢三堰以便餉運轉運副使吳遵路於真楚泰州高郵軍置斗門九十以蓄泄水利神宗熙寧七年詔濬真州運河元豐二年詔濬淮南運河自邵伯堰至儀真凡十四閘按邗溝舊道六合入江今六合江口已埋爲平沙而邗溝入江之道一由揚子橋南入伊婁河至瓜洲一由揚子橋西過石人頭至儀真其揚子橋之北則經府城南門東過鈔關復北至灣頭以達邵伯諸湖至寶應入山陽故自雍熙而後所謂漕渠皆此河也徽宗宣和二年九月以真揚運河淺澁委發運使陳亨伯措置三年春詔發運使趙億以車畎水運河亨伯於真州瓜洲海陵河口作三壩向子諲議於真州太子港作一壩以復懷子河故道於瓜洲河作一壩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作一壩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爲瓜洲真泰所分又於北神相近作一壩權閘滿浦閘復朝宗閘則上下無壅矣亨伯用其言是後滯舟皆通利云孝宗淳熙十年開真州大橫河以便江舟艤泊元都于燕軍國之需悉仰給於東南粮道自浙西涉江入淮而上故大德泰定之間屢濬真揚漕河取鈔於鹽商以爲濬直　國朝設工部都水司官掌天下陂池川瀆之政令洪武

九年築湖隄以捍風濤十六年重建儀真五壩與清江惠橋南門裏潮之諸閘以蓄洩河水　成祖遷都講求河政日益精詳歲漕東南米四百萬石皆由江入邗溝亂淮而渡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泝沁泗順流而過漳御至直沽泝白河抵潞以達于京師命大臣以總理其事永樂七年平江伯陳瑄開揚州白塔河尋廢在府城東七十里置閘凡四江南粮船由常州府西北過江自白塔河至茱萸灣入漕河以省瓜洲盤壩之費成化十三年因從鈔關於灣頭鎮其後河道淤淺更漕水且私鹽從此入江莫可防禦遂廢并濬鈔關復舊正統間重築瓜洲十壩成化三年定濬儀真瓜洲二港之例先是儀真壩下黄泥灘直河口二港瓜洲壩下東西二港江潮往來通沙壅淤潮不登壩船不能行是年始定每三年冬月江涸之時發軍民人夫挑濬一次復建江都朝宗上下二閘儀真羅泗響水裏河減水諸閘弘治間復脩通濟新閘濱江攔潮諸閘始盡復宋人之舊而以主事監之嘉靖四年改脩瓜洲之留潮閘曰瓜口閘其邗溝支流則通泰諸州如皋泰興海門興化鹽城諸縣餘西呂四安豐石港白駒梁垛劉莊諸場皆有運鹽河蓋自劉濞以至今日其來久矣　累朝鹽法御史兼巡河道故由吳公哲李公孟脛而來遞加疏濬焉

儀水工部分司志

洪武十六年建儀真五壩及清江閘廣惠橋腰閘南門潮閘
蓋自伯禹流川導滯居水豐物於是有陂唐汙庳以鍾其美今之隄壩
水門是也若曰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亦見其固矣邗
溝故南北衢渠水勢邗真填淤反壞之害自其宜也周漢來唯是為務
深從便宜以相極難大氐江承河下流河高湍悍苟不准高下、、無外
陣上無壩堰何以使水絕壤斷功施不窮哉任土作貢揚州則沿於江
海達於淮泗當是時江淮未通諸貢賦沿江入海沿海入淮自淮入泗
而因以達河迄春秋時吳始穿邗溝則揚之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
口矣以淮南封諸王吳王濞開邗溝則通運於海陵是時賈誼言漢以
淮南為奉地然未漕江淮正始四年鄧艾言於司馬懿開廣漕渠大便
利東南有事興衆泛舟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可避水害後魏自徐
揚內附是後堙塞於茲不廢轉運中州百姓咸被其勞至隋大業元年
引河通於淮海廣開邗溝則自山陽至揚子三百餘里水面濶四十步
入江以便轉輸而行幸作矣唐因之置巡院發運使於揚子隸淮南道
而江南租庸皆由揚子入水門以渡淮入汴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
耀卿朝集京師帝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
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
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
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僱河師水手重為勞
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跡可尋可於河口
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

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
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貞元四年李泌言於德宗
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為咽喉其地屬徐州是時劉晏須東都
諸道漕益詳察江南之運積揚州不入汴不從渭中入太倉者惟渭河
漕不潤歲轉粟無升斗溺者自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寖減矣先是揚州
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
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庫水下走淮
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防不足漲盛則洩之發運
使嚴三日一啓之禁始作歸水澳河時有惜水如金之諺杜亞王播諸
人引陂穿渠以灌河皆可以行舟然漕亦少矣宋太宗朝淮南轉運使
喬惟嶽以建安軍創斗門二於西河築三堰以通漕般設懸門積水潮
平乃泄之真州既興中左監門衛大將軍陶鑑掌真州水利始易堰為
通江木閘二天禧間曾仲命領江淮發運使以真州江大折水波所遊
湍險甚乃平水工登長蘆西河以避其患晉宗道為發運使通浚真揚
漕河乃發三堰政宗崇寧元年詔江南開通明河自真州宣化鎮口至
泗之淮口宣和二年真揚漕河涸車輓畝水以濟運舟歲漕多便尋詔
中使按視欲濬運河與江淮縣平會方臘寇兩浙內侍童貫議為海運
陸輦內奇譚稹議於泗之盱眙鑿渠出宣化鎮口向子諲曰運河高江
淮數丈自真至淮且數百里民力為難宜於淮之帶子港築壩一以復
懷子河故道於瓜州河築壩一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築壩一以復
茱萸待賢堰使真州諸塘之水不為他河股引而分措置使陳亨伯行
其議由是滯輓皆通六年發運使盧宗原建議於州西五十里開靖安

河八十里通江徑易以避黃天蕩之險國家資其利又於江壖鑿渠由何家穴築石堰自黃沙港以達於州孝宗淳熙十年知州事左昌時開大橫河以便江舟賤泊寧宗慶元五年知州吳洪於董家渡至黃池山對境開新河二十里州人稱便焉元大德十年浚真揚漕河泰定元年珠金沙河於壅詔發民丁浚之　明興設工部都水司官掌天下陂池川瀆之政令洪武九年築湖堤以捍風濤十六年兵部尚書單安仁請浚開河道於儀真城南重建五壩清江惠橋南門裏潮諸閘以蓄洩河水　成祖遷都金臺講求河政日益詳密歲漕東南木四百萬石皆由江入邗溝亂淮而渡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泝濟泗逆流而過漳御至直沽泝白河抵潞以達于京師命大臣總理河事亦云重矣顧說者以漕河之患與北虜埒以此言便宜者甚衆然方略疏闊莫得其要領蓋今

之河道非昔河道昔所患在河南山東今則移之徐邳淮揚昔所患惟河今則併淮患之昔所理惟河今併淮理之官有定守而勢無常事相関而權不合其當更易變置明甚循然泥建設之舊忽通變之宜執拘攣之談責平成之效何以異乎按商絃以索羽謂言適於越而轅乃北之也欲求必效難矣適漕臣有開草灣濬海口之役於議者有咨嗟者有歸似爲有得詎意河引之勢已非一日及其開也水勢如駛則泥沙愈甚所謂善渠者水蓄之善防者水淫之非誣也乃併引五港口雲梯関二道以入海而淮爲河阨沙壅如隄水無所從出盡傾注山陽高寶間而清河口故道無復全淮之涓滴此可覩睹也於是有請開老黃河故道使河自爲河淮自爲淮各有經行曲爲接濟者有欲引河從崔鎮入漁溝取平望河以入海者有謂河決崔頭勢已盡東行不復西向當

由通濟閘外馬頭巡檢司別穿一渠令漕舟入成子河谷莊湖出孫家灣會黃河於崔鎮之上而中建一閘以時其蓄洩者有謂引河由三義鎮出魚溝至大河口與淮水會者數家之論互有短長宜詳考驗皆可豫見須漁溝去海二百餘里地形參差而土疏惡即費鉅萬萬功難必成出孫家灣會黃河爲近第河身日墊內地或果壞接泗州　祖陵在馬草蕩湖窪羣連百里無一岡阜之隔而開渠置閘引之相通萬一木石不支黃流內注勢若建瓴莫可前遏其爲　國家之憂不止於淮揚之魚鱉已夫可辟北虜遠之不暇可招之使來邪或者從盱眙之龜山蛇浦口經寶應天長縣界至六合瓜埠出江隋唐以來行之河跡尚存但地當　祖陵朝岡迤令東致淮南謂不宜即形家之說無足盡信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或謂原隰江壖連瓜埠穿瓜埠渠水自充足北

行抵六合引六合入天長由天長出新溝七里湖入高郵於　祖陵朝岡闊遠此渠一成道里便宜尤稱徑易轉運多而以其餘溉百姓資其利瓜儀二壩閘可亡事事此亦一說也人有爲復諸塘之說者當漢陳元龍開塘唐李襲譽築句城塘暨北山茅家山塘本用以溉然水污蓄亦可濟瓜儀運舟今舊迹俱在而佃民畊藝輸賦有定額卒難急復姑存其說俟考焉

作瓜洲土壩　舊志瓜州車船土壩十條洪武間平江伯陳瑄開築

永樂五年詔平江伯陳瑄督濬儀真運河

[illegible]七年開揚州白塔河尋廢　白塔河亦平江伯開也河自儀正東至揚七十餘里自揚東南至白塔河十五里許蓋古運河也

成化三年定濬儀瓜二港之例　先是儀真壩下黃泥灘直河口二港瓜

洲壩下良田二巷江潮往來通沙填淤潮不登壩船不能行是年始定
每三年冬月江涸之時發軍民人夫挑濬一次
十年春二月撤羅泗橋建通江注百三通濟響水裏河口四閘〇六月四閘成尋
廢 吏部左侍郎琰溥記曰事有出於昔人之所難而成於今人之獨易
者在力辯浮議之非堅持公道之正故能利今而益後若提河工部郎
中郭君昇奏揚州儀真置造羅泗等閘下總督漕運兼巡撫都御史李
公裕議而成之是也儀真面江背淮為一都會凡南京供應江西川廣
雲貴等處粮貨及並海諸番貢獻悉從江車壩入淮以達京師其各船
至壩經宿需次起后資空役右入并財廢船壞不可勝算唯羅泗橋舊
有通江河港距裏河僅百里許宜開通置閘乘潮啓閉以便往來船可
免患於是都憲公檄知府周君源會勘皆宜訪及故老亦便遂不惑群
議俾從衆事給軍民夫五千濬通河面闊十二丈下闊五丈高一丈撤
羅泗橋石為閘身及兩翅共長二十二丈中通濟閘長一十八丈響水
閘長二十二丈各高一丈二尺裏河口閘長十二丈其閘底兩旁各用
油灰蘇絲艌縫牢不可壞其興工于成化十年甲午二月而訖于其年
六月是月消吉開閘其船蟻次矢往無復留滯顛覆之虞而軍民雖震
若雷其余市户膠於壩利往往皆自興言鼓惑意在塞廢郭君乃
復條陳置閘有五利以 聞其一船皆至壩雖遇水平其粮貨亦僱挑
堆閘過則復挑其費不一今乘潮閘費其二昔各壩設法日不過百船
一遇風雨又不及半今開閘即過豈下千數其三昔船過必損須辦灰
麻備艌今泛安流亡虞其四往年遇旱甚至掘壩接潮以救粮運今閘
制以濟其五往年裏河水溢決岸倒壩修費椿草動輒千萬今遇漲開

洩不傷田稼以此五利可利天下豈浮言洩水過塩之足慮哉宜禁革
以屬將來 上可其奏得夏潮開運冬涸封閉以為常俾能克竟由地
官主事來恐泯其興造歲月乃伐石遣史過金陵請記昔晉謝安鎮廣
陵築埭北人思如召公名召伯埭唐李吉甫節鎮淮南築平津堰宋吳
遵路轉運淮南於真等州置斗門十九是皆有功於揚然止蓄洩如壩
不免旱勞潰決之患豈若郭君置閘啓閉以時不亦昔人所難者而能
不懼其所難而成之為獨易乎然非都憲公舍己從義力扶公道則郭
君何以成利民衛漕之閘休績哉皆可記也故書注百四
二十一年甃通江閘
二十二年開注百五通江閘復羅泗橋改名曰濟民 自欄潮至此計長二百八
十三丈廳三間北向閘板九塊蘇繩十八條鐵鐶十八箇空地二尺五
寸守閘夫六十八名閘耳等用如欄潮閘之高下長短詳錢侍郎溥記
中主事夏英記曰儀真縣治東南隅五里許舊有橋曰羅泗橋橋之上有
港抵漕河二里餘港兩岸多民田田以潮灌潮以橋入成化壬辰郎中
郭昇建議撤橋置閘名曰通江閘比因權貴者不顧漕水盈縮舟一艘
閘輙欲開放遂使水利走泄而軍士困於漕運啓閉不時而民田困於
旱暵乙巳少司空杜公奉 命理河道訪知其弊用閘堅築以土雖可
以禦權貴之勢而潮以不通民之田愈困焉丙午春三月予以部牒來
司儀真不數日民有包濬若歲旱乃率數十人詣予告請開閘通潮以
濟田詢之衛縣俱難其請越數日告者又至辭甚切予遂躬詣其地為
之區畫乃率包濬等至前顧曰汝輩能各出所資以自理乎羣稽顙應
曰某有田數畝以半鬻而為費則半可獲否則并數畝而俱喪矣乃計

其費而以田之多寡爲出擇其中公勤者三四人掌其事命耆老陳棨
者總督之予日稽其成功乃於是閘去其所築之土以通潮潮通則田
有灌溉之益矣閘上置板而樹以亭亭樹則人無擅開之念矣一日予
視廳事見有蓬頭跣足者十數輩荷鋤執鍤跪拜于前曰我輩得生矣
問其故則曰田得潮水而來謝予曰是不過因汝輩所利而利之於我
何與而以謝爲慶之而去橋將成告者曰欲得一榆木橫置閘口以防
舟楫傷橋之患其木遍求鈌市一夜潮起閘内有木巨視之即榆木也
時閘下之舟首尾相啣不知此木從何而入衆皆以爲某之積誠所致
始工於是年夏六月畢工於冬十有一月因其橋有利於民易其名曰
濟民

二十三年建東關閘　東關閘即粟河口閘也坐落城以東嚮水以西北

拒漕河之上流南通五壩之江脉凡舟之自河而下由江而上者悉于
是乎統會之舊名蓮花池茲其地也浮橋一座以時啓閉儀真縣畨編
橋夫二名翰林院檢討定山莊杲記曰儀真東關閘工部主事夏公育
才所建也公以　上命來督儀真謂儀真京師咽襟之地轉輸漕運之
所必由朝覲商賈之所必涉有京師不能無儀真也然儀真五壩又非
取給於東關不可五壩盈則蓄東關以待其涸五壩涸則洩東關以濟
其急有五壩又不能無東關也是五壩者用於儀真東關者用於五壩
也公之汲汲於此豈爲儀真計哉京師計也天下計也公之用心　朝
廷可謂至矣公既閘人有謂公於某者曰儀真五壩之地一窪沼也以
京師之大賴其力[illegible]此尋丈之濟豈可深慮哉然欲爲京師計使儀真
五壩不費除力而國用自充豈有難者昔虞文靖公送祠天妃二使者

謂國家之東萑葦之澤濱海而南者廣袤相乘淤沮可稻之地何啻千
數百里使東南之人限圩而田之給牛種農具爲之屯種寬其賦之入
可省江南漕運之半而儀真五壩之力當亦不可費也余謂儀真距急
河水之地高下不下數丈使塞底埠決六合野浦橋之淤塞乃自急水
河以達於儀真長江大河風帆浪舶瞬息千里孰之能禦而儀真五壩
又將可以併省矣公之所以爲　朝廷計者乃不於此而於彼何哉某
曰不然予將以己之所涉者以料公也公豈不知乎此哉某以病廢所
謂國家濱海而南之地足跡未嘗一至不知果可以屯田否也又不知
虞文靖公之說行於古者而亦可以行於今也使其可行從前之說則
屯田之入亘可以省夫江南漕運之半而其半又果能不藉夫五壩之
力哉從後之說其策雖無可議然水之高下亦未可遽以口舌而集使

果如是則江空水落之時而視夏潦瀰漫之日又不知其能同否也苟
有不同而五壩又可廢哉而東關之閘不可廢也盖公之學有本末故
其政有緩急緩者效大而用力常難急者效用力常易公知三者皆善
故先其易而後其難而若所謂以急水河達于儀真公之友夏官主事
婁君元善已　上聞矣元善之論而公成之公之功也至若文靖之說
真不甚易非有回天倒海之力不可以槩觀之公可辭乎使公不以爲
難而又極其力焉則國用尚何不克之有公殆將以是三者次第行之
而謂公不知出乎此者不知公也不然則善與人同不求不忮者又豈
無一道乎知急水河之論儀真之水未可遽達使併五壩而遽廢之則
往來京師者以按於目前閘東關者急水河地也知屯田之說以天下
之事能無齟齬使急水河之聚苟有不善則爲迂談何以取信于上成

急水河者屯田地也、此截成左右之精經綸造化之妙、人不及知而公
獨知之、而其竊覵見之者、公必居其一於此矣嗟乎天下之治使皆結
繩使皆野鹿則已、如欲酬酢乎其他則計之大者亦無以過於此也、而
若公者尚可為之訾哉是役也、巡撫都憲李公周公寔可其謀、管河御
史姜公郎中曹公寔贊其成守備都指揮呂公寔同其事、而管理則有
指揮張旺、知縣陳吉千户郭真縣丞謝賓主簿李俊劉興典史史述、而
奔走執事吏則丘紀、老人則潘宣鍾鎮俞悌陳滄而吉則尤為勤事者
也、公求記某於公非汎愛者、遂與公以商榷天下事如此、公其以某為
迂闊否哉公名英、世家吉水、育才其字云

弘治十四年二月、建攔潮閘、　總漕都御史張　題為添設攔潮閘座便
益粮運事、據南京工部主事鄒韶呈、照得本職奉本部委來儀眞二廠
收放磚料、兼管河道閘壩、切見儀真設有羅泗橋等閘三座、舊例夏秋
江漲則啓閘以納潮、冬月潦盡則閉閘以豬水、固為便益、但方春粮運
上京、閉閘過壩則利歸壩房、船軍受疲、冬糧船回還過壩、船多損折、況
水涸水乘、阻河道經月不得盡絕、是閘便於夏秋不便於春冬、然以
春冬不可開閘者、以上河為有限之水、而下江無抵壩之潮、考訪圖志
儀真東北二十里、漢建安中、鑿有陳公塘、築堤造礎、蓄聚山水、灌濟運
河、近年以來、礎座廢弛、多被軍民占為田産、以致水道不通、賴有高郵
寶應即伯湖水支分接續、遞年冬月回空粮船到來、必須大江口閘王
廟前打築土壩、閉溝放水、方得車絞船隻、過畢未免拆毀、一年一次、勞
民傷財、不能經久、常便為今之計、合將閘王廟前土壩基址、置造石閘
一座、上接三壩四壩五壩、至羅泗橋閘口、下通黄泥港口、并直河口、俱

通揚子大江、每年春月潮信速來速去時候、如赴京重載粮米到來、乘
潮放進、將此閘下板閉閘、水滿則開羅泗橋等閘打放、省免壩房挑搭
脚力之費、若冬月回空船到來正值潮涸之時、將閘王廟前一閘下板
堰閉、後開羅泗橋等閘放下、待潮來相接、方開閘王廟前閘放出大江
縱使春冬水涸閘不可開、若得閘王廟前一閘閉閘則潮水積聚、赴京
糧船得以抵挑盤免被閣淺、回空之日、亦得藉水絞車過壩、不致虛費
土壩樁木人力、一閘之添、四時之便、其造閘石樁之類、挑濬河港項下
見存餘剩顧工銀兩取給於斯、亦甚為便、人夫於附近府衛州縣起取
樁草纜銀、照舊收貯、以便每年修閘之用、一勞永逸、據揚州府同知葉
元呈、照得南北軍民船隻運粮載貨、俱從儀真各壩車放、閘王廟雖心
嘴乃各壩會流之所、設造流潮一閘、其實便益軍民、即今挑濬河道工
程已完、見有餘剩工食銀二千餘兩、趁時選委廉幹官員督造前閘、事
干便益糧運重務、已經行據鎮守淮安漕運總兵官都督同知郭鋐議
得儀真閘壩工高下異、潮大時月、水與壩閘相平、往來船隻易於車放
冬月潮小、江水不接、勢頗陡峻、回空粮船不無守候遲悞、今主事鄒韶
等各呈、要於閘王廟雖心嘴閘壩會流去處設閘留潮放船一節、既已
會勘、官民甚便、粮運有益、應合准令添設、且濬河餘銀積有二千餘兩
儘彀資造、不費官庫財物、除行直隸揚州府轉行委官同知葉元、就於
原報挑河餘銀内查照估定料數動支、委官分投須辦買辦、并將該用
大石、着令直隸徐州掌印官公同收買、量派順便軍民船隻帶至造閘
處所交收、雇倩匠作量起附近人夫、擇日起工、如法砌造、具本順差舍
賚禮親賚謹具題知、竟如議建、注百六

吏部尚書楊一清記曰弘治辛酉春二月二十四日儀真縣新建攔潮牐成便漕事也儀真爲漕河自前代已然我　國家定都北方歲漕東南粟以供京師多此焉道盖喉襟嶮要地也顧漕河之水至是當入江高卑勢殊河易泄且涸宋嘉定間守臣建白置三牐爲蓄水計尋廢再廢再舉　國家洪武辛亥始即其地築而壩之舟下上必車壩乃達不盡剝載則不敢以舉力稍不濟舟輙壞由是儀真之地舸艦雲委販鬻喧閙罔利之徒萃聚而蟻附居貨食功成壩是便牐不復講矣成化甲午巡河郎中郭君昇建議置牐爲東關爲嚮水爲中牐爲羅泗橋以通于江一時稱便獨妨罔利者煽爲泄水之説任耳者和之牐遂不用弘治戊申　朝廷用言者下工部檄郎中施君恕相所宜復東關羅泗二牐廢嚮水拓中牐而新之舟復通利焉然江濱無牐潮無所瀦上牐既啓注不可遏於是復起泄水之議漕運總戎郭公鋐嘗欲增置濱江攔潮牐或謂江濱多浮沙不果弘治己未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敷華奉勅爲巡撫總漕事首以攔潮之策獻者公訪于衆揚州府同知葉君元進曰元嘗承檄董濬及江濱深七尺土黄壤無沙牐必可置公曰然遂具疏以聞既得旨乃會郭公檄葉君任其事君受命惟謹會藉程物卜以庚申十月八日始事屬儀真主簿謝聰董工役耆民許晟輩七人分董之地勢定造牐之規高一丈八尺廣二丈八尺袤三丈翼兩東西亘加袤之二爰琢爰甃犬牙相入磨礲剸礦匡削底平又疊石數重以固其涯松樁櫛比以固其底凡用物以叚計者石八千九百九十以株計者木五千四百七十以片計楠板四佰九十以斤計鐵二千九百八十蘇一千六百七十篾六百七十桐油一百以擔計石灰二千一百三

十糯米四百八十秫三十三諸傭售所取直得先年濬河羨餘銀千兩有奇不責辦有司故工鉅而官不知費方役之興監察御史馮君允中行河至顧瞻稱善爲之指畫俾急竭厥成巡河郎中劉君浩繼至偕工部主事郭君韶亦胥督勸群僚嚮風百工子來故事集而人不告勞距經始之期纔四閱月耳馮君謂牐啓閉宜有定規乃會劉君議當河溢潮漲則四閘晝夜啓勿閉如江勢平河水未溢則以潮之長落爲啓閉放舟瀦水兩無所失至冬寒水枯落則閘閉勿啓傳檄有司遵行之是歲江河會通舟無留行揚旗伐鼓數千百艘于飲食談咲之頃視車壩之勞固有不待較者比秋霖潦浹旬潮水大漲則以時泄不横決爲堤堰害亦惟是牐賴焉所省漕士之費歲當若何民船貫舳所省又當若何以歲繼歲吁其不可量已於乎天下無難爲之事顧爲之何如耳其始也存乎志而其成也決書曰功崇惟志惟克果斷是也安常習故者不能爲瞻前顧後者不敢爲若是夫孰與有爲者昔虞文靖公嘗言善爲政者當爲其所不可不爲而不敢擅爲其所不得爲與輕爲其所不必爲斯可矣是牐爲漕運計爲天下計在公誠不可不爲者然非志之崇則曰曷爲歟（仍舊貫非力之斷則曰曷）怨欲其果於有爲難矣不然自有牐議以來凡歷數政終以異議者衆莫適任責故亟舉亟罷迄無成功公始至而即圖之謀定而身任之擇人而委之勞群咻衆閧屹不爲變其志與斷有過人者不於是乎徵耶然我毋見世之仕者有所舉動輙爲異議所沮其同事者謂功不已出從而媒蘗之唯恐甚焉況奉行其下又無良有司虞文取辦徒勞無益以增蕪多口者皆是也坐是以隳厥成者多矣公與是役馮君諸賢既贊其決於上又爲之規議以圖其永于下未嘗有所

沮撓而奉以周旋又有若葉君心計目揣畢無遺力經營結構無一弗
當異若暫費而大獨百十年來所當爲而未及爲者一旦從容爲之滕
口之徒屏息不敢復出一語是雖公之忠信所孚風聲所動而諸君協
謀盡力其功顧可誣哉故併書之石告來者俾嗣守之勿復惑於浮言
以隳前人之功也○張公名數華江西安福縣人

十八年春正月復建通濟閘　兵部侍郎黃瓚記曰儀真縣城東南自成
化甲午從河工部郎中郭君昇疏言于　朝置牐曰臨江曰通濟曰罾
水曰裏河口而通濟當其中方其置牐也閘閭龃儈之家狃于壩利往
往浮言喧騰謂有洩水過鹽之患若無事于置牐然者及牐成僅踰兩
紀而通濟遂廢蓋置之既不協於其心則廢之適墮其計雖有訏謨遠
識知其不可廢者亦緘默無諫正聽其廢焉而已矣夫通濟之所以不可
廢者何也潮之至也不踰時而還退船之群次於牐也銜艫接舳無慮
二三百數以無慮二三百之船而當倏退之時[潮]苟無通濟紆匯瀦蓄有
以逗其勢遏其衝將使眭步隅於千里頃刻淹於旦暮前嚮水而弗及
後臨江而已遠其不貽淺涸損壞之患也者幾希癸亥之厄[何]鑒也故臨
江諸牐不可無而通濟尤不可無則[尤不可無]尤不可廢也廢之者私智也澂其
廢之者私意也夫事不更變罔見其的於是南京工部分司署員外郎
事何君白于總督漕運兼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公　題其議檄
通判揚州府事韓侯知儀真縣事馬侯協力起廢而主簿唐侯暹義官
許成叟麟耆民鄒增叟當盛清臧恕張倫共蒞厥事肇事於弘治乙丑
正月朏未四閱月訖工雖牐址仍舊而規制加壯適提河工部郎中張
君重捐吉啓牐飛艘舞艦與潮下上烝徒稱便無復淺涸損壞之阻其

慮馬侯以余縣人也請書前賢置牐之難後人廢牐之易而復之者之
有光於置之者屬且俾嗣今修餞毋篤私劝尤貽患於無窮余謂柳子
有言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爲是習而循之爲非恒人且猶
知之不足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斯今之所以復通濟之意矣
歐陽子有言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怠廢自古賢智之
士爲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
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斯今之所以鑱石昭後之意矣張公名
縉字朝用陽曲人成化己丑進士歷總臺憲式惠淮土再入爲工部右
侍郎何君名壐建昌人張君名墉吳人韓侯名琚河南人馬侯名諭遂
陽人注百七

正德十三年復建罾水閘注百八

嘉靖五年建瓜口閘　瓜洲通江上閘一座成化年間添造通江下閘一
座宋巖宗修建花剎石閘軸轤于淮汴尉遲公監造減水石磋一座弘
治年間添造瓜洲閘一座嘉靖五年漕運參將張奎奏准添造

六年四月詔每歲以春三月閉儀真閘　嘉靖六年四月欽奉　詔書內
一款糧運船隻經由儀真瓜洲二壩盤剝雇腳所費不貲儀真設有攔
潮閘座春三月以後潮長之時可以通舡近年工部委官偏聽腳夫店
家之言指以泄水爲由不肯閘放嘗河官查照建閘初意上河水小自
難開閘若潮長河溢軍糧民糧官民船隻一體循次閘放無故阻當者
罪之欽此

論曰　肅皇帝詔限以三月開儀真閘座甚合天道誕章煥煥豈不大
哉在萬世所尊守詎容罔焉后漕臣乃爲疏請開閘率以冬杪春初以

避夏月淮洪之漲誠爲上計然冬月楚舟溺揚子間有爲隆慶以前不
得記之矣萬曆四年十二月颶風作江西湖廣運船薄儀真江口沉溺
者三十餘艘壞民舟不可勝計洁百九今年正月元日所壞溺運船至四十有
四皆以冬月來閘河水淺運舟不能進而江壖一帶卻真無灣港可藏
舟故也毎計蘇浙之舟從瓜閘入全楚之舟從儀閘入不得相溷以杜
爭端善矣顧當初春時舳艫鱗湊一遇風濤全楚之舟壞於江口由舟
多路少故也無如爲之限列蘇浙之舟以十二月至度正月過訖全楚
舟以二月至度三月過訖如遇水盈從二閘俱入儀淺則從瓜入水淺
則從儀入何至停泊大江爲風濤摧擊耶且也揚子江間惟北風最烈
季冬運船入江正當其鋒少避之以俟春深則南風必多閘水必盈俱
以四月過淮則淮漲率在五月可無慮也若今况儀真有閘壩薄舟之
笑：果行又萬年利也爲附于篇
儀真縣知縣况于梧陳議運漕一事關　國大計縣控扼大江爲南北
咽喉地最下水勢易涸故自江口抵東關建閘四座蓄水通艘惟夏秋
江潮獨盛通閘可行冬春潮落必蓄濟而後舟揖可通往歲江西湖廣
并南京等處兌運粮米計叁千餘艘毎以四月渡江正潮盛時隨到進
閘無俟停止迄今改運冬春之交江潮正落運艘輻輳至必停泊江干
挨幇候進毎日夜乘潮至閘一閘進一度隨閉閘以俟前閘之開緩則
潮落而不及進計一月朔望前後潮頻盛大一日一夜可進百餘艘其
他日雖拾數艘亦必挑盤始輕而後能入此群艘鱗集外江逗遛經月
而風濤之患所不免也備查萬曆肆年拾貳月內風壞運船叁拾餘號
今年正月初一日風壞肆拾餘號上虧　國課下斃旗軍緣以灣泊無

所往風易摧某歷覽沿江處所可開成河便於灣泊進閘足避風濤之
險有裨漕務者謹條陳陸事一曰開新河以便進泊上下江雖有二口
進閘然以咫尺之地數尺之水舟可以泳行不可以停泊是閘外之艘
拾壹而江上之艘拾玖風濤時作卒難退避今查得上江迤西地名鄧
家窩至冷家灣相去地計長貳伯柒拾丈合用開挑成河徑闊十丈兩
堤岸各貳丈底闊陸丈長與闊共計貳千壹百陸拾丈約銀叁千肆百
餘兩於中民田陸拾叁畝相干開浚查照原價毎畝肆兩共合給價銀
貳百伍拾貳兩以還各主另置額粮例難獨除仍分派槩縣督納則田
雖廢不至於損民粮雖攤不至於害衆此一勞永利之道也一曰因舊
港以加濬拓查得鄧家窩水既入冷家灣則自冷家灣起至新濟橋止
係流水小澗計長柒百伍拾陸丈用挑河心闊陸丈長與闊共計肆千
伍百叁拾陸丈約共用工銀壹千捌百壹拾肆兩肆錢自新濟橋至鑰
匙河口止亦係澗流長叁百壹拾丈五尺用挑河心闊陸丈長與闊共
計壹千捌百陸拾叁丈約用工銀伍百貳拾壹兩陸錢肆分鑰匙河口
與奶：廟河合流自奶：廟起至九龍廟止長肆百壹拾丈水雖通江
亦多淤淺仍用挑河心闊陸丈長與闊共貳千肆百陸拾丈約共用工
銀肆百玖拾貳兩自下江口起至攔潮閘止計壹百肆拾丈久未撈濬
壅滯日積合用挑河心陸丈長與闊共捌百肆拾丈挑深伍尺計肆千
貳百丈共用工銀壹百陸拾捌兩已上肆處通該工銀貳千玖百玖拾
陸兩肆分如是則大江水自鄧家窩入冷家灣達新濟橋繇鑰匙河會
上江口奶：廟抵九龍廟河而下江口水亦流入交會於閘口迴通拾
餘里可容貳千餘艘魚貫進泊漸次入閘庶幾避險道泛安流而風濤

不足慮矣一曰設板橋以利攸往鄧家窩一帶既挑則新濟港為運艘
必由之處而石橋閘阻殊為不便合將前橋中圈拆開仍設板水拖橋
壹座船到掣去船過搭行上不妨商民之往來下不阻運艘之出入一
曰去淤塞以通漕行看得攔潮閘起至東關嚮水閘止一路漕河并各
閘底久未撈濬日甚淤滯又看得東關起以及梅家溝梁家灣太子溝
至石人頭止計長肆拾伍里隆慶肆年雖經修濬今復壅淤通流水深
不過貳尺餘至於梅家溝約壹里許太子溝約里半許水不踰尺淤淺
尤甚但查合用工費不下叁千餘兩而數千艘賴以永濟亦非小補一
曰修舊閘底以免盤剝閘板宜高用以障水而不洩閘底宜低使於進
艘而無碍看得嚮水閘外潮鮮至內流愈澁船艘經過必須挑盤磐空
方可挽拽而進緣以閘底高昂水不滿尺五無怪乎度越之艱也且逐

壹挑盤前艘既滯後艘益壅不惟糜費軍需抑且稽遲運務合無將本
閘拆開重加濬鑿閘底深下貳尺磚石板木添新換舊量加修理其工
價亦俟臨特修舉估用廒蓄濟深艘行無阻下便商民上益軍國其利
溥矣一曰建新石閘以裕蓄濟湖水至叁汊河口分流一去瓜洲一來
儀真瓜地下水去峻乏儀地稍平流來迂緩備查東南運艘由瓜閘進
西南運艘由儀閘進瓜閘壹開水易奔赴不惟儀閘之流枯澁而揚子
橋壹帶河身亦致淺涸艘行至彼輻輳鱗疊又成壅阻挨廠所由盖水
直洩於瓜故爾合無將叁汊河通瓜洲口上建石閘一座粮艘至則開
此閘以導其入粮艘過則隨閉此閘以待其停蓄則水不泛行流可長
逝縱群艘紛至而行道九達又豈有排擠不前之患也

隆慶四年七月始榷儀真船稅　隆慶四年七月初六日總河右副都御
史翁　為設處錢粮以濟工事疏畧曰漕河之工在寶應則當開越河
以避湖險在瓜洲則當建閘座以通漕船在清河則當疏魚溝以殺河
勢在豐沛則當築華山以遏横流臣又欲在徐邳滕嶧之間開鑿新河
以遠河横之患通計所費約數拾萬金而堪動錢粮則百無一二顧成
大事者不惜費圖永逸者不辭勞敢謂錢粮難繼不思區處乎臣查得
淮安設有東壩者平江伯陳瑄恐新莊閘口淤塞即今糧運與官民船
隻車壩往來未嘗曰民船由壩官船由閘也正德年間奸民射利由裏
漕司於靖江浦別建仁義壩一座烏沙河又建方家閘一座市井雖遂
車盤之利而商旅受困矣去年漕河既阻盤剝愈難煩費益多商旅益
困每央士夫囑放輒費銀七八兩乃知黄水壞漕皆從新壩漫入是設
新壩之害也通濟閘內外每每淤澱是不通船之害也臣今先挑東壩

以便車輓又於新壩之上築有大堤以防決溢若明著條例除夏月粮
船盛行商船民座俱不許由閘外其餘月分渠頭一丈六尺以上者稅
銀五兩一丈四尺以上者稅銀三兩一丈以上者稅銀一兩由儀真閘
者遞減稅之民座船雖有私批一體徵稅聽管閘主事監督淮揚二府
查收一丈以下者俱令由閘大約一年可銀數萬兩且商船利涉戶部
鈔稅愈多若以洩水為言則江潮淮水皆從外河進入湖水患其太盈
臣所親視商旅願出於途在此舉也疏奏下工部覆議　上如部議遂
定船稅○翁公名大立浙江餘姚縣人今官南京兵部尚書
六年八月建瓜洲二閘○始榷瓜洲過閘船稅　總河侍郎萬右僉都御
史萬　題為恭報瓜閘告成速濟新運事據河南工部郎中吳自新管
漕叅政潘允端揚州府知府賈應元會勘得瓜洲花園港猪市二處皆

可通江但猪市臨江最近河水直洩中無盤旋之勢不無可慮花園港
至時家洲相去六里河身宛轉水不直下再將河道開闢以便停泊相
應於此創建二座具呈詳允隨督率揚州府知府貫應元同知陳可大
等各督役催工採石運料濬河開渠分役任事群力畢集於隆慶六年
八月二十六日興工至本年十二月十二日二閘河渠俱告完理合呈
報臣惟 國家漕運四百萬石而通瓜洲者僅二百萬石百七十年
挑盤軍民勞苦船泊江岸累患風濤湖水瀰漫隄岸衝決科道諸
臣屢經條議建閘竟成道謀仰荷 先皇聖顯獨斷成二百年未成
之功 廟堂主持決五十年不決之論一時在工諸臣或議於始或成
於終惟早運以為期乘冬融以斂事不百日而二閘之功屹屹踰六里
而新河之水滔滔吳浙方舟之粟直達于灣高寶巨浸之流建瓴而下
既免挑盤雇剥之苦又無風波險流之虞新河所占雖失之民田運隄
消遷又得之舖店糧運方艘商舶由之遠近喧騰上下歡欣此成我
皇上萬世之圖軍民百姓之利也先是臣等慮恐江北瓜洲之閘既已
速建而江南京口之閘不能早開未免滯運已經案委潘允端將蘇松
常鎮一帶河道大加開濬又慮瓜儀分水三汊河水勢大趨瓜洲未免
分奪儀真河流以致淺阻又經牌委賈應元於三汊河創建吊橋一座
東流水勢務令平分是從浙江以至張家灣水路三千餘里冬間亦可
直達即吳浙之運十一二月亦可開幫自此與江西湖廣徵發相同皆
由 新皇御極地道效靈運血脉通貫臣等目擊其盛惟有感荷福澤而
已再照儀真之閘抽分船稅河道大千金賴于此今建瓜閘辦料雇夫
費及萬金悉取諸官中而用之全不累民工得速就今瓜閘既成相應

比照儀真事例使昔之由壩者許之由閘一體抽分則儀真無走船走
稅之虞瓜洲得修河修閘之利在商舶就安而去險歡呼樂從在編氓
取盈以濟虞分毫無累其瓜閘船稅就令儀真主事帶管該閘應設閘
官閘夫即以本鎮原有閘壩官夫改用不必另行僉選編僉此尤全利
而至便者也伏乞 敕下該部覆議施行 國計幸甚河漕幸甚民生
幸甚疏入下工部覆議 上如所請
九月革瓜洲添設閘稅 論曰罷瓜閘稅善矣然以儀真閘較之猶所謂
中乙陂也在原題俱所未載在 詔書俱所宜裁論稅若乃一彼一此
是言二五而不及十攻之平宣若若是與或曰晉弋陽請之而不果涂
宣城革之而未竟予何不遂竟之嗟乎難言矣
萬曆元年八月築閉瓜洲閘罷過閘船稅 議者以閘開水勢為洩每歲
運船及白糧船過將度可三月而盡於是僅開三週月運船過訖即塞
之遂罷過閘船稅
正統八年三月癸未濬瓜洲壩東港洪武間瓜洲
壩有東西二港永樂間廢東港壩為廠以貯材
木正統初廷臣議從木濬港未果至是督漕總兵
官都督僉事武興言壩廢港塞推舟往來遲延
且艤泊大江有風濤之虞請俟秋成於鎮江揚州二府
僉夫七千餘人脩復從之

寶應縣志　吳敔道新開弘濟河記　國家歲漕東南粟四百萬石於京
師率自瓜儀閘進經高寶而北出清口高郵則有甓社湖寶應則有氾光
湖皆險要能害漕弘治二年侍郎白康敏公業已開高郵康濟河避甓社
之險萬曆五年工部尚書吳公重修築之乃氾光湖則視甓社爲尤險蓋
其西接天長盱眙泗水從雲山白水衝陽而下勢若建瓴直注氾光湖湃
洶湧浮空無際而槐角樓當湖中央其形如箕兩翼夾擊不風而波更值
西風暴起則驚濤捲雪怒浪如山萬斛巨艦觸石立碎舟中之人盡爲魚
鱉矣嗟乎所爲越河者顧可緩須而譚哉越河之議蓋肇於嘉靖間工部
侍郎陳公堯其後河臣屢議屢寢未聞有奮臂而決策者蓋謂東地窪下
取土難工費繁鉅計財難奏工非積歲不可而競進者方蓬心蒿目以覬
速遷則任事難言人人殊堅白不肯相下則同心難夫是數者所蹠以沮
格不行也南河郎中許公力主越河之役白於督府李公李公以爲便計
與部使者馬公偕言于　上而所請貲則南大司農節金十萬鹺使者蔡
公亦繇以贖鍰貝鹽十萬佐之及撫巡贖鍰五萬時太司空猶侯東濟河
圍田故積持近堤遙堤二議以求永利會給事中陳公郡人也先工部侍
郎子爲　上極陳開越河之便且言圍田之必不可留於是部議始決蒙
　上俞允而李公復擢南兵部侍郎以行代之者王公也於是徵材徒計
河三十六里三分其工屬諸大夫分董之董其北則許公暨海防參政舒
公董其中則中河郎中陳公徐州兵備副使莫公董其南則刑部主事羅
公漕儲參政馮公諸大夫戮力協心宿留河上部署丁卒日程督之築其
東新土堤培其西舊土堤凡爲潭者四皆甃以石餘皆護以椿笆南北建
石閘二以通舟航出入而南閘外又築攔河壩北閘外又築束水堤中建

滚水石壩以疏洩水勢而壩之東則又開濬支河令其水得從射陽廣洋
走而入海河之中央植茭葦亦藉之爲堤衛而堤之上遍植柳蔭牽夫蓋
縷縷稱備善矣肇工於萬曆甲申九月二十一日明年四月二十六日奏
成　上大嘉悅賜名曰弘濟河在事諸臣爵賞有差

運河隄自黃浦至界首長八十里即唐李吉甫所築平津堰也一統志云
宋天禧中發運使張綸築重和元年發運使楊廷俊言真揚楚泗高郵運
隄舊有斗門閘十七座詔檢修復　國朝洪武九年詔揚州修高郵寶應
湖隄六十餘里以捍風濤復以老人栢叢貴奏請發淮揚丁夫五萬六千
人令知州趙原督甃磚隄永樂七年平江伯陳瑄築高郵寶應氾光白馬
諸湖長隄以度牽道弘治間揚州府同知葉元又多積土以廣之萬曆七
年奉　旨修石隄自南門至槐樓二十里營田道僉事史邦直督修

淺　一爲子嬰淺離城六十里由界首往北至江橋鎮止　二爲氾水淺
離城四十里南接江橋北至新鎮止　三爲瓦淀淺離城三十里南接新
鎮北至朱馬灣　四爲槐樓淺離城二十里南接朱馬灣北至龍王廟
五爲白田淺離城十里南接龍王廟北至四潭灣　六爲潭灣淺離城五
里南接四潭北至西馬頭止　七爲七里溝淺離城五里由西馬頭至五
里舖止　八爲白馬淺離城十里南接五里舖北至越潭中　九爲黃浦
淺離城二十里南接越潭北至山陽界　按國初沿河一帶分置淺舖每
淺淺老一人淺夫數十人淺船四隻蓋令日事撈濬俾無湮阻此置淺命
名意也邇今淮黃並灌挾沙而來河身日墊深谷爲陵而所設淺夫日事
隄築矣

閘　子嬰滚水閘　江橋減水閘　氾水減水閘　瓦淀減水
閘　朱馬灣減水閘　劉家堡減水閘　泰山殿後滚水閘　三里溝閘

五里鋪小閘民置　七里溝減水閘　十里鋪減水閘民置　黄浦滚水閘
新置窑溝通湖閘　九淺通湖閘二閘知縣陳煃議建。蓋因弘濟河上接黄流，閘口水涌，每損船，非三百夫不能挽拽，故建二閘洩水入湖，弘濟閘口水勢稍以平緩，湖水大則閉之　按嘉靖十七年，都御史周金奏請置平水閘五座，測量湖水七尺，以容行舟，即平所測水則鋪築閘底，以石甃之，不施金門，隨水高下，任其行止，堤可保其永固，誠善制也。往年黄河廢淤，粮運阻絶，河道諸公惜水如金，移檄寶應，悉加固閉，必待湖溢方開，驟難宣洩，隄岸屢崩，因噎廢食，其敝固如是乎。迺通年運河之水，又多患有餘，當事者每以開閘洩水繩下，鄉農苦之，相率而告塞焉。附知縣陳煃復工部閘壩議：夫閘壩以減水，蓋也下支河入湖蕩而歸海，故上河之水苟濟重運而有餘，則啓而洩焉，俾湖河常虚腹以待，即有暴漲，不至潰運堤而浸民田，法至善也。頃年支河淤墊，多不深廣，閘壩涵洞，水勢肆漫，不待隄防既決，而民田之陸沉者，鮮不嘗閘洞為禍源矣，無怪其紛紛而告塞也。及查支河僅可濬上流四十里許，迨入廣洋射陽諸湖，與大盆草思等蕩，又茫無畔岸，隄岸實難，水行至此，仍淤漫散溢，為民田病者如故也。為今日計，莫若多開海口，而以齒勢斷上流，可驗，而閘壩不為虚設矣　按舊任知縣李涞取入户科，條上高寶河道便宜五事，其一欲多建閘洞以洩水，蓋李令公在任最久，誠見壅泉激水之為害。吳敏道論曰：善治水者導之使下，未聞壅之使溢也。今者卒以增堤障遏為上策，欲堤無潰，得乎？隄潰欲無害田，不可得矣。督河諸公倘能仰求國初置泛之意，浚之使深，不培之使高，致復陳恭襄平水閘之制，聽其宣洩，不待其羨溢，而又多建涵洞，開濬海口，以海為壑，而不以民田為壑，即大禹之故智，而漢臣之良策也。此議行，河事其有瘳乎。　附治水或問八條　或問：治八寶之水，次第何如？曰：欲開閘洞，先濬支河；欲濬支河，先通海口，其勢固然也。八寶古稱沃壤，弘正時猶為江淮望縣，户口

繁盛，盈八萬焉。嘉靖辛亥後，歲多水沴，饑饉仍之，迨隆萬之間，十室而空其九矣。前後蒞兹土者，非不蒿目刺心，切切然下勸農之令，而民弗勸者何歟？謂不治水而治田無益也。譬之盗處堂奥中，吾集主人而語之曰：爾葺爾墻垣，備爾門户，可高枕卧矣，其誰信之？如頃年淮水之溢，漫高堰而潰運堤，此猶曰異常之水耳。至道其常，則周橋入淮，通濟納黄，源源而來者，不得不分洩東鄉。為運道計，則上河之水由若干閘洞而下注，首滴滴之支河，遡其出口，不過東洩牛灣河，北洩葫蘆港已耳，而上口鯨吸不止，奈何不患腹脹之病乎？故閘洞之水非支河不洩，支河之水非海口無歸，誠多開海口，指示便門，俾分頭走逸，而後積水消，民田出矣。今石[illegible]一口耳，而且不加闢，即腹中擾擾，胡益哉？此無異驅盗者不洞開四門而欲逐之走也，亦惑已。　或問：開周家橋有無貽害高寶，并為運道之虞？曰：周橋與高堰，固一帶耳，總在泗之東南，周橋可開，是高堰亦可毀也。即年淮水暴漲，從堰溢出，輒漫諸湖而去，秋尤甚，惟時西風連作，鼓浪决堤，高寶興盐之田茫然巨浸，此猶漫溢之水貽害已如是矣。假令大開周橋，縱洩淮水，又何異開門而揖盗，救焚而益薪也哉？蓋周橋較寶應地勢高下懸絶，淮水建瓴而下，卒然不能入江達海，西風駕濤，狂瀾東擊，一線之堤，非比泗金城之固也，動决三五十丈，或百十餘丈，遂令粒食之地胥為魚鼈之鄉，而運道從此大壞矣。是時急議脩築，無論工費不貲，歲月難計，即人民離散，不得而役之，此其咎將誰歸歟？故有謂開周橋而不害鄰壤妨運道者，非所知也。　按泗人因淮水有渰泗城、祖陵之忠，奏請於寶應西北界周家橋開十餘丈以洩泗水，前任知縣耿隨龍取入户科，愕曰：如是則以高寶為壑，即棄高寶也，如漕渠何？亟上疏陳其非便，于時遣工科給

事中張貞觀視河知縣陳燵圖盡地形力言其害時南河工部黃曰謹塩院王　皆言之　上於是開周橋之議始寢（附知縣陳燵會勘議稿淮寶應歷全困水澇）

出家印脉實緒漕渠故計根本則　祖陵議重而運河其重論堅則泗民可憂而高寶亦可憂爲今日計固不得後　祖陵而先民瘼亦豈以病泗州有病高寶豈大寶應濱湖小邑耳爲運堤之經之區周所稱咽喉地也運堤通西有汜光白馬諸湖四時受水一望連天每遇水溢湖不能容小則浸田蕩舍大則決堤溺民故修築高堰無非障淮水全運道而衛民生也堰南四十餘里邵周家橋舊有小溝闊丈餘深二三尺伏秋時水從此溢出貧民皆請障之今欲開闊十餘丈而深一丈五尺不幾以高寶爲壑哉夫淮出清口與黃交會而能拒黃之不內灌者以全力勝也且借淮之清殺黃之濁用能并黃入海而不甚於爲害周橋一開淮從中洩勢分力弱淮必乘之而洩日淤清口而全淮之水將注之湖矣彼其浮天蔽地沃日蕩雲之勢豈復綫堤所能障乎況周橋地勢峻峭尊瞰高寶遠甚而與塩及各場灶則下而又下者也水勢陡闔潰敗四出即欲力增安所措手哉恐諸州治之閉不截泗城而運道塩場從此大壞矣江南糧儲何由轉輸百萬塩課何由煎辦尤運軍餉何由取給此周橋之萬萬不可開也迫議張福口堤長口臨純二百丈而縱令出於是亦洩淮之一術哉如謂開周橋十丈而水洩裁張福堤二百丈而水不洩者無是理也但洩之遲速全視河之高下今黃河底高一遇水漲淮黃相敵欲洩淮流而不分殺黃水豈能幾銷淮漲哉故所稱並黃河者今日所宜亟開也當事者識察于淮水受病之源由河強而淮弱於淮黃未實之處務分河而殺黃強河既分弱淮稍振不必治淮於淮而治河於淮庶幾黃不外遏淮不內澱瀆流可保　祖陵可安而運道民生各有攸賴矣或謂河不兩行自古記之支河一開正河必奪是矣然以今日計之特患其不奪耳使河自河而淮自淮豈復爲　祖陵之患耶至論泗城故址原屬卑窪城中積水須雖洩盡假令異時瀦而如昨即開周橋未必能盡洩泗民之困也夫利一州而害數州雖仁者弗爲況利者未必利而害者立見乎故職謂周橋不可開亦不必開也

或問支河鐵路當濬曰按嘉靖五年御史戴金請開支河疏畧云弘治正德間寶應湖隄屢決費銀數萬餘兩欲建閘座以濬下河勘得堤下河道若子嬰溝接潼河下廣洋湖長（注百十）沙溝接官庄亦入廣洋湖劉家浦通尾溝溪望直港（注百十一）宋涇河接官河三里（注百十二）

溝通七里溝（注百十三）出蛤拖溝本縣東門外起至流星港軍師廟（注百十四）起至章思蕩蛤拖溝起至射陽湖各處挑濬計募夫六千以上每夫四十餘工方能集事每日該銀三分官藉民力以成工民賴官錢以度日則河堤免衝決之患民田無旱澇之苦商塩有運載之便附近居民免頻年修築之煩一舉而四善備矣至萬曆壬午知縣韓介言於督府凌公雲翼疏請大開支河于是督工浚治塩船多由此行數年之後而河復閼矣迨萬曆二十一年六（注百十五）淺潭堤決流沙積澱上流不通次年春復加開濬稍可通舟楫云　或問濬射陽湖以瀦水何如曰水有所歸始不爲害夫海水所歸也寶應之水北從河淮來西從諸山來悉由諸閘洞東下停蓄射陽湖不得趨海以至泥沙淤積湖淺不能容水則泛溢四出東田鄰爲所苦歲旱湖水易涸不得資以灌田議者屢言濬射陽湖是矣先塩城令楊君瑞雲嘗請發帑金數千興人徒至萬濬之然無所取土安能使兩岸隆起僅（削岸從水中）取油泥置兩崖稍以茭草護之曾未經時水波蕩之尋復灘淤且海口數處仍塞而不開即濬射陽湖何益哉　或問撈淺與築堤孰便曰治河之略撈淺爲長議者謂河深則岸自高河濬則堤自固於理誠然　不可謂修　蓋使伏秋霖潦一運河果足以容之即尋修　而不復以隄爲事奚不可者頃見淮水橫來高堰　潮流東注海倒山移高寶邵伯纔隄一時衝決若　鈔口注及興泰塩城之區靡不淹溺是其泛溢之　數州縣尚不能容而謂濬河遂足以容之耶竊　湖猶甕也運河猶甌也甌以內閘無所容矣吾　閘而以甕水注之甌輒盈而獄甕之水能幾何　湖水盈而河水亦盈河可濬而湖不能濬設非　河彼驟漲驟決水漫則東田陸沉迨水涸則運　故河

之不可不浚濬者為容受之地備尋常　也堤之不得不高厚者防漫
決之患禦非常之水　無㳂而始得焉或者又云昔賈讓以繕完故隄
增卑倍薄謂之下策今余何築上中策而用下策乎曰用下策非得已也
勢也　或問築堤用土工板工與石工孰得曰運河有堤始從　第
工不省石經久為難西風撼濤破決甚易近　猶以歲計若樁笆工
一歲再易焉毋寧石當　雖之必謂工鉅費繁錢糧靡措也不知一
勞永　然今欲盡為易石事勢誠難合於歲修工內　若
千丈務較往年現制加深幾層地樫椿　幾尺使根脚不為湖浪所汕
塞堤防可固修築可省而國家之堞堠有永賴矣然皆之匯人則有踈率
侵漁之患往嘉靖間有主簿徐志高督修其次石堤鑿石六面見方灰縫
細密物料工食毫無尅落迄今工獨完固又老稱之然慣之不數則又有
苟且塘基之患蓋上年開挑越河估用龍潭等山青荒面石每丈山價二
錢九分六厘二錢四分矣舊時石工鑿砌面石一丈工銀一兩三分今減
一錢一分矣以故石塊尖斜鑿砌粗率甚至裏石尤為不堪而灰料汁米
各從裁削欲其堅固得乎故使修堤者照郡省之虛名圖經久之實際不
惜小費不任匪人何至屢修屢決廑廟堂南顧之憂耶　或問寶應越河
淤泥日高不能瀦水何也今議大挑何如曰按越河於萬曆甲申歲開挑
迨五六年後而沙墊底高由通濟等閘黃水內灌沙壅之耳節年河官急
為治標之計束河使窄夫亦有深意焉蓋河寬則流緩流緩則沙停沙停
則河塞理固然哉惟窄則流駛而沙隨水刷故束水衝沙以水治水之道
也頃當事者㮣河身日高議為挑濬之計估用工費三萬餘金及癸已秋
六淺堤決南閘之水北趨北閘之水南趨越河積淤衝刷殆盡至計塞決

之費僅七百一十餘兩事固有因敗以為功者此亦見束水刷沙之一驗
也莫如議大挑以靡費擾民為哉但令清口通濟閘非漕貢不啟而官民
商旅之舟盡從車壩底幾黃水不入而淤沙不至日增矣　或問治寶應
之水宜濬下流固矣然必何途之從而濬之曰石碰之開近有成議矣又
蛤蜊港之東南為野潮洋而內水之出見有河形者名廖家港在范公堤
外舊有閘衝決無存隄內一河自鐵屎湾至石橋頭約長三十餘里河身
淺窄若開濶十餘丈深十丈則汊河澀溝之水一派而行寶應東鄉之水
消矣至若洩水南下則挑金湾濬芒稻是所稱南工也無已則湾頭閘傍
添設一座令縱洩泰通塩河而又加濬三汊河口及儀真西門拖船埠港
另開一閘較舊閘更深之則入江之口既多而南河之腹不漲倘行之未
有不利者也
越河　寶應越河之議始於宋陳損之　疏繼以國朝白康敏公有高郵
越河之築屢議屢停迄無成績迨萬曆十年狂飆覆舟溺死人不計其數
然後督撫李公世達王公廷瞻相繼題請而按院馬公允登塩院蔡公時
鼎南河郎中許公應達悉心賛成又圈田葦堤兩論不決賴吏科給事中
陳公大科上疏力陳利害大司空楊兆亦力主葦堤之議於是　上盡允
所請發留都計部帑金十萬兩撫按二院贓罰五萬兩於是以萬曆十二
年九月興工東築新堤一道西仍舊堤特加高厚兩堤俱護以樁板實以
剛土闊者八丈許高者三丈許中有先年衝決倒潭八處積水深廣則甃
以石兩堤又皆築滚水壩三座以時疏洩南北建二石閘以出入明年五
月奏績　上賜名曰弘濟堤上植柳萬株以蔭韋夫兩閘之上各建閘王
廟以資神力護河於萬萬禩北閘建亭樹碑以紀河工是河之開數十年

而後定、鉅工之興、若此艱矣、乃一時草創、未及經久之圖、即以南北二閘言之、北閘門朝東、向水勢北來、如天舟難徐轉、損壞無算、非知縣陳瑩建議、改今徑直、易於出入、幾何不為三峽呂梁之險乎、又頻年以來、從淮安至寶應、築西長隄一道、黃水從通濟閘入、若挾沙而來、河身日高、運道日宕、有如當事者思此河經始之難、慮此河淤塞之易、咨訪濬治良策、俾流沙不積、漕渠不壅、又三十六里之隄、盡用石砌、即有異常風雨、不令衝決、則漕其永賴、而朝廷十二萬帑金之費、不至付之波臣、無益矣

正統三年八月、已未、築高郵湖隄、隄長四百二十五丈、舊用土築、遇風浪撞激、輒敗、間用木椒草束蔽護、亦不經久、至是甃以磚石、復以糯米糊和灰固之、始堅緻可久矣

泰州志

論漕河建置　圖所列、南起大江、北抵山陽、漕河形勢大畧也、漕河惟揚州城迄揚子灣一帶、可四十里、地勢高阜、延袤至邵伯鎮而北、內外東西、則皆諸水所滙、而外自高寶、內迄興泰鹽城、地形窪下、共一沮洳之區也、自宋天禧中、江淮轉運使張綸因漢陳登故迹、經畫、就中築隄界水、俾隄以西、滙而為湖、以受天長鳳陽諸水、由瓜儀以達於江、為南北通衢、隄以東、畫疆為田、因田為溝、高泰寶興與鹽五州縣、聯絡千餘里而遙、而五州縣之水、有廣洋射陽等各湖以瀦之、有廟灣石𥔲等海口以洩之、不為田潦、具稱沃壤矣、此前代之所疆理、而歷世因之不能易者也、至　國朝、復大治隄以通轉漕、是為咽喉要害、而鹺利民生、胥於此焉依、顧不重歟、夫湖藉以資漕、則隄以外、不使水得出、而後漕之通利也、無壅遏淺澁之虞、不然、滔滔東注、其有不決隄梗運者乎、因田以定賦、則隄以內、不使水得入、而後田之蓄畬也、無淹沒漂溺之患、不然、混混西來、其有不傷禾廢耕者乎、何也、以五州縣之水、澱五州縣之田、其瀦也有限、其洩也亦有限、一遇霪雨、尚爾泛溢、湖決而下、勢若排山、四望汪洋、總成一海、當斯時也、瀦不勝瀦、洩不及洩、數千里之內、幾何其不載胥及溺也、而漕計且壞不可支矣、是縷縷一線之隄者、四百萬之軍需所藉以灌輸、而國脉係焉、百億萬之生靈所藉以待命、而國本關焉、故隄固則漕無害、而淮南賴以平成、隄壞則漕事阻、而淮南胥為魚鼈、此其利害、不啻燭照數計而龜卜也、所

從來矣、

論地方形勢　圖所列、距揚州二十里許、至揚子灣漕河東爲鹽河、專爲鹺運而鑿之渠、由江都歷宜陵鎭一百二十里、是爲泰州：治、州治而北、不二里許、則泰州之水田也、從東西二壩而下、入新城河港白口寧鄉司麦亭閘、而北一百四十里爲興化、稍折而西南八十里爲高郵、再折而西北一百二十里爲寶應、又再折而東北九十里爲鹽城、是起自泰州以及興高寶鹽、紆迴雖共四百三十里、然阡陌連壤、東漸於海、西濱於湖、而鹽塲草塲河泊湖港、則周遭不下數千里而盈矣、千里之內、往來者止憑舟楫之通、畧無牽挽之路、其形共類一釜底、古所爲號澤國也、然所由稱沃壤者、徒以湖隄固而水利興耳、隄一決、則千里者壑矣、沃則俱沃、壑則俱壑、未有一州被水、而一州獨異、一縣被水、而一縣獨存者也、故言其合也、則五州縣者其利害其豊約鈞者也、無彼此一也、言其分也、則泰州田於邵伯湖爲近、邵伯隄決、先泰州、而興高寶鹽次之、高郵興化田於高郵湖爲近、高郵隄決、先高興、而泰寶鹽次之、寶應鹽城田於氾光湖爲近、氾光隄決、先寶鹽、而高興泰次之、水至有先後、水害無淺深、蓋射陽等湖所不勝瀦、而廟灣等口所不及宣者也、譬之人然、諸湖皆喉也、五州縣田皆腹也、海口一尾閭也、水自喉入、必腹滿而復從尾閭以出、而謂腹以內有一之不受者乎、況大於喉、小於尾閭、多其入、少其出、而謂不漲滿于腹也、有是理耶、

論廣陵田賦　圖所列田高下、下者宜稻、上者宜菽麥、然而大江之濱、湖西之坂、漕渠鹽河之間、往々引水鑿渠以資灌漑、此所謂甚美高腴之地也、不特宜菽麥而已、廣陵之屬爲州者三、爲縣者七、南有儀眞、有泰興、東有如皋、又通東有通州、有海門、厥土阜而且厚、多前所稱引水鑿渠者是已、湖決而東、不相及也、可勿論、々其在圖者、江都之賦、米三萬有奇、至麥稱是、其在邵伯以下、與泰州水田比隣、而界邵伯、隄決江都、此地亦嘗被災矣、然以通縣計之、不十分之一、而由瓜渚以接泰興、則濱江也、由揚子橋以至高廟、則漕渠也、由揚子灣以至宜陵斗門、則鹽河也、由黄子湖以至諸塘及西山等處、則蓄洩無不利也、故不得以邵伯一隅之害、而并議四境膏腴之利、然而邵伯之民、猶然觖望、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得不希當塗者一區別乎、高郵西

對天長寶應、相與連壤、高阜腴地、多亦有之、第最重者在下河、自不應議及耳、人亦有言、江都美矣、雖有邵伯之災、不以蔽其美、何也、美之地百而災之地一、其數不勝也、高寶災矣、雖有湖西之美、不以蔽其災、何也、災之地百而美之地一、其數亦不勝也、若泰與興、則異是、維揚之賦二十萬、泰與興一州一縣者居其半、彼三州六縣者居其半、夫非以其地多水田、偏宜稻也、而將重之歟、今田化爲沮洳、而稻且烏有矣、十萬重賦、胡以供之、然興化之不能供也、當塗者獨恤之、疏屢上、而逋負之誅、常寬、興化災民、猶得延旦夕以冀將來平成之望、而泰州則覆盆不白矣、豈以興化不有旱地、故以躋於高寶、而泰州不止水田、可以比於江都耶、不然矣、天亦未酌其分數耶、論事者當考其

原、恤民者必關其痛、泰州之痛、不害剝牀以膚矣、試窮其源、一相提而論、上下二河、足相當否、滔滔汪洋、止若邵伯之一隅否、燕燕原野、能如江都之四鄉否、以不耕之田、共有常之賦、將終不得擬於高寶興化三州縣否、分數多寡可較而知也、語具在後論中、儻誠有若推之恥、由溺之思、懇懇然赤子其民、不以秦越視之、請一虛心詳察、當不吝引手投足、而必求所以援之者矣、

論田賦分數　圖所列、南界泰興、西界斗門、東界如皐、此三面故泰州所稱高阜者、其中惟鹽河一帶引水、而田足稱腴、壤可稻、計科米三千九百石有奇、而自西岸入內、則高亢無水、不可禾矣、計科麥六千石有奇、豆八千石有奇、再內則仰瓦而下、不三里盡下河矣、此界興化、則科米五萬二千石有奇、此夏秋兩稅上下二河田賦之大端也、麥豆不論、夫秋米者、上河止三千、視江都之三萬同乎、下河至五萬、視邵伯之一隅同乎、其不可共日而論也明甚、夫江都不得以一隅掩三萬、泰州奈何以三千掩五萬也、甚矣論災者不考於分數之多寡、以困此一方、而令不得其平也、吁嗟乎寃哉、若又謂興化無上河、泰州尚賴有此三千石也、即大水為患、猶可藉手、而豆麥所產、亦足易米而輸之官耶、則又誤矣、上下二河、截然兩地之民也、夏秋兩稅、判然二時之賦也、漕糧兌運、此三千石足乎、豆與麥可充漕乎、上河之民、能代下河輸米乎、譬之一家、然兄弟分爨久矣、戶役各自以身任之、其後一人富、一人貧、而貧者役又獨重、自非友愛

之至、欲強令富者代貧者而受重役也、必不能矣、又譬之兩邑然、井疆區以別矣、錢糧各就地所產者派之、假令一邑豐、一邑歉、歉邑賦又獨多、自非父子之親、欲強令豐者代歉者而輸多賦也、必不可矣、嘗考歷代沿革、泰州唐初為海陵縣、後又分為一州一縣、州名吳州、縣名吳陵、其時未有如皐、未有興化也、至元始專為泰州、而以一州一縣之地、於內稍析為如皐、又稍析為興化、以故上下兩河、泰州兼有之、而其有下河也又偏獨多、今維揚諸屬編戶定賦、未有若泰州之兼有上下河者、今如皐盡以上河論矣、興化盡以下河論矣、兼有如泰州、乃不酌其分數、顧令同類於如皐、而不得比災於興化、豈不寃哉、予特為論著其事、而又以錢糧額數、分列於下、覲當路者考鏡焉

論勘災異同　圖所列五州縣、水患詳矣、然被水無彼此、而論災有異同、豈當塗厚薄其間、而泰州之民、夫獨非當塗赤子哉、必不然矣、此何以故、則多所聞、鮮所見、而見之者有所見、又有所不見云耳、何謂多所聞、鮮所見、高寶當南北孔道、使節之往來如織、瀦湖若水、孰不流傳、而興即高郵屬邑、言高郵則必言興化矣、此三方者、固世所指名也、而泰州僻在東偏、誰則見之、而誰則聞之、何謂有所見、又有所不見、泰州之僻、往來者獨二三上司也、上司以樓船從楊子灣入、徒見兩岸禾黍穰穰、洵美且都、嘆賞不容口、而安見江都泰州之分界也、又安見下河之一望成湖也、其有行縣入興化者、故道又不由泰州往也、而泰州之水、安從見之、然聞亦有勘災之委官矣、委官之入境、未嘗

一遍歷也、上下河多寡之數、未嘗一通考也、其以災報者、往々雜於上下之間、未嘗一分疏爲區別之也、而與泰一體之義、又何自而得轉聞於當路乎、當路且不聞矣、況廟堂乎、雖然、顧當路加意何如耳、請以已事明之、登城而嘆、隆慶三年、有衛水傳後川公矣、刻篆而鳴、萬曆二十一年、有爲程吳平山公矣、以故兩年大水、泰州得與興化共蒙蠲折之請、民之仰之、若嘉敎之有時雨也、萬曆十四年、嘗大水矣、勢更洶于上兩歲者、偶有當路從上河來、父老群聚而控之、反逢其怒曰、吾親閱兩岸、栽秧歌聲不絕於耳、若曹何自言水災也、是誑我、爲首者枷笞三十、及如皋尹奉檄來勘、而尹故善諛當路風旨、州又遣同知署事、時屆端陽、方駕龍舟戲水上爲樂、屬視如皋不爲禮、尹怒而去、

報如前當路言、是歲也、水盡滔天、興則改折、泰則全徵、漕舟抵河下、至鬻妻兒以供、而民不堪命矣、此見與不見之明驗已、嘗謂名實者、論之辨也、利害者、事之審也、五州縣一爾、高寶興有災之實、而亦有災之名、有災之害、而亦有災之利、不幸之幸也、泰州同有災之實、而獨不有災之名、同有災之害、而獨不有災之利、不幸之不幸也、下河水爲祟、上河掩下河水亦爲祟、何也、當路爲泰州之幸有上河也、而不理其災、百姓怨泰州之不幸有上河也、而槩覆其災、民隱若是、苟一權於名實利害之辨、尚其有痌瘝之思乎、

論正改漕兌　國所列五州縣歷年之水、顛末業已備具論中矣、澤涸之警、平成無日、賦役之數、一定不移、萬姓所日夜延頸而待者、獨望有朝廷浩蕩之恩而已、顧錢糧額派、於縣官爲維正之供、於百姓爲有常之賦、則起運存留兩端耳、起運如內庫上用及京邊軍需是已、存留如官生俸廩及地方經費是已、數者有一之可缺乎、缺一不可、奈何得輕言蠲、大司農於四方奏報災傷、往々急起運而緩存留、而不知存留之於地方、即起運之於京邊、無得而緩焉者也、故急起運者、實徵也、緩存留者、虛文也、然則所望浩蕩之恩者何由、漕糧之改兌改折是已、何言乎改折也、漕糧正兌以石爲律、有補閏二六等費計納銀一兩二錢有奇、而改折重則七錢、輕則五錢、止矣、何言乎改兌也、漕糧正兌以石爲律、有水腳過湖等費、計納米一石七斗三升有奇、而改兌則加耗米二斗五升、又加變易米二升、止矣、改折之數、

年例若干、漕司留以待四方不時之災、而改兌之數、均派各省、聽其臨時自相酌量調劑而已、故改折非撫按勘實災至九分五釐以上者、不得輕許、然大司農猶有嚴禁之請、改兌聽之司用、就地之原額、爲派單之多寡、大都不相上下、予不識漕計、此其大略之數如是也、今興化以頻年被水、漕糧盡從改兌矣、改兌未已、并改兌盡從折色矣、折色未已、并折色又盡從永折矣、浩蕩之恩、廣被于興化者如此、頃當路又因興化以及地方同有是災者、俾高寶漕糧、亦盡從永折之例矣、是浩蕩之恩、推廣於高寶者又如此、而獨泰州一不與也、士民思之、不得其故、相聚而扼腕曰、使州田而異於興化也、無怨也、使州糧而輕於高寶也、無怨也、今田之沉於水也、於興化非有疆界之別、糧之出

於田也、於高寶且有輕重之殊、何乃見棄當路、不蒙體勘、豈不沉冤於覆盆而號泣於向隅也乎哉、矧復使為興化代糧、抑又冤之冤矣、請得肆言之、維揚一郡三州七縣、秋米共二十一萬八千八百九十六石二斗二升、於內額坐起運正兌米六萬石、改兌米三萬七千石、以均平之法言、三州七縣、視額糧為例、每糧一萬、當得正兌若干、改兌若干石、此一定自然之數也、以通融之法言、三州七縣、牢視豐歉為例、豐者加正兌、減改兌、歉者增改兌、減正兌、此臨時劑量之數也、於徵輸之內、寓輕重之權要以不失維揚九萬七千起運之額、以足國家漕運四百萬之儲而已、漕規立法之善、所從來矣、故泰州額糧五萬二千有奇、當得正兌不過一萬五千、改兌不過九千二百而已、嘉靖三十

年以前、此數未之或爽、雖準通融之法、臨時徵有增減、計於均平之法、成數無不脗合、各年派單由票、府州見存卷案歷歷可稽也、其後正兌、忽派至二萬九千六百、視原額驟增一萬四千石而奇矣、改兌忽派止一千九百五十、視原額驟減七千石而奇矣、懸絕已甚、奉單之日、靡不駭而且疑、然竟莫知其所自起、聊一具訴、而當路輒不報也、嗣是年年因仍、遂為常例、而不聞有所更訂者、夫以一郡正兌六萬石、而泰州止二萬九千、是十分而五也、一郡改兌三萬七千石、而泰州止一千九百、不十分而一也、增正兌一萬五千石、歲計多徵銀一萬六千兩、多徵米九千五百石、則十分而又加七也、民之重困、不啻塗炭而倒懸矣、頓不知漕規於各省、果如是偏重而不均否耶、假曰奉 旨、則必有題奏章疏可據也、假曰額例、則三十年以前、不應有異同也、假曰應增、則維揚總賦、未見部文奉有事例續派也、三州七縣、一也、此既有所加、彼必有所減、此既蒙其害、彼必蒙其利、蓋嘗得其故矣、先是興化政府及第、篤桑梓、維時水災、尚不似今時之困、然已力為之地、而當路因以一郡改兌漕額、盡三萬二千、派於興化、餘五千有奇、派於三州六縣爾、夫興化既以改兌易正兌、則應得正兌原額、仍就三州六縣公分之、可也、三州六縣既通減改兌、則應得改兌原額、仍就起運正兌內還加之、可也、乃不一衡量、而徑以興化一萬五千正兌、舉而盡栽之泰州、彼兩州六縣者、正兌未嘗一失、故物、而起運驟反遞減有差、此何以說也、對興化言、是泰州為興化全代正兌也、對各州

縣言、是泰州為各州縣分代起運也、揆之天理則不通、質之事體則大謬、不知當路何以會計也、抑有由也、蓋衆怒難犯、加糧於衆邑、則羣起而噪者必多、殊費居觧、不如一邑之可欺也、編戶之遠、無如泰州也、額數之重、無如泰州也、累而與之、足可掩覆、不如各邑之難敵也、故興化宣言曰、泰州有上河、富郡也、非興化所得望也、當路信之、謂泰州真富郡也、果興化所不得望也、噫、何其冤之甚也、蚩蚩之民、亦將何所控告哉、當是時、下河猶未沉水也、民力尚未殫竭也、耽燕雀處堂之安、而無鴻鴈集澤之感、則亦因循已爾、今則沉爾田矣、傾爾家矣、叫閽無自、泣路堪憐、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能不追怨當時之首事者乎、糧非洪武之舊、強代興化之賠、興化政府所以為興化則得矣、其如貽怨

於隣境何、勢府數極、逈不還原、不當復泰州之故物耶、若終念興化之不能復也、破格題請、令兩有所存、不亦無偏無黨之政乎、如不其然、則請當路親擧玉趾、特詣泰州興化之境、履畝而勘、周詢而咨度焉、地之高下同否、田之被水同否、正兌之獨加於泰州順否、改兌之獨存於興化安否、起運之并代於兩州六縣是否、然後以先生具題之疏、及所以攤派之由、的然亦以當加當減之故、毋使不知而暗賠、曉然諭以公平正大之理、務令心悅而誠服、即誰不蒙一體歸恤、而亦可免還而後言矣、

外史氏曰、泰自昔號澤國、與高寶興化天水相連、風颿直達、非有涯涘、可施章挽、余數閱渡於此、是以知之、而州治南面獨據上游、外鑿漕渠、以一衣帶水通鹽艘之利、即巡方直指從上河來、入菜奠灣、東走如臯通州者是、而不知其賜獲西迄江都、僅二十五里而止、南迄泰興、僅二十里而止、其為上河析壤幾何、自吋土者傳舍其官、余越相睇、有習觀奠灣以東西岓、禾黍芃芃、黃雲被畮、而忘其非泰州者矣、況可責之輶軒過化者乎、今下河歲々苦陽侯、高寶歲々蒙鷁析、而泰州題災獨不與、撫按之責乎、抑鹽司之責乎、甚至嚴剝書者、令家灣一堤、歲被土著盜決、灌水圖利、而一切莫之省憂、沉壁無能、高峤為吞、竟棄下河五萬三千之漕糧於沮洳一壑、而猶不能與三州縣均望復租之惠、尚可諉曰非距心之罪耶、試令間卿而在、不知又如何痛哭流涕而長太息也、余故閱水鄉圖、而并論次其說、三復低留、以志其咨昏墊之慨云、

泰州志河渠考

海陵水利來自淮泗、其自高郵邵伯灌入下、御者為下河、田土居多、而海為之洩、其自灣頭東折者為上河、田土無幾、而江為之洩、此其大較也、上下河俱為塩運故道、蓋不獨民田藉其灌溉、而塩場萬艘往來如織、實為國家命脉之所繫云、顧海陵雖號為澤國乎、然河腹甚淺、易盈易涸、聞萬曆二十二年以前、鹽官三年一大開、一歲一撈淺、故因勢利導、而飛輓洛如、此其成効之彰明最著者也、今則挑濬絕響矣、以故一遇暴雨、亘毗皆盈、若數月不雨、而焦原鑠金、又亦地千里矣、考之府志、謂泰之水、自運鹽河東來、旱則宜築塞白塔芒稻二河、庶無為運鹽之梗、夫非獨為鹽病也、漕運轉輸、秖爭此一衣帶水、而芒稻河奔江不息、蚤已決之於上流、況潦時少而旱時多、其可不為留心瀦蓄之計哉、余故將上下河并市河三欵臚列于左、

一下河計水道有三、其自新城敀折而東北者為通塲運鹽河、經於溪泰潼鎮西溪巡檢司、以抵塲下、東漸於海、鹽塲萬艘自串塲河裝運、直達泰州西壩而止、前此鹽官動費金錢、歲々挑挖、不為無見、蓋泰形前高後低、故州治北有東西二壩、所以界限上下、則十塲轉運、惟取給於淮流矣、頃自牙橋閉塞、則長淮斷隔、別無支河可通、惟寄命于下河如綫之第水而已、況此緩弱之水、又一淺而盡、數年以來、則陸海揚塵、運塩通津、且輪蹄相錯矣、蒿目國計者、計將安出乎、　其自新城敀折而直北者為興泰往來官河、經魚行北去十八里、為港口鎮、過此、則為港口

白矣、此澤茫無涯涘、似百川灌河、平時深不可測、雖枯旱、水亦以數尺計、為海陵一古蹟云、路曰之東北者、為董家潭、上溪下溪靳家潭數處、其水雖旱不竭、獨訖秔稻之利、至於蓮沼參差菱芡歷亂、在旱時亦然、此亦一武陵源也、過此則寧鄉巡檢司矣、迤北十數里、則興化所築長堤一道在焉、堤由興化至高郵計延袤百餘里、昔以曲防遏泰之流者、今則陸海塵飛、亦不獲沾泰九里之潤、惜哉、過此則凌亭閣矣、是為興化之分界、高寶之通津、世相傳為海陵溪者、其在斯歟　自新城歧析而西北者、田近膏腴、多富人之稼、不可以里數計也、西北直盡乎泰之樊汊、通江都之永安鎮、與邗江接壤焉、

一上河、此河始吳王濞開邗溝、自揚州茱萸灣通海陵倉、及如皐蟠溪、時濞以諸侯擅煑海為利、鑿河通道運海塩、今其故道也、攷諸芒稻河未設之先、塩官猶歲募丁夫、日以挑濬為事、嗣後芒稻河設矣、湖淮之水、洩之於大江、雖治河使者日下閘塞之令、而地豪貪竹木商販之利、盜決如故也、山洋河壩之在宜陵鎮者、亦有名無實、泰州之歲徵番壩夫銀、至今不廢、而地豪之緣為姦利者亡從詰也、甚至借竹木便民、反告官給帖付照、公然自充牙儈、至私塩夜行、商船徑渡、而江都有司不知其有憲禁也、山洋河而上、其直達下河者、一曰赤蓮港、一曰戴家壩、一曰徐家邗子、（徐家涵生宜陵西二十里鋪、汪洋大河、地最擁為通津、首為上流害、）各據為利窟、而不顧泰之肥瘠也、然俱在江都境內者也、蓋泰州西界最褊小、起自斗門鎮、僅僅二十五里、為海陵賜履地、今專以境內言之、而潑緶港之通江者已洩之于斗門鎮、海子溝之通江者以新鑿一渠、又決之于九里溝、此不獨憂在塩漕、而憂在農家之水利、不獨憂在水利、而并憂在風氣矣、大城西負郭、居水之上流、業已溢觴、不可禁止、又按父老盧惟寶所條陳、一為壇場西首之通江港、逕入寶帶橋口岸大河、暑無限隔、據稱于此通行商販、決水入江、此尤其遺害之最先者也、一為凌家閘、在高橋東、坐落夏家橋、據稱司啓閉者、鬻水為利、若此閘不塞、則茫無底止、又何怪遠在東偏者、不獲沾上流之潤、一遇歲旱、三農坐困哉、

興化　先是興化東南一維之地　國初以欺隱遷三百戶，復徙蔡玄等鹽徒五百戶于良鄉涿州，以致土曠人稀，田地無主，而南北接界之民，今年罰牧，明年樵採，或竊取而耕種之。泰州侵占花勝等四十三庄田四千餘淌，揚兩汊南北深入十餘里，東西八十餘里，而鹽城越界侵占又萬有餘畝。于是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洪垣據實具奏，略言該縣地土廣狹，賦稅輕重，止以疆界為主，郡志為稽，原額為規，田土有定法，本中制，豈容變亂。該臣弔取揚州府郡志，查得興化縣東至丁溪場一百三里，西至高郵州河口四十五里，南至泰州蚌沿河三十五里，北至淮安府鹽城界首地名沙溝六十里，其廣一百六十里，袤九十五里，額辦稅糧麥米豆五萬二千餘石，馬草九萬餘包，外派編水馬站米二萬一千餘石，并桑株魚課等項，解京錢鈔糧差妥為重大。及查志內開載泰州并淮安府志鹽城縣疆界四至，俱與興化縣相同。臣親詣泰州等地方詢訪，查勘興化東至丁溪場，西至河口，南至蚌沿河，俱各倚河為主，若捨蚌沿河而北，則田地混雜，實無可擬。況今泰州民寬闊種河北人戶，包賠臣奉命前往地方按臨該縣，目擊斯患，因而訪諸士民，始知前弊止因邊隣泰州、鹽城地方人民乘機稽阻，未得均除。伏望　皇上俯念該縣疲民疾苦，乞　勅都察院轉行巡按會同接管巡鹽衙門，按諸郡志，公同委官親詣泰州蚌沿河迤北，鹽城縣沙溝等興化縣界內田地，逐一踏勘，頃畝數目明白，將該縣原額糧站等項通議均派，照畝科徵，仍將欺隱豪民徐蘭、劉椿等照例究治，庶小民數十年積弊得以盡袪，朝廷億萬載貢賦易於完集，蒼生幸甚。

蚌沿河　此與泰州分界之河，在縣治之南三十五里，先鹽院洪公垣批畧曰：按郡志，興化縣南至蚌沿河三十五里，泰州北至陵亭鎮八十里，河鎮相接，非異地也。其河東至運鹽河一百二十里，非小港也。今泰州偽指梓新河為界，不知梓新河乃興化腹裡之河，非封界也。梓新河按郡志在興化東南十五里，自塘港西出得勝湖，此尤可徵者。況泰州興化界限南北，而此則界西者也。蚌沿河直通鹽場，而此則一路不通者也，豈有界分南北，而以腹裏橫斜半截之小河以定疆界者乎。

梓新河　按舊志去縣治東十五里，自塘港西入得勝湖，河形自西北而入東南，隣境指為界河，豈有偏斜半截之河可以界南北者乎。

大縱湖分心　按維揚郡誌，大縱湖在興化縣西北四十五里，西南至九都，自湖心與鹽城縣分界，西入射陽湖。淮安志亦云湖中分為界，其源自魚鱗湖，由馬長汀達射陽湖，注于海。夫觀二志，皆同靡所疑貳，況湖心分界，其形濶，其勢直，其流遠，本不可踰越者也。自興化凋殘，人戶稀少，而鹽民乃越境侵據，靡顧天理。大河通射陽湖者不以為界，而以小溝田埂為界矣。或者云沙溝鎮原隸鹽城，似有可疑者，而不知沙溝鎮中心有河，所以分界，其北鹽城，其南興化，明甚者也。若郝昆所占田去，則在旱河之內，蒲龍河之東，況左右前後皆興化民田，而有本所軍屯在焉，是又不足辯者矣。

水利一　南北閘陡　縣西南接高郵，北通鹽城，相距百有餘里，有堰堤以障水，有南北二閘以司啟閉，于是東高西窪而得其平，雖有旱澇而民不為患。　閘　南塘自滄浪亭至河口鎮豐樂橋四十五里，北塘自玄武臺至鹽城界首六十里。　洞　南十里亭、賈庄鋪二十里，孟家墩三十里，河口通海陵溪四十五里；北平望鋪十里，土橋口十八里，大燒鋪三十里，盧家壩四十里，界首口六十里。

水利二　自嘉靖三十年間漕堤北決，高阜之水擁淮流而東注，則自大縱、吳公諸湖逆漲而上，塘閘不足恃矣。水天上下，一望無際，乃至慶曆閘而高堰決，淮漲愈甚，于是始有海口之議。海口遠在廟灣揚名，而新豐、射陽皆其故道，新豐便則議開新豐，射陽淤則議濬射陽。惕時玩日，迄無成績事在萬曆三年，徒廢帑金，遂充私橐，不得已則北議開石礎口。石礎口在鹽城之東南，逼近城郭，不利風水，輒稱病難開，已旋塞，固其所也。不得已議開姜家堰。姜家堰在鹽城之西北，舊有海口，自岡門鎮一十八里至登瀛橋天妃廟下新洋港入于海。若使畚鍤具工

力數人心和地利得失失此兩便無已則東漲之沿海　水利三丁溪河口小海草堰二閘口白駒南北二閘下十閘河　蓋昔若泰州御史凌公儒曾海上議開白駒小海草堰丁溪諸場海口而互有得失事在萬曆十六年　夫潮汛往來貫蓄氣之強弱相地里之遠近視河道之紆直而消被之若使河直而地近則潮方怒生加以風力其勢必至于彭湃奔騰而不可禦道遠而紆則強弩之末勢不能穿縞矣今之鑿河者往往棄紆而取直舍遠而趨近非矣也又新鑿之土骨脈未堅一有衝突則排闥而入不難矣是以諸口須防潮汛之漫而丁溪尤甚丁溪舊有龍開大港道遠而紆永無潮患今闢沙河一十八里直通大洋是以求利未得而禍不旋踵今雖實以堅土亡羊補牢計亦晚哉若使河盈而海縮其勢足以相敵以時閘之可暫而不可久此水自車路河直抵丁溪馮家壩至姚家口一帶萬曆十二年知縣凌公登瀛濬之　一水自白駒場西下北注百十七芙蓉通揚勝河直達大縱下射陽西北入于海此河故道也頃淤淺知縣凌公登瀛濬之引[illegible]以之[illegible]下白駒場南北二閘趨牛灣河東入于海牛灣以紆曲故無潮患　[illegible]便小海二海口亦洩水要地萬曆十六年凌公儒議開習河口若[illegible]十[illegible]里而勢連大洋潮汛易達宜堅置板閘以守之酌其盈縮而啓閉之　水利四射陽　夫興化界下處為受水之地自郵[illegible]合[illegible]之水[illegible]有[illegible]若[illegible]則丁溪諸場海口洩而東注是已其如東高而下迤勢須反水聚[illegible]口閘至上所洩者不過浮面之水而已而湖深之淵固自若也故[illegible]之鹽城而鹽城數以病却為辭故莫若議之射陽射陽則入海故道也自[illegible]決黃浦灩沙隨水墊湖中而陽且淤矣諸流壅塞遂穿支渠而下往者[illegible]撫瑞雲公奏請帑金九千餘兩濬之而堵潦隨淤迄無成功　[illegible]　不知射陽有不可濬者二一者河闊無畔岸如一望湖二者河汙[illegible]曲折如九廻腸曲則流緩流緩潮不前四畔無岸則聚沙無地無[illegible]知者[illegible]所[illegible]其[illegible]往者之後徒充墨吏之橐囊而無補縻費今勿論

矣近則議闢神臺神臺若亦射陽東北之支流起自沙溝黃土溝拔絲網唐橋胡垛至于神臺二十餘里有三汊口分西由南唐河經建陽河尾子庄晏狼河下滕䑋口入于海分東由姜家庄對高作寺油葫蘆港下滕䑋口入于海分中一河亦對姜庄高作下滕䑋口入于海此則河有故道地有剛土濬之可使深闢之可使闊導之可使下也萬曆二十年知縣歐陽東鳳濬治工完民甚賴之計用帑金一萬四千六百餘兩　水利五內閣李文定公復塘勅議　治水之法濬海口要矣固高寶漕隄要矣築高堰要之要矣築高堰者使西水之不入固漕隄者使中水之不洩濬海口者使東水之不留雖然十四塘不復終非十全之利而所謂三要者不能久也何也蓋高堰者本于山陽之高阜為堰以排黃淮之水而入海也自堰之既廢北水注而南走勢不可遏連年堰成北水之害稍息矣然逾者萬曆八年堰成之後水復漲而入湖漕堤潰決高堰之功何在哉則又由堰而南自葉城而下也葉城者實應之西塘乃十四塘之首地也儀真之塘四江都之塘五高郵之塘三寶應之塘二而其中五塘為大在江都者曰上雷下雷小新凡三也在儀真者曰句城陳公凡二也故舉其大者但曰五塘塘之始制起于漢唐之年其間興廢利與備諸維揚乘志今不繁敘至我國初陳恭襄公瑄洞悉水利循做古法造為十四塘壩閘工濟漕運而下利民田蓋地之形勢自壽州盱眙天長六合一帶其地高高則水注而東之使眾湖為之壑也故于界水之處為塘閘以防之各塘之東為甓射珠湖新開邵伯白馬黃寺朱家赤岸等湖其勢中中則亦洩而東下使興鹽為之壑也故于湖畔之東築漕堤以蓄之方其水年則西山之水高不過閘而南浮于江及其旱也塘水不洩山澗俱通而西田得熟至于大旱漕艘不通乃東啓涵閘漕堤閘隨決塘水而灌則水道不阻而　國運以濟古人之制善矣每塘甃石以為斗門而塘長塘夫見設故洪武永樂間軍器商鹽　皇木三貢故塘之便及弘治以來日漸倒

迨正嘉之際奸民盜墾之矣屢被告訐屢罪不悛先有薛釗繼有仇隆周尉伏勢佃官承領將值倭寇之變築造瓜城當工官高守一受私議將各塘之石移運修城而塘之故址不復存矣遂有衙門猾吏土豪勢家蜂起效尤佃種為田官收其租民獲其利而不復再議興復之計是以連年以來西山之水無塘可蓄猶遇天旱則赤地千里水漲則泛濫盈湖不得已乃增堤以防之不知堤愈高則水愈溢堤高則東空而下危水漲則勢湧而易決且新培客土日洗于河堤崖日高河底日積一朝決潰無不上阻運道下沒民田者豈為攻者經遠之計哉故計求十全以復塘為本一時錢糧浩大不能盡石姑於塘口去處做其舊迹仍于閘基暫取兩崖之土實而築之以觀有益與否又不然如小新二雷由淮子河而洩則實淮子之上流句城陳公由烏塔溝帶子溝而洩則實烏塔帶子之上流他如北山水擂茅家劉塘茅拓白水羨塘東塘柳橫塘鴨塘亦皆如是尋其水口以便築塞捐其隘阜易于成功俟有盈財加石制閘如舊是以成功之序也此其為費比之高寶每年之錢糧當不及十分之一而較高家堰之利則已倍十分之三不惟運道之稅輸有資而湖堤之防守亦固更加撈淺濬以深河底疏海口以平水勢則湖之沮洳四出民田盡增堤之衝決無虞與鹽攸賴國家之利莫此大者但恐豪奸之盤據在下者多阻撓于閘而復塘則礙租在上者說事為不便則徇小而誤大難以計成功矣

縣縣士夫條陳水利總論

切見維揚枕江傍海郡縣有十而興化僻近東海處其下流賦米起運歲十有八萬而興化五萬七千最為偏重居下流則水患頻仍賦偏重則民力滋竭是以告災告賑歲無寧日凋瘵已極矣欲恤民隱當除水患當審地形郡邑東高西下形如仰釜高者資于鹽場地多斥鹵蓬蒿萑葦荒瘠不堪下者分為下河田多淤洳湖泊茭蒲汙萊無用閒有一二可耕之田漸為洪水衝蝕岸更低塌無土可培大雨時行則東有鹽場之水南有泰州之水西南有高郵邵伯之水皆

然而來注于敝邑時或淮黃漲溢潰決運堤則西自寶應北自鹽城逆流而上浸淫灌注驟淹我廬舍汩沉我稼穡溺死我牛馬禍水作擾經歲不回雖有諸設海口而針喉窄腹宣洩幾何以故議水利者鹽城則有石䃮河之議白駒則有牛灣河之議丁溪則有大龍港之議草堰則有北新河之議五佑則有死龍港之議沙溝則有洋麻港之議新興則有匣子港之議廟灣則有射陽湖神臺新豐市之議是皆足以下海而緩急不同顧惟廟灣去縣差遠獨為洩水故道水利要害獨此為最萬曆八年奏請捐銀九千餘兩撈濬射陽湖直開新豐市又為鹽城僉墨正官利己病鄰侵漁冒破是以開而未闢濬而未濬以致積水未退年復一年貽禍至今傷哉未久夫欲興水利先究水源以上諸議皆水之委也若究其源又論維揚大勢其地則江淮之交西北皆高東南皆下諸山之水自高來者勢必趨卑古人急治諸塘以蓄之平時用之以溉田水潤決之以通運江都則有五塘曰句城曰小新曰大雷曰小雷曰鶯鶩儀真則有四塘曰陳公曰北山水擂曰茅家山曰劉塘高郵則有二塘曰白水曰羨塘（有三塘[illegible]）當夫山水時發則盱眙破釜山陽諸水由雲山衡陽諸湖洩于寶應而應以二塘蓄之天長銅城諸水東洩高郵而郵以三塘蓄之西連六合耳泉盤古山澗諸水又盡洩于東南而江都以五塘儀真以四塘蓄之此諸塘者創興百八十年名卿碩輔留心經濟未有不講繕治者自嘉夷東兆諸塘閘磚石取城瓜洲塘無蓄水于是始有私耕公佃投獻豪貴家隨貴族各售己私專為世業遂使國家大計經畫遠猷蕩焉不存于是上游山澗之水盡以諸湖為壑充滿泛溢浩渺千里漕河一線之堤焉能捍禦不得已多設洞閘以洩之共計減水三十八座則為口三十八丈日夜灌注于高寶興化又三百里始由射陽新豐以入于海今則新豐閘而射陽淤求之神臺殊為切要若非盡復諸塘以蓄其源廣闢神臺以洩其委保無後患庸可得乎

論水利者既知復諸塘以蓄其源矣蓄而洩之諸湖灌之漕

隄則由漕隄閘磚經高寶旋興化直抵新豐而入于海由漕隄順而導之東南則自鳳凰橋出仙女廟口趨芒稻白塔二河濬而深之亦可以入于江而東閔之沙垻亦當深濬以為入江之支道如是則漕隄無漲決之虞而下流諸縣亦可以免西上河之患矣鄙見若此惟經國者擇焉　揚州府推官李

春開海口議　興化為受水之壑射陽湖為瀦水之鄉今射陽湖淤塞故興化受害為甚獨取道于廟湾一口其中所歷河道曲拂邅迴流更迂緩又加以海水潮汐從而梗之故今議多開海口以分其勢減水諸閘日夜東注故今議啓揚爪閘壩以殺其流總之淮堤之范家口等處最為上流要害一有潰決即百海口亦無如之何矣今范家口脩築未固尤可寒心職遍閱各閘惟白駒場之北閘波流湍急下水最為順利即拿小舟從而探之閘上口水深六尺五寸閘口相同下口則深一丈二尺五寸矣漸遠漸深蓋此閘建在牛湾河去海僅三十里地勢以漸而下水若建瓴故其流為最利此地形使然非人力所能為也夫淮南屬邑如山鹽高寶興泰等六州縣廟湾東臺等十五場民灶雜處乎其間計歲所輸納錢粮鹽課出自高壤者什一出自卑壤若什九先年河湖順軌歲歲有秋頗稱沃壤近自隆慶三年以來湖堤屢決然猶旋消至萬曆二年決青水潭三年決黃浦口四年決八淺五年決寶應湖決腰鋪河水瀰漫而下滙為巨浸又加以高寶湖隄四十八座減水閘晝夜東流以田為壑嚚運隄淹没禾稼上年霖雨為災范家口隄決民竈田盧盡行漂沒州縣稟申里老呈告致厪各院之憂議蠲議賑至煩　奏請

聖天子出内帑之金遣部臣賑濟之民亦稍稍荷更生矣但饑民之待哺者無窮而賑濟之所及者有限若不亟為區處使民有可耕之田即歲遣使日議賑民惟有散而之四方耳田賦鹽課何從辦納也該職遍歷各州縣及各場田地周環六百餘里在在成湖深者丈餘淺者亦不下五七尺波流浩蕩一望無涯廣求宣洩之路在北則廟湾新豐市二口最大為山鹽高寶興泰六州

縣出水之門在東則牛湾河苦水洋次之為泰州興化出水之門俱稱要害均宜開濬其間經過河道又應逐節疏通以便行水北如唐橋神臺莊西唐河油葫蘆港等如草堰之北壩小海之南壩丁溪之堰墩一處不通衆流皆阻職相度地勢高下河身廣狹應濬應開應否建閘眼同運司州縣判官等官舉人丁南饒舜臣等丈量估計用杉木椿綁成天地玄黃字號計二十一丈筏篾一條各從河心丈起插椿引篾篾盡復續每一百一十丈下一椿將河身長短廣狹細書其上復具冊與椿同使長短不得那移淺深因之有準其在新豐市口先經鹽城縣陞任揚知縣見得廟湾口地本環曲水流遲緩從下灘開鑿一河僅十丈近衝闊二十五丈水激崖傾尚稱口小除廟湾舊口八十餘丈仍聽通流今合于新豐灘南空地再開闊二十五丈長一百五丈廢水不掃湾可免灘北居民内徙中口寬濶直與沙兒頭同射陽諸水一瀉而北矣此處河闊水深無從建閘其在西唐河由神臺至建陽河瓦子莊憂粮河濬此一路則南水撓而西又轉而北出掾朧下海矣其在油葫蘆港內神臺經姜家庄至葛作寺對面止濬此一路則水從北入東唐河下口出掾朧矣其在唐橋為西唐河油葫蘆港咽喉由披縫網起至神臺止濬此一路則南水北可至油葫蘆港西可至西唐河此惟求洩水順利似不必建閘其在草堰由北壩至大東河鶴兒港西北取一直路開濬至牛湾河尾復由丙虎口接淌河開濬至牛湾河腰各出海大洋應于壩口建一鷄心閘但外河既挑深南團十三里內瀦之水必流歸深處水去甚乾竈運自若仍宜加濬三尺斯南團各竈裝載鹽草便利其在小海由南壩濬至台兼頭萬盈團至新河口茅墩港尾復由中路東口取一直路開至雨汊港口出茅墩港腰各下苦水大洋應于壩口建一鷄心閘其丁溪河係新開見深五尺無容再濬止從馮家壩迤北取一直路由烟墩起開至合洋港入苦水大洋其舊洩水支河仍留通茅墩港新河口入苦水大洋除原有新閘一座止一口仍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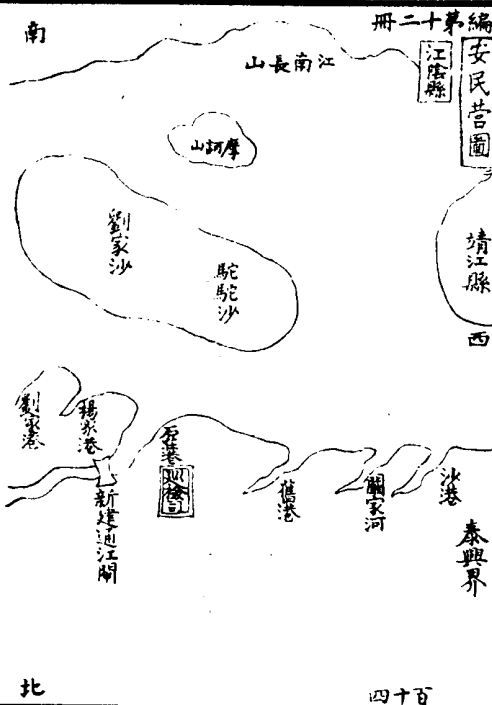
一口新口既開舊河復濬猪積在田之水亦可漸次入海耕者得畢力于㑃種煎者得一意于前熬國計民生兩有利賴而運河長隄免嚙足之虞矣先該海門委知縣興化縣知縣勘議射陽湖南淤塞一段欲筍泥撈淺歲以為常計亦似便但此湖原係長溝大折闊五六十丈一河亘三百餘里屢遺黃河口決濁沙隨水入塹湖中今雖淤塞其田面與湖面之水尚深三尺見俱北流勢頗湍急該職從射陽莊入湖口由孫家堡直抵青溝灌舖凡七十餘里周遭探視量得湖下浮泥或六七尺或八九尺或一丈有餘沙泥湊合膠粘篙插不能頓拔即欲撈置他所泥淖如飴無岸爲隄一經雨水風浪淋漓坍卸勢必復淤太倉以上已難爲工此三十里水色渾黃蒼茫接天無維舟住足之地何處措手近年鹽城縣亦嘗挑淺撈泥費銀九千餘兩夫萬人舡千隻今訪撈泥特置之草茂之上深僅三尺闊僅容舟不數旬泥塞如故今徧募兩挑處費無一縷可觀委九千金而歸之壑前事足鑒也況開濬兩唐湖舊二河可代爲用前項筍泥撈淺之議相應報罷先年所開丁溪海河老舊涵洞等當河中路勒建一閘名馮家閘口小束水不能疏通此革閘以爲利下扳阻船每隻索銀三分始放往來苦之相應拆卸取石別用乃若東唐河見在行水頁孫溝何垛場烟墩港俱路遠費多開之無益應置而不講矣職又查得萬曆五年高家堰大壞淮水南徙諸湖泛溢　前漕撫部院吳移文本府開瓜洲儀真二閘宣郡城東之沙壩及芒稻河壩不數日而河水減二尺許湖水減一尺許自此芒稻河之名始著又慮私鹽從此入江於河中釘品字樁止令通水不令通船至今賴以洩水而沙壩則旋即築塞瓜閘則糧運過盡例不復開爲今若開沙壩釘木樁如芒稻河通水而不通船再開瓜閘亦釘以樁視湖水之增減爲啓閉則湖水南流愈多減閘之水自殺此不費一錢而得兩洩之捷徑是亦一時之權宜也淮安北隄如范家口建議柳浦灣等處係上流要害上年范家口決直灌射陽湖中四散漫衍六

州縣田廬俱沒若使脩築不堅當必衝決沙隨水入恐射陽淤塞又不止南一段之難通矣是脩築范家等口尤爲喫緊而不可緩也　興化縣知縣歐陽東鳳議濬神臺水利申文　本職遵依于本年十一月十七日離任親詣鹽城縣會同揚知縣隨歷東工查勘得丁溪草堰小海三河三閘濬建已完通利外又經同詣北工徧勘得水以就下爲性以生物爲功雖非全利亦非全害故善治水者因勢而利導之俾水無壅閼則可洩之而至于涸滴斷流亦不可剩量而容蓄使水由地行則可蓄之而至于瀰漫肆溢亦不可往者射陽未淤汜光湖白馬湖諸水從寶應至界首諸閘通洩東流由流星港紫嬰溝至南塔太倉直抵射陽以入海至便也甓社湖新開湖諸水從界首至高郵諸閘通洩東流由界首河兔皮港清水潭入興化海陵溪轉往北流歷平望湖崔垛鎮沙溝直抵射陽以入海至順也泰鹽暨諸場之水由車路海溝白塗梓新會歸運鹽河而抵射陽以入海亦至通利也自萬曆三年衝決黃浦口濁沙隨水入塹湖中以致射陽淤塞沙泥湊合不可撈濬故于射陽之旁二十餘里而或議開神臺等處以洩積水而議者乃謂神臺支河不必開濬其說有二一則謂運堤既固水不東潰何爲復損數萬而爲可已不已之費一則謂連年旱乾上流已竭稍存餘水灌溉攸賴何爲復竭下流而爲無益有損之役是則然矣第論水患于昔年患在漕堤難固也論水患于今日患在減閘東注也減水諸閘共計三十八座每座闊九尺合之則水口共計三十四丈日夜東流夫非以高寶興鹽爲壑而焉往也若謂運堤既固無水可泄則萬曆八年以後十六年以前高堰固無虞也而何以水若滔天興鹽陸沉乎則以減閘之分流太多而宣洩無路耳欲求宣洩之路射陽不可爲矣雖竭力撈濬而積沙難去終當復塞安能舍神臺等處而他圖耶何者在東則丁溪草堰小海爲泰州出水之門在北則廟灣新豐市口爲高寶興鹽山泰六州縣出水之門即旱乾之年披綠綢而下至夏家樓胡垛等處猶

有汪洋之勢一遇水溢又當何如而可不預為宣洩之計耶揖思照前議興工挑濬則汜光白馬湖水從湖東流由流星港紫嬰溝至南塔大倉四十里直入黃土溝披絲網歷西唐河神臺莊建陽河出滕朧趙廟灣新豐市下海天覺杜新開湖水從閘東流由界首河兔皮港清水潭入興化海陵溪一百二十里轉北歷平望崔垛鎮沙溝直抵黃土溝入披絲網神臺建陽等出滕朧趙廟灣新豐下海矣高郵迤南至邵伯六十六里諸閘通洩邵伯湖董家湖之水由斥子河菱絲溝燒香港流至興化河口鎮八十里一入海陵溪一轉北入平望湖至崔垛沙溝二鎮直抵黃土溝披絲網等處出滕朧趙廟灣新豐下海矣邵伯迤南至揚州灣頭四十里高阜之水由樊汊河艾陵湖六洋湖經興化陵亭鎮轉閘灣入平望至崔堡沙溝直抵黃土溝披絲網神臺等處出滕朧下海矣揚州灣頭起至泰州海安鎮止二百四十里南還鹽河之水由儀寧涇戴家涇徐家涇韓家涇界首赤練港入大官河秦潼河淤溪河蚌沿河復往北流入平望湖崔堡鎮直抵黃土溝披絲網等處出滕朧下海矣海安鎮迤北富安：豐梁垛東臺何垛丁溪草堰小海白駒諸場之水由海溝河白塗河串路河栟新河西流入新河直抵崔堡沙溝歷黃土溝披絲網等處出滕朧下海矣劉莊場伍佑場迤北至鹽城縣東西二鄉之水由串場河至崗門鎮一半分往南流經石𥗼口入界河直抵沙溝鎮一半分往西流由新河廟古基寺東唐河直抵胡堡口經神臺等處趙滕朧下海矣水本下流而俾之中阻其為患何可勝道耶又查得前卷自披絲網起至夏家樓唐橋胡堡神臺莊共長五千二百八十丈自神臺迤北至陳家堡姜家莊蒿作寺油葫蘆港共長四千二百九十丈神臺迤西至李家堰建陽河瓦子莊戛狼河滕朧口計長五千七百二十丈原議俱濬濶七丈深六尺今閘有二三丈者有十丈餘者深皆二三四尺不等濶一丈則可省一丈之工矣深一尺則可省一尺之工矣且自披絲網至神臺庄水流一河自神臺而下水

分而途一河則其勢敵而流易溢面底俱七丈似猶為狹也合無濬為面闊十丈底闊七丈深六尺則容受有地而可保無泛溢之虞兩途則其勢分一河七丈合之則為十四丈恐流緩而易淤也合無兩河各濬面闊六丈底闊四丈深六尺則水流湍急而可保無淤塞之患及勘滕朧至廟灣河道深廣固無容議濬其新豐市原議開濬二十五丈今已有闊三十餘丈似亦不必虛糜財力也議者又以海潮為患其慮誠深然丁溪龍開港草堰苦水洋小海滴河口去海僅六十餘里故潮或內灌自廟灣至海凡二百餘里地勢以漸而下且各灣曲折紆迴潮汐至此漸平水勢自殺必欲為善後之畫則神臺庄三汊河口固兩河分流之咽喉也合無于此處建閘一座澇則啓以洩內水旱則閉以防外潮庶蓄洩惟其所宜而水旱皆有所備矣

如皋志

本縣南沙孤懸江中，為逋逃藪，初有大盜薛良金等肆行劫殺，知縣李袁紳設方畧殲旃，又有奸民楊元英等獻沙勛貴，以致烏集格殺官兵，令單車輕舸渡江往諭之，亂民鳥鼠散，而善良復業，隨請立安民營于北沙，募沙兵百人，以鎮撫官一員統之，而產家歲備餉〻，爲鎮沙船四隻，游徼江中，乃無禦人貨于江沙者。

外史氏曰，皋壤鹵莽而埠，粒食為艱，僅藉南江新舊兩沙，築堰成畬，差堪種稌，而孤懸江滸，後為逋逃藪，甚且奸民授盜借糧，遊我頻行，冀詭入勳貴，業主者惟數券而藏之，有望洋歎耳，茲營之設，通用沙田餉以募沙兵，因以守護沙田歲輸之額，匪直為一時靖亂萌，定為萬世興利賴，為後之司民牧者，留意江防，慎毋輕議變更為也。

舊志江距縣七十里、今止六十里、潊嚙日廣、江寧一鄉蕩析過半、自嘉靖季年黎侯尭敷具奏均派、始甦浮糧之困、隆萬以來、沙漲漸出、近摩訶者則江陰靖江扼其咽、近天生者、則通州掣其肘、往往為豪有力所爭占、而瀕江之民無可愬告、於是沙田始為訟府矣、自皇莊之議興、衆虞釀患、願輸蘆課以佐司空、故沙田今悉隸於工部、凡占佃者先請部符、符下、廼得附籍稱業戶云、余聞之、皋土鹵瘠不宜稲、任旱則唯沙田歲皆仰給、其入以故爭訟日繁、非獨利藪、亦云嚚囮、夫沙土坍漲不常、賦額漸增、司空之符漸峻、而土著姦民或有獻利規便、如皇莊故事者、未必不貽地方之憂也、今者訟牒日繁、紛紜伊始、在坍民欲求補額、在業戶欲攙扒頭、相怨一方、築舍未定、不知坍民之糧既屬縣均攤、則坍戶安得獨爭舊額、業戶之田雖由歷年增築、而數姓豈容盡擅新沙、總出貪心、都無定據、當事者極力焦思、如止沸益薪、吾未能究其終已、

運鹽河、自漢吳王濞始開邗溝、起揚州茱萸灣、通海陵及如皋蟠溪、其在縣界者、北接海安、東抵丁堰、分流入海、東南止白蒲、入通州、凡一百一十里、自宋迄元中間增置堰閘、以資蓄洩、為利甚博、歲久法弛、日益頹廢、一值旱暵、稼土咸焦、民患苦之、匪朝夕已、自頃富安奸竈妄呈巡鹽御史康丕揚奏請開濬竈土日斷、河流日梗、牙橋之害今乃獨中於皋、且皋居通泰間、地最亢、僅此一綫、民倚為命、若牙橋不塞、其害未有極也、即歲加疏治何益、

冒日乾揭　查得運河自高寶至灣頭分支入閘、經泰州至海安、歷如皋通州海門、上十鹽場中二鹽場入海、此上河也、高寶以東、泰州海安以北興化鹽城二縣、東台富安等中下十鹽場地勢窪下、形若釜底、衆水所注、

汪洋停滙、此下河也、上河較下河高踰數丈、高卑懸殊、隔絕不通、此上下河之分也、上河為上十等十二鹽場運鹽之路、由灣頭出閘、而下河各場則一路由泰潼河、一路由西溪河、一路由車埰河、或至泰州北門過壩、或至高郵北門過壩、惟富安一場則間有由潤河四十里至海安中壩過壩、若上河淺涸、仍由安豐至高郵泰州二處過壩、而安豐各場則絕不至海安、此上下河運鹽之路也、至於牙橋一河、乃元末偽吳張士誠原係白駒場鹽徒、竊據安豐、運開此河、部運私鹽直至通州入江、轉掠崑山吳會、牙橋之所由開也、國初以牙橋直通上河、而海安城南有焦港、西有白米鎮港、東有孫公鋪高港、俱南通江、每遇水發、大艦小艇群載私鹽、悉由牙橋出口、運至三港入江、千百成聚、莫敢譏呵、恐釀亂萌、滋至猖獗、故塞之、又慮其盜決也、故填土數里以永絕之、此牙橋之所由塞也、牙橋之塞、雖經二百五十餘年、而不逞之徒眈眈私販、未嘗一日不欲開、先年吳希尭誑告蔡戚家枷責究罪、立碑嚴禁、近年丁珠復誑康院、委勘議、而奉委者未悉源委建議未確、遂爾誤開、蓋私鹽由各壩盤運則譏察有人、勢難飛越、惟由牙橋出口、則乘流潛渡、莫為稽查、此各奸所以必欲開此河也、牙橋開而上下河通矣、上下河通而上河洩矣、一線之源、不勝尾閭之注、建瓴之勢、難施隄防之工、故三時雨集、始可通行、一月不雨、其涸立見、上河涸而上十等十二場運鹽之路阻矣、於是三年兩施挑濬、鹽商猶苦河淺、而不知上河雖濬及泉、猶比下河高踰數丈、豈能使水停蓄而不涸耗、雖一月一濬無益也、夫牙橋未開之先、上河十餘年一濬而猶深、牙橋既開之後、上河三年兩濬而即淺、其故可思矣、故私鹺滿載、四出于水溢之時、其害一、引鹽壅底坐困於河涸之日、其害二、挑濬頻數、委帑金于無盡之壑、其害三、

此三害者鹺政之大蠹胥牙橋為之也(注百卅三)

捆港營在如皐城東一百三十里、距海大洋五十里、東南北三面環海、唯西一路接如皐、為倭冦首犯要地、舊設土堡、每歲汛期委揚州衛提督指揮一員、領軍一千三百名、守堡防禦、天順間挑選精壯入衛　京師、止存軍五百五十名、嘉靖三十三年、倭夷大舉入冦、再被蹂躪、巡撫都御史鄭曉奏設把總、三十八年、巡撫都御史李遂奏改守備、統東西二營、召募民兵三千餘名、設戰船一百餘隻、後经承平、漸加減汰、尚存水陸官兵六百餘名、萬曆十九年、倭犯朝鮮、沿海增備、復召精勇千餘、設戰船六十隻、增置馬步軍五百六十有奇、事平、旋罷、見水陸營兵四百名、沙船八隻、戰馬二十二匹、所轄信地、南至石港、北接丁美舍、西達如皐、東抵大海洋、土堡一座、周圍二百七十五丈五尺、

本營舊制、南接石港狼山、北救拼茶角斜李家堡、西應馬塘丁堰如皐、但石港有港之名、而岸高潮小、港口悉為淤沙泛漲、船不可泊、人亦不可登、間於七八月風急潮高、或乘勢可入、若拼茶角斜李家堡三寨、雖地居肘腋、而實出捆港之背、俱非安營善地、欲議安營以便堵絕、唯有本港中方前舊址、此地水草兩便、置砦無難、循港而前、陳家丫川腰寺港十餘處、俱係津頭丫角、亦應設兵防汛、若舉其最險者、又有東凌港、堠沙橫南坎北坎、此尤獨當大洋之兩頰也、坎中有小市民居、可以駐衆蓄威、乘機夾擊、至於拼茶角斜李家堡、止堪後應、雖委前鋒、度勢相形、臨時制變、是在當局者勝筭、謂何、未可以膠柱論也、

通州志　通盃澤國云、江海為郡、潮之利害恒相半、蓋江潮淡利灌溉、而海潮鹹鹵甚害、大要水利以閘為命、范文正公與任建中沈興宗皆築捍海隄、至今民饗其利、廟食不衰、腴粟漕渠為運鹽河、(注百卅四)運取轉餉鹽取轉鹽其源所從來高遠矣、蓋自桐柏而淮泗、而從郡城之茱萸灣東南走四百里、至州治繞城四匝為隍、東西貫城中、支南北為市河、西南者入江、東北者皆入海、入海過海門及諸鹽塲城東北、走西亭塲者為西亭河、東走金沙塲者為金沙河、(宋兩淮置制使李庭芝鑿、成化間知州鄭重濬)西北二十里由許家環走石港塲七十里者為石港河、又為新河、新河東七里為仇家河、皆與海通、凡百各塲諸港、(百南東北通海、西通江)乃今利害相懸絕、何以故、大都東北逼海地鹹鹵出鹽、而諸鹽塲在極東北、隆慶二年、覷作海滋、餘西餘中江鹺河從、而馬塘鄉之射利者與船户謀、請北鑿河通丁堰、則燒草私鹽得奸闌出入、便利十倍、乃說鹽賈人鑿串塲河、謂串呂四餘東西中及金沙石港諸塲也、(注百卅五)而不由故道近、由故道則回遠、且必經通州、州與所察捕不便、乃鹽賈人善說用偏辭鼓鹺部使者、給取都轉運司羨金萬兩鑿串塲河矣、凡為夫者亦為害、始波及不淺、始開時諸父老茫昧不皆利害、或亦有為便者、已而五六年來、西城永興鄉田數千百頃盡為鹹潮淺、歲不收、衆始驚詫、國賦連年大耗、不登數、民户亭户俱病、來言不便者紛紛矣、議改濬故河、塞新河、故屈知州米諸生、人老言上之監司與鹺使者、監司與鹺使者皆可之、會奸賈人羅永黃正吳良等復以偏辭奪議、鹺使者聽之、遂報罷、而屈知州不能爭、隨亦罷官去、事乃已、而州之人日夜望舉濬故河事甚亟、謂昔命縣諸天、而今之命縣諸河矣、始范公隄捍海古岸、歲久不敗、雖颶濤不能破、岸內為草蕩、潮入則草蕩屬、雖潮不能侵故河、故田無恙、串塲鑿而地削薄、隄

敗鹹潮大入故害田新河不能塞無已開宣家壩乎

金沙場鹽課司在州治東三十里　西亭場鹽課司在州治東北二十里

餘中場鹽課司在州治東七十里　餘西場鹽課司在州治東五十里

餘東場鹽課司在州治東九十三里　石港場鹽課司在州治北七十里

海門縣　呂四場鹽課司在縣東七十里（注首廿六）通地邊江海自昔無入衛之軍而京操之制起自正統己巳之變二百年來頹敝已極日有清勾撥補之制別他方頻年水患災傷民窮財盡故近日有司追徵錢糧以京邊之外視爲緩賦以此軍士月糧鮮有及期者勉給春班而秋班又至矣夫補軍則本所難堪支糧則倉運難給故京操啓行不但額數不敷而已班軍朽朘趨倢去至中途卒復逃回武臣坐是黜罰亦何益于事哉聞之近年京操稱能辦者至京師往往借貸招募壯勇之夫補班軍虧欠之數盡額補給赴工比其返也查扣在所月糧陪補故官無欠軍之罪而軍無勾攝之擾此或一策也又有司追徵月糧卒難輳辦而班軍戒行促迫無給間有借支別項者頗稱權宜此在賢有司專之耳此又或一策也今若于五年考選之日擇武臣之賢而才者爲領操官不使蹋茸婾婀輩忝于其內每京班赴操仍三令而暫責之缺伍之軍隨宜而招募之回班日聽其查扣月糧補還亦無不可蓋京營得盡人之役而本兵無掛班之撤耳操官亦何譁于扣除之嫌哉或曰班軍缺伍招募非制也今邊關新軍不奉詔行之乎月糧借支非法也今邊糧起解不卻移倉口乎此又調停緩急不可以膠柱爲也審能行之數年則軍士知無月糧之虧咸有樂行向往之念不必清勾補撥而行伍得休養充實之資操官免降調之苦而國家復拱衛之益矣如是論之京操之制固盡善也殊不知正統年來京操

兩番更代益緣江海寧謐故耳邇者嘉靖甲寅以後倭夷數犯戎伍銷耗又募客兵餉費不貲況番戍者止應在京工役而本所備倭四寨僅存老稚軍餘百人力何以支乎今日切務莫大於此復舊制以秣時艱當路者幸深長思之

嘉靖三十三年以倭故巡撫都御史鄭公曉奏設按察副使爲海防道及參將爲分守通泰海防至二十七年倭益甚乃改參將爲提督狼山等處副總兵與海防道相策應沿通州下統狼山掘港周橋大河口守備把總等官皆　欽依

狼五山志　狼山東西所轄信地如任家港姚港毛港桃花港生水港蘆潭港溆港王竈港清水港小海口大橫港掘頭港爛泥港夾港趙港早稍港小張港大張港新港王竈河新竈港裘竈港監河港東捿大河營與江南崇明劉河吳淞等營往來會哨此皆舊制者也如唐港天生港石庄港闞家河又江中一帶劉家沙西接周橋營與福山楊舍永生等營往來會哨此皆新制者也

壬子倭寇浙江其支黨至州江家場甲寅四月二日衆三千寇州大肆攻（縱火焚關外民居殺男婦數千人揚州千戶洪位又呂齡泰州千戶王勳赴援死之）劫副將解明道（注首廿七）通判唐維秉城拒戰賊被創死皆百餘人始退走狼山二十八日徐衛卯援兵至合城中兵追之賊從數十艘遁去徐州兵備副使李公天寵赴援至如皋遇倭接戰斬首九級生擒一人是年八月十六日倭又至（殺巡簡尹瑀）九月內兵備張公景賢督兵殲之乙卯夏四月倭衆五百寇州由單家店趨狼山官軍截其後艇於軍山殲二十餘人生擒二人丙辰夏四月倭衆三千餘栖狼山官兵勦之斬首四十餘級衆遁去己未夏四月二

日倭數百艘東汎大至志圖西上狼山總兵以舟師往遏之賊乃焚舟登
岸（注百卅八）郵捕獲之賊遁
自大河營而東至廖角嘴中間若秦家營舊地直對日本揚帆僅數日可
至寶江北一大門戶兵道蹊（注百卅九）李熙公尚文特立新營設官兵以扼其要且
與狼大互為聲援
正統戊辰叅監察御史蔣誠奉命視鹺於通州以通擅私鹽之利又亭戶
逃亡數多乃為奏罷丁辦正額外有羨餘許令每鹽一引易姑蘇粮米一
石　上從之於是蘇載航粮數萬至狼山巡簡司兑易遂以為常自是私
販路絕而逃亡悉復
永樂二年倭犯通州　成化五年三月鹽賊鈕厚作亂稱江海上公備倭
都督僉事董寬禽之　正德七年秋七月薊盗劉七齊彥明等浮江東下
舟狼山港總督都御史陸完提兵征之賊為海潮所沒　嘉靖三十三年
三月倭入掘港犯如皐主簿閻士奇率鄉兵迎敵於曹家莊擊敗之四月
倭困通州城叅將解明道守卻之　倭屯掘港肆掠守備張奇松楊縉先
後禦之敗績五月（注百三十）倭犯如皐主簿閻士奇率鄉兵迎至東陳鎮敗之已又
犯縣治值潁州甲兵至擊敗之　城如皐海門泰興瓜洲　三十四年四
月倭犯海門知縣趙鄉率兵敗之　五月叅將喬基等擊倭於呂四場敗
之　三十五年四月千百户祝繼爵等提兵戍通州狼山遇倭死之　揚
州衛千户洪僊文吕蛉須甫至通州遇倭死之倭薄揚州城都指揮張恒
千户羅大爵曾沂禦之千數馮兵責死之　五月倭犯瓜洲民夫擊走之
倭復犯揚州府同知朱裒高郵衛經歷晏銳死之　無為州同知齊恩
與倭戰于圌山之北江中死之　副使馬慎追倭于狼山敗之都指揮鄧

城又敗之　增建揚州東關城成　三十六年四月倭攻海門縣應襲百
户俞憲章死之（注百卅一）　倭入寶應縣肆掠（倭見揚州東關及瓜洲俱設城堡不得肆掠乃從高郵至寶應縣舊無城焚掠殆盡後始建城）　六月（注百卅二）副使于德昌叅將王介劉顯擊泗州倭破之倭遁出海追
至安東廟灣又敗之　三十八年四月倭犯海門通州副總兵鄧城敗績
倭犯丁堰毛兵敗績千户王良吕忠戰沒叅將丘陞擊卻之　倭犯如
皐城丘陞督城擊敗之鄧城再戰敗績陞復追擊敗之（注百卅三）　倭犯盧家場千
户汪時中擊卻之　叅將胡宗義與倭戰于海安兵潰千户趙世勳鎮撫
韓徹死之　六月（注百卅四）副使劉景韶統兵追倭于劉莊場等處大破之叅將丘
陞戰歿　八月巡撫都御史李遂督副總兵劉顯曹克新擊倭于白駒
場大破之倭悉平

河南備録

疆域　天以河界豫、是分之也、舉河北三郡、合而屬之河南、壤帶相維、犬牙相錯、畫疆者固有深心歟、周書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方、豫處平原、無險阨足恃、古今治亂之原、良可殷鑒矣、臨西跨崤函、東連淮泗、南絡荊襄、北抗燕趙、睇彼形勢、實據伊洛、踞地脊、河南北、比秦關而已哉、

形勢　河南布政使司、居天下中、紀雲龍天原發微云、中州居天下中、其次曰鶉大大火壽星、柔翼、神主嵩山曰鎮星、負險用武之國、于天象則宏農分陝、為兩河之會、自陝而西為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為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為巴蜀、四戰用武之國、則陝東三川中岳為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濟、南淮、東達鉅野、為宋鄭陳蔡、河內及濟水之陽、為邢衛、漢東濱淮、險為中、隨負海、貨殖所阜之國、則北紀東至北河北為邢趙、南紀東至南河南為荊楚、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為三齊、夾右碣石、為北燕、自南河流、北距岱山、為鄒魯、南涉江淮、為吳越、其用文用武、貨殖所阜之國、皆所以育人民成造化、開中國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區也、咽喉九州、闔域中夏、唐賈至虎牢關銘、鎖天中區、控地四鄙、李唐臣成皋銘、居南北要衝、綿亘萬餘里、自怪閣堂記、汴居南北要衝、分地尤廣、河以南、左海而右洛、江以北、西楚而東淮、增以萬餘里、可謂包舉矣、北距井分、東至淮海、五代史梁帝紀、

開封府、天下要衝、酈生說漢高祖云、陳留、天下要衝、水陸都會、唐李勉傳、汴州水陸一都會、岡阜綿峙、龍蹲虎伏、李清臣汴都記、介驪卜同、拱封萬井、宋周邦彥汴都賦、處四達之會、宋史、萬方所湊、為天下樞、張洎封事、

歸德府、帶以泰邱之野、包以闕伯之墟、孟瀦出其右、汴水經其旁、備禦東南、則九州之輿區焉、廣衍沃壤、則天下之膏腴焉、南供

（郡賦）南控江淮，北臨大河，徐城距其東，汴國環于右。（郡志）

彰德府。山林幽映，川澤回繚，（左思魏都賦）其地平廣闊大，挾上黨，撫襄國，蹠漳拔衛，常為天下要。（相臺士序）沃野千里，民物蕃阜，淇陽列其前，洹漳繞其後，左挾衛河，兼挹萬金之可，右阻大行，實表天峯之險。（郡志）

衛輝府。左孟門，右大行，大河經其南，常山在其北。（史記）峯麓奇峻，泉甘水溫。（元史）北通燕趙，南走京洛，河山之閒一都會也。（元上輝記）左右山河，古稱重鎮。（文獻通考）

懷慶府。帶河為固，北連上党，南迫洛陽。（漢書寇恂傳）大行北峙，沁水東流，近帶黃河，遠挹伊洛，舟車都會，號稱陸海。（舊志）郡山川延袤，雄跨衛孟。（舊圖經）淶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書傳）

河南府。南望三塗，北望嶽鄙。（史記武王言）三河若鼎足。（漢貨殖傳：三河居天下之中，若鼎足。）左據成皋，右阻澠池，前向嵩高，後介大河。（漢書）泝洛背河，（東京賦）洛邑為天下之中，（宋地里志）崤函有帝王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文選）

南陽府。西通武關，東受淮海。（史記）滄浪為隍，方城為墉。（漢張衡南都賦：武闕瞰其西，桐柏控其東，跡滄浪而為隍，廓方城而為墉，湯谷涌其後，淯水盪其胸，推淮引湍，三方是通。）襄漢藩籬，（宋眞九文奏議：鄧為襄漢之藩籬，古形勝之國也。）用武之國。（宋熊剛大云：南陽北連中原，東通吳會，西接巴蜀，南控蠻粵，故諸葛亮以為用武之國。）

汝寧府。汝水屈曲，形若垂瓠，（水經注）[illegible]端若長城，（州志）其地四方最中。（元志：豫州于四方最中，汝南于豫州又最中。）

汝州。面環汝水，背負嵩山，左控襄許之饒，右聯伊洛之秀，乃中州名郡也。（州志）

豫譚

范守已

史記云、秦孝公令諸侯于逢澤、漢書曰、逢澤在開封府東北、尉氏志乃謂逢澤在其縣北門外、非是、按古開封縣在尉氏西苑陵東、逢澤在其東北、當在尉氏西北數十里也、

春秋時中牟爲晉地、故佛肸據之以叛、其圃澤屬鄭、不屬晉、不應在中牟郭外、然則今之中牟、非春秋之中牟矣、以穆天子傳考之、今中牟當是鄭邑、井公所居之地也、廣輿圖謂中牟爲制、爲廣武、非是、鄭莊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杜元凱釋爲滎陽、鄭邑也、中牟非鄭地、何得爲制、廣武在滎澤河陰間、去牟未遠、

左傳隱公五年四月、衛人以燕師伐鄭、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註曰、北制、鄭邑、今河南成皋縣、宣公十年、諸侯遷于制田、註曰、苑陵縣東有制城、是爲南制、

洧水出密縣馬嶺山、東流受溱水、又東過新鄭、受黃水、南至于長葛、北至于洧川、東至南、鄢陵、東至于扶溝、與鄭水合、南至于西華、與潁水合、東南至于潁上、與淮水合、自密至西華、其水春夏可褰裳涉也、三月水增、謂之桃花水、夏秋淫潦暴集、清濁不常、居人謂之小黃河、以其岸善崩故也、或謂鄭水爲小黃河、誤、謂爲貫魯河亦誤、

漢書、河南郡有京有密、註云、故國、有大騩山、溱水所出、南至臨潁入潁、潁川郡有陽城、註云、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過郡三、行五百里、陽干山、潁水所出、東至下蔡入淮、過郡三、行千五百里、案陽城、今登封縣、潁水所出、是矣、當時自有密縣、豈割洧源之地屬之登封耶、

河南郡有滎陽、註云、汴水逢池皆在西南、有狼湯渠首受泲、東南至陳入潁、過郡行四、七百八十里、陳留郡有浚儀、註云、有睢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過郡四、行千三百六十里、陳留郡有陳留、註云、魯渠水首受狼湯渠、東至陽夏入渦渠、有封丘、註云、濮渠水首受泲、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過郡三、行六百三十里、淮陽國

有扶溝、註云、渦水首受狼湯渠、東至向入淮、案汴即濟水、所謂濟水入河、南泆爲滎者也、下卽汴水、汴水卽狼蕩渠、亦作莨蕩、唐宋以前、其水自滎澤竝河而東、經中牟浚儀、至彭城、與泗水合、至泗州入淮、當時河自大伾東北入海、故汴得專流若是長也、其後大河南徙、奪汴泗之道以入于淮、則渠汴遂沒于河、不復專流南下矣、所可見者、唯滎水北流、不數十里入河耳、故至今徐州志猶以大河爲汴河、據此、則曰泲、曰滎、曰狼湯、曰汴、皆相流貫也、第所謂狼湯渠至陳入潁、睢水受狼湯至取慮入泗、魯渠受狼湯至陽夏入渦、濮渠受泲至都關入羊里水、渦水受狼湯至向入淮者、又何支離若是也、豈其正流合睢水入泗、其支流又各不同耶、今皆湮

塞、莫可考據、

漢書云、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是鴻溝在狼湯渠北、潁河東南、下與濟泗合流、南入于淮者也、其支派與宋鄭陳蔡諸水、皆相流通、厥後河徙不常、故流遂絕、正統間、河自中牟南行、由開封西南、經通許睢陳、東流入淮、由是汴南諸水之故跡俱沒于河、已而河復北徙、止遺河形瀰漫而已、古跡茫然、莫可復辨、今西華猶稱古鴻溝、

漢書、陳留郡有傿、應劭曰、鄭伯克段于鄢是也、潁川郡有傿陵、莽曰左亭、李奇曰、六國為安陵、則晉楚戰于鄢陵是也、東漢魏晉俱因之、不知何省為今鄢陵縣、至于苑陵、莽亦曰左亭、豈鄢陵與苑陵接壤、王莽俱廢之、以其地置左亭縣耶、大氐陽翟以東、鄭新以南、其地平曠、無名山、惟多岡陵、橫亘田疇、不下三二十許、故左傳所謂陽陵人陵、魚陵、鄢陵、六國所謂安陵、馬陵、皆在其地、第今不能悉其所在耳、唯安陵為尉氏地、漢為當平縣者是、

左傳襄公十八年、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旃然、蒍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註云、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旃然水出滎陽成皋縣東、入汴、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梅山在滎陽密縣東北、魚齒山之下有滍水、故言涉、案上文言子庚帥師治兵于

汾、註云、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茲乃謂魚陵為魚齒山、在南陽、豈子庚治兵于襄城、及欲伐鄭、乃南還走南陽耶、然則魚陵之不為魚齒山明甚、況下文又言魚齒山、何故于此言魚陵耶、至于梅山若在密縣東北、則是鄭新西北矣、左氏何以云右回梅山、侵鄭東北也、元凱之癖多此類、

開封、六國時魏邑名、惠王都大梁、在開封東、秦屬三川郡、西漢置開封縣、屬河南郡、漢書註云、逢池在縣東北、又有浚儀縣、屬陳留郡、註云、惠王自安邑徙此、所謂大梁也、東漢因之、開封屬河南尹、浚儀屬陳留郡、晉開封屬滎陽郡、浚儀屬陳留國、東魏置開封郡、屬梁州、北齊廢開封郡、併入陳留郡、後周改梁州為汴州、隋廢陳留郡、煬帝初、廢汴州、唐復置汴州、後改為陳留郡、浚儀開封二縣屬之、五代梁以為東都、升開封為府、後唐為汴州、罷東都、後晉復為開封府、號東京、宋因之、郭內分開封祥符二縣、罷浚儀、金以為南京、案此則古開封縣在今城西、中牟之南、尉氏之西矣、非今之祥符地也、

睢州、春秋時承筐地、宋襄公葬于此、因曰襄陵、秦併天下、置襄邑縣、屬碭郡、兩漢晉宋北魏俱因之、改屬不常、北齊併入雍丘縣、隋復置之、宋崇寧間、置拱州、以襄邑為附郭縣、金改為睢州、洪武初、省襄邑縣、或謂即襄牛、非也、首止、大棘、曲棘、鄫、岡、小黃、滑亭俱在其地、漢時置宮、服、主織覓服、故後人名其池曰濯錦池、古語云、睢

睢渙者、工藻續之妍、以此睢渙、二水名、睢水在城北六里、昔受莨蕩渠、東至取慮入泗、渙水不可考、城北六十里有巴河、疑即渙也、今皆湮塞、

考城、古戴國、春秋時鄭取之、為穀城、秦置甾縣、東漢始名考城、以周封伯邑考之後于亳北、故名、其地有葵丘、齊桓會諸侯處、鄉有蒙澤、莊周故里、有外黄、有武安城也、

柘城、古朱襄氏之邑、春秋為陳株野、毛詩所謂株林是已、漢置柘縣、以有柘溝故名、

永城、春秋時名大丘、亦為芒縣地、西漢置大丘芒二縣、東漢改芒為臨睢、改大丘為太丘、晉併入酇縣、酇音嵯、非南陽之酇也、南陽

地音贊、隋置永城縣、金為永州、碭山在城北八十里、漢高祖所隱處也、山下有石洞、曰天子巖、相傳天子避雨于此、今肖像事之、城西北三十里有太丘城、陳仲弓為令地也、其鄉有邳平、陳平墓疑假、

禹州、古夏地、大禹初封于此、徐廣云、夏居河南、初在陽城、後居陽翟是也、受禪後都安邑、啓即鈞臺以享諸侯、春秋時屬鄭、曰櫟邑、周襄王取櫟、陽翟為畿内地、韓景侯徙都陽翟、歷烈文三侯、凡三十年、為秦所滅、遂置潁川郡、項羽封韓王成于此、漢高帝亦封韓王信于此、尋徙之、復為潁川郡、晉遷潁川郡于許昌、罷故郡為陽翟縣、屬河南郡、東晉置陽翟郡、東魏因之、隋開皇罷郡、以陽翟縣屬

禹州、大業間、改屬襄城郡、唐復改屬不常、劉豫置潁順軍、金大定間、置順州、尋改為鈞州、萬曆三年、改為禹州、其地有禹山、荊山、其茨山、九山、翟山、空同山、有潁水、

韓退之南陽人、古今人物志略、遂收退之于南陽府、不知南陽屬河内、今修武縣、左傳、僖公四年、晉文公圍南陽、史記、白起攻韓南陽太行道絶、豈今南陽府耶、修武故名南陽、秦始皇更今名、今有文公祠、山東濟寧之南亦有南陽、則魯欲使慎子伐齊以取者也、

河南洛陽、漢二縣名、東西相距四十里、案文獻通考、河南、古郟鄏地、是為王城、洛陽古成周地、是為下都、蓋武王克商、定鼎于郟鄏、至成王卜澗水東、瀍水西、而宅洛邑、王城是也、又于瀍水東卜之、

亦吉、遷殷頑民居之、則下都是也、平王東遷、居王城、至敬王、與子朝爭立、出奔、晉定公使魏舒率諸侯之大夫、會于狄泉、城成周居王、時子朝在王城、故萇弘云、西王天棄之、東王必大克、蓋以成周在王城東故也、成周本王城下都之總號、至是以下都為成周、別于王城云、成周有狄泉在城中、有殷王冢、東北有芒山、王城西有穀城、至考王、封其弟于河南、以續周公之職、是為桓公、其孫惠公封少子于鞏、號東周君、至是又以成周為西周矣、王赧立、又徙都王城、是為東西二周、秦滅二周、置三川郡、漢置河南郡、乃以成周為洛陽縣、附郡王城為河南縣、在郡西、東漢置河南尹、屬司隸、魏晉改為司州、後魏亦為河南尹、北齊為洛州、隋後改屬不常、二縣

俱自若也、宋為西京、二縣俱附郛、金省河南縣、至今因之、其地東有成皋虎牢之險、西有函谷關、南阻伊闕嵩少諸山、北帶大河、其間沃壤三百餘里、伊洛諸水縈帶周迴、眞帝王之都會也、惜其規模為少隘耳、

嵩高山在偃師縣東南登封境內、縣延周二百里、其山之最高者曰太室少室、東西對峙、相距殆二十里、太室二十四峯、少室三十六峯、皆直立插雲表、而少室峯尤秀、如玉筍排空然、少室後有寺曰少林、魏孝文帝為跋陀師建也、寺東北八里曰墓嶺口、在五乳峯東、其北即轘轅道一十二曲、古稱最險處、唐高宗欲幸少林、乃發徒鑿其嶺、可通輦騎云、寺負五乳峯、面少室、若玉屏、梵宮後有講

堂、堂後左有立雪亭、惠可侍達磨處、西北山上有達磨菴、九年面壁處、菴後室中有達磨影石、高二尺許、其影宛然、乃面壁時精神所貫也、後有達磨洞、寺中有唐太宗為秦王時賜寺僧敎、鐫之豐碑、其辭云、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並能深悟機變、早識妙因、擒彼兇孽、廓茲淨土、聞以欣讚、不可思議、今東都危急、旦夕殄除、並宜勉終茂功、以垂令範、蓋是時寺僧立功者十有三人、曇宗拜大將軍、餘不受官、賜地四十頃、故云云、至今寺僧以技擊聞、其由來久矣、俗傳錦那羅變形禦寇事、因此附會之爾、嘉靖末寺僧月空者、受檄禦倭于松江、其徒三十餘人自為部伍、持鐵棒擊殺倭奴甚衆、卒以智屈殲、亦可為永戒云、太室黃蓋峯下有

嶽神祠、祠後有崇嶽二寺、舊傳盧鴻隱處、有廢嵩陽觀、觀內三古柏大者圍三丈許、漢武帝封為大將軍、次為次將軍、輪囷怪甚、其東有崇福宮、亦廢、稍東有啓母石、塗山氏所化也、說見淮南子、

空同山在嵩汝二州境上、有大仙觀、盤旋以上、懸崖有瀑布水飛下、石湖淙淙振林木、崖巔有石洞、中有白犬、常遊洞外、因號其家為玉狗峯、上有廣成子廟、及空同觀、下有廣成墓及城、即黃帝問道處、平涼臨洮各有空同山、各云廣成子隱地、第莊子言黃帝問道空同、遂言見大隗、迷于襄城之野、其為此山無疑、

閿鄉古鼎湖地、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荊山之陽、鼎成、有龍下迎乘之而去、因名其地曰鼎湖、秦為貢道、析及峽至于荊山、逾于河

盤口雷首至于太嶽、則荊山鼎湖之地、固自不相遠也、

衛水出共之百泉、東北至直沽、與潞水合、其源距河不五十里、沁水自山西經懷孟至武陟入河、其委距衛源不百里、沁有故道由修武新鄉入于衛、旂可為　國家通漕之一助、

開封府志河防

洪武七年河決開封堤 詔參政安然塞之

十四年河溢原武祥符中牟

十五年河決滎陽陽武

十六年秋八月戊辰河決開封東月堤自陳橋至陳留潰流十餘里是月復決杞縣入巴河 上用惻然乃命户部遣官督所司塞之

二十年河決開封城自安遠門入淹沒官民廨宇甚衆

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洋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入于淮而故道遂淤

秋八月河溢開封時城三面皆受水將圮及單踏倉巨盤康詔令滎陽高阜處葉倉庫以待之

冬十一月蔡河南徙入陳州先是河決由府城北而東行至是下流淤塞故人決而南之也

永樂元年饋運自陳州潁岐口北輸於京時户部尚書郁新奏言近因淮河至黃河淤淺以致漕運不通請自淮安用輕舟運至沙河及陳州潁岐口仍以大舟載入黃河復陸運衛河以轉輸北京 上曰可

四年 詔修陽武中牟及汴河北隄

八年河南守臣請修汴梁壞城性河決汴梁壞城二百餘丈至是修築上諭工部臣曰汴城迫黃河不免衝決之患此國家藩屏之地不可以緩且聞黃河水增三尺其急遣人往視之

九年三月壬午 命侍郎張信濬黃河故道先因河水累歲為患修築隄防民用困敝至是河決壞民田廬益甚事 聞遣信來視信至詢訪故老得祥符魚王口至中灤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浚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 詔發河南民丁十萬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藺芳暨平運木夫同侍郎金純相度治之仍遣定國公徐景昌以太牢祠河神户部侍郎古朴以太牢祭河南境內山川時工部尚書宋禮督工開會通河遂命禮兼董之初 朝議開會通河及浚河南黃河命户部凡開濬民丁皆給米鈔及蠲户內是年租稅于是河南山東之人聞風而自願効力者甚衆因 諭户部臣曰聞河効力之人實蠲之惠一如編役民由是益勸之

秋八月庚戌新港成河復故道是年六月丁未 勅尚書宋禮曰衆命郷等濬黃河故道及築塞河港以舒民患今久未見成績而河水泛溢日加高民患苦郷等其協心併力無懈夙夜脫民墊溺用副朕委任之意七月乙酉浚河工告竣凡役民丁十一萬四百有奇自是河循故道與會通河合而河南之水患息矣八月庚戌禮等還京 皇太子遣人勞視自是無水災者三十餘年

正統十三年河決滎澤東過開封之城西南入東南經陳留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東北而達于淮焉是時開封府城在河之北矣特汴水出滎陽大周山合京索須鄭汜水東南至中牟而入於汴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塞之弗績又六年徐有貞治之決口乃塞

天順五年秋七月河決開封城鎮平王避水如尉氏

上命工部侍郎薛遠塞之

六年春二月作石障成呂原有記其畧曰維開封城周迴二十里外則繚以隄當宋時近於城者惟汴蔡諸水而黃河流經城之東北以達於海至元時河始南徙逼城流合汴泗入淮 國朝正統戊辰亦當分決張秋口東北入海其後復東北入海如故築隄護城其來蓋已久矣夫土疏固易遷徙而流雜泥沙又易於淤以故水歲高地堤日增而城益下也天順五年秋七月四日客水暴至河溢踰防土城遂決越六日猛風激浪擁突北門以入平地水深丈餘王府及官衙儒賢廬井市廛無慮數萬區盡浸沒摧圮力能結筏者僅以身免而老弱者往往溺死事聞 上特命工部右侍郎璞臺薛君遠往治之璽書授以事宜君星馳汴數宣 帝德綏撫衆庶即移粟以賑其飢餓率三司官僚按視地形商度工用及以緩急詢之故老乃命左布政使侯臣按察使吳中徵集丁夫預調塞治之物於所屬委開封府知府魚侃通判蔡保等管領應役先令右布政使豐慶副使項忠於決口上流督夫下樁捲埽作截水堤二百四十餘丈浹日隄就決口絶流而水趨故道又令副使張諫參議王鉉於土城東起獨樂岡訖貓兒岡督夫鑿渠二千二百七十八丈引水東注而城中積水日漸耗減又命參議史敏僉事高遠於土城東南曰楊州門浚舊渠之湮塞者起太平岡直抵陳留渠長一萬三千四百八十丈以洩城中積水使下流達于黃河自是地稍高者咸得修葺舍宇凡王府官廨亦漸可居而居民蕩析流離者接踵復業野田堪乂者俱播宿麥矣顧城地低窪積水莫能盡出則

公參議梁璟李浩僉事王紹督夫車馬參議何陞又導而分之閘月水
盡乾涸初環城五門俱有瀦水河決後水益瀰漫無津畔往來者必藉
舟楫一遇風濤莫或敢濟由是米薪之價湧貴數倍則又令項忠等築
道路於大梁仁和等三門以通車馬內外莫不便之且令李浩修補城
垣缺處及將築各門月隄軍民有貧餒者給以粟麥凡八千餘石有屋
居漂蕩無存者給以榱桷共一萬三千餘株事將竣因念積水全賴開
渠泄導張即從州門置牐以限內外俾後內水有積瀦而泄之或外水
欲入閉而塞之庶為永久之利適巡按御史梁君觀董君廷圭至議用
克協即委布政司照磨金景輝等於鄭之賈峪山採石煉灰勸客舟如
期輸至就令景輝及開封推官劉綺董役未幾牐成蓋首事於是年九
月十二日而以明年二月二十六日報工凡用丁夫三萬八千四百有
奇椿木三萬一百七十有奇灰稍以束計者一十二萬七十有奇楗閘
以件計者三千二百有奇麻以斤計者九千七百八十有奇而牐用石
八百餘片磚二萬餘塊灰三萬餘斤是役也諸公開誠勸諭人心咸悅
故勞雖久而無怨費雖鉅而易完者及薛君已還閤城士庶咸謂其仰
體　朝廷之心既拯民於昏墊又防患於未然其德宏其慮遠宜有述
以告來者而崇明訓導祥符艾俊為書以求予記嗟夫中原水患惟河
為甚而禹之治河也務多其委以分其勢故當大伾而下析為二渠大
陸而下播為九河今河失禹道治之固難如能先事為備訪求遺瀆以
為委則亦不至臨事而失措矣穿渠置牐蓋知從事於委者然委亦多
而泛溢所當虞也用記夫
施工次第並贊以是說云

成化十四年春黃河決祥符縣杏花營

秋七月河決延津縣西界村泛溢七十餘里又
明年徙之縣南

弘治六年夏河決黃陵岡

上遣都御史劉大夏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治之功成

命大學士劉健作記勒石河上記曰弘治二年河徙汴城東北過沁水溢
流為二一自祥符于家店經蘭陽歸德至
徐邳入於淮一自荊隆口黃陵岡東經曹濮入張秋運河所至壞民田
廬且拆損南北運道　天子憂之嘗命官往治時運道尚未損也六年
夏大霖雨河流驟盛而荊隆口一枝尤甚遂決張秋運河東岸併汶水
奔注於海由是運道淺涸漕舟阻絕　天子益以為憂復命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劉大夏太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銳治之　命下三臣乃
同心協力以祗奉　明詔遂自張秋決口視潰決之源以西至河南廣
武山游酒之跡以北至臨清衛河地勢事宜既悉然以時當夏半水勢
方盛又漕舟鱗塞口南因相與議曰治河之道通漕為急乃於決口西

岸鑿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以通漕舟既通又相與議曰黃陵岡在張
秋之上而荊隆等口又黃陵岡潰決之源築塞固有緩急然治水之法
不可不先殺其勢遂鑿滎澤孫家渡口河道七十餘里濬祥符四府營
於河二十餘里以達淮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縣梁進口出徐州
運河支流既分水勢漸殺於是乃議築塞諸口其自黃陵岡已上凡地
屬河南者悉用河南兵民夫匠即以其方面官分統臣大夏往來總督
之博采群議晝夜計畫殆忘寢食故官屬夫匠等悉用命恭臺捲埽齊
心畢力遂獲成功焉初河南諸口之塞惟黃陵岡屢合而屢決為最難
故既塞之後特築隄三重以護之其高各七丈厚半之又築長隄荊隆
口之東西各二百餘里黃陵岡之東西各三百餘里直抵徐州俾河恒
南行故道而下流張秋可無潰決之患矣是役也用夫匠以名計五萬
八千有奇柴草以束計一千二百萬有奇竹木大小以根計一萬二百
有奇鐵生熟以斤計一萬九百有奇麻以斤計三十二萬有奇其興功
以弘治甲寅十月而畢以次年二月會張秋以南至徐州工程俱畢臣
與等遂具功完始末以聞　天子嘉之特易張秋鎮名為安平賜臣興
祿米歲二十四石加臣銳太保兼太子太傅祿米歲二百石進臣大夏
左副都御史理院事及諸方面官屬進秩贈俸有差仍從臣興等請於
塞口各賜額立廟以祀水神安平鎮曰顯惠黃陵岡曰昭應已而又
命翰林院儒臣各以功完之跡文之碑石昭示永久臣健以次撰黃陵
岡臣惟前代於河之決而塞之若漢瓠子宋澶濮曹濟之間皆積久而
後成功或至臨塞躬勞萬乘今黃陵岡諸口潰決已歷數年且其勢洪
闊奔放若不可為而築塞之功顧未盈二時此固諸臣協心夫匠用命
之所致然非我　聖天子至德格天水靈効職及　宸斷之明委任之
專豈能成功若是速哉臣職在文字觀其患敦識不可以無紀乃謹撫
其事撰次如右且繫之以詩曰中州之水河其最大龍門砥柱摧未為
害大伾既北平壞是趨奔放潰決遂無寧宇粵稽前代築修數起瓠子
宣房實鑿其始　皇明啓運亦屢有聞安平黃陵奏決紛紜懷我民廬
損我運道　帝心憂之成功欲亟乃命憲臣乃弘廟謨諄諄戒諭寘
効勤敏功不且上役道近侍從以勳臣俾同往治三臣協力搜采群謀
晝夜焦勞罔或暫休既分別支以殺其勢遂遏洪流永堅其閘水由故
道河患斷釆運渠無損舟楫通行工畢來聞　帝心嘉悅加祿與官
恩典昭隆惟茲大役不日告成感格之由　天子聖明天子聖明化行
德布匪直河水萬靈咸附殊方異域靡不來王以濟以貢億世無疆

七年都御史徐恪上修河疏其畧曰去歲孫家渡口賈魯舊河使之南注
以殺水勢功雖成矣不意夏秋水盛而滎澤
之流遂淤且水勢趨北似難挽回徽淩水發而賈魯之河亦壅今不亟
力為之以續前修則不惟黃陵岡之功實以速張秋之患耳然黃陵
岡口既塞河必南決偶武以至考城俱當下衝城郭人民必為魚鼈若
止保全運道不及地方生靈恐非　朝廷以仁治天下之本意也今南

北兩岸隄防決口皆當修築夫匠粮料之費動以萬計近歲河南洊罹災傷人民失業雖安閒優養尚不聊生若加之科差必難堪命請假九江淮揚等處鈔關折銀及荊州蕪湖等處抽分料銀各數萬兩以備修河之需水患可除而國計民生兩無所損矣疏上不報

正德四年、河決楊家口、侍郎崔巖乃於祥符董盆口寧陵五里鋪各開地四十里接黃河故道引水由鳳陽達亳州又濬孫家漫故道十餘里引水由朱儒鎮至壽州而合入于淮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以殺水勢築渠積口下埽以防衝決會霪雨暴漲新築壹埽遂[illegible][illegible]無遺矣

八年侍郎趙璜疏分水潁水二河、先因崔巖功弗就河遂衝決益甚至是璜乃於祭澤東濬分水河鄭州西鑿潁水河疏亳州河渠自是水勢漸殺不為害

嘉靖五年、都御史盛應期疏趙皮寨河弗就、應期吳江人以薦起都御史總理河道時工部郎中柯維熊與之偕維熊言於應期曰皇上厲精中興明公起自閒廢宜大有樹立以答休命應期曰諾乃謀疏趙皮寨支河綿亘數百里以濟運道是時趙皮寨為上流其地視河高數尺而其土人皆沙也隨疏隨淤又之功弗成應期憂之乃日夜止宿水次復益夫數萬治之益弗就百姓怨咨於是應期坐論免歸

七年學士霍韜上治河疏、其畧曰臣前過徐州聞議者欲引河自蘭陽注于宿遷以為可殺河勢庶徐沛不致泛溢運道不致沙淤也夫水溢徐沛猶有呂梁二洪為之束捍東北諸山為之防垣水患所及尚有底極若引河自蘭陽注宿遷則歸德諸處河溢奔潰將致郡一盤其患不止於徐沛二州縣而已也莫若自河陰原武孟津懷慶之間擇地形便導河入衛河冬春水平則漕舟由江入海泝流至于河陰順流至于衛河沿流至于天津夏秋水迅則仍由徐沛以達天津庶可以獲運舟兼濟之便矣

三十二年夏四月、注一

上遣刑部侍郎吳鵬來視趙皮寨孫家渡二支河、初河決曹縣都御史詹翰欲殺水勢乃上疏請開趙皮寨之支河計役夫八萬有奇明年都御史胡松上疏請開孫家渡之支河計役夫六萬有奇二疏俱下河南山東撫按藩臬臣會議之二十五年都御史方純乃采僉論上疏其畧曰趙皮寨一開河性巨則不可限量設使全流南徙不惟二洪涸竭有干運道而勢趨鳳泗則又憂在皇陵矣若疏孫家渡雖云省易而壽春王袞園寢適淮河衝決之患亦不可不慮況弘治迄今凡十有五濬矣卒莫有成今皇上

聖德格天川瀆效靈典撫通利生民奠安似宜罷為便三十二年漕渠梢滯議者復申前說上命侍郎鵬來視鵬自蘭陽而南抵泗上相其地形水勢乃上奏曰竊見黃河上流開濬趙皮寨約三百九十餘里計役夫一十八萬六千有奇工費鉅大寔難遽圖孫家渡所淤塞者僅六里八十丈計役夫九萬有奇其費省而為力頗易取之河道亦自足用不煩別為措辦宜行司河者祗除淤土四尺七寸照舊不必開濬其高阜陂陀之處盡為挑治一槩使平水小則聽其歸槽順流水大則任其泛溢平漫其河北隄障劉獸醫口張家灣筒瓦廂崔家壩等處俱應隨宜修築疏上制曰可自是開濬之議遂寢

三十八年、河決判官村、七月河決原武縣判官村八百餘丈由中牟經府城西南直至數塲距南熏門百武而近居民驚懼

隆慶四年秋七月決陶家店斷月堤明年復決壞民田廬、巡撫都御史章煥率司道府縣治河等官悉諸堤口經營塞之三晝夜始免於患

萬曆五年秋八月、決劉獸醫口、

九年夏六月、溢、

十五年夏秋淫雨瀍雒沁水泛漲決劉獸醫口銅瓦廂荊隆口、南浸城堤東北廣張秋運道東至茶城河逆而上、淮黃合流以河臣權分乃使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視事疏塞之、

論曰、古云治河無常策非謂水性流動變不可以預圖哉要在治之以不治而已、治之以不治者順水之性而利導之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是已、近見一遇衝決、不審水勢、輒議開支河以殺之賈魯河之變可不為前車哉夫黃河之為中州患固矣然而有利存焉則人自棄之耳諺有之曰北人水旱聽命于天使近河之民效南方水車以挈之而又分區築港可通百里之遠則未必不為利也或謂黃河急湍未易輕引而不有慢流別出之渚乎、且四境之內豈無別河曲澗可溉者乎無已則

做古井田之制每田百畝四隅及中各穿一井每井可溉田二十畝四
圍築以長溝深闊各丈餘旱則挈井之水以灌田潦則放田之水以入
溝不廢幾有備哉余嘗試為之計穿井築溝之費不踰百金即百金所
謂一勞永逸者此也夥其利更有大焉者矣

衛輝府志　欽差管理河道副使曹　為查勘黃河上源支流以免併患
事蒙　欽差總理河道右僉都御史萬　批據本道呈即便會同大名穎
川各兵備道及轉行所屬瀕河州縣各掌印官公同委官穎州同知鄒元
明細加查勘要見汾沁丹漳伊洛瀍澗等水各於某處發源由某處經流
至某處併於黃河如汾沁丹漳等水相距衛河里數若干伊洛瀍澗等水
相距淮河里數若干南北地形孰高孰下開渠導水有無通利如前各河
可改要見河以北者由某處地方可以開渠至某處入衛河以南者由某
某處地方可以開渠至某處入淮河中間但可支開不論多寡即為黃河
便利逐一踏勘明白畫圖貼說具由通詳以憑施行蒙此即便轉行開封
府管河同知張　親詣黃河沁水上源公同各州縣掌印正官率同瀕河
知困耆民自大樊口起至新鄉縣直抵衛河正偏來歷開渠一帶細加
相看博采民情要見引沁入衛有無後患如或沁水洶湧衛河難容上自
新鄉下至臨清作何捍禦可免後艱但恐該縣地方官民畏懼大工即便
明示占過土田悉與重價後用夫役悉給厚顧所謂以河道之全力治此
河道決不偏累一縣一民逐一覆勘明白計慮周悉務求永利畫圖貼說
具由呈報蒙此八月十三日據本官呈於七月二十一日親詣武陟縣西

北沁河自大樊口堤壩起由脩武縣西獲嘉縣北直抵新鄉縣西北至衛
河止相去一百二十里并沿河直至衛輝府迤東接直隸濬縣界止約百
里會同多官看得沁河北岸大樊口先年原有決開堤壩故道一處詢問
居民執稱先年秋水漲大溢過堤岸以致此處決開隨將脩武獲嘉新鄉
等處一帶城郭田舍盡被渰衛官民受害彼時即令官夫併力築堵增加
堤壩見今遺有可形及至脩武縣西北有田馬泉流來清水河一道經流
獲嘉縣北六里直至新鄉縣西北地方侯家橋入衛河隨據本地居民齊
口稱苦皆曰此處原有山河數處每年秋水泛漲平地出水渰沒民田以
致小民逃竄生命難堪若再開沁河則滔天之勢入於衛河相接高湧則
本縣城郭鄉村盡皆飄流及相度地形委的西南大高東北卑下以脩武
縣較之大樊口地下約十五餘丈水平備照至衛輝府：賤至元間議通
沁水以濟運總管黃文用言衛地最下會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城浮圖最
高纔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為照衛河自輝縣衛源發源經流過新鄉歷
衛輝府直抵直隸大名山東等處會流入海在新鄉則河流城墻下兩岸
居民千餘家在衛輝府西北一面離城雖有半里兩岸係商賈之數居民
稠密公署驛遞俱建於此若欲開濬兩岸各數十丈則新鄉縣衛輝府城
郭居民公署驛遞俱當改移數里方可動工況沁水恁漲勢比黃河稍有
一線之決溢入衛河則鄰河居民城池受害不支若將沁水引入衛河則
大小之勢不敵容受之量難料在平常之時猶或可也若遇漲發總有隄
防恐排山倒海之勢信非衛河一脉所能納者且衛河水清無沙又無掃

灣冲崩之勢以故臨清張秋東河等處稽之以為漕運之便及查沁水與黃河一樣俱係流沙性復掃灣倘水緩沙停致使下流墊高決臨清則淤張秋萬一漕運窒碍則是疏徐邳之南流以殺黃河狂瀾之勢反塞上源之咽喉以遺漕渠乾涸之患其利害即較然矣據此本月十八日又據衛輝府呈准張同知関崇本道案驗蒙 本院案驗據同知鄒元明揭開沁水出沁州沁源縣經流至懷慶府武陟縣南墳入黃河今欲令其北歸於衛合於武陟縣西北地名大樊口決開堤堘引脩武縣西直抵新鄉縣西北進入衛河相去一百二十里逕直達並無阻滯從下勢若建瓴深為便益但沁河水面約寬一里衛河水面不滿五尺所出者大則涵湧之勢可知所納者小則決溢之患不免若欲一舉兩全上自新鄉下至臨清於衛河兩岸各闊十餘丈將所闊之土沿河築堤則河身之既廣翕受之量必弘隄護之既長澎湃之勢可禦若然則一吞一吐上下各得其平在衛在沁役此穩流無患矣第以道里計之陸路則三百餘里水程則八站有奇勞力孔多費財不少然事可必其就緒功可要其有成不為虗費無益等情到叔 本部院相應覆勘轉委張同知親詣黃河沁河上源公同各州縣掌印正官率同濱河知因耆民細加相勘付府參查嘉靖十六年間准懷慶府関蒙前道副使張 案驗蒙巡按河南監察御史王 批據鄭州管河判官姚熙呈稱黃河水漲欲將沁河不容入黃河要自大樊口開成北行流入衛河蓮據武陟脩武等縣人民致仕鄉官人等告稱若因黃河泛漲南岸輙挑大樊口三十丈使沁水北流不惟勞民傷財兼恐衛河狹淺若此水入之則衛決渰沒小民不免俱為魚鱉據由停止訖隆慶二年十二月內本府抄蒙 欽差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翁 釣票為改丹沁疏上游以防河患事仰府即查沁河本渠店至新鄉入衛河地里若干有無故道伏秋之後水勢若何春夏之交水勢若何作速查明申報蒙委新鄉縣知縣張範親詣勘得木欒店至新鄉入衛河地里一百二十里原無故道先年曾開大樊口渰沒新鄉獲嘉衛輝平地水深二三丈餘地方受害後修完無碍具由申報蒙批非常之舉黎民懼焉今據該府所申似亦未可輕舉仰管河道不必再行查勘此繳案行本府遵依訖至隆慶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又抄蒙 守巡河北道參議徐僉事晉 會案蒙 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楊 批據懷慶府蔡同知帖稟前事仰府即查本官所請開丹沁而河決之北行以分黃河水勢果否地方有益百家蒙利作速查議呈報休蒙行據汲新獲淇等縣申稱大槩查得嘉靖初年曾蒙議自武陟縣沁河經由之處下水平線至衛輝地下三十餘丈若開以分黃河之水恐就下之勢不可挽遏盡導黃河亦未可知各申到府轉呈停止訖則導沁入衛以殺河勢蓋有先之者而卒阻於勢之難行此其準之今而可見者也再考諸衛志至正年間董文用為衛輝路總管郡當衛要會勘得江南圖籍金帛之運不絕於道時議通沁水東北合衛河以便漕運文用曰衛地最下今每大雨沁輙溢出今若通之則與大名俱沒矣會遣使相度地形上言衛地浮圖最高纔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遂寢則導沁入衛以濟漕運蓋亦有先之者而卒止於勢之難行此其酌之古而可見者

也、今蒙　本部院欲將沁河來入衛河以殺河勢、超今邁古誠盛心也、但本府城池建置低下、四面平衍、無有岡巒遮蔽、且西拱太行之麓、東通大名之區、一望斥鹵、時常卑濕、伏秋水發、衛河輙溢、平地水高數丈、城門之外関市撐舟、臨河一帶居民房屋田禾俱遭渰沒、若再將沁水決入衛河、則本府所屬城池及鎮店村落難免衝決、數萬生靈付命于天、此其後患不可不預為慮者、而大名山東滄州以下、則又非本府所與知也、若謂利在天下、一郡不足惜、則改城郭、徙人民、虛其地以避水衝、此亦所當併議者、及考漕運通志徐州洪碑文言、昔者水淺洪險、舟夫努舟不能進、必賴沁水南達黃河、接濟二洪、然後無虞、是沁水亦大造於漕者、今以其助河為患而遽決之北、則一患也、亦運之而已矣、衛輝大名以下之民、亦　本部院之所無愛而不忍置之於昏墊者也、且河北人民、自縉紳以下、悉皆惕惕然似若不適有居者、且將來衝決渰沒、勢所不免（新鄉縣查勘聞文移該府）于此不言、有厥咎矣等因、據此已經本道駁勘去後、至本月二十日、該本道親詣衛輝府、呈蒙本道憲牌、俻王知府督同該縣及會同士夫鄉民及懷慶府再加查議、毋曰前有成論、主於先入之見而遂已也、依蒙會同懷慶府知府王　訪同知縣于應昌、眼同士夫鄉民部王陽等覆勘得、衛之與沁、小大懸絕、一以里計、一以丈計、於勢委難吞納、縱使充拓、亦不過止於丈數之間、終無益於翕受盈虛之數、如欲廣衛如沁、則衛輝大名以東俱當改闢、窮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而功有難成者、且沁水性甚狂急、夾帶流沙、果使通之、自臨清以北、亦屬河運、衝決淤塞、勢所必至、欲殺南河之患、而因以重北

河之憂、所関不小等因、覆呈到道、據此查議間、蒙　本部院批、據開封府管河同知張　呈前事、蒙批、仰管河道親一勘之、俟九月河防報寧、周流審視、毋信有司百姓之言、此乃為賊河南山東徐邳黃河大害而言耳、大約圖大事者、酌彼此利害多寡謀之可乎、此不可意必也、勘完可一面議焉、文移不能盡之、此繳、又蒙　本部院批據衛輝府申前事、蒙批、所云以沁入衛者、原無意必、蓋云闢廣衛河、直入天津乃可耳、若下流不闢、則上流誠有如該府所慮者、下流一闢、是為上流去水患者在此舉也、而又何患焉、衛之民將恐不速為之矣、但云闢地事體重大則可耳、若云沁河濟二洪、此指黃河由河南行時言也、今全河灌二洪、曹單豐沛徐邳盡為魚鱉、焉用濟之、又沁河發源處、　本部院知之、此暴水耳、消長不常、凡治水必先下流、仰河南管河道會同河北守巡道詳勘下流、　國計及河南山東徐邳衛地民瘼所関、勿得草草、　朝廷事體、多方窮究、如衛河下流不可開、則沁水上源未可決也、繳、又蒙　欽差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梁　批據衛輝府申前事、批仰管河道查報、又蒙　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楊　批據衛輝府經歷司呈前事、仰批管河道會同守巡河北道查議　詳報、繳、蒙此、又抄蒙　欽差總理河道右僉都御史萬　劄案前事、照得穎州同知鄒元明、先該本部院坐委前去查勘黃河上源、續據本官呈稱、勘得沁水堪以導入衛河、以殺黃河之勢、緣由畫圖貼說、呈報前來、似有條理、但事體重大、又經案行河南管河道覆勘去後、及行同知鄒元明前赴該道、聽其委勘外、為此票仰本道官吏、照票事理、如遇本官

到彼偕自委用廳同覆勘施行蒙此該本職於本年十一月十九日會同
分守河北道參議朱　分巡河北道僉事徐　督同衛輝府知府王　懷
慶府知府王　親詣新鄉等處查得嘉靖三十五六七等年節蒙　總理
河道都察院　河南撫按兩院批據懷慶衛輝二府申據汲新等縣民李
鐸等告稱衛河水發渰沒兩府汀比受害等情又蒙　撫按兩院咨牒據
管河工部汪郎中呈牒及准　工部咨准黄總兵手本并臨清張副使分
守河北道僉參議及兗州東昌二府管河同知等官黎天啓等呈河南沁
河衛閘木栾店相隣大樊口三百餘丈決水橫流突入衛河水半泥沙瀰
漫異常至臨清逆流上壅運河板閘至磚閘七十餘里舟行閘面不由啓
閉兩月有餘至九月二十五日水始退消泥沙沉積填將南板新開二閘
河洪於叁二千餘丈河底與閘面相平阻妨糧運不能前進應行河南管
河道作速修築以保來年糧運等因節該前道副使胡　議允修築訖今
議照黄河掃湧壅沙徐邳河南山東首被其害論者謂其甚於防虜是矣
若沁河消長非常雖不及黄河洶湧之萬一然據其方長以來流挾沙多
亦能助其勢而搏激以致經年為患　本部院欲將沁河之大樊口決開
堤埧引倚武陟縣西亘抵新鄉縣西北灌入衛河一則由高就下委若建瓴
一則引險入易永殺河勢且地去一百二十餘里又非偶壞而所占民產
且有償矣所用夫役且倍值矣　國計生靈大有所利即古所稱平成之
績何以加此職等覩勘河形詳閱圖參博訪民情恐有兩難不敢不先議
之其議較河身衛河僅寬五丈而勢緩沁河奚啻一里而勢急以一里之

急流引入五丈之緩且狹者翕受不廣其何以容縱如鄭同知所見將衛
河兩岸各闊十餘丈毋論輝縣等處即新鄉一縣欲闊河身以南則該縣
北門去河僅有二丈其城墻城樓并內外官民廬舍則將置之水中矣抑
將移於高阜之所乎又衛輝府西北離城亦止半里其驛遞公署并該岸
大小軍民則將任其以水為家歟抑將以手援之歟且兩岸各增十丈連
本身五丈僅足二十五丈而望其納一里之水可得哉此河身之難於充
拓也其一議濬河蓋臨清一帶運河雖藉汶水實與衛河通流是臨清譬
之堂奥而衛河則門戶也臨清譬之形体而衛河則羽翼也其勢俱並行
其源俱無沙若引沁入衛是以沙之濁流投之清河則三十五等年如汪
郎中等所呈沁河突入衛河水半泥沙瀰漫異常至臨清逆流上壅運河
七十餘里苟其患不專在衛輝而貽患於漕矣門戶傾者必逮堂奥羽翼
折者不為形体一大病哉況十五年及三十五年祇因衛水泛漲渰懷慶
衛輝二府民田以致河北洶洶經年陳告及今隆慶六年七月內衛水又
泛不減先年之災本道所目擊其害若茲又加以沁流毋論他時恐防漫
溢而伏水之災不至於橫流已乎此下流之難於疏濬也況自新鄉至臨
清於衛河兩岸陸則三百餘里水則八站有奇毋論民廬民田動以萬計
即欲闊丈數非千丈數不周欲築堤埧不倫以工計之恐非數千萬兩不
完以年計之亦非數年日期不就雖大舉不恤小費亦不可不先籌算而
漫為之也職等才非通方徒竊道聽之言敢為塗說伏乞　本部院撫臨
地方會同　撫按兩院臨河親加查勘施行等因通呈照詳蒙批引沁入

衛蓋以河南山東南直隸沿河運道利害言耳據呈沁河之身難拓下流
之道難疏是利害相等也姑罷之以俟再議此繳蒙此擬合就行為此仰
抄案回府看落當官吏照依案驗備蒙詳允事理遵照施行
衛輝府新鄉縣為全河之患孔殷善後之計當預冒披愚悃以裨採擇事
萬曆貳拾壹年陸月貳拾陸日承奉　懷慶府同知鄭　帖文准　本府
關蒙　分守道參議杜　劄付咨蒙　欽差總河舒　批據管河道會呈
前事又蒙　欽差巡撫趙　并　巡按陳　案驗俱同前事奉此遵依隨
行本縣知縣盧　即於本月貳拾捌日親詣懷慶府北地方考究丹河來
歷查得丹河其源出於山西穿太行山由北坦坡狄家嶺南注而下中間
分散有十八道小溝渠民間引為灌田揔流南經張店至劉村入沁水首
尾三十餘里冬春水小果不為害及至夏秋波濤洶湧與沁無異此丹河
之全身也其名為與衛相通者係上小溝渠內東流第二道者由清化鎮
西稍東流水涸不通惟至清化鎮南有金鑪狗跑泉等水相聚迤邐而東
經脩武縣治南北轉繞扣城東門外又東經獲嘉縣治北相去百餘里許
又東俗名為蔣河至新鄉縣西北名合河店西入小清河而因以入于衛
相沿凡幾百幾十里名為丹之支流而實非丹水矣夫欲改丹併流入衛
若將丹之全身由張店改折而東過狗跑泉因以達衛奈丹至張店地勢
傾下入沁甚易勢不能挽若從上面東流第二道小溝渠空決成河以達
衛第丹在彼處方自山嶺而下奔潰傾跌橫截不佳何由東流且稍東南
有定王簡王墓在焉乃議者謂衛不能容沁矣改丹併流以殺沁勢是一

策也夫此亦息肩之說耳天下事惟親見者為真丹水秋漲洶湧與沁無
異衛不能容沁矣獨能容丹乎審地勢衛地下懷慶三十餘丈由高而下
勢若建瓴奔騰澎湃勢雖吞受必將開拓河身兩岸築堤遮護夫此一開
築也中間無論小民田廬　國課所出且逼近城隅勢有難於開築者新
鄉北門外緊坐衛水亦置勿論以衛輝府言之城西北隅外即為衛河兩
岸驛遞公宇商賈居民湊集勢極難於開築將移河於府治南十餘里外
遠遠而東其地為黃河故身於沙堆積閘即湮沒將移河向北其地為黃
土岡沙石高阜益　難開尚滕朧苟且以衛水而加之全丹勢必張大
潞府親藩在焉脫城不保罪將誰歸此尤事體重大不能不慮者也且衛
水清流丹河濁流以濁投清由高而下衛沙必多在新鄉衛輝猶曰水去
疾沙未停自大名而下臨清張秋等處地勢平衍水去緩行淤沙必多運
道阻塞其為襄河之患不孔亟乎夫改丹改沁為救徐邳以南漕運計耳
而北地運道為山東河南等處全粮所係務非渺小療腸內而塞咽喉此
所謂救一河患增一河患者也聞河以南亦議將伊洛瀍澗四水改入淮
矣曾聞淮至清河縣為河水所漾反上壅即今洪澤湖泠洞無涯泗臨城
卯半在水　祖陵　皇陵不可不慮然此猶為無與于地方未敢深議惟
引丹入衛誠見其不可者假使開數百里之河築數百里之堤於地方無
隱憂於徐邳以南之河患有成效即捐數城之生靈動萬億貲費為　國
家圖大事奚不可者第河患未必除徐邳以南未必救而衛堤難築　親
藩宜慮大名以下運道不可保以天下為任者可無萬全之慮乎以上末

議非敢勦襲陳言漫為阻調考之輿圖當之地勢稽之耆論參之事情的
見其如此者謹局昧以申至若開河築堤歲月工程錢糧夫役推准諸河
工歲費常額一推步可知者若果引丹入衛容另申報

漢河渠攷　宋王應麟

美哉禹功萬世永賴云何漢世河決為害蓋自戰國壅川壑鄰決通隄防重以暴秦水失其行故瀆遂改碣石九河皆淪於海微禹其魚遂發之思投圖案謀用緝軼遺

孝文十二年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陳留郡酸棗縣（今封丘縣屬衛輝府）秦拔魏置縣（地多酸棗因以為名）金隄河隄在東郡白馬界括地志一名千里隄在滑州白馬縣東五里郡縣志在酸棗縣南二十三里（與把）（廣記酸棗縣有金隄漢文時河決金隄即此）王遵為東郡太守請以身填金隄徑子曰漢火德多水災導土德以河患

孝武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復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

（郡屬河北漢志音輸注音俞）

東郡頓丘縣（今澶州開德府清豐縣西南）漢勃海郡在勃海之濱（今滄州棣州之地）水經注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班固曰商竭周移瓠子今開德府濮陽縣西有瓠子口瓠子河名也濟州鉅野縣東北有大野澤即鉅野也禹貢大野既豬清河郡鄃縣通典鄃故城在德州平原縣西南（大）

（商胡決河後改瀆漢之故瀆自澶州經德州德清軍日頓丘東南流）

元封二年自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築宣防宮水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注縣北十里為瓠河口亦謂瓠子堰）括地志故龍淵宮俗名瓠子宮亦名宣房宮在濮陽縣北十里決河在鄄城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通典秦始皇二十二年攻）

（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不可復補漢王横云九域志濮州雷澤縣有瓠子河濮陽縣有瓠子口萬里溝在莱州掖縣濟州東阿縣有魚山一名吾山）（山瓠子歌吾山平鉅野溢魚弗鬱今當郛州）

尋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河渠書、禹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王景曰、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者也。臣瓚曰、河入海乃在碣石、元光二年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

貝丘、貝州清陽縣。漯川者、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入大名府朝城縣、至千乘、清州千乘縣入海。降水故瀆在冀州南宮縣東南六里。大事記、周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傾、壅龍門至于底柱。春秋後河患見史傳始於此。

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地理志、魏郡館陶縣、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館陶、今屬大名府。通典、貝州清陽縣有屯氏河、大河故瀆、俗曰王莽河。章武縣、滄州魯城縣是、因有入清地。長九城志、大名府館陶縣見津縣有屯氏河、南樂縣有入河故瀆。

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地理志、清河郡靈縣、河水別出為鳴犢河、東北至蓨入屯氏河。靈縣、隋省入博州堂邑縣。蓨音條。

蓨、德州、後晉置。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河隄成、以五年為河平元年。三年、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平原、德棣州。濟南、齊淄。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

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李尋等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

信都、冀州。信都縣屬冀州、河北邑、作祐、今真定府南宮縣界入、即此。

禹貢九河既道、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絜、七曰鉤盤、八曰鬲津。

其一河之經流。徒駭（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絜為二。寰宇記在滄州清池、許商云在成平。）馬頰（郡縣志在德州安德、寰宇記在德州平原。）覆鬴（通典在德州。）胡蘇（寰宇記在滄州饒安、臨津、無棣三縣、許商云在東光。）簡絜（與地記在臨津、即篤馬河也。）鉤盤（寰宇記在滄州樂陵東南、通典在德州平昌、舆地記在樂陵。）鬲津（寰宇記在饒安、通典在饒安、許商云在鬲縣、與地記在無棣。）太史（不知所在。）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遂得其六、歐陽忞與地記又

得其一、或新河載以舊名、或一河互為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鄭氏以為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為也。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鄭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篤馬河在平原縣、今德州、唐史以為馬頰、誤矣。

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無隄防壅塞之文。程子曰、河北見鯀隄、無禹隄、鯀堙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而已。

賈讓言禹鑿龍門、闢伊闕、析底柱、破碣石。

水經、河水南過河東北屈縣（今吉州）西、注、呂氏春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河之上口也。河水又南過皮氏縣（河中府）西、又南出龍門口、注、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謂龍門也。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迹、遺功尚存、岸上並有廟祠。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至此山開岸闊、豁然放聲如萬雷。

通典、絳州龍門縣（今省、屬河中府）有龍門山、即大禹所鑿。三秦記云、魚躍上之即為龍、否則點額而還。黃河北去縣二十五里、乃龍門口。輿地記、同州韓城縣有龍門山。顏氏曰、龍門山其東在龍門縣北、其西在今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水經注、砥柱、山名。禹治洪水、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既決、水流疏分、亦謂之三門山。伊闕、碣石見前。

洪口以東、

通典、淇水出共山、東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

新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魏郡、相州大名府。清河、恩州。

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修汴渠成、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平帝時）、今既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郡縣志、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漢滎陽縣、唐屬孟州）南二百五十步、亦名莨蕩渠。

而塞滎澤開渠以通淮泗漢命王景脩渠（漢書有景傳謂渠即滎陽漕渠如淳曰於滎陽 是也水經注王景所修水故瀆 東北又經 之故瀆也）

章帝建初三年罷虖沱石臼河

虖沱出代州繁峙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入海鄧訓治虖沱

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石臼河在定州唐昌縣東北（本漢苦陘縣今 有入 ）通典

嵐州宜芳縣即漢汾陽縣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石磴縈委若羊腸焉（水經注）

（郡國志梁山南行 唐横有石臼谷）

張騫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

漢武帝以于闐山出玉因名河所出曰崑崙禹貢稱曰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

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

南海後漢書注云崑崙山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名之（朱文公曰）

（二書之說似得其實水經言崑崙去嵩高五萬里恐不然蓋是之遠）通典今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北流

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

則河之所出也尚書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後漢書云西羌在漢

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河關（今縣屬金城郡 今積石界）西可千餘里有羌謂之

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

亦非謬（楚辭注崑崙河出崑崙虛色白 淮南子 百一川色黃 里一曲一直 並 天 崑崙 九歌 崑崙 四望）

靈帝光和六年金城河溢

金城郡今蘭會西寧湟州積石界

而豐集汴水　昔禹于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出之淮泗至浚儀西北復分二渠

其後或曰鴻溝始皇疏之以灌魏郡者是也或曰浪宕渠自滎陽五池口出注

鴻溝者是也或以浚儀渠漢明帝時循河流故瀆作渠渠成流注浚儀者是也

或曰石門渠靈帝於敖城西北累石為門以遏渠口者是也石門渠東合濟

水與河渠東注至敖山之北而兼汴水又東至滎陽之北而旃然之水東流入

汴滎陽之西有廣武二城汴水自二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曹水至此乃絕桓溫

將通之而不果者晉太和之中劉裕浚之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稍更蔡

塞以漕運者義熙之間也皇甫議發河南丁夫百萬開之起滎澤入淮千有餘

里更名之曰通濟渠者隋大業之初也裴耀卿言江南租船自淮西北泝鴻溝

轉相輸納於河陰含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者唐開元之際也後世

因其利焉太宗嘗命張洎論著其興鑿漕運之本末如此宋至道之間也

大學衍義補　臣按天地間為民害者，在天有旱潦之災，在地有河海之患。然雨暘之旱潦也有時，而人猶可先事以為之備，若夫河海之患，則有非人力所能為者矣。雖非人力所能為，而人君有志於為民者，其忍坐視而付之無可柰何哉。中國之水非一，而黃河為大，其源遠而高，其流大而疾，其質渾而濁，其為患於中國也，視諸水為甚焉。自禹疏九河之後，遷史河渠書述之詳矣。臣請探厥本源，自張騫使西域之後，說者咸謂河出崑崙，至元世祖始命其臣篤實者西窮河源，得其源於吐蕃朵甘思之南，曰星宿海，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為澤，登高望之，若星宿然，胡言所謂火敦腦兒也。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較之崑崙殆為近焉。自西而東，合諸河水，其流寖大，東北流分為九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繞崑崙之南，折而東，而北，而西，復繞崑崙之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始入中國，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東北流至蘭州北

繞朔方上郡，又東出境外，經三受降城、東勝等州，又折東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析津，為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磯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跡，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二三千里，恒被其害。方禹之導河，其河蓋自西而東，又轉而北之，東以入海焉。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於瓠子，又決館陶，遂分為屯氏河，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河水始分流於博州，屯氏河始塞。後二年，又決於平原，則東入濟，入青以達於海，下流與漯川為一。宋熙寧十年，河又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是時淮僅受河之半耳。金之亡也，河始自開封北衛州決入渦河，以合於淮。舊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東至虞城，下達濟寧州界。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自

是汴城在河之北矣。又東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東北而入于淮焉。柳通論之曰：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亦隨之，郡邑患者為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哉。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為並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汴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眾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且我　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今日河南之境，自滎陽原武由西而東，歷睢陽亳潁，以達於濠淮之境，民之受害，而不聊生也甚矣。坐視而不顧歟，則河患日

大，民生日困，失今不理，則日甚一日，民至於生他變。設欲興工動眾，疏塞並舉，則又恐費用不貲，功未必成而患或因是。然則為今之計奈何？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古今治水者，專當以大禹為法。禹之導河，既分一為九，以殺其湍悍之勢，復合九為一，以迎合其奔放之衝，萬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後世言治河者，莫備於賈讓之三策，然歷代所用者，不出其下策，而於上中二策蓋罕用焉，往往違水之性，逆水之勢，而與水爭利，其欲行也強而塞之，其欲止也強而通之，怙微昧之見，而忘其所掩之大變，已成之業，而興夫難就之功，損民力於無用，糜民財於不貲，苟顧目前，遑恤其後，非徒無利而反有以致其害，因之以召禍亂亦或有之，顧又不如聽其自然而不治之之為愈也。臣愚以為今日河勢與代不同，前代只是治河，今則兼治淮矣。前代只是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況今河流所經之處，根本之所在，財賦之所出，聲名文物之所會，所謂中國之脊者也，有非偏方僻邑所可比焉。

可置之度外而不預有以講究其利害哉臣願明詔有司特求能浚川疏河者徵赴公車使各陳所見詳加考驗預見計定必須十全然後用之夫計策雖出於衆而剛斷則在於獨擇之審信之篤而用之專然後能成功耳不然作舍道傍甲是乙非又豈能有所成就哉　臣觀宋儒朱熹有論禹之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　臣因朱氏之言而求大禹之故深信賈讓上中二策以為可行蓋今日河流所以泛溢以為河南淮右無窮之害者良以兩瀆之水既合為一衆山之水又併以歸加以連年霖潦歲歲增益去冬之沮洳未乾嗣歲之潢潦繼至疏之則無所於歸塞之則未易防遏遂使平原匯為巨浸桑麻菽粟之場變為魚鼈之區可嘆也已伊欲得上流之消洩必先使下流之疏通　國家誠能不惜棄地不惜動民舍小以成其大棄少以就夫多權度其得失之孰急衡除其利害之孰甚毅然必行不惑浮議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便宜之權俾其沿河流相地勢於其下流近東之地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汙下之處條為數派以分水勢又於所條支河之旁地埋種稻之處依江南法創為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河既分疏之後水勢自然消減然後從下流而上於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盪滌之或挑而闢通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於溢出而河之浸不及於陸下有所納不至於束隘而河之委易達於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規置有法積以歲月因時制宜隨見長智則害日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乎或曰若行此策是無故捐數百里膏腴之地其間破民廬舍壞民田園發人墳墓不止一處其如人怨何嗚呼天子以天下為家一視同仁在此猶在彼也普天之下何者而非王土顧其利害之興除孰多孰寡而為萬世計不顧一時為天下計不徇一方為萬民計不卹一人賈讓有言瀕河十郡治隄歲費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足以業其所徙之民大漢方制萬里豈與河爭咫尺之地哉臣以謂開封以南至于鳳陽每歲河水淪沒中原膏腴之田何止數十萬

頃今縱於近東之地闢為數河所費近海斥鹵之地多不過數萬頃而已兩相比論果孰多孰少哉請於所闢之河偶值民居則官給以地而償其室廬偶損民業則官估其價而免其租稅或與之價值或助之工作或徙之寬閒之鄉或撥與新墾之田民知上之所以勞動乎我者非為私也亦何怨之有哉矧今鳳陽　帝鄉園陵所在其所關係尤大伏惟　聖明留意萬一臣言可采或見之施行不勝幸甚

王家口河工說

黃河源出西番星宿海、貫山中、出至西戎、名紐黃河、繞崑崙、至積石、經陝西山
西境界、至河中潼關、經流河南之閿鄉靈寶澠池新安濟源、至武陟、受沁水、鞏
縣受伊瀍諸水、經滎澤原武陽武中牟祥符蘭陽儀封考城曹單豐沛碭蕭至
徐州鎮口、接閘河濟運、經邳州宿遷縣 祖陵之左、至清口、與淮河相合、下雲
梯關入海、淮河之源出桐柏縣、由五河繞 祖陵之右、至清口、與黃河相合、故

祖陵二河環遶、風氣完固、運道亦藉資焉、萬曆二十一年、河決黃堌口、徙向
永城宿州白洋河小河口、浸逼 祖陵、歸仁堤下、異歲 上躬靜攝、命下奪
楊大司空職、且削籍、以為不塞黃堌、傷我 祖陵所致、且連年徐邳運河不沾
黃流、涓滴每挑李吉口趙家圈毛成鋪、藉升斗之餘潤、不可得、二十九年、塞黃
堌口、強水東行、河性不暢、遂上壅、決歸德之蒙墻口、一由夏邑永城宿州、仍出
白洋河小河口、一由沙崗周鎮五河、與淮河合流、至三十年、盡數入淮、 祖陵
二陳溝沙河等處、一望瀰漫、岌岌有侵 陵之患矣、 上遠總臺汲泉李公治
之甫謁 陵、四顧皆水、驚憂不食、病卒、惟特河南撫臺景默曾公、以蒙墻河南
地也、爲一患 陵、責焉辭、因博訪土人、僉謂開王家口便、遂商謀於山東摠議
久之、會推總河 上允、仍請遣御史臺崔公、會省直撫按司道公議於曹之明
倫堂、無異議者、先是鳳陽撫按疏上黃河盡數入淮、係干 陵園、亟賜議處、以
閣永賴 上命首護 陵寢、次理運道、至是議定、於是發丁夫二十萬、動內帑金
五十餘萬、興工於壬寅十月之九日、放水於癸卯四月之八日、塞河於七月之
二十二日、築騎河大堤十二里、以阻中歸之路、築東西堤二百里、以防旁逸之
虞、沿河周咨、相度水衆、舟陸兼車、勤議屢更、筆舌殫敝者年餘、今改河後、保守
又二年矣、斯役也、 陵園奠亢、佳氣蘢蔥、十載沮洳之虞、一旦盡去、萬年基運

之地、于茲永培、可謂稱 上之旨矣、徐呂二洪、久無黃水之至、今奔流沖刷、最
深、萬艘往來如織、歲癸甲洳黃並運、乙巳春、商船漕粟通行、年年回空、亦由於
此、使不棄而不修、將所為 國家資運者、百年猶故也、歸德泗宿之區、鳳陽潁
亳之地、百姓無地可耕、農人以漁為業、今數千里膏腴、桑麻遍野、民居錯繡、人
始知有平土之樂矣、商丘永夏會亭石榴堌諸縣驛、盡在水中、今輪蹄不絕、冠
蓋相望、城廓依然、人民安堵、儼然再造景象矣、開河之日、馳報 朝紳、人心莫不
悅、適前總臺曾勞瘁、沒舟中、後以為 省下流工竣、方聞於 上、予因而筆之、
以俟後之觀河工而採擇者、 皆 萬曆三十三年、歲次乙巳重九日 賜進
士出身中大夫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管河兼管水利右參政兼按察司僉
事昆明朱思明書、

永夏勘河呈稿 適者河徙蒙墻、瀰漫南下、千里匯為巨津、無所容其分別者
也、自徂冬消落之後、始於文家集之上、平臺集之下、分為三四股、西南一股經
石榴堌馬腸河龍煥集周鎮驛、入會河至五河縣地歸淮、餘旁溢者仍入永城
所謂汎溢甚濶者也、其東南一股、即為白河、狹可三四丈、深可二三丈、經桑堌
集何家營、離夏邑城西南七八里、至胡家橋、永城出白洋河者、嘉靖六年間、黃
河衝決、致傷沛縣漕渠、遂開濬趙皮寨白河一帶、分殺水勢、非正河也、東北一
股為響水河、至桑堌集、與白河合、白河至何家營之下、無河身、從而散漫、與前
水併歸永城者也、何家營之上約七八里、為苗家橋、其湍急若趨西南、可引
入司家道口、然一泒沮洳、距岸八九里、中深旁淺、阻塞未能挑濬、未能、且直
射縣城、欲委蛇避之、未能者也、夫苗家橋果可以收散漫之水、則可開茅水自
八十里上平臺集、已分流矣、欲於此八十里下全而收之、恐約束之難、春日
看水淺灘尚多、轉盼洪濤大發、杳無涯際、東南一帶長堤不築、則水仍南下、

築之則吞篩難施於沙難實恐砥柱之難响水河自白河之東北來苗家橋雖急溜向東不能逹岸勢亦隨歸東南今仍欲引向東北而去非其性也恐搏激之難水自黃堌口決後水向南行至楊家口遂向東行至趙家圈復向東北行南行者順東行者強北行者逆是以趙圈方塞則決何家集何集方塞則決申家營一馬家溜多方塞之未能必待水從蒙墻方能成功今欲引之仍由此河則徙有南下而已雖議加築長堤其如傳南衝刷防禦不及何恐蹈覆轍之難李吉口正對司家道口則何家營之開較之王家口誠近第苗家橋生地開三十里未為大費而七八里於水中功力之費有十倍於此者且又自蕭家口北築大堤至朱家集平基集侯家灣斷其南溢會亭之水又過文家集桑堌集至何家營轉築而北斷其東出任禮折出夏邑城南等口又築司家道口一帶長堤計費數百萬金尚然不可成功况草橋之下又未可量乎恐計費之難已此非姑息夏邑一邑而曲為之解也蟻舟苗家橋之上極目西南北之水雖有人力誠無如之何也兩道自蒙墻東下蕭口經靈璧望馬牧泥白河登岸賃舟者數夜船者二旬問麥曲畧探其端未嘗不嘆服議河者之苦心而稍慮其借費反費言近猶遠也通若王家口又可以易言哉假道隣封似居己於逸河反廬舍似居己於恐司牧者各為其民今強其所不欲似居己於嚴夫可易言哉雖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况此十二里一線之地迺堤外之地倘因此可以護　陵園漕運乗亦必其所不吝也然果可因是而成功乎甲可乙否吾不敢必第蒙墻從其曲而此則取其直較昔日為順矣難易趨避吾不敢必第平陸易為開濬築土即為堤岸較水工為易矣至徐家口生開十二里至孫家灣量疏三十六里孫家灣至張禮口李吉口清瀝猶存趙運使許運同褚同知見在疏濬引入堅城鎮口以濟運較黃堌之下流為便矣自王家口以下

開濬工程費不滿叁拾萬金而李吉口之下不過擴充之而止且兩岸堤墻見存無庸創築較之何營之築塞為省矣王家口急溜有趨壑之勢此流則彼涸有可以護　陵寢次可以濟運道而亦可以極[illegible]之患一舉而三善可兼較之苗家橋之開恐不足以救全河之水則為便矣此非妄覬山東之地而必為之辭也良以　陵寢漕運非兩事也漕不患鎮口之易淤而患黃水之不至　陵不患水夏之汎濫而患橫流之無歸今王家口扼其吭而導之挈其瓶而傾之一徹百徹舍此而旁求散漫之區則權非我握矣倘築舍之議未同遷延伏秋洪濤將至貽患　陵園誰執其咎則必以我有汴堤為辭不知議汴堤非得已也况巧婦無無米之炊亦必以患出河南為辭不知保　陵園非獨中州事也况同舟有共濟之義至於舍新棄之故河做百十年未成之舊道又非本道之所能知也

曹縣會議呈稿　看諸僚有河決而塞之者有河徙而分之者未聞全河之徙可以仍挽而之此者挽河之說起於王家口有套灣逆溜之勢而言夫河深叁丈濶有百餘丈新開之地深不過壹丈伍尺濶不過伍陸拾丈其數不勝也何以奪全河而東向此勢也新河逆懐之勢順舊河灣環之勢逆惟順則新河一開得水之分數常多多則日衝刷日深闊安知新河非洪流也惟逆則舊河一決得水之分數自減減則日緩漫日停蓄安知舊河非平陸也因其日深之勢高築一帶堤岸以防南逸因其日淤之勢堅築截河埽墻逼向東流而又於旁溢者塞之疎漏者補之築塞未盡者導而歸之似亦可為要在口開之地深濶而徐家口李吉口堅城集以下一一開挑無梗隘不平之處庶可成功近議堅城以下開濶叁拾丈似未足多即如東省目擊李吉口以下之水漸放漸淺又如中州蕭家口以下至今未有河漕皆左卷也至於河挑肆拾丈當置土於

離岸伍拾丈之外河挑叁拾丈當置土於離岸陸拾丈之外不然河身狹矣既不容其縱横自如又不容其衝刷徐去尚可與全河必所謂水平者取河底之平而不取土面之平則節縮之計即在於此惟臨期逐段酌之而已若夫放水之日必在清明前後水稍漲則借水之力以殺沙水入口則因河之淺以堵塞人力可施捲埽易下及至伏秋水發而此根基已實矣倘云工程難完拮徘五六月間放水夫伏水暴漲五六日即退或十餘日而止不數日又漲如前漲則河狹不勝其溢退則河淺不勝其淤如此至再則新河日墊乃欲於下流處方堵方塞未幾洪濤又至駭目驚心人將束手河濱敢與之相抗衡也何也新舊河深淺濶狹原自懸絶不可與蒙墻南下之勢同日語也故善治河者因天時順地利和人心一有未備寧需物力以固根本令據決嚴任築汴堤以保陵而閣嚴以竣事未為無見第恐欲速則南工未竟遲久則河勢變遷倘令他年費盡工完而無濇可塞咎固無所執耳

河工緻册稿　河之難治也自古記之而尤難於今商以前有遷都避首遠害也元以前有資之轉漕者資利也我　朝不欲侵　陵既以遠害又欲轉漕無以資利不南不北之間獨有自西自東之路必使萬里奔流就我約束較之往代誠難弘治間河決荊隆口由黃陵崗經曹濮入張秋運道　上遣都御史劉大夏平江伯陳鋭司禮監太監李興及省直撫按董役治之開河七道分洩水勢築堤三重荊隆口東西各堤二百里護之功成　上命大學士劉健作記勒石河上今見在碑文可攷已是同河之役　聖朝重之往無論已萬曆十九年以前河由河南之開歸山東之曹單南直隷之碭蕭徐邳至清口與淮河相合下雲梯關入海此正道也但　祖陵淮水逆其前黃水纏其後至清口淮弱黃強阻淮不得出而　祖陵受淮水之傷前總院揚　議有黃家壩之開遂分黃

之勢導淮之流而　祖陵以安萬暦二十一年河決單縣之黃堌口漸由符離橋出白洋河小河口而徐邳宿遷三百里運道涸竭水漫　祖陵歸仁堤下亞瀰漫人言輒至致厪　皇上切責大臣不塞黃堌沖我　祖陵然則　陵之所係誠重矣萬曆二十九年前總院劉　鑑于黃堌當塞命官塞之其功將半但下流未暢上流自潰於是有蒙墻寺之徙其始也尚由符離橋與黃堌下流相合其繼也盡由沙蒯渦泡澮河與淮河合而為一矣欽奉　聖旨有云河工宜先護　陵寢次理運道有云黃河横決恐侵泗州　祖陵且妨運道有云這河患在河南的着該巡撫上緊極力堵塞挑挖毋得遷延滋患有云清口淤淺及王家口等工程俱着總河上緊從宜挑濬于是一時河臣戴揣無地周咨相度日夕不遑有議築汴堤者有議開小股河者有議開揚先口郭劉口者然皆嘗試難行前總院曾　躬率司道府縣詢之士人采之衆議會之各省撫按公議與之　廷遣臺臣無如開王家口為正遂興工於三十年之十月初九日開河於次年四月初八日塞舊河於三十一年之正月二日閉龍口於七月之二十二日其加築大壩創築長堤塞柘永之決口而築騎河大堤又二年而始成其河之開也河南首關王家口生地拾貳里山東挑下割口以下至蘇家庄陸拾餘里南直隷挑堅城集以下至鎮口百餘里地有分疆人有專責也大壩有漕河道中河分司共督之其塞河派料兩省直協取而築堤蝟調夫役備所未備者河南專力也是役也往來省直會議盻看與不停肩口不絶議畢搥車日與風濤相習夜望村火為歸一年而後議有定畫身處數萬人之中調停安插立營保護火盜督畚鍤戢變爭作何開挑作何堆土作何撤水作何運沙軌丈尺較長短人無不平歲將不知寒暑不避六閱月而後河工始竣覩洪水之滔天軌經營之不二危疑不為之懼群言不為之阻

疫癘不為之避日行五十里夜渡三河錢糧綜覈必明夫料催提必至案塞料理必周卧不安枕病不遑藥手不停批胼胝扶傷散錢掩骼身處河干櫛風沐雨又二年而後舊河始塞大壩長堤始成嘗考先年水行黃河運道乾涸年年費萬數金錢引一衣帶水入徐濟運而不可得今李吉口毛成鋪趙家圈原挑河身見在淤澱可查已執如此全河東注故道盡復無論 祖陵千萬年無虞運道已三年克濟矣纂國者不當如是乎惟願 祖宗在天有靈 廟堂之上與本部院推見至隱共圖 國是千萬年如一日焉則 國家幸甚民生幸甚

祥符縣志 淯阬肆厰每年約用梢草陸拾餘萬原在捌府屬縣辦納萬曆拾柒年知縣蕭重望招攬大為民害至叁拾伍年知縣王復興極力申豁仍分派舊屬民稍得蘇邑人王惟儉記 夫古今之河患孔棘矣然未有窮四海之物以爭勝於馮夷如吾世之煩費者也亦未有總一省之征繕責辦於百里如吾邑之困累者也無論往歲比者朱旺口之役公家之所徵求私室之所餉輸幾當縣官歲入之半而悠悠之論尚有異同乎何容易也昔宣防之築也下淇園之竹以為揵故孝武歌之謂搴長茭兮沉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楗其薪茭即今所賦之梢草也當是時河決瓠子瓠子今開州地也去淇二百里逕矣天子親沉嘉玉良馬公卿從官躬負土薪可謂焦勞矣而材僅取其故有尚不能督之於一郡一邑也無乃以事之難卒致而役之難獨累乎柰之何今以八郡六十餘萬之梢草而獻辦之都會之一邑耶邑故額六萬今十倍之矣甚矣哉變法之誤也始嘗試於萬一之有利旋隱忍於利害之不償而終以大害貽之後人也蓋始之射利者賈徵逐之資操奇者賴緩急之便若微見其利未幾藏匿恒捻幹漸勞滋即變法之人未轉較而已立睹其害矣而業自誤之不欲更也卒之官賦有額物直益湧吏納叢奸監守重累中人之貲役不畢歲而家徒四壁立焉數十年來苦累蕭索不知幾千百人故每一役之吏小民之避之也若淵壑虎狼之不可嚮邇而官府之請謁里胥之追呼亦不勝其擾焉會我邦君有慨往繆因力陳其不支之狀而當事者亦重念之累議累駁累減文移之往

來上下之參訂凡七有閱月而始竟其說以通融之於濱河之州縣因
地之肥瘠畝數之多寡而達陝虢東盡梁宋賦凡四十餘邑而茲邑獨
革之存者止三萬矣以故額論則以十年敵一年之役以今額論則以
二十年敵一年之役自是而茲邑之民其有瘳乎或曰邑都之區也力
饒而易辦地通而取捷故也夫正惟其都會也輪蹄之輻湊而凡仰給
焉悉索敝賦不克是懼而可役以諸郡之累累之乎且河自分陝折而
東北委蛇河洛之郊崩騰潰衝之墟齧蝕幾邑蕩析幾郡豈其茲邑之
獸棄也者獨惟守土者據城府之見分域之私以致初議之艱也吁亦
不思矣不佞因是而嘆優役法之不易也由今而溯變法之日垂十餘
年耳而遺老之口不得要領故牒之稽復歸磨滅豈其放軼以至於斯

無乃疆埸既殊肝膈自別而遂不欲出之以爲証耶更數十年後何所
底止乎且今之法亦稍稍非舊也舊取給於諸郡今取給於濱河有如
異日者浸更其說則一邑之孤鳥能勝多口之囂乎故邑中士庶僉議
欲永其事且以當事乃邦君之美也爰樹貞珉於邑之側不佞以是役
也始事之誤流禍十載此其義在桑柔之三章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爲
梗者非耶今茲之臧民若更生此其義在大東之章所謂哀我憚人亦
可息也者非耶然自當事之軫恤暨我邦君極議而卒成之也議宣築
舍乎此其義在泂酌之三章所謂豈弟君子民之攸塈者非耶邦君爲
王諱復興究之鄆城人善政具在輿誦而茲特其一云

汝陽志王中丞有三記 王格一河一驛一

杞東樓曾考一統志謂杞乃古雍國黃帝之後非也按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
左傳所謂邗晉應韓武之穆也杞與雍分邑而有高陽乃黃帝之孫顓頊氏
所興之地然今鄭之許天大寫內有三高陽次也又荒也杞也而顓頊所興
則杞之高陽既在古聖傳說納人謂顓頊生於若水十年而佐少昊氏二十而
即帝位路史又云空桑以地紀高陽所居分邑亦有空桑去高陽甚近地紀
云空桑南杞而北陳音各三十里有伊尹村最然則謂高陽氏所居空桑乃廣
桑之野非伊尹所生之處在今允國世紀又言顓頊自窮桑遷于商丘窮桑乃
在西海之濱又非竟矣十寶又言魯有空桑徵在所生之處今名孔竇改孔廟
禮器碑云顏育空桑郭史又言軒轅作于空桑之北然則有四空桑矣杞之空
桑則伊尹所生之地若呂氏春秋所謂空桑則伊洛間樹名爾非地也至周武
王時追思先聖王乃褒封大禹之後于杞號東樓公杞之得名于斯始焉或曰

殷湯時已封于杞然不經見史記云殷時或封或絕理或然也武公初年即
遷淳于淳于在故邑安丘境內至武公二十九年爲魯隱公元年方入春秋故
春秋所載杞事皆淳于杞也即如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亦在安丘東南而舊
志以婁埋當之繆甚矣嗣後若年東以年婁及防茲來奔蓋既取之後又屬莒
也莒去安丘僅百餘里故能取耶奔若雍丘則遠矣莒小國也安能越千餘里
伐人而取其邑哉武公既遷之後地屬鄭宋故魯惠公末年敗宋師于黃今邑
北外黃是也成公十六年衛侯伐鄭至于鳴雁今邑北集利是也昭公五年晉
韓宣如楚送女韓起叉鄭伯勞諸圉今邑南圉鎮是也哀公九年宋皇瑗帥師
取鄭師于雍丘今邑治是也三條之鄭一條之宋何嘗有所謂杞哉通舊志于
如楚送女下加于杞二字豈以此遂可塗人之耳目乎堪以捧腹已至戰國時雍
丘外黃分屬宋魏戰國策所謂太子自將過宋外黃是也及考燕策決白馬之

口魏熙黃溝陽溝注以為外黃按括地志云在今冤句縣南因黃溝為名非宋之外黃也以此知秦策所稱以德小黃而魏氏服魏策所稱太王之地又有沂黃皆指黃溝而言非今之外黃也惟楚策所言魏慶引而舒魏之大梁軍則因之東則固今之屬魏耳

河水源出星宿海自入中國逕秦晉衛魯趙地北入于海中間遷徙不常自宋神宗熙寧十年南徙分為二派一入淮一入海故道遂失自元太宗六年河決又分為三俱在杞境俗名三叉口中流循城之北而東且南即今縣治後是也北流決汴北從而且東即今俗稱沙河是也南流循城西而且南其跡半隱半現不復可識矣至大德元年決于縣之蒲口明年復決是後水北從復河故道不逕縣境至我　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陽武三里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逕潁州至壽州入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復疏入汶道皆不逕縣境至二十三年又決滎陽東過汴城之西南由杏花營東南經陳留自常家營入縣境過退墻王樹蘇家所沙窩集小堌高陽富家屯穆陵蘇大鄉家固戚固頭家口印家莊東入睢城縣境合渦河至亳合淮入海此自西而東者也逕境內七十餘里又一自祥符白墓子岡決入流經通許自五叉口入縣境逕左家寨周陵花岡竹林入太康之馬厰集又經柘城鹿邑東北合渦河至亳仍入於合河合淮俱入海此自西而南者也逕縣內二十餘里俱在縣南其別支由朱仙鎮者有二一流止逕尉氏通許至扶溝合流入經洧水項城至壽州正陽鎮合淮不經縣境即洪武二十四年之故道也弘治二年又從汴城東北分為二流一自祥符于家庄經蘭陽及縣之白家口外黃扶樹營下逕歸德至徐邳入淮此去縣北五十餘里去蘭陽儀封甚近止逕境內二十餘里而已一自荊隆口黃陵岡經曹濮達張秋運河注海不逕縣至嘉靖二十六年又決開封之西

北全河始逕蘭陽儀封考城曹縣至亳合淮入海而杞遂無河患矣其支者俗名鐵裹河自陳留縣南入縣境五叉口東南流逕荊岡楊家寨胡備岡常家營入太康縣境東北合于大河繞縣境七十餘里　汳水出蒗蕩渠亦名丹水即汴水也經陳留之鋪鄉亭東逕鳴鴈亭鳴鴈即今焦刺一帶是也水經言汳水東逕雍丘縣故城北逕陽樂城南城在汳北一里許雍丘縣界南通睢水又逕外黃縣南又東逕考城縣故城南由睢陽蒙縣合淮水東入于泗即今俗所謂沙河也自祥符陳留入縣楚家寨焦家寨花園鋪潘家寨逕城北五里許東南逕小河渠村入睢州之榆廂平岡由柘城至亳下達于淮迤邐境內七十餘里今涸流矣　睢水亦出蒗蕩渠宋水經稱東北流逕高陽故亭北又東逕雍丘縣故城北又東逕襄邑寧陵亳城睢陽蕭縣至睢陵會睢水由下邳入泗今俗名堤河自陳留縣東北四十里入縣與也寨儀陽堌七基屯伯至婁堤以東淤平又東入睢州大東由取虎入泗州今涸流俗亦以小黃河呼之其支者自十八部廟由儀陽堌南鐵岡箕墓入東逕西肥袁家灘伯牛岡至睢州入汴水俗名枇河睢水逕境內其長亞與汴水等支者不及三分之一　巴水源出畢懷自儀封南八里逕縣北烏岡巴河崖北辰寨入睢州之黑陽過考城下通徐州洪今涸流經境內僅二十餘里或曰北亦黃河之支流　高陽濱曰亭亦曰聚田鄉並未有城之名舊志誤在縣西南二十五里顓頊氏所興之地張晏云少昊之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名高陽高辛皆所興之地名顓頊與嚳皆以字為號上古質故也按高陽乃黃帝之孫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五帝三代皆其後裔居軒轅則號為軒轅氏居青陽則號為青陽氏居高陽則號為高陽氏居高辛則號為高辛氏至于姬周祁己滕箴任荀僖佶儇依箕不皆然則以顓頊為高陽蓋敕然矣乃沈約所謂生于若水世紀所謂遷

自窮桑吾無取焉

或問余所考古蹟確乎曰近之矣于何考之考之載籍載籍信乎曰誤者不少也如讀書郡國志云外黃有黃城非也國策蘇代云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今考城是也又謂趙攻魏黃城此小黃也大事記以為外黃誤矣漢書又云外黃有葵丘爭齊桓公會此城杜預亦云外黃東有葵丘亦非也按葵丘在今考城濮之外黃當不如是之大也又言外黃有曲林里棠陽城此則然爾今非縣境故所不志它如水經注所言科禀事小齊城利望亭親書地形志所載沙城廣陵城少姜城華城亦猶是也夫古之有墟者尚不足信如此況舊志所載肥陽城吳起城欲焉述之利謬亡墟者乎故斷然削之非過也然則伊尹伯牛孟姜之墓亡墟矣曷存之曰雖然其非者去之可也其兩疑者不害其兩存也此慎之之意也嘗以孟姜女論之其誤也有自來矣蓋杞梁者乃春秋魯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梁殖戴甲夜入戰死于莒其妻哭之哀列女傳載其事既云赴淄水而死矣又列載杞氏襲莒戰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尸于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也是以襲莒之事妄為二人而又以孟姜漂城事妄為杞梁氏也宜後世之紛紛莫辨也夫博如劉向且不免傳聞之誤如此後世之論安足憑乎杞固不得而削之矣其陳平晏敬劉穎夏侯惇之墓之削之也以兩漢大臣法皆陪葬兩漢之墓多在三輔東漢之墓多在伊洛故當其時有乞骸之事蓋骸不乞則不得歸葬也今陳平晏敬墓皆在鄢陵之北江淮之墓亦在考城之西此而存之是為爽矣夫陳平江淮之誤猶曰近東昏考城而然晏敬鄭人夏侯惇譙人此地焉本不相及者邑何亦有其墓耶甚矣好事之妄也況劉穎乃光武之兄見害于更始墓不在此柳又明矣一統志乃于是侯惇附益之曰為文帝守將卒葬于此尤為亡謂按惇督諸軍還壽春徙屯召陵文帝即位拜大將軍數月薨平生足跡何常涉杞邪甚矣好事之妄而一統志誤人不淺也

杞之田賦凡幾變矣愈擾之而愈紛以不明愈爭之而愈不可得訟獄累年文案山積總之一言可盡蓋泥于境界之說而惑于二糧之奸也　國初承元之亂地多曠野杞之畝田僅九千二百九十九頃五十五畝九分陸釐五毫洪武十八年三十一年及永樂初年皆詔令河南山東等處荒田許民儘力開墾永不起科于是杞民開墾日多除境內不計外其境外之可考者共二千八百九十八頃三畝有奇而失其數者不與焉外縣之民開杞地者亦有一千四百八頃六十畝有奇名為無糧白地宣德中諸王府多請此地為莊田杞民不聰甚至殺其校尉　朝廷乃收其地照民田起科定以黃糧初令所在州縣徵解景泰中考城知縣劉鵬奏歸之杞于是始附籍料糧矣（鵬奏為濫占田地事奉戶部河字二百一號勘合開送本）（縣稅糧數多景泰三年黃冊開載甚明縣冊嘉靖壬午架閣庫火止存安村保九冊司冊成化年河灌省城淪沒不存是以奸民乘機妄告）天順六年又榜諭隱漏地土定為糧則糧地于是考城復開送糧三百四十餘（石畝科米三升三合考城開送糧三百四十二石七斗六升一合五勺）名考城餘地此奉巡撫勘合之例也（奉都察院延按河南一百三十六號勘合為巡按等事丈量後變文稱一則糧地即濫占照依今定則例起科有六頃五年黃冊在司可查）田土勘合之糧也稱一則輕則黃糧即傍倒巡撫勘合之糧也總之墾地起糧景泰三年為多天順六年特其餘漏者爾後至弘治正德開境外之田日積多易欺隱又兼民間買田稱白地則售民多詐稱白地既買不復割糧由此地去糧存而賦日以重矣嘉靖八年知縣段續始偏為均地以救其弊于是原額外得無糧地一萬一千七百四十頃四十六畝二分八釐七毫不為不多矣（先是河經縣南撒地數千頃三護衛卒又占也數千其後河北從護衛卒撤去業地悉為民業故地加多一倍云）而境外地止得一千二十

八頃一十八畝三分八釐而已其餘俱欺隱今考其可知者一千八百六十九頃八十五畝有零而其不可知者尚多也啟公以額外地多不之深究乃通融稅額畝為糧八合四勺六抄六撮米一升九合六勺三抄四撮合之為二升八合一勺而桑棗之稅悉在其中矣其後隣境不以開占為斷此以境界為說將杞人新墾之地仍從涵泒彼之二稅奸民吳朋等知杞賦重而考賦輕利于去杞歸考乃詐為一也二糧之訟嘉靖十二年考城縣均糧七尺為步四百八十步為畝畝不過散合遂成大獄後杞民劉持道等控出天順六年黃冊乾以對獄奸始伏辜時巡撫魏公判云循常從論吳朋之說簡有而埋勝杞泉之論因遠而難瀉至于查吊黃冊乃見是研窮未盡吳朋尤謂其無存杞泉亦曇具說滌今冊之所載與杞相符更復何辭于是將吳朋等崩報杞地二百七頃九十四畝六分仍歸杞縣遺糧考城縣涵泒全瑫原隨四項二十九畝二分三釐杞縣改正入冊納糧仍行文考城令後有指此為詞告爭案係宣府首郡係奸民解赴撫按衙門從重問擬兩樣仍立石縣堂永為遵守見有石碑存照此嘉靖二十一年事也至三十九年有安陽寶洪縣沁水洛陽等縣刁民魏淳等偶因水旱之災捏詞妄告遂將伊等各縣額內重糧易去杞縣輕則開布二千四百八疋方伯趙公署其牘云災傷有特量數無常難作經久定規止以一年而言後不為例每開布一疋止值銀三錢若准糧一石則納銀八錢五分安陽等縣將御為監範至臨清倉小麥及本色兌軍等項惟來杞縣換去延綏漖海靜海京庫等開布約有銀三千一百餘兩至分不易此其說昭昭具在今乃久假不歸何也隆慶六年奸民王得林等又將原開墾儀封地五頃一十五畝六分告爭辯納該縣糧差當事者不察遂行文杞縣除去伊地其糧均于鄰縣則亦不觀其源流嗣是而商丘寧陵睢州為說奸民郭天秩劉進思等赴上司告挾我版民王讓等情願地歸商陵糧留杞縣此又吳朋之故智也此萬曆十四年事商以市尺八尺五寸為步四百八十步為畝名為大畝杞縣止以尺五寸尺為步二百四十步為畝故利于去杞歸商單也所賴王衛等具狀赴訴其事遂寢然至今未結也嗚呼杞之額

地日促而額糧日重也有由哉嘗考之宋紹興二十一年知臨江軍王伯淮奏曰清江縣有稅錢四十餘貫苗米四百餘石入烟田產並在高安經界既定而縣隨產認稅于是清江有稅無田高安有田無稅清江不免以無田之稅增均于原額之田高安則以無稅之田減均于原額之稅是高安得偏輕之利清江得偏重之害矣此與今日之爭若合符節然則在上者豈可執境界之說以望奸民之計哉不然也縣之民墾杞地者亦多矣未嘗見其一詞爭一地者何也以杞賦重而他賦輕也今重就輕者有之未有舍輕而就重者也果若境界之說則彼一千四百餘頃之地亦不應科糧他縣之籍矣雖然杞之所爭者非地也糧也使地去而糧隨之去杞亦何利于境外之地而必爭哉在地則執境界之說而爭之在糧則狀隨地之說而推之公乎不公乎嘗考半步為武二武為步鈔尺五尺二百四十步為畝此通之天下皆然者何獨在杞僅僅守之而在它州縣不當倍之又倍乎有二畝折一畝者三四畝折一畝者有夫折畝者為其地瘠也凡步之數宜同矣奈何大其畝又大其步乎市尺八尺五寸則鈔尺大餘矣輕科者為其畝大也徵稅之數宜同矣奈何大其畝又縮其稅乎杞縣小畝二升八合一勺他州縣大畝止一升二合既云地瘠則畝折矣杞之在彼開墾者獨非瘠土乎何不折畝乎既云折畝則糧輕矣杞之在彼開墾者糧不當輕乎何亦徵至二升八合乎此其輕重懸殊公私利害不待較而可知也夫地之附籍者既任其勞而不之爭稅之輕則者又任其易而不之逕是何杞民之醇朴守法而它州縣之民雕巧亂執一至此也雖然吾嘗究而論之境界之說情雖偽而事易明糧屬之田事本實而理難信原其好皆因濫占日多各縣憚于收徵故推之本縣其來久矣必欲為晝一之規似當改為寄庄之名其地畝之大小稅糧之輕重一以所在州縣為主其有地浮于粮者不妨徑割與之糧浮于地者不妨徑豁除之庶經界既定永無越境之擾稅糧

可均亦免顛沛之歎矣然此非一州一縣之力所能為也有世道之責者所當
亟為整飭云

尉氏　古亭城在縣東南大齊保唐武德四年安撫使任瓌於古亭城置康
陰縣至貞觀元年廢　蔡陂城在縣西南百里保隋開皇十六年分長葛許
昌鄢陵三縣置蔡陂城大業三年廢　向城在縣西北高寺庄保按左傳桓
取向以與鄭者亦名向城在濟源縣西南即周向國蘇忿生所隸之邑又南
陽府有二向城一在本府東北臨向渠春秋時許國向邑之人遷此今為村
聚一在城北六十里魏舊縣　宛陵城在縣南隗村保即古山氏城唐武德
四年安撫使任瓌移宛陵于尉氏縣界古山氏城以置縣貞觀元年廢　蔡
河故道始蕪閔水自尉氏歷祥符合于蔡為惠民河又蕪洧川自許田注鄢
陵扶溝合于蔡水自鄭之大隗山注臨潁歷鄢陵扶溝合于蔡凡許鄭諸水
悉會植木橫棧及設斗門以為節其自尉氏北流至汴城入戴樓廣利門名
西蔡河唐于此置臨蔡関俱久廢其出陳州普濟門流經通許接舊蔡河名
東蔡河又經扶溝陳州蔡河口入沙河以通陳蔡汝潁漕運要經黃河南徙
淤為平地惟本府城南薰門內東西有河積水不通舟楫

蘭陽志　凡鑿井右察法未及泉可以預知水味其法先除去浮土二三尺取平地用叉如卵大灼火炙之視煙迹起地上者其色黃則甘黑則苦白則淡屢試不謬如此可免無功之勞不至及泉而悔也

洧東

役水即役水山海經云役山役水出焉北[illegible]注云役水源出苑陵縣西隟候亭東中平陂世名為埿泉東北流逕苑陵縣故城北東流北逕焦城東陽丘亭西謂之焦溝水東流逕山氏城北為高榆淵又東北為酢溝又東北魯溝水出焉又東北坐溝水出焉又東北為八丈溝又東逕曹公壘南與涑水合又東北逕中牟澤東流北屈注于渠水今故跡猶存但其水南流入洧水矣曾潰西之堅河是也　魯溝水水經注云魯溝上承役水于苑陵縣役水別出為魯溝也東南流逕開封縣故城北南際焉城東南入百尺陂即古逢澤其水東北流為新溝又東北流逕牛首鄉北又東北注于渠渠即沙水也音蔡又音沙于梅齊溝在酢溝東北古開封縣西則魯溝西南皆苑陵縣地也魯溝逕開封縣東始入逢澤為封氏地漢書所謂逢澤在開封東北良是後人不知開封所在以今之開封府城當之而疑逢澤之有二謬矣　氾水水經注云氾水上承役水于苑陵縣役水枝津東派為氾水也世謂之氾溝水左傳僖公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注云東氾即此今不可考　康溝水水經注云康溝水首受洧水于長社縣東東北逕向岡西古明溝水注之又東逕尉氏縣故城南溝瀆三分北分為康溝東逕平陸縣故城北[illegible]又東逕扶溝縣之向亭北又東逕小扶亭又東南逕扶溝縣故城東而東南注沙水水經注又云洧水至長社縣東南分為二水其枝水東北流注沙即北一水東逕許昌縣入注倉城東逕陸陵縣故城南東逕桐丘又東逕新汲縣故城北又逕匡城南又東南逕洧陽城西南逕苹城東北又東南逕辰亭東又南逕長平縣故城西又南

分爲二水枝水東出謂之五梁溝洧水南出謂之鯢龍水人東
逕習陽城西南折入隨北正洧水故道也其五梁溝水逕習
陽城北又東逕鵠丘南又東逕長平城南東注澇陂　龍淵泉
水經注云出苑陵縣故城西北平地流逕陵丘亭西又西重泉
水注之又東南逕凡陽亭西而南入白雁陂今不知所在按即
清源河　重泉水水經注云出苑陵縣西城北平地南流逕陵
丘亭西而南流注龍淵水疑即索航河　長明溝水經注云長
明溝首承白雁陂水東轉北屈又東逕向城北又東右迤爲梁
二陂而東注于蔡澤陂長明溝又東至尉氏縣故城南三分北
分爲康溝至扶溝縣故城南注沙水蔡澤陂水出隱陵城西北
陂東西五里南北六里東逕匡城北又東南至扶洛城北又東
南入沙水于蔡長明溝即今小清河白雁陂即楊家湖商特尋
引陂水南流至向城北即北城寺東流而東南入蔡澤陂在今
鄢陵西北也隱陵即隱陵今鄢陵是已今洧城小南門內見有
潰瀆遺形即長明溝故道也梁二陂疑今空心陂是在城北一
里去故溝不遠疑云古迹也　七虎澗水水經注云七虎澗水
出華城南岡一源兩派津川趣別西入黃崖溝爲上水東爲七
虎谿亦謂之爲華水也又東北流紫光溝水注之又東逕棐城
北又東流期水注之謂之虎谿水也亂流不注逕期城北東會
清口水司馬彪郡國志曰中牟有清口水清水出中牟西清陽
亭即故清人城詩所謂清人在彭者也東北流注于渠水予按
黃崖溝即黃水河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
廷勞于黃崖不敬杜預注云苑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
西入洧今黃水在新鄭東而七虎澗水一源二派西出爲上水

西入黃崖溝東出爲七虎谿東逕棐城北東北流入清口則流
逕苑陵縣南棗林之野矣第其故跡不可考耳　紫光溝水經
注云紫光溝水出華陽城東北東流注七虎澗　期水水經注
云期水出期城西南平地世號龍淵水東北流與七虎澗會
七里溝水水經注云七里溝水出隟候亭東南平地東注屈而
南流逕升城東又南歷燭城西又南流注于黃水　漢陂水水
經注云漢陂水上承洧水于新汲縣南逕新汲故城東又南積
而爲陂陂之西北即長社城陂水東翼洧隄西面茅邑自城北
門列築兄道迄于此岡世尚謂之茅岡予按此陂在新汲城東
南在今東由保地方茅家岡東也　康溝水水經注云康溝上
承洧水于大尤口東北東經洧陽故城南又東南爲鴨子陂廣
一十五里又東北瀉沙魏書隋書各云新汲縣有鴨子陂予按
康溝在鴨子陂西北其爲洧地亡疑但不知其所在耳　蔡水
宋王應麟紀聞云蔡水貫京師爲閔水洧水潩水以通陳潁之
漕鄢陵志云蔡水自長葛東流至鄢陵分爲二水一經城西稍
梁榜東南流入西華曰舊蔡河一經城西乾明寺入尉氏北流
六十里入鄢城復出而通許東南流接舊蔡河建隆三年所浚
也天聖二年雨承説郎議重修許州合流鎮斗門開疏水河通
漕熙寧四年詔楊琰增置上下鎖牌蓄水以備淺涸又云蔡水
即沙水沙字音蔡許慎正作沙音予按水經注沙水即渠水乃
渠水之枝流也渠水出滎陽北河東過中牟縣北東至浚儀縣
分爲二水汴東注沙南流逕梁王吹臺東有陰溝鴻溝之稱又
東南逕牛首鄉東南又逕陳留縣故城南又南逕扶溝縣故城
東又東與康溝水合又南與蔡澤陂水合又東南逕大扶城西

渦水于是出焉又東南逕東華城西又東有枝瀆西南達洧謂之甲庚溝又東逕陳城東又東南注于潁沙果曾榮但其上源不南鄢陵北流逕針氏入浚儀耳其自鄢陵北流者乃蔡澤陂水也蔡澤陂上承長明溝水積而為陂在鄢陵西北其水東逕匡城北又東南逕扶洛城北又東南入于沙水亦不北入浚儀豈皆詳圖蔡澤故瀆而泯之以達都城乎然所謂嚢閣水洧水潩水者言此三水下流俱達于沙耳非鑿渠横貫三水引入都城也鄢志之不足憑明甚洧川縣志又謂蔡河自鄭之大隗經洧川注鄢陵扶溝今湮塞不通猶有溝渠形跡在縣治前尤為謬妄不知在縣治前小南門内者正長明溝故跡也長明溝上承白雁陂即楊家湖白雁陂上承龍淵泉出苑陵故城西不出大隗山況蔡水即沙水上承渠水出榮陽北河亦不出大隗也

洧水故道水經注云洧水至長社東分為二水一水北流注沙即康溝水一水東逕許昌縣入汶倉城東逕鄢陵縣故城南東逕桐丘又東逕新汲故城北又逕匡城南又東南逕洧陽城西南此洧水故道也今自長葛縣東斗門東下迤邐經洧南入見大隗山南迤芳岡之側至故縣西南屈而南行至尤屋東之南屈而東行經許田店後東北迤邐入鄢陵界與今洧河合乃是故跡父老不知以為古汴河煬帝所開者煬帝開河記所記汴道即古渠水故道也在滎陽中年陳留雍縣不在洧南其為洧之故道亡疑矣但所謂汶倉等城不知的在何處耳今有曹根城在尤屋西北故河之西疑即汶倉城而隱陵桐丘二城則不可考矣今洧水至長葛東屈而北流者乃古康溝故跡至向城東南又出康溝南去爾其自李家灣至石家橋唐家橋洧

村陳家莊行祖店東入扶溝者又宋元時洧水故道也弘治九年河決栗家口乃始南行逕南席東去矣

國始志戶口　嘉靖壬寅、知縣張稽拱舊冊百歲未除、嫁女尚造、乃令開寘報新、使疏移歸編戶、而脫漏者無容、死亡免造、〔?〕而成丁者咸在、以故戶增而口減也、況民畏丁累不敢盡報、是故觀戶而知　國運之盛、觀口而知藏富之仁、一

雒山縣志　襄陽李公[注四]曰隆慶以前銀差以各項徵力差以審戶定也想其時今日催此項錢明日催彼項錢應差人又討工食追呼無寧日也且也有一番追呼則有追呼人一番科斂而民生困矣知縣應存初立為一條鞭法一條鞭法云者以各項銀差并力差工食合為一處計銀若干數然後照丁高下糧多寡以此銀派徵之徵畢則分此以為銀差起解及為官覔力差人之工食也百姓完此外無一事矣法誠良哉所願官是邑者因而行之不復分徵不入庫寄不使妄名人攙收侵欺則　國計民生兩裨之矣　又曰會銀昔未有也以里甲供億不才官貴之不貲乃酌一年應費之數定銀有額入一條鞭內徵收在官用之名之曰會銀會銀設而費有限矣此節愛之良法也何近時又令十甲里長輪流支使當免包賠而里長爲得不派之各人戶哉抑且措一料十矣是既有會銀復用里甲也爲小民之困不淺甚矣官是邑者而恤民艱省里甲歸農為廉不失設立會銀之意矣

臨漳縣丈地記　張鳴鳳

普天之下地有定分賦有定額曷以丈地也強者兼并而粮少弱者削地而粮多部臣上其議以查欺清浮請故有丈地之命既丈矣何以復丈也有司志立功者以神速為能不丈而報完志慱名者以核察為能偏增而報數欺隱未必革而浮粮益浮矣部臣上其議以民稱便者已之不便者復丈請故有復丈之命有司若苦復丈之難多假以稱便報罷時邑侯新任至以此而質諸父老咸云漳地之丈不平也侯毅然曰知丈之不平以勞費而不為之所非牧也遂下復丈之令擇士官趙時民等二十員矢之以誓諭之以法授之以方畧相地里張村較中自此分四隅坵以千文編號每坵限五頃四十畝鱗次而丈之立坵頭坵副分丈坵內之田某若干某若干一坵一簿以備查立公直老人品田之高下而第其等恐民田影於屯田也先吊屯田之冊以照其數恐境內影於鄰境也會鄰境之官以定其界恐委用之誣慢也不時巡行於郊閭量一坵躬驗土脉以斷其公私恐書手造冊耑緣成弊也令委官自相攢造飛灑者無所用其策可謂慮周義著矣丈上地八千二百五十四頃七十七畝二分九釐七毫四絲七忽五微照畝起科下地三百七十三頃八十四畝二分七厘九毫九絲九忽二畝准一起科堆沙地一百八十二頃二十九畝二分三厘一毫九絲一忽七畝准一起科計每畝正粮雜差徵銀四分六厘河流免科欺隱盡革浮粮盡清撫按兩臺大夫會疏薦之百姓稱平矣稱平者有四便焉前者經界不正兩鄰分寸是競今清丈矣彼疆我理載在尺籍孰敢奸度息爭訟之端一便也坵段既明等則又定地之

高下總數鐫石一畝不得增減絕那移之竇二便也每坵報地數雖係之戶頭必報其主名照名派銀令其自納戶免措歛之擾三便也河糧固名減半然一粒不登鬻賣逃流若何所控一行免之去包賠之累四便也豈不為我漳民世世永賴籌池君尉張君以事賫年月屬余記之語云其身正不令而行侯端本執紀法於上委官用命於下不敢食人一菜是以成功易易也不則有治法無治人安能盡善此人人之所耳目者非余之諛言也是為記　萬曆乙酉二月丈始六月完之冊畢十月之交侯王姓名良佑字又忠號柱峯庚午舉順天禮經一人金吾右衛官籍山東壽光人

回隆鎮在縣東南五十里南臨御河始隋煬帝導衛輝蘇門百泉水東北引淇滏漳洹之水為大河御以巡幸賜名御河鎮居臨漳安陽內黃魏縣之交衢嘉靖初年奉　旨立司場為總兌河南粮儲之所夫以河南之粮在河南交兌軍民兩便後乃移於小灘鎮兌則屬直隸大名今又移於館陶兌則屬山東東昌矣夫直隸無兌軍米山東有兌軍米兌於館陶宜也河南之粮胡為亦詣館陶兌乎司國計者酌通變宜民之方則回隆鎮交兌不可易矣　崔文敏公新建回隆兌運分司記　初豫漕之運兌於回隆後以水涉不利而改小灘正德庚辰漳水決題王過東南過永和符息入於衛出回隆之南五里館陶故道塞矣運事宜復而議者未遑也嘉靖庚寅河南參政田登氏列小灘六害焉商量之欺斛減一分糯米之售石償三斗牙用十金而私一役夫重賄而得進狡奸取貲而逋子婦入廠而竊法格異省償貲官銀布政使陶諧氏按察使林大輅氏議曰水利則運宜

復運復則害自去矣都御史徐公讃以御史王子舜耕沈子奎上其議得
旨允行明年辛卯分守參政周忠氏須是事命其屬徹小灘之署而改
建焉作户部分司布政分司堂寢各如制作廠三居米閱三月工成是歲
兌米先期兩月而畢省米一萬三千石有奇費省四萬金餘金二萬兩還
帑於呼政以宜民而已矣俗所未厭勿輙改也俗所不安勿憚作也利與
害因而生法與弊角而立夫而小灘失利運軍益征紾矣物聚而民生心
利巨而強欲擅漳水善徙衛水滓淤槩矣以鬭乎之弊當紾者之口運復
可害也是故隨特勤浚戒其濫役先事明綦決其必戢尚亦永利哉是舉
也恤民倡端田參政之果究源作政二長之明費省工堅分守之嚴采長
器能都御史之公知府王天民及寮奉憲樂仁刻石載成而予跣附末議
垂後警云

林縣險要圖說　張應登[注五]　此林縣西山之險要也險隘處所均屬太行
之支節其北由百餘里而入有馬塔口虹梯口迤南則為蟻尖寨寨之南
為魯班壑又南則有斷金橋風門口東峻岅崔八口閱墻嶺距邑七十餘
里而上總之南北相連人跡可及其險而當守者首蟻尖寨次斷金橋其
餘則崎嶇樵徑車不得方軌馬不得成行上下為難無容慮已何者蟻尖
寨西北距縣四十里由姚村迤西五六里為東寨門口上有黃倉岩等泉
十處中有官廳三楹營房二十楹原為官軍戍守而設也北有教場廣濶
七十步可容馬卒千餘南有倉廒遺址尚在廣濶二十步可貯粟穀萬石
自倉廒南由小蟻尖寨大蟻尖寨百岩口東盖頭泉小臨清水泉至西盖
頭泉還距營房約二十五里餘獨百巖口東西盖頭泉各有樵徑可攀緣
而上宜剗削之以絕蹊徑又自教場北由朱路巖至斷頭岩距營房約十
里餘而朱路岩亦有樵徑宜剗削也其北柳樹水泉百户水泉磑臼焦水
泉俱營房正西山西嵆樹溝水泉南柳樹水泉蓮花水泉俱大蟻尖寨山
後西面凡水泉皆可以資軍用斷頭岩至西盖頭泉南北三十五里東寨
門至寨西後溝東西闊十五里總週八十里而多俱屬官軍往來哨守西
寨後溝有通山西蹊徑已經堵截往來不通而法久今廢成路久矣乃今
剗削費計石粟止留一面上下便于防守足矣其斷金橋[注六]去縣西南五十
里由桃園店西上有水泉一道與山西平順縣接壤險岐一橋可渡一人
倘一夫而當閧真萬夫之莫敵東西咽喉行者絡繹萬曆十五年因歲荒
設官二員頂軍二十分班守把信為有見今既事寧亦宜挈回何者冗食

之足處而騷擾之可虞也、夫蟻尖寨下險上平、水泉數十、可屯萬衆、此非
不軌者思借以逞哉、嘗觀高(注七)齊倉屯尾碑、猶有可識、自古防之矣、官車輪
守、向議為長而未及因水開田之利、將使守軍操戈終日而不事一生計
耶、此其所以困之也、合無守軍携家屯住、各因其泉之下流、隨宜開墾佈
種自穫、不必起科、唯其數年大利之後、斟酌抵當行粮分數、則地利以興
險阻以固、而軍無困守之慮矣、

彰德府志　安陽在前代水冶為輔嵓縣、永和為永和縣、一曰永定、今縣
并之、然實要衝、長吏送迎貴官、或竟日不得視事、田附西城東城者多為
園、縣東夾洹水者田皆填淤、宜麥宜藍、秋潦或連歲無成、民頗饒裕、田多
者至三十畝或四千、自善應西皆山田、中下、多種柿棃棗核桃宜菽穀、又

善牧羊、縣南田近岡阜、在縣北者土黑多沙、又其下也、車挍錯民而居、易
犯法、遠之輒匿、頗稱難治、成化前俗朴厚、而民富、弘治間奢靡、自壬申盜
起、歲入損少、乃更簡儉、多棄賈為農、　湯陰衝要與安陽同、田稍不及、周
流桑園田皆淤漫、亦苦歲潦、西山接太行、產煤木、饒為薪、民性平坦、近多
豪猾、好以唇齒鳥下人、或陰藉大家過失、伺隙則發籍相脅、知府陳棐辟
其奸慝、稍知戢矣、湯陰安陽士喜負氣、謝宦里居者多能自守不干　林
縣居太行下、北有蟻尖、亦地險也、今設兵守之、地僻止通晉省、他商賈罕
至、自水冶至縣路隘不能行車、民健朴、亦喜爭鬪、田多岡阜、有積石、惟南
川平衍、宜桑棗黍穀麻菽木棉、喜潦惡旱、山產則甲於諸縣　臨漳居漳
衛之間、田皆填淤沃衍、無岡阜、近漳水南決入安陽、臨漳田收畝皆十斛、
或八斛、民占田多者至七八千畝、喜奢靡、好博、然民性寬緩、罕健訟者、
磁州西阻太行、漳滏在前、居燕趙相衛之間、巖邑也、衝要視湯陰、田多沙
鹻、罕收、民殊罷、然有陶冶之利、尚儉勤力、　武安涉皆並山作邑、民性健
武、喜訟、以財自雄、服室相高、武安最多商賈、廂房村虛、罔不居貨、西椽十
八盤、要害地也、東南北則沃衍、又產錫煤及堊土、與涉田絕宜木棉、涉則
產鐵及自然銅、兩邑山多材木、俱尚鬼禱賽淫祀、病惟事祈禳、死則舉尸
瘞室中、篤修佛事、磁自趙周臣以文章為金人師、至今多士也、

彰德府續志　先年驛傳馬驢牛頭審編上戶應役、雖五年一更、非至傾
產不已也、近年題　准徵銀募應、民間甚稱便矣、蓋驛傳之利害恒苦于
冒濫之騷擾、行使之需索、省差遣、嚴查覈、此最驛傳興除之要領也、舊例

州縣里甲輪役、十年一周、其該應者率計丁粮審編、靡費不訾、衝繁尤甚、
萬曆六年、郡守常公(存仁)酌量繁簡議定會銀、例分為三等、公費必用者名曰
額支、數最多、帶徵備用者名曰待支、次之、其名曰雜支者備額外不時之
需、又次之、有餘抵作來歲正數、縣縣通融徵銀、丁粮不滿百錢、官擇殷實
人役主之、嚴為稽查、銀有定額、用有常度、下之各屬通行、宿弊頓革、歲省
數萬金、民賴以蘇、此法之最良可行永久者也、

懷慶府志　田賦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今之守令古之諸侯也、籍田畝以定土地之廣狹、而賦稅所由明、籍戶口以知人民之多寡、而力役所由均、二者實惟政事之大者、懷慶三面限以山河、土地視諸郡為少、而賦稅視諸郡為多、因地定賦、大勢之不均、此則守令之不得以自專者、計賦派地、小數之不均、此則專于守令者、然必知之明、而後處之當、因考舊志、以計田畝、宗總會田糧文冊、以志原額起運存留之數、使為民父母一展卷閱而大數宛然在目、田以頃計、止於畝而毫釐不計焉、糧以石計、止于升而圭撮不計焉、銀以兩計、止於分而絲忽不計焉、吏書防細弊冊籍不得不詳、君子識大體、史志惟撮其要、

屯田論　屯田軍士之所天也、欲全軍伍、先理屯田、兼併于豪強、私易于富室、其所由來者漸矣、然必處之有術、行之以漸、正德五年、遣京官清理屯田、意非不美、所用非人、急遽無漸、釀成寧夏之變、屯田遂廢不講、嘉靖七年、河南屯田憲臣革私易、歸本業、亦優恤之善政也、處置無方、構訟至今未已、何者勢所必至、情不可強也、譬如買賣奴婢之禁、仁政所當先也、犯者日衆、亂由所階、治家如治國、有為者治萬畝而有餘、無為者易百畝而不足、田荒蕪而賦稅何出、此則典賣者勢之所必至也、強奪富人納價之田而歸之本主、是以拂人情而訟繁興、且如人孰不愛其子、豈待君人者之禁、匪利其財、亦貪其養也、又況懷慶屯田與東明雜處、軍民異省、會訟動必經年、而貧富俱困、山西諸衛屯田于直隸州縣、如其比者尚多、若兩省巡撫會文、立為一定之法、凡民買軍田、軍買民田、每畝歲輸銀五分

與本業主、大約每畝三分在軍、足以完兩稅、所餘二分足以備軍裝、在民三分足以備糧馬、所餘二分足以供雜差、軍買軍田、則兩稅隨輕重完于管業、外二分以資軍裝、而近年所加地畝差銀、一切革去、若然、則貧軍百畝之田雖賣而歲得銀二兩、以資行裝、田倍而所得亦倍之、又何至于逃哉、雖有憲臣不在優免、雖有災傷復其三、不復其二、此雖遷就之說、然亦足軍士省詞訟之要法也、

河南懷慶府知府臣紀誠謹　奏為地糧偏重、懇乞通融以一稅法、以蘇疲黎以光　聖治事、　陛下惓惓無非以周天下之利弊而興革之、甚盛心也、然政在宜民、法貴通變、使不審槩酌宜而徒沿迹以求通焉、其何以仰體　陛下勵精圖治之萬一也哉、臣備員守職、待罪應朝、例得據見聞直言利弊、臣不敢妄越、特以事關民瘼之大者敬為　陛下陳之、思惟國初定賦、止據一時土地之荒熟起科、初未嘗有所厚薄於其間也、彼開封汝寧歸德南陽等府、先俱遭兵、其時地荒、故其糧頗少、獨懷慶一府向未蒙亂、比其地方熟、故其糧頗多、糧之多少、不過以地之多寡為率、苟如此其地、如此其糧、雖至今行之亦何有不可者、但年久勢異、而各府之荒蕪皆盡開墾、如西華縣志、洪武二十四年在冊地止一千九百九十四頃有奇、嘉靖十一年新丈地一萬九千七百七十頃有奇、永城縣原地一千五百三十頃有奇、至嘉靖十一年新丈出二萬六千六百一十九頃有奇、在二縣如此、在他縣可知、是土地實增倍於其舊、則糧宜增而不增、而顧以其糧分洒之、此輕者益見其輕也、至於懷慶北枕行山南環黃河中流丹

河年：衝壓則膏腴變為鹹荒者不下百十餘頃又且有封藩各墳址之開占足以粮有包空之說而人之逃若相繼先河內縣原編戶一百二十餘里今併為八十三里修武縣原編戶六十里今併為二十九里凡他縣亦皆類是人逃而地漸荒則土地已非其舊夫粮宜減而不減而復以其粮包賠之此重者益重無怪乎懷慶之民日困征輸而卒無以自安也臣奉　命守茲土入其境見其民心竊恫焉隨據河內等六縣民楊光張相等連名告乞俯念地粮偏累曲賜多方均減以延餘民等事因詢其故乃查河南總賦文冊懷慶一府共地四萬二千八百八十九頃該粮三十三萬六百二十石如歸德府七萬四百餘頃止徵粮六萬七千六百七十餘石計其地懷慶不及開封等各府十之一二而其粮多不止於十數倍況懷慶之地每二百四十步為畝每畝徵粮一斗少亦不下八升五合其他各府之地每四百八十步為畝每畝徵粮二三合多不過一升甚者有數畝之地而無一撮之粮以一役之徵而免數畝之稅是懷慶一畝之地足當各府三四十畝之稅懷慶不免有徵賦包賠之苦而在各府乃得以恣飛詭影射之奸于此使不有以通融之則苦樂不均而懷慶偏重之累將何時已乎伏望　陛下俯察臣言勅令戶部吊查黃冊與河南總會文冊一：對閱各府原地若干原粮若干今增地若干該粮若干復查懷慶是否衝壓有無開占該餘若干公視八府為一體惟計畝均粮可增則增可減則減當統一之日立畫一之法則在：皆得以蒙其均平之澤也若開封等各府猶堅忍偏護不肯一體通融必不得已姑先調停如粮數雖同

而起運存留有輕重之互異起運雖同而本色折色有省費之不倫即于派粮之日酌量輕重定為規則將本府准改存留粮七分起運粮三分箕每地一畝仍改重粮二升三合四勺輕粮五升四合六勺較之他府雖猶重數倍比之往年則畧輕二升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若小灘兌軍比之別項起運錢粮又為獨重或將此項重粮通行除免或量免一半另改起運折色錢粮以充其數夫兌軍改而為折色則本色之費用可輕起運改而為存留則輸納之艱勞可免雖不能通融均洒于一省之中而救偏補弊亦得以減重從輕于一省之內孑遺之民有更生之望而守土待罪之官亦得以免修職業也惟　陛下留神臣愚幸甚生民幸甚為此除具本外臣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河內縣志驛傳　按驛所協濟之規起于萬曆二年驛傳道某公所議在立法之初不免嘖有煩言遵行洎今沿而未革動以舊規二字諉之而其中有大不便者如河內一邑路衝民貧固所宜濟覃懷驛則有汝州西華襄城臨潁郟縣驢二十三頭矣河內遞運所則有濟源牛八隻半矣查本縣驛傳銀內則又有協濟開封鄗店驛銀一百一十兩彰德安陽所銀柒百二十兩夫濟者以彼有餘益此不足之謂也業已望濟于人而復濟乎人于義何居且各縣相距近則二三百里遠亦不下六七百里轉觧既多躭延而有司之催徵者則又以起運為急以站銀為緩尺一關提升髮視之而此中軒轎一至包賠應付稱貸出息種：苦累有不可勝言者額銀未到之先已為富家之二月絲而五月穀矣如之何不貧困而逃亡者衆

也。萬曆十八年，按臺毛公在題奏驛遞銀兩，先儘本府所屬徵派，如本處有餘，方許協濟鄰近驛遞，不得議及隔遠地方，其于前弊盖洞燭之。至於浙江水程無驛，派令協濟河南等處，覃懷驛有馬十三疋，名曰南馬，其辦支之期，難于同省十倍，布政司坐委宣武衛百户守候催提，動經歲月。曾經按臺會議，以中省應解京班柴薪抵南馬工食，數畧相當，而以浙江協濟之銀同起運錢粮徑解兵部，在浙中不得仍前視協濟為不急之務，以容拖欠，而本驛赴領于布政司，亦不至令關提者跋涉于數千里之遥，應役者待命于三五年之後也。事雖未行，其法殊便，儻執舊規而無變計，恐将来之累有不可勝言者矣。

武陟縣志　李日茂曰：邑有黄河經其南，沁河繞其北，通舟楫，便商賈，可不謂百姓之利哉。顧黄性善崩淤，而沁易衝決，邑當其下流，倏忽巨浸，化為桑田，膏腴變為沙坵，有粮無地，有地者反無粮，疆場易淆，強弱相吞，質成者無虚日。奸民棄之，又往：虚除實粮，而盜種退灘空閑地者若固有之，因是旋丈旋除，曾無一定之額，粮日增而地日減，吏書得以執其權，誠古今一大害也。盖由官遷轉無常，旂如傳舍，弊孔難以悉窺，或貪除粮之美名，惜革奸之實力，故日甚耳。近奉文清丈，築堆植樹，計長久也。由此而督修不廢，執簿驗區，即有坍塌沙壓，可以處補，而亦不至于虚除厥額，地不失而民不偏苦矣。此本邑第一事，特詳之。又曰：沁之由來，詢之士民，皆謂往歲溢而不決，故不隄防，所以十五年開決，入衛剏及　藩府　上特簡科臣督治，維時當事者日夜焦勞，調集懷衛十縣人夫，疏濬堤塞，費金巨萬，歲且飢饉，百姓骨立，稍草夫役之供，剝脂剜膏，猶不克辦。乃秋水時發，沿河堤壩，春築秋防，而官民始多事矣。懷衛諸邑可不協力防守哉。或議石堤，餘沁岸沙多泥少，最易傾陷，惟豫物料，覓老土，捲埽築堤，則鑿：乎不可易矣。邑地多沙，易于植柳，近經清丈，曠田昭如，苟相繼種植，十年之後，不患無料，而民可息肩矣。

懷慶府志藩封

論曰酌古準今立法者本乎上體情盡變行法者存乎人近制宗藩條例至詳至備矣立法之始而宗室猶稱不足以行法者之未善而不能體乎人情也前此有司支給不時以致貧難宗室踰年先賷亦如貧民二月賷新絲所得不及其半雖有善處者亦不過為豪民繼富耳請改歲支為月支而月不過五蓋以聚多則易蕩分少則易節無期則難待有期則可計日也若三科定賦先計封域月支所有歲補所缺民不加賦而宗室自無不足矣此百世之活法也河南藩封七處其六處本土存留米麥足以供用惟開封所入不足以給所出計開封與舊屬歸德四十三州縣夏秋糧幾八十萬起運幾三十萬存留幾五十萬內除鈞州三萬六千五百石以供徽府宗室及官吏師生之用餘四十六萬以六萬為歲徵脫欠及別貯之數其官吏師生一科歲用不過五萬再以五萬補四衛軍伍色糧之不足尚餘三十萬以供藩府分作十二月每月二萬五千石上自郡王下及庶人各計其定分足十分則皆十分足五分則皆五分大約中尉月得實米三石銀一兩折三石以供薪蔬將軍以八王以十是為月支所肓外六府惟彰德無餘其五府藩封科計足本府運其有餘以補周藩之不足是為歲補所缺又今稅糧一切折銀若起運地遠猶可也存留折銀不過為官省收盤大户省搬運耳殊不思民田產粟不產金未免以粟易金宗室及官吏軍士食粟不食金未免以金易粟此納者支者皆稱困也若別府

折銀本府徵米雖中尉亦月支實米三五石又何有不足哉

懷慶府志　京邊戍役論　承平日久、人恥為軍、强壯富室家居、而老弱
貧人應役、四方征調、臨期揀選、夫弱中選强、安得其强、與其臨期選征調
之軍于京營、孰若先時選應役之軍于衛所、衛所選軍、先比其年、〻齊則
比力、〻齊則比家、比年者二十以上五十以下也、比力者力有强弱兼之
藝有短長也、比家者業有貧富兼之兄弟有多寡也、若夫作其氣而不靡
則略擧漢家人賜一級之法、使正軍不與凡民齊、除去中唐主將困辱占
役等之奴隷之弊、操演之餘、一切雜役悉除、所可慮者監司既不親細事
守令又不達軍情、不過取具冊籍于衛所、而衛官費緣之弊、一番選又生
一番害、此則原設清軍屯田與各道守巡官嚴法而善察、本兵授之以成
規可也、昔魏選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
百里、　式事軍士支糧自負、為　　願人減其十一、今亦不須別較
但依旗牌入倉、如伍按隊齊給、弗勝弗得、匪人連坐、選之精則自無委靡
之習、待之厚、又有以作其敵愾之氣、未著伍而兵已强矣、我　朝軍伍之
制、每軍百名統之以百户、千名統之以正副千户、五千六百統之以指揮
七員、漸增至二十餘員、使在衛則為管軍之官、征操則為領軍之將、豈使
之食厚禄安坐于家、而付軍士于他人、置征戍于罔聞哉、今外衛指揮千
百户勤事京邊者十一、安坐衛所者十九、是以營操之官已非在衛之官、
一旦出征推選將官、又非營操之官、倉卒數易、軍不識將、〻不識軍、豈兵
法晝戰目相視夜戰聲相聞之術乎、豈一體相待如身之運臂、〻之運指
者乎、夫軍不離將、人〻所知、軍既分為春秋兩班、設官將欲何為、乃不與

偕行、請如舊例、每衛五所、分定春秋京邊四班、且如前後二所春操、即二
所之千百户盡數與俱、而指揮都指揮中分其半、左右中三所秋操、即三
所之千百户盡數與俱、而指揮都指揮亦中分其半、營操得人、在比試戮
真之後、自後弓馬器械閑熟者、即管營管隊、其不能者照今京營事例編
作什伍、常班管干軍者、即回衛管衛印者也、管隊者即回衛分衛事管所
印者也、常班者即回衛閑住者也、患病緣事即以舍人補伍、在京一班脫
伍、即在衛一歲不得支俸、懲勸之道、激勵之方、在是矣、此皆軍官本等職
分、不容假借、不愈于今日撫按官推選軍政、別差訪求乎、軍有缺伍即責
問原來之官、不愈于今日在營缺伍始申于部、〻行都司、都司行衛所、比
秋班將至而春班九轉移文猶未周乎、

曲洧新聞　虎牢關在汜水縣西，其東近滎陽，皆坦夷通人境，地湍高峻土雄，城下突起一山如島，郁閑出西郭，則亂嶺紛糾，一道迂回其間，斷而復續，使一夫荷戈，而五百人日發，信乎為雒陽之門戶矣。

雒陽西至新安，道路平曠，自新安西至潼關，殆四百里，重岡疊阜，連綿不絕，終日走硤中，亡方軌列騎處，其間硤石及靈寶、閿鄉關尤為險要，古之崤函在此，真所謂百二重關也。周在東，不能西禦秦；唐在西，不能東禦祿山，悲夫。

邵氏聞見錄　洛中形勢，郟鄏山在西，邙山在北，成皋在東，以據嵩關塞直其南，屬女几，連荊華，至終南山。洛水來自西南，伊水來自南，右澗水，左瀍水，隋文帝營邙山，對闕塞而歎曰，真天闕也，今之洛城也。周公所卜，在其西北，郟鄏二山相屬，定鼎於郟鄏是也。前臨澗濟二水，故曰穀洛鬬，將毀王宮也。洛誥曰，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東漢洛陽是也，在今洛城之東十八里，跨洛水，前直轘轅，北屬邙山，極平遠，西晉後魏皆都焉，晉又築金墉城在其西北，其山川秀潤有餘，形勢組狹，差不逮長安，長安東崤華岳，東南荊華，以屬終南山，西南太白雖足山，人西容隴岐山，北渠山，東北富首中條山，與平陽諸山相屬，涇渭灃滈澇潏之水，在其後前左右，以入於河，故先都平陽，舜都蒲坂，周都岐山，文王都豐，武王都鎬，秦初建國於秦，後遷岐山之陽，今寶雞是也。穆公指陽宮故基、三良墓尚存，至始皇都咸陽，跨渭水為阿房宮，西漢都秦宮之東，今未央長樂章臺諸宮城闕尚存，隋文帝初都漢宮，後遷稍東，枕龍首渠山，築長安新城，則唐甚壯，南接華嶽川，以視南山，北臨渭水，城南北三十餘里，東西二十餘里，漢東未央宮在其苑囿中，唐因為都，又起東內，今含元殿太液池故基尚存，又起南內，謂之興慶宮，今池殿故基亦在，自東築夾城複道，南至興慶宮，又南至曲江，東跨灞滻，以屬驪山，山上起羯鼓望京樓，山下起華清宮，宮有溫泉，以白玉石為芙蓉出水，為御湯、蓮花湯、太子湯、百官湯，其宮闕北臨渭水，因華清宮東觀宮相望，以屬東都，自堯舜周秦漢唐，都城皆相近，高山大河，平川沃野，形勢壓天下，洛陽民俗和平，工宜花竹，長安南有秦漢游俠之風，地多長楊花老槐，耕桑畝畝，古稱陸海，前代英雄，必得此然後可以有為。　洛城之南東午橋，距長夏門五里，蔡君謨為記，蓋自唐以來為遊觀之地，裴晉公綠野莊，今為文定張公別墅，白樂天白蓮莊，今為少師任公別墅，池臺故基猶在，二莊雖隔城，高槐古柳，高下相望，接午橋西南二十里，分洛堰引洛水，正南十八里，龍門堰引伊水，以大石為杠，互受二水，洛水一支，自後載門入城，諸園，復合一渠，繇天門

街北天津引龍一橋之南東至羅門伊水一支正北入城又一支東南入城皆北行分諸園復合一渠由長夏門以東以北至羅門皆入于漕河所以各甲公卿庶士園宅多有水竹花木之勝元豐初開清汴禁伊洛水入城諸園為廢花木皆枯死故都形勢遂衰四年文潞公守以漕河故道湮塞復引伊洛水入城入漕河至偃師與伊洛匯以通漕運封內般輦運司請可之自是由洛舟行河至京師公私便之洛城園圃復盛公作亭河上榜曰漕河新亭元祐間公罷政歸第以几杖踐遊臨是亭士女從公遊洛處

雒陽　故宮　承光宮 竇后竇貴人於此　洪範宮 宣帝柳后居此　南宮 在洛陽城東北廿五里故城中在秦
時已有南北宮漢高帝五年二月西都洛陽五月置酒南宮問群臣吾所以有
天下所用三傑七年上從複道見諸將偶語用張良計封雍齒周勃更始為赤觸
北宮鐵柱門至光武幸南宮卻非殿遂定都焉蓋自高帝迄于王莽南北宮武
庫皆未嘗廢舉雒都制中備儀象闕之制建宮闕於洛陽按蔡質漢儀曰南宮
至北宮中央作大屋複道左右 注九　永安宮 殤帝皇太后居此 注十　通天宮 鑄九鼎　永樂宮
十步一衛兩宮相去七里
皇后以　青龍宮 置九殿　建康宮 漢宮名　長信宮　濯龍宮 漢成帝宮　耶鄉宮
長秋宮 注十一　德陽宮　東平宮　胡桃宮 以上四宮后宮　桐宮 和帝陰后居此　長樂宮　池
陽宮　飛龍宮　含章宮　建禮宮　廣懷宮　明禮宮　司馬宮　閶闔宮
西華宮　雲龍宮 以上俱漢宮　太初宮 在古皇城北光宅元年建　望春宮　凌波宮　宿
羽宮 俱在禁苑中　洛陽宮　合璧宮 洛水支渠穀洛水會故名　翠微宮　冷泉宮　高山宮
龍鱗宮　明德宮　月城宮　青城宮　萬象神宮 大壽萬年武后常享此宮　太極宮

弘義宮　太安宮　通義宮　躍龍宮　慶善宮　太和宮　大明宮　蓬
萊宮　乾元宮　迎仙宮 東之斬張易之昌宗於此廊下　玉華宮　九成宮　萬年宮　奉
天宮　三陽宮 武后幸此　興泰宮　上陽宮 一名西宮高宗儀鳳二年建識南臨洛水
西距穀水東即宮城北連禁苑宮內正門正殿皆東向提象正殿曰觀風其內
別殿亭觀九所虹梁跨枝行幸往來天寶五載以後貴妃專寵後宮人無復進
幸天六宮有美色者輒置別所上陽是其一也後武后亦寵亦居此　興慶宮　華清宮　溫泉宮　仁智宮
萬全宮　紫桂宮　飛龍宮　望賢宮　九曲宮　魚藻宮　新昭宮　咸宜
宮　積翠宮　青女宮　芳桂宮　積善宮　金城宮 以上俱唐宮　建昌宮 注十二
上陽宮　正陽宮 周主納司馬消難女為正陽宮后　興聖宮 莊宗即位於魏州以子繼岌苗宇居此　武成宮
以上俱五代宮　永安宮 文帝獨孤后宮　顯仁宮 煬帝宮也南接皂澗北跨洛濱發江南五嶺奇材異石及海內嘉木異草珍禽異獸
以實其中　天經宮 大業元年建以時致祭高祖　避暑宮　疑仙宮 煬帝建 以上俱隋宮　故殿　嘉德殿 仁孝

后所　玉堂殿 中元初建　崇德殿　章德殿　承福殿　安福殿　千秋殿　溫明殿　萬
歲殿　宣明殿　黃龍殿　和驩殿　華光殿 劉寬侍講於此賜　含德殿　章臺殿
崇元殿　天祿殿　卻非殿 光武建武元年車駕入洛陽幸南宮卻非殿遂定都焉　溫飭殿　迎春
殿　壽安殿　永寧殿　樂成殿　靈臺殿　北闕殿　嘉福殿 文帝崩此　陽安
殿　長秋殿　德陽殿 桓帝時有蛇見此　宣德殿 梁氏寢疾于此 以上俱漢殿　顯陽殿 明帝后止殿
觀德殿　大極殿 明帝建在南宮　昭陽殿　九龍殿　芙蓉殿　九華殿　建始殿
文帝建于此觀群臣近還祖祠　式乾殿 魏主為諸僧及朝臣講維摩經于此　崇華殿 青龍二年建以上魏殿　百福殿
輝章殿　景福殿　崇賢殿　明光殿 帝于此朱榮見　聽政殿 以上六殿晉殿　建德
殿 後遣石勒擬太極殿建達從事中郎任汪二匠五千人採木　乾陽殿 東都正殿　修文殿 貯書之所　觀文殿 以上隋殿
洛城殿 武后載初元年策貢士於此殿試貢士自此始也　麗春殿　觀風殿　麟趾殿 在御　武

成殿 光宅元年甲子武后御此殿皇帝帥王公以下上尊號　紫宸殿 內朝也在乾元殿後自鄴太后臨朝之後常御此殿　廿
露殿　成象殿　永寧殿　崇勳殿 昭宗時以洛陽宮前為貞觀殿後為崇勳殿　貞觀殿 高帝
集賢殿　攢光殿　同明殿 常在億歲殿西中宗御此以見群臣　億歲殿 在集賢殿之西　芬芳殿
嘉豫殿 太后朝妃于此　乾元殿 玄宗開元五年幸東都將行大享之禮以武太后所修明堂有乖典制遂拆依舊造乾元殿每臨御依正
殿元日冬至於此受朝賀　天興殿　文明殿　嶽拱殿　廣壽殿　天和殿　崇徽殿
思政殿　延春殿　武德殿　長生殿 武后寢疾于此時張柬之斬易之昌宗迎遷于此殿　金鑾殿
壽昌殿　玉華殿　長壽殿　德昌殿 在洛陽宮西門內　乾陽殿 在洛陽宮中　嘉興殿
含樞殿 在三陽宮　射殿　講武殿　長春殿　散甲殿　光明殿 俱在太內開寶年修
流杯殿　弘徽殿 在麗春臺北有東西廊南有亭子作渠九曲以上俱唐殿　文明殿 梁開明元年改貞觀殿為文明殿蓋洛陽
宮外殿也　金鑾殿 梁乾化元年以敬翔為大學士　中興殿 唐莊宗同光二年改崇勳殿為中興殿　正武殿 周王於二

年大觀于此以上五代殿 神御殿宋景德四年車駕朝陵因幸西京發南詔以太祖誕生之地建為應天院中置此殿圖繪聖容
興先殿太祖殿 帝華殿太宗殿 昭孝殿真宗殿俱慶曆中建置 三聖殿在齋宮即三宗也以上
宋殿 故閣朱雀閣 蒼龍閣 元武閣 白虎閣 象魏閣東京賦云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
文選注云立兩觀者欲表明六典舊章之法以垂於象魏 凌霄閣魏明帝建 閶闔閣西京記東都城有閶闔
上閣北及南皆有觀東晉唐所置也 故署嘉德署 丙署署俱漢 故樓周候樓在古洛陽城周公所制城上百步有
一樓 慶雲樓 伺星樓 鳳凰樓 鳩鵲樓 儀鳳樓 翔鳳樓俱晉 洛城
南樓皇城之內西南曰洛城門門內即洛城樓中宗曾御此樓 則天樓則天門樓也武后曾御此以赦天下 洛日樓在上陽宮
內 廣達樓在御內 太清樓 紫陽樓 日樓 月樓俱開寶年修 龍門驛樓上以
唐樓 五鳳樓後梁太祖即位羅紹威取魏良材為之 崇虛樓元魏建于華中齋戒則居之 故閣仁壽閣漢武帝為
好文雅明帝繼軌尤重經述四方鴻生鉅儒負袟而至石渠蘭臺彌以充積又以東觀及仁壽閣新集書令校書郎班固傳毅等掌管 全光閣

崇禮閣晉惠帝 文威閣 青陽閣 朱明閣 承休閣 安樂閣 內藏閣
顯仁閣 崇明閣 章德閣 飛雲閣 女性閣 長安閣 鳳閣光宅元年武后
改置 延壽閣 右通閣 廣內閣 秘書閣 麒麟閣 石渠閣 天祿閣以北
在洛陽南宮 尊賢閣以上俱隋唐閣 故臺周公臺在縣東周公輔成王朝會諸侯之所隋末李密據金墉築寢室於此臺之
後 靈臺周家所造以瞻圖書珍玩 詔臺周景王築 逃責臺周赧王雖居天子之位為諸侯所侵與庶人無異乃止臺以逃
避因名以上周臺 觀象臺魏築於東都 雲臺在水南保漢明帝圖畫二十八功臣於此 凌雲臺在舊宣陽門外
魏文帝築高二十三丈登之可見孟津臺上樓觀極精巧 鬪鷄臺魏都洛陽明帝築鬪雞臺趙王石虎以芥羽漆砂鬪雞于此 九華
臺黃初七年壬子駕還洛陽三月築此臺 靈臺高三丈在平昌門外西明堂北有靈臺 鬪富臺晉石崇王凱鬪富于此故名
鹿苑臺 閱武臺 含章臺 體泰臺 麗日臺 麗青臺 建樂臺 日
輪臺 雲光臺 黃龍臺 千秋臺 萬歲臺以上俱隋臺 燒經臺在白馬寺前 涼

臺裴度綠野堂 黃臺唐太子有黃臺摘瓜詩 宿羽臺宋武帝宴此 飲酒臺唐秦王築李密曾飲酒于此故名
龍虎臺李密築此二臺以閱武故名 文昌臺 肅政臺 鸞臺 麟臺光宅元年武后改置以上唐臺
故亭都亭張綱埋輪處 冨壽亭縣北三十七里明帝謁節陵築此 臨平亭 士鄉亭為吳引軍渡河與勤
戰于此 凌雲亭 凝碧亭 平亭縣東北四十里原陵築此 宣德亭近郊也光武立郊兆於此 平城
門亭 上西門亭 上東門亭 夏門亭 小苑門亭 雍門亭 廣陽門亭
開陽門亭 耗門亭 津陽門亭 穀門亭 中東門亭以上俱漢亭 含蓮亭
添芳亭 芙蓉亭 夕陽亭晉賈充出鎮百僚餞送于此日西注十三 耀亭在御內 神和亭 含
象亭開元中拜張說等為學士于此亭 故堂明堂漢中元元年建唐武后重修 玉堂在洛陽南宮漢靈帝脩建 萬
年堂漢孝文帝文明太后乃於永固陵東北十餘里營長壽宮遂有終焉望之至及遷洛陽乃自表瀍西以為山陵之所而方山虛宮號曰萬年堂
萬金堂漢靈帝中平二年造於西園 纂食堂在縣西南即長壽宮以上漢堂 天堂唐於明堂北築此五級以藏天象

叅斯堂 林徵堂 延壽堂 仁壽堂 綏福堂 含芳堂 樂日堂 椒
華堂 芳音堂 顯成堂 承光堂 五福堂 嘉寧堂 充安堂 永光堂
以上十五堂俱在晉宮中 光極堂 茅茨堂 長壽堂 宣極堂 星樞堂 清徽堂
凝閑堂 華休堂 九華堂 雲母堂以上十堂俱在後魏宮中 故園靈園在縣東北沖帝母虞美人
拜靈園 敬園漢安帝祖母宋貴人園 逍遙園後漢園 濯龍園初名芳林苑東漢時制 廣成園
貴人
漢順帝永和中曾幸此 石初園魏明帝宮中園 平樂園漢魏平樂觀之地即今城東平樂保是也 西林園元魏主朝
太后于此文武侍坐酒酣迭舞 春王園晉名園也 華林園晉武帝泰始四年二月幸華林園與群臣宴賦詩洛陽圖經曰華林園在
城內東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園齊王芳改為華林 樂園在宜人坊唐有太常樂園 榆柳園亦曰西御與獅子園相對 新御
園在崇德坊 冨春園在城東唐元白題咏于此 獅子園謂之東御園在脩行坊 太平公主園在積善坊
會節園在會節坊開寶中車駕在西京幸此景德初命群臣內殿飲射於此園 故池上林池 鴻池上林在縣東鴻池在

縣西二池俱漢建初興閒 九龍池 天芝池 御龍池 白石池 濯龍池以上五池俱東漢開

天淵池黃初五年鑿 鴻鴈池 流化池 九州池 九江池在仁智殿之南居地十頃水深丈餘中島

翔集花卉島嶼 濛汜池明帝鑿種芙蓉于中 碧海池 元武池 流觴池 鴈池 神泉池

旋鴈池 天泉池 流杯池 香泉池 陰流池 鳴鶴池 天淵池黃初五年

宣有文帝九華臺殿 流頭池在清徽堂外以上魏池 含利池 都亭池 芙蓉池 潛靈池

綠陂池以上五池西晉池 凝碧池 芳華池 九曲池 上林池 放生池在時春坊

櫻桃池唐李仍叔園內 積翠池太宗留宴群臣以隋為戒 陂池水經注曰東西千步南北一千步以上隋唐池 故

橋 伊橋伊洛水嘆此橋 溢 富平津橋在洛北晉杜元凱所立 石橋魏建在縣城東廣莫門外後唐明宗嘗於此諭將

野城橋魏太宗南平孟津命杜預編次大船作橋以濟六軍 天津橋在縣南洛水上隋煬帝使宇文愷營東都成用大纜維舟以鐵鎖鉤

建南北夾路對起四樓為日月表勝之象以象天河故曰天津唐貞觀十四年

更令石工累方石為腳宋建隆二年四月南京留守向拱備天津橋成甃石為

腳高數丈銳其前以殺水勢石縫以鐵鼓絡之詔褒美仰郡子闕鶴厓

宋禮部員外郎謝絳撰記藏文碑字剝落不可讀碑猶府譙樓呈門內 金橋

唐吳融金橋感興詩 望僊橋在通濟坊 午橋在定鼎門外唐裴晉公庄也 中橋 利涉橋二橋唐咸亨三年建

俱在天津橋東上元初司農卿韋機括中橋共安眾坊向長夏門 永濟橋近天津橋唐神龍初六月大水壞此橋 通遠橋

在時雍坊 俱 七里橋 鎮國橋唐端拱三年洛水漲壞此二橋 橋唐白居易與客十五人曾遊宴於此

黃道橋 數水橋 分洛橋 重津橋宋政和四年宋昪奏兩京端門前考唐洛陽圖舊有四橋曰黃水曰黃道在

天津橋之北曰重津在南並為跳導洛水又橋之西十里有石堰曰分洛橋自唐以來引水為渠東南入伊 洛陽橋架洛水上 故苑

畢圭苑 靈昆苑漢靈帝光和二年作二苑惟畢圭苑有二一列東周一千五百步中有魚梁一在西周一千二百步俱在宣平門外

高望苑 芳林苑 長利苑 陽嘉苑 濮平苑 廣成苑 萬歲苑 始

南苑 顯陽苑 濯龍苑 上林苑漢桓帝校獵于此 鴻德苑 平樂苑以上俱漢苑

鹿子苑 桑梓苑俱魏苑 會通苑 河西苑 芳華苑大業創置 西苑隋大業元年建距上

陽宮七里苑牆周迴二十六里北距邙山西至孝水南帶洛水支渠穀洛二水

會於其間故自北引之馬渠以連于河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苑中作

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禁苑在皇都之西北距北邙西至孝水伊洛水支渠二水會於其間周迴一百二十六里中有一宮南京記東都苑隋曰

會通苑又改名芳華神都苑周迴一百一十七里東面七

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四里 故門 定鼎門帝王世紀曰周成王

定鼎郟鄏其南門名定鼎蓋

九鼎所從入也餘門無考 平城門午洛陽南宮城南門也蔡邕曰平城正陽之門與宮相連郊祀法駕所從出者

上西門戌 雍門酉 廣陽門申 津陽門未 中東門丑 上東門寅 小

苑門卯 開陽門巳 耗門辰 穀門子 夏門亥以上洛陽城十二門名 鴻都門靈帝時門

蔡邕立石經于此門外 顯福門即明福門避中宗諱改顯 宜利門 神龍門 宣平門 司馬門

濯龍門 飛光門 含章門 敷法門 廣德門 明禮門 望鍾門 神

仙門 含德門 建禮門 鄣非門 含福門 萬春門 千秋門 神獸門

銅龍門 金馬門 止車門 南端門 白虎門 蒼龍門 春興門 長

秋門 咸興門 金商門 崇夏門 閶闔門 西華門 東華門 西掖門

西令門 永巷門 金牙門 不老門 章臺門 元武門 南掖門 朔

平門 南端門閶闔南方正門 應天門中門南 崇賢門東門 金遙門西門 盛饌門

神虎門德陽殿西門 九龍門嘉德殿門 廣義門 神虎門 雲龍門以上三門洛陽宮門 金

商門 宜春門 青瑣門王允傳呂布縱馬青瑣門外以上俱東漢宮殿樓閣上門名 津門城西門 建城

門 寧陽門 永樂門 嘉德門 盛化門 青瑣門 鴻都門 承明門魏城

觀南門朝群臣處陳思王詩謁帝承明廬是也 雲龍門以上三國魏都洛門名 建春門 東陽門晉惠帝敗秀於此

清明門東門 廣陽門西面第一門 西明門 閶闔門西門 開陽門 津陽門

宣陽門南門 大夏門 廣莫門北門 平昌門以上十二城門名 千秋門 神武門西宮

門 上東門宮東門惠帝幸此以上西晉都洛門名 建春門 東陽門 清陽門 開陽門

西明門 西陽門 閶闔門 承明門 大夏門 廣莫門 朱明門 思賢
門 平昌門 宣陽門 朱華門 乾明門 千秋門 長夏門 光極門
仁壽門 啟夏門 上秋門 招德門 厚載門 納義門 止車門 雲龍
門 神虎門 以上後魏都洛門名 端門 大業二年正月東京成是四月庚戌帝自伊闕陳法駕千乘萬騎入東京辛亥御端門遂定都
焉 建國門 上春門 上東門 建陽門 永通門 長夏門 定鼎門
厚載門 徽安門 嘉猷門 以上都城十一門名 東西門 太陽門 左掖門 右掖
門 延福門 則天門 順天門 永泰門 建明門 宣仁門 東明門
西明門 寶成門 由儀門 咸安門 興泰門 麗景門 永康門 光政
門 凌虛門 閶闔門 元武門 東華門 西華門 蒼龍門 金虎門
乾陽門 會昌門 章善門 景運門 顯福門 光福門 乾元門 欽明
門 重華門 義和門 大業門 永巷門 永安門 莊敬門 宣和門
界得門 崇元門 綠波門 交泰門 隆業門 觀文門 正義門 麗日
門 宣通門 至靜門 嘉蘭門 通善門 龍光門 明華門 雕綺門
嘉猷門 芳輝門 花光門 含光門 温玉門 繁露門 花萼門 儀鸞
門 芳音門 重璧門 光華門 懷芳門 璧月門 文綺門 輝景門
臨華門 和義門 太和門 重光門 安寧門 承福門 嘉豫門 上陽
門 望春門 遊義門 御寒門 進食門 進馬門 和春門 春華門
懷風門 景陽門 白虎門 圓璧門 賑儀門 明福門 脩文門 方諸
門 成象門 慶陽門 金光門 顯陽門 含嘉門 興教門 以上宮殿樓閣等名皆隋
煬帝都洛門名 建春門 永通門 上東門 東門 麗景門 宣耀門 西門 定鼎門

長夏門 厚載門 南門 安喜門 徽安門 北門以上東都城門周五十二里九十六步 雲龍門
神虎門 端門 皇城正門 九龍門 順天門 承天門 則天門 昭陽門 雲
霞門 金華門 神龍門 光順門 元英門 南風門 嘉禮門 東光門
弘禮門 嘉福門 重光門 宣明門 弘教門 崇教門 元化門 興
安門 雲昭門 芳林門 日華門 月華門 通乾門 望先門 延喜門
宣仁門 重明門 長樂門 光範門 乾化門 宣政門 敷政門 延
福門 萬壽門 興善門 含章門 膺福門 金清門 延義門 金鑾門
千秋門 延和門 章善門 安上門 門遠門 延興門 金明門 春
明門 明德門 啟夏門 玄武門 在北闕外薛思行等變中宗至此誅二張以副衆望 安化門 通
化門 金光門 延平門 朱雀門 光化門 廣運門 永春門 永安門
嘉德門 恭德門 安仁門 歸仁門 納義門 太極門 元武門 安
禮門 元德門 通明門 嘉猷門 延明門 永福門 嘉善門 丹鳳門
奉化門 延政門 建安門 興福門 應天門 興教門 光政門 明
福門 崇賢門 東都皇城南面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教右曰光政光政之北曰明福明福之西崇賢其內曰集賢殿集賢之東曰億歲殿
觀頌門 崇明門 含耀門 昭訓門 紫宸門 昭慶門 太和門 嘉
預門 安 門 春門 會昌門 運 門 提象門 星躔門 觀風門
嘉豫門 上陽門 望春門 延秋門 靈光門 龍煙門 靈溪門 朝
陽門 靈囿門 望京門 賓耀門 承福門 含嘉門 宿章門 安福門
景福門 乾元門 德昌門 延慶門 龍朔元年帝宴群臣外殿于此 韶華門 拱星門
以上皇城宮殿門皇城周十八里三百五十步皆武后都洛門名 延壽門 承福門 以上後唐都洛門名 啟明門

光政門（以上後周都洛門名） 故室 溫室 舒涼室 清暑室 冰室 延涼室（以上漢室） 含章室（晉室） 故觀 鼎觀（在洛水上即成王定鼎處） 平樂觀（漢靈帝大縣四方兵講武於此觀） 承祿觀（王慶居之） 承風觀 增善觀 千秋觀 鴻池觀 泉城觀 揚威觀 石樓觀（以上七觀在南宮） 俱濱觀 凌霄觀（明帝作） 都昌觀 百尺觀 總章觀 翔風觀 崇文觀 廣望觀 閶風觀 臨高觀 高樓觀 承雲觀（以上俱魏觀都水使者陳勰造）

嵩縣志 食貨

茂實之毛金石之品鱗介飛走蠕動之屬與隣邑同惟稻視他邑爲多然稻滋於水水資於伊伊能滋稻亦能決田雨澇水溢由山走川勢如建瓴潰蕩土肉揭爲沙石數年以來田日損稻日寡而民有逋賦究矣則夫障岸堙決損高下疏支分勢取賈魯之三策而酌用之使水不爲災亦司土者責也至語山川之產則冶金之礦爲利實巨南召內鄉盧氏永寧與嵩同之無事則封塞巡防取民守之一有竊發則徵調攻伐取民用之礦之爲民害也奚啻悍倭驕虜之擾攘哉蓋嘗論其治之之法有二曰塞與開而已務塞之道者嚴保甲申儆守據要害禁爐冶緝供給移粟移民之近礦洞者此塞之之術也務開之道者請命於上屬禁乎下約隣封守分地估民取之而令庶能主之此開之之術也就二者而論之則淺宜開深宜塞冶金寡宜塞多宜開蓋礦入既深則鑿石成洞曲折之間動數十百丈使含煙實土於一窟之中即有竊伐非假旬日之力雖衆無所用之其塞之也固宜惟夫其初露也淺在土石沙礫之際彼取之皆既無雖鑿之艱而我又不待施其封塞之計且當崇山峻嶺之間風雨晝夜之晦明林莽豺虎之出入此彼亡命者之所樂騖而我防禦者之所易奪也即使守之然抑豈能以持久哉故塞不如開冶金寡則竊者衆費而薄入利小而害大人不樂取之矣故塞之易冶金多廣者日千貫次者日百貫時刻定鑿則丐子暴富人人將甘心爲譬之聚膻在几則群蠅攻之撲之則去撲已則來以是務塞與撲蠅

司矣勢非官道公拔邑之既渫敗之既竭而其害不止也故又宜開究
而言之塞則治兵操閥則攻其分塞則資盜開則資公塞則免禍於暫
而終有害於民開則上利乎國而下亦利乎民矣

南陽府志田賦

論曰占田於民則入賦於君制也三代以上賦民之法最善遠莫尋矣
降而唐世有租庸調法猶爲近古我　國朝多用之者則有租有戶則
有調令之税糧是已有身則有庸令之均徭是已　祖宗二百年來率
用未聞不便近因均徭告困更以一條鞭徵爲夫役之一年休之九年
成法於民甚佚民猶至困豈誠困在分年甲哉弊在甲分有貧富丁産
有厚薄優免有重復人戶有規避而後財力有詘贏里必十甲甲必十
戶其初貧富豈大懸者惟優免爲數則有不齊又有射利之徒各家占
籍以重免由是無免之家其役始重役重而力不支産必入於巨室巨
室得之獲免而小民之役愈重中稍豪猾吏擇輕所轉役之而存者遂
大困矣建議者不謂役之不均由前四弊而謂不均在分年甲迺類計
而年徵之弊非不捐輩役非不稍均特無甲無徭無年無輸幾若昔人
所云一年強半在城中也即有司嚴無擾里正盡無需鄉閭之民裹糧走
州邑伺輸納身亦有費况費不止乃身哉是均年之法殆不若均甲之
當也税糧之科起於地畝則猶守之成法而近又多告不均矣南陽郡
中南召爲甚成賦率以則壞南召雖磽瘠困何此極其至此極則豈盡
其墳埴步武間也豪右兼并而寄之外邦或假之屯藥甚有與地貧民
不收其直而令代納倍糧身則藝無糧地名曰佃糧貧民不能給則必
棄捐蒯爲茂草富民或轉鬻則轉承襲終爲閑原荒愈久愈不可耕愈
久愈不可考而國之額糧不可少斯追胥旁及取盈爲且相率鼓之捐

弊矣計無所出迺以丈地均之意豈不善顧主其事者勢不能履畝而覈又有托之乎人其人或怠於事或汨於利鮮一一肯以實告由是地雖丈而糧終不均民且起訟然訟之人見其訟則為更丈丈至再三版籍日紊稽察日難而奸竇日廣且每每為公私擾滋起徵期令南召稅糧不待派者垂二年矣與其徒勞若此孰與明為要束嚴為賞罰使有土者各首其實而後官為覆覈逸且有成哉嗚呼均年之法時論方尚之也均甲之事畏而莫行者也丈地之舉知不易而不得不為為之且難其人若也然則 祖宗畫一之規易簡之政果終不可復哉果終不可復哉

鄧州志 鄧州三縣諸陂堰[注十四]漢南陽太守召信臣杜詩相繼經營視地郡邑為盛自漢以來代有修廢 國朝正德間知州程鵬清理始復陂堰之舊嘉靖三十一年知州王道行重修三十三年夏鉗盧陂卑三郎堰水決堤盡壞餘陂俱未耕種民各赴當道告行知州張僊勘議僊曰愚至州思昔人之偉績為今時之不利因求其故遍歷諸陂知鄧水利之大者無如鉗[注十五]盧三郎二處鉗盧昔引刁河之水以灌田今河為連歲陰雨澎湃衝擊日就而下陂地為九回八灣之浮土所積日就而高河既不可引之於田惟築堤潴水盡堤之外獨望皆丈量有粮之地開退水渠於上則水為浸壅普害於有粮之地開退水渠於下則蓄水不多無補於 稼民見害而不見利已有明徵三郎堰 石以起堤門下亦無硬石以安堤腳惟截河安樁壅築浮土豈能牢固況旁開水渠以灌上陽[注十六]中陽[注十七]下陽[注十八]之田一時雖能壅之使流然渠口亦非硬土不壞就使能截正流必即衝壞渠口況鄧壤夾沙非徒易潰亦且易衝無已則當昉開河之制伐石築堤以桁板鋪腳則桁生得水而耐久以巨石壓板則水頭看桁而不衝土兩旁高用石護中惟平開水門水大則任其中流水小則障之入田擇地之高而築堤隨水之及而為田則非徒刁河之可陂鉗盧三郎之可田已也召杜之業其在斯乎舍是惟欲平地築堤以防無源之水以土截河而興必不可成之功人不如聽其種旱田之愈然民情難與慮始而非財不能興工苟徒括之民是叢民怨也在宜民者相時量力而付之知所以勞民而民不怨知所以費財而財不歉庶為有補云

汝陽志

汝水源出舞陽黑龍泉（下通黃龍泉入八里河）西平棠溪（源出龍泉）雲莊山諸澗溪（至儀封店北）三水合流東逕西平縣西轉而北折而東南入瀷（俗名洪河）一南行（今乾）受倭女池水又南雷堰水自西注之

雷堰（源）出儀封店（注十九）逕其縣南大堰義亭（注二十）又東逕重渠橋（注二十一）枉朱李橋北入汝

又南受五花（注二十二）澗水又南瀷水自西注之（俗名石羊河）

瀷水源出嵢峰（注二十三）垛受白羊澗及諸澗谿水東逕遂平北又東逕瀷陽城西轉而南受鬼灣河水東入汝

又南潕水自西注之（俗名泥河）

潕水源出舞陽西蘇寨（注二十四）山東南逕象河（注二十五）關又東南逕沁陽縣牛蹄寨（注二十六）西受張橋鋪水北受石河水東過吳王（注二十七）塚文城（注二十八）柵逕遂平城南至狼家口一東北過黃埠（注二十九）西轉而東入汝（俗名沙河今乾）一東南受傅家溝至姚家灣入汝

又南黃酉河自西注之（一名練江河俗名李秀橋河）

黃酉河源出樂山紫花澗（一名猛虎澗）東逕駐馬店（注三十）南過黃龍鄉轉過僊（注三十一）祠南逸舊趙尚書墓後又東過董鄉逸封趙尚書塋又東八里逸趙尚書（注三十二）墓左受寨河水（俗名陡河）寨河源出樂山白龍泉東逕馬莊橋半截塔東受鑼鼓河水北入黃酉河（鑼鼓河源出駐馬店南逕黃練鋪白（注三十三）馬將軍廟西北入寨河）黃酉河北行逕斷（注三十四）滸橋西北受冷水河（冷水源同黃酉東分為二逕馬頭（注三十五）鋪又東入黃酉河）黃酉河東逕李秀橋（注三十六）逸九座塔北轉而南折而東至城西北隅入汝（元卯顛降益次）（金決練江即此）

汝合黃酉上下如玦如環如蛾眉數十餘折由城西逸北而東而南形若垂瓠過柴潭（注三十七）始東南去三里受練水枝流七里受泥橋水又南英水自西注之

英水源出朱家林南逕白（注三十八）馬橋轉而東逕石羊（注三十九）橋又東逕十二里橋入汝（俗名半截河）

又南東受方良（注四十）河又南溱水自西注之

溱水源出桐柏山東逕朗陵（注四十一）城南又東逕確山縣西又折而南（俗名吳寨河）又東受吳衛河（吳衛河源出樂山受楊卿河又受三里河又受韓莊河入溱）又溱水又東逕北宜（注四十二）

春城北南受淇河（注四十三）又東逕官莊西（俗名魚子河）又東北逕溱口店東入汝（俗名沙河）

又東南逕平輿（注四十四）縣城南安成縣城北又東南入真陽縣境受固城港塘下河又塞（注四十五）溱東受杭陂（注四十六）港汶水（古橋汶口）又東南受瀆水又東入息縣境受澗頭（注四十七）港溪（注四十八）港曲呂（注四十九）港諸水又東北逕新蔡縣官津店北為三岔口瀙水自西北注之

瀙水源出鄗城周家坡逕西平東北受汝水東逕五滸營又東南逕上蔡北又東南受泥河水逕朱滸東受杜溝水又東南入汝陽境北馬常（注五十）河自西注之（馬常河源出丘家坡逕金鄉鋪南過板橋店東入瀙）（注五十一）瀙水又南逕漢平輿故（注五十二）城南又東南荊河自西注之荊（注五十三）河源出天中山西逕石羊（注五十四）橋匯為懸

瓠池遶城北堤外而東受務家河務水源出黑龍潭遶城東北入荆　荆水又東至射注五十五

橋南入濦

又東北逕頴州艾亭注五十六南又東南逕固始縣朱皐鎮北入淮

水利論曰唐虞首闢水土禹軫溝洫周家瀦蓄水防止水溝蕩水遂均

水列舍水澮瀉水以水㳄㳄以涉揚芠詳矣鄧晨鴻郤陂四百里殷

饒它郡鮑昱方梁石洫歲省費三千餘萬金何敞鮦陽舊渠墾田三

萬頃召信臣開泉瀆起提閼作均水約刻石田畔此四君者勲銘漢

鼎血食汝水皆以陂之力唐張柴陂宋高貴陂惜哉伯頗以渴截寧

汝愚蔡人蔡人因自愚此其罪豈但敗我濯龍哉帝亟之矣余尋繹

往牒指畫長老復陂冪上堤汝冪中淵汝冪下陂復徐議故道上達

汴洛下航吳越館轂九州四方輻湊汝南一大都會乎勑修汝堤永樂八年勑修陶陂等堰弘治六年撫臺徐恪大泰宋瑄憲典具存則唯是待其人而後行

山堂考索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荆

州其在戰國最爲强大外抗秦擊內禦秦晉常以其兵横於天下計其

所都安肯用瘠鹵磽埆之地而自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頴陳蔡許

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荆棘布野而地至肥饒原泉陂

澤之迹迤邐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爲急一遇水旱

民乏菜茹往者困其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往往是矣鹹濆民改

汝州志張維新改折漕糧疏畧　臣惟人君創法期於宜民而已易曰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有味乎其言之也方今諱弊蔽者則歸漕糧而

莫甚於小灘尤莫苦於大河以南邇年汝洛梁豫間水旱爲災水雹示

異閭里成蕭條之景民萌起愁嘆之聲矧今漕弊若此非所謂變通時

哉臣先任山東冠縣知縣距小灘監兊衙門董〻四十里而近感時抱

憤也久矣敢不以耳目所睹記列狀　上聞夫戶部每歲題差司官一

員駐劄小灘監兊東土中州兩省其在東土則收納本色出入水次固

無雜貫輓運之累在中州河北三府則本色居多交易甚少臣不敢輕議

惟開封河南歸德汝州相去小灘遠則千里有餘近亦不下五六百里

有河山之險無舟車之便大戶一抵小灘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蓋河南

三府一州大戶約有二千餘名非官部運不可故各令府判領之而郡

邑之中又有佐貳部之其中廉介罕覯諸所費耗率皆以大戶爲魚肉

此部解之弊也大戶齎銀到灘必投歇家藉手斗戶節年歇斗之家獲

利得慣營求充役或父爲歇家而子爲斗行或兄爲米戶而弟爲店主

交通詐騙勝踴價值每米一石歇家明除牙用五分斗行三分仍巧立

大行市小行市之名裏討外討之說計所得約二萬餘金而大戶羈留

三月每名月費銀數兩計所得又一萬餘金即今元城縣歲派歇斗一

千餘名意何爲哉詳察人情若欲罄大戶之囊而群然攫之者此歇斗

之弊也先年大戶買米取足民間米無糠碎價無賠補比有龍斷奸販

視漕糧如奇貨以攙攪爲慣術有濫收粗濕低米浮以乾潔而勒價者

有以水拌米而希圖出息者，俟大戶擁至，免限迫期，始串同厰歌主令大戶增價雜買抵數塞責，及查驗不堪，損折量楚，大戶當之，彼壟斷者業已掉臂矣，此插和之弊也。語曰，走兔在野，衆人逐之，持金在市，衆人睨之，志在利也。大戶賠銀既多，勢必揭債，而小灘有力之家又開一揭局，每揭一兩，償銀二兩，以致大戶敗家蕩產，鬻妻賣子者十戶而九，此放揭之弊也。他如厰基之典賃，蘆席之投求，人工之覓用，旗甲之盤剝，門吏皂快之需索，諸弊難以縷數。臣原籍汝州，素號山僻荒涼之區，而近復凋瘵困弊之甚，視編一漕糧大戶，不啻痛瘝乃身，而穴居草食者類皆思匿避，而他避矣。此臣之所目擊而心惻者，即汝州而開封等三府又可知矣。臣愚為今之計有二，一曰改納折色，二曰互相代納。臣於

去年十二月見戶部一本，為財賦歲入日少，歲出日多，亟賜集議，為請奉 旨漕糧准酌量改折，暫行一年，臣思漕糧既可改折，亦既暫行一年矣，而河南雜米之處不過三府一州，漕糧之數不過二十萬石，況久惟重困，民不堪命，其改折獨可後乎。且臣聞太倉貯粟陳陳紅腐，京軍類多不食，賣於酒保，止得銀二三錢，視小灘雜價減去四分之二，是民有重費，而軍無實用也。合無將開封等府汝州所屬，每名大戶原徵銀九錢五分，只以八錢解納京邊，照例以五錢給散軍士，每名扣留銀三錢，二十萬石可扣銀六萬兩，至起剝銀又扣四千餘兩，非直救中州百萬生靈之害，而亦大有裨於軍 國之需，此改納折色之當議也。臣又思大名一府，距灘寨遠，陸運又便，每歲本府粮草解京邊者十六萬

有餘，皆本地粜米所變之價也。開封等處大戶收銀小灘買米，皆大名所出之米也。今無責令大名府以自有之粟運納本色，開封等處以大戶所收之銀解納折色，倘大名一府不足，再加於附近景州所屬，量擬改納，此則銀數足以相當，而兩省各得其便，此互相代納之當議也。或者曰，改折所係重大，代納嫌於紛更，臣則以為器久而不滌則垢，絃久而不調則亂，河南河北皆 皇上赤子，本色折色皆小民膏脂，識其弊而調停之，或暫改數年，或間歲一改，或斷行代納，而兩利俱存，如之何不可也。再照法令行於所轄則易，而非其所轄則難，小灘地方止大名一村落耳，而其住居民人非我統屬，是以人不憚法，惟利是趨，每晝爭夜盜而無所忌憚。查得小灘鎮至臨清州陸路僅一日之程，臨清係山

東部下，法行殊易，合無將監兌部臣移駐臨清，懲前戒後，縱有一二作梗壞事，即可下之郡守嚴加究詰，而插和諸弊自然洗刷，且可以停盤剝之徵，此又區區無已之計也。伏乞 皇上俯從臣請，敕下該部破格議處，以蘇一方重困，斯 國計民生兩有利賴矣。臣不勝大願。

志言　國家歲輓天下粟貢之　京師而不勝咽喉之慮故于臨德要害處分署司農領直隸山東河南方數百里之軍儲爲漕運夫此方數百里郡縣皆包衍原隰非如江以南可以風檣艣致則費且不貲而汝又越在西南千里外山阻谷隘率二三鍾不能致一鍾計汝漕四千有奇中人產以上力不能輓百所從倍是是一歲閭立墩中人產數十家而況大役累年十室九罄安所得中人產而歲墩之自公蹤改非獨汝人息肩而旁郡縣且與沿河瀾

已　公字憲周萬曆丁丑進士授冠縣知縣以卓異拜給事中歷禮兵二科諫止內操發科場奸弊薦用言官鄒元標孟一脉革遼天津兵備副使

各州縣志界至郵鋪之紀未有若汝州之詳核者故書之以爲式

疆域　州境在省治西南四百五十里東抵開封府襄城縣界一百三十里西抵河南府雒陽縣一百六十里南抵南陽府南召縣界一百八十里北抵河南府登封縣界四十里廣一百九十里袤二百三十里

里至　汝州　東至郟縣界在長橋鋪四十里又五十里抵縣　西至雒陽縣界在臨汝鋪六十里又一百二十里抵縣　南至魯山縣界在爭店鋪四十里又九十里抵縣　北至登封縣界在仙林寺四十里又五十里抵縣　東南至寶豐縣界在爭店鋪四十里又五十里抵縣　西南至伊陽縣界在温泉鋪四十里又五十里抵縣　廣一百里　袤八十里

郟縣　東至襄城縣界在長橋鋪四十里又三十里抵縣　西至汝州界在長阜鋪五十里又四十里抵州　南至寶豐縣界在汝河十里又二十五里抵縣　北至禹州界在店村三十里又四十里抵州　廣九十里　袤四十五里

魯山　東至葉縣界在任店六十里又三十里抵縣　西至嵩

縣界在沒大嶺一百五十里又九十里抵縣 南至南召縣界在白沙鎮五十里又九十里抵縣 北至汝州界在青條嶺三十里又一百里抵州 西北至伊陽縣界在歇馬嶺五十里又一百里抵縣 廣二百廿里 袤八十里 寶豐縣 東至襄城縣界在扈家口五十里又四十里抵縣 西至魯山縣界在剎山鋪一十五里又三十五里抵縣 西北至汝州界在草店鋪五十里又四十里抵州 東北至郟縣界在汝河二十五里又一十里抵縣 東南至葉縣界在秋河七十里又二十里抵縣 廣六十五里 袤一百二十里 伊陽縣 東至汝州界在溫泉鋪五十里又四十里抵州

西至嵩縣界在分水嶺三十五里又五十里抵縣 東南至魯山縣界在歇馬嶺一百里又五十里抵縣 西北至雒陽縣界在夾馬鋪七十里又一百里抵縣 廣八十五里 袤一百七十里 南京陸路一千七百里 北京陸路一千九百里

鋪舍

汝州 總鋪在州治外西北後街 東路四鋪至郟縣 仁義鋪 東渠鋪 趙落鋪 長阜鋪接郟縣韓夏鋪 西路五鋪至伊陽縣 小崖鋪 春店鋪 廟下鋪 官莊鋪 臨汝鋪

接伊陽縣大安鋪 西南路一鋪至伊陽縣 溫泉鋪自春店分路接伊陽縣十店鋪 南路四鋪至魯山縣 夾河鋪 乾溝鋪 小屯鋪 草店鋪接寶豐縣狐狼鋪又接魯山縣桃花店鋪 東南路至寶豐縣於攖酒務分路接土橋鋪 北路至登封縣

郟縣 總鋪在縣治內東南 西路四鋪至汝州 羊坡鋪 華渠鋪 薛店鋪 韓夏鋪接汝州長阜鋪 東路四鋪至襄城縣 塔兒鋪 侯公鋪 行陽鋪 長橋鋪接襄城縣高橋鋪 南路一鋪至寶豐縣 桃園鋪接寶豐縣卓君鋪

魯山縣 總鋪在縣門外街南 東北路二鋪至寶豐縣 向陽鋪 近水鋪接寶豐縣剎山鋪 北路二鋪至汝州 王家莊鋪 桃花店鋪接寶豐縣村羅鋪 西南路二鋪至南召縣 石河鋪 栖程店鋪接南召縣板倒井鋪

寶豐縣 總鋪在縣治西 東路二鋪至郟縣 院河鋪 卓君鋪接郟縣桃園鋪 西路二鋪至魯山縣 姚店鋪 村羅鋪接魯山縣桃花店鋪 西北路三鋪至汝州 土橋鋪 攖酒務鋪 狐狼鋪接汝州草店鋪 東南路六鋪至葉縣 馬跑泉鋪 火新鋪 宋村鋪 吉村鋪

曹鎮鋪 秋河鋪接葉縣四莊鋪 西南路一鋪亦至魯山縣荊山鋪接近水鋪 伊陽縣 總鋪在縣治前 東路一鋪至汝州小店鋪接汝州溫泉鋪 北路一鋪至河南府大安鋪接嵩陽縣夾馬鋪

何柏齋文集

均徭私論

或問近日有司審編均徭以田土為主其法如何

曰此非祖宗之法也蓋流俗相傳之誤也祖宗之法具在諸司職掌戶部職掌田土項下云凡各州縣田土必須開豁各戶若干及條段四至係官田者照依官田則例起科係民田者照依民田則例徵斂務要編入黃冊以憑徵收稅糧如有出賣其買者聽令增收其賣者即當過割不許洒派詭寄犯者律有常憲戶口項下云凡各處戶口每十年各布政司府州縣攢造黃冊編排里甲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戶遇有差役以憑照差賦役項下云凡各處有司十年一造黃冊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戶仍分軍民匠役等籍除排年里甲依次充當外其大小雜泛差役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人戶點差由是觀之則田土納稅糧戶口當差役其不相混也明矣今乃照田土當差是豈祖宗之法哉

或曰人戶有上中下三等蓋以其貧富不同也貧富難明田土多者必富少者必貧則照田土編差蓋法外意也似無不可曰戶有上中下三等蓋通較其田宅貲畜而定之非專指田土也若專指田土則施於農民可矣工商之家及放債居積者皆不及矣古人立法厚本抑末今人立法厚末抑本豈知治道者哉況差役以人丁為主以上中下三等較其貧富以為派差之重輕此法意也今舍人丁而論田土蓋失其本矣夫豈可哉或者曰田土不當起差祖宗之法固然矣近聞外縣有以寄莊人戶不當差役申請於上者廵撫批稱種田而不當差有違於租庸調法令其照田認差然則計田當差雖非國法或古法乎曰此廵撫未考而誤批也唐法有田則有租即國朝田土納稅糧之意也有身則有庸即國朝戶丁當差役之意也有戶則有調即國朝農桑絲絹之意也種田而不納糧謂之有違於租庸調法

則可也種田而不當差謂之有違於祖訓法則不可也若田土既納稅糧又當差役是有田者不惟有租而又有庸而有身者逸無所役矣不亦誤之甚乎曰以田土當差唐法知不然也或者見王之法乎曰先王之法其詳不可考矣然孟子曰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有布縷之征粟米取於田土即租法也力役取於人力民庸法也布縷取於圖定即調法也由是而觀則計田土以當差役既非古法又非國法而有司乃有此行不亦謬乎曰有司有此行何也曰此周文襄作俑之過也宣德年間周文襄巡撫南畿患民間起運稅糧之不足也乃令稅糧正數之外多加耗米以足之除耕納稅糧外有餘剩者謂之餘米復恐民以加耗之多怨己也乃令凡民間戶丁之差役科物之科派皆取諸餘米此蓋朝四暮三之術也本傳謂小民雖多出耗米然耗米之外再無差科之擾深以為便東南多遵用其法後又自稅糧變為田畝故東南有田差糧差之說而士仕西北者漸推用其法故西北近年亦有田土當差之說此蓋不考祖宗之法而惑於流俗之傳者也或者曰文襄之法雖非國法既民以為便則用之似無不可何必拘於舊法乎曰民以為便亦據文人之傳而言耳實不然也夫差役出於戶丁士農工商之家除例該優免外其餘戶丁蓋未有不當差者也今止令取於耗米則是士工商賈之差農獨代當之矣是豈均平之道哉況驛遞馬牛車船之役俱出於田土稅糧則農民已偏累矣奈何復以雜差再累之乎今論者皆知東南之民困於稅糧西北之民困於差役而不知東南所以困於稅糧者以差役亦出於稅糧之故西北所以困於差役者以既有丁差又有糧差之故由是而觀則周文襄毅變祖宗之法而開此累民之端其罪安可逃也或者曰審如此則寄莊人戶不當差役者皆幸免矣曰此有

司不知守法之過也使有司知守祖宗之法審定三等戶則之時不論士農工商凡田土貲本市宅牲畜多者俱定作上等泒與重差則寄莊人戶雖買到州縣之田而離逃本縣之差矣何幸免之有今惟不守祖宗之法審編均徭舍戶丁而計田土故寄莊人戶有躲差之弊欲革其弊在求其本乎或曰祖宗差役之法今亦有行之者乎曰北畿州縣審編均徭初止審三等九則戶門並不註定差銀多寡數目審定戶則然後通算三等人戶除役占優免外該當差者共有若干丁都算本州縣銀力差該用銀共計若干兩方令三等九則戶丁差等出銀期足供銀差力差之用而已此蓋遵祖宗之法而又通其變者也蓋祖宗之法止令照三等戶則照差但差少丁多用之不盡照差之時不及差者幸免見當差者偏累今乃令丁皆出銀差之重者朋合應當則人丁無有不差者矣此蓋均徭之善法也河南舊例審編均徭雖未以田為主亦未以丁為主其人丁差銀增減從審官之意多寡無一定之法少有不至兩者多有三五兩者有十餘兩者甚有至四五十兩者丁多之戶銀多亦不為過單丁之戶銀多則一差用之不盡必須分為數差是一丁而數差也豈照戶照差之法哉但上下習於聞見不之覺耳近聞巡撫吳公所定均徭則例每地一頃出銀四錢每人一丁上上戶出銀一兩二錢以次各照戶則出銀不等若該縣銀多差少則遞減銀少差多則遞增視舊法頗有定規但偏累農民未盡善耳必改北直隸之法上不失祖宗之法下無偏累之弊乃為盡善此蓋識者所深望也或者曰今之富家或田連阡陌或貲累鉅萬較之小民豈止十倍若止照三等戶則計丁當差其丁多者出銀固多其丁少者出銀甚少豈不為幸免乎曰古人為國藏富於民蓋民之富者官府之緩急資為小民之貧困資為時處之

山東兵戈之忽起責為義所恃以立國者也平時使之應工戶重差法如是足矣必不得已則准此戴事例上戶丁少者量出門銀亦可也貴必盡取所有使之僅給小民之貧者相若然後為快乎於戲將使蒲歐先聖格言滿錄保障後賢深慮棄何今在位者之不忠也哉者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子休下人也曉曉多言無乃為當道者所惡乎曰僉己從人大舜之所以聖也聞過則喜子路之所以賢也吾以聖賢望人痛小民之受害故芻論之蓋遵君人傳言之訓而為之也蓋冀其或聞而改之也若取道作狀聞誅而怒則小人也當道諸公其欲為聖賢乎敝為小人乎必有所擇矣作均糧芻論

均糧芻論

或問丈地均糧之法如何曰此朝廷仁民之政也等中間曲折各有利害行之不得其道則反以害民此不可不知也或問其說曰田有上下則糧有重輕此自然之理也而貢之田分為九等視糧之輕重往往因之蓋為此耳天下之田吾未能知河內之田則願知之矣工田歲收畝不下兩石多或至三四石下田歲收畝不及一石少或至三四斗大抵上田一畝之收抵下田五畝國初定糧失於分別一槩定作每畝糧八作五合徵官府以下田人戶辦納不前也乃擬全起運重糧多派於上田里分存留輕糧多派於下田里分蓋亦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意也雖未盡得其宜而民病亦少矣近年上司定里書郡縣作弊也乃全不分起運存留俱總定一價則上田下田無所分別雖曰可以絕里書之弊而下田民戶困已不勝其害矣然坐派之法歲有變易民之害猶有時而解也若丈地均糧初時不審上田下田一槩均派糧額一定不可復變則下田之受害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夫田地有上下則稅糧有輕重與紀羅有大小則受利有重輕其理一也紀大羅者雖紋斬而不為

皆紀羅小者雖笞杖而不為纖蓋各得其宜故也或者是丈書之畫文也乃一槩定為徒流之刑以為可以絕弊抑不思宜紋斬而得徒流者固為幸矣宜笞杖而得徒流者不亦冤哉今不論田之上下而一槩均之以糧可以異此性與烟燎徐公深以為然故分丈量田土分為三等均糧之額則通以中田為準下田則少損之上田則少增之以下田所損之數為上田所增之數蓋亦所謂稱物平施之意也傳聞此議不行田分三等蓋亦未之思也若他縣之田甚甚上下猶可言也河內之田果不分上下一槩均糧此則名雖均糧而實則不均之甚者也此利害之大者也而所聞又有可論者聞地擬公文謂除河路外蓋得河路非可耕之田故除之也而承行官吏不明其意乃全河止除丹沁二河新開河道引水澆田者不除其河身所占之田俱令民田在兩岸者包納或聞其說則曰引水澆田人戶得利故不當除竊謂引水澆田之利衆人之所同也非獨兩岸有田之民也而令其包納稅糧歲無休時何理也路止除驛遞大路其餘通行古路俱不得除其稅糧亦令民田在路兩傍者包納竊謂民田在路兩傍者人畜往來蹂踐固已受害多矣古路衆人之所往來與驛遞大路無以異也乃復令其包納稅糧此何理也至於田內墳墓城上司未有明文竊意丈地均糧亦不過丈當科之田而均以當有之糧耳墳墓非可耕之田其不當徵糧蓋有不待言者矣今乃全墳墓不除有主者照地數均糧無主者聽民納糧於官平治為田照數均糧竊先王有掩骼埋骴之令國朝有漏澤園之設而平治他人墳墓為田園者律有明禁此蓋朝廷恩及死者之仁政也而一切不顧小曰吾將以均糧也不知均糧之初意果若是乎此三者亦利害之大端也小民被害而不敢言吾實又以不在位而難顯言故芻論之庶轉

關於當道之仁人君子或有以處此也夫變法本以利民而反爲民害仁人君子在當道者不知則備有所聞知之而不爲一處方所思哉然此非吾事也非吾責也吾言止於此矣敢錄田之上下錄更曰此不離某鄉之田上某翁之意竟有合否

山東

山東古青兗徐之地視秦在太行山之東故稱山東北[illegible]河東秦漢以下曰東秦曰東郡宋曰京東其為東方之[illegible]輿地圖青州東距于海西至于岱兗州東南據濟西北[illegible]岱境南通長淮實今六郡之全境云或曰漢晉以來或稱[illegible]兗冀何曰允土疆域紊亂史傳之訛也禹貢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自今觀之有一為山東州縣否乎又曰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其貢賦則浮于濟漯達于河今九河故道多在濟南境雷澤在濮灉沮在蒙泗桑間濮上實惟桑土濟漯達河斯為達冀兗冀疆界固自明也而欲援冀為山東豈不謬哉或曰今兗州與古兗若何曰古之兗兗也今之兗徐也合徐兗而治之也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爾雅曰濟東曰徐州蔡氏所謂岱陽濟東是已故今之兗合徐兗而治之非古兗也周禮河東曰兗州山曰岱藪曰大野川曰河泲浸曰盧濰考其提域視禹分土之時亦已不同故禹佐舜治天下兗徐各置一牧周併徐入偏青又分青入兗自濟以南皆屬焉及周公封於曲阜伯禽為魯侯遂主泰山之祀故今合徐兗而治之者昉諸魯之受封也或曰今青州與古青州若何曰古青州今登萊濟南地今青州特古青州之一隅耳禹貢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又曰萊夷作牧是已周滅商以營丘封太公望為齊國齊務兼併遂奄有青土秦滅諸侯置為齊郡青州尚

未分析至漢始分青州西境為濟南東境為北海齊瑯琊千乘東萊五郡而古青州之域不可復考矣曰青州何以謂之齊也曰通考云齊在天中猶腹臍也漢志曰齊所以為齊以天齊淵故也然漢志之說近之矣或曰青兗徐三州風土何以異曰青東方也居少陽其色為青生生不已也兗之為言端也信也陽精端端故其氣纖殺也徐之為言舒也有舒緩之義焉是故觀青徐兗風土之異而山東六郡之政理可圖矣余嘗考六郡封域辨其物土民性之殊西北曰濟南其治為州四縣二十六其域為青兗其名山為岱嶽為徂徠為梁父為華不注為長白為王符為罯為宮為原其巨浸為濟為濼為汶為瀘為濱為巨合其地濕沃其民豐聚其利金銅其穀多稻正南曰兗州其治為州四縣二十三其域為徐兗其名山為龜為蒙為鳧為嶧為嶧為陪尾其巨浸為沂為濟為洙泗為汶為洸其地厚衍其民遜讓其利絲鑛其穀宜四種正西曰東昌其治為州三縣十五其域為兗其名山為茌為陶為歷其巨浸為漳為衛為濮為鄄子為鳴犢其地平阜通津其民皃庶其利紬纊其穀多黍麥北曰青州其治為州一縣十三其域為青其名山為沂為瑯邪為雲門為崇陰為朐為艾其巨浸為淄為澠為沂為沭為時為巨洋其地險阻其民澗達其利鐵陶其穀多稻麥東北曰登州其治為州一縣七其域為青其名山為丹崖為石門為羽為成為之罘為岠嵎其巨浸為清洋為大沽為蜜為膠為昌其地僻遠其民朴直其利海錯其穀多稷菽正東曰萊州其治為州二縣五其域為青其名山為天柱為大

澤、為不其、為勞、其巨浸為沽、為丹、為膠、為濰、其地剛鹵、其民敎本、其利鹽鐵、其俗多穫莊、是故以同貫利、以齊好惡、設牧各效其能、制貢各因其有、正俗各導其趨、齊之富强、魯之禮教、庶幾可復焉、其為海岱名邦、詎不信夫、

大海者、百谷之王、而萬水之宗也、山東三面瀕海、登萊二府、島嶼環抱、其在青濟、則樂安日照、濱州利津霑化海豐諸境、皆抵海為界、稱渤海云、說文曰、東海之別有渤澥、故東海稱渤海、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名曰歸墟、歸墟者、即莊生所謂尾閭也、初學記曰、北海之別有瀚海、瀚海之南有渤澥海、則北海亦通稱渤海矣、夫東方之極、自碣石通朝鮮諸國、直抵扶桑、一望汪洋浩瀚、溟渤無際、外控島落、內衛中夏、則山東形勢實稱險絕、昔人謂齊得十二、又豈直為兵車卒乘之富邪、博物志曰、海中有蓬萊方丈、金銀宮闕、仙人所集、十洲記、謂東海中五百里、有不死草、返魂樹、此固秦皇漢武所以縱其侈心、求之而不得也、顧其說雖荒唐不經、然觀登萊海市、樓臺城郭人物旌旗之狀、成於瞬息、千態萬像而不可摹寫、則海中靈欝之氣、洩而為奇怪瑰瑋之物、固亦理之所宜有也、至於禽魚木石之產、金錫鹽鐵之利、珠璣鱗甲之珍、民實資之、則海於東土、其利固甚博哉、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於河、兗州浮于濟漯、達于河、（青州浮于汶、達于濟、徐州浮于淮泗、達於河、）山東漕運、其昉於茲乎、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漢高祖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數萬石、至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城朔方、轉漕甚遠、而山東咸被其勞矣、宋初都汴、京東之粟、歷曹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真宗時、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歷呂梁灘磧之險、至理宗時、於壖城作斗門、以遏汶流、益泗漕以餉邊衆、而漕渠開矣、元初、開濟州泗河至新開河、由大清利津諸河入海、既而海口沙壅、復從東阿陸輓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道、勞費不貲、少有成效、伯顏始創海運、與濟州河並行、未幾、又用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名會通河、夫汶水自古東北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自元人始、然河渠淺澁、舟不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

國朝初給餉遼卒、海運如故、永樂徙都于北、亦嘗行之、後尚書宋禮等復濬會通河、於是漕利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堙廢、夫河漕誠利矣、然泉源壅塞、有疏濬之勞、壩閘蓄洩、有供役之繁、徐呂洪流之泛溢、淮揚襟喉之扼塞、意外之患、有不可不防者、海運其可不講耶、是故漕河者、萬世之通利也、海運者、備不虞之變也、膠萊故道者、翼海運以成功也、皆不可廢也、天下之事、居常者必慮變、擇利者必思害、輕重緩急、達乎其勢而已矣、獨漕政為然哉、

形勢

論曰、夫古今之勢不同、強弱之形亦異、今之山東、視古東秦、拓地無慮數千里、故城臣防、移陵無棣、昔之所謂關隘者、今皆為甸邑矣、然而潢地少警、望風瓦解、雖有險固、莫之或支、豈形勢之在今者、果不足恃哉、蓋嘗考之春秋戰國之時、承太公修政之餘、維以桓公主盛定伯、民賴休息、行伍充盈、故齊地不下七十餘城、而臨淄一邑、帶甲已至二十餘萬、蘇秦所謂連衽成帷、揮汗成雨者是已、國勢如之何其弗強哉、楚漢之際、齊猶稱伯、自王莽之亂、山東盜起、青徐首難、既而黃巾煽禍、海岱騷然、民塗兵革、重以石勒慕容超之殺戮、金元之竊據、齊地荒涼削弱、泊焉不振、固其宜也、國家承平百餘年、休養生息、濟南東兗、頗稱殷

庶、而登萊二郡、沂濟以南、土曠人稀、一望尚多荒落、萬一有如正德間流賊之警、豈非有國者之深憂哉、昔人有言、土地軀幹也、人民精魂也、精魂完而後軀幹固、此地利所以不如人和也、雖然、談形勢者必稱要害、山東要害之地凡九、臨清南北之咽喉也、武定燕薊之門庭也、曹濮魯衛之藩蔽也、沂州徐淮之鎖鑰也、登萊遼衛海東之保障也、守咽喉則齊右安、固門庭則渤海靖、謹藩蔽則河東固、嚴鎖鑰則南顧無憂、慎保障則倭奴殄患、五要守而山東可安枕也、山川險絕、又烏足道哉、

風俗

論曰、余觀齊俗敦厚闊達、其敝也或失之舒而緩、侈而靡、魯俗忠信重禮、其敝也或失之嗇而固、嬌而競、曹衛楚宋之間、剛武尚氣、其敝也或失之勁悍而輕剽、載籍所傳、不可誣已、以今山東列郡觀之、乃不盡然、大較濟南省會之地、民物繁聚、兗東二郡、瀕河招商、舟車輳集、民習奢華、其俗也文若勝乎質、青登萊三郡、憑負山海、民殖魚鹽以自利、道里僻阻、商旅不通、其俗也質若勝乎文、孔子所謂齊變至魯、魯變至道者、又不可執一以例今之俗也、乃若六郡所同者、士大夫率多懷義質直、佩佩明達、如班固所謂好經術而矜功名、杜牧所謂多才力、重許可、能辛苦者、其風至今不衰、其小民力于耕桑、不賤商賈、喪葬有序、不泥風

水、鄉黨歲時舉社會、貧富相資、有藍田鄉約之遺風、此則山東風俗之近古者、文之以禮樂、豈不足以復齊魯之舊哉、蓋嘗論之、風也者、相觀而化者也、俗也者、相習而成者也、化趨於善者難乎成、而習狃於惡者不易變、是故以康叔忠厚之貽、不能保叔世無桑濮之靡風、以晏子之樂卑羸馬、不能使當時變綺靡之侈習、齊不嫁姑、而後乃有長女不嫁立巫兒以主家祠者、魯焚巫尪、而後乃有褻棺曳尸打旱骨以祈雨澤者、雖至于今尚有之、傳曰、周之興也、商民先革、百年化之而不足、周之衰也、衛風先變、一日移之而有餘、言趨善之難也、又曰齊太史之守官、尚父之德遠矣、魯宗人之守禮、周孔之澤深矣、言遺化之當崇也、任理民之責、思易今俗而返之於古者、曷亦知所務哉、

物産

論曰、山東物産豈飢甲于天下、其用之廣而利之博者惟鹽鐵乎、粤自管仲相齊、寶興敝、剗仲之言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舉兵、故當持鹽鐵之征、雖少男少女之所食、一鍼一刀之所用、無弗筭及、卒能以一國兼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而常籍不預焉、及觀其立法、不過稅之而已、鹽雖官常自煑、亦權時取利之計、鐵則官未嘗冶鑄也、自漢武帝用桑弘羊孔僅領之、乃官自煑鹽鑄鐵、鹽官二十八郡、而山東居其七、鐵官四十郡、而山東居二十二、元鼎中、徐偃本使膠東魯國、聽民便宜鼓鑄、御史大夫遂以得矯制劾之、昭帝時、賢良文學之士、請罷鹽鐵、與大夫桑弘羊極論利害、大夫曰、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文學曰、王者不蓄、藏富於民、大夫曰、豪人擅用專利、恐滋貧甚、文學曰、禍在蕭牆、不在朐邴、於是屢罷屢復、卒未有能去之者、唐開元天寶之間、劉彤請檢校鹽鐵諸州、著為課額、第五琦劉晏之徒、法益詳密、綾絹玳瑁漆器許代鹽鐵、其後肅宗討淮西、皇甫鎛程异又從而濬導之、諸道競以羨餘取寵、而其弊也、至立為蠶鹽食鹽等名、容民貧富、據口俵散、抑勒取錢、民受其擾、倍用輸徵、其鐵官則覩為鼓冶、民間農器不給、或至木耕手耨、吠食鐵官、抑配逼迫、害與鹽同、宋人鹽利、多取諸河北解池、鐵官亦不嘗設、南渡以後、山東陷于金元、不足言已、元人于青齊諸郡、增置鹽場、開立洞冶、寶成通和昆吾元國富國之名立、而民困極矣、嗟乎、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

安之、君子所以追恨夷吾之作俑也、國朝鐵器無禁、濟南萊蕪登萊等處前代鼓鑄諸冶、今皆為廢坑矣、惟鹽則分場置司、官自煑之、而行之商賈、小民負販、亦置不問、豈非得中正之法乎、宋儒胡寅有言、山澤之利、盡捐之民、則綴末作、資遊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寶之害、惟官為偶禁、俾民取之、而裁其入稅、則政平而害息、此則行之今日而有驗者也、雖然、管仲立法苛重、然國勢實藉富強、漢唐以來、咸佐軍需、計其所入、歲不下數十萬、今鹽鐵之稅于山東者、曾不逮古十分之一、而民不加饒、何哉、蓋嘗論之、古今地利盈縮不齊、禹貢揚州田下下、今獨稱富饒、雍州田上上、今半為墝壤、孰富彊全勝之齊國、以例凋殘窮困之山東、又何怪乎其不類也、登州之金、三千九兩、萊州之金、四千一百五十兩、此宋皇祐中之貢額也、今果有是否乎、青齊鄆濮淄濰沂密登萊諸郡、皆設平絁市、此宋太平興國之稅法也、今果有是否乎、由是觀之、則山東物産之不逮往昔、又不特鹽鐵為然矣、司國計者、酌古今之勢、度豐儉之宜、以定征稅之則、勿過取而加賦焉、東人之凋瘵、庶其少瘳矣哉、

漕河

漕河自大江瓜洲、儀真堰埭俱入邗溝、經廣陵至淮陰、渡淮入清河、經呂梁彭城至沛、乃爲山東境、由疏鑿而成者、名會通河、凡七百一十里、入於衛河、又四百里始出境、達于京。山東爲府者三、爲州者四、爲縣者六、由魚臺至臨清、得洸汶泗沂四水、其泉百七十餘、會於四水而分流于漕渠、有水部郎一人以掌之、爲牐凡三十、有守津吏以啟閉、爲淺二百二十、各有津老以時疏治、又黃河常決張秋、決漕單魚臺、其道非一、有司空兼御史臺一人、水部郎一人、按察副使一人、統州邑判官主簿以分治其事、歲出夫役萬四千一百五十餘人、計銀三萬五千一百餘兩、漕河之有藉於山東者頗重如此、可無載乎、乃作漕河志

兖州府　魚臺縣、

河之西南二十里、岸北自濟寧之界、南至沙河丘十四里、置淺舖二十有六、界牌淺、北林淺、南陽上淺、南陽下淺、大塌淺、小塌淺、泥沒口淺、馬溝淺、大龍淺、小龍淺、谷亭上淺、谷亭店上淺、谷亭店下淺、谷亭下淺、八里灣淺、三柳樹淺、棋于頭淺、孟陽上淺、孟陽下淺、徐家林淺、張家林淺、廣運淺、馬家淺、梅家淺、古家淺、張家淺、二十六鋪老人二十六人、夫二百六十人、守口夫二百五十八人、縣設主簿一人、置閘四、孟陽泊閘、南接沛之湖陵城閘八里、閘官一人、夫三十人、溜夫一百五十人、八里灣閘、南至孟陽泊閘八里、閘官一人、夫三十人、溜夫一百五十人、谷亭閘、南至八里灣閘八里、閘官一人、夫二十人、溜夫三百人、南陽閘、南至谷亭閘十八里、閘官一人、夫三十人、溜夫一百五十人、積水閘三、硯瓦溝、陽城湖、泥河、夫三人、蘇家壩、在沙河北、遏大烏河水入漕河、夫六人、

鄒縣、河之東北七十里、東岸北自濟寧之師家庄、南至魯橋閘三里、置淺鋪一、港里淺鋪、夫十人、港里積水閘、老人一人、夫十人、

濟寧州、河之北岸、西抵東六十八里、置淺鋪二十有七、趙村淺、楊灣淺、石佛淺、花家淺、新店淺、新閘淺、仲家庄淺、師家庄上淺、師家庄下淺、魯橋淺、棗林淺、硯瓦溝淺、永通淺、夾河淺、馮程淺、河長口淺、大河淺、禮義淺、大留淺、夾灣淺、王貴淺、張家淺、牛頭河淺、王家淺、邢家上淺、邢家下淺、謨村淺、二十七鋪老人二十七人、夫二百七十人、守口夫五百人、置閘十四、棗林閘、南接魚臺之南陽閘十二里、閘官一人、夫三十人、溜夫一百五十人、魯橋閘、南至棗林閘六里、閘官一人、夫三十人、溜夫一百四十四人、師家庄閘、南至魯橋閘五里、閘官一人、夫三十人、溜夫一百四十四人、仲家淺閘、南至師家庄閘六里、閘官一人、夫三十人、溜夫一百四十四人、新閘、南至仲家淺閘五里、閘官一人、夫三十人、溜夫一百四十四人、新店閘、南至新閘八里、閘官一人、夫二十人、溜夫一百四十四人、石佛閘、南至新店閘十八里、閘官一人、夫二十人、溜夫一百四十四人、趙村閘、南至石佛閘七里、閘官一人、夫三十人、溜夫一百四十四人、在城閘、南至趙村閘六里、閘官一人、夫三十人、溜夫二百八十人、天井閘、東至在城閘二里、閘官一人、夫三十人、溜夫一百五十人、下新閘、在趙村閘西北、中新閘、在下新閘西北、上新閘、在中新閘北、以上三閘官一人、夫六十人、溜夫二百人、分水閘、在上新閘北、夫一十九人、洸沂

泗三河、鄒縣九泉、淵源泉、柳青泉、白莊泉、陳家泉、鱔眼泉、孟母泉、尚山泉、白馬泉、三角灣泉、泗水縣三十泉、泉林泉、卞莊泉、吳家泉、鮑村泉、濟泉、東岩石縫泉、龜陰泉、響水泉、潘波泉、黃陰泉、杜家泉、雙眼泉、趙家泉、曹家泉、岳陵泉、黃溝泉、石河泉、柘溝泉、盧城泉、小玉泉、蒹珠泉、淘米泉、碧溝泉、珍珠泉、白露泉、石岩石縫泉、大玉泉、三角灣泉、黑虎泉、虹口泉、以上三十泉俱入泗、蒙陰四泉、伏羊峪泉、順德泉、泉河泉、官橋泉、俱入沂、曲阜十八泉、逵泉、雙泉、柳青泉、新泉、曲水泉、詠歸泉、溫泉、清泥泉、車輞泉、茶泉、兩觀下泉、羅纓泉、濯聲泉、連珠泉、埠下泉、蜈蚣泉、新安泉、橫溝泉、南新泉、以上十八泉俱入沂、泗同達于天井閘、泉夫四百二十六人、州設判官一人、

鉅野縣、河之西八十里、岸北自嘉祥之大長溝、南至火頭灣二十五里、原係濟寧左衛、景泰元年、衛調于臨清、鉅野代之、隄岸用石修砌一十二里、置淺鋪五、小長溝淺、黃沙灣淺、白嘴兒淺、梁家口淺、大頭灣淺、五鋪老人五人、夫五十人、守口夫二百五十人、縣設主簿一人、蓬子山壩、築堰南旺孫村二湖、以潴漕河、夫一十五人、

嘉祥縣河之西二十五里岸北自汶上之界首南至鉅野之大長溝一十八里原係濟寧左衛景泰元年衛調于臨清嘉祥代之隄岸用石修砌一十里置淺鋪四孫村淺寺前淺十字河淺大長溝淺四鋪老人四人夫四十人守口夫一百八十人縣設主簿一人

汶上縣河之東北三十五里自東平之靳家口南至嘉祥之界首七十二里置淺鋪一十有四靳家口淺步家口淺張八老口淺閘家口淺袁家口淺劉家口淺開河淺鵬城淺田家口淺鵝河口淺南旺淺柳隄淺石口淺界首淺十四鋪老人十四人夫一百四十人守口夫五百五十人置閘三南旺南閘南至濟寧之分水閘七十五里閘官一人夫二十人南旺北閘南至南旺南閘十一里閘官一人夫二十人開河閘南至南旺北閘十三里閘官一人夫三十人界首積水閘成化六年建石口積水閘成化四年建南旺湖距縣治西南四十五里縈迴百五十餘里中為三長堤漕渠貫其中西隄有斗門上有橋以便啟閉外蓄水號為水櫃成化四年山東按察司僉事陳善因舊土隄易壞始用石修砌西隄又圎土增築東隄老人一人夫三十人汶河東平九泉獨山泉鈇溝嘴泉吳家泉張胡郎泉安圈泉邑頭山泉蒲橋泉坎河泉王老溝泉汶上二泉龍鬪泉朴當山泉滋陽五泉鬪當泉蝦泉蔣訓泉城西新泉城東新泉沂水十泉單家泉大泉小水泉龍王堂泉雷王臺泉上泉銅井泉芙蓉泉厌泉盃泉寧陽十二泉炉眼泉古泉三里溝泉井泉古城泉張家泉柳泉龍港溝泉龍魚泉曹姑泉坡當山泉平陰一泉柳溝泉泰安三十二泉狗跑泉報恩泉臨灣泉胡家泉馬黃溝泉清泉周家泉鯉魚溝泉張家泉水磨泉鈇佛寺泉順河泉羊舍泉龍王泉科溝泉二柳泉北滾泉上泉馬蹄溝泉水波泉濁河泉水頸溝泉翔港溝泉吳泉龍堂泉龍灣泉力溝泉花家溝泉梁家泉賴謝泉馬兒溝泉兒泥泉新泰十四泉南師家泉北鮑泉西都泉劉社泉和莊泉孫村泉張家泉五峯泉南陳泉占河泉零查泉公家庄泉崖頭泉西周泉肥城六泉鹽河泉臧家泉黃家泉董家泉胡家泉清泉蔡燕十泉郭娘泉湖眼泉朋山泉烏江泉鎮里泉牛王泉蓮花池泉小龍灣泉牛壁店泉王家溝泉同入於洸泉夫八百餘人掌於水部郎以上一百一宋理宗寶祐五年蒙古蒙哥七年濟倅奉符畢輔國於堽城作斗門以遏汶水入洸至任城益泗漕以餉宿蘄戍邊之衆由是汶有南入泗淮之派此汶南流入淮之始元世祖至元二十年以江淮水運不通命兵部尚書奥魯赤等自任城今濟寧州委曲開牙河渠導洸汶泗水北流至須城今東平州地安山即安民山入清濟故瀆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今戴家廟減水閘即孙洸入利津故道後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陸轉二百里抵臨清下漳御輸京師此汶北流入衛之始二十六年以壽張縣尹韓仲暉太史院令史邊源言復自須城縣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開渠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漳御為閘十六以節水賜名會通河 國朝永樂九年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濟兗東青四府丁夫十五萬登萊二府願趨事赴工之人一萬五千疏浚元會通河引泰安徂徠十八州縣諸泉水自汶上縣過安山西南經壽張城東門折回西北由東昌新開河乃自汶上縣袁家口徙左幾二十里至壽張縣沙灣復接舊河又用汶上縣老人白英計於東平州東六十里戴村舊汶河口築壩遏汶水西南流由黑馬溝至汶上縣鵝河口會通河南分流遂通舟楫縣設主簿一人

東平州河之東岸北至壽張之戴家廟三十里南至汶上之靳家口三十三里置淺鋪一十有三戴家廟淺沙孙堆淺邢家庄淺蘇家庄淺譚家庄淺安山下淺積水湖淺馮家庄淺王忠口淺劉家庄淺李家庄淺粟家庄淺靳家口淺十三鋪老人十三人夫一百三十人守口夫二百人戴村修壩老人二人夫三百人安山湖距州治西南十五里北臨漕河縈迴百餘里正統三年知州傳霖於湖口建閘以蓄水州設判官一人安山閘南接汶上

之閘阿閘三十里閘官一人夫二十人戴家廟減水閘元分汶水至安山入清濟以䠶水勢
壽張縣河之西三十里北自東阿之沙灣南至東平之戴家廟二十里
置淺鋪五沙灣淺張家庄淺戴洋屯淺劉家口淺戴家廟淺五鋪老人五人夫五十人守口夫一百人沙灣積水閘
成化七年建師家壩遏黃河水使入通濟閘以分沙灣勢野猪腦堰築田三十里用以猪水使不衝決漕河
東阿縣　河之東岸北自陽穀之荊門上閘南至壽張之沙灣二十里
正統十三年河決汴梁東北趨漕河至本縣決沙灣東隄以達于海遣
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塞之景泰四年左僉都
御史徐有貞塞成天順八年僉事劉進用石修砌東隄自大感應廟起
至沙灣淺止長一百六十丈成化年間副使陳善用石修砌東隄自沙
灣淺至荊門驛長一千九百三丈弘治六年河決汴梁東北趨漕河至
本縣決張秋東隄以達于海遣右副都御史劉大夏治之七年復遣太
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治決河塞成復於黃陵岡築堤以絕其流詔
改張秋名安平鎮置淺鋪八新添淺北灣淺中渡口淺掛劍淺北浮橋淺安家口淺南浮橋淺沙灣淺八鋪老人八人夫八十人守口夫一百二十人縣設主簿一人
陽穀縣　河之西岸北自聊城之官窯口南至東阿之荊門上閘四十
里黃河西南自開封之祥符縣金龍口至本縣南入漕河通塞不常置
淺鋪十官窯口淺擺渡口淺劉家口淺何家口西岸淺館驛灣西岸淺汶河口淺蔡家口淺張家道口淺何家口東岸淺館驛灣東岸淺十鋪老人十人夫一百人守口夫五百人置閘六荊門上閘南接東平之安山閘七十里閘官一人夫二十人壩夫五十人

荊門下閘南至荊門上閘三里閘夫二十人壩夫五十人阿城上閘南至荊門下閘十里閘官一人夫二十人壩夫五十人阿城下閘南至上閘三里閘夫二十人壩夫五十人七級上閘南至阿城下閘十二里閘官一人夫二十人壩夫五十人七級下閘南至上閘三里夫二十人壩夫五十人
東昌府。聊城縣　河之東岸北至博平之梭隄兒三十里西岸北自
堂邑之南梁家鄉南至陽穀之官窯口三十五里置淺鋪二十有三北壩口淺徐家口淺柳行口淺房家口淺呂家灣淺龍灣兒淺宋家口淺破閘口淺林家口淺于家口淺周家店淺北壩口淺稍張閘淺柳行口淺白廟兒淺雙隄兒淺裴家口淺方家口淺李家口淺米家口淺耿家口淺蔡家口淺官窯口淺二十三鋪老人二十三人夫二百三十人守口夫二百人置閘三周家店閘南接陽穀之七級下閘十二里閘官一人夫三十人李海務閘南至周家店閘十二里閘官一人夫三十人通濟橋閘南至李家務閘二十里閘官一人夫三十人窪官等五減水閘水大則開以淺水非通舟之閘也
博平縣　河之東岸北自清平之界南至聊城之梭隄兒三十七里西
岸北自清平之丁家口南至魏家灣四十里置淺鋪六朱家灣淺減水閘淺老隄頭淺東家灣淺朱官屯淺梭隄兒淺六鋪老人六人夫六十人守口夫二百五十人縣設主簿一人老隄頭北減水閘水大則開以淺水非通舟之閘也
堂邑縣　河之西岸北自清平之魏家灣南至聊城之呂家灣三十五
里置淺鋪七涵谷洞淺新開口淺土橋淺中閘口淺馬家灣淺北梁家鄉淺南梁家鄉淺七鋪老人七人夫七十人守口夫二百人置閘二梁家鄉閘南接聊城之通濟橋閘三十里閘官一人夫三十人土橋閘南至梁家鄉閘十五里閘官一人夫三十人土城中減水閘二

清平縣　河之東岸北自潘官屯南至博平之減水閘三十九里西岸北自臨清之潘家橋南至掌邑之涵谷洞三十三里置淺鋪九潘家橋淺張家口淺左家橋淺李家口淺丁家口淺趙家口淺戴家馬灣淺十里井淺魏家灣淺九鋪老人九人夫九十人守口夫二百人置閘一戴家灣閘南接堂邑之土橋閘四十八里閘官一人夫三十人減水閘二李家口魏家灣

臨清州　會通河之東岸趙貨郎口南至板閘三十四里西岸北自清河之二哥營南至板閘三十一里汶河北岸板閘口東至潘家橋二十里南岸板閘東至趙家口二十二里置淺鋪十上伏柳園淺下伏柳園淺丁家馬頭淺上口廠淺北土門淺破閘淺潘家屯淺陳家庄淺沙灣淺潘家橋淺十鋪老人十人夫一百人守口夫九十人置閘二新閘上閘南接清平之戴家閘三十里閘南至新閘上閘五里四十八丈官一人夫四十人淄夫七十五人南板閘夫四十人淄夫一百一十五人

治漕艎廠二十有八臨清、平山、濟寧、東昌、兗州護衛、濮州所、天津、天津左、天津右、通州左、通州右、神武中、定邊、德州、德州左、應天、龍江左、龍江右、水軍左、水軍右、橫海、江陰、廣洋、長淮、興武、高郵、大河、揚州等衛廠俱治州城西北其事係於各衛官綱紀于督漕御史烏州設判官一人

夏津縣　衛河之東岸自桑園南至臨清之趙貨郎口四十六里西岸北自武城之劉家道口南至清河之渡口七里置淺鋪八黃河口淺大口子淺小口子淺謝家園淺草廟兒淺新開口淺裴家園淺趙貨郎口淺八鋪老人八人夫八十人守口夫六人縣設主簿一人

武城縣　衛河東一里始恩縣之白馬廟南至夏津之桑園一百四十四里西岸始故城之鄭家口南至夏津之王家庄一百十四里置淺鋪二十有六王家口淺孟家庄淺小流口淺北釣口淺南釣口淺西閘口淺楊家道口淺周家道口淺劉家道口淺方灣口淺陳家橋

淺何家隄口淺陳家林淺高家園淺大還河淺耿家林淺灣頭口淺大龍頭口淺白家圈口淺白龍口淺呂家道口淺徐家道口淺侯家向口淺尚家道口淺桑園口淺二十六鋪老人二十六人夫二百六十人守口夫二十五人縣設主簿一人

恩縣　衛河之東岸自四女樹至武城之白馬廟七十里置淺鋪五新開口淺龍廟淺滕家口淺高師姑淺白馬廟淺五鋪老人五人夫五十人守口夫七十五人

濟南府　德州　自衛河東岸德州衛之張家口至恩縣之四女樹四十一里又自西岸左衛之鄭家口至德州衛之楊烏屯二十里置淺鋪六下八里屯淺四里屯淺耿家灣淺劉皮口淺祭張成口淺上八里堂淺六鋪老人六人夫六十人州設判官一人

海運附　登萊運道　一自南京龍江關一自福建布政司長樂港一自太倉州劉家港開船俱經揚子江口盤轉黃連沙嘴望西北沿沙行使約半月或一月餘歷淮口入山東界過安東靈山膠州浮山望延真島九峯山向北一帶連去有勞山赤山二處皆有島嶼可以拋泊勞山北望有北茶山白蓬頭石礁一路橫開百餘里激浪如雪即便開使或復回望東北行使取馬鞍山竹山島南可入拋泊北是旱門亦有漫灘可拋泊但東南風大不可維繫北向為成山如在北洋官綠水內好風一日一夜正北望見顯神山西見赤山九峯山西南洋有北茶山白蓬頭即便復回望東北行使好風半日便見成山轉過望正西行使前有鷄鳴嶼內有浮礁一片可避往西有夫人嶼不可在內使船收到劉公島西小門可進廟前拋泊劉島開洋正西行使好風一日到芝界島東北有門可入西北離有一百餘里有黑礁一片三四畝大避之收到八角島東南有門可入自芝界島有好風半日使過抹直口有金嘴石衛

出洋內潮落可見避之至新河海口到沙門島東南有淺可挨深行使
南門可入東邊有門有暗礁二塊日間可行西北有門可入廟前拋泊
沙門島開洋望北徑過鼉磯山欽島淺島南半洋北半洋到鐵山洋往
東收旅順口東收黃洋川西南嘴有礁石一路山東進口過黃洋川東
收平島口外有五箇饅頭山進口內拋泊南邊一路老岸外洋有一孤
望成兒嶺盡東望有三山正中進入內有南北沙帶一條相連陡岸深
水可以拋泊三山西有南山收進青泥窪西有松樹島北有孤山東北
望見鳳凰山便是和尚島烽墩下占西有礁石西北有倉廟外有淺灘
亂礁避之三山北有青島一路山望海駝收黃島使島若鐵山往西收
羊頭窪雙島有半邊山艾子口望塔山看連雲島東北看蓋州一路山

看鹽場西看寶塔臺便是梁房口進入三义河抵直沽交卸元至元二
十年克取江南至元二十一年起運海糧擢用朱清張瑄萬戶之職押
運糧船三萬五千石賜立海道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領虎符金銀牌
各領品職成造船隻大者不過一千糧小者三百石海行兩箇月餘抵
直沽至元二十六年增益糧米八十萬一歲兩運至元二十七年朱萬
戶躬請長興李福四朝奉押運遠不過一月之程近不過半月之限以
漕運利便每歲專從此道至北京將及二十餘年至大德七年蒙官司
招顧兩浙上戶造船運糧分撥春夏二運延祐以來各造海船大者八
九千糧小者二千餘石是以海道富盛歲運三百六十萬石供給京師
甚為易便迺當海船皆從此道貢獻倣效其路矣　國朝洪武三十年

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
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云

膠萊新河　自淮河入河北岸隔一里為支家河可開通經新溝至安
東縣有漣河嚮水三义俱臨淮可通東則有東漣河朱家河白家溝七
里河流入淮又東有鹽場河平望河界首河白限河牛洞河車軸河流
入海俱宜築塞中有過壟河在淮海之交可置閘以殺水勢西則有沭
陽水涵而為大湖傅湖又有揚家溝西漣河崔家溝古閘河皆為入漣
河水道自支家河至漣河海口計三百八十里入于海由海州贛榆至
山東界歷安東衛石舊所夏河所靈山衛膠州瞭頭營至麻灣海口計
二百八十里隔馬家灣五里可以開通經杷浪廟新河口店口袜陳村

小閘戴高劉家大閘王朱杜家村至平度州又經窩鋪停口大成昌渠
小閘新河集秦家庄海倉口至大海口計三百七十五里大海口至直
沽四百里通計一千四百三十五里輿地志云登萊本海運故道然勢
險難圖稽之柱蹟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水源出高密縣至膠州分
為二流北河西流至萊之海倉口入海以其自膠抵萊故名膠萊蓋元
時所濬可避迤東海道數千里之險世固未能舉其說也嘉靖十一年
巡按御史方遠宜巡歷登萊訪茲遺跡乃檄使來詢直抵淮海始得其
詳為圖表之於是水源之通塞山川之險易道路之遠近閘壩之廢置
若指掌然嗟乎使漕運嘗通無容議矣萬一有梗塞焉海運其容已耶
海運行則膠萊之故道不可不復矣

鉅山筆塵

隋煬帝開通濟渠、自東都西苑、引穀洛二水、達於河、又自板渚引河水、達於汴、又自大梁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又自山陽至揚子、達於江、於是江、淮、河、汴之水、相屬而為一矣、煬帝又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又穿江南河、自京口至杭州八百里、蓋今所用者、皆其舊迹也、夫會通河自濟汶以下、江河淮泗通流為一、則通濟之遺也、漳沱御漳衛永濟之遺也、自京口閘通於浙河、則江南之遺也、煬帝此舉、為其國促數年之祚、而後為世開萬世之利、可謂不仁而有功者矣、秦皇亦然、今東起遼陽、北至上郡、延袤萬里、有重城之枕、皆非長城之墟耶、嗟夫、此〓未易與一二淺見者談也、

魏州御河、即隋煬帝所開永濟渠也、今在大名界中、東合汶濟之水、會為運河、猶稱御河、

石晉開運元年、滑州河決、浸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水、此今河南徙之始也、梁山在今壽張東平之間、汶水自東北來、與濟水會於梁山之北、而決河之水、猶浸漬淺、環梁山而會於汶、則宋之所謂梁山濼矣、

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北道斷絕、河流南徙、東滙於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南清入淮、即今沂泗南流、由徐邳入淮之道、宋元以來、未之有改也、北清自張秋決鑿河、不復來、而入淮一水、遂兼河之委、繇南繇北、去海數百里間、而瑞圍家之力、不能制而一之也、

貫魯河自黃陵南直句某、放於黃爛等口、即今貫魯河故道也、而某

在曹縣、黃爛在單縣、屬曹而中、黃爛河決、由貫魯河故道出符離集等處、甚即元八所挑矣、

通鑑裴度討李師道、請令田弘正自楊劉渡河、直指鄆州、令陽穀置營、弘正奏辭、自楊劉渡河、距鄆四十里築壘、師道還劉悟屯於陽穀、夜半還兵、天未明、抵城下、九域志、陽穀在州西一百三十里者、非也、去州百三十里者、乃今陽穀縣、在西北、楊劉在州正北、不應楊劉縣度河、返至西、又轉而東、且陽以三鼓還師、安得未明即馳百三十里、此陽穀乃今陽穀店、在州北四十里、即唐所今置營地也、又弘正奏敗師兵、進於東阿、注云、東阿、漢古縣、唐屬鄆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六十里、與今舊縣相合、而舊志載宋時始四河城遷於南谷、審如所紀、則唐時邑城方在故河、去州百里而遙矣、然則南谷有城、不自宋始遷可徵也、

梁晉河上之師、德勝楊劉、各有南北二城、跨河而守、皆河津要地也、晉八初據德勝、為梁人所敗、東守楊劉、王彥章肢拔以十萬之師、百道進攻、迄不能拔、而大河之險、已入於晉矣、德勝在濮州境內、晉史云德勝口、澶州地也、澶州舊治頓丘、天福中、徙州跨德勝津、已而又作浮梁於上、是為澶州河橋矣、楊劉在東阿北境、可六十里、黃河舊堤隱隱可見、墟里八烟、久成聚落、而二城之迹、則不可考矣、

安平鎮志序　于慎行

安平在勝國時爲景德鎮，嘗置都水分監，以居行河之使，蓋亦大聚落也。國朝開會通河，特遣水部大夫一人駐節其地，以總漕渠之政，南北幾二千里，轄於而受成焉，則尤稱要重哉。乃其地籍東阿，而錯壤於陽穀、壽張之境，三邑鼎峙而有之，故其文獻故實亦散見於三邑之志，而猝不能稽，則訓方之稽闕也。萬曆癸巳，水部大夫檇李黃公奉命分司，既著河漕通考，以攄鴻猷，復以其餘咨諏綱羅，彤操觚翰，而鎮志亦成焉。謂于子邑人也，遣鄭生國熙奉書請序。于子中覽而嘆曰：於都哉！體簡而明，文麗而則，信藝林之珍典，方輿之鉅觀也矣。夫志者，一郡一邑之史也，無郡邑之名而有其史，則所係有重於郡邑者焉。何者？漕渠出於齊魯之郊，旋之若帶，張秋其襘結也，北二百里而爲清源，而得其貫之十二；南二百里而爲任城，而得其貫之十五；東且三百里而爲濼口，而鹽筴之貫於東兗者，十而出其六七，此亦遷史所稱陶宛聊軹都會之區也。而又當汶濟之交，受濮澶之委，河伯望海，假爲北道，景泰弘治間，朝廷再遣重臣大興人徒，臨塞決口，玄圭告成，乃賜名安平，而復號爲鎮，即宣房瓠子之策不啻於是矣。奈何視非郡邑而弗之志也？志成而吏有法守，事有章程，文物有徵，貨食有紀，漕渠之要亦因有考據焉，此豈一郡邑之所係也哉？緊猶有進於是。夫上之域民，猶制水也。水之爲道，固必濬爲溝澮，以隄防而後翕循順軌以趨於下，然其旁出羨溢，亦必得巨藪大澤而潴之，使其游波寬緩，有所休息，而後不至於潰。夫民亦然，居之郛郭，畫之經界，此大綱大紀，萬世不能易也。至於五方之遊軼，百賈之轉鬻，亦必就閑曠四通之地，以有所猗靡曼衍而不束於有司之三尺，然後其志安焉而利可久。故聖王體國經野，亦往往解其羅之一目而有所不盡，則是地也，固亦民之藪澤乎哉。自余少時觀記，生聚繁殖，廛閭充盈，比年以來日益雕敝，文化爲陋，豐化爲嗇，若將有索然不足之心，此其故安在？志所稱時詘舉贏，閭閻煩費，及謂新城改建，財力耗屈，此不可歸之天數也。畫地而守者，其亦有永思乎！夫鎮者重也，填之

而使不弛，又鎮者定也，奠之而使不撓，域民之道也。故夫無郡邑之名而有郡邑之政，有郡邑之政而不純用郡邑之法，則鎮之義居焉；而不然者，是峽藪澤而潰之也。其亦有係於漕渠，而非但一郡邑之故矣。黃公之職治水而開府於鎮，討典稽常，以告有土，意在斯乎？黃公當世英流，博物閎覽，媚於文辭，而器度粹精，才猷瑋卓，有非文學所能槩者，茲蓋其一斑云。

蓋言張秋河政者，其利在汶，而其要害在黃河。夫古黃河自大伾而北，從信都滄瀛北入於海，去鎮遠不相及也。即汶水故道亦從東北合濟瀆以入海，與鎮無涉焉。時境上之水惟汴渠及北濟之支瀆爾。自後河漸南徙，漬金隄，至漢元光中決瓠子，注鉅野，建始中決館陶，灌東郡，而害始左右波及於張秋矣。於時河汴決裂，東浸彌廣，至永平中，乃詔樂浪王景脩汴渠隄，自滎陽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此即金隄也，今南關外有隄墳隆起，綿亘鄆濮，俗稱爲始皇隄，疑即景所修也），河汴分流，復其故迹，而阿鄄之間得免於河害者幾七百年。至五代注一北宋時，河復南決，百餘年中凡四決，楊劉七泛鄆濮，而張秋非當其津口，則首受其下流，被害尤棘，故後周遣宰相李穀監治隄，則起陽穀屬之張秋；宋設鄆州六埽，則張秋居其一。孑遺一鎮，何啻今日之徐邳也。自南渡後，河益南徙，由渦入淮而東流，故道遂涸。至勝國至元二十六年，始用壽張尹韓仲暉議，自安民山西南開河，由壽張西北歷張秋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御漳，賜名會通，又特設都水分監於景德鎮（即張秋也），以飭渠閘之政令，而張秋始稱襟喉重地矣。我國初北征，舟師繇道俱逕此途。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黑洋山，由舊曹州鄆城西河口漫安山湖而會通河塞。永樂九年，復命尚書宋禮等濬其故道，自沙灣南暨袁家口，則稍北徙二十里，而又改壩戴村，遏汶水分流南旺，而運道復通，八百斛之舟迅流無滯，歲漕東南數百萬石以給京師，蓋會通之業自我朝收其全功，而利十倍於勝國矣。然是時猶恃黃河支流自金龍口至沙河入運，以濟汶水之不足，既資其利，能盡祛其害乎？故至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自開封北經曹濮衝張秋，潰沙灣東隄

以達於海遣侍郎王永和塞之弗績景泰之二年遣尚書石璞往治兩年之中
再塞再決迄無成功廼復較侍從臣徐有貞以僉都御史往貞至則上言河自
雍而豫出險即夷水勢奔放又由豫而兗土益疎而水益橫沙灣之東所謂大
洪口者適當其衝故決而奪濟汶以入於海今欲驟堙之不可請先疏其水水
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制曰可貞於是度地行水濬廣濟渠起張秋金
隄達於大瀦已暨濮經澶淵上接河沁為設九堰以節其過而導其微俾不
東衝沙灣更北出通源閘以濟漕渠之涸而又作大堰（即截家廟三空橋又名金線閘）捷以水
門入大清以達於海水勢既平乃濬漕渠四百餘里貞先後臨治凡四載工始
（注二）成先是沙灣之決垂十年時僥有天幸河南徙入淮勢少殺故貞得竟其功然
倘踵前人故智引河入漕強半欲資其利也故貞之言曰水勢大者宜分小者
宜合今黃河勢大故恒衝決運河勢小故恒乾淺必分黃河合運河則可去其
害而取其利嗟乎河不兩行事無兩利見其利而遂忘其害君子是以知後之
不終矣至弘治之二年河果復決金龍口逕曹濮下趨張秋命侍郎白昂治之
遂塞金龍口於滎澤開渠導河由陳潁入淮而張秋（注三）賴以稍寧至六年河復決
張秋鎮潰東隄奪汶入海咽喉幾絕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元海運而朝
議弗之是也命都御史劉大夏及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治之時河流湍悍
甚決口懸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張秋是下流襟喉未可輒治治上流導之
南行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乃發丁夫一濬賈魯河出彭城入泗一濬孫家
渡由潁壽入淮一濬四府營淤河一由小河口一由渦河入淮於是沿張秋兩
岸東西築臺立表聯巨艦實以土石穴而沉之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
凡三晝夜迺成又於上流黃陵岡築隄二百餘里以斷其流於決口迤南建減
水石壩（即五空橋）以殺其勢蓋不藉其利而亦不被其害河始全趨歸德徐淮以入
海而淤濟不及於會通張秋遂無河患工成（注四）賜鎮名曰安平夫自 國朝以來
張秋決者三而弘治癸丑為甚諸臣塞決者三而劉公大夏為最近今百有餘

年遠祛何害而獨賴汶利狂瀾不驚歲運如期伊誰之力哉即閘河淤淺固時
有之要之可人力為若非難也然則守黃陵岡之舊隄時泉湖之蓄洩其張秋
今日之急務矣

宣德五年十月平江伯陳瑄言自臨清至安山漕河春夏水淺舟澁張秋西南
舊有汶河通汴舊常遣官脩治遇水小時於金龍口堰水入河下注臨清以便
漕運比年缺官遂失水利漕運實難乞仍其舊從之　十年九月廷臣會議漕
運事宜言沙灣張秋運河舊引黃河支流今歲久沙聚河水壅塞而運河幾絕
宜加疏鑿從之

正統元年九月漕臣會議復言金龍口水接張秋是引水通運之處宜令工部
委官一員巡視提督遇有淤塞會同河南三司燒工疏濬　上命允行其遴選
公廉幹濟之人以往毋使因而擾民違者罪不宥　十三年七月河決滎陽從
開封北經曹濮衝張秋潰沙灣之東堤決大洪口諸水從之以達於海事聞
上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往理其事　十二月給脩築山東沙灣軍匠夫役口
糧月三斗五升從王永和請是月永和脩沙灣等堤未成以冬寒停工且奏河
決自衛輝八柳樹口宜勅河南巡河及三司官脩塞　上勅責之曰八柳樹河
決不由金龍口故道東流徐州呂梁以溢運河致妨漕運憂及山東特簡命爾
往董其事冀在急加其患預定其謀躬詢其源以副朕意乃輒以天寒罷工且
以築塞之工諉之他人不知　朝廷所以委任爾之所以盡職何在且治水有
術當先其源先治八柳樹口然後及沙灣則易成功苟治其末不事其源朕知
春冬水小難能閉塞夏秋水漲必仍決溢今正用工之時其令山東三司築沙
灣爾即往河南督同三司等官措置八柳樹上流如何脩塞金龍口等處如何
疏通務在河由故道不為害民仍先以爾等經畫方畧及合用軍夫物料之數
以聞或爾不能獨理宜添重臣亦可奏來　十四年三月永和奏黑洋山西灣
已通其水由泰黃寺資運河東昌之水復置分水閘設三空放水自大清河入

海其八柳樹木宜用工沙灣堤宜常啓分水閘二空以洩上流之水則不為後
患　上從之仍戒永和等速脩完工以休軍夫毋令久懸誤其生業　五月
上聞沙灣河脩理畧有成績詔工部臣曰河道既通漕運今農務方殷其令軍
夫休役
景泰元年四月御史陳全上言初河決沙灣隄已脩其大半止流二決口洩水
近者東阿縣以西大洪口鯉連河水落河身漸露與決口相去甚近恐掣會通
河水東去病漕乞築二口便從之　二年正月陳全復奏運河沙灣嘗以衝決
脩置土壩故今損壞不能蓄水致妨漕運請以拆毀舊船改造板閘二座從之
二月勅山東左參政王聰按察司僉事王琬督工濬沙灣運河以河決水淺
故也　八月給事中張文質勅巡撫河南山東都御史王暹洪英治水無績宜
別命官以責其成（首之奏曰沙灣之決宜於潘家渡以北濬支流以殺水勢其沙灣淳橋以西開築河口閘座引水以濟臨清）詔不
允仍令暹英調度戒其毋偏執悞事　三年正月山東參議劉整僉事王琬塞

沙灣決河久績弗成人多逃逸為都御史王竑所劾詔宥其罪遣尚書石璞立
功自效　自河決沙灣水徑趨海運河膠淺或言沙灣以南地高水不得南入
運河或言引耐牢坡水可濟運河但不免復徑沙灣宜別開河以避其衝決之
勢或言引耐牢坡水南去則自此以北枯澁矣或言沙灣水勢湍急石鐵沉下
若羽非人力可為宜以戒行漕道設齋醮符咒命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石璞
治之封河神為朝宗順正惠通靈顯廣濟河伯之神璞至以決口未易築濬自
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漕舟而沙灣之決如故乃命內官黎賢阮落御史彭誼往
協璞等於沙灣築石堤以禦決河開月河二引水以益運河且殺其勢至是水
流漸細始克築塞之五月堤成脩河官工部主事王銳等十一人進官有差
六月大雨浹旬河復決沙灣北馬頭七十餘丈掣運河之水以東旁近田地悉
皆渰沒　初訓導陳晃以治沙灣河陞教職至是沙灣復決晃奏欲息斯患在
用臣言該部惡其詐妄請遣發當事者責其成功否則械至京師懲治給事中

陳嘉猷言　朝廷嘗降旁求治河之畧然而未有言者晃一言而工部嫉之必
欲置諸有罪之地臣恐　聖諭雖切人皆緘口不言其河道通行方畧終不得
以上聞而其他利病有甚於此者孰肯復言哉晃不足惜而國體所關甚重伏
望令晃協同巡撫等官設法脩築為巡撫者毋賤其卑而自尊為晃者亦毋足
其言而自肆在和同計議以求成功果有優績量加賞擢若然臣將見凡有長
策者俱為　陛下言也又何憂乎功之不成哉從之　先是總兵官都督僉事
徐恭奏沙灣北馬頭復決乞勅有司脩築詔巡撫山東右都御史洪英暨三司
官理之八月英言水勢洶湧未易用工請俟冬月水消量添夫料脩築奏下工
部請如英言從之　九月命都御史王文以太牢祭朝宗順正惠通靈顯廣濟
河伯之神　十二月以沙灣河決久未成功而運河膠淺有阻漕運復勅內官
武艮工部侍郎趙榮往理之是月遣榮祭河伯之神　四年正月河復決沙灣
新塞口之南　二月以沙灣累脩累決詔加封河神為朝宗順正惠通靈顯廣

濟大河之神命巡撫山東刑部尚書薛希璉以太牢祭之　二月趙榮言黃河
之趨運河勢甚峻急而沙灣抵張秋舊岸低薄故此方築完彼復決溢不為長
計恐其患終不息也臣等議請於析決之處用石置減水壩以殺其勢使東入
鹽河則運河之水可蓄然後高厚其隄岸填實其缺口庶無後患從之仍命原
嚴給鐵牛十八鐵牌十二與之　四月戶部以山東東昌及直隸鳳陽等府民
饑又沙灣脩築河道夫匠衆多糧儲當為撙節奏請移文山東巡撫薛希璉并
布按二司各委官於濟南有糧官倉支糧一萬石起倩運年里長有丁夫戶運
赴沙灣備用　是月復築沙灣決口工畢　御史彭誼言河隄僅完人力實罷
今民夫雖已蹤放寧家而原設看橋撈淺者尚在實且乏食乞每人月給糧三
斗從之　五月山東布政司右參議陳雲鵬奏運河之水偶爾泛漲三月四日
敗沙灣減水壩越七日又敗南分水墩抵五月水溢浩瀚埽岸橋梁皆被衝壞
而北馬頭決五大有奇漕舟今雖暫通臣恐此後水勢益大一帶隄岸皆未能

保其無虞宜預積工料為脩築計竹木之類已於浙江等處順帶其石料柴草動億萬計雖有山東諸司罪人折納恐不足用臣謂在京造作已息請以山東河南直隷等處該班石鐵等匠量發前來於附近山場採運准其班次其河南囚犯亦如山東之例運石於沙灣贖罪事下工部言河南北直隷旱澇人民艱食聽其於山東起取匠二萬人採運物料務在脩築堅完漕運不阻從之　是月沙灣大雷雨復決北馬頭河岸四十餘丈運河水掣入鹽河漕運之舟悉阻　七月戶部奏比者集丁壯於沙灣濬治漕河該給口糧已令山東河南及直隷大名等府糧稅并山東囚犯贖罪米及中納鹽糧等米俱於臨清濟寧二處上納備用然沙灣之去二處動隔一二百里支運誠有不便請令山東布按二司官於沙灣相視空閑房屋收貯支用從之　是月漕運總兵官徐恭奏沙灣河決水皆東注以致運河無水舟不得進者過半雖設法令漕運軍民挑濬月河築壩遏水北流然北高東下時遇東南風則水暫北上舟可通行設遇西北風則水仍東注舟不得動況秋氣已深西北風日競行舟更難誠恐天寒水凍不敢必其得達京師乞早為定計事下戶部議宜勅恭與石璞王竑計議如舟可前進則令運赴通州上納如不得進則令沙灣以北者於臨清上納以南者於東昌及濟寧上納漕輓軍民令回本處運次年糧儲從之　後命太子太保兼工部尚書石璞往治沙灣決河特有　旨命工部司務吳福往治已就道給事中國盛等言沙灣之決累勅大臣尚不能為經久計吳福庸下豈能濟事況決口頗大費用工料甚繁亦不宜獨仗山東其河南并南北直隷人匠淮安臨清及龍江廠曾備諸抽分木料亦宜許其取用詔是之乃徵福還而以璞往時御史練綱言沙灣之決昨見敕諭彭塤請立閘以節制水勢開河以分析上流其言頗似近理又往來舟人淹留日久必皆愁困躁急但得設法前進雖或稍傷財力無不樂趨事功者可因借用之詔是其言令與尚書石璞措置　八月命太監阮安治張秋決河道來　九月沙灣復決尚書石璞等鑿一新河長

三里以避決口上下與運河通其決口亦築截令新河運河俱可行船至是工畢工部欲取璞回　上恐不能經久令璞且留處置　十月陞右春坊右諭德徐有貞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往治沙灣　五年五月山東濟寧衛知事黃泰言沙灣決口民壯夫匠及囚徒無慮十萬餘多有持兵器者恐官吏虐之則為變不小都察院謂泰言慮患於未形宜令總督漕運副都御史王竑僉都御史徐有貞等悉收其兵器從之　九月總督漕運都督徐恭左副都王竑言運河膠淺南北軍民糧船攅聚臨清閘上下者不下萬數蓋因黃河上源水畣亦以沙灣闕口未塞而脩治者之弗克事也臣惟治理之要有經有權以沙灣闕口不可令留之以洩大水之勢經也姑塞沙灣闕口引水注運河以通漕舟權也苟惟常道是執臣見糧船淺凍不惟有悞今歲之糧來歲之計亦必誤矣請勅有貞將闕口趁令水小督工築塞庶不敗事詔是之勅有貞務博詢衆策毋僻守已見有貞言臨清河淺自昔已然非謂闕口未塞也亦非臣僻守已見而固欲不塞也竑等不察而以塞闕口為急殊不知秋冬雖僅能閉明年春夏亦必復決勞費徒施而無用此臣所以不敢邀近功也如塞而無患臣雖至愚寧不蚤為之詔從有貞議糧運亦無阻焉　十一月有貞言沙灣治河三策一置造水門臣聞水之性可使之通流不可使堙塞昔禹鑿龍門闢伊闕無非為疏導計故漢武之堙瓠子終弗成功漢明之疏汴渠逾年著績此其明驗也世之言治水者雖多然於沙灣獨樂浪王景所述制水門之法可取蓋沙灣地土皆沙易致壩決故作壩作閘皆非善計臣請依景法為之而加損益於其閒置門於水而實其底令水常五尺為準水小則可拘之以濟運水大則疏之使趨於海如是則有通流之利無堙塞之患也一開分水河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之勢大故恒衝決運河之勢小故恒乾淺必分黃河合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請相黃河地形水勢於可分之處開成廣濟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二泊及舊沙河二十餘里上連東西影塘及小嶺

等地又數十餘里其内則古大金堤可倚以爲固其外則有八百里梁山泊可
恃以爲洩至於新置二閘亦壁牢可以宣節之使黄河水大不至泛溢爲害小
亦不至乾淺以阻漕運一挑深運河臣惟水行地中避高趋卑勢不能違故河
道深則能蓄水淺則勿能令運河自永樂間尚書宋禮卽會通河浚之其深三
丈但以流沙恒多淤塞後平江伯陳瑄爲設淺鋪又督軍丁兼挑故常疏通久
乃廢弛而河沙益淤不已漸至淺狹今之河底乃與昔之岸平其視盐河上下
固相懸絶上比黄河來處亦差丈餘下比衛河接處亦差數丈所以取水則難
走水則易誠宜浚之如舊　六年三月諭工部臣曰國家重務在漕運今衆河
自沙灣抵臨清皆淤塞不通其集文武共議疏治方畧以聞於是工部尚書江
淵會兩部官議言運河之阻在疏濬之而已但今山東河南人力已罷難起夫
役請將在京存操歩隊官軍五萬人勅内臣文武大臣各一人往同徐有貞計
度疏濬期明年二月興工四月畢工其器具量給銀兩令自置之仍先勅河南

山東有司預積物料蓄軍粮以俟
上遂勅有貞集河南山東贍賫餘夫民壯各一萬人先治之有貞言宜以漸疏
濬工力相繼若官軍一動粮儲銀兩輙有千萬之費遇水漲則復坐費無所施
功今決口已合決隄已堅挑河者已如命用工臣請仍舊例置撈淺夫惟用沿
河州縣之民免其徭役牧養之事使專事於此付管河官督領役小則量數起
之役大則舉户皆行其非近河之人皆休放使力農畝如此將遠者得安生業
近者樂趋河工有不久利無弊者臣未之信也
上以爲然工部之議遂寢　五月有貞奏運道疏濬功成
上謂工部曰河雖暫通恐不能久其移文有貞尚宜督沿河夫役以時挑濬勿
致沮滯舟船　築沙灣之決垂十年至是始克奏功
上以河道雖完恐未堅固命有貞明年春仍往視之　七月以治沙灣功賞工
部主事孔翊山東叅議陳雲鵬僉事陳瀾及同知張方等一十五員各絹二疋

鈔三百貫　十二月徐有貞復巡視沙灣
七年四月沙灣隄成九月有貞奏京畿及山東自七月大雨至八月諸河水益
雖高阜亦有大除隄岸衝決田廬渰沒商船漂溺者無算幸新造水門一帶隄
堰無患其衝決不甚害者臣已率有司督工修理惟感應祠舊堤所決既大所
係尤要必置禦水埽如水門埽堰之制仍於濟寧抵臨清增置減水閘始可經
久
上是之仍勅有貞等督軍衛有司措置物料務在堅完勿遺後患　十二月陞
主事孔翊叅議陳雲鵬知府郭鑑通判王叔田懋王積推官田畯秋琦知州楊
忠知縣毛祺徐思孝彭述府經歴霍璉縣典史賴忠俸俱一級爵學典科劉增
辛寛辦事官顔海等俱賞有差從有貞修河有功故也
天順元年正月　詔減沙灣巡河主事從定襄伯郭登言也
成化七年九月户部會議漕運事宜言壽張縣自沙灣至戴家廟僅一十八里

地岸平貲素無他患今宜改壽張縣管河縣丞於鉅野照舊管河從之　十五
年十月陞工部郎中楊恭爲通政司右通政仍管河道恭管理北河直抵濟寧
一帶河道恭六年考滿漕運總兵等官奏保陞職仍任舊事吏部議以通政司
叅議詔曰恭既管河勤能准陞右通政恭在河道承奉太監汪直故有不次之
擢也
弘治二年河決封丘金龍口漫祥符下衝濮衛張秋命户部侍郎白昂塞之
五年七月河復決金龍口潰黄陵岡東北入漕河遣工部左侍郎陳政兼僉都
御史往治之未幾政卒　六年二月陞浙江右布政劉大夏爲右副都御史往
治決河特大夏議築黄陵岡及減水石壩疏曰臣等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隷地
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黄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
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十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
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無築塞之理欲於下流修治

緣水勢已過尤難為力惟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隸大名府交界地方黄陵岡南北古堤十存七八首尾舊河尚可洩水必須脩整前項堤防築塞東注河口盡將河流疏導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水經州縣樂患堤防俱令隨處整理廣與漕河可保無虞民患足為有備仍於南北各造滚水石壩一俱長三四十丈砌石堤一擬長十四五里雖有小費可圖經久若黄陵等處堤防委任得人可以長遠仍照舊疏導汶水接濟運河為一河流東決壩可以泄河流之漲堤可以禦河流之衝倘或夏秋水漲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則於賈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上以免濟寧一帶閘河尤為便利臣等仰知 皇上洞見黄河遷徙之害深為國計民生之憂凡智力所及不敢不盡但欲興舉此等工役未免勞民傷財今山東等處荒歉之餘公私匱乏之人夫尚可請倩財用無從取辦況好逸惡勞者怨謗易興聽聲躡影者議論難據已勅户兵二部會同在廷群臣從長計處斟酌前項工程於理應否興止備以臣言可採用事宜速舉其買辦木石等項銀兩應於何處取用匠作等項口糧該於何處支給或此外別有治河長策可以不費財力逐一處分明白定奪行令臣等遵守施行 七年二月河復決張秋從沙灣之下十里潰東堤入海運河水淌盡入決口漕舟不通四月復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鋭協同大夏督治張秋決河 十月山東按察使司副使楊茂元奏張秋之役官多而責任不專供億甚鉅乞取太監李興總兵陳鋭回京專任都御史劉大夏以責其成功又言黄河必瀦上流使復故道則漕運可通今欲作滚水壩徒費工力又言河南之民不欲黄河入境但見山東委官往彼增築賈魯隄即謀欲殺之此非細故乞令嚴加禁約且謂水陰也其應為宮闈為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 上與等切盜之誣奏茂元妖言逮繫錦衣衛科道交章論救乃謫長沙 是月李興陳鋭劉大夏奏河防根蓮事宜謂濟寧迤北南旺閘河載家廟一帶比之他處最要而安平鎮地方土脉踈薄新築決口尤須提調官員不時簡點今自濟寧直

抵通州相去一千八百餘里而天津北上逆水尤難若止責一人提調恐致悞事乞勅該部依臣等前奏仍分其地為三南北各該工部郎中一員中間增設通政一員提調工部覆奏俱從之 十二月築塞張秋決口功成遣行人賫羊酒往勞之以張秋決口雖已塞完但今天寒土凍恐來春凍土融化或雨水泛濫復有後患其黄陵岡在張秋上流亦宜築塞但水勢洶湧隨築隨決恐非一時所能成功請仍留興等三人來春量起丁夫再培築張秋決口及新舊河岸務令堅厚以期永久 是月陞山東布政司參議張縉為通政司右通政提調沙灣至德州河道太監李興等言縉脩河有功今決河已塞仍須令管理河道因命之 八年二月塞張秋決河功成賜鎮名曰安平 九月以脩河工完命太監李興歲加祿米二十四石平江伯陳鋭加太子太傅仍歲加祿米二百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陞左副都御史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 十三年八月陞南京通政司左參議韓鼎為通政司右通政提督沙灣河至德州河道 十四年二月脩築安平鎮顯惠廟地基并瀕河堤岸從韓鼎奏 十七年五 工部覆議御史何天衢裁革管河冗官之奏謂先年安平鎮衝決始則甚微本處官司互相推諉遂成大患 朝廷時遣大臣脩築動費萬計終年不已今天衢所言固節財省費之意但管河郎中比別項官不同專選主事止是分營洪閘其餘河渠壩堰隄岸決口或溢或涸與夫椿草之微需官夫之代替至如蓄少泄餘興利除害專管督理尚恐有失設若革去萬一有如先年衝決及今年旱乾舟楫阻滯誰任其責況經廷臣議奏專設之數未可裁革從之 嘉靖三年十二月總理河道侍郎李瓚言前年河決安平故開北河以殺水勢中建閘四淺鋪二十設閘官四員閘夫二百二十名淺鋪夫二百名今河歸故漕前項夫並宜裁省工部覆議從之

水利 嘗考安平以西諸州邑水利其源自黑羊山瀆淵等坡而入濮者為魏河其源自澶滑青龍等坡而入濮之董家橋者為洪河其源自曹州而入濮者

為小流河三河合流於濮之東南出楊二莊橋入范縣竹口又東逕張秋城南過道人橋達月河其溢出者則由通源閘俱入運河又有源自曹濮逕范縣回龍廟而來者為清河亦名水保河有源自定陶逕曹州新集而來者為天鶯坡之水有源自鄆城出五岔口而來者為廩丘坡之水俱入西裏河逕黑虎廟楊家橋至沙灣小閘入運河方張秋之未決也津流逕通直抵運道及張秋屢決高築隄堰阨其下流而故渠亦往往湮廢故開濮曹濟之間遂苦水患溢之於東則范縣壽張陽穀為壑溢之於北則清豐南樂觀城朝城莘縣聊城為壑溢之於南則鄆城定陶曹縣鉅野為壑蓋譬之身然曹濮諸州邑其腰也張秋其尾閭也尾閭下壅而欲腰無中滿得乎先是司河者執拘攣重為運道慮而不敢量為疏通諸州邑之患遂計畫無復之矣愚謂前此之決河為患耳自黃陵岡一築則河害永絕而運河之東又設有諸減水閘壩可恃節宣即使鄆濮諸水溢而東出由鹽河入海豈遂有妨於運乎奈之何懲噎而廢食也余初承之安平值大澇後鎮西諸水不得外瀉率鍾為汙澤余為盡啓沙灣諸壩聽其常流諸邑沮洳得見土可蓺即漕河亦稍資其灌輸此已事之一驗矣今州邑長吏若能就故道準高下開濬成渠上下通利無阻旱則據流股引資其灌溉潦則疏湮導滯任其東趨下不病民上不妨運斯亦兩利之術也姑為諸州邑訐其便宜如此

泉河史夫役志論曰余讀七月之篇稱述農夫之苦備矣歲三時勤動卒乃就閒而河渠徒役防旱防潦迄無休暇袒裸從事不辭蒸溼則病皴瘃耳且農夫不出其鄉頻年大興此曹荷鍤而走千里之外風雨晦冥安所得食歸而不能持一錢漕渠不見于詩書使風人聞之又當何如稱述也 國初以天下之全力奉漕今所餘之夫不及十之五徵調不足繼之僱募僱募不給繼之僉派山以東家鄰蓋藏官無見糧蓋公私困極矣夫民罷其財以奉之而又罷其力以代之如之何不毆之盜也殷鑒不遠在彼元季可懼哉可懼哉

灊河即會通河南自戴家廟入境北至七級共長七十里自戴家廟至沙灣二十里爲壽張自沙灣至荆門上閘二十里爲東阿自荆門上閘至七級下閘三十八里爲陽穀 月河在鎮城東南運河西岸弘治中河決東堤決口奔放舟不敢越劉公大夏開之軼決口而爲之河以便漕挽長可三里與運河僅爲一堤相爲表裏 金線閘河去鎮南三十里亦黃河舊決之道也由壽張集東北至戴家廟洩而東出書漕以入於大清作金線閘於上 小鹽河鎮東岸縣志云即古馬頰河故道也宋時黃河及國朝正統弘治間決河皆由此今源自黑龍潭東流由決河故道至陳璜口受五空橋水又東逕魚山南入於大清河平時不通舟楫雨水泛漲則魚山鹽舟稍上得至張秋故俗謂之小鹽河云 沙灣裡河即灘河下流亦黃河決道也由鄆城壽張境而來受廩丘諸坡之水逕黑虎廟故范城又名范城河東至張秋南沙灣小閘入運其水源微歲冬春不涸夏秋水漲商賈舟楫還通 土河即黑陽山決河故道也由范縣至壽張東流入於張秋 沙河去鎮西十五里從范縣壽張入陽穀雨後則會水北流至東昌龍灣入運 清水河舊志即馬頰河分流也從壽張入陽穀至張秋南減水閘入運 廣濟渠景泰四年都御史徐公有貞治沙灣決河先疏其上流起張秋金堤通壽張之沙河西南至竹口踰范暨濮以達河沁導之至通源閘入運名曰廣濟渠自棗黃陵岡遂發 黑龍潭一名平河泉在張秋城北半里故黃河決口也東堤既塞其地湧泉如綫南流百武匯而爲潭方數十畝其深叵測陰雨則有物如蛟龍狀浮沉水面人不敢蹤跡之歲旱禱雨輒應郎中楊旦欲測其水風雷大作舟皆覆沒遂止其水大旱不枯即冬月猶時溢溢從新閘口流入小鹽河

故阿城去城十八里即齊阿大夫治邑也 阿井在故阿城中其水不盈數尺色綠而重禹貢傳曰濟水所經清洌而甘沒出日久味不變黃黑驢皮爲膠可療風疾寰宇記云東阿舊有大井名重繘深七八丈汲以煑膠歲入貢即此 桃丘在城東北十八里春秋會衛侯于桃丘即此今爲桃城舖〻旁一丘高可數仞漢光武時龐萌反自號東平王圍桃城急帝乃輕兵夜馳破桃城處 始皇堤在南閣外堤壝隆起延亘郁溝漢俗稱始皇堤或又云即古金堤或又云即漢王景所修汴渠堤自滎陽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此即其古址歟 晉王城在城東六里許城址尚存相傳李克用屯兵處

漕河正閘七 荆門上閘去鎮北十里元大德六年建永樂九年重修 荆門下閘南距荆門上閘二里元大德三

年建永樂九年重修 阿城上閘南距荆門下閘十里元大德二年建永樂隆慶中重修 阿城下閘南距阿城上閘二里元大德三年建永樂九年重修 七級上閘南距阿城下閘十二里元貞二年建永樂成化間重修 七級下閘南距七級上閘二里元大德元年建永樂嘉靖間重修以上並屬陽穀縣 戴家廟閘去鎮南三十里嘉靖十九年建屬東平州 小閘三通源閘在城南百武運河西岸舊廣濟渠口黃河所出景泰三年僉事古鏞建自黃陵岡築塞久已斷流每遇伏秋雨潦范濮一帶之水由此入運 積水閘在沙灣運河西岸舊黃河口成化七年僉事陳善建每歲伏秋鄆濮等處陂之水接流至此入運閘閘蓄水俟春夏之交運河水涸放水濟漕 減水石閘又名金線閘在城南三十里戴家廟閘迤北運河東岸景泰五年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建以殺水勢弘治五年參政熊繡重修每遇運河水溢由此閘洩入鹽河東入於海 壩三減水石壩在城南五里運河東岸弘治十年都御史劉公大夏既塞張秋決河時於黃陵岡築兩長隄截水南下由徐淮故道又議以爲兩隄綿亘甚遠河或失守必復至張秋爲漕河憂迺於舊決之南一里許築爲減水石壩廣袤各十五丈又於其上甃石爲五竇以洩漕渠溢溢之水入之小鹽河東入於海少師李東陽爲之記別見藝文 師家壩在沙灣西南二十五里堨黃河水使入通源閘以分沙灣水勢今廢 李家壩在沙灣東大洪口今廢

沿河者爲淺舖〻凡二十有六曰戴家廟舖在河東岸去鎮南三十里 劉家口舖在河東岸去鎮南二十五里 大洋屯舖在河東岸去鎮南二十里 張家庄舖在河東岸去鎮南十五里 沙灣舖在河東岸去鎮南十里以上屬壽張 沙灣舖在河東岸去鎮南九里 南浮橋舖在河東岸去鎮南七里 石壩舖在河東岸去鎮南五里 北浮橋舖在河東岸去鎮南四里 掛劍臺舖在河東岸去鎮南二里 新添舖在河東岸北水門內 蓮花池舖在河東岸去鎮北三里 北灣舖在河東岸去鎮北六里 荆門舖在河東岸去鎮北九里以上屬東阿 河西岸舖在河西岸去鎮北三里 下荆門舖在河西岸去鎮北十三里 何家渡舖在河西岸去鎮北十六里 張家渡舖在河西岸去鎮北十九里 阿城中舖在河東岸去鎮北二十三里 秦家渡舖在河東岸去鎮北二十九里 姚洞橋舖在河東岸去鎮北三十三里 周家堂舖在河東岸去鎮北三十八里 坌河灣

舖（在河東岸去鎮北四十二里） 劉家渡舖（在河西岸去鎮北四十九里） 王家渡舖（在河西岸去鎮北五十三里） 官窑集舖（在河西岸去鎮北五十七里） 以上屬陽穀（每舖正房三間㡬牆門樓影壁全舖夫五人什物全旗二銅鑼二鈴一夾板二副挨而衣帽各一）

水次倉凡傍近邑歲額轉漕京師首則輸之安平水次以發兌每歲冬有部使者監臨之倉凡十有四其在鎮者九曰曹州水次倉 曹縣水次倉 定陶水次倉 鄆城水次倉 壽張水次倉 范縣水次倉 濮州水次倉 朝城水次倉 觀城水次倉 在七級者五曰東阿水次倉 陽穀水次倉 平陰水次倉 肥城水次倉 莘縣水次倉 廠四工部西窑廠 工部東窑廠 陽穀椿草廠 壽張椿草廠

工部分司 北河郎中一員駐劉張秋掌衛河會通河漕政北至天津南至魚臺一帶凡泉湖閘壩隄淺之事皆隸焉永樂間設員外郎主事二員分理成化初改命通政旋以山東副使兼攝之已設都水郎中弘治間罷郎中而以通政任至十八年始定註選郎中一員須　勅行事以三年為期滿則請代著為令

郡佐　成化以前莫可詳自弘治四年以後張秋河廳始有專設註以通判任至嘉靖四十三年添設捕盜通判一員於張秋隆慶三年裁革以捕務兼屬河廳令著為令向無關防自萬曆二十三年題請　欽給以杜奸僞（先是河廳屬止東平東阿壽張陽穀北東捕務而曹州曹縣定陶單縣嘉祥鉅野城武金鄉平陰鄆城皆屬焉州縣凡十有四）

縣佐　景泰初濬河州縣各設主簿一員故東阿壽張陽穀三縣主簿分署張秋始此至嘉靖十年裁革東阿一員并屬之壽張主簿

夏鎮漕渠志

沽頭舊河志畧　舊運道北繇沙河橫截昭陽湖而南經沛縣東抵赤龍潭轉入秦溝出茶城以通大浮橋故黃泉自開歸而下其北道之經曹單者常溢魚臺而衝其腹中道之出儀封由新集趙家圈經蕭縣者又灌其口自黃陵岡既築而漕之患專在徐沛矣歷考嘉靖間河之入漕為梗者凡六其決口歷歷在谷亭孟陽湖陵廟道口閘而惟庚寅北徙為害大漕之寄于河而受梗者屢見亦惟辛亥房村之決為害大麻城劉公濬漕河上流之淤使漫流就下以濟二洪其為利賴垂十年辛亥壬子間專治徐下流為漕利亦十餘年而上流積漸受淤遂而橫衝直射如乙丑之逆行為從來河患之所未有矣　河之經流自沙河至謝溝閘一百六里為沛境自謝溝閘南至雙溝一百二十五里為徐境而沽頭工部分司所轄自湖陵城閘以上鷄鳴臺淺起下至黃家閘止共一百九十三里　分司駐沽頭上閘蓋為適當徐沛之中也建議由平江伯陳公銳任成化十九年平陽陳公宣首拜命以出始營公署而是差之行止河事之緩急實主之一罷于弘治戊申而復于甲寅再罷于正德丁卯而復于辛未嘉靖初復罷不逾十三年廟道口淤遣都御史劉公天和總理河事添設郎中二員聽其委任遂同特議復永著為令矣　沽頭有城方四里主事侯寧所築欽拱極甃之以磚　迴鷄鳴臺而上有三閘曰谷亭曰八里灣曰孟陽泊則隸南旺分司黃家閘之下有境山閘則隸中河分司其自孟陽泊閘南十里為湖陵城閘又十八里為廟道口閘又五十二里

為沽頭上閘又七里為沽頭中閘又八里為沽頭下閘又十八里
為新興閘有留城積水金溝淺碱水二閘
徐州淺一十有五管河州判主之　謝溝淺小閻村淺榮家淺泉
水淺留城上淺中淺下淺賀家淺史溝上淺下淺
沛縣淺一十有九管河主簿主之　湖陵城淺雞鳴臺淺廟道口
淺張家莊淺泗亭淺金溝口淺金溝上淺中淺下淺曹村淺上閘
上淺下淺顏家淺馬家淺破閘淺下閘上淺下淺梁家淺閻村淺
湖堤　昭陽湖堤嘉靖二十一年王少司馬以旂所築以蓄湖水
四面建鋪僉夫禁民耕種周圍二十九里北屬滕縣南屬沛縣共
鋪四所
運河長堤　嘉靖七年盛中丞應期築自沛縣起至湖陵城淺鋪

止五十五里屬沽頭分司至南旺湖止屬南旺分司
黃河長堤　嘉靖八年潘中丞希曾築以護運道沛縣三十三里
設鋪十有一豐縣五十一里設鋪十有七至單縣界止
舊河利害　正德初河決曹單衝沛趨飛雲橋入運少司空崔公
嚴役丁夫四萬二千有奇弗能塞也後都御史劉趙二公相繼築
堤捍之嘉靖二年癸未決沛淤運道丙戌又決沛之老和尚寺築
塞丁亥決曹由雞鳴臺入昭陽湖廟道口淤盛中丞應期開趙皮
寨白河一帶分殺水勢三月乃成己丑決溜溝大港淤赤龍潭飛
雲橋水北徙魚臺谷亭庚寅由單縣侯家林決塌場口衝谷亭水
不下瀉者三年癸巳冬趙皮寨河流南向亳泗歸宿者衆盛東向
南趨者漸微梁靖岔河東出谷亭之流遂絕自濟寧至徐沛運道

悉淤劉中丞天和濬南旺淤淺築曹單長堤置閘築壩役丁夫一
十四萬二千九百餘運道始復庚子河決野雞岡由渦入淮二洪
俱涸特　命兵部侍郎王公以旂同漕河兩都御史濬李景口引
水由蕭縣出小浮橋以濟洪運壬寅復淤丁未河決曹縣衝谷亭
癸丑決房村新集水淺漕舟阻閣　上從閣臣言遣刑部侍郎吳
公鵬賑濟淮徐十八州縣幷會同撫按河道設法疏濬黃河下流
兩閱月功成戊午秋新集至小浮橋河道二百五十餘里悉淤水
從新集下段家口衝成大河分為七股出大溜溝秦溝濁河臙脂
溝飛雲橋凡六股俱由運河會泗水至徐入洪一股由碭山堅城
集龐家屯分五小股一由小浮橋會徐洪甲子上六股皆淤而統
會于秦溝乙丑秋黃水大漲龐家屯沙淤斷流水俱入北股至曹

縣棠林集以下向東分流二股又分一股向東南流至戚山以下
三水合為一向東北流併入飛雲橋趨沛衝入運河散漫湖陂從
沙河至徐呂二洪無復漕渠之跡蓋下流龐家屯一淤水遂逆行
實由新集正道先淤水無所容勢分力弱遂以併淤而成其橫流
也
漕政紀　其編年起嘉靖甲子者以是時始有夏鎮漕也其得稱
紀者以關　國家大利害是　朝廷之政而非一方之事也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　先嘉靖七年河決沛縣北入雞鳴臺口漫
昭陽淤塞運道總河都御史盛公應期開渠自南陽經三河口過
夏村抵留城百四十里役夫九萬八千閱四月怨讟上聞褫職停
工後無敢言改河者

四十四年乙丑　河決塞漕　上命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副都御史朱衡治之是年秋七月河決華山出沛縣飛雲橋橫過漕渠至湖陵城口漫入昭陽湖運道告塞萬安朱公衡特為南司寇相議共推以工部尚書兼都御史受是命公尋盛舊蹟謂黃水未消工措手而北地高土堅黃水不侵河路徑捷可挑濬備運道兼米中丞潘公季馴議濬留城口至白洋淺舊河屬之新河得　旨與工而言官有劾其生事虐民者

四十五年丙寅　新河功成　會何給諫起鳴勘議上言舊河難復新河宜開下部議覆得　旨開築時南陽口至仲家口已通舟惟夏村迤北十七里未與水接亟為深濬石砌薛河口壩創利建珠梅夏鎮而鄉莊四閘砌馬家橋口石堤遏河之出飛雲橋者入秦溝復留城至亦龍潭舊河六月工完　七月黃水溢留新堤幾盡　特言官復劾公誤河工而公報糧艘已過南陽得不問九月水南趨秦溝飛雲橋始斷流為培築馬家橋西堤留城迤境山東堤而言官終以復舊河為便公言舊河在昭陽湖西黃水自西來橫截舊河以達于湖水去沙停歛年一塞正坐此耳若新河則在湖東相距漸遠故黃水淤舊河而不及新河則有之矣未有至新河而不至舊河者也是議勉從之　移活頭分司駐夏村

隆慶元年丁卯　朱公衡復經理新河　五月山水驟漲衝薛河石壩壞糧艘議復紛然吳給諫時來言舊河已不必議惟新河所受上源諸水宜亟為疏濬部覆仍下公區畫于薛河築王家口壩里溝等壩開支河引水入郗山微山以達呂孟湖于沙河築皇甫

等壩開支河引水會趙溝等泉入滿家湖出之南陽湖又引牛溝之水出之佃戶屯凡建閘九座壩十三道又薛河石壩一座開支河六道築南陽湖石堤三十餘里減水閘一十四座自是諸山之水皆有所歸而新河無患矣

二年戊辰　添置滕管河主簿署于戚城　沛改置泗亭驛于夏鎮　沛改置天廠于夏鎮　沛改置水次倉于夏鎮　豐改置倉于夏鎮

萬曆元年癸酉　總漕都御史傅公希摯建梁境閘于境山

二年甲戌　河復淤茶城口

七年己卯　築夏鎮護城堤

九年辛巳　沛建營田倉于夏鎮

十年壬午　總漕都御史凌公雲翼改茶城河口境山舊有閘屬中河運舟從北趨濁河入茶城口隆慶迄萬曆初茶城口凡三淤傅都御史即境山南建梁境閘其下地崩溝已連張莊湖至黃家留城馬家橋三閘兩岸原俱在湖中湖溢灌堤堤數潰是年并秦溝亦淤公迺改河口於茶城東八里于新渠出口處建閘曰古洪于羊山東建閘曰內華

十五年丁亥　主事楊信築夏鎮城　所築土垣南北西三面東藉民居為城甚便余繼善嗣築東面而悠雉起矣

十六年戊子　總河都御史楊公一魁增建鎮口閘

十九年辛卯　河道尚書潘季馴開李家口河　山東諸水悉以魚沛為下流而魚沛止以鎮口閘為尾閭黃流壅灌水無從洩以

鈌溜馬巨浸自夏鎮至豬城四十里隄岸衝決豬城以南至姜家橋地勢愈下舊堤十不存一每歲用木為梁以濟漕艘公乃建濬河避湖之議自夏鎮南李家口起經閘村屯豆腐店于家集牛角灣開河七十餘里仍由古洪入閘出口　移置徐州判官署于鎮口專管上河　添設淮安府同知管徐屬河務屬夏鎮分司轄

二十一年癸巳　河決潰沛漕堤潰　總河都御史舒公應龍議開韓家莊　先隆慶卯年閒徐邳淤翁都御史大立疏請開河自馬家橋經利國監入泇口出邳州以避秦溝徐呂之險引薛河洪灘水使得通行以科臣雒遵言河跨馬家橋東諸湖踰葛嶧嶺高出河底五丈餘歷侯家灣梁城多伏石由泇口鎮涉鰻蛤周柳諸湖達直河口須築堤水中功費無算議遂寢是年河決隄潰公以堅築河隄必先消導積水博求洩水之途於微湖東得韓家莊其地在性義嶺南科頁忠心潰東北可引湖水由彭河注泇鐵鑿六井度漕之相視足辦之迺疏請開支渠四十餘里此開泇之權輿也

二十二年甲午　正月興韓莊河工　西自湖邊東至萬年莊築堤兩岸于湖口建石牐蓄水加築土壩于外護制是年湖面水減往歲三尺然猶未能通漕也

二十八年庚子　添設漕河道參政

二十九年辛丑　總河都御史劉公東星濬韓莊河　公疏請竟前功得　旨修濬倍加深闊建鉅梁橋石閘德勝萬年萬家莊各草閘秋漕運已有由泇行者以言官議功未成

三十年壬寅　總河都御史曾公如春濬黃河

三十一年癸卯　河決陷沛城　七月河又決黃堌北趨濁單縣豐堤浸豐沛城邑入昭陽湖淤夏鎮運李家口倒從鎮口出于是長垣李公始定計開泇矣

三十二年甲辰　總河都御史李公化龍濬黃河　總河李公大壽加河　公以李家巷為泇所從入議挑郗山前運接劉同知所開新渠覆霰泇口以南濬黃泥灣及沂河之議棗王市以下三十里之泇河選以王市取直向柳林直蒲亭而南至王莊向黑微張村北直達紀家集南至河深處以避達汪周柳四湖之險再由竭頭引水經駱馬湖北岸至于宿遷以盡避黃河之險計算道里生熟工程共築堤建閘費所從出俱有成議迺上疏言泇之四善會稽人侯都諫慶遠贊決之始得　旨舉行　總河李公儀陳河工議　言改挑直河之支渠修砌王市之石壩平治夫汪口之淤淤撈濬彭口之淺沙特公丁艱僕代為上之皆舉行　總河都御史曹公時聘上泇河善後事宜　是年春張村支渠告成上年運行淺阻已開王市壘頓莊石閘彭口石壩次第畢舉於水通行乃上言建韓莊堤減水閘堵截伊家林地濱溝以蓄湖水挑挖侯孟龍王三泉改滄浪河水之出頓莊閘下者由閘上針溝口入運皆覆議行是役也郎中梅守相分工劉昌莊至郗山迤西舊河頭有二尺下見水者有三四尺下見石者有礓土白石水相兼者有大礓沙連結盤石到底者相為夫役別工價使水工倍于土石工倍于水與滕令張鵬翼設方煅煉蓋鑿山三十里於泇工特居六之

一、而實通全漕之關鍵云、
三十三年乙巳　大濬黃河　添兗泇河通判署戚城屬夏鎮分
司轄
三十七年己酉　巡撫李公三才復浚李家口河　公以泇河界
郯邳間多盜、又叉塞碍舟、乃大興工、修復吳興之蹟、
三十八年庚戌　巡漕御史蘇惟霖仍行泇河、　四月、黃水倒灌
運河、大浮橋閘不得啟、漕艘泊而待過者以數千、蘇公盡驅回直
河口、入泇北上、
三十九年辛亥　總河都御史劉公士忠疏請并用兩河、　謂專
用泇河以通運、兼用黃河以固堤、爭不能行、
天啟二年壬戌　六月十一日妖賊陷夏鎮　五月白蓮會賊沉
智徐鴻儒擾滕、聲言奪濟化熙（郞中陸）請兵得贊從德之羸卒四百止萬
東忠援邊兵五百以市人烏合之衆附之得千餘人為守禦計是
日賊大舉入寇鄒中陸化熙以衆渡河與戰贊兵望風潰化熙敗
走徐　七月初十日復夏鎮　淮徐兵備施天德遣百陳所學率
兵援沛繼以朱兆南督淮兵為之應所學二十四日夜襲戚城單
騎單騎馳賊悉兵渡河逆之兆南兵奄至戰于河之西滸賊却我
兵追殺水為不流賊遁去化熙始引衆赴任而夏鎮復有民居矣
七月二十四日賊再犯夏鎮　時遊擊將軍焦續讀統南北兵與
朱兆南兵分屯夏鎮化熙部令沿河防守賊阻河不得渡我兵矢
石俱發殲其一怨馬鮮衣者遂引去殺騰城居民殆盡
崇禎三年庚午　濬大泛口　濬彭口　山東諸泉流沙為漕患

最大嘉請閘由鮎魚泉直射金溝病舊河隆慶初射三河口病新
河泇閘彭口當其衝又為今病運至守候撥載以致耽閣郎中吳
昌期濬之

兗州府志漕渠圖說

論曰禹貢濟河惟兗州浮於濟漯達於河海岱及淮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九河南徙淮泗變遷遐哉不可尋矣

國家定鼎燕京仰給東南歲漕四百萬石以給京師惟會通一渠為咽喉而兗以全郡受之亦甚要矣間書綜其大都漕之行於郡境其利在汶泗其要害在河可坐策也汶水由東平北流合北濟故瀆以入于海泗水由曲阜南流合南濟故瀆以入於淮此水經故道也自元憲宗七年濟倅畢輔國始於汶水之陰堽城之左作斗門一所遏汶南流至任城入泗以餉宿蘄戍邊之衆謂之引汶入濟此堽城壩所由始也世祖至元二十年以江淮水運不通自任城開渠達於安山為一牐於奉符以導汶水入洸為一牐於兗州以遏泗水會洸合而至任城會源牐南北分流此天井閘所由始也二十六年又用壽張尹韓仲暉言復自安山西南開河由壽張西北至東昌臨清旁屬御漳謂之引汶絕濟此會通河所由始也

國初河決原武會通河塞永樂九年命尚書宋禮等濬其故道遏汶水全流南出汶上之西入於南旺分而為二六分北流以達御漳四分南流以接沂泗此南旺所由分也然當會通初開未受河患行之百年安流無警至正統景泰以後河徃往決祥符黃陵諸口橫貫張秋運渠東流入海而運受河患

於此於是徐有貞劉大夏相繼築塞此張秋決河所由平也正德嘉靖以後河往往決曹單諸口直貫魚臺塌場口東南入淮而運受河患於南於是盛應期朱衡相繼治之遂於昭陽湖東岸開渠百四十里以避河水之險而運道始安此夏鎮新河所由成也總之漕在東省出入郡境十居其七而沂泗汶洸諸水挾百八十泉之流互相轉輸以入於運環千里之土舉名山大川之利以奉都水涓滴之流居民無敢私焉兗之於

國家亦不輕矣哉夫金口之堰修而泗水盡入於漕戴村之堰修而汶水盡入於漕張秋之功成而河之北決塞夏鎮之功成而河之南道徙故漕之利在汶與泗其要害在河可坐而策也以漕渠為經以諸水為緯從其出入志其源委而河別紀焉

黃河圖說

論曰夫黃河為中國患久矣而兗之為河要害古今一也禹貢九河故迹在平原河間之境非今郡界所及無庸論矣漢唐以來由大名而北過郡之北境以入於海五代以後由大名而東過郡之南境以入於淮其常道也正統弘治之間時決而北則潰於張秋而由濟之故瀆以趨於海正德嘉靖之間時決而南則出於魚臺而由泗之故道以趨於淮其所由

與古不相遠矣。自飛雲之決、河益南從、而魚滕以北、不知有河、此萬世一時也、然河性無常、倏南倏北、自濟以北決口雖塞、故道猶存、故鄆定陽壽之間、無事之防、不可弛也、自濟以南、隄岸雖設、衝突甚危、故曹單城武之間、有事之備、不可忘也、紀其沿革、志其隄防、而故道亦列焉、

黃河正道

黃河自河南考城而東、至於曹縣入境、縣在河北七十里、又東至於城武縣、縣在河北五十里、又東至於單縣、縣在河北三十餘里、又東至於豐縣、入直隸境、列其隄岸於左、

舊老隄、自東明白茅村起、至曹縣遙月隄止、長八十八里、每二里為一鋪、隄鋪四十四座、俱屬曹縣、太行隄、在舊老隄之內、自魏家灣起、至城武縣隄界止、長六十二里、每二里為一鋪、隄鋪三十一座、屬曹縣、又自城武縣隄界起、至雙堌集止、長三十八里、每二里為一鋪、隄鋪十九座、屬城武縣、縷隄、在太行隄之內、自曹縣遙月隄起、至單縣隄界止、長四十九里、每二里為一鋪、隄鋪十三座、屬曹縣、又自單縣隄界起、至碭山縣隄界止、長五十八里、屬單縣、南長隄、自焦家堌起、至羅家堌隄界止、長八十里、每三里為一鋪、隄鋪三十七座、屬曹縣、又自羅家堌起、東至豐縣隄界止、長七十里、每三里為一鋪、隄鋪二十三座、屬單縣、襄河隄、自王經莊起、至考城縣隄界止、長三十里、又自李居莊起、至曹家集官飛止、長二十里、每三里為一鋪、隄鋪二十五座、遙月隄、在舊老隄之東、長十七里、每三里半為一鋪、隄鋪七座、俱屬曹縣、月隄十有四、曰孔宣莊月隄、長十七里、曰娘娘廟堌月隄、長一里有奇、曰龍王廟月隄、長二里有奇、曰馮楨莊月隄、長四里有奇、曰孫家道口月隄、長四里有奇、曰牛市屯月隄、長七里、曰曹家集東月隄、長四里有奇、曰劉蒲莊月隄、長三里、曰清涼寺月隄、長三十里有奇、曰汪家廠月隄、長六里有奇、曰呂家廠月隄、長五里有奇、曰禹王廟月隄、長六里有奇、曰紀家店廢隄、長六里有奇、皆屬曹縣、堌有十四、曰武家曰馬家堌、曰孫頂堌、曰趙㽘堌、曰董來堌、曰崔家堌、曰焦家堌、曰陳士廉堌、曰新月堌、曰榮家堌、曰王家堌、曰曲家堌、曰高家堌、曰解家堌、皆屬曹縣、

包大權曰、考工記、匠人之職、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水之衝決、隄岸設焉、凡以防之也、距河二十餘里、有舊老隄北大隄、屹如巨防、古人不與水爭尺寸利、故隄防若此、後世居民嗜水之利、而忘其害、瀕河而居、奄忽被其溺、識者憫之、於是當河之衝、築土而培之、謂之月隄、於河甚迫、於勢甚危、懼其決也、於是又繞其外、培土以防之、有裹河隄、有縷水隄、隄有鋪、鋪有夫司、夫猶懼其決也、又有南長隄、其鋪夫一如縷水之制、長隄之外、然後舊老隄北大隄在焉、蓋距河雖遠、而隄防甚固矣、記謂善防者水淫之、淫液下流、隄防弗壞、民獲宅土之安、漕無衝突之患、隄之不可以已也如此夫、

黃河北決故道、

由儀封縣而北、入曹縣境、縣在黃河故道東若干里、塵管河岸、南自儀封、北至定陶、長四十里、自黃陵岡築成、水循正河、此道淤塞、黃河故道至縣境、分而為二、其別為賈魯河、

賈魯河、故元時所開道也、在縣西南、西起黃陵岡、東至陽青村、長若干里、黃河自金龍口北決至此分一支東流、入徐州小浮橋、其一東北入曹州境、

由曹縣而北、入定陶縣境、縣在黃河故道東二十五里、應管河岸、南自曹縣夏侯淺北至曹州程義淺、長十九里、今河歸正流、此道俱塞、

由定陶而北、左為曹州境、州在黃河故道西岸五里、應管河岸、南自定陶北至鄆城紅船口、長一百二十里、其名為雙河口、

回

雙河口一曰灘河、黃河自曹縣入境、至州城東、折而北流、分為二支、其一支入於雷澤、其一支入於鄆城、謂之雙河口、黃陵岡既塞、涸枯不常、雙河口水又東南流為牛頭河、經嘉祥濟寧、至魚臺塌場口入漕、是南北決道、皆於州境而分也、

由定陶而北、右為鉅野縣境、縣在黃河故道東八十里、應管河岸、南自曹州寶珠寺、北至曹州子家口、長十二里、其名為安興墓古河、

安興墓河、亦黃河支流也、由曹州入境、逕城西北、又東入於張秋、舊為估人往來之地、張秋決塞、此渠不通、

由曹州而北、入鄆城縣境、縣在黃河故道東三十餘里、應管河岸、南自曹州沈家口、北至壽張黑虎廟、長一百九十七里、其名為西裏河、

西裏河、即灘河下流也、雙河口之水、既分而二、其一支至縣西南紅船口入境、流逕縣西北四十里、出水保北、為五岔河口、受今莊河水北流、其一支出於雷澤、至白家河入境、繞金龍王廟後、逕縣西北、折而東流、又分其一為今莊河、西北流逕古鄆丘城、至五岔河口、入於灘河、

由鄆城而北、入壽張縣境、縣在黃河故道西北二十五里、應管河岸、南自鄆城之王亮口、北至東平之魚護口、長三十里、其名為范城河、又為土河、

范城河、在縣南十八里、即灘河下流也、由鄆城東至縣境黑虎廟、逕故范城東、至張秋南沙灣、衝漕東決、

土河、在縣南十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陽武之黑洋山、由范縣入境、東流入於張秋、今夏秋水發、猶可通舟、

由壽張而北、為東平州境、州在黃河故道東七十里、西南自壽張之范城淺、東北至陽穀之高吾淺、長五里、其別為金線閘支流、

金線閘河、在戴家廟、弘治中建、洩漕渠之水、由西胜入大清閘、上有橋、曰三洞橋、屬壽張境、蓋古濟水道也、

由東平而北、為陽穀縣境、縣在黃河故道西北六十里、應管河岸、西南自東平魚護口、長六十里、

由陽穀而東北、為東阿縣境、縣在運河東岸、河決張秋沙灣、橫衝漕渠而東、其名為小鹽河、縣境之北、又有古黃河道、

小鹽河、在張秋東岸、古之馬頰故道也、馬頰、濟之支津、水經註曰、濟水至壽張、分為二水、其支津西北出、謂之馬頰、馬頰水首受濟、西北流、歷安民山北、又逕桃城東、東阿桃丘也、又東北逕魚山南、東注於濟、謂之馬頰口、又曰濟水至

魚山南、左與馬頰水合、今小鹽河、羅家口、在魚山南、入大清、是其地也、正統弘治之間、河決張秋、皆由小鹽河流入大清、張秋東隄旣塞、其地湧泉如線、南流數百步、匯而為淵、方數十畝、謂之黑龍潭、是政韓公築山其上、命曰戊己隄、黑龍潭之水、絕之於渠、其稍東出由大洪口故道、東流至陳琦口、受五空橋水、北流至關山、又東流至魚山、南入於大清河、其水涵浸激淡、平時不通舟楫、雨水泛漲、則魚山壅舟楫上至於張秋、不能上、則至魚山而止、故謂之小鹽河、按宋河渠志、沿河州郡、各於要害下埽、鄆州有六埽、關山子路張秋又居其三、此三埽者、皆小鹽河所經、則小鹽河、故宋時河道也、又按元時海運之法、自任城會源閘導汶水北流、入清濟故瀆、由東阿舊城至於利津入海、已以海口沙壅、江淮糧運皆至東阿、起陸運至臨清、下御漳北上、則小鹽河、故元時運道也、正統河決、潰沙灣東隄、由大清入海、弘治河決、潰張秋東隄、由大清入海、皆於小鹽河假道、則小鹽河、近代決口也、河決旣塞、資以洩運渠之水、屬之大清矣、

古黃河道、舊在縣北四十里、從西南陽穀界中、逕銅城之南、由清泠口東北過楊劉之南、入於長清界內、考之水經、河水自范縣東北流、逕東阿縣故城西、歷碻磝、荏山、臨邑之境、東北流、逕臨邑、碻磝、皆在今長清平陰界上、所謂東阿故城者、卽今阿城閘也、自宋以前、河在今邑之北、楊劉為津口、其後周顯德中、河決楊劉、離而為赤河、不復故道、其溢者注梁山泊、東入於淮、鄆州部界、凡為六埽、以防其決、其在邑境者、有關山子路二埽、皆在今小鹽河之側、其後河水又合永濟渠、北入於冀、仁宗至和元年、議者欲復故道、遣使行度、詣銅城海口、約其高下之勢、蓋欲返之使東、而歐陽修以為非便、因罷不修、而楊劉之河、終銅城口海、卽今清泠口也、

本朝河決張秋、由小鹽河灌大清河入海、蓋猶與故道不相遠矣、

論曰、河之由金龍北決、有所因也、水經註、濟水自乘氏北分而為二、其一為北濟、入於鉅野、達於大清、五代顯德四年、疏五丈河、由汴達於曹濟、以通青鄆之漕、宋太祖建隆二年、亦浚五丈渠、北歷曹濟及鄆、以通京東之漕、以此推之、由曹單

北上、至於壽陽有故道矣、凡水之性、皆就下、未有無所因者、今所稱黃河故道、曰安興、曰灘河、名以時變、不可追原、要之非北濟故瀆、卽五丈渠遺迹耳、五丈渠亦曰廣濟河

黃河南決故道、

由曹縣而東、為城武縣境、有支河三道、一在縣南三里、一在縣南二十里、達於單縣、一在縣北四十里、達於金鄉、正德十三年、河決霍家口、城武城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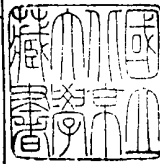
由城武而東、為金鄉縣境、有黃毋河故道、黃毋河、古黃河道也、在城北三十五里、元時河遷豐沛、故渠遂湮、

由定陶而北、為鉅野縣境、有八里河故道、八里河、亦黃河南道也、從定陶入境、匯為天鵞坡、又北為稻梯坡、又東為雙碑坡、又東為蘄草坡、又東由北門外、匯為蓮花池、至城東八里、入於新河、遂受今名、又東至於嘉祥、入於漕、歲久河塞、雨潦為害、嘉祥濟寧、不肯疏導、鉅野之民病之、

由鉅野而東、為嘉祥縣境、有塔章河故道、塔章河、亦黃河南道也、在城北十里、西接鄆城、東入濟寧、出塔章口、故名、

由嘉祥而東南、為魚臺縣境、有塌場口故道、塌場口、卽廣運閘下流也、黃陵岡決旣塞、黃河由曹州雙河口、東流經嘉祥鉅野魚臺、至塌場口入漕、嘉靖九年、河決上流、分為三支、一自單縣曹馬集來、經城南、入泥河達漕、一自金鄉南東、過丞相里、經塌場口入漕、今河南徙、其流俱涸、按塔章塌場字音相類、恐卽一口、

論曰、夫河勢變遷、不可膠柱談也、弘治七年、沙灣旣塞、河益

南徙，由清河口入漕。十八年，又北徙三百里，由宿遷小河口入。正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入。其明年，又北徙，由魚臺塌場口入。嘉靖末年，又稍南徙，至飛雲橋。決塞。新河既成，又稍南徙，至茶城口入。萬曆十六年，茶城口淤，又稍南徙，由內華三閘入。百年之間，倏南倏北，唯其所向。守隄之吏，奈何不戒哉。

黃河起自曹縣 距黃河南三十里東七十里該管河[illegible]界北至定陶界長四十里自梁黃陵岡至[illegible]境水循故道 城武縣 舊有支河今淤 單縣 距黃河北三十餘里自西南曹縣界入本縣境東至豐縣七十餘里洪濤洶湧常被水患 定陶縣 距黃河東二十五里該管河岸南自曹縣夏侯淺北至曹州程義淺長一[illegible] 鉅野縣 距黃河東八十里該管河岸南自曹州寶珠口北至曹州楚家口長十二里 曹州 距黃河西[illegible]里該管河岸南自定陶彭家淺北至鄆城紅船口內除鉅野堤岸十二里外長一百八十里黃河至本州雙河口一支東流經嘉祥又經濟寧州西東南至魚臺縣塌場口入漕河 鄆城縣 距黃河東三十餘里該管河岸南自曹縣沈家口北至壽張黑虎廟長一百九十七里 壽張縣 距黃河西北二十九里該管河岸南自鄆城王亮口北至東平魚護口長三十里 東平州 距黃河東七十里西南自壽張范城淺東北至陽谷高吾淺長五里 陽穀縣 距黃河西北六十里該管河岸西南至東平魚護口淺長六十里 汶上縣 黃河在運河西七十里支流至張秋入西河以上八州縣黃河故道今因南徙皆淤 嘉祥縣 縣北十里有舊黃河今淤 金鄉縣 城北三十五里有黃母河今淤 魚臺縣 嘉靖九年河決上流分為三支今河南復其流俱淤

備料廠 馮家廠 在黃河東岸武家壩東 王家廠 在舊老堤東離前廠六里每廠大戶三名專收稭草蔴麻稜樁等項以備下埽之用

淺鋪 小張家灣淺 新添鋪淺 安陵淺 夏侯淺 以上係曹縣

張政淺 彭家淺 團灣淺 以上係定陶縣 張大口淺 安興墓淺 以上係鉅野縣

程義淺 郭家淺 雙河口淺 張家道口淺 孫家淺

都家淺 夾河灘淺 寶珠口淺 周家淺 新集淺 營家口淺 以上係曹州

張夢口淺 紅船口淺 潘家渡淺 蕭皮口

淺 秤鈎灣淺 五岔口淺 韓家道口淺（以上係鄆城縣） 黑虎廟淺

范城淺（以上係壽張縣） 魚護口淺（係東平州） 高吾淺 虎丘坡淺（以上係陽穀縣）

（諸淺係漕黃河一帶淺處今自塞黃陵岡口是河道壅塞不脚）

堤 北大堤（魏家灣東岔堤起至城武縣堤界止長六十二里） 南長堤（焦家壩起至單縣羅家壩堤界止長八十里） 裏河堤（天鵝庄起東南至河南考城縣堤界清涼寺止長三十里娘娘廟西北接考城縣堤界李家庄起南至本縣曾家集官廳止長二十里） 舊老堤（自北直隸堤界白茅村起東南至滑縣遥月堤止長八十里） 遥月堤（自舊老堤三十九鋪起至本堤四十四鋪止長十七里半） 縷水堤（自遥月堤起東至單縣堤界止長四十九里） 孔宣庄月堤（自舊老堤二十七鋪起至南長堤八里灣止長一十七里） 娘娘廟壩堤（自本廟大寺堤起至裏河堤十六鋪止長一里零一百丈） 龍王廟月堤（自蔡家道口北月堤起南至黃家樓西裏河堤止長二里零九十五丈） 馮樓庄月堤（裏河堤十九鋪迤南沈家道口起至舊老堤二十九鋪止長四里零一百三十五丈） 孫家道口月堤（東自舊老堤二十五鋪劉增庄起西至河南堤界天得庄舖堤止長四里零一百二十丈） 牛市屯月堤（自舊老堤二十九鋪起至曹家集月堤止長七里零四十丈） 曹家集東月堤（自舊老堤三十二鋪起至三十五鋪劉滿庄月堤止長四里零九丈） 劉滿庄月堤（自舊老堤三十九鋪起東南至陶家庄西月堤止長八里零七十五丈） 回龍廟月堤（本廟後武家庄西北起至王家廠前止長三里） 清涼寺月堤（舊老堤九鋪起至裏河堤清涼寺止長十三里零一百二十六丈） 汪家廠月堤（舊老堤九鋪起至十二鋪止長六里零三丈） 呂家廠月堤（李家庄起東至陳郝庄止長五里零二十丈） 禹王廟月堤（舊老堤六鋪西起至裏河堤十鋪止長六里零二十丈） 紀家店廠堤（本店起至南長堤頭鋪止長六里零十丈以上係曹縣） 北大堤（本縣堤界起東至本縣雙堋集止長三十八里係城武縣） 南長堤（羅家壩起東至南直隸豐縣堤

界止長七十里） 縷水堤（自曹縣堤界起東至碭山堤界止長五十八里以上單縣）

堤鋪 舊老堤鋪（每二里一座共四十四座住守夫四十四名） 遥月堤鋪（每二里半一座共七座住守夫七名） 裏河堤鋪（每二里一座共二十五座住守夫二十五名） 北大堤鋪（每二里一座共三十一座住守夫三十一名） 南長堤鋪（每三里一座共二十七座住守夫二十七名） 縷水堤鋪（每三里一座共三十五座住守夫三十五名以上俱曹縣） 北大堤鋪（每一里一座共十九座住守夫十九名係城武縣） 南長堤鋪（每三里一座共二十三座住守夫二十三名係單縣）

壩 武家壩（在裏河堤十九鋪起二十二鋪止長六里半其係黃河倒灣東衝最為湍急曹之要害獨此為甚）

馬家壩 孫頂壩 趙璇壩 董來童壩 崔家壩 焦家壩

陳士連壩 靳月壩 榮家壩 王家壩 曲家壩 高家壩 解家壩（以上係曹縣）

黃河自古為患 明興以來報決者屢矣究當河下流而直漕渠之中自陽穀至魚臺計三百餘里弘治間河決金龍口潰黃陵岡經趨張秋賴劉公大夏經略其事塞口築隄河乃東徙張秋之患息而曹單歲受衝矣夫自濟以北決口雖塞而故道猶存必防乎其防而後鄆定陽壽等縣可以息肩自濟以南隄岸雖築而衝突不免必豫乎其豫而後曹單城武等縣可以安枕是非河工諸臣之專責乎乃若全河大勢在它省勿論已論東省之治河又無先於曹單者曹單舊有太行縷水二堤皆所以障

河流而護運道而太行堤較縷水堤為最急焉蓋縷水堤譬之門戶太行堤咫尺閘河譬之堂寢堂寢既安外垣雖未盡飭亦可以內地之全力從容圖之此太行堤之工必不容寢也頃撫院何按院陳會題行管河道副使邵元哲督同知唐文華等脩之自豐縣起至舊老堤止壹百伍拾里有奇俱加高五尺厚各一丈植柳株以肆萬計隄益高厚縱河徙無定而有備可無患矣夫察利病之緩急而劈畫飭工者經理之始事也遵題　允之初議而加厚增高者繼理之終事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必有任事任勞以求保無虞者書以俟之

新舊河總圖

原編第十五冊
碭山縣
魏興庄
沛縣
小昭陽湖
夏鎮
呂覇
十六

原編第十五冊
徐州
大黃河
蕭縣
唐家溝
九里山
平山
西鎮閘
東鎮閘
秦梁洪
八里屯
內華閘
梁境山
境閘
黃家閘
留城閘
微呂二湖
呂孟山
微山
張家樓
朱姬庄
郗山
大王廟
玉花泉
馬家橋
二十六

原編第十五冊
小浮橋
大浮橋
高山
利國驛
丁廟閘
頓庄閘
頓庄
萬年庄
萬年閘
張庄
張庄閘
得勝庄
得勝閘
大路馬頭
葛家店
滕縣
泥溝
六十三

原編第十五冊
梁城閘
梁城
臺庄閘
侯遷閘
黃道人橋
黃林庄
嶧縣
六十四

舊河圖
沙河
小昭陽湖
大昭陽湖
魚臺縣
谷亭
南陽壩
沙河
楊家閘
三河口
石壩
王家口
珠梅閘
陶陽寺
護城壩
尹家壩
月河
閘王廟
大王廟
薛河
沙河
鮎魚泉

原編第十五冊

豐縣
縷堤
大行堤
廟道口
沛縣
于家口
李家口
安家口
引水河
聶庄舖
減水閘
護城堤
夏鎮
呂公壩
新壩
南庄
月河
夏鎮閘
西柳庄閘
下壩
滿家閘
上壩
李家巷口
月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 原編第十五冊 山東上 六十八

原編第十五冊
新河圖
沛縣
大行堤
引水濱
小昭陽湖
大昭陽湖
三河口
月河
陶陽寺
大王廟
石壩
鮎魚泉
珠梅閘
六十九

原編第十五冊
呂孟湖
微山
微山湖
呂公壩
滿家閘
張家樓
神家樓
劉昌莊
減水閘
夏鎮
護城堤
夏鎮閘
彭家口石壩
三里灣
楊莊閘
戚城
河沙
七十

候迁閘
丁庙閘
頓庄閘
萬年閘
大泛口
張庄湖
馬頭
滑勝閘
大路
郁山
朱姑庄
韓庄湖
韓庄閘
柳泉
龍王泉
温泉
新池泉
張庄閘

梁城閘
臺庄閘
黄林庄
黄道人橋
黄家庄
嶧縣

曹州志河防

說者謂黃河隨時漲發故舉物候為水勢之名自立春之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添一尺頗有信驗謂之信水　二三月桃花始開冰泮雨積波瀾盛長謂之桃花水春末蕪菁花開謂之菜花水　四月壟麥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黃水　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　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冰堅晚泮逮乎六月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礬腥併流于河謂之礬山水　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花水　八月菼亂花謂之荻苗水　九月以重陽節記謂之登高水　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漕水　十一月十二月斷水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蹙凌水　水信有常非時暴漲謂之客水　水勢移徙橫注岸如刺

毀謂之劄岸　漲溢踰防謂之抹岸　埽岸故朽潛流漱其下謂之塌岸　浪勢旋激岸土上潰謂之淪捲　水浸岸逆漲謂之上展　順漲謂之下展　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橫射謂之經窐　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拽白亦謂明灘　湍怒畧停勢稍汨起行舟遇之多溺謂之薦浪水

舊制每歲瀕河有司常于孟秋倫下塞之物稍芟薪柴揵橛竹石茭索竹索凡千餘謂之春料凡蘆荻謂之芟山木榆柳枝葉謂之稍辮竹糾芟為索以竹為巨索長十丈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為埽場埽之制密布芟索鋪稍稍芟相兼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尖出高至數丈長倍之用丁夫數百雜唱齊挽積於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橛後貫以長木其竹索皆埋巨木于岸以　之遇河橫決則增補其缺埽下非積數疊不能遏其汛湍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以蹙水勢護堤而今則築堤塞決栽柳栽葦護堤及晝防夜防風防雨防官守民守之法具在河渠諸司

弘治五年秋張秋水勢洶湧坊廢運河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奉　命來治會議欲將黃陵岡迤北衷河築塞使水由賈魯河南流庶張秋得安運河無虞于是起直隸山東河南湖廣軍民等夫九萬餘名於黃陵南原決處立埽臺三座分委衆官一齊卷埽截河堵塞越四年告成又將知縣王肅所築縷水小堤增高一丈原舊二堤增高二丈五尺又自黃陵岡起接原賈魯舊

大堤至丁家道口止東南西北斜長二百餘里增高三丈五尺闊四丈五尺又于大堤西每三里築土壩一座長五十步名曰分水壩以破齧堤之浪又設護堤之法堤東每二步栽柳樹一株堤西密栽綦盤卧柳又各地釘柳欲其日久根節盤錯以護堤根又自黃陵岡迤東二大鋪起下至牛角灣止每二里立小鋪一座僉夫五名每十里立大鋪一座僉夫五名老人一名通計夫七百名老人十一名曰守堤鋪夫又于梁靖集北立官廳一所調曹州衷河舊有淺夫一百二十名委官率領在此晝夜戍守巡視以防盜河口之患名曰遊夫

弘治六年總理河道都御史劉大夏建議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

談上源分殺終是勢力治大較之漕渠數十餘倍縱有堤防豈能
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
建瓴無築塞之理歟于下流脩治緣水勢已逼尤難為力惟山東
河南與大名府交界地方黃陵岡南北古堤十存七八水仍從考
城縣南行又自大名府起至曹縣地方止離歸德府丁家道口一
十五里築成大堤一條分逼水勢從賈魯河以入徐州將黃陵岡
築住平安鎮功成漕運無事但黃河大勢在東不歸故道兗民日
夜憂慮弘治九年夏考城縣地方水勢漫入東來水勢徑衝賈魯
河曹縣梁靖口水溢大堤幸而稍退又自賈魯河東岸脩築小堤
一條保護大堤弘治十一年管河副使張鼎見黃河水勢俱從南
行不由丁家道口入徐州建言要將荆隆口分沁水於賈魯河又

要將歸德州迤北王牌口等處分水亦入賈魯河俱入徐州今年
八月以來不意水從王牌口等處俱往東行不從丁家道口東南
而去卻倒往東北直至黃陵岡下勢甚可畏又自曹縣以入單縣
南連虞城渰沒民居人畜等件只今河漲水雖消退倘來春水發
俱往東行則單縣城武金鄉魚臺濟寧等州縣皆在巨浸自濟寧
迤南閘坐定被衝倒阻礙漕運比往時張秋之害尤大蓋兗州之
境地平而土疎比之河南之地尤為卑下河南北方上流不塞則
本州地方正當下流雖築堤岸亦不能保目前雖若事小恐後黃
河之水不由南行俱往東注釀成大患悔難及矣

弘治十三年河南水決李家楊家等口淤塞馬木河水橫流曹單
被害鄧魯陳言脩長堤以捍水河南則議排馬木河身使水下濟

運河兗州知府龔洪魯議遂築堤自黃陵起至烏塚寺止計二百
三十里是年堤成小而低秋復決明年春以事　聞下巡撫王委
參政陳脩完復決十四年巡撫徐又簡委參政杜曰參政陳僉事
李舊堤分命同知李督夫二萬人給以粮加脩之兩閱月告成堤
高一丈五尺基三丈五尺頂一丈二尺自武家口起至馬良集止
計一百五十里

正德三年梁靖口集迤南二里許河決縷水堤漫二堤而過流入
大堤圈內浸○漬日久至四年九月復決侯家濼(灌)北徙三里至楊
家道口水勢洶湧約深丈餘聲若雷霆散漫東流東西長二百餘
里經曹縣南東過單縣豐縣東南抵沛縣由流溝入運河南流原
黃河自梁靖口東南至丁家道口舊水賈魯河八十餘里遂淤塞

事　聞五年春工部侍郎崔巖奉　命來治于是用賈魯河計塞
河北疏河南仍于梁靖集原決河口堵塞發直隸河南山東丁夫
五萬餘名分委山東參政董傑僉事杜昊都司尹兗府同知李鉞
曹州同知孫環等各理其事夾河南北兩岸捲埽對堵自本年正
月起至五月龍口將合俄暴雨通夕而潰所濬賈魯河亦隨淤塞
崔公遂回既而侍郎李公(鏜)繼公至時河水橫潰工役難施及委參
政史公學僉事杜公昊府同李州同孫分地定方嚴立限期各督
夫役上于曹縣西北魏家灣下至守縣集西止脩築大堤一道東
西共三百餘里預防河水北徙名曰新堤是年九月興工至六年
春工畢適遇流賊充斥百姓艱食塞河之役遂寢夏五月內河水
泛漲黃陵岡舊築頭埽二埽俱被回溜水衝齧約三分止遺三埽

亦被浸潰兵備副使吳公學遂委府同李州同孫往相其地于三埽南築小月堤一道長三里防河衝潰傻于田龍寺塔兒灣等處各挑小河一道引水南注以分其勢

七年秋河勢北徙吳公議于黃陵岡三埽北斷頭堤起築月堤一道長五里又于娘子營築月堤一道長十五里又于原堵裏河內作土壩三座又冊家寨起接白茅村分界堤下接魏家灣新堤長五十餘里又自曹縣北華堌集起下至城武東止築堤一道長七十餘里防河北徙議既定吳公遷山東按察使副使林公正茂繼理其事巡撫趙公璜躬往相度將前所議堤口委府同知李鐵率夫備築林公巡行無倦勞來有方于是民雖勞而不怨五閱月其功告成六月河水橫溢衝決娘娘廟古堤東下繞曹縣西北轉縣東後折而南與大河合流東注九月河水奔湧四散衝潰陳家口汪家口一帶大堤卅埽黃陵岡三埽幾衆總理都御史劉公愷乃齋沐青服祭禱于河越三日河南徙四百餘步黃陵岡無虞事聞降　勅獎勞　諭祭河伯

八年兵備副使陳公昂委曹州判官王經于賀家口大堤埆塌處捲埽幫築長十二里又於汪家口築月堤一道長四里以備河變

本年七月內河水南徙四里于是北徙之勢稍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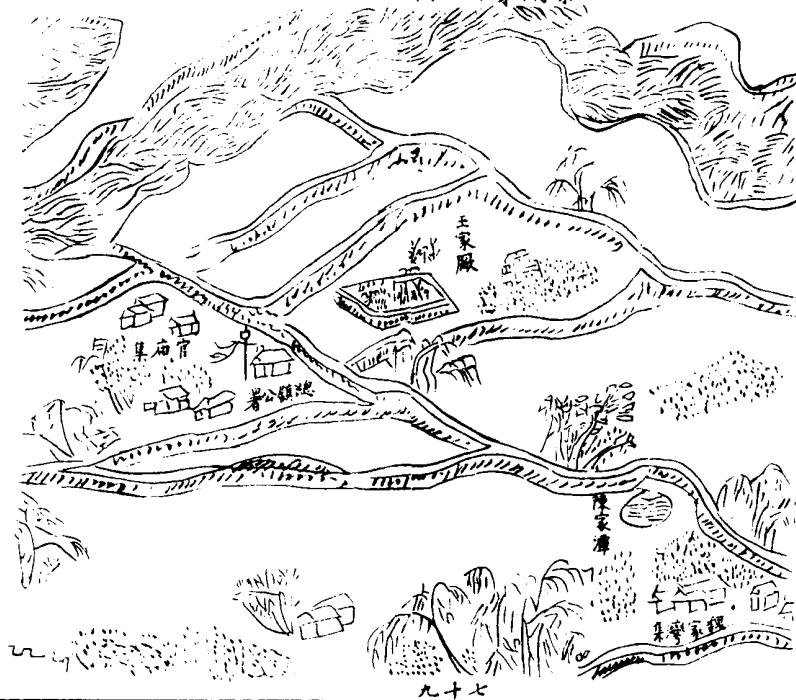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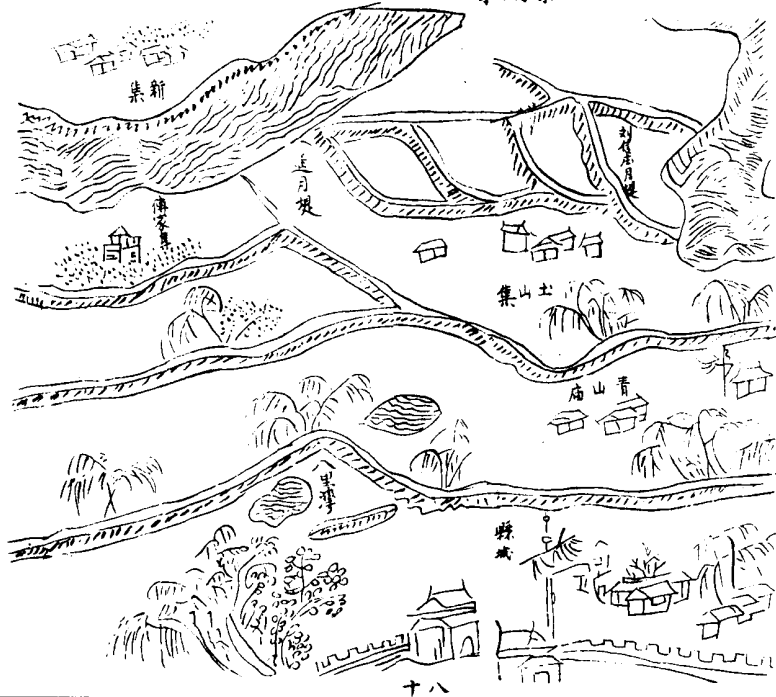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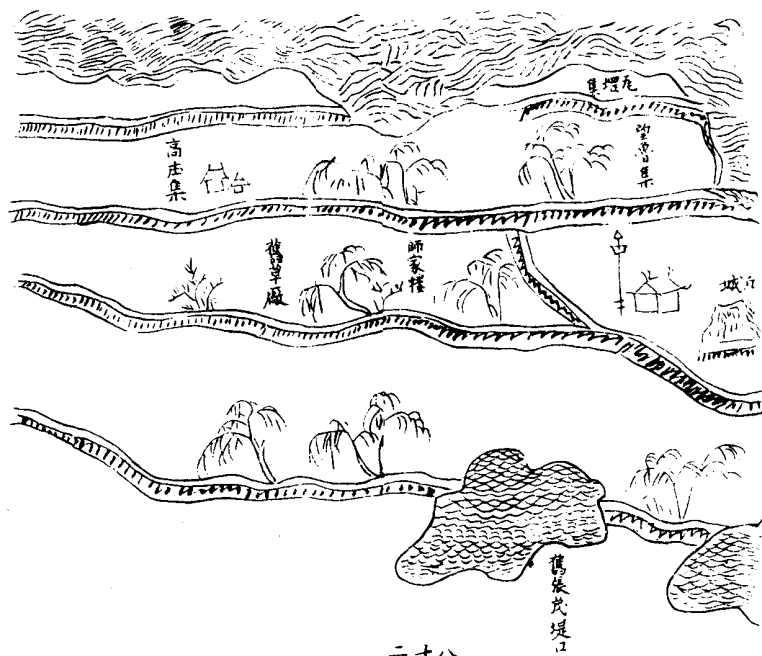
曹縣志河防圖

官廟集
總領公署

新集
土山集
青山廟
縣城

八十一

八十二

曹縣志

按禹貢黃河自孟津而下，過雒汭，歷大伾，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歷唐虞三代，河如故。■■數■河■下■期，至■非今禹九河其■八河，已皆從■為■■，而定王五年，河徙非其故道。然東昏以下，經定陶，澶為雷澤而澤者，濟水也，循大梁趨睢下邑者，汴水也，皆與河無涉也。惟水分，到魯被而民不為災。自秦始皇攻魏，引河水灌城，拔之。漢田蚡為丞相，棄河不治，遂潰金隄，南決瓠子，武帝親臨治，後竟塞之，當是時河已南，故曹濮之間矣。其後隋煬帝引黃河水，以通江淮漕運，甚引汴水，水經所謂浪宕渠是也。然自王莽時，河汴決壞，久不修，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數年，始舉王景，修汴渠，于是河汴始分流，復故，而水經云，河水舊于白馬縣南決，通濮濟黃溝，又云，此白馬瀆，又東南逕濮陽縣，散入濮水，所在決會，更相通注，以成往復也。于是濮陽濟陰間有五丈溝，通鄄縣，入湖陵，復有黃水，陡黃溝分流，經韋氏，入縣境，故魏無黃，濟陽有黃，濟陽曹也。唐都長安，黃河不聞有決溢之患，唐書惟載薛平為鄭滑節度使，河溢瓠子，東泛滑，平按求故道，請于魏博節度田弘正，以地當疏導，疏還瀾地七百頃于河南，北外無紀，及汴京，疏通絕少，鄭畋集載為相時，汴河決塞，請令河陽節度使于汴口開導，仍令宣武感化節度嚴飭州縣封閉公私斗門，感化即徐州也，是河與汴猶岐流也。宋初方隅未一，備康仰給，惟京東西數路，河渠轉漕最為急務，而京東自潁蔡以西，起青滿歷

齊鄆，涉梁山濼，濟，入五丈河，達汴都，歲運漕百餘萬，所謂清河，即濟水也。而五丈河常苦淺，每春初農隙，調夫開濬，太祖輒于興役之際，車駕臨幸，歲以為常。仁英以後，歐蘇諸臣，治河之議不一，皆主自濟陰下達徐淮，無復東郡入海之舊，古帝閘濟黃清濁之分，且曰汴水多泥，未可溉田，是時濟澤河堙，不復可尋，而河汴混一，至元都北平，漕運淵河而上，縣汴達衛，轉入京師，未几會通河開，並海三運，然橫決不時，故道難復，更順帝用賈魯策，與夫數萬挽河而南，縣汴來入徐淮，于是賈魯之河著矣，遠哉。

國朝初用黃河以資漕運，中導其流以歸徐邳，後加河功成，遂棄黃不用，然猶歲議修築，其意以為運道所關，利害匪細，譬諸更扶事，幾廢為當是時河行雷澤，或縣左山，或經安陵，率縣北境，自弘治二年，河過沁，分二派，一自蘭陽經歸德，至徐邳入淮，一自黃陵岡經濮鄆，穿張秋之南灣，庶幾支分易制，且北支可以濟會通，南支可以益徐邊，乃當事者不引之歸壑于南，狂蜀山諸湖，防蓄為用，聽其故流，明年秋水暴漲，益之以黑陽之水，而張秋決，運道梗矣。漕運既梗，乃發疑誤，以為河不為用，害不可通，舉而棄之，使併歸南，于是塞黃陵，濬賈魯，當是時，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暨都御史劉大夏，起夫十餘萬，工自滎澤，下達曹單，築長堤三百餘里，立備料四十餘廠，金守堤民夫數千，植柳數萬，凡四年，功成，　天子嘉之，命近臣為文，紀其事，自是河行一道，益橫決不可治，乃增設治河使者，務有停，郡有大夫，又大者藩臬以上，大司空御史臺星羅河干，冠蓋還相望，而築堤下埽，無寧歲，至萬曆癸卯，河決歸

德、而丘難處、幾為巨浸、議者復欲挽河而北、為歸德紓難、乃以河南換東會為總理、而開曹單中地若干里、其又後視弘治有加、凡以閘截斷曹鄆、而功亦成、今之行曹之河是也、大抵漢唐以前、河、濟、汴三水分流、各有歸壑、五代以還、三水合一、無所容受、且漢唐以前、濟與河皆自北入海、宋定而水循其性、五代以還、東流而下、宋以歸淮、而淮以下亦論已、至于國朝、兼而不用、歲與為難矣、通于河、將勢併大、又貫若干繁、亦莫過于河、其在曹縣一邑為繫其小者也、皆豐其患與夫催徵賦科、其所不計也、而大役三、被創底景宋、若賈魯之于至正、李興之于弘治、曾之于萬曆、今之曰黃河三役、皆曹境內事也、不可以不紀也、若夫歷年衝決、明淺已見災祥、茲惟衆防修本末、暨條議改省、以備稽考、具列如左、

分守東兗道右參議楊　黃河事宜

黃河關天下大利大害、遠者姑不具論、姑之萬曆初年、河決崔鎮、決龍窩、決白洋河、趨歸仁集、泥沙淤殘、雲梯關入海之路大阻、淮安墊為魚、潘大司空季馴力排浚海諸議、於是築縷堤、自徐抵淮、亘六百餘里、築南北兩堤、蜿蜒相望、即有異常水患、縷堤不支、至遙堤而極、遙堤蓄瀦寬勢、閑不能越而出也、至今賴之、二十五年、河決單縣之黃堌口、乃賈魯舊開處也、潰於河南之夏邑、永城、經宿州之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議者以河從南出符離、浸淹民田、無幾而河水一半歸舊河、下徐州、足以濟運、議不浚、但河日益南、黃堌之下李吉口、殿淤益高、每即其地闢一小河、春夏則行水、以下徐州濟運、然至秋即淤、若是者三年、而徐呂二洪可褰裳涉矣、於是當事者建六閘於河中、節宣汶濟之水、賴以通漕、二十九年冬、議塞黃堌、極力亡論、太寬三十丈、明年春、復決於工流、蒙墻寺幾淺、歸德城、商丘、永城幾為巨浸、特從蒙墻逆地開八九里、可至下劉口、乃欲挽大河而北、為歸德紓難、於曹縣王家口開生地二十四里、達下劉口、以三十年冬與大河兩山東江北共派夫三十萬有奇、夏未竣而大役起、死者七八萬人、至秋亦合龍門、而堅城之工八九里、單縣蘇家莊遂大潰決、東北流入沛縣城中、水深丈餘、魚鱉一藪矣、而汶湖南陽以北漕渠為黃水所侵、乃於夏鎮之東開通泇河、從直河口達于宿遷、遂由泇河行、明年、曹大司空時聘銳意挽河、用金錢百萬、後以十一月與夫共用人夫與王家口之役、竣起自蘇家莊至徐州、幾三百里、悉州縣正官督役、州縣官急於竣事、私

派夫又倍之、河告成、惟徐州之上八九里許未濬、而蘇家莊近黃河堤上半濱、一夜河從地下穿入新河、貫堤東下、流至未開處稍捷、然至沉溝三十里、而復約束成河云、曾不十年、三山口決矣、狼矢溝又決矣、三山口幸塞、即不塞、河可從此縣小河口出大河、無害、狼矢溝偏不果塞、水且從河北溢而入泇、工年泇水下直河如懸崖、糧船入口、日不十計、黃決泇且屢決、非細故矣、總之黃堌口之決、堅城集李吉口之淤為之、蒙墻寺之決、堅城集未通而黃堌遽塞為之、李吉口閘、王家口塞、而蘇家莊復決、堅城集以下全未疏通為之、則蘇家莊之工未久、而三山口狼矢溝相繼決、豈非徐呂之可褰裳者、未嘗疏通為之耶、疏通雖言之矣、從來汶濟諸水由夏鎮出茶城口、會黃水下徐呂、水力弱而泥沙若梯、自泇河開

諸水悉自夏鎮東入泇、其間呂公獨放之入徐呂者、歲不三四見、又春冬水涸時、尚安望其懸水三千仞哉、據矢塞、不可謂黃河便安流也、

謝肇淛雜紀　禹之治水、一意視水之所歸而已、隨山刊木、鑿隧通道、惟使水得所之而止、無他顧慮也、自春戰國之時、各有分界、動起爭端、能以鄰國為壑、而鄰國不知有水患、不可謂之非奇功也、至於今日、則上護陵寢、恐其滿而潰、中護運道、恐其淺而澁、下護城郭人民、恐其漂汩而生謗怨、水本東而抑使西、水本南而強使北、且一事未成、百議蜂起、小有利害、人言叢至、雖百神禹、其如河何哉、王敬美贈潘司空詩有云、堅排衆議難於水、亦有激哉其言之也、　善治水者、就下之外、無它策也、但古之治水者、一意導水

視其勢之所趨而引之耳、今之治水者、既懼傷田廬、又恐壞城郭、既恐妨運道、又恐驚陵寢、既恐延日月、又欲省金錢、甚至異地之官、競護其界、異職之使、各爭其利、議論無畫一之條、利病無審酌之見、幸而苟且成功、足矣、欲保百年無事、安可得乎、　當河決歸德時、所害地方不多、時議皆欲勿塞、而相國沈公恐貽桑梓之患、故山東河南二中丞議論不合、而廷推卿以河南中丞總督河道、不使齊人有異議也、既開新河、而坊閘之處、深廣如式、遠遷而南、又淺而狹、議者又私憂之、下流反淺、何以能行、況所決河廣八十餘丈、而新開僅三十丈、勢必不能容、泛溢之患、在所不免、而一董役者奏記督府、若河流既迴、勢若雷霆、藉其自然之勢以衝之、何患淺者之不深乎、督府大以為然、遂下令放水、不知黃河濁流、下

皆泥沙、流勢稍緩、下已淤過半矣、一夕水漲、魚臺單縣豐沛之間、皆為魚鼈、督府聞之、驚悸暴卒、此亦宋慶曆間李仲昌之覆轍也、治河猶禦敵也、臨機應變、豈可限以歲月、以趙營平老將、滅一小羌、猶欲屯田持久、俟其自敗、癸卯開河之役、聚三十州縣正官於河堧、自秋徂冬、不得休息、每縣發丁夫三千、月給其直二千餘金、而畚挶視成之運糧竹柴不與焉、蓋河濱薪草米麥、一無所有、衣食之具、皆自家中運致、兩岸屯聚、計三十餘萬人、穢氣薰蒸、死者相枕藉、一丁死、則行縣補其缺、及春、疫氣復發、先後死者十餘萬、而河南界尤甚、役者度日如歲、安能復計久遠、況監司催督嚴急、惟欲速成、宜其草菅民命、而迄無成功也、

水候　立春後凍動泉湧、上源山中積水、負冰而下、河為暴漲、謂

之撟凌水、此水率跡三冬積雪所致、若冬雪不繁、則溪壑方涸、河不泛也、　二月陽氣上升、地脈滑行、故多陰雨、冰之石泉、消溜澗溪、貫輸滙之于河、而瀰長矣、當是時、桃花正爛、謂之桃花水、　清明此日、有司暨治河使者、于一歲興工之處、用少牢致祭、即立標水頭、而傾報員役、刻時更番、規候水痕、每添一寸、夏秋之間、輒盈尺也、謂之清明水、亦謂之信水、　三月春暮、蕪菁花開、謂之菜花水、　四月隴麥結秀、山蛆浮出、漁人網得、知高源之有漲也、謂之麥芒水、亦謂之麥黃水、（鯛、工人謂之山蛆、工源山陰潛生、每重不過一觔、粲頳色、未浮河而下、有重至五七觔者、河干耆老曰、工源水可虞也、未幾霖陰、口水下衝決數百里、漂洗不啻為災）　五月謂之瓜蔓水、　六月深山窮陰、堅冰方釋、如龍門玄水、祈連積雪、鑠金之暑既熾、萬山之源、合流而沃宕山石、水帶礬腥、謂之礬山水、　七月豆花

方氏謂之豆花水。而筆所謂荻水時至，百川灌河，兩崖不辨牛馬者也。而盤渦妶龍，崩岸齧隄，其時始急。如之靈霖微濕，農忙泥濘，于時備田夫，守隄防，而河役之難作矣。　八月荻亂花飛，謂之游龍水。土人以爲龍出游行，不知龍以八月爲度，游龍蓋水勢也。九月九日，謂之重陽水，亦謂之登高水。十七日，俗謂河伯生辰，雖三秋旱乾，是日水必泛漲，故堤埽工程，督土農種植，必懸候此日。此日過，相慶無虞矣。　十月霜降水涸，河流既退，如一緒然，謂之復槽水。　十一月斷水雖流，寒凍堅積，謂之淑凌水。　十二月大寒凝積，一望河工，或如積雪，或如屯兵，謂之冰斷水，唐人所謂流澌臘月下河陽也。　不時暴漲，謂之客水。　旁枝斜穿，謂之洩水。全河大流，奔勢直趨，迅如陣馬，與岸相持，節迫不轉，復隊分騎，謂之側洋水，亦謂之迴流水。　半高半低，兩際相夾，勢如對案，形則削瓜，謂之切水。如切户　欲發欲止，莫知去來，一波驟起，滿河濤帆，謂之河嘯水，此水見，當有大水也。　斷墜嘷嚎，旋渦激濺，崩高穴深，聲容百様，異之風猛濤湧，曲岸斗崖，洞庭之波作起，錢塘之潮忽來，日不能視，耳不可聞，此水專在拼猫處，謂之發滂水。　一灣既過，河直流安，滔滔滚滚，聲響不作，謂之靜流水。　大流漂漲，裕力奔北，水高岸平，勢猛浪激，加以沙中坎窩，行險而躍，或如人立，或如鵝翔，深不沒膝，波蠡過頂，聲吼遠震，彌日竟夕，謂之飼灘水。水雖淺不可涉。　搖艇擋駛，帆水如織，雲霧四罩，群鷺翔之，謂之崩灘水。斯雖高不可近。　又如移鍬橫注，側力全出，避射如矢，巧機深入，謂之劉岸水。　派滿喻潰，潮湃平進，陵谷失形，村落驚避，

謂之抹岸水。　帰霸敵抗，潜淵漱下，嶄坦洪中，嶭危奔馬，謂之擸岸水。　風浪旋激，蹲崖伏候，一波凌屬，萬疊掀凑，謂之播岸水。　平流徐逮，勢初近，後浪停隨，呼吸繼進，濤聲四貌，謂之土展水。進，抑浪轉瀠，旋洄未果，鞺鞳鳴弦，謂之下展水。上展有畫，下展有久。　燦若泥雪，璘如奔羊，水花饒激，静躁靡嘗，作落直流之中，屈曲橫波之洋，謂之深霧水。　望之正練，恬淨澄爽，斜亘中流，酬處不及，長年雖夫，免土著，識其洪穩，謂之明灘水。　詭遇怒急，勢大徐起，細浪不生，波如屋脊，行舟遇之多溺，謂之萬浪水，亦謂大潮水。　又有穩岸水、馭灘水、夾岸水、鬪灘水、藏岸小分各水、爭龍水、透灘水、遠灘水，種種機要，深隱難名，總之力猛刮勢，機流急刪節險，總謂之神水。

婁振論曰：泛言治河之道，皆本漢賈讓上中下之三策，實究治河之工，無出元賈魯疏濬塞之三法。讓之上策中策，譬如勝之井田。周之里幾，名甚高而實難行也。魯之三法，惟塞讓之下策也，譬如管仲之治國，揚炎之兩稅，名雖卑而實百世之可通行也。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皆不惜讓之上策也。今觀元之亡也，眾不在魯，而悲者皆歸之魯，別無眾而破數萬家之城郭田廬，吾恐漢室之亡，已不俟赤眉黃巾矣。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讓處置之足也，雖然置一讓，徙瑯邪民，亦不能徙民。使民之空地，荏葦生而盜賊潛，其害有甚于河者。立文莊公丞取其中策，謂多開渠道，引水灌田，可救水患而利農，不思春夏旱乾，漕河方淺，而渠又引去，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田中雨足，孰肯

引魚山之水以病田，是謂上策。中策之難行也，繕完故堤，增卑倍薄，是謂下策。魯不謂下，又廣其義為三法。疏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今之濬水、從分水河，皆其遺法也。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今日之挑河、浚閘是已。抑河之暴，因而殺之，謂之塞。今日之捲埽、築壩是已。嘗聞之君子，在郡尚書則欲以不治治之，蓋本蘇子瞻王者不治夷狄論也。六月興師，周王豈其得已，使鯀及方，將若之何。胼手胝足，神禹豈好為勞，洚水警余，挑之無樂，及考郡公治水之方，則曰疏故道，塞新決，此郎中之緒餘爾。在盧學士則欲引黃河入衛河，是即陰用讓之上策，不使冀民而跨冀地也。然大河豈衛所能容，一入於衛，則汲、濬、元城皆魚鱉矣。先師何侍郎欲南北各開支河，分河南孫家渡、趙皮寨諸處，固有支河矣，或疏或濬，

凡以修築者，皆為運河渠也。若河北開支河，不殺運河，何以達海。借謂與其從下流分之使出，孰若從上流導之勿入。孟津以上河允會，孟津以下始若汎，良以伊洛瀍澗會於鞏，丹沁濟溴會於武陟，若導河南之水南入淮，河北之水北入衛，雖非至計，比之開支河，則工省而易成。導黃河則勢小而易制耳。三十年來，工多施於曹單之下，而責於汴蔺之工。　九重德意，豈專在此一隅。千里長隄，孰保都無空缺。倘如前代之決原武，決封丘，一入曹濮之境，則會通之前功盡棄矣。濟南有新河，自淮揚以達天津，比漕閘省啟閉之煩，比海運省風波之險，工無廢於此，甚治於彼，何如。詩云：不震不動，言不驚人也；不懸不竦，言不自恐也。新河有毋藉，治河有總者，皆足以資職。乃石文隱公之說，則不專在是。曰山河經緯，萬非目睹身履，而欲據文字逆之，鮮有不失者矣。自孟津以至呂梁，相其地之高下，水之分合，堤之完缺，何處可導，何處可補，雖不親行，亦成河堤使者，勿徒為具文書已也。野雖一處，奔沒數為家，此非邑令之明效耶。吾行河間，不為水困，究其緣，則滹沱泳塞，故道任水橫流，而旁溢浙壞數千頃，非獨民類之，官亦賴之。疏濬警民，非獨民病之，官亦病之。此事之因仍者，務尤作興者，相怨，阻而不遂，憚而不為，如此之類尚多矣。

曹縣舊志 黃河故道四 一在河間府 縣西三十里上接吳橋縣界東北至南皮縣界 一在大名府開州治南入長垣縣南六十里清豐縣西五里又廢東明縣南五十里皆原故道 一在東昌府館陶縣西南五十里 一在衛輝府新鄉縣南入界北行與 城縣相接

大堤 弘治六年河決張秋事聞 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治之既塞黃陵岡又以山東之地漕河外戶也乃築堤自大名府起經曹縣至虞城縣界止在曹縣界者計一百里各設鋪座人夫以防衝決立公舘以時巡警而以兗州府管河通判提調之 公舘四所 魏家灣在縣西七十里 陽晉口在縣西二十里 張譚寺在縣西南二十里 李文盛在縣南五十里 淺鋪四座 小張家灣淺 新添淺 安陵淺 夏候淺

曹縣志

脩守事宜 築堤 大約離岸二三里容蓄寬廣可免決齧切勿逼水以致易決難守仍勘堤址虛實如有浮沙量行挖撈務取老土每高五寸即夯杵二三遍若有淤泥與老土同但不堪夯杵須令各夫輪番腳躧俾結成一塊稍乾更加夯杵其取土宜遠切忌傍堤挖取以致成河積水刷損堤根驗堤之法用錐筒探之或間一掘試堤式貴陂切忌陡峻如根六丈頂止須二丈俾馬可上下故謂之走馬堤 劄決 凡堤初決時急將兩頭下埽包裹官夫晝夜看守稍待水勢平緩即從兩頭接築如水勢洶湧頭裹不住即于本堤退後數丈挖槽下埽如裹頭之法刷至彼必住矣此謂截頭裹也如又不住即于上首築逼水大壩一道分水勢射對岸使回溜衝刷正河則塞工可施矣塞將完時水口漸窄水勢益湧又有合口之難須用頭細尾粗之埽名曰鼠頭埽俾上水口濶下水口收庶不致漾失而塞工易就也 築順水壩 順水壩之設為喫緊迎溜之處本地水刷洶湧雖有邊埽難以久持故于本堤上首築順水壩一道以逼水遠去數丈堤根自固 栽柳護堤 每歲冬春之交用柳橛柳栘相兼栽植傍於堤根柳橛密栽而柳栘每株相距五尺許非止用以捍水而每歲發生枝幹亦供埽料 栽葦護堤 凡堤臨水者栽蘆葦茭草于下使其根連株叢衍茁日蕃即有風不能鼓浪又于堤根至面採草子密種以圖蔓延日滿雖雨淋不能刷土也 晝防 堤岸每遇黃水大發急溜埽灣未免刷損若不即行條補則埽灣之堤漸以坍塌多致衝決守堤者必日捲土牛小埽聽用但有刷損隨即補塞 夜防 守堤人夫每遇水發之時修補刷損晝日無暇夜則勞倦熟睡若不設法巡視未免失事故有五更牌面分發如天字鋪發一更牌至二更時前牌未到日字鋪

即差人挨查稽遲者有罰使隄岸不斷人行以防誤事　風防　水發之時多有大風揚浪隄岸難免撞損若不防之於微久必坍薄潰決故為龍尾小埽列于隄面一遇風浪大作繫于附隄水面縱有風浪起落足以護衛　雨防　守隄人遇驟雨淋漓難以點立必各避鋪舍或暫投民居隄岸倘有刷損誰其看視故夫役各置斗笠簑衣遇有大雨等帶隄面不時巡視乃無疎虞　官守　河水盛漲管河官不能一人周巡故添委一協守職官分岸巡視每隄三里置鋪一座每鋪設夫三十名每夫守隄一十八丈又夫二名共一段於所分隄上夥搭窩鋪一所晝日棲止以便傳牌巡視又黃地分委省義等官日則督夫修補夜則稽查更牌阅刻無弛以保無事　民守　每鋪三里雖已派夫三十名矣但調用無常若水發之際備守不足又于臨隄鄉村量添鄉夫暫用每鋪十名水發則併力協守水落則省放回家量時去留不妨農業不惟隄防有賴而附近之民亦保田廬　冬春預備　每歲秋末冬初備守稍暇即督夫採草十餘日每日限以束數每束限以斤數大約五斤一束者每夫日可採六十餘束俟採完即運置近隄高阜處上下蓋墊如法不令雨淋水泡以致朽爛其椿蘇等項俱宜于冬春間估計詳畫預發官銀督各州縣收買運貯各廠初買必報所差之人買完必報所買之數遲緩冒破者有罰庶護埽順埽等工皆足供用不致臨時缺之

賈魯隄　元賈魯濬河兩岸皆築隄以防衛決自本縣張家灣東南至丁家道口凡九十餘里　國朝弘治間改河南行本北隄築修至萬曆癸卯又改河而北此隄坍決不可復考

舊老隄　自北直隸白茅村起東南至黑月隄長八十八里每二里一鋪共鋪四十有四今河決止三十有八

北大堤　在老隄內自魏家灣起至城武縣苟村集止其在縣境長六十二里每二里一鋪今廢

大行隄　郎南長隄自焦老隄焦家蠟起東至豐縣而其在縣境止羅家蠟長八十里每三里一鋪共隄鋪三十有七嘉靖末年歲貢胡宗沔疏議河務請築此隄以防運道功完宗沔欽娶仍賜銀以勞之萬曆九年巡撫都御史何公起鳴增築之而潮公汝揆記曰黃河北抵漕運不二百餘里中隔太行一隄水南下則濟運北決則害運遠無論即近留城之事可鑒也已萬曆四年河又決其曹單金鄉魚臺濮渰溺之慘不可勝言即南陽新蠲隄蕩見盡運道災災殆矣緣近制修補水隄每年有築而以太行隄遠且力不能兼致然歸隄逼河日與水勢為敵及水勢大而不能抗則決矣隄決而太行殘缺文陳倉皇然猶亦狼損破壞而不可恃其弊大都坐此何公始規河則曰夫治河者如治病急則治其標縷水隄是也緩則治其本太行隄是也夫水逼其勢而敵之則怒怒則決究其勢而隄防之則緩緩則力寬而可無事故縷隄嘗修而嘗決者逼之也若太行隄有緩之之也先年大臣如劉天和輩惟杜慮北其圖漕運而衛民生者誠為遠慮今惟增修太行隄為得計于是僉議既同謀畫既周計算惟允而又定分鋪植柳之法二年補修之例著之令典永為遵守奏　上制曰可通始工于萬曆八年九月訖工于萬曆九年二月計工九十四萬五千三百五十工增修隄一百九十三里有零高厚堅實永為保障其有益於運道生民者其大于是　天子璽書褒嘉賜以銀幣其各官賚費有差唐同司河事者曰是不可無記問于余余汝桂曰余觀何公為給事時勤新河時衆言淆亂國是未定而公以片言徐定之為永利又撫黃州時妖人謀逆獄詞首將成大獄而公潛擒元兇不動聲色而安西南之民斯其忠慎廣敏長慮遠猷功在社稷之大者皆如此不止一修隄事也然是隄之修一勞而永逸又治黃河渠運河者之要務識當勒之貞珉以詔後人是役也主持國及與利河漕則今南京兵部尚書潘公季馴首發忠謀畫地分

寺則今吏部左侍郎趙公賢奮身紀綱職貢獻則先今總御史親公翁陳公功綜理畫計算晉屬則原任管河副使今陵雲南參政鄭公元哲觀成長發畫一守法則今河道副使又公浙西分工聯歡夙夜勤勞則運同唐文華同知王一鶚董植簿通判王誠出納惟允供應贊勞則曹縣知縣張養志單縣知縣田別具贊畫協中肯綮奉紀不憚煩勞押隄工可需時用應禮持則曹縣縣丞董盛生胡宗治馬法并得書其勤力指揮州判務丞主簿等官陰有義官鄉民等不盡書載之碑陰

縷水隄 林持水隄名始于知縣王書之築其後有三令前隄不可當考而止以起迄月隄東至單縣界者名之其在縣境四十八里每二里一鋪共鋪一十有六

遥月隄 在舊老隄之東自二十九鋪起至本隄四十四鋪止長十八里每三里半為一鋪共隄鋪七

攔水壩隄 防上攔水小壩後築成大隄而自舊老隄劉家樓起東至單縣朱莊口大壩止其在縣境長　里每　里一鋪共隄鋪十七遥月隄東即接北隄曰本隄設接縣今有長隄四其在縣北曰北大隄縣南曰大竹隄又南縷水隄又南鋪

河卸攔水壩隄曾東西長隄而縣以之舊長隄其存無幾矣

月隄十有四 曰孔宴莊月隄長十七里曰娘娘廟壩月隄長一里有奇曰龍王廟月隄長二里有奇曰馮楨莊月隄長四里有奇曰孫家道口月隄長四里有奇曰牛市屯月隄長七里曰曹家集東月隄長四里有奇曰劉滿莊月隄長三里曰清涼寺月隄長三十里有奇曰汪家廠月隄長六里有奇曰呂家廠月隄長五里有奇曰禹王廟月隄長六里有奇曰紀家店廠隄長六里有奇

新增月隄四 曰進莊月隄長八百六十丈曰趙家集月隄長一千丈有奇曰仝家寨廟月隄長一百六十丈曰仝家廟前攔水月隄長二百四十丈四隄皆曹家口隄防崇禎寅卯間河勢忽黃河廳朱公朝勳捐鏹五十貫築

壩十有四 曰武家壩曰馬家壩曰孫須壩曰趙旋壩曰董家壩曰復家壩曰焦家壩曰陳士義壩曰新月壩曰榮家壩曰王家壩曰尚家壩曰高家壩曰解家壩

曹有四土之異劉公隄北秋潦時至土人謂黑羊山水地下而瘠率三畝不能獲一鍾其南稍阜然河故直瀉而東土疏散粉大有惟太行隄南河既折行而醫深淳蓄特留其膏為稍腴矣至攔水壩外又淺河堤出淺瀕潟之不啻君鮮寧宇土人每霜落而種未暑而收一麥之外不復再秋故曰曹有四丈之異頻年荆陰既潛以災曹家口射當沖方洪濤巨浪崩岸潰隄距縣不及三牛鳴向所謂醫潔淳蓄特留其膏者今亦如坐釜底處淺不殺而莫耕獲哉

治河議上　劉堯海

國初宋公禮開會通河沿元人舊渠自安山以北入於天津渠道尚可備所有工力不費禮之功在漕河者唯南旺湖及濟寧天井閘以南而達於淮其利益國家而功倍於故元者初元人止導汶水而障堰之西南行耳禮引沂水洸水入於泗以會於濟又引鄒縣之瀉源泉九引泗水之下莊泉三十入於泗引蒙陰之官橋泉四引曲阜之柳青泉十八入於沂達於泗同滙天井閘以成漕渠又開濟南旺湖周廻百五十里滙平陰泰安東平等泉百而設南北閘以分流之北入安山舊道南過濟寧會天井閘諸水下徐呂同為淮河入於海故我 朝漕運止藉山東諸泉而不敢引大河以為利也山東諸泉亦自足以潤徐呂而成漕渠可以不求濟於河也至正統戊辰黃河決張秋害及運道以後漸引河入徐沛弘治六年河從黃陵岡決張秋奪汶泗之水東行而運道阻絕當

時議者主於上流分殺河勢既鑿孫家渡口導河南入於淮又濬趙皮寨口導河入亳泗歸宿以會於淮又疏賈魯舊河由曹縣梁靖口出徐沛入運河過二洪以會於淮於是二洪藉河勢而為膺也第工流既分大勢自弱徐沛之間雖有河患不甚以後治運河者漸失 國初作者之意導口既塞而支流未分會全河之水以入於徐泗而議者乃曰治運河亦過矣夫運河何憂不治也哉 成祖亦未嘗以其憂貽後人也導河入徐呂而數逢其害此是後人失策今唯求其所以害運河者而遠之固所以全運河也又何治焉近者工部朱尚書以黃河侵嚙沛縣切近運河乃徙運河而東五十里以上接於濟而下通於徐其意主於遠黃河也可不謂知耶然愚以為當以黃河遠運河不當以運河遠黃河以運河遠黃河則凡黃河之所能至者皆當遠而避之此不東走海南走山耳故以起膠萊之議

而有泇口之役也矧所避者止沛縣數十里耳而徐邳四百里之河患固在也以黃河遠運河則上流歸德蘭陽趙皮寨口原係河流入渦淮故道去其淤積排決之耳無有泇口之斬山焚石也順其去勢利導之耳無有膠萊之穿渠亂海也計不出此而亟亟堅隄以障河患以為黃河至於徐邳如大軍既敗而潰雖有善將勢不能制約雖有銛鋒淬刄勢不能使之就行伍也故今之築隄以防河無以異於衡木以塡海盡南山之木無益於海則盡徐淮之土亦無益於河且所築之隄基廣二丈崇七尺勢不能加矣徐邳每至伏秋之時白浪如山拔地數仞雖奔雷倒海不足以喻之矣但懸水流沫而已則丈隄土簣以決其怒而恣其暴昔師丹有言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是得禹貢遺意而於今尤為對病要語

治河議中

今議開趙皮寨口將尋亳泗歸宿故道以分殺河

勢難之者曰河入趙皮寨經歸宿出宿遷會於淮而同入於海恐河勢逼南之便而東流入徐濟之路艱將來二洪淺涸則運道為梗又曰將不免為鳳泗諸 陵寢憂此皆臆說也夫鳳陽即古塗山荊山地形勢最高而府北鳳凰山一帶皆阻山為險自有淮水以來所經歷鳳陽境至今陵谷不稍變遷此其彰彰著也況 皇陵在府城南又二十里當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孫家渡由中牟項城入鳳陽界過穎州穎上至壽州合淮水歷懷遠以達於泗是以全河灌鳳陽背城而下當時未聞波及為害以危動陵寢矧今分流入歸德過宿州符離集出宿遷口遠者二百里近亦不下百餘里此事之必無恙者而以勤當事者之憂豈我 聖祖之念 皇陵也不若後人之異甚耶乃若泗州去宿遷止四十里黃河由淮以入泗與夫由泗水以會淮一也所慮寨口既開大河南下歸宿遷有二洪淺閣之

虞是以二洪待河而轉漕故愚以為失作者之意也先時總理河道劉公天和有云漕河本不用黃河之水自淮達濟一路隄防正恐黃河衝入為害今徐呂二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功挑濬以引之來此即所謂以病為藥也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耽酒者一向沉溺於酒反以酒為生一不飲酒如欲斃矣此剴切善喻是究極宋公本意者豈近時治河諸公未之聞耶乃若所以為二洪益竭者責在山左諸泉而宣節泉流者又責在理漕諸吏　國初浚會通河而開拓南旺馬場諸湖正欲廣受深貯以待旱乾不時之變故南旺湖周廻一百五十里濬深者丈餘淺亦不下五七尺內築長隄者三漕渠貫其中兩隄開斗門以時蓄洩號曰水櫃每二年一大浚役夫萬餘名而以為常此不特為沍竭之備雖伏秋淫潦諸泉暴發得湖以為壑則不至溢四出以為東土之災厚積而徐出之又自足以平二洪之勢計亦周矣百年以來既浚不時湖勢日墊高皆為坡阜下皆長洲渚不復有所謂昔日之全湖矣抑且徂徠諸山澗禁漸弛各泉溝道率皆填壅不治每遇水潦則平地盡湖而無專受之壑稍亢暘愆期則湖底飛黃埃也議者不原其始而遽以山東諸泉謂不足以潤二洪而必藉黃河以為利人之識度豈不大相遠哉且運河設閘埧各有淺夫若干名以淺名夫何也近時有事漕河者皆利於築隄而不利於浚淺蓋高可以偽增而深不可以偽及故隄日高則湖日淺水無所受勢必潰隄而出隄潰而委之於湖則築隄固所以填湖也且非獨此也凡漕渠皆然今高郵寶應諸湖隄內高於水者不滿五尺而外高於平田者則八九尺三百里大湖如支閣在地上稍一搖晃則奔瀉而不可禦所以淮揚多水患而說者以為天數豈非妄哉愚嘗周歷於徐淮梁宋之

間而以中原之地勢測之大抵河之南岸高於北岸歸德蘭陽之間又曹單徐沛之上游也弘治間河決張秋奪汶泗以東行當時諸臣議築塞唯荊隆口隨築隨潰於是開孫家渡口開趙皮寨口又鑿賈魯河皆導河使東南行也如此則河勢分殺而安流矣明年秋水漲發河仍趨北而勢將復犯張秋故都御史徐恪以為言乃從荊隆口至黃陵岡之北築隄二重各長二百里以護決口而劉公大夏等得以成安平鎮河功而全運道豈非河地南高之驗耶嘉靖甲午年間黃河徙蘭陽寨口直趨亳泗歸宿不復入于徐以致二洪淺沍不可漕後之理漕諸臣乃一意開梁靖等口導河而東並出於徐沛之間又鑿廣二洪隘石而平之以便漕故河勢東下之利合流順注於徐邳而趙皮寨等口以漸湮塞河不分流而亳泗歸宿之故道失矣嘉靖壬子間都御史詹翰復請開趙皮寨口不果行明年又申前請遣使視河上而以工費鉅大為辭陵夷至於今日其計無復之矣夫河性至湍悍必有以瀦之則緩其性而不為暴有以分之則殺其勢而不為暴古今治河無出此二者故漢人有言河南岸強則攻北岸北岸強則攻南岸南北俱強則下流受傷今日之治河正犯此戒弘治間惧黃河之北犯張秋也故強北岸而障河使南嘉靖間以黃河之南徙歸宿也故塞南岸而障河使東今南北俱強矣所以淮邳上下毒遭全河之害而為運道憂也夫曹單鄆濟之間如鉅野梁山泊等處汙澤窪下昔人於此以瀦河也自荊隆等口重隄以障之則河水不得上溢於鉅野梁山之間而有所瀦矣孫家渡及蘭陽趙皮寨昔人於此以分河也自決口填闕棄而不治則河水不得南入於渦淮而有所分矣既無以瀦又無所分洪河萬里又會畨漢川澤之流而迫束於二洪之間以激其怒此不盡吞邳淮化

而為溟渤者未已也故今日議治河不開趙皮寨口不濬亳泗歸宿舊渠雖使大禹臨河白圭為役亦不能救徐邳之害而賈讓谷永諸公但崇空語耳亦何為耶

治河議下

夫河北數十水而沁為最大河之南數十水而汴為最大汴水出大周山會須水索水京水鄭水入祥符東南會蔡河以入於泗宋人於此開渠以通淮泗曰通津渠亦曰惠民河是宋以前河東北流而不受汴水也沁水出綿山合大原蘭水丹水白水蘆水出懷慶濟源元人郭守敬於此開渠引沁過新鄉歷胙城至汲縣入衛河以達於臨清曰御河是元以前黃河東南流而不受沁水也今汴沁皆入河矣宋自熙寧河始分為二其南入淮水者受少半耳今考黃河入淮之路一自中牟過項城入鳳陽而下即洪武間河決孫家渡口之路也一自開封蘭陽至虞城經徐州而下即今河出徐沛間之路也一自歸德過宿州符離集出宿遷而下即今趙皮寨上下之路也自宋以來五百年黃河入淮雖轉徙不常總之不出此三路而欲分殺河勢者亦不出此三路乃若合全河之水又會山東諸泉而盡輸於徐呂以會於淮此則從古未有事也孫家渡口自正統以來凡十餘浚矣隨復淤塞故今議分導河流計無便於開趙皮寨而寨口所從之路唯宿州符離集為正道且自宿遷出口入海不復過鳳陽泗州矣汴沁故道可以講求而復汴沁復故道是斷黃河之內應也而沁水去河止四十五里萬一徐邳道梗則由江之淮由淮之汴由汴入河過沁放流而下達於衛會於臨清此亦轉漕一奇策也淮水由泗州導之南過盱眙經天長界至六合出瓜步口會大江尤徑易在昔隋開皇間引汴入淮通邗溝及唐人魏景倩開直河引淮至黃土岡通揚州今埠岍道里皆可訪求得淮入江則中原徐鳳千里之間永無水患而

因山川自然之勢於運道尤可久也且省淮揚高郵寶應一切閘壩湖坊官民之費而以二湖給民田多穿渠道南北分流之則淮揚亦永無水患也此皆按地形指畫據所嘗涉歷以考證今古豈以窈冥決事亦豈以疑事嘗 國家也耶然愚又有慮焉 國事以民為本今所治在運河是不免以中原徐淮之地為壑而諸臣之有事於濬運者一隄之外皆鄰國矣此非唯不足以慰民志尤非所以上答 天心水之為災也固宜昔漢武塞宣房躬自沉璧而諸臣親負薪者凡以為民也今即使運道通利而徐淮萬姓之墊溺中州千里之汙萊將聽之耶况運道原不煩治能疏導河流使民得宅土處業則運道自安流也舉緣近者膠萊河之議泇口之役初或未審諸言出而竟阻抑不付恐後之抒謀任事者不敢自必也蓋土著之民多不利於其鄉有此功而守土之官尤憚以其身而當此役其餘徼天幸以待遷者緊今之人而不講視 國家者幾希孟氏有言及是時修其刑政夫政之大者孰有過於漕事乃若其時則無復有暇於此者矣今不亟圖之一旦不偶而中土抗獘或戎狄啓心外則轉餉艱危內則徵發旁午當此之時雖欲定計舉事可得耶

嘉靖八年，總河侍郎劉[illegible]嗣究問光是崇嗣受事治河，以駱馬湖建迴漕於
乃創挑河之議，起宿遷至徐州，開鑿新河，分黃河注其中，以通漕運，計工二百
餘里，費金錢五十萬。其鑿河處，邳州上下悉黃河故道，濬之尺許，其下皆沙。每
挑掘成河，經宿沙落，河坎復平，如此者數四。迨引黃水入其中，波流迅急，衝沙
隨水而下，往往為淺為淤，不可以舟。明年，漕舟將至駱馬湖之潰決處，米諸舟
惟循入湖，不願入新河，崇嗣自往督之，以軍法怒諸舟，間有入者，皆十沒其[illegible]
于是南科吏書參之，疏糾之，上命革職，刑部提問，仍向其用錢糧，撫按查勘，復
駱馬湖潰漬，舟行新河，人無不思其功焉。

治河議　何格撰[注八]　議曰：沂州治轄郯費，地鄰淮海，其山蒙羽，其浸
沂沭。書曰淮沂其乂，蒙羽其藝，言禹先治水而後治地也。今自蒙至
羽，幅員千餘里，皆為沂地，大半汙萊，雖人力之不至，亦未必非水之
為害也。　明臺軫念民隱，下吏蠢愚，不足承指使，然職在守土，敢以
舊所考究與今所見聞者，僭陳之。竊惟治沭易，治沂難，蓋沭道直而
通海，沂河周折，於邳沂郯費間，去淮遠，去海尤遠也。治沂之難有二，
一隘於石溝，一隘於廟山[注九]。蓋其地多崖石，水激之不能達，而反壅于
上。禹昔治沂，使疏殺無方，何以彌乂。今觀石溝以上，有坊口，通長溝
溫泉，入沭之故道。廟山以上，有馬兒灣[注十]，通五丈溝蘆塘諸湖，入邳之
故道，實乂沂之迹也。考諸水經曰：沂水出泰山郡蓋縣艾山，即今沂
水縣艾山也。又合蒙陰諸水，紆曲數百里，始達於沂，如桑預水、洛預
水、螳螂水、連綿水、浮來水、丼水、小沂水、閻山水、時密水、桑泉水、巨闔
水、堂阜水、廬川水，又會汶水，皆注之。坊口既塞，每遇淫雨，石溝以上
不得由長溝入沭，決汉口而橫流，沂水縣之東南鄉、沂州之孝感鄉，
此長溝不可不開，以殺石溝之隘者一也。廟山[illegible]
舊通，元曰：沂水在合溫水，上承溫泉陂，是也，河自石溝南達沂城，繞口，南過城
初臨沂縣東，是也。又有費之浩水注焉，沭水能水，合紡水東南注之，經口，又南過開
陽縣東，是也。二河並繞廟山，河流[illegible]壅，山麓九曲險反
趨馬兒灣，入五丈溝，又過郯之馬頭，以出宿遷。經曰：東過襄賁縣東，
屈從縣南西流，又屈南過郯縣西，是也。今郯之長城，即襄賁故治。頃
年擅湖利者，謀塞馬兒灣水，合出於廟山下，無所分殺，泛濫逆行，故

上自費之朱紀等口一十二處沂州之白龍等口二十九處委見衝決通河鄉郭轉為沮洳而知之港口馬頭等一十七處又下於沂費者墊溺滋甚此馬兒灣不可不開以疏嶧山之隘者二也禹之乂沂之方雖不詳於禹貢而備載於水經至今數千餘年馬兒灣與長溝之跡的然猶存且詢之父老士夫皆云兩河通則民享其利且無修築之勞一灣塞則民數受害官益多事為今之計循故道從公論設然行之而已或謂疏馬兒灣易治長溝難蓋長溝橫亘沂之東沭之西內通左河黃米堰河之水外又當汶沂之交開長溝則自溝以東如八湖五湖十二湖十五湖之地不為巨浸已乎曰非也坊之不設或設之不崇且厚但預為巨坊以待之遇漲可東流於坊中旱乾可用以資灌溉既謂沙河居仁里收諸湖地不反害為利邪又謂長溝至沭延袤數十里為坊不已費乎雖然鑿龍門疏九河自古興大役者不計小費矧湯河西崖崇岡天設但反土以培其東較之累歲析居蕩椽集工補塞其利患勞逸相懸幾何又謂馬兒灣既塞三湖淤地悉相貿易誰能奪之雖然湖地無賦民自私之法當歸官且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苟利於民雖賦稅之地奪之弗恤況受水之故湖乎察此數者而修復不疑則二隘疏諸利興而自是懈負之內靈濟有備單亢如一在在可居可食自五丈溝以下舟楫可通公私皆濟矣自是經賦可

供鹽賦京輓民俗日厚矣夫循舊以便民非為吏強之捷一勞而永逸的裳再進之說則謂曰乃革之說曰瀉則強而相之虞則推而更之惟明者擇加體察焉經而行則又沂之功不在禹下矣

東阿縣志

邑境之渠、有龍溪、有大清河、有會通河、有黃河故瀆、有小鹽河、有狐子故瀆、有馬頰口。○龍溪者、即東南山中諸泉水也、城在兩山諸泉水會於楮村、並西山北流、穿城而過、至舊城之南、入大清河、以其或出狼泉、故名狼溪、邑令□□為其名不馴、改曰龍溪、龍溪者、出洪範龍池也、水經曰、狼水出東南大檻山、逕穀城西、西流泉出城東近山、逕穀城北、西注狼水、以其流西、故即名馬溪、水不盈數尺、泠泠流石間、清激可玩、縈迴二十餘里、兩岸桃柳宛如畫圖、惟雨水暴至、常深數丈、然亦不崇朝也。（按水經所說狼溪西流二水、與今不同、宜考於穀城在溪東岸、自後魏至今、千有餘年、陵谷變遷、不可盡原矣）○大清河者、故濟瀆也、禹貢、導沇水、東流為濟、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考之水經、濟水至乘氏、分而為二、其東北流者、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過蛇丘無鹽之境、而西南至安民亭、入於濟、二水合流、又北過須昌縣西、又東北過魚山東左會馬頰水、馬頰濟之支津也、又北逕清亭東、又北逕穀城縣西、又北逕周首亭西、又北逕臨邑縣東、臨邑者、王莽謂之穀城亭、又北逕平陰盧縣西、又東北濼水出焉、濼水者、濟南趵突泉也、謂之小清河、濟水伏流、至是而出、與大清合、而皆謂之濟、蓋大清為濟所瀆、挾汶入海、故漢以前不謂之汶、而謂之濟、杜佑曰、濟水自王莽末渠涸不復截河過、今東平府南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實荷澤汶水合流、因舊名稱濟、非濟水也、至漢以來汶所由道、則自蜀城西南流、至汶上之北、四汶口、又西北流、過東阿縣西、又東北流五百

里、入於海、至元二十年、開濟州河渠、遏汶入洸、至任城會源閘而分、會源閘者、今濟寧天井閘也、會源閘之水、分而北流者、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由東阿之戴家廟西旺湖薛家橋、入於大清河、以通海運、而其上流、出東平界者、但言其北流入海、而不著所由、當亦入濟故瀆無疑矣、其後開會通河、自安民山逕於臨清、而汶水始會於衛、不由濟瀆入海、故元初海運、謂之引汶入濟、濟者濟故道也、其後開會通河、謂之引汶絕濟、絕濟者、濟為漕河所遏、不得東也、而大清河自漢以來、不謂之濟、而謂之汶矣、及考今河流、其源出東平東北蘆山之陽、謂之蘆泉、合東山諸泉水、西南流逕東平城北、而坎河水從南來會之、坎河者、汶之下流也、　國初開元故會通河於坎河之南、築戴村壩、以遏汶水北流之道、使南入於運、然每秋水泛溢、決戴村壩而西、至東平城南、又折而西北、入於大清河、歷邑境之西南、流至魚山南龐家口、小鹽河水從西來注之、小鹽河者、運河所出、汶支流也、汶水由戴村壩南流、逕汶上之北、至南旺而分、其分而北者、由沙灣五空橋洩之、而東與黑龍潭水合流、至龐家口、而入大清河也（大清河）、又北逕魚山西、又北逕舊城西（二西字新志並改作東）、龍溪水從南來注之、又東北逕艾山渻口、而入平陰境、又東北由長清齊河過濟南之北、至利津入海也、春夏旱暵、坎河水西來者少、則蘆泉諸水獨行大清之渠、以會沙灣諸流、故今所謂大清河者、第得汶之首尾、而實以東平諸泉由濟故瀆入海、蓋亦不得專謂之汶矣、海上諸鬻鹽者、至濼口、軟閘由大清河而泝於魚山、又南則由河渠至於東平西、則由小鹽河至於張秋、故大清河謂之

鹽河、夫以數百里之漲閘　國計要害、而名乃不考、非所以察地理之宜而原本古今也、故詳著之。○小鹽河者、古之馬頰故道也、馬頰、濟之支津、水經注曰、濟水至壽張分為二水、其支津西北出、謂之馬頰、馬頰水首受濟、西北流、歷安民山北、又逕桃城東、又東北逕魚山南、東注於濟、謂之馬頰口、又曰、濟水自魚山南、左與馬頰水合、今小鹽河麗家口、在魚山南入大清、而上流壽張界中有馬頰故道、故以為小鹽河也、按宋河渠志、滄河州郡各於要害下埽、鄆州有六埽、關山子路張秋居其三、此三埽者皆小鹽河所經、則小鹽河、故宋特河道也、正統弘治之間、河決張秋、皆由小鹽河入大清、張秋東隄既塞、其地湧泉如綫、南流數百步、滙而為淵、方數十畝、謂之黑龍潭、通政韓公築山其上、命曰戊己隄、黑龍潭之水、絕之於渠、其稍東出由決河故道、東流至陳琦口、北而與沙灣五空橋之水合、而北流、逕李連閘山、至魚山之南、入大清河、其水涵浸淑淺、平時不通舟檝、雨水泛漲、故謂之小鹽河、（則魚山鹽舟稍上、至於張秋不能上、則至魚山而止）黑龍潭者、一名河平泉、仕郎中楊景欲涸其水以廣顯惠廟、風雨大至、舟皆覆溺、不敢涸、故俗以為海口龍淵、其實河水所軋而成耳、　會通河在邑西六十里、按元史、海運之法、自任城會源閘導汶水北流入清濟故瀆、由東阿舊城至於利津入海、已以海口沙壅、江淮糧運、皆至東阿起陸運、至臨清下御漳、北上、其後會通河成、乃建都水分監於東阿之景德鎮、自安山直屬御漳、而東阿之運罷、國朝開元會通故道、其在邑境者、北至荊門上閘、與陽穀界接、南至沙灣與壽張界接、長凡二十里、而安平鎮居其中、正統十三年、河決汴梁、

東北趨漕、潰沙灣東隄、由大清河入海、都御史徐有貞塞之、先疏其上流、起張秋金隄、至於范濮、以達河沁、命曰廣濟渠、渠口為閘、堰其水以入於漕、命曰通源閘、而於其東岸洩之大清、又於東平戴家廟為閘三空、疏濟水故道、洩之大清、其後僉事劉進修沙灣東岸石隄、副使陳善修張秋東岸石隄、弘治初年、河從汴北分為二支、其一由黃陵岡至張秋入漕、與汶水合而北上、未幾大雨、遂潰張秋東隄、絕流而過、由小鹽河入大清、以達於海、而漕河中竭、南北道阻、於是遣都御史劉大夏等治之、築張秋東隄以塞其決、而張秋之南東岸、又為五空石壩、出其水、洩之大清、至今無河患矣、詳見大學士徐溥王鏊李東陽徐有貞碑記、　黃河故道在縣北四十里、從西南陽穀界中來、逕銅城南、又東逕清冷口、又東逕涭山、又東北逕楊劉之南、又東北入長清界、考之水經、河水自范縣東北流、逕東阿縣故城西、歷碻磝、在平臨邑之境、東北流注臨邑、碻磝皆在今長清平陰界上、所謂東阿故城者、即今阿城閘矣、自宋以前、河在今邑之北、楊劉為津、其後周顯德中、河決楊劉、離而為赤河、不復故道、其溢者注梁山泊、東入於淮、而邑境關山子路皆為大埽、以防其決、已又合禾濟渠北入於冀、（宋）仁宗至和元年、議者欲復故道、遣使行度、詣銅城海口、約其高下之勢、蓋欲逆之使東、而歐陽修以為非便、因罷不開、而楊劉之河絕、銅（城）海口者、疑即清冷口也、　國朝景泰弘治中、河決張秋沙灣、由小（鹽）河入大清、（汴）即宋關山子路故道、而其溢者、或波及於銅城之南、蓋其故瀆形、下水所趨也、張秋河塞百年、居人不知有河、而河在邑之南數

百里牆石絕境矣往漢特邑境又有瓠子故道瓠子蓋河之支津也水經曰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又東北過廩丘縣為濮水又北過范縣為濟渠又東北過東阿縣東蓋河之一支并濟而流者也漢時河決瓠子武帝發卒塞之於是作瓠子之歌其後明帝永平中詔王景治渠瓠子之水絕而不通唯溝瀆存焉今其迹已湮以故道求之當在河濟二渠之間而與魚山近以其古名蹟特表著之

內史曰余讀河渠書泰山下引汶水穿渠溉田萬餘頃今汶入於濟其支流出東平以往者居人不以溉豈古今地異宜耶亦其法不講然興河之為利害有日矣宣房瓠子之歌至今悲之而邑乃其故蹟予每問父老河脈所由曲折遠眺遊覽歷古今之事未嘗不撫掌歎也

新城志　小清河議　胡應鳴 知縣

新城巨害莫甚於小清　小清一河界於高博樂安諸處非若大清之天造地設可以蓄洩諸水而北河發於人力自濟南長山東流百里至新城始大瀆負城之東西其土有烏河滸河滸河東注之濟山孝婦河西注之黃土崖鄭潢滸中注之每遇秋霖長以南山七十餘川之水奔灌北河舊有三空橋束殘河流支脉滸北欲水勢亦欲高博二邑塞三空橋為民居堰支脉溝為天案加以淤塞灘力綠河捍堵以致新城是水八里諸處匯為四大湖泊周匝五十餘里民居淹沒禾稼一空以致兆民稍盡殘任負通　繇挍凡性美官附看餘全既壅旋費不肯逆無成功於厥害原良由高博諸縣謀利固堤以病鄰新城蠢蠢而待斃譬人之飲食然日納而不洩必成蠱脹積久不治讒蠱痛無以善其後矣　小清河議　陳壯 青州府推官 本職自春季以來晝夜思索以為此舉係一方利病萬姓安危必洞徹其要深得其肯綮而後可以大措乃自樂安草橋溯小清河而上歷博興高苑新城長山鄒平至章丘縣清河而止又沿清河而下至壽光青城諸邑縣界周迴數百里間間見其形勝窮究其源委所至必集士民而詢訪之乃頗得其梗概始知前此各縣畫圖皆不得其要領所以擇妄紛紜迄無定論大約高苑等縣水患由章丘之東有漯河一條流二十五里至小清河故道郁塔口横流於河而直趨鄒平以下高苑以上之鴛鴦灣則溢而泛濫横流為諸邑之害最甚次則青陽驛後之滸山泊鄒平縣西之沙河縣東之白條溝皆受章丘鄒平一帶山壑之水下注小清河至宋家灣之夏旺口下流淤塞乃決岸而西亦會於鴛鴦灣當時小民無識為

瀦於湾之下水既有源勢不能掉則横衝小清河之北岸而入小清河故道流二十里至劉家口入横決北岸而出以汎濫於數邑之地又次則淯沙泊之水亦決故河而入乃決北岸而出爲蔡家口諸水鯵亦匯爲巨浸一望無際此高苑等三縣之所以受害也蓋自龍山驛而東曆章丘鄒平東南皆山也諸山譬則屋之谷也山下諸水譬則黄上尾獵閘之水也小清河譬則簷前尾口横盛諸水之簡槽也新城長山高苑博興樂安之地譬則人家之底院也今小清河淤塞譬則簡槽中有物作梗而尾水溢出流滿於底院矣昔開濬小清河故道是別去簡槽中之物而尾口之水由簡槽而注於當注之地又將漯河導入清河是簡槽所受不到之水當於屋上灰谷去處爲夾溝料出使從外注不爲底院中之患也夫小清河故道志附舜劉豫導濟南諸泉東行至樂安入海今自樂安逆河而上至章丘之清河鎮濼口止見小清河南岸一面横受章丘鄒平長山等縣群山萬壑之水而岸地高北岸地平此河横亘其中延袤數百里不能與大清配然其實大清乃濟水故道天地生成之河小清乃人力所爲二河淺深廣狹俱不相敵大清深入地下四五丈闊将二三十丈小清兩岸僅三丈許河底在平地上水由地上行兩涯爲堤以束之今填淤平滿河底將高與平地五六尺矣所以決即爲害也凡水上流既決則下流必淤下流既淤則上流愈決淤決相尋堙塞日甚而河遂不通矣此河不通則無以受諸山之水由南岸之高瀉北岸之卑建瓴而下高博諸縣胡爲乎其不受害也今必開通此河水患斯免考之圖志試伏於已斷思卑公亦嘗挑濬此河自樂安直抵歷下一以

淺水一以通舟大學士劉公珝記之後又淤塞而章丘以上諸山之水直越小清故道而趨大清以入海惟章丘白雲湖最瀦一遇大雨即溢于小清而入于大清即今之清河是已大學士李公對之記可考也爲今之計清河既入大清矣則清河以西固不必開惟清河以東八里許爲漯河較諸河爲大發源于鄒平之會仙山北流至高家庄横注而下二十里許則汎濫瀰漫至駕鶴湾而與諸水合匯爲巨浸其害居諸之半此河舊亦由高家庄入小清今自高家庄迴河岸而上北八里許曰紀家口乃漯河西決之舊口也西望清河之薛渡口僅五里許自此至彼地勢擬下經三里許爲常家庄小清故道猶有存者又二里許即薛渡口爲清河矣漯河由紀家口開通入薛渡口與清河合流而入大清其勢甚便清河至齊東縣入大清河處深而且闊亦皆無滯礙爲塘海濱足以容水而不爲民害中經麻姑堂上下倘有淺澁處則疏瀹之可也詢之柳塘口居民僉謂漯河水汎時始未言下流之害但自紀家口兩岸言之東決則由袁家口入潘家湾諸于蘇山泊而河東之民受害西決則由紀家口瀰滿平地浸于柳塘口決于常家庄而河西之民受害修堤築口歳無虛日今若由此而開入大清則非惟下流高苑等數縣之民免害而章丘齊平等數庄之民亦免于壅溢之患矣然自常家庄而下二里係小清故道其上三里闊四丈許係民有税田地當何如曰柳塘口舊閘東西皆有小清故道西至常家庄五里東至新橋十八里淤爲沃壤民皆耕種今不追其花利但使之承受所占民地之税糧其疑不從更於地價或以官銀給之或以小清之故道知估償之亦疑不獨漯河

之水北入于大清河劉柳塘口舊閘處高家庄以東受濟山泊之清河濟二十里淤平之故道俱可棄不必開自清河濟而下小清受濟山泊之水東行二十里至王亮口子而北決流于鴛鴦灣北二十里淺溢當濬深三四尺自王亮口起至閘河口五里許皆淤塞當挑深七八尺閘河口乃受沙河之水自鄒平縣西南來入小清東行至閘家橋二郎廟前會白條溝之水流至舊口約二十里許此淺溢當濬深三四尺又沙河繞鄒平縣西関而北入于小清此止五里名為斷河據本處人民告稱水漲之時東決則由戴家口而還流西決則由蕭家庄而漫流鄒平縣浮石等數庄之民皆受其害而并破濬之然其深不甚再用三四尺夫自濟山泊之清河濟起至白條溝之舊口止通計有水而淺者四十五里無水而淤者五里此鄒平地方當挑

鄒平縣大閘之可自免其縣之水患也自白條溝之舊口至朱家灣之夏旺口計七八里水深不必開自夏旺口起至閻隆口北三十里淤塞殊甚當挑深一丈闊四丈使水循故道長山縣之水患可免矣自閻隆口至劉家口計十五里此鴛鴦灣水衝小清北岸而入至劉家口而出自劉家口至蔡家口五里南岸口子受清沙泊水此二十里有水而淺當濬深三四尺自蔡家口至岔河口十七里皆淤淵當挑濬七八尺此岔河口乃孝婦河自顏神鎮受諸水流至此入小清過下流壅塞乃決而北注為害甚大自岔河口至烏河口止約五十里大約分為三等西頭十里淤甚為上等當挑一丈中間三十里次之為中等當挑七尺東頭十里又次之為下等當挑四尺使與烏河河身相平水不倒流又矣烏河之下為傅興之灣頭自此以下烏

河之水循小清故道而流而不為害但自樂安縣石羊鎮而下至海口二百里河身僅三丈許水深止六七尺其間兩岸口子不下三四十處出入無定須候上流河通下流水落之稍有口所當築復所當修淤所當濬者再行計議者也夫濼河既改小清既通水患固可免矣然鴛鴦灣與馬家泊皆聚水之處天雨連綿泛漲為害又卻之何曰鴛鴦灣在上流則入于馬家泊馬家泊在河之低岸水不能工入于小清故舊有支脈溝延亘三縣至樂安會小清而入海此天地生成之溝使淺諸泊之水也然在高苑傅興境內者今已致于巨浸之中其在樂安境者已於為民田長百餘里不必復開須待河道水涸之後尋其近便小清去處名為猪溝者徐議濬之使可以泄諸泊之水于小清足矣載觀陶塘口以下至烏河口南岸為新城地方北岸

為高苑傅興地方水由中行南決則新城受害北決則高傅受害故小清水溢之時南岸之民倫圍北岸往往殺人致訟勢之使然與又惟者然南岸地高故水漫纖決而退水遲則淤而肥利害相當惟北岸地卑故水一決而遂聚經年不消所以淹沒數百里貽害五六年而民不聊生矣愚民無所知識往往只與水爭故高苑之民刲於陶塘口為堰以捍鴛鴦灣之水及其雨潰則又為堰於馬家泊之下亦崩決而不能禦傅興樂安之民亦然每縣界上俱有遏水之堰所謂以隣國為壑者也又新城高苑之間小清決口數十皆為月堤以防之修築之勞迄無虛歲所謂補塞罅漏者也然隨修隨廢前此命官估計惟會計此耳不知歲費若干餘而兩岸之民盜決河防互相爭鬭不知殺死若干命至今訟者紛然可為流涕茲議開小清水循故

道而不為患，堤可不必修，堤可不必築，民可不必爭訟，可不必罷矣。
所謂一勞而永逸者也。

新成名小清河記　濟城之陰，曰大小清河，皆水走凪也。濟水伏見不常，名隨地異。禹貢，發於沇，溢于滎，至于河，浮于汶，東達于濟，入于海。濟，今之大清河也。小清出趵突泉，流入明湖，經華不注山，會龍山河，經章丘，會滴漯二河，經鄒平、長山、新城，會孝婦河，又東經高苑、博興、樂安，會馬河，北由馬車瀆入於海。此兩河之故道也。成化癸巳之間，道塞水溢，大參伏公宦、唐公源議召饑民數萬，濬數百里，通舟楫之穴，廣魚鹽之利，傍湖田數百頃，歷城之有稻，實自茲始。迄嘉靖癸巳，蓋六十年，大清如故，而小清之道，自博興而西，及滴漯孝婦諸河，皆決塞為害。歷下之西北百里，水鬱沒山阜，道多梗塞，每秋雨暴漲，浸潰川余，漂居廬，災未祿，濟人之憂莫甚焉。惟時菴袁公來撫茲土，乃喟然曰：水以養人，顧以害人，治之無道耳。吾聞之，善者順其性，莫與之爭，為之委以殺其勢，斯轉害為功矣。害之弗法，惟撫之從，遂自博興達歷下，開小清故道，幾三百里，以鄭貫瀆，分新城之濕，疏新河，殺馬河之勢，其滴漯孝婦諸河，則濬其塞，導其夷，而樹之防。於是諸水悉平，咸注之小清河矣。又歷下之西南，大清河之北，黃剛之西，舊石西橋四出迴折八十餘里，河旁達田置，於是諸峪之水，咸注之入清河矣。夫濟水經緯濟兗之墟千餘里，派析條分，驅而之海，使生民無水之虞，而反收其利，然非抱康濟之猷，篤桃思之誠，闢蒸黎之利，寄山川之紀，未有能濟者也。於乎，唐起其端，而公益大其役，上下百餘年，為馭撽功炳炳，亦尊與其特，亦癸巳君造物相之，而成者其數歟。故前嗣是有為之紀，治禹世之川也。國謂凡河失道，神禹蹟微，而江北受冀之憂，每秋水橫發，任其泛溢，而莫之理，畏動衆，謀者則諉諸海桑陵谷之變，而貪功喜事者，又鑿以自用，而昧水之宜，乃若樹不可已之功，惟仁且智者能之，故清河之役，三載而民不困。

李開先漯議　東省青濟之間，水之大者，莫如二清河，治者觀於河而先漯，何也？以其衝要有富，用力少而成功多耳。大清河發源平陰，西鄰黃衆，從張秋分流，而灌長清齊河，至歷城，會濼水，經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諸州縣，至寧海壖，達於海。小清河發源濟南趵突泉，出大明湖，經華不注山下，章丘白雲湖，會清漯二河，轉而之東，過許山泊，鄒平長山孝婦河新城馬會河博

興高苑至樂安高家港達於海、大清河自泰山迤南及西北之水皆注焉、會流至齊東、勢方汹湧、而齊東東南城角、去河不過二三丈、即陡峻不測之淵、是大清河不堪再會漯河、蓋會則流益汹湧、城益衝決、該縣之城、使大清河不與漯會、壞亦遲速間耳、欲使漯與大清會流入海、不必別開水道、但移此城東南一面近內、內多隙地、為力無難、有借言壞城者、不可聽也、況漯水止今一半由鄉塘口薛渡口陳懂溝會於大清河、計勢似無不容、非全以漯水使之會大清送水之性也、小清河自省城迤東青州迤西諸山之水皆注焉、今濼水由雲湖滴河之水、皆徑入大清、不復入小清河、惟漯河之水、今為小清之源、自鄉塘口以西之小清遂廢、惟東會滸山泊宮河孝婦河烏河漯縣河諸水入海、中間小溝兩湖、尚不知有幾、汹湧之勢、比之大清稍次、然在大清不為害、在小清則甚為害者、蓋大清河深而闊、足以容之也、小清河淺而窄、不足以容之也、故小清一遇山水時發、不兩決鄒平長山新城、則北決青城博興高苑、河北有地、則欲西決、河南有地、則欲北決、盜開構訟、以障為壑、殆無虛日、漯水在今、謂之不導亦可、故今不獨治漯水云耳、其滸山泊宮河孝婦河烏河漯縣河諸水併治之、惟在折築小清、使之寬大高深、足以有容而已、蓋漯滸宮孝烏漯縣上流俱各寬大、今反注於小清、勢轉淺窄、安得不氾決、故小清必使大於諸水、而後能受、今小清底僅寬三丈、口面僅寬四丈、倘得將小清折移一遠、使底寬約二十丈、口面約寬三十丈、如大清規模、自鄉塘折築小清、分漯水一半之東、又開柳塘使漯水一半之西、可保漯水永不為害矣、或者又謂小清雖開無益、夫漯水不東猶之無益方可、然觀漯雖深不盈尺、亦向東流、是為害者特窄淺不容、非不能流也、但開柳塘、使漯水之西、則小清不必折築、亦不為害、此但能除鄒平青城之害、而不能除長山新城博興高苑之害、且又為章丘齊東貽無窮之害矣、鄒平青城當漯水東去之上流、漯水既西、則少二縣安枕、雖有滸山泊宮河二水、不足為患、而長山新城博興高苑、仍有孝婦烏河漯縣諸水入小清、又不免於衝決、是害猶存十分之七、故能折築小清、則孝婦烏漯縣諸水併治之矣、是口迤東起至樂安止、如此而又開柳塘、使漯水西分、仍有河決之患、未之聞也、今

之議者皆云、柳塘一開、則漯水小烏鄒長新青博高六縣之害是也、但不念章丘齊東皆居下流、陳懂溝至齊東東門外、方入大清、該縣東南城角實障之、又陳懂溝并鄉塘迤西至薛渡地方、河與溝俱絕無隄防之固、萬一水併之西、意何障歟、又使章丘齊東桑麻之地為魚鱉之場、故欲開此口、必先將齊東東南城角移築進內、內多隙地、不必別開水道、致逆水性、反滋泛濫、城治、然後開陳懂溝次及薛渡鄉塘舊小清、則河與溝與城既治、然後可開柳塘、以分漯水之勢、折築小清者、仍使漯水一半之東、其由鄉塘兩邊章丘、比入齊東、亦不過一半耳、彼此兼得、可無大患、折築小清、是又兼治柳塘薛渡二口及陳懂溝齊東城水害之一策也、不然、章丘之害、獨可言也、齊東之害、不可言也、可畏也哉、大清小清二河既不相會、各徑入海、為今之計、惟折築小清、導漯水使之東、可也、柳塘似不必開、但水無有不下、柳塘迤東漯水雖流而性綫綫則易變、柳塘迤西若閘、其流必急、急則易瀉、東西高下之勢、於此可見、昔人治濼水滴河由雲湖徑入大清河者、豈無見於折築小清哉、蓋因其勢而利導之也、欲開柳塘者如昔人引濼水滴河由雲湖徑入大清之例、而不盡令漯水入大清者、蓋為齊東縣城計也、其折築小清者、又併治諸水、而不專為一漯也、然則一開柳塘、一折築小清、功可（倆）蔡乎、統而觀之、柳塘一開、而漯水分、小清再拓、而漯水順、鄉塘所以為拓小清之漸也、拓小清所以為并治孝婦諸河之本也、與其全歸漯水於一河、孰若兩分其勢之為便、與其獨惜齊東之一城、孰若不貽鄒平以東諸縣之害之為愈、是又要之治者、當酌輕重之宜、圖長遠之規者、宜審緩急之勢、除民害而後興民利、有治人而後舉治法、誠得人以綜理之、為萬世計而不顧一時、為萬民計而不狥一邑、做禹跡之舊、相水勢之宜、均大役之勞、平工料之費、樹榆柳以作隄防、通溝渠以待蓄洩、暫費而永寧、一勞而久佚、然非先治漯水、吾恐終有害而勞無功矣、故治先治漯、而議亦先漯、作漯議、

王邉漯河議　漯河載史、古稱為功、今既失其故道、為害地方、茲欲動衆費財以疏治之、其事非小、若懸想遙度、止憑衆論、恐不如親見之為真、乃督同章丘縣知縣董文寀及鄒平縣生員孫悌等、鄉民王守正等、親自鄒平縣迤北小清

河岸至章丘縣柳塘口、紀家口、薛渡口、陳憧濼、麻姑堂、齊東縣沿河一帶，逐一詢及土居父老，并質以平日所見所聞，頗得梗槩。該府原呈，據知縣潘德元申謂柳塘口之塞，誠為鄒平等縣之害，而小清河之閘亦非失計，以人勢言之，委為確論。但議欲止閘柳塘口，而謂小清河已經濬，謂薛渡口、陳憧濼以北惟加疏濬之功，則言之太易，殊非萬全之道也。以職之愚，柳塘口固不可不閘，小清河亦不可不再開。閘柳塘口，不過一大之力耳，而柳塘口迤西至薛渡口，轉北由陳憧濼至齊東縣，并該縣之城，又不可不預為之備。閘柳塘口固是，而小清河若不再加開濬，則漯水勢必俱折而之西，萬一洶湧浩蕩，薛渡口、陳憧濼不能容納，齊東縣城不能支持，必貽章丘齊東之害。故今欲治漯水，必兩分其勢，一由柳塘口至齊東縣，一由小清河至樂安縣，並舉其功，斯永無後患矣。議者欲開紀家口，但紀家口原無故道，未免議買民田，若勢成，則便欲加罪於侵占阻撓之人，但柳塘口故道俱存，原未被侵，閘特即閘，若獎萊等則無稾，斯二者一當決擇一，當寬恕無不可也。 按大清河發源於平陰縣南之柳溝泉，由東平州

北門外過西，折而之東北，安秋運河泛溢，張秋迤南東岸有減水閘一座，減出有餘之水，與之相會，經由東阿縣北、平陰縣長清縣北、齊河縣東、歷城縣北、濟陽縣南、齊東縣北，以下仍約有百餘里入海，是大清河自泰山迤南迤北迤西諸山之水皆注焉，會流至齊東縣，其勢之洶湧不言可知，而齊東縣城東北角去河岸不過二三步，即陡峻不測之淵，是大清河不堪再會漯河，蓋會則流益洶湧，城益衝塌，然以職之愚計之，該縣之城，使大清河不會漯河，亦壞特遲速關耳[注十二]，以城去水甚近甚峻，而崩則不可支矣，故今欲使漯河與大清會流入海，不必別開水道，但移此城東北一角近內，內多隙地，功省易成，僭言於壞城者謀可沮也，況漯水止令一半由柳塘口、薛渡口、陳憧濼會於大清河，計勢似無不容，非全令漯水使之會大清河，強之以所不堪也。 按小清河發源於歷城縣之濼水，東過章丘，經白雲湖，會滴水漯河，過鄒平，會滸山濼、岔河，過長山，會孝婦河，過新城，會烏河、濼縣河，由博興高苑樂以下，亦約有百餘里入海，是小清河自省城迤東青州迤西諸山之水皆注焉，今漯水白雲湖清河之水皆徑

入大清河，不復入小清河，惟漯河之水，今為小清河之源，自柳塘口迤西之小清河遂廢，惟東會滸山濼、岔河、孝婦河、烏河、濼縣河諸水入海，中間小溝由澗尚不知有幾，其勢之洶湧比之大清河稍次，然在大清河不為害，在小清河則為害甚者，蓋大清河深而闊，足以容之也，小清河淺而窄，不足以容之也，故小清河一遇山水時發，不南決鄒平長山新城，則北決青城博興高苑，河北有地也，則欲南決，河南有地，則欲北決，盜開訟構，以肆為鑿，殆無虛日，漯水之在今日，謂之不導亦可，故今不獨治漯水，宜併治滸山濼、岔河、孝婦河、烏河、濼縣河諸水，併治之策維何，在折築小清河，使之寬大高深，足以有容而已，蓋漯河、滸山岔河、孝婦河、烏河、濼縣河上流俱各寬大，今又注於小清河，勢轉淺窄，安得不大，故小清河必使大於諸水而後能受，今者得小清河底僅寬三丈，口面僅寬四丈，倘得將小清河折移一邊，使底約寬二十丈，口面約寬三十丈，一如大清河規模，自柳塘口迤東起至樂安縣止，如此而又閘柳塘口，使漯水西分，仍有河決之患，未之信也。 按柳塘口，今之議者皆云此口一閘，則漯水不為

鄒平長山新城博興高苑之害，是也，但不念章丘齊東，皆居下流，陳憧濼至齊東縣東門外，方入大清河，該縣東南城角實瀕之，入陳憧濼于柳塘口迤西至薛渡口地方，河與濼俱小，絕無隄防之固，萬一水俱之西，憑何障蔽，又使章丘齊東桑麻之地，為魚鱉之場，而城池人千係倉庫官民，可乎，故今欲開此口，必先將齊東縣東南城角移築進內，多隙地，不必別開水道，致逆水性，又溢泛盜，且功省易成，城既治，然後閘陳憧濼，陳憧濼既閘，然後開薛渡口至柳塘口，傳小清河，河與濼與城既治，然後可閘柳塘口，以分漯水之勢，夫既折築小清河分漯水一半之東，又閘柳塘口，使漯水一半之西，職不佞，可保漯水永不為害。 按議者又謂小清河雖閘無益，夫漯水不東，謂之無益方可，職觀漯水雖深不盈尺，亦向東流，是為害者特窄淺不容，非不能流也，使其寬闊有容，必不能為害。 按議者又謂但閘柳塘口，使漯水之西，則小清河不必折築，亦不為害，然此但能除鄒平青城之害，而不能除長山新城博興高苑之害，且又為章丘齊東始無窮之害，蓋鄒平青城當漯水東去之上流，漯水既西，則二縣安枕，有

淤於坎堂河二水、不足為慮、而長山新城博興高苑、仍有孝婦河烏河漢蘇河諸水入小清河、又不免於衝決、是害猶存十八(之七)故能折築小清河、則孝婦河烏河漢蘇河諸水併治之矣、豈獨治濼水、折築小清河者、欲仍使濼水一半之東、而濼水由柳塘口而過章丘、北入齊東、亦不過一半、使此兩得、可無大害、賤啟謂折築小清河、是又治柳塘口薛渡口陳懽溝齊東城水害之一策也、不然、章丘之害、猶可言也、齊東之害、不可言也、均為吾民、可不深念之哉　按讀者又謂渠水濼水、其始俱入於小清河、由陳懽溝入於大清河方達於海、陳懽溝乃小清河故道、柳塘口迤東、名為新河、非小清河也、今治濼水、但開其故道而已、經曰、濟漯濼而注之海、是也、觀章丘縣志、有小清河東入大清河之文可証、然以職之愚計之、為此說者、其鄒平等縣也、非章丘齊東之人也、職即查得章丘縣志內云、小清河至柳塘口、又東入大清河、竊詳又東二字、而陳懽溝則在柳塘口之西、是陳懽溝非小清河故道甚明、要得引以為証、又查得齊東縣志、謂陳懽溝為減水河、蓋減滸湖雲湖之水、入大清河、使不為害、陳懽溝者俗稱也、先正李文達公有開減水河記、是陳懽溝肇自成化元年、已前則無陳懽溝、非小清河故道又明、章丘縣志可証、而齊東縣志與減水河記不可証耶、職又究竟章丘縣志所謂小清河東入大清河之說、今按地形、絕無蹤跡可考、訪之故老、亦云小清河自來獨向東行、不入大清河、又考之山東總志、亦云大清小清二河、各徑入海、夫總志成於衆論、不知志章丘縣者果何所見也、小清河既自來獨向東行、其云會於大清河者、又無蹤跡可考、然則名小清河為新河、謂陳懽溝為小清河故道者、職因曰其鄒平等縣也、非章丘齊東之人也、　按議者又謂大清小清二河既不相會、各徑入海、為今之計、惟折築小清河、導濼水使之東、可也、柳塘口似不必開、是矣、但水性好下、柳塘口迤東、濼水驟流而性緩、緩則暫壅、柳塘口迤西若開、其流當急、急則易泄、是東西高下之勢可見、昔人治濼水清河白雲湖徑入大清河者、豈無見於折築小清河哉、蓋因勢而利導之也、故今欲開柳塘口者、一如昔人引濼水清河白雲湖徑入大清河之例、而不盡令濼水入大清河者、蓋為齊東縣城深計也、其折築小清河者、又併

治諸水、而不專為濼水、然則一開柳塘口、一折築小清河、功可偏廢乎、　按折築小清河、大以萬人、功計百日、鄒平長山新城青城博興高苑樂安七縣共派、仍須濟南府發銀二千兩、青州府發銀二千兩接濟、　按開柳塘口至薛渡口、開陳懽溝至齊東縣、并移築齊東東北角東南角二處城垣、大以萬人、功計百日、齊東章丘萊蕪長山淄川齊河禹城濟陽歷城平原十縣共派、仍須請撫院發銀二千兩、按院發銀二千兩接濟　按有治人無治法、古今定論、濼水舊稱為功、為今之計、不動衆、不用財、則不能治、然動衆用財、而不得人以綜理焉、亦用見應績所深望者、撫按二院大作張主、藩臬之長、并百爾君子、協心共贊、不為一己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不為一時之計、而有久遠之圖、勿惜費、勿畏難、選擇委任、使其人畢力竭衷、如其不效、以殛鯀之罪罪之、彼何辭焉、若曰暫為調停、補其隙漏、苟且偷安、濼水之害終在、坐視民溺、職雖至愚極陋、竊竊知其不可也、

宋陳師道汳水新渠記曰汳句于蕭其闕如玦水經謂河至滎陽莨蕩渠出
焉渠至陽武其下爲沙蔡水是也其出焉陰溝至浚儀其下爲渦別爲汳
至蒙別爲獲餘波逕於淮陽東歷蕭彭城入于泗注謂鴻溝官渡甾獲丹汳
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絕旃然入焉卽索水也漢書地
理志敘陽既有汴水又有莨蕩而受沛家有獲水首受甾獲至彭城入泗以
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
淮泗會于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于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舊也
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爲滎者濟之別也滎波既
潴隨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兗之川河泲則河南無濟矣其謂
莨蕩受濟爲塞滎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莨蕩無出甾獲無始蓋畧之也
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汳爲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
于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注敘渠源或河或泲或河泲合其說不一次其所
引經紛錯悖戾而志亦闕畧不具辨始末蓋皆不可考也自漢末河入于汳
灌注兗豫永平中尋汳自滎陽別而東北至千乘入于海而河復於是故瀆
在新渠之南注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河入汳大業
初合河索爲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爲奧河
于畿爲白溝于宋爲長沙于單爲石梁于徐爲汳而入于南清南清故泗也
蓋自王都而東畿宋亳宿單濟之閒千里四來而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
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別肆於河外無水至
南里之民皆徙避之廬舍沒焉率數歲一遷民以爲病紹聖三年縣令朝奉
郎張惇始自河西因故作新支爲大渠合于東河

山東泉源百八十，出濟兗二府一十六州縣，新泰萊蕪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
上蒙陰之西寧陽之北九州縣之泉俱入南旺分流，是爲分水派也。泗水曲阜
滋陽寧陽迤南四縣之泉俱入濟寧，是爲天井派也。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
西曲阜之北五州縣之泉俱入魯橋，是爲魯橋派也。滕縣諸泉，且入獨山呂孟
等湖，以達新河，是爲新河派也。沂水蒙陰諸泉與嶧縣許池泉俱入邳州，是爲
邳州派也。皆所以濟漕河也。徐呂而下，黃河經行，無藉泉矣。
按滕嶧之閒有泇水，其水有二，東泇出沂州西北巢山，南流至卞莊，復東分一
支，入芙蓉湖溉田數千頃，湖在沂州東南芙蓉山下，古稱琅琊之稻，即此。西泇
出嶧州東北抱犢山，東南流至三合村，與東泇合，南貫四湖，溉田倍芙蓉。又南
合武河入于泗，謂之泇口，淮泗舟楫通焉。元和志云，承縣界有陂十三所，皆貞
觀以來修立，以溉田者。今沂嶧二州，仰泇承二水溉田，青徐水利莫與爲匹，皆
十三陂之遺迹也。武河者，疑即漢志冠石山之武水，水經亦謂之小沂，上流有
故渠，俗名文河，土人云，浚此渠六十里，使此河通漕，可避呂梁徐洪之險，而徑
達新河矣。徐邳人想從河無策，每沮之。隆慶以來，數議開治泇河，科工部應龍
曾鑿韓莊，中作而止。劉工部東星甫動工而卒。朝議可任其事者莫如長垣李
公化龍，于是即家拜工部尚書，總督河道。公徧行淮徐，歷泗閘，歷覽周咨，得前
河史所開泇河遺跡，喟然曰，是所以避黃河呂梁之險而措之袵席者也。乃上
疏言開泇河便，即鳩工濬舊渠八十七里，新創八十二里，于是運艘通行無礙，
迄今賴之。

千叁百貳拾兩改復本色正支掣爲
肆千叁百壹拾玖引餉河路未復
商不便又照附省灶例支銀伍分
肆釐赴豐國等場買補商灶兩便
拾壹場歲減徵銀壹千柒百兩零
住然商正支拾之伍今得拾玖馬
洛口下流經齊東蒲臺
利津霑化等處八塩
場入海今尚通行齊
東頗淺
洛口上流爲大清河即濟
水故道上接東阿縣
東流等泉久已湮涸
近議濬五泉建五閘
以通上流
齊河縣
齊河閘
洛口閘
洛口所
齊東縣
大明湖
濟南府
歷城
趵突泉
者私販之徒亦多出沒其地
也商人憚遠亦不樂支
洛口下流東一支名濼水即洛
水發源趵突泉流大明湖爲
小清河經華不注山會龍山
河經章丘會清塔沙三河經
鄒平長山新城會孝婦河
又東經高苑博興樂安會
烏河北由馬車瀆入海此
國初小清河故道也永樂以後百
里塞不通一治于成化癸巳卌
再治于嘉靖癸巳屢治屢湮一

張村閘
沙河閘
長清縣
臨清州
平陰閘
平陰縣
阿城鎮
鹽船到此止
船入運河
魚山鎮
鹽船到此倉
至阿城三十里
東平州
石堤
龍河口
徐州

山東鹽法志

本司所轄一十九場惟八場徵曬永利利國豐民豐國四場距海稍近鹽鹻於地其形顆今謂之鹽鹽是也永阜新鎮王家岡寧海四場距海不啻六七十里而遠鹽鹻於盤其形散今謂之末鹽是也然煎之之法率以天時為本而成之以人力每歲春夏間天氣晴明取池滷注盤中煎之盤四角搘為一織葦欄盤上週塗以蜃泥自子至亥謂之一伏火凡六乾燒鹽六盤盤百斤凡六百斤為大引鹽一餘二百斤諸旦仍出坑灰攤曬亭場間至申候鹽花浸入灰內仍實灰於坑以取滷其試滷必以石蓮投之滷中沉而下者為淡滷浮而橫側者為半淡滷煎之費益薪必浮而立於滷面者方谷入盤煎之頃刻而就將蘇投以息角數斤鹽始凝結至於積灰則天以年久為良滷水漬潤出鹽尤多然大異則溺氣下降土燥而鹽不生花久雨則客水浸溢亭場沾濕潰蚤致銷蝕故以灰取滷必兩晴時若而後鹽始豐若大𥖄鹽之法其取滷則天有灰淋土淋之殊土淋之法以畚鍤起鹻鹻潮灘工𥖄乾實土池中注水取滷如灰淋法每竈各砌磚石為大𥖄池旭日晴霽挽坑井所積滷水滲入池中𥖄之自辰遏中不煩鎗竈之力即可掃鹽以輸官少陰晦則絕無鹽故海堧之場多𥖄鹽而場去海面遠者多火鹽鹽品以散為上而鹽次之

大募商鬻鹽肇自宋雍熙間其法以商輸芻粟塞下而官給之鹽蓋亦廣實饋邊策也識者韙之　皇明洪武初循用其策以東鹺專供邊代芻粟　累朝邊計賴焉成化間稍更往故以金鹺司自是飛輓不繼於邊塞其策與從既多此未易議也蓋不獨東鹺已矣東鹺商課較他方甚微耿其闗中鹽引僅一十二萬餘耳願有內商有邊商邊商則報中鹽引於邊代輸芻粟與金各半之以金計每引僅值金一錢又半之內商則轉買鹽引於邊商藉以鬻餘鹽牟利而鹺司欲其鮐歲額以兩計凡五萬輸而之計部計部復輸而之邊鎮猶存　國初實邊遺意焉可計者所宜殫心也

運使廿一𡼟開鹽河議　查得洛口下流見今上接新洛入清河通行濱州霑化利津入海以收寧海等間鹽場之利為山東渠家之用並無湮塞無容再議其所稱鹽河故道久湮難尋則小清河而一支經流青州等府樂安等縣海濱等拾壹場入海者也　國初山東鹽河有東北二大支其北一支自洛口蒲臺二批驗所為大清河洛口上流自東平坎河口東阿平陰長清齊河而東入洛口下流經齊東蒲濱州霑化利津入海以通寧海永阜豐國永利利國富國豐民王家岡等場運鹽出樹場過蒲臺洛口二閘而達運河此鹽河北一支蘇洛口蒲臺二所而通寧海等樹場之鹽利者也其東一支蘇樂安批驗所為小清河出趵突泉流大明湖經華不注山流龍山經章丘流清塔沙三河經鄒平長山新城流孝婦河又東經高苑博興流烏河其名烏河者一名乾時左傳公與齊侯戰於乾時是也一名時水杜預注時水在樂安縣界臨淄二十五里是也源出益都矮槐樹北又有系河者在長山縣北二十里源出苑城店經新城界流烏河而入小清河其名孝婦河者源出益都西顏神鎮三里經淄川長山新城北抵高苑博興樂安東北達高家港又有𤃩河者在長山縣南二里源出米山句城南流孝婦河而入小清河又有乾溝河者在長山縣西南三十里源出長白山流孝婦河而入小清河其名清沙河者清河一名繡江在章丘縣東一里源出會仙山下合百脉泉東西二麻灣泉西北匯為白雲湖而入小清河沙河在鄒平縣西三百步源出大峪山西北而入小清河諸水皆由馬車瀆支脉河灃海口北入海由小清而南上流則為淄臨縣之淄河澠水康浪水濰水為益都縣之巨洋水為臨朐縣之培水石溝水為沂州之東泇河西泇河沭河為河為郯城縣之大方湖沂河經徐州邳宿而達黃河由小清而東下流則為壽光縣之洱河龍泉水王欽水為日照縣之付疃河竹子河大兒莊河在萊州府則為濰縣之濰河淮河白狼河寒浞河為昌邑縣之浮康河七溝河為膠州之膠萊河洋河為高密縣之張魯河五龍河句水河為平度州之雲河現河蘇村河

墨水、漱玉泉、乳泉、泉、爲即墨縣之土夜泉、龍泉、爲掖縣之南陽河、掖河、白沙河、萬歲河、果村河、上官河、在登州府、則爲招遠縣之萬歲河、五渦河、爲萊陽縣之五龍河、閻張河、平面河、爲福山縣之清洋河、義井河、而登萊等府、青光日照等縣、各有支河入海、北、暨河南、一支屬樂安批驗所、而通海、滄高家港等拾壹場之鹽利者也、成化以後、海滄等拾壹場、支河乾涸、商旅不行、邳州改行淮鹽、惟歸改行於東、樂安批驗所、截革、而暨河南、一支、疏浚遂日、就湮、民無復可尋矣、拾壹場竈丁改徵折銀、每引柒分伍釐、共徵陸千餘兩、令其所產、徵其所入、而竈丁漸累、漸逃、愈逃愈累、無復更生之望矣、近乘開歸分認地方之會、議將折銀復本色、仍照附省竈丁例、伍分肆釐、夫商歲減徵銀壹千柒百兩、而拾壹場、前歲廢棄、少爲稍稍拾壹場水利、湮廢竈鹽不售、所謂洶瀬潟沫、烏在其能稱竈也、鹽河僅存者、北一支大清河、東洛口爲大清、下流、齊東縣間、有淺處、尚無湮塞、滿壹而下、通行濱州利津霑化入海、大清上流、由坎河口築、而鹽舟不達於豐河

至東山東運三十里上、船而商人始苦病矣、運河之水、清濁不入、暨河、加以連年旱乾、商人舍舟從陸、而大清又幾廢矣、辛蒙　廟堂採議、濬五泉、建五閘、以復大清之舊、以通濟海等捌鹽場之利、不獨山東鹽額伍萬兩賴之、即梁宋新餉壹萬陸千兩、亦取辦於此矣、但徒以拾玖場而應全齊梁宋、今以捌場而應全齊梁宋、須少流、閼恐不可繼、明問欲疏鹽河故道而盡復之、誠盛心也、且樂安北負海、日照南負海、登萊東負海、古所謂天府之國、齊得十二焉、而不得收負海之利、豈非有其地、無其人、失之乎、凡有憂　國憂民之心者、不能不拜明問而祇服也、竊念天下之事、當與天下之人共爲之、百世之利、當爲百世之規共興之、功不必自我出、我斷其端、而俾後人底其績可也、效不必旦夕計、今創其畫、而俾後歎世十年、竟其功、亦可也、蓋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驟語之以興水利、必急焉而不信、今且徐之以除水害、驟語之以開河通舟、積必駭焉而懼、權令且引之以通溝渠、庶幾其有濟乎、夫一市之中、必有一市之溝、不然、市遇霖必害

於一市矣、一村之內、必有一村之溝、不然、村易淹而必害於一村矣、況大而一邑、又大而一郡、不通溝洫、不洩下流、豈不害於一邑一郡哉、宜下令各邑、盡將所說其村之溝、以其村爲下流、各邑盡圖所說其邑之溝、以其邑爲下流、邑各率其境內合一市之力、通一市之溝、合一村之力、通一村之溝、合一邑之力、通一邑之溝、邑之下流有壅者、郡助之費以通之、而一邑之水害弭矣、一邑之故道出矣、郡之下流有壅者、藩司助之費以通之、而一郡之水害弭矣、一郡之故道出矣、語云、禹以四海爲壑、人云、禹盡力於溝洫、善治水者、未有不通下流、亦未有不自溝洫始也、古今異宜、陵谷變遷、凡可通處、即爲故道、誌書所載諸水不必泥也、凡可入海處、即爲壑、禹之九河不必追也、特端舉大衆、未易輕動、苟有溝渠以洩下流、即可與大安堵、不必遽望通鹽河與舟楫之利也、溝渠既通、下流既洩、水害既除、故道既出、藩司又繪一闔省水利總圖、某郡之水由某邑歸於運河、某郡之水由某邑歸於黃河、某郡之水由某邑歸於海、某處下流可蓄、應建閘以蓄水、某處上流有泉可疏、應導泉以濟水、仍爲圖說、詔後之來者、近而數年、或遠而數十年、將和歲豐、物力充盛、必有能因時立政、盡復鹽河之舊、以通商、盡輸海港諸場之鹽、以惠齊、盡通山海之利、以還先齊民物輻輳之盛者矣、

三鎮

安平鎮在兗州府南九十里屬兗州東平東阿陽穀壽張轄宋元名號不一我朝洪武初年改名張秋弘治六年河決本鎮東口爲害甚劇　命平江伯陳銳副都御史劉大夏治之復平　勑今名蓋取平成之意也本鎮設劄有工部郎中一員治上東阿各僉快手二名兗用　兗州府管河捕盜通判一員東平州僉民壯二十名送聽巡捕　壽穀二縣主簿衙　荊門驛　稅課局　濮州曹州范縣鄆城定陶曹縣壽張水次倉　陽穀東阿壽張稭草廠

顏神鎮在青州府治西南一百八十里地鄰新泰萊蕪淄川三縣習俗強悍山寇不時竊發　後止委府首領官防守嘉靖十七年因山寇作亂兩院題　請專設本府通判一員駐劄護鎮緝捕盜賊受理詞訟嘉靖三十七年青州兵備副使王呈請兩院題　准建立石城歲撥新泰萊蕪淄川高苑壽光樂安六縣民壯一百五十名快手六名操練鎮守

景芝鎮在青萊二府所屬安丘高密諸城三縣地界各縣縣治五七十里中間流寓雜處盜賊生發萬曆七年青州兵備副使周　精呈　都察院題　准專設萊州府通判一員駐劄護鎮無論三縣土著流寓咸聽鈐制仍照顏神鎮事例凡本鎮大小詞訟亦發本官受理高密安丘各僉快手二名民壯十名聽候差撥巡邏

山礦

濟南府　萊蕪縣里辛庄月兒庄山峪各礦洞一處今封塞完固

兗州府　沂州龍祇山銀礦洞一處在州西一百二十里寶山銀礦洞一處在州西九十里土洞山銀礦洞一處在州西南土峪村鵝錢梁山銀礦洞一處在州西南費庄店　費縣簸箕山銀礦洞一處在縣西南九十里太家梁山銀礦洞一處在縣西南香城村新庄嶺鉛礦洞一處在縣東南黃庄村　嶧縣楊家泉山銀礦洞一處在縣東北楊家村　滕縣胡嶺山銀礦洞一處在縣東北將杭村以上礦洞俱封塞完固沂州兵備道駐劄統轄設巡邏沂州衛千戶一員帶領團操快手協同老人并隣近地方保甲人等巡邏看守

青州府　益都縣孟坵山鉛礦洞一處在縣西北七十里　顏神鎮老師山鉛礦洞一處在南庄社鹿角山鉛礦洞一處在馬陵社石衚衕鉛礦洞一處在邀兒社黃沙陵鉛礦洞一處黃狐峪鉛礦洞一處俱在柏樹社大金嶺鉛礦洞一處在三泉社以上礦洞七處俱封塞完固各有義民一名帶領近洞僉手牌甲日輪十五名巡看守　莒州蒼山銀礦洞一處七寶山銀礦洞一處雲山銀礦洞一處桑園銀礦洞一處以上礦洞四處俱封塞完固各有義勇官一員帶領下班團操快壯巡邏看守　蒙陰縣胡家寨山銀礦洞一處在縣北一百八十里今封塞完固縣設義勇官一員率領保甲人役巡邏看守　臨朐縣嵩山在縣西南七十里與黑山相連出銀礦其山下河水中亦時出礦及沙金鉛錫銅鐵石綠白丹砂之類異水樂銀礦洞一處嘉靖間奉　欽差官採三次黑山河銀礦洞一處嘉靖三十年奉明文官採一次樓青山石洋銀礦洞一處雨嶺坡大洋銀礦洞一處老猫窩頂銀礦洞一處以上礦洞六處俱封塞完固總設義勇官一員督率打手十名并附近總甲二十名僉手一千名巡邏看守

登州府　寧海州老鼠夼銀礦洞一處在州西三十里仇家塔銀礦洞一處在州西南九十里胡家溝銀礦洞一處在州正南九十里淋水坑銀礦洞一處在州正南九十里譚家口銀礦洞一處在州東南一百里以上礦洞五處俱封塞完固除編定地方大僉民壯巡守外仍本州巡捕官帶領巡捕人役巡邏看守　蓬萊縣蘇道溝金礦洞一處在縣東南八十里背干嶺金礦洞一處在縣正東八十里杏樹溝并羊欄塔銀礦洞二處在縣西南九十里以上礦洞四處有高家楊家店二巡司督令下班團操快壯十名登州營每季委官一員帶

領旗軍二十名并地方保甲人等廵遞看守

萊陽縣 東關頂銀礦洞一處在縣西北九十里本縣官快等役外僉牌近地方鄉夫五名在彼廵遞看守

福山縣 化石硌銀礦洞一處在縣西北四十里孫夼洞鉛礦洞一處在縣西北四十里以下礦洞二處俱封塞完固各有下班快壯每月輪撥五名中前所軍每月輪撥五名赴檢司弓兵每月輪撥六名各跟隨本縣及中前所各巡捕官并孫夼鎮巡檢常川巡邏仍令該管地方保甲人等巡邏看守

招遠縣 靈頂濟金礦洞一處在縣正南四十里嘉靖四十五年奉旨差官採取一次雲青頂銀礦洞一處在縣東北五十里搶窩銀礦洞一處在縣東北五十里數窩銀礦洞一處在縣正東五十里柴窩銀礦洞一處在縣東北五十里以上礦洞五處俱封塞完固本縣委義勇官帶領下班圖隸快壯巡邏看守

棲霞縣 艾山湯金礦洞一處在縣北三十里古積頂銀礦洞一處在縣東北八十里西下夼銀礦洞一處在縣東北八十五里羊屎河銀礦洞一處在縣東八十里旬馬夼銀礦洞一處在縣東一百里庵兒崝銀礦洞一處在縣東南七十里方山頂銀礦洞一處在縣西南三十五里望海嶺銀礦洞一處在縣西五十里龐家溝銀礦洞一處在縣西七十里黃夼銀礦洞一處在縣西北十五里紛子葫蘆銀礦洞一處在縣東北三十里西林麟銀礦洞一處在縣北六十里以上礦洞共一十二處俱封塞完固除石積頂洞係登州營官軍二十名每季輪流防守外其餘俱係地方夫役巡邏看守

文登縣 遮陽山南灘湯村泊金礦洞一處在縣正南四十里黃嵐金礦洞一處在縣北二十五里桑樹夼銀礦洞一處在縣東二十五里佛見頂銀礦洞一處在縣東南三十里南縣網銀礦洞一處在縣正南四十里南高村集北滕家銀礦洞一處在縣正南三十里噴臺頂後水銀礦洞一處在縣東南四十里馬鞍山南駒山汪銀礦洞一處在縣東南二十里衡孔坑銀礦洞一處在縣東三十里橫山銀礦洞一處在縣東四十五里李家山銀礦洞一處在縣西十里古積頂明子溝銀礦洞一處在縣東北六十里朋子濟龍王廟銀礦洞一處在縣東六十里公家坑銀礦洞一處在縣東北八十里公家坑銀礦洞一處在龍池地名離縣東北九十里惡石山野噴埠銀礦洞一處在縣東北一百里林村集後銀礦洞一處在縣東北一百二十里温泉寨後銀礦洞一處在縣東北一百里着棋山銀礦洞一處在縣東北五十里着棋山北頂小銀礦洞一處在

縣東北五十里馬夼頂銀礦洞一處在縣正北九十里牛仙上寨口銀礦洞一處在縣西北七十里千仙頂銀礦洞一處在縣東五十里以上礦洞二十三處俱封塞完固各有地方保甲人等廵遞看守

均徭論

均徭之議蓋人人殊矣然審考大中丞宋公之議曰有因有損不易之法均徭嚮時富編寔兼身家而論若均徭再論田糧是正供之外復如重累有虧有損之戒法遂盡廢矣今止論身家身即徭之所謂丁也家即徭之所謂門也光明政體然後審編自有條緒若因撥地科差為力即易招議亦難是自為得矣加百姓何善哉乎公之議均徭也蓋地有肥瘠天時有水旱故富商巨賈家累萬金而地止數十畝者往往有之賦令撥地審差則力猶務本之民不勝其困而逐末者流又得以倖免矣然人丁有多寡門則有高下其丁多則衆舉為多其門高則豐差可免乃審編官有止報上六則無上三則或三則聊具數戶卻無多丁者甚至上上等縣亦無上上則門者自謂以一縣之民承一縣之差不必肯求上則不知上孫為中是上戶與中戶同力矣中擦為下是中戶與下戶同力矣纖與重差已弱力數又編差不足數必派之下下猶搞貧民差徭不均莫之會者余巡歷某上戶又之窮者亦貧矣彼其始豈非以上三則入戶皆有勢力者有所畏忌而不敢而下下貧民者無由自直於院道乎然卒至於貧富俱病計亦左矣近歲俱行各道督編止重身家而藏高免之禁徭役視昔畢稱均矣繼自今以往惟以身家富編必不得已為之調停亦於地多而門高者酌量加等則貧富適均而差徭無累東土之凋瘵庶其少瘳乎

里甲論

按　國初事簡里甲閑暇官使於十甲輪支其役事煩費冗里甲困而為奸里甲困敝而輪支始病皆矣近議有十甲朋當者有照糧十年輪充者有論丁不論地者有丁地兼派者古人人殊大較酌量州縣衝僻共計歲費幾何立為常則斂之于官而為之雇募支銷是為上策蓋在官則費止于一在民則衆織科派上下交征無名之費且有難窮言者矣但貴心撫字者一遵約束無容藏奧中才以下往往用里甲者則以議供之費為而查覈之法嚴也夫天下

之財不在官則在民官豈能自足哉原銀太減勢不得不累之民查覈既嚴則往委官以別枝為賢任州縣以指摘為權於是有官銀貯庫而陰用里甲者甚至託茂官銀毋敢以周上者是法之吏也將以便民而反為民病矣近奉

明旨再議里甲公費業已從寬且免其查覈矣今官有仍用里甲者盡法而參拔之將何以自解哉有治人無治法變通宜民則有司存

章丘縣　楊循吉志　漢文四年封齊悼惠王子安為陽丘侯　景四年國除為陽丘縣屬濟南郡又置菅縣朝陽縣後漢省陽丘朝陽置東朝陽屬濟南國晉廢菅入東朝陽屬樂安國宋置衛國屬頓丘郡北齊天保七年廢東朝陽置高唐隋開皇十六年以隋州亦有高唐改為章丘取縣北山章丘為名隸齊郡改衛國田亭山又置朝陽十八年改朝陽為臨濟又置菅城大業初復省唐武德三年隸譚州貞觀元年改齊州屬濟南郡元和十三年省亭山入章丘宋咸平四年廢臨濟為鎮景德三年改置清平軍于縣北熙寧三年廢軍仍為縣屬濟南府金因之元隸濟南路　國朝隸濟南府

女郎山在縣北一里三齊記云章亥有三女溺死葬此故名高塚見存或云子張之墓非章女也又云非魯子張乃齊隱章子也未詳孰是山巔有三陽洞深邃可游憩相傳昔孫光子於此學道焉　危山在縣西南四十里冀字記漢景帝三年齊孝王與吳楚通謀自殺葬于此墓在山巔今人呼為鐵墓是也　六鄉惟東錦川最大其地近長白山產薪炭亦多園林富于梨棗其次則明秀人皆錯南山內外而居多樹材可以構室西錦川為諸水所匯有麥稻麻菜之利清平多植桑善飼蠶能織紗絹下三鄉地宜綿花此諸鄉之大略也章丘之民質有三其土壤膏腴足以展耒耜其川澤居處足以容網罟其山林高深足以供斧斤而又加之以勤儉樂本畏罪恥犯是故物阜而貨足非田地利人力之兼濟孰能而民間固有目視豐穰而腹不得飽手執條桑而身不得煖者擾事偏作僅僅自給甚至流離徙易固多有焉此則上之人所當撫摩惠愛承其因利而不當以邑之豐虛槩觀也

章丘縣志　條編之法，始于歸安茅公，其詳具便民十議中，而余竊識其畧有三：一不審均徭，二不該里甲，三不僉頭役。夫既有均徭，則不能無隱操；既有隱操，則不能無重差。公曰：任人不如任地，而移丁等之差，悉入于地。既有里甲，則不能無支銷；既有支銷，則不能無奢費。公曰：勞民不如勞吏，而畢見年之供應，悉責之吏。既有頭役，則不能無投獻；既有投獻，則不能無包賠添墊之勞費。公曰：民之費十，官之費一，而改一切之頭役，悉隸之召募，且非徒此也。富戶地多，貧戶地少，富者固不願，貧者亦不至轉其類。劫勞一年，起來十年，劫勞困苦，起來亦不至負其苦。日入入廩，日出出廩，志貴者固自不作奸，頑猾者亦自不能作奸。民自辦租納糧之外，不知城市為何地；官自聽訟問俗之餘，不知百姓為何狀，蓋至今十年幾矣。閭閻殷富，地價騰踴，然則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者，豈通論哉。

閭南七民樸素，商賈輻輳，俗嘗機利，閑多驕儈武斷之奸。西錦平原廣野，宜五穀，稍西，則白雲湖、德府子粒地也。折而北為下三，地宜木綿，折而東北，即清平鄉，地宜桑蠶，成織紗絹，為利頗不貲。獨漯河過秋水特至，小有泛漲，稍南則東嶺，近長白山，山產薪炭，富梨棗。清河上下宜稻，藕菱芡蒲葦，不通舟楫，為礁磧所礙，然礁磧之利，不減舟楫。又折而西南，為明秀，民夾南山而居，山多出文石煤炭，桃栗之藪，又多檞材，巨可構室，細可供爨。

長清志　清地周四百里，路當八衝，溝渠沙淤，水口小橋，不可勝數，此特志其關行者耳。至若沙河、門頭、張村兩閘之建，有可議者。昔曾通河勢深陡，利堤障，施建閘壅水以利舟楫，而舟楫依利矣。若大清則河岸俱為平地，既無隄以束其橫流，一遇石閘衝激，則怒濤瀰漫，洋溢四出，昔之平地，今為斥鹵，而閘逐置之沙地，竟何益哉。況議建兩閘，要求漕運之通耳，然貨運與漕運不同，水勢泛漲，則巨艘舳艫相望而進；如水勢消淺，則艨艟小舟隨處起撥，即舟行周利，而大車小車陸路次發，蓋自洛口達于張秋，途非修阻，水陸相為運用，勢可通融。此若權遷專輕于漕河之外，恐舢艫之費，以興無益之工，謂之何哉。

霑化志　土產五穀果木皆同然惟白地則種植易且蕃茂次黑地可種菽秫又次為沽鹹地表暑雨種移穫可食下下則死鹹無生意平衍光膩若鏡面然皆焰鹵科稅瀕海之民貧鹽首夏汛舟入海捕魚蝦魚凡數十種舉網得魚者如農有秋曰收海

青城志　鹽鈔　長慶元年、度支張平叔畫糶鹽之策、請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為韓愈所駁而止、即今戶口食鹽法也、今雖不覺其擾、直為文具無益於國計、而相沿日久、不究其根底、

商稅　于侍御田、商稅之設、原為徵商、非為徵農、今巡攔課程、移之人丁、而新加額稅、又派之地土、彼操白鏹而規奇贏者誰也、顧以累我耕稼力作之民邪、

東關子太史曰兗之為郡也負山帶河左海右濟跨四州之境兼數國之封觀風物土欲比而一之有不能也總其大都士廉而朴不習進趣民質而惰不善蓋藏四人之業農居六七賈居一二婚姻稱家往逆略取相當即貴閥大族成禮而止不過費也喪葬無會齋從得中亦無鐘鼎之華者尊從宜士人之家不作佛事惟好為下里傷物爲車爲馬象界烈火以是相勝而服制不能如禮大親之者齋居不過五日期功以下服或不備葬法合族共域以昭穆為序至數十世不從別則稱統曲阜孔氏自宣聖至今二三千年皆祔祖兆周回數里他邑皆如之此猶周禮墓大夫之遺也市里小民群聚為會東祠泰山南祠武當歲晚務閑百十為群結社而往謂之香社又常以月朔為飲食聚會醵金錢生息即有死者計其所入賻之雖貧窶厲時而葬無暴露者謂之義社又有醵金生息以供租稅出一歲之息歲歲用之畢不後期而完謂之糧社亦有群其宗族月朔為會息金錢穀以供祭嘗謂之祭社亦有父老罷吏時相聚會如香山雅社

故事謂之酒社此其常俗也至如刀鑷之徒挾短長持吏及藏匿傾事之人為之主名以張威於里閭在在有之願吏治寬嚴以為盛衰耳而愚民為左道所惑習白蓮無為諸教男女相聚持齋誦佛亂萌尚始於此兆焉此皆諸邑所同間有出入大較不甚相遠故可括而稱也

馬政志

敘曰

國初既罷監苑之制舉江北四省之馬畜之民間歲上其息而太僕受之此宋人戶馬法也北畿罷於起俵而有所休於寄養南畿匱於本色而有所裕於改折若夫無寄養改折而一於起俵之故法是也所解非所養則易買之累在民所養非所用則靡費之實在官交受其病久矣萬曆初年始定改折之令於是民力稍寬公儲亦裕而縣官不時之需取給冏牧幾與司農參焉亦救敝之良圖也夫江乘之政以定提封天閑之備以成邦政古之於趣馬若是其不輕矣今豈易哉

作馬政志

戶役論

或問條編照地之法昉於江南近日府境州邑有行之稱便者他邑爭效焉而稽之輿論亦有以為不便如莒[注十三]大司徒之疏何其相戾也曰法固有便有不便也而其所以便又不係乎照地與否也蓋

國朝賦役之制本唐人租庸調之法以夏秋稅糧徵之地畝銀力二差派之門丁猶懼其不均也復準則壤成賦之遺立為三等九則之目因其消長登下而輕重其役焉法至善也積習既久弊端漸生於是一二有司更為條編之法以為畫一

之制見謂改絃易器耳目一新而其中有便不便者焉請言其故舊時力役之法每夫一名該銀若干即審有力一人僉充頭役而以花戶貼之代當之人止向頭役打討而所謂貼戶者人數衆多住居窵遠所貼銀數又或不滿錙銖頭役不能徧討甘於包賠者有之自條編法行差銀上櫃召募代當投季給銀代當者領銀於官無折準之濫應差者納銀於官無包賠之苦此不坐頭役之便也舊時徵派稅糧即選殷實之家僉充大戶分定服口使之坐收錢銀入手不免妄費及期覩鮮勢必賠償甚有鬻產質田盡室流徙者自條編法行糧銀上櫃但以櫃頭守之不得侵牟亦無賠補之累此不僉大戶之便也舊時里甲十年一輪謂之見年一切買辦支應俱出其手九年之息不足以當一年之費今將里甲銀數併入差銀上櫃收支官為代辦而輪當支應之苦皆得免焉此不應里甲之便也舊時門丁均徭三年一審鬻產多者則自下陞上置產多者則自上擦下故里書造冊有詭寄之弊士夫居間有請託之弊里老供報有賄買之弊自條編法行均徭不審產有更易田無增減而此弊盡除矣此不審均徭之便也蓋其所謂便者如此而有不便者何也舊法編審均徭有丁銀門銀而無地銀則以貲本產業檃括並論也今去其門銀而以地銀易之則田家偏累而賈販之流握千金之貲

無隴畝之田者徵求不及焉此農病而逐末者利也上八則
人戶舊有丁門二銀今去其門銀而易以地銀未有加也下
下丁戶止有丁銀舊無門銀今丁銀既無差等而又益以地
銀是下戶病而中人以上利也兗之屬城固有平皐墾壤地
利盡闢者以地科差可矣至如東南沂費郯滕皆荒棄不耕
之地西南曹單金城皆瀕河被水之區當其受災一望無際
顆粒不收秋夏稅糧備累里排包納若更加地差則里排亦
不能支矣是成墾之田利而荒棄之田病也蓋其謂不便者
如此而要之所以稱便在四事之得法不為其照地與否也
誠使府屬州邑皆能做此四法而又得良長吏行之即不必
照地科差而條編之法亦可通行無弊矣何也條編者一切
之名而非一定之名也糧不分廒口總收類解亦謂之條編
差不分上下以丁地為準亦謂之條編糧差合而為一亦謂
之條編其目夥矣天下有治人無治法顧行之者何如豈必
膠柱而談哉然猶有說焉物惟不齊而思以齊之分惟不均
而思以均之我
朝成法所以分三等九則者正以齊其不齊而使之均也今不
分三等九則而槩以丁田之數比而一之等無論丁之貧富
田之厚薄或相倍蓰或相千萬而於
祖宗之舊制亦少更矣不但如此古人制賦之法以租庸調為

善而我
朝用之所謂丁銀者即有身之庸也所謂門銀者即有家之調
也所謂稅糧者即有田之租也今田既有稅糧而益之以地
差差出於門丁而又去其門銀是田不止於租而家可無調
也非法古之意矣又不但此有戶有口自上古以來未之有
改今去其門銀而但以丁起差則按圖而披不知某為某門
是有口而無戶也夫政先正名事必師古為治之大經大法
在焉較計利害又其末矣此葛公之指也

滕縣舊志 國初田賦官籍有定額，而在民無定數，前因轉相貿買，富者所置，故有地少糧多，地多糧少之弊。均田之法，地利肥瘠之異，概則計畝均分，其實一一之良規，利民之善政也。舊俗相沿，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以三尺五寸為一步，[illegible]。凡抵周尺一尺五寸，是均將用舊尺，後均將截舊尺分數，每步抵為三尺二寸，是均一畝為數均一畝二分，新舊之數所以不同者此也。又先均無荒熟，後均有荒熟之分，不無詐偽之弊，其交接各縣界分處，不無影射之弊，其岌索定坂，將不無急徵斜正之弊，且山河道路，亦有除豁寬猶任情，不無虛包之弊，大抵天下事難乎盡善，古人有言，治道去其太甚，苟利民之分數多，而弊有十分之一，不為太甚，亦不必過議也。

滕縣志 〔滕蓋以一邑而包春秋侯國之地者三矣，以今圖按之，縣治為小邾地，西南滕城為滕地，南薛城為薛地，而三國外諸國地又多所分割，如東北鄒水東南昌慮皆邾地也，東之斗城齊靈丘也，西之郁郎曾郎邑也，西南戚城戚縣也，而讙城湖陵滕壤皆得至馬。或分其半，或割其一隅，多者數十里，少者數里，衡百七十而遥，縱武倍之，水北等社東北繞繞泗貫百三十里，泉河等社越利國而孫懸東南徐邳間二百餘里，而猶隸滕者，豈所謂犬牙相制之勢然歟？然滕地所以夭者，蓋由魏隋置郡後雖改置不一，而地則仍舊。國家定邑燕薊，則滕為徐兗門戶，始與徐州埒重矣。此一邑而三代建侯者三，而國之大夫食邑皆在其中，漢亦置一郡三縣，隋唐以後，漸併為一，元雖分州領縣，而縣則倚郭猶之一也。夫縣比地窄則民勁，勁則反本；縣疎地曠則民僈，僈則驚法。余聞之長老言，弘正以前，踔遠山居之民，率不奉縣法，急之則挺而走險。有司但取羈縻之，後承平久，稍稍趨令，而傜役亦聽自辦，不深責也。嘉靖庚戌歲荒，行客過境上，數十里無炊烟，而群盜往往劫掠，使者蓋由土曠人稀，有司遥制之為難耳。誠一旦有緩急，則滕徐路斷，而泉上東南之民不往來矣。竊以為漢制固太寬，今制似太曠，宜於臨城、戚城、利國之間，更置一縣，則縣比而民無遠志，易制，此以臂使指之勢也。〕

學校之制，始自五帝，而莫備於成周。周取四代之制兼而行之，凡

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鄉立虞庠州立夏序黨立商校四代之學達於天下國有大事則以禮屬群吏百官而講行之無事則國之耆老子弟遊焉其地尊其禮大秦置博士具官待問而已故云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則教之者異也漢武興學置博士官但以名流為之而無考察試用之法光武始試而用之故漢文學彬彬猶為近古晉唐而後雖置博士如漢故事而秩卑體輕故教多虛華而寡實效陵夷而至胡元益遠矣哉　太祖定天下欲速變胡俗重學置師其有教明化成急召為祭酒翰林等秩而為之師者亦咸以教化明倫為己任其後藩臬郡大夫漸詘其禮稍稍以文法繩之而其弊也文法之吏反視之若贅疣然為之師者亦何以安其位而行其志乎遂使志氣消阻苟急會其簿書朔望是為不素餐而已由是觀之始未嘗不欲其興起而後稍衰微教失也余於是深有慨焉

縣東西南北隅山隘最多又鄰沂費采金煑鹽之徒不時間發非有司所得以鞭捶使也於是設守禦所千户百户各若干人且

國初頗重軍功而其人又皆奮起干戈者往往與有司分道而行畫邑而治邑民側目焉其後監司摘其尤無良者置於法而收其權一切捕盜聽詞徵屯定役盡歸有司矣一盛一衰固其變也

風俗志　古者以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聲教國土變改民人遷徙而風俗因之滕封爵之

餘也考之春秋小邾當時固已夷之滕薛皆以成國而駸駸焉自趨於僻陋之俗齊桓霸而盟會起三國始與盟會文物故薛投壺之文並載禮篇小邾穆公朝魯荅賦菁莪滕文行喪吊者悅服齊既封田文於薛為孟嘗君孟嘗君好士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六萬餘家故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漢興叔孫通明禮樂諸弟子共習者咸為選首公孫弘以白衣為三公於是翕然大變彬彬乎鄒魯之舊矣自漢而後風俗凡六變漢與西晉一變也五胡南北至陳隋一變也隋唐至安史一變也五代至宋一變也金元一變也齊乘云安史滅君臣之義未盡至五代則幾矣五胡南北華統未斷迨金元則絕矣金以滕界於宋置滕陽軍而民習兵其豪富而有智畧者民群起而聽之故滕境有七十餘寨而又多度僧道偏賜寺觀額名元代亦然邑民大率靡然胡風矣明興拯民左衽而衣冠之二百年來漸漬習尚可得而言語云沃土之民慢瘠土之民勤故城東地多山險宜粟菽其俗好種樹而饒於棗梨貧者農務畢則入山樵採治炭婦女緝布夜紡車之聲比屋相聞富者能惡衣食以致蓄藏然頗自喜有至老死不入縣庭有司急之則揭竿而走險路通沂費采金販鹽惡少無賴之人無尺籍伍符發徵期會頃刻一發三尋之矛林立矣好競喜鬬鬬而貧者不以訟於官期報之而後已以勝為能猶有金元之餘習城西地沮洳多膏腴宜稻麥其人競相尚以靡侈婚喪家用妓樂納采奩

具殯葬之物以多為美富家輓河汴之材起高樓廣堂室飾車騎鏤一鞍至費百金然無畜藏一二歲不登則樓室鞍騎易主矣城南北大抵阻山者其俗則東瀕河者其俗則西而圜城具五民：不土著者衆仰機利而食廢居：邑賤則取之貴則出之農人病馬總之山居之民千樹棗千足羊瀕河之民千畝麥千石稻邑居之民酤一歲數百釀稱貸子錢千貫其人皆與邑縣仕等人富而仁義附焉民間喪事半用浮屠語言間胡音士人不立家廟以墓祭為重此其大較也長老傳云 [注十四]章宗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稀約法省禁有司務為招徠安集無所擾害黎民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遊敖嬉戲如小兒狀諸生少者事長如嚴師縉紳務為恭謹過里門自下車出不張蓋不起室治第俗淳龐質樸無文 憲孝時歲大穰都鄙夜戶不閉然淳樸漸漓好遊子弟飛鷹走狗六博蹋鞠攜娼妓彈鳴箏東門外街巷清夜管弦之聲如沸而富者豪於財俠者豪於氣役財驕溢武斷鄉曲有司始以法繩之法嚴令具自此始 武宗時流賊亂山東過滕：大被殺掠而 世宗時土木祠祀事大起又南紏越北紏胡大璫貴人祠官將兵數乘傳往來境上滕益多募兵蕭然繁費富俠之家大率破民偷甘食鮮衣淳龐之氣益漓浮薄以至父子兄弟異釜而炊分戶而役好學者衆而博士後進子弟負才自矜長者傾遜巡退讓之好私鬥譽而怯於公議以故常為狐鼠惡少所侵辱同舟而

濟風波覆於以有各一壺之心也閭閻服飾恣所好美益僭濫無限度男子冠巾絲履婦女珠翠金寶綺穀錦繡羅紈但有財盡能索耳而游俠大猾朋黨作姦為訾者主名盛氣而游都市道路以目凡此皆五十年前所無也夫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在上之情欲故謂之俗而班氏載魯俗曰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好訾毀多巧偽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愈於他俗即今猶然近之豈所謂風氣之繫乎地者耶若夫統理人倫移本易末一之乎中和是在人上者之責也余故備論之以為觀風者採焉

賦役志 三代而後言賦法之善者莫如唐之租庸調國制寔用之有田則有租今之稅糧也有身則有庸今之丁銀也有家則有調今之門銀也然 國初地有起科不起科之分嘉靖初猶然法久弊滋乃盡行起科而二十七年撫臺檄沂州衛經歷石仲義丈之計畝均分行之三年民稱便三十年以後累歲大饑人相食加以大疫民死亡者十家而九行境內數十里無炊煙於是地大荒多逋賦此患在無人而非患不均也四十一年撫臺張公者檄縣丞劉芳重丈之以除豁荒地為名乃小其步弓每三畝出一畝賦盡加於熟地此朝三暮四之術也而劉縣丞丈未及半乃令里書按冊計畝出之其脫漏者又不可勝數於是鄉民大擾有舊畝新

畝之名不便者十年撫臺傅公希摯趙公賢徹知縣杜公齊時再
大始得復石經歷之議便者未三年而江陵相傻行丈地法執事
者欲邀福於相公多生枝葉其所開宅舍園圃高下淤沙平坂山
石瀉鹵諸名色以令鄉鄙之民鄉鄙之民冥然不會對胡越而言
侏儒此為里書立弊藪奚止鑿三竅也夫地厚者多富地薄者多
貧賦一則病貧富者門高貧者門下徭差則病富故病於賦者取
償於輕徭病於徭者取償於輕賦恭而伍之可謂至平而里中一
二無賴又簧鼓一條鞭法為便者使徭盡歸於地是專行田租而
除庸調也歲少不登則中下地盡荒其徭安從出乎初增入地者
僅十之二三今增至十之五是一條鞭法與徭役並行也北方種

馬之害始於楊砥非　高皇制也行之既久民固相安忽然責之
而收其直尋復有責買之議矣民兵之增本以備山東今兵裁而
銀解京脫若山東有變兵又將增不徵於民將馬取之沙溝夫役
本為滕民相代休息也實乃為徐州役而不以為恠而又以告革
為滕民罪一法之行煦煦然孰不曰吾以利爾百姓哉然有鑿一
孔而開百隙樹一本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適足
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適足以為織此無以異於揚堁
弭塵救經而引其足也水濁則魚噞令煩則民亂嗚呼從來遠矣
若夫酌量調劑奉法而不膠於法因時而不詭於時不有今之良
牧幾何其民之不轉徙於溝壑也

費志武城考云武城魯邑也春秋襄公十九年齊及晉盟于
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
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城今費縣西北七十里錦川鄉絃歌里有武城城是也孟子
曰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
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墻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今費
縣武城北曾子山即曾子居也曾子書曰魯人攻鄪鄪君曰
寡人見攻而先生去之安能為先生守宅也曾子不答而出
魯責鄪之罪者十而曾子所陳者九鄪君復修曾子之舍而
後迎之二事語意相近可見武城近鄪明矣史記甘茂曰曾

子居費之武城其母方織有告曾參殺人者三母乃投杼踰
墻而走王符論曰南成之墓曾子非不孝西漢改武城為南
成縣今南成山有曾點墓是也向使曾子不家武城胡其母
之織于此而葬其父于南成也即據春秋論語曾子書孟子
史記王符論曾子為費武城人的矣史記孔子弟子列傳曰
曾參南武城人此據漢人之稱也地里志曰定襄有武城清
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是也今相傳武城在費縣之北泰
山之南故東漢以南成即武城屬泰山郡晉亦因之杜預註
春秋城武城下曰泰山南武城邑此南字即史遷南武城之
南字以別於定襄清河之武城也漢清河郡東武城縣即今

東昌府武城縣建始西漢今亦以為子游所宰之邑立子游祠何其謬哉又今嘉祥縣禹貢大野之地漢晉隋唐為鉅野縣地宋為鉅州金皇統中始於鉅野山口鎮置嘉祥縣其地有南武山上有阿城亦名南武城乃今附會為費之武城子游所宰之邑曾子所居之武城其謬甚矣今費縣西北七十里有武城城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有南武城二縣二城名蹟各異謂費之武城即嘉祥之南武城可哉假借史記南武城之南字而不考杜預註地里志括地志諸儒辨證諸書訛矣故今詳加考訂為先賢正首丘也

泗水縣志　食貨論曰余考周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而即繼之以九式均節財用夫九職之所任者即今之役也出於民之力者也九賦之所斂者即今之賦也出於民之地者也民之力與地有盡而國之所費無窮苟不於其經費之際而品節之情實既闕必至於濫用無度欲壑不盈必至於苛取無厭是故於九職九賦之後九式先焉凡以均節財用量吾之出而不過責民之所入此周公理財意也後世意微矣情欲日奢征輸百出山澤之利萬羅取無餘嘻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上下二百年間戶口田地山澤之舊漸虛耗矣而額外之加未有底止豈其於周官九式節財未之講耶　賦役論曰賦稅出於田糧役出於丁舊制也泗水丁力鮮少故糧役之銀常田代丁編其在今日之賦稅其類有五曰夏稅曰秋糧曰絲絹曰馬草曰驛站今日之糧役其類有六曰銀差曰力差曰里甲曰額辦曰雜辦曰鹽鈔以條編之數論之計每畝派銀一分八釐零奇而白地

派銀二分二釐有奇人丁自上上則派銀九錢遞而降之至下下則一錢今之共派賦役銀一萬二千八百五十兩有奇民力竭矣而又有新加兵餉及派魚臺撈夫銀一切脩城脩河額外之徵比比是也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司是土者寧可膠柱而調瑟也哉

汶上縣志、汶水之源有三一發泰山仙臺嶺一發萊蕪原山之陽一發於其寨子村會泰山諸泉之水至靜封鎮合而為一謂之大汶又小汶出新泰宮山之下西流至徂徠山陽入於大汶乃西南合流逕桃鄉無鹽及壽張故城北由安民亭合濟瀆東北入海此故道也永樂九年尚書宋禮始築壩於戴村遏汶全流出於南旺四分南流達於濟寧會沂泗諸水入淮六分北流達於臨清會漳衛諸水入海然秋夏水漲猶得自坎河入故道漕與邑俱利焉　汶之自戴村入漕渠也委折數十里隨所經流有異名焉在戴村以下為蘼橋河西南流至草橋堰受龍鬬諸泉及蒲灣灤水為草橋河又西南流為白馬河聖泉河（舊名黑馬溝）為鵞河（宋郭汴時貢鵞鴨故道也郡志誤以為黑馬溝之上流）至南旺分流為會通河南抵嘉祥界首北抵東平靳家口凡七十有二里　邑舊有大清河濟水故道也舊為汶境（通志云冀州刺史王純碑在汶上漢延熹四年立水經云濟水西有安民山山西有此碑）今屬於州邑之西偏有小清河殆濟之北逕闞鄉城西者也然經流絕矣　邑之泉其大者為龍鬬泉脈湧沸若兩蚌相擊者然在縣東北五十里出雲尾村平地中其東為薛家溝泉雞爪泉三里許為濼澢泉南為趙家橋泉俱出土中會龍鬬南流合於寧陽之魯姑濼澢山泉由魯溝入汶馬莊泉距邑東南十八里亦出土中流十五里至城南而伏　邑之湖為南旺即古之大野澤也中為長堤漕渠貫之畫而為三在漕渠之西者曰西湖（周廻九十三里堤上為斗門以便蓄洩）其東曰蜀山湖（周廻六十五里水漲出長溝減水二閘入馬場湖）曰馬踏湖（在汶河堤北周廻三十四里夏秋水漲入北湖出關河閘逕北弘仁橋入運）俱有菱芡魚鱉茭荻蔬蒲之利居人賴焉　溝之可名者九其導龍鬬諸泉逕蒲灣濼以入汶者為魯溝受諸山潦以注蒲灣者為南北泉溝及洪溝蒲灣之西北為沙溝其南分蒲灣之水以遶城下者為郭家溝邑之西南有柳溝響水溝又聖泉河舊名黑馬溝　泊之關於漕者為蒲灣（李太白所詠嶽陽綠水明秋日是也）距邑北三里一名仲勾泊一名五花泊蓋魯溝自軍德橋而下逃無堤岸水因漫出合於停潦（周廻廿里）民田多沒焉其水出柏浪橋逕周家河入汶（議者欲自軍德橋下築堤至木郎橋防泉走洩乃民漕便計也又北泊舊有支流自郭家溝遶城下）

西南入蜀山湖昔劉賊之亂收郝城邑今君左經引泊水自保汶賴以全邑之東南為壍王石橋泊拔劉泉水匯為即柳行泊也民書表早占捷邊屢諂而賦至今苦之西南為釣臺泊則馬路之餘浸也若魚營周廻四十里石堠周廻三十里二泊秋夏水漲禾用不殖然來年之入常倍餘田是稱沃土矣　汶之決口相比如櫛措不勝歷也計其大者則草橋迤上有曹家口七級口大堤口魏家口赤家口隋家口草橋迤下有王廷口劉盤口近該於此直開支河以達南旺似挑水之性淺漕病民也以何家口馬家口王堂口　按南旺會通河之脊也元人遏汶奉符以達任城每至此而舟膠焉自宋司空分汶於此而漕始利矣然汶之稗於漕者八十有八之泉也非濼也故壩於戴村以防其洩而坎河歲築沙壩以聽濼之決焉蓋以濼水汨濁性復湍悍勢惟分洩則力之所衝始微淤之所挾始寡堤不歲潰淺不歲填民田亦不歲沒厥利溥矣萬曆戊子間歲旱泉涸疏濬復屢而漕艘始梗行水者見四汶河身漸以淺狹上流之勢佹欲西趨石壩聿築濼始為害番歸之後無歲不勤夫穤常充漸及里甲崇原平壠變為沮洳結茅積稼或隨浮苴舒司空開渠河口之下蓋深知前人之非而重毀其功也然汶水狹濼而注西觸於石蠔折以南其勢彌怒故患終不免耳或疑濼盡洩則湖水或減不知沙壩之時濼非盡西也若今之氾濫則盡啓諸閘及斗門洩之猶羨隄沒岸舟楫不行豈湖之所能蓄耶頃司水衡者濬泉防湖監臨閘座復於四汶河身務求深廣如宋司空時則南注之勢駛矣若洸濼是需待命於天脫值亢旱將何以濟詎所以為國家長計哉

漕河之閘遞置之以防膠舟者淺舖也曰南界首淺曰石口淺曰柳隄淺曰南旺淺曰鷲河口淺曰田家口淺曰關城淺曰開河淺曰劉家口淺曰袁家口淺曰閔家口淺曰張八老口淺曰步家口淺曰北界首淺凡十有四列舍居夫習沙阻以招呼運卒而隄樹木盜警鄣傳亦並責之防守云　其建于水以節啓閉蓄洩者則有閘有壩漕之閘五曰寺前舊名棠林西距南旺上閘十五里正德元年建曰南旺上在分水口南距下閘九里曰南旺下在分水口北距關河十五里俱成化六年郎中楊恭建曰開河北距袁家口十二里元至正間建永樂九

年重修曰袁家口北距靳家口十八里正德元年建月河之閘二在南旺上下成化間建減水之閘九曰焦樂曰盛進曰張全曰劉玄曰孫強曰彭室曰常名曰閔家大曰燕濼河俱在漕西岸漕之壩一曰滾水石壩在南旺河西岸水大洩入西湖萬曆十七年建汶之壩二曰何家石壩在汶河西岸曰草橋土壩一名草橋壩汶水舊有支流東南入城濠趨蜀山湖始入漕萬曆二十二年塞之濠池遂涸其接壤而關於邑之利害者三曰坎河石壩曰戴村土壩俱接東平境曰長溝石壩接嘉祥境　按自沙壩廢而汶流入海之道遂塞於坎河濁濼怒湍沃壤為浸長溝之間又私增土壩以捍其塈此邑之所以嘆懷襄也陸水部撤土壩害歲十二乃汶猶挾濼括沙底於分水以為漕梗故大挑之後歲為民病而始則築隔繼則起水終又挑隔每用力於無益之地曷若於上源築壩之為愈建石閘一座欲行濬撈扎板斷流不用椿草夫力之煩又無曠日稽遲之苦即不能如沙壩時淺不歲淤不猶力少而功多乎

戶口　按國初里甲之編均其戶口可舉綱以知目首長之後擇其望族如以臂而運指意甚善也然丁產之息耗漸殊而更繇之輪充弗改則輕重之間規避自生矣試按今之圖籍有一甲之衆足敵一社者尚可分里以役之乎今之里胥有單貧已極者尚可按籍以定之乎竊考國典其里不敷十甲之數取隣圖撥補之甲不敷一百十戶之數驗丁產歸併之排年里長設有消乏許於一百戶內選丁粮近上者充補為抑何其融通乎乃每當攢造黃册第令握算者準諸舊額少加損益徒費毫楮耳

土田　按地經均夫額未有不增者也第名實異耳趙公之額核欺隱之數而增之無減派之名而有其實何也其所增之地未嘗復征也若後人之額折步弓之數而增之有減派之名而無其實何也其虐增之地未嘗不征也此猶朝三之術也彼河非可耕路非可植新塋之荒非必有秋而槩以充額則昔之熟田安在不過為豪猾所隱占耳　古者以田為毋人為子故易於稽查後世以田、繫戶、、有升降則田、有轉移瀝寄隱匿之病自過割而生者又何可按據以

知其實哉
戕從　國家使民安地出租而以庸調責之以丁因登下九則以酌輕重制亦悉矣然法久而弊寄耳目於里胥使奸黠者得窠其智巧册籍貲産寧復可憑乎〻則條鞭之法舍貲産而括丁地抑簡易宜民之附近廣紳先生各執所見弗思閭譯紛〻之議幾聚訟矣　均徭里甲出於門丁舊有頭戶貼戶見年之名其費不貲自條鞭行而民始甦矣今之里排雖輪甲應役然止於催辦惟櫃頭俵頭尚存大戶之名故百姓之托籍僑寓借勢薦紳詭寄叢生冀脫是耳使盡行條鞭之法官募櫃頭官俵種馬則民出役錢安生無事地之系於平民猶士夫也名之編於排甲猶客戶也詭寄諸弊不革自清矣然寄庄終不可立而優免終不可濫也嘉靖庚寅令大造之年各屬流民置有産業住種已久者附籍當差是不容僑寓者久處寄庄之名矣況比境相接連田阡陌其去邑城不及再舍而皆作客戶是導奸僞之民兩地影射也獨不思各邑之鄙有二百里而

遠者何嘗免役乎若更相知會則其奸立破矣至於優免自有定制乃毋以縉紳而孔璧癸懸典而援例人員亦免丁粮則隆慶中梁都臺申飭之例不具在乎此猶其小者也汶近於兗　郡王宗室縣置田庄遵嘉靖四十三年之今查附各里甲項下以佃戶的名編立戶籍正雜差役與平民一體派編可也安得優免耶且　國家之法以土田朦朧投獻　王府者發邊衛永遠充軍其額以田地鬻之　宗室者亦先將田粮數目報官以憑附册編差遺者以投獻論今甲粟然今或玩視之矣至於國戚優免之例　親王〻親止免雜役二丁近得影射各府又自免丁粮弊將安極耶不惟會典盡行釐正數年而後汶之田庄半入　宗室而民差煩重有不忍言者矣

馬政　按國初民養種馬歲取其息則所俵者官駒耳及駒不中式臨期勒買種馬之養祇為空名此變賣之議所由興也然馬金已入俵額猶存即百姓脫養馬之累不勝歡娛而上不免徒取之乎使果充戎行之用則亦軍政所急也乃一給騎軍略不加省盡催於市胥饑於價不數月斃矣則徒費民財而歲役良馬謂之何哉近議不許多派本邑以累小民屢經災傷地方或至全折亦洞見此弊耳

驛傳　按閘河水夫僱直儘充歲用患給之後恃耳役預貸息錢以通客艘子母權之十去六七及舳艫聯比勢不能支則夫役逃走網頭避匿而豪有勢者遂追捕居民代為牽輓且掠其什物勒其折賠或因以破産矣議若不詳其弊欲以附近村落編火甲佐之不且迫居民以散四方乎若新橋馬驛當稅監未撤勢果弗堪今稍帖矣而驛卒猶告累馬續增耕價至千餘金未厭也時為避匿以難其上冀得更僉富民乃為代役而肆其貪心焉在上者又往〻慕招募之名以入其彀中客知其名易而實不然乎雖然國家設驛非徒供遊宦者之往來也乃分閒借閒甚且鬻之而山人術士皆得乘傳宜留心國計者懍江陵之思矣

鹽法　按國初給鹽於民故令折鈔令民易鹽於商而食之猶責以鈔乎且食鹽之數其多寡非有定也何以額派引且日增耶至於私鹽之捕不過設為厲禁以通官鹽今遂虛捏名數抵充捕額上亦知其僞而視為固然立法之弊於是極矣

兵防　按軍民既分兵不寓於農矣然民兵之名未嘗不存於內地也今汶寧有習擊刺識行陣足備徵發者哉其胥吏論報僅紙上之言耳民兵廢矣乃若邊軍舊有定額足備戰守屬一方有警輒議召募叢爾之汶增餉幾二千金則邊方之兵亦未足恃矣杞憂者尚慎行保甲之法乎其什伍連比有管子之遺焉小用之可以弭盜大用之可以足兵王文成公常三令而五申之今其籍具在也然法之不行病於稽查弗清游徙無禁耳使周禮比長之法有從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無授則圜土內之敝仲亦云人無非其里〻無非其家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做此意而行之加練習焉厭於兵防少有裨乎

條鞭法議、蓋聞議條鞭之便者曰不坐頭役無討索包賠之苦不僉大戶無
侵年償補之虞不慮里甲無輪當支應之煩不審均徭無詭寄賄托之弊此其
大畧耳惟是以一縣之力供一縣之役則衆而易舉也以一年之輸分十年之
限則輕而易辦也併銀力二差合公私諸費則名目簡而易知也富人不近官
役人不坐名則覬覦侵而易安也官給直於募人不得反覆抑勒則市儈生而
易制也此其利殆不可筭矣顧串丁下戶亦有毫釐之增然一日之傭金可具
也卒遽損之而說者曰條鞭之法行則商賈利而農病熟地利而荒病口存而
戶亡調去而租增其言甚辯焉第不識古之人果合丁口以為戶耶括貲產以
為戶耶今考載師任土之法周唐之調也亦曰以物地事授地職待其政令而
已且唐令民以土宜出綾絁絹綿及於布麻即今之絲綿折絹等耳舊已歸之
於田矣果自條鞭始乎昔陸宣公云先王制賦以夫丁為本不以務穡增其稅
不以輟稼減其租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不以飭屬重其役不以

竊息錮其膺此豈計貲產者耶夫以貲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乃兩稅法耳咨
知物之精者易藏物之粗者難掩難掩者則共見其蓄積而指為遷易藏者即
妄意其囊篋而不可攫故計貲產而農未有不病者也然則以為商人利則宜
講抑末之術以為荒田病則宜求除豁之計而遽指為條鞭之害者祗緣令長
難募役之保任里書失編審之騙局少地者不復漏差有官者不得濫免故為
是紛紛之說耳豈足以病畫一之法乎雖然迫不得已之公費值不可抗之取
求則額外之差增於上矣昔田隱於積書亦曆代以小葉則額派之數亂於下
矣致若徭役之外附以條鞭其害可勝言哉

嶧縣志　吾嘗觀於古今之際而知嶧民之所由貧也考元和志唐貞觀中丞
地有陂十三所歲灌田數十頃青徐水利莫與為匹又觀元大德間嶧州孟學
正所撰許池泉記猶稱泉水散漫四知灌溉稻田無慮萬頃民受其利繼考王
海通考彭城以北利國監又承縣並有鐵官宋共居等為京東轉運判官即其
地鑄鐵錢民得仰鼓鑄為業今縣治及承水上有遺鐵存焉滕國縣州西北四
十里有陶數千家歲以陶器致富饒一統志猶稱嶧產黑瓷此在往昔章章特
著者也自元末兵亂以來數罹傷殘人民轉徙河渠故道歲久堙滅且棲漆漕
渠國家亦有明禁焉方今小民一切罷陶鑄諸業而獨仰給于農百畝之田
計贍父母妻子而更徭征賦出其中一遇旱乾水溢則征徭逋負流亡繼之矣
流亡者衆則田不受犁者愈多榛莽彌望常數十里無炊烟隣邑有司猶謂嶧
人利茂草市厚利此何說也通志云嶧土曠人稀一望荒落在嘉靖初已然況

今日乎戶口土田日凋于前而更徭雜賦日增於舊辟之負載者十人各百鈞
焉一人委而去舉而加諸九人未累也三人委而去舉而加諸七人亦已甚矣
五人委而去舉而叢諸五人之身不亡何待嶧之往事何以異此急之則病遺
黎緩之則虧國課調停撫恤間間然若不得已而後動者則幸有今之牧民者
在也

郯城縣志　沂沭爲郯之經川、貫穿巨浸、其末流以一衣帶承之、瀰漫泛濫、諸澤不竇而決、又四封之內、強半隰阜、夏水亭居、瀰受傾淤叉潰之害、彼挾鐵鋤而緣而崦者、大都磽石田之望歲十倍其一常耳、此蝻蝗所以相踵、而蓬蒿葭莪秀也、竊嘗咨咨焉計以爲宜、頓然大變其貌、甚、倣周官遂人之制、令占田者各自爲川、澮、彼、此、互、達、洫則瓶哇町、畔則引桔槔、而蒔藝各之其所宜、斯地其稱沃衍哉、　東者種樹之患、水剝於旱、郯當沂費下流、其地早壤介丘四塞、夏潦亭居、若巨藪、致沂費之水二三日可消、郯非十餘日弗得、　余觀於義倉、而知救荒之重所恃也、夫天地之大計、六歲饑、六歲穰、十二歲而一大饑、使國無一年之蓄、則有分無備、有卒之爭流亡特甚、而號於乘國矣、郯賴斯理也、官廩之粟既積、而不可收而畢區又比設義倉、性當歲穰之日、令民自以其意輸粟於落保、鍾釜無限、不欲者無強、已乃總其籍歸之大庾、春貸秋斂、歲出入爲常法、貧民欣欣歌便之、可不謂至計與、顧其弊滋將有三焉、當長耳目、勿令滿蓄也、蠹耗數無查覈之覈、則以秕糠雜之賓、間與聚期會畢於旬日之內、則旎支起責之奸萌、概費徵斂大入小出無所樂、則計羨餘而貫處記之詐生、三弊者旁出而是法且漸稱蠹矣、嗣來君子、先周急之仁心、塞營私之竇孔、則斯倉可比於常平、民其將終賴哉

鄭故鼓廠置矣、後竟廢之、非以其不當孔道耶、今東之郡出入南服、此爲兵原之徑、当鄆月至、行李日至、敝邑推留餘之不共

是求、敢辭勞焉、一過戈役入于郯、民雖然徵庸抹馬、或一騎而數騎、一夫而更數役、倉合視還人溺歎、夫孤瘠之民也、歲歲常賦、猶多積負、而重之滿之、計不知所以紓之矣、

條鞭總論

一條鞭之法縉紳類能言之然或有謂其當行或有謂其不當行其見蓋人人殊矣時無論縉紳即父老百姓願行者十有七八不願行者亦有二三查得各處條鞭不問丁之貧富地之肥瘠一槩徵銀殊失輕重是以貧弱小民多有不願而富民田盈阡陌多方詭計營幹下則者逆得藉口鼓惑小民騰謗官長百計阻撓官府搖動于浮言牽制于毀謗屢行屢止致使忠實良民田當大半戶口尚高往年累歲獨當各樣重差無息肩之日苦累不可勝言如本州中上戶侯貴等歲當重差[注十六]餓死單縣漫坡是也今酌議條鞭地論肥瘠而徵銀之多寡既異丁論貧富而戶口之高下懸殊名雖條鞭而實為調停之法故命名曰調停徭賦冊蓋不拂願行者之心而亦善體不願行者之意卒之規制一定士民胥慶即有一二奸民亦無以為辭矣傳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又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今日調停之法是通變用中之政得聖賢之遺意即以達于天下似無不可行者而經久不易之法端是矣敢以是為折中之論

附論　曹縣定陶與州接壤曹定又本州屬也乃二處俱行條鞭曹縣每小畝四畝八分作一大畝編銀七分一厘定陶每小畝三畝六分作一大畝編銀　分二厘曹州每小畝二畝七分作一大畝編銀四分三厘是照地編銀三處雖不盡同然亦不甚相遠顧條鞭丁銀則三處迥異天淵弗侔憂民困者不能不驚且嘆焉曹縣丁不論貧富每丁止編銀七分二厘定陶丁雖論九則然上

戶一丁止于九錢兩縣者外無餘差亦無餘徵矣獨州上戶一丁編銀九錢無編門銀三十兩其餘八則每一戶丁門銀各不下一二十兩至下下戶人丁尚編銀一錢是曹州上門一丁當曹定上門三百九丁之差而定曹上戶之丁銀反輕于曹州下戶也所以然者以[注十七]原額徭差既重如民兵園操等項十倍兗屬無以嘉靖年來濟寧嘉祥金鄉陽穀魚臺滕鄒泗等處屢遇荒歉徭賦減半歸曹名曰代徵歲不下三千金坐是丁銀之重無論定曹即全省郡縣亦無有重如曹者考諸縣省徭冊可見也故差日重民日窮而士民不察其差重之由往往告苦為條鞭未行乃今業已行矣竟無減于丁銀之重又將若之何哉

曹縣志

原額均徭應役，官吏坐理，始法甚善，行之既久，寖失初意，每一役出，輒下鄉索括金錢，猾之攢迎流，小民不勝其擾，故有家有二項四，頭抵衙門賦之錢，至萬曆三年，知縣王圻蒞任，思為一條鞭法，即古免役，一切銀丁地徵銀，官為顧役，民甚便之，會以論官未久辭去，于是鄉官學校里老百姓三千人赴 兩院懇代題留任，以終其法，特為展限九月，圻于是自四年始，條議申詳，比沉行縣已二月，終矣，至今七八十年，時勢雖極多端，而戶田稅糧徭役里甲歲辦諸政，猶以王圻為楷，不能更張易治也，則其法可知也。

平賦問答

平賦之法既具，所編不自安，再進闔邑而諭之曰，是法也，革大戶、業打討，使矣，并省戶編徭之簿，而盡去之，得無戾，受曰，戶則之似派，下於丁地，以資論者，益千百之一二也，今戶雖不書，而計丁計畝徵銀，丁地多者出銀多，丁地少者出銀少，戶則高下，在其中矣，雖不編徭，而徵銀顧役，成規井井，不亂矣，何慮曰，富民是矣，亦宜民之政，而或有訾者何，曰，稱是法便者，窮鄉細民，占於特累者也，其以不便稱者，大約有四，一工戶地多，無路抗民，二各項應募無計多取，三積年里書豪右當糜，四市井根徒，然緣包攬，故倡為它說，以關陰攪，此法長奸民者，慣細民矣，虎毋推於峯小之議可也，曰，法可通行，斯為良法，此邑既稱便，則它邑貧無弗便者，而或者以為曹邑可行，它邑不可行，抑又何理也，曰，山東州縣有貧富，地里有廣狹，而顯派種差，率皆稱不是，安有其於此，不宜於彼，富庶之邑可行矣，而貧邑之善編獨不以地計丁，地寬之邑可行矣，而狹邑之種差，偏能令本邑而則藏丁鐵口門丁有錢，戶則有銀，而門丁戶則之高下，亦不必計地而差等之者耳，大抵打討之法，使於募人，使於里書，而不便於小民，平賦之法，賦有定數，差有定額，使於小民，而不便于官

府，不便於里書與募人，此其說之紛紛不一也，今曹之士庶因有異議，則行之曹可矣，它邑之便不便，易辨焉，曰，權若言，法果可行矣，吏為善役之蠹，索何，曰，料索有苛，包攬有禁，攢收有時，出納以公，又勿輕于加派，則法雖世守焉可也，否則朝令而夕改矣，圻聞斯言，惕然悚懼，更并錄之，以呈於上，以告於後之令曹者，萬曆四年歲次丙子冬十月朔，曹縣知縣王圻撰識

條鞭之法既行，曹民始有其身家，當是時，里無追呼，號稱極治，然法既初行，應募者寡，而充軍倸馬起解諸役，王公行之甚善，後稍不能不用里甲矣，名雖召商，實簽大戶，又三十年，而里弊復極，丙午，知縣孟習孔繼任，復為汰則均丁，清理賦役，各一串鈴，申明王公平賦初意，而參酌以時弊，為十二款，詳允十款，刊載今錄于後

曹縣為汰戶則均丁徭，清查平差役，以便窮民事，萬曆三十五年五月初八日，奉本府帖文，東兗道劄付，蒙撫按黃 批，撫曹縣申前事，據議條款可行，惟娼地逃丁之說，猶屬未妥，仰東兗道再一的確詳報，其餘即行令遵照， 撫院溫 批同前事等因，為照為治不在紛更，苟可與民相安者，沿而守之，又聞為治去其太甚，流弊已極，而不可不為之挽，勢將何窮，曹之差役一事，緊至十窮民無可誰何，縣官莫能禁止，不得不稍改新，以為民便者，本職到任未，查曹之糧差銀，不過三萬有零，濫從冊說名號戶，莫知端倪，從業寄庄，巧立名色，三等九則，多方支離，款未盡一之數，而不得然，遂年錢糧未無大欠，歲晉編僉差役，攢累窮民，富者皆逃於實在地外，丁差不及，至於貴戶之在當差之地，與寄庄從業之數，幾於相半，有是弊耶，今富編戶之年畢職，苦心籌算，欲為均平差役，使貧富兩便，莫知所從，更訪邑中諸紳父老，始知書戶之為害也，人丁九則之為害也，逐年推收之為害也，徵文寄庄之為害也，貪地遺丁之為害也，以致花詭更此竄被仍之，而貧富不均，編派倒置，每日號訴，公庭皆為差役事也，致畫查分關小戶，總歸原戶，則戶口載則其半，且弊來已久，里書吏胥，不知幾千，民下不知幾人，不得已止以日前戶口人丁為定額，再增再花分，查出寄庄避差人戶，實行收四實戶當差，使地多差均，貧民息肩，然欲免者戶其中，須攢撥

意終定為規則塞其流實使可永久謬為十二款條陳遵相得原議紹地通丁與寄庄永丁二款汰去不錄外今將詳允除貽利成書費俾士民永為遵守毋違

一議紹地會後永免審戶夫審戶者原以分別貧富當差為貧者便而今曹邑數十年來豪強戶盡行花詭得避上則下戶窮民買數十畝之地陸續開報又重陞戶報官單目不及周致貧者陵富者察住性皆幾且及年之內富者檢貪貧者檢員不可為實卑縣於三十三年到任之初猶執前定戶則以徇順後其間家無寸土翻口不足叫號籲天者皆冊中所載中等戶則也其所謂下下戶反皆富厚之家所支分節派而來者使富者得執下戶以避差貧者為五年前地多之致編入上中則吸口無藏則審戶不為窮民累哉且賣里書番戶之年增減人地推擾在手書詐多方賄賂公行窮書立富而避畝之民悉來聽畫盤賞頗隻人請託求察者不惜數十金以乞一書其辦前涌假賄廣指此為一年肥羽之計此一審而邑中所費不下萬金審戶為利耶為害耶卑縣自三十四年編派頭後俱不紹戶止以發甲人戶見在地畝按次造為無鱗一冊紹地之多寡定重糧所編派者無有已免貧富稱便任戶則之無益也蓋曹民稍積金錢即買地土不知買賣活計與南人大不同者執地而論貧富不其何用戶為合無比紹東阿事例論地當差求不審戶所存戶到盡行制去其為民使也

一議人丁一則派銀不分等則夫戶不審矣而丁猶以九則分納此安所區別丁之有則最上者至於三錢外下者不滿六分此蓋條鞭之法初意不過欲使富者多納貧者少納以寓伸縮之意惠貴曹之條編冊內上中戶應納之丁非鄉宦生免則生員帶免所未免者之丁二丁在而下等戶則盡皆不免蓋納銀有則而免丁無則人皆手免上中則之丁上遺下則之丁與下戶納之上中所免一丁去銀甚多則丁銀不足輸必於樂縣地畝加重以補之是不使下戶代上戶納丁矣且九則派銀里書易糧重其手即本縣十年錢糧之吏甚及丁銀莊無下落況放淋山前谷不識一字之民安知徒之丁為何則某則丁錢派若干第憑里長科收以一納二者不無也迫為藏奸地耳卑職將通縣原額丁銀查照鈔只條等項查照通縣原額人丁數目通驗均派計每丁只該銀納七分三厘第與往昔下則之丁相去毫厘若不分等則一例派納則富家僅免一丁除鹽鈔仍派外不通免銀六分三厘零而下戶丁銀未嘗加重且丁銀足額不

都派於地畝尤下戶之利也非所稱均平齊一之法哉查東阿亦一例派丁編偏每丁銀二錢而此大輕矣

一議派丁紹地多寡以免偏累夫戶與丁俱不審則矣而其間死亡逃絕之丁何以刪除發富該添丁之實何憑增益蓋

祖宗舊制原以戶口賦糧徵派人丁通者人數未必家殷家數未必人數故每每視田地多寡以為丁數此又老丁之外所為隨糧丁也總之欲見額而又查曹之條鞭冊內有地盡無而有丁者人盡地有丁者有地未及十餘畝而載三四丁者有地至二三項而且載一丁使游食曠日之人終歲勤動不能完官家一丁錢而地連阡陌者與隻身之夫相等最不均也卑縣將通縣實在地畝若干以原額人丁若干均平飾入算該地四十畝內外派納一丁內除每戶口原載有地多寡其項戶一丁不動外其餘死亡逃絕之丁累里長包賠者逐里清查盡行豁免而有人無地者亦念其窮而去之地少丁多者酌地而藏之將遺下丁額盡添入于地多丁少之戶亦止求不失原額而止大約紹四十畝內外通融派之不死執而行之庶地多則丁多納丁若多富民而於羅民稱便且下戶有地則有丁彼亦無所逃遁持此法五年一查即於地畝之中寓添丁增丁之法而則可無書矣

前件本道先因駁議紹地通丁致內行據本府署印李同知責議中稱民間買賣未必盡皆四十畝人丁豈可從分零通融欲以有地者紹地當差有丁者紹丁納銀因議及派丁亦不必紹地等因到道本道備移該縣原議務意擬批本縣覆議中稱原議四十畝一丁之說蓋總通縣地畝大約言之條款中原有四十畝內外字樣又不死執而行之等語蓋亦足見民間買賣未必恰好四十畝故斟酌通融其間不以四十畝為死局也假如一人之地有一項二十畝該載三丁竟去一項而存二十畝豈必致逃而丁半而存半丁乎又假如一人止地二十畝原有一丁必欲就四十畝載去半丁乎如此則又成刻舟求劍矣卑縣原議不然如一戶有地一項原有一丁今止再加一丁是不無五六十畝一丁者此四十畝外之說也如一戶有地七十畝原止一丁今亦再加一丁不然三十五畝一丁者此四十畝內之說也如一戶止地二十畝原有一丁亦仍之又不然二十畝一丁者甚至十畝以內老戶一丁不加不減此四十畝內外不死執而行之說也大約只查原額人丁若干以四十畝內外為矣減之於地少丁多之戶增之於地多丁少之戶若一人之地查至百餘項者只量為增添豈能執四十畝之說死行之哉等求

二頃以上至三頃內外者、編一完單、次二頃內外者、編一能挖合戶、或編一條單戶、又次一頃內外者、編一枚種、或一編一戶不濟二三頃、則以一二頃者二三戶朋之、或一戶不足一頃內外、則仍二十畝以上至六七十畝者、或湊三四戶朋之、多編幫貼、毋使獨累一人、謂每戶地不足二十畝以下者、先編夫之、此地少者不前民耶、且完條糧而無差役之累、都係大戶所托、分收撥則戶地多矣、若役已重、此貴遣之、亦未指寬恤之意也、而實當均徭甚急矣、更其次序、則以二八三九四十一六五七相輪、因三十四年分、己是一七甲役過、恐數重累、不得不須例錯行之、每年兩甲、一正一副、正者點收頭充單、副者點偹總倉等單大戶、謂總為役等項大約前五年、以八九十一五等甲輪為正而二三四六七等甲輪副之、後五年、以二三四六七等甲輪為正、而八九十一五等甲輪副之、如自三十五年起、以八甲為正二甲為副、至四十年、該以二甲為正、八甲為副矣、如此則十年之內、每甲兩差、而差之中、一正一副、甲甲有之、凡也一年兩甲祗勞當舉、五年十甲、累無遺漏、多者獨任、少者朋幫、又無有餘不足之患、總計十年、兩當八差、又不至年年為官害擾矣、

初立之條鞭法、徭役雖已盡革、而完單條草起解收受、凡重大錢糧、猶選用於富人戶、照舊每里十甲取用一甲、謂之見年、十年一周、至後之中餘、則兩甲并用、五年一周、而挽審銀差之弊壯、法始密矣、天啓元年、奉 撫院趙 題准勒石革除大戶、不許擅動里甲、一切吏收官解、似為得之、而吏不能援、漸致多端、故今之為累大端有三、其累在官、春秋候馬為甚、其累在里甲、走遞措馬為甚、蓋自遼左構難、將事日多、百役俱興、有司不能左右支吾、故在官則官累、在民則民累、無所不在、則無所不累、曹濮河多災、辛壬以來九年四水、民之不為魚者亦無其幾、而蓮妖流寇、軍興孔亟、又

且無歲不旱蝗、無歲不河決、無歲不加派、昔人有言、皮破矣、毛將安傅、如措馬解俵邊餉完單諸大役、已措辦為艱、而裁扣之餘、復為增補、究傷之後、又行代徵、萬曆初年平賦冊中錢糧共計四萬兩止、近漸加至三萬四千有奇、是縣加一縣、而本色米豆尚在外也、存留帶徵、僅僅該縣一年之費、而裁減抽扣等款、或十二三、或十六七、更有盡裁者、減至二千八百兩有奇、是縣已無縣、而猶施均輸更無論也、昔以輕糧薄賦、故稱有樂土之名、今不止不樂、抑他邑且甚焉、夫曹與五營為鄰、又河寇出沒不常、所恃人有身家重廉恥、故善與為善而重為非、若使之無為善之資、而迫以不自主之機、部在上者亦何利焉、目今斗米五百有奇、莩殣相望于道、使稍寬一二、而有起色、如不其然、是涸鮒復乎、今將決年加派

裁扣提撥等款、開列于後、總國者念土而籌其利害、尚保孔

曹南一方土云、

陳師道披雲樓記、曹故周之成國、亡而為陶之故城是也、陶之西南有丘焉、禹貢所謂陶丘、晏子竹書紀年所謂釜丘、國記所謂南右山、而明人所謂南魯大師之墓者也、漢哀帝由定陶王而為天子、尊其父恭王為皇帝、置寢廟如宗祖、因丘而城、以為陵邑、今州治是也、州之北數里而近、兩丘相屬、六國魏王之墓也、有岡自東北屈而西南、隱如伏龍、魏之所以葬也、擇地而葬、尚矣、而曰魏逆王墓者、以其始旋而葬也、其後名州曰左城、墓曰左山、岡曰左岡、記曰、左山其下多左姓、故名、然莫得而考也、余謂爾雅、丘再成為陶、釜者負也、猶陶也、而皇甫謐云、舜陶河濱而名、郭璞又云在定陶城中者、皆誤、然則州之所治、猶曹國之舊也、

東阿縣志

分野　內史曰、世之論國域者、往往以百里之壤上合星辨、予甚惑焉、夫以一州之中而有國、一國之中而有邑、其於星躔之度、大小相懸、量不盡裁、夫阿在河濟海岱之間、於州青兗之界也、於國齊之西門衛之東、垂於郡、漢以下東郡濟北東平互有而更制之、及據歷代天官書、其言躔毅不相符合、或州與國枘鑿、此何以辨焉、夫齊國於青州、青州玄枵之次也、則阿為虛危矣、漢以下隸東郡屬兗、兗壽星之次也、阿又為角亢矣、東郡者衛之故墟也、衛為并州、并州娵訾之次、則阿又當為室壁矣、其後又隸東平、東平故魯之下邑、魯國於徐、徐者奎婁之次也、不核其實、又且為奎婁矣、故從國則於州不符、從州則於國或盭、從古則州郡代分、從今則星精無攸安、取奚而可哉、春秋　曰在列國、謂之分星、在九州、謂之星土、僧一行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於方隅、其說為近、今編志歷代所志天文以俟知者、定焉、夫述之非泛而無執也、以為百里之壤上合星躔者泥也、

秩官　內史曰、漢于龍有言、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此善喻也、漢時縣令、唯有部刺史太守臨之、執迹易易遵守也、以故吏得盡其職、而無所牽制、今案何以百里之守、而十數人臨其上、一有舉事、文書往來、羽檄如織、即少自操縱於文法乎、十餘人者、執繩而議之、即又不能同趣、故吏疑疑、日不暇矣、日天子沛然下明詔、戴大使之闕者、鏡古今吏治所繇同異、以惠元元、為深計哉

里甲　臺史曰、嘗考　國家建極、數治錄丈、元元籍戶定里、即里分甲、其役有恒、濟貴有定額、故每歲則以一甲應役、十歲而以十甲輪役、董與先王歲用民力不過三日者、相表裏焉、厥後差役日

贏征來日戕削以阿之椽陸瀕河孔道四達艫浮輿馳輻湊旁午即以十甲供一歲之役猶恐弗給無感乎民之棄產而洶洶竄也自邑侯白公定條鞭之法民始蘇息朱公核里甲之費民益樂業此何異於解倒懸而置之衽席之上耶行之數年其歸業者蓋有餘計夫一阿民也昔也去之如遺今也歸之如市語云為政在人豈不然哉

貢賦　臺史曰則壤成賦君天下者第一義禹貢九等之則周官三易之田即後世科則之祖也蓋地利有饒瘠物產有贏詘自不能齊高皇神聖開天加意元元祗慎田賦制為畫一之法俾黠總不得售其姦而民到于今受其賜厥後譌錯既多奸猾叢生即精通算數習理戶胥者亦莫究其弊竇況服田力穡之民又安知害之所從來哉自條鞭之法行則夏稅秋糧均徭帶徵確有定額里胥無由飛灑奸豪無從規避簡易均平允為不刊之典也嗚呼民際其時者豈非其幸也哉

均徭　臺史曰力役之征莫善於周禮其次莫如唐租庸調至宋而有差役顧役之法迄今用之不易蓋貧者效力富者輸財各用其有餘而不強其所不足耳其役精虛實於籌籍寄耳目於里胥到豪民巨室終身不一勞下戶單丁三年而兩役致奸胥黠總始得竄智巧於其中此乃以弱之肉為強之食不但如詩所謂小東大東杼軸其空可為潸然出涕而已自丁地之數明而差銀無影射之奸自條鞭之法行而里胥無科派之擾邑侯朱公又從而通融之補偏救弊因時化裁取民有制額外無需官不廢事人不知差豈不認謂乎石畫也哉豈法與弊嗣而生利與害相因而立使接踵者無以法飛已出而充除前徵斯民其永賴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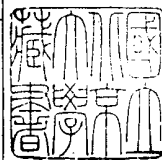
河道　按條鞭既行則丁地糧差自有定額倘遇河夫樁價增橋船閘原額所無措處實艱若於地丁之內一事增加則百費　萬曆九年知縣朱度歲遇有前項額外之徵查有附庫別項銀兩從自其中動支如無庫銀明出告示比照馬價事體另立一本曆委收不許帶入差銀並收庶致項不得混淆吏書不能為姦人亦樂於輸納矣

路史辨帝堯冢

古今之事，諸無窮，而地理之差尤爲難於究竟。堯之冢在濟陰成陽，堯母靈臺在南。漢章帝元和二年，使奉太牢祠堯于成湯靈臺，是其處也。今皆在濮之雷澤東南。[illegible]而王充乃云堯葬冀州，或云葬崇山。墨子則謂北教八狄，道死，南己之市，而葬蛩山之陰。蓋儀墓今。[illegible]校歐文忠公集古錄，古靈臺碑以爲史記地志水經諸書皆無堯母葬處，惟稽地志及范曄志則云成陽有堯冢靈臺，而此碑云堯母葬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又郭緣之述征記，成陽城東南九里有堯陵，陵東有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蓋堯妃也。東南六里有慶都冢，上有祠廟。而水經注言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慶都陵，於城爲西南，稱曰靈臺，鄉曰崇仁，邑號修義，其葬處明白若此。惡得云無言耶？然述征記在成陽東，而今之所識乃在成陽西北四十里穀林。則古今僅陽相出入，有不同者。郭氏所記乃小成陽。小成陽在成陽西北五十里，隸于河南，有山曰成陽，穀林在其下。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成陽山下有穀林是。小成陽以山得名，乃堯葬所在，有堯之故名焉。即庸俗所謂囚堯城者。[illegible]柳書訂之，蓋其避位之後，作游于此。此實入所以得逐其[illegible]而逐焉。[illegible]而文忠公之説，講俗本多作城陽，獨此碑爲成陽，夫成陽與城陽正

自二。所成隸濟陰，乃古之成，昔武王封母弟于成，後遷于成之陽，遂曰成陽，迄[illegible]而城陽乃漢齊悼惠之子章所食之國，今之兗州是矣。不得爲一也。[illegible]

山東下

備錄

東昌府志 田賦論 余嘗稱關南北田賦，官莫病于詭沒多端，民莫苦于兼并無厭，之二者，江南滋甚，吾郡無深山大澤以專殖，又鮮彊宗巨室之奸法，獨里胥狐伏鼠沒其中，一彊幹長吏覆而按圖，旬日可清理，情偽易睹也，今所還之，再均耳，夫州縣有衝僻，提封有廣狹，土壤有沃瘠，賦上下錯出其間，郡自嘉隆之際，闔境疲累，俗所稱金濮銀范者，今靡敝不昔若矣，濮故河壖棄地，歲穫而收一鍾，猶不失為樂土，館陶博平地僻，民勤稼穡，善營殖，恩縣武城舟車之會，田平衍，人僅足自給，堂邑朝城莘縣冠縣夏津，地肥磽相間，賦不甚上下，獨聊城以附郭故稱困，丘縣古名斥丘，以地多斥鹵，風景蕭然，清平飛沙瀰漫，邑迤西北，民饒桑麻之利，最下為高唐，彌望鹻脫土

曠人稀、在平地薄、當午衢、觀城最爾之區、如塌濁不能自潤、此一州兩邑者、賦等兄弟之國、猶病不任、按籍相提、歲徵且過之、譬如滿堂擁笑、一夫向隅、彼借推代之說、訟牘呶呶、事遠難稽、為民上者、奈何不劑量其輕重而裒益之、又各州縣步尺參差、大小畝懸殊、規畫不一、人得以意長短廣狹其間、是步立畝之法可講也、

戶役論　　條編法、兗州志論之稽矣、大槩謂便不便埒、要以　國家三等九則之制規畫較然、不欲使二百年成法奪于新議耳、夫因時之弊以立法、因法之弊以救時、正德前、民樸吏法自重、差役稀少、有司第其貲產登降之、間日立辨、嘉靖間、賦役橫出、門戶稍上、破產相尋、于是黠者工巧術於詭寄析分、饒者總其費于結納請託、每至

審編、與瑞如牛毛繭絲、雖廉令窮年不能根究、窟穴、豪吏猾胥、播弄上下、舞酒羅肉、其門如市、柳子厚所謂富戶操其贏以市于吏、有富之實、無富之名、貧者無資以求于吏、有貧之實、無貧之名、州縣皆然、萬曆十五年、條編法行、吏無巧法、民鮮危役、閭境帖然、州縣雖庸、近議有便有不便者、夫條編非盡便也、相提而論、便多于不便也、世所稱不便者、大槩謂貿易操脫兌、是為利末而病農、門丁不加徵、是為卑富而福貧、夫丁銀所出幾何、土人列肆、可屈指數也、臨清多大賈、業徵房號錢、且其人皆僑居、不領于有司之版籍、獨之田無等差、斥鹵茅沙、與平皋腴壤、按畝科徵誠非鳲鳩之平耳、顧往日所稱便者、今亦不便、何也、大章大戶、便也、擂頸易名、猶大

户也、如先軍存留臨清倉、賠累如故、是移大户之累于櫃頭也、里甲併入均徭、便也、閭各州邑當甲供億如故、是重費也、無歲不累甲也、頭役不賠、群户不擾、便也、嚴聽征輸、舉貸子錢、往還城市、若加秤頭、執與各役打討、隨家所有給之、之為兩利也、夫此三者、非條編之害也、不善行條編者也、語曰、有治人、無治法、今郡屬已條編矣、

賊不必更綜而治、使司牧者撿勘沙灘漕田、善次折徵、而又裁里甲之費、撙櫃頭之苦、嚴令平秤、無倚火耗之名、以加銖兩于百姓、則條編非祖宗法也、特不得為救時之法乎哉、

高唐州志　鄉為土民、屯為遷民、遷民者、洪武二十四五年、遷南人填實高唐、遂以曠地給之、初制然也、今編各鄉皆為土著、而無復鄉屯之辨矣、

河渠考　元初糧運、自浙西入江、淮、遡黃河至中灤、陸運至淇門、由御河舟達于燕、世祖至元二十年、以江淮水運不通、命兵部尚書奧魯赤等、自任城穿渠導洸汶泗水北流、至須城安山入清濟故瀆、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後海口沙壅、又從東阿陸轉二百里、抵臨清、下御漳、以道經茌平、夏秋霖潦、轉輸艱阻、二十六年、用壽張尹韓仲暉、太醫令史邊源言、復自安山西南開渠、由壽張、西北過東昌、又西北

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御漳、建閘節水、名會通河、　國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黑陽山、由舊曹州鄆城兩河口、漫安山湖、而會通河塞、永樂九年、以陸運勞費不貲、用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遣工部尚書宋禮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餘人、疏濬元會通河故道、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又築壩戴村、遏汶北

分流南旺、北達臨清、會通河始復。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自開封北經曹濮趨漕、決沙灣東隄入海。景泰四年、左僉都御史徐有貞奉命往治、濬廣運渠、起張秋金隄、達于大瀦、踰范暨濮上、設九堰、建減水諸閘於東昌龍灣等處、以宣其流、而沙灣塞。至弘治六年、都御史劉大夏築堤黃陵岡、由是河南徙、始不病漕、衛河即御河也、始隋煬帝導衛輝百門泉、東北引淇滏漳洹之水、御以巡幸、賜名御河、衛流湍悍、益以汶、七八月間、洪濤峻瀉、水勢衝激、數敗舟。弘治三年、侍郎白昂出治河、建臨清東閘、正德間、都御史劉璟建南板新閘二閘、以後歲遣都水司主事一員治河。嘉靖七年、主事鄭允璋奏專關務、併隸磚廠、營繕司河道改屬張

秋都水司。三十一年、大水、衛河決、工部員外郎周思兼督泉築塞。隆慶三年、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檄州縣各裁閘壩夫役無事之食者、改編銀差、貯府備用、津老罷弗設。萬曆十九年、漕流艱澁、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行河、疏請府北二十五里增建永通閘一、自會通河閘迄今二百餘年、決塞不常、前後治河諸臣、經營無遺力、境內諸役、以閘徵調、徭充挑築、歲食不足、百姓私益其直、瀕河諸州邑困甚。河道經由、凡一州七縣、

聊城縣

河之東岸、南自本縣之周家塞、北至博平之梭堤、六十里、西岸、北自堂邑之梁家鄉、南至陽穀之官窰口、六十五里、置淺鋪二十有三、北壩口淺、徐家口淺、柳行口淺、房家口淺、呂家灣淺、龍灣淺、宋家口淺、破閘口淺、林

家口淺于家口淺周家店淺北壩口淺稍張閘淺
柳行口淺白廟兒淺雙堤淺裴家口淺方家口淺
李家口淺米家口淺耿家口淺蔡家口淺官窯口淺
二十三鋪淺夫七十人置閘四、周家店閘 南接陽
穀之七級下閘十二里閘官一員夫三十人李海務
閘 南至周家店閘十二里夫三十人通濟橋閘南
至李海務閘二十里閘官一員夫四十人永通閘南
至通濟橋閘二十五里閘官一員夫三十人官窯等
處減水閘五、

博平縣 河之東岸、北自清平界、南至博
平之梭堤三十七里、西岸、北自清平之丁家
口、南至魏家灣四十里、置淺鋪六、朱家灣
淺減水閘淺老堤頭淺袁家灣淺朱家七淺梭
堤淺 老堤頭北減水閘一、

堂邑縣 河之西岸、北自清平之魏家灣、
南至聊城之呂家灣三十五里、置淺鋪
七、涵谷洞淺新口淺土橋淺中閘口淺馬家灣
淺北梁家鄉淺南梁家鄉淺 置閘二、梁家

鄉閘 南接聊城之通濟閘三十里閘官一員
夫三十人土橋閘 成化十二年建南至梁家鄉閘
十五里夫三十人 土城中減水閘二、

清平縣 河之東岸、北自潘官屯、南至博
平之減水閘三十九里、西岸、北自臨清之潘
家橋、南至堂邑之涵谷洞三十三里、置淺
鋪九、潘家淺張家淺左家淺李家淺丁家淺
趙家淺戴家灣淺十里井淺魏家灣淺、鋪夫四十
五人 撈淺夫六十六人 置閘一、戴家灣閘 南接
堂邑土橋閘四十八里閘官一員夫三十人 魏家
灣李家口減水閘二、

臨清州 會通河之東岸、趙貨郎口、南
至板橋三十四里、西岸、北自臨清之二哥
營南至板橋三十一里、汶河北岸、板閘河
東至潘家橋二十里、南岸、板橋東至趙家
口二十三里、置淺鋪十九、磚廠口淺沙灣淺潘
家屯淺潘家橋淺北土門淺郭家莊淺上口廠
淺王家淺丁家馬頭淺陳家莊淺白廟淺夏伙

御淺趙家口淺孟家口淺羅家圈淺中馬務淺
尖塚淺房村廠淺楂圈淺〻夫一百七十一人置
閘二、新閘上閘 南接靖平之戴家灣閘三十里
閘官一員夫八十四人溜夫四十人 南板閘 南至
新閘上閘五里四十八步夫四十人溜夫一百十五人

夏津縣 衛河之東岸、自桑園南至臨
清之趙貨郎口四十六里、西岸、北自武城之
劉家道口、南至清河之渡口七里置淺鋪八、
横河口淺大口子淺小口子淺郝家圈淺李廟兒
淺新閘口淺裴家圈淺趙貨郎口淺、夫八十人

武城縣 衛河東一里、始恩縣之白馬廟、南
至夏津之桑園一百四十四里、西岸、始故城
之鄭家口、南至夏津之王家莊一百一十四
里、置淺鋪二十九、桑園淺高家淺徐家道淺白
龍頭淺白家圈淺大龍頭淺灣頭淺柳林淺大
還河淺高家圈淺耿家林淺陳家林淺何家堤
淺半邊店淺丁家道淺陳家橋淺方淺劉家
道淺侯家道淺周家道淺西關淺南鋼嘴淺北鋼

嘴淺絶河頭淺小流淺孟家莊淺王家莊淺張家
莊淺果子口淺、夫一百五十一人

恩縣 衛河之東岸、自四女樹至武城之白
馬廟七十里、置淺鋪七、白馬廟淺高師姑淺
滕家口淺四龍淺八里堂淺新閘口淺曹家口淺
〻夫七十人撈淺夫二十八人

臨清志　國家漕運之渠，其大泒北惟黄河，南惟大江。帝都始辦大江之東，繼據黄河之北，通二流會極入海之地，故曰天下之水，消滴皆漕。吾州又汶、衛二流之中會，故曰第一津。汶流者，會通河也。元至元間自安民山開渠，道汶絶濟直抵臨清，建牐三十有一，度地高下遠近，以節蓄洩。永樂九年，用濟寧同知潘叔正議，命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發山東丁夫六十萬五千，浚而通之，以罷海運者也。衛流者，永濟渠也，始隋煬帝導衛輝蘇門山百門泉，東北引淇、淦、洹之水為大河，御以巡幸，賜名御河，或曰濮屯氏河即此。流八百里為元城，又百五十里入臨清，會汶水以達京師者也。二水各能為利害。初會通入衛，自吾州北河之中縮而尾迴，數壞舟，乃鑿南河。南河值漲，則勢若建瓴，或衛之泙流滾沙以塞洞，則閉。　蓄水百夫挽進，日不數艘，衛水既溢，悍而　河近從增入七八月之間，洪濤奔駛，從下崖一噏，而衍漫常數百頃，土人謂之決口子。既漕，民室廬，沒禾稼，漕艘力不支，或流入，則數百之衆，不勝泛可不可救，嘉靖士子大水，工部員外郎周思兼設牲為文，禜河伯，誓曰三，與漕水相抵，決意開，身自罷之。而督眷愉急，至廢寢食，郡府治水，施卹市狀之，民自然之，有許，以歲州南白廟口，北八里則尤最決處，僅以身當水中，民固止之，以閘將城不傾之，而身出水患，寧茁我躬，不卹也。民萬人趣通，以首搶地，是歲河不溢。　男踴躍，曰會通閘，臨清皆勝國舊址，永樂九年尚書宋禮復置。曰新開上，曰南版，永樂十五年平江伯陳瑄剏。(在衛河) 橋五，曰廣濟，兵備副使陳璧剏；曰德(?)，舊設久廢，工部員外郎封祖裔復造。(在汶河) 曰弘濟，都御史翁世資剏。(在汶南) 河三橋皆造舟也。曰永濟，知縣吳集剏，以木四十尺撑水中，上為大筏，絶河望之如飛虹，俗名天橋。曰通濟，當汶水北岸，初副使陳璧以造舟，嘉靖戊申，工部郎中嚴中通判程鳴鸞議改石橋，如牐制，水漲洞以時蓄洩。河改淺鋪十有九，碇牐口

沙灣、浩官也、潘家橋(在汶北)、北土門、郭家莊、上口、廠王家淺、丁家、馬頭、陳家、趙白廟、夏杖、柳林、趙家口、孟家口、羅家、閻弔、馬喻、夫喙、房村廠、撞(在衛河)　淺七，窑口、新開口、沙灣(在汶北)　長紅、通濟、新開、真武廟(在衛河)　壩一，在中洲，元人設以擊船，於更朝猶用之，正統間工部樊郎中議罷。　洲一，蓋汶、衛環流，其中有可居之地也。延袤二十里，財貨聚焉，自勝國來，名之曰中洲。其東劬以反，如鼈頭突出，洪觀音閣其上，四牐建左右如足，廣濟橋尾其後，知州馬綸題曰鼇頭磯，俗謂之觀音嘴。

職官　臨清襟控江淮，形錯畿甸，雄峙中原，乘其阨塞，故勝國者每有先事之圖。文莊公丘濬謂京師四輔之一，有攻使夏寅論天下之繁，齊陽公于謙議林胡之從，皆寓意在土，論說不置。故　景皇帝來因事判獲實以文武重臣各勑相臨，顧事竣多返去。又　英皇帝出中官為鎮守，為督餉，獨更代數十年不絶。嘉靖己丑，大定公張孚敬亦疏而罷之。凡此皆非常設，要亦有事地方，志不可遠。今所存倉部、全部、繕部使者三，按察兵備副使一，明廷專任其責，與置守者並著今典，因得詳其名，　獨載於篇。　戶部督儲主事，永樂間肇設，歲出主事一人奉　宮符督理倉務，倉二，曰廣積，曰臨清。歲額河南、開封、山東、濟南諸府米又麥折米約十一萬石奇，以備漕米四百萬之不足。初徵本色，嘉靖來以道遠改折色銀，近患錯起，大倉二倉舊貯常百萬，數年空運備賑，存者什一焉。又倉一，曰常盈，歲額濟南諸府麥米五萬石奇，為臨清州衛任城衛常旗軍卧老糧，舊為州景泰間量撥不可制，因改隸焉。　戶部榷稅主事，宣德十年臨清設關，以御史或部佐率榷，無專職。正統成化間再罷，景泰弘治初再復，乃歲出主事一人奉　宮符莅之，督收船料、商稅之課，課無定額，大約歲至四萬金，鈔不盈百貫者，謂之小稅，事於稅課司宜，而以州卯梁防之，舊征錢鈔如制，近參取

新邑分季解京以充內帑嘉靖庚寅以東昌府幕一人為監收官　工部營繕員外郎永樂間設以侍郎或郎中後以主事奉　宮符督徵山東河南直隸河間諸府磚價于臨清建窯徵磚歲額城磚百萬嘉靖五年　仁壽宮役尚書趙璜請　簡命員外郎一人蒞之三歲一代由是磚值改出部帑而關同居南視初加倍從夫嘉靖七年主事郭允璋參沐都水分司以漕關之務兼隸焉　兵備副使我　國家設外臺曰按察使又諸所要害出使職一人提兵轄之曰兵備制也臨清既大城名都而南販之夫日益也聚自都御史貫役之去紛轍之蝟集奸宄之竄劃或時出意外成化甲辰始　欽設關防以副使補瑄受　簡命分署關理刑名稽練人馬協同撫按控制一方

兵防　古稱師帥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厥神言將卒無相離也故視地建牙豈徒注官已哉臨清改衛設以官運而卒若邑總在五百里外即有事遙夫誰與從哉昔謂之無斷非虛語也尉繚子曰建城稱地以城稱人新城僻隅而其所謂大不可守也王而衛接壤而近稍可賁之兵備副使蔡公之鬱宇先事而圖矣如是則退可以守進可以戰以人稱城無不守人之計歟乎

武城縣志

甲馬營驛遞雖為所屬而兩地兼應未嘗少減上官陸行者夫馬僕從動以百數里中催貢費用不貲邑疲而地僻亦難予其為民矣至于均徭重難益加呻吟之聲覩其二年一差已無息肩之日門丁疲弊而編差額數反倍查得附近州縣門丁二銀與編差額數相當倘有不足每門丁銀一兩加至八分多至一二錢三四錢而止茲邑素稱極累門丁二銀不勾舊額編差故有明加暗加之數東郡諸縣編差加銀之累未有如武城者也況此徭役之外又有大户之差養馬之費走遞夫脩河脩城夫之增雖癃翁孩童有不免者民何不幸而生茲邑也平居無事猶可苟且目前萬一邊陲有警或遇河決四境盡為警池惟有流移轉徙為盜偷生而已

朝城志　夫建置豈獨垣宇壇壝而已哉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是器亦有不可得而缺者矣每壹者撫部一切公用之器皆假于民家且假直常與器直倍甚不佳庶而其費動以千計長吏往往有因而被黠者然至今未之有改也何歟程子云為政須有綱紀文章良有而為不以昭示者可不致意乎哉

青州府志敘　知府王家賓

郡故有志十八卷，孟鴻海浮先生同二三君子所纂輯，而杜郡守思以鍰比部有鹹成之，上下數十年，亦既條次有則，第壬戌以來，歲將周甲，而人事之紀綱如也，鍾黃門龍源即舊例輯其大凡，不獨五十餘年闕顯若列眉，而悠悠品隲以衷於口不必然而心然者，斯亦黃門之蔚然矣。志成而不佞方東不遑談簡，今且析䟽於里，無艱敵略方書不按也，迺稍稍披其大略而言曰，郡，齊墟也，即舊履不盡隸宇下，而閭附以它屬，異哉河山，亦海岱間一都會也，周之盛胙以大師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洎小白以與吾霸於鄭，而南蠻楚，北伐山戎中包諸宗侯，以外攘吳越，蓋六乘三兵，王室復奠，當是時，供億非乏，而節制之頤蔵天下有餘力焉，其在於今，河山猶故也，轂擊肩摩，連帷揮汗之民非寡也，其它聘問會盟，車馬玉帛，視昔不翅省矣，而土之毛不足以糊口，家之藏鏹不足以奉耕耘，故無歲苦於上給，而一不歲又待給於上，往一妖女子至仰亂王派何以饑驅之民逐偶竿於市，夫今八讀法家十八篇，猶若嘖嘖而通貨積財，能以國筴，顧或遜焉，何也，閭富櫌牘而閩，郡領州邑十有四耳，戶可二十萬，口可百五十餘萬，而北瀕海斥鹵，水居什一，山居什三，其田可十三萬六千有奇，而歲解不下七十萬，其用於土，則居有千㕔之役，行有傳舍之役，其用於工，則內以六書，外以百官六軍，有供億之役，有輸輓之役，蓋屬坑不綏於它郡，而賦特倍之，且生齒日繁，毋積不通，公私取給於山坂蹊澗之田，而候溢蟲蝨，歲或仍為患，以俗好任俠，居乎鳴瑟跕屣，六博蹋鞠，狩鮮衣怒馬之費，既不快意，以驅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窮慾，故歲饑輒盜，盜起輒兵，瘡痍所窮，十室而九，大約大豪挾中猾以用饑驅之民，每十數年一變，而一變之後，輒數十年不當復，大瘡痍未復，宿盜叢伏，守上者寧得谷吾民乎，蓋嘗論之，昔之齊地，能專用其主，故上亦能專用其民，其錢穀兵甲，從意調興，而意所欲為，將一切便宜破法從事，無論鑄山煮海，備在獲也，即富彥國活河朔五十萬，亦當行其德耳，今長

史求于交空民，事惟無以予之，抑且有以索之，吏胥既鎖，徵求未已，念催科以拙罰，有不問撫字以勞賞矣，及歲不一稔，則物力秋毫有主名，而貂廣因無丘倉之需，兼之此屋磐懸，亭邑瞳圓，有嘆家稱於空，參耳，往不係書婦以清源之權賑貸輸，而上人不受也，即不使饑中於法，唯乎，兵飲，餉索之民，民缺餉索之上，其遣官發帑，擬非詔，飭吏所不豐，以力而課者，其以恩既亂也，漢詔以小民安田里而無愁嘆，責在良二千石，而曰與我共此，嗚呼，小臣無良也，敢請約緘儲廟堂有與共之思乎，其輕徭薄賦，惠我養民，徐以舉賢而功而四維之也，事得修爾業焉，黃門取義遠，乃不借為睫鏡，無亦折肱授方書者，遂次其語於簡

齊桓公墓有水銀池，金蠶數十箔，珠襦玉匣，繒綵不可勝數，又云，晉曾發為青州刺史，慕帝建興中，發齊桓公及管仲塚，尸並不朽，繒帛爲區，珍寶鉅萬，太平寰記，貝丘東北有齊景公墓，人開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鵞，鵞迴轉，以翅撥石，復下入一丈，有青氣騰空如陶煙，飛鳥過之，輒墮死，遂不敢入，西陽雜俎，大晉永嘉中，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塚，得二鼎，形如牛象，皆古之遺器，臨淄自古為都會，承宮座之風，陵冢磊皋，葬埋皆奢，然率起後來發掘之禍，誇傳臨淄出古物，甚不然，此大祭祀器僅有存者，不若已盡矣，舊志云，古墓多有用五行葬者，作雜發，詞發特見橫大木甚壯，繳谷鑿莫施，是為木葬，有塚中密窒，須用火燒之，燒之則穴大燼，是為火葬，又晏子墓有發者，朽石闢戈戟，贊，駭不敢入，總則見水泉石涼，莫知所從，是為水葬，餘說益不可知，獨疊壘然不見發者，豈其功德及民者深，信有鬼神呵護於百世之後耶，縣志

禹貢稱海濱廣斥，謂如今高家港以牡卯具咸，都無所生，婦人有句滴而不識五稼，當時暫爲，惟魚珍爾

青州府志

樂安　按管子稱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故其告桓公伐菹薪煮海水為鹽，正而積之，十月至於正月，成三萬鍾，公使糶之，得成金三萬斤，而國興霸，夫此一海也，在昔則擅利魚鹽，而今也則瀕海千里，一望萑葦，豈天地自然之利，獨盛于昔而嗇于今耶，議者乃謂國家設立鹽課，販禁太嚴，民不專利，故無所藉賴於海，此宜若可以富國矣，然而鹽竈丁戶十室九窮，長蘆運致未見其有利益，何也，蓋僞日滋，而苟且之患多也，予常見青之大豪巨猾，交通巡鹽武臣，因而壟斷于樂安鹽場地方，輦致車載，月無虛日，而武銜亦得以坐致千金，其承委上官巡緝者不過以有員筐搭者羅法網而塞督責，矧于中額亦有以賄免者尤多也，余之何國課不日損，民生不日削耶

李舜臣曰，嘉靖癸卯秋，小清河出水，為高苑博興害，陳推官珪為躬行水，歷樂安以上數城，覈厥所由，為漯白雲湖沙河孝婦諸水故入小清者，小清道今多淤，計當于柳塘諸口各有所築濬，曰苟不察上流之形而徒議于高苑以下有來之勢，患何由平乎，然余讀宋史乾德四年，清河水溢，壞高苑縣城，溺數百家，元豐元年章丘山河水溢，壞公私廬舍城壁，漂溺居民，竊以當是時患所從必有如陳所

抗、可弗務哉、濟故有堤曰利農、沈令清所築、而陳及徐令貞良濬濟、自毛家口屬之新橋前後、勞諸賢、于民豈不賴哉 注一

博興　大學士劉珝小清河記畧　濟青之區、有河曰大清、曰小清、小清源出歷城之趵突泉、(注)東北抵樂安高家港入于海、大清、則濟水渠也、自東阿之張秋、東北抵利津富國塩場入于海、往年舟楫(浮)于二河、商塩通於齊魯、諸道水利鮮與爲儷、自永樂以來、堙塞不通、水失其經、一值大雨茫茫巨浸、壞民田廬、成化癸巳、参政唐言相視地形、令水工準高下、自歷城濬至堰頭、又至樂安、小清通矣、自張秋濬至平陰之滑口、大清通矣、大小清既通、水循故道、退出各縣官民可耕之田數萬頃、民用大悅、其河内備淺又置潴水閘、防溢置減水閘、閘傍各鑿月河、總閘三十有八、濬通水路五百二里、於是青船入於濟、濟船入於張秋、人稱大便　不佞鄉顧鐸脩博興小清河記畧　小清河去博興城南五里許、頻年爲患、積不治者久矣、嘉靖甲辰、郡憲羅江陳公治之、抵小清之上流、及諸水之來匯入樂安之畫境、窮入海之下流、相度地形、斟酌利害、見定議决、衆乃大集、始事於三月、畢工於五月、又多揷擲以固岸之嵜巔脩鋪舍以防民之盜决焉、永謀遺愛、爰及博人、是可記也

雖然、予有說焉、小清河可考者三、嘗讀漢卜式傳、呂嘉反卜式上書武帝、欲率博昌習舟之民以行、又讀楊僕傳、王師範據青州叛、持博昌之木、不備於北、則當時茫然巨浸也歷下之趵突泉、章丘之白雲湖、淯漯沙溝、養馬孝婦、灋湊七河、白條鄭黃二溝、盡歸博昌入海、者入海、不入海者不入、所以民習操舟持水爲險者、皆以此、而不入之水、如今清沙泊、魚龍灣即蘇大泊、滸山泊、不與匯匯之水爭地也此其可考者一也、至僞齊劉豫之時、因都大名、改趵突泉及章丘諸水、爲今之小清河、下與烏河合流、濟水勁猛、能蕩滌垢濁、以故常流無虞、而海上之塩場、傍河之州縣、貨物皆得達於歷下、又入大清、抵張秋、此其可考者二也、以後致廢、不知何時、成化癸巳、山東參政唐公源潔力請脩之、乃尋劉豫時故迹、疏之濬之、皆復其舊、又多置閘、所又開支脉、溝過大水、則開閘分流以殺其勢、旱則閉之、河常無虞、東方塩貨、仍得抵於張秋、博興居民、半移今之灣頭店、則利故也、此其可考者三也、今則趵突及章丘淯漯諸水、仍入大清、而小清之上流、爲平地、行車矣、止孝婦等河諸水來匯、然旱則涸而斷流、潦則溢而爲災、一斷一溢、近無寧歲、羅江被徵行矣、尋唐公之故迹、無望矣、他日撫我東土、或恭我東藩、其爲畢此事以惠我青土之民、因併記

于此　知縣陸南至曰余嘗過樂安觀小清下流皆行地中而博巨坊如城水從脊傾而行以灌輸樂安非其地勢然耶古稱治水導其下流夫博安所導之實讓三策水入陂障使秋水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泆寬緩而不迫宜與水爭尺寸之地哉昔人棄官湖數十里之地以殺猝至之水民賴以安用此策矣邇年新城塞姚家等三口盡湖墉履畝税之此野免市兎之說計以籠利耳然水卒不得灌入湖中無所休息而横溢衝潰博之東隄始多虞矣每春秋水漲灣頭隄決則城南三十二村一夕為湖舟行抵市門此又博興近日之憂也司[illegible]土者不可不講求焉

高苑　知府杜思小清河論愚按小清河為高苑博興之害瀕河居民盗決構訟綿歲無已蓋小清河自省城以東青州迤西諸山之水皆會焉一遇霖潦洶湧泛溢堤圻淺薄第不遏決亦不免于漂溺故前輩欲開柳塘口以殺上流之勢蓋柳塘口以西地形稍下會省城以東北流諸水徑入大清為順若開柳塘則不但分上流之水以入大清而青州迤西諸河亦得以殺其東來會合洶湧之勢是即大禹治水因其勢而利導之策也或者但欲拓小清河使之寬大深廣令有所容受則必若大學士劉珝所論而後為益也矧時無任事而功費不貲乎愚論柳塘口不開雖

拓小清河無益也然則為東方保釐之計者何惜于一柳塘口之工而不為青濟無窮之利耶近議欲桃樂安清水泊以達於孝婦河濬支脉溝以入于小清河又有欲疏孝婦河自杜張口止于岔河嘴之南五十里濬小清河自樊家口止于馬河灣頭之西八十里是亦目前治標之一節也　府推官馬從聘小清河議看得小清河一道由濟南府趵突泉發源以下接會清漯滸山孝婦諸水行章丘長山高苑博壽樂以入於海此河之源委也但自高苑以上河由地中故能順受諸水而無害至高苑以下地形漸窪築土為堤地高丈許載河以行始能達下河身既高故

新城高苑博興之水俱不得入河每遇天雨驟興水無通洩之所則三縣各有水患不獨新城一縣為然也惟新城在河南岸原有清沙麻大二泊週圍各三四十里為新城受水之區中生魚鰕菰蒲之利新民取之倚為世業倘遇雨水暴漲則傍湖民舍亦被淹沒每欲横穿河堤此岸使水洩於高博之境夫二縣地形本下二百年來所以不陷於淪胥者止憑此一線之堤耳此堤一決河水建瓴而下是無二縣之民矣況湖泊不起科而二縣俱徵糧地土傍湖之民有數而二縣則數萬之生靈其利害之輕重大小可不較而明者故高博二縣之衆胥力以護此堤誠以河堤

所係若斷之重也、今陸被新民斜衆盈決、遂使沃壤萬頃化
為巨浸、罔計民生、未知何出、此豈渺小細故哉、卑職故曰
明殺新城者四八、暗殺高苑者不知幾千百人也、乃新民
無知、見河身乾淤、認為己有、遽然佈種麥禾、冀碩不虞、一
至於此、尚可與之言利害較是非也、先是前任新城趙知
縣慨然建議、欲横穿小清北岸、於高苑地方另開一河、以
洩泊水、而歸之海、使其說可行、則既可以免昏墊之患、又
可以息爭鬪之端、亦何憚而不為之、但高苑博興原不通
海、必由壽光樂安而後可達於海、奈高博地下、形如釜底
樂安壽光反以漸而高、今築堤截河、下流必壅、如之何能

使徑達於海也、恐河堤一築、則高博二縣又為新城注水
之區矣、即今二縣被決之害可知也、但知去己之害、而不
顧貽彼之害、正所謂以鄰國為壑者耳、展轉思惟、苦無長
計、惟思地名湖泊、其來已久、較之南方諸湖、雖大小不同、
其理則一、若可洩水歸海、變澤藪為膏腴、古人當先為之
矣、何從古以來、未聞有洩湖以成田者、勢不可為也、而獨
欲強行之今日乎、君慮水為災、莫若從民就岸、即湖泊之
利為遷徙安置之資、不得已而為權宜之計、惟有此耳、伏
乞裁酌施行　本縣知縣馮文盛支脉溝議　支脉溝之不
可開者有五、民田不可奪也、地勢不可強也、財力不可輕

也、城池不可忽也、鄰患不可貽也、新城所稱支脉溝者
誣指馬家泊一帶、為可東注入海、自萬曆二十一年、被
新城盈決、樊家口淹沒高苑、浸淫東鄰二百餘里、馬家
泊積水不可佈種、藉令可東注入海、高苑何憚不為、而
使馬家泊千頃田土、為累歲積水之區乎、今泊下之溝
並無形迹、一旦強奪民田、而曰此支脉溝也、憤怒且叢
興、昔人有云、衆怒難任、可挾其獨聽而謂人言為不足
惜乎、此謂民田不可奪、支脉溝之不可開者此其一也
博興迤北有土嶺一道、約長十五里、横亘東西、自博興
抵樂安亦如之、地勢高厚、欲加挑濬、深為未便、先是兩

府親詣踏勘、文卷俱存可查、昔人云、為高必因丘陵、為下
必因川澤、今欲損丘陵為川澤、得無遺地利哉、此謂地
勢不可強、支脉溝之不可開者此其二也、東土接年被
澇、瘡痍未起、迄今麥已黃、死者半、欲開此溝、必深濬河
身、必厚築河堤、謂以數百之金、數千之夫、五日而訖工、
所不能也、竊意雖萬金不足費、雖萬夫不足役、今之新
城猶昔之新城也、昔之湖泊何以不税、而今何以有税
也、以數百金之税、尚佃忍不能捨而動糜萬金勞數邑
之民、以事新城三庄之民、非計之得者也、此謂財力不
可輕、支脉溝之不可開者此其三也、高苑地最窪下、自

蔡家口望邑治若井底然、今謂建閘止洩水三分之一於高苑、聚閘之則美、深味之則踐小清河底、視平地南高丈許、欲令洩水二分於小清、一分於高苑、多就高而少趨下、此必無之理也、如決蔡家口、開支脉溝、則水不注小清、將趨高苑、無論田廬、即城池未可知也、嘉靖間、新城黃知縣力請決蔡家口、滕朧申允、決閘口子、水遂滔天、如本府淄公中文所稱被淹之民、或牽裾以趨他邑、或起釁而就高阜、滿耳哀哭之聲、舉目崩角之狀、凡有人心所不忍見、事既狼狽、主議者咋舌以去、而民困至矣、前人已誤、後人豈容再誤、今新城民楊孟秋不鑒覆轍、尚襲故智、脫淹沒我

土田、卌塌我城池、雖食孟秋之肉、未足以謝高苑之民也、此謂城池不可忽、支脉溝之不可閘者此其四也、譚止高苑猶曰私其己邑耳、自新城決水之後、淹及博興、博興之水、聚而未消者三年矣、每念為之憮然、若復開溝以水濟水、謂博興何、寧獨博興也、樂安歲苦水潦、恃堤自固、如導水決堤而入、樂安之民其能免乎、此謂鄰禍不可賒、支脉溝之不可閘者此其五也、拂民心、違地勢、殫財力、病人之土田城池以及其鄰、畢職之所未解也、數邑之民衆於三庄、畢圍之賦重於私稅、今急三庄而害數邑、非仁也、戀私稅而虧正供、非智也、不仁不智、非致也、且清沙泊之水患乃

孝婦河之決而下注、非以小清之故也、小清河雖稍有逆流、為水幾何、查其泊在長山新城之西北隅、每年六七月山水泛漲、往往決長山之杜張庄諸口而入、則清沙泊之受水、實長山遺之也、今不爭於上游之長山、而爭於下流之高苑、何也、蓋水渾則利其來以沃田、水清則欲其洩以佈種、此二百年來所為盜決而不已也、為今日計、惟有嚴杜張庄之口以障其源、濬小清孝婦之滯以導其流、固南北二岸之堤以防其潰、而又甄視水之溝以分其勢、可永無患、此之不務、而欲開支脉溝以墊人、亦左矣、　小清孝婦源委議　勘得新城所議小清孝婦源委、其誤有四、而築

岸另成一渠、其害有六、古小清向程兒頭北流、宋劉豫據青州時、因此河為害、改而南、語具志中、今乃以為　國初德府運臨淄磚石、借水成渠、及查小清與臨淄地方絕不相通、青州亦有衡府、應修宮室、豈不能取臨淄之磚石、而以資德府也、其誤一、又稱孝婦河高苑分流一支、名曰支脉溝、正東與鄭黃溝湊河合流至樂安入海、由彼所稱、正孝婦河也、以下合流亦名小清、而指之曰支脉溝、是何嘗言也、查支脉溝洩馬家泊一帶水、遶樂安入於海、語亦具青州志中、夫曰洩馬家泊水、則高苑境內之水、非為洩小清之水也、安得以為孝婦之支流也、其誤二、　國初小清運鹽

後因漕渠横衝小清北岸柳塘口而下、河遂斷流、鹽船不能達濟、以致病商、而八場止辦折色、此小清通塞之源委也、今仰瓦嘴子等口盡改入大清、而小清之所受者獨白雲湖山諸水耳、上源錯漕渠等大小六十九道合流小清、是未足為清沙之害也、白雲湖山之水十年間纔一漲耳、小清河迄今乾涸無水、不知清沙之受水、全在孝婦之決口而歸之小清、其誤三、又以高苑未奉 明旨堵絕故道、則害起宋劉豫于九原而責之、不當以罪今之人也、高苑立官者守河堤、乃奉 撫按明文古碑見存何者、清沙泊自古瀦水無糧之土、而高博等縣皆徵糧之土也、若任其渰

沒閘税馬出、今新城之民享魚藕之利、無分毫之糧、而貽高博等以渰沒之害、白日聚衆執持兇器、決口傷人、此奉何處明文也、不以犯禁渰沒各縣徵糧地土為罪、而以堵絕故道責高苑、其誤四、此所謂四誤者也、古小清在高苑者則今之北門城壕在博興者、即今之縣治是已、欲復古小清、則未聞廢人之城門縣治、而以浸無糧之泊水也、古小清不可復、而索支脉溝之故道、以罪高苑不肯開、此非高苑之所敢任也、下流諸邑、僉謂不可、誰能強之、渰一泊無糧之土、所害幾何、脱有汎濫衝決、以渰各邑、其害大矣、凡舉事須權其利害之大小輕重以為行止、事在下流各

邑、不在高苑也、支脉溝不可開、而議欲小清之外再築一岸、以成大渠、夫地東之河、方可長久、地上之河、經水即淤今之小清可鑒已、前此推官陳寧大濬矣、近年亦小濬矣、不旋踵而淤、今欲於小清外再成一渠、當亦不旋踵而淤耳、興數萬之衆、費數萬之金、以成一淤塞之渠、必為識者所笑、其害一、不事挑濬而築土為岸、竊計所築之土、將焉取之、勢必多掘民田、方成此岸、是於渠之外又添一渠也、夫尺寸之土、皆民間世業、奪而為渠、亘數百里、計其地價、當亦不貲、一泊無糧之土、所宜幾何、而令數邑之民、壞徵糧之土、失世守之業、以成二渠也、悲夫、其害二、掘田成

渠、又欲占田成岸、據稱用九萬之夫、數日可畢、竊計高苑丁不盈萬、册籍可証、將安所借民也、欲洩無糧之泊水、而勞大衆以興無益之役、其害三、又稱築渠因舊創新、可省四十萬金、竊計挑土成岸、與濬河等耳、恐數十萬之金不可得而省也、既欲省金、勢必強而驅之、人各有身、誰能為此三庄無糧之泊作奴僕也、此一役也、衆怨必興、其害四、孝婦小清等河、各係千百年古堤、且將有衝決渰沒田廬、今新築一岸、新城能保此岸遂無失乎、竊計其不能也、千百年之古堤尚有衝決、一旦之新岸豈無疎虞、以數邑之田廬而漕壑之、仁者不忍也、其害五、田廬無論已、四方多

事、城池所係匪細，奸民節年決口，高莊幸阻有護城古堤晝夜防守，以苟旦夕，漫延及博興城前已塌矣，塌後而修之經決口，復幾陷矣，若新築一岸，勢必衝決，田廬不已，必及城垣，其害六。此所謂六害者也。夫欲開紀家口入大清而齊東甚其害，欲開支脉溝入海，而博興樂安甚其害，驅水害人，難以強矣，而欲建無益之渠以滋六害，特之奸者也。訊之士大夫，皆稱焦家橋杜張庄一帶河防不謹，以致清沙受水，宜責之頂河人役，設舖看守，卑薄者築之，一有衝決，責有所歸，清沙可免水患。至於新城奸民決開樊家對過二口，前此議築塞矣，卑職往視之，如一堵墻，然水至即壞，此口七年不築，又新決史家口、黑水灣二口，二年不築，何者？奸民借口導泊水歸河，其實欲乘便盜決小清之北岸耳。夫既利渾水淤地，入得數倍，及水既清遠，以鄰為壑，滅絕天理，至此極矣。每議及此，輒曰工大難築，步源之水即灌入泊矣，已事渾水之利，而使人受洪水之害，無糧之土，悉化膏腴，而微糧之土，盡成溝壑，若之何？孝婦河自焦家橋以下抵博興，河身太窄，且多淤灘，如盆河口南岸一淤灘廣數丈，突兀而當河之中流，水至不下，不得不溢出為患，一處如此，他可知已。今之計，當嚴焦家橋杜張庄等一帶之河防，築樊家史家黑水灣等各處之河口，而孝

婦河自焦家橋以下抵博興，量挑寬廣，除去淤灘，水自順流而東矣。至小清在高新之間者，自黑水灣而下，淤淺處所，亦量加濬，令得洩白雲湖山之水，假令決口不築，亦不敢議及此也。若勞民傷財而成必淤之渠，則非所敢聞也。

沂水

沂水縣學教諭傅履重水利論　萬曆庚寅夏大旱

郡奉臺檄議興東方水利，下之縣，縣教諭南安傅履重論之曰：州邑之有山川，匪特壯一方之形勝，其于生民之休咎尤要焉，甚矣水利之不可不講也。然不可以槩論也。沂水為邑，自穆陵而下，山谷盤錯，歷百里而後為縣，其地緣岡阜之間，無溢車之水，磨亢少腴，一遇旱魃為虐，則民敫然憂戚，愚詢諸父老，謂泉源水澤之利，必有未通者，僉曰無之。又詳究其山川源委，乃謂沂止有二水，由東北來者為沂河，（為沭河由西北來者）二河沭頗大，發源于沂山下，由馬站趙北湖逶城而北，復轉而東，所經之處，在穆山則有黃花水，在絡山則有呂清水，在青山有袁公水，在屋漏以南有鶴水，皆會聚于沭河，汎溢奔潰，淤沙瀰望，即極力修築，隨築隨淤，縱稍有停蓄，不過資朝夕汲井灌園之用，未有如江南之可以陂瀦而田者，此沭河之不能為利也。沂源出蒙陰魯艾諸山，皆涓滴細流，自石罅中出，經數十里，不足濫觴，而沙石更多，比近縣稍大，而河形散漫，水勢尤淺，浮芥可舟，而雨

岸既高且遠、不可以機械而上、北沂河之不能為利也、要之二水其源皆微、而其委皆散、夏秋霖潦則暴漲汪洋、浸及城郭、冬春時則僅一勺、遇旱而涸可立待矣、蓋沂地多山、其水多自高而下、欲為堰則衝決之勢難支、欲為閘則散漫之流難斂、此所以田家無所資其浸灌、商賈無所資其舟楫也、公私告匱、厥有由然、故語之以水利、無論畏事者束手、即喜事者亦扼腕而無所措也、夫天下之事、窮而不知變、固失之于膠柱、苟不真見其形而遽謀其利、不幾于鑿空乎、論既上、事遂止、

礦洞　孟坵山鉛洞（在益都縣金嶺鎮南五里去縣七十里去淄川縣六十里）　署水銀洞（在臨朐縣去縣六十里）　黑山銀洞（在臨朐縣去縣七十里）　金星頭鉛洞（在沂水縣去縣一百二十里）　史家窩鉛洞（在沂水縣去縣七十里）　葫蘆棚鉛洞（在沂水縣去縣八十里）　汶蒙峪鉛洞（在沂水縣去縣一百二十里）　兩縣山銀洞（在蒙陰縣去縣八十里）　胡石鉛洞（在莒州去州一百七十里）

孝廉劉璞記曰、萬曆二十五年礦事起、　上遣内官監太監陳增督山東礦務、于是棲霞金洞、臨朐破丘、莒州胡石港銀洞、官給夫買棚廠開採、增所至輒指長吏、至莒州知州谷文魁恐其遷怒騷擾地方、供張頗盛、增約束參隨、得不甚横、但索阿堵而已、後增再至莒、查礦利無獲、銀之解監者不如數、谷知州請以正額加銀包採者、蓋開採之費、中之當

道、可之、於是以鄉民為洞官、封口罷採、會益都縣知縣吳宗堯與增抗疏章彈增、　命不下、增章上、　上怒逮宗堯至法司、令各監考察各地方官賢否、兼知查盤事、專拳劾、增遂遣原奏官韓某禮查莒州、某禮肩輿唱騶、旌旄夾衛、行牌禁覇、坐司院、閲城視倉、聲赫藉甚、既增以開採久乾沒貨山積、遂不復巡遊、駐劄徐州、據河漕之衝、其禮亦專制、儀真榷税、以鹽賈為奇貨、一傾奪不下千萬、税北方蠓蠓也、增初所携厮役數十人、並充原奏官、散置諸城、日照莒北鄉等處、以本地無頼人為嚮導、先訊知富室者名、所隣魁然之丘、指為金藪、分牌強督、不如指、即捉至寓、網笞戮虐、聞之有司、俱短氣無敢誰何、蠹所有贖之、始免其人、又波及無辜、蓋莒之大亂者三年餘、而增其禮利仕南方、不復顧及北方、于是所遺嚮導為被害者鳴之官、論如法徙遣、其禮以捕鹽賈急疾暴死舟中、數年增亦以贓罪昭露、恚甚、仰藥死、厮役俱擬重辟、

徭役　按參政王宗沐條鞭法、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税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額募加額銀若干、通為一條、總徵而均支之、其徵收不輪甲、合一處之丁糧、充一年之用也、況均徭不均、今合民閒加納之銀、俱入官正派之數、通輕重苦樂于一邑十甲之中、役人不損貲、而傭户不苦

難其收支委之吏，則毫末呈稟于官，需索者不得行，而誅求自飲，又以時得代，不久苦查盤。吏有身役，罔不窃庫銀而逃，歲加腳費，而折耗貴之，勢不得自盜。諸遞運夫馬，俱官吏支應，勢不得多取，用之不敢濫。諸不可悉道，大都如此。吾州條鞭，以丁地兼編，省去九則之名，而收糧戶仍僉民，闕不招商，應是役者多乾沒，大耗銀所入既易，不無員破，而府差州役需索之，又有通融之費，及虧正額，因而破產以償者甚多。于是美法者波及良善，上下視此輩如穽容矣。要之條鞭行久，官不問民貧富，民不慮則重輕，即僉糧戶，猶勝于不條鞭者也。

又云，小民畏則甚于畏差，畏則之虛名，尤甚于畏差之實禍。雖差由則遷，有差無則，計一了差則帖然。若有則無差，以為重則之壓身，不知何日可去，而寢食有不安者。擇患寧輕，故條鞭為便也。

臨朐志

馬昕曰，朐之山有二脈，自沂山來者，沙石山也，水率雖沙。自嵩山來者，青石山也，水率雜石，石不能遠徙，沙無所不至，故瀰河之為民災，上下數百里，而朐為劇。書其怒衝也，土膏日削，而國賦歲增，將不知其所終也。

王家士曰，或有問于子省曰，履畝而稅，法也，今徵賦不以地而以力，或相倍蓰，何居，公平之政，固若是乎。曰，江河趨下，詭寄日滋，富者多無糧之田，貧者反輸重稅，且有無地之糧矣，拋荒流移，相尋不已，安得不襄多益寡，以貧富之力定乎。曰，清查詭寄，而峻法懲之，彼何說之辭。曰，予嘗力行之，重懲里書，十得其四五，釐正之止矣。人亡產去，無隙可查者，將奈之何。故莫若行丈量之法，溝渠、道路、川流、沙石、山坡不毛之區，捐以與民，取四境可耕之地，沿坵履畝，丈量而通計之，則壞定賦，輕重適均，詭寄將安所施乎。豈惟惠此貧黎，免於流竄，而富者亦有利矣。

知縣葛臣濟水清河圖論畧 高苑縣地勢爲濟水所經濤山浪屢淹民苦稼地脉爲濟水所渴六月如水一望無際平沮洳斥鹵之獲久然不但此也有新城長山鄒平居其上流使守堤幸完則下三縣中吾高苑以鄒國爲壑下有博興樂安壽光居其下流使鼠穴或潰則下三縣中吾高苑圖濟水之利害可勝言哉欲因其便民轉害爲利有二道焉其一通舟楫以資貿易大學士劉珝小清河記云濟青之區有河曰大清曰小清小清之發源出歷城之趵突泉中匯清濼龍諸水東北抵樂安高家港入于海大清則濟水渠也自東阿之張秋東北抵利津富國鹽場入于海往年舟楫浮於二河商貨便於齊魯諸道水利新興務流自永樂以來堙塞不通水失其經一值天雨茫茫巨浸壞民田廬市以數計成化癸巳參政唐言相視地形令水工準高下自歷城濬至鑊頭又至樂安小清通矣自張秋濬至平陰之滑口大清通矣大小清既通水循故道退出各縣膏腴可耕之田數萬頃民用大悅其河内備淺叉置滿水閘防溢置減水閘閘傍各鑿月河總疊三十有八濬通水路五百二里於是青船入于濟濟船入于張秋入大漕使臣俯仰今昔因物遞鹽爲舟楫自樂安高家港等各鹽課司以達濟南府歷城縣燕家渡下新道比城店供行舊時民富庶者清河通舟楫之交居民悉惠鹽之利高苑自復稅課一局康侍商稅銀一百六兩一錢九分五貨流聚以資國用不墜以業貧民今是水如故舟楫不通課局亦罷四野所瀦無可耕之田小民株守困窮處之内無措手民之食富而今首是其爲已試之成法在今當急興以安民阜財于目前也其工興掘田以數務農元史虞集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

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于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海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虞編給士民百謂也雖然有謂引水灌田有司者載觀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相其地而爲之種凡糞種鹹潟用貆者以凡糞種者皆取其骨煑和水漬其種也鹹潟者是水之處水已瀉去而地爲鹹鹵也貆貉貛類糞以漬種則剖地形以瀦洩雖未大成試似頗驗徐家是水原委下而白雲湖一帶汪洋無際而小清河一帶深淺甚微若開通舟楫備淺置滿水閘防溢置減水閘則蓄洩有方即爲濟泗之遺意周公溝防之成法變滄海爲桑田化斥鹵爲膏腴濱于既安滿築之視東坡開風縣歸之縣尤易於今矣是亦爲未試之良法在今當斷舉以安民阜財于後也

諸城縣志丈田論曰、余嘗聞諸耆宿云、洪武初年、朝廷分遣監生併耆丈勘、比方田地、而本縣丈勘者、為小王秀才云、王不知何許人、其丈地以賦役為名、計畝準折、如肥地一畝、折賦役地二畝、稍次者一畝折二畝、又次者一畝折一畝半、瘠地折畝、按畝徵糧、以為重輕差等準則、至嘉靖中、一切地畝、備折算賦役名色、後則改為上中下、又下下及窪下五等而已、不復用準折法也、縣境之內、地違且多、又山嶺多、荒多、瘠薄多、更與灶地相降者多、而難丈者、唯信陽望仙二鄉也、其與二鄉皆相反而易丈者、惟城陽一鄉也、餘五鄉難易等耳再按　國初步弓用小、而畝以二百四十步、故洪永間地皆至一萬五十頃、宏與今符同也、萬曆元年、趙縣步弓用大、而畝以三百六十步、故地止八千七百餘頃而已、然通融算數、派徵稅糧、不在畝與步弓之大小也、大田地不明、必須丈勘、丈勘不貴、必務嚴密、是故重欺隱之罪、以防奸究、嚴伏冒之禁、以防類冒、分荒熟之實、以防混淆、定步弓之度、以防短長、謹丈冊之藏、以防洗改、躬親踏之弊、以防家蔽、申役丈之例、以防估終、凡此七防、皆所以為嚴為密者也、不嚴不密、民不畏服、弊反叢生、徒滋騷擾、益增民獘、虛傳丈田之名、奚取哉、

昌樂論曰、邑介山海之間、上廣八稿、旁陸磽礪之處、耒耜不及、即於平壤亦多棄之、蓋地無窮而人力有限故耳、況加以磽鍾差倍之累、陞亡日眾、所費田畝、盡為荒閒、從來久矣、聞正德間、有海陵縣者、建議擬從西三府貧民來為土著、開墾荒田、以盡地利而厚民生、後竟以版籍難棄中罷、至嘉靖中年、荒墾方多、沂萬樂翻望者、尚在在有之、而望仙信陽兩鄉尤甚、萬曆丁亥、來年張侯大謨惟貧民陳告、創立官莊四十五處、專以墾荒為主、其法於凡荒田、不拘年之淺深、地之遠近、主之有無、通令貧民相地開耕、遂為己業、廬舍井竈、即立於其所、已而官莊若謂官設之也、而人不敢毀者爭奪之焉、一時貧民胥悅而安之、數年之後、余嘗於春秋之交、過二三莊、異翼、柳陰桑影、犬吠雞鳴、藹然成　可喜也、然莊以官名、則官當作主、特看意安集之、不然、差徭侵致擾流移、莊又成虛、此將來可慮者、此聞近年以來、境內荒田開墾殆遍、山嶺頂五穀並殖、豈非官莊之立、動民力穡之心乎、嗚呼、善政要在養民、養民要在薄賦、薄賦要在務田、務田要在清敗隱墾荒蕪、而墾荒之法、莫立官莊而良莫加焉、自今以後、誠能有興無廢、有增無減、俾貧民永賴以生以養、將見戶口可增、里社可充、以復　國初之盛、端在於此、

封建論曰、琅邪郡、今東武縣、今縣內南城是也、為國封侯、自郭蒙始、城陽郡在今縣城北六十里、為國封王、自景王章始、以後兩漢封建、城陽獨盛、琅邪次之、呂莒平昌東莞高密四郡、其他亦皆爲琅邪郡內、然封建較之琅邪城陽斯少焉矣、晉元南渡之後、五胡竊據、封建侯王、無復可考、宋齊梁陳、偏安南土、惟元魏北齊時、封爵冒濫、多用山東州縣之名、然亦未有胙土之實、唐制諸王、亦存北乙受封之始、而府需給其後不過食解組於京師、不得治於其國、封建之制廢淺盡矣、前代而後、承以五代、入於宋金、方與燕徽、襲置李全父子、僅有青齊徐土、雖欸封建、殆無為所、宋人鑒藩鎮之禍、諸王封爵、僅止其身、子孫得以蔭仕為環衛官、廣東節鎮、以序而遷、如庶人貴官世祿之例、王爵無世及也、未幾國步南遷、青徐境土悉入金元、尚何封建之有、

潮汐　先儒潮汐之論甚詳矣、皆謂潮之遲速大小有常、一稟於月、月之所臨則水從從之、而又推本於周天度數、謂月加子午則潮長、或不然之、謂非加子午、乃加卯酉也、且說亦互異、難信矣、又謂潮之極漲、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在朔望之後、又云、感於天寒、極陰而凝、弱於天暑、畏陽而縮、數語稍明、其餘難曉公詢海上居人云、每月自十三日起汛、潮日壯一日、十七日十八日愈壯、二十日始衰、至二十六日而衰止也、又自二十七日起汛、潮日壯一日、初一初二愈壯、初五日始衰、至十二日而衰止也、一月之間、潮凡再壯再衰、汐亦如之、其期不爽、故謂潮信、又以二十日初五日為斷水日、言壯潮之水至此日而斷也、究其所以然之故、雖有余袁公要道詳說、亦無人折衷之矣、

海水不溢　或問海百川灌之而不溢者何也、余聞之先達曰、天水在下、地在上、若浮乘然、氣瀉於虛、泉湧而上、即地下之水、非別有生化者、人之脈出自湧泉、而升於百會、可推矣、陰乘乎陽、雲升而雨、即地水之氣、非別有種子者、人之液鬱然於中、汗溢於外、可推矣、由是觀之、地上地下、而雲而雨、一貫之道也、但有

升降變化之妙耳東流者即上潮者上潮者即地下者地下者即東流者上潮無窮故東流亦無窮耳觀此則升雲無窮降雨無窮亦可推矣然則有消散乎而有之微乎微耳水之入勢無幾與焉謂沃焦釜乃出妄度海之不溢以地下皆水四海會通地浮水面何溢之而

捕魚　海上漁戶所用之網名曰作網以繩結成其目四寸以上上綱有浮木下綱有墜石每網一䟽約長二丈闊一丈五尺數十家合夥出網相連而用網至百數則長二百丈乘海潮正滿宗乘筏載網週圍而之於水待潮退魚皆滯網中眾齊力拽網而上若魚多還重拽不勝能勝則稍裂網縱魚少逸去然後拽之登岸可得雜魚巨細數萬堆列若巨丘販夫荷擔雲集發至竟日方盡作網之外又有蒲名其法用搭條蔦繩編若踈簾形每方闊四五丈高五六尺亦相接連乘潮未至先於灘內下椿木隔數步一下下至二百餘英以蒲立縛於椿魚隨潮浮水而而至皆入蒲中及潮退魚從水底尋溜而出為蒲所隔不得出眾卷下水以手摸之或以網打之得魚亦多然視作網所得之多相去遠矣

蒸鹽　灶丁候晴日於早潮後午前各持鍬於海內灘稍高處以鍬起其土勺撒灘上今日曬之稍乾鹽色浮出收其土作堆已復起土撒曬之如此數次土積之多先於四傍高地上定一池大小任意以堅築之又於池之下面相距步許亦一小池謂之滷井內亦堅築之以堆土置之池內汲海水滿注於池淋其土成滷流自池中為窟流入滷井謂之滷汁以鍋煎之每一鍋容汁二石燒草五束晝夜得八十斤灶丁工力厚薄以為煎鹽多少任其發賣於願有鹽票者此蒸鹽之大略也　解鹽但曬而風池水自結成鹽撈大掃之而已花馬池鹽余鹽家戶世業以鍬剏視汲池水洗池傍畦內日曬之即成鹽工力皆省獨海鹽費人力以口負海言其難也信哉

種稻　海上斥鹵淤濕之地皆宜稻插種苗出甚過四五寸即坐而待穫但而稍以特每畝可收五六石次四五石種多惟名各特黃小紅蓄者尤佳米雷色氣香味甘滑可比監屋穆稜無筋之杭秋收見戶春米貿遷得高價可比魚鹽昔江南水田雖純藝稻然功多作苦農夫經歲胼胝泥滓之中收入又薄畝多

二三石次一二石不如北中海稍功半而利倍也蓋琅琊之稻自古稱名蜀黍高家而而有稻則蔡孝王子定為稻侯其實如此

益都縣志　要害

鎮二城西南一百八十里為顏神鎮去縣治遠山林木茂盛賊盜匿為患以肖設官一員彈壓其治嘉靖中兵憲王公世貞剏城之遂稱重鎮云　西北七十里為金嶺鎮淄川長山新城高苑樂安博興六縣之民錯處故撫保甲治盜賊亦繁舊設官兵防守仍設委千總督同長山縣丞及西河等處驛丞不赴緩急若視鎮中微以十六年令典史之請復舊額以專捕防仁智一鄉十六社而鎮始屬焉矣　店六城北四十里為朱良店西北五十里為南仇店東北四十里為口鋪店城東三十里為淄河店五十里為堯溝店東南四十里為鄭母店俱道路往過民居稠密為貨賄經由之處亦為盜賊出入之林藪盜賊每發聚以處　長城　關二在縣西境為徐關齊之險也項公與書人戰歿入自徐關即此　在顏神西南為青石關俗名穆家關兩山壁立中峻陡數里　自臨淄起至萊蕪長三百里為長峪道界兩山中官可罕至其民頑悍擅鬻盜賊之藪也宜設長兵多官分領不時鎗手休來巡防與顏神鎮金嶺鎮官兵犄角策應

戶口

舊制戶分九則　上上戶派門銀九兩每丁派銀一兩七錢一分　上中戶派門銀八兩每丁派銀一兩五錢二分　上下戶派門銀七兩每丁派銀一兩三錢三分　中上戶派門銀六兩每丁派銀一兩一錢四分　中中戶派門銀五兩每丁派銀九錢五分　中下戶派門銀四兩每丁派銀七錢六分　下上戶派門銀一兩六錢七分每丁派銀五錢七分　下中丁派銀三錢八分　下下丁派銀一錢九分自萬曆二十年條鞭之法行戶不分則均之田畝每丁例編銀一錢七分後因加派兵餉增至二錢七釐

蒙陰志

蒙山之陰山徑也元無驛政即舊編內有里甲夫馬十二匹止以供上司巡歷亦非為驛設也自順治癸巳寇息道通議省青州一路歸併蒙陰為五省通衢置驛遂始於此計蒙距沂州二百二十里中設青駝寺一驛各路驛站相去多六十里許而蒙以山蹊石徑猶百一十里為一站加之大差一至而驛夫已先遁馬夫馬力幾何其能堪此且廩給口糧總無額設則供應之銀可知也請於蒙陰青駝之中添立一驛以解倒懸豈非今茲之所籍祀而求者哉

壽光縣志 戶口 國朝均徭分為九則審編則輕[illegible]可請盡制矣法久弊滋有司改弦調編蓋有四利三害者焉頭役無包賠之苦收頭免侵牟之患里甲免見年之費均徭無詭寄之憂此四利也不論賢否則商販漏網門銀易以地銀則貧戶受病包納荒田則里甲難支此三害也去害就利莫若嚴明于審編使丁無所漏而富家大商無所欺匿庶庸銀蓋多而富商時出調銀以佐徵派緩急編派庶有瘳乎所宜留神籌畫者矣

田賦 近世石畫之良論 國朝田賦從輕漸重蓋有四事焉因事加賦或已殘而未除緣災蠲租或已收而他抵或寢益于盈虛而陰移其弊或羨溢于銖兩而明浚其責是則然矣然未除布開豁之例令已收抵來年之租移與則洞究其隱液責則嚴懲其貪未甚害也惟竈地七頃不敢民地已頃之賦竈戶將民作竈迎賦運司奸農以竈影民減賦草蕩若不嚴加查究則草地日多穀地日少而良民受包納之累矣今宜秉大量其拋竈地若干除草蕩勿論凡係種穀地悉依農田起糧仍以瀕海荒陂足其畝數奸竈毒慝則威之以刑寧使農民均攤賠其竈地之賦必不可使堂畝糧田作竈地也 夏亭裕曰開竈地之賦偏輕計畝銀止六厘何也曰肥地非竈即磽地亦非竈竈固耕稼之所棄而逢道之所生也原設法之初心正欲俾瀚海餘波化作利府而斥鹵不毛併獲滋息國利美民亦不病奈何久而竈民且牢不可破也併墾淸丈而貞之限者亦私徙之數里而南也且情勢要之情面借遮社之神叢僨本縣 新故

遞代之候而上下其手曰抗上臺易踏銀數派易勝隨手朦除多許而秘鬻之於奸民以致窩固窩民亦窩野外窩負郭亦窩弊孔千出莫可誰何愚謂清窩有提策四有正策一何謂提策按存庫丈地冊而靜自校閱勿假左右凡距城不遠及城東南西而窩者立拘嚴懲作一榜樣提策一嚴己着人進勝破因覓出首之路明示以自首者貸或警惕而稍自供也提策二諸窩同心自恃醵金通神諒不甘自首因闢告訐之門明示以賞揭者賞銀若干即於詭窩地者嚴追賞之提策三附當道窩戶而問之伊曰乎家有窩地若干畝先世鬻於某家今第討完額銀爲耳安知地落何所矣他問之亦皆然乃佃窩者也非窩也此其奸又非根冊所能杜也則以窩與佃窩者面質其地亦一策也何謂正策民窩一縣清丈凡近城與東西南三面之窩悉入民粮即窩之宅園亦有腴亦入民粮窩額果虧即以草地足之伊或爭曰非古窩也宜叱之曰草地蒙某每畝不及六厘之息乎伊何辭矣此正策也說者曰神宗初程公丈地於先既而徐公丈地於後開商丘王公亦丈之均不能穫其奸何也愚以清丈之後躬歷郊野閭一抽查清丈之後明申各上臺曰民窩分割已晰窩額已足後仍有刁誣者上臺幸燭其奸勿輒容其胥受將民窩草各地勒諸碑刻並以碑刻呈各上臺庶後之奸民知罰所不宥或惕息而不敢有動矣

含烟小記均地魚鱗凡十四則

膠西舊守王星華著

阡陌既開以後限田變而爲兼併兼併既久豪猾隱占奸胥剥蝕賦之不均從經界始魚鱗之法于是乎始作此魚鱗者細如髮密如網誠後世梵林竭澤之智術不知善以用之遂成良法頋奉行者何如耳奉行之法大約爲之于堂上者十之五爲之于田間者十之五率以忠信懸以大法拮据三月可以告成此萬民之利賴而百世之規畫也具十四條于左

一須發弓式當以官弓五官尺者爲準此式藏之太府頒于藩司各府州縣咸象而取則焉官弓五官尺積二百四十弓爲一官畝弓有定畝亦有定此天下通行之法千古不易之制何獨至東齊而各處造弓不等不特弓有大小之殊畝亦有大小之別多一番折算便多一番上下其手須下畫一之令廢大弓而獨存官弓廢大畝而獨存官畝痛快直捷官民兩便

一地土夙弊其根底俱在戶房縣總鈎連飛隱莫可窮詰幸值朝廷清地之日方是諸奸漏地之時况權

一借手逕役布人無非登壟發冊收冊罔不居奇里
社派錢穢布道路奸胥既飽怨讟官身惟擇士民之
殷富而誠實者授以規畫分派責成必愛身家而重
犯法戶房縂所宜痛絶而不使與者也
一每社公議社長一人下則有知地人亐手寫手筭
手俱要老成練達如小社亦須兩三路大社則必五
六路人數多寡照社分大小酌派力分易集事合有
成
一每路各備扛連紙冊十本每本一百張本面用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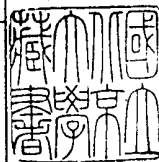
殼上註社名及社長等名送官内宅用印上號即分
給社長領去如丈一坵完登時眼同註定印冊其地
形方員長短灣尖各畫一圖圖上編順號號詳上載
下履圖旁註業主圖下註四面亐口積筭明白註定
幾畝幾分幾厘幾毫即此便是魚鱗細冊其必立填
印冊者防私改之弊也如先寫私冊後登印冊便藏
弊端丈後餘剩印冊仍繳官驗銷
一每路各備應用木橛上濶下尖削白明書四至亐
口畝數及業主姓名于上每坵只用一橛揷釘地角

以便抽丈其木橛俱着業主自備
一每路俱照官亐式樣各造一張送官驗準用印刻
木亐筍用鐵搭恐懈則寛亐脚用鐵錐恐走則滑如
防亐有損壞易之以木尺竹尺亦可
一奸民每每借名隱熟如灶地屯地學地等項須合
丈入冊丈完照原數分別除去存者皆爲民熟借隱
之實自塞
一各路各聚賢勞竭蹶從事即小有所費不過紙張
飯食而已同社自用所需無幾一雜以衙役便生事

端有司催趲抽丈止帶一書一門兩役薄供自具何
必煩民
一舊魚鱗冊村落條段冊徵糧底冊盡提入内備查
不許增減洗補字眼
一積筭畝數集各社筭手封識公所擇老成忠信者
總督其事切不可以本社筭手自筭本社須錯綜互
易如一社有冊十本即用別社十人分筭各各窮日
之力筭完速繳則奸民不得擇人而賄之矣
一造完魚鱗冊另造順甲總冊一本各戶之下須造

四柱炤此法過割有此戶新收便有彼戶開除實在
之数緊緊押定不走一絲諸獘盡絕
一地数多寡原繫各社分管下如互相交易便提出
本社聚歸業主名下竟有一社之地而朝東夕西者
数年之内而此盈彼縮者差役不均苦樂懸絕惟過
人不過地人有互移而地無轉徙歷千百年社分生
成地数不得有消長矣
一魚鱗冊既成每戶炤冊上田段各給號单一張收
執明開坐落畝数四至圖形後遇交易推收即將號

单粘入契内如無號单便有賣田一畝而買主勒指
止收九分七厘者止收九分五厘者兼併之端一生
包空之苦漸積矣
一過地徵糧分造兩冊過地則以社為主人戶散于
各社之下社分則地不得混也徵糧則以人為主地
土聚于各人之下人定則糧不得混也兩者相為表
裏公私兩便
以上十四條皆法也行法之本則在乎信用足尺官
弓則民悅服使不費開錢則民樂從此所謂信也規

摹全脩奸猾斂手均地之政永維不壞方為上不病
國下不病民不病民者不病國之本也

安丘縣志論曰、余觀條鞭法、非即宋免役雇役[illegible]
十利焉、通輕重苦樂于一邑十甲之中、則丁糧均而[illegible]不
苦難、一也、法當優免者、不得割他戶以私蔭、二也、錢輸于官
而需索不行、三也、又析閱不賠累、四也、台銀力[illegible]
諸費、則一人無叢役、五也、去正副二戶、則貧富平、六也、且承
稟有制、而侵漁無所穴、七也、官給銀于募人、而募人不得反
復抑勒、八也、富者得弛擔、而貧者無加額、九也、銀有定例、則
冊籍清而詭寄無所容、十也、所謂此法終不可罷者邪、然四
差合徵、則力難畢完、輸銀在官、勢且輕用、以難完當輕用、則
析閱必多、一旦有意外水旱災傷之竭、部派單興、諸卒然之

務、將于何取給之、若欲預爲之羨以備竭哉、如宋曾布所言、
則浚民者將濡首焉、是先病之也、于卻慮豈有當哉、余以爲
莫若撥田、蓋田寬則賦縮、賦分則徭輕、相爲低昂者也、昔洪
武時、嘗遣國子生武淳等覈實天下田土、作魚鱗圖冊、各有
定額、安丘昀田、得一萬二千二百二十三頃九十五畝有畸、
已復令山東等處額外荒田盡力開墾、不起科、以此知安丘
之田、未墾者尚多也、二百年來民昌物阜、其間墾者必衆、而
賦不加溢、何也、嘗即李翔平賦書推之、法半步曰武、二武曰
步、步方六尺、（尺今鈌）二百四十步之謂畝、三百有六十步之謂
里、方里之田、五頃有四十畝、十里之田、五百有四十頃、百里

之邑、提封田五萬有四千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三
萬六千頃、安丘絕長補短、地方百餘里、除今諸額外、尚餘二
萬二千三百餘頃、此豈盡荒者哉、則良田匿而未盡出者容
有也、今法、開墾者畝科粟三升、俟大造之年、升其肥饒者爲
下則、似亦善矣、然豪有力者、所墾連阡接陌、不納一粟、小民
方襏襫而冀半穫、乃輒履畝而榖之、是爲豪有力者敺也、將
素何、今邑令熊公稍一稽察、即得若而頃、固知法無不弊、在
奉行者何如耳、倘嗣是者無隳其績、則十年之後、可得田四
分之一、又于良田飛詭影射者、盡法傍羅、使豪猾無所遁展、
則可得田五分之一、總之得弱半爲、夫多一分田、則減一分

賦、即析半計之、亦可減租賦之十三四矣、其于民力不愈寬
哉、即有意外之竭派、其額當不溢于今日、豈直爲此稟稟也、
蘇綽有云、今所爲制、若張弓然、非平代法也、後之君子孰從
爲池之、鳴呼、長民者念之哉、

益都　金嶺鎮係重地職以官兵仍選風力官領本鎮及胡田并孟坡山前數十數庄給手巡防又於柳行東西東侯高等莊各丸庄領一人不時稽查以絕盜藪之徒接高與顏神鎮長峪道官兵犄角策應顏神鎮添設官兵防守仍選委千總督同義民領本鎮及八陡西河等處鎗手巡防與金嶺鎮長峪道官兵犄角策應　長峪道自臨淄起至萊蕪長三百里界兩山間中通淄河官司罕至前此叢聞屢剿至藪及親歷南丘朱崖馬棣太河源泉邀免處石馬直抵青石嶺始得其故俱係要地而朱崖源泉二集擒允恭其民至老不識城府亦不在編民之列頑悍猶驚盜賊之藪也且西去府六十里過巨山十數重即通北路選委義勇官一任朱崖集一任源泉集各分領近地鎗手往來地防遏有盜賊及盜蹤徒併力擒之仍不時差官密訪以防隱蔽與顏神鎮金嶺鎮官兵犄角策應　淠沔店在縣東三十五里至長濟十五里東為登萊通衢團長係免濟防守　小淵店接臨朐赤淵店十五里路頗荒僻既長住赤淵防守　懶柳樹在縣東北十五里至口鋪店二十五里接昌樂盜徒經由之路區長住口鋪防守　鄭母店在縣東南四十里居民二千家路接壽光昌樂界區長守之

臨淄　石槽城在縣東二十里東接壽光盜徒必由之路　白兔坑集在縣北三十里東北通樂安盜徒往來由此　淄河店在縣南十五里係要路義民協同巡檢官守之　陸天路在縣西四十里通高苑博興長山新城界係盜徒要路

博興　利城鎮在縣東三十里係盜徒要路　黃店村在縣北一百里係盜賊之藪　柳橋鎮在縣南二十里係盜賊要路　陳虎店鎮在縣西二十五里係盜賊之區　于家林村在縣東北四十里接高家度鎮係盜徒要路

高苑　鄭家店在縣東北三十里係盜徒必由之路　柴家店在縣北十五里係盜徒要路　田鎮在縣西北三十里係盜賊出沒盜徒經行之路　岔河至通濟橋在縣南七里係盜徒要路

樂安　南路大王橋去縣二十里居民五百家與彭家道口相連盜徒經由之路　東路從天家崗來過高家港過王家店小張張郭過臨淄大夫店今係王家店咽喉之地守之　西路從新鎮來過新店田家庄新集碑寺口往傳興縣宜防守　中路從小清河起過神堂燕見口尹家店石村過楊姐往大夫店去定今在石村守之　塘頭寨添義民率領民壯與百戶協守　馬市添義民率保甲鎗手巡守

壽光　侯鎮在城東五十里去廣陵鎮十五里通濰縣大路南通臨朐盜徒之路義民領民壯鎗手協同廣陵鎮巡檢兵防守　官臺場在縣北八十里產鹽長民領民壯鎗手守之　彭家道口壽光樂安二縣之界盜徒自官臺場新家港新鎮場皆由此義民領民壯鎗手守之報家橋張家庄集在縣西北三十里盜徒往來之路義民領鎗手守之

昌樂　逄里店在縣東二十里接濰縣界盜徒自由此　堯溝店在縣西二十里係盜徒經行處　唐郡店在縣南七十里接臨朐安丘界盜徒多由此　瑞蛇店在縣東南六十里接安丘縣縣界宜守之

臨朐　破丘在縣西八十里通八陡集經轄而庄霧穰諸路本集居民三千家今虧其太半宜守黑山暮水二洞　上庄田村庄城東南十里盜徒小路　西蓬蘭在城西十里盜徒之路　稍陵閣將峪寺寨店俱盜賊往來之路　柳山集通益都縣鄭母集盜徒之路以上各設區長防守　白泥集在太平嶺東南牛沐嶺之東即安丘縣差義勇官領鎗手防禦與鎮集為犄角之

夥又傾兵策應以防突來之盜

安丘　東南石埠與莒州管帥店相近時有盜賊　西南牛沐店係莒州臨朐三界有山多盜且與太平嶺相近宜守此　景芝店四是之路亦重地也委官同原長守此　馬思店在縣北二十里通濰縣巨盜竊發宜守此

諸城　黃華閣在縣西南一百里九仙山西盜徙自新泰萊蕪莒州沂州來者會此委民長防守　錦衣衛口在縣西一百二十里係九仙山南口通莒州日照安東轉榆盜賊之原委巨長守此　吳太墳在縣南九十里係九仙山北路通東莞安丘臨朐顏神鎮後之路委區長守此　柴溝在縣東北一百里據高密且衝達多盜委巨長守此　李家集在縣北六十里與安丘接界委區長守此　在城并只溝集西路一路委義勇官守此

蒙陰　九女關係南北通路盜賊要區委義民在長馬莊守之

高都店慈溝去縣三十五里與新泰縣通盜賊徒俱由此四顧六七十里無人跡委義民在高都店守之　寨子黃庄通大王莊去遠委義民官在寨子守之　坦埠舊寨係莒州盜徒要路委義民官住寨守之　曹村張莊係礦徒出沒之地委義民住張莊守之　桃曲店與紫金關策應亦重地委義民住桃曲守之

莒州　東莞集在州北一百二十里與安丘接係重地委區長防守　管帥店在州東北九十里與諸城縣接亦重地委區長防守　公婆山在州西三十里與沂水接盜賊往來小徑委巨長防守　十字路舊溝在州西南一百一十里與沂州接壤礦盜賊要路委區長與兩巡檢司協守　屋樓鎮在州東四十里與諸城日照接壤險地委區長防守

沂水　蒙山東梁見四莊集在縣西南一百五十里北通蒙陰南

通費縣盜賊之藪山有龍巷七十二處委義勇官率鎗手三百名守之　下位鋪在蒙陰坦埠集友在縣正西六十里係盜徒要路委區長率鎗手二百名守之　述水馬蹄高橋在縣正北鄉陵關來路盜賊出沒無常委原長率鎗手三百名守之　蘇村集在縣正南五十里通郯城沂州宿遷響馬出沒之途委區長率鎗手三百名守之　河陽集在縣南一百里接連葛溝沂州界響馬來路委區長在本集防守　東里店在金星頭汶蒙峪來路委區長及義勇官守之

日照　巨峰寨在縣西南七十里莒州郯徐盜徒要路　鳳大山在縣正南六十里通安東衛大路去濤洛場十五里　流雪集在縣正西七十里莒州界盜徒盜賊小路　兩鄉集在縣正北五十里去九仙山鄒衣衛口十五里盜賊之路　紅寧溝在縣西北一百里通安丘小遠盜賊出入之處以上各委區長守之

長山　寧村去縣三十里　焦家橋去縣三十里各有居民三百家俱盜徒要路委義勇官於焦家橋防守　長白山在縣西南三縣之界有大莊居民三十家董家莊居民五十家在山下四路峪居民三十家在山麓係盜窩委義勇官董家莊防守　城東石村居鎮常有響馬截人錢要路巡邏官防守　城南周村店居民三百家與淄川接界群盜走集之所設巡邏官防守

淄川　磁窰務集山南通萊蕪西通章丘去淄川二十里土人兇野盜賊之會　龍口店在縣東南十五里居民三百家人性兇野萬山要地設義勇官防守　王村集在縣西五十里西北去長白山四十里長山章丘鄒平三縣之界大山連亘盜賊淵藪委義勇官守之　西峪莊在縣正東長峪道居民稀少立區長領鎗手鎮之是風水店傅家莊委義勇官守之

新泰　西縣山在縣東北四十里與蒙陰相接產礦東通蒙陰石

禮莊西通高峪舖達青州大路設官及保長住衆兩縣山高峪舖廵邏接守青泥溝一帶　張家棚在縣西北三十里去宮山峪十五里多盜設義勇官及保長守張家棚兼邏宮山峪等處　酒壺莊在縣東南三十里東通蒙陰汶南集二十里西通泰安州𣲖河莊七十里盜賊要路設官及保長守酒壺莊巡邏莊兼邏汶南泉河一帶　黃草關在縣西北七十里去属關十五里通萊蕪兗州盜賊要路近有上四莊巡檢司弓兵二十名添設鄉長住属關與工四莊官兵協力防守　牛家莊洪溝崖橫山口西通泰安南通河水盜賊之區設義勇官及保長住橫山口鄉長住張莊在牛家莊洪溝崖西莊之關往來巡守

萊蕪　大王莊在縣西北六十里南去劉元帥寨十里最生變逆東西北三路會阻高山峻嶺惟南面通劉元帥寨為泰安山顛神山鋸鐵路可以抗截若守劉元帥寨即大王莊可無虞矣委義勇官及鄉長守之　夾谷嶺在縣西南三十里與新泰楊柳店接盜賊之區委義民官守之　綠叢山在縣西北九十里與章丘縣長秀嶺接為盜賊有兵舖店可截委匽長守之　青山在縣西七十里東連綠叢山西通泰安州界北通章丘縣盜賊之路有水北店可截委匽長守之　李新莊顏莊在城東五十里礦徒出沒委義民官守之　青石關縊吐子口過劉元帥寨下泰安係要地委義民官守吐子口與寨騎角策應

兵防論　按青齊為京師左輔各衛所官軍分班[注三]入衛制也二百年來額數已極補祿之術不過四清勾撥補二者而已然清出者十無二三解衛者旋復亂逃是清勾雖濟實用矣不得已乃以官舍餘丁撥補設費處名無益行伍久則慣其撥補並見在者而亦逃況地方頻年水患災傷民窮財盡官府追徵錢糧京運之外視為逕賦以此軍士月糧鮮有及期者勉給春班而秋

班又至矣夫補軍倒衛所難堪支糧則全運難給故京操發行不似頻數不數而已班軍物故逃役或匿其是然將亦何益於事哉聞之昔年京操籍能辦者至京往往借貸招募壯勇將班軍為久之數盡額補給赴工此其近也查知在衛月糧陪補故官無久軍之罪而軍無句補之擾此或一策也又有司追徵月糧一時難於賒辦而班軍或行從道間有借支則須者頗稱權宜北在有司之賢者尊之耳如近日河南民兵防秋而彰德府亦借之河道銀以濟用發以民兵解送徵至日還之雖急不失而軍體兩便此又一策也今若於五年推選之日必擇武臣之賢而才者為京操官不使驕兵悍卒之輩參於其內每京班赴操仍三分而督責之缺伍之軍隨宜而招募之可也回班之日總其查知月糧補還亦無不可蓋京營得盡人之役而本衛無掛欠之繳無全軍等耳操官亦何俾於扣除之嫌哉月糧全給招募自使操官賢善侵漁可免或曰班軍缺伍招募非制也今邊關郡軍不奉詔行之乎月糧借支非法也今邊軍起解不那移倉口乎此又調停緩急不可以膠柱為也審能行之數年則軍士知月糧不虧咸有樂行而往之心不必清勾撥補而行伍得休養充實之實操官免除誠之苦而國家獲拱衛之益矣故曰政無全善存乎其人

登州府志　元人通海運，于沙門島設監置戍，其舟楫與城北為二杜，皆逐募之民也。我國朝漕會通河，海運罷，廢二杜之民，無約束之官，乏通濟之利，並種附近郭，夫有恒業，而島嶼事空矣。然青腴沃壤，不受耒耜，亦一遺利也。近分營軍屯種於中，歲有收獲，復又招民開墾，滿募滿東，患丈之毛，患可以果生人之腹也，于以撫生之之報也，非于政議復二杜之業，然詢消弭之策，興國者的之聞，覆遣人掌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後世推本子之社倉，傳其意焉，自社倉轉為縣倉，縣倉轉為郡倉，去民益遠，則澤不下究，而古意失矣。國初預備倉在黃縣者九、八所，在寧海州者九、反所，除者可以類推焉。夫社倉在國初已行之矣。

船隻　有湘船，有遮船，有魚船，有鵝頭船，有不倉船，有瓜洲船，船無定數，以糧為數，大者載糧千餘石，次七八百石，又次四五百石，戰二三百石，備募者什之七，宵遣者什之三。

福山志　營後墩在縣東北一十五里　灶後墩在縣北二十里　郭家庄墩在縣西北二十五里　八角墩在縣西北四十五里　鵓鴿墩在縣西北三十五里　白石墩在縣西北五十里　磁山墩在縣西北四十里　峨陰墩在縣西北三十里　右七墩福山備禦官軍守瞭　蒼掌墩在縣西北一十五里　浮欄墩在縣西北二十里　右二墩孫夼巡檢司弓兵守瞭　木作墩在縣東北二十里　韋東墩在縣東北二十五里　熨斗墩在縣東北三十里　現頂墩在縣東北三十五里　清泉墩在縣東北四十里　右五墩奇山守禦官軍守瞭

嘉靖十七年二月，山東巡撫胡纘宗奏，青萊登三府地方，舊有元時新河一道，南北距海三百餘里，舟楫往來，興販貿易，民甚便之，比歲淤塞不通，商賈皆困，宜設閘座，疏通捄築(?)，惟馬家濠中多頑石，乃元人疏鑿未竟者，今已募夫鑿通，尚有停口、高頭(?)、滄陽(?)等一百餘里，淤塞者三十里，乞動支官帑開濬，永為民利，工部覆如纘宗議，詔從之，

三十一年十二月，工科右給事中李用敬奏開膠萊新河，其略謂通者河道漕塞，深切國計，聞之膠萊之間，有新河舊道，在海運舊道之西，乃元人欲開通以避海濤者，興之從而未成，蓋先是山東巡海副使王獻，循膠萊之民土(?)，舊八閘，其理不足，皆由舟楫不通，嘗於元遺跡鑿馬嘴石底，以通淮安商賈，建新河，嘗開八座，以蓄清水，恐暴漲害而現諸河，以濟水道，見今淮安之船，由淮河直抵麻灣，即新河之南口也，由海倉直抵天津，即新河之北口也，自南口以至北口，僅三百三十餘里，各有潮水深入，中有九穴湖、大沽河諸流可引，其淤塞未通宜導加濬者一百五里，宜深加濬者三十餘里，元人閘坝已開其三，今之閘坝當建者二，此皆彰明可見者，乞選才望官一二員，會同撫按官，專為修舉，疏入，工部覆行所在撫按詳議具奏，

三十四年二月，罷開膠萊新河議，先是御史何廷鈺請疏濬新河，詔遣廷鈺往會山東撫按官勘報，至是言，膠萊新河一帶，係元人已開故道，特因馬家壕南北長四里，內有石岡難鑿而止，前海道副使王獻，曾鳩工聚財，焚以烈火，鑿通北濼(?)，隨於分水嶺南北河道，併力挑濬，設立閘座八處，工已十之三四，事以本官遷去，工竟未就，非今北濼(?)舊蹟猶存，特兩岸沙土，日久頹下，遂致淤塞，挑濬亦不甚難，至於分水嶺，但(?)本高阜，故兩河之水，至此分流，縱度其地勢，殊不甚峻，今在南者為積沙所淤，水惟北流，若加開濬深廣，中間雖有潮砂瀰漫，諸民(?)亦自人力可施，司謂(?)遂建，生(?)擬舊估二百七十餘萬，恐必有增無減，其委官道府羅士賢等所估，亦據一百六十萬，而臣(?)躬心計不足，如士賢所擬數，二分之，

歲給一頁(?)，年終總算工費幾何，而後歲用可定矣，其通海一節，則中間地勢頗高，若必使兩潮相接，須濬深及八九丈，恐濱海之地，鑿下數尺，水泉噴出，人無所置足，勢必難成，而所費真不下數百萬矣，計惟一味引河添設上下閘座，疏理分水泉源，隨宜因勢而為之，雖未免重費，而視鑿通兩潮，儘為稍省，事現河之流不兩(?)那潤，而白河之流亦微，逢夏秋水決，則二河自合，而沙恒多，其膠河無頭(?)，視現白二河海口稍近(?)，須人在分嶺以北不遠於白(?)張魯河，雖無源而中有泉，亦必從東都伯之地引之，計二十餘里，然後可通，沽河水勢大，而沙尤多，若於吳家口閘之下，用小渠(?)而引之，可以濟南行之水，但恐沙隨水走，河道反淤，若新河原係人力所開，南北俱潮水所入之地，惟其勢不甚峻，故水決不甚衝決，而水同潮逆，則沙雖隨水泛而流，亦同水緩而停，必須歲歲挑濬而後可，此司道諸臣所慮窊(?)渰者也，臣竊(?)意于疏理之時，廣加尋引，而于王副使所設八閘，如陳村、楊家圈已經頹壞者，興而葺之，其餘見存者，添而修之，及膠河等處之口，亦添設小閘，大約共計大小十三四座，所增設者啓閉以時，自足潴蓄，猶恐水泉微小，閘不足恃，則如喜(?)家蔡氏(?)之議，亦可潴蓄不泄，諸臣乃復慮山水暴發，衝激之虞，及古人河海船隻難(?)移，臣慮計費至此，可謂極矣，無遺矣，至於南北兩海，臣偕查總(?)，知之頗悉，在北者無風可以爲行，而自淮安海口，南(?)至林(?)灣至馬家濠，風便不過三四日之程，中有鶯游山，可以灣泊，又沿海岸一路，俱行沙地方，少加疏達而行，尤為穩宜，且新河南北迂迴，計二百四十餘里，俱挑深廣，爲力固難，然不計工費而為之，則亦無不可成者，其所難者，則如諸臣之慮，所引泉源，恐或未足，歲加挑濬，其費無窮，兼之此時南北六年未平(?)，而近日災傷尤異常時，工役今且暫停，此役一興，雖仿以三年之役，亦須每歲給以銀兩五十餘萬，當此財力匱乏之時，何從出辦，又況開河建閘，所費已百萬以上之財，而三四次轉剝，必須多造船隻，其費亦無所出，東土窮民，公私俱竭，此河若開，又必議(?)會通河設官編夫體例，方可永久通行，不無愈增騷擾，此則

又當相時蓄力而治之者也。乞下工部酌其行止，俾奇報罷。

萬曆三年八月，南工部尚書劉應節等爲濬渠可廣議開新河，以永裨國計事。仰惟我朝定鼎燕京，勢極西北，一切軍國重需，悉皆仰給東南。在祖宗時，備籌海運之利，轉輸萬里，以給邊餉。自會通河開，海運始罷，致使國家萬年之命脈僅恃一線之咽喉，於是有識之士，謂宜別通海運一路，與漕河並行，以備意外之防。後竟寢，遂詳一線猶存此意也。其慮遠矣。則今黃河不測，漕渠多故，經理無策，至屢當時，爲一河流他徙，轉運不通，彼時倉皇而後爲計，不亦晚乎。近該河道都御史傅希摯有見於此，廣求運道，議開泇河，亦思患預防之意。臣等愚陋無知，竊有一得，敢爲我皇上陳之。切謂海運之所以可慮者，特以有放洋之險，覆溺之危，二者而已。欲去此二患，而坐收轉輸之利，惟山東膠州一河，南自淮子口入海，由齋堂島、靈山口入淮，以接淮揚貫各往來，殆無虛日，風帆不過五六日之程，亦人所共知也。中間未聞若不過膠州以北，楊家圈以南，計地約有一百五六十里，其間深溝巨瀆，尚居其半，應挑濬之工，不過百里。且斗原疏通，無高一丈填之阻也。若錦易施工，費不劇，非有甚勞民傷財之患也。往時諸臣建議者屢及之，猶是亦暴遵重臣往勘之矣。然累年經營，迄無成效，此其故何歟？緣勘事者未諳開河之利，遍訪未形之害，止據見在故河，而未嘗別求便道，殊不知故河舊長亘二百六十餘里，歲久積沙，閼三十餘丈，且一水中分，南海底之淺，則船不通，濬之深，則力難，役水至則必淤，沙高則必崩。於是有人力未施之疑，潮既不通，河復淺阻，於是有引水灌輸之議，既而潮又不通，河不可濬，求諸遠近，又無水可引。於是開河之舉，因而報罷，茲事有因，非當事臣工任事之不力也。臣等之愚，以爲欲開膠河，必通潮水，必捨故河而尋便道。查得膠州南自淮子口大港頭出海，由州治而西，經匡家莊約四十里，俱通溝黃土，宜用挑浚，自劉家莊北經撞頭河、張奴河至亭口閘三十里，俱黑泥下地，水深數尺，宜用挑濬，自亭口閘歷陶家嘴、陳家口、孫應口，至玉皇廟約六十里，河

見水淺，宜從舊河之实，另開一渠至玉皇廟至楊家圈二十里，水勢漸深，約五六尺，宜量行疏濬。楊家圈以北，則悉通海潮，無煩工程矣。大抵此河以工計之，宜開創者什五，挑濬者十三，量濬者什二，以地勢論之，宜挑深丈餘者什一，挑深數尺者什九，以水圭測之，高下悉有準，以錐探之，上下皆有石，似的然可開無復可疑。則此功一成，凡有數利也。海潮所至，劃然成渠，以後可免剔淺之費，接幫之守、挑濬之勞，其利二也。循海而行，遇風而止，外無放洋覆溺之害，內避黃河遷徙之虞，其利三也。漕運之粟，率鐘而致一石，海運腳費歛省，則免支加耗，自宜減省，其利四也。天庾利涵，諸省之粟，至無先臣丘濬所鐵議，一半入海一半入漕，海既通便，可復過運，設或有滯，此尚可來，是兩利而俱用之，其利五也。海舟一載千石，足載河舟所載之三，海舟率十五人，可減河舟用人之半，是軍運任，俾國有水戰之備，可制海道之寇，其利六也。仍查復國初濟遼事例，每年改撥數萬石，以濟遼薊軍餉，亦可省空運之費，免招買之苦，其利七也。夢之以萬夫之力，興數月之工，按地止數十里，所費僅數金，萬萬時量力，似無甚難亦何憚而不爲耶？竊惟膠河之議，事理甚明，若往還會勘，則築室道旁，竟成聚訟。若委用不得其人，則推諉避事，又成畫餅。合無免行覆勘，但簡命實心任事大臣一員，往督其事，一切河海運道，查照前議，并未盡事宜，悉聽便宜行事。歷會議者，會同漕河總督諸臣，計議妥當而行，則任用既專，膚功可奏。若治無類領，請併治臣等之罪。又查得班軍四枝，除二枝赴邊外，尚有六千在籍操練，一枝屯住膠州，一枝屯住青州，及查即墨一營，亦爲附近，合於該營起軍數千，連前班軍約近一萬之數，照後度地以分工，量工而論日，免其操練，專事工作，仍於月糧之外，每日給銀四五分，以佐其費，而作其氣，庶衆鼓勸，不世之功將不日可成矣。伏乞聖明，允賜勅下該部詳議速賜施行。得旨：這膠萊河議節經行勘，俱爲浮議所阻，劉應節等既的有所見，不必覆勘，就着徐栻改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會同山東撫按官將開濬事宜一一計處停當具奏來

行朝廷屢議謂河止為通漕、與治河事務不相干涉、再有造言阻撓的、拿來重
處、
四年正月、開濬新河、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徐栻等議、新河二百五十八
里、中隔鑿山引水、築堤建閘、工必不可議省、漕河舊規、每方廣一丈、深一尺、為
一方、每方二工、計二錢銀四分、共該銀九十萬八千七百六十六兩八錢、費少
不可不瞻、揚言膠河在嘉靖間、該道官自行開濬、工已十之六七、當時未開、請
給錢糧、多用夫役、今特竟其未成之緒、徵工費鉅、何至動稱百萬、據所委勘
各司道官、多稱銀選東、其中工程道里丈尺、大率虛估、未見詳確、顯是故設難
詞、欲以沮壞成事、且就近有司官員、豈無堪用者、乃委及王府長史、長史以輔
導為職、豈宜責有司事、徐栻始議云何、今觀其所措畫、殊無誠任事之忠、戶工
二部其會同再定議、劉應節並工科勘議以聞
徐栻又言、前題臣家莊地勢高峻、難於施工、改行黃鼻嶺、道里稍近、而高處亦
從不減、泉水仍不可通、惟治舊路縣船路濟一帶、原係便路、相傳舊為水所
湮、船路淤為行舟、尚以有待於今日、任費卑須通此、既兆其高峻、在分水嶺迤
南、又避其於淤地形下行、水勢淺漫、且旁有可濟之河水、有可引之源泉、其上
流為沽膠等河、濟之以為血脉、其下流為張奴等河、濟之以為經絡、各建閘座
以通其咽喉、廣開水櫃以滋其榮衛、築堤隄以障其流淤、開月河以洩其漬溢
或遇大旱水淺、仍照會通河事例、預造剝船、以備剝淺、每年春初大挑、務期通
利、其海口等處、必有積沙、設法挑濬、仍查復鼇造、以備横行、足可以備海運之失
其餘轉輸之便、凍矣、報可、
刑科給事中王道成言、新河一事、劉應節主通海、徐栻主引泉、臣愚以為膠州
在兩海口之中、土最高厚、萬一鑿石遇泉、挑濬安施、至於灣是纖、及河泉脉甚
多、登易涸、閘槽徒費、況海船河船、決難通用、而山東錢糧不滿二萬、郡南北匯
處可萬易險、使復有不足、其將再請于跡、入上曰、人臣任事最難、已令虛心議

處、不當預為難成之說、以沮之、命仍前議、
新河之工、巡按御史為為力言不可開、劉應節亦請停止、部覆、奉應停罷、上
令各應節及栻遂應節條上疏曰、伏以臣至愚極陋、無所知識、頃以運道梗阻
軌不自量、越俎而陳膠河之議、礎用當事諸臣議處未妥、又蒙皇上任使、責勅
前往膠萊地方、勘議河工、臣復不自量、力陳膠河可開之狀、期為我國家永建
萬世無窮之利、詎意衆見不同、流言肆起、廟堂主持不定、漫然而可、忽中止焉、竊惟
今之運事、自徐邳而南、以至淮揚、藩決於墨之患、甚無歲無之、矣顧黃河來至
遠遷運道、尚無大險、又兼時海工多、聽役之災、國帑之贏餘之積、新河報罷、孰
曰不可、但謂河不必開可也、若乃歸咎於河、而曰河不可開、則誣甚矣、河形俱
在、衆目共睹、非徽難見之物也、水工之工、郡府泉與知、非有神幻不可測度之
事也、是役也、在元人已為之建閘置壩、故蹟猶存、北因淮子口石砑森立傷船
是夏遂以罷運、是元人之無成、其患不在閘河之難、而在淮子口伏石之阻也
我朝嘉靖間、海道副使王獻復舉而行之、其用工次第、不急於治河、而首務於
開山、於是鑿通馬家壕、無復伏石之虞矣、乃南北引灘、舟楫畢達、中間未及通
者僅三十餘里、而本官不指、以陞遷去任、是王獻之無成、非河之不可書開、欲
事開之而無及也、臣生長膠萊之間、備歷河海之上、奉朝廷之簡書、藉國家之
全力、目擊可為之狀、又得任事之人、乃竟不能尋元人已試之蹟、伏王獻垂成
之功、徒為此河增一不可開之案、且重杜後來任事者之心、臣等之罪大矣、天
下事為利國家死生以之、今河是非不明、臣之心迹猶晦、報散不避、嫌怨、冒昧再
陳、惟陛下少垂鑒焉、謹按膠萊新河、南北海口相照、約三百里、除麻灣口以南
直抵淮揚、海倉以北、直抵天津、貫容往來、歲無虛日、無容別議外、其膠萊河以
北、懸該量挑者、約一百七十五里、深挑者約五十里、共二百二十五里、其河西
岸之上如膠、一水中流若綫、下無流沙、旁無疏土、誹謂鋼鐵、殆非虛語、止
有沽河積沙一段、約長五里、乘潮行舟、本自無礙、當事者以為不然、乃議開壘

灤河十三里，直接梁龍灣，正以避沽河之沙也。又有白河一道，正當分水嶺之衝，或又積沙約長三里，句議水之來處，量墻建閘，足以障之。當事者又以為不必，行議劉開船路，濬七里，正以避白河之沙也。夫河之有沙，猶山之有石也，但淵其為害不為害，可治不可治而已。今以數百里之河，經千百年之久，流沙之積乃有此數，一陰可盡，則亦何害於河哉。此南北全河形勢之大較也。夫地有定形，則高下有定準。然而每一丈量，則逐手高下，輒至相懸。臣皆同部道諸臣躬量地勢，截水為壩，使壩壩水平，水自為平，水與海面相照，乃知由麻灣而北以至壁濟河口，地面高于海面者，才得制尺五尺。由壁濟河以至吳家口，地高于海面者，約一丈五尺。由吳家口以至分水嶺，地高于海面者，共約二丈二尺四寸，正與王副使原丈數目相符，止多四寸。過此而至崔家口，則漸低五尺四寸。由崔家口而趙至家鋪，則漸低一丈五尺。由趙家鋪而至劉家鋪，則漸低二丈。由劉家鋪而至海倉口，則漸低二丈四尺四寸，又與南海平矣。此以上但對海面而言。臣等既復請當視海面，仍挑深五尺，使海水流通，是無問潮不潮，常有五六尺之水也。再益以潮，是常有丈餘水矣。如此，則引水建閘皆可勿問。此南北地形高下之大較也。每地一里，約三百六十步，每步折刮尺五尺，共約一百八十丈。今全河應修之地二百二十五里六十六步，以深闊折算，共約四萬五百一十三丈，照依西河規條，每地方廣一丈，深一丈，為之一工，共約五百七十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四工。每工給銀四分，共該銀二十三萬二百九十六兩有奇。此修河相沿之通例也。大約以八丈四萬為準，每日約工四萬，計一百四十四日，約工五百七十五萬七千四百一十餘工，可以竣事。此又以深於海為言也。若乘潮放船，但以海面為準，不必更深，可當前工之半。又或指取地方見在鄉軍壯伏等項，可約萬餘人，每月除原有月糧工食外，量給鹽菜銀一二分，則所省又十之八九矣。此全河總會工費之大較也。夫河之為患，惟海潮不通，再海水既通，潮水繼之，朝夕而生，萬古不異，非若秋水行潦暴涸無常之可慮也。是

河也，地形中高，替應疏閘，精加隄防，功可經久，非若浮沙壯土崩决無常之可慮也。由是新河既成，兩河並運，以存常言之，在新河則南北直隸，輸轄甚便，可省數月之程，及一切盤剝折耗之費；其在西河糧艘，既分運事，自速，亦可以免挨擠之守，與積水之艱。以邊計言之，彼或有滯，此尚可來，既可以備漕河改徙之虞，亦可以防叛亂意外之患。其在東土，則商賈通，足貿易充，款有備不致流移。以之而通達於遼左，則薊之永平、遼之廣寧等處之水可達，亦可免挽運之艱，藍運之費。此新河利害之大較也。要知今日開河之議，雖經由南海一日，北海三五日，沿途倘遇暑，無一失，原非大洋黑海開洋之比，是役也，使河通非海運，仍從其非閘壩，可用海船，亦可用河船，有裨于西河，非欲廢西河也。若藉口推諉避者，不能知，即土住者亦未之盡知，况前河先係山東撫按揭報以為便利，臣奉命往勘，亦多聞諸臣之議，中間但稍為其鑿潮引泉之謨，稍為通潮之策，其積海口淤沙，重無踪跡，分水嶺視之海面，亦尚高二丈餘，別無異議也。不意臣所指畫，書成謗妄，流言飛議，傳布兩京，以致通漕大計，因而中止。夫兩河之害，變若廢矣，刷堂及及求善後之策，亦甚難矣。萬一黃河改徙，運道艱難，即有深謀遠慮之士，亦當為應卒然之變，既拂以今之公業為後之故鑿，誰能復任天下事哉。伏乞勅下該部，將臣終議與前案並存，庶是非不淆，利害易明，即此河今雖不開，後必有開之者矣。

二十七年，巡漕御史顧思忠疏陳新河可開之狀，先是議者以國家漕運專事會通一河，欲開膠萊以防不虞，會以人情不調，報罷。思忠言膠萊新河，南自麻灣通南海，北自海倉通北海，地之相距，計三百四十里，中間河寬水深，工力自便者，麻灣至把浪廟等處，約共百九十里。河窄水淺及全未挑修者，把浪廟至陳村閘等處，約共百五十里。分水嶺地形頗高，尤宜深濬，約略其費，可不及十五萬。大都小沽河以灌中段，大沽河以灌陳村之南，白水以灌分水嶺，高旺山河以灌新店之北，以及中間諸河泊之水，以濟助之。凡有水來，必挾沙並勇

州二河，並無衝沙而得一一盡避，惟當倣臨清等事例，建閘設夫，時常修濬
于大小沽河上源，修置土壩，以障沙來，或建造斗門，以防水漲，因勢利導，隨機
而防，在臨時籌劃之耳。
隆慶五年，河道潰決，戶科宋良佐請復海運，下山東地撫梁夢龍始言可行，謂
海道多險，傍陸地多峽，海人行海，偏陸人行陸，傍海而行，非橫海而渡，令踏古
海道，僱海居多，數凡八艘，明將踏古之道，允為穩捷，遂以山東布政王宗沐為
總河事，司海運，至萬曆元年，以龍關傷船七隻，議罷海運，既罷，宗沐請復遮洋
總，言國初海運歲運七十萬石，以給遼東，後會通河成，海運遂廢，然尚留遮洋
一總，今有深意，至嘉靖末年，給事胡應嘉建議裁革，併入山東江北諸總，前制
盡罷，應嘉以鄉土之故，意變成法，有識為未書不能脫而裁，近因河道淤阻，當
事諸臣復起新議，勞費更多，海運二年，運路稍諳，今雖議罷，宜查復遮洋一總，
即以海運把總為遮洋把總，領兌河運北糧，從之，越二年，亦罷。

崇禎十二年十月，沈廷揚奏言：從高郵城北二百七十里，以達廟灣入海七百
里，達膠州之麻灣，入新河二百七十里，至海倉，直通馬家濠，不惟避成山之險
而淮口、陰山諸險皆避之，北二百七十里，皆係淮揚關，由海倉入海至天津一
十八十里，共二十八百里，則河漕不如海運之便，而膠萊又不如高郵徑至麻
灣入新河之尤便，下部議。
十三年七月，臨清副總兵黃胤恩上海運圖云：海運當講者三，臣見河渠淤淺
必加挑濬，而海無之，河水旱乾，必藉湖泉，而海又無之，此難易留矣，海中之險
共最者成山，然山內有曲徑可通，山外更大洋可行，淮沙船直走大洋，轉剝公
出至登州，此更險明矣，當日遼事初起，陸運費每石至二兩五錢，後改海運，每
石一錢七分，遼餉三百四十餘萬，計省金四百餘萬，此省費較然矣。
又議海運將淮揚糧船運至膠河，輕船接至萊河，其間通漕小河多造腳船，如
通州僱覓故事，于嶺工建倉，留為來倣古河陰汜口之運，將四望受載，自淮河抵

膠，自海倉抵津，計日直達，即成山一轉，亦稍近便，數每年三運四運，無不可者。
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考選吉士吳上于德欽為對因閣，臺擬請開膠萊
河，已發銀十萬兩，曾否支用，昨訊臣倪元璐，奏有養魚池通濟便通，欲遣賈玉
曾踏看，是否可行，拜德璟對：膠萊原有馬家濠，元時所鑿，嘉靖萬曆中皆再鑿，
欲以避成山之險，然尚未通，陳演奏：聞尚有數里，德璟奏：只有十四里未通，演
奏對：卻鑿通，如沙潮一衝，然又淤塞，璟對：前倪元璐奏欲于未通處所用陸運
接濟，不徹通，亦是一策，然兩運船隻及車夫亦費經度，上問：養魚池見在何處，
璟對：在文登縣，因賈玉曾事令文登，故知之，上問：即遣賈玉曾去勘來，并前戶
工二部所發銀十萬兩，通查來奏，先生每擬旨行，撫膠萊新河開之，欲避成山
之險耳，思議及文登之養魚池，此賈玉曾之妄。

大學士丘濬海運論　海運之法，自秦有之，唐人亦轉東吳粳稻給燕幽，然亦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以足國，則始於元焉。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於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府每歲所辦糧充運，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然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為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所徵者。竊以為自古漕運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漕河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河運之費省十七八。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今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況自古皆是轉般，而以遞為備。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兌支之耗。歲歲常運，儲積之粮雖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為遠慮，請於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

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道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計也。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製海舟者必為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風，轉帆為難，亟以尾為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羅針以取向，一如蕃舶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預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漕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槪行試驗，委曲為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迴避則迴避。畫圖具本，以為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於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槩，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巳時則止，則不遇暴風矣。中道忽見雲起，即便易柁回船，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沈溺之患。萬一言有可采，乞先行下閩廣二藩，訪尋舊會通蕃航海之人，及行廣東管課提舉司，歸德等場，起取慣駕海舟竈丁，令有司優給路費，就彼訪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加以官賞，俾其監工，照依海船式樣，造為運船，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領，其人起自蘇州，歷揚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濱海去處，踏看可行與否，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樹標識，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冊，縱其往來十數次，既已通習，保其決然可行無疑，然後於崐山太倉起蓋船廠，將工部原派船料差官於此收貯，照依見式，造為海運尖底船隻，每隻量定軍夫若干，裝載若干，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畏

淺、怯、宜、稜、海、舟、畏、風、故、宜、實、假如每載八百石、則為造一千石
舟、許其以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
附載者照依稅課常例、就於直沽立一宣課司收貯、以為歲造
船料之費、其糧就從海運、剩貢北漕河為省、其免支之加耗、宜
量為減投、人約海舟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載之三、河舟用
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之、則漕卒亦比舊省矣、此又非徒可以
足國用、自此京城百貨駢集、而公私俱足矣、考宋朱子文集、其
奏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為近、宜於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
米客、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十九
年、議遣戶部尚書貢師泰往福建、以閩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
石、京師賴焉、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此況今京
師公私所用、資南方貨物之參、苦於運河窄淺、舳艫擁塞、郵
貨倍於物直、貨物所以踊貴、而用度為艱、此策既行、南貨日集

於北、空船南歸者、必須物實而北、貨亦日流於南矣、今日當國
足用一策、莫大於此、說者若謂海道險遠、恐其損人費財、請以
元賀之、其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備載逐年所
至之數、以見其所失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
不止此數、況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其支兌之加耗
每石須有所減、恐亦浮於所失之數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
少、又黃將江淮荊湖之漕、折半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則
兵食兩足、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服邊海之夷、誠萬世
之利也、章句末儒、偶有臆見、非敢以為決然可行萬世無弊也、
念此乃國家萬萬年深遠之慮、姑述此書試之策、請試用之、試
之而可則行、不可則止、

海道經　元至元二十年、克取江南、二十一年、起運海糧、擢用朱
清張瑄萬戶之職、押運糧船三萬五十石、踢立海道萬戶府千

戶所百戶所、虎符銅牌、素銀牌面、各領品職、成造船隻、大者不
過一千糧、小者三百石、自劉家港開船、出揚子江、盤轉黃連沙
嘴、望西北沿沙行使、潮長行船、潮落拋泊、約半月或一月餘、始
至淮口、經過膠州海門、得山勞山福島等處、沿山一路、東至延
真島、望北行使、轉過成山、望西行使、到九洋、收進界河、兩箇月
餘、難抵直沽、委實水路艱難、深為繁重、二十六年、增撥糧來八
十萬石、是歲正月裝糧在船、二月開洋、四月到於直沽交卸、五
月回還、復運夏糧、至八月、又回本港、一歲兩運、是時船隻鮮少、
八民恐懼、二十七年、朱萬戶躬請長興李福四綱首押運指引
自揚子江開洋、落潮往東北行使、出離長灘、至白水綠水、經至
黑水大洋、望北尋望延真島、使轉成山、正西行使、沉入沙門島
開放萊州大洋、收進界河、遠不過一月之期、近不過半月之限
俱至直沽、以漕運利便、是歲、加封朱萬戶為浙江省參政、張萬

戶為浙江省運司都運之職、每歲尋從此道寫使船隻、北京將
及二十餘年、至大德七年、富掌官司招顧兩浙工戶、造船運糧
漸增一十一兩五錢、分撥本管二運、延祐以來、各運海船大者
八九千石、小者二千餘石、是以海道富盛、歲運三百六十萬石
供給京師、甚為易便、元南畫海船皆從此道貢獻、故效其路矣

預備　隨宜　如遇順風使帆之時、水勢顯張、使減帆慢、投夯港汊
稍泊、不得食糧、恐風勢不止、天時晴暮、退還前行、不知宿泊多
有疎失、不可不知、遇順風正使帆䑺、忽轉打頭風、使當使回風
尋港汊為穩、勿得當洋抵牆、指望風息、恐致疎虞、如緩急猝暴
風外港灘不及之時、急搶工夫、多拋鐵貓、牢繫纜纜、如更載船
則頻頻點看水倉、怕有客水浸入、隨即剗撥、如小船、則看風色
如何、利尋泊處、如春夏間於港汊內泊船、須要多用棕繩、深打
樁橛、不以早晚、恐有山水於洪衝突之患、

海運紀序

余往嘉靖辛亥、視學廣右、時吏事蕞暇、輒取全史讀之、覩古人攻戰處、以按潼
輿圖、其地里險夷遠近、如在几席間、後移官江西、羅文恭公出廣輿圖相質正、
余為刻於省中、因益知海道自淮循岸與濼燕薊、便甚、宋宣和間議攻遼、而諸
臣不知出此、使遣高藥師以一舟使金、往返若陸、其後元人通海運、於都燕為
得策、且悉考當時貴播興言海中壞運舟者、意即有之不多、故不道也、藏其語
二十餘年、隆慶辛未、余起家復守藩山東、會河告病、 朝廷遣科臣按視、
欲開膠萊河以避大海道運事不就、余曰、即大海可航、何煩膠萊河也、叙其說
上撫臺、以米試之驗、語聞、會科臣疏 上、遂下通運之 命、而余亦叨轉
督漕、自殘初議募舟集粮、將中外尚疑駭、謂不知何若、乃行僅踰月、十二萬石
悉安行抵岸、而天下臣民始信海道之可通矣、閘久廢以佐河漕、安六軍之心、
猶廿前之志、 國家都燕、大海在左肱、此專利也、一百六十餘年來、群臣論
者多而未果行、茲逃 聖君賢相、英斷立決、而微臣亦適奉 廟略、叨奔
走、再閱歲逃在 國賴省督多簽、惟恐所施沮 宗社萬年靈長、寧並效
斯計耶、今而後始收布其說於前、後題請移刑及海上道里行計、類為志凡二
冊、敘廬州守張君大忠刻之、以識大都云、 時隆慶六年七月吉、 欽差總
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臨海王宗沐書、

海運詳考

山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王宗沐呈為海運事、近接邸報、見戶科給事中李貴
和有開膠河之疏、隨經工部覆題奉有 欽依、差工科左給事中胡檟親臨
相度縱計 朝廷以邸河近年間多於塞漕舟不通、故欲為 國家慮至深遠、
別通一路以防不虞、誠大計也、該職查得膠萊河之開、始於元世祖至元十七
年七月、忽官姚演奏事、下丞相阿合馬與百官集議開鑿、以鈔萬錠為傭直、仍
給糧食、世祖從之、十八年九月、丞相火魯火孫又奏請免益都淄萊寧海三州

一歲賦入折傭直以為開河之用、三十一年、御史臺言膠萊海道淺澁不能行
遂廢、而所恃以漕達于京師者、惟恃阿八失所開濟州河、其後漕臣囊加解孫
備言漕海舟疾且便、而右丞麥木丁亦言阿八失所開河益少損多、是時漕臣
忙兀解遂招集南人運糧萬石、與囊加解孫備言合、諸臣請用軍驗試、遂移阿
八失河所用水手及軍萬人、船千艘、畀揚州省教習漕運、以平濼船從利津專
事海運、而濟河亦廢矣、以元人之虐用其民、其開膠萊河、史臣稱其所費不貲
而卒無成效、固不能然以全盛之力、與河爭利者、此其終不可成之明驗也、夫
邸河既未能猝通、而膠萊又恐不足以濟、故以愚見莫如徑通海運、今議得二
萬金、以六千金造船六隻、以餘銀募登萊海島居民、約船大小、每船須五十人
上下、以三隻自登州而北至直沽、三隻自登州而南至淮安、每船皆給以公文
及齎帶重物、列彼處官司文狀為驗、還歸登州、凡可往返三兩遭、即係海道通
行、然後通議造船派運之法、悉依元人規制、詳見後條、銀發海右守巡及海道
督造募招、每船給一大牌、通書船上水手姓名、又每人給一小牌、俱書年甲籍
貫以防改替、仍每船給畫工一人、以便圖錄標記停泊山崖之名、則明年之春
即可以所造之船先赴淮安、兌運止數萬石、如元人初年之例、其事之必可成、
及悉查歷代成算與較量 本朝河運利害俱逐款開載于後、條以為有十二
利焉、自古建都、以運都為向往、漢唐都秦則通渭、宋都梁則通汴、我 朝定鼎
幽燕、地勢極北、所恃者在邸河一線之路、近又於塞、有識寒心、今所費不多、而
別通海運、兩漕並輸、 國計益足、彼不來而此來、先臣丘濬固已言之、此 國
家至深至遠之計、一利也、漕河身狹、閘座珠聯、漕船勢必立幫以防爭越、挨守
日久、則百弊生而軍食費、今海運開洋、不必挨幫、二利也、查據議單、每歲漂流
斛只不下數十萬斛、只由入漂流由天、然即漂流之中論之、有人船米俱在者、
有人在而船米亡者、有船壞而米尚可撈於湿者、情態萬狀、報入戶部、不過行
勘、然有司之勒債與吏書之隱匿、有費漂流而以為虛、至死獄中而責償不獲

有不漂流而以為賣、各分其利、而虧折在官、今海運既通、則雖有漂流而無卅欠、而漂流亦不待於勘報稽遲、以限總計、三利也、今漕河浙江蘇松常鎮寧國太平共撥一百八十六萬石、每石加過江米七升、共該費米十三萬二百石、而入淮以後、過淺盤剝脚價之費不與焉、今海運既通、則過江米與夫盤剝之費省者不下數十萬、四利也、漕河運軍兌米已畢、俾於空歸牽挽之勞、往往將船鑿沉而逃、每歲計費不貲、今海運無船、將不能歸、則沉船可省、五利也、宋人運船歸則帶鹽、丘濬亦有此論、其事體未敢遽議、然今各軍有行糧、有賞鈔、有安家、今誠通海運、舟大而人多、許其稍帶南貨、免其抽稅、而漸減行糧諸色、每歲之省亦不可計、六利也、漕河運軍行糧有派在水次隨支者、每每徵收不齊、其後改徵本色、四五錢不等、而官給不特守候、頗艱、今通海運、則須盡給而後開幫、凡一應料價輕齎月糧等項、有司皆不容緩、料理自齊、七利也、議單浙江江西湖廣處船耗米每石至七斗六升、其餘道里漸近、雖有遞減輕齎、然其費亦不貲矣、所以然者、為其行日久而耗多故也、今海運乘風、勢甚汎急、則耗米亦可稍議裁節、其贏亦多、八利也、京師王畿、四方走集、近者累歲為行戶市置、民間貨累、物估冒取、帝奏、今海運既通、百貨合湊、則物價稍輕、行戶亦寬、自成富盛、往歲陸贄嘗從宗之亂、以京師米貴、奏請出糶關中為之價平、今 國家承平、萬無此理、然以貨推米、則深計者所不廢、九利也、遼東孤懸、餉饋甚艱、往年災荒、 天子為之宵旰東顧、海運既通、則遼東緩急可餉、如洪武三十年故事、十利也、歷朝漕運皆率顧募而惟 本朝用軍、歷朝漕運皆轉搬、而惟 本朝直達、軍無更休、而直達路遠、在途更換牽挽、廢業逃家、未暖席而官司已然再運矣、今海運既通、則每行五拔開船而已、將即泊、每歲止春初入兌而夏盡即休、從困亦蘇、十一利也、兌運之將軍弊百出、盜賣侵剋、甚或官軍俱逃、其有軍市而官不知、則拖欠之官在刑部獄者、往往相比也、今海運自開洋之後、欲盜而誰與為市、已盜而逃將焉往、十二利也、 國家承平二百年矣、私憂誠不勝惓惓、頃歲久臥林下、頗考其詳、茲輒因膠萊之議、用布始末、以仰慰 廟堂不惜經費之 國家建長遠不拔之盛心、此係元人與 國初已享之成利、猶之耕熟田也、而管見迂疏、又以為萬萬必可成熟、所有考據利害、詳悉俱載、後條伏惟 鈞臺賜裁擇焉、儻可轉聞、再加酌議、見之施行、則 宗社幸甚、職愚無任仰望眛冒之至、

計開

一、海運在先朝始末、 查得海運之說倡自唐咸通中、議而未詳、至宋神宗熙寧七年、京東路訪案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穀賤、募人為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興、詔京東河北路轉運司相度、卒不果、其後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伯顏思藏宋府載圖籍由海之事、以為海運可通、力請于朝、遂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然新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朝廷未知其利、是年十二月、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仍各置分司以督綱運、每歲令江淮漕運司運糧至中灤、京畿漕運司自中灤運至大都、二十年、又用王積翁議、廣開新河、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民亦苦之、於是罷新開河、頗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為中萬戶、張瑄為千戶、忙兀解為萬戶府達魯花赤、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為四府、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其在外者、於河西務置司、領接運海道糧事、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張瑄之請、併四府為都漕運萬戶府二、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為各翼、以督歲運、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以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糧全充運海漕之利、至是始博、而到京者已三百萬有餘矣、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

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明年、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為最便云、但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間亦有之、然視河漕之費、則其所得蓋多矣、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為貪饕、脚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兼以風濤不測、盜劫覆亡、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穎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雖縻以好爵、資為藩屏、而貢賦不供、剝民自奉、於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

齊履亨徵海運于江浙、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達識帖睦邇為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張士誠為太尉、方國珍為平章政事、詔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達識帖睦邇總督之、既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于京也、國珍恐張氏掣其舟而因乘虛以襲己也、伯顏帖木兒白于丞相、正辭以責之、巽言以諭之、乃釋二家之疑、先率海舟俟于嘉興之澉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後抵澉浦、乃載于舟、海灘淺澀、躬履艱苦、粟之載于舟者、為石十有一萬、明年五月、始抵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尚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九月、又遣兵部尚書徹徹不花、侍郎韓祺往徵海運一百萬石、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九月、遣戶部尚書脫脫歡察爾、兵部尚書帖木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有三萬石入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賽因不花往徵海運、士誠託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此載在元史大略也、又考元臣羅璧傳曰

璧與朱清張瑄首部漕舟、由海洋抵楊村、不數十日入京師、賜金虎符、進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戶、兼管海道運糧、二十四年、巧萌叛、璧發以漕舟至遼陽、注海抵錦州小凌河、至廣寧十寨、諸軍賴以濟、加昭勇大將軍、二十五年、督漕至直沽倉、潞河決、水溢幾及倉、璧樹柵、率所部畚土築堤捍之、陞昭毅大將軍、王艮傳曰、艮遷海道漕運都萬戶府經歷、時紹興之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令有司拘民船以備短送、吏胥得並緣以虐民、及至海次、主運者又不即受、有折缺之患、艮執言曰、運戶既有官賦之直、何復為是紛紛也、乃責運戶自載糧入運船、運船為風所敗者、當驗實除其數、移文往返不絕、艮取吏牘披閱、即除其糧與鈔、運戶乃免於破家、王克敬傳曰、克敬擢湖南道肅訪使、調海道都漕運萬戶、是歲當天曆之變、海漕舟有後至直沽者、不果輸、復漕而南還、行省欲坐罪督運者、勒其還趨直沽、克敬以謂脫其當年而往返、若是信可罪、今蹈萬死完所漕而還、豈得已哉、乃請計石數、附次年所漕舟達京師、省臣

從之、黃師泰傳曰、師泰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二十年、朝廷除戶部尚書、俾分部閩中、以閩鹽易糧、由海道轉運給京師、凡為糧數十萬石、朝廷賴焉、張思明傳曰、初立海道運糧萬戶府于江浙、受除者憚涉險不行、思明請陞等以優之、因為令、又查得宋史闕載建隆中、女直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之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重和元年、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直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遂使武義大夫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金主與粘沒喝議遣渤海人李善慶女直散覩持國書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好、詔蔡京等諭以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齎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諜者言遼已封金主為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職惟元人開國幽燕、享海運之利已幾百年、其全盛之時固無庸論、及至正之末、天下分崩、猶能使張士誠運給數年、若夫宋之趙有開馬政、又以孤舟鑿空開道、由海往來報命、則海道之可

過又不侍元而始可信矣、
一海運在　本朝始末　查得我　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
軍餉、永樂五年、禮部會官議北京合用軍餉、本處税糧子粒并黄河漕運、未能
周急、必藉海運、然後足用、即目海船數少、每歳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衛
門專領、事不歸一、莫若於蘇州太倉城內、専設海道都漕運使司、堂上官、於文
武中擇公勤廉幹者以充、行移與布政司同、各處衛所見有海船、并出海官軍、
俱聽提調、以時點檢、如法整治、奏　太宗文皇帝聖旨、運糧的事、再議了來
說、至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　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
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於是漕舟始
達通州、十年、禮以海船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由會通河運淮揚徐兗等
處歳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年、平江伯陳瑄等始議原坐太倉
歳糧蘇州并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
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各立倉厫收囤、山東河
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交收、名為支運、一年四次、十三年、增造淺船三千
餘艘、海運始罷、遮洋船每歳于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運糧三十萬石內六
萬石于天津等衛倉收、二十四萬石內十四萬石、連耗折銀六錢、俱從直沽入
海、轉運薊州倉收、其後巡撫侍郎周忱言、裏河民運多失農月、請如永樂初令
民運於淮安瓜洲、補給腳價、兌與軍運、軍民两益、衛所出給通關付繳、從之、宣德
八年、參將吳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西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
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
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
縣於濟寧、其餘水次倣此、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裏河官軍雇
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為差、十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支
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為改兌、每年議派多寡其數、然不為常

側、又查得平江伯陳瑄傳、載永樂初、充總兵、帥舟師海運、歳米百萬石、餉京師
遼東、請建百萬倉于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舟經海島、下令交
市、人不敢譁、兩便之、江陰侯吳禎傳、載戍定遼時、總舟師數萬、由登州餉海
道險遠、禎善調度、兵食克足、未幾、召還、自此遂罷海運、然山東登州衛海船猶
設一百隻、正統十三年減免、止存十八隻、歳撥五隻裝運青登萊三府布花鈔
錠一十二萬餘斤至遼東、餘泊海濱以備海寇、弘治十六年、又減四隻、其十四
隻分派湖廣江西各四隻、就彼成造、浙江福建各三隻、每隻解銀五千兩赴部
買料成造、正德四年題准、各布政司每三年徵價解部、三府布花准收折色、正
德五年、仍舊打造、嘉靖三年、本部議得海船之設、本為裝運布花防禦海寇、今
布花已收折色、若資此以為戰艦、恐遇風則奔馳莫止、臨陣則重大難施、題請
停罷、夫登州船至嘉靖三年而始革、遮洋船至嘉靖四十五年而始廢、今漕河
淺船、亦自海運四百料鑽風船改造、則海運雖罷不行、而其餘規尚有考、故職
以為譬耕熟田者誠以　二祖之神謨不可終廢也、
一漕運既久、勢必變通、　查得開國定都、必通漕運、運法既久、勢須變通、故歷
代漕法、因時改張、漢人尚矣、唐都關中、江淮漕租米至東都、陸運至陜、而水行
至開元十八年、裴耀卿始一變而為轉搬、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倉
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韋堅二變、迸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
絶灞滻、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劉晏三變、由潤州陸運由揚州、漕送至河
陰、李泌四變、為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遂罷南路陸運牛仙客、五變為和糴、
而其後遂終唐世、宋人都大梁、初開四河以漕、而汴為重、開寶八年、一變而為
綱運、嘉祐三年、二變而為造船補卒團本路綱、熙寧二年、薛向三變而為募客
舟與官舟分運、元豐五年、陳佑甫四變而為汴河量綱、崇寧三年、曾孝廣五變
而為直達綱、而亦終宋之世、我　朝初仰海運、永樂十一年、始為海陸兼運、繼
而為支運、為兌運、為改兌、即今不惟運之在官軍者弊端百出、耗折數多、而河

之漸南徙者決壅不常穫塞為病酌特事之意以求必濟之經舍海運則安所求哉通計河海二運俱不能無利害然聖人立法不能使天下之純有利而無害惟酌其多寡之分而決其權使不可窮而已河運之利在腹裏無盜賊之警在安流無風濤之險然近年風水之漂流官軍之侵盜歲亦不下十餘萬在戶部不過扣羨餘起存各項以補足四百萬之額然直達之旗日挦久則軍無寧歲洪河之轉徙無定則期限難必而況侵盜而逃利歸刁奸之手攤派及衆債出在運之人是以官軍交病歲漸凋弊以職前所述十二利者詳籌度之則利在海行為多而其所患者不過風濤之漂沒而已行之既久審泊得地占風順候則可以保自完歸而每年早定兌期必開洋於首春之候則又不待現避而猛惡之風濤亦不相遭矣且又計之今運河之梗見僻於邳州之下者已三十餘萬而傳之二年即使海河二運利害相當猶當詢求以紓 南顧之憂而又況其利害相十五也伏惟 籌國者幸加意焉

一初尋海道之議 查得海運不行已近二百年國未敢遽造舟載糧而長往也自閩浙而至蘇松自蘇松而至淮安自淮安而至登州其間雖未直達而本界往來固未嘗之絕特自登州而至直沽則已絕此海逕遙而利害民或未之嘗經涉即令春半則自登州發舟尚可南北分行北盡直沽南盡淮安即如前募人造舟可以尋導而驗試之稍涉夏初則但可北行而南向之舟不可發勢須自淮安發舟尋道至登州令登膠之間往往有淮貨則民間小舟未嘗不通故議捐募八初試僅二萬金而足者此也如募人而自有舟則無給以其舟之直齎將百給皆應優厚但欲使人樂於應募而通行凡中道礁梗之處停泊之所悉加標記往來三數次則即可載糧以試舟為引導可也以試舟之水手分布糧船亦可也又行之二年則人益習其險而糧舟因可雲集故元初止四萬而其後乃至三百萬餘我 朝一統而南運為裏即今揚州以及江西湖廣皆仍舊由儀真入河而但以浙江蘇松常鎮寧國太平自海運出則固已一百八十六萬矣自此遵逕稍益惟吾所欲而尚何難之有哉初造試海船人與費皆不多無庸設專官及佑費故不悉道

一海道既通造船通運之議 查得海道前已試驗通行因可造船開運但山東登州雖據海道之中北入直沽而南至淮安約量適均但登州無木舟但可以小試而不可以供載糧登州人寡募但可以初試而不可以足漕數則須於江淮閩更造船僉而別選水手此其所當議者一也元初水道稱劉家港在今嘉定縣元末貢師泰則出福寧州我 朝永樂間則漕粟皆循太倉州見今河漕則淮安為聚集總通海運則須定起幫之地此其所當議者二也漕舟既通南貨漸富則盜賊出沒勢不能無故元有仙鶴哨船而國初環海列有備倭之戍徵巡之官兵所必備倭此其所當議者三也運船帶鹽始自宋人其後丘濬亦有此議然於鹽法不無稍礙而運軍航海胃險非有以稍酬之又無以使之鼓舞而盡其力非鹽則貨此其所當議者四也河運用軍則各衛自有官統押

故可但以都御史料總之而已若海運風濤官非久習則輒眩吐不支故元人設專官為都轉運司秩正三品而朱清張瑄但加職而不易職此其所當議者五也海行習險必海旁之人故元人雇募水手務置揚州尤須教習而丘濬亦云須募閩廣之人募則有貴押移河運之軍糧以充募手押寧教習水軍手此其所當議者六也河運以近多於塞故乳海運而元人亦以江南諸郡糧充運額如必以洪塞為慮也則湖廣江西淮揚真慶皆在黃河之南以及白糧船隸米倉廨部等衙門糧未將併歸海運手此其所當議者七也江南海運粟輸太倉開洋此永樂間故事計亦以避丹陽奔牛一帶淺澁也併歸淮安出海則船廠總運皆聚於一處若江南仍自劉家港太倉啟行則廠官勢必分建此其所當議者八也海運糧船至直沽交卸元人於此置廣通倉停頓轉搬各有經費擬今河運儀單桃花淺以北事體或官另設船或雇民經紀其所當議者九也元人分綠陽等綱為三十每綱皆設押綱官二員每船三十隻為一綱船九百

餘隻運糧三百餘萬石、船戶八千餘戶、網官以常選正八品為之、此元人全額也、今截淮北之糧歸於河運、則船之大小、與戶之多寡、差有節裁、此其所當議者十也、事當新建、則百議俱出、規條紛挐、必當究盡利害、始可以久、自十事之外、有未詳者、俟通行議運之日、博采群策、以成畫一、固不得悍於更張而坐失大計也、夫海運之利較著如此、而久不及者、夫豈狃於河運之安行、且憚於更張之煩費哉、戶部總司天下之大計、而必得在外任事之臣、淮漕雖擴運道之中梗、而未悉登州以北之[illegible]談風濤之險、則聽者易容、戒首事之端、則言者嘈舌、然不知久而狎之、自當益習、此趙充國所以云屯田久、往從枕席上過師也、不然、元人立國、國亦有六宮百司之餉給、而自至元以迄至正、享其利已幾百年而難、二祖之冠絕百代、猶不能棄其成功而據其見利、故職謂欲切時務而慮深遠、以為足國之資、計無便於此者矣、

海運里程

第一程自淮安府開船至八套口、共計三百餘里、係河道、可為一程、

第二程自八套口開船、至鶯遊山、共約二百四十里、用東南風、一日可到、為一大程、如風不便、九十里可投五丈河、又西北一百餘里可投狹口灣泊、容船五百餘隻、

第三程自鶯遊山起、東北遠望瑯琊山、前投齋堂島灣泊、約四百里、用西南順風、一日可到、為一大程、島西面泥灘二里、可容船百餘隻、如船多、島東北三十里有龍灣口、可泊船二百餘隻、中間所過水面東北濤落口、約一百九十里、可容船十餘隻、又東至夾倉口二十里、可容船二十隻、迴避望海石、又東至石臼海口三十里、可容船六七隻、迴避石臼欄、胡家欄、曲伏桃花欄、又東至龍王口四十里、可容船三十隻、迴避黃石欄、又東至龍潭二十里、可容船百餘隻、迴避木瓜島、又東至二十餘里、迴避胡家山、以上堪灣泊海口五處、應迴避七處、俱用西南風、迴避西北東北正北風、其餘滴水口沙灣口二處、係西南徑過避路、如遇緊急、亦可灣泊、

第四程自齋堂島等處開船、正東由膠州靈山島、東北望遠勞山、前投福島灣泊、共約二百餘里、用西南順風、半日可到、為一大程、此島方圍二十里、西南有泥灘二里半、可灣船六七十隻、如船多、島迤西五十里董家灣閘、大堪灣船三百餘隻、中間所過水面東四十里回古鎮海口、可容船三百餘隻、迴避梅子嘴、又東至靈山島五十里、島西南嘴可容船二十隻、迴避東北正東風、島東北鼓樓閘、容船十餘隻、迴避正北西北風、此處雖可容船、不宜久住、又東北至唐島六十里、可灣船二百餘隻、避東北正北風、迴避露明石、又東至小青島五十里、可容船三十隻、避正北東北風、又至董家灣六十里、迴避捉馬嘴、以上堪灣泊海口五處、應迴避三處、俱用西南風、避西北正北東北風、

第五程自福島開船東二里、迴避老君石、遠望田橫島、約一百五十里、用西南順風、為一大程、半日可到、此島方圍三十里、可灣船二百餘隻、如船多、島東北十里有閘落灣、容船二百餘隻、中間所過水面東北由小管島六十里、可容船二十隻、又東由大管島十里、可容船十餘隻、又東至田橫島七十里、以上堪灣泊二處、迴避一處、餘有淮口港、可容船十餘隻、係背路、遇緊急亦可灣泊、

第六程自田橫島由青黃島、遠望撈山、前投玄真島灣泊、共約四百餘里、用西南順風、一日可到、為一大程、島東西長五里、遇北風灣南面、遇東風灣北閘、可容船百餘隻、東北岸下水底三孤石、傍多隱石、該迴避、遇船多、島迤西五里朱家閘、可容船百餘隻、又西五里宋家閘與草島前、可容船五六十隻、中間所過水面東十二里閘汊灣、容船二百餘隻、又東至楊家溝港三十里、可容船三十餘隻、又東至十里、迴避劉家嶺、又東至草島嘴三十里、可容船五六十隻、又東至青島三十里西閘、可容船十餘隻、又東至

黄島三十里、西南灘可容船三四十隻、又東經過蘇島、直至玄真島朱家圈一百五十里、迴避朱家圈西柳叢與沙嘴、玄真島西嘴與島東岸三孤石、以上灣泊六處、迴避五處其餘行村寨馬公島與何家馬頭孔山寨上港口、及靖海衛北張家島皆是背路去處、如遇緊急亦可灣泊、迴避靖海排义石裏島娘娘廟嘴、

第七程、自玄真島開船、稍放洋行、東轉杵島嘴、北過城山頭、西北望威海山前投劉公島灣泊、二百四十餘里、用南風爲順風、一日可到、爲一大程、容船六七十隻、如船多、島迤西十里威海東門口、教場頭嶋口、可容船三四百隻、中間所過水面、東至鏌鎁島西頭季家圈三十餘里、可容船二三十隻、避東北東南風、南三里、迴避砦石、又東三里鹿島、可容船一二十隻、避北風與東風、又東七八里、迴避凹屋港、又東十五里、迴避墨石島、又北十餘里迴避揚家墳、又北二里迴避餓狼鵰石、又西北四十餘里養魚池可容船二百餘隻、避東風與東北風、又東北二十餘里黃埠嘴可容船一百餘隻、避東北與北風、又東南一里、迴避成山頭、又東七八里、迴避殺東頭此二處稍嶮須放洋遠避、過此轉西三十餘里、駱駝口圈裏東岸下可容船七八十隻、避東北風、又西三里李叢嘴、可容船二三十隻、避西北風、又西十五里柳夼海口、可容船五六十隻、避西北東北風、又西七八里、迴避青鷄島與鷄鳴島相聯水底礁石、又西直至劉公島一百里、迴避島東南礁石嘴、又西六七里黃泥崖可容船二三十隻、又西六七里沙嘴兒可容船二三十隻、俱避東北正北風、又西二里小黃島裏口、可容船三十隻、避西南風、又西十里衛東門口教場頭塢口、灣船四百隻、避西北風、以上灣泊十處、迴避十處、其餘寧津所西北崮山海口、桑山所西南青魚灘家鷄汪、皆是背路去處、如遇緊急亦可灣泊

第八程、自劉公島開船、西北十餘里迴避王家嘴、又西十餘里迴避堵子嘴

又西十餘里迴避小杵島、遠遠嘴西南遠望芝罘島灣泊、共約二百餘里爲一大程、用東風東北風爲順風、半日可到、島東西長二十里、東頭迴避勝子嘴圈、又西大口婆婆口、可容船一百餘隻、避北風西北風、又西三里、迴避宅窠、如船多、島迤東三十餘里崆峒島前可容船二三十隻、迴避東南沙港、又北三里夾島可容船六七十隻、避北風、中間所過水面、迤西一百四十里養馬島東柄上老鸛港、可容船三四十隻、避西北風、又島西頭迴避煉石嘴、又轉島裏龍王廟前、可容船二三百隻、避西北東北正北風又西北五十里、係崆峒島、又西三十里、係芝罘島、以上灣泊四處、迴避六處

第九程、自芝罘島開船、西六十里、過龍洞嘴、直西遠望長山島、西投沙門島灣泊、共約一百八十里、爲一大程、用東南風、一日可到、島東南汪周圍二三里、可容船一百餘隻、避西北東北正北風、如船多、島迤東南六十里新河海口、可容船五六十隻、口外不宜住船、口東避四南風、中間所過水面西六十里八角嘴可容船六七十隻、避西北正北風、又西五里、迴避龍洞嘴又西五十里、迴避四石、又一二里、入劉家汪海口、可容船一百餘隻、避四面風、又西二十里、迴避莽子口東北沙港、又西二十里、迴避抹直口金嘴礁石、又西三里、入新河海口、迴避觀音嘴石、西北四十里、迴避長山島東南嘴沙港、又西十里、係沙門島、以上灣泊三處、迴避六處

第十程、自沙門島開船西南遠望三山島、約二百餘里、計爲一大程、用東風爲順風、半日可到、島南面黑港、可容船三四十隻、避北風、中間所過水面南三十里、迴避大石欄、又西六十里桑島前面可容船五六十隻、避東北西北正北風、迴避島東北二處礁石、又西四十里㟂屺島、迴避島東西北三處礁石、島南宋港、可容船四五十隻、又西四十五里、迴避羊欄礁石、又西十五里、係三山島、以上灣泊二處、迴避四處

第十一程自三山島開船過芙蓉島直西投大青河口灣泊共約四百餘里計為一大程用東風與東北風為順風一日可到可容船五百餘隻避北風與東北風中間所過水面西五十餘里芙蓉島迴避東沙巷轄西南面可容船四五十隻避東北風又西五十餘里迴避虎頭崖與東北碎石又西五十餘里迴避海倉口椿木閘石又西一百一十里係洱河口河口外有沙崗船難進泊又西四十餘里係小清河船難進泊以上灣泊二處迴避三處還有三處小河口俱不堪灣泊

第十二程自大清河開船投大溝河約一百六十里用西南風一日可到為一大程可容船一百餘隻如風不便六十里投滓河可容船二百餘隻又至大沙河三十里可容船一百五十隻靠北岸有沙崗迴避以上灣泊三處迴避一處

第十三程自大溝河開船投大沽河灣泊約二百餘里可容船二百餘隻如風不便七十里投乞溝河灣泊可容船一百餘隻俱無迴避其桑司河窄小不堪灣泊

自淮安府起至張家灣止海道水程共計三千四百五十里

欽差整飭登州海防總理海運兼管登萊兵巡屯田道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周詡先為海運事照得海運初行　覆議止令三艘半交卸本道以三艘小陸路抵遼陽七百餘里脚費尚多且一路山徑崎嶇恐不能急達因查由登萊直抵蓋州套一途在水運者未免獨任其勞而由蓋套至遼陽止二百七十里陸運者實大省其費業已查完海內運道全圖刊布員役不拘南北直隸山東遼東凡可通舟楫之處一一載入圖中不啻詳矣但前圖合海內而言則於山東不能獨詳故止及路徑而不及各屬上載海口搬運里數也今東省糧數加至六十萬石而沿海州縣皆倘洶罷甚至新派承運者目眩心駭而未知所措動稱離海窵遠搪揄不便押運員役因而任意耽延衆口一詞惟不運之為快殆未知水陸路程非遙無稽查之物道左一區亦非星河天漢也不可到之鄉也今本道通將齊青登萊四府運糧州縣各上糧海口及運行里數逐一考覈繪圖併海路書圖及風候口號彙為全書刊發州縣暨運官運役令其有覽遵行此淮安徑由海入山東界者自鈴避山以西皆係通衢本道於鴬遊山以東接引入遼天津截漕由海入山東界者大沽河以北皆係通衢本道於大沽河以南接引入遼俱另設員役撥給嚮道其程圖亦即具此冊中矣須至冊者

計開

濟南府運糧州縣

齊河縣　東門外大清河上載　至濼口四十里　至濟陽縣八十里　至齊東縣八十里　至蒲臺縣一百五十里　至利津縣五十里　至牡礪嘴一百二十里　至大海口十五里　至綜汪口七十里　至汪河口七十里　至米河口三十里　至魚兒鋪淮河口八十里　至海倉四十里　至芙蓉島一百二十里　至三山島八十里　至姆嶼島一百二十里　至桑島八十里　至崆峒島七十里　至羅嶼島一百七十里　至羊砣島二百五十里　至皇城島一百里　至鐵山六百五十里　至西北老備鬪五十里　至牧羊城一百里　至羊頭凹八十里　至雙島六十里　至猪島一百五十里　至中島六百五十里　至北信口一百八十里　至蓋州套三百二十里

歷城縣　正北陸路十八里濼口上載　至濟陽縣八十里前道與齊河縣同路

濟陽縣　東門外大清河上載　至齊東縣一百五十里前道與齊河縣同路

齊東縣　北門外大清河上載　至蒲臺縣一百五十里前道與齊河縣同路

青城縣　正北陸路二十里大清河上載　至蒲臺縣一百里前道與齊河縣同路

武定州　正南陸路六十里大清河上載　至蒲臺縣七十里前道與齊河縣同路

陽信縣　正南陸路一百二十里大清河上載　至蒲臺縣七十里前道與齊河縣同路

章丘縣　西北陸路六十里至濟陽縣上載　至齊東縣八十里（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濱州　正南陸路二十五里大清河上載　至利津縣五十里（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蒲臺縣　北門外大清河上載　至利津縣五十里（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利津縣　東門外大清河上載　至牡蠣嘴一百二十里（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海豐縣　東北陸路八十里大沽河上載　至絳河一百二十里　至牡蠣嘴七十里（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霑化縣　東北陸路九十里九山河上載　至絳河十五里　至牡蠣嘴七十里（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青州府運糧州縣

高苑縣　西北陸路五十里大清河上載　至牡蠣嘴一百八十里（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博興縣　東北陸路六十里三岔鎮上載　至牡蠣嘴一百五十里（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樂安縣　西北陸路一百里至蒲臺縣上載（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壽光縣　東北陸路八十里米河口上載（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臨淄縣　西北陸路一百二十里至蒲臺縣上載（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益都縣　西北陸路一百八十里至蒲臺縣上載（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臨朐縣　西北陸路二百里至蒲臺縣上載（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昌樂縣　正東陸路一百三十里魚兒鋪淮河口上載（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安丘縣　東北陸路一百五十里魚兒鋪淮河口上載（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日照縣　西南陸路四十里涸汊口上載　東南陸路二十里夾倉口上載　至宋家口五十里　至齊堂島二百里　至塘島一百里　至青島九十里　至符島四十里　至管島六十里　至田横島八十里　至蒲島一百四十里　至黃島三十里　至坑島四十里　至鼋島六十里　至靖海衛

張家口四十里　至馬頭嘴四十里　至嘉鵠汪一百二十里　至倭島二十里　至養魚池六十里　至成山嘴六十里　至招羊口四十里　至鵠鴨島四十里　至劉公島六十里　至養馬島一百六十里　至芝罘島四十里　至八角口八十里　至廟島一百里（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諸城縣　東南陸路一百二十里董家口上載　正東陸路一百四十里夏河城上載　至齊堂島二十里（前進與日照縣同路）

莒州　正南陸路一百六十里夾倉口上載（前進與日照縣同路）

沂水縣　東南陸路二百里夾倉口上載（前進與日照縣同路）

蒙陰縣　東南陸路一百四十里至沂水縣轉運夾倉口陸路二百里上載（前進與日照縣同路）

萊州府運粮州縣

濰縣　正東陸路一百二十里魚兒鋪淮河口上載（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昌邑縣　正東陸路六十里魚兒鋪淮河口上載（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平度州　正北陸路一百二十里海倉口上載（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掖縣　西北陸路五十里新河口上載　東北陸路八十里三山海口上載（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膠州　東門外陸路三里淮子口上載　東南陸路六十里女姑口上載　至青島九十里（前進與日照縣同路）

即墨縣　西南陸路五十里女姑口上載　正南陸路九十里董家灣上載　正東陸路六十里金家口上載　至蒲島一百五十里（前進與日照縣同路）

高密縣　東南陸路二百里淮子口上載　至青島八十里（前進與日照縣同路）

登州府運粮州縣

招遠縣　正北陸路一百里嵎峨島上載（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黃縣　東北陸路二十里黃河口上載　至廟島六十里（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蓬萊縣　正北天橋口上載　至廟島六十里（前進與齊河縣同路）　東北陸路一百二十里八角口上載（前進與縣縣同路）

棲霞縣　西北陸路一百五十里至天橋口上載

福山縣　西北陸路四十里八角口上載　至廟島一百里（前進與縣縣同路）

寧海州　正北陸路十里養馬島上載　西北陸路二十里龍門港上載　至芝罘島四十里（前進與縣縣同路）　西南陸路一百三十里乳山寨上載　東南陸路一百三十里郎郎口上載　至馬頭嘴七十里（前進與縣縣同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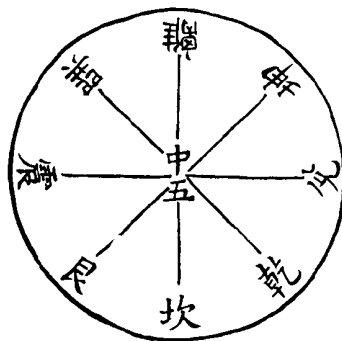
文登縣　正南陸路五十里望海口上載　西南陸路八十里長灣口上載　東南陸路一百二十里馬頭嘴上載　正東陸路一百里倭島上載（前進與縣縣同路）

萊陽縣　正南陸路一百一十里金家口上載　東南陸路一百里行村寨上載　至黃島一百里（前進與縣縣同路）

一附潮汐

潮汐乃天地呼吸之氣即運艘趨避之關舟入洋不可不察以南海而言每月二十七日潮生漸長至初一日寅時大潮辰時潮退大潮自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日漸消至初五日潮落小信潮至十三日十四日潮生子時潮滿丑時潮退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大潮十九日漸消二十日小信潮午時滿未時退每月如此東海亦然以北海而言與二海稍異每月十三日大潮漸長至十七日午時潮滿申時退二十日退潮至二十七日為小潮二更潮滿寅時退至二十八日又漸長為大潮至初一日初二日午時長滿未時退初三日漸退初四十二日退為小潮二更潮滿寅時退週而復始每月如此

一附占候

八卦定八門　八門用九星得三奇

八門訣曰甲戊壬子居坎丁辛乙卯坤傳戊庚甲馬震相連丁癸辛鷄巽伴丙

離
坤
兌
乾
坎
艮
震
巽
中五

庚鼠行乾位己癸卯至西邊丙壬騎馬去遊山乙巳鷄飛離而　九星訣曰甲子回頭起艮甲戌飛入離宮猿猴走入水晶宮甲午坤中不動曾見龍與震地更者虎嘯生風九星各自顯奇功主雖臨之發用

一宮休門居坎水八宮生門居艮土三宮傷門居震木四宮杜門居巽木九宮景門居離火二宮死門居坤土七宮驚門居兌金六宮開門居乾金（以上八門屬五行解）坎宮天蓬水艮宮天任土震宮天衝木巽宮天輔木離宮天英火坤宮天內土兌宮天柱金乾宮天心金中宮天禽土（以上九星屬五行解）冬至起陽遁九局用事夏至起陰遁九局用事遁時法語所謂甲己還加甲乙庚丙作初丙辛生戊子丁壬庚子俱戊癸推壬子遁時從子數是也以年月節候照此法推之以定吉凶百不失一

凡孤虛之鄉及日時俱忌之

年孤虛　甲子旬中孤在戌亥乾虛在辰巳巽　甲戌旬中孤在申酉兌虛在

寅卯震　甲申旬中孤在午未離虛在子丑坎　甲午旬中孤在辰巳巽虛在戌亥乾　甲辰旬中孤在寅卯震虛在申酉兌　甲寅旬中孤在子丑坎虛在午未離

月孤虛　正月孤在艮虛在離　二月孤在艮虛在坤　三月孤在震虛在兌　四月孤在巽虛在乾　五月孤在巽虛在乾　六月孤在離虛在坎　七月孤在坤虛在艮　八月孤在坤虛在艮　九月孤在兌虛在震　十月孤在乾虛在巽　十一月孤在乾虛在巽　十二月孤在坎虛在離

日孤虛　子日孤在亥虛在辰　丑日孤在子虛在午　寅日孤在丑虛在未　卯日孤在寅虛在未　辰日孤在卯虛在酉　巳日孤在辰虛在戌　午日孤在巳虛在戌　未日孤在午虛在子　申日孤在未虛在寅　酉日孤在申虛在寅　戌日孤在酉虛在卯　亥日孤在戌虛在辰

時孤虛與日同　東方朔占子日東風卯日雨丑日東風辰日雨寅日東風巳

日雨卯日東風午日雨辰日東風未日雨巳日東風申日雨午日東風即日雨未日東風申日雨申日東風子日雨酉日東風丑日雨戌日東風寅日雨亥日東風辰日雨　又曰甲子日雨丙寅日止乙丑日雨丁卯日止丙寅丁卯日雨即日止戊辰日雨夜半止己巳日雨立止庚午日雨辛未日止辛未日雨戊時止壬申日雨即日止癸酉日雨甲戌日止甲戌日雨即時止乙亥丙子日雨即日止丁丑日雨至夕止戊寅己卯庚辰日雨即時止辛巳日雨壬午癸未日止壬午日雨即止癸未日雨甲申日止甲申日雨即止乙酉日雨丙戌日止丙戌日雨夕止丁亥日雨即時止戊子日雨庚寅日止己丑日雨壬辰日止庚寅日雨即時止辛卯日雨癸巳日止壬辰日雨辛丑日止癸巳甲午日雨夕止乙未日雨丁酉日止丙申日雨夕止丁酉日雨己亥日止戊戌日雨辛丑日止己亥日雨即時止庚子日雨壬寅日止辛丑日雨壬寅日止壬寅癸卯甲辰日雨即日止乙巳日雨丙午日止丙午丁未日雨即時止戊申日雨庚戌日止己酉日雨辛亥日止庚戌日雨即時止辛亥日雨癸丑日止壬子日雨癸丑日止癸丑甲寅日雨即時止乙卯日雨丙辰日止丙辰日雨丁巳日止丁巳日雨即時止戊午己未日雨即時止庚申日雨甲子日止辛酉壬戌癸亥日雨即時止　又曰子日雨立止不止寅日止丑日雨寅日止不止至卯日止寅日雨立止不止卯日止卯日雨立止不止巳日止辰日雨立止不止戌日止巳日雨未日止不止申日止午日雨立止主十日陰未日雨申日止不止戌日止申日雨夕止見月不見月主久陰酉戌亥日雨立止不止俱主久陰　又曰五歲之風以納音為論甲子壬申甲午庚辰壬寅庚戌為陽商乙丑癸酉辛亥乙未辛巳癸酉為陰商丙寅戊子甲辰甲戌丙申戊午為陽徵丁卯己丑乙巳乙亥丁酉己未為陰徵戊辰庚寅壬午壬子戊戌庚申為陽角己巳辛卯癸未癸丑己亥辛酉為陰角庚午丙戌戊申戊寅庚子丙辰為陽宮辛未丁亥己卯己酉辛丑丁巳為陰宮甲申壬辰丙午甲寅丙子壬戌為陽羽乙酉癸巳丁未丁丑乙卯癸亥為

陰羽宮風當日雨商風七日雨角風九日雨徵風三日雨羽風五日雨　又曰宮風近十里中百里遠千里徵風近七里中七十里遠七百里羽風近六里中六十里遠六百里商風近九里中九十里遠九百里角風近八里中八十里遠八百里　又曰凡風發初遲後疾者其來遠初急後緩者其來近動葉則十里鳴條則百里摧枝二百里落葉三百里折小枝四百里折大枝六百里飛沙走石千里拔木五千里又曰凡大雨非常滿三日三夜者天下盡風也一日一夜者千里之風也　京房曰乾位西北風從乾來為折風主人不利坎位正北風從坎來為大罡風宜先發同發主人不利艮位東北風從艮來為小罡風主人不利震位正東風從震來為寃風亦名嬰兒風主人利巽位東南風從巽來為小弱風宜後發主人利離位正南風從離來為大弱風宜後發主人利坤位西南風從坤來為謀風宜後發主人利兌位正西風從兌來為衡風宜先發為客利　凡子日風從午上來午日風從子上來甲日風從庚上來壬日風從丙上

來皆為衝破甲乙日風從庚酉辛申上來壬癸日風從辰戌丑未上來皆為刑
克餘皆倣此　李淳風曰凡海中氣如魚龍形或如積土或如累盆朝東暮西
日或掩之此皆風雨之氣也　朝視日上有黑黯如霧或日色孛射或慘淡黃
白者其日有風雨已晚日欲有之其夜風雨　雲氣如龍積大風將至視所從來
避之　雲厚而潤大雨暴至　四始之日有黑雲氣如陣厚重而潤者旬中多
雨　日始出有暈如車者其日雨　雲氣如黑蛇衝日者其下有大風雨　月
初生色青多雨白而潤者大雨　蒼白氣入斗門者多大風　黃雲斂北斗明
日雨　白氣掩北斗三日內雨　青氣掩北斗五日內雨　天無雲而北斗上
下獨有雲五日內雨　日入後有白光如氣自地至天直入北斗其夜必有大
風　太白出氣必有風雨所指處必有變　辰星出氣大雨水　先雷後雨其
雨必小先雨後雷其雨必大　蒼黑雲細如柳綿蔽日月五日內雨　雲如兩
人提鼓持桴有暴雨　黑氣如群羊奔如飛鳥五日必雨　黑氣如浮船必雨
黑氣如牛彘主暴雨　黑氣如水牛不出三日有大風　四望見青白雲名
曰天塞之雲雨徵也　六甲日無雲一旬少雨　月離畢之陰則雨離畢之陽
則晴　日旁有赤雲如珥不有大風必有大雨

世俗出行有大小紅沙之忌大紅沙曰春鷄亥子忌行裝夏兔龍蛇不敢當秋
馬未羊冬牛狗行船走馬謹須防小紅沙曰孟月常居酉仲月巳上加季月歸
丑上此是小紅沙

海上舟人不辨南北數之趨避瞽然罔知編有口號歌以數之　其占晴曰早
起滿天晴日出漸漸明早晨霧露雲晌午日蒸曛日光明又彩久晴定可待暮
日光燭天晴明且又炎暮肴雨還清次日主晴明紅雲日暮起晴明便可許夜
觀魁斗淨明日天色正電光起西南明日天炎炎遊絲天外飛久晴定可期白
虹若下降惡霧盡消亮西南北微風可喜天晴融　其占風曰魁罡氣白黃隄
防風勢狂早間日晒耳狂風即時起早白與暮赤飛沙及走石午前日忽昏北

方風怒嗔午後日昏暈風起須當慎日月忽然闇風來不等閑雲掩日不動風
勢如山重迢煞色黃光明朝風必狂天道忽昏慘狂風時下感天色黃復赤狂
風在頃刻黑雲片片重眼底主狂風黑紫雲如牛狂風急似流雲勢若魚鱗來
朝風不輕黑雲北方錢暴頭風大毒黑雲半開閑大颶隨風至雲起亂行急風
勢難支直亂雲來似絞狂風來不少辰闕電光飛大颶必可期連日霧朦朧必
定起狂風星辰若晝見頃刻狂風變　其占雨曰雨自雲中出須兼風信測節
令方位從便知吉與凶春嶼逢虎嘯夏忌龜蛇到乾亥怕交秋純金冬更愁先
風後復熱雷雨將旬者風東雲却兩大雨不須疑日落雲推裡晴明未敢許朝
霞照地紅午後雨相逢海水忽然黑恐有蛟龍出黑雲風後生須臾雨不輕白
鳥掩杆站半夜天須變雨腳忽斜連三日雨綿綿雨後風仍暴來朔還有颶霧
後色仍昏來朝雨必傾紅見雨不止霪霖從此始雷重電不高次日雨滔滔月
暈明而闊來朝雨可決太白角放光風高雨亦狂忽然歷風貴大颶難接遠矣
端寅氣衝風雨闘燈龍海魚吐沫起越日必風雨黑霧罩船頭須防風雨稠兩
中黑復亮傾盆難計量細浪忽迴環前途風雨湧　其占報曰正月三至八行
船去還泊十三至十七觀燈風亂急二月二與九玄武風必有三月三日晴還
要過清明四月浴佛雨初八十八裡五月端午前風高雨亦連二九是分龍須
防風雨沖更有雪至忌即將正月記六月忌彭祖十二前後數七夕降黃姑望
後風始和八月大潮日南北各不一七八兩月中三日一換風九月重陽颶舟
子須停棹前三與後三勸君莫等閑十月忌初五海猪要起舞十一二月間鐵
漢也停船

海運故道　一自南京開洋出龍江關靠東邊行便到觀音山中洪一路好行至岩山北有淺灘中洪可行望方山東邊中洪一路淺灘直過新龍廟止至鰣魚廠東路至龍潭驛一路水緊北邊中洪可過徑到儀真中洪北到金山寺西首十里餘水緊不可拋猫寺北中洪都可行到焦山門仔細戳水行西南嘴有淺灘喚做姜婆沙西北下戳水中洪好行南有淺灘過山中洪一路好行轉往南有水是洪至丹徒縣南有隅壁沙灘中洪行便到五聖廟中洪好行圌山西南嘴一路淺灘中洪到孟子河西南好行東北中間淺灘沙嘴占多是洪有蘆青嘴東南衝出有三四里轉過南中洪戳水行便便是黃山東北淺灘衝出大江中洪行便望西邊緊水洪過東有馬馱沙西南嘴衝出帶一條東南也有沙帶一路中洪可行南有江陰縣地方拋船江陰縣西邊是夏港過江陰縣中洪到巫子門淺塞打外洪過喚做寶船洪望見西北蝦蟆山可轉中洪到蝦蟆山西有淺灘望北好行南是谷瀆港中洪有淺灘舟行多礙可防占南有洪照黃思鋪占南岸行便到夷鋪港南有淺灘北邊是洪到福山港中洪到白茆港北有狼山望東北戳水中有淺北有洪徑到騍角嘴南路于劉家港拋泊

海運新道　元史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港入海經揚州[illegible]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脚沙轉沙嘴至三沙洋揚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家島至之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為徑直明年千户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

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于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為最便云　然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閒亦有船壞而棄其糧者元至元二十三年始責償于運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視河漕之費則其所得蓋多矣

登州衛墩六座曰蓬萊閣曰田横寨曰西庄曰林家庄曰抹直口曰教場　劉家汪寨墩五座曰繳家庄曰灣子口曰淋嘴曰西峯山曰城兒嶺　解宋寨墩三座曰木基曰解宋曰崖里　楊家店巡簡司墩三座曰黃石廟曰城後曰石圈　高山巡簡司墩二座曰大山曰高山　蘆洋寨墩六座曰郭家庄曰磁山曰鷄鳴曰八角嘴曰城陰曰白石　孫夼鎮巡簡司墩三座曰旗掌曰塔山曰崮夼　福山備禦中前千户所墩二座曰灶後曰營後　奇山守禦千户所墩四座曰木作曰埠東曰熨斗曰現頂　清泉寨墩二座曰清泉曰石溝　寧海衛墩六座曰後至山曰草埠曰小峯曰戲山曰豬子窩曰馬山　金山備禦千户所墩五座曰廟山曰鳳凰曰小峯山曰駱駝曰金山　威海衛墩八座曰遠遠曰麻子曰斜山曰磨兒山曰焦子埠曰陳家庄曰古陌頂曰廟後　辛汪寨巡簡司墩一座曰辛汪　百尺崖備禦後千户所墩六座曰望天嶺曰蒲臺頂曰百尺崖曰萬里曰老姑頂曰曹家島　溫泉鎮巡簡司墩二座曰可山曰半月山　成山衛墩十座曰白峯頭曰狼家頂曰高岱山曰仲山曰太平頂曰奪姑山曰馬山曰崮嘴曰俞鎮曰東島　尋山備禦後千户所墩八座曰青魚曰葛掕山曰馬山曰楊家嶺曰小勞山曰黃連嘴曰古老石曰長家嘴　寧津守禦千户所墩八座曰慢埠曰龍山曰羊家島曰芝蘇灘曰萬古曰柴家山曰青埠曰孟家山　赤山寨巡簡司墩

一座曰田家嶺　靖海衛墩二十座曰拓島曰澤木曰郭家口曰石崮山曰喜浪頂曰撑杵頂曰於婁寨曰狗脚山曰石脚山曰路家馬頭曰赤石曰長曾口曰紅土崖曰明光山曰青島嘴曰姚山頭曰峯髙曰浪〻曰大灣口曰黑夫嵌　海陽守禦千户所墩七座曰乳山曰帽子山曰驢山曰白沙曰峯子山曰城子港曰小龍山　乳山寨巡簡司墩一座曰裏口　大嵩衛墩七座曰望石山曰擒虎山曰草島嘴曰辛家寨曰劉家嶺曰麥島曰楊家嘴大山寨備禦千户所墩二座曰大山曰虎巢山　行村寨巡簡司墩三座曰高山曰田村曰靈山　福山備禦中前所堡二座曰福山曰芝陽　奇山守禦千户所堡二座曰黃務曰西牟　寧海衛堡一十二座曰宋家曰曲水曰營山曰扳橋曰石子現曰拷栲觀曰湯西曰脩福曰杏林曰峯山曰辛安曰石溝曰蘇蔞　金山備禦左千户所堡四座曰鄒山曰清泉曰石溝曰朱家　威海

衛堡四座曰曹家庄曰豹虎曰峯山曰天都　百尺崖備禦千户所堡三座曰芝蔴嶺曰竇家崖曰轉山　成山衛堡九座曰神前曰祭天嶺曰報信口曰堆前曰歇馬亭曰洛口曰石砒曰北留村曰張家　尋山備禦後千户所堡七座曰曲家埠曰勝佛口曰大水泊曰老翅曰紀了埠曰蒸餅曰青山寧津守禦千户所堡九座曰帽子山曰崮山寨曰高擡山曰拖地崮曰王家舖曰大頂山曰土現口曰龍虎山曰崮山　靖海衛堡八座曰蒸餅曰孤西曰憨山曰望將曰墳臺曰店山曰葫蘆山曰起雨山　海陽守禦千户所堡十座曰昝山曰猪港曰扒山曰挑村曰孤山曰黃利河曰孔家庄曰撒雨山曰老埠港曰湯山　乳山寨巡簡司堡二座曰長角嶺曰髙庠　大嵩衛堡五座曰小山曰黃山曰青山曰管村曰界河　大山寨備禦千户所堡五座曰雙山曰黃陽

山西備錄

堯時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江淮通流、與脊平陸高阜群臣舉禹防鯀治之、鯀治水始於冀州、興徒役作九仞之城、九載訖無成功、始冀州者理其脊也、凡堯都平陽、冀州為急、後禹嗣興、櫛父績用弗成、勞身焦思、躬執耒臿、以為民先、亦始於[illegible]之周績、不失於始冀、而失於崇伯禹之成功、不得於始冀而得於鑿龍門排伊闕、蓋治湮與止沸同、止沸者揚湯不若去薪、治湮者崇防不若決注、竊思禹之治水、雖始冀、必先導碣石九河以達其入海之路、下流既疏、則上壅自殺、是故龍門可鑿、伊闕可排也、今雲中之境、鯀堤纍纍、而禹跡無聞、考之於書、亦惟恒衛既從一言而已、夫雲中地勢、天下極高、是豈仍須堤防以事障塞邪、禹工一施海道無阻、則夫雲中自高之水、一決注之耳、無餘力也、朱子曰、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東流入於海、意與此同也、

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傳云、大音泰、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太原府陽曲縣、至於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按大太二字音本不同、禹貢既脩太原、在冀州、詩至於大原、在雍州、周都畢鎬玁狁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非自冀州太原而入、地里志、涇水出定安涇陽縣、今原州百泉縣笄頭山也、則詩所謂涇陽指此地而言、涇陽東北至太原二千餘里、山川險阻、黄河介其中、安得飭戎車日行三十里、逐玁狁由冀州太原而出乎、禹貢原隰底績、蔡傳引鄭氏云、其地在今邠州、唐有涇原節度使、今固原州即唐原州故城、漢唐以來、又以河南地為五原郡、則詩人所云至於大原者、指原州而言、非冀州之太原也、朱子在南渡後、未至北方、傳偶誤耳、

九宮私記曰、余嘗至鴈門、抵岢嵐、見諸山往往有剷削之處、逶邐而東、隱見不常、大約自鴈門抵應州、至蔚東山三湖口諸處亦然、問之父老、則曰、古長城跡也、夫長城始於燕昭趙武靈、而極於秦始皇、燕昭所築者、自造陽至襄平、武靈所築者、自代並陰山至高闕、始皇所築者、起臨洮歷九原雲中至遼東、皆非鴈門岢石應蔚之跡也、及讀史顯王三十六年、有趙肅侯築長城事、乃悟、蓋是時三胡尚強、樓煩未斥、趙之境守、東為蔚應、西則鴈門耳、故肅侯所築以之、則父老所謂長城者、乃肅侯之城、非始皇之城也、迨武靈既破胡、則並陰山至高闕、始皇既并天下、則起臨洮至遼東、所保者大、則所城者愈遠也、

周元王二年、代子爭趙無恤於夏屋、無恤殺代子、遂襲代滅之、時無恤姊為代子夫人、因使人迎其姊、姊泣磨笄自殺、代人因名其山曰磨笄、然磨笄之辨、諸家不同、有謂在保安州東、即雞鳴山者、有謂在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者、有謂在山東濟南府長青縣者、要皆求之於典籍文字之間、而不稽之於道里徒步之下、是故語愈近真而指摘各異、考者轉增疑惑、莫可較一也、夫代為蔚地、其去濟南遼絕甚矣、長清之山、本名馬頭、可無辯也、雞鳴在蔚東北百五十里、其去恒山則又倍之、豈所謂自上臨下可見之地邪、況保安上谷屬也、春秋之際、東胡據之、元非代壤、而謂夫人者望夫於此自殺於此、不亦繆哉、考之魏土地記曰、磨笄山在代郡東南

二十五里、一名馬頭山、夫代郡廢城在蔚城東、今其東南二十餘里、所謂馬頭山者、人人知之、但不知其即為磨笄耳、而顧他求之、可乎、又括地志曰、磨笄山在飛狐縣東北、蔚州去山近、舍之不言、飛狐去山遠、取以為較、遂使考者不循其故、不玩其微、求之於蔚東北之道里、則以鷄鳴為是、求之以馬頭之名稱、以(州)長清為疑、蓋瑣瑣於典籍文字之間、而不於道理徙(步)之下也、(注三)

蘇秦說趙肅侯曰、山東之國、莫如趙強、趙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不敢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韓魏不能支、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此述趙形勢而為之謀也、言秦必不敢越韓魏以攻趙、是矣、然今日之常山河漳猶夫故也、又東連上谷、兵機警接、如肩臂手指、而胡騎之南、乃無議後之慮者、何曰、西失豐勝、則不足以邀寇之歸、東棄開平、則無能為大同三關攻其必救也、

樓煩子不可考、其受封之始、或曰、夏後國于今寧武、商以來世為荒服、周成王時、其君入朝于京師、戰國之時、東胡林胡樓煩雜處冀北、並號三胡、考之古牒、東胡林胡、胡也、樓煩則否、何者、上古之時、並建要荒、以為藩屏、天下有道、莫不來王、春秋德衰、外寇特作、葷粥獫狁之裔、東胡林胡之類、以漸南徙、而若代若樓煩、近其害者染其污矣、傳世既久、繫名曰胡、雖樓煩有不自知也、是故周王會有樓煩而無東林胡、又東林悉以胡名、樓煩獨有國號、其源未可同也、或曰、王會何以無代、曰、代子姓、殷之同宗、周人蓋不儕之荒服

周赧王九年、趙武靈王議胡服曰、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無舟楫之用、西有樓煩林胡秦韓之邊、無騎射之備、將何以為守、昔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遂胡服招騎射、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乃命代相固主胡致其兵、用以攻伐、此中國用胡兵之始也、明年又破原陽為騎邑、胡服率騎出踰九限之固、絕五陘之險、然胡服之令、公子成爭之、騎邑之破、牛贊爭之、而武靈不聽、由是黃帝堯舜之衣裳、變而為貝帶師比矣、成周之六射五馭、變而為鞍馬控弦矣、用夏變夷之道廢、而反見變於夷狄之俗、可嘆也哉

周赧王十五年、趙武靈王南攻中山、北破樓煩林胡、攘地北至代西至雲中九原、於是置雲中九原鴈門郡、又於代置代郡、夫武靈之攘胡、自謀秦始也、蓋其始立、秦與韓魏敗趙兵、斬首八萬、此武靈之所憤也、故西置貂裘以結好於秦、南使仇富以通和於韓魏、而後內招騎射之強、外闢三胡之地、樓煩可以禮服、則遏其王以致其兵、林胡宜用兵威、則驅其類以空其地、由是雲中九原、可以直通秦中、而咸陽以後危矣、究其為謀、非旦夕也、然胡服之令初行、而大陵之夢已兆、函關之符甫出、而沙丘之禍遂行、事起於憎愛之微、變發於肘腋之近、後世憤秦雷者、往往感焉、豈非正己之功虧、而治人之欲速、闡家之道歉、而謀國之願違也耶、故葦曰、舜極伯而不王、其功至於反左衽被髮而不能立一王之治、武靈輿而不伯、其功至於闢地千里、而不能合天下之從、管仲伯佐也、強

國止於其身肥義莫佐也身卒不免於難雖然下甲九原亘窺秦中示天下以形勢禮遇樓煩諸其兵力得應變之權宜蓋至是則秦有腹背之虞而胡失連衡之勢矣

蔚城東二十里許有故墟焉俗呼代王城周廻二十五里九門遺趾俱在金波泉發源其北夾城東南流即搜神記所謂始築時亡西南板于澤中自立者也長老曰蓋昔有代王者居是城與燕約相救置傳鼓為信胡大入傳鼓燕救不至代王出奔國為墟又曰廢城南數里小山即鼓臺也余尋之果然今仍名擂鼓堝其言有證矣而竟不知所謂代王者何人也一統志曰蔚東有代王城即漢代縣故城文帝封代居此郡舊志亦云夫文帝封代國矣約然相救謂至出奔文帝無是也史記曰文帝都晉陽邊中都其卒太原也後晉陽中都三歲稍而蔚無聞焉又文帝以其故國王二子武為代都晉陽參為太原都中都皆即其故都而蔚不與焉然則謂蔚之廢城為文帝所居可乎文帝自代入奉宗廟其故都亦必培植以示不忘而遂謂為墟可乎及考之高帝紀十一年下詔曰代地居恒山北與夷狄邊（趙乃與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乃立子恒為代王都晉陽（注四）後遷都中都夫蔚廢城代故都也漢高襃建王喜國之其謂數有胡寇難以為國者以喜之奔還也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則代南矣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雲中不屬代矣漢又有代郡則代亦不屬代矣代不屬代而存其名此後人之所疑也是故知文帝之封代而不知其未嘗至蔚也知晉陽中都之

優稱而不敢攙以為證也知文帝之未嘗被胡出奔而不敢為之辯也附會之說紛然矣且王喜之封也與盧綰同特草昧之際授荊棘立城邑日不暇給燕代與國土壤接近則相為救也必矣燕救不至王喜出奔長老所傳信而有徵也鑒王喜之失國而徙都因代之南徙而置郡北高柳之籌而代因之南也郡志不詢長老之詳不考史文之實不稽十一年之詔見一代王城遂指為文帝誤矣

平城有三皆在冀北一曰平城古城也漢高圍白登之所至業為今大同一曰新平城拓跋猗盧新城其子六脩之所居者在今馬邑縣地一曰小平城亦古城也秦蒙驁之所拔者今神池稍南寧武關地也小平城見泰於秦而兩漢無聞新平城見據於六脩而魏不復見俱廢久矣獨平城魏以為都後復為鎮稱東置麻至今顯焉地之興廢果有數耶柳河峙風暴如形家者說耶

大同之地古雲中九原定襄代郡趙秦漢之所置也趙并代以有代斥胡以有雲中九原而置郡則皆于赧王之十五年于是秦因之為三郡漢增置定襄為四郡夫秦漢時天下不過三十餘郡而此地其四則夫西北之限豈止是哉故嘗曰三代以來東南之地漸闢而西北之地漸淪固理勢之自然也今以其故城考之則雲中在勝州榆林五原即廢豐州代為蔚廢城定襄在今府城西北皆非今府城也以其屬考之則雲中有咸陽陶林沙南北輿之屬九原有臨沃文國武都曼柏之屬定襄有咸樂桐過襄陰侵陶之屬代郡有高柳鹵城班氏平邑之屬皆非今所屬也然則今大同

者雲中之東境定襄之南境代郡之北境而九原之南鄙也是故
合其全則四郡不得不紀指其實則代南境為太原為太原雲中
定襄西北境與九原舉在塞外矣
并州大抵恒山以旁之郡帝舜始置分冀北境者也周禮正北曰
并州其鎮曰恒山春秋元命包曰營室流為并州分為衛國夫不
以衛水恒山為號而曰并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也漢地里志并
州所屬十郡而雲中定襄五原代鴈門已居其五西河朔方乃武
帝新置之郡而朔方漢末復治五原則又得其六矣迨于是者南
不過上黨太原西不過上郡而已故曰并州大抵恒山以旁之郡
也一廢于夏初而成周是建再廢于漢末而黄初復仍將襄字之
屬必剖析而後行亦疆域之形有一定而不可易耶雖然漢以前
之并并之全也十郡隸而北境過其半魏所置之并非并之全也
陘嶺以北舉棄之胡蓋雖有新興之名而無其實矣置烏桓於塞
外而寇盜累分鮮卑於塞內而郡邑廢後來晉人五胡之亂亦自
并州始履霜堅冰斯可畏之甚矣
漢宣帝以匈奴旁塞遣後將軍趙充國屯五原朔方雲中代鴈門
定襄右北平上谷漁陽九郡將四萬騎此漢代聯九邊為一而總
之以一大將也今時九邊之騎豈止四萬而不可以一將總者豐
勝之淪於西大寧之隔於東也
隋文帝開皇間突厥啟民歸男女萬餘長孫晟奏請徙五原以河
為固於夏勝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為橫塹令處其內使
得畜牧王司馬瓊謂掘塹始見於此余按塹亦作壍亦作漸秦紀

始皇通自九原至雲陵塹山堙谷千八百里又
塹河旁漢高紀深塹而守晁錯傳高城深塹木樵潘岳馬汧督誄
剗以長塹劉良註剗掘也梁書韋叡傳夜掘長塹則掘塹之事蓋
有之非始見於隋也
漢元光二年匈奴入武州塞夫秦塞遠矣大抵陰山高闕之間也
史記曰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
遼東延袤萬餘里蓋是時雲中五原皆為郡故長城在其北也關
志曰秦并趙築長城于嵐州紫塞則是以秦塞為嵐偏頭間也
夫秦之所備者大起臨洮則西境全歷雲中五原則咸陽以後安
至遼東則宣大之南鴈門寧武偏頭之北俱為內境矣必不復於
嵐州別為塞也然則何以曰嵐州紫塞曰趙肅侯備三胡築長城
矣嵐州之塞或肅侯之故而漢所謂武州塞也
唐武德三年高祖召劉世讓問以備邊對曰突厥數南寇者以馬
邑為之中頓也如使勇將屯近地厚備金帛以招降者數出奇兵
略踐禾稼不踰歲馬邑可圖也帝曰非公無可任者乃使來屯朔
州夫馬邑為郡漢唐急之然漢以韓王信肇禍唐以苑君璋啟釁
故匈奴突厥率垂涎焉昔王恢之詐首以馬邑誘胡而劉世讓此
論亦曰突厥之數南寇以馬邑為之中頓也豈其形勝有餘旋盛
自昔為犬羊香餌耶蓋嘗考之古馬邑今朔州也漢唐之初邊邑
蹂躪雲中五原舉在豐勝是雖偶有失得不為剝膚若夫馬邑則
南接鴈門東引燕代馬邑失據將并土震搖并土震斯河洛紛擾
矣是故其急之也於戲沿革無常而形勢有定若朔州者非今日

所當急者耶、

考之舊史、書於邊境置四砦、曰崇化、曰火山、曰寺嵐、曰樓煩、寺嵐雖重兵、而移置嵐谷、樓煩雖舊號、而頗近靜樂、蓋寺嵐本以寺谷得名、而樓煩則自併北晉之後、以漸南矣、獨崇化為今之寧化、去寧武為近、火山舊有偏頭、去偏頭為近、實今日二關之所宗也、於戲、周人城朔方、不聞有鴈門也、李牧備鴈門、不聞有寧武也、中國邊禍之淺深、不亦大可概耶、

宋熙寧八年、詔韓縝割分水嶺以北地界契丹、東西失地凡一百里、其後契丹復包取兩不耕地、下臨鴈門、遂啟用兵之釁、夫宋人所割分水嶺之地、今不可考矣、然書登鴈門踰夏屋、極目於句注廣武之間、而知陘山形如人字、一脊中分、山南據脊則利歸山南、山北據脊則利歸山北、遼人所索、必此地也、不然則彼以射獵畜牧為業、西西空千百里之地以養禽獸、而顧獨拳拳于此三十里間耶、夫宋臣可與有為者神宗也、今其言曰、所爭止三十里、大臣殊不究本末、夫兵由沙磧之場、遼所彌望、虜所不爭、隘塞險易之間、不十數里、利害即相懸矣、神宗但喜其道路之不遙、而不究域民之大限、斯亂也已、神宗所恃以有為者、王安石也、今其言曰將欲取之、固與之、夫如其非義、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安石但知冀望于未獲之石田、而不知致惜其守戍之要地、亂又甚也、君臣如此、尚何言哉、卒之粘沒喝之師一出雲朔、遂下太原、非以鴈門失守與、李綱有言曰、邊城要害、當謀之邊將、規河塞之外于廟堂之上、鮮不敗事、其謂是夫、或問宋失幽薊矣、粘沒喝之師

何以先下太原、曰宋失幽薊、白溝為界、既無大險、素所重防鴈門則石晉之所未割、太原恃之為藩、宋棄分水嶺、不以為意、而遼金知之、以為出奇之路也、

國初置東勝諸衛、然多事草創、什伍虛耗、至正統十四年九月、虜寇擁遁、詔徙諸衛內地、遂棄東勝、此我朝不復四郡之實也、洪熙宣德之間、玩常而不思其變、景泰天順之際、守近而不謀其遠、由是偏頭鄰於大羊、而全晉以北單矣、豈惟全晉、五原雲中趙武靈所欲下甲咸陽者也、此而不守、則左臂斷、全陝危矣、可勝惜哉、于少保公極力於獨石、而不注懷於東勝、其意何也、

總督宣大余子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不可、臣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為宜、今為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十人駕挽行、則繼以為陣、止則橫以為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拒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若使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道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前此李賢於景泰時亦疏稱邊境俱用戰車、可以橫行沙漠、不但驅之出境而已、近觀各邊所造戰車、上安神鎗銃砲、規模亦似可取、施之戰陣、多不濟用者、何哉、蓋此車之造、止可為自守之計、非臨陣取勝之術也、今邊防之地、非山 澗則沙磧、賊虜之來、疾如飄風、縱馬一馳、倏忽數

雖倉卒之際車何能自隨若虜乘風縱火則與陳濤斜之事一律矣余謂制虜之術莫如拒馬鹿角攢竹長豎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一則可以拒戰馬之衝突一則可以遮胡虜之亂矢禦虜急務莫先於此昔吳璘拒金人於鷄頭關實藉此具運而製之可也

山西土瘠民貧村落細民多不能屋宇乃就高地鑿土為窰以居之夏涼冬溫頗利於貧家孟子所謂上者為營窟漢書所謂甌脫是也

正統三年七月丁亥巡按河南監察御史丁璿以直隸寧山衛遠在山西澤州之境其屯田布於河南大名諸郡縣屯卒散居衛官巡視不及往往縱恣為盜請以寧山衛或隸河南或隸山西且將散居屯卒編之成屯庶衛官得以不時巡督有為盜者連坐之事下兵部議以寧山所以控制河南山西二都司規畫已久難以改隸其編屯連坐之法請如其言從之

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山西巡按宋儀望言桑乾河發源于金龍池下宛城驛古定橋會衆水東入蘆溝橋一千餘里在大同則卜村稍有亂石在府則黑龍灣有石崖頗險其險與亂石不越四五十餘里水淺處亦深二尺三誠疏鑿之為力甚易當時撫臣侯鉞嘗駕小舟至懷來過卜村踰黑龍灣坦行無虞又自懷來載米三十石逆水而上竟達古定橋則河足便漕有明徵矣時朝廷新行空運之法山谷崎嶇率三十石而致一石部臣謀所以易之未得其便及儀望疏下兵部任其可行且檄都御史趙錦常使人從桑乾河水行千里直抵大同城下若稍加疏鑿不惟通漕且固可以捍邊詔會工部議之工部謂遼河重役請俟詳勘舉行遂報罷

吳甡撫晉疏

鴈門廣武為代州第一扼要之衝廣武西接盤道梁十餘里俱有磚牆與西的草溝路通代峪前歲虜從此出口　盤道梁為中路最衝　陽方一帶山坡平衍處處可以闌入去歲賊犯苦森梁雖陽方堡不數武而將官退守一城任其闌入今舊牆改土為磚　歷廣武而東寺兒溝水峪皆有險可據惟胡峪口寬衍過胡峪三十里為馬蘭堙牆甚堅山勢亦峻又十五里為茹越虜屢從此出入　小石西旁山雖層疊多可踰越其北關城西面為山水所壞塌五丈餘　過此為北樓其形勢全在設兵兩山之顛前歲虜不攻北樓城而從西山駕梁入口寔之能禦　北樓以東為平刑其衝隘甚多賊南犯廣昌靈丘則平刑首當其衝　三關西中西路尚有邊牆東路無邊牆可守　邊以內一望平原虜雖陽方入則陽武峪為扼要之地繇的草溝茹越小石入則繁峙代州為扼要之地若大勢南下則原平忻口忻州為扼要之地過忻州四十里為石嶺關有險可守唐時設防稍存

遺跡今蕩為平丘虜多十路可以南逼陽曲西走静樂過北則直抵太原　太原之東南則榆次壽陽平定而通固關僅三百餘里太原之西則太原縣清源交城文水而入汾州之境太原之南則徐溝祁縣平遥介休而入平陽之境是故論地利則三關稍有險阻有守兵把住陽方盤道梁神池白草溝茹越小石北樓平刑等口乃可使虜不窺犯內地在在平夷有戰兵扼擊於代州原平忻口忻州石嶺關等處則太原或可無虞也　虜若從大同邊口入犯則走井坪應朔而犯神池陽方盤道梁等口再東則廣武白草溝茹越小石北樓處處當防若從寧府入犯則走蔚州渾源州而犯平刑北樓小石茹越等口再西則盤道梁陽方神池處處當防崇禎八年虜入陽方之苦森梁肆掠於原平忻州定襄總督親領標兵迎擊於原平崞縣代州之關虜非旋遁前歲住駐忻州抱冀南下之勢虜故折而東掠定襄過遵五臺以五臺山險不及掠而遁

大同置鎮、與宣府同、夫西北形勢重宣大、宣府之藩籬不固、則陰未急矣、大同之門戶不嚴、則太原急矣、然宣大地方、本相聯屬、以今

京師較之、則京師以宣大為障、而宣府又以大同為障、我

高皇帝汛掃腥膻、以大同川原平衍、虜易長驅、薊與保定山西、相為唇齒、特建重鎮、以為倒馬紫荊鴈門寧武之扞、設諸衛所錯落其間、各屯重兵以鎮壓之、而鎮巡其地者、又葺於九十里外築小城、曰小邊、於百里外築大城、曰大邊、其於邊防亦既云固、然歲久傾圮、繼事者雖嘗繕脩、寖為風雨之權剝、小邊之外、悉為虜牧矣、額鎮城東西、備有聚落高山二堡為兩掖、而北無藩障、獨當虜衝、為備甚難、于時巡撫張文錦、城紅寺鹽場窯山水頭沙河五堡、說者謂得扼險之要、惜其發戍失宜、以及於難、繼事者遂以為戒、嘉靖十八年、總督毛伯溫極言建堡之便、　詔下巡撫史道、乃躬履其事、以鎮胡地險、移置稍西、名鎮邊堡、水頭地僻、移置稍東名鎮川堡、沙河地沮洳、移置河南、名鎮河堡、紅寺仍舊、改名弘賜、又于弘賜西置鎮虜堡、倚地召軍、三面開耕、一面禦敵、二十二年、總兵周尚文復增築靖虜五堡、以翼弘賜、築滅胡九堡、布列於西、以障威平、各招募邊人為軍、墾地資養、又於塞外築拒墻五堡、以厚屏其肩背、亦各募兵戍守、後督府翁萬達與巡撫詹榮議、自丫角山至宣府李信屯、通脩築長城、城有臺以利旁擊、臺置屋以處戍兵而城下則留暗門以便出哨、蓋保障優啟而規制為密焉、然議者猶謂拒墻五堡、在長城之外、屯戍孤而塞人懼、非計之得也、乃又城外築塞、如偃月形、東西皆附于舊塞、自是塞垣內外恒如對壘

虜不敢窺而邊氓稍稍靖矣然嘗謂宣府之備紫荊倒馬必于蔚州虜寇之犯蔚州必于陽和蓋陽和開山口以東原未設險拒守不便其鵓鴿峪鐵裹門水峪瓦窰等口俱係虜衝此之不慎中原騷動矣必嚴諸口之戍則虜不至陽和天城譬白登之地則虜不至順聖東西川設蔚州之伏則虜不至廣昌廣靈而紫荊倒馬高枕矣若右衛之北有兎毛河口直通塞外又最為要害蓋兎毛之水泒流平衍中難為寨涯崗土壤旁難為墩守者病之故太學生陳善議以岸築高墉與長城築隨水曲折長數里餘河流寬不百步而兩岸秉墉者以火石下擊之可保必守斯亦備邊者之所當預圖哉

鴈門古句注西陘之地重巒疊巘霞舉雲飛兩山對峙其形如門而蜚鴈出於其間故名輿圖志曰天下九塞鴈門為首　國朝洪武初為代縣尋改州以地密通雲朔接壤沙漠開置振武衛轄六千戶所乃即代北四十里置鴈門關關外大石墻三道小石墻二十五道北為廣武站隘口十八東為水峪為胡峪為馬蘭為茹越為小石為大石為北樓為太安為團城為平刑西為太和一名白草溝為水芹為吊橋為廟嶺一名夹柳樹為石硤一名鵰窩梁為陽武峪為玄岡為蘆板口各有堡正德十一年都御史李鉞增築土堡十有一座于北口在關東者七在關西者四又於通賊要路咸斬崖挑塹間以石墻然廣武當朔州馬邑大川之衝通忻代崞峙諸郡縣之路虜從大同左右衛而入勢嘗首犯東越廣武則北樓平刑皆為虜衝西越白草溝則夹柳樹鵰窩莫非要害鴈門警備於是為急矣

寧武古樓煩地據兩關之中舊為寧武屯自正統己巳以來虜數侵軼都御史李侃奏宜置關也成於是因舊名立關以寧化所隸馬堡凡十二東為大河為陽房為朔寧北為神池為大水口為利民西北為黃化嶺為土棚為義井西為寧文為二馬營西南為西鎮而寧文又寔與寧武相為犄角以扼西山之險嘉靖十三年都御史任洛自鵰窩梁至達達墩築邊八里二百二十步砌以石然自陽房口而西南缺藩籬夫陽房西陘之隙漏為朔州大川之衝通忻代嵐石永諸路平衍異漫虜雖擁十數萬騎皆可成列以進往年虜寇內地率由於斯十八年都御史陳講以舊邊不可恃乃尋王野梁廢蹟脩復之東起陽房經温嶺大小水口神池蕎麥川至八角堡悉築長城凡百八十里且築且剷土石相半外為壕塹二十三年都御史曾銑謂邊墻高厚弗稱鴈門乃復增築之蓋三關中路之備於是稱壯焉

偏頭古武州地東連丫角山西逼黃河與套虜僅隔一水其地東仰西伏故名偏頭不自南渡後屬金元為偏頭關　國朝因之堡凡十有八關以東為馬站為八柳樹為老營東北為小營為水泉北為寺塢為滑石澗西為樺林為樓子營為羅圈為楊免為唐家會為五花營為得馬為灰溝南為永興東南為八角為長林大邊在關北一百二十里起大同之崖頭至黃河七十里無墻而有藩籬成化二年總兵王璽復於關北六十里起老營丫角墩至老牛灣築墻二百四十里號為二邊而三墻則在關東北三十里起石

廟兒至石梯墩凡七十里為總兵李種所築四墻在本關二里起鷹窩山至教場一百二十里為兵備張鳳耻所築後屢以時增脩北之二關尤為慎固蓋山西惟偏頭亦稱外邊與宣大峙宣大以蔽京師偏頭以蔽全晉全晉安則京師安矣彼鴈門寧武雖緊稱三關而其緩急則與偏頭異論者謂偏頭倚大同為蔽足為太原之障然虜自西北馬邑而入則大同之援兵不能及況遇河凍虜犯嵐靜多由偏關出沒 國初建將屯兵首先偏頭蓋以此也若老營堡東接平虜去大同邊不遠冦警時至使得驍將勁卒且屯且守則丫角墩而南陽房口而東西烏用是紛紛也往歲老營將卒鏖戰於荊家庄斬首於三馬營有自虜回者問虛實先曰老營黑油帽子云治兵者優之芻茭行糗而鼓超距躍矢之勇邊陣其倍氣乎

按地界起宣府東路之四海冶逶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西陽河為大同界大同東路之東陽河逶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丫角山為山西界山西之老營堡逶邐而西歷水泉偏頭抵保德州為黃河界而止計一千九百二十里有奇皆逼臨虜巢○險在外者也○所謂極邊也○山西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鴈門北樓至平刑關盡境又轉南而東為保定之界歷龍泉倒馬紫荊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又東北為順天之界歷高崖白羊抵居庸關而止共二千五百十里有奇皆峻山層岡○險在內者也○所謂次邊也○我 國家眞男燕京外邊西連延綏東距薊州勢相持角至於為京師屏蔽則宣大為特重非他鎮可比合言之則大同

川原平衍又最稱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分言之則大同之最難守者北路也次中路次西路東路而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里恃河為險無待防秋偏關以東之百有四里則略與大同之西路同馬天大同為山西藩籬本相聯屬曩因虜越大同入山西當時地方諸臣誤以大同為難與共事也乃獨築寧鴈以東至平刑邊墻八百里於腹裏製四大同備禦之兵以守諸關已非國初經畧之本意繼因守兵不敷添設太原等處叅遊兵馬七營召募客兵僉派民壯分布擺守公私轉輸內地騷動所謂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備多者正謂此耳近年兵部侍郎翁萬達與巡撫楊守謙會議以扼其要害則人聚而力全二鎮邊墻接連僅七百餘里則地近而費省欲罷寧鴈之戍兵以併守大同大同有備則山西可保無事將來客兵可以漸掣供億可以漸省所議似為得之但內外二邊皆所以扞蔽燕晉保障黔黎外邊苟得驍將防守縱嚴虜固不能窺矣萬一失防胡馬深入內地忽覩崇墉橫阻單容雖盛既慮守戍之衝其前又慮遊騎之尾其後兇威火挫寔由於斯若因併力於其外而遂疎畧於其內未免棄重險而啟戎心昔人謂全晉之安危視三關而畿輔以西大河以北安危視全晉則三關之守固不得不嚴以審況保德逼近黃河多係套虜渡口苟控弦引弓之胡望月持虜深入流毒何可勝道故三關立鎮與大同畧等自是折代沁遼之間高枕而恒嶽大河之內不震不悚此寧鴈之戍兵所以難遽罷也蓋詳於外防固以捍內而量為內備亦所以資外惟內外共貞不分彼此而併力防守不勞大費所備者寡所守者

要則於民政邊防可謂兩便之矣

土堡　相度地宜依山據險而為之各堡積矢石備器械官有廨宇士有營舍而倉廠芻場咸備焉語曰百人之堡千人不能攻其勢使也大同三關諸營堡圖說固已系而載之矣然邊方鄉落民堡尤多有一鄉數堡一堡數家者又素無弓弩火器虜入守空陴坐視恒有陷失殺戮甚衆前督府翁萬達令併民堡孤懸寡弱者廢之編其民于附近大堡協力拒守每堡擇才力者為堡長次者為隊長堡長得以制隊長隊長得以制伍長每五十名為一隊每隊奇正各半隊長二人一統其正一統其奇居常則人守一陴奇正相間一方有急則三方應援奇者赴之正者撫守又多造火銃飛砲佛朗機之類分給堡寨初虜之攻堡也聳其諸處而掩其一隅誘之策應而乘其不備鄉民無遠識往往擾亂以墮其計今奇正相間一調一守規畫密矣乃若腹裏故無土堡自庚子辛丑虜勢鴟張殘賊內地於是各脩堡以備之而因地圍聚為制不一云

塹窖　多鑿於近垣以阻侵軼鑿地橫亘曰塹閒鑿閒否形如品字有隆有伏互相倚伏曰窖蓋城堡所以能禦患者以有塹窖為恃也嘉靖二十一年總督翟鵬用參政胡松議自鎮邊堡而東至陽和後口鎮河堡而西至老營堡鑿為長塹初諸堡及煙墩亦各挑空溝塹以遏虜寇或穴地為品窖然議者謂中國設險有三垣塹窖垣最可恃窖次之塹又次之蓋垣者因高遠眺敵無所逃衆險下拒已易為力塹則沿守者無所依蔽眺望者不獲遠施審計一虜挾一束芻則萬虜頃刻之際可平數丈也若窖有隆伏平之

亙難夫自迺年多事虜騎馳突中國困于格鬬疲于奔命于是守境之議興設險之法密矣塹窖之設固秦人塹山堙谷之意惟先練其士卒固其藩垣則塹窖亦守國之所不可廢者矣

烽墩　多設於邊境以特偵望蓋山西瀕虜也牧違野隄守失嚴變將隨至必相地形高聳足以遠眺者築立墩臺設軍戍守一旦有警晝則鳴砲夜則舉火庶警報易以飛傳兵馬便於召集舊志載大同三路煙墩共二百三十五座蔚州並屬縣接邊腹裏煙墩共四十六座代州並鴈門關煙墩共二十二座寧武關煙墩七座偏頭關三路煙墩共八十九座後總督余子俊言禦邊莫先設備在於添墩議每城二里須墩一座以十人守之墩設二懸樓以施砲石非但瞭望得真砲石亦可以四擊蓋砲石所及不下里餘今以兩墩共擊一空無不至之理但兩墩相去其間一里砲石雖及豈能一一命中一墩戍守不過十人但擊雖確豈能使之必奔然邊塞父老至今歸功肅敏以為一勞永逸虜數十年不輕南下勢之所值異耳要之速於傳報以知敵情虛實虜衆多寡則烽堠之設固不可已也顧人心玩愒瞭望欠嚴傳報或遲遂至失事使總戎者修葺坍塌俾其完固稽查督守預為戒嚴則為守邊防虜之助亦豈其微哉

虜情　嘗聞邊人之談虜情者曰百騎不越城千騎不越路萬騎不避鎮言虜騎愈多則所入愈深也又曰鎮守戰原野撼分守戰山谷斷守備戰溪岸判言所統既寡則相機其宜也然虜情先後巨細不同而應變規畫亦隨以異夫自魚量失利虜人肆欺重以

雲中之變、叛人為之嚮道、虜遂侈志、謂可憑陵、然小舉不過本路、大舉亦不過宣大兩鎮而已、自十九年、虜自弘賜入、于是有太原之謀、蓋以邊徼重兵、生養不富、縱有所獲、未足致飽、以故直過朔應、南入陽武、肆毒于忻代崞石之間、然掠太原、必深入、深入必資秣、而兇禍不便番騎馳突若于泥淖、一遇邀擊、則全軍危矣、故復有數旬之想、夫自該數旬之想也、于是有紫荊之叩、蓋以太原路遠、阻隔大同、縱使獲至、亦必難返、以故直入廣昌、南犯諸隘、徑鋒于浮屠神箭嶺之間、然抵廣昌、必由蔚州、由蔚州必道南山、非二日不能越廣靈、非五日不能出靈丘、未獲叩關、而馬力疲矣、故復有陽和之役、此虜情之三變也、方其有太原之謀也、而我日備宣府、及其有數旬之想也、而我日備朔應、則凡數年之經營勞悴者、咸與虜左矣、夫不摯輕重、較遠邇以為備、但見虜近之地、即從而為之防、是何異於刻舟求劍哉、兵法曰、攻其所不守、守其所不攻、此在制敵者審之而已、

虜候　嘗詢之境外、謂虜於明水灣、鄉川鋪、火焰山、大黑山、松樹山駐帳、則必犯偏頭、羊圈子、石佛堂、桃花寨、駐帳則必犯岢嵐、乾帽山、大黃口、鴿子堂、野馬川、下水海、沙嘴、牛站口、牛角川駐帳則必犯大同、察罕腦兒、延都山、奇黃山駐帳則必犯宣府、邊人亦每以是為候云、又塞外剪子關、青梁素、賈虜騎屯聚之處、駐此未有不犯陽和者、往歲沿邊所用覘邏之人、以夜為日、視險如夷、或遠探賊營、或深入賊壘、虜人畏之而不敢近、邊人恃之而得以先知、近時所用、徒有虛名、賊將至而不知、虜已出而方覺、緩急何所恃

也、宜選遴哨探之人、厚其餉賞、使寄於探伺虜之動靜、既可以先知我之戰守、亦可以預計、何路為敖所必入、當據險以遏之、何路為賊所必歸、當按甲以邀之、晝而張疑以分其勢、夜而銜枚以劫其營、則禦敵得坐制之策、先人有奪人之功矣、

防秋　國家禦虜、四時不徹備、而獨曰防秋者、備虜之道、謹烽明燧、堅壁清野而已、至秋、則農人收穫、壁不可堅、禾稼棲畝、野不可清、虜或因糧于我、得遂深入、而秋高馬肥、又恒憑強以逞、故防秋之兵、遠地調集、主客相參、步軍受隊、馬軍列營、視四時獨加嚴焉、然兵以防秋、秋盡而徹、此自常規、若自夏徂冬、聚而不散、則客兵承調、去家一二千里、朔風淒肌、饋餉不給、鶉衣野處、龜腰徒延、此亦情勢之所宜恤也、至於本路土兵、仍舊戍守、而夏有修墻之役、冬則偏頭防河、皆所不廢、諺曰、冬不可以廢舊、夏不可以廢裘、蓋言豫也、若一報擊兵、諸防悉觧、事起倉卒、束手無措、又豈備豫之道哉、注五

詰邊　襄歲邊卒偷玩、關塞不嚴、盤詰觧寬、禁罔多漏、精兵良鐵皆為虜有、漢人通逃、為之耳目、虜入道里必知、至有殺掠時呼人姓名者、嘉靖二十四年、督府翁萬達下令詰邊、且督諸將分遣間諜、往來塞外、多方巡徼、于是境上始嚴、虜莫窺我虛實、及二十七年春正旦、督察火息、虜伺便燒牆門入、驅羊馬數百去、夫一旦稍弛、虜且逞志如此、則夫邏徼傳箭之法、墩卒偃旗之令、間諜寄越之警、固當申嚴而慎固之也、

招降　往時歸正人至境上、墩軍以為奇貨、往往執殺偽為首功

遂有南望號涙不敢近塞、及秉閒竊入被執抵為虜謀者、夫被虜之人、本我赤子、一陷避葛永陽天日、萬死為謀竊命南竄、此其殘喘驚魂、可為哀憐者也、登我垣塞、如覩所生、而兇悖墩卒殺之以規利、貪淫將校、假之以邀功、甚者敗績而懼獲罪、又有尋功抓級之事、邀殺被虜、冀贖前愆、如此、則被虜者去而從賊、尚可得生、還從我軍、顧不脫死、孤窮困厄、莫可控訴、先總督暫須招降賞格、于是一年得降口數千百、邊人曰、是不惟全生命、而華偽級惜官祿亦鉅萬矣、

用間　胡世寧曰、今之備邊、莫先用間竊計、各邊軍士、不下數十萬、虜騎控弦、不過數萬、然彼常寇我有餘、我嘗禦彼不足者、蓋由彼能用間而我不能耳、故彼常虜掠、因糧於我也、而我則困於遠輸、彼常入也、我重地也、而我則散地難戰、如彼欲專攻大同也、而佯為移攻宣府之形、彼惟分遣數騎也、而誑為將發大衆之語、使我被虜之人、間之見之、陰縱歸報、我且疑且信、而各邊屯戍、愈分愈寡、愈久愈疲、彼則專攻我一處、而力常有餘、此能用間之利也、往年長夏屯我大同、彼犯兵家之忌矣、使我有間、知彼虛實、詐彼道途、設奇制勝、出其不意、彼將進無所獲、退無所歸、乃坐失機會、非不能用間之弊哉、今彼有虜掠探聽入境之人、為我所獲者、我惟不逞小忿、免其誅戮、不惜厚賞、悅其心志、因而用之、則彼中酋長、有心慕中國者、我得以知而招懷之、有自相情忌者、我得以知而携貳之、有陰為間諜者、我又得以知而誑惑之、由是五間可以次第畢用、而我師所出、動中機會矣、

入貢　北虜之在我朝、其始也入貢於　成祖之三駕、其繼也欵塞于成化弘治之間、今　上之十一年二十年二十六年、俺答入凡三欵矣、是固夷狄慕化之心、若通貢之后、上之人視為已安、而督勵之政稍弛、下之人習為無事、而奮勇之氣或怠、則乘隙而竊發、其禍不可長也、此所以威棄之命屢下、而詔申嚴守備、可謂得自治之策矣、然說者謂始而拒之、終而許之、使日有冀望、不至耳心為惡、則威惠並著、彼陽和之三戰不前、兩鎮之邊工幾就、俺答屢使求貢、自誓不擾、于是宣布　天子之威德、容其向化、且及邊警少息、我之治備更獲詳審矣、或曰、貢使往返、豈輒窺我險易、不知此易防也、館其人于大同、進其方物于京師、不亦可乎、

右所志、皆係於大同三關急要害也、然關隘之置、外遏寇敵、內詰奸慝、匪可以承平而忽之者、故於內地關隘屬國險阻、具列左方、見國朝慎固封守之意、　天門關、在陽曲縣西北六十里、路通舊嵐管州、宋設戍兵、金置酒官、今廢、其東北崖隋煬帝為晉王時所開、名楊廣道、　石嶺關、在陽曲縣東北一百二十里、忻州南四十里、乃並代雲朔要衝之路、舊有戍兵、金置酒官、今廢、　馬陵關、在太谷縣東南七十里、榆社縣西北九十里、相傳為龐涓自刎處、又五代梁伐太原、刺史張歸厚自馬陵關入即此、　陰州谷關、在祁縣東南九十里、南通沁州、北通徐溝縣、兩璧皆山、道傍有水名胡甲水、　國朝洪武三年、置巡檢司、今革、　伏馬關、一名白馬關、在盂縣東北七十里、又東北四十里有榆棗關、滹沱河所經、路通真定府平山縣界、　鹿徑嶺關隘、在靜樂縣西六十里、路通岢嵐州界、舊置巡

檢司、今革、 兩嶺關、在靜樂縣東六十五里、南通陽曲縣、 國初調太原左衛官軍守、洪武八年、改置故鎮巡檢司、繚以土城、周圍三百五十步、高一丈一尺、 樓煩鎮、在靜樂縣南七十里、東臨汾水、西抵周洪山、通交城縣、本宋金縣治、元改置巡檢司、 國朝因之、洪武二年建、 婆婆嶺隘、在靜樂縣東八十里、 國初調太原左衛官兵守、洪武七年、置巡檢司、土城如兩嶺、其西五十里有馬家會隘口、東北十里有石神嶺隘口、通忻州界、西北三里有橋門嶺隘口、其東南十餘里有楊寨溝隘口、南十里有懸鍾嶺隘口、通忻州牛尾寨、 楊家寨、在河曲縣西北七十里、舊調鎮西衛官兵軍守、今革、 得馬水關、在保德州東北一百里、洪武九年、置巡檢司、繚以土城、周圍一里、高一丈二尺、 天澗堡隘、在岢嵐州北五里兩山之間、北通大同、南通本州、 三井鎮、在岢嵐州東北四十里三井村、國初置巡檢司、今革、 虱郎關、在嵐縣北二十五里、元大德十一年、置巡檢司、繚以土城、圍一里、高一丈、 國朝因之、洪武十八年重建、 天封寨、在嵐縣北二十五里、城圍二里、高一丈五尺、洪武九年、鎮西衛調官兵守、今罷、 乏馬嶺寨、在嵐縣北六十里、城圍三里、高一丈五尺、洪武九年、鎮西衛調官兵守、今罷、 孟家峪、在興縣西南五十里黃河崖、路通陝西神木縣、洪武三年、置巡檢司、近有孫家峪、舊置巡檢司、尋革、 界河口、在興縣東六十里、路通岢嵐州、洪武三年、置巡檢司、 孟門關、在石州西南十五里、洪武十八年、置巡檢司、 赤堅嶺、一名赤洪嶺、在石州北一百八十里、洪武三年、置巡檢司、」 葦澤關、在平定州東北八十里、隋

於此置縣、亦名葦澤、後廢、 井陘關、一名故關、在平定州東九十里、漢韓信擊趙、東下井陘、即此、洪武三年、置故關巡檢司、其南三里有耳桃口、北十里有娘子關、俱路通直隸真定府井陘縣界、 赤塘關、在忻州西南五十里、昔田父劉赤塘隱此、故名、 寨西隘口、乃雲內鎮也、一名雲內堡、在忻州西北五十里、洪武間置巡檢司、 沙溝寨、在忻州西北七十里、洪武間置巡檢司、 牛毛庄寨、在忻州西南九十里白馬山西南、路通靜樂縣界、洪武七年、置巡檢司、 平刑嶺關、一名龍形、在雁門東二百三十五里、路通靈丘縣、西北達渾源州大寨口、南接真定府阜平縣界、嘉靖二十年、賊由此出、今設有守備一員、百戶一員、征操馬軍五百名、守堡旗軍一百八十四名、又雁門關東有水峪胡峪馬蘭茹越等十隘口、西有太和水芹刑橋廟嶺等八隘口、各設戍兵、統以千戶或百戶、已附見雁門並三關圖、茲得而畧云、 石佛谷、有二、一崞縣西三十里、北接朔州界、元末用石壘寨、 國朝因之、南廟嶺、其西北有郎嶺關、洪武七年、千戶王原築一、在五臺縣東南五十里百蘭都、 大峪口、在五臺縣東北五十里福勝都、路通直隸真定府阜平縣、西通崞縣、永樂八年、置巡檢司、 高洪口、在五臺縣東南七十里、南連石佛口、北接大峪口、路通阜平縣關口山、洪武九年、置巡檢司、 餓仙口、在五臺縣東北一百二十里、永樂九年、置巡檢司、其西南二十里有狐野口、又西北二十里有趙勝口、 太平關、在襄陵縣南三十五里、太平縣北二十五里、舊名故關鎮、 龍化鎮、在翼城縣東四十里、南連絳州、北接浮山、 張村堡、在蒲州東六十

里、洪武間置巡檢司　陰地關在靈石縣南二十里汾水西　靈石口在靈石縣北四十里冷泉鎮、洪武八年置巡檢司　永寧關在石樓縣一十五里、西臨黃河、路通陝西綏德州清澗縣　窰龍關在石樓縣東北六十里、東接孝義縣南接隰州北抵寧鄉縣、以上二關俱　國初置巡檢司、今革、　上平關在石樓縣西北九十里黃河岸路通陝西綏德州、洪武六年置巡檢司　永和關在永和縣西北六十五里黃河岸、路通陝西綏德州、洪武十三年置巡檢司、　烏仁關在吉州西六十里、西臨黃河、洪武六年置巡檢司又一統志載有蒲州大慶風陵二關原屬陝西　平渡關在吉州西北一百二十里、西臨黃河、洪武六年置巡檢司　龍尾磧在鄉寧縣西一百里、冬結冰橋路通陝西韓城縣、洪武二年置巡檢司

武平關在絳州西二十五里、北齊將屯兵於此以防周寇　長樂鎮在解州東門外十里路村、洪武八年置巡檢司　聖惠鎮在安邑縣西南二十里、洪武四年置巡檢司　留莊隘在聞喜縣東南七十里中條山上、南通垣曲縣、北接絳縣冷峪口、　石佛寺口在大同府城西三十里、左衛東一百十里、有墻堡　開山口、在大同府城東北五十里、山口有谷、名開山谷、河西有大寺小寺二口、又南有黑峪口、　兔毛河口、在大同府城西北二百里、右衛西北二十里、建墻堡一座、其西三十里、又有小隘口、　陽和口、在陽和衛西北十五里、東西十五步、墻高一丈八尺、名前口、行東北二十里有將軍口、石墻高二丈、又東二十里、名後口、南北六十步、墻高二丈八尺　虎峪口在陽和衛東北二十里、東西十五步、墻高一丈、　白塔峪口有二、俱在陽和衛城東北、大口去城三十里、小口去城一十五里、東西各有一百餘步、石墻各高二丈五尺、　威寧口在陽和衛西北七十里、東西五十步、墻高一丈五尺　白陽口、在天城衛北二十里、東西六十步、墻高二丈五尺　榆林口、在天城衛西北三十里、東西五十步、墻如前　磚磨口、在天城衛西北三十里、南北五十步、墻如前　水磨口、在天城衛西北四十里、南北五十步、墻如前　偏嶺口、在懷仁縣西南五十里、北有大峪小峪蘆子阿毛四口　神池口、在朔州西南九十里、正統十三年置巡檢司、東南有土城基　楊六郎寨、在馬邑縣西五十里、雁門關北口東山上、其西五里、有佳吉寨　三岡四鎮、在應州東、趙霸岡去城二十五里、西黃花岡去城二十里、南護駕岡去城三十里、東

邊鎮去城二十里、西司馬鎮去城一十五里、南大羅鎮去城四十里、神武鎮去城四十里、　黃沙口、在應州東南六十里、北接牛槽峪南通代州大石口、　龍灣峪口、在山陰縣西南四十里、過東有五八盆子泱家赤石四峪、俱南通代州胡峪口、過西有龍灣峪南通代州水峪口、又有東寺西寺白樹棘料石門寬峪水峪七口、今俱塞、　磁窰口、在渾源州南一十七里恒山石腦、路通靈丘縣、洪武初置巡檢司、上有磁窰天險四大寨、其西八里、又有李峪口、西南十里又有大小凌雲二口、南通代州北樓口、　亂嶺關在渾源州東四十里恒山右腦、路通蔚州　國初置巡檢司、　大寨頭關在渾源州西南一百一十里、東南連紫荊關、洪武九年置蔡家峪巡檢司、　九宮口、在蔚州東南三十里九宮山、路通易州、金章宗

嘗避暑於此、洪武間置巡檢司、　五叉山口、在蔚州西北三十里
五叉村、路通大同府、蔚州衛官兵守、　石門口、在蔚州西南四十
里太白山、舊名隘口關、路通靈丘廣昌二縣、宋朝楊將軍嘗守此、
國朝洪武間置巡檢司、其東有龜峪、路通廣昌縣、　神仙口、在
蔚州北五十里、蘆子澗路通保安左衛蔚州衛官兵守、　鷰窩口、在
蔚州東七十里、近壺流河、兩山相峙如鷰窩、故名、路通保安右衛
永樂十三年置巡檢司、今革、　美峪口、舊在蔚州東一百二十里
其山秀麗、故名、路通保安州、直抵居庸關、永樂十三年置巡檢司
十六年、徙建董家庄、　興寧口、舊在蔚州東北一百二十里、路通
大同宣府、永樂十三年置巡檢司、天順間知州史雖請徙北口關
平頂嶺、在蔚州西北一百五十里、路通大同宣府、永樂十三年置

巡檢司、　焦山砦、在廣靈縣東北十三里焦山村、洪武間築圍二
里十步、墻高一丈五尺、壕深一丈五尺、　加斗砦、在廣靈縣東南
十五里加斗村、洪武中築圍一里二百步、墻高二丈五尺、壕深二
丈、　土嶺砦、在廣靈縣城西二十里、洪武中築圍二百步、墻高一
丈五尺、壕深一丈、　尾房砦、在廣靈縣東北三十里尾房村、洪武
中築、圍一百三十二步、墻高一丈五尺、壕深二丈五尺、　林關口、
在廣靈縣西南十里林管山、路通靈丘縣、景泰初、徙平嶺關巡檢
司于此、其東三十里有直峪口、又東十餘里、有唐山口、及樺澗嶺、
火燒嶺二口、今俱塞、　水南寨、在靈丘縣西南五十里、高四里餘、
其北有河水、寨在水南、故名、　順城寨、在靈丘縣一百里、高五里、
其塞峭壁如城、故名、又牛欄觀音二寨、俱在靈丘、　寧淨口、在廣

昌縣東南三十里、接浮圖峪、路通易州五虎嶺、　浮頭峪、在廣昌
縣東三十里鉄嶺下、路通紫荊關、以上二口、俱景泰三年築堡設
戍兵、　對節寨、以山水枝節相對、故名、與饅尖窩龍孟良栲栳夾
鞍五寨、俱在廣昌縣、　倒馬關、在廣昌縣南七十里、路通保定府
唐縣、相傳前宋楊彥朗過此、倒其所騎之馬、故名、有戍兵、其西十
里有岳嶺口、　金鎖關、一名向陽峡、在汾州西三十五里、嚴嶮插天、
中斷如關、為汾石咽吭、漢晉皆置關守之、洪武初、置巡檢司、尋罷、
黃蘆嶺關、在汾州逕西六十里、宣德四年、置巡檢司、　溫泉鎮、
在孝義縣西九十里高唐山之側、南通吉隰州、北連寧鄉石州、置
巡檢司二處、自高唐以南為南溫泉、屬隰州、此為北溫泉、屬孝義
縣、今名溫泉鎮、　關子嶺、在介休縣東南六十里、路通沁州沁源

縣、南接太行、北連汾晉、洪武五年、置巡檢司、　普同關、在平遙縣南
五十里、普同谷口、東南曰綿上、通於沁源、西抵關子嶺、南入岳陽
東接太行、北連汾晉、洪武五年、置巡檢司、注七　土河寨、在武鄉縣東
七十里、西南北三面阻絕深澗、東面有墻、今名土河村、　綿上關、
在沁源縣北八十里綿上都、洪武四年、置巡檢司、　黃澤關、在遼
州東南一百二十里太行絕頂、山勢險峻、其路盤旋曲折、故名十
八盤、元舊關、路通河南彰德府武安縣、洪武十一年、置巡檢司、圍
三百六十步、高一丈、　松子嶺關、在和順縣北三十五里、路通真
定、五代末河東守險之地、　國朝正統八年、置巡檢司、　黃榆嶺
關、在和順縣東八十里太行山頂、路通順德府、洪武三年、置巡檢
司、　十八盤隘、在壺關縣東南八十里、路通彰德府林縣、　正柵

隘、又名梯頭隘、在壺關縣東一百一十里、路通彰德府林縣、以形險若梯故名　樹林隘、在壺關縣東南一百二十里羊腸坂、路通衛輝府輝縣　長平關在長子縣南四十里、高平縣北四十五里、以古有長平郡得名、即秦白起坑趙卒四十萬處、隋置關、唐因之、一名江豬嶺、以上有石豬之形云、　五嶺關、在襄垣縣西南七十里、正統元年、巡撫侍郎于謙請置巡檢司、　壺口故關、在黎城縣東北二十八里、按前漢書、上黨郡有壺口關、文獻通考、黎城有故壺口關、今吾兒峪即其地、洪武二年、置巡檢司、　天井關在澤州南四十五里太行山絕頂、即孔子回轍處　橫望隘、在澤州南八十里太行山絕頂、即狄梁公望雲思親之處、洪武二年、置巡檢司、南距懷慶府碗子城一十里、有椰樹隘口、路通本省清化鎮、　永和隘、在陵川縣南六十里、路通懷慶府脩武縣　國初設巡檢司、既革、而調寧山衛百戶兵守、今亦罷　五度關隘、在陵川縣東南八十里、路通衛輝府輝縣、初以寧山衛官兵守隘、今罷　荊子隘、在陽城縣南八十里、路通懷慶府濟源縣、今懷慶衛官兵守　東烏嶺關在沁水縣西北五十里、宣德四年、置巡檢司

屯田　聖祖監古立法、凡天下兵衛、隣通閒曠之地、皆分畝為屯、倚耕以守、嘗於洪武二十五年、諭宋國公馮勝等曰、屯田守邊、今之良法、與其養兵以困民、孰若使民力耕而自衛、於是命勝友德及安慶侯政、西涼侯與等、至太原平陽閱民戶四丁以上、籍一為兵、赴大同屯田、無事則耕、有警則戰、國無養兵之費、下無供邊之勞、制誠善矣、然而饒沃或兼并於豪強、荒瘠或困乏於牛種、耕斂

或奪於私差、輸納或脅於包攬、田雖歲有營稼、而兵則家無遺東、衛所雖有屯田之官、而反因以侵漁、於是屯田之政為虛文、而兵食益困、竭民之脂膏以養兵、而兵未嘗飽、塗兵之肝腦以衛民、而民未嘗安、此豈法之立端使然哉、謂宜尋求往跡、肅清屯弊、立為簡易之法、以復屯種之舊、使屯無曠土、軍有餘糧、則百姓不困於饋運、四方不苦於預徵矣、昔漢晁錯請文帝募民耕於塞下、而匈奴竟不敢侵、唐竇靜請高祖屯田太原、而歲收粟千餘萬斛、元和中、振武軍饑、李絳請開營田、使盧坦經度、四年、得田四千八百頃、歲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此近事之效也、今獨不可行乎、昔有議者云、大同二邊、抵三關五百餘里、不可耕者二、其三皆腴地也、東西一步、得地四頃有餘、一里得地千頃有餘、天城西抵偏關長八百里、該地九千萬頃、為田者四、不盡墾者五、人給一頃、可贍五十萬人、三人一軍、可得軍十六萬、說亦辨矣、或猶以虜騎侵軼為虞、則當如李牧之謹烽火、以料敵、趙充國之用遊兵以防敵、況近堡立莊、以恃耕穫、虜豈能為吾患哉、然屯政之宜、其法在於召佃、而其要則尤在於蠲逋薄徵、通而行之、亦存乎其人焉耳、

國朝於會城置都指揮使司、領太原諸衛、又於大同置行都司指揮使司、領大同諸衛、衛屬都司者八、屬行都司者十四、衛各五所、惟太原左衛增中左中右、潞安增磁州守禦所、振武增中後及鴈門守禦所、汾州以新置只左右中三所、諸衛屬外又特設七所、屬都司者七、而屬行都司者三、衛所之官、各有定員、分督於兵憲、其參將遊擊守備協守都指揮、則隨地量設、以司攻守、而游擊居多

又特置總兵以專攬兵事焉、衛所之軍各有總旗、有小旗、有操軍
操有演武場、　軍也有田、軍器有局、而沿邊原伍之外又有常備
有番上有召募有改撥、有倚守民兵、然民兵暫調赴邊協同倚守
事畢留本地護守城池、歲時教閱各州縣巡捕領之、若境土雖在山
西而屬於他處者為衛二、所三、隸後軍都督府、則有澤州寧山衛
平定州守禦所、隸宣府萬全都司、則有蔚州衛、廣昌守禦所而隸
潼關衛、又有蒲州守禦所焉
大同鎮守總兵官一員、永樂七年置、佩征西將軍印、駐鎮城、專總
兵事、
大同協守副總兵官一員、宣德元年置、與總兵官同駐鎮城、
三關鎮守總兵官一員、嘉靖二十二年置、初宣德四年置總兵官

鎮守三關駐偏頭、成化十八年、罷總兵官、置分守參將、弘治十四
年、復罷參將、置協守偏頭關副總兵官、專武隸焉、至是移置專武
鎮守、鑄印建節、與宣大同
參將一十二員、分駐省城、代州、偏頭、利民堡、北樓口及大同之北
東路、北西路、中路、東路、南路、西路、兵車營
遊擊將軍七員、以時屬撥、不常所駐
守備一十八員、分駐廣武、偏頭、平刑、神池、利民、八角、老營、北樓、西
黃河鎮、西衛、及大同之朔州鎮、邊鎮、川鎮、河鎮、膺等堡
協守都指揮一員、弘治十五年置、駐平虜、

晉譚　　范守己

平陽府趙城縣有豫讓橋、郡縣志與云、讓死所也、按水經注引魏
土地記曰、太原城東有汾水南流、水上舊有梁、青洴殞於梁下、豫
讓死於津側、亦襄子解衣之所在也、則豫讓橋在太原明甚、况智
伯決晉水以灌晉陽、襄子結韓魏以滅智伯、原在此處、不應更至
趙城、順德府亦有豫讓橋、俱出附會、
霍州志云、霍山西有觀槐峯、余削其名義、不知所解、按水經注、彘
水西流逕觀阜北、故百邑也、原過之從襄子也、受竹書于王澤、以
告襄子、襄子齋三月、親自剖竹、有朱書曰、余霍太山山陽侯天吏
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汝亦立我于百邑也、襄子拜受
三神之命、遂滅智氏、祀三神于百邑、使原過主之、世謂其處為觀
阜也、據此則觀槐峯觀阜之訛、霍水經注又云、霍太山有岳廟、廟

甚靈、鳥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又有靈泉以供祭祀、鼓動則
泉流、聲絕則水竭、所謂觀槐者、豈以鳴鼓致泉而名之乎否耶、
潞安襄垣縣西六十里有褫亭驛、朱東谷汾上續談云、左傳晉城
虒祁、即其地也、前漢書曰、銅鞮有上虒亭、下虒聚、其字正作虒、余
按其地去絳遠甚、晉侯不宜作宮于此、及閱水經注、汾水逕絳縣
故城北、又西逕虒祁宮北、橫水有故梁、截汾水中、凡有三十柱、柱
徑五尺、水經又云、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西、逕其縣南、
又西南逕虒祁宮南、又西至王澤、注于汾水、合而觀之、虒祁宮在
絳縣西南明甚、安得以褫亭為虒祁也、至于雀知古遇虎妖為妻
事、附于褫亭、尤為不根
水經注云、鞮水出銅鞮縣西北石磴山、東南流逕李憙墓前、又東
逕故城北、城在山阜上、下臨岫壑、東西北三面阻袤二里、世謂之

斷梁城、卽紋縣之上虒亭也、又東逕銅鞮縣故城北、城在水南山中、晉大夫羊舌赤銅鞮伯華之邑也、漢高祖破韓王信于此、又東南逕頃城西、卽縣之下虒聚也、又南逕朝邑西、又東屈逕其城南又東逕襄垣縣、入于漳、據此則虒亭正古之銅鞮縣地、不爲無祁亢明、變虒爲襍、不知何義、

參欽云、沁水出上黨沮縣謁戾山、南過穀遠縣東、又南過猗氏縣東、又南過陽阿縣東、又南出山、過沁水縣北、又東過野王縣北、而酈道元云、或言出穀遠縣羊頭山世靡谷、二說不同、案穀遠卽今岳陽、沁源二縣地、無所謂羊頭山者、今志、沁有二源、一出沁源縣西北綿山東谷、一出縣東北馬圈溝、俱南流至交口合、逕縣城東、又南逕岳陽東境、又南逕沁水縣東古端氏縣界、亦不知何者爲沮縣、何者爲謁戾山也、山海經云、謁戾之山、沁水出焉、其東丹林之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嬰侯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汜水、注謂汜水逕中都縣、入鄔陂、歸于汾流、則謁戾卽今之綿山矣、大介休以南、靈石以東、沁源以北、其山深多、今通謂之綿山、不知在古爲何名謂也、又按司馬氏詩傳石刻表云、沁水源出銅鞮山、屈曲回復水道九百、自太行以西、王屋以東、層岩高峻、天時霖雨、衆谷走水、小口漂逆、所稱沁源、又與諸說頓異、

明道遺書云、澤州北望有桑林、卽成湯禱雨處、澤州志云、伊侯山在城西北二十里、成湯禱雨、伊尹從之、降毒龍于此、上建伊尹祠按成湯都亳、先在商丘、後移偃師、去澤州遠甚、安得遍太行而禱雨于此、據天子傳曰、天子里圃田之路、南至于桑野、北盡經林、左傳昭公十六年九月、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于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于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

邑、戰國策、張儀說韓王曰、秦下甲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大王之有已、穆天子傳又曰、庚午、天子飲于洧上、乃遣祭父如圃鄭、辛未、天子北還、釣于漸澤、食魚于桑野、觀此、則桑林之野、在晉洧北明甚、且去亳不遠、湯之所禱在鄭、不在此矣、

澤州志云、車轍在城南天井關石上、轍深尺許、長百餘步、世傳孔子將見趙簡子、關殺竇鳴犢舜華、至此回車、又云、天井關有孔子廟、在城南四十五里回車處、按水經注、邘水出太行之阜山、南流逕邘城西、京相璠曰、野王西北三十里有故邘城、當太行南路道出其中、邘水又東南逕孔子廟東、廟庭有碑、魏太和元年、孔靈度等修復、野王令范衆河中太守元真刺史咸陽公高允表閣立碑、碑云、仲尼傷道不行、欲北從趙鞅、聞殺竇鳴犢、遂旋車而返、及其後也、晉人思之、于太行嶺南爲之立廟、蓋往時迴轅處也、又云、魯國孔氏官于洛陽、因居廟下、以奉蒸嘗、是回車之說、所從來久矣、第諸書俱載孔子臨河而返、何嘗到太行南麓耶、其廟爲孔氏子孫官洛陽者所立明甚、原在野王縣北二十餘里、不在山北天井關也、安得車轍百步許、遺于關下、水經注又云、沁水出山、過沁水縣北、南逕石門、謂之沁水口、西有孔山、山上石穴洞明、穴內石上有車轍牛跡、耆老傳云自然成者、非人功所就也、據此、則沁口又有車轍矣、不但天井關爲然、皆不可曉、

史記、魏伐趙、斷羊腸坂、正義曰、羊腸坂在太行山上、南口懷州北口潞州、正今所由爲晉豫驛路也、水經又云、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注云、汾陽縣、漢高帝十一年、封靳彊爲侯國、後立屯農、積粟在斯、謂之羊腸倉、山有羊腸坂、在晉陽西北、石磴縈委、若羊腸焉、故倉坂取名矣、是二處皆有羊腸坂也、有謂晉陽西

北者為是、謬矣、漢地理志云、壺關有羊腸坂、長三里、回盤如羊腸、是又不獨管涔山也、

忻州有九原、舊志云、城西有九龍原、亦名九原、趙文子與叔向遊處、天慶觀碑亦云、然余按水經注、侯甲水出原平縣胡甲山、西北逕太谷、謂之太谷水、出谷西北流、祁逕、縣故城南、西接鄔澤、是為祁藪也、爾雅所謂昭餘祁矣、又西逕京陵縣故城北、于春秋為九原之地也、國語趙文子與叔向遊處、故其京尚存、漢興增陵于其下、故曰京陵焉、甲水又西北逕中都縣故城南、春秋昭公三年晉侯執陳無宇于中都者也、漢文帝為代王、都此、甲水又西合嬰侯水、逕鄔縣故城南、謂之鄔水、又西北入鄔陂、歸于汾流、中都、今平遙縣、京陵在祁縣平遙之間、其去忻州三百餘里、安得以九龍原為九原也、原平縣在今祁縣武鄉間、

代州新志云、代古唐國、秦改鴈門郡、漢替陰館、即今治、魏徙鴈門治廣武、今州西故城是、還陰館、按水經云、㶟水出鴈門陰館縣東北、過代郡桑乾縣南、又東過涿鹿縣北、酈道元云、㶟水出累頭山、東北流出山、逕陰館縣故城西、縣故樓煩鄉也、漢景帝後元三年置、㶟水又東北流、左會桑乾水、又東北逕魏亭西、又東北逕白狼堆南、又東逕班氏縣南、又東逕北平邑縣故城南、又東逕狋氏縣故城北、又東逕道人縣故城南、又東逕昌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桑乾縣故城西、魏土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城西渡桑乾水、又按郡志、應州古唐國、趙為代郡、山陰、漢為陰館縣、蔚州、秦為代縣、漢為代王國、而元魏置桑乾縣于朔州、地皆在今大同部內、若陰館為今代州、則㶟水何緣得東北流、逾崇山疊嶂達于代郡之桑乾也、

代志又云、鈃隥、穆天子至此作黃竹詩、水經注曰、陘山南北有長嶺、嶺上東西有通道、即鈃隥也、蓋謂鈃隥在代州境內、故但言水經注、而不言出某水條下、余按水經言汾水南過平陽縣東、又南過臨汾縣東、酈道元注云、天井水出東陘山西、南北有長嶺、嶺東東西有通道、即鈃隥也、穆天子傳曰、乙酉天子西絕鈃隥、西南至盬、是也、其水三泉奇發、西北流總成一川、西逕堯城南、又西流入汾、蓋言天井水出東陘山西北入汾耳、其山在臨汾縣東南、與盬澤相近、故云天子西絕鈃隥、西南至盬也、不在代州明甚、

郡志云、丹水出發鳩山、舊號涅水、舊志引方輿勝覽云、白起坑秦卒于此、流血成川、故名丹水、恐未可據、按山海經云、謁戾之山、沁水出焉、其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又曰、發鳩之山、漳水出焉、是丹水不出于發鳩也、水經注云、丹水出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俗謂之源源水、山海經所謂丹林之水、即斯水矣、注水導源泫氏縣西北玄谷、東南入高都縣、右入丹水、上黨記曰、長平城在郡南山中、丹水出長平北山、南流秦坑趙衆、流血丹川、由是俗名丹水、斯為不經矣、由此觀之、丹涅本自二水、烏得謂丹水舊號涅水也、血流成丹之說、自古而云然矣、不為無據、州志謂長平北山為丹朱嶺、解云、堯封丹朱於此、顯誤、又有謂為丹朱陵者、謂丹朱葬此、皆丹林之誤稱也、其謂長子為丹朱封國者亦誤、

志稱藐姑射山在平陽城西二十五里、平山其支阜也、平水出處至襄陵縣城北入汾、又名晉水、按水經注云、汾水過平陽縣南、與平水合、平水出平陽西壺口山、尚書所謂壺口治梁及岐也、其水東逕狐谷亭、又東逕平陽城南、東入汾、俗以為晉水、非也、據此則

平水所出為壺口、不為蘋姑射明甚、安得援莊子之言以重其地、徐溝縣有驛名同戈、義不可解、水經云、洞過水出沾縣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西入于汾、而郡志謂洞渦水出樂平縣西流、經平定州榆次縣、至太原縣入汾、則流經徐溝陽曲二縣之間矣、同戈之名、其洞渦之訛音乎、水經注又有原過水、南流注于洞渦水、而有原過祠、蓋懷道協靈受書天使、傳芳後日、水取名焉、今志作源渦水、亦同前誤矣、

左傳、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盂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鄔城在今祁縣西、梗[注八]陽塗水俱在今榆次縣、銅鞮為今沁州東垣地、楊氏

為今洪洞縣、祁平陽盂、今仍古名、惟平陵馬首[注九]、不知所在、祁縣驛名賈令、其以賈辛之故歟、

河東鹽池、山海經謂之鹽販之澤、水經注云、涑水西南逕監鹽縣故城、城南有鹽池、水承鹽水、出東南薄山、西北流、逕巫咸山、又逕安邑故城南、西流注于鹽池、地理志曰、鹽池在安邑西南、許慎謂之盬、長五十一里、廣六里、從鹽古聲、呂宿曰、沈沙煮海謂之鹽、今鹽池紫色澄渟、潭而不流、水出石鹽、自然印成、朝取夕復、終無減損、唯水暴雨澍、甘潦奔泆、則鹽池用耗、池西又有一池、謂之女鹽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縣故城南、春秋晉大夫曰、郇瑕地沃饒近盬、服虔曰、盬鹽也、土人引水裂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鹽、即所謂鹹鹺也、而味苦、號曰鹽田、盬鹽之名、始資是矣、觀此則今之晒鹽、其來亦久、而味苦不堪食、正所謂盬也、與自生石鹽、價當倍蓰矣、詩云、王事靡盬、盬當是苦意、靡盬言不苦也、近註欠安、左傳、晉侯夢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當是用盬鹽漬入腦中、故子犯曰、吾且柔之矣、杜元凱訓盬為嚥、尤無義意、

壺石縣南道沿[注十]汾水上、崎仄危傾、縣志云、隋開皇十年、文帝欲幸太原、傍汾河開道、獲一石、有文曰、大道永吉、因以為瑞、遂于其地開鼓縣治、則未開道之前、其險當不止此、水經云、汾水南過冠爵津、注云、在介休縣之西南、俗謂之雀鼠谷、數十里間道險、水左右悉結偏梁閣道、累石就路、縈帶巖側、或去一丈、或高六尺、上戴山阜、下臨絕澗、俗謂之為魯般橋、蓋通古之津隘、亦在今之地險也、按冠爵津正今靈[注十一]石地、為工未施之先、當與龍門同一險阻矣、

桑乾河、水經注謂出桑乾縣西北、上下七泉、即溹涫水、東南流右會馬邑川水、又東南右合灅水、灅水出陰館縣累頭山、一曰治水、

至此相合、桑乾灅水並受通稱矣、又東逕班氏縣南、如渾水注之、如渾水出涼城旋鴻縣西南五十里、東流逕水固縣、又東南至班氏入灅水、以今考之、元魏桑乾縣在今朔州馬邑境內、而漢之陰館為今應州山陰縣、亦與馬邑接壤、班氏則在今應州東北也、是桑乾出馬邑縣、右合山陰之灅水、至應州東、與如渾水合、古則通地異名、今通謂之桑乾矣、但今志稱灅水為灅水、又謂為溹河、涫即桑乾之源、則非也、

國語、子夏教授西河、汾州志以為在其境內、水經注云、徐水出梁山、東南流、逕漢武帝登仙宮、東逕劉仲城北、又東南逕子夏陵北、東入河、水經云、河水又南逕子夏石室、注云、南北有二石室、側臨河崖、即子夏廟室也、又云、儀溪水出三累山、東流注于崤谷、側山南有石室、西北面各有二石室、皆因阿結牖、連扃接闥、北坎室上

有激洞石滴、疊用敬飲、似是栖遲隱學之所、昔子夏教西河即此、由是而觀不在汾州明甚

河汾燕閒錄

聞喜之裴、自後漢裴輯而下、葬北倉村、數里閒、凡五十二人皆尚書侍郎、國公將相亦宇內之罕有也、

新唐書、突厥圍煬帝雁門、帝從圍中以木繫詔書、投汾水而下、募兵赴援、今雁門近滹沱而不通太原、去汾水絕遠、史言失實、

晉水溯行類閩越、而悍湍怒號特甚、雖步可越處、輒起濤頭、作瀰瀨、源至高故也、夏秋閒為害不細、以無堤堨之具爾、予行三晉諸山閒、嘗欲命緣水之地、聚諸亂石、倣閩越閒作灘、自源而下、審地高低以為跌塞、則晉水皆利也、有司既不暇及此、而晉人簡惰、亦復不知所事、甚為可恨、閩諺云、水無一點不為利、誠然、亦由其先有豪傑之士作興、後來因而修舉之、遂成永世之業、故予謂閩水之為利者、盈科後進、晉水之不為利者、建瓴而下爾、

石炭即煤也、東北人謂之楂、上聲 南人謂之煤、山西人謂之石炭、平定所產尤勝、堅黑而光、極有火力、史稱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今其遺竈在平定之東浮山、予謂此即後世燒煤之始、

榆次志水利　趙鈇曰水利之興其來尚矣即神禹盡力溝洫成周設五遂人之遺意也以代天施以盡地利以供國賦以育民生豈特是焉賴之長人者職念小民之依宜各渠定為經制核其田畝公其夫役均其水程此其大綱也仍令擇人經理毋受賂私縱濫剝期挑濬毋曠日費財捻閘輪灌毋恃强奪利啓閉以時毋游塞累衆登報以實毋影占偷竊誠如是則法制一立萬世永賴爭鬭息而訟獄省古鄭白稻梁之詠谷口禾黍之

謡不再見於今乎苟平時畧不加意一旦有不測之旱而欲暴巫尫郤風伯何益哉

張鶴騰曰先民有言地者諸生之根菀水者地之筋脈具材也禹治水自冀始而經畫規諸州獨勞盖茲土崇山複阜其水枯旱而運於墦而雜旱所時有流大千里刹水若暍飲焉均程犂辨諸先生論之辨矣獨計地有上下田有遠近而百姓一也勺水滴霖雖不紛然待命勢必先上渠數覆波横方及下流至則苗槁矣孰若一上一下遞後遞先陽等先上渠而治下陰等先下渠而逆上庶灌溉均無不公之歎血脈疏通地利自溥將人和天助而暘亦時若矣

風俗　史記事曰當讀周禮見鄉師鄉大夫最重矣其次黨正里宰皆得與鄉黨州里之政而成周化洽秦漢以來亦有三老嗇夫鄉亭檢民善惡而民有但聞嗇夫不聞郡縣者矣我　太祖損益千古之制里有長甲有保鄉有約黨有老俾互相糾正當時民醇俗美不讓成周誰意今功令旁午而教幾

頓乎誠遵重鄉約或里甲士夫有行者系請之如鄉師鄉大夫之例而約講劑與什伍亦相表裏凡民閭有一善與衆揚之罪若異之有一不善與衆戒之扑記之賞不在富罰不在貧又操有有書與人以自新之路而不苛則風聲一樹遠邇響應寧有俗不三代也者何也官與民蹤不免僕舍相視役同井者指視不可欺獲戾于衆勢無可逃故其言易入其化速肖而自古訓民成俗者不能外也如田是將滋擾則固噎廢食之説也

賦役　閻樸曰役法莫詳於周禮師有兵役田有徒役人有胥役里有鄉役有司徒爲因地之善惡以均役有族師爲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爲辨年之老少以從役有均人爲論歲之豐凶以行役其役雖衆而歲不過三日蓋佚之也後世政煩令劇至有銀差力差之號營辦多方勤動不息而吾民始重困矣漢王符有云療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爲國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可息而國可安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里胥欺而低昂亂蓋貧者無貲以求於彼則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之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故貧者愈貧富者愈恣漫民轉相慕效以爲不如是不足以自庇也此其敝豈一日之漸哉

張鶴騰曰條鞭之法始於大理曰公標創之東阿後同國封君以爲便遂著爲令甲山陬海澨罔不畫然一專於此法

平定州志職官　愚按漢左雄疏略吏數變易則民不安久于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闕以次用之今俗浸雕漸巧偽滋萌詡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理已安民爲劣弱奉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眥覆尸之禍成於喜怒監司則項背相望與同疾疚觀政於亭傳責成于期月虛誕獲譽拘檢離毀踐蹤升騰超等踰匹考奏捕案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千古吏敝雄言、剴切、我朝吏治沿革李獻吉業詳之矣僅廟堂僉謀譬如琴瑟不調必更而張之期于可鼓則左雄氏所論感橋之路塞虛偽之端絕迎送之役損賦斂之源息釋此其道何繇哉

秩祀　愚按祠廟自祀典神祇外古帝王如太嶽女媧非民間所得祀東岳非本境所宜祀關真君祠不時增建多至二三十處與其餚不在祀典者皆黷祀也如媧女祠星明神祠崔府君祠妖妄不經皆淫祠也春祈秋報

以社以方載于風雅　太祖高皇帝許民間每里一壇令祭五土五穀之神以里長主祭〻畢飲酒其中如鄉飲式載在會典令民間供廢不行而但取小大王龍王等神賽禱雜奏伎樂士女縱觀甚為不雅司風教者宜考古正令尊制厚俗庶使民不惑于非類浸〻然興於禮教云

孟縣志　按經國之制築土為城鑿塹為隍以其設險固國有神道焉故自唐宋以來相因致祭然亦以義起非古典也　國初承前制城隍者封廣爵侯既致之以人則貌之以像國無怪者三年改正祀典止稱城隍之神與山川雷雨等合壇而祭則以地道事之矣然則常事之所宜壇而不屋主而不像始為得其情狀仰合乎　聖祖肅正之典今乃巍然堂陛而儼然冠冕是與宋世舉嶽瀆之謬者等也嗟　聖王設制之本意哉考禮君子不能無議於此

寺觀　自三代之治廢而佛老之教興而寺觀之設始編於天下矣蓋其煉形羽化之術既足以移鄉人之好尚而崇山幽谷之奧又足以來文士之登遊且創邱與宮特敕祝釐亦制典所不廢者安得而不志邪然古者絕地天通民以不瀆漱釁禍祥若地之人無聞賢愚祠堂之禮廢而不講特惑於禍福感應輒自立寺飾偶標木抹碧塗金拂經膜奉與莫此為甚噫是謂不知類者也苟移此心以事君則為忠臣移此心以事父則為孝子推仁者暨

若能之仁者急愛親而不遺智者權輕重而
不亂

征榷　宋設酒務以辦課利立稅亭以徵商
稅其經總制司所取則商稅酒課額外之續
增者耳至於二者之常　則　名故存別入
收帳經總制錢不盡該也元初酒醋用榷法
至元二十二年悉罷聽民自造而定其課入併
之各輸鈔貫按季解發今也亦然

鹽法　宋之立法貯鹽於常平倉官自運賣
後令鋪戶衛前　　取鹽運赴縣倉　納其
脚力錢則官給之百姓計丁給鹽而徵其錢以
充官　迨其弊也官取民丁之食鹽賣之取
錢以供別需至今人戶所納鹽錢則立為常
賦鹽不得而錢不可免矣今也亦然

匠役　凡工匠皆隸於工部役於京師有住
坐者有輪班者又有存留本府而執役於織
染局者大抵住坐者則廩食於官每月上役
一旬輪班者則周而復始每班上役一季役
滿放回塡給勘合執照若造作數多奏關
起取若無工可造聽令自行先是各色工匠

編班不等洪武二十六年照諸司役作繁簡
更定班次或三年或二年諸匠皆免本戶差役
二丁者單丁重役除其一役老疾無丁者免其
本身法至備而恩至渥矣後因住坐存留者
或有逃故輪流赴工者或有失班仍命清軍
御史行各府州縣清軍官清解造冊繳部然
有納價准工事例司清理者宜審處焉

役法　役法莫詳於周禮師有兵役田有徒
役人有胥役里有鄉役有司徒焉因地之善
惡以均役有　焉　民之衆寡以起役有
鄉大夫焉鄉年之老少以從役有均人焉論歲
之豐凶以行役其役雖衆而歲不過三日蓋供
之也自後世政煩令劇有正役焉有雜役焉
正役者里長甲首十年輪役一次轉以催辦
錢糧勾攝公事又選年高有德者一人為老人
給以教民榜勸善教俗有糧頭以徵收稅糧
有書手以典司冊籍總小甲以巡捕盜賊皆
所謂正役也雜役者有以銀代人者曰銀差
有人自應役者曰力差亦政所不可闕焉者
但令之正役當費百端有以燈油錢名之者

有以柴炭錢名之者有以下程錢名之者有以
折乾錢名之者有以管飯錢名之者有以銀硃
錢名之者有以募馬錢名之者有以支應錢
名之者加之以里老之科害而民困不可言矣
雜役則出入於里胥之手貧者無貲以求於權
則有貧之貲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
之則無缺貧之名而有富之貲故貧者愈貽富
者愈悠愚民屢轉相桼以爲不如是不足以自
庇也甚至賣田而鬻女或死亡而轉徙況兼遭
歲多事或派之以買馬或派之以糴糧買草逐
便村墟成空忍聞仳離之歎嗚呼弊也久矣
漢王符有曰療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
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爲國者先
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故姦可息而國可安愚
深以望之從政者

名宦

秦罷侯以來獨兩漢吏治卓然可稱
田當時長吏不數易二千石以下茲自辟官屬
而文禁疏闊頗得與民便宜以務教化爲業
或拜則天子親見問覽考其得失而以治
行聞者寵之璽書黃金賜爵至關內侯公

卿缺則往往次選所表用之故天下才智經術
之士各得一其心志耳目以圖久遠吏治修而
民蒙其利也明興
高皇帝以教實務民
覽納吏治數傳之後天下猶想見其風采是
時
國家法例未盡意猶近古百執事以九
年敘滿其功最者或入爲列卿或長藩臬
弘治正德以後率三歲一易或再歲一易而書
其最以上之
天子之庭者率習文法亟究
鈎治簿書爲首功學士大夫世儒茂才願希
務民亦亟爲轉徙而無固志豈其才之不固
興亦國家之制有所未伸興或與古者之意
寖遠矣

教官

古者學校之制徧天下而不特置師
儒之官以隸學官其德行道誼之所書會民
讀法鄉射養老獻獄訊囚籥舞弦歌單
旅俎豆之所考習司徒之屬以領之其師而事
者曰三老三老者詔于天子無北面此大學之
略也下及州縣歲時會民讀法亦自州長黨
正領之別有鄉老贊賢大夫書其賢者能者
以獻於王德尊而望重其教易行隋唐以來

廣置學宮采秦漢故事曰博士博士之秩不及百石爵列日輕而教頽放失矣　高皇帝定天下首詔諸州縣各立學置師一人或二人必擇經明行脩者署之有能舉其職而最書於朝者或擢爲國子祭酒及翰林侍從之職睿宗當作英宗以後稍集所司議政著爲令凡郡五人州四人縣三人例錄天下諸郡縣歲貢之士領之闕有由舉人進士除授者特千百之一二而已而其至也長州縣者與監司藩臬者之臨率以簿書升斗之吏畜視之而不復知禮貌之以尊其權是以其望易狎而其氣易衰闕能誦法孔子以師道闇接故事亦必待以授州縣之吏而止其取之也太濫其待之也太褻而其錄之也太輕嗚呼今之爲輪轅於天者必擇匠氏之能者量其餼稟孚其直然後輪轅於天之材可飾也而況於　國家之養士乎淑譽頽憤惋爲　國家發議申古者尊師之意然後人倫明教化可興也

郡縣志　煎取土鹽昔時民得自便無禁斂之例自隆慶間巡鹽使者議給煎戶印票定額起課每鹽百斤領票一張納銀六分然猶未甚困也其後發票日增課銀亦日增無論煎賣多寡一縣皆名散票計票取銀今益至一千三百票徵銀七十八兩催比孔急民不堪煎甚有池竈已坍而票銀未豁者竊恐虐鹽徵利將不久而亦湮矣

靜樂縣志　　盧芽一山崔嵬特拔高出雲霄而磅礴盤據可數百里寧武朔州處北麓忻州崞縣處東麓岢嵐五寨處西麓嵐縣靜樂處南麓而山之左與盤道梁等山襟帶相連叢時林木參差干霄蔽日遮障胡虜儼然天塹長城邇來禁令稍弛有借稱王府勢豪斫伐者有假託壽木橋梁採取者有貧民小户盜販圖板者絡繹道路日夜不休遂惟建置之初勘破全晉之形勝以為中有寧武關東有雁門關西有偏頭關皆通賊路口中外咽喉之地故設兵衛備也軍戍守有如山木蕩然而屏翰盡撤則自登以南并州以北何處非胡馬長驅之路即三關亦無險可恃矣　　知縣王近愚包修城垣疏略盧牙禁山砍伐殆盡道路四達虜騎無遮從水泉營下岢嵐入靜樂從寧武下寧化入靜樂俱為坦途鳴鞭即至　大同地方郡有衛邑有所修守有資以故雖處極邊要靜如堵靜樂接壤沙漠且衛要害不減于大同況東路雁門關元設雁門千户所迤南四十里為代州設振武衛衛有六千户所又有守備統軍一營守衛之西路偏頭關千户所迤南一百八十里為岢嵐州內設鎮西衛衛有五千户所亦有守備統軍一營守

衛之中路寧武關與東西兩路並稱重地號曰三關迤南一百八十里為靜樂亦宜設一衛所防守以儆兩路之制但添設錢糧招致軍馬似有難處者察得平陽潞安澤沁等處有元設衛所者　祖宗創建固不敢輕議第今時異勢殊邊方為急腹裏為緩澤州與河南接境係腹裏地方並無邊情設寧山衛止以彈壓盜賊防備不虞他衛皆五所獨寧山有六所若調一所於靜樂在寧山猶為不少而此處良足多矣　　余嘗至雁門抵岢石見諸山往往有斷削之處邊迤而東隱見不常大約自雁門抵應州至蔚東山三關口諸處亦然問之父老則曰古長城跡也夫長城始於燕昭趙武靈王而極于秦始皇燕昭所築者自造陽至襄平武靈所築者自代並陰山至高闕始皇所築者起臨洮歷九原雲中至遼東皆非雁門岢石應蔚之跡也及讀史顯王三十六年有趙肅侯築長城事乃悟蓋是時三胡尚彊樓煩未爲趙之境守東為蔚應西則雁門耳故肅侯所築以之則父老所謂長城者乃肅侯之城非始皇之城也迨武靈既破胡則並陰山至高闕始皇既并天下則起臨洮至遼東所保者大則所城者愈遠也　考之舊史宋嘗於邊境置四

單曰崇化曰火山曰岢嵐曰樓煩岢嵐雖重兵而移置嵐谷樓煩雖舊號而頗近靜樂蓋岢嵐本以岢谷得名而樓煩則自併北營之後以漸南徙獨崇化為今之寧化去寧武為近火山屬有偏頭去偏頭為近實今日二關之所宗也於戲周人城朔方不聞有雁門也李牧備雁門不聞有寧武也中國遺禍之淺深不亦大可概哉

繁峙縣志

繁峙界二山之中北控十口南對五臺十口舊在山前今在山後謂之後口地皆渾應而還屬山西嘉靖二十三年設平刑關守備一員總領之至三十六年北樓新設守備一員分淩雲迤西六口屬之而平刑止隸其四北樓舊有遊擊一員領兵三千以備宣大三關調遣今裁巡撫魏 改為參將專備入援總管十口其地延長三百餘里村庄百餘座 晉 代二藩爭占為庄後皆勘革還林今為渾應居民所據此山謂之禁山林木封殖為山西藩籬近被居民砍伐日見其濯濯矣十口形勢大石小石茹越馬蘭為敵衝賊入數次北樓淩雲次之平刑四口皆總於長紫嶺磁窑口若二處不守則四口皆不足恃矣其南五臺一帶繁峙居民甚少皆係四野流民自行開墾遂成村落亡命不逞之淵藪也往往為他郡豪右及振武衛官侵占已業間有不得其平者即投獻 王府寺僧多有妻妾子孫如林自相師弟世世不絕而愚民稱供奉之亦甚矣山內有茹口南峪口白坡頭三路皆可通龍泉關至北直隸地方近日沿邊添設錢糧以為入援之備然道路紆迴數百里恐緩不及事大抵縣治雖十八里而

東西南北周圍數百里軍民雜處地里窵遠最為難治有心於化理者其深思之

平刑關　在繁峙縣東北一百四十里接靈丘縣界前設巡檢司後設官軍把守

平刑嶺口　縣東北一百一十里去關城三里

團城口　縣東北一百十二里接渾源州界

太安嶺口　縣東北一百一十里接渾源州界

葫蘆嶺口　縣東北一百里

凌雲口　縣東北八十里

北樓口　縣東北一百十里接應州界舊設巡檢司今革

大石口　縣東北五十五里接應州界

小石口　縣東北四十里接應州界

茹越口　縣北十里通應州舊設巡檢司今革

馬蘭口　縣西北二十里通山陰縣界

保德州志疆域

保德州在太原府西北隅、東西廣一百一十里、南北長一百四十里、周圍四百里、西南由土門鋪至興縣界九十里、至興縣城共一百八十里、稍西由馮家川至興縣界九十里、至興縣城共一百六十里、踰河由府谷小木山至神木縣、共一百六十里、西至韓家川河畔四十里、踰河由府谷大堡村至永興堡、共一百二十里、西北至柴家泥河畔三十里、踰河由府谷縣芝坪至鎮羌堡、共八十里、北至河畔一里、踰河至府谷縣城三里、至孤山堡、共四十里、榆林兵馬從此渡河過州入衛、東北至鐵匠鋪河畔十五里、踰河由府谷水寨寺至木瓜園堡、共四十里、至清水營、共七十里、至黃甫川堡、共八十里、東由天橋鋪至河曲界三十里、至河曲縣城共六十里、由高地墕至河曲界四十里、至三岔堡共一百四十里、由鴈門紫荊至　北京、共一千五百里、由王家塞至河曲界六十里、又五十里至牛欄村、係保德州地、東南由胡家庄至岢嵐州界七十里、又四十里至蒼水山、係保德州地、南由大塔鋪至岢嵐州界七十里、過水峪觀、由三道梁至岢嵐州西門、共一百七十里、由一道梁至岢嵐州北門、共一百八十里、從此至太原府、共五百里、由太原府至　北京、共一千七百里、至　南京共三千七百里、

論曰、保德遶河而城、東北至正西、皆河也、河自天橋過城下、皆西行、至韓家川、則折而南、形如偃月、凡一百五十里、而過河外俱府谷縣地、俱套虜一馬可到者、嘉靖間、套虜七犯保德、雖有孤

山木及清水黃甫暨鎮羌永興等堡，曾不能遏其衝尾其後擊其半渡，邀其惰歸，自互市以來，果有愈於昔乎。各堡遊擺每每假名偵探，大肆劫掠，河東一帶，迄無寧宇，來不可測，去不可追，即河畔田熟，亦往往不保，至三十七八年，而猖獗極矣。今雖暫戢，果可長保無事乎。西南至正南，皆與興縣接壤，身為興人，後者遺虜遺調地為興人有者，遺根遺草，皆之不能闔之，不得調停未易行也。正南至東南，皆與嵐州接壤，如三道梁、一道梁皆盜賊淵藪，三十七八年，道幾不通，年來雖頗靜，然尚時時竊發，防禦未易又也。東南至正東，皆與河曲縣接壤，如高地坡、稽楷家亦係盜衝，巡撫未易施也。蒼水等山，插入嵐州幅幀內，牛搁等村，插入河曲幅幀內，皆距州一百三四十里，教化未易洽也。又稿以西，故皆係德氏地也，後被河曲李姓首買其地，遂停占保德魚磯，業與保德界石，不知疆域定自何代，不可考。是有力者爭命之否乎。經界又未易正也。是四鄉幾殘，無一息殘人，惡敖人偶覺區域之皆沙梁硶确，求一平原沃壤，不可得，舊有河灘數處，又被河水衝沒，無一存者，故計道里動稱百餘里，而計糧則僅二千石有奇，計丁則僅七千八有奇，虧以路不通商，地無所出也，人將何所倚以為命也。惟往撫有餘陝者，披圖警心，時展極之慮，力靖萑苻之妖，而又憫其貧，假其生，庶茲出之民，可望存活於萬一耳。

河曲志　史記趙世家曰西有林胡樓煩括地志云林胡西胡國名在朔州嵐州以北春秋北地地如淳曰林胡即儋林爲趙武靈王所滅史記匈奴傳曰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今接合河曲正在晉北嵐朔二州之北南去岢嵐州一百八十里東南去朔州三百里然則謂河曲之爲古林胡地也是矣岢嵐州本胡地樓煩王所居元魏置嵐州因山爲名又按文獻通考大山軍本嵐州地劉崇置雄勇鎮宋太平興國七年建爲軍有雄勇偏頭董家橫谷桔槔護水六寨屬河東道　老營堡在縣東北一百七十里周圍二百八十步成化十二年杜侍郎買廣積倉于此堡正德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武宗皇帝西巡駐蹕于此　八檞樹堡在縣東北一百四十里周圍二百八十步　水泉營在縣東北一百八十里周圍三百六十步　滑石澗堡在縣東北二百四十里周圍二百六十步　馬站堡在縣東北一百四十里　永興堡在縣東北一百二十里　八角堡在縣東一百三十里弘治六年兵備副使胡漢創建固邊奇嵐州永寧驛于此堡　長林堡在縣東北一百五十里　樺林堡在縣北一百一十里　樓子營在縣北九十里周圍四百六十步正德十三年十月初四日武宗皇帝西巡駐蹕于此次日往駕幸羅圈堡　羅圈堡在縣北八十五里　集義城堡在縣北八十里周圍一百三十步　慶濟營在縣西北七十里周圍五百五十步　唐家會堡在縣西北六十里周圍一百三十步正德十三年十月初五日武宗皇帝西巡駐蹕于此次日乘樓船沿河南岸釣魚九二週渡河至陝西注十一　五花城堡在縣西北五十里周圍五百步　得馬水堡在縣西北四十里周圍二百三十步　楊免堡在縣西北一十八里山巔上周圍一百步　楊家寨在縣西北六十里周圍七百九十步舊調鎮西衛官兵守禦今革　夏城尚存　元大桶寨在縣西北四十五里得馬水溝內南北西三面俱高崖惟東面一路極險長數百尺闊二尺許兩傍俱高崖鐵硬矣大要地也俗傳爲元太傅所據未詳其人　番寨在縣東五十里有地名太子店俗傳胡唐將單雄信所據之地未知是否今有遺跡尚存　石梯隘口在縣西北一十五里黃河岸東舊名陰崩關成化十二年更名石梯隘口東枕高嶺西臨黃河　烽墻在縣西北一十五里黃河岸畔接石梯隘口成化二年總兵官王璽修築高一丈三尺闊一丈二尺妝頂八尺二

十二年兵備副使鄒之羡安本縣典史明泰領十八州縣民伕重修沿河邊北
更名當覺鬥關接朔州界延袤二百四十餘里見三關錄　偏馬水巡檢司
在縣西北四十里嘉靖舊址名偏馬水洪武九年置巡檢司築以土城周圍一
里高一丈二尺東西二門屬岢嵐保德州嘉靖五年參准改屬河曲今移置於縣西
北六十里唐家會

代州志　雁門平刑盤道梁為扼塞縣屬門東顧則平刑西顧則盤道梁介乎東者
則水峪胡峪馬蘭茹越小石大石太安閩峪廣武雲茹皆為介乎西者則太和白草八
岔小蓮夾柳燕水胡蘭窯凡是號名十八隘者也自宋有之而陽注十二明堡正夫
晉陽道大中丞許公守謙兵備使張公惟誠念其城大而非垣恐其騎驟不堅乃石
其基磚其墻築出斂而工則倍之　代臨邊寇常出入其地民未可以戰守故
官為之堡鄉村中民自為堡官堡有徵則遣官兵守之多不過百人百人能禦寇五里
亦分兵則大鄉又當佃收斂入大都則間有不及且民亦皆種牧或五里為一大堡
周圍五里內凡有徵保入大堡大堡合三堡之兵并二十里內之丁壯守之則數千
衆未可以猝目破也且五里內其粮徒者亦毋失　備兵使者設於成化二十二
年督理偏頭寧武雁門等處稱雁門道嘉靖戊午以三關邊地袤八百里難
遍制乃分二路設偏寧道至已未改偏寧道為岢嵐道駐偏頭關更設寧武道久之
推太僕寺参兵使鎮其地而在雁門者則轄廣武平刑北樓三路兼仍住代
州稱雁平道凡節制東路北樓雁泰府長豐寨下四　洪武初有守備府嘉靖十九年
虜寇入雁門犬曉梁白草溝入而抵太原之南邊報日急議欲以重將鎮代乃推
守備於廣武而設參將於代總東路與北樓相犄角而備三關其兵則隸寧武之元帥府
三關鎮守備三邊整將軍一題兵官一兵備使一題兵轄殷守各分信地而兵備稽
御簡輸賦太宗為中節制不自治邊意嘉靖戊子後虜頻歲入犯郡垌都御史則自六月
移鎮代州之陽撤身赴清軍驛傳屯田鹽法六之道書地而分其防古何以諸道畫地則
不府屬乃設寧武兵備使改偏寧為岢嵐與雁平道徙咸以各寄信地其都御史無事
則以十月還太原　烽堠　廣武徼南十三里至雁門北口北口十里至雁塔雁塔十
里至南口南口四十里至代　廣武西二十里至太和嶺太和二十里至水勤口水勤
二十里至吊橋嶺吊橋三十里至廟嶺廟嶺三十五里至石匣口石匣十里至陽
武峪陽武二十里至玄崗口玄崗三十里接寧武關之蘆板寨　廣武東十五里至
水峪口水峪三十里至胡峪口胡峪二十里至馬蘭口馬蘭三十里至茹越口
茹越三十里至小石口小石十里至大石口大石四十里至北樓北樓五十里至太
安嶺太安五十里至團城口團城五十里接平刑關之平刑嶺　寧武北溝源州之
傳烽代者縣山南狐山等墩應州之傳烽代者縣山南羊腦等墩山陰縣之傳烽代
者縣山南北峪等墩而傳崞忻州者北則縣蘆板東則縣代栢林墩至班寨

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有鴈門郡代郡漢仍秦鴈門郡界連峙崞馬應及大同之東代郡則今蔚州高帝命陳豨監趙代兵豨反代高帝誅豨定代地封子恒為代王都中都則蔚州東二十里有代王城是也代王入嗣天子脩代采功史記註云中都乃汾州平遙縣者亦誤蓋汾在漢為西河舊志以代郡山川人物混次而類編者似以代州為代郡不知州名代自隋始

柏林寺在晉王墓之側後唐同光三年莊宗建之以奉王香火院內傳遺像一軸共七人王着緋袍據胡牀坐其右冠王冠而衣黃者亞子也其左冠虎頭而衣青者存孝也其二東嚮侍其二西嚮侍莫知為誰王挾矢睨視之蓋王目眇畫半為王諱之如此畫甚工　武宗過代幸寺得真像去今摹像留寺中

銀礦今閉塞然聞一升砂止淘銀半錢蓋金氣之衰如此

忻州志

忻三邊孔道、全晉後藩、誠重地也、唐宋戍石嶺赤塘二關[注十三]郡置防禦團練使　國朝邊防在雲中鴈門、以此為內地、遂不設兵、然與沁隰平定相提而論、則邊腹有分矣、彼皆建所、此何獨無之、嘉靖庚申歲、虜由寧武諸口入犯、受禍甚慘、省會戒嚴、忻口迤西東高西[illegible]等都、一帶平衍、虜渡沙河、直抵郡城、入雲內口、過赤塘、直抵省會、撫臺魏公長慮、調太原沁戍防秋、沁人憚往返、咸願析附、竊欲議將治東廢王府、詳建所治、以防戍責之、因郡糧額重、兵食難議、未果、尋亦罷戍、僅本郡壯兵二百餘耳、虜款後率多調遣、近年調發幾盡、儻一旦有警、驅市兒登陴、恐無濟緩急也、

寨堡　故郡堡治東五里　東樓村堡　西樓村堡　段家庄堡俱治東十里　曹村堡　石家村堡　魏家庄堡俱治東十五里　北胡堡　太延堡俱治東二十里　令歸堡　董村堡俱治東二十五里　雙堡　郭家堡俱治東南十五里　虎頭山寨　遊邀堡俱治東南二十里　龍王寨　定興寨俱治東南二十五里　黃堂寨治東南三十里　新庄堡治北三十里　代郡堡治東北三十五里　以上永豐鄉　蘭村堡治西十里　晏村堡治西十五里　白陽寨治西一十五里　白石堡治西三十里　月除堡　南張村寨俱治西四十里　馮村堡　北社堡　西社堡　石水村寨　下舍堡俱治西五十里　高家庄寨治西五十五里　田家峪寨　三交堡

俱治西六十里魏家溝寨　王家寨俱治西七十里蔡夫寨治西七十五里官庄堡治西南五十里高崖寨治西南七十里牛尾庄寨治西南一百里上寺堡治西北六十里蒲闕寨治西北七十里沙溝寨治西北九十里豆羅堡麻會鎮堡俱治南二十里闕城堡治南四十里韓嚴堡治東南十里西張堡治東南十三里　以上集賢鄉　匡村堡治西五里逯庄堡　解原堡俱治西十里流江堡治西十五里張村堡　依提寨　王要村堡俱治西二十里合索堡　作頭寨俱治西三十里東呼延堡　楊家庄堡俱治西三十五里下闕峪堡　上闕峪堡俱治西四十里六石堡治西北二十五里西馮城堡　嘉禾堡　明望寨俱

治西北三十五里南營屯堡　奇村堡　王村堡俱治西北四十里笛庄寨治西北五十里未家寨治西北六十里以上九原鄉北趙寨治西北二十里秦城堡　頓村堡尹村堡俱治西北二十五里南高寨治西北五十里東高堡　西高堡俱治西北六十里陽胡寨治西北七十里楊村堡　播明堡　泡池堡俱治北二十五里部落堡治北三十五里淤泥堡　吳家堡俱治北四十里忻口鎮堡上貓寨治北五十里元時戍兵正統末虜入有石巨常射退以四十七騎乃引去　高村屯堡治東北四十里上金山鄉

郡闕郛墻卑薄、鹵土漸頹、貧民艱於脩築、竊欲乘戍卒吏高學之、以當事議撤弗果請、萬一虜侵恐不可守、雲內亦

塘一帶、西南直通晉陽、虜嘗出沒、東高西[illegible]、地俱平衍、虜渡沙河、即可長驅抵郡、均之當慮、寨堡即星羅、爭第可守者黃堂明望虎頭龍王高崖米家寨貓寨東樓村北胡高村忻口堡二十餘處而已、小民懲往年北趙張村之變、惴惴殘破、遇警棄去、多伏深窨嶮溝、視脩理不啻驅之陷穽也、似當酌助官脩、增高益厚、多置軍火器械、令民積粟穿井、安宅其中、庶有固志、第未易言耳、

郡境村落約三百許、皆有梵寺數楹、最小者亦斗室供香火、僧無精行、貧民為僧傭作者、挈婁傍居、流倡傲居僧舍、蕩子諳狎藉資衣食者更從吏之、深可扼腕、緣胡元素崇佛教、故濫觴至此、計非廬居人人不可、第鄉人就此避虜、歲時祈報

未易議革也、

郡田賦先年以丁站春秋四項徵收、歲首先比丁站、踰月而報完、亦歷驗發後、始徵夏秋、輸亦十之八、轉輸有備、而邊糧之外王糧亦完十之二三、近行一條鞭法、管糧官專督之、而丁站十逋其三矣、前人催科之法有第逋負甲乙叙徵者、民恐己之甲也、則逋輸有不問甲乙間攝者民懼攝之不測也、則爭輸有勾牒已具而故稽之者、民畏牒之或下也、則亟輸郡民急公者固彀、其慣逋者三法皆不能懾、即拘及且懷金受笞而去、不得已、先責多逋者、而站銀混於派中、丁銀數大、遂得規避、邊糧急踰星火、隨徵隨觧逋民探知解完、即不輸納、而王糧以逋為常、不能報完矣、

庫無剩金、上供之需、未開徵時、即催觧完、東支西吾、官甚病之、乃知雖有良法、使良民而頑民則敲、使全完而逋欠則敲、法固無如人何也　郿粮昔年定則、皆丈地、書識上下其手、多不均平、緣官不能履畝、即履畝亦不能區別地色也、但懸絕不至霄壤、姑仍其舊、然有必書變通者、如符村重新高留白村手張淤泥等處、多有斥鹵砂石、無歲不泒、無歲不逋、空名鮮實、反使逋粮者引以藉口、大屬亡謂、蕭樓郝曹金高等村、陡石等庄、新漲引淤之地、穀粟不啻倍收、十三中粮、十七下粮、無粮者更不知幾、似應清刷槩泒上則、積荒議蠲、重則議減、賦稅既均、催科亦易、竊曾建議及此、因首地粮經報部、不果行、因思將此地加額、每畝以一升五合觧豊贍庫、餘入州總、則部額如故、而民賦亦均、或甦民裕　國之一䇿也、敢告之來者　郿南門外舊有王家庄渠、東門外渠、野場渠、故郿渠、北胡渠、引水灌田、以故粮泒上則、郝村蕭村樓村曹村、原係下地輕粮、近年開渠上流淤灌、上地甚多、上流引水、則下流涸、是上則之地、反不當下地之收穫、竊意合前後村通勻水利、亦合前後村通勻地粮、乃為均平、不然、訊村民願水地者、則計水所到而徵以上粮、願旱地者、則徵以下粮、而禁勿侵水、庶民各安心而免爭奪之禍矣　郿山多石、薪木絕少、石炭南資陽曲北資玄岡、數日始得往返、玄岡路逕崎險、隆冬尤苦之、往往人牛僵仆、此他邑所無之艱也、衆謂東西南山

亦產石炭、苦不能識、因募陽曲窰戶、令開鑿、彼輩皆言頑石無炭、避去、設有虜警、積薪當慮耳

絳州志　平原堡在城北十里　蘇村堡在城北三十里
泉掌堡在城西北三十里　周村堡在城西三十里
樊村堡在城西南二十里　曲村堡在城南二十里
蘭村堡在城南三十里　楊庄堡在城東南二十里
平原墩在城北一十里　義泉墩在城北二十里　三
林墩在城西一十里　古交墩在城西二十里　周村
墩在城西三十里　狄庄墩在城東一十里

地有定在，粮以推收無定，在里書詭寄，往往由之。誤議一策，似可杜奸。如一里若干村，一村地若干畝，粮若干石，里書編徵，照村不照甲。或彼村之人，此村有地，亦於此村編徵。或此村之地，彼村新買，第易買者之名，地在此村猶故也。一村之中，人相習，地段相知，少有增減，人人得而舉發之矣。

池之大患全在客水故環池遠近各因地埶築堰以防之其詳載于叙渠堰及渠堰志

水經注涑水又逕安邑故城南又西流注于鹽池地理志曰鹽池在安邑西南許慎謂之鹽鹵長五十一里周一百一十四里呂宿曰沉沙煑海謂之鹽河東鹽池謂之解鹽今池水東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紫色澄渟潭而不流水出石鹽自然印成朝取夕復終無減損唯水暴雨澍甘潦奔泆則鹽池用耗故公私共堨水徑防其淫濫故謂之鹽水亦爲堨水也故山海經謂之鹽販之澤也澤南面層山天巖雲秀池谷泉深左右壁立間不容軌謂之石門路出其中名之曰徑南通上陽北暨鹽澤池西又有一池謂之女鹽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故城南春秋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大夫曰郇瑕地沃饒近鹽服虔曰土平有溉曰沃鹽盬也土人鄉俗引水裂疑衍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鹽即所謂鹽鹺也而味苦號曰鹽田鹽盬之名始資是矣本司鹽都尉治領兵一千餘人守之周穆王漢章帝竝幸安邑觀鹽池故杜預曰猗氏有鹽池後罷尉司分猗氏安邑置縣以守之

鹽池、解州東三里、接安邑縣界、周官鹽不煉而成、蓋解鹽也、今蘭崔敦曰、鹽池乃黃河陰潛之功、浸潤中條、鹹爲巨澤、呂涅猗氏亦稍鹽池之成、以大河北自蒲州折而東向、轉曲之間、漸漬蓄匯、有北與衍、今陝西花馬鹽池、亦近黃河折流之處、理或然也、然鹽藉主水以生、緣客水而敗、故治水即所以治鹽、大抵池形若釜、東西長而南北短、南枕條山、兩水易迫、然非泉關所出、只橫亘有護寶堤爲伋高厚、依山有桑園龍王趙家灣大小李西姚諸堰、縱有暴漲、亦各容納、其至堤牆而已、多不能入、北沿騾壤平丘、與水隔絕、二隅無足爲慮、若東西畫處、則俱通禁堰、池分一牆外、即客水所鍾、次東禁堰者、有壁水月堰、及黑龍堰、次西禁堰者、有卓刀七郎硝池堰、多從東西自高而下、多則缺、少則決、禁堰不能受、則入池矣、黑龍堰之受害、實原於苦池、苦池乃姚暹渠、實而復流之所也、硝池[illegible]之受害、實原於涑水、涑水蓋在姚暹渠之北、勢高於彼苦池、二水皆自東北而西南、故出自夏縣、由原成谷來者、爲姚暹渠、北合洪洛渠、東合李綽渠、總硝苦池、逶邐西向、自安邑歷解州、抵臨晉、入五姓湖、出自絳縣山谷、由聞喜東北來者、爲涑水、亦從西行、受稷王孤山峽峪諸水、經猗氏、抵臨晉、亦入五姓湖、五姓湖由蓋盟橋注黃河、則極矣、姚暹前中太狹、涑水中足亦多受、若也在安邑、不勝李綽洪洛姚暹渠之受、其勢必自東北泛溢於黑龍、入黑龍、則壁水小堰月堰不能支、而竟衝決於東禁、涑川水在臨晉、不勝山坡之受、其勢必自西北橫溢、破姚暹而奔騰於硝池、入硝池、則黃牛七郎卓刀不能支、而竟衝決於西禁、況東北又有湯

金泉亦注於黑龍，西北又有長樂灘亦注於七郎，故築東禁以及黑龍，築白沙以及硝池，治其標者也。濬姚暹以導苔池，濬涑水以歸五姓，治其本者也。切水脉者，猶於東北而急於東西，先於根本而後於標末。惟嚴其防障於東西之近堰，而於姚暹涑水源流歸宿之處，修故道而加濬焉，則客水不浸，主水無患，鹽課克而儲足矣。

鹽池 在中條山北麓，西距解州東門，東距安邑南門，黑龍堰長六十里，廣七里，周一百二十里，近安邑者為東池，近路村者為中池，近解州者為西池。三場亦以是得名。池表淤泥，湛生鹽根，形如水面。夏月豔陽薰蒸，南風動盪，土結鹽板，光潔堅厚，可勝行立。板上水約三寸，綠蹄浪花落板即成顆粒，古謂之澄生鹽，今謂之斗粒鹽。火時霖小雨，則色愈鮮明，故曰顆鹽，宜及時撈採，若遇（注十四）大雨，鹽復解散，私土池令地枯，不能生鹽，間或有之，硝鹻相雜，味亦不正。池中池北百步許，有洪泉一眼，味甚甘洌，俗謂鹽得此水方成其西北七里又有女鹽池，廣袤地高卑，唐開元中置女鹽監，其鹽淡苦不可食，時或生硝，亦名硝池，而六小池及靜林諸閘每水溢則奔趨女鹽池，為鹽患。苔池在安邑東，於鹽池亦切近，故濬池有墻修墻有堰，皆所以障客水而護鹽池者也。

禁墻 在池之北，築堅址為之，以護鹽其上者也。每壘高二尺五寸，長八丈八尺，廣二丈四尺。鹽雖一下引，上覆以秤，然三場每歲額鹽四十二萬引，科臺四百二十座，苦鹽第十有六萬八千束，戶八千有三百三十四，鹽丁萬有二百二十三。場科各百有四座，鄰道皆六，其鹽戶惟中場三千六十四，東西二場皆二千五六百有奇云。呂涇野氏曰：科臺積鹽，苦積不貴多，若撈採非時，或攙泥沙硝鹻，鹽課雖充，不堪食用，價賤商折矣。凡科有美惡，吏緣為奸，除或換擬，近歲編定科臺次第，每掣止換臺次輪榮，此可永久行者也。

禁丁 十二州縣鄰道既有定所，鹽池既有三門，（東中西三禁門也）陸者或害出入，不便關防。撈鹽之時，多由中場，然附近諸可，遠者勞於奔止，欲食艱苦，欲萃一所，又有疾火之費，暑之炎蒸，湯沸，急須得水，遠丁安能遠致，故當者雇人撈辦，貧者力不能支，又奏打草修堰諸役，率多逋逃，若三場撈辦，仍舊於附近禁門出入，各照池分採取，則於食薪水，所便甚多，民利亦均。至撈辦之時，寅夜而入，日午少息，亦可以救其危苦。不然，莫若北集數閘門發出，間有傳攅，亦其驗也。

副人輸送之鹽，號長錢鹽，或納銀運司，各走號存積鹽，遇年或拘集各處鹽商店戶中戶子人，及有力者，假名子官，先輸銀價，然後支給，號曰搭賣，又或通法禁華本引，則引商重困，今幸其免矣。

詞課 洪武初，定以歲辦鹽三十萬四千引，成化二十二年，增課十有一萬六千引，共四十二萬，內以一十二萬六千引為存積，二十九萬四千引為常股，除各項食鹽三千引外，統以定價每引三錢二分計之，可得銀一十三萬四千四百四十兩，八萬輸宣府，以濟邊需，餘書輸山西布政司，抵民糧之逋欠者焉。至正德十五年，閏該湖府奏請，祿糧戶部題奏 欽依候明年鹽花生結，行委守巡該道親詣鹽場，揀選鹽丁，除顆鹽貴令先行撈辦，餘外另撈二十萬引，舉行之後，如果官民便利，以後年分務照此例施行，餘鹽之輸，實於于此。

天啓四年四月巡按山西御史李日宣請以解
蒲二州十縣分立河中府以運使兼攝知府
運同兼攝清軍運判兼攝管糧運判兼
攝理刑奏 聖旨吏部知道

解州志 河東鹽運司在州東四十里安邑之路
村唐鹽鐵度支五代漢置権鹽使於解州
宋以守貳領之總其事曰制置司元初置轉運

司於京兆 國朝天順間始隸山西布政司編
户八千四百二十二鹽丁萬有七千五百四十八分隸
道十有八供給蒲解安邑十二州縣

解鹽池上

注十五 解鹽池在州東二里中條山麓長五十里東距安邑縣南十里闊七里周廻百有二十里去平地深數仞如盆底水常停涵滲漏潤下作鹹四時皆或有鹽惟盛夏風日炎烈生鹽彌多且鑫故俗曰鹽池夏日近安邑者爲解鹽東池中經路村城南二里爲解鹽中池在解地者爲西鹽池三場亦因是名池内北百步許有淡泉井冽俗謂鹽必得此水方結池外諸澗谷水皆四來奔赴池水溢則鹽不生故歷代皆築堤堰及禁墻 女鹽池在解鹽池西北七里縣地高阜唐開元中置女鹽監於解時或生鹽淡苦不可食其後水涸但生魚亦鹹又生硝亦名硝池北受姚暹渠決潰之水南受中條山谷谷之水水漲能淹没民田屋至于滷隘太多則東趨禁墻爲鹽池害故築硝池堰以防之 注十六 城北灘受女鹽池水地勢亦西高東下水溢爲患鹽池故東築永安堰又東築七郎堰以重障之城東灘内有數泉亦受城北灘以上諸水切近禁墻中築卓刀堰若風雨大軱潰

決尤爲鹽池之要害焉 六小池在女鹽池西北四里一曰蘇老二曰賈瓦三曰金井四曰熨斗五曰永小六曰火凹水多淤没土草萊水溢亦能南入女鹽池爲鹽池患 郇村澗在六小池之南十五里源出中條山頂北流經紅鹼滴洸以踰洸入鹵晉故水涸澗東二里有張公泉在山谷中過平以數十老婦執箕帚掃十斛斛其泉散漫而此二澗泉水大與鹽池亦相涉故舊有底張堰以障兩水不使入女鹽池也 湖村澗在張公泉東五里源出中條山陰又東三里爲桃花澗水出中條山頂又東二里爲小水澗出白龍谷又東一里爲茯子谷水皆北流入于女鹽池 大水澗在白龍谷東三里源出五龍谷貫雲巖之南十餘里北流至城南繞城而西過石橋會小水澗入女鹽池其自城南分入滷濟者有寨城過均忠亭跣城中官民園圃 盈升谷水在大水澗東二里源出中條山中北流入鹽池南灘斜谷水亦出中條山趨鹽池南溝其東有閔雲長祖居又名曰小聖尊水數潰而禁墻有金盆堰以防之人其東有小龍五澗水二即一即谷諸水皆出中條山陰北流而趨禁墻而無房常平西姚三堰所由設

姚暹渠在鹽池北十里、舊名永豐渠、源出夏縣巫咸谷、西流五里、經夏縣南門
外、又西九十里、經安邑縣下游村、苦池水入之注十七、又自安邑城北西流六十里、經
解州北、從隋大業間都水監姚暹重開此渠、因號焉、又西六十里、入臨晉境之
五姓湖、從于蒲州之黃河、若山水漲漫、則橫流四出、決堤潰堰、或入長樂灘、或
入女鹽池、亦入解鹽池矣、故有姚暹堰。　長樂灘在鹽池北一里、峨嵋之坡陰、
周圍二十餘里、亦生魚、或北受姚暹渠水、而南能決諸堰、爲鹽池患、故有長堰、
東高腴灘在長樂灘西北數里、其西爲西高腴灘、又西北十五里爲西辛莊
灘、東起賈村、西接臨晉諸灘、亦或北受姚暹渠水、南入女鹽池、或入城北灘、爲
鹽池患、　洗馬灘在西辛莊北二十五里、東北爲南扶灘、西北爲衛諸灘、衛諸
西北十里爲三疊灘、東二十里爲羅家灘、又東十五里、有小張嫣灘、諸灘半枕
鹻地、不可耕、且或爲鹽池患、　黑龍潭在安邑縣東南十八里注十八、與解東池相鄰、
深不可測、或曰、鹽池利害、亦係此水、故有黑龍堰注十九、　巫咸水出夏縣東五里巫
咸谷中、其西入黑龍潭、相傳能壞鹽池、故俗曰無鹽河、又東南二里爲玉溪、司
馬溫公讀書處、　湧金泉出夏縣墻下村、經安邑縣東南閻村、西入黑龍潭、相傳
能益鹽池、如淡泉云、　湧金泉東十里、出中條山谷、經夏縣入安邑
苦池、可溉田、　河在橫洛渠北三十里、形勢盤曲如龍、亦可溉田、又有井泉
在聞喜縣東二十里、其泉出東鎮村南、入涑水河、又東四十里、有董澤、即舜封
董父豢龍之所、出董氏泉、引渠溉田、餘入涑水河、南四十里、有秦王澗、傳爲唐
尉遲敬德洗澗之所、其南有馬跑澗、亦傳爲秦王飲馬之所、其東又有黃蘆泉、
暖泉、温泉、冷泉諸水、　涑水河在聞喜縣南十餘步、源出絳縣橫嶺山乾澗、伏
流鹽東地中、而復出西流、經縣南、其東合井泉、引爲四渠、曰東外爲寺現底蔡
蔡薛、溉田百有二十八頃、西流經夏縣界西三十里、即司馬溫公所居地、又西
至安邑縣北二十里、又西入猗氏縣境、南入臨晉境五姓湖、過蒲州孟明橋、入
黃河、智伯曰、絳水可以灌安邑、是也、是水舊經州三里、或爲鹽池患、巡鹽御史
曾大有導之、使如今行

涇注二十野呂氏曰、子嘗三上中條、東至平陸、西至芮城陌底鎮、見黃河自龍門南
來、轉而東、行察通條山之陽、而鹽池正當其浸匯處、又嘗歷尋條山北面泉
谷、若五龍、茯子、白龍、黑龍、黃龍、靜林、王官谷、又東至黑龍潭、若池湧金泉、橫
洛渠、未嘗不窮其源而遡其流、嘗其味而瞰其脉、則皆汩汩奔赴鹽池、日夜
不息、疑亦黃河之所潰也、夫鹽池正如尖底盆、其中自有救泉、然亦諸溪之
所萃乎、故夏旱則多鹽、若遇雨水、則池已不暇自救、又增以諸泉、安望其能
鹽也、故鹽池非水則涸、多則溢、涸則枯、溢則淡而不生、故池水貴少、客水之
入貴清而惡濁、故池西北水多淤泥、甚忌之、若淡泉、并其外湧金泉、黑龍潭
皆清流也、池所喜納、故世謂鹽浮此水方結、若潭邊置一木閘、因池水之涸
益、以爲閘閉、亦種育之道也、其池西阜刀七郎、黃牛、硝池諸堰、甚爲鹽池要
害、一遇震雨暴風、立圮、費財無紀、官民勞無虛歲、若欲一勞永逸、官爲出工
價、作石堰、留閘口、亦視鹽池水之多少、以爲瀦泄、則雖烈風震雨、不能蕩損、
又北濬姚暹渠、使深至丈有五尺、寬三四丈、水不南潰、則其堤堰亦可省築、
又或於中條山麓諸澗之水、傍山勢西導三十餘里、使派入民田、遇旱則令
入硝池、此皆可使鹽花藏藏生結者也
運使方啓參注二十一清理鹽法事宜　其一、折祿之病國、獨惟河東之鹽原自天成
撈採、藉人難課、以四十二萬引爲額、而數常靡定也、特或惡其棄地採之稍
益、蓋所以備意外不時之用、　藩王窺之、遂假餘鹽之說、奏討抵祿、倡自
瀋藩、因致延蔓、二十年間、　奏討者十有二府、計銀一百八萬二千六百八
十餘兩、以鹽價引各三錢二分較之、幾及正課之半、取此與彼、其數自虧、是
安得不病國哉、夫職有專掌、事有攸司、藩封歲祿、掌之司府、徵之州縣、成法
也、如其徵之不足、時當權處、亦止宜查催運司鹽價、解赴布政司補給、斯惠
得均洽於宗藩、而官得各盡其職任、不此之出、迺使　王府官校、徑赴鹽場
支買紛紛、爭利而鹽法大沮、鹽商坐困矣

朝廷利權所在似爲諸王侵奪之此其漸不可長也又豈止國之病哉推原其
故皆由豪猾官校撥置使然蓋以塩折祿所得之價止於正數所餘之利盡
歸官校利歸於己勢藉於人何憚而不爲此輩不除終無止日況祿米催徵
差人州縣者已有明例塩法至重而爲其所大壞不尤可禁之著爲例乎及
查三十三年該巡塩侍御宋公日擊事體非便奏奉　欽依盡革餘塩名目
總增爲六十二萬引除各食塩及變價充解宣大年例餘剩銀兩供解布政
司聽候餉祿緩急支用再不許各王府奏討阻撓塩法欽此欽遵外詎意方
爾奉行輙復如故續該本司查得山西撫按衙門前後奏　准勘合凡有祿
粮去處俱自二十九年以前者暫行停止備由呈允始得禁戢數年之間各
解銀兩不惟完足且補逋欠此其故豈有他術哉食塩之人口有限行塩之
地方有界其數止此耳或云敦睦親族哲王盛節　宗藩貧乏宜所當恤此
說固然但以力能奏討者斷非貧乏之輩越境支塩亦必有力者所爲其神
出鬼沒奸似過之故其欠祿之數自嘉靖元年以迄於今歲月久遠官吏更
代文案爛浥又且衙門隔別未可查對恐其宗屬亦可欺瞞今猶未盡絕
胥滋之弊寧有紀極乎況此奸人往往駕言盤費之說打點之說消折之說
展轉筭除幾何而得入貧乏之手哉前者　撫按衙門所以奏停者亦未必
非此之由迺今奏討之疏又復頻下矣開支之勢似若難遏其流敢乞急爲
題　請嚴立法禁追究撥置之人以塞侵奪弊源仍乞明文行司截日停革
庶蠹弊可得釐正而額課可得充盈矣夫知所以益國課而不知所以處
宗藩亦非謀國之良蓋稅糧額數有定　宗派生息日蕃聖人推恩雖欲其
不窮而禮制終有所限適今不爲之處竊恐十世之後盡以天下稅粮給之
計其數亦有所不足又豈偵規規於塩利哉

其二編籍之病民竊惟池塩生結每於春夏秋無水潦時亦成之然必丁夫
齊心併力盡池撈採始得課有盈餘但丁夫額編於平陽所屬蒲解安邑等

十四州縣冊有定籍籍有常數二百年來戶籍之消耗不一丁數之虧損不
少有司若按籍清審監臨者據冊稽勾數不免緫併其老少咸列冊中況當
塩生之時正值農作之候人廢生業逃亡更多又塩丁狡猾事熟人頑冒者
脫於賄貧者兼其役故州縣丁夫止有虛名而運司撈採無藉實用雖嘗招
募各色人等而工價所費似亦不貲人爭趨利請托遂行是以徒費工價而
塩斤竟虛甚非計也以職愚見莫若令原定州縣照依額數挨里輪派不許
與當差年分相妨如每里十甲先將一六甲次二七甲次三八甲隔甲順年
審其丁多人戶家有五人可任也者一人總計可任之人如數赴池仍照額
例撈塩千引給銀八兩是雖役其力亦足償其勞有丁之家恐未必不樂於
趨事也又塩丁奉例俱得優免差役今既廢而不用自不得再冒塩籍向所
優免者均攤之緊縣不亦稍覺輕省耶此於非塩籍之民亦不可不謂之一
便夫有丁之家既可役而通縣起集則人亦衆輸以五年則力可蘇況又差
徭難之而輕工銀計引而給予是其所以役之者實利之非病之也其若塩
籍窮困者亦得以漸蒙休養之恩富豪者不得以獨擅優免之利又其裒多
益寡從有於無均平之政尤今日之所當講且如曲沃太平素稱富庶見役
之數多皆二十餘人少者不及十人猗氏臨晋似覺凋敝迺或至於五六千
丁邑治之高下既已不侔而塩丁之多寡又復懸絕如此偏而不舉之弊從
可知矣補偏救弊是可弗之行乎

其三私煎之病商竊惟鹻鹵之地俱可成塩緣以法例有禁巡警有人故奸
狡之徒雖切懷利之心猶惧刑罰畏而不敢今河東行塩地方既遠運司統
攝不及州縣視　國課爲末務小民以煎塩爲生計雖設巡塩職官徒有名
存雖編應捕人役止勾公事上下混同夥無法綱以故煎熬土塩無處無之
囤積販賣遂謀大利夫以土塩煎之立成其事甚便買之如携其價必廉民
樂於易得易賣而不知有法有禁官塩何由而可行商人安得而不病哉間

有奉法州縣稍知禁戢則官盐亦或行乎其間然多挨和未必全行終以勝
貴止圖便易所發官盐能得幾何先時巡盐察院立爲州縣打卯條格坐以
職名給以文簿々開盐犯盐贓退引每於朔日百里者按月二百里者間月
三百里者按季俱赴院執簿查點以所獲贓犯次数定其罪罰輕重至今舉
行遵奉惟謹亦可謂官知其職人知其法矣然地里有所及有所不及歲月
有所限有所不限法度有所畏有所不畏甚至販徒攢銀處罪紙上虛文徒
以苟免刑罰竟無益於事實况又當此玩弛之時乎近蒙題　准勅令各處
屯田僉事帶管盐法是試職有專掌事有專責私販戢而官商通國可揣其
必然矣以職愚見更煩察院巡歷行盐去處亦如兩浙故事身經其地事得
其詳可以區畫盐捕興革可以廉察盐政臧否可以緝訪盐販奸弊可以查
比盐役功績雖不能保其法無漏網或庶幾乎物無遁情矣其若私煎所在
自陕西言之則有華州之蒼頭鎮朝邑之盐池凹華陰之胡盧咸陽之木廠

等灘富平之師家堡平裡王家村蒲城之高樹王子明等村臨潼之康橋靈
口同州之羌白雷家等鎮最大者靈州之花馬池也一省如此其餘皆可類
推然若非盐院遍歷周覽灼知肯綮或直行或題　請立成規以示諸司恐
不免終爲沮隔者藉口含禁去幾以千百姓之譽矣其何以有補於盐法哉
其四占田之病池獨惟盐産於池惟河東爲然蓋四面高阜而池最汙下水
之流聚停蓄積久潤而作鹹理則然耳但池止四十餘里水多而泛溢氣味
自薄雖日曬風飄盐終難成故池之四圍築立禁墻池外隨宜各爲渠堰所
以防客水也其牆間灘地遠池而東南延袤稍廣所以殺水勢以護池且以
備渠道崩潰預防水患也節年以來渠堰稍堅水患漸免灘地之低窪者蘆
葦盛生高燥者五穀可播是以凡其勢之可得有爲與其力之可以能行者
俱假佃種之名以遂侵占之計雖嘗湏之於官司而實據之爲己有雖嘗認
納其籽粒而實未入於倉廒本以官地之所出反爲私家以益其富此其計

不亦左乎然無害於盐池猶之可也今者天時旱澇不常而地則原隰不等
公私利害人情之向背必偏故當其澇也下濕者不利則稍開近墻之小堰
以泄水及其旱也原田必傷則又稍開通流之大渠以灌溉惟知利田以圖
己私之便而不知堤防少滲水之就下勢漸莫遏衝激奔潰未免瀰漫浸及
禁墻其爲盐池之患抑豈小小哉縱即障塞不使大壞然必動工役稽時日
費木石謂不勞民傷財不可也較利害將安在耶如以地産養人惜其遺利
當于渠堰稍遠之處置土以爲封墩立石以定界限盡收官宦舉監生員吏
承之占種者入之官召小民之願耕者佃之隨民力而給之頃畝計田畝以
科其税粮仍造爲册籍編爲排甲亦如黃册格式其佃民秋夏之所輸入即
以充本司官吏俸給原派安邑縣倉粮行令改派別倉或王祿或邉餉亦未
必無小補云夫灘地佃之小民必不敢越法以侵決渠堰必不敢恃頑以拖
負公税渠堰固而客水有所蓄泄是池之大患稍消也公税足而俸給有所

出辦是池之餘利無溥也原派倉粮更資他用除一害而三利興則是可行
耳

[illegible]涑水渠堰志　觧盐藉主水以生緣客水而敗主水乃池泉之渟瀦斥鹵之
膏液客水乃山流之漲泛渠瀆之衝浸世知是盐成於風日不假煎灑不知
隄防少虧決注已甚凄者汚酵者濃凝者紆矣故治水即所以治盐也然客
水有遠近其設防有疎密貽患有大小而施功有緩急大抵池形若腰盂東
西長而南北短南枕條山兩水易迫然非泉澗所出且横亘有護實堤爲限
高孠依山有桑園龍王趙家灣大小李西姚諸堰縱有飛瀑亦各容阻甚至
潰嚙而已多不能入北沿牆壞平丘與水隔絕二隅無足爲慮若東西畫處
則俱通禁堰池分一墻外即客水所鍾處次東禁堰者有壁水小堰月堰及
黑龍堰次西禁堰者有卓刀七郎硝池堰各從東西自高而下多則決少則
浸禁堰不能受則入池矣黑龍堰之受害實原於苦池苦池乃姚暹渠蓄而

後流之所也硝池之受害實原於涑水涑水蓋在姚暹渠之北勢高於彼者也二水皆自東北而西南故出自夏縣一由巫鹹谷白沙堰為姚暹渠北合洪洛渠一由王谷口為李綽堰西合姚暹渠總經苦池迤邐西向自安邑趨解州抵臨晉入五姓湖此姚暹之渠道也出自絳縣山谷由聞喜東北來者為涑水亦從西行受稷王孤山峨嵋坡諸水經猗氏抵臨晉亦入五姓湖此涑水之河道也五姓由孟盟橋注黃河則極矣姚暹首中多太狹涑水中尾亦多窄苦池在安邑不勝李綽洪洛姚暹渠之受其勢必自東北泛溢於黑龍入黑龍則壁水小堰月堰不能支而竟衝決於東禁涑水在臨晉不勝山坡之受其勢必自西北橫溢破姚暹而吞騰於硝池入硝池則七郎阜刀不能支而竟衝決於西禁況東北又有湧金泉亦注於黑龍西北又有長樂灘亦注于七郎此東西隅水患之大約也故築東禁以及黑龍築西禁以及硝池治其標者也濬姚暹以導苦池濬涑水並歸五姓治其本者也急則治標

其功疾而小緩則治本其效遲而大切水脈皆緩於南北而急於東西先於根本而後於標末雖嚴其防障於東西之近堰而於姚暹涑水源流歸宿之處常不忘其所有事焉則客水不役主水無患鹽利不竭瀉滷永濟矣

（注二十三）中條山在鹽池南五里西起蒲州雷首延袤數百里東接太行南跨芮城平陸諸縣北瞰臨晉安邑夏縣聞喜絕巘奇峰層見疊出正對運司南門天然圖畫也池西有王官谷東二十里有靜林寺高峙翠微古栢森蔽靜林寺東十五里為桃花洞昔人見洞旁泛桃花故名東上八里為直鈎嶺少東為孩子谷又少東為五龍谷在解池正南五里其東有石巖巖水飛灑而下俗曰石巖噴雪其巖上有酒島芋谷口西上南十里為橫嶺即中條山脊（宋有敵堡五代漢防宋巡邏之路）其下為雩堰灘又東為鐵子谷又東為仙姑洞亦名玄女洞其中積水成潭又名黑龍潭雲梯有應澤東十里為大虎谷谷中有將軍壁後有鳳凰嘴嘴西過連雲棧至橫嶺有陽明寨寨下有陰翳巖其旁有百樂草又東南為櫃道山其下為櫃道谷中有麪漿泉渟涵不流東亦有陰翳巖路通河南靈寶逕津渡又東南為白徑嶺嶺兩壁立左右參天中不容軌亦名石門（即秦敗晉師石門處）又東十五里為分雲嶺嶺頭出雲東西分布世傳尸題澤者也稍西有風谷洞若半拔葉即

飛風出則飛沙拔木其旁又有鹽風洞洞口若盃仲夏應候風出其聲隆隆俗謂之鹽南風池水得此一夕成鹽其上有天井山谷口舊有風神祠又其東為動槲谷谷有銀砂洞禁不採又東為二郎谷嶺多古洞又東為虞坂一名鹽坂谷口曰石峪在安邑東郭南（即晉荀息假道伐虢處）坂東為巫咸頂俗曰塔臺頂高相巫咸塋賢隱處孤峰峭拔蒼翠壁下有巫咸祠旁有巫咸谷谷中有水亦名巫咸水（在夏縣東五里）又東十五里為桃谷唐陽城隱處又東二十里為鳴鳳山其東為湯山上有湯廟下有郭璞書堂山亦有產銅（在聞喜縣南廿八里）湯山東為石頭嶺上有鎮風塔鎮塔廟又東二十里為鹽豐山（在聞喜縣南五十里）又東二十里為紫金山又為鳳凰原由東而北為峨嵋嶺高二里形如峨嵋上平宜五穀（在聞喜縣東）由北而西為玉鈎山（在安邑縣東北二十里）狀如玉鈎又西為鳴條崗即商湯伐桀地北為峨嵋坡東自曲沃西抵黃河其陽跨聞喜夏縣安邑猗氏臨晉榮河正運城北屏也又北為稷山下為安邑之相里又北為稷神山（在稷山縣南五十里）上有稷神廟后稷始播穀於

此西山陽爲夏縣聞喜之地又南爲紫金山在池北二十里舊産人參峨嵋坡
在池東五里鹽池北岸道通坡在運城西北四十五里爲女鹽池北岸雷首山
南延東三十里爲舜所耕之歷山在芮城縣北歷山東北三十里爲青龍洞洞
有青龍泉旱禱必雨洞東二十里爲井㮣山井㮣東十里爲石鍾洞世傳石鍾
煉士修道於此頂懸一石如鍾水注其下又東五里爲清涼寺又東十里爲峨
英廟又東爲虞芮二君祠下有讓田又東爲吳山中條山之支（在平陸縣西北五里）其山
高平上皆民田南麓有吳泰廟伯故名東爲傳巖即殷相傳說隱處旁有聖人
澗澗東十里則爲砥柱峯又名三門在黄河中流其形如柱高二丈餘砥柱旁
有老君爐東岸爲陌津西有禹廟又東四十里爲箕山山峯高聳形勢類箕故
名山下有許由塚清澗在箕山之南即巢父洗耳處東有白玉裂號錫崖東北
則爲王屋山矣（注二十五）中條名不峻嶽不能纓析此其大都云
（注二十四）黄河在蒲津門外禹導河積石至於龍門經河津榮河臨晋而來南流至華陰
東折至芮城南二十里走平陸至砥柱過孟津等處爲逆河入於海縣北五里
有大安池居民引以溉田餘流入黄河西北三十里有媯汭二水在歷山下東
西相距二里南流者爲媯北流者爲汭合流入黄河（二水出處）西二十里爲諭
菊澗南入黄河其西北有地呈泉流經魏文侯故城合道澤泉亦可溉田伏流
入沙少東有龍泉在魏城中一西北隅上有五龍廟旱禱必雨又東有鹿跑泉
一名靜深泉在中庄里平地上清澈見底天旱不減霖雨不溢有龍神廟居民
引水溉田大抵諸水皆黄河之滂流也鹿跑泉北二十五里有添水源出井㮣
山流入黄河北二十二里有與槐泉在中條山北麓石巖流出相傳魏文侯自
安邑來至此穀渴文侯默祝以鞭指之乃得泉故名東北二十五里有涯泉
出中條山清涼寺古洞中南入河一名涯澤 黄河自平陸南三里東流五十里
至砥柱三門嶒峰渼注于垣曲水經云禹鑿砥柱山以通河三川既決謂之三
門又鴈石銘云南曰鬼門中曰夜又北曰人門 縣北五里有三汊澗其源出中

條山東西二溝流與澗合故名可溉田餘流南入於黄河東二十里有聖人澗
一名沙澗（注二十六）發源傳巖南入黄河 涑水河在聞喜縣南十餘步源出夏縣橫嶺山
西流經縣治南稍東合井泉引入爲四渠西流經夏縣界西三十里即司馬温公
所居地又西至安邑縣北二十里又西入猗氏縣境南入臨晋五姓湖過蒲州
孟盟橋入黄河是水爲經解州三塗里數爲鹽池患御史曾大有導之使北去
洛泉在安邑西南一十八里鹽池北百許步味甚甘洌依謂鹽得此方成湧金
泉出夏縣墻下村經流安邑閔村西入黒龍潭鹽畢得之則滷液生花有俾鹽
池如洛泉
古蹟之可據者如運司遺址在解州崇寧坊又鎮山坊有鹽址閣壯繆故居在
州東十八里常平村今改爲廟其先塋即在村南隸安邑舜帝陵在縣西鳴
北三十里鳴條岡之陽孟子謂舜卒于鳴條即此陵高三尺方廣四十餘步塋
以甓古栢數十章皆大十餘圍內外地共百餘畝縣西里許有魏豹城魏文侯
所築後魏豹居之故名縣南九里有禹帝信城信也兵於此以虜豹者縣東南十
二里有張良城今名張良村東南十八里有晏室城則禽將晏室所築也縣南
一十里姬陽池二里許有蚩尤村相傳黄帝殺蚩尤身首異處故別葬于此而
其遺已泯闕龍逢墓在縣東北二里段干木墓在邑之上段村衛瓘墓在王范
里衛玠墓即在其西吳坂在縣東郭南十里俗名青石槽晉人代虢假道於虞
即此地明侍御張士隆鑿道以通鹽車 禹夏縣有夏城今爲禹王城在西北十五
里夏禹所築城内有青臺高百尺相傳禹娶塗山氏女女思故鄉築此臺以望
後人立禹廟其上 司馬温公故居在城中墓在西北二十里鳴條岡其祖父
十七墓存焉

運司舊在解州元解鹽使姚行簡從治路村一名聖惠鎮即今運城城周九里十三步長樂巡簡司在城西三十里姚家莊聖惠巡簡司在城東二十里鹽池巡簡司在池南西姚村　禁垣舊環池築攔馬墻自安邑抵解州百四十餘里成化間侍御王臣初至遂奉欽依于攔馬墻外又築禁墻二千五百餘堵　禁門三北五運城南門相對東去安邑五里西去解州十里三場鹽各錄其門出入

注二十七 判曰鹽池之成亦黄河北自蒲州折而東向轉曲之間漸漬畜匯有此奧衍今陝西花馬池鹽亦近黄河折流之處理或然也故唐博士崔敖曰鹽池乃黄河陰潛之功浸淫中條能為巨浸蓋有所見矣

注二十八 解鹽池下

解鹽池堯時洪水方殺池尚淤泥為負鹽締但見青州周官有鹽盬謂不煉治而成蓋解鹽也故圖經引穆天子傳有安邑觀鹽池之語

左傳魯成公六年晉人謀去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郇瑕即解地也

秦取之以自豐其利二十倍於古

漢興亦以山澤為私奉　蓋武帝元狩中兵連不解縣官大空富商大賈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不佐公家急乃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五年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為牢盆浮食寄民欲擅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卜式為御史大夫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賈貴强令民買之乃因孔僅言事上不悅元封元年因

桑弘羊請置大農部丞分部主郡國置均輸鹽鐵官是時鹽官凡二十八郡河東安邑為首而鄭當時舉齊之大鬻鹽者解鹽在官始慈宣帝地節四年減天下鹽賈元帝初元元年罷鹽官尋復之明帝時官自鬻鹽肅宗建初中又議復鹽官鄭衆諫不從和帝即位罷鹽官獻帝建安初置使者監賣鹽後魏宣武時河東鹽池富强者專擅其食貧弱者不能資益延興末復立鹽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公私兼利孝明即位御史中尉甄琛表稱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屬禁故雖置有司實為民守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不及四體也明帝遂罷其禁與百姓共隋開皇三年鹽池亦與民同

平陽府鹽政

唐玄宗開元元年、河中尹姜師度以安邑鹽池漸涸、開拓疏決水道、置為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左拾遺劉彤請檢校河南鹽利、於是使師度除蒲州鹽池以外、自餘處更不須巡檢、蓋唐鹽池十有八、井六百四十、然皆隸度支、其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計百五十餘萬緡、四方豪商猾賈雜處解縣主以郎官、其佐貳皆御史、鹽民田園籍於縣、而令不得以縣民治之、憲宗討淮西、度支使皇甫鎛又加劍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初德宗貞元中、盜鬻兩池鹽一石者死、以至元和中、減死流天德五城、鎛奏論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驢、能捕斗鹽者賞千錢、州縣團保相察、比於貞元加酷矣、自兵興河北鹽法羈縻而已、至皇甫鎛又奏置榷鹽使、如江淮榷法、犯禁歲多、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弘正以兩池鹽法敝、遣巡院官司空輿更立新法、其課倍入、遷榷鹽使、以壕籬者鹽池之堤禁、有盜鹽與鬻鹼者皆死、鹽盜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言兩池鹽盜販者、迹其居處保社按罪、鬻五碩市二碩、亭戶盜糶二石、皆死、是時江吳羣盜以所剽易茶鹽、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枝梧、鎮戍埸鋪堰埭以關通致富、宣宗乃擇嘗更兩畿輔望縣令者為監院官、戶部侍郎裴休為鹽鐵使、上鹽法八事、其法皆施行、兩池榷課大增、其後兵遍天下、諸鎮擅利、兩池為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鹽三千車、中官田令孜募新軍五十四都、餽餉不足、仍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兵反、僖宗為再出、大抵解池鹽唐隸度支專佐軍國、自代宗大曆間賜名寶應慶靈池、　周顯德中、世宗謂侍臣曰、朕覽食末鹽州郡犯私鹽多於顆鹽界分、況末鹽煎煉搬運費用倍於顆鹽、今宜分割曹宋十餘州令食解州顆鹽、　宋顆鹽仍出解州安邑解縣兩池、以戶民為畦夫、悉蠲其他役、每歲自二月一日墾畦、四月始種、八月乃罷、官廩給之、安邑池每戶歲種鹽千席、解池減二十席、募兵百人、目為護寶都、以巡邏之、以給本州及三京、京東

之所究曹濮單鄆州軍京西之滑鄭陳潁汝許孟州陝西之河中府陝虢慶成州軍河東之晉絳慈隰州淮南之宿亳州河北之懷州及澶州諸縣之在南河者至道三年兩池得鹽三十七萬三千五百四十五席席百有一十六斤半此其最多之數也仁宗天聖八年上書者陝西禁鹽得利微而為害博兩池積鹽為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校請聽通商冀百姓力乃詔罷三京二十八軍州榷法聽商賈入錢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然稅課之入官者頗耗自元昊反聚兵西邊用度不足因詔入中他貨由是羽毛筋角漆鐵炭瓦木之屬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賈乘時射利與吏為姦至入椽木二估千錢給鹽一大席為二百二十斤虛費池鹽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乃詔復京師榷法凡商人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禁永興同華耀河中陝虢解晉絳慶成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或民

計厚薄役令輦車轉致諸郡道路縻費役人竭產不能償關內騷然所得鹽利不足佐縣官之急并邊請人入中芻粟皆為虛估騰踴至數倍歲費京師錢幣反多太常博士范祥乃請舊禁鹽地一切通商鹽入蜀者亦恣不問罷并邊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以鹽償之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西鹽第優其估興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受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從之數年猾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民安其後三司言京師商賈罕至則鹽直踴貴請得公私並貿餘則禁止官鬻皆從之兩歲役畦戶以解河中陝虢慶成民為之官司旁沿侵剝為苦乃詔三歲一代嘗積鹽課至三百三十七萬餘席詔蠲其半中間以積鹽多特罷種鹽一歲或二歲三歲以寬其力其後減畦戶半又捐庸夫代之五州之民得安田里無追逮侵剝之擾是時分為兩池東安邑池西解縣池皆置官八而州有榷鹽院守貳領之總其事曰制置陳宅佐為本司郡運使兼提治數十萬以便民神宗熙寧七年中書議陝西鹽

鈔大出虛鈔而鹽益輕以鈔折兌糧草有虛擡邊糴之患請用西鄙交子法使其數與錢相當可濟緩急詔以內藏錢二萬緡三司遣使劾吏行四路請買鹽引又令秦鳳永興鹽鈔歲以百八十萬為額河南北曹濮秦鳳等處皆食解鹽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榷哲宗元祐元年戶部及陝西制置解鹽司議延慶渭原環鎮戎保安德順等八州軍皆禁榷官自鬻以萬五千五百席為額聽商旅入納於八州軍折博務算給交引一如范祥舊法其出賣到鹽錢以給轉運司糴買徽宗崇寧元年解州賈瓦南北團池修治畦眼拍磨布種通得鹽百七十八萬二千七百餘斤州具以聞初解梁之東有六鹽澤綿亘百餘里歲得億萬計自元符元年水潦池壞至是乃議修復四年池成凡開二千四百餘畦百官皆賀其役內侍王仲千實董之仲千以額課數溢為功然議者或謂解池灌水盈尺暴以烈日鼓以南風須臾成鹽其利則博苟欲溢額不俟風日之便厚灌以水積水而成味苦不適口崇寧間蔡京始變鹽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欲囊

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羨要寵民間食鹽雜以灰土解地天產美利乃與糞壤俱積矣初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言東西永利兩監鹽歲課舊額二十五萬餘緡自許商人入中糧草增饒給鈔支鹽商人得鈔千錢售價半之縣官陰有所亡坐憒獲利不貲又私鹽不禁歲課日減今纔十萬四千餘緡若計糧草虛估官纔得實錢五萬餘視舊虧十之八請如解鹽例募商人入錢請買或官自鬻重私販之禁歲課且大增並邊市糧草一用見錢乃詔官自運鹽鬻於本路知太原府韓絳言其不便請通商乃令商人輸錢於邊給券於東西監請鹽以除加饒折糴之弊仍令商人自占所賣地即官鹽已運至場務者令商人買之加運費初熙寧五年京西漕臣陳知儉言非民所賴乃罷之第令輸錢故東於解池之鹽朝廷專置使以領之北方之鹽盡出于池元因乎宋皆領在官東池二場曰常滿曰盬北西池二場曰斛泉曰會商場設官四員三監池一領縣事

國朝仍置都轉運司於路村裁元四場為東西二場每場官二員額辦課三十萬四千引成化乙巳巡鹽御史吳昣奏添中場亦設官二員歲增課十有一萬六千引共四十二萬引

禁牆舊時池之周圍築攔馬牆自安邑界村抵解州禁堰百四十餘里成化甲午監察御史王臣協運使孟淮奏發鹽丁築禁牆于攔馬牆外計二千五百餘堵高丈有三尺闊八尺未就王以疾卒乙未監察御史袁禎畢焉然牆雖完築仍有緣越竊鹽者丙申監察御史陳鼎于上又接築之每堵高八尺通高二丈有一尺闊如故

鹽制因革古今不一宋兩池兩場鹽出解州解縣尉鄭咸圖序曰解州鹽池自解縣東抵安邑之南凡五十里南北廣七里中隨兩池之境分之曰解縣池安邑池其領于官而撈者曰攬戶治畦其旁盛夏引水灌畦而種之得東南暨風一夕成鹽取而曝之已乃貯之倉中其外作重隍曰護池堤設邏卒百餘人曰護寶以防盜取者解縣又有六池大唐開元中置女鹽監後遂廢而今猶或自生鹽然味益苦不可食官禁其取以防雜僞而安邑又有苦池西流過解為姚暹渠并與它水皆置隄防甚謹以虞泛溢蓋池兩谷水清濁入池無害獨此諸水汙濁則能敗鹽元至元二十二年亦復置鹽運司于解州二十九年罷解鹽使徙運司于路村西場鹽仍由池西北隅出解州先是置鹽運司于路村東中西場各有場門出鹽各隨場分成化九年運使孟淮協御史王臣築禁牆後遂塞古之東西二場門路村寡利人甚不便二十二年御史吳珍奏准復開之場門乃置西分司于解州西場由池西北鹽出解州東場由池東北鹽出安邑并新添中場由池北鹽

出路村分司官各照場放支鹽利均而商旅便

料臺築為高基以堆鹽其上者也臺在池之北阜墾地作之每臺高二尺五寸長八丈八尺廣二丈四尺鹽堆一千引上覆以茅延遝數十里望之若草舍初宋元間設鹽庵其制基長八十一尺廣二丈高三尺而上為庵庵之內長如基橫九尺而廣則橫四之一焉庵八間上亦覆以茅曝鹽極乾然後收入至 國朝鹽皆漫生課義于古故置料臺云然三場每歲額鹽四十二萬引料臺四百二十座苫鹽草十有六萬八千東戶八千有三

百三十四鹽丁萬有二百二十三場料各百有四座脚道皆六其鹽户惟中場三千六十四東西二場皆二千五六百有奇云　判曰料臺積鹽貴精不貴多若撈採非時或收泥沙硝鹻國課雖充不堪食用價輕商折矣且料有美惡吏緣爲姦陰或換驗近歲編定料臺次第每掣止挨臺次輪裝此可永久行者也

鹽丁十二州縣脚道既有定所鹽池既有三門往者或言出入不便關防撈辦之時多由中場然附近猶可遠者勞於居止飲食艱苦百狀衆華一所又有旅次之費兼之炎蒸湯沸急須得水遠丁安能遂欲故富者顧人撈辦貧者力不能支又兼打草修堰諸役事多逋逃若三場撈辦仍舊于附近禁門出入各照池分採取則旅舍薪水所便甚多民利亦均至撈辦之時寅夜而入日午少息亦可以救其危若不然前此集衆闢門强出亦其驗也

商人輸邊支鹽號長股鹽或納銀運司給支號存積鹽通年或拘集各處鹽商店户率户牙人及有力者報名于官先輸銀價然後支

給號曰搭賣又或遇法繫革本引則丁商重困今幸其免矣

車户掣放亦宜大早若至禁門驗名即放不拘班次間一稽試甚便蓋車人惟恐鹽多夾帶沒其車牛其出入尤依各門則人畜無喂餓死傷之苦奪利爭訟之弊往者或止由中禁門出入惟附近者甚利之

運司新志　六小池除蘇老池及熨斗池夾凹池外一曰永小池一曰賈瓦池一曰金井池亦間或生鹽隆慶間止課不登計無所之御史郜永春奏請將此數池如唐宋舊制歸之于官淺地中積水去而岸沿泥于鹽負㮣之及時收撈修墻建舍立法捕巡合少成多未必無助部覆報可此時大池水溢各商無可掣支亦無力完課因招各處有力之家隨意封納隨時掣放後因向年歷待諸商而無補掣之望萬曆四十年鹽臺楊鶴許令于女池開荒澆曬准半報以垣久因每十車五車工本五車自報天啓六年鹽臺黃憲卿允勤民之請于金井南北池開荒澆曬因鑿井築埴修蓋官廳斷賈頗多許照歷待商人例准其半報其永小賈瓦二池勤民自備工本澆曬或准一年一更或准三年一更每十車准三車工本其下車准挨支商人帶報每年多寡不等積銖兩之獲以補正課之缺焉崇禎以來盡行荒廢積水汪洋而已

姚暹渠在池北十里舊名永豐渠源出㟾臺項下巫咸谷西流五里經夏縣南門外又五十里經安邑縣苦池灘會洪洛渠爲王廟之水中條山峯綿堰之水合流一處由楊家莊入渠經安邑城北運城北西流六十里經解

州北境又西流六十里至臨晉五姓湖又西達蒲州入黃河隋大業間都水監姚暹重開此渠因號焉其後入河之路漸斷嘉靖初侍御朱公實昌濬之五姓湖在臨晉境内受涑水并姚暹渠水然水溢為鹽池患故築堰防之女鹽池在解州西北七里稼地高阜唐開元中置女鹽監于解元旱則生鹽淡苦不可食水溢生魚城生硝亦名硝池吞吐姚暹渠中條諸谷澎湃之浪瀰則淹沒田廬衝決禁墻為池患故築硝池堰重加黃牛堰以殺其勢六小池在女鹽池西北四里一曰蘇老二曰賈瓦三曰金井四曰熨斗五曰永小六曰夾凹皆受靜林澗水入臨晉涸水灘澗東三里有張公泉二澗水大與鹽池相涉故築底張堰以障之七郎堰在鹽池西解州北灘西高東下女鹽池洪則洪濤巨浪直抵鹽池故東築永安堰又東築七郎堰解州東灘有數泉又受北灘以上諸水遇大水輒潰決為鹽池患故築阜刀堰長樂灘在池北西接臨晉諸灘若姚暹堤決水即南趨女鹽或湧北灘為鹽池患故築長樂堰五龍谷堰在池西南因條山有五龍谷水勢洪湧築此堰排入硝池以防池患西禁堰在西禁墻下與阜刀七郎諸堰相連為客水之備白沙堰上接㟾臺下抵苦池在鹽池之東排東南條山諸谷大雨澎湃之浪併出咸谷蓮花池洪洛渠爲王城泉源之水俾由苦池入渠

此鹽池在東第一堰極長且險每遇山水暴發醢石衝激沙堤難支夏縣生靈以堤為命不但鹽池之患也李綽堰南自王谷口起由東轉折而北至苦池灘止共五堰現存其三而四堰五堰俱廢排東南條山諸谷暴雨之水併白沙堰潰決之水俾由苦池入渠此鹽池從東第二保障雖運城頗遠不可不加意防守也黑龍堰在池東南自東郭北抵任村受中條磨兒盤罡子溝界灘山泉之水併防李綽堰潰決之水中有黑龍潭深不可測唐開元中於此置廟今基址存焉壁水堰在池東南自界村北抵聖惠鎮受山坡之水迸黑龍堰為一潰決故又築此小堰以禦之東禁堰在東禁牆下長一千六百二十丈闊二丈五尺與壁水堰相為防東灘各水之患大李村堰小李村堰西姚東堰南堰西堰囂房堰常平堰龍王堰金盆堰桑園堰渠村堰趙家灣堰俱在池南長闊不等各就地勢築堰以防南山瀑注之水焉按姚暹渠東自安邑楊家莊起西至臨晉五姓湖止高下各因地勢闊俱四丈渠水決則南趨為鹽池害最甚故築長堰以防之又有涑水堰在姚暹渠北以防涑水暴長則漫入姚暹渠此為涑水之備云

聞喜曲沃辨 今之聞喜古曲沃也今之曲沃古新田也何以知之按史記晉昭侯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註索隱曰河東之縣名孝武帝改曰聞喜也義曰曲沃後改為桐鄉桐鄉後改為聞喜此不足桐鄉前有文耳昔諸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孫常服辭曰曲沃晉宗邑今河東聞喜是也春秋魯襄公二十六年晉欒盈入于曲沃杜元凱註曰曲沃在河東聞喜縣前漢地理志河東郡縣二十四有聞喜註曰故曲沃後漢郡國志曰聞喜邑本曲沃晉地理志曰聞喜故曲沃文選潘岳西征賦曰河洽之實有曲沃之懸館為註引漢書曰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綱目集覽曰聞喜本縣則曲沃縣漢武改聞喜此舉聞喜古曲沃之證乎哉今之縣曰晉于新田何始以洗其惡後觀始置曲沃縣亦猶武帝改聞喜武功獲嘉其後又易置一縣武也今曲沃人識其邑里皆曰新田而分澮二水見在其境內曲沃志亦曰即春秋晉新田地也此今曲沃古新田之證乎哉曰許傳記曰晉侯及獻公因號曰晉後使曲沃別曲沃即晉都矣又曰昭侯封成師于曲沃豈其以都邑而封哉師乎曰史記不云乎曲沃邑大于翼翼晉君都邑也表見諸晉自曲沃遷都于翼而以其故都曲沃封成師是為桓叔也其後桓叔之孫武公并翼晉而代為諸侯仍都曲沃至其子獻公始都[illegible]

[illegible]

狀所封之天治古曲沃也既以今之沃為新田又以今之沃為古沃其以新田古沃為[illegible]

[illegible]

處宮就利今舊聞新之渊未聞復故都而可謂之卷也故都之水大晉人知之當必氣矣又何待辭嚴乎熟計之而後知也實蓋以通考之曲沃為古曲沃不惟失為此之意見自為干宥甚矣其他紅亦直類此要不便乎今之覽也

平定州志程敏政謚議曰關將軍羽仕漢封漢壽亭侯謚壯繆而今之祠扁止題曰壽亭侯不書謚意以漢為國名故不書以繆為惡謚故削之為神諱也以予觀之書爵既已脫誤而諱書謚者尤非考之史漢壽本邑名在犍為史稱費禕遇于漢壽而唐人詩亦曰漢壽城邊野草春是以知漢壽者封邑而亭侯者爵也東漢之制有縣侯有鄉侯有亭侯皆以寓食入之多寡今去漢而以壽亭為封邑謬矣又昭烈勸進表其首列銜曰前將軍漢壽亭侯關某若以漢為國名則不當以錯置於職名之下至於謚法武功不成曰繆而繆穆古通用若秦穆公魯穆公在孟子漢穆生晉穆彤在史皆為繆蓋傷公之死國故以壯繆節愍而宋岳飛謚武穆意與此同今乃諱之以為惡謚豈理也哉神之謚號在古為重而世俗避斝殊無知者故為訂之愚按漢前將軍漢壽亭壯繆侯將軍之本號也宋徽宗始加崇寧真君而胡元遂封義勇武安王皆為瀆禮一祠沿已久　國朝程侍郎敏政辨論頗詳故附諸此

路史辯帝舜冢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于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在河南北故與于紀所謂紀市也今帝墓在安邑而安邑有鳴條陌其去紀才兩舍帝記書河中有舜冢信矣而竹書郡國志等皆言帝葬蒼梧則自漢失之矣至鄭康成遂以鳴條為南夷之地不已殊乎夫蒼梧自非五服人風𥚃劃地氣高瘴在虞夏乃無人之境豈巡狩之所至耶方是老舜揖遜也於是乎有巡狩之事今舜既已耄期勤剿彤神告勞釋負而付禹則巡狩之事禹為之矣豈復躬巡狩於要荒之外也哉是以劉知幾之徒得以據厲王流彘楚帝遷郴及夏桀趙嘉之事而疑舜禹之明德泚者攷之象封有鼻故墓在於始興義鈞封于商故女英之冢在商其餘支庶或封巴陵或食上虞米西域邑泡陽與夫樓戎衡山長沙無錫故其墓或在江華或在巴陵上虞之為禹天下帝之諸子分適它國其之巴陵者蓋北氏蓋從之故其墓在於巴

陵（黄陵也，登北氏第三妃）帝之三妃不得皆後于帝死，育匪葬于陳，倉則其先死矣。（育即）黄、既英各自有墓，則黄陵爲登北之墓審矣。（見以相陰黄陵而館）（祖柳氏北十餘里有雙女冢，高十餘丈，因二冢示二妃之葬俱淡，今江華人平御有卒亦相陰有大小家州，因經以爲二妃定舜而者亦妄誤舜女也）惟登北氏從徙巳陵，則其二女理應在焉，故得爲湘之神，而其宅照於百里，是皆可得而致者，胡自承氣而爭爲堯之二女乎。（舜之二女，一曰宵明，一曰燭光，登北氏之所生）然虞帝之墳在在有之，何邪。（海內南經：蒼梧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海內北經：有帝堯臺、帝舜臺之類）蓋古聖王久于其位，恩德于民，禹澤及於牛馬，起格之日，殊方異域無不爲位而墳之，以致其哀敬而承其祭，是以非一所也。顓嚳堯湯之墓傳皆數出，漢遠郡國皆起廟，亦是若也。是則九疑之陵或帝象之國所封崇介。（漢惠帝元年令郡國諸侯王立高廟，今以陽縣西四十五高廟也。至元成時，郡國祖宗廟百六十七所，自高祖至宣帝各有寢廟，并京百七十六國中，各有寢園，又不然）商均之冢也。大荒南經云：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而九疑山記亦謂商均冢其陰，豈非商均從此因葬之，後世遂以爲虞帝之墳邪。（山海經，古書也。第首九乃獻是後世不能據海內朝鮮記云：南方蒼梧之丘，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此世所傳乃後人所增，長沙零陵，秦漢時郡名，非古明矣）寧又訊之大傳符子之書：虞帝遜禹於洞庭，張樂成于洞庭之野，於是望韶石而九奏，則帝蓋嘗遊洞庭而樂韶石，亦既遜位而歸國矣。（遜禹後十八載方崩，九山皆在是耳）（特且帝謂之韶石）故集仙錄言帝得修身之道，治國之要，瞑目端坐，冉冉乘空而至南方之國，入十龍之門，泛昭回之河，其中有九疑山焉。歷數既往，歸理茲山，是則九疑之稱特寓想之所寄，是以蔡邕九疑碑辭乃云解體而升，而胡曾九疑碑圖且謂今無復墓，然則蒼梧之藏有其語而已矣。（真源賦云：因而得道，馬蹄……）又河中之壠焉可誣也。世遠論略，而諸生若信蒼梧之言爲出于經，而予之言亦錯乎爲信也。李白云：重瞳孤墳竟何是。則虞帝之冢不明，自昔以爲恨也。（謂舜爲皆以治水死，葬于外，持是符水乎已久，柳宗元知其之說……舜固天下無是則自之……）

（之……戴禮……民……）書云：陟方乃死。說者以陟方爲巡狩，孔氏謂升道南方以死。韓愈非其說曰：地傾東南，南巡非陟也。陟者升也，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者。蘇軾亦謂陟方猶升遐，乃死爲重，可後學誤以爲經文。書云：禮陟配天，惟新陟王，故汲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然則在位五十載，陟者爲紀帝之沒明矣。（蘇謂陟方猶升遐，誤矣，蓋未見紀年云）解者又何必區區以非五服之地巡狩所不至言哉。（續文獻……）（苗民……）雜非曰商周七百餘歲，虞夏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愚也；非能必而據之，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即誣也。予既攷定有虞若三妃有鼻諸孤之墓，一旦明白，歷歷可知，如此柳不知予之愚誣邪，韓子之愚誣邪。

芮城志　薛一鶚曰芮之田賦最重然民力愚作
自足以供之但涯崩水衝及久逃失業為人所侵
者則有糧而無地新墾山澗久退河灘其沃壤
特甚則有地而無糧貧家賣地欲其易售則以
有糧作無糧以平地作坡沙於是地去而糧存
黠者買地稍增價銀則以有糧作無糧以平地
作坡沙於是糧少而地多此田賦所以不平而徵
納者所難也嗚呼革此弊者其難在於均地糧
乎近日之籲求是矣　又曰民逃之由有三曰歲
凶無備蓄之素曰牧民者不能節省而里甲之費
修曰逃亡者之賦役不為豁處而責見在者之代
償丁逃則令戶代之戶逃則令甲代之甲逃則令
里代之是也今有大家令僕夫十八名各舉百斤
之負一孱者力不能支潛遁去此宜暫置其負以
招徠其人或另補以人可也乃併其負於九人人
愈少則負愈重於是又有遁去者則併其負於
八人於是又有遁去者則併其負於七人七人者
不俱遁乎嗚呼此司牧者所宜念也

元毛麾康澤王廟碑記　水經云平水出平陽西壺
口山自壺口西南二百餘里曰平山水潛出其下曰平水
州圖經亦曰晉水其源亂泉如蜂房蟻穴驚沸於
淺沙平麓之間來數十步忽已騖湍嬉濤盈科
漫溢南北溉田數百頃東匯為湖曰平湖泉旁舊
有龍祠宋宣和中封康澤王
喬宇鼓堆泉記　自太原西南其泉溉田最多利
民久者莫若晉祠之泉自平陽西南其泉溉田最多
利民久者莫若龍祠之泉自絳州以北其泉溉田最
多利民久者又莫若鼓堆之泉其泉發源於九原
山之西北突有土山高圓如鼓則泉以形似而名泉上
有堆如覆釜形覆之則聲如鼓則泉以聲似而名
泉有清濁二穴清在北濁在南北穴為石口尺五許匯
而為池幅員一丈其深稱是池溢而南折而東流南
穴為土口尺許亦匯池溢而北折而東合於清流泉之
西則隆然高阜其南北皆平疇低野亦賓泉而溉
其東則絳渠縴通溉田至於絳州方五十里而南並
入於汾焉穴上二山在西者晉人樓其上敞然三楹壁
間有唐宋石刻樊宗師司馬君實者皆存焉
王翰遊三門記　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東六十里道
迴東西延至黃堆循河東下再行十里至其處河南
山勢峻下其尾屬於北山鑿山作三門以通河流南

為鬼門中為神門北為人門又北為開元新河又以甲為殷又門北為金門新開河為公主河未詳其說也鬼門迫窄水勢極峻惡人門水稍平緩直東可五十步中流有小山乃底柱也東又十步其水深廻謂之海眼深不可測神門最修廣水安妥蓋唐宋漕運之道山嵓上有閣道且鑿汭石深尺許正南下五步有石聳起側視若畵爐然東又三十步一峰可高數丈不甚奇新開河南北廣約計二丈其岸石如鷲又直如繩取者行百餘步與神門水合其南一峰壁立度二百尺極奇秀石紋青黃相雜其巔多鵠鸛巢壘石為爐形非飛舉者不可至不知其始有人謂老君煉丹爐蓋以神之也其新開河左就嵓石下刻宋金人題名并詩且刻翠陰島功之嚴稍東刻思孝清慎四字字畫若顏魯公書者其南山上有石巉然如鵠蹲者人號為插鼓石蓋為用以節時齊力也自新開河東口涉水上山上舊有開化寺今不存有小祠像龍神前碑剝落不可磨不知何時立祠榜下二石其狀如碑無字上作之敵一碑金興定十二年考之史興定止五年疑大定之誤修為廟記也而至西可二里上山謁禹廟而還

河運〻冀州堯舜禹所都三面距河其八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秦使天下飛芻輓粟轉輸北河漢興張良以河渭漕輓為便其後嵩係言漕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成帝綏和二年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詔賈讓奏析底柱隋開皇二年沿河置倉運米以給長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運倉遷倉部侍郎韋瓚開蒲陝晉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十五年六月鑿底柱唐亦轉東南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貞觀十二年帝發洛陽觀底柱祠為廟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發卒六千鑿之不成其後楊務廉又鑿為棧以輓漕舟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漕事便宜曰漢隋漕路瀕河倉廪遺跡可尋可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矣玄宗未省二十二年耀卿為京兆尹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河口在鄭州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于倉而官為顧役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轉其東倉

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險玄宗然之至是以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置河口輸場々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渠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々在陝州西六里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天寶元年穿三門運渠

開元新河在三門北一中河俗名公主河唐陝郡太守李齊物鑿底柱為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為輓路燒石沃醯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水漲以人輓舟而上

米堆山在三門東德宗時奏漕不可改歲運經底柱多覆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顧平陸人為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

集津唐貞元二年李泌開運道成泌為陝虢轉運使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蓋開集津倉山西徑為運道屬于三門倉治上路以為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

潞安府志關隘

漢書上黨郡有上黨關 魏書長子縣有上黨谷先屬陭氏今屬屯留此西關也 壺口關 今吾兒峪先屬潞縣此東關也 石研關 研音陘未詳何地按上黨舊記潞城縣北有井陘在縣陭氏北通壺關皆石陘故名此北關也 天井關 今屬澤州此南關也 當時全據諸險足稱四塞之國後雖割裂分屬然亦隨要害之地而設守長子有長平關 此見高都注氏分裂後置也 有穀關 在羊頭山下義魏史 有橫水巡檢司 元置西控平陽 襄垣有井谷關後魏置此廢 洪谷故關 見唐書 而後魏又載石井關壺口即石研關耶今所存惟壺口關即吾兒峪巡檢司 元更此名今因之 正統間撫臣請于五巔山置關 屬高地雖設虒亭候北控沁州後毀 嘉靖中青羊寇平科臣復言請置玉峽黃梯二關各設巡檢司 皆屬平順東控林縣 舊名玉峽關銘序曰玉峽關舊曰風門口在潞屬萬山之巔為兩河之晉之界蓋天作之險也前此弗設守禦城往々為虐以拒命之乃即是關焉黃梯關銘序曰黃峽關西來館百里迤邐尖峯千峰壁立中通峭峽狀如風門而水下則無底之壑石磴盤之盤迴雲漢望之若虹霓然此歲青羊之寇憑負以拒潞師者此也故號洪梯予易以今名亦因以關焉 其山徑僅通人行者有榭林隘

口（在羊腸坂上通輝縣）十八盤隘口（通林縣楊家石礦口）淨義隘（口西山壁立淨水通流或鑿徑可人行通林縣谷楊淨義關）馬踏隘口（在虞口嶺亦僅容人行係扶馬踏關）皆在壺關平順東境

潞澤之交橫亘一山起丹朱嶺至馬鞍壑有古長城一道歲久傾頹然道跡尚在登高望之宛然聯絡中有營壘以詢土人皆曰梁晉交兵築以相拒者之五代史一夾寨書一甬道書未有長城百里而不書者今陵川呼此山為秦嶺以為秦築以事考之則長平之役秦人遮絕趙救兵及芻餉而築也當時秦為客趙為主客居主地設伏出奇引四十萬人入于計中四十七日至于盡降盡坑略不相關非其勢壓山川安得咫尺千里計此城必此時築以限趙之南北也

嘉靖間邊患孔棘各縣乃於民居繁衍村落稍建城堡以保衛民群雖云遠崇墉基而似亦足恃以無恐未幾而史緣為姦索瘢摧髮設為不可結之局以難居民而要厚賄叫囂衝突日夕不休民怨不敢言於是告備告廢當道亦悉其不得已之情而亟准之民雖恐其壞之不還而貽後舉之患也相與隳其墉平其基而後快吏不咎異

日邊患之再棘矣是當得無遠慮哉切于近憂故也夫城以衛民而乃並其禍穴之是以穿墉也如此

上黨初置郡時奄有潞澤沁遼之地居太行之巔據天下之脊自河內觀之則山高萬仞自朝歌望之則如黑雲在半天即太原河東亦環趾而處於山之外也乃其勢東南絕險一夫當關萬軍難越西北絕要我去則易彼來則難爭非最勝之地哉是以西伯戡黎祖伊恐以成紂秦取上黨遂拔邯鄲而亡山東諸國何者其勢去也安史以後河北連衛燕出海岱之間盡入於逆孽之手而終不能越太行取尺寸地則唐置昭義抱吭拊背其勢得也不獨此耳觀齊周隋梁唐晉漢以及十六國之君分方竊據互相吞食得此者昌失此者憂先至者勝後至者覆匪直人謀實勢之便然也所據元魏無謀作猶分置其後沿革無常並今昔時全勝之地至今不能復合澤分太行之南沁遼分太行之北岳陽穀遠地也而入於河東樂平沿縣地也而入於太原則潞止據太行之東偏耳澤州獨當一面差足撐持

沁遼偏落一隅似難于立藩籬不固堂奥寧其得晏然而已乎吾以為天下之勢當如視聽相資呼吸相應方其無事各慎封疆而修內政野無不耕之田人有知方之勇則深山大澤皆金湯也囷積窖藏皆府庫也農工樵牧皆甲卒也一有緩急則電擊星馳或斷或角使一郡常當數郡之勢而敵不知其所攻乃審勢乘便更番迭出使敵有顧此失彼之虞而又不知其所守以其餘力南下太行可以援中州東出磁邢可以援趙魏由間道可以援平陽由驛途可以援太原則上黨常為天下之中堅天下常恃上黨為磐石矣然亦分而酌之終不能合盡就今日之府而以三州復來屬猶然故上黨郡也為力不更易哉

周再勳壺關縣志序　壺在今日為上黨偏僻下邑當時重關天險衛視中原固藩籬之通天而秦晉燕齊之門戶也自商封同姓為黎侯壺即在其境內乃負固黨惡而伯首戡之見商之後又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巋巋於上黨不置者可見嶢高扼險以鞭弭宇內雖有聖人不能易也後滅于狄復并于晉又為三晉裂而有之先屬趙後屬韓野王之役復歸于趙蓋有四十萬長平之禍而山東之國以次兼併矣鮑永誤用田邑壁馬遂輸于雒陽而光武以興拔鄴進圍壺關不能卒下輒重魏武屠城之怨豈非以其險要必爭得之則興失之則亡也哉故上黨不拔天下不可以得志也壺關不下上黨不可得而拔也自晉室南遷劉石苻秦慕容以至魏齊周隋相侵相并此為要衝昭義之設唐以制河北終唐世河北三鎮不能侵尺寸之地者壺實為虎豹金湯也自宋改隆德軍為無事之鎮潞亦為無事之州矣張開及元兵之大戰也即於壺關決勝關保虎林赤之過曹州賊也亦大破於壺關大山河如故設險依然何以正德六年劉賊踰太行自壺關南界入潞郡大掠雄山鄉而去崇禎十五年

致將任國琦夜踰靈口龍右北量手鎮兵驕欲彝
而歸所謂守或非其人化為狼與豺者非耶當搜
桂禮靈亦嘗為郡矣但後世代有沿革建置屢
更分割漸成最滿其實今之兵治潞城黎城平
順皆其故地也自澤潞分靈邑獨為咽喉重地
承平日久武備漸弛而靈口一關今亦分析於黎
城縣界并無一騎一兵城戍要害者止有多兵數
人譏爲盤詰然皆有名無實不堪衛暴禾而既
影綢繆堤供從何埋基是在當事者熟思而
早計之耳

大同府志

土堡　聚落堡在府城東六十里天順二年建築周圍三里一百二十步高三丈一尺門二東曰鎮安西曰懷遠設站馬戍兵弘治十三年因增展北面添設倉場以備屯兵之用　紅寺兒堡在府城北五十里正統元年建築周圍一里二十步高二丈三尺遇警設兵　高山堡在府城西六十里天順二年建築周圍三里十步高三丈一尺門二設站馬戍兵　沙河堡在府城西北六十里正統初築周圍二里餘高二丈五尺前衛官馬營　懷仁堡在府城西南八十里永樂九年築周圍三百五十五丈八尺高二丈七尺壕深一丈七尺　趙麻堡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永樂九年築周圍一百三十丈高三丈壕深一丈五尺　第三作堡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洪武七年築周圍一百三十丈高二丈七尺以上七堡俱大同前衛屯軍居　長安堡在府城東南五十里周圍二百二十四丈高三丈原八門今存二　神泉堡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周圍一百二十丈高三丈壕深二丈四尺原八門今存一　漫流堡在府城東一百四十里周圍二百八十丈高三丈壕深二丈原八門今存一以上三堡俱大同後衛屯軍居　鵓兒崖堡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永樂二十一年築周圍二百丈壕深三丈　平番鎮堡在朔州城北六十里永樂二年築周圍一百八十五丈高二丈五尺壕深一丈二尺遇警設兵　黑龍池堡在朔州城東北六十里周圍一百九十丈高二丈四尺壕深一丈二尺　九姑村堡在朔州城西九十里周圍一百九十四丈高二丈二尺壕深二丈　旱井堡在朔州城西北九十里周圍二百四十丈高三丈壕深三丈　西駱駝堡在朔州城西北一百里周圍一百三十九丈高二丈六尺壕深二丈餘以上六堡俱朔州衛屯軍居　暖會堡在朔州城西北七十里周圍一百四十步高一丈四尺永樂二年築本衛哨馬營　新城堡在右衛城南二十五里周圍一百九十丈高二丈五尺壕深一丈五尺窩鋪十二座　大樹柳堡在右衛城西南三十里周圍一百九十六丈高二丈五尺壕深一丈三尺窩鋪十二座　牛心堡在右衛城東南四十里周圍一百四十丈高二丈五尺壕深一丈五尺窩鋪十二座　蒼頭河堡在右衛城西南五十里周圍一百三十丈高二丈五尺壕深一丈五尺窩鋪十二座以上五堡俱大同右衛屯軍居　薛家馬營堡在右衛城北二十里　王忠官屯堡在右衛城南四十里以上二堡俱大同右衛哨馬營　淨水瓶堡在威遠衛城西北六十里宣德間築周圍一里八十步高二丈八尺門二遇警設兵

白登堡在陽和衛城南三十里永樂九年築周圍二里一百八十步高三丈壕深一丈五尺門二窩鋪十二座 闗頭堡在陽和衛
城北七十里宣德間築周圍二里四十二步高三丈二尺遇警設兵以上三堡俱陽和衛屯軍居 猫兒莊堡在陽和衛城北一百
里永樂元年築周圍二里四十步高一丈五尺其北二十里有口子牆高一丈五尺本衛哨馬營 上畔莊堡在天城衛城西南二十里
周圍一百九十七丈高三丈壕深二丈門二窩鋪十三座 米辛關堡在天城衛城南二十里周圍三百二十丈高三丈三尺壕
深二丈門二窩鋪十二座 方城堡在天城衛城南七十里周圍二百四十丈壕深一丈門二窩鋪十二座以上四堡俱天城衛屯軍居
長勝堡在天城衛城北六十里永樂元年築周圍五百二十丈壕深一丈門二本衛哨馬營 續設 師子屯堡
南徐溝堡 永靖堡 窯坨屯堡 東井子堡 小石莊堡 白蛇口堡
上泉舊堡 永康堡 榆林堡 清順堡 沙嶺堡 按馬西溝堡
金盆屯堡 羅文皁堡 胡疃堡 金家莊堡 按馬東溝堡 楊太監
堡 西師家堡 大石莊堡 吳屯新堡 小嶺兒堡 下富家堡 董
家莊堡以上堡寨共二十五座俱陽和衛 橋頭堡 惡石村堡 滴滴水堡 李官人
屯堡 田官人屯堡 上莊堡 吳家堡 楊家堡 盧花港堡 管家
堡 東柳林堡 東師家堡 王官人屯堡 都司口堡 司報堡 石
牆框堡 上泉新堡 碾兒頭堡 趙家村堡 地石其寨以上堡寨共二十座俱高
山衛 郭鎮堡 谷山東堡 谷山西堡 水桶寺堡 石莊兒堡 十里
鋪堡 蕭家屯堡 許家堡 欒寨堡 雙寨兒堡 清河堡 張家莊
堡 馬家皁堡 定安營堡 蝦蟆窊堡 上龍池堡 西要泉堡 王
進堡 谷家堡 安家皁堡 枳楞屯堡 沙溝村堡 鮑家屯堡 河

南堡 小澗村堡 中沙河堡 榆林屯堡 原家皁堡 風神廟堡
游家店堡 南孟家莊堡 北孟家莊堡 西坦坡堡 趙家溝堡 盆
兒井堡 常家莊堡 楊家莊堡 大堡村寨 蘆子疃寨以上堡寨共三十九座俱
天城衛 任家灣堡 李山堡 李家堡 永嘉堡 寒門堡 四方澗堡
朱山堡 枳兒嶺堡 蕭牆堡 長安堡 桃園堡 石羊莊堡 陰
山下堡 谷家堡 神頭山堡 姜家屯堡 陰山上堡 喬子烟堡
武家莊堡 平安堡 東要泉堡 壕子城堡 柳樹屯堡 卞家屯堡
東馬房堡 二十里鋪堡以上土堡二十六座俱鎮虜衛 豆家坊堡 牆框堡 青
磁窯堡 王家莊堡 石佛寺堡 韓家嶺堡 駝子村堡 安祥寺村
堡 乾河屯堡 趙家寨堡 劉晏莊堡 黃昏城堡 大要屯堡 上
花園屯堡 友宰村堡 南家堡 西段莊堡 柳東營堡 鹽房營堡
羅家莊堡 周家堡 南息村堡 小石村堡 沈家莊堡 吉家莊堡
王銀莊堡 善利村堡 榆林村堡 上希莊堡 北山屯堡 艾家
莊堡 利仁皁堡 小村兒堡 秦城村堡 姜女村堡 安家堡 白
廟堡 麻峪口堡 晏頭村堡 龍花皁堡 利家莊堡 壕子城堡
裴家莊堡 水磨頭堡 雷家莊堡 貴人村堡 上深井村堡 甕城
口堡 陽和坡堡 北信莊堡 上里店堡 米家莊堡 麥皁村堡
石山子堡 碾窯山寨以上堡寨共五十五座俱大同前衛 三十里鋪堡 孤店堡 周
士店堡 河●村堡 邢家莊堡 北莊堡 上莊堡 解家莊堡 俞
家峪堡 補村堡 神峪村堡 淺井堡 乾莊子堡 蔡家莊堡 積

稔堡　許家莊堡　圪垯山堡　趙石場堡　水頭兒堡　東小村兒堡
高家莊堡　畢家阜堡　深井村堡　党留莊堡　鹹坡村堡　秋林堡
四十里鋪堡　東馬鋪堡　臥駝山堡　迎恩新堡　二十里鋪堡
西紫峯堡　東紫峯堡　康家店堡　唐家堡　官補子堡　賀家店堡
東平村堡　馬連莊堡　崔家水堡　峯稔山堡　惡峯澗堡　吳家
窊堡　辛莊兒堡　杜家莊堡　千千村堡　米家莊堡　馬官人屯堡
水峪村堡　閻莊堡　白馬鎮堡　上莊堡　南莊堡　俞澗村堡　拒
家山堡　水頭兒溝西堡　五十鋪堡　彰家莊堡　吊兒嘴堡　養老
窊堡　下莊堡　桃花莊堡　賈峪阜堡　李家寨　寺兒寨　駝子寨
于家寨（以上堡寨共六十七座俱大同後衛）　小金莊堡　馬道頭堡　羊圪塔堡　端
午村堡　大峪河堡　南荊莊堡　繆家堡　石牆堰堡　窊沱店鋪堡
東留莊堡　東荊莊堡　柴安堡　韋家堡　榆林堡　大金莊堡　施
家口堡　雙碾兒堡　白煙墩堡　施家堡　三十里鋪堡　紅岸兒堡
三井屯堡　南榆林屯堡、米家莊堡　瓦窯屯堡　小榆林堡　毛
官人屯堡　磁窯屯堡（以上土堡二十八座俱大同左衛）　杜家莊堡　廖家堡　葫蘆
屯堡　曾子房堡（以上土堡四座俱雲川衛）　東花石堡　沙家堡　張畫堡　窯子
頭堡　觀音堂堡　張家堡　新屯堡　白指揮堡　金家窯子堡　草
溝堡　蔡家堡　蔣家堡　十里鋪堡　雜不剌堡　雙山堡　北花園
堡　西碾子堡　小猴子堡　麻黃頭堡　偏嶺堡　南花園堡　梁信
堡　滿兒李堡　喇鷄屯堡　東油房頭堡　胡指揮堡　馬蓮灘堡

金家屯堡　西油房頭堡　東碾子頭堡　老幼屯堡　大獅子堡　八
里莊堡　占官人屯堡　知土嶺堡　善家堡　黃土坡堡　張浩堡
緱家堡　偏嶺堡　駱駝山堡　破廟兒堡　蒲州營堡　破房兒堡
下泥溝堡　王井堡　酸剌河堡　南祖堡　下石井堡　崔家堡　馬
營兒堡　范官人堡　彭家堡　雙河堡　葉家堡　白頭李堡　劉家
堡　石頭馬營堡　顧家堡　曹旗堡　破堡子堡　油房張堡　十百
戶營堡　姜家窯子堡　郁見官人堡　高罕屯堡　盤石嶺堡　老牆
堰堡　秦祖堡　宣陽堡（以上土堡共七十座俱大同右衛）　三岔堡（係玉林衛）　史家屯堡
郝官人屯堡　郝二官人屯堡　錢官人屯堡　善家溝堡　榆樹墩
堡　後所鋪堡（以上堡七座俱威遠衛）　前乾溝堡　獅子村堡　西花枝石堡
莊家村堡　小澗堡　石湖堡　破石槽堡　水頭兒鋪堡（以上堡共八座俱平虜衛）
細水兒堡（係井坪守禦千戶所）　蕎麥川堡　奶河堡　鄭家坡堡　張家堡
金城屯堡　裴家堡　王萬莊堡　榆林堡　上原觀堡　化家莊堡
沙楞河堡　旱井堡　金家莊堡　蔡家莊堡　東水窊堡　南槽村堡
涂土壘堡　上紅崖堡　王家莊堡　面高堡　神武村堡　徐村堡
西石峯堡　旦子山堡　窯子頭堡　下小峯堡　水澗鋪堡　雙碾兒
堡　東喝峪堡　窩窩會堡　下木角堡寨　中牌子寨　史家口寨　蔣
家峪寨　槍峯嶺寨　曹家馬營寨　上中小峯寨　紅溝寨　白道溝
寨　下井寨　勝佛崖寨　石虎山寨（以上寨堡共四十二座俱朔州衛）　白方子堡（係山
陰守禦千戶所）　李磨疃堡（係馬邑守禦千戶所）　康興莊堡　赤堡村堡　穗稔堡　呂

花噇堡　望孤堡　凍牛坡堡　莊窩村堡　闞家洞堡　吳兒城堡
趙村山堡　馬營堡以上土堡共十一座俱安東中屯衛　占定橋堡　沙嶺堡　馬坊堡
侯大莊堡　獨角寺堡　北獨角寺堡　南言莊堡　溫家莊堡　西豆
家坊堡　下米莊堡　時家莊堡　店上村堡　陳家莊堡　秦城堡
徐噇堡　寬城口驛堡　西谷莊堡　西册田堡　董家莊堡　上高家
莊堡　海里村堡　水泊村堡　獨樹兒堡　東長安村堡　半坡村堡
東沙窩堡　東窯子頭堡　大王村堡　惡石村堡　魚兒澗堡　東
王家莊堡　下水地堡　東常城堡　上榆澗堡　上水地村堡　薪家
村堡　西小窯子頭　安留莊堡　高家莊堡　康泉頭堡　平望堡
秦義堡　煤峪口堡　永定莊村山寨　孛子口山寨　拖家村寨　王

家閣山寨以上堡寨共四十七座俱大同縣　圪塔頭堡　四老溝堡　白塔村堡　趙
馬寨堡　李八莊堡　黎家寨堡　西井村堡　河家堡　要集堡　蘆
子口堡　半截橋堡　南安莊堡　曹四老莊堡　海子村堡　閔家砦
堡　小寨兒堡　安七噇堡　趙家噇堡　劉晏莊堡　黑里寨村堡
北窯村堡　鵝毛口堡　夏石莊堡　邊家店堡　石家莊村堡　小白
村堡　鹽房營堡　南家堡　東作莊堡　陶家寨堡　三臺嶺村堡
小峪口堡　南辛村堡　北辛村堡　新莊子村堡　日中城堡　田家
莊堡　孟家莊堡　上南頭村堡　清水村堡　安大莊村堡　白家村
堡以上土堡共四十二座俱懷仁縣　下團堡　高家莊堡　河會堡以上土堡三座俱朔州　西
河底堡　鄯和堡　泥河堡　羊圈頭堡　狗圈堡　河林禽堡　紊罕

鋪堡　應廣武站堡　大堡村堡　祝家莊堡　拔家口堡　王儀村堡
七里河堡　烟墩堡以上堡共一十四座俱馬邑縣　黃花營堡　安銀子堡　武家店
堡　上馬峪堡　三門城堡　石橋兒堡　邊要村堡　黃嵬兒堡　賈
莊堡　崔家莊堡　棲馬峪堡　下社堡　北要堡　楊家莊堡　砂城
堡　胡噇堡　羅家莊堡　小石堡　茹越堡　東瓤堡　拆寨堡　小
站堡　北曹莊堡　橋頭堡　下馬峪堡　大北頭堡　馮家莊堡　劉
義堡　東安峪堡　下社堡　望岩堡以上堡共三十一座俱應州　孫家莊堡　河
頭村堡　別古寨堡　鄭家莊堡　下安銀子堡　張羊寨堡　辛留村
堡　黃嵬子堡　北鹽池堡　高山噇堡　李未莊堡　小大要堡　楊
家莊堡　故驛堡　沙嘴堡　周家莊堡　雙山子堡　上安銀子堡

北辛寨堡　康家莊堡　大大要堡　黃谷城堡　沙嶺村堡　小圪塔
堡　吳家莊堡　康院噇堡　羊圈頭堡　南崖莊堡　榆林子堡　神
泉堡　涼亭村堡以上堡共三十一座俱山陰縣　李峪堡　荊家莊堡　下噇堡　北
榆林堡　西留村堡　水磨噇堡　裴村堡　水頭堡　南榆林堡　西
坊城堡　駝峯堡　田村堡　賈莊堡　下凌雲堡　王家莊堡　李道
口堡　蔡村堡　吳城堡　衮東堡　許村堡　河河堡　辛莊兒堡
西河口堡　郭家莊堡　東威毛堡　紫峯堡　畢村堡　花家噇堡
韓村堡　臧家莊堡　顧官堡　寇家寨堡　南陽莊堡　黎園堡　蔡
家峪堡　下鹽鋪堡　碾槽寨　羊頭崖寨以上堡寨共三十八座俱渾源州　故城堡
馬家莊堡　均子噇堡　下營村堡　沙淵堡　深澗堡　辛興堡

李隣堡　王家莊堡　紅澗堡　楊家莊堡　陳家澗堡　南蘇家疃堡
暖泉堡　馮家嶺堡　宋家莊堡　中綾羅堡　周家莊堡　白家莊
堡　南留莊堡　咸周村堡　崔家寨堡　懸空山堡　王良莊堡　大
岸口堡　千里村堡　水北堡　北江堡　八空堡　雙塔堡　洗冀堡
澆西合合堡　坊城堡　小關子村堡　柳子疃堡　麥子疃堡　長
寧堡　北蘇家疃堡　澇泉堡　木家莊堡　堝里堡　破寨　北口寨
五岔寨　郎牙寨　大寧古寨以上堡寨共四十六座俱蔚州　中焦山堡　西加
斗堡　土嶺堡　馮家莊堡　羅家莊堡　榆林村堡　瓦房堡　八角
村堡　作疃堡　井子窊堡　榆林莊堡　平水城堡　羊圈堡　殷家
莊堡　舊一斗泉堡　前泉堡　西石門堡　東石門堡　宜興堡　新
一斗泉堡　南百家疃堡　南村堡　梁家莊堡　風西村堡　直峪村
堡以上土堡共二十五座俱廣靈縣　東河南堡　紅牆兒堡　落水河堡　三山村北
雙墻堡　石家田村蔣家寨　溫子鋪村黑崖寨　白廳村雲峯寨　門
頭村深溝寨　招栢村雍泉寨　劉家村貫金寨　大澗舊寨　石磻村
龐金寨　張家村高崖寨　下關順城寨　東駝水村溫石寨　趙壁村
觀音寨　花山村三椁寨　澤水河石角寨以上堡寨共一十八座俱靈丘縣　上屯堡
城子堡　上莊堡　周村堡　栲老寨　青雲寨　鵝橋寨　石門寨
孔隆寨　黃崖寨　雲川寨　賈兒安寨　虎頭寨　木積寨　孟良
寨　天齊寨　閻機寨以上堡寨共十七座俱廣昌縣　創修　塔兒村堡　丁梁言堡
彭家屯堡　青河堡　大白鄧堡　燕窩堡　吳家河堡　北徐家屯

堡　四百戶堡　洪順堡　賈峯屯堡　西嶺屯堡　蕭家屯堡　楊家
屯堡　李家山堡　杏園兒堡　西王家堡　吳官人屯堡以上土堡一十八座俱陽
和城　紅河頭堡　南平村堡　水頭村寨　馬啼溝寨以上堡寨四座俱朔州衛　老
僧窊堡係渾源城　施家會堡　秦城堡　堡村堡　惡石村堡　南宿溝堡
康石莊堡　箭桿村堡　上神峪村堡　新莊兒堡　正峯澗堡　山
自造堡　上東水地堡　西水地堡　東水地堡　胖家疃堡　上駝房
堡　古定橋堡　佛堂寺堡　王漸疃堡　南東莊堡　楊骨莊堡　別
猾寨堡　小鹽房堡　謝家店堡　甕城口驛堡　落州營堡　魯溝村
堡　下駝房堡　浮頭溝寨以上堡寨二十九座俱大同縣　東河堡　西河堡　吳家
莊堡　王宜堡　戶世莊堡　蕭家寨堡以上土堡六座俱應州　沙堀堝堡係渾源州
草地村堡　長羅寺堡以上土堡二座俱懷仁縣　帳頭堡　小洪濟堡　安居坊
堡　荆兒村堡　南小圪塔堡　北小圪塔堡　胡疃村堡　後羊圈頭
堡　東小河堡　西小河堡　南馬河疃堡　戶石莊寨　北麻疃寨
東五佛圖寨　西五佛圖寨以上堡寨共一十五座俱山陰縣　西漢莊寨堡　撅頭澗堡
高家莊堡　單後村堡　許家澗堡　白草窯堡　上陳莊堡以上土堡七座
俱蔚州　井窊莊堡係廣靈縣以上創修堡寨俱正德九年總制都御史叢蘭添設

關塞

　關市之設以察異言異服之人雲中京師右屏迫於北虜險隘戍守尤
為嚴密具錄于篇以見設險守國之意繫于苞桑之戒也

大寺口在府城北二十里　小寺口在府城北二十里　石佛寺口在府城西三十里左衛東一百十里有廳堡　東

尖峪在府城西南四十里黑峪口在府城西四十里閘山口在府城東北五十里山口有谷名閘山口河西有大寺小寺二
口又南有聖峪兜毛河口在府城西北二百里右衛西北二十里邊墻煤一座其西三十里又有小隘口陽和口在陽和衛城西
北十五里東西十五步墻高一丈八尺名前口行東北二十里有將軍口石墻高一丈又東二十里名後口南北六十步墻高二丈八尺
虎峪口在陽和衛城東北二十里東西十五步墻高一丈白坫口有二俱在陽和衛城東北大口去城三十里小口去城二
十五里東西各一百餘步石墻各高二丈五尺白楊口在天城衛城北二十里東西六十步墻高二丈五尺榆林口在天城衛
城西北三十里東西五十步墻高二丈五尺瓤磨口在天城衛城西北三十里南北五十步墻高二丈五尺偏嶺口在懷仁縣
城西南五十里北有大峪小峪蓋子阿毛四口沙淨谷在朔州城北三十里內正統十四年置巡檢司今革神池口
在朔州城西南九十里正統十三年置巡簡司東南有土城塞楊六郎寨在馬邑縣城西五十里西門北口東山上其西五里有焦吉寨
詳見太和嶺下三嵐四鎮在應州城東趙霸嵐去城二十五里西黃花嵐去城二十里南護駕嵐去城三十里東安邊鎮去城二十里西
司馬鎮去城一十五里南大雅鎮去城四十里北神武鎮去城四十里黃沙口在應州城東南六十里北接木櫃峪南通代州大石口
龍灣峪口在山陰縣城西南四十里過東有五人盃子沙郭赤名四峪俱南通代州胡峪口西有龍灣峪口南通代州水峪口東寺西
寺白樹林料石門寬峪黃花口水峪師代州水峪口七口俱塞不通磁窯口在渾源州城南十里恒山右腦路通靈丘縣洪武九年置巡簡
司其西八里又有李峪口西南十里又有小大凌雲二口南通代州北接口亂嶺關在渾源州城東四十里恒山右腸路通蔚州洪武七
年置巡簡司大寨頭關在渾源州城西南一百一十里東南連紫荊關洪武九年置蔡家峪巡簡司九宮口在蔚州城東南
三十里九宮山路通易州金章宗嘗避暑於此永樂十三年徙其東有永寧松子二口俱塞不通國朝洪武間置巡簡司
五叉山口在蔚州城西北三十里五叉村路通大同府蔚州衛官兵守石門口在蔚州城西南四十里太白山舊名隘口關路
通靈丘廣昌二縣宋朝楊將軍嘗守此國朝洪武關置巡簡司其東有孤峪又名北名路通廣昌縣神山口在蔚州城北五十里蘆子
淵路通保安右衛蔚州衛官兵守鸑鷟口在蔚州城東七十里近壺流河兩山相峙如鸑鷟故名路通保安右衛永樂十三年置巡簡司

分单美峪口在蔚州城東一百二十里其山秀麗故名路通保安州直抵舊名廣昌關永樂十三年置巡簡司十六年徙建一百四十里董家
莊興家口在蔚州城東北一百二十里路通大同宣府永樂十三年置舊巡簡司天順間知州史魁請徙北口閣
平頂嶺在蔚州城西北一百五十里路通大同宣府永樂十三年置巡簡司今革焦山砦在廣靈縣城東北十三里焦山村洪武間
築周圍二里十步墻高一丈五尺壕深一丈五尺南門加斗砦在廣靈縣城東南十五里加斗村舊有遺址洪武間築周圍一里二百步
高二丈五尺壕深二丈南門土嶺砦在廣靈縣城西二十里洪武間築周圍二百步墻高一丈五尺壕深一丈南門丸房砦在廣
靈縣城東北三十里丸房村洪武間築周圍一百三十二步墻高一丈五尺壕深二丈五尺南門林關口在廣靈縣城西南四十里林管
山路通靈丘縣先置巡簡司後革今蔚州衛官兵守景泰初徙平嶺關巡簡司于其東三十里有直峪口其東十餘里有唐山口及撑洞嶺火燒
嶺二口俱塞三塲寨在靈丘縣城北十五里其頂有三塲故名水南寨在靈丘縣城西南五十里山高四里餘其北有河水寨
在水南故名牛攔寨在靈丘縣城東南六十里高五里以狀類名觀音寨在靈丘縣城西北六十里上有觀音廟故名順
城寨在靈丘縣城南一百里高五里其寨峭壁如城故名寧淨口在廣昌縣城東南三十里接浮圖峪路通易州五虎嶺浮圖
峪在廣昌縣城東三十里鐵嶺下路通紫荊關以上二口俱景泰三年築堡設戍兵饅尖寨在廣昌縣城東北三十里以形似名
窟龍寨在廣昌縣城西北三十里其砦窟穴甚多故名孟良寨在廣昌縣城東三十里前宋孟良在此故名對節寨
在廣昌縣城南四十里其山木枝節相對故名栲栳寨在廣昌縣城西南四十里以狀類名夾而鞍寨在廣昌縣城西北四十五注三十二
里以形似名倒馬關在廣昌縣城南七十里路通保定府唐縣相傳前宋楊彥朗過此倒其所騎之馬故名有舊城遺址今有戍兵其西
十里有岳嶺口注三十三

新志
陽和道所属新平路四堡東路八堡大市場二處　平遠
堡嘉靖二十五年築隆慶六年甎包　新平堡
嘉靖二十五年築隆慶六年甎包係一處大市場
乃黄酋子粉木賤奈哈木阿摺等台吉部落每年
一市有賞宴　保平堡嘉靖二十五年築隆慶六
年甎包　樺門堡萬曆九年築二十年甎包以上新平
路　永嘉堡嘉靖三十七年築萬曆十九年甎包
瓦窰口堡嘉靖三十七年築隆慶六年甎包　孝
家寨堡嘉靖四十五年築累土　鎮寧堡嘉靖四

十四年築隆慶六年甎包　鎮口堡　鎮門堡並嘉
靖二十五年築隆慶六年甎包　守口堡嘉靖二十
年築隆慶六年甎包係一處大市場乃兀慎擺腰
五路把林等台吉部落每年一市有賞宴　靖虜堡
嘉靖二十二年築隆慶六年甎包以上東路
分巡道所属北東路八堡大市場二處　得勝堡嘉靖
二十七年築萬曆二年甎包　鎮邊堡　鎮川堡並
嘉靖十八年築萬曆十九年甎包　弘賜堡嘉靖
十八年築萬曆二年甎包每歲與虜互市巡撫總兵
彈壓之所　鎮虜堡　鎮河堡並嘉靖十八年築

萬曆十四年甎包　嘉靖十八年五月賊弘賜五堡先是
張文錦以築堡致亂水口諸堡遂廢是後虜無歲不犯犯無
不至鎮城下尚書毛伯溫既總軍務行邊還歎曰國初置
鎮于此以北無山險獨當虜衝也是謂可以藩蔽鴈門紫荆
矣然鎮北虜堡不立咽喉不扼其何以遏驕迫奔相犄角耶
奏言向張文錦之遇害實用人之失當而非為鎮之不城備
條上事宜報可于是巡撫史道總兵梁震會兵築弘賜鎮
邊鎮川鎮虜鎮河五堡　鎮羌堡嘉靖二十四年築
萬曆二年甎包係一處大市場即得勝市乃
虜王東西兩哨部落每年一市有賞宴　拒墻

堡嘉靖二十四年築萬曆二年甎包以上北東路　嘉靖
二十四年八月城鎮羌四堡自弘賜諸堡既立鎮城頗以保障至
是巡撫都御史詹榮總兵周尚文復議于弘賜之北添設
軍堡以犄角城廢水口堡改名鎮羌廢宣寧堡改名拒墻
廢亂草營堡改名拒門又于滅胡堡北增築拒馬堡名為
軍屯守鎮羌拒馬設守備拒墻拒門設把總指揮統之是謂
塞外四堡
大同道所属北西路九堡中路十一堡威遠路四
堡小市場共四處　助馬堡嘉靖二十四年築萬曆元年
甎包係一處小市場乃近邊諸夷一月一市或二市

無要賞　拒門堡　保安堡並嘉靖二十四年築萬曆元年甎包　滅虜堡嘉靖二十一年築萬曆元年甎包　黃土堡　牛心堡並嘉靖三十年築隆慶六年甎包　寧虜堡嘉靖二十一年築萬曆元年甎包係一處小市場乃近邊諸夷市期要賞同助馬　破虜堡　威虜堡並嘉靖二十一年築萬曆元年甎包　嘉靖二十二年總督翟鵬鑿長塹既成總兵周尚文曰塹成而無堡以守之与無塹同于是於塹內城滅虜靖虜破虜威虜寧虜五堡招募邊人為軍墾田資養置把總指揮統之後復增威胡破胡殘胡敗胡諸堡即列塹內　雲岡堡嘉靖三十七年築累土萬曆二年改建岡上 以上北西路 北西路尚少一堡當是靖虜　三屯堡隆慶二年築累土　破胡堡　殘胡堡　馬堡並嘉靖二十三年築隆慶六年甎包　殺胡堡嘉靖三十七年築隆慶六年甎包係一處小市場近邊諸夷市期要賞同助馬　馬營堡萬曆元年築累土　鐵山堡嘉靖三十八年築隆慶六年甎包　紅土堡　黃土堡　牛心堡並嘉靖三十七年築隆慶六年甎包　雲陽堡嘉靖三十七年築累土 以上中路　雲石堡嘉靖二十二年築萬曆十年總

兵郭琥以堡山高無水防守為難且離邊太遠緩急無濟乃於抵邊王石匠河另築堡一座甎包仍舊名為一處小市場近邊諸夷市期月或一或二無要賞　威胡堡嘉靖二十三年築萬曆十年甎包　威平堡　祁家河堡並嘉靖四十五年築累土 以上威遠路

分守道所屬西路王堡井坪路四堡 小市場二處

敗胡堡嘉靖二十三年築隆慶六年甎包　迎恩堡嘉靖二十三年築隆慶六年甎包係一處小市場近邊諸夷市期月或一或二無要賞　阻胡堡嘉靖二十三年築隆慶六年甎包 以上西路　滅胡堡嘉靖二十二年築隆慶六年甎包係一處小市場雜夷市期要賞同迎恩　將軍會堡萬曆九年築累土　乃河堡嘉靖四十五年築隆慶六年甎包　西安堡嘉靖四十年築萬曆二年甎包 以上井坪路

高山城嘉靖十四年築萬曆四年甎包　雲西堡嘉靖三十七年築累土 上二堡不屬路大同道所屬

許家莊堡嘉靖二十九年築萬曆二十九年甎

包不屬路分巡道所屬鄉堡（因地村落與城相遠因築城以保以避虜其或官築或民自築或兵守或民自守不一）大同前衛堡寨五十五座　大同後衛堡寨六十七座　大同縣堡村二百一十處（並同舊志）　懷仁縣堡村八十四處　朔州堡寨三十九座　馬邑縣堡村五十五處　應州堡寨一十七座　山陰縣堡村五十八處　渾源州堡寨七十座　蔚州堡寨一百三十四座　廣靈縣堡寨七十二座　靈丘縣堡寨二十六座　廣昌縣堡寨三十一座（並與舊志不同今不能全錄）

東路參將駐天城城所轄陽和天城靖虜瓦窯守口永嘉鎮口鎮門鎮寧九城堡　新平路參將駐本堡所轄新平平遠保平樺門四堡　北東路參將駐得勝堡所轄得勝鎮羌弘賜鎮川鎮邊鎮虜鎮河拒墻八堡　北西路參將駐助馬堡所轄助馬拒門滅虜威虜寧虜破虜保安雲西雲岡九堡　中路參將駐右衛城所轄左衛右衛殺胡破胡鐵山牛心殘胡馬堡雲陽紅土黃土三屯馬營河一十三城堡　威遠路參將駐本城所轄威遠雲石威胡

威平祁家河五城堡　西路參將駐平虜城所轄平虜迎恩敗胡阻胡四城堡　井坪路參將駐本城所轄乃河井坪滅胡將軍會朔州馬邑山陰應州懷仁西安十城堡

洪武七年置分巡按察司　永樂六年置巡撫都御史　七年置鎮守總兵官　洪熙元年初命文臣贊理軍務是年置分守東路參將　宣德元年初命御史巡按　七年置協守副總兵　景泰元年置分守中路參將　三年置分守西路參將　五年置分守冀北道駐鎮城後移駐朔州　天順元年置戶部督餉郎中　成化七年置游擊將軍　弘治十三年添置西路協守都指揮　嘉靖十八年置分守北路參將　二十二年置分守南路參將　二十五年置朔州兵備道後移駐陽和為陽和道　二十七年置大同兵備道駐左衛城

成化二十一年夏四月總督余子俊築長城起大同中路至偏頭關界六百里時子俊欲大築城增堡而媒孽者以為靡費旋止　嘉靖二十一年議脩大同邊垣總督樊繼祖恐虜蹂躪不能築迎撫龍大

有謂外邊遠不可築内邊又難為力俱乞停止本
兵張瓚覆言大同地方先年既設外邊又設内邊
以界限華夷尺寸皆金湯也今地壞不修恐醜虜
竊據永無恢復復則昔河套棄而陝右多事西河
棄而甘州多事大寧棄而薊州多事三岔河棄而
遼東多事懲前慮後乃知兩邊修築亦一時權
宜但地方廣遠公私匱竭果難為力停止　二十五
年春三月築長城總督翁萬達與巡撫詹榮議
曰今堡寨雖備而外拒守必得長城長城必有臺
利於瞭望臺必置屋以處戍卒近城必築堡以休
伏兵城下敷留暗門以便出哨自陽和至宣府李信
屯舊無城自丫角山至陽和舊有塹戍城而不固于
是議通築補故創新凡三百餘里敵臺暗門如制
三十一年詔補邊垣時總督翁萬達建議邊垣自
修築來頗稱完固後以通市故為虜撤毀所在
殘缺兵部尚書趙錦請檄鎮巡官極力修補給事
中李幼滋因言敵壘卑小宜于垣上增築高臺營
建房廬以置火器兵械乃詔撫鎮斟酌行之　三十
七年總督尚書楊博請築大同邊墻以為經久治
安之策約當用銀二十九萬半取足本鎮半請給内帑

乞下所司詳議兵部覆言大同自修邊之議興而
三邊之作漸踈塞外之防廢而右衛之藩離不
固遂致胡馬長驅憑陵近郊前事不遠後事之
鑒也博所請工銀畢費少減較邊遠圖宜發太倉銀
十萬五千兩太僕銀三萬五千兩聽其隨宜經略工
完之日俱籍以聞報可
嘉靖二十年虜款大同塞求貢時小王子部落俺
答阿不孩強盛屢寇邊至是邊所掠中國人石
天爵與夷肯切款塞言其父諳阿郎在　先朝嘗入
貢歲賞賚且許市易漢達兩利近以貢道不通每
歲入掠邇因入畜多災卜之神言入貢吉若許即趣
一人歸報當約束其下令邊民墾田塞中夷衆牧馬
塞外永不相犯否則徙帳北都而縱精騎南掠意
難測懇而語多要挾撫臣史道疏請廷臣集議時
虜待命邊外屢向哨卒詢進止一日邀守墩百戶
李寶以虜酒虜地飲之載以馬擁入俺答營與之歡
宴虜嘗有執我卒掠其衣糧者俺答痛懲之遣
夷使送哨卒衣糧還巡按御史譚學復以聞因請
速定大計准貢則後虜當防不准則近害立至且
請多發兵糧遣知兵大臣趣臨關度相機經勒兵部

覆議從之八月命樊繼祖總督宣大發帑金九十萬遣科部官贊理時邊備大弛而繼祖又不能防天爵逸去具以我邊無備告虜酋吉囊俺答相繼入寇大掠而主紀功給事中張翀冀徐履言繼祖擁重兵厚餉而怯懦縱寇深入不職狀罷去每歲虜寇鈔如故不復言貢事矣　二十五年俺酋遣夷使堡兒塞等三人貢九白駝九白牛白馬及金銀鍋各一請好中前約而家丁董寶輩殺之以首功報總督翁萬達言虜入貢執物已有驗寶妄殺邀功請梟示報可明年夏俺答復乞貢督臣萬達為

請巡按御史黃汝桂言虜自火篩為梗廢貢禮已四十餘年往年石天爵倡入貢之請虜蹤詐謀蹤掠不已豈可輕信墮虜計中乞嚴敕督撫防禦為患時督銑謀復河套　上方向之故力絀貢議從之十七年求貢拒之十八年求貢拒之萬達上言虜恥求貢不遂將糾眾聚兵甘心一逞臣等雖奉　嚴旨討推戰守但兵家之事必揆彼己使虜歷茹連犬羊數十萬雖其暴悍則非墻塹兵馘可抵乞廟謀從長速斷而虜亦以我兵積怯射書求言許貢則貢否且入關搶奪識輔因潰入攻毀大同左右

威遠塞堡五十餘所而去明年庚戌八月虜遂聚眾十餘萬窺大同而咸寧侯仇鸞為總兵實無籌略陰使用賄賄虜無寇大同而移兵東東即犯薊潰邊墻而入古北口我兵莫禦遂長驅逼京師
上乃大驚募民間材力子及坊甲保伍合四萬餘與在營軍老弱共可八九萬人城守而檄四方勤王仇鸞既使虜大入從兵馳居庸首應檄于是　上以為忠令領中外諸軍事進止一以付之虜于城外掠御廄馬執內侍登演武堂上陳所掠婦女滿前縱飲焚官民廬舍火日夜不絕致嫚書於　上為言貢事

廷臣喋無可否相嵩猶謂賊搶食不足慮于是禮部尚書徐階言　上且拒其貢以計緩其期俟勤王師集而再議之不然逼而見許何異城下之盟而司業趙貞吉亦請下罪己詔厚立賞格人必自奮捐金不十萬而虜可盡俱報可會虜先以飽颺行徐引眾出塞鸞見虜退乃侈言大舉北伐于是以大同副總兵徐珏為總兵而大括積儲佐軍興以畀鸞鸞帥重師并宣大鎮兵聲言擊虜而不敢出塞夜襲殺近邊老弱數級還不聞虜雖數寇得利而實貪內地財物猶每以貢市為請鸞亦欲

啗虜得暫時無事以塞己責于是密遣厮養時義結俺荅義子脫脫使俺荅以貢市為請而鸞力主之言皆永樂成化間故事而本兵趙錦相嵩議皆與鸞合遂起前都御史史道主其事開市塲於大同塞內虜驅馬至城下封值取價易馬二千四百餘匹事竣俺荅貢九良馬 朝廷降勅厚賚之虜遂要求無已又請以牛羊換米豆朝議不可召史道還逾年虜好遂絕時時闌入寇鈔益急自壬子後十餘年間或一入或再入無虛歲虜不請貢邊臣亦絕口貢市議隆慶四年十月把漢

那吉挾其妻奔入邊總督王崇古留之奏曰吾知所以制虜酋矣那吉俺荅孫少失父育於酋婦所鍾愛因娶婦與俺酋相失憤而潰入酋婦日夜反唇業那吉甚急而俺酋亦悔念泣目盡腫衆議猶謂撫璧與闕會輕徒挑虜釁崇古持之甚堅曰吾拘留之以觀俺荅之急不急急則因以為市令書執我叛人趙全等還我而後遣之爲急我因得撫納那吉俟俺酋老死居之塞外使招其故部落我翼護之以閒黄台吉 上允廷議獨是崇古虜果悔禍執叛人來獻易還那吉且

願世服屬無貳于是遂訂盟通貢市馬如約 上乃御文華殿與輔臣李春芳等議封貢事宜一從崇古議封俺荅為順義王其妻為忠順夫人諸虜皆以次受封比於屬國初虜酋貪我財貨市其風願自以數寇掠得罪中國那吉來歸意必已甘心之聞無恙且喜且媿于是一意貢市無變志矣歲貿馬價銀十萬兩撫賞二萬二千兩歲額貢馬五百匹市馬一萬四千五百匹輔臣當事之臣俱各陞賞有差于是輔臣李春芳高拱等疏言頃北虜款塞三陲晏然邊氓釋戈而荷鋤

關城息烽而安枕此自古希覯之會賴我 皇上聖德誕敷神武布昭之所致也嘉靖中虜屢求貢邊吏畏卒不知所策于是黠虜嘿憤擁衆大舉直抵 京畿二十餘年無寧日遂使邊境之民肝膽塗地屯田荒蕪鹽池隳壞帑藏傾竭士馬罷頓是往歲失封之明驗也今天祐 國家使其孫妻命自至賴 朝廷處置得宜綏遂感恩慕義稱藩請貢是 朝廷安攘之機天贊我也且自庚子猖獗以來 先帝切宵旰之慮屢詔修邊尺寸未嘗尋丈已壞積歲糜費不可勝紀今虜既

效順　國家開㕘得以積錢穀修險隘練甲兵開屯田理鹽法出中國什一之富以收胡馬之利招携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即有沈機密畫亦得次第行之雖大舉猶服靡常無終不渝盟之理然有一年之田力則有一年之成功得數年寧靜我安頓定而布置周兵食充而根本固常勝之機在我矣彼尋盟則示以羈縻背約則興問罪之師伸縮進退自有餘地此要領之圖謀國者本末之所在也若爲安旦夕罔顧後患則良時一過不可復得邊備寖弛愈難振揚卒然有變將何以應則任等一念謀國之忠反成他日誤國之罪此在今日不敢不盡言者也乞嚴勅督撫將領諸臣改絃易轍務臻成效每年特差才望大臣風力科道分投閱視若錢糧若險隘若兵馬器械屯田鹽法諸事每歲拓廣墾墩條實具數若有成績者與擢新同功仍襲敘常者與失機同罪則邊方之實政日興中國之元氣日壯天下幸甚俺酋封王十三年以萬曆九年卒子黃台吉以十年十月收婚忠順襲封十三年卒子扯力克收婚忠順襲封三十五年卒扯酋長子朝兔台吉早亡以故四年未封而朝兔子卜石兔以宜嗣亦以收婚酋婦聽封焉

雲西地理圖說

韓惠元

天下大鎮有九、而大同最為要衝、大同為道有四、而雲西尤為要衝、蓋當迅掃胡元以來、　國初既逐胡元於外、特設雄鎮、以控沙漠、南障幽冀、據天下上游、而諸衛所因以次開設、考之載籍、洪武二十三年、始於大同西南一百二十里、建左衛一城、於左衛西北七十里、建右衛一城、自東勝失守、雲川玉林等衛內遷、則西北一帶虜患、此獨當之矣、正統以後、虜勢日強、乃又於左衛正西六十里、建威遠一城、天順間於左衛大同中界建高山城、四城相距、不遠百里、互為聲援、此雲西一路之所由始也、嘉靖二十三年、總兵周尚文着受虜援之計、又不足恃、乃刻意守禦、增築破虜威虜寧虜威虜四堡、皆在左衛之東北、又增破胡殘胡殺胡威胡四堡、俱在右衛之左右、二十四年、建設助馬拒門二堡、是於諸堡之外、又增一藩籬也、二十五年、添建保安馬堡二堡、內容之防、又增一屏障也、外守長邊、內固衛堡、星羅棋布之勢成、比虜百餘年來、不敢南向長驅者、誠以此思患預防守密也、自此迨尚文沒、俺酋遂踰無忌、大肆憑陵、兼以逆賊趙全周原宋錦丘富李自馨等、叛入虜巢、每以子女玉帛、歆餡俺酋、入其誅動擁數萬騎、攻陷城堡、期於必克、恣掠漢財、以滿谿壑、復於豐州故地、營聚部落、蹲伏以誘虜我逋逃、遇入寇則趙全統之為先驅、蓋欲以華攻華、而彼得以休息、自是邊課復不堪命矣、三十年、　廟議乃移副總兵於左衛、統奇兵三千以備之、三十六年、全勸俺酋以大衆圍取右衛、俺酋遂移寄

虜也城南以示久意進騎四掠百里之外無復行旅九歷數月
内外援絶岌岌殆矣賴我 世皇明聖納諫臣言 勅起兵部尚
書楊公于肩虞而先命左侍郎江公任總督事調山西宣大之
兵咸集於左衛江公坐日禍焉躬率諸將耀兵胄雨直薄虜營
虜震恐不敢與戰解圍遁去數萬生靈始獲更生捷聞 召江
公還楊公即奉 命至經畧其地度虜 鎮城左右衛之間者
曰雲岡曰雲西曰雲陽曰牛心曰黄土曰紅土曰沿途則每二里
許置一墩外築長墻以防零騎侵掠 奏請添駐兵備憲臣一
員與副總兵同駐左衛整飭兵餉戰守諸務於是法紀昭而形
勝增雄戰守有據而醜虜圍困之謀少寢矣三十八年則增築
祁家河堡於威遠之東隆慶元年則增築威平堡於威遠之西

萬三年又增築三屯堡於左衛之北而馬營河堡則萬曆元年
之增築也留兵置守一如諸堡之例總計雲西一道所轄城堡
共二十有八邊垣共二百五十三里近看得各城堡惟右衛砌
以石左威二城砌以甎餘皆土築且卑而薄不堪保障向者與
虜日逼逐於疆場間固未遑議此今值諸酋款貢寔有閑暇可
乘已將右威二城另新高堅仍砌以甎其餘各堡或石或甎并
所屬邊垣自某處起至某處止亦俱增修過半惟左衛為費頗
鉅已經籌計於來歲肇工竣事可待也其助馬寧虜破胡雲石
四堡則各有市口一區焉夫雲西一道始惟三城耳自 國初
迄今幾二百年而增置至二十八者良以馭夷之道守禦為先
隨時觀變以伐虜謀守邊者之長計也然嘗考之地志右衛之

境西距豐州僅三百里自俺酋强逆而其地寄與之鄰彼未必
不視為且中先也戊午之役論者謂使 王師旬日不至則右
衛必不支而全鎮將不知所終矣其關係天下豈小哉厥後把
漢之降雖自早虜入邊而諜通酋虜欲往來皆經於此寔以過
此故耳故謂雲西特為大同要衛者非誣也方今 天威廟謨
臣服北虜貢琛獻表比於諸蕃萬世治安固在是矣然萬一虜
或改圖則此地必先受敵其勢然也是可不加之意乎綢繆牖
戶之謀城復于隍之警誠有一日不可弛者備雲西所以備全
鎮備全鎮所以備天下也非予然計阨塞錯遠近審形勢匪圖
莫彰謹繪圖如右而備述其建置經畫（具於此以俟）閫大君子有考焉

尹耕代國考　自漢以來代國有三曰山北也山南也山東也山北之代舊國也始於商湯歷代因之齊桓之所服趙襄之所并代成安陽之所封公子嘉之所奔趙歇陳餘之所王夏說之所守王喜之所棄陳豨之所監皆是也今蔚之廢城也山南之代後都也始於高帝十一年分山北為郡而稍割太原地益之以自為國文帝之始封中年之所徙入繼之所自臨幸之所後以及于武子參之所分後武徙淮陽子參之所合皆是也所謂晉陽中都也山東之代再徙也始於武帝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為阻徙代於清河後王莽絕政號廣宗王義之所都子年之所廢如意之所徙皆是也所謂清河也

代郡考　古代郡今蔚州也考之前漢代所領縣十八代為蔚靈丘廣昌為今靈丘廣昌延陵平舒為今廣靈東安陽為蔚蔚廢安定縣馬城為馬邑陽原為弘州桑乾參合高柳皆近塞地且如為中部都尉治鹵城近參合當城直桓都皆不在南所不可考者道人班氏狋氏北平邑而已後漢所領縣十一皆前漢之故而無延陵且如陽原參合靈丘廣昌鹵城晉所領縣三廣昌平舒而加當城後魏所領縣四平城太平武周永固昌寧南及代州邪自烏桓鮮卑之雜居而邊土漸夷建安黃初之不能競而邊郡多廢自茲以降元魏屬之司牧齊人止置靈丘而代遂不郡矣唐之初也代陷于突厥乃因隋改雁門為代郡也則置代於雁門因後周置蔚州於靈丘也則僑治蔚於陽曲又僑治於秀容皆非舊也迨貞觀破突厥置郡靈丘而仍蔚舊稱天寶更名復號代郡而仍雁門舊地自此以後更變不常要不出此遂以代為代以蔚為蔚而不知蔚之舊為代代之舊為雁門也

漢崔寔政論曰僕前為五原太守土地不知緝績冬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吾乃賣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雁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

舊唐書唐休璟傳超拜豐州司馬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殁朝議欲罷豐州徙百姓于靈夏休璟以為不可上書曰豐州控河遏賊實為襟帶自秦漢已來列為郡縣田疇良美尤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徙百姓就寧慶二州致使戎羯交侵乃以靈夏為邊界貞觀之末始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方得寧謐今若廢棄則河旁之地復為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朝廷從其言豐州復存

李景略傳豐州北扼回紇時風言回紇將南下陰山上以景略為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迫塞苦寒土地鹵瘠景略約己節用與士同甘苦鑿咸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公私利焉二歲後軍聲雄冠北邊

張仁愿傳先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北崖有拂雲神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度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娑葛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絕其南寇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祠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與東西兩城去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餘里遂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人 臣按朔方軍即今河套地也唐初與突厥以河為界此是國家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黃河之北大漢之南史謂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靈武意今寧夏之地東城南直榆林意今在綏雲之間今其故址無復可考說者多謂東勝州即古東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斷頭山地最肥腴且宜馬疑即史所謂牛頭朝那也 國朝設東勝衛於此其後移於內地宣德正統間往往有建議者欲復其故然而卒不果焉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然守險也不守其險而守於險之外若即險而守則敵與我共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禦突厥也始以河為界其後張仁愿乃建三城于河之外焉是即守江之意蓋揮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拊其背也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後朔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此其明驗也今日邊城營堡措置已定固無可更革之理然事有暫勞而久安費少而效大者古人亦不憚改作在乎行之有其漸處之有其道焉耳臣故微舉其端而不敢盡其說以俟後之經國遠圖者云

戰車 總督軍務太子少保戶部尚書余子俊成化二十二年造

造車之法輪高四尺四寸每隻輞九箇厚二寸五分 車頭每箇長一尺一寸裹邊為大頭徑過一尺一寸五分外邊為小頭徑過九寸五分 軸長六尺 轅長一丈二尺五寸 前頭推車橫圓扛一條長五尺五寸 廂高一尺八寸長五尺五寸闊二尺九寸 周圍廂板厚四分 廂前頭橫軫木高四寸厚三寸五分長四尺三寸 後頭橫軫木高五寸厚三寸五分長四尺三寸 廂內後頭向外陷砲三箇其陷砲木闊三尺一寸入深二尺一寸厚五寸量砲之大小用之 廂四角立柱在前者高一尺五寸五分卯在外在後者高一尺四寸五分卯在外立於前後橫軫木之上柱外用木陷 鐵樁各高二尺二寸 四樁輪一副砲陷一箇 砲虎尾木連長五尺二寸 廂後板畫虎頭高二尺三寸厚五寸 造榨之法順身木一根長五尺二寸兩頭各徑過二寸七分各用鐵箍鉤環 穿角木眼闊一寸二分 榨角木八根上頭長二尺八寸下頭長二尺四寸各長五尺二寸上銳下齊 造樁之法樁一根長四尺三寸上齊下銳上用鐵箍下用鐏中用貫繩二道 圖環